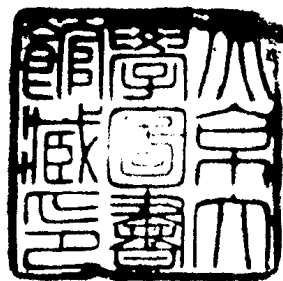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集部
第二〇八冊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ISBN 7-5333-0615-5



EB45/06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二〇八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廣東精裝印務有限公司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50.625 印張

1997 年 7 月第 1 版 1997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615-5

Z·60 集部定價：127800 圓

集部第二〇八冊目次

集部·別集類

水田居文集五卷

〔清〕賀貽孫撰

清華大學圖書館藏清道光至同治間賜書樓刻水田居全集本

一

藕灣詩集二十卷文集九卷續補存歿四詠一卷

〔清〕張仁熙撰

湖北省圖書館藏清乾隆十六年刻本

二〇九

芝在堂文集十五卷

〔清〕劉醇驥撰

首都圖書館藏清康熙刻本

四八六

織水齋集不分卷

〔清〕李煥章撰

江西省圖書館藏清乾隆間鈔本

六三四

水田居文集五卷

〔清〕賀貽孫撰

清華大學圖書館藏清道光至同治間賜書

樓刻水田居全集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水田居士

文集五卷》提要

水田居文集初編目錄 史論

第一卷

吳泰伯

由余

程嬰

范蠡

廉頗

蘇秦

戰國游士

曹沫

宋宣公

鄭子產

簡相如

趙括

秦併六國

韓非二篇

楚義帝

范增二篇

漢高帝三篇

蕭何

彭越

曹參

第二卷

漢文帝

賈誼蘇軾合論

項羽二篇

張良

漢高光武合論

韓信二篇

陳平

霍嬰李孝遜合論

晁錯

漢武帝二篇

清華學校圖書館藏

文集卷

張釋之

卜式

張禹

蕭望之

楊雄二篇

鄧禹

趙壹

樊英

袁紹二篇

荀爽

蜀先主

羊祜

謝玄

虞詡

王允

辛憲英

汲黯

霍光二篇

孔光

杜欽谷永合論

漢光武

馬援

趙充國諸葛亮合論

蔡邕

曹操司馬懿合論

孫權

諸葛亮

羊祜杜預合論

王叔文

梁鴻

孔明

郭玉

目錄

東晉居文集目錄 計五卷

史論

序

策

記

傳

頌

賦

啓

疏

書

辨

字說

祭文

墓銘

行述

紀事



先生 鑒定

永新賀貽孫子翼甫著

男穉恭壽男原編

同邑城族 公梓



吳泰伯論

史記泰伯仲雍皆周太王子而季歷之兄也季歷賢而有聖子昌王欲立季歷以及昌於是泰伯仲雍奔荊蠻自號句吳荊蠻歸之者千有餘家立為吳泰伯泰伯卒無子弟仲雍立四傳至周章武王克殷求泰伯仲雍後得周章已居吳矣因而封之乃封周章弟於故夏墟是為虞公賀子曰甚矣泰伯之智也竊觀周室不獨取天下以智即讓天下者亦以智取天下之智在居時之後文王是也讓天下之智在識時之先泰伯是也孔子稱文王泰伯皆曰至德而其謂仲雍曰廢中權又謂泰伯三以天下讓民無得而稱焉蓋以權非識先者不能用而無得而稱則識先者所以藏其用識先而用藏此德之至而智之所以大也他人之讓不過棄其國而止泰伯不然舍岐周而人荆蠻斷髮文身辟草萊而居之當採藥之時已享有土之奉延及仲雍子孫凡二十世蓋其長也武王封周章之弟於唐遂兼兩國而

史論

史論

有之至晉獻公滅虞亡而吳益強壯氣所集不在中國之虞而在荊蠻之吳乃益信逃荊之智先也昔者夷齊讓國窮困以終君子傷之藉令泰伯不先為荊蠻之去太王雖欲傳季歷以及昌亦必口不忍言待太王沒而後為伯夷之逃此既以父命為尊彼亦以倫序為重季歷而不賢則已季歷而賢雖欲不為叔齊不可得矣惟承志於微而決幾於早讓天下之跡愈晦而讓天下之事愈奇是以難耳蓋嘗取泰伯文王兩人觀之一則承父志而默逃不欲處後一則稔紂惡而事殷不欲為先一則以採藥之身而拓千里句吳之地一則以西伯之長而受八百諸侯之歸其開創之能皆從古所未有者若使泰伯不讓纔有岐周其才其力皆可以得志於天下而泰伯不為也迨至王季其勤王家文王誕膺周命而後泰伯仲雍之志無憾於厥初故曰智也後世踵其智而稍變者季札是已季札者仲雍十八世孫也是時泰伯之澤漸衰矣吳王壽夢有子諸樊餘祭餘昧季札四人壽夢欲立季札其兄諸樊承父命讓之季子季子弗受乘其室而耕諸樊不得已踐位卒授弟餘祭餘祭卒授餘昧欲以次致位季札季子逃去而立餘昧之子僚為王諸樊之子光遂弑僚而自立然則壽夢之意猶大王也諸樊三人之意猶泰伯仲雍也而辭受各異治亂亦殊者泰伯讓於採藥之先其事晚惟其隱也故得全其治於初

諸樊兄弟讓於親殺之後其事顯惟其顯也故不得保其亂於後季
歷生於周運方隆之日動而復福故以泰伯之讓為而有國以季歷
之受焉而有天下季札生於吳楚交怨之日又遇傳光交爭之人非
其身去國不足自存故季札讓而僅成子臧之節王僚受而遂蒙事
諸之禍則所處之勢然也雖然周與吳亡之際泰伯季札兩無與焉
是皆可謂識先而達變者也

從至德勘出智字來覺其迹隱微無跡可見者一經慧心人發透
殊甚豁然中借夷齊一翻情理愈加快暢後復將季札較映針鋒
相對純插昌黎筆法而得其堂奧堪垂千古

史集一卷

三

史論

曹沫論

曹沫從魯莊公與齊人戰於長勺公將鼓之沫曰未可齊人三鼓沫
曰可矣既克齊師公問其故沫曰夫戰勇氣也一鼓作氣再而衰三
而竭彼竭我盈故克之賀子曰曹沫之為將殆庶乎能養氣者矣所
謂養氣者自養其氣而固以養三軍之氣也為將而不知自養其氣
未戰而虛憊方戰而選懷將之氣已竭而欲望三軍之氣盈可乎所
謂盈者以違符勢以靜制動解如風雨聞如雷實不恃我之必戰而
恃我之不必戰不恃我之能戰而恃我戰而敵不能戰我不戰而敵
不能戰如是而後將之氣全三軍之氣亦全也紀渚子為齊王養園
雞十日曰雞可闢乎曰未也猶虛憊而恃氣又十日曰雞可闢乎曰
未也猶應響影又十日曰可矣其氣全矣望之似木雞矣異雞無敢
應者反走矣夫闢雞之氣猶必養之而後全况闢人乎吾嘗觀曹沫
於柯之會矣柯之會曹沫持匕有劫齊桓公而返魯侵地既返則後
其匕首退而就諸臣之位顏色不變辭氣如故使曹沫是時虛憊而
恃氣則必充訕而動心心動於內神喪於外欲求其顏色辭氣之如
故也難矣然則曹沫之為將亦惟不動心而已不動心則不恃氣不
應響影矣彼闢雞之所以闢者非於其闢也當其未闢之時異雞之
氣已竭而此雞之氣方盈持盈以待其竭此異雞所以無敢應而反

史集一卷

四

史論

6 由余論

由余觀秦、秦穆公問曰：中國以禮樂法度為政，然尚有亂，無此何以為治？由余笑曰：中國作為禮樂法度，身以先之，僅以得治及其後，上日以驕淫阻法度之威，以責督於下，下罷極則以仁義為名，於上上下下交爭，詐偽並起，相為篡弑，至於滅亡，皆此類也。惟上舍淳德以遇其下，下懷忠信以事其上，此聖人之治也。君子曰：大哉言也！夫所謂上舍淳德以遇其下，下懷忠信以事其上者，此上聖所以垂衣裳而天下治，然淳德忠信乃禮樂法度所由本也。使後世皆懷其淳德，忠信以治天下，天下固已治矣。又安事於禮樂法度哉？惟其不能是，以禮樂法度作為上聖懷其淳德以治當時之天下，而又制為禮樂法度以治萬世之天下，故夫禮樂法度者，上聖治天下之所設而非上聖之所以治天下也。人具天地之元氣，以生本無疾也，導引吐納，不過永保其無疾而已。無疾之人，即日服參朮，不加其健也，而不見其贏，彼惟無所以損之，則亦無所以益之，彼惟無所以害之，則亦無所以治之，豈惟無所以治之，亦自并忘其身之所以治夫？自忘其身之所以治，此即長年之道矣。及至嗜欲煎於內，而酒色耗於外，喜怒憂色皆足以斷喪其元氣，於是不足之病生，而補益之功始見。良醫知所以治之矣，知所以治之病愈而止，不求多為則善矣。

文集一

卷一

七

史論

有賤夫焉，特吾藥之可以生人也，則以為酒色亦不足以殺人，於是日試身於不足之道，以求驗於參朮補益之方，則未有不至大病者矣。至於大病而後吐瀉寒溫，無不歷試，以僥倖於偶中焉。於是大命隨之矣。是故禮樂法度救世之藥也，後之王者守而勿失焉。斯亦可以治矣。昔者扁鵲作為方書，使人察脈術理，各隨其病，而無有已焉。故雖無扁鵲而扁鵲之效，嘗見於天下。後世驕淫之主，阻法度之威，以督責於下，下亦以仁義為望於上，上下交爭，相為篡弑，然後并其禮樂法度而毀棄之，是猶治病者不能察脈而徒求方於扁鵲之書，一試不驗，遂詆扁鵲為欺人也。其為禍豈有既哉？是故為國家者，慎無求方於扁鵲之書焉可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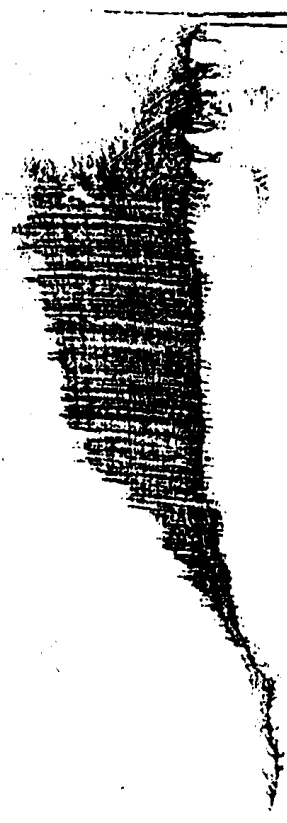
文集一

卷一

八

史論

本星醫國能手太醫濟世良藥治人治法互相參証何等沉摯何等警策當奉為玉堂經制孫國本謹頌



○宋宣公論

有天下國家者非可無故與人也。無故而與人。是。好。名。之。過。也。見。上。古。聖。人。有。先。者。曾。以。天。下。與。舜。遂。曰。吾。欲。為。先。則。人。誰。不。欲。為。舜。哉。欲。為。先。者。奸。其。名。欲。為。舜。者。竊。其。利。是。使。有。天。下。國。家。者。無。故。而。與。人。終。無。已。也。夫。無。故。而。與。人。者。終。無。已。則。凡。無。故。而。取。諸。人。者。亦。終。無。已。矣。是。故。先。未。嘗。與。人。以。為。名。也。如。以。先。之。與。人。為。名。將。无。以。舜。之。取。諸。人。為。利。從。古。與。人。之。名。止。有。一。讓。而。取。諸。人。以。為。利。其。事。遂。有。不。可。勝。言。者。故。聖。人。惡。夫。以。天。下。國。家。與。人。也。非。惡。夫。與。乃。所。以。深。惡。夫。取。也。吾。讀。春。秋。公。羊。傳。宋。宣。公。舍。其。子。與。夷。而。以。國。與。其。弟。

文集一卷

九

史論

穆公穆公立則逐其子馮曰吾立乎此攝也終致國於與夷其子馮逐執與夷則是宣公之與弟乃以自殺其子也推宣公與弟之意豈欲殺其子哉而宣公與弟之事極其勢不至於殺其子不止故聖人惡夫以天下國家與人也以天下國家與人。是欲自為先而望人為舜也。夫先舜之事其不可再也明矣。我欲自為先為先不成不過貶其子為丹朱望人為舜為舜不成遂至陷其子為與夷又况乎其流之禍更有甚於此者哉。宋藝祖舍其子德昭而傳大宗欲以次傳廷美以及德昭大宗即位而廷美與德昭德芳三人皆不得其死是藝祖讓一弟而殺一弟并殺其二子也。藝祖豈欲殺其子弟哉。藝祖為

夫不成尚未忍以德昭為丹朱大宗為舜不成遂使其弟姪皆為與夷然則宣公之殺與夷藝祖之殺廷美及其二子也雖非自殺其視自殺一也是以有天下國家者欲禁人之取莫若勿與欲止人之爭莫若勿讓則以無故而讓者爭之有無故而與者取之端而藉口充舜者篡奪之漸後之奸雄未有不藉口於充舜者也。甚矣藉口充舜之禍天下也。

絕頂議論絕頂識力當與孟子先以天下與舜章並讀○宣公之讓已絕念於與夷藝祖之禪位屬意於德昭授受之義名竟為藝奪之屬皆總是不宜藉口充舜耳羽翼經傳關係世教論斷中有

文集一卷

數文字 觀漢族孫麻發讀識

史論

程嬰論

趙武得復立為趙氏後。程嬰乃辭諸大夫曰。昔下宮之難。公孫杵臼死。我非不能死。我思立趙氏後。今趙武既立。我得事成。報杵臼於地下。遂自殺。或曰。趙武既立。嬰可以無死矣。今之自殺。豈非所謂傷勇者歟。賀子曰。此所以為程嬰也。夫嬰之死。非欲報杵臼於地下。乃欲以信趙武於國人也。當嬰與杵臼謀取他人兒。令杵臼負而匿也。嬰謬取屠岸賈諸將千金。而告以孤處。杵臼抱兒哭曰。天乎。天乎。孤兒何罪。獨殺杵臼。可耳。諸將不許。遂殺嬰。兒杵臼死。焉當是時。舉國皆謂趙氏無遺種矣。嬰獨攜孤匿於深山者十有五年。無有知者。

文集一

一旦景公聽韓厥之言。復其故位。而舉國不疑者。特勳於韓厥之衆耳。夫以十五年山中之兒。出承趙祀。攻屠岸賈而滅其族。不於此時。護奇制變。而貪惡餘生。苟圖爵賞。藉令景公韓厥卒。然有故。岬賈之黨群起。而推之。指杵臼所死之兒。與嬰所取之金。為辭。嬰安能禁。前後兩孤喋喋。為辨其真偽。嗟乎。成方遂之稱。謝太子也。王郎之稱。子與也。彼天子之子。尚有矯托者。况卿相久絕之孤。而能通幽信其無他。此不可幾之事也。自有程嬰一死。以報成事於杵臼。而後曉然。信趙武之為孤。又曉然。信杵臼所以先舉而死。者皆有功於趙氏也。所聞豈不重哉。然則程嬰前之不死。所以存趙武也。後之必死。亦

文集一

所以存趙武也。以不死存趙武者。後人所知。以死存趙武者。後人所不知也。其不知者。未嘗設心居嬰地也。今設心以居嬰地。而後知。嬰死不在可以死。可以無死之間矣。為報成事於杵臼而死。則可無死。為信趙武於國人而死。則不可無死。趙武一日未立。則可無死。趙武既立。則不可無死。而其不可無死之故。終不可告人。姑諒其詞。曰。報成事於杵臼云爾。然則豈惟後人不知當時國人皆不知也。豈惟國人不知趙武亦不能知也。至國人與趙武皆不能知。而後嬰之所以存趙武者。愈堅。而所以信趙武於國人者。愈深。且遠矣。後有有餘年。有漢賈高之死。其用意亦有足多者。為方趙王以反捕也。同謀皆自劉高獨罵曰。公等皆死。誰曰王不反者。遂對獄榜笞刺。劉終不言。王反。於是上出趙王。且賢賈高欲用之高。曰。吾所以不死者。曰王不反。今王已出。死不恨也。於是自殺。夫趙王既出。高可以無死而死。焉豈非傷勇哉。高意不然。以為帝之疑王深矣。吾雖以不死。曰王然。世豈無匿情。忍死市義於王者乎。吾死而後。王不反之跡愈白。而無疑矣。夫前之以不死。曰王不反。人所知也。後之以死。曰王不反。人所不知也。吾是以與程嬰皆表而出之。以明古之豪傑。可以無死而死。死者誠非無意而淺夫。乃以世俗之見。起而議之。其蒙屈地下者。可勝道哉。

史記云程嬰之死報成事特白於地。下若趙武既立嬰固可以無死矣。先生獨謂嬰死乃存趙武。信趙武於國人。死不可以無死。全其翻案。更見嬰死大有關係。真非尋常意思所及。篇中敘過而駁。駁過發議。筆力雄大。愈健愈捷。愈讀愈味。起接轉結。渾成一氣。斯洵為髯公佳構。誰辨是賀誰辨非。後學類中臺謹識。

鄭子產論

凡生人殺人之政在乎上之心而已。衣食之生人有窮而心之生人無窮。刀鋸之殺人有盡而心之殺人無盡。心不能為坊於生之內。雖衣食亦殺道也。心足以為患於殺之外。雖刀鋸亦生道也。鄭子產為政。赭衣冠。伍田疇。大人之侈汰者從而斃之。及其卒也。丁壯巷哭。老者兒啼。孔子稱之為惠人。又曰。古之遺愛。豈非子產之政。皆以生人之心行之哉。夫為政尤相其時而行。法尤當其可。子產之時。族大而後寵多。而亂。黑良。常日。尋於爭。故其治鄭多。出於猛。其教子大叔亦曰。火烈民望而畏之。故鮮死。為水懦。弱民狎而玩之。故多死。為夫民之不能無死者。上之政也。而能使之鮮死者。上之心也。善治民者。常使民休然於死。死之政而油然於不忍死之心。油然於不忍死之心。而不免於死。則不免於死者。無憾。休然於死。死之政而倖得鮮死。則死於鮮死之中者。無憾。至於死而無憾。則其死者乃所以成其不忍而。其猛者乃所以成其寬也。及子大叔代之為政。不忍猛而寬。鄭國多盜。取人於萑苻之澤。乃發徒兵以盡誅之。夫其不忍死之心。既不能如其仁。而其死之政。又不能如其斷。而欲以寬易猛。則是愚於大而不忍於小。愚於多死而不忍於鮮死。其不能為子產之猛者。乃其不能為子產之寬也。任尚之代。班超也。超告之曰。君性

嚴察水清則無大魚政察則下不和宜寬小過總大綱任尚不從西
域以叛夫班超以寬為惠而子產以猛為惠超在西域其勢不得不
為水子產在鄭其勢不得不為火處時不同而生人之心同也韋萊
以武健嚴酷為猛哉嬰兒坐首決獨慈母能之非慈母而任為則
死至於傷兒然則子產之猛惟子產能之子產之惠亦惟子產能之
而已故其言曰惟有德者能寬余亦曰惟仁者能猛則以仁者殺人
之政皆以生人之心行之也夫殺人豈不仁者之事哉

國氏治鄭而賢論之備矣先生仁者能猛一語猶極諦當

范蠡論

今天能樹非常之功者尤其能辭功者也。能立非常之名者尤其能
辭名者也。能致非常之富者尤其能辭富者也。吾有功而爭之功雖
多尤損。吾有名而私之名雖盛尤衰。吾有富而專之富雖厚尤傾。夫
富猶幅也。富盈其幅。无域之數也。功名猶光影也。功名耀其光影。无
域之形也。有幅而不盈。故不域。有光影而不耀。故不域。范蠡知此道
矣。蠡之平吳而霸越也。欲其有之以為利也。而蠡之所以平吳而霸
越。則欲其無之以為用。有之為利。其神壯其氣。决無之為用。其神寂
其氣止。神寂而氣止。則其費蓄蓄也者。功名之門。而富之府也。蠡之

自處亦惟蓄焉而已。彼非能忘功也。棄分茅胙土之榮。去而浮海。是
蓄於功而辭功也。辭功而天下莫與爭功。是以辭功者受功也。非能
忘名也。耕於海上。齊王舉為相國。歸印而逃。是蓄於名而辭名也。辭
名而天下莫與爭名。是以辭名者立名也。非能忘富也。以陶為天下
之中。侯時轉物。三致千金。而三散之。是蓄於富而辭富也。辭富而天
下莫與爭富。是以辭富者致富也。是故知棄之為取。知散之為聚。知
蓄之為豐。斯可以辭功。可以受功。可以辭名。可以立名。可以辭富。可
以致富矣。山之陵遲以辭高也。水之逶迤以辭深也。山水之所以成
其高深者。以其辭高辭深也。蠡之為蠡亦若是而已矣。彼夫當橋李

身其辭功之微者也。會稽之役，
 以與楚歸吳所侵宋地，以與宋分泗上東方百里之地，以與
 其三致千金而三散之，微者也。凡茲之所以治身治家與其
 國者，前後晉也，皆有之，為利無之，為用神奇變化而不可測焉。
 辭功而受功，藉而立名，辭富而致富，朱公一生治國治家，提不
 出此三句，至其行，如珠圓玉潤，機法相生，是舉業中之金針也。
 史記卷八十五

蔣相如論

秦昭王許以十五城易趙壁，趙使蔣相如去壁往秦，秦無意償城，相
 如曰：壁有瑕，請指示秦王，授璧。相如持璧睨柱，欲破壁，目眦盡
 臣視大王無意償城，故臣復取璧。大王必欲急臣，臣有與璧俱碎
 矣。願大王齎五日，然後受璧。秦王許之，相如使從者衣赭，繫獄，趙
 而身留秦，請就湯鑊。或曰：相如重璧而輕死，死固不足惜，假令強秦
 舉兵伐趙，豈非相如開其釁哉？賀子曰：相如之重璧，乃其所以重趙
 也。古大臣之謀國也，其所棄者或不死，其所爭者或不死，其
 所重土地至重也，有時以為輕而棄之，璧玉至輕也，有時以為重而
 爭之。齊桓公許曹沫歸魯侵地，既而悔之，管仲曰：不可。夫貪小利而
 棄大信，失天下之援，不如與之。仲非輕土地也，以土地視信義而輕
 也。故棄土地以全信義，信義重則齊國與俱重矣。韓宣子與鄭商易
 玉環，鄭人將與之，子產曰：大國有求而無禮以斥之，皆獲其欲，何饜
 之有？吾且降為晉鄙邑，吾失位矣。卒非與環子產非重玉環也，以玉
 環附國體而重也。故爭玉環以全國體，國體重則鄭國與俱重矣。益
 國家非不能格共之患，而無體以自存之患，使璧在趙，趙不以璧存
 而重使璧無故而在秦，趙必以璧亡而輕使趙，取璧於秦，天下不以
 得璧重秦，使趙以璧受欺於秦，天下必以失璧輕趙，輕重之間，國體

係之矣。秦以十五城易趙璧，固將要之以信義，結之以鬼神也。璧不
 秦而城不歸趙，是秦使者辱國也。秦使而辱國，誠不如死。相如惟以
 一死折秦而秦之氣奪矣。且夫秦雖強，秦不以璧故加兵於趙，明矣。
 昭王方散天下之縱遠，交近攻，親齊趙以當秦，韓魏豈以璧故絕趙
 之欵哉？然則秦之不殺相如，已逆知之，知其不殺而欲以身與
 璧為存亡焉，則在乎璧與氣矣。故始則欲碎璧以動秦王，知秦王愛
 璧，璧不碎也。後璧碎焉，則以身死之而已。繼則使人懷璧以歸趙，知
 璧歸趙而秦不怒也。故璧歸趙而秦怒焉，則又以身死之而已。吾事
 以吾身洩秦王之憤，而與趙無罪也。故璧完而相如死，秦趙之璧不
 改。及璧與相如俱完，則相如重而趙國亦藉相如以重。秦趙之璧不
 不開也。其後渾池之會，秦王令趙王鼓瑟，相如亦請秦王擊缶。秦左
 右曰：請以趙二十城為秦王壽。相如曰：請以秦之咸陽為趙王壽。人
 謂相如以口舌生事焉。知其所爭者皆國體之重者哉。夫秦強而趙
 弱，趙不競必替。吾修吾內治，謀吾軍政，撫吾人民，嚴以備之，雖不競
 何患焉？昔者魯侯與齊侯會於夾谷，仲尼為相。齊人曰：寡師出境，常
 不以甲車三百乘從我者，有如此盟。仲尼對曰：齊不反我汶陽之田，
 而以共命者，盟亦如之。仲尼聖人也，所爭豈口舌哉？誠以國體至重，
 不可啗。噤云爾，而何獨疑於相如乎？迨至引車避匿，以忍羣顧之辱。

文選卷一

而曰強秦之所以不敢伐趙者，以吾兩人在也。兩虎相鬪，勢不俱生。
 吾所以避羣將軍者，先國家而後私仇也。嗚呼！相如所爭者國體也，
 乃其所讓者亦在國體。體正而國立，內和而外戢，終相如之世，秦不
 敢無禮於趙焉，豈非賢哉！
 趙大夫返璧，一氣斷其膽氣，使然能重國體，前後借引類証，結語
 為賢信是不易確論。篇法適肖左氏層次，掀翻烟波，萬狀令人神
 馳，非見龍護識。

廉頗論

古之大臣當強敵憑陵之際蓋有必然之防焉又有不必然之慮焉有必然之防故其備嘗有不必然之慮故其圖周備密而圖周然後猝然臨事而不驚無故變生而不亂昔者秦昭王誑趙約與趙惠文王會於澠也王與廉頗頗相如謀行則恐受欺不行則示趙弱乃盛為之備今蘭相如從行而以廉頗居守廉頗送王至境與王訣曰王行度道里會遇之禮舉還不過三十日三十日不還請立太子為王以絕秦望王許之及至澠池秦知趙盛設兵有備會畢不敢有加於趙君子是以知廉頗非僅行伍中人也殆有古大臣之風矣夫國家

文選

二十一

史記

以兩語道盡古大臣風規劃然紙上真聖手也

史記

二十二

史記

王必孤疑不行師行而有備王以不備而入秦即而入秦既許楚臣立新君以絕秦望矣必不求歸而以死戰中之地一死走死秦地而楚禍不解也楚之諸臣不為其傳而聽其行是知無救傷之具輕身以當其鋒也其規於廉頗也矣矣楚太子橫得立為王又幸而懷王死楚人曰賴宗廟社稷之靈王君矣楚無求於秦秦亦不能快舊君為市者是昭昭諸人之公也吾獨怪南來諸臣既立高宗矣猶令敵人得挾二帝為市是爭屢屢叛是不獨有規廉頗并昭昭諸人之不若也悲夫事勢之有必然非具如是之識力安有如是之防

趙括論

大凡歷戰之圖其勝也必有所憑其敗也必有所徂。然於敗而勝僅能救禍而已。徂於勝而敗則必至決裂潰壞而不復振。吾嘗觀於趙事而知趙括長平之敗乃趙奢與之勝誤之也。昔者秦伐韓閼與趙王問廉頗曰閼與可救乎。廉頗曰道遠險狹難救。復問趙奢奢曰道遠險狹如鼠窟穴中將勇者勝。卒命奢將遂敗秦兵。解閼與之圍。夫秦強而趙弱非可力爭而急取也。奢既力爭而急取矣。此一時之權非常勝之道也。無何而有上黨之事矣。夫秦攻韓閼與閼與固韓地耳不得閼與於秦無所失也。今秦攻韓上黨上黨已折而入秦矣。而趙奪之使秦舉國而入長平其觀閼與之事害相百也。又况閼與之事秦不能先據北山是秦將怯也。長平之戰為秦將者句起王貳也。此即奢在難與爭鋒而况括乎。計趙諸將能必辱蒙耻以秦服劉者莫如廉頗能堅壁固壘以逸待勞者莫如廉頗能曠日持久以主制客避銳伺憊以敗為功者莫如廉頗能為起敵者廉頗一人而已。奈何信秦之問遂以括代頗也哉。嗟乎秦非能間趙也趙徂於閼與之勝力爭而急取之速不覺而入其間耳。秦問曰廉將軍怯趙亦信為是頗也怯也是昔日閼與之戰所不敗閼與者也。秦問曰秦之畏者獨馬服君趙奢之子耳。趙亦信為是括也勇也是其父馬服君

史集一卷

二十三

史集

史集一卷

二十四

史集

敗。然閼與爭北山破秦兵而為秦所畏者也。惟括亦自信為是秦也。是吾父子所損折而輒驅者也。是以受命之日儼然不讓東面而朝。軍吏不敢仰視。豈知其決裂潰壞至此哉。楚屈瑕伐鄢閼與教以銳師加鄢遂敗鄢於蒲騷及楚伐羅夫人鄢曼曰屈瑕徂於蒲騷之勝將自用矣。屈瑕果自用而敗於羅羅之敗蒲騷誤之然則長平之敗非閼與之勝誤之而何也。

勝敗兵家之常然懲於敗者則畏心生畏則好謀而成徂於勝者則驕心生驕則剋復自用秦之愚趙括之悞趙觀其叠出幾個信字長平之敗真成千古笑具妙論靈變極矣後學同獨得謹識

蘇秦論

蘇秦投六國約書於秦。秦兵不出函谷關者十五年。其後蘇秦去趙而從約。散君子曰。此皆蘇秦之罪也。夫秦之吞六國也。非一日矣。而蘇秦在六國。未能出一奇以破秦也。不過止其削地事秦而已。夫事秦者。六國之所共耻。而削地又六國之所共惜也。勉其所共耻。以護其所共惜。宜可以要無畔矣。乃不能終秦之身。而從約遽解者。何哉。彼其游說六國之志。非欲以為六國也。特欲速取富貴。以誇戚里焉。爾及其佩服相印。歸洛陽。使嫂滕行而妻側目。此時刺股讀書。願望畢矣。寧暇為六國計長久哉。且其所擯秦者。將以其聲乎。抑以其

史集

二十五

史論

實乎。如其實則必進六國之君。而勸之明農習戰。內修政令。外睦四鄰。如燕之樂毅。魏之吳起。齊之田忌。韓之申不害。趙之廉頗。趙奢。雖用一國亦足以擯秦。况六國哉。而蘇秦以為此富彊遠大之實。非可立談而得富貴也。欲立談而得富貴。則莫若以聲以為聲者。六國所易動。而吾之所易為也。舉六國所易動。與吾所易為者為之。及吾得志之後。雖有他患。而吾不與其憂也。嗟乎。蘇秦知合從之易於富彊。豈知用六國之難。倍於用一國也哉。秦嘗為齊和於齊。四鄰之國。羸氏之所畏也。因齊之富彊。講信修睦。以連五國。其勢便。其機順。其謀合。其志壹。以此驅羸氏而霸山東。豈非蓋世之功名哉。奈何險詐

史集

二十六

史論

奸究。個相傾危。誰齊十城。私通燕后。伴得罪於燕。以敵齊。蘇秦為人。宮室苑囿。以為燕燕齊得怨。遂及累世。此豈人類所為哉。即無星之。間而已。有瓦解之勢。蘇秦小人。不能一日不用詐。猶脂雨之蠶。不能一日不用蠶也。常用蠶之始。但伺路人而試之。久而無所試。則餌於家人。以洩其毒。而神其奸。雖殺身不問也。蘇秦之詐。既不能為用。為彊秦。而十有五年之內。秦兵不出函谷關。山東無事。亦將倒屣之於六國而已。然則從約之謀。成於蘇秦。而敗於蘇秦也。或曰。張儀固優於蘇秦。曰。否。儀之所用者秦也。其借秦之威。以行其詐。如焚林而遇順風。豈必忠於羸氏哉。且夫蘇秦當重爾入秦之先。嘗欲為儀之知為矣。而儀之初說楚相。亦未嘗不慕秦之所為。特以遇合各異。功業自殊。故吾謂儀之行詐。蓋幸而試盡於路人。若秦者。不幸無所試。而自盡其家人。因以殺其身者也。車裂之禍。有由來哉。嘗讀路過洛陽父毋郊迎。等語。風俗人情。殊為鄙薄。茲更深刻一層。誅心之論。有令武。無虞。解閑。龍溪孫毓炳識。

秦併六國論

古之得天下者不程其力之所得也程其力之所得則止於力之得而已必我以有意得之而敵又以無意失之則凡敵之所失皆我之所得也譬之於博博之數勝者集也我不必得若使應敵者一擲而作塞焉則我雖不必得集而得集之利已在我矣蓋嘗觀於秦而知秦之併六國非秦之計得而六國之計失也又非獨六國之計失而楚之計尤失也六國之失失在不救韓魏而楚計之失失在不能合齊何以言之夫秦非素強於六國也而與韓魏接壤壤界無山川之限其蠶食韓魏也易而其越韓魏以攻山東也難故為秦謀者必先併韓魏而為六國謀者亦必先救韓魏然則山東諸王相率事秦秦日出兵以擾韓魏韓魏削而山東固以斃者存存偷安無事各自救而不相救也各自救而不相救勢必至欲自救而不能救吾故曰六國之失失在不救韓魏也雖然六國之不救韓魏六國之失也六國之不能自救楚之失也六國之中惟楚最強而況其所為與國者齊也齊楚接壤其交易合而亦易據秦之所畏楚者非畏楚也畏楚之合於齊也而其欲親楚者非親楚也欲開齊以孤楚也張儀以商於之地誑楚楚秦為親而齊楚之交絕齊楚交絕而楚遂亡漢中矣當時得王者齊之雄主也得王雖見絕於楚終不忍楚受欺於秦為

史集一卷

二十七

史論

史集一卷

史論

二十八

史論

書與楚悉陳利害欲以信懷王而卒不能悟至於覆車削地而懷王客死於秦懷王死得王猶歸楚之大子而立之其意尚欲親楚以拒秦也楚項襄王立卒皆齊而事秦秦昭王十一年齊帥五國攻秦而楚獨不與則楚之亡形已見矣吾故曰楚之計失失在不能合齊也秦昭王四十年秦攻趙令河內年十五以上悉赴長平蓋秦國已空矣秦空其國越韓魏皆齊楚賤日持久與趙為難此秦之計失也猶令楚有中材之主悉起其兵直走咸陽搗秦之虛則是一舉而覆秦救趙存韓魏也然而秦知其不能為矣以為齊得王既死而楚懷王子孫已微楚齊之交不合故不能也其後秦拔長平范雎令白起速引兵而歸豈唯果忌白起哉蓋猶畏齊楚諸國之乘其敝也而楚終不與齊合而楚愈弱楚愈弱則秦愈強三晉燕齊愈不能自救而六國亡矣嗚呼秦之所畏者莫如楚而所憎者亦莫如楚秦以兵取三晉齊燕而以詐取楚秦詐而楚愚則楚秦夫豈勝楚而楚已敗秦未嘗得楚而楚已失楚之宗社覆於負芻入秦之後而楚之國勢已移於懷王入秦之初矣秦於諸國為最吾獨悲楚之一擲而作塞也哀哉

秦併六國側重失在於楚非融會國策日惜全勢未易有此胸臆

族項氏齊漢楚

戰國游士論

古○聖○王○仁○義○之○澤○未○嘗○不○在○人○心○也○余○語○國○策○嘆○當○時○游○士○變○詐○反○覆○挾○智○以○傾○人○國○家○者○數○矣○而○獨○不○忍○賣○周○於○秦○非○獨○不○賣○周○與○秦○也○且○若○私○於○周○而○為○之○竭○智○盡○忠○相○與○圖○存○使○得○以○彈○九○西○周○僅○存○共○主○空○名○於○七○雄○之○間○者○有○有○餘○年○至○秦○莊○襄○王○而○後○頓○有○歸○地○於○秦○蓋○非○獨○天○命○然○也○游○說○之○士○與○有○力○焉○今○試○取○其○事○而○論○之○其○存○周○之○方○約○略○有○四○一○曰○借○秦○以○脅○韓○魏○一○曰○全○韓○魏○以○完○周○一○曰○重○周○於○韓○魏○以○求○金○一○曰○掘○齊○焚○於○秦○以○逆○禍○雖○不○盡○出○於○此○四○者○然○此○四○者○其○大○端○也○何○謂○借○秦○以○脅○韓○魏○秦○召○西○周○君○客○說○韓○曰○秦○所○

文集一卷

二十九

史論

以○召○西○周○君○者○將○以○圖○韓○之○南○陽○也○韓○信○之○出○兵○於○南○陽○西○周○君○因○以○為○辭○遂○不○入○秦○此○類○是○也○何○謂○全○韓○魏○以○完○周○秦○再○攻○韓○魏○蘇○厲○曰○是○丹○危○周○矣○往○說○白○起○曰○養○由○基○善○射○者○也○一○發○不○中○百○發○盡○息○今○君○之○功○多○矣○又○將○逼○西○周○倍○韓○攻○魏○一○舉○不○得○前○功○盡○棄○矣○白○起○信○之○遂○稱○病○不○行○此○類○是○也○何○謂○重○周○於○韓○魏○以○求○金○韓○從○業○與○兵○於○周○蘇○代○說○韓○曰○王○之○徵○粟○與○兵○於○周○是○告○秦○秦○病○也○韓○王○曰○吾○使○者○已○行○矣○秦○何○蘇○代○曰○王○何○不○令○使○者○以○高○都○與○周○秦○聞○之○必○怒○而○焚○周○節○周○必○折○而○入○於○韓○是○韓○以○敵○高○都○得○完○周○也○韓○道○不○徵○粟○與○兵○於○周○而○以○高○都○與○周○馬○犯○欲○令○魏○為○周○城○往○說○魏○王○發○兵○以○戍○周○

文集一卷

三十

史論

國○謂○秦○王○曰○魏○之○戍○周○欲○伐○周○也○秦○怒○將○伐○魏○又○謂○魏○王○曰○王○以○周○秦○且○生○心○莫○如○今○戍○周○者○為○周○城○魏○遠○為○周○城○秦○既○道○於○周○以○伐○魏○周○患○之○史○厥○說○韓○曰○王○何○不○與○周○地○韓○與○周○地○秦○必○不○信○周○是○韓○不○伐○也○反○謂○秦○曰○韓○強○殺○周○以○地○是○故○疑○周○於○秦○也○周○必○不○敢○不○受○王○不○如○今○周○受○地○是○周○受○地○於○韓○而○聽○於○秦○也○秦○遂○許○周○受○地○此○類○是○也○何○謂○掘○齊○焚○於○秦○以○逆○禍○楚○欲○伐○周○以○周○為○秦○也○蘇○代○謂○楚○曰○凡○言○周○之○為○秦○者○是○欲○令○周○入○秦○也○王○今○伐○周○周○必○入○於○秦○其○為○秦○取○周○之○精○也○王○不○如○因○善○之○以○疏○周○於○秦○秦○攻○周○客○謂○秦○王○曰○攻○周○之○實○不○足○以○利○秦○然○天○下○將○以○聲○畏○秦○而○東○合○於○齊○是○秦○兵○弊○於○周○而○

且遠哉。迨至秦有天下，則異於其六國，方定而侯生、盧生之輩已起而亡之矣。然此以後，士無遺種，而秦會其隨何，則通若而人皆三寸舌，遊於從、橫之間，尚有節節如風，其所與謀於諸侯王者，無非欲以亡秦也。謂游士無仁義哉。

仁義在人心，此通篇上腦。若論游士，三寸舌以動人主，陳利害，談禍福，成敗得失，十之八九不能出其範圍。何難傾人國於旦夕，乃獨不忍而周折而入秦，得不謂之仁義也乎？但當時存周之意，人素未言。先生推見至隱，約簡數條，以例其餘，不忍亡周心，事了當至快。發德澤所被之遠，以侯生、諸人皆欲亡秦觀之，其理愈

史集一卷

三十一

史論

明自是不可磨滅後學顏中和謹識

韓非論一

韓非習老氏之道，李斯遂於秦王殺之。秦用李斯而亡人皆惜其罪。斯賀子曰：「否，李斯之亡，秦韓非導之，而秦之焚書坑儒，韓非始之也。何也？非所言老氏之道，乃老氏之賊也。夫道者一陰一陽之謂道也。學儒而失者，偏於陽，偏於陽者其變為矯，為偽，為浮華，為輕薄，如是者，儒之賊也。學老氏而失者，偏於陰，偏於陰者其弊為詐，為詭，為刑名，為法術，如是者，老氏之賊也。陰陽交賊，儒老互爭，故矯偽者毀老，而慘礪者亦毀儒，其勢然也。當觀中不害而執韓非三人，其害主於刑名，法術而皆本於老氏，是豈老氏道德之旨哉？賊焉而已矣。夫刑

史集一卷

三十二

史論

名法術苟權其時，而善其變，亦富強之藉也。然其教可以雄霸方國，而不可撫綏四海，可以權宜一時，而不可治安萬世，可用於苟安情竄之始，而不可用於震威嚴肅之後。譬之毒藥，可以伐病而不可以養生，鐔鋤所以芟草而非所以養苗，變而通之存乎人而已矣。昔者三晉之時，韓居其弱，昭侯用申不害，以內修政，令外抗諸侯，秦孝公之時，國勢中替，一旦思復穆公之舊，於是商鞅為之變法，易令，凡彼所為，雖足以賊老氏道德之旨，然既已用之方國而效用之一時而效用之苟安情竄而效矣。及乎嬴政之初，秦已富矣，強矣，并吞天下之勢已成矣。當此時也，謂宜漸用儒術，少存寬厚，以收天下人心，以

史集一卷

三十三

史論

為遠久之計。而韓非所以于秦者。猶殷周之法。而加峻焉。且謂商鞅治秦。有法而無術也。又既知其術。而不識其變矣。彼李斯者。與韓非同學之人也。李斯以才不及非。詭而殺之。顯殺其身。而陰用其言。凡非所著孤憤五刑。使諸侯畏之。以治秦。而其所以為阿二世行督責。又皆援引非言。非之身。雖不用於秦。而其言已大用於秦矣。非之書曰。明主之國。無書簡之文。以法為教。無先王之語。以吏為師。此焚書之旨也。又曰。藏書策習從後服。又學。使世主禮之曰。先王之道。吏之所稅者。利而上之所重者。學。欲民疾作而少游。謬不可得也。此坑儒之旨也。非之聖儒。已深。特幸而先見殺耳。使其存也。秦將舉國聽之。先王之教。不滅於斯。而滅於非。吾是以知李斯之亡秦。韓非導之。而秦之焚書坑儒。韓非始之也。

韓非學老而賊老。以刑名法術毒流天下。此人知之而能齒之至。歲秦焚坑之慘。後皆痛恨於李斯。孰知其作俑皆由於非。微外祖大人眼孔心境。超先儒。那能指而摘之。其行文縱橫氣象森嚴。當與東坡荀卿論泰頤。
外孫劉學業謹識

韓非論二

史集一卷

三十四

史論

隨戰韓非之說秦也。其言曰。秦與別人戰。大破別人。隨其以刑。則可舉也。而謀臣不為引兵而退。與别人和其無伯王之道。一矣。秦破魏。圍梁。數句。魏可舉也。而謀臣不為引兵而退。與魏人和其無伯王之道。二矣。趙與韓之上黨。秦以謀殲之。於長平。邯鄲可亡也。而謀臣不為引兵而退。與趙氏和其無伯王之道。三矣。韓子斯言。蓋自多其智。以為秦之先。臣皆計拙而謀失也。噫。何其淺於量秦哉。夫秦之所以成帝業者。以其不怠帝也。而其所以吞六國者。以其不盡不也。秦自孝公以來。據險函之險。東嚮而制諸侯。緩目前之小利。捐僥倖之微功。待時而動。乘間以抵之。其陰圖天下也。豈一朝一夕之故哉。是以孝公之任商鞅也。堅守關中。務本力農。以修耕戰其力。可以并韓取魏。而不為也。用其詐謀。拱手而得西河。因韓魏自潰之勢。以蠶食之而已。及惠王之初。北取義渠。西并巴蜀。南兼漢中。獨未嘗東出函谷也。久之乃令張儀連橫六國。使其縱散約解。自為携貳。因而舉兵伐之。天下頃首割地以求解於秦。秦無亡矢之費。而天下已削弱矣。昭王之信范雎也。遠交而近攻。取韓魏膏腴之地。乘利取便。以用兵於外。任白起為將。摧堅挫銳。割地包利。功屢見矣。既勝而連大之。若有以待。以用其所未足焉。蓋自孝公至莊襄王。凡經六世。皆用商鞅之

和之術以徐收天下之勢故其戰也不便圖以為戰而常挾戰以要
和其和也不委國以為和而常市和以資戰而其大畧在先收韓以
脅趙魏陰驅韓魏以攻齊楚因而間齊楚離三晉六國恐懼交款
絕然後威劫而智取之故天下皆動而秦獨靜天下皆勞而秦獨逸
天下皆亂而秦獨治蓄積蘊隆至於始皇承業代之威遂盛滿之會
固席卷之勢如征鳥凌風使翼而真之天關也夫豈始皇之才智過
其祖父哉其所由來者漸矣譬之奕者取勢布算皆注於全局不貪
勝於須臾以爭數子之功故始不慮勝而卒乃至於無敵昔者齊將
王嘗欲并天下矣一戰勝燕遂夷其宗廟而郡縣其人民於是天下

史論

二十五

史論

統論秦勢由於善養探源溯流具見韓非之說誠陋耳昔龍門長
於敘事每於水盡山窮處波湧雲起光子其猶龍乎並舉以似此
文後學劉學杜謹識

楚義帝論

楚義帝者古今所稱庸弱之主與更始盆子同其與廢者也吾獨稱
義帝之賢也能審時也能用人也秦二世三年項梁舉敗身死義帝
奮然起而振之遂徙都彭城齊呂臣項羽兵而白將之以宋義為上
將項羽為次將范增為末將北救趙是時項羽欲入關攻秦義帝不
許令沛公西畧地入關與諸侯約先入關者王之以此知其賢也夫
故趙與入關其功等也而事亦相成何也秦破項梁其勢甚強使秦
以全力攻趙則趙必危使章邯得分兵以躡沛公後沛公亦危義帝
以為非北救趙則入關之師不可行非西入關則救趙之氣不能鼓
以入關之師作新敗之氣而張救趙之聲且乘關中之虛而擣之使
之前後受敵也入虎穴欲以得虎子也以救趙之舉秦章邯之衆而
壯入關之膽則離秦兵而二之使之內外不相應也特其後欲以角
其前也且夫章邯秦之驍將也非謀勇不足以勝之而咸陽父老告
秦暴虐又非寬大長者不能為功此二者用遺其才則所長均多宋
義能策項梁之敗可謂持重而有謀矣以持重有謀之宋義救趙而
以寬大長者之沛公入關義帝之爵秦也然其屬意沛公也深矣
其防羽也周矣其與諸侯約先入關者王蓋知沛公必能入關又知
羽之終必叛已不使羽據殺函之便勢也當其奪羽軍而自將之時

史論

二十六

史論

蜀嘗一日忘殺羽哉特以項梁既死殺羽無名故隱忍用之且委
 卿子冠軍足以制羽死命也嗟夫義帝收卒小兒而亡國餘孽耳乃
 能攬其魁柄惟所命之雖以剽悍借賊之羽弁其軍而不敢爭受制
 節於卿子冠軍而不能抗豈非賢哉及羽矯殺卿子冠軍而後義帝
 之勢始孤楚國之權始去篡弑之禍始成矣此非義帝之計失而宋
 義之謀疎也夫宋義之堅壁不與項戰非獨欲先圖秦趙也其意以
 咸陽之兵志在鉅鹿沛公入關却欲內救攻趙必解却而不內救咸陽
 必危若待其懈而擊之吾氣方全待咸陽破而擊之耶氣已奪此萬
 全之籌必勝之道也宋義之堅壁不戰誠是也而其下令則大非矣

文集一卷

三十七

史論

使宋深謀沉慮因事殺羽以除義帝之賊庶幾無負於義帝矣今乃
 空言下令軍中曰猛如虎貪如狼狼如羊強不可使者斬之是殺羽
 之志方萌而殺羽之形已見也夫有殺羽之志而使羽知之安得不
 為羽所圖哉既殺卿子其勢不至於殺義帝不止蓋天命去楚雖以
 義帝之賢而不免輕用宋義以倚楚也湯哉故吾謂義帝輕於用宋
 義而審於用沛公惟輕於用宋義是以不能救江中之執惟審於用
 沛公是以卒能定關中以殺項羽

特標義帝之賢者意在審於用沛公一結其輕用宋義之禍固護
 天命自是別具慧眼行文變化如神龍出沒不可捉摸寃之明珠

在領元徽萬丈望洋而嘆曰 士傑



文集一卷

三十八

史論

項羽論一

韓信謂漢高帝曰項王為人嗜啜叱咤千人自廢然不能任屬將此特匹夫之勇耳項王見人恭敬慈愛言語嘔人有病病必分飲食至使人有功當封爵者印封爵忍不能予此所謂婦人之仁也君子曰項羽之所以失天下者韓信已觀其源矣夫匹夫之勇婦人之仁似非可同情而論也匹夫之勇其失天下易見而婦人之仁其失天下也難知然惟其為匹夫之勇是以成其婦人之仁何也凡人之情易怒者尤易悲而悻悻然有一朝之忿者及其大事當前反循循然優柔而不能斷其無他故患在不忍焉爾古之人有大不忍而

史論

卷

二十九

史論

稱勇者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是也有大不忍而稱仁者救民於水火是也夫惟聖人能以大不忍之心行大不忍之事自非聖人凡有大不忍之心者尤有大忍之力以濟之所謂大忍之力者非以忍吾之所忍蓋將以不忍吾之所不忍也白刃加於頸見流血則忍之非忍流血也為其所不忍者有甚於流血者也歟然整手則斬手整足則斬足非忍於手足也為其所不忍者有大於手足者也古之豪傑英雄所以深沉凝固以成於下事於一旦者不過能忍而已而匹夫婦人不忍不忍於事則傷於勇傷於勇則其所為勇者不過啜啜叱咤而已矣不忍於情則傷於仁傷於仁則其所為仁者不過言語嘔

項羽論二

與人涕泣分飲食而已矣何則其所不忍者小也所不忍者既小則其所忍者尤大至於所忍者大而其敗有不可勝言者矣項王之辱不能忍而於終身之規則將忍之一戰之敗不能忍而於社稷之傾覆則將忍之一人之怨不能忍而於黔首之塗炭則將忍之亦忍在其為不忍哉項羽憤田榮之反齊欲以全力殲齊使漢王得以東間定三秦援救倉取滎陽而不顧也憤黥布之反九江自留不攻而破之使漢王得以乘間收散卒提成卒而不顧也不忍小怨而忍大讎此其所以為匹夫之勇也項羽夜脫秦兵二十萬人屠咸陽火三月不絕及漢王身在掌握者數矣憐而不殺忍於降卒而不忍於

史論

卷

四十

史論

仇敵忍於二十萬人而不忍於一人此其所以為婦人之仁也身敗名滅為後世笑豈不哀哉昔者勾踐能忍會稽之恥身執繫區事執箕箒凡二十年而漢高帝亦能忍滎陽成卒之敗堅壁持久之楚師然而行成之請大差不忍縱勾踐而勾踐忍之於姑蘇鴻門之會項羽不忍殺高帝而高帝忍之於垓下劉項成敗之機固於忍不忍之間決之矣借楚霸之行狀寓胸中之備論深見聖賢學問真象經濟非小丈夫所能窮似語極深策謀天機詳微

○項羽論二

項羽既殺卿子冠軍乃遣黥布以兵二萬渡河救鉅鹿戰少利羽乃悉引兵渡河沉船破釜持三日糧示士卒死無還心九戰大破之當是時楚兵冠諸侯諸侯軍救鉅鹿下者十餘壁莫敢縱兵及楚寧秦諸侯兵皆從壁上觀楚軍無不一以當百呼聲動天項羽既破秦軍召見諸侯軍無不膝行而前莫敢仰視賀子口項羽一生精銳之氣盡於鉅鹿矣此其所以亡也從古帝王艱危百戰以取天下莫不謹司其氣於最初之一勝以此一勝者百戰之功所由起而王業所由興也漢光武昆陽之捷曹魏公官渡之戰唐太宗霍邑之功是已

文集一卷

四十一

史論

彼其始也排群疑決獨斷及鋒而用之及其得志批亢擣虛而莫敢敵者皆其最初一勝時持盈守滿厚氣之所集而全力之所聚也豈得驕悍猛鷙恣其一往之氣而無餘哉使羽當時挾鉅鹿之威據殺函以制天下開府庫以賑秦民公茅土以賞群功推誠任人除殘去暴則桓文之業而昆陽官渡霍邑之志也雖沛公安能與羽爭天下哉羽則以為強秦既破天下不足取也遂棄關中之險敖倉之富而身與齊梁角力關勇自處於曲而子人以問罪之名自居於直而讓人以全勝之功雖有蒙陽成翠之勝然而彭越張敖其肘韓信制其角黥布據其腋競此失彼爭前遺後其勝也乃所以為敗其慶得也乃

其所以全失豈不特哉十將莫和陸彭越水截蛟龍歷試既久而

若新發於硯者神氣全也破小之勿以破寶小俄頃得寶一破之後鉅光滅矣鉅鹿之勝亦猶是也蓋帝王之與雄霸各自有其器量焉羽之器量僅一西楚霸王而已若夫帝王之器酌而不滿持而不傾雖得天下無以加也漢高祖入關之日降子嬰而不殺封府庫而不有還軍霸上徐待諸侯之至約法三章除秦人之心持其志於得志之始守其氣於方盛之初其器量誠有過人者矣及其以五十六萬人破楚而據彭城也功已奇矣使當時部署韓信諸人分道擣陰出奇設伏邀羽歸路而彭越復舉兵以蹙其後羽方疲於遠關而吾

文集一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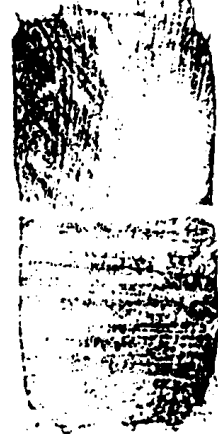
四十二

史論

以佚制之其成禽之勢也計不出其乃能樂肆志收其寄貨美人置酒高會何為也哉蓋高祖是時氣溢於彭城是以業敗於睢水自睢水敗後兢兢如捧盈焉堅壁固壘以待待勞散金用間以離楚將捐關以東以與信越諸人永嘗一日忘睢水也夫是以卒有天下於垓下故吾謂項羽之失天下也不在垓下而在鉅鹿漢高之得天下也不在垓下而在睢水則以高祖善處敗而羽不善處勝高祖能為弱而羽不能為強高祖能持其氣於顛蹶之後而羽不能持其氣於垂成之日也

宇志持氣聖賢大學問亦豪傑大作用先生雙眸炯炯破膠敗

樓閣惟在人之器量何如耳名言不朽



文集一卷

四十三

史論

范增論一

范增好奇計說項梁曰秦滅六國楚最無罪懷王入秦不反楚人至今憐之故楚南公曰楚雖三戶亡秦先楚夫陳涉有事不立楚後而自王其勢不久君起江東楚蜂起之將爭附君者以君能立楚後也乃求楚懷王孫心在民間牧羊立之為楚懷王從民望也君子曰項氏之失天下也不僅在弑義帝以喪民望之日而在假立懷王以從民望之時范增之失策也不在陽尊義帝而陰圖弑之之後而在勸立懷王而陰實背之之先蓋其立之時已有背之之意而其欲背之意已藏欲殺之之機矣以此謂之得策可乎哉大凡好論者死

文集一卷

四十四

史論

謹其始而為義者必要其終古之謀臣既度吾說之無敵於後而從事焉不然則已又度吾君之無愛吾說而卒從事焉不然則去秦失其鹿天下逐之行仁止暴民望自乎吾為天下百姓復讎豈為六國哉於斯時也而欲彈壓群雄總攬魁柄藉大義以收天下元將終身不失臣節焉而後可苟違其道則是義者不義之端而徐取義以貪一時之功者乃其速去義以開萬世之罪者也荀彧勸曹操迎漢帝或之意蓋欲操始終為漢也及操將稱魏公加九錫或以為不可或非爭九錫也以為九錫者篡弑之萌天下後世將有借吾說為不義者矣故飲藥自殺而操亦終其身不為篡弑增之勸立懷王與或

公是無義帝也。無義帝者，故義帝之端也。然則江中之禍，有由然矣。
夫增與羽，非素有君臣之分也。然常比肩而事義帝矣。年已七十，計其所事而事比肩之人，曾不知羽之不足為也。可謂智乎？羽以以強暴喪天下之望，增復以偏怯失天下之心。以羽取天下，是南轅而北其轍也。且吾聞智者必能知人，而謀臣必以類合。是以蕭何識韓信於亡命，魏無知識陳平於逃虜。是二賢者皆羽舊將也，增不能識而薦之，使之與楚歸漢。既棄二賢，并與關中之險，救倉之粟，皆棄以資漢。使漢藉是三資以成帝業，而增不知也。增之與沛公者多矣，乃因利取便，欲殺之於鴻門，故曰偏怯之小智，而非取天下之大智也。

史集一

四十七

史論

只篇有偏怯之小智，非取天下之大智。二語便如老吏斷獄，案不移以下層層洗發，皆成確論。即令其老復生，恐難置辨較之麻論，更覺入木三寸，動履難移。

張良論

楚義帝與諸侯約，先入關者王之。及沛公至霸上，秦子嬰降沛公入關。宜王關中，無生因說沛公曰：秦富十倍天下，地形阻，可急守。函谷關，毋納諸侯，及項羽至關，關閉，羽怒，攻破之，遂欲攻沛公。張良謂沛公曰：誰為畫此計者？沛公曰：無生教我。良遂邀項伯，令沛公自往鴻門謝羽，得解。羽乃至咸陽，封沛公蜀地為漢王，都南鄭。沛公之國，良復勸漢王燒絕棧道，以示項羽無歸咸陽心。未幾，漢王拜韓信為大將，韓信說漢王曰：項羽不王關中，而都彭城，其彊易弱，大王入關，秋毫無所犯，秦民無不欲大王王關中者。今大王舉兵而東，三秦可傳檄而定也。論者皆以信之取咸陽為是，而以良之燒棧道為非。而不知此乃謀臣隨時變通之道也。故有說同一意，而於彼為失，於此為得。謀同一事，而在前為害，在後為利者矣。自非變而通之，則天下之事，瞬息去之矣。夫秦據殽函之險，而龍右沃富甲於天下，羽之疑忌沛公，不欲其王關中，明矣。良以為楚強而漢弱，弱者可與徐圖，而強者難以急爭，是故以靜為動，則其動不可禦。其棄咸陽而還軍霸上，也蓋將為他日略定咸陽之地也。以與為取，則其取不可窮。其封識府庫以讓項王也，蓋將為他日轉漕出關之地也。以退為進，則其進不可挽。其燒絕棧道，示無東意也，蓋將為他日決策東向之地也。彼

見羽之驕殘無忌也故即以閭中委之以益其驕而縱其殘氣驕則易盡民殘則多怨以易盡之氣處多怨之民其不能久居於此土可知矣待其與關意滿族兵彭城然後出而圖之曹無久之費而三秦定於頃頃矣既定三秦則出武關取成皋圖彭城戰京索其係事耳是故韓信之欲據關東向也可行之於齊梁反楚之時而不宜行之於子嬰初降之日張良之繞絕棧道示無東意也宜用之於楚勢方張之始而不宜仍之於漢士思歸之後時勢不同進說亦異易地而謀其效皆然自非深智熟慮焉足以知之哉昔者陳涉起兵之初嘗有以立六國後為言者矣是時天下所欲亡者秦也涉起群盜不

立六國以從民望而橫外援其亡固宜矣暴秦已滅所與爭天下者獨項羽耳而項生猶欲尋往昔之故智以樹兵於六國使微張良借箸而籌天下之禍未有已也凡此皆所謂不知變通之道者也

叙次歷落論斷不磨在于房信是為王者師并可補漢高諸論所未備識力無到應推史筆族孫定國識

漢高帝論一
自古守天下者必重天下而取天下者必輕天下何也守天下者謂天下者祖宗之天下也以子孫守祖宗之天下就兢焉尺寸無假所以明有統也取天下則不然崛起徒步之間天下非吾所素有也以非所素有者怪惜而不與人人其孰與我哉古之取天下者地或有時而棄權或有時而分利或有時而共彼其輕天下者非輕之也謂我有所棄然後成我之燕我有所分然後成我之合我有所共然後成我之專也今夫博者欲取人之所有必捐已之有為注况捐非已之有而可取人之有何靳不為哉昔者漢高帝與張良曰吾欲捐關

以東棄之誰可與共天下者張良曰捐之韓信彭越及九江王布三人則楚易破也及韓信既定魏地使人請於漢願得兵三萬以北收燕趙東擊齊南絕楚糧道西與漢王會於滎陽漢王壯而許之夫韓信者亡命之囚也一旦拜為大將謂宜悉其智勇與羽決死生於行間顧避強楚而擊烏合之齊趙漢王亦捐重地與信使各為戰軍親與羽鬪百戰百敗陳羽掌握者數四而不以信為從征伐自救於滎陽成皋之間何哉以為剽悍之羽非一人所能角而全勝之楚非一隅所能制是故捐以地授以兵使羽備多而力分迨信收燕趙舉臨淄破龍且羽之首尾腹背莫非敵國雖有智者莫能救矣此其所以

取天下也。景帝之時，四方服其王，以七國百萬之眾，騷動天下。此其勢易於楚漢之形遠矣。當時吳有田祿伯者，願假兵五萬，循江淮而上，收淮南長沙之地，與吳王會於武關，此即韓信之故智也。使海從祿伯之請，雖有條侯安能一身當前，後之衝哉？海惟不欲分其衆，且疑祿伯叛已，遂舉全吳之兵，皆以自衛。卒見敗於昌邑，豈非重視天下，并自重其身之咎哉？嗟乎，以信假兵，則信之以信，欲收齊趙，則信之以祿伯，欲收江淮，則信之以信，願會於繁陽，則信之以祿伯，願會於武關，則信之以信，之關，識量分焉。斯又不獨重視天下之咎也。

又集卷

五十一

史論

高帝崛起，徒步之間，天下本非素有苟非識量，過人豈易以非素有者而有之乎？先生隻眼獨窺，即信請兵一節，壯而許之，知其識量之弘，能輕天下以取天下，持論自具卓見，其文勢澎湃，尤為長江萬里置之三蘇集中，無分伯仲。墨莊後學劉錦章謹識。

漢高帝論二

從古英雄之主，其識量思慮，皆是周一代，非淺夫小兒所能測也。昔者漢高帝當留之際，呂后問誰可繼蕭相國者，帝曰：「曹參。」其次則王陵，其次陳平、周勃，又曰：「陳平、周勃有餘，然安劉氏者，必勃也。」可用為大尉，蓋遙知五賢相繼，足以制呂后之悍，其後平果以智交羅周勃，而勃卒以大尉收南北軍，而安劉氏，豈非其識慮有大過人者哉？獨其欲易太子一事，論者謂其溺於戚姬，亦不知高帝甚矣。高帝初受三秦，即命參建太子，蓋已懲於胡亥之禍矣。豈至即位以後，遂以愛移哉？特念艱難有戰之天下，一旦付之弱主，而呂后以悍妬陰賊居中而操其柄，焉主弱則劉氏不振，毋悍則呂氏不張，以方張之族，能不振之宗，七子之命懸於老狐之手，天下及乎殆哉！當其破秦而歸也，上疾病憂天下，蓋甚，遂以如意類已，愈欲易太子。是時漢廷諸臣無能識高帝意者，及呂澤強劫留侯，盡策留侯乃曰：「此難以口舌爭也，留侯此言，蓋以深知高帝所愛者在呂后矣。」又曰：「上所不能致者四人，四人者至則一助也。」上見四人果指示戚姬曰：「此四人者為之輔，羽翼已成矣。」推帝之心以為老成後傑業已歸心吾子，人望所在，天下從之，而所謂五賢者又後先而推挽焉，則亦不恤夫新主之弱不慮夫母后之悍，不思呂氏之方張不憂劉氏之不振矣。今

夫涉江湖者慮舡楫之不勝任而欲易以鐵楫其家人以為勞且緩也從而止之弗順也得長年習於江湖者為之鼓棹理棹順風而揚帆焉彼易舟之勞且緩將不告而自止矣留侯之見亦猶是也且夫人名有所愛高帝雖愛戚姬不如其愛天下之甚也留侯惟知高帝所甚愛者在天下故四出而固求彼叔孫通輩賄賂焉但知其愛戚姬而已夫是以屢諫而屢不從而後之請史者顧以極黨拒父妾嘗留侯憶彼且不能知高帝又焉知留侯哉

文分三段有段即答呂后語贊其激量之過人中段推勘高帝欲湯大子中止之故末段譬正交寫議論精詳極往復暢達之致事

本集一卷

五十三

史記

與老蘇爭長矣龍溪族孫名頌

漢高帝論三

漢高帝嘗自言將百萬之兵戰無勝攻無取吾不如韓信又嘗問信曰如我能將幾何信曰陛下不過能將十萬又問於君何如曰臣多益善君子曰古之為將者未有能將百萬之衆者也固有以寡勝以衆敗者矣以寡勝衆似難而實易以衆勝寡似易而實難紂以億萬如林敗於武王之三千王莽王邑以百萬敗於光武之三千袁紹以百萬敗於曹操之二萬黃巾賊以百萬前後敗於皇甫嵩曹操兩人隋煬帝以一石二十萬敗於遼東此不善將而以衆敗也曹操以有萬敗於周瑜之三萬符堅以百萬敗於謝玄之八千此善將而亦以衆敗也然究其致敗者有二曰兵滿百萬則氣難持也心難一也兵之勝敗氣之盈縮為之也將百萬之衆不待交戰而先勝之形見矣然見為先勝則氣盈盈則驕驕則怠怠則盈者反縮見為先敗則氣縮縮則戒戒則奮奮則縮者反盈善用其盈則盈者勝善用其縮則縮者亦勝盈縮之間將之能否見焉且夫百萬之衆編練繁矣部曲廣矣編練以致死為能編練不死不致死也而徂於百萬之同致死則死至於交鋒雖其致死者亦懷倖生之心謂曲以用命為功部曲不死不用命也而徂於百萬之皆用命則死至於交鋒雖其用命者亦懷越命之心以既勝之將取交鋒之編練與交鋒之部曲進則

集選則山崩如是而欲其氣之盈焉寡矣故曰兵端石萬則氣
難持也今夫積羽有鈞不墜鵲卵拳石徑寸可破釜更非有鈞輕於
鵲卵而釜更微於拳石也力用其合則釜更不足當拳石勢處其分
則鵲卵足以當石鈞寡雖不能敵衆而合則可以勝分善為將者視
衆為寡視分為合視有萬人為一人視有萬人之心為一心視有萬
人之手足為一手足斯乃可以將有萬之衆矣夫人之手足聽命於
心故鳥獲以兩手引萬石飛廉以兩足走千里使其心不足以運之
手足愈多持行愈緩況能以一人之心而役有萬人之心哉周書曰
紂有臣億萬惟億萬心予有臣三千惟一心一心則三千人可勝億

萬而億萬心則億萬人不能敵三千今用有萬之衆者不能如武王
之用三千心為一心而欲其呼吸如雷霆戰鬪如風雨吾未見其可
故曰兵滿有萬則心難一也昔者高帝以五十六萬人入彭城不能
自持其氣敗於睢水韓信驅市人而開謀定乃戰屢戰屢勝氣盈而
不驕心一而不亂此所以多多益善也高帝既用信為大將又嘗奪
其軍符麾其將士而易置之類例予奪莫測其機蓋不能用衆而
用衆之才莫能過焉謂之天授詎不信哉

洵是文壇主將也才體兼

漢高光武合論

人君之才不及其臣者貴於樂得其臣而用之用人君之才過其臣者
貴使臣樂得其君而為之用樂得其臣而用之則臣之才皆君之才
矣故功名歸之臣而事業歸之君使臣樂得其君而為之用則君之
才得以用衆而盡其才矣故事業歸之君而功名亦分歸之臣齊桓
公才不及管仲然而齊之霸也不曰管仲而曰桓公以管仲之功名
用管仲者為之也晉文公才過狐趙而能使狐趙樂為之用然而晉
之霸也既美文公而兼稱狐趙以文公之事業樂為文公用者為之
也知此者可與論漢高光武矣昔高祖推魯無文之人也蓋嘗自言

其運籌帷幄不及張良定國撫民不及蕭何戰克攻取不及韓信矣
借使高祖諱其推魯無文而與三人角智程勇則高祖窮而三人亦
有時而絀乃高祖能不自用其智勇以用三人之智勇又能舍三人
之智勇以為一人之智勇而三人莫與爭焉則是高祖之不及其臣
乃其所以大過其臣者也至光武則不然昆陽之戰邯鄲之克與夫
破銅馬擊尤來降盆子皆出獨斷而諸臣無與焉乃其情之敏如禹
也預料誅情者尤貴防不費一卒而亂人援者則強而所不及也貴
休之圖於蘭陵也預救益延提兵出不意而諸將意於外及延遠制
待憲出兵合圍蘭陵然後攻邯鄲則其弗克又益延所不及也其美

集 208-30

之討公孫述也。預教堅據廣都特敵來攻。勿與爭鋒。及漢遣制車兵成都。與劉尚相距二十里。則大驚。以為賊敗。又漢與劉尚時不及也。藉令以此自多其智。自其斷天下之才。誰敢出其上哉。而光武獨虛懷遠志。自視謙然。堅主常以金石成。遂之。厥名用冠。惟河內則勉以蕭何關中之勢。用耿弇定祝阿。則獎以韓信下邑之捷。見馮異滎池之功。則表其功。桑榆憫復五校之傷。則許其男女。嫁娶使二十八人者。傾心見。惟奮其智勇。感遇風雲。雲雲諸臣。與韓彭蕭曹共垂竹帛。荷歎盛哉。吾以是知二帝所以得人也。高祖惟不自用。故能表人之所長。光武惟以用人為自用。故能畧人之所短。

高祖之體大故。輕士。慢罵。而人不以為倨。光武之用弘。故綱舉目張。而人不以為苛。高祖顛倒駕馭。有以作豪傑。邁往之氣。光武誘掖鼓勵。有以結豪傑。勁忠之心。然其得之也。皆本諸推誠。其任之也。皆存乎器。使其驅之策之也。皆在於威明。平恕。豁達。簡易。東風至而酒湛。溢溢其威。召也深矣。彼夫任智挾教。矜已凌物者。雖有賢者。不能樂得而用之。其臣亦驚疑顧畏。而不樂為之用。夫既兩不樂矣。功名事業之墜也。又多乎哉。

二帝作用雖殊。其能得人一也。提結渾成一片。中間珠走盤旋。寬行多致。潛心熟讀。誠舉子策之寶符。非弘烈謹識。

人臣安定天下之功。有可見者。有不可見者。其可見者。凡其有形者也。其不可見者。必其無形者也。醫者施鍼灸。又咬咀。瀉補。其可見者。有醫於此。教以調和五臟。保養三焦。使疾自去。疾去而醫之功。不可見矣。又有醫於此。審候察脈。各得其理。不自投劑。而舉他醫以進。他醫之方效。而此醫之功。又不可見矣。漢之蕭何。運籌帷幄。不如良平。戰勝攻取。不如信。越拔堅執。銳不如曹。騰鋒。及論元功。位次。則推何第一。豈非以他人之功。皆有形。而可見。而何之功。無形。而不可見者哉。及諸將爭功。不服。高祖曰。諸君知獵乎。追殺走獸者。狗也。登蹕指示者也。夫以登蹕指示為功。此猶其可見者也。鄂千秋從而進曰。蕭何轉餉關中。給食不乏。陛下數亡山東。何嘗全關中以待陛下。此萬世之功也。夫以轉餉給食。保有關中為功。此又其可見者也。吾以為蕭何無形之功。有二。皆高帝所不欲言者。何以知之。常項羽背約。以蜀漢中地。王高祖。高祖怒。欲攻羽。諸將皆勸之。何獨曰。漢中雖惡。不猶愈於戰而死乎。夫能計於一人之下。而伸於萬眾之上者。湯武是也。願大王且王漢中。養其民。以致賢人。收用巴蜀。遠定三秦。天下可圖也。高祖用其言。卒定三秦。此猶醫者之調和五臟。保養三焦。使疾自去。而其功不可見者也。及韓信道亡。何自追之。且言於高

○王○欽○長○王○漢○中○無○所○用○信○必○欲○取○天○下○非○信○莫○可○與○圖○者○高○祖○用○其○言○以○信○為○將○遂○取○天○下○此○猶○醫○者○舉○他○醫○以○進○他○醫○之○方○效○而○舉○者○之○功○不○可○見○者○也○藉○今○當○時○不○忍○罰○漢○之○惡○而○還○然○捐○軀○與○羽○決○死○生○於○呼○吸○何○難○轉○餉○給○食○安○所○得○關○中○而○全○之○藉○今○不○樂○信○為○大○將○何○節○善○獵○安○所○得○追○殺○走○獸○者○而○指○示○之○何○之○所○以○為○元○功○第○一○者○莫○踰○於○此○而○高○祖○與○千○秋○皆○不○欲○言○何○哉○蓋○是○時○高○祖○與○諸○將○方○共○論○出○關○定○楚○之○功○出○關○定○楚○之○功○著○而○上○漢○入○蜀○之○事○固○其○所○深○諱○矣○且○是○時○方○以○功○高○震○主○為○韓○信○罪○韓○信○震○王○之○罪○者○而○追○信○薦○信○之○事○又○其○所○深○諱○矣○此○則○高○祖○之○隱○衷○又○不○獨○列○之○無○形○而○不○可○見○也○雖○然○勸○高○祖○入○漢○中○者○何○也○與○高○祖○謀○出○關○而○自○守○關○者○亦○何○也○薦○信○者○何○也○與○呂○后○結○殺○信○者○亦○何○也○出○關○守○關○之○功○不○足○以○賞○其○請○苑○之○小○過○而○殺○信○之○怨○乃○足○以○掩○其○薦○信○之○大○功○功○以○無○形○受○賞○者○罪○亦○以○無○形○見○疑○然○則○豈○但○高○祖○不○欲○言○即○天○下○後○世○且○有○不○忍○言○者○矣○悲○夫○

○勸○矣○功○推○第○一○借○喻○分○披○大○破○疑○團○并○高○祖○所○不○欲○言○處○一○經○點○睛○壁○龍○飛○騰○讀○史○須○具○此○眼○力○文○情○又○何○等○婉○切○乎○天○位○豈○讓○

韓信論一

從○古○英○雄○之○服○天○下○者○不○服○其○人○而○服○其○自○然○之○天○驕○鷹○非○常○之○位○而○已○不○為○讓○猝○獲○無○妄○之○福○而○人○無○與○爭○則○其○大○可○知○矣○隋○珠○和○璧○猝○然○至○前○雖○王○公○鮮○不○動○心○而○舉○峻○妻○人○一○旦○昇○以○萬○金○之○產○據○其○田○宅○若○固○有○之○鞭○驅○其○僕○隸○顧○指○氣○使○莫○敢○與○抗○此○其○才○必○有○大○過○人○者○矣○而○况○將○相○乎○吾○觀○高○帝○初○見○陳○平○授○為○護○軍○都○尉○諸○將○盡○謹○以○為○不○可○天○下○既○定○推○蕭○何○元○功○第○一○而○諸○將○曉○曉○爭○論○莫○肯○相○服○及○得○鄂○千○秋○之○言○乃○定○夫○以○高○帝○之○明○陳○平○之○智○蕭○何○之○功○豈○不○足○以○彈○壓○諸○將○而○猶○不○免○於○謹○且○爭○者○則○以○位○高○者○衆○人○之○所○忌○而○祿○厚○者○群○材○之○所○貪○也○任○衆○人○之○所○忌○居○群○材○之○所○貪○惟○韓○信○一○人○而○已○夫○韓○信○者○楚○之○亡○將○也○為○連○敖○犯○法○將○斬○滕○公○丐○其○餘○生○望○輕○而○行○薄○亡○命○而○來○亦○亡○命○而○去○耳○高○帝○一○旦○築○壇○拜○為○大○將○儼○然○當○之○恬○不○為○讓○而○彼○豐○沛○舊○臣○積○功○累○勞○如○曹○樊○趙○灌○諸○人○皆○甘○為○福○禪○受○約○束○奉○軍○令○拜○跪○趨○走○莫○敢○與○爭○夫○豈○力○驅○而○勢○使○哉○此○必○信○之○天○全○有○以○大○服○衆○人○之○天○也○烏○獲○孟○賁○使○之○關○虎○搏○熊○如○握○狐○兔○其○天○全○也○卒○然○執○爵○行○酒○而○不○知○其○色○者○其○天○喪○也○韓○信○之○天○窮○通○貴○賤○無○以○異○也○當○受○辱○降○下○不○知○不○耻○之○時○天○已○全○矣○豈○待○登○壇○受○拜○而○後○見○哉○昔○者○管○仲○齊○之○囚○虜○也○束○縛○南○脫○遽○為○齊○相○尊○稱○仲○父○豈○

之高國諸卿之上而仲安之富國安之陽明齊無諸臣皆安之仲不
為諸人亦莫與爭者何哉為仲之天全於機車之先而見於齊相
之後信之天全於出勝之先而見於登壇之後無故而能受大辱者
乃其無故而能受大寵者也豈獨信仲與信哉伊尹脫去而為相尚
父罷釣而為將皆天全也故曰英雄之服天下不服其人而服其自
然之天也

從古英雄能屈天下所不能屈斯能伸天下所不能伸皆天全也
篇中拈發獨透道能探驪得珠龍溪族孫鳴華謹識

文集一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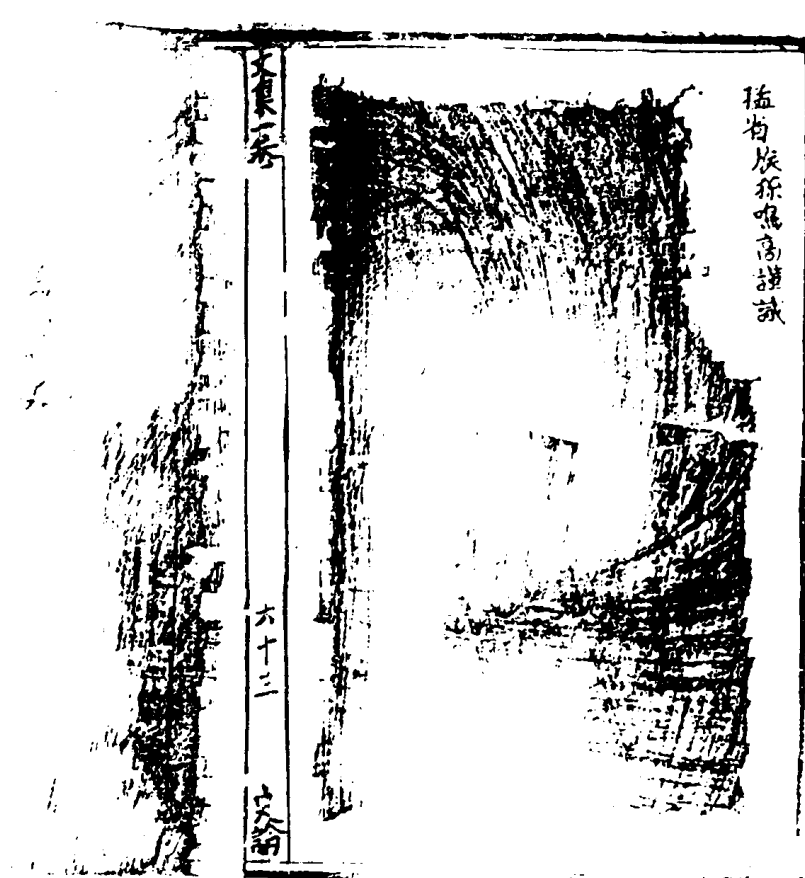
六十一

史論

韓信論二

以功名而事富貴者非可挾之以要富貴也挾之以要富貴不惟不
足以事富貴且足以壞功名故夫富貴之來無漸則其去之也必速
惟莊容恬讓徐以待功名之報斯大公周召所以保世滋大也哉昔
者韓信南為大將即定三秦戰京索以漢二年八月拔魏九月取代
破趙降燕乘勝取齊斬龍且漢四年與高帝會於垓下遂滅項氏從
其立功可謂奇矣所破郡國帝輒麾其將士易置之收精兵以距楚
僅留其未發者與信卒能驅弱破強如驅市人而關龍驤彼其用兵
可謂神矣藉令雍容恬讓待帝即位之後論功定賞當時功名誰能
出其右者若之何其挾之以要富貴也夫人必能薄功名而後可與
全功名必能輕富貴而後可與享富貴天下雖固有急取而未必得
緩取而未必失者矣方高帝困於成皋為信謀者當疾發兵以救成
皋及其敗於固陵為信謀者當疾引兵以赴固陵急主君之難而緩
封爵之榮其德於漢室有量哉信則不然見帝困於成皋則使人求
立為齊王見帝敗於固陵則期而不至待其割陳以東傳海之北與
之然後來會是於勝而讓前也是知君以厚私也是乘危而微利也
於是張良陳平蹕足附耳曰漢方不利寧能禁信之自王乎此言出
而帝之疑忌生矣又曰楚兵且破而信越兩人未有分地其期而不

至○西○宜○此○言○出○而○帝○之○疑○思○又○生○矣○而○信○皆○不○知○也○方○自○喜○七○十○
 餘○城○負○山○控○海○天○下○膏○腴○莫○踰○於○齊○故○其○賈○卿○生○而○攻○歷○下○為○得○齊○
 也○其○不○速○成○事○恐○失○齊○也○其○距○武○未○制○通○之○說○亦○以○漢○終○不○齊○我○
 齊○之○甚○信○之○始○願○惟○在○割○膏○腴○之○齊○以○稱○王○而○已○及○其○王○齊○而○信○之○
 志○既○矣○志○不○在○天○下○也○高○帝○之○疑○思○亦○在○信○得○膏○腴○之○齊○以○稱○王○而○
 已○及○信○王○齊○之○後○襲○奪○信○軍○徙○為○楚○王○楚○之○後○械○至○洛○陽○殺○為○淮○
 陰○侯○而○帝○之○疑○思○消○矣○志○不○在○殺○信○也○所○欲○殺○之○者○呂○后○耳○呂○后○意○
 上○春○秋○高○信○等○難○制○故○大○殺○功○臣○以○為○他○日○臨○朝○自○便○之○圖○不○必○信○
 反○而○始○殺○也○信○不○反○於○王○齊○之○日○及○身○在○肘○腋○顧○欲○藉○陳○祿○豎○子○以○
 成○事○乎○況○猜○素○無○反○志○不○過○為○小○人○註○誤○帝○以○周○昌○之○言○覆○案○實○客○
 激○之○生○變○當○其○受○命○為○鉅○鹿○守○時○諸○國○帝○之○親○驪○也○以○親○驪○之○臣○無○
 故○而○約○其○從○中○為○應○信○非○病○狂○率○至○於○此○且○所○謂○屏○左○右○執○手○私○語○
 者○孰○見○而○孰○聞○之○也○信○之○不○反○帝○亦○諒○之○然○殺○信○之○後○帝○且○喜○且○懷○
 不○以○呂○后○為○非○者○終○恨○其○困○成○舉○國○陵○時○挾○其○功○名○以○要○富○貴○云○爾○
 然○則○信○之○受○禍○終○於○烏○彘○弓○藏○之○後○而○始○於○躡○足○附○耳○之○先○著○於○後○
 首○執○械○之○時○而○兆○於○南○面○王○齊○之○日○也○噫○古○今○功○名○莫○盛○於○信○乃○
 以○要○取○富○貴○而○自○隲○之○後○之○有○志○於○功○名○者○其○勿○有○所○挾○而○要○也○夫○
 有○挾○而○求○恬○出○淮○陰○侯○隱○情○盡○露○自○古○豪○傑○往○往○蹈○此○讀○之○令○人○



猛省族孫嘯高謹識

六十三

六十三

六十三

彭越論

項羽霸西楚欲有梁地乃從魏王豹於河東為西魏王夫以楚之懷
悍天下莫能當今復兼梁而有之矣此時為漢謀者必得奇兵數抗
梁地為楚用服之患使之復領而救楚不能得志於漢而後漢可得
志於楚會彭越有眾無所屬此天所以資漢也漢王予越將軍印擊
破楚軍得梁十餘城遂拜越為魏相國將其兵與齊田榮散反楚於
是羽無東意使高祖得馳騁於滎陽成皋間此漢取天下之大機也
及漢兵敗於彭城越亦亡其十餘城乃居河上為游兵擊楚楚漢相
持越數從梁地絕楚糧道漢三年羽攻漢於宛越乘間渡睢水下睢

史集一卷

六十五

史論

陽外黃十七城羽急破走越盡復其城而漢兵已出成皋聲勢再振
矣漢四年羽復攻成皋破走漢王越復從梁地大破楚兵下昌邑旁
二十餘城得穀二十萬以餉漢軍及羽復引兵破走越漢王因得復
入成皋大破曹咎軍羽聞之復趨成皋漢兵畏楚盡走險阻越復從
梁地絕楚糧道楚軍乏食遂困於垓下越之功可謂奇哉夫越與高
祖兩人皆非羽敵也羽來則走羽去則戰與之將戰則皆勝與羽戰
則皆敗羽既破漢越兵復出羽既破越漢兵復至如兩雌共鬪一雄
雄者屢勝而雌者得以時為休息兩妻交臂一戰駿者屢先而蹇者
得數弛其轡銜漢角於前越特於後而韓信從中收燕魏齊趙魏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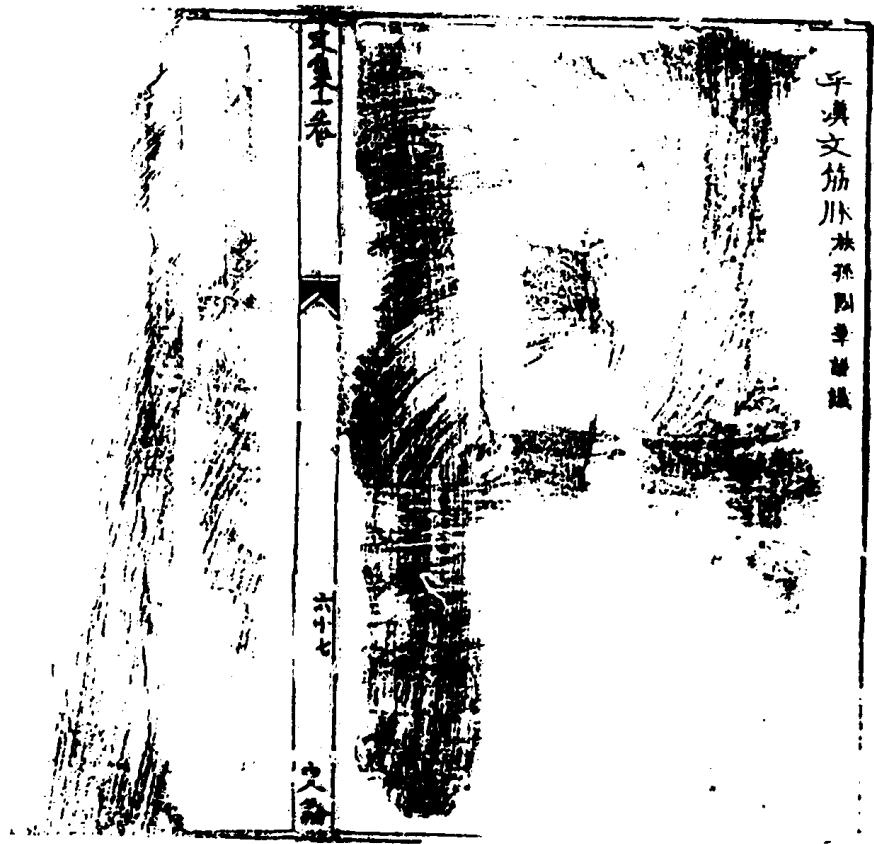
史集一卷

六十六

史論

而擊其疲至垓下而信越燕布諸國之兵盡集欲不覆楚不可得
矣嗟夫人但知楚強而漢弱而不知強弱之勢不在一人而在天下
也羽以一人敵天下而高祖以天下敵一人楚雖強然而索綯助
寡備多力分其強易弱其強易熄高祖雖弱然能合眾弱以成強則
天下皆其強也方其失滎陽而走也得九江王布收兵以入成皋及
其失成皋而走也又得韓王信兵引而渡河雖十戰九敗而望羅基
布無非漢兵譬如失水之龍所遇皆水涉奔涓涓皆可召風雷而致
雲雨縱使魚服受困而飛騰之勢不衰若夫彭越不過鉅野澤中之
豪而已以羽拔山蓋世之勇西楚強大之勢其視越也猶鷹鷂之視
狐兔也然而羽騎一出越即操兵而扼其後使羽糧絕國空腳踴躍
跋於道路而不休譬如出林之虎咆吼號號百樹震動然則為人
所格退則為熊所搏進退之間為羅所張虎力已倦而人熊之怒方
新安得不陷於垓下之羅哉故吾謂漢取天下彭越之功並於韓信
非過夸也雖然與越共抗楚勢者齊也齊亡之後齊王廣復為漢擒
泰山橫逃在海島不早放而封之乃與五百壯士凝而自殺焉豈
藏之悲豈盡韓信也哉

論越之功不下於信發前人所未發因推論高祖能用天下人以
敵羽一人尤見經濟實義末以餘意感慨作結用筆縱橫變化



史集上卷

六十七

史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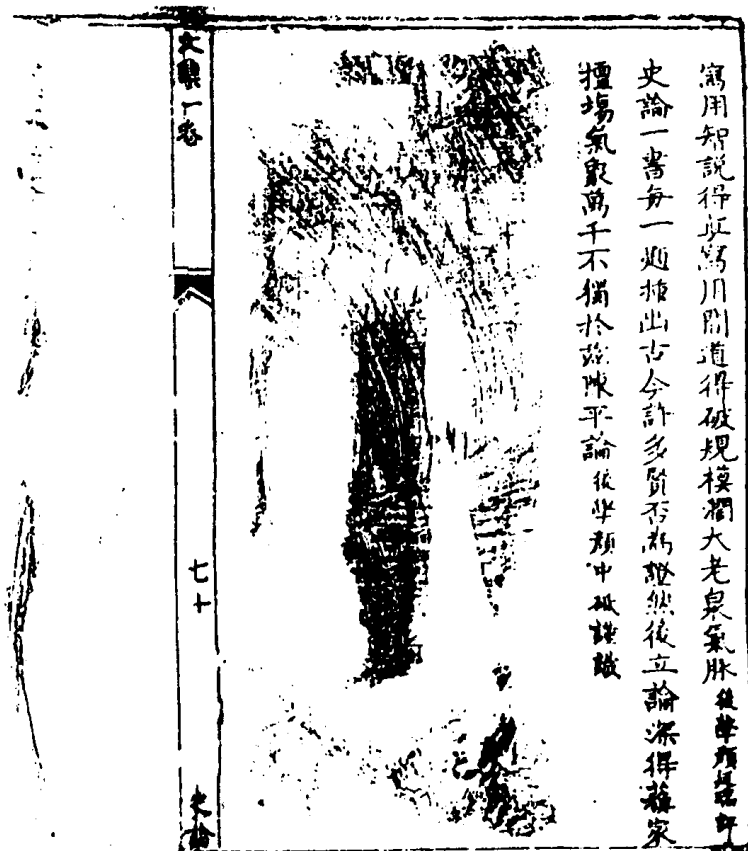
○陳平論

漢王謂陳平曰、天下紛々何時定乎、平曰、項王為人、恭敬愛人、士之
 最節有禮者歸之、然重爵邑、士亦不附、大王慢而無禮、士之廉節者
 不來、然饒人爵邑、士之頑鈍無恥者多歸焉、誠各去其兩短、襲其兩
 長、天下定矣、嗟乎、觀此數言、其與韓信登壇之語、何以異哉、夫恭敬
 愛人、未嘗不善也、然必有賞賜爵邑之實、以將之、然後群策群力、樂
 為之用、恭敬愛人而無實、則其君必外寬而內忌、貌親而情疎、其視
 禮教常輕、而視金帛常重、此智謀之士所遠去、而廉節之士所以始
 合而終睽也、且夫廉節有禮之士、能委贄於天下平定之後、不能屈
 折於兵戈搶攘之初、廉節者難親、而恭敬者易忘、以易忘之主、而遇
 難親之臣、此間之所入、而黃金四萬斤所由行也、雖然、項羽亦安能
 盡得廉節之士、而用之、蓋必有頑鈍嗜利無耻者、在其左右、為白起
 縱金與郭開以間廉頗、范蠡縱金與宰嚭以間伍胥、紂紂紂紂紂紂始望
 捐三十萬金、與六國之左右、以散其謀臣之為從者、從古推諂之士
 皆察敵國之貪廉、而顛倒用之、其貪者啗以利、而廉者間以謀、以其
 貪者間其廉者、使其君臣自忌、自疑、朝堂盡空、而後因而滅之、然則
 項羽之臣、其為郭開宰嚭者多矣、使皆廉節之士、四萬斤之間、何自
 入耶、平見夫頑鈍嗜利者、未嘗無可用之才、然能為楚用、亦能為漢

用使無謂也。以饒之。彼豈能其窮約。忍凍餒於楚哉。書鷹鷂不時其
 餘飽。未有能獲搏噬之用者也。寧獨頑鈍嗜利者不能其窮約而忍
 凍餒。即從古英雄豪傑。當風雲未會之初。亦有不能盡出於康節者
 矣。吳起為人貪財好色。及魏文侯用以為將。則能以廉平收士卒心。
 而得其死力。管仲微時。與鮑叔賈分財。多以自取。及齊桓公用以為
 相。則務在實民倉廩。使民知禮義。廉取以真。四維舍二賢之貪。以成
 二賢之廉。是在人主用之而已。平方解身歸漢時。高祖即用為都尉。
 平乃多受諸將金。高祖聞而不疑。益賜以金。使盡獲諸將以塞說者
 之口。復用其謀。出黃金四萬斤與平。以間楚之君臣。志平所為不問
 也。

史論
 六十九

出入此豈項羽所能哉。傳曰。用人之智。去其詐。用人之仁。去其貪。非
 先有以去其詐。去其貪也。善用其智。則其詐者皆歸於智。善用其仁。
 則其貪者皆歸於仁。若似乎有以去其詐。去其貪也。若魏文侯齊桓
 公。漢高祖。斯可謂善用智仁者矣。吾乃知高祖之不可及也。已高祖
 能用智用仁。又能役敵國之頑鈍嗜利者。皆為己用。項羽有廉節之
 士。而不能顯其用。有頑鈍嗜利者。而皆陰為高祖所用。此即不先舍
 短襲長。而兩主成敗之機。陳平已於重爵也。與饒人爵也。兩言決之
 審圖之熟矣。其所以與漢佐劉者。固不待六出奇計六益封而後見



寓用智說得此。寫川間道得破。規模大老。泉氣脉。後學須知。
 史論一書。每一題。指出古今許多質否。為證。然後立論。深得蘇家
 擅場氣象。萬千不獨於蘇陳平論。後學須知。

○曹參論

曹參好黃老術其代蕭何為相國也一遵何約束無所變更更之言
文刻深欲務為名者輒斥去之日夜飲醇酒與吏歡呼相和府中無
事民歌之曰蕭何為法較若畫一曹參代之守而勿失載其清淨民
以寧一君子曰智哉曹參其得以保全功名也宜哉夫所貴乎用智
者貴其無用智之迹也使人知其為智而揭揭焉用之我不能忘世
世豈能忘我其為智也淺而其為術也疎矣鳥之智者莫如燕雀
其避人也而即避於人家姑遊於厦宇之上穿簾繞簾出入廡而
無所畏彼不動人以殺機人亦惡得而殺之若夫軍之擊鳥也乘其

七十一

史記

驚而虎之攫獸也乘其怖當其驚且怖時殺機先動矣乃其所以不
免也使韓信彭越能與高帝各相忌於其天高帝亦何嘗有殺之之
意哉及信畏誅而陳兵出入越畏擒而謝病不行然後高帝從而疑
之此猶鳥之未見隼而先驚獸之未見虎而先怖自動其殺機而因
以動高帝之殺機者也蓋嘗觀高帝之功臣惟留侯張良曲逆侯陳
平與平陽侯曹參此三人者雖高帝呂后之世皆得以黃老之術自
全然吾謂曹參之智亞於張良而優於陳平何也夫杜門辟穀輕富
貴而尊侯王此留侯一人所以超然於禍福之先也然使人人為亦
松之遊將何人佐黃屋之治若夫身入事中不避險阻使呂嬖說而

不能殺產祿腫而不為備如是者陳平所自以為智人亦以智名之

然猶未免於用智之迹也而參何如哉言其人則詡之豪吏漢王起

兵之手足也言其功則當時所推之第一也言其所遭則方與蕭相

國內外有隙而多聞言者也當高帝即位之後不與虛館滕公樊噲

諸人同置肺腑乃疏而遠之於齊相則高帝之意可知矣而參之為

齊相也勿擾獄市日與蓋公言清淨無為之化而高帝之疑忌已消

矣高帝既老呂后用事殺功臣如狐兔而參為漢相但遵何約束府

中無事日夜飲醇酒與諸吏歌呼相和而已不辟殺而自寄不宿衛

而自親出入將相而無家財佐軍之勞坐享平陽而無田宅自汗之

苦如是者忘機以遊世而非棄物以圖身無心以任運而非有心以

避禍此固蘊醢之所不得而施而械繫之所不得而辱者也豈非智

哉且夫智有所短則事有所格雖以韓信之智能佐高帝取天下而

不知守其身雖以高帝之智能以寬大之名取天下而不知守天下

高帝以約法三章取秦之天下及其既得天下之後未聞其有布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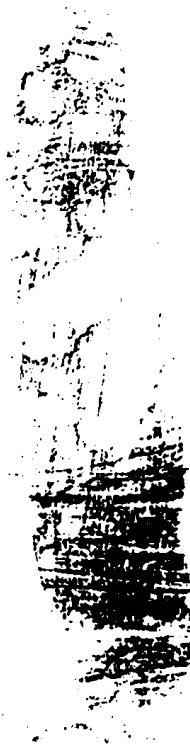
施惠出鋒鏑之殘黎於恤而煦濡之也然而百姓恬熙日以富庶天

下晏然莫於盤石者此雖後世文景深仁厚澤之所留然亦當時曹

參為相三年清淨寧一與民休息之所致也然則參之智不獨其身

賴之漢有天下亦賴之矣噫非深於黃老之道其孰能之哉

曹相源得黃老之術清靜寧一明哲保身不事輔佐能濟斯世於
雍熙真國作於磐石是用智而無知之迹使人不得以智名之其
始以相府為山林者欽先生雅微獨隱將歸彭劉說以不善用智
者形其智又將張陳件說以善用其智者形其智所謂尚友古人
非具論世之識者不能 謝脫川徐文編附可



漢李孝逸合論

順逆之變。若于所深。謹也。夫固有事同一局。而前人行之為順。後人
固之為逆者矣。不換其時。而踵其跡。則進有難居之功。退有難就之
名。成則天下未蒙其福。而敗則身家先受其禍。如是則忠孝之心。適
足以為亂賊之事而已。昔漢呂后時。齊王襄發兵計諸呂。呂產遣灌
嬰擊之。嬰曰。諸呂欲危劉氏久矣。今我破齊。是益其資也。乃屯兵榮
陽。與齊連和。以待呂氏之變。共誅之。其後唐武后時。徐敬業起兵。武
后命李孝逸擊之。魏元忠謂孝逸曰。天下安危。在此一舉。久留不進。
將軍何辭以逃。逗撓之罪乎。孝逸聽其計。因風縱火。遂斬敬業。後世
論者。噴噴咸謂武氏之罪。浮於呂后。孝逸手握重兵。不與敬業連和。
戮力截亂。而養成狐妖。恣其狼噬。長寇讐而危宗社。孝逸直灌嬰罪
人哉。賀子曰。不然。連和觀變之事。在呂后時行之。則為順。而在武后
時行之。則為逆。在灌嬰行之。則為順。而在李孝逸行之。則為逆。其辨
有三。齊王舉兵之辭。所誅者不過產祿。而敬業舉兵之辭。所討者乃
在武氏。既知廬陵尚為吾君之子。當念唐室豈有無母之國。君一也。
齊王舉兵在呂后既崩之後。其惡已彰。而敬業舉兵在武氏臨朝之
初。其惡未稔。既知竊竊神器。罪在無將。當念包藏禍心。事在隱伏。二
也。齊王以高皇帝孫。志存漢祚。縱或希襲天位。然固同姓也。敬業以

漢姓起兵雖假匡復廢陵王為辭其實欲貪金陵王氣以圖自帝
知臨朝稱制原非武氏之域中當念使倖親親必非他家之天下三
也合是三者觀之前後順逆之形則然見矣藉令孝惠不從元忠之
言謀效灌嬰故事連兵常潤例文而向以此擬復子明辟之功其功
豈可居以此冒反正乘輿之名其豈可就彼中宗者豈能晏然
於敬業之上而敬業又豈能恬然退處楊州以安臣節唐室從此殆
矣然則孝惠之誅敬業其名正其義順孝惠不得為灌嬰之事猶灌
嬰不得為孝惠之事也不揆其時而踵其跡債轅覆餗禍延天下豈
不為智者所惜哉厥後武氏將崩昌宗易之居內用事此唐室存亡
之機也張柬之等與將軍李多祚定計斬昌宗易之請於武氏傳
位太子再造唐室之功與平勃無異矣未幾肅后與武三思亂政李
多祚復襲往事與太子重俊發羽林兵斬三思史子而引兵自肅章
門入當是時中宗尚在也而多祚重俊以臣子而抗脅君父將置中
宗於何地耶以忠愛之心成亂賊之事身死名滅為天下笑此皆不
知前後順逆之辨者也

余讀賈賓王討武后檄深美其文雄闊宏富亦謂傳業增輝為
義舉先生取漢時同局諸人兩兩較論辨晰彼此可謂獨具卓識
至若詞氣之浩瀚奔放眉山而外其為僅見

小田居文集二卷

先生 鑒定

清華學校
圖書館藏

永新賀貽孫子翼甫者

男種恭壽男原編

同邑戚族 公梓

漢文帝論



漢文帝嘗欲作露臺召匠計之直百金上曰百金中民十家之產也
吾奉先帝宮室嘗恐羞之何以臺為上嘗衣綈衣所幸慎夫人衣不
得曳地啼帳不得文繡以示敦樸為天下先君子曰漢有天下之福
兆於此矣蓋致天下之富者莫如寡欲寡欲故愛民愛民故省事愛
民而省事故天下沐浴膏澤而上不見德解慍阜財而民忘其所自
此則帝王之治也三代而下其後太而措勉者無論已即或矯為節
齋樸畧之形而於帝王之治似之而非也何也節齋樸畧以意而不
以形以形致兩府之富有限以意致天下之富無窮所謂意者何則
愛民寡欲省事三言而已有金之微歸衣之賤其於天子泰御猶泰
小之於毫末也惟其無欲於天下故克其惜有金綈衣之意必能愛
民省事其不作無益以害有益不貴異物以賤用物可知也所惜者
僅在百金綈衣而其意所留遺在於天下後世者則倍屢千萬而不

算計矣。昔者紂為象箸而箕子唏。夫以天子為象箸所費幾何。而
 箕子以為彼為象箸之意。推而極之。不至於求遠方珍怪。奪民財而
 罷民力不止也。然則天下之貧富在人。主多欲與寡欲而已矣。文帝
 惟能寡欲。故好大喜功。不生於意。而聚斂之臣。無所陳其說。即位二
 十三年。兵革不試。土木不興。巡幸不行。大僕見馬。皆以給羣臣。傳故
 其初也。國用空虛。天子不能備鈞駟。其後大倉之粟。陳陳相因。腐敗
 而不可食。京師之錢。貫朽而不可數。象牀街巷。有馬肝。陌成群。而東
 峙北者。擗而不得與會。是豈有他。諺巧哉。不過惜石金。絲毫之意。留
 遺至此也。至於武帝則異矣。封禪河渠。邛蜀西苑。北胡南越。栢梁
 建章之役。日以繁舉。文帝以來七十餘年。蓄積之資。一朝而然。無餘
 蓋是時天下空虛極矣。然攷武帝亦嘗損御膳。解乘輿。馬以充軍
 需。而當時丞相公孫弘者。復衣布被。食粗糲。以風天下。其彼何嘗不
 自謂節嗇。樓畧可以倡。有姓而裕財用哉。而不知此特節嗇樓畧之
 形。而非其意也。本於寡欲。以存其意。則石金絲衣。皆有積貯所寄
 本之多欲。以示其形。則雖天子損膳。宰相布被。皆功利之所起。而招
 剋之所興也。其相去寧有道里哉。是以治國若貧。耗國若富。富國若
 不足。貧國若有餘。夫若不足者。意若有餘者。形存其意。而亡其形。身
 居於不足以致天下之有餘。則漢文帝是也。

揭一意字正見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經國良謀。發揮盡
 快。當與蘇公。當費川。諸策並參。孫少川謹識。



見諸論

人臣有定天下之大計而後可以犯天下之大難。扁鵲華陀劉別賜。以瘠痼疾先投良藥使病者之神氣全而後五臟不傷。苟無其藥則疾未去而死隨之矣。漢景帝時吳王濞請山資招誘亡命已三十年。削亦反。不削亦反。誠有如見錯所云者。意其君臣尤有深謀奇計。離其黨殺其熱。然後吳亡而天下不亂。及問錯所以制吳者。若何。不過若使天子自將而身為居守而已。問景帝所以制吳者。若何。不過新錯以謝七國而已。噫。無策甚矣。而吾咎其失有二。其一在不赦楚趙膠西也。其一在不帥兵以救梁也。何謂不赦楚趙膠西七國。

史論

反形獨著者吳耳。其餘皆未反也。使漢聲明吳罪。檄告宗室。專削吳地。吳死不能獨反。彈丸三郡而以天下之全勢壓之。破吳九矣。藉破吳之威。奉尺寸書以諭諸王。使裂土以分王其子弟。使其力寡而易制。兵不血刃而地自削矣。今乃於楚王來朝之日。先削其東海。天削趙之常山。膠西之二郡。於是諸王人人自危。吳人一隅七國百萬之衆。唐至是錯之削楚趙膠西。適足為吳樹援。其計之失於先者也。何謂失在不帥兵以救梁。七國之難錯既自發之。錯宜自止之。而梁王又實太后愛子也。身請救梁。斯可深德太后以避嬰盎之譏矣。況夫吳之始謀不在梁也。吳將田祿伯欲假五萬人。別循江淮入武關矣。

史論

吳王閻之老將老將懼梁人躡其後也。以為不如攻淮而趙涉之。說侯也。亦以為宜走藍田出武關抵洛陽入武庫。吳將聞之以將軍從天而下也。趙涉之言亦幸而中耳。謹令吳王兼用祿伯之策。自與諸國以重兵壓梁以鉞師循江淮入武關。吾恐係侯所聽趙涉之謀。左支右吾之不免錯能於此時自請率兵約係侯藍田之師分道並出與梁兵犄角三方制吳。吳勢危而梁王安。梁王安而吳氏安。此萬全之策也。不知出此而欲自為居守處已於危。漢君以勞遺梁王以危。遺太后以憂。遺諸侯以口實。卒以見殺。此計之失於後者也。唐憲宗欲削諸鎮。李絳獨欲先治淮西。及賊遣人刺宰相。傷裴度首。或

史論

請罷裴度相以安反側。天子怒曰。是使朝廷無綱紀矣。遂以軍事委度。度亦以討賊自任。既破淮西。於是承宗斂手削地。師道亦摧殘就戮。兩河以平。使景帝如唐憲宗。无不斬錯以贖綱紀。使錯如李絳。无不削楚趙膠西。使錯如裴度。无不自為居守。而慷慨請兵以討賊。自任矣。而漢之君臣皆不能也。無定天下之大計而欲犯天下之大難。身死名滅。為後世笑。可傷也夫。微風鼓浪。水石相搏。聲如洪鐘。斯文有之。自是不可磨滅。後學所共端。錯以才辨見用。自號知囊。竟以削王疎人。骨肉害及其身。是禍囊也。先生寫其不自將而居守代為指畫。夾寫景帝結復。証引憲宗。

判斷公平寶鏡高懸千載後學中砥柱



文集三卷

六

史論

賈誼蘇軾公論

從古經濟大臣功名垂於後世者。豈必盡以書傳哉。其以書傳者。必其平日所行之政。所建之猷。舉而述之者也。周公相成王。舉而述其治周者。若兩事。今所傳周官周禮。是已。管仲桓公。舉而述其治齊者。若兩事。今所傳海王山權。是已。他如晏嬰之春秋。商鞅之耕戰。穰苴之兵法。以及申不害。吳起之書。皆是道也。故君子言其所行。而非行其所言。行其所言。是言於未行之先也。言於未行之先者。嘗試之言也。以嘗試之言。為經濟之言。猶畫西施之面。挾之以遊姑蘇之臺。徒悅其名而已。吾嘗愛賈誼蘇軾。有王佐之畧。而深惜其言之不早也。賈生少時有新書。而蘇子少時有策畧。其皆未更事。變嘗試於未然而非其所允然也。當賈生之時。有晁錯。當蘇子之時。有王安石。賈生少時痛哭而陳者。政事而錯所指畫而進者。亦政事。蘇子少時慷慨而談者。富強而安石所擘畫而陳者。亦富強。夫以錯與安石。扶瞞世之才。遇相得之主。言聽計從。其所行之政。所建之猷。與其所著之書。當有不符合者矣。乃錯用於景帝。而禍及其身。安石用於神宗。而禍及天下。藉令錯幸而不見寵任。安石幸而不為執政。徒以言語文章。流傳人間。錯且以其學與申商齊譽。而安石亦將以其學與荀楊並稱。安知天下不以惜誼者。惜錯。而以惜軾者。惜安石哉。惟其不

章而用是以一蹴而不可復振乃知錯與安石之言皆嘗試之言也
夫議論之變日新而事會之來無已此即古人所言尚有不可行於
後世者顧以偏至之辭窮萬事之理以獨任之見創非常之業雖使
吾行吾言且將扞格而難從又况欲驅天下以從我之言此其跡豈
也尤甚矣然則賈生蘇子幸而少不見用耳使誼之三表五柳執之
策略策斷皆得常試言之而常試行之嘗試而不效則誼與錯並誅
而執與安石同譏豈不惜哉嗟夫天下非無才之患而勇於自用其
才之患有才而勇於自用則視天下無不可為之事矣視天下無不
可為天下所以終不可為也以賈蘇之才使不勇於自用待其歷歷
又變二卷

事變然後召而大用之雖王佐何讓焉既幸而不用於少時又不幸
而終不見用使徒以嘗試之言傳也此國家所以不獲經濟之用也
夫
大傳學術醇疵長公文章政事先儒丁南湖暨薛方山之辨詳矣
今先生貫徹今古相提並論更為精確而文氣之滄澗猶如望海
觀潮令人潮迴不盡龍溪姓孫出治靜藏

漢武帝論一

老氏所謂法令滋章盜賊多有者豈真法令之咎哉誠見夫為法令
者不弭盜賊而佐盜賊為盜賊者不畏法令而說法令盜賊與法令
兩相因而兩相勝也當漢武建元之初天下幾治其後天子任法廷
臣救過不給僅取充位張湯斷獄多傳古義其深刻者皆依文學差
自酷吏出而漢之人才已空儒術已離矣彼豈不以武健嚴威可以
勝天下之奸民而不知奸民之不可勝也其弊有二一在以法令為
匪奸之數何謂以法令為匪奸之數天下良民多而奸民寡善為治
者坊之以禮義廉恥藏奸民於良民之中使不為大害斯已矣非求
有以勝之也自武帝用張湯張縱杜周楊僕滅宣張禹尹齊王溫舒
等為公卿始欲有以勝之矣天下二千石承望風旨倡為嚴酷遂有
鋸頂暴挫諸刑皆以決因為解脫以多殺為名譽於是奸民無所併
容爭為酷吏耳目鷹擊毛鷲以媚酷吏如義縱守定襄奸先佐吏為
治王溫舒在閩中豪惡悉進為用是也夫用酷吏將以勝奸民也乃
一酷吏在郡而數什伯奸民叢以為暴是一郡而有數什伯酷吏也
奸民未見勝而良民已受禍是則以吏民相繩為上下交迫之術也
一在以法令為救死之具何謂以法令為救死之具當文景之世民
獲畏罪天下百姓戶可封也自武帝尊顯酷吏流血千里四海騷動

○大○起○攻○城○殺○吏○幾○成○亡○秦○新○竿○之○禍○天○子○使○吏○督○捕○之○不○止○復○
使○捕○太○特○虎○符○發○兵○擊○之○又○不○止○乃○作○洗○命○法○盜○起○不○發○覺○及○發○
覺○而○捕○不○滿○品○者○二○千○石○以○下○及○小○吏○皆○死○至○其○而○武○帝○所○以○求○勝○
於○天○下○者○凡○四○變○矣○以○為○文○教○不○足○以○勝○天○下○變○為○酷○虐○酷○虐○不○足○
以○勝○天○下○變○為○督○捕○督○捕○不○足○以○勝○天○下○變○為○勤○計○勤○計○不○足○以○勝○
天○下○變○為○連○坐○四○變○而○四○不○勝○天○子○用○法○之○意○愈○窮○而○奸○民○避○法○之○
意○愈○巧○於○是○小○吏○畏○誅○雖○有○盜○不○敢○言○大○吏○亦○令○小○吏○勿○言○各○以○文○
辭○展○轉○規○避○文○辭○益○繁○盜○賊○益○熾○倚○吏○阻○兵○大○禍○不○止○然○則○法○令○者○
盜○賊○之○庇○蔭○而○酷○吏○者○盜○賊○之○憑○依○是○又○以○吏○民○相○察○而○為○上○下○相○

史論

索○之○術○也○嗟○乎○法○立○而○奸○民○淫○意○於○法○之○外○法○嚴○而○奸○民○竄○意○於○法○
之○內○令○重○則○奸○民○之○犯○令○滋○輕○令○密○則○奸○民○之○漏○網○滋○衆○吾○以○是○知○
法○令○所○以○不○足○以○治○天○下○者○以○為○法○令○者○欲○求○勝○於○天○下○也○

法○重○故○民○即○遁○於○法○之○內○甚○至○上○下○相○蒙○此○即○法○令○滋○章○盜○賊○多○
有○註○脚○誰○謂○刑○名○之○學○出○自○老○氏○乎○篇○中○論○斷○詳○密○較○大○史○公○酷○
吏○傳○更○暢○言○之○真○是○經○國○鴻○文○族○孫○達○謹○謹○

漢武帝論二

漢武帝用桑弘羊領太農盡管天下鹽鐵作平準之法置太農部
數十人分封郡國今遠方各以其物如異時商賈所轉販者為賦而
相灌輸置平準於京師受天下委輸賈則賈之賤則賈之欲使富商
大賈無所倖大利而萬物不得騰踊山東漕粟歲益六百萬石一歲
之中倉滿餘穀帛五百萬匹民不加賦而天下用饒君子曰天下功
罪之名未易定也夫固有自後世追數之則為罪而當時較論之則
為功者矣追數其罪罪在執法之經而遠其多福較論其功功在救
時之變而權其少禍如平準是也所謂平準豈非言利小人設法以

史論

籠天下之貨哉顧有大不得已者使武帝元狩以後皆如建元之初
節事愛民外無南越東臨西蠻北胡征討之費內無栢梁建章昆明
土木之役雖百弘羊安所用之而武帝不能也豈惟武帝不能雖豈
如汲黯知如東方朔賢如鄭莊樂朝之人杜口袖手而莫救也豈惟
莫救且有人焉進鬻爵賣功之策而吏道雖有人焉陳入粟贖罪之
計而奸宄與有進酬金助祭之說而列侯固有獻算舟車之法而
高賈罷又有楊可之策與告緡之事御史廷尉分曹往治侵民財物
以億計奴婢以千萬數田宅大縣數百頃小縣百頃而百姓中家以
上皆破矣於是酷吏繁興天下騷動其不斬竿揭木起而亡漢者幾

有待耳。當時而欲達權通變，上不妨武帝功利之圖，下可代楊可告維之禍，其不在正誼明道之君子而在求飲心計之小人以聚歛。小人之謀救聚歛，小人之失權其害輕禍寡，聊以紓目前之患者，舍平準何由哉？平準行而國用饒，告維等事之令悉罷，民得漸休而死於酷吏者十減其八九矣。然則弘羊之策用於建元之初，則為生事而用於元狩之後，則省事也。平準之令行於崇儒術舉仲舒召申公之時，則為倡亂而行於慘酷刻深用夏蘭柱周勃湯義縱之日，則弭亂也。凡人為善尤求其端而止惡尤求其漸，告維既罷，則武帝之意將不止於罷告維已也。輪臺一悔，并與平準均輪而俱罷矣。於是代田之制興而搜粟都尉之官設，力本務農以與天下休息，其端皆起於罷告維而告維之罷實始於平準。平準之罪著於後世而平準之功重於當時，吾故曰天下功罪之名未易定也。

武帝時聚歛之謀繁於秋荼，極於秋毫，上有公卿下至黎庶莫不受困就其中不加賦而國用足，惟羊引平準一法差，不為民大害。篇中以聚歛之謀救聚歛之失，非有心於計民生者不能發此篇論也。讀此覺平準與青苗其利害實倍蓰，後學願希孔識。

張釋之論

凡為吏者能救崇大體而簡斤繁文，崇尚遠議而脫畧細苛，所以相天下可矣。吾嘗惜張釋之有宰相之器而人帝不能大用也。案其有犯蹕者，上欲誅之，釋之為廷尉奏當罰金曰：「法者天子所與天下共也。法如是，又重之，是法不信於天下也。且其宰相之言也，其後有盜高廟、玉環者，帝欲族之，釋之奏當棄市曰：「法如是，是足矣。設令盜長陵一坏土，又將何以加之乎？」此又宰相之言也。非重其有宰相之言而重其有宰相之器也。所謂宰相之器者，體與識是也。寬深不測和易無競，亦似乎休休有容矣。而體與識不存焉。體之大者，或張或弛，各有其度，識之遠者，或仁或勇，各從其時。蓋自為公車令時，其器已過人矣。大子梁王與梁王共車入朝，不下司馬門，釋之奏劾不敬，追止勿令入，侯帝免冠謝太后，以校兒子不謹，奏太后詔赦大子梁王，然後大子梁王得朝。其體與識何如哉？夫國家之體有宜弛不宜張者，雖以百姓之微且賤，勿苛以文網，彼實有見於犯蹕之必不可誅，盜環之必不可族，寬恕之意生於明決，而非以優柔為寬恕也。國家之體有宜張不宜弛者，雖以大子梁王之親且貴，不假以尺寸，彼實有見於司馬門之必不可不下，大子梁王之必不可貸，賤氣之正出於誠一而非以撻擊為賤氣也。雖然，釋之之胆氣寧第於追止大子梁

王時見之哉。犯罪盜環帝怒。然其有胆氣。誰能以仁恕之論上犯主威。而釋之。固已毅然不可奪矣。夫惟其體大。然後其膽充。夫惟其識遠。然後其氣壯。夫惟能持其法於天子。梁王之親。且昔然後能平其法於百姓之微。且賤彼大張湯義縱。杜周王溫舒之流。皆膽氣不足。務為猛鷙。殘忍多殺。百姓以媚天子者也。烏可與釋之。同朝而語。哉。而吾尤服其以利口適齋夫也。曰。秦任刀筆吏。吏以苛察相高。其弊徒文具。而無剛恒之實。至哉言乎。為法而觸文具之煩。為仁而務惻恒之實。大臣經濟學問。莫深於此矣。吾故曰。釋之有宰相之器。而文帝不能大用也。

文集二卷

十四

史論

倭叙倭議文勢一氣唱成。熟讀此等父下筆自然。滂沛無窒塞拘滯之病。族孫廷蘭謹識。

史論

大凡道德可學。而能惟氣節不可強。而襲強而襲之。則其心有不可測者矣。所謂氣節者。本之恬淡守以寧。一平居自視。欲然若無所為。及其發於一旦也。蹈水火而貫金石。罵當寬而薄日星。匪風波能疑。而不動。操死生患難而不驚。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氣而出之。以養是豈可強而襲也哉。漢之汲黯。唐之常山。明之楊繼宗。皆不。及大將軍衛青。貴震朝野。黯與之抗。和或謂大將軍尊重。不可不。黯曰。以大將軍有揖客。顧不重耶。其浩然之氣。固已籠蓋一世矣。及考黯之生平。內行修潔。簡靜寡慾。非景陵而好。勝者也。乃其浩然

文集二卷

十五

史論

之氣已養於修潔簡靜之中矣。夫修潔簡靜。疑與浩然之氣不相類也。而黯能以此養之。為道固微矣哉。其後吳侯孫策。畧定江東。豫章太守華歆。受策拜禮。魏司馬昭。進爵為王。司空王祥。長揖不拜。周太祖郭威。擁兵至漢。馮道為漢大師。安受威拜。此與黯之不拜。田紛。衛青柳又甚焉。然卒之奉豫章以資吳者。華歆也。而魏然。舞於晉周之廷者。祥與道也。乃知歆之所以受拜者。將以掩其棄城之罪。祥之不拜。道之受拜。將以除致其翊戴之私而已。夫棄城而尤出於逃降。翊戴而尤出於卑諂。非計之巧者也。計之巧者。矯情以鎮物。處晦以觀變。方自以老成望重。彼將行非常之事。尤有非常之禮。以收人

於是信為屈以信為恭以不將其所以受拜將其舞蹈也噫亦異於汲黯矣當淮南王反時獨畏漢廷節義惟黯一人而武帝亦稱黯為社稷臣均一不非也一則為社稷臣一則為背社稷臣辨氣節者亦辨之於養不養而已矣

拈定氣節二字止是先生素餐中幅忠奸互勘辭嚴義凜即使其孺復起亦應引為知己揆讀之下景慕何及後漢周舉功許

卜式論

善讀平準書而惜卜式有大可用之才而武帝不知所以用之也當其推財子弟而身自牧全弟數破家數分予之此時式之才固以過人矣扶過人之才而無以大用將必至說遇而求小用焉然就說遇以觀才亦自有奇於衆人者何謂說遇夫人有出錢買爵者矣未有出天下縣錢為之買爵也有從軍以取公侯者矣未有欲天下從軍而自取公侯也武帝方擊匈奴式上書願給家財之半為縣官助遣天子異其言賜爵左庶長天子非欲用之也特尊顯之以風百姓欲百姓輸財以助邊而已及百姓莫肯輸財於是行告緡之令而百姓始困百姓困而式為齊相家財困無損也乃其尊顯始有甚焉是欲天下出縣錢為式買爵此其說遇之奇一也當漢方攻南越西羌式復上書願父子從軍以死南越天子以為義形於內賜爵關內侯天子又非欲用之也特尊顯之以風列侯欲列侯皆求從軍誅越羌而已及列侯莫求從軍至酎少府省金生爵金失侯者以百數而列侯始困列侯困而式居三公為御史大夫父子固未從軍死南越也乃其尊顯始又甚焉是欲天下從軍而自取公侯此其說遇之奇二也說遇者才也使其不得已而僅以說遇見才者時也才以時說時以說得噫亦奇矣說辭官而得官說辭所賜外繇四百人而得爵說辭

為郎而得三公其辭也虛其得也實其辭也微其得也大其辭也如棄其得也如寄彼其詭辭說得也亦自知其不為天子所用特不能矣於牧羊姑試其奇以取尊顯之名云爾藉令果能用式則式尤不為說而為正不取尊顯之名而取匡濟之實吾何以知之於其牧羊上林時知之矣方式在上林布衣勝而牧羊天子見羊肥息相善式曰非獨羊也治民亦猶是矣以時起居惡者輒斥毋令敗群式蓋以牧羊之道說天子也所謂以時起居欲天子勞民勸相息征伐而薄稅歛也所謂斥去敗羣者欲天子愛惜善良罷酷吏而遠言利之臣也惡去而羊肥暴去而百姓肥此真大臣匡濟之言哉迨天子聞言

史集二卷

十八

史論

不悟式於此時已預知其元不見用矣昔者黃帝遊具茨之山遇牧馬小童而問為天下小童曰為天下何異牧馬哉去其害馬者而已黃帝再拜用其言而天下治百里奚販牛而牛肥秦穆公問之對曰臣飲食之以時使之不以暴有險先後之以身是以肥也穰公舉國聽之用其言以霸西戎假使黃帝聞式言則將向式而下俸使秦穆公聞式言則將舉國而聽式武帝不以此時拔式於芻牧之場而徒以上書輪財從軍尊顯其名迨式上書請烹桑弘羊欲申明其敗群必斥之肯天子固已怒而去之矣由此觀之式之說過非式之咎而武帝不能用式者之咎也

不責式之說過而咎武帝之不能用式王尺平衡在今英學吐叙

藏孫越謹識

量才揆時原式之不得已而用說然馬說字亦極刻入文人慧心筆尖不佞廣孫越謹識

史集二卷

十九

史論

霍光論一

古○大○臣○之○臨○大○事○也○博○稽○而○詳○察○焉○所○於○至○公○之○論○而○斷○以○至○正○之○
議○蓋○審○難○其○始○而○慮○其○終○謹○其○端○而○防○其○末○其○圖○之○也○周○故○其○發○之○
也○決○其○審○之○也○固○故○其○持○之○也○堅○定○策○於○一○時○而○福○澤○垂○於○後○世○者○
漢○之○陳○平○周○勃○是○也○昔○者○諸○呂○既○誅○平○勃○舍○齊○王○與○淮○南○王○獨○擇○代○
王○立○之○謂○代○王○仁○厚○而○毋○后○薄○氏○又○謹○良○也○蓋○至○漢○祀○四○百○皆○以○文○
帝○之○仁○厚○而○延○然○後○知○平○勃○之○為○漢○計○深○且○遠○也○霍○光○則○不○然○當○民○
大○子○之○死○也○武○帝○族○滅○江○充○而○詔○掖○庭○令○收○養○病○已○益○其○悲○悔○深○矣○
迨○昭○帝○薨○無○嗣○武○帝○子○孫○齊○王○早○夭○燕○王○旦○廢○廢○王○皆○皆○以○罪○誅○其○

史論

二十

霍光論

存○者○惜○病○已○與○昌○邑○王○賀○兩○人○而○已○病○已○武○帝○嫡○孫○也○生○十○八○年○
矣○好○學○通○經○仁○孝○節○儉○之○舉○徹○於○朝○野○而○賀○特○少○子○體○之○子○荒○淫○嬉○
戲○居○武○帝○之○喪○游○獵○不○止○王○吉○嘗○諫○而○不○受○矣○位○為○諸○侯○王○而○行○污○
於○庶○人○龔○遂○且○憂○其○不○享○昌○邑○矣○賀○之○無○道○久○已○暴○著○於○國○使○平○勃○
而○在○元○不○含○仁○孝○節○儉○之○病○已○而○立○荒○淫○嬉○戲○之○賀○明○矣○光○不○以○此○
時○博○稽○而○詳○察○焉○酌○於○至○公○之○論○而○斷○以○至○正○之○謂○立○賀○為○天○子○
待○即○位○二○十○七○日○始○廢○賀○而○立○病○已○鳴○呼○侯○賀○非○光○所○立○乎○猶○曰○為○
社○稷○擇○君○社○稷○為○重○君○為○輕○也○今○光○既○立○賀○矣○與○其○立○而○後○擇○焉○若○
禱○而○後○立○光○自○立○之○光○自○廢○之○是○以○天○位○為○嘗○試○也○是○視○天○子○如○更○

移○也○或○者○舉○棋○不○定○不○勝○其○偶○而○况○置○天○子○於○弗○定○乎○伊○尹○之○立○太○
甲○也○甲○之○顛○覆○未○若○大○王○外○丙○仲○壬○已○死○而○甲○嫡○孫○當○立○無○可○擇○
及○其○弗○仰○弗○順○而○放○之○桐○特○使○之○處○仁○運○義○未○嘗○廢○也○廢○立○之○事○
自○霍○光○其○後○董○卓○敗○之○曹○氏○司○馬○氏○又○從○而○效○之○光○最○漢○之○罪○人○也○
哉○光○惟○不○能○博○稽○詳○察○於○始○而○創○為○廢○立○故○其○妻○顯○遂○敗○於○秋○國○
矣○其○子○禹○遂○敗○於○縣○繁○矣○彼○以○為○漢○之○天○子○吾○家○得○而○廢○之○則○漢○之○
天○下○亦○吾○家○得○而○取○之○然○則○顯○禹○之○事○光○為○之○嗚○矢○也○推○光○始○顯○
知○其○後○有○逆○謀○哉○然○充○其○漸○不○至○篡○逆○不○止○彼○顯○禹○者○特○幸○而○事○泄○
見○誅○耳○設○令○禹○謀○獲○遂○禹○且○為○不○為○炎○雖○欲○後○世○不○指○光○為○操○焉○
豈○可○得○哉○嗚○呼○平○勃○惟○能○懷○始○遂○延○漢○室○四○百○之○祚○光○不○能○懷○始○乃○
適○子○孫○三○放○之○殃○以○光○之○賢○且○不○能○無○罪○於○天○下○又○况○心○術○功○名○十○
倍○出○光○下○者○乎○

史論

二十一

霍光論

前○提○平○勃○中○刑○伊○尹○子○孟○顯○案○千○古○昭○彰○其○謂○董○卓○諸○人○從○而○效○
之○猶○是○充○顯○之○餘○波○及○積○至○顯○焉○特○幸○而○事○泄○等○語○真○令○人○心○寒○

後學林中謹識

霍光論二

人知公卿不可無學而不知公卿不可徒學也不學者無術無術者
 自謂有術而終歸於無術無術之弊流為妄愚自謂有術之弊流為
 欺罔弊有不同而其誤天下亦各有淺深焉霍光之廢昌邑王也其
 誤在不能慎始非誤在不學也且光嘗識祖甲一產二子曰燕曰良
 又識許莊公一產二女楚大夫唐勒一產二子情物如此是豈不學
 者哉而班史獨譏其不學無術且云田延年有以廢立勸光光問於
 古嘗有此事否延年引伊尹以對信如史言則光果未嘗學矣嗟乎
 不學何足為罪哉王莽曹掾皆以聖賢文其大逆其所摹擬愈肖而
 史論

史論二卷
 其中懷愈不可問然則經史者亂賊之憑依而聖賢者奸雄之叢藉
 也設令秦操身不勤學問目不習經史安知有古人而摹擬其似以
 欺罔天下後世哉夫霍光天資樸實人也擁昭戴宣始終為漢彼惟
 不知前世有伊尹之事故其天資所發自與古事相合雖始謀不審
 功罪各半而天下後世皆有以諒其無他倘其中微有城府則幸
 而不學耳不學而妄愚其誤天下尚淺學而欺罔其誤天下滋深如
 莽與操則又不幸而學者也蓋聞古之公卿以明道為學而非以舉
 擬為學也學為而通變之謂明非學為而欺罔之謂術也以舉擬為
 學以欺罔為術則學之罪甚於不學而自謂有術之罪甚於無術矣

史論二卷

二十三

史論

奈何獨以不學罪光也雖然武帝首重經術乃其所以輔幼主者則
 霍光全日碑上官桀三人也霍光既不學矣日碑種出休屠又不知
 學上官桀起自羽林執蓋尤不學也豈帝光而倦勤遂以經術皆不
 足信乎光與日碑其為不學可無大咎而桀之狂騃悖逆幸以不學
 早敗由此觀之學亦何累於人但問其所學何如問其所學之術為
 何如而已矣

為不學無術一語解釋為徒學自謂有術痛下鍼砭豈學而尚
 無術者乎看結句回護恰似古德一棒敲醒

張禹論

大凡亂人國家者非天下之凶八而天下之庸人也。凶人之亂人國家也人得而知之。人得而防之。若夫庸人者其識淺其氣卑其富貴之念熱而身家之慮憂浮沉俯仰與世推移人不得而知之。人不得而防之。豈惟不得而防之且將從而輕之而抑之輕之則以為無足畏抑之則以為有可親噫是人也幸而見用於盛世不過將順取容而已不幸生逢執事權奸篡逆之臣出而與之共事利其寬厚之名足以服衆悅其貪鄙之性足以市私彼將頑頓其詬惟權奸之所為而從之然後其禍烈矣。漢成帝時委政王氏災異迭興吏民上書皆咎王氏雖帝亦疑之獨尊信張禹決於禹之一言乃駕幸禹第屏左右而問焉。此漢興王氏廢興之大機也。禹則對以天變深淺難見新學小生亂道誤人宜無聽用於是上然禹言不復疑王氏而漢祚已暗移矣。推禹始願豈意及此不過以年老子孫弱又以請平陵肥牛亭自為塚地恐為王根所忌故曲意樹德欲自圖其子孫無窮之利而不知其為劉氏子孫釀無窮之害也。夫人能輕其身而後能重吾君而重天下禹既視子孫為重則視漢紀為輕視肥牛亭為重則視漢天下為輕然則禹以肥牛亭咫尺之地驚漢天下與王氏而以漢之宗祀博已之宗祀也。為呼庸人之禍乃至此哉。古今庸人識淺

史集二卷

二十一

史論

史集二卷

二十五

史論

氣卑以之為人則不足以贊人。天下則有餘故雖不能自為篡逆而篡逆之臣皆欲得之。以助庸人與凶人之禍固相需而成者也。彼魏之華歆劉宋之褚淵王儉五代之馮道皆庸人也。而皆足以移人國祚後之為國者其無以庸人為不足畏而忽之哉。先生所謂庸人專利身家不顧君國即孔子所謂鄙夫也。然浮沉俯仰每為人君所尊信而權奸樂得以為助一言釀禍千古同慨特借張禹發之足為龜鑑至其文之疎宕直可上匹東萊。後學劉

孔光論

孔子曰。鄙夫可與事君也。與哉。其未得也。患得之。既得之。患失之。苟
患失之。無所不至矣。嗚呼。人臣而無所不至。其禍豈惡言哉。然吾謂
鄙夫非皆生而鄙也。夫固有恪共諒直。益為鄙夫所為。及其後也。仕
路漸熟。世味漸深。忽然其生平者矣。而後知後世之鄙夫。異於夫
子所謂鄙夫也。夫子所謂鄙夫者。患得在未得之時。而後世之鄙夫
患得在既得復失之後。夫子所謂鄙夫者。患失在既得之時。而後世
之鄙夫。患失在既失復得之後。患於未得既得之時。其情常患於既
得復失。既失復得之後。其志變常者可知。而變者不可測也。昔漢孔

光集二卷

二十六

史論

光以經明行修。進為尚書御史大夫。當成帝時。定陶王私事越后昭
儀。及帝舅王根。欲求為後。光獨言中山王為帝親弟。以盤庚殷之及
王為例。以喻矣。又嘗言淳于長小妻。返始六人。在大逆。事未發。而更
嫁。夫婦義絕。不宜連坐矣。及哀帝初。光為丞相。封博山侯。定陶傅大
后欲稱尊號。光獨建言以為不可。又嘗奏傳遷為姦邪。且慮傅太后
多權謀。干預政事。宜改策宮。勿與帝通矣。是其恪共諒直。固益為鄙
夫所為者。使光以此時。遽死。豈非西漢之名臣哉。亡何。而以忤傳大
后罷相。免侯。杜門不出。於是榮辱炎冷之態。迫於外。而患得於既得
復失之後。為亡何而復召為丞相。博山侯於是墮附驥尾之情。動於

史論二卷

二十七

史論

鄙夫之禍。遂至是哉。

光。是照應標縱。自如純是歐蘇神境。其深誅孔光之鄙夫。異於孔
子所謂鄙夫。讀之。令人通身汗下。誠千古鐵案也。在光。董仲舒

蕭望之論

凡○小○人○而○敢○於○叛○君○子○非○小○人○之○點○也○小○人○之○點○先○親○君○子○而○接○之○使○君○子○悅○而○信○焉○及○陷○君○子○於○過○然○後○奪○引○倒○戈○以○叛○君○子○而○君○子○之○禍○始○烈○矣○故○小○人○之○叛○君○子○易○辨○惟○親○君○子○者○難○察○雖○然○不○親○君○子○而○援○之○則○亦○不○能○叛○君○子○而○禍○之○也○昔○者○漢○元○帝○開○主○也○蕭○望○之○周○堪○以○師○傳○之○尊○與○外○戚○許○史○及○宦○豎○蕭○恭○同○秉○樞○機○此○不○兩○立○之○時○也○若○不○兩○立○之○時○而○欲○歸○而○去○之○其○勢○不○宜○急○攻○而○可○緩○圍○而○其○所○以○圖○者○無○他○焉○在○離○外○戚○宦○豎○而○二○之○而○已○夫○恭○顯○所○挾○以○為○奸○者○外○戚○也○吾○欲○以○疎○遠○之○臣○而○除○君○側○之○奸○則○當○置○外○戚○於○不○問○

外○以○伸○天○子○親○愛○之○恩○而○內○以○奪○宦○豎○蕭○恭○之○勢○使○許○史○樂○為○我○用○而○後○審○機○圖○變○徐○以○制○其○後○雖○有○恭○顯○安○能○如○我○何○哉○且○當○時○許○史○昏○謹○厚○守○法○非○有○王○鳳○梁○冀○專○橫○縱○恣○之○罪○也○而○欲○與○恭○顯○同○戮○共○棄○此○兩○親○所○不○能○得○之○宣○帝○者○而○謂○望○之○與○堪○能○行○於○元○帝○雖○望○之○與○堪○亦○自○知○其○不○可○也○知○其○不○可○而○卒○欲○行○之○則○非○望○之○與○堪○之○意○而○鄭○朋○之○謀○也○夫○鄭○朋○狡○險○小○人○也○欲○親○望○之○而○援○之○乃○乘○間○抵○隙○遂○探○其○意○上○書○許○許○史○之○過○以○中○其○忌○而○又○為○美○周○召○薄○管○晏○之○言○以○中○其○喜○望○之○與○堪○欣○然○信○之○使○得○待○詔○金○馬○門○於○是○恭○顯○始○執○離○間○外○戚○為○辭○而○外○戚○宦○豎○之○交○不○期○而○合○矣○小○人○慕○名○之○心○終○不○勝○

二十

史記

文選

二十九

史記

其○附○繫○之○心○勢○在○君○子○則○欲○并○君○子○之○名○而○據○之○惟○望○之○與○堪○亦○與○以○君○子○之○名○及○其○奸○究○大○露○絕○之○已○甚○然○後○恭○顯○始○羅○致○鄭○朋○令○其○倒○戈○弯○弓○而○曰○吾○所○上○書○望○之○與○堪○實○救○我○也○使○天○子○自○疑○許○史○自○怨○恭○顯○不○動○聲○色○而○望○之○與○堪○之○死○命○已○懸○於○其○手○矣○豈○惟○鄭○朋○使○恭○龍○楊○與○之○徒○非○欲○親○堪○以○為○名○者○乎○既○而○與○鄭○朋○皆○叛○之○甚○矣○小○人○之○點○也○以○小○人○而○在○下○則○欲○親○君○子○而○援○之○以○小○人○而○在○上○又○欲○棄○君○子○而○私○之○當○時○元○帝○頗○重○許○史○匡○衡○貢○禹○各○以○經○術○異○望○之○堪○等○先○後○起○家○不○以○其○時○引○為○君○子○之○助○乃○與○鄭○朋○小○人○相○比○遂○使○史○高○得○招○匡○衡○於○幕○而○恭○顯○亦○薦○貢○禹○於○廷○以○脫○其○排○擊○君○子○之○罪○然○則○小○人○之○親○君○子○與○叛○君○子○皆○君○子○實○召○之○又○不○得○專○罪○小○人○之○點○也○

望○之○在○宣○帝○時○以○文○學○顯○外○戚○史○高○領○尚○書○事○望○之○薦○劉○更生○及○金○日○碑○等○輔○政○已○有○陳○矣○復○建○言○中○書○政○本○不○宜○用○宦○官○致○石○顯○諸○之○下○獄○望○以○斥○刑○人○而○飲○鴆○死○柄○起○小○人○援○之○親○之○而○反○叛○之○也○斯○文○原○委○透○亮○洵○為○千○載○良○臣○不○朽○之○歲○

後漢書中

杜欽谷永論

富貴者天子所以奔走天下之權也。天子自操其富貴之權而後忠與佞各隨其意指而奔走之。如影之隨形而不相背者。齊威王封卽墨大夫而齊人皆願為忠。唐太宗用魏徵而裴矩封德妻皆不敢為佞。豈其天性然哉。以為非如是不足以得吾君意指而取富貴云爾。天子不能自操其權而後當塗之人竊天子之富貴以奔走天下。於是私室有帷幄之佐。公門無輔弼之謀。權貴多爪牙之任。廟堂之版肱之忠。天子孤立於上而群僚朋比於下。天下大勢已隨之去矣。漢當建始之間。王氏極盛。天象示變。災異迭興。宗臣劉向極言無隱。天子至為改容動色。及杜欽谷永出而應詔陳言。始舍王氏而專攻上身。以及後宮。而後天變人言。凡所為王氏譴告者。莫不渙然冰釋。使王氏得乘其無虞。以取漢室者。非二子為之罪首哉。夫攻上身者。臣子之所避。而後宮者。人主之所諱也。攻臣子之所避。犯人主之所諱。而不以為悖直者。何哉。彼蓋有挾以為私者矣。以為富貴者。天子之富貴。而能竊天子之富貴。以富貴我者。王氏也。吾寧得罪天子。而不敢得罪權臣。寧負朝廷。而不敢負外戚。吾挾私而言之於漢室。有悖直之名。而於王氏有黨附之利。名顯而利厚。亦何憚而不為哉。後杜欽者。深博而有謀者也。當王章之指斥王鳳也。鳳且內怒。求遂

文康二卷

三子

史論

欽勸鳳復出視事

使得殺章以杜人言。既已殺章。又勸鳳復出視事。以漸濯其殺章之過。其為鳳謀可謂至矣。至於谷永。則又甚焉。既稱鳳為骨肉大臣。有申伯之忠矣。又恐后父許嘉用事。與鳳爭衡。則云后宮親戚。勿與政事。以遠皇父之類。是欲專以天下之任歸王氏也。使二子者。移其輪誠於王氏者。返而圖漢。則漢之忠臣何以踰焉。不幸而奔走於富貴。遂耳為王氏私人。而不避史稱。欽為大將軍。鳳武庫令。優游不仕。又言永為諫大夫。上書謝鳳。願為死士。以報夫孰使欽不仕於漢。而為王氏之武庫令。耶。孰使永以漢之諫大夫。而為王氏之死士。耶。豈非漢之富貴。天子不能自操其權。捐棄二子。使之奔走於王氏哉。窮約書生。器淺識薄。驟為得志。不勝知遇之感。亦不自知其言之醜。禍至此極也。為二子者。亦可傷矣。昔人言齊女設為不嫁。而有五子。不嫁則不嫁。然嫁已過矣。欽為王氏武庫令。言聽計從。不仕則不仕。然富貴已過矣。若永者。以漢天子之富貴。為王氏之富貴。是已嫁而厚其私夫者也。權不可以下移。一下移而奸雄竊弄。黨附紛紛。相與誤國。不可救藥矣。孝成委任外家。自失其柄。以致欽等依憑寵祿。以售其媚。浸淫至於莽奸。遂移漢祚。可甚悼嘆。篇中指陳小人之佞。仍歸外戚始之失。名言確論。有功世道之文。後學頗希焉。非城

史論二卷

三子

史論

楊雄論一

大凡學聖賢之學者必有豪傑之識而後可以章志明教於天下苟無豪傑之識而徒以語言文辭學聖賢之學此其人非欺世盜名之小人即同流合污之鄉愿而已矣昔者楊雄作大玄以準易作法言以準論語豈非以語言文字學聖賢之學者哉及其作解嘲則曰自守泊如而漢史亦言雄清淨無為不汲汲於富貴不戚戚於貧賤當王莽時不得封侯僅以耆舊為中大夫又言雄作法言卒章稱頌莽德且作劇秦美新之文以頌莽夫既自守泊如矣而劇秦美新胡為也哉雄蓋無豪傑之識而欲學聖賢之學者也學聖賢之學故自守泊如以養望無豪傑之識故劇秦美新以取容然則雄之劇秦美新即其所為自守泊如也何也新莽之初阿附者援權矣忤恨者摧伏矣雄於此時將遠世獨立如龔勝陳咸薛方諸人乎雄不能也將佐成篡送如甄豐甄邳諸人乎雄不忍也雄之為人不容進亦不勇退不爭得亦不樂失奔競所嫌也正直亦非所尚也奸邪所羞也忠貞亦非所慕也故雖不汲汲於富貴而不辭富貴不戚戚於貧賤而不就貧賤不稱功頌德於莽未篡之先而不敢不稱功頌德於秦既篡之後始而三世不徙官泊如而已不求徙也既而以耆舊為中大夫不得封侯泊如而已不求封侯也終而為劇秦美新之文以順時

東漢

三十一

楊雄

吹集

如而已不求三公與四輔也彼所謂泊如者非能貧約以終老也特異於汲汲戚戚者云爾汲汲戚戚者鄙俗之行不汲汲戚戚者聖賢之貌也學聖賢之貌而不至窮約終老者行已清濁之間斟酌之際以為吾既以語言文字學聖賢之學矣聖賢之學因時通變聖賢之身豐厚諸吉其體好靜不能不藉宮室與馬以舒展焉筋骸其神好恬不能不藉仕宦祿俸以休養焉榮衛其性情好又柔辭賦不能不藉機郁美好以潤澤焉胸臆而秀發焉天懷於是內度其身外度其勢欲為伯夷之清而難其隘欲為柳下惠之和而難其不恭欲為汲黯之方而難其懇欲為東方朔之圓而難其達不夷不惠不恭不為級然之方而難其懇欲為東方朔之圓而難其達不夷不惠不恭不

史論

三十三

吹集

吹集

不朔無可奈何俛仰浮沉是則楊雄而已嗟夫古今此輩所以敢於學聖賢而不敢於為豪杰者特以聖賢易假而豪杰難假云爾不知豪杰既真則聖賢非假不能為真豪杰而欲為假聖賢公論昭然安在其能假哉然則彼所謂自守泊如者安在其能自守泊如也其詞嚴其意冷其辨斷步步逼緊却令假道學置身無地

揚雄論二

蘇子瞻論揚雄大玄為終身難處而張子獨能好之謂與五經相
擬且以為陰陽之事漢家得天下二百歲之書復二百歲漢其終手
作者之數尤顯一世漢四石歲玄其與子子同精於天文明於曆
算五行者也其言豈盡無據然吾謂雄之玄學未盡精也使雄果知
漢祚之未絕則先知新秦之無成太既仕莽而說以劍德兆規萬世
矣又安能知復二百年漢乃終于雄嘗懼莽收已投閣幾危常雄草
創大玄時豈不自謂旁燭無窮哉今既不知秦之無成又不知已之
不死彼所謂九九大運者其數已不驗於厥躬矣安在玄之能興也

文獻二卷

三十四

史論

郭璞為王敦作卦言敦必敗敦怒曰卿壽幾何璞對曰命盡日中璞
之學易不過卜筮而能抗直守道殺身以信其言而雄乃以不信之
言斟酌大初顛項之曆而欲以玄擬易使後人奉其書筮而卜之其
不見笑於郭璞者幾希矣且夫聖人作易本以明其道其所編如神
者知幾而已所編知幾者不諂不實而已如是雖不言易而陰陽消
長之理已具雖不言卜筮而吉凶悔吝之理已包矣今玄之準易能
知幾耶否耶能不諂不實耶否耶漢儒治易如焦贛京房其言數法
每多奇驗而言春秋災異及尚書洪範五行者亦復不棄蓋六經之
書道數備焉大儒言道不言數而常因道以明數小儒言數不言道

而嘗因數以明道道與數一也而本末精粗異焉故曰形而上者謂
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然則雄所謂覃思渾天承華而四分之者直
之粗迹形而下者之言也劇秦美新運畫喪矣道喪則命易中剛柔
得失進退存亡之幾而昧之而數亦不可思矣吾故曰雄之玄學不
盡精也嗟乎八十一數其文既已不顯而有餘年其玄亦不復顯
不如焦贛京房之術猶得以卜筮見也謂之顯而不亦宜乎
前後攻擊全無活路子雲見之自當心服族拜榮推能

文獻二卷

三十五

史論

漢光武論

帝王養勇之道非尋常所能窺也。于將之劍。陸。熊。虎。豹。水。獺。蛟。龍。以之。刈。草。不。如。錐。鐵。夫。固。以。小。不。利。為。大。利。也。獅。子。搏。象。吞。熊。成。如。有。獸。以。之。捕。鼠。不。如。狸。狌。夫。固。以。小。不。勝。為。大。勝。也。使。輕。用。其。鋒。則。于。將。失。其。所。以。輕。用。其。成。則。猛。暴。失。其。所。以。勝。矣。昔。光。武。昆。陽。之。戰。諸。將。皆。顧。妻。子。欲。分。歸。守。城。光。武。獨。以。十。三。騎。出。城。收。兵。悉。發。諸。營。兵。自。將。俱。進。合。戰。勝。敵。諸。將。共。乘。之。遂。以。大。勝。諸。將。曰。劉。將。軍。平。日。見。小。敵。怯。今。見。大。敵。勇。甚。可。怪。也。不。知。光。武。惟。見。小。敵。而。能。怯。所。以。見。大。敵。而。能。勇。何。也。參。勇。張。者。聞。將。之。能。事。難。容。持。重。者。帝。王。之。

文集三卷

史論

史論

遠。敵。也。夫。以。三。千。人。遇。有。萬。之。敵。畧。城。自。救。危。道。也。收。兵。合。戰。亦。危。道。也。等。危。也。而。欲。於。危。中。求。安。則。其。道。不。在。自。救。而。在。勝。人。非。不。自。救。也。謂。必。勝。人。而。後。可。以。自。救。也。以。勝。人。為。自。救。豈。有。他。謬。巧。亦。惟。厚。集。其。氣。而。已。矣。氣。集。則。神。全。神。全。則。識。定。識。定。則。有。萬。之。衆。莫。之。能。禦。故。其。勝。人。也。不。恃。其。能。勇。而。恃。其。能。怯。不。恃。其。見。大。敵。之。勇。而。恃。其。藏。大。勇。於。見。小。敵。之。怯。夫。精。華。果。銳。之。氣。用。之。不。已。故。然。易。豈。其。乃。劉。伯。升。之。所。以。取。禍。也。謹。司。其。精。華。而。深。閤。其。果。銳。取。險。之。中。有。警。策。焉。鎮。靜。之。表。見。識。度。焉。此。真。光。武。之。勇。哉。其。後。馳。陷。兩。關。惟。王。郎。新。盛。購。光。武。十。萬。戶。薊。城。略。亂。言。耶。鄧。使。者。且。至。於。是。光。武。起。

獨。南。縣。舍。食。道。傍。至。饒。陽。官。屬。皆。乏。食。光。武。遂。自。擲。鄧。使。者。入。傳。舍。傳。吏。進。食。從。者。餓。爭。奪。之。傳。吏。疑。其。偽。椎。鼓。紿。言。耶。鄧。將。軍。至。官。屬。皆。失。色。使。當。時。升。車。疾。走。則。其。禍。有。不。可。言。者。矣。光。武。徐。還。入。座。曰。請。耶。鄧。將。軍。入。久。乃。駕。去。此。其。服。豫。鎮。靜。非。大。勇。而。能。若。是。哉。無。皆。平。日。養。其。勇。於。怯。并。養。其。大。勇。於。見。小。敵。之。怯。也。吾。乃。知。光。武。之。養。勇。為。不。可。及。也。已。他。人。之。勇。端。於。自。用。而。光。武。之。勇。能。因。人。他。人。之。勇。務。在。服。人。而。光。武。之。勇。使。人。自。服。他。人。之。勇。果。於。能。殺。而。光。武。之。勇。果。於。不。殺。因。取。奔。取。漁。陽。上。谷。兵。以。定。耶。鄧。擊。銅。馬。破。張。步。因。寇。怕。守。河。內。遂。得。專。事。洛。陽。因。鄧。禹。入。關。西。遂。得。一。意。山。東。此。勇。

文集三卷

史論

史論

而。因。人。者。也。燒。吏。民。與。王。郎。交。通。文。書。使。反。側。者。安。推。赤。心。置。銅。馬。諸。賊。腹。中。使。疑。賊。者。則。此。勇。而。使。人。自。服。者。也。所。降。銅。馬。五。校。尤。來。樊。崇。諸。賊。皆。生。全。而。優。用。之。此。勇。而。果。於。不。殺。者。也。遂。能。平。隴。升。蜀。克。復。故。物。此。豈。臨。敵。能。勇。之。功。抑。亦。平。日。能。怯。者。之。效。也。智。謀。得。於。諸。練。而。以。倉。卒。出。之。膽。畧。本。之。天。授。而。以。學。問。裕。之。雍。容。寬。大。以。老。其。才。沉。著。堅。果。以。厚。其。氣。非。神。武。其。能。若。是。哉。

一。怒。安。民。三。代。以。下。屈。指。有。幾。先。生。就。光。武。見。小。敵。怯。大。敵。勇。而。獨。以。大。勇。歸。之。議。論。透。發。備。置。緊。密。推。其。膽。畧。諸。練。出。於。天。性。曲。於。學。問。足。該。昆。陽。戰。後。實。錄。此。張。家。誠。著。識。

大凡大將擅兵於外而朝廷不疑且忌者必其朝於旂而夕於卷者也。若使敵無迎刃之機，事當盤錯之會，而必勝且久，以圖萬全，不以為怯懦，必以為養寇。蓋不特廉頗、趙奢、見疑於趙，樂毅、留齊見忌於燕也。即以賢明不世出之主御一心交孚之臣，且有莫必其成功者矣。昔者趙充國之伐羌也，肅穆持重，欲屯田以待其微，當時破羌將軍辛武賢上疏進兵，與充國異議。舉朝皆信武賢，即宣帝亦數賜書責讓充國。而充國獨堅守前議，不試於主威，不撓於人言，卒得成功。振旅而還，乃知古今功名之士，不慮無長才而慮無遠慮。不慮無遠慮而慮無深識，不慮無深識而慮無全氣。氣全而後可以守其識，識深而後可以養其度。度遠而後可以達其才。如充國者，庶幾純氣之寄哉。吾獨於鄧禹入關之事有異焉。禹之入關也，乘勝獨克，遂有河東。有其才矣。以二萬人西行，而百姓攜負相迎，眾號百萬，停車駐節以勞來之。有其度矣。諸將欲徑取長安，禹謂赤眉鋒銳，吾軍雖衆，能戰者寡，盜賊無終日之計，變端日出，不如休兵北道，以待其微。有其識矣。使於此時厚集其氣，赤眉可指顧而定也。及帝賜書令其以時進兵，遂不能固守前議，一敗於延岑，今賊復入長安，垂成之功，起焉以輕發喪之世之論者，皆深咎禹而不知禹蓋有大不得已者。

又二卷

三十八

史論

又二卷

三十九

史論

也。以為吾權百萬之衆，父老歸心，天子固不能無疑矣。賜書督進，復遣詔逗留，觀望嫌疑，深吾寧詰。吾說以告無罪云爾。夫以一心交孚之禹，事英明不世出之光武，猶且莫必其成功，則其氣固有奪之者矣。及禹見為異，入關復邀異進，攻異以赤眉尚衆，可以恩誘，難卒用兵，蓋異之來代禹也，尚欲用禹前策，以竟禹未竟之志。而禹不知也。乃耻於無功，饒卒挑戰，因以再敗。嗟乎！將之所以勝敵者，氣也。禹此時氣已挫矣，強而鼓之，必不復振。夫豈禹之識度不如充國哉。充國年已七十，血氣既衰，幸而識足以持其氣，禹年二十，有餘血氣，未定不幸而氣不足以守其識也。然則禹之敗也，有由然矣。厥後吳漢伐蜀，光武勅其堅據廣都，待其來攻，勿與爭鋒，俟賊力微，然後取之。光武此言，蓋已懲於禹之敗矣。噫！先待天子叮嚀告誡，然後敢為持久之謀，則其以持久成功也，能幾人哉。

軍法以作氣為決，亦顧其養之者何如耳。趙充國以老成持重，而建功氣雖衰，能養故也。鄧禹以年少輕進，而喪師氣有餘，不能養故也。讀此可當半部兵書。躁氣漢須書一篇於座右。

馬援論

自古大有所為之君○皆有遠度○以籠天下之才○大有所為之臣○皆○有○高○致○以○傾○人○主○之○心○未○有○其○君○潤○神○武○其○臣○雖○能○助○而○能○以○擊○氣○相○感○者○龍○興○雲○致○而○蚺○蛇○不○能○乘○也○風○生○虎○嘯○而○狐○兔○不○能○與○也○劉○琨○錫○之○質○薄○而○狐○兔○之○技○窮○耳○夫○豈○風○雲○之○終○哉○馬○援○至○洛○陽○光○武○祖○憤○坐○迎○笑○曰○卿○遊○二○帝○間○今○見○卿○使○人○大○慙○光○武○悲○以○談○笑○傲○視○挫○折○馬○援○以○帝○王○駕○馭○豪○杰○之○術○也○使○援○於○此○時○志○不○足○以○待○氣○而○議○不○足○以○定○志○則○意○沮○而○不○前○舌○橋○而○不○下○矣○援○乃○辭○謝○曰○當○今○之○世○不○但○君○擇○臣○臣○亦○擇○君○臣○與○公○孫○述○少○相○善○臣○前○至○蜀○歷○踐○而○後○進○

史論

史論

臣○臣○今○遠○來○陛○下○何○知○非○奸○人○刺○客○而○簡○易○若○是○帝○復○笑○曰○卿○非○刺○客○願○說○客○耳○蓋○已○知○援○之○才○可○大○用○姑○就○援○語○折○之○以○驗○其○失○身○之○說○耳○援○曰○天○下○反○覆○盜○名○字○者○不○可○勝○數○今○見○陛○下○恢○廓○大○度○乃○知○帝○王○自○有○其○也○其○神○閒○其○氣○定○不○述○其○奉○使○而○來○者○何○事○亦○不○自○言○其○挾○持○而○見○者○何○心○兩○人○問○答○若○不○相○蒙○而○第○微○言○深○中○結○草○主○於○俄○頃○者○朗○鑑○於○千○秋○蓋○其○軒○徐○推○帖○之○致○已○使○雄○主○望○而○意○消○雖○欲○伸○其○駕○馭○顛○倒○之○權○而○有○所○不○能○非○豪○傑○其○能○若○是○哉○昔○高○祖○初○見○韓○信○陳○平○張○良○三○人○皆○以○片○言○結○契○獨○於○縶○布○之○來○也○不○聞○出○一○語○相○問○但○踞○牀○洗○足○而○已○蓋○高○祖○以○布○為○項○羽○賊○將○欲○有○以○大○用○之○故○

史論

倭侮凌轡○深折其氣○亦猶馬援○初為賢用○而光武以祖情○之○使○布○高○致○如○援○笑○談○雍○容○不○失○其○度○高○祖○亦○將○改○容○謝○之○矣○而○布○乃○怒○欲○自○殺○此○其○氣○已○薄○而○識○已○疎○矣○乃○布○出○就○舍○帳○御○飲○食○皆○如○王○者○操○縱○不○測○業○已○置○布○於○股○掌○之○上○而○布○不○知○也○則○又○大○喜○夫○飲○御○飲○食○之○樂○此○乃○援○之○所○以○急○欲○去○蜀○也○布○未○有○纖○毫○之○功○於○漢○而○急○於○享○侯○王○之○奉○一○怒○一○喜○識○者○有○以○窺○其○淺○深○矣○其○布○功○名○所○以○不○振○終○以○反○誅○也○九○如○援○者○斯○可○謂○窮○益○壯○而○老○益○堅○籠○絡○存○人○而○不○驚○行○藏○在○已○而○不○亂○也○哉○

史論

史論

史論

文能擒虎○此意虛虛○而典賈風華○雄渾特○大兼有眉山氣格○昌黎局度○後學周鍾鵬識○

趙壹論

東漢之季也。德行之士。務取矯激。文章之派。動多傲慢。雖不盡然。其所以取名者。莫先於此矣。趙壹上計京師。值受計者司徒袁逢也。諸計吏拜伏。莫敢仰視。壹獨長揖。逢異之。延至上座。謂坐客曰。此漢陽趙元叔也。坐客皆屬目焉。是時河南尹羊陟有雅望。壹至。陟門。陟高臥未起。壹升堂。哭曰。伏承高風。舊矣。乃今方遇。而忽奄然。奈何。命也。夫涉起與語。大奇之。曰。良璞不剖。元有泣血以相明者。乃報謂紫車之間。定交而去。夫以計吏而抗三公。斯已奇矣。以匹夫而哭京尹。抑又甚焉。然此時壹名未立。其狂固無足怪者。及既為袁羊交薦。而名動京師矣。乃驅車而還。道經弘農。而弘農太守皇甫規又宿儒也。壹謂之門者。未即通。遂遁去。規以書追謝。極其謙損。而壹答書。僂僂益甚。其又何哉。蓋當其處。胸則樹表。以自炫。雖以司徒河南尹之尊。而若有所不重。其不重者。乃其所藉以為大重也。及其已著。則揚光以駭衆。雖以皇甫弘農之盛譽。而若有所不知。其不知者。乃其所結以為深知也。此固州郡所由爭禮。而四海所共驚詫也哉。噫。亦偉矣。設令壹當貴祖劉表之時。必與禰衡同殺。欲以驕成名。豈可得乎。然使不遇其人。則亦不敢肆其驕。故凡以貧賤自驕者。非驕者之難。而受其驕者為難。吾不以此奇壹。而獨奇袁羊皇甫三人焉。為不可及。

文集二卷

四十二

史書

文集二卷

四十三

史書

也。今之後輩。走名如鶻。俯伏當塗之門。奔趨圖書之府。求者愈急。受者愈賤。受者愈貴。彼其人何如。而當時所稱縉紳先生者。其人又何如哉。以視趙壹。則所謂倒行而逆施也。乃知取名之術。原非一道。依旁竊說。俛首承睫。名之喪也久矣。

趙元叔侃侃士也。篇中寫得傲骨棱棱。已為寒士鼓志。及論袁羊皇甫規三人。能受元叔之使。性使氣。又為貴顯者粧點生色。士風吏習交勵之矣。真有關世教之文。後學周人僕謹識。

趙充國諸葛亮合論

學問事業之和平在乎人心而已。以生人之心不得已而行殺人之事，則殺不勝生，殺不勝生，殺乃所以為生也。以不忍之心不得已而行忍人之事，則忍不勝不忍，忍不勝不忍，忍乃所以為不忍也。昔者文王周公以道德仁義一天下之人心及其弊也，王莽曹操遂有竊其說而行不道者矣。文王周公之說可竊以行不道，則夫孫吳之權變申韓之刑名，其為奸雄亂天下之資又無倫矣。然吾謂無聖賢之心，雖道德仁義可以亂天下，有聖賢之心，雖權變刑名足以治天下。天下之治亂豈非人心為之哉？吾嘗讀史而後知得孫吳之權變而能以聖賢之心行之者，趙充國是也。得申韓之刑名而能以聖賢之心行之者，諸葛亮是也。充國之伐羌也，其法有三：曰以逸待勞，曰先為不可勝，以待寇之可勝，曰離其黨，解其約，三者而已矣。充國持是法而不撓，卒以破羌，豈非善學孫吳者哉？古今得孫吳之術者多矣，而不能如充國之善何也？孫吳主於殺而充國主於不殺也。充國縱舍彫廬諸種，使歸告大酋，以為漢兵誅有罪而無取并城也，赦罕拜聞。昧之過不討，但討先零以震動之，使罕拜不戰自服，全師保勝，以安國家而所尤難者，在不用浩星賜之言，直陳始末利害，以壯人主喜兵之端。如此則孫吳之術而聖賢之心也。充國以聖賢之心用孫吳

史集卷

十四

史論

文集卷

四十五

史論

之術則孫吳之術足以殺人之道有時足以生人殺人之道既足以生人則亦何惡於殺何嫌於孫吳也哉？諸葛亮之治蜀也，賞不遺遠，罰不阿近，爵不可以無功，取刑不可以貴勢，實犯法怠慢者雖親，死無赦。游詞者雖輕，死無赦。亮特是法而不撓，而蜀人皆樂為之用。豈非善學申韓者哉？古今治申韓之術者多矣，而不能如亮之善何哉？申韓主於忍而亮主於不忍也。亮能開誠心布公道，其意常以愛民恤下為本，且其言曰：高祖當暴秦之後，其道用寬，吾今值劉璋闇弱之後，蜀都人士問法自恣，其道不得不嚴。吾威之以法，法行則知威，威之以爵，爵行則知榮。恩威交濟，庶幾有功。此則申韓之行則知威，威之以爵，爵行則知榮，恩威交濟，庶幾有功。此則申韓之術而聖賢之心也。亮以聖賢之心行申韓之術，則是在於忍人而忍人之道有時可為不忍，忍人之道既可為不忍，則亦何惡於忍何嫌於申韓也哉？今夫良醫之治病也，鍾乳烏喙諸凡殺人之藥，有時皆可生人，藉令不能辦症，察脈安試而姑嘗之，則雖參苓生人之藥入庸醫之手，皆殺人之具矣。參苓之生人者，常也不得已而用鍾乳烏喙為用之而善其功，反捷於參苓彼良醫之心，固主於生人也。若死國與亮者，其善用夫鍾乳烏喙者哉？

出胸中富有古人幽光議論博集不欺國策律度

樊真論

樊美東漢奇士也。精京房易。兼明五經。能推步災異。卅郡辟舉。皆不就。又舉有道及賢良方正。弗應。夫漢之賢良有道者。應明經。猶今之科甲進士也。以英之學。使於是時。應舉取卿相。天下孰有就之者哉。願乃偃僂。抗肥遯。壺山之陽。安帝以公車策書徵之。不至。及順帝復以策書召。經微。固辭。詔書切責。郡縣敦迫。就駕至京。稱病。強入朝。帝責英曰。朕能生君。能殺君。君何以慢朕。英正色抗辭。不為抗。尋設壇席。賜几杖。待以師傅之禮。拜五官中郎將。英不敢復辭。數月。稱疾。篤。賜告歸。去就之義。可謂正矣。然當時朝臣。議英徒虛聲。無深

文集二卷

四十六

史論

謀奇計。而范史復借張楷李固之言。以証之。余竊謂不然。順帝之朝。貴戚權閹迭執朝政。白玉難為庸庸多福。深謀奇計。安所行之。且是時賢良有道。遍滿廷陛。而匡救大猷。獨責不應。賢良有道之匹夫義士。官應仕星羅棋布。而密勿謨畫。獨責傷疾。數月之中。即此豈公論也哉。楚南康氏七世為醫。非廖氏藥不行。王人痼疾。廖氏療之。弗愈。客薦越。醫曉進方。而幕未效。主人逐之。而復進。廖藥至。凡猶以咎越。醫也。徐氏之編衣被天下。多需臧獲為之。編皆效。徐氏久專其利。自以為善。出見吳錦工。麗投之於地。謂莫我編若也。故凡公卿大臣。以治國家。則廖氏之藥。以取爵位。則徐氏之編。越醫安得而試其方。吳

文集二卷

四十七

史論

蘇安得而見其美哉。明初吳興陳獻章。二人皆和。人儒。及被徵。安職即乞歸。朝臣安肆詆毀。謂其無深謀奇計。無以異於笑矣。以手致治在躬行。豈必繁說。且是時承平無事。公卿守文。恬憚。其奇計廢格難行。苟用其道。朝夕詬訕。日計不足。歲計有餘。道若不行。強授一官。取必旦夕。宜其固辭而歸也。蓋自八股重而科甲尊。天下功名盡歸一塗。聲光氣餒。極重難返。鮮不登九卿而躋八座。自甲申外。他如卿舉明經。咸稱賤資。一入朝端。不難振暴其短。而屏迹之何況。歲穴隱淪。尤所視為么麼異物。嫻笑而醜詆者。哉。嗟乎。樊美。既不幸為漢之越醫。而吳興陳獻章又相繼為明之吳錦。欲求免於廢棄也。

李齊耳隱壺山。強輿入朝。當時識其徒盜虛聲。且以方術飾之。豈不寬哉。茲獨極力剖釋。并與康齋公寅二先生並著大儒高蹈之致。學術品楷。文存而人亦存。後學周光國謹識。

蔡邕論

○今○而○後○知○名○之○足○以○殺○人○也○造○物○之○惜○名○也○重○於○富○貴○富○貴○不○足○以○殺○人○富○貴○而○殺○人○名○之○也○人○情○之○忌○名○也○深○於○利○祿○利○祿○不○足○以○殺○人○利○祿○而○殺○人○名○之○也○是○故○名○之○所○在○謗○無○隨○之○名○之○所○在○怨○無○歸○之○名○之○所○在○禍○無○遺○之○甚○矣○其○足○以○殺○人○也○古○今○為○盛○名○所○殺○者○多○矣○而○最○甚○者○莫○如○蔡○邕○邕○博○學○著○文○章○兼○通○天○文○音○律○術○數○之○學○好○善○嫉○惡○不○媚○權○貴○當○時○豪○傑○莫○不○瞻○仰○蓋○其○名○重○天○下○也○久○矣○而○吾○悲○其○以○名○受○謗○以○名○賈○怨○以○名○取○禍○殺○身○也○當○桓○帝○初○五○侯○橫○志○聞○邕○善○琴○請○帝○召○之○行○至○恆○師○稱○疾○而○返○遂○以○見○忌○此○其○為○名○

又集上卷

四十八

史記

累者一也○初授議郎○屢進讒言○中常侍曹節○見而惡之○遂為程璜所構○下獄○以大不敬論○棄市○城死○死○其○為○名○累○者○再○也○既○徙○朔○方○楊○球○遣○客○刺○邕○見○路○部○主○使○加○毒○害○客○與○部○主○皆○感○邕○義○幸○而○獲○免○此○其○為○名○累○者○三○也○平○原○守○王○智○者○王○甫○弟○也○邕○以○救○歸○智○聞○其○名○餞○之○酒○醉○起○舞○邕○不○為○報○智○慙○以○謗○誅○邕○邕○懼○亡○命○吳○會○者○十○二○年○此○其○為○名○累○者○四○矣○董卓○篡○竊○才○望○辟○命○方○至○稱○疾○不○赴○卓○怒○曰○吾○力○能○族○邕○此○其○為○名○累○者○五○矣○及○卓○切○責○州○郡○舉○邕○迫○脅○就○職○旬○日○之○間○周○歷○三○臺○舉○封○高○陽○鄉○侯○匡○導○既○中○狂○悖○屢○革○亦○無○寢○而○父○之○稱○改○青○蓋○之○轡○矣○猶○懼○不○免○於○禍○欲○逃○匿○山○東○以○狀○貌○環○儒○人○共○

又集下卷

指目為第○諫止○此其為名累者六矣○董卓○亂○於○坐○間○一○變○而○所○威○豪○傑○之○常○國○法○私○情○不○妨○並○中○且○安○知○非○物○其○逃○避○之○不○果○而○慨○然○自○嗟○也○而○王○允○自○以○始○事○重○此○畏○邕○邕○成○漢○史○作○為○詩○書○傳○於○後○世○此○其○為○名○累○者○七○矣○邕○遭○七○累○以○及○於○禍○然○則○邕○之○死○也○非○以○名○哉○是○以○君○子○避○名○如○鷙○鳥○畏○名○如○畏○敵○焉○誠○懼○其○足○以○殺○人○也○以○名○殺○人○猶○可○言○也○以○名○殺○人○并○敗○其○名○不○可○言○也○邕○家○三○世○不○分○財○母○病○三○年○不○解○帶○母○死○廬○墓○木○生○地○理○鬼○訓○塚○旁○邕○甚○忠○孝○君○子○也○邕○死○之○後○遂○以○不○忠○之○罪○橫○被○醜○詆○而○後○世○傳○奇○之○家○誣○其○背○父○也○邕○不○孝○通○天○詔○為○歌○曲○被○之○管○絃○嗟○乎○藉○令○邕○為○無○名○之○人○得○死○

又集下卷

四十九

史記

下與草木同腐何幸如之○今也○非○常○之○舉○與○無○端○之○變○相○因○而○至○焉○名○之○殺○人○豈○獨○及○身○而○已○哉○千○石○世○後○夜○臺○冥○冥○枉○受○斧○鉞○之○慘○者○皆○其○生○前○之○名○累○之○也○可○畏○哉○

上下千古○感慨歎○歎○誠○萬○世○名○累○之○箴○鑑○非○徒○為○蔡○公○作○解○嘲○也○吾○祖○寢○食○大○家○而○得○其○神○韻○常○與○龍○門○史○筆○並○垂○不○朽○

孫元鑑

袁紹論一

高有志於天下而為天下所料則其人可知矣當此危急之日有人焉奉許討叛扶天子以令諸侯共取天下之大機也袁紹據百萬之兵并四州之地富強冠海內當此危急之際而分其時矣使能聽沮授之謀迎駕入鄴號令天下討賊反逆誰敢抗其終者不知從此顧於懷自高號名就其視天下如掌中物豈知有曹操者徐起而握羣龍之柄哉一失其柄百事顛倒復欲出兵爭許而犯攻天子之名其不能得志於天下也曹氏料之矣然事會之來尚未有既方紹之趙許也僅操出兵自擊劉備此又取操一大機也使

文集二卷
 五十
 文

聽田豐之謀舉兵以襲其後則一往而定乃辭以兒病還回不進宜豐之舉杖擊地而慟傷其事去也嗟乎田豐此謀操將皆處及之矣獨郭嘉料紹多疑來必不速而操則曰劉備人傑也不乘其新起擊之必為後患夫不憂全盛之紹而患新起之備且兩敵並至而獨稱備為人傑其目中豈復有紹哉蓋操之料紹不待其目也方其處韓馥破公孫瓚斬于毒敗黑山賊時雄心勝概一往易矯而人外竟內忌短於從善郭圖淳于瓊諸人從而諂附之以備腹之根乘隙而之氣持狐疑之心來群邪之口親之君臣圖紹已熟矣嗟乎紹有謀臣田豐兩人其智皆可料敵而卒為敵所料蓋天攸亡紹雖有謀臣

無所用之此皆愚所以料康之不用宮之奇也

紹之舉失機會皆莫之為而為者一經先生論斷則理勢昭然
 之令人嘆絕并前後兩篇俱擒一料字盤旋到底通似永叔得意文字
 文宇 幾事 雖姪孫永愈記



文集二卷

五十一

文



袁紹論二

且夫料敵之臣○敵國所忌也○我又從而殺之○敵忌○既去○我擊○豈不為敵所料哉○袁紹將攻許都○值劉備殺徐州刺史○曹操沛○伏曹操○操自將擊備○田豐曰○曹劉連兵○吾舉兵以襲其後○兵以幾動○其其時也○紹不從○及操破備○豐又言○既失前機○不宜復行○不如久持○之○分為奇兵○乘虛迭出○我逸彼困○三年之內○可生克也○紹又不從○及敗還○曰○吾不用田豐之言○果為所笑○遂殺豐○嗟乎○高祖以白登敗而悔○不用姜敬○光武以群盜起而悔○不用郭子橫○帝王之悔○帝王之悔○發之機也○袁紹官渡一敗○功棄掃地○即悔而用豐○已無及矣○况殺豐乎○

文集二卷 五十二 史論

當紹崛起之初○豪傑歸心○輒舉義旗○接街陌○何其盛耶○及其運籌○馭取冀州也○沮授田豐皆腹舊將○紹知其賢○拔而用之○而沮授諫○不宜讓州○辭更抗切○有云○袁紹孤客○仰我鼻息○雖如嬰兒○絕其乳哺○立可餓死○此在常情○必殺授而後快者○而紹畧不介意○任以司馬○使護諸將○其豁達夷性○豈非英雄之概哉○奈何用而復殺之○豈智過於福始○而神昧於禍終○抑先有鑒於授之懷忌○久而不自知耶○且授之諫○不獨豐也○沮授亦勸紹勿行○宜作舟楫○械分兵渡許○以逸制○意與豐同○渡河一嘆○又與豐之舉○被投地同○而授尚得抗節於○以授被執○無從發忿耳○使在軍中○鮮不與豐同誅矣○從古維○

之主○未有殺謀臣於既敗之後○足智士以先取之言○者○有之○獨紹○始是可慨矣○而吾猶悲豐之自傷也○曰○公勝而春備可見○故敗而怨○志內忌○將發存無望生矣○夫使人自憂其言之中○以為無死之罪○則進言者安所措手足哉○然則紹之以懷忌○敗也○田豐料之沮授料之○即其叛將○許攸亦料之○其譬如曹操料之雙之謀士○荀彧料之郭嘉○料之而紹不能自料也○傷哉○

本初之失○始在不奉迎天子○繼在不乘虛襲許○遂使曹瞞得志○暗移漢祚○范史謂其矜懷○但高短於從善○自取敗亡○此論透發明快○可為千古龜鑑○庶幾是章謹識○

文集二卷

五十三

史論

曹操司馬懿論

嗚呼漢室興亡之故豈不重哉○天生曹操以亡漢○亦生之以綏漢之○
○天生司馬懿以篡魏○亦生之以報魏之○其以操殺漢之亡者所○
○以重漢之亡也○其以懿報魏之篡者○亦所以重漢之亡也○蓋漢家祖○
○功宗德被人深矣○迨其季也○董卓首叛○兗州起○謀王圖帝者○實繁○
○有徒○此時天下迄已無漢矣○操以一夫起兵○奮跡東兗○掃除亂寇○
○有七州○遂使四百將覆之祀得延旦暮○及其子丕乃起而篡之○故曰○
○天生操以亡漢○亦以綏漢之亡也○至懿之篡魏○則異於是○魏方虎視○
○奄有中原○席盛養奸○坐擁朝政○非如操有極亂大壞難難之勢也○所○
○平孟達○公孫皆庸監小醜○蜀師屢侵○歟○兵却守○非如操有東征西討○
○百戰之功也○雖有才畧○要皆深阻城府○穿窬小譎○非如操有料敵出○
○奇如神之智也○丕廩二主○委懿心腹○顧命之恩○榮於兩朝○托孤之重○
○隆於三命○非如操有震主不賞衣帶之釐也○顧乃包藏禍心○暗移魏○
○影曹爽之誅○篡延宗支○厥子師昭○校彌甚焉○廢芳不已○旋復絛髦立○
○與未幾○旋復自立○則是操所未受之恩○懿父子既受之於魏○而操所○
○未行之誅○懿父子復行之於魏也○嗚呼○噫嘻○人耶○天耶○操以共主○空○
○名○綏漢二十餘年之亡○而天報以丕廩二十餘年全盛之福○然操二○
○十餘年脅迫漢主○而天又報以芳髦及與二十餘年脅迫之禍○故曰○

史集二卷

五十五

史論

史集二卷

五十五

史論

天生懿以篡魏○亦以報魏之篡也○漢獻魏廢○俄頃四十餘年○曹氏五○
○若一廢一祗○乃及於篡魏之漢亡○厥禍更烈○吾故曰○天生操懿皆以○
○重漢之亡也○嗚呼○魏祀僅四十餘年○而晉自世祖以迄惠帝○亦僅四○
○十三年○至於懷愍○而為劉聰所執○賈允執掌○為漢復讐○而賈后執始○
○屠子○又為漢復讐○魏晉之亡○皆假於賈氏之手○天道循環○如斯可○
○畏哉○

重漢之亡一語千古特識○自魏晉而降○如曹懿者可勝道哉○讀之○
○令人萬有皆空○故曰足辭評議○

荀彧論

荀彧勸操奉迎漢帝為操謀主者幾二十年及董昭議尊操為魏公加九錫乃以忠貞退讓為言不已晚乎君子曰傷哉彧之志若而遇此也董卓之亂群奸竊發明叛天子獨一曹操猶知收人望以濟已事故舍袁紹曹首建奉迎之策迨入洛陽叔帝遷許不謀之或而問董昭操之厚昭薄或非一日矣蓋叔選之後矯竊威福政由曹氏者董昭濟奸之罪然猶得剪除兇逆延建安二十五年之祀者荀彧有謀奉迎之功也及操挾屢勝之威復七州之地握刀必割驅虎難下歟高勢強神器暗移或當此時無如操何矣彼非不知操有內志而漫以忠貞退讓之言進也特以操方好名而喜功姑以是言微動其隱而陰緩其事以為曠日持久群雄悉焚然後雍容謙遜坐而受之讓之愈固得之愈安所以為操而西石苟延一綫而係所以為漢噫或之心苦矣及九錫既加漢祚漸促雖欲不飲藥不可得矣傷哉且夫群臣翊戴之謀與或退讓之志其冰炭豈待此時哉益必有規諷於先者矣操之始稱冀州牧也貪謂冀地廣大天下易服可遵古制或獨謂宜先定河內修復殘廟南伐楚鄧責王貢之不供天下大定乃議古制其沮之之意固已深矣夫安知操從其言不即疑其心乎又安知他日之增封邑授正司非餌或為九錫之舉而或之固辭屢

史集二卷

五十六

史集

議非觸其私而中其忌乎然則空器之發由來漸矣後世張承等止沙陀稱帝乃勸存勗先滅朱氏報列聖之深讎擇唐後而立之而取吳西取蜀天下一家雖大祖太宗復生誰能居王上者蓋亦其期以緩之也嗟夫賢者不幸失身亂賊而隱忍相宜以爭其主且之命爭之不得以死繼之甚矣其志苦而遇屯也論者不察指或為教操盜漢豈非冤哉

文若以才畧之士失身曹瞞九錫之勸人皆疑之先生原情窺隱洞見為漢苦心其謀奉迎也扶正氣也其飲藥死也識時勢也若其有知如何愜意後學周足獻謹識

史集二卷

五十七

史集

孫權論

英雄舉事必內度已才外度敵勢故有可勝之資而不恃有可取之利而不爭有所藉者假於不藉故能有其藉也○有所取者假於不取故能有其取也○是故無兼併之才而圖兼併因以取亡者項羽是也○無偏安之才而圖偏安因以取亡者陳豎公孫述是也○若夫知不可兼併而不為兼併知可以偏安而自求偏安是則孫權而已矣○昔者孫策臨終以後事附權曰○舉江東之衆與天下爭衡○卿不如我○我舉賢任能以保江東○我不如卿○權之不能兼併也○策亦料之矣○然其雄俊之姿○恢廓之度○以之得志於天下○則不足能禁曹劉得志於天下○則有餘乃知鼎足之勢○非曹劉為之而孫權為之也○當曹操破荊州順流而東也○江東諸將皆欲迎操○設權不用周瑜之謀○則東南之勢○曹操有其八九矣○使操畢世不能定東南者○赤壁之戰為之也○關羽之攻曹仁○破于禁○斬龐德也○自許以南○皆遙應羽○曹氏至欲還都○以避設權不用呂蒙之謀○則中原之勢○蜀有六七矣○使蜀畢世不能得中原者○江陵之役為之也○赤壁之戰○江陵之役○非欲與曹劉爭天下也○不過欲據長江之全勢○以保江東而已○不得荊州○不足以據長江○不據長江○不足以保江東○舍江東而爭天下○則江東亡○舍荊州而保江東○則江東亦亡○既已據長江○包荊州矣○而後以雌為雄○以守為戰○以

史論

史論

史論

史論

史論

不可敗之道○為先勝之道○故沈海湧險足恃也○將士雖勝人足恃也○水陸舟車技足恃也○然家終其身為自守之兵○終其身為三吳之長○而不出長江以圖天下○是則權所以為偏安而已矣○彼曹操橫行萬之衆○挾天子以令諸侯○西征北伐○老而不倦○先主帝室之胄○志圖恢復○雖最困巴蜀○輕用其謀○不能自止○彼其志皆未嘗一日忘天下也○若權者○寒溪之謀○不如曹操討賊之志○不如先主內渡已才○外度敵勢○我不自為兼併人○亦不能為兼併人○我能自為偏安人○亦不得不為偏安人○蓋江為限○以分三國○於祚席據險為疆○以紆兩雄○於韓祖魯有荆楊帝制自雄者○豈非人傑也哉○

鼎足三峙為仲謀獨開生面○應推千古特識其文勢○汪洋真覺風馳雨驟○龍騰鳥瀾○盡現臺端○煥然之雄機○

蜀先主論

善取天下者不在能取而在能守。能守乃所以能取也。高祖將取成
舉必令蕭何守關中。光武將取洛陽必令寇恂守河內。不守而取取
之所得者尺寸而守之所失者尋丈。是猶鷹方捕雀不顧王孫之換
而隨其後也。昔魯肅勸孫權以荊州資先主。非棄荊州也。蓋是時
肅內度國勢僅足保守。江東故借先主以守荊州。待規模已定然後
徐圖之。觀其言於孫權曰。荊州與國鄰接。江山險固。沃野萬里。士民
殷富。據而有之。帝王之資也。請往說劉備。使撫荊州。共治曹操。益不
守荊州。不足以保江東。肅之意未嘗一日忘荊州也。迨曹操聞之時
方作書落筆於地。則曹肅借荊州之計果足治操。可知矣。夫攻人圍
者。尤明其所畏而審其所忌。應聲之雷。聞雷九而不語。所畏在雷。尤
則即以雷九服之。人面之驚。見其好而微眉。所忌在貝好。則即以貝
母飼之。孫劉之深交。曹氏之所畏忌也。奈何不投其所畏忌而顧自
相畏忌也哉。周瑜之以水軍入夏口以攻劉璋也。先主畏之。關羽之
攻樊城。困曹仁也。孫權忌之。不因曹氏所畏忌者以攻曹氏。乃使曹
氏得用孫劉所畏忌者使之自攻。則是先主之得益州。不足以厚曹
操。而關羽之爭荊州。乃足以憂先主。使曹操得委荊州以關孫劉。便
之不得志於天下者。此非特孫權之過抑亦先主之咎也。當先主入

史集三卷

六十一

史論

蜀之時

使擇賢者佐關羽。共守荊州。使之親孫權。結曹操。推誠以
陸遜諸人待蜀人既附。根本已固。然後自出益州。使關羽出荊州。孫
權出江東三路並進。戮力同心。以討曹操。豈非策之善者哉。夫其取
益州也。彼髮之言。既已失信於權。故其守荊州也。養虎之疑。不應
繫於我。今乃聽關羽攻曹仁。而以糜芳傅士仁兩庸人以守荊州。何
為也哉。當羽之降于禁。斬龐德。自許以南。皆應。應曹氏至欲徙都
以避。可謂雄矣。第吳方欲據長江而事之。而我乃欲兼許洛而吞之。
吳方視我如腹心。肘腋之患。我乃從事於門庭藩垣之寇。取勝一
時。遺恨千古。於是司馬懿之計得行於魏。而呂蒙之謀得伸於吳。
魏之交不謀而自合。荊州之守既潰。而樊城之圍自解。嗚呼。爭荊州
即所以棄荊州也。棄荊州即所以棄天下也。彼孫權者。志在荊州。而
不在天下。吾無怪焉。先主志在天下。乃以不善守荊州。遂使曹操得
獨據中原。以成篡竊之勢。豈不大哉。
老泉一生得力孟氏七篇。其文境似之。先生神遊眉山。洵是曠世
同堂。蓋答先主之不能善守荊州。據勢度理。若觀火而懸之。國
門誰能易此。後學已拜焉。

史集三卷

六十一

史論

諸葛亮論

小才所以不及大才者小才躁而大才靜也小智所以不及大智者小智偽而大智誠也才智不與躁偽隣而躁偽者往往自託於才智非才智之罪而用才智之罪也人能用其才智於靜與誠之間即天地鬼神猶且弗違而況於人乎常諸葛亮在隆中時每自比管仲樂毅彼亦自就其才智言之耳若其靜與誠則非管樂之流而伊周之亞也三聘始出流言不動靜之至也放大甲於桐而天下安於磐石啓金縢之書而精神感於風雷誠之至也亮之才智所以並於伊周者吾不具論論其靜與誠而已矣抱膝南陽長嘯草廬曹公微之而不臣魏張昭薦之而不仕吳應歎三顧始就先主吾有以知其靜也輔弱主十有二年專制獨斷而上下不疑外連吳會而強隣不貳內服南越而後蠻不叛李平致死廖立垂泣而沒齒無怨吾有以知其誠也夫惟靜以居才故才者馴焉夫惟靜以馭躁故躁者避焉夫惟誠以居智故智者屈焉夫惟誠以應偽故偽者服焉當時周瑜荀彧其才智非不與亮相敵也三人者分據三國各得其主而事之可謂廉矣然瑜之在吳也欲以水軍越荊州以取蜀其靜不足也彧之在魏也至老而不免猜忌以死是其誠不足也誠靜不足而徒以有德之才智屢耀其光此謂盛德列於麗譙之間徒墮於銅墮之內縱

文集二卷

六十三

史記

文集二卷

六十三

史記

極其才智之分適見擾其神明矣是貴哉亮不嘗自云乎先帝知臣謹慎故臨終寄臣以大事也夫托孤寄命則業垂統緒高才雄智所驚疑顧畏執掌踞踞而莫敢自必者乃以付之謹慎之亮則以謹慎者功名之所就而靜與誠之所生也彼伊周事業自謹慎者為之則為聖人不能謹慎雖功名蓋世不免於奸雄而已嗚呼謹慎豈易言哉

本先帝知臣謹慎一語衛才揆智據實勘出誠靜二字為師龍寫照豈覺類上三卷後勅矣行文千回百折波浪萬頃詩云學海波翻日文江浪湧花舉以似之族孫鵬鳴拜識

羊祜論

古今為盛德者。嘗懷忠信而志功名者。奸行誹詐。一者兩相成也。然亦有為盛德之事。以開功名之途。而取忠信之效。而陽誹詐之形。者如晉之羊祜是也。祜初為觀音。馬佐命受禪。其登顯赫。此豈非功名之士哉。功名之士。志外而遺內。勤遠而忽近。憂難。以晉室新造。四維不張。荀賈小人。煽亂朝野。卑老。鬻懷內。即舉不以厚其慮。而其精思所注。獨在乎吳。方其出鎮南夏。都督荆襄時。用誹詐以墮石城。布忠信以傾江東。蓋其誹詐所至。忠信亦至焉。其忠信者。乃其所以為誹詐也。於是進據險要。關建五城。奪膏腴之地。來極負之民。誹詐之形已見。而人不知。方且懷其忠信。而服其盛德。雖其家破國亡。猶然岷山。墮遺愛。與恩。不以為仇讎。而以為父母。如懸鼠食牛。自角至心。牛至死猶以為耳也。觀祜進伐吳之說。有曰。孫皓暴虐。今釋不取。設令復立令主。不能免矣。此豈忠信者之言哉。及外患方殷。朝議以伐吳為緩。祜曰。但能平吳。外患自定。豈料外患之伏不在樹機。使而在劉湘石勒中原之患不在吳之有令主而在晉之無哲嗣也。乎是時山濤憂晉之將亂。欲釋吳以為外懼。而祜不然。夫以祜之才智。而知幾審微。乃遠不如濟者。豈有他哉。祜方視平吳為重。則先視安晉為輕。視吞併之儻伐為急。則必視蕭牆之隱憂。

史論

史論

史論

為其本願然也。厥後伐吳之日。祜方寢疾。或謂祜卧黃諸將。祜辭曰。今日不必臣行。但平吳之後。方願聖恩耳。然則祜雖志在吞併。亦未嘗不憂在蕭牆憂之。而不能防維於未亂者。彼其意以對疆弱。堂各有其任。吾但就吾身之所及為者。職之所當為者。為之而已矣。雖然。晉有懷愍而後。尚能延有年之祀者。賴有江東也。祜不平吳。晉不能偏安於江東。祜雖不能匡西晉。以保中原。猶能禁東晉以成偏安。又誰謂廢德之矯而忠信之偽者。無益於國家。豈長之祚也哉。

為忠信以行誹詐。此是極文作用。羊叔子平吳定晉。亦用此直是智者相時觀。亦審機圖功深意。篇中始終拈此。直言可以讀。

史論

史論

史論

史論

史可以論世。孫朝棟讀說。

羊祜杜預合論

今夫名利者天下之所共競也。試語人曰：汝生有肝膽之勞，死享萬鍾之奉，則必慨然弗應。又試語人曰：汝生有膂力之力，死有明哲之號，則且欣然從之。何則？榮利所加及身而止，而聲施所被千古無窮也。羊祜在襄陽，常遊岷山，顧謂鄒湛曰：自有宇宙，即有此山。古今賢達登山遠望，如我與卿者多矣，皆湮沒無聞，使人悲傷。如石歲有知，晚晚猶應登此山也。杜預亦登此山，刻石為二碑，自紀勲德。一沉岷山之下一立岷山之上，曰：安知此後不為陵谷乎？一岷山也，而兩人於此流連感慨，其獲身後之名，不啻其髮膚性命者，何哉？噫！此乃其

史論

史論

史論

平吳之本也。今試考祜之謀吳也，務示恩信，懷柔綏服，預則軍旅之暇，耽思經籍，此兩人者先後相承，志慮相接，其孜孜圖利之心，皆不勝其圖名而其專一之誠，堅猛之願，沉毅之氣，不至於剪滅江東，席捲荆楊不止，天亦隨其精神之所至，而各以其名報焉。是豈漫然已哉？且夫圖利者傷名，圖名者失利，此兩不相得之勢也。獨於榮傑之士，則兼收而並獲之名在一，人利及國家矣。名在後世而利及一時矣。雖然，吾嘗聞之，利如刀，刃名若寶光，刀不在握，及鋒而用，故利之所在，必主於捷，捷則可以決天下之機，寶光在璞，積厚而發，故名之所在，常主於需，需則可以收天下之望。方伐吳之初，舉朝以為不可

祜獨謂宜乘孫皓之暴急起圖之，常斷不斷，必有後時之咎。及杜預旬日之間，屢克城邑，諸將欲歸，預獨曰：兵威已振，勢如破竹，數節之後，迎刃而解，不可失也。其捷如此，當及鋒而用之時，其道固宜然也。需於九年，故能捷於俄頃，需於帷帳，故能捷於折衝。非必孜孜於利也，但孜孜於名，而利自歸焉。此固兩人岷山之上，所為流連慷慨者哉。

爭名立功古今豪傑同此一片熱腸，先生將利伴說一主於捷一

史論

史論

史論

主於需不惟曲中羊祜杜預兩人情事舉三代以下好名之士皆當奉此為秘鑰其中段落照映如草蛇灰線真覺龍門去人至今不遠後學同志夏璜

謝玄論

孔子所謂君子不可小知而可大受者豈非以有所通者有所蔽
疎節闊目君子所宜而猥瑣纖密小人之事哉乃有不盡然者晉之
謝安所謂疎節闊目者也其從子玄實有安風符堅寇晉安以軍事
付玄都超曰玄必不負所舉吾嘗與玄在桓公府見其使才雖屢履
間各得其宜以此知其才也然則小知固不妨大受歟曰天下事有
即小可以觀大者於其整且暇者驗之而已惟整故其事雖而有倫
惟暇故其心閒而不亂以不亂之心行有倫之事雖屢履小物罔或
屑越斯所謂大受之君子也夫以弱晉當強秦人心搖則內變起泉
志感則戰氣衰使為將者不示以整不鎮以暇晉室安乎殆哉謝安
方受命督軍與玄指揮將帥各得其任整也命駕遊山與玄圍棋賭
至夜乃還暇也彼符堅挾百萬之衆投鞭斷流是殆欲以全氣吞
晉矣及登壽陽城見玄部曲整嚴乃云彼亦勁敵何謂弱也肥水對
壘玄從容遣使謂堅曰君遠臨吾境而臨水為陣此非欲速戰也諸
君稍却令將士周旋僕與諸君緩轡觀之不亦樂乎此其整暇為何
如哉玄以為堅衆有萬易進亦易退但誘之退其陣必亂彼亂我整
彼遽我暇乘而擊之奔潰蹈藉必然之勢矣蓋天下惟暇者能整整
者亦能暇安以度勝大綱畢舉暇而有整玄以才勝小物克勤整而

文集上卷

六十九

史論

賈賈凡用兵者當如是也吳興仙坂江陵孫權欲遣萬人計之潘
獨欲以五千人往曰臣嘗觀仙為人設饌衆賓咸集至日中不能
得食而一席十起此侏儒觀一節之效也夫一席十起不暇甚矣安
能整乎宜其為勝擒也嗟乎玄以從使展後下肥水之捷仙以不能
設饌決江陵之敗天下事固有即小以觀大者非可以小知大受之
說概之也

余嘗讀史至肥水之戰每撫掌嘆曰國之存亡莫非天也是役也
若非朱序陣後之呼使秦半渡擊晉則謝玄不幾危乎幸而符融
馬倒為晉兵所殺兼以草木人形風鶴王師致令秦符融落魄

文集二卷

六十九

史論

玄因而成功豈非天哉然當其時非安之暇而整玄之整而暇亦
無以善承天意此兩人賴先生之文而益彰先生其千載下知
已矣至文之委曲詳盡自非時手所及後學周志更識

王叔文論

作史者衡千古公論之是非而不拘一時私情之喜怒則善矣。吾於王叔文而竊慨唐順宗時史官之失實也。順宗賢主也。史既稱其在東宮常侍德宗言裴延齡常與年之奸。每當敷奏不假宣官顏色。其待群小若是嚴也。而又言其即位遽昵婦寺使叔文得與內侍李忠言昭容牛氏朋比為奸。是何前後易轍若是速乎。德宗情忌不君史既言之矣。順宗為太子語及時政叔文曰。太子侍膳問安而已。勿與外事。有如陛下以叔文心見疑。何以自解。而又云叔文蒙幸太子宮。以虜國政夫東宮既不與外事矣。東宮之人何由撓國政乎。叔文侍

文獻卷

七十

史記

大子時陰以百姓疾苦入告。史既稱其初即位時即罷宮市禁五坊小兒戲免進奉及各色進獻。天下欣然。而又云當時道路以目。豈有貞元遺虐剪除已盡而尚結怨聚應於道路乎。德宗以貞元乙酉正月崩。順宗即位。至秋七月。憲宗監國。旋嗣大位。計順宗在位不過六月。而叔文為學士。未幾遷樞密。屢去職。楊龜孫神魯幾何時。史何不於六月內直敘其與八司馬所為不法何事。但云蹤跡秘汲汲如狂而已。將何以服人心乎。陸伯冲通經學古有功春秋。所稱文通先生是也。恬淡寡欲。官止侍讀。史乃以躁進列八司馬之有柳子厚劉夢得天下奇才也。史譏其伊周管葛互相推許。遂謂叔文外倚奸回。

文獻卷

七十一

史記

以據大樞。夫人臣以伊周管葛相許而稱奸回。豈以林甫國忠相期。乃為忠直乎。德宗朝匱乏者財賦也。叔文以財為國本。知杜佑薦為度支鹽鐵。而史謂叔文欲以已副而為其權。使叔文果欲為權。則當時聚斂小人如李實輩固而用之。可以自恣。今既遂實而用佑矣。猶欲從賢者之後。為權謀利不已。謬乎。唐自明皇以來。握兵者宦官也。叔文薦范希朝掌神策軍。以解其柄。使此法不變。則唐之社稷未易亡也。史乃謂其奪宦官兵。以自固。使果欲自固。則陰連北司互為黨援可矣。奈何結怨樹敵。以讎宦官乎。殺叔文以快宦官。并以兵柄歸宦官。以釀耳露之禍。而史為叔文咎何也。唐之中葉。所進命者藩鎮也。常舉在西川。命副使劉闢。求兼全蜀。且曰。公如不與。必有以相酬。叔文欲執而斬之。使劉闢既斬。豈煩高崇文之討乎。宰相不可縱。闢使歸。而常舉掃除君側之奏至矣。是年舉死。劉闢阻兵。稱留後。次年求兼全蜀。舉兵逐反殺叔文。以驕叛人。使強藩得執人主。進退之權以成昭宣之變。而史猶為叔文過抑又何也。凡此數者。豈非史臣徇一時之喜怒而不衡千古之是非者哉。雖然。叔文則固有以自取矣。古之人臣將欲有為於天下。必先度其身。其次度其君。次度其時。與勢。叔文雖嘗讀書明治道。然進由奕術。官無勲勞。資微望。輕輿情。難協則非有為之身矣。順宗固賢主乎。然風疾失音。深宮決事。猜嫌

易生則非有為之君矣。又况天步艱難，奸庸滿朝，德廟命無復大。臣陸贄陽城讎讒而卒，老成凋謝，新進未洽，則非有為之時勢矣。叔文既昧於自度，而柳劉諸賢又以年少才高，勇於圖治，當時斗管，醒觀之倫，謀望不遠，幸與大謬，嗟乎！使叔文而小人也，尚當於柳劉諸賢棄瑕錄瑜，叔文既非小人矣，乃以比匪之罪，橫加柳劉，并及伯冲，尚得為公論乎？吾獨惜元和歌詩首重劉向，大唐文章並尊韓柳，夢得之詩姑置勿論，至於子厚，竄逐之職，能以山水發其天懷，怨尤憤怒，不形於詞，柳民遺愛深入心腑，可謂賢且達矣。迺後之讀史者，一則曰貞元和臣，再則曰叔文死友，論詩則左劉而右白，談文則抑柳而揚韓，然不能明指四人之優劣何在，而但曰叔文之黨華而不實者也，棄其人，并與其人之詩與文而并廢之，蓋史官拘一時之喜怒，而後人又拘史官之是非者也，嗚呼傷哉！

立意本為子厚解，務極力翻案，先辨叔文非小人，則子厚之冤，不向自雪矣。讀者須知文人滿腔熱腸，動援孫名弘識。

文集二卷

七十三

史論

虞翻能知變論

醫有方也，不知方不可言醫。然岐伯之方以變而神，知岐伯之方而不知變，猶之不知方也。亦有諸也，不知諸不可言醫。然積薪之語以變而奇，知積薪之語而不知變，猶之不知諸也。用兵者亦若是矣。孫吳之書，隨時能變，故孫吳雖死，而孫吳之術不窮於後世。不知其變而徒按孫吳之成跡，則古人制勝之道，祇足以速敗。是以車戰宜古而不宜今，今也火牛可一而不可再也。古法前左水澤而韓信反以背水力戰，戰得勝及至近代，漸為之師，學韓信之背水，而全軍覆沒者，韓信知變古法，而今人不能變韓信之法也。古法將不能危而張綱頓

文集二卷

七十三

史論

以單車入豐，示信及至近代，閭閻之將學張綱之單車，而身被囚執者，張綱能變古法，而今人不能變張綱之法也。以至用間而反為間所用，用謀而反為謀所用，用賊攻賊而反為賊所攻，此非孫吳之過而人讀孫吳之書者過也。吾於虞翻有取焉。翻之破羌也，或問曰：孫臏破寇而君增之，兵法日行不過三十里，以防不虞，而今日且二百里，何也？翻曰：羌衆多，吾兵少，徐行則為所及，羌見吾軍日增，必謂府兵來迎，衆多行速，必憚追我，孫臏示弱，吾今示強，勢有不同也。如虞翻此言，可謂隨時變法學古而不窮者。豈與庸醫不察脈理而從襲古方以殺人拙劣不審敵勢而徒按舊譜以取敗者同日而語哉？

大易成文定數不越而變極數信乎權變之神乎其可名言今先生訓其詞能知變具見論古有識



文集二卷

七十四

梁鴻以憤世為隱

梁鴻既隱矣。及東出關。過京師。又作五噫之歌。詞涉譏訕。使肅宗聞而惡之。夫肅宗非無道昏亂之主也。而為此譏訕何哉。既懼而憂。姓名將入京。又為詩曰。欲乘策兮縱過。娛吾俗兮作諛。競舉枉兮錯在。咸先佞兮哭哭。夫舉枉錯在。何與於南畝之人。以此形諸篇什。豈隱者所宜哉。觀其專孟光云。夫子欲隱居避患。無乃欲低頭就之乎。夫欲避患而後隱居。則其隱故有激而然。故心欲避患而口嘗擇患。即伯鸞亦不自知其所以然也。矣。易小過之彖曰。飛鳥遺之音。不宜上宜下。上進而下順也。所謂飛鳥音者。言語文章是也。小者既退矣。此時言語文章宜下順。不宜上進。清質而濁文。詞危而肯遠。如是隱居避患而後翔翔于俛之上。不為弋慕戢翼。藪澤之中。不被矰繳也。鵲聲知喜。鴉鳴樂異。喜與異何與於二鳥哉。鳥不忘世。世亦不能忘鳥。其不調鼎鬻者。倖耳。吾獨怪伯鸞之歌。駸駸乎欲上進矣。以是知伯鸞益嫉世者。惜其不能忘世也。

先生年方強仕。其心真鴻。喜身善世。深以此為鑒。故言之精切。詳明清澹。孫祥珠謹識。

王允和光之難論

史稱王子師剛稜疾惡。為豫州刺史時。大破黃巾賊。得張讓賓客。與
賊交通書。竟發其奸。為讓忿恨。中以他事。再下獄。幾危。此其人豈能
委蛇於奸亂之朝哉。及董卓煽禍。乃矯情屈意。使卓坦然無疑。委以
腹心。遂得除結呂布。不動聲色。討除大逆。斯又善用剛者。所以為龍
為蛇。若沉若浮。屈伸變化。不可端倪也。使能善觀其後。豈有李郭之
亂哉。乃自謂無復後患。伏正持義。鮮溫潤之色。又不故車卻曲。以及
於難。惜哉。委剛發疾。惡者其常也。委蛇承順。乃其變也。不得已。而詬
以討賊賊。已授首。故態即發。譬如逐條久。個忽得欠。伸脊啞。積然。忽
文集二卷 七十六 史論

善。用其剛志。在全漢惠生。所忽奮。不顧身王公。忠誠凜然。千古俱
以氣矜。未消專勞。獨斷棄善。威紀馬大。傳所為嘆也。元生特借僕
射士孫打一對。昭何等。婉惜嗟乎。功臣免禍。嗟夷難。追居安忘危。

為喉可擊。讀至結語。真令人百感交集矣。 神泉樓藏書 世景



文集二卷

七十七

史論

孔明惡孟達為有識論

孟達叛蜀降魏。魏以達為新城太守。封侯假節。達乃連吳蜀。欲以圖魏。孔明惡達反覆。欲促其事。以敗之。乃遣郭模偽降。以達與申儀有隙。令模過儀。諭其謀。吾乃知子明之不可及也。天下惟反國之臣。不可與建功。名數變之志。不可與圖機。事英雄舉事。光明磊落。寧六出祁山。屢敗不困。必不憑藉。叛人苟且僥倖。以偷勝於一時。夫以僥倖勝者。亦以僥倖而敗。如其不勝。禍不旋踵。侯景叛魏。終亦噬梁。梁師叛金。終亦反宋。從古小人反覆召亂。其平日為人。必有為孔明所窺者。豈待再叛。乃惡之哉。寧獨孔明當達之叛蜀也。魏文帝待之

文集二卷

七十八

史論

甚厚。司馬懿獨以達言行傾巧。不可深任。文帝不從。及達叛魏。孔明促其速敗。而懿則欲其緩發。遺書懿達。布以腹心。達信懿言。猶豫不決。懿遂潛軍倍道。擒而殺之。懿與孔明兩智相角。而其玩弄叛人於腹掌之上。乃各操成算。弟此達雖至死。猶不知懿與孔明兩人皆誑已也。乃與孔明書曰。吾舉事八日。而懿兵至城。何神速也。小人好亂而寡謀。其不足恃如此。使當時姜維魏延諸人。肯功生事。潛兵出境。以從其後。則其債歸厚國。必有不可言者矣。以是知孔明之不可及也。

詐與智相敵。而不能相勝。人情事理。古今同鑒。後學當世是

辛憲英之言似晏子論

司馬懿謀殺曹爽。與司馬懿之聞變。欲赴難乎。奈車幸敵。似謀於其神憲英曰。天子在外。大傳聞城門人云。將不利。社稷可得爾乎。憲英曰。以吾度之。大傳誅曹爽耳。曰然。則事就乎。曰待無始就。爽才非大傳敵也。曰然。則可以無行乎。曰職守人之大義也。凡人在難。猶或恤之。執鞭而棄其事。不祥莫大焉。且為人任。為人死。親親之事也。從衆而已。嗟乎。從衆者。庸人規避之言。非委贊者所宜也。而在此時。則豪傑樹品之本。何則。親親之虎。以報奉養而豪傑之生。必存名節也。曹爽以驕橫受誅。死固其宜。為將軍者。又從而死之。不已過乎。先

文集二卷

七十九

史論

是棄辟羊枯枯不應命。乃曰。委贊事人。復何容易。枯盡逆知爽之必敗。不欲為之死矣。及枯被徵為中書侍郎。即已委贊司馬師縱網忠。翰誠宜為司馬親昵。哉。敵雖委贊事。然同為魏臣。固可無死矣。天子在外。而出赴難。盡臣節也。天子還內。歸而從衆。全臣品也。既不為規避之計。亦不涉親昵之私。義立而身安。故曰。死有輕於鴻毛。重於泰山也。桓彝死蘇峻之難。其將俞縱曰。吾受桓侯厚恩。本以死報。吾之不負桓侯。猶桓侯之不負國也。遂力戰而死。縱之委贊事。與無異。事晉也。忠於晉。乃所以忠於晉。死何疑哉。崔杼弑其君。晏子死。股而哭。人曰。死乎。晏子曰。君為社稷死。則死之。為社稷亡。則亡之。俞縱

之○死○是○其○義○也○又○曰○第○為○已○死○而○為○已○死○非○其○親○朋○其○誰○任○之○乎○
之○從○衆○是○其○義○也○愚○英○婦○人○耳○而○其○言○乃○似○晏○子○此○豈○積○習○所○能○及○
哉○

品○節○二○字○是○一○篇○主○腦○死○之○輕○重○於○此○決○焉○憲○英○言○本○合○義○揭○出○
以○相○十○古○受○侯○榜○樣○應○與○左○史○並○傳○魏○後○學○陳○元○士○識



郭玉醫貴人之對

郭玉善醫雖貧賤必盡心力而燕貴人時或不愈漢和帝乃令
貴人服藥變處一對而帝詰其狀對曰醫者意也貴人執尊高以
臨臣臣懷怖懼以承之臣意上不能盡何有於病哉因言治貴人有
四難帝善其對余謂郭玉特對帝言故切責貴人借醫以諷諫耳使
玉以是責醫則更有道矣貴人者名利之府而是非得失之門也醫
之為意明於活人而已若一意以活人矣又一意為名利焉為名
則不忘是非為利則不忘得失意已雜矣安能治病哉削鍼者愈公
朝忘是非也承蜩者不反不側不以天地萬物為蜩之一翼忘得失
也九事皆然不獨醫也醫不能忘且有見貴人而賦法承旨依違苟
安者矣病且深豈但不愈而已哉嘗見扶穿楊之技者敵敵不能
發一矢而名士棘場試膽每以迎合有司失之皆是非得失之意先
有以亂之也故曰以瓦注者巧以黃金注者昏

舉醫者言義為醫者規立意標詞當知非寬解貴人也總是名利
場中輕鎖牢籠救人救世誰能明鏡不蔽魏後學吳國鈞謹識

先生 鑒定

清華學校 圖書館藏

永新賀貽孫子翼甫著

同邑戚族 公梓

男釋恭 釋圭 釋莊

孫元儼 元凱 元靖棠次



代賀明府管先生泰續序

善治百姓者惟其時而已矣。先時而治之若翠裘而振領也。後之人每事務慎。充而後施。變病而後求醫。大亂極壞而後與民爭勝。而不

知時已。瞬息去之矣。永新土瘠賦重。其民志憤而思煩。樓固易與為

序

治而煩亦易與為亂。天地接臨武藍山。群盜巨剽不逞之徒。講張為幻。亂之初生。其勢已熾。當此時也。非得非常之材以治之。禍有不可言者。管公甫至。即勞民疾苦。廉得大猾數人。置之辟。未幾盡逮。邑中武健狡悍。及諸不法少年。皆論鬼薪通邑。稱快如出湯火。乃清屯租。繕城池。行保甲。練鄉兵。格虎政。均紅差。百度與舉。蓋至三年報政之日。而後喜可知也。昔者西門豹將為惠於鄆。无先繩以不敢欺。公孫。僑將為惠於鄆。无先示以不敢玩。豈好為是嚴察哉。入煥室者。躬來。不御登。夜闕者。歸路不用。惟其時也。當時鄆之民。翫法誣上。約與

集三卷

二

序

傷蓋有所大不忍於心。不得已而出乎此也。且夫君子之治民。猶大匠之運斤也。方員曲直。各隨其材。而已。猶風之遇簫。忽然感之。清濁。高下。各應其類。而已。使居今之時。理今之民。而无提單父之鼓。而鼓之。取武城之歌。而播之。求虞城之柳。而憇之。乞河陽之桃。而灌之。苟如是。是亦可以為循吏矣。而審時之君子。有所不居何也。才非。悃。悃。俗非。淳。龐。雖與斯民言。寂靜之理。其神與志不慢也。苟其學問。可以用。奇。道。術。宜於。稽。要。難。與。斯。民。行。摘。登。之。事。其。神。與。志。慢。也。以。其。不。優。者。治。民。則。絃。歌。不。死。不。疲。於。聽。斷。以。其。所。優。者。自。治。則。簿。書。不。必。不。遺。於。枕。柳。也。亦。惟。其。時。而。已。矣。夫。今。日。永。新。視。二。年。以。前。何。如。哉。何使三年以前有聖賢者出。而館符茲土。其不能擁腫是居。執掌是使。行小惠而棄豐功也。明矣。公入承家學。出佩聖謨。辨幾觀物。時措咸宜。以為大害既除。是即斯民更生之福也。於是。以。潛。運。不。可。以。重。困。也。乃。議。官。造。以。甦。之。以。新。制。不。可。以。濫。徵。也。乃。入。正。編。以。省。之。以。微。訟。不。可。以。繁。興。也。乃。禁。積。歇。以。正。之。以。盜。賊。不。可。以。蔓。引。也。乃。察。情。偽。以。雪。之。當。斯。時。也。寬。猛。相。濟。又。如。循。環。我。公。於。此。別。有。以。神。其。不。測。之。用。山。不。厭。高。海。不。厭。深。山。海。既。阻。高。深。深。以。坊。民。矣。而。山。海。所以利民者。亦此高深也。方且明禮讓。教親愛。揭慈惠。與民相怡。民之化之也。將如祭之有社。其無私福。如四肢之於身。其無私戴。而抑

知三年之內公益幾拮据於此矣。況當此流寇發烽火時。漸非無事之時矣。獨恃賢有司相時而動撫而寧之。乃自昭代以來。名臣輻輳。追踪唐宋。而循卓之吏。不逮東漢何哉。其弊在大吏之督責繁。而有司之事權輕。急收中庸之材。而樂獎諛諂之士。為有司者。選賢取容。救過不給而已。而公獨能爭時之先。赫然震勵。揮斤於寬。運於於理。解此固今日救時之才也。吾觀從古救時大臣。其任天下事以膽。而成天下事以氣。公下車時。有官校藉藉。藩籬漁民。者立擒治。不少貸。有神降於邑之樟。視百姓奔走狂惑。祈賽無虛日。公為下令。毀其廟。蓋其膽氣固有大過人者矣。聖主側席求賢。新頒

文集三卷

二

序

功令簡。邑令賢者。登之史局。將以格大用。如公文章經濟。環海以內。能有幾人。救時之業。余將盡以膽氣決之。不獨以一邑政成為公慶也。

時惜而宜本聖學王猷。實際管公以少年進士。蒞任新邑。其治績口碑猶存。得此文相為印對。其堪與鄭齊名。後學陳家驥謹識。

代送韓司理內召序

韓公以廉平理古郡。值獻賊殘破之後。望公如救焚拯溺。及下車。加意撫循。合罷九邑之民。共慶更生。未及三期。忽膺內召。故事。欽命甫至。張樂置酒。歡宴。脂車秣馬。祖道郊饒。獨至今日。郡人咸望曰。公寧棄我瘠人乎。相與炷香。誦盟。舉爾持標。走洪都。伏轅門。呼籲撫軍。乞留久任。詞甚懇。撫軍諭以內召無訛。留例。趣有姓歸。既歸。相與歡。嗟嘆曰。我公果棄我瘠人去矣。追思昔日流離楚越。誰招我。揀我。歸故土乎。張轉碎。誰衣我。食我。使我生全乎。清因曼延。誰實甦之。里戶倒懸。誰實解之。町疃鹿場。誰為廬居。田卒汙萊。誰與奮。焉。虎誰制。素難消。誰賦。誰調。誰費。誰省。保甲誰寧。松楸誰保。軍越鞭。誰與免。詩書牆壁。誰與恤。乎公乎公。平來何暮。平去何遽。乎益開嫁女之家。三夜不熄。燭思離親也。娶婦之家。三日不舉。樂思嗣親也。子於父母天性也。然燕喜為長。則憂思為短。故其愴懷不踰三日。今公之召也。藩臬郡守以下。咸纏帶饌。率以慶盛典。獨古郡之人。忽忽若失。皇皇如有所求。深山窮谷。羣婦孺子。牽衣執裾。展轉綿綿。數日不止。則後此之思公。更可知已。雖然。公雖促裝戒道。夫豈忽然於郡人哉。迹梁發笥。郡人之憂亦公之憂也。出柳破。郡人之憂亦公之憂也。思勤鬻子。風雨飄搖。郡人之憂亦公之憂也。扁鵲為就。儲延再生。

之命。事陀為陳。登起三年之病。設今。病將。變。龍。遂入。秦。陳。病。未。來。
陀已。向。親。此。雖。號。陳。之。憂。亦。鶴。陀。之。憂。也。且。夫。疾。可。易。醫。而。已。驗。之。
方。不。可。易。民。可。更。宰。而。已。效。之。治。不。可。更。公。今。行。矣。倘。其。舊。政。告。新。
前。規。後。隨。離。離。之。兒。不。至。斷。乳。就。樹。之。鳥。復。得。投。林。是。則。我。公。終。愛。
吉。民。之。願。而。即。郡。人。黎。黎。進。道。留。公。之。願。也。乎。公。之。才。猷。達。於。遐。邇。
畫。戟。櫓。帷。重。來。有。目。送。公。者。自。崖。而。返。而。望。見。顏。色。蕭。蕭。猶。在。咫尺。
間。也。

文從昌黎云伯樂一過馬群遂空脫出而一種官民纏綿應感不
舍至情確是吉親遭亂思治光景移易他處不得歸公美政入手

文集三卷

五

序

借勢反點及傳神寫炤總在空際盤旋至其文之錯綜變化視染
生色幼婦黃絹為後來開無數法門 而作現學 王佐漫錄

陶都陳三先生詩選序

詩之有風由來尚矣十五國中忠臣孝子勞人思婦之所作皆曰風
人風之感物莫如天籟天籟之發非風非竅無意而感自然而為可
已者天也詩人之天亦如是已矣今天天之與我豈有二哉豈適在
天雖別為我凡我詩人之聰明皆天之似鼻似口者也凡我詩人之
韻刺皆天之呼吸吐納者也凡我詩人之心思腸腑笑語歌哭皆天
之唱喝唱于刁刁調調者也任天而發吹萬不同聽其自取而真詩
存焉得其趣者其陶靖節先生手其為人也解體世紛游趣區外其
涉物也和而不流獨而能群其為詩也悠然有會命筆成篇取適已
意不為名譽倘所謂天籟者耶自陶以後有邵克夫陳白沙兩先生
皆有陶風然而稍涉於理矣陶詩與三百篇惟不言理故理至焉即
陳言理之詩非許人之詩也然理足而止不假外求猶風藉蕭管止
於成吹竅因律呂止於成奏雖曰比竹而亦天也盧公八閩理學之
儒也手輯三先生詩取其離者合之異者同之箋釋而梓行於世其
不期而同不期合而合者是亦盧公之天也吾乃知言詩者之貴
天也人無所不至惟天不容偽彼夫博風而飛者撥雨而怒順風而
受者悠然以適御風而行者冷然以善詩至於怒與適且冷而風人
之性情出矣然而怒者誰耶適者誰耶冷者誰耶皆非人之所能為

文集三卷

六

序

也。天也。故凡漢唐以後壯士之言多怨。清士之言多通。通士之言多
冷。若憂者不可謂非風。即不可謂非天也。故知風之自之為天又何
繫於三先生之不期同而同。不期合而合者哉。

詩本言情。然情深而理寓。此合選所以適其天也。漆園著經。有
合風人意。旨姑舉天類。而闡發之不惟可以証三先生詩。又可補
詩後騷發一書之餘義。而為錦囊也。
孫弘治臨頤



文集三卷

程天修破愁軍詩集序

愁在七情之外。最為難破。矣。七情之於人也。如樂出虛。如蒸成菌。賢
與不肖。並馳而爭。獨至於愁。則賢者過焉。不肖者不及也。賢者之愁。
上自君父。下逮民生。攬於心。而見於眉。發於嘆。而著於詞。拂鬱於
寸。而憤盈於天壤。其城堅其壘固。傾師其下。橫挑遠戰。有葉甲走耳。
而吾友程天修所著近詩。自名曰破愁軍。斯又奇矣。天修忠孝人也。
生斯世也。懷忠孝之心。為斯世也。行忠孝之事。是他人之愁。可破而
天修之愁。死不可破也。今讀其哭洪都哀唐城。夢兄悲弟。悼故人。嘆
田父。諸篇。嗚咽涕泗。祇益人愁。又奚以破愁。雖然。天修之愁。乃所以

文集三卷

序

破愁也。李愬之擒吳元濟也。用蔡人以破蔡人。岳飛之攻楊么也。用
水賊以破水賊。設今天修和顏強笑。欲以破愁。愁不可破也。惟以愁
破愁。不費一矢。不折一騎。而斬將塞旗。直搗深堅。是則李岳之軍也。
余昔年遙幽憂之疾。服藥不效。醫者勸予飲酒賦詩。乃為近體一帙。
命曰喚愁流連詠歌。梓而行之。無遂漸痕。良將治軍。如良醫治病。順
而導之。病即為藥。苟乖其方。藥乃為病。推此道也。可以橫行天下。寧
獨破一人之愁。飲至策勳也哉。

詩以破愁。軍名篇。猶釋氏所云破魔軍。惟以愁破愁。其喚愁者。
為意微。其行廟義助其先聲也。
孫弘治臨頤

康上若詩序

昔余識上若於阿兄小范旅館。爾時年方舞象。才氣沉邁。早有匹敵。小范之勢。及余困傲寒山。二十餘年。上若益力學。古已於賢書。庭遊燕吳楚。學文章。聲譽滿天下。今年九月。與余相見。飲酒。歡甚。出所為詩示余。余驟誦之。勃勃乎雄風也。既而咏蕭寺歌。章門肆。好未終。感慨係之。嗚咽悲鳴。不能自已。盛世風人。優柔之篇。固若是乎。嗟乎。此上若所以為風人也。風人之感慨。即其優柔。感慨者其詞優柔者其旨。詞不鬱則旨不達。感慨不極則優柔不深也。不觀之風乎。使風之行也。僅能擊笑。蒼微蕙。草上玉堂。入洞房。冷。冷。灑灑。吹。吹。披拂。以

文集三卷

九

序

余會蒙如故有此深識一氣渾成更見大儒筆法

蘇州府志

文集三卷

十

序

皆園集序

古今俠烈之士。所以大過人者。則存乎膽氣矣。雖然。膽恃氣而後
克。義氣所鼓。膽即赴之。孟莊西賢之書。其言養氣者。皆諄諄矣。而獨
無一語及膽者。膽周一身。而有相氣。寒而開。而無形。孟莊惟能養其
無形。以及其有相。故能藐大人。卑萬乘。而無抗鼎。今氣不足以克其
膽。則雖以十三歲殺人之秦。劉陽。及其氣。奮於秦王。即震恐色。變弄
其平日市井。蹀躞之膽。一旦失之。又况選懷。懼怯。嚙。嚙。之徒哉。
吾友劉安世。成仁取義。生平以膽自負。人亦以膽許之。吾獨謂安世
之膽。安世俠烈之氣。所克也。蓋嘗讀皆園全集。而益徵其為人矣。安
世以英絕之才。俯視一世。杯酒成詩。刻燭作賦。據案走筆。作彈文章。
不排嶽倒峽。挾風霜而走雷電。捺觚之家人。人震懼其膽。然吾謂安
世詩文之膽。亦皆俠烈之氣之所克也。克而不止。是在善養。昔吾先
君子。嘗以養氣。養膽之學。訓貽孫矣。其言曰。養氣者。養之使老。養膽
者。養之使壯。氣老欲其常翁。膽壯欲其常張。以氣取膽。以老用壯。以
翁主。張天下。無難事矣。間嘗竊取其言。以衡人。衡文。鮮不合者。今安
世詩文。具在。雖其旨激。其魄昌。然其行文之勢。則如春水瀾。湧。盈。科。
後進。漸放乎大壑。此其於養。固不習而自得。不符而自合者。藉令天
假長齡。生逢盛世。其詩其文。與其勲名事業。誰為限量。惜也。遭時不

文集三卷

十一

序

文集三卷

十二

序

遂止於三十之年。徒以其俠烈膽氣。克於詩文。流傳人間。令讀者出
慕。讚嘆。慷慨。流連。涕泗。沾襟。而不能已也。悲夫。
語云。膽欲大。至養膽之學。又是孟莊養氣工夫。源頭讀之。足令懦
夫有立志。後學用其保體識。

李開孫詩序

余猶及見李忠文先生也已卯夏五先生以元僚重望講道環江宮
場高峻者非其人不致望見顏色顧獨知余違余出赴郡試先生命
其門人曾竟臣曰我欲識賀生子盍為我致之至則與偕來也竟臣
傳命俾余執所業為贅清農叩門已有軒車數十輛填塞街衢懷刺
溫秀趨謁恐後者矣先生悉辭焉獨延余與竟臣兩人握手升堂促
席而談且曰賀子方有名於世世將來全於子子為諸生時即擇正
而從焉出而應世無所不正子其為天下全人哉余受教唯唯而出
無何先生起草南樞幕還總憲甲申三月遂殉社稷欲復彷彿音容

文集三卷

十三

序

不可復得矣爾時先生之眾孫聞孫方杜門讀書余亦結茅深山途
窮道棘不得過訪而余已老且七十矣甲寅孟夏余卧病決旬忽接
聞孫手書并詩一函余扶杖躍起病為霍然及讀諸詩見其沈鬱矯
健激昂頓挫之概已足廉頑而立懦矣而又原本忠孝傷懷蒼而泣
禾黍余乃把玩流連有感於乃翁忠文之言也昔者唐太宗得良弓
以示弓人弓人不許曰木心不正所向必偏及見架上故弓曰此良
弓也其木心正而理直此先生擇正而從之旨也越王以豪曹之劍
示薛燭燭曰曹徒擅名不為寶劍及得耶谿之劍鑄成示燭曰此
寶劍也五色並現各不相勝不可指名其名乃全此先生名下求全

文集三卷

十四

序

之旨也今聞孫之詩夫既原本忠孝則固無所不正矣且原本忠孝
而出之以沈鬱矯健使人興觀群怨事父事君隨感而遇則固幾於
全矣以是為弓則為劍也神臂也豁于少府也以是為劍則湛盧也
干將也龍泉大阿也以是為詩則朱蘊家義離騷之首喬也由忠文
正與全之旨而讀茲編然後知先生之詩諱於貽孫者蓋已於忠孝
正直之中默諒我於風雅之林宜聞孫之過庭學詩而有得也
情溢毫端聲來紙上筆復典雅工麗韓歐之遺後學歸虎月際奏

江陰公遺詩序

吾族自良城派衍湖邊。文分城前者為江陰公。當洪武初以薦辟對策。稱旨授江陰知縣。有惠政。今取其遺詩誦之大。聚愷悌忠厚不傷。開國淳樸之氣。因嘆國初造士之隆。用人之廣也。山陬陋巷。毛髮絲粟之才。咸得上聞。蓋庶幾野無遺賢。馬來熙宜德之間。三楊秉鈞。益喜薦士。吾鄉自科目外。西楊所舉。草野文行君子。入佐部寺。出為民牧者。數十餘人。則他方又可知矣。自是以降。朝廷取士。專用科目。升斗微祿。舍是莫沾。雖有大儒一躍棘場。終身錮棄。其以制科舉進士為民牧者。無論賢愚。朝墨綬而夕黃麻。視官如郵舍。視民疾苦如棘。

文集三卷

十五 序

寄之。不相關也。物重必返。吾懼矯枉過甚。將必至於輕科目而廢詩書。為守令者。不用士人。而民命始單管矣。吾聞聖王造士。皆厚集其氣。而養之士。氣驕則凌。餒則敗。而國運因之終始焉。種樹者。其本欲舒。其土欲肥。其培欲平。無摧無傷。以全其性。此國初造士之法也。為社者。養慶而華之。端冕而臨之。此國初用人之法也。造士乃所以綏民。用人乃所以福國也。吾觀江陰公之詩。益瞭然於盛衰之故矣。上下古今。發為弘謨。吾甚惜其謀之於野。境作西江文士之碩果也。長汀黎士弘詩。

心遠堂詩自序

嗟乎。余每憶士友。陳茂先。陳士業。節左之。徐巨源。四子之。古師不。深寒也。而子之秋。余讀書。門取所為。案案出示。四子皆相。獎。益。謂余文開閣。變化不。滅先輩。而縱橫。奇。恣。時。或。遊。之。場。卷。出。即。以。第。一人。相。期。余。聞。言。規。甚。及。微。林。園。落。乙。榜。平。日。所。為。舉。業。為。進。士。持。去。梓。入。房。書。者。或。為。人。襲。取。以。博。科。名。而。余。獨。不。免。於。窮。四。子。過。余。晒。曰。子。如。夜。螢。戴。火。而。寒。余。規。滋。甚。無。從。市。上。望。見。四。子。輒。掩。面。疾。趨。羞。對。其。影。歸。而。賦。詩。年。騷。感。憤。一。篇。之。中。三。致。意。為。他。日。左。之。至。螺。江。梓。入。余。館。余。不。及。避。發。僅。得。詩。怒。然。戚。也。曰。子。胡。為。此。耶。為。此。

文集三卷

十六 序

者。死。窮。而。後。工。且。傳。為。子。為。子。之。舉。業。自。可。不。終。於。窮。而。又。好。為。是。窮。者。之。詩。子。而。窮。則。負。子。舉。業。子。而。不。窮。則。負。子。詩。子。而。欲。處。於。窮。與。不。窮。之。間。兩。負。而。莫。達。為。尚。則。子。詩。之。傳。與。不。傳。終。未。可。知。而。胡。為。此。耶。余。曰。不。然。天。下。事。之。未。可。知。者。寧。有。量。哉。子。不。見。屠。者。餐。於。蔡。霍。而。賣。糴。者。或。過。屠。門。而。得。肉。市。屠。者。常。苦。渴。而。喝。者。往。而。得。屑。乎。子。昔。以。余。之。舉。業。可。以。不。窮。而。已。不。免。於。窮。矣。又。安。能。知。余。詩。之。果。窮。也。子。試。把。余。詩。觀。之。取。其。崛。強。抗。浪。不。欲。名。一。家。不。肯。拘。一。體。第。以。快。其。所。欲。吐。欲。笑。欲。啼。而。止。者。於。此。游。泳。為。淫。波。為。退。而。定。其。美。惡。焉。則。其。窮。與。不。窮。雖。不。可。知。而。其。傳。與。不。傳。固。可。知。也。而。又。何。

詩非真能窮人惟窮者其情愈真故詩愈工也豈真以窮論詩哉
先生學富五車才儲八斗或不免為命所制然年少已兩驗於乙
榜是譽播於西江矣制藝多借刻於房稿是文行於天下矣著書
五十載闡聖學而藏名山是千秋萬世知有先生矣凡文字文孫
衣冠濟濟行將懸之國門文與賸蘇齊名詩與李杜並驅則窮者
一時而不窮者又豈命所能制哉殆亦自道也夫

大漢提學周元
家諱鑑

文集三卷

十七

序

居詩信序

一十年前城南有宅爲心遠堂。雖近市囂譁而讀書甚樂。既而堂荒，兵燬，復讀書於原田之水田。居原田土瘠源淺，十日不雨，苗稼常枯。故原田之田猶石田也。今以水田名，居何哉？蓋田居此久，聽水爲多。且家在中，有北枕小江，無兩易調。有兩易臥，雖鮮源也。水亦時涸，每逢上流，波漲陸淺，灘湧金灘，雷吼石潭，電激江石，迅悍，岬又迫之，急不擇流，旁溢派出，浸入人家，穿戶蕩宇，魚游樹杪，船行天上。此一樂也。又或澍雨流膏，平晴撲霧，細暑常留，斷野絕流，長竿林立，漁火星燦，山腰抱白天影，推黑水聲，似落樹色，潯州此又一樂也。至於東作

文集三卷

14

序

始興南畝遠灌陂隄夜障池塘曉車桔樵抱甕瀾漫不絕鯽鯉鮎魴
望流而赴鳬鶩鵲鷺群浴以嬉萬趾千耕百口喧阗魚尾牛赤人首
盡黥此又一樂也兼此三樂謂之水田不亦宜乎雖然前之二樂源
流之田類皆有之後此一樂非余汲水之田不能得也每誦古詩或
奇而肆或秀以深或鬱以達所謂水田三樂者古人兼焉余詩俗淺
每望古人及涯而返乃既名其居復以名詩者蓋竊願學焉而未逮
也嗟夫願學古人豈終不逮古人哉汲水而勤未有不逮夫源流也
願學而勤未有不逮夫古人也風馳雨驟則波委而雲隨矣水落石
出則鳥黿而龍見矣若是者天人交發神鬼悉來雖余不敢時有戈

後建其意一篇之中三樂迭見更欲進而辭焉其在異日也夫其在異日也夫

先生以水田名詩居有三樂不減蘇公實心諸事釋之可知五十載辭榮高尚吟壇歌時也後學劉厚祿

二周古文合刻序

文章之道譬之畫家氣韻本之居體神彩生於運筆然而有得於居體運筆之先者矣宋元君將畫圖衆史皆紙毫和墨獨一史後平僊僊然不趨受命不讓解衣盤礴元君喜曰此真畫圖者也相文士者亦如是矣熙朝以舉業爲時文士子應舉者束於排比格律而解衣盤礴之致始亡矣其間或有不羈之士以其才思旁出於序記書論諸體別其名曰古文而科場事與歲月難給父兄師友動色相戒以爲舍本逐末有妨進取迨至登第服官以後英華果銳消磨已盡然後勉強應酬以充僮僮備奉之具而解衣盤礴之致又亡矣獨吾友

周晦丑偕其族白山不然方爲諸生即務憤學古文其文曲折往復力追唐宋出以示余余乃嘆曰嗟乎古文之難也雖以守溪鶴灘之時文領袖一代及爲古文遂不能與作者頡頏乃欲兼而得之豈非才哉雖然吾嘗聞画水之譜於清狂矣昔者清狂道人之畫水也專一於水不雜他念一朝倉皇索筆作烏鵲菩薩以火光三昧降諸魔魅飛烟掣電有燒夷陵焚赤壁之勢於是清狂畫火之名一旦齊於畫水夫舉業之用排偶格律也猶畫水者不能無一擺三摺種種成法然而清狂超然法外能游心於始體運筆之先其於水也洗滌淫變幻不測一日之內數幅之間魚龍泉壑萬物出沒既悅春而

漢復落而懸忽。波而博而旋。乳石而沸雷。倏而回風。舟懸。俄馬倒。峽天盪。星浮。當其大醉。奮顛倒淋漓之時。視彼發。降。麗。飛。烟。掣。電。之。火。潭。無。以。辨。夫。是。以。一。警。而。兼。兩。長。也。由。此。觀。之。而。君。特。惠。時。文。不。窮。工。而。極。變。耳。果。能。窮。工。而。極。變。其。視。古。文。豈。果。有。二。道。哉。今。其。古。文。具。在。然。特。一。班。耳。若。其。錄。繁。久。為。都。人。所。推。社。事。新。興。意。氣。蒸。變。遇。其。解。衣。盤。礴。時。即。余。不。敏。亦。得。樓。臂。振。袂。於。其。旁。也。

以畫喻文。借清狂道人。畫水畫火。倏其痛快淋漓。亦具有水清火焰之勢。而自首至尾。一氣盤旋。刻床可想。見當年。紙筆和墨。得

文集三卷

意快書時光景。後附題尾。

廿一

序

蔡社制藝序

吾邑自先君子與伯父長孺公及金石辰賀可上賀中白尹長思周非熊劉開美蕭升叔劉岫毓諸先生糾一時名士為社。海內望風而康。當時號文章淵藪。元曰永新。既而又有侯雲諸社。雲蒸霞起。今諸君子又呼號英傑二十餘人為蔡社。嗚呼。吾邑制舉業至此。可謂盛哉。夫社者。鄉里醵祭之名。酒食猥薄之事。非有與於文章之觀也。且士握鉛槧為文章。工拙好醜。吾自知之。奚取於社。况乎集衆人而為社。豈無學術異方。心志異趨。父兄師長異教。而曰吾所取同者文也。噫。果特何者。以為同哉。治人之鑄千將也。金錫有其器。鍛鍊有其工。

文集三卷

十二

序

火齊有其候。劍成而不可刈。麻何則。砥礪不存。為及至清水淬其鋒。盤石發其芒。陸斷兕虎。水截蛟龍。無留行矣。夫文亦有砥礪焉。當其叔視反聽。專志凝神。經營慘淡。四顧躊躇。恍然躍然。深自許也。業何許矣。忽然而望曰。吾友其許我乎。業許我矣。能無今是而古非共是而獨非乎。業無之而不許我矣。則是我友果不我欺也。我果無負於我友也。猶且展轉低徊。或歌或笑。或嘿或語。或千里而命駕。或親面而犯顏。或送一離。而終日動色。或爭一解。而終身衡決。謂夫琴瑟之專一。不若絲竹之殊調也。有心者之同。不如無心者之不同也。其不同者。乃所以為同也。豈區區呼號儕類。以為同也。歟。哉。余負性狹奇。

歷落不欲強同一世。然海內豪傑之士。亦不以余爲奇。歷落爲遠俗。而拂衆。而相與砥礪乎文章者。殆十年於茲矣。蓋予之以制藝。藝獲與於斯文者。即不皆同杜之力。而杜亦不爲無助。今諸君子之爲杜也。其同與否歟。所不可知。然固有以大服乎海內之心。尚其厚自砥礪。克振宗風。毋使先君子諸人專美於前也。即予不佞。且拭目以俟之矣。

文勢奔放如揚帆千里。一瀉無際。昌黎云。莫爲之前。雖美弗彰。莫爲之後。雖盛弗繼。篇中婉勵交至。允爲斯道干城。後學尹志伊識。

二施制義合稿序

今之稱人兄弟者。動曰難爲兄難爲弟。不知此特大丘墓買之吉耳。藉令元方自道。決不若此。兄弟之間。千唱倡和。斯亦人生最樂事矣。矧其皆才士也。則是莫和與干。將共割也。使莫和與干。刀共割則難。爲鉛刀使莫和與干。將共割。則新發利。犀游亦更易。而乃以爲難也。則此吳鴻雙瓶。不名神鉤。是津獨躍。乃見蛟螭也。嗚呼。此豈有得於兄弟之樂者哉。吉水施教臣與弟求公。皆吾社才士也。其爲制義。天懷驟發。神采來附。吾不能於其兄弟間。強爲軒輊。偶憶昔人所云。慈明內朗。叔燕外昭。兩人之文。夫亦各有致矣。吾獨慨風俗日薄。羣澤之內。朝叔燕外。昭兩人之文。夫亦各有致矣。吾獨慨風俗日薄。羣澤之內。

蓋不在兄弟。而在友生。每咏伐木。未嘗不掩卷長嘆也。而教臣求公。獨能自相切劘。不惜疎於交游。不角名於壇坫。是可尚已。余自數年前。讀教臣文。而嗜之。今年聚有鷺渚。求公復出其文相示。似勃勃欲火攻教臣也。因戲謂教臣曰。子真難爲兄矣。教臣曰。不然。人惟無佳子弟。故難耳。吾引之弟。仲之吾。馳之弟。逐之吾。特之弟。角之有弟。如此。吾何難哉。吾聞而擊然有當於心也。合刻成。即書此以弁之。使夫凡有兄弟者。讀其文。錄其言。而思教臣之易爲兄者。何在。求公之易爲弟者。何在。其爲震澤之益已過半矣。彼謂兄弟不如友生。而逐逐焉。趨東閣。走西園。懷刺溫券。強相攀倚者。以視二施。其難易相去何。

如也。

惜古斷斷素許為二施正地步砂為世人作鉅疏故深難自擬



又集三卷

廿五

序



淳玉館制義自序

制義小技而欲懸之國門非以為名乎然余閱國門之牘以萬計乃
 致余生平所誦習與世所共奉為名士皆其無意於名者何哉是有
 道焉善傳者不貪最勝雖不必勝得者必多著者不貪速傳雖不
 必傳其文必善夫著書而欲懸以為名則其為書可知矣昔之以其
 書懸國門者無如呂文信當呂覽初懸時至使人不敢以一字易其
 千金其書可謂善矣而太史公譏之為孔氏之聞者豈非惡其有意
 於名耶然則呂覽之傳其出自竊客之手不問而可知也談今文信
 果能開戶著書而胸中時有國門之意豈復有呂覽哉吾是以知
 名之足以累書而有意於名之足以累名也故近日以來不欲以文
 字遍示同人又自壬申罹人子大故廢筆墨者三年今夏讀書浮玉
 得文盈帙友人讀而喜之為余選四十首付梓余不能辭為嚴汰而
 出其半或曰子將為名乎余笑曰固也余雖非有意於名而不能不
 惜其精神之所存則謂懸以為名亦可也且子不見大史公乎彼能
 議呂文信至所自者書藏善本於名山足矣而又置其副於京師且
 欲傳之通都大邑夫豈其無意於名者哉如謂無意於名而可以得
 名是亦好名之一道也天下有好名如是者此又余不佞所願為
 報矣

齊讀先生制義且將傳之千萬世豈僅懸國門已哉然無意於名而終得名文情婉曲可想其文壇樹幟時也



文集三卷

廿七

序

鄧陽蕭氏族譜序

前明萬曆間吾邑蕭氏人材蔚興而漳州別駕素樸公偕其姪學正升叔公憲縣尹大乙公並以選學弘才冠冕群倫螺江士子嘖嘖三蕭不去口爾時余方童稚不及與漳州容縣追隨惟升叔先生萬曆壬子與先伯先君及峽江曾相國同舉於鄉且並出章公道卿之門四人相得如兄弟升叔先生常肩輿過先君草堂篝燈夜坐貽孫甘角侍立竊見其目光閃電議論風生歷數古今英雄成敗邊塞要隘時務緩急汪子言若河漢而無極也今先生歿六十餘年矣其孫蕭珠為余姪壻以叔兄某某諸公之命函其族譜及曾相國存日所為舊序相示索一言以引其端余披覽再四而知蕭氏源流之遠也蕭氏之先宋仁宗時有禮部侍郎諱定基者自長沙徙居吉州瀘源後嗣繁衍為螺陵曲山瀘江諸派是文時定基公之十二世孫思啟翁從瀘江往歸新淦練公子寧為幕客練公以忠於建文被成祖族誅并逮繫其姻黨一百五十餘人悉戍遼思啟翁父子為仇家所迫竄匿永新之鄧陽山追騎踵至伏劍而死其三子不勝悲憤團聚諸姓壯勇據山扼險以抗官兵至宣德間始就招撫子孫茂盛稱望族焉吾因而歎欣慨於練公之事也蓋拜兩朝畢命一日斷舌全陞噴血玉階藏其家赤其族斯已甚矣姻黨賓客何辜於國乃欲瓜分

文集三卷

廿八

序

抄而絲繭剪也。遂使焚林之鹿走不擇。騰騰之鳥飛不想。教樂其
 負固扞文網而格功令。豈得已也哉。今其而裔故在也。固有沒故果
 陳聲施韓宗者矣。有澤被郡邑。舉擬漢循者矣。有模漢摘華。羅有家
 而激六藝者矣。有奉詞計。城守封疆。而死王事者矣。若夫入員未出
 積經左鉛。而右琴瑟。而容儒雅。有其文者。比比皆是。然其集
 京響。悉為山谷。好音麗。習之。怨何其短。而濡沫之恩。何其長。吾乃
 知成祖喋血之蒼生。即高皇乳哺之赤子也。蹟難所傷。為妹上洛。邑
 之頑民。即其文所養。為多士。多力之庸。敏也。為練公。而帶牛佩犢。以
 犯順之高。魯即觀國光。而變豹騰蛟之雲。仍也。順適何常。在人主驅
 而用之耳。當練禍未解時。言水錢習禮。以練黨漏網。懷疑懼誅。南楊
 縱容言於成祖。成祖欣然曰。使練子寧尚在。朕當用之。况習禮乎。大
 哉。王言也。藉令是時。補浴皆南楊之輔。臣整。酷無陳瑛之司。冠吹充
 之罪。誅止於身。斬祛之仇。禍不旋。則練公為田橫。而思啟父子。與
 有五十之姻黨。為海島。有五十之壯士。練公為貫高。而思啟父子。與
 五十之姻黨。為海島。有五十之壯士。練公為貫高。而思啟父子。與
 逆施挺而走險。撫今追昔。能無惻耶。敢公父子。以阻兵取怨。鄉曲久
 而傳說。惟魯相國為練公。鄉人能知其賓客。軼事遂為昭雪。其隱痛
 而剛發其幽光。俾詞立誠。仁人君子。用心為勞。苦矣。魯相國。禮號

三雲崇禎時為御史中丞。其後以家守元。莊。歷官於。與。科。生
 生兩人。皆以先伯先君。好。視。余。猶。子。余。由。嘉。得。見。相。國。遺。文。又。升
 升叔先生。久。歿。不得。復。聆。其。聲。咳。也。於。其。諸。成。之。日。再。舉。相。國。之。言
 引而申之。以重謝蕭氏諸君子仁孝之恩云爾。
 寒族文譜。前朝名作。如林。亦不過。講其源流。紀其世系耳。而章野
 軼事。非先生年譜。世好。其。孤。忠。義。不。能。圖。其。海。德。光
 與魯相國敘並。現。出。世。後。學。士。德。祥。識

南溪賀氏支譜序

吾族良坊賀氏合譜已經八修矣。溯其源流則自唐著作即憑公從會稽來。今永新留家也。西良坊五傳為美為圖為琰為緒。美琰緒三公跨處四鄉。及廬安二邑。而圖公之後分居西郭為龍田厚田諸派。有慶同公原居樓樹下。慶同之孫德清自樓樹下再徙為石德清之孫樂山。自為石三徙至南溪。嗣續繁衍。人文蔚起。王戊臘暮南溪之茂才某某等。謁余於水田草堂。出其所纂南溪支譜。再拜請曰。吾子堯臺禮先一飯古之人乎。於此言已。余喜其與余同出圖祖之後也。受而讀之。見其情深文明。由小宗而溯之大宗。由大宗而溯之太祖。本末源流不紊。不亂因而追感於吾族昔日之隆也。主伯亞旅合族會食。歲有常期。還豆既陳。行常斯廢。且面目以時相親。情懷以時相感。禮教以時相維。而後族譜與焉。以別昭穆。以辨親疎。雖至世遠時隔。雲仍升沉。猶能振諸相依。還還輩。豈不傷淪落綿綿。寫篇無遺。旁衍歟。休哉。詩不云乎。麟之趾。振振公子。麟之定。振振公姓。麟之角。振振公族。詩蓋謂麟性仁厚有趾而不翼有定而不振有角而不觸。為體雖殊。無非一麟之身。以此取喻。文考仁厚所生公子公姓公族。皆能仁厚。雖為教各殊。無非文考之身也。由詩言而推及吾族之塚。聚西如者。宜無非圖祖之身。由圖祖而推及四卿九派。若美若琰若

支集三卷

升一

序

儲三公之後。宜無非憑祖之身矣。豈有祖宗之身而可使之踳鑿。交相為禱也哉。所以吾族仁厚世承。罔或失墜。先哲勸戒。更僕難數。若貽孫所及見者。則有若先文林郎聞所公。暨先大夫青園公。孝友敦睦。早及九派。格於旁支。爪無抱。豈不燃箕仁哉。麟哉。不喘生不亂群。麟哉。仁哉。今日者。仁厚之風。又當見於吾黨之後賢與南溪諸君子矣。支譜既成。彰有本明有序。諸君子勉之哉。先哲邀矣。先澤渾矣。爾篤爾躬。純嘏集矣。爾敦爾儀。福祿道矣。式敷爾祖。式承爾宗。式敦爾族。麟之為麟。吾黨後賢與南溪諸君子。其昭昭矣。分身者趾耶。定耶。角耶。露靈者子耶。姓耶。族耶。吾輩未絕。玉書其吐光耶。吾道其共勉之哉。

支集三卷

升一

序

仁本千親。惟愛深一本。故情切同仁。繹詩而式雅化。敬宗乃以尊祖。末復錯綜游揚。命意最極超忽。幾飄飄乎欲仙矣。新達徐巨源評。

代賀明府黃公壽序

昔之察吏者見短而知其仁見童子而知其藏竊心怪之及履其大
意蓋彷彿夫子親治蕭之法云仲氏治蕭夫子見其溝塍墻屋樹木
庭宇而三稱之夫忠信慈惠明決此三者仲氏所素有的世固未有
扶特無素而能以旦暮及物者也黃公之令永新也甫下車而忠信
慈愛明決之稱當事者習聞之適屆攬轡之辰合邑士民向余謀所
以稱觴者因進而告之曰子知公所以治永新乎永新土瘠而民貧
賦重而訟多民拙於文而巧於伺意言為之上者不患法之不
行而患行法之意不深夫法行而使人敢違不給則奸民與猾胥始

文集三卷

序

說而竊其喜怒喜極竊於下視聽亂於上好民猾胥得志而良善始
危如是則鈎距之術反足以蔽吾聰明而操切之政反足以奪吾威
權矣君子知其然也以爲行法必先愛民愛民先無私愛民而無
私故法行而民不怨法行而民不怨故威不能傷其威而惠不至分
其惠子大叔問政於公孫僑僑以爲有德者能以寬治民而夫子亦
至稱其養民也惠夫夫烈民畏特權宜故時之術無以愛民之心出
之所以威行而惠生及其惠行而威愈著此其道在造父之收驂焉
矣鄭有瘠馬困人不能勝其饑飽馬方行見汗萊而息焉雖鞭之不
前也問之造父造父曰馬已瘠矣又加鞭焉感傷於痛楚而惠分於

文集三卷

序

汗萊是以行愈疲而馬愈瘠吾謹其德仰使其最易彼見汗萊而不
顧登羊腸盤蟻封終日不倦矣夫政亦有汗萊焉奸民與猾胥是也
察民疾苦燭民禍端塞民漏竇威不傷於析楊而惠不分於奸猾牧
瘠民者亦如造父之收驂焉而已矣今公之治永新也不恃民之無
奸也而恃民奸而不能用不恃胥之無猾也而恃胥猾而不能行其
惡不形愛憎無私偷刀削券桑維蠶神之徒無所肆其害刑不加於
他時而犯法者寡政不繁於往昔而振起者多此非挾持有素而愛
民無私者能若是哉且夫今日永新凋瘵已極矣所賴我公教養而
生全之乃今不困於煩刑而民已得一生矣不苦於厚斂而民已得

二生矣不陷於奸猾而民已得三生矣古之樂得賢君者誦其德音
死加以無疆無期之祝南山有臺之詩是也則夫鞠脰奉觴沐浴而
歌咏之夫亦有姓之志也方今寇賊驕驕天子需材甚急使得感惠
兼者如公者以輯寧四方庶可紓宵旰之憂有如一旦特膺內召東
國之鈞無疆無期之祝將永新實始基之三爵屢進終未有已余不
佞將執筆以備懷史可也

先生滿腔經濟借此發揮愷切詳明寓感慨於叙述之中擬之韓
潮蘇海更加超脫後學蕭岳儀識

代賀署永新篆司理于公初度序

棠隲已卯孟冬。于候攝永新篆。甫三月。適逢初度。都人士奉觴以進。
乞余言為壽。余惟國家建官庇民。州縣長吏。有重進士。其以治平報
最者。臺省部署。不次相權。委任寵賚。非不至也。然或若矜才盛氣。凌
轉一時。視民若芥。視官若傳舍。彼雖專橫之手。攝也。况攝乎哉。古之
理民者。不問其專與攝也。但以其精意之久。暫為感化之。遲速而已。
矣。子產專鄭政十八年。桃李之垂于行者。莫援也。雖刀之遺於道者。
莫舉也。孔子攝魯相三月。男女別塗。夜戶不閉。市不儲債。君子不以
十八年為遲。三月為速者。以十八年精意所存。如一日。而三月精意
所注。已及後日也。由此觀之。攝與專。寧有異乎哉。獨我公之攝永新。
有難為言者。永新土瘠民貧。蠟樓溪飲。畏罪自重。近者仇讎相仍。盜
賊蜂起。燕之獄訟繁興。征歛逾額。當事或深文密網。迫民走險。民之
無饒實子者。踵相屬也。彈丸小邑。其生也狹隘。而使之酷烈。使所有
明察之宰。而後有饒急之吏。豈復有幸乎。王良天下之善馭也。駕款
段之馬。登九折之坂。馳驟步趨。馬力竭矣。謗令有如造父者。復從其
後。而鞭策之。取則善矣。而馬將弗堪。今永新之民力。已幾幾于竭矣。
屬有天幸。而我公攝篆之。振遂至。而下車訪問疾苦。與民休息。省敲
朴清園囿。舉凡與利除害。有利於地方者。靡所不為。都人士新志公

三五

序

文庫卷三

卅六

序

之為攝。而以為其吾父也。公亦自忘其為攝。而以為吾國作民父
母者也。雖三月哉。而遲速久暫。尤有能辨之者矣。夫昔之深文密網。
非不足以饒閭勳聚也。然傳舍而留之。則亦傳舍而去之。夫何裨焉。
且吾聞之。寬猛相濟。有如循環。趙廣漢之守非南也。以嚴察聞。及
是齊代之。易告訢之俗。與以禮讓。而升翁歸鳳治東海。素著能聲。及
攝扶風。選用廉平治法。一新公之為司理也。天才奇邁。由視虎狼。乃
今之攝永新。則懷然如朽索之馭六馬。公蓋承循令尹之後。審時度
勢。徘徊宛轉。不得已而出乎此也。當攝政之初。而居然造專城之福。
以三月之治。而悠然有數十年之恩。有如且暮榮膺內召。都人士歡
金焚香。爭召父於境。茲攝建君以一年。我知公且為父老。勉留以需
化成。余不佞。將奉觴稱壽。以觀鳴琴。馴雉之盛。區區攝也。云乎哉。
專攝殊任。而精心之藏。化遲速無殊。故者。其間當必有辨大抵
審時度勢。寬猛並用。則易地皆可。作民父母。先生歷歷引証。全史
瞭如指掌。後學周登科請。

庚夫人壽序

大江以西風稱才發而吉州尤為真區吾吉州之於文望猶新也屬有天幸廣成侯公來蒞學政多士翕然何化士風文學煥然變及試牘岸音出海內爭奉為鴻寶使豫帝風氣大被於吳楚間越之問海內之士風文運又煥然蓋蓋江右三百年來所僅有也天子嘉其能特褒卓異適夫人榮局七表公方乞養弗獲請天錫難光帝命孔章吉州多士踴躍忭舞微言為勸頌內言不出誰悉夫人賢者雖然余政於公知之矣今夫切之於子類而肯為求之者誠也螺蠧螟蟻非類而亦肯為祝之者誠也多士之於教於大夫人也我

又集三卷

三

序

公之誠固有以祝之矣祝之以成其名誠之以垂其名寔之聞相士者之精神見焉抑嘗聞名寔之說乎創版于將馬稱驂騑者人之所為名也及求于將於風胡則期於鉅利而已以鉅利為于將不必以歐冶子所鑄為于將也問驂騑於伯樂則期於千里而已以千里為驂騑不必以穆天子所駕為驂騑也何則實之所在即名之所在而名之所在不必寔之所在也公入佩慈訓出奉聖謨推其至誠與士相召不獨構貴不敢干以私也即郡縣有司感公之誠亦不敢以其意為輕重至其術文平氣澄懷盡破成見目光所攝表裏俱徹一至於貴意往神留數行清芬順動髣髴而又新正雅變不名一家

之子咸與登庸奮勳之材曲為昭宣其名寔相稱者指而上之實至而名未立者技而出之其名實俱未至者於而誘之每進與諸生

論業囁嚅然若取諸其懷而與之凡所為羽翼教誨者無以異於大夫人之於公也何者誠也深山大澤實生龍蛇乘雲騰霧遂變無方吉州有被之矣大夫人以名家女助給諫公為一代百官當給諫公有攻客氏之奸舉朝皆為股慄有從旁怵大夫人者毅然不為動此其識量夫豈閭閻所有哉及成就我公伯仲為世大儒諸孫並磊砢現琦稱名士第一流以故簡書甫下吉州人士方伯以為龍欣然如登闕里之堂升龍門之坂而公且退然如不勝衣弗以盛名

又集三卷

三

序

凌人華十三郡之人文如一父之子倡以正學勉以忠孝使皆明理講道飭躬屬行此非得於誠求者深而能若是乎且吾聞教者於人神化無迹譬猶陶人之埴埴也其視取諸土而為器也與夫未離於土無以異何者忘之至也忘之至者誠之至也而非生之論孝亦曰愛敬易志親難使我忘親易使親忘我難今多士於公類應誠感久矣其相忘於道術矣藉令以公之誠一旦獲請於天子得一歸養之名即朝夕承歡親其能忘乎侯氏世有奇母岡陵作朋政未有父以公視聽淵塞能得吾大夫人無形聲之所在必不中道棄諸生以傷親志今上汲汲求賢嚮用方新假公歲月使於大江以西祝而省

之名顯實厚如古學者五年小成九年大成以終被夫人夫人誠求之
致於我公種養之餘此不第尊親為隆抑亦君親親類愛敬而忘之
至也致恐內召方殷給屏帷帳庶席以待余請為多士拜手稽首請
闕以謝曰西山之巖多長年之藥臣願我公長臨此方為大夫人升
砂之資焉可矣

揭一誠字兩音夾發如水乳之渾融如草蛇之起伏文散如儀鳳
叔毫端在後文宗當日推先生為天下士有此傑構能不心傾

聖學族孫文輝題識

胡博先七十序

余所交友朋多矣未嘗有與余談及心性者獨胡博先以磨心內典
偶一談之辛卯孟冬與博先同訪李公謹養席間談易譙爾特標大
極無極二圖之言博先復申言之余謂易有大極如水中之月無跡
可尋但言大極而無極之理已具矣今所為大極圖者黑白判然其
大極生兩儀之圖也相與辨論終夜不休既而三人所言如水乳之
自合也已未季春忽忽二十九年博先攬撥之辰適濟七旬同鄉諸
友各以詩歌贈和稱觴者戶外之履已滿矣嗣召宛錫復再詳乞言
為贈余則何言第舉魯論仁者壽一言進之而已夫壽命於天而死
歸於仁何以解夫不必仁而壽者雖然子與氏嘗言存心養性以事
天矣存心養性仁者事也人之事天以玄牡黃目而仁者事天以存
心養性此其養壽不亦宜乎仁者之壽人但見其日月恒通以為如
風之過河有損也而仁者無損人又見其日月升恒以為如川之方
至有增也而仁者無增有增有損者人也無增無損者天也以無增
無損之天為不驚不崩之壽此固海上之籌所不能算而大境之壽
所不能紀矣嘗聞宋政和時有軒轅子者自夸為數千歲人曾乘千
歲靈龜泛海訪文王於姜里遇其頤易解龜灼而卜焉又嘗與孔子
至得貴孔子不悅迺再探原筮寬以解焉當時書味其誕吾以為勿

也○彼○軒○轅○子○特○不○知○有○仁○者○之○奇○耳○使○知○有○仁○者○之○奇○則○以○琴○於○人○曰○文○王○孔○子○終○日○與○之○觀○而○吾○以○為○固○然○也○寧○惟○文○王○孔○子○即○以○琴○於○人○曰○庖○犧○氏○終○日○與○之○觀○而○吾○以○為○固○然○也○寧○惟○庖○犧○氏○即○以○琴○於○人○曰○易○有○大○極○之○初○三○聖○人○已○與○之○觀○而○吾○又○以○為○固○然○也○何○也○二○聖○人○者○自○古○至○今○不○驚○不○崩○則○凡○以○吾○之○易○而○見○三○聖○人○之○易○事○吾○之○天○而○見○三○聖○人○之○天○若○亦○自○古○至○今○不○驚○不○崩○也○而○何○疑○於○軒○轅○子○之○見○文○王○孔○子○哉○憚○先○於○心○性○之○學○談○之○已○久○則○其○於○仁○亦○在○大○學○學○焉○是○也○而○已○立○命○於○極○致○命○於○天○故○復○以○自○考○視○履○以○旋○元○勿○忘○勿○助○以○俟○其○熟○當○此○時○也○丹○砂○黃○金○盡○同○凡○磔○洪○

崖○赤○松○畫○拜○下○風○綠○筋○何○誌○盡○為○妖○妄○宛○錫○固○不○必○知○年○為○懼○三○友○朋○亦○無○待○三○爵○為○勤○矣○以○此○贊○之○博○先○其○以○余○言○為○琴○耶○誕○耶○信○耶○

心性之學深書辨之如月映萬川處處透明透快已極茲舉以言
寄非憚先不能當非賀子不能道 文水劉子于評

壽竹溪周母龍孺人七十序

嘗讀劉向范曄列女諸傳多表奇行而曹大家所作女誡獨標婦德
基恒者常也婦德貞貞惟在於恒周易序卦以恒繼成家人之象
言有物而行有恒歸妹六二亦曰豳人之貞未變常也所謂婦人養
兼奇行恒德而為言也然則恒常之道古今不易自女誡七篇而外
邇而上之如易所稱无攸遂在中饋地道无成而代有攸行所稱難
鳴昧旦離珮贈報琴瑟靜好酒食是議絲綌無斁是皆婦人之貞也
第劉范所表奇行者遭時之變而以履變如常為貞詩人所以咏栢
舟碩人也女誡所陳恒德者處時之常而以不變其常為貞詩人所
以頌孟斯麟趾也雖二義並隆然享福祿而蕃嗣胤者莫如恒德故
祝頌之詞不在碩人栢舟而在孟斯麟趾如今日周母龍孺人則可
謂恒德之茂而福祿嗣胤有獨豐者矣孺人生長仕族嬪於名門而
敬慎勤儉不殊寒素此萬單緒絡之恒德可頌也夫君令申翁懷慨
好義令聞彰外而孺人柔嘉維則雍穆在內此雞鳴昧旦琴瑟靜好
之恒德可頌也及令翁見背而孺人克成夫志每逢儉歲開闢以周
鄉閭歲在龍蛇兵寇交訌老弱婦女襁負提携流離滿道孺人寒者
衣之饑者食之其得豫生還者亦蒙周給使得寧家所全甚衆此地
通无成而代有終之恒德可頌也有賢嗣三君廣名薛鳳今孫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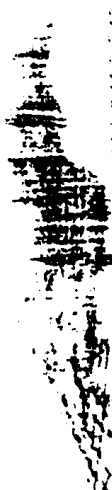
此跡前龍。舊人悉教以義方。公族公姓。振振繩繩。蔚為禾川。碩望壯
龜斯趾之恒德。可頌也。而且長齊事佛。傾誠蓮座。三皈依謹六度
恒修。豈非卓然女中之丈夫哉。昔曹大家以恒德垂誠。其後曹氏一
門鼎盛。歷于曹成。位至齊相。封關內侯。今舊人蘭桂叢生。已日親其
蜚聲明經。揚名膠序。將來連茹並進。作賓王家。尚未有壯今值孟夏
良辰。孺人壽屆七袞。仰看昆季子姪。翱翔天路。金章玉軸。貴於竹溪
宜旦暮間事耳。其族中名賢。以余不佞。祇在門楣。微言為壽。規無交
梨火寒。可佐壺觴。惟取曹氏女誠及易許之言。以代三祝。而無期無
疆之壽。固於孺人之恒德卜之矣。

文集三卷

四二

序

從奇行陪出恒德。又從女誠。周易詩辭確証恒德之可久。徐將常
變二義。出脫曹大家為能不矢其常。所以來益斯麟趾之祥。自後
段段寔應龍大君身上。却無虛訓。未乃於曹氏守恒一門鼎盛兩
相對照。如大史公報任安書。筆屢千言。始終惟一辟字。貫注同此
法門。所謂立言有體。不浮不說。此通邑製錦稱觴文也。余自少往
來文溪所耳熟於龍大君。其悉得先生燕許為筆表章之洵為視
頌家最上一乘。後學以世所難。



汪子七十壽序

蓋嘗論之。古無門外之權。然後能醴閣中之慶。無四方之樂。然後
能養一家之和。權者爭端也。舉者咎門也。丈夫而且思之。而况婦人
乎。婦人之道。蓋存易詩矣。家人之六二曰。无攸遂。在中饋。貞吉。斯干
之卒章曰。無非無儀。惟酒食是議。無父母遺。婦人饋酒食。至微至
也。易固有言坤厚載物。含弘光大。育莫大乎求遂。而不已。使求遂
麟趾之化。亦似不以酒食為亟也。者而家人斯干。獨崇禮言之何也。
彼固見其深矣。以為婦人所最思者。莫大乎求遂。而不已。使求遂
而不已。將无至倒丈夫之柄。而持之以婦人。而持丈夫之柄。非莫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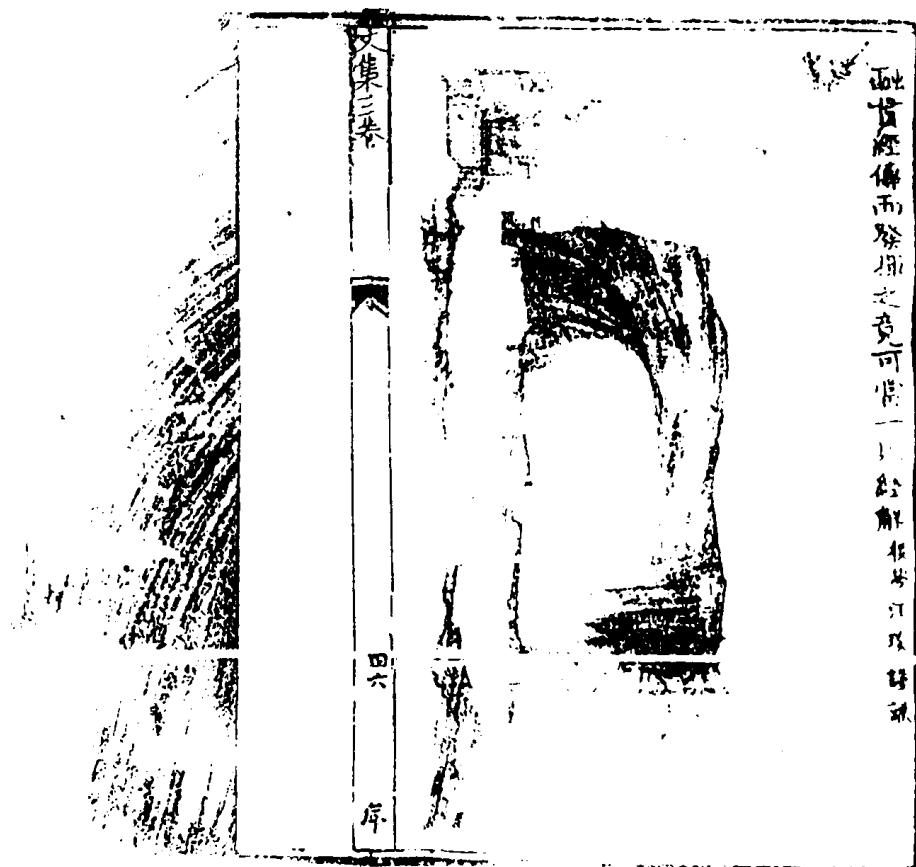
文集三卷

四四

序

焉。羅其甚焉。是故婦人與丈夫以相反為相承者也。丈夫以無所不
遂為吉。而婦人以無所遂為吉。丈夫以有儀為德。而婦人以無儀為
德。丈夫以頌揚父母為祝。而婦人以無羅父母為祝。故夫奇才異能。
敏智慧。轉轉詞麗。讓婦人所不幸。而有之者。非婦人之福也。惟能一
無所遂。而於中饋酒食之間。兢兢焉。恂恂焉。出閨不讓。公事不讓。琴
瑟叶內。錦佩報外。執事既宜。結語無數。諄語之屬。階不生床第之戒。
禍不起。庶幾可望含弘光大之域。而無玷於關雎麟趾焉。然後知婦
人之無所遂者。乃其所以無所不遂也。其無儀者。乃其所以有儀也。
其無羅父母者。乃其所以頌揚父母也。如汪君朴吾元配賀孺人吳

已。猶。人。生。自。事。長。遠。今。族。結。締。之。富。不。教。錦。繡。承。筐。之。實。盛。於。衣。
黃。而。孺。人。不。以。此。驕。人。也。唯。是。順。於。尊。婦。和。於。娣。以。應。於。戚。獲。相。其。
夫。為。孝。子。為。舉。子。若。孫。讀。書。循。理。無。非。令。器。斯。可。謂。無。所。不。遂。
矣。抑。知。其。無。所。不。遂。者。本。之。於。無。所。不。遂。者。哉。雖。然。難。矣。昔。賈。大。夫。之。
婦。貌。美。而。不。悅。其。大。夫。也。不。言。不。笑。若。三。年。矣。及。大。夫。御。婦。以。如。舉。
雖。飛。於。前。大。夫。引。弓。一。發。中。之。婦。喜。乃。言。而。笑。賈。大。夫。曰。我。不。射。雖。
汝。遂。終。身。不。言。不。笑。矣。婦。之。不。言。不。笑。婦。之。所。以。對。大。夫。也。然。安。知。
他。日。不。以。言。笑。對。大。夫。耶。夫。婦。之。求。遂。而。不。已。也。則。言。笑。以。為。階。言。
笑。晏。晏。溺。於。庭。除。風。儀。幡。幡。襲。於。帷。薄。求。遂。不。已。為。惟。不。止。賈。大。夫。
曾。何。利。焉。使。婦。能。無。所。遂。乎。雖。不。美。可。也。不。言。可。也。不。笑。可。也。使。婦。
能。終。身。不。言。不。笑。乎。雖。如。舉。之。轡。不。控。馬。上。之。弓。不。擊。而。車。前。之。雉。
不。中。亦。可。也。何。也。以。不。言。不。笑。為。對。者。無。傷。象。翟。之。儀。以。言。笑。致。對。
者。乃。壞。琴。瑟。之。好。也。然。則。孺。人。所。以。無。所。遂。者。不。過。於。言。笑。之。間。慎。
之。而。已。慎。其。言。笑。恐。其。中。饋。饌。其。酒。食。耳。旨。無。置。於。高。堂。杯。棬。澤。及。
於。後。嗣。以。此。致。福。以。此。永。年。何。求。乎。王。母。何。美。乎。飛。瓊。哉。今。孺。人。年。
已。七。十。族。人。謀。所。以。稱。觴。者。索。言。為。引。余。不。欲。以。世。俗。祝。頌。之。詞。相。
溷。也。但。舉。家。人。斯。千。及。賈。大。夫。之。語。以。明。之。而。無。疆。無。期。之。慶。固。可。
執。吾。言。以。券。之。矣。



族好伯章夫婦製詩序

吾族本別文物萃於梅塘而封文林郎中齋翁之後特爲余嘗與其
人居其退退中規中矩其從容若龍若虎望而知爲梅塘中齋公裔
也然其間偶適者則伯章翁爲最翁慷慨負氣詎常解案爲其弟所
禍乙酉之變猶子被拉翁入園城求之數月乃加頸弗避既而主帥
謝翁儒生召試以文揮毫立就帥喜即命俱歸翁有賢妻歐陽孺人
事尊謹謹翁輕財周人之厄家日落歲饑翁夫婦日食一糜及此一
尊人膳牲醴必豐有四子皆材而仲君相意卓犖負奇將大而宗而
後伯章夫婦喜可知也先是封公生三子其季爲麗水公麗水公復

文集三卷

四七

序

有三子長給諫公季郎丞公與其從弟長沙公從子侍御公父子兄
弟皆以科甲登臚仕獨仲子景龍至孫伯章有文弗售遂疑天意或
不可測今伯章有子如此吾乃有感於種植之說也有花富貴莫踰
牡丹花工之種牡丹也必去其弟而長其兄懼分脉也不令結子必
剪其枝根易衰也覆以簍庵暖以小棘避霜氣也至叢桂則不然香
陽八柱小山千莖無懼於分脉矣飄子月宮花富貴無俟於剪枝
矣每值九秋其花三秀無避於嚴霜矣蓋牡丹之基微故氣單而力
獨叢桂之根固故氣均而力全使梅塘之富貴僅麗如牡丹也則昔
日諸君冠蓋如雲斯已隆矣何以景龍一枝鬱勃而世而後生福意

且吾輩之後故宋倫落何以封公子孫人文愈茂脉分而不損
而不衰霜墮而不凋豈非梅塘基大封公根固而伯章望代之培深
也哉吾是以知富貴之莫恃德業之移滋而爲高門大族者當爲叢
桂無爲牡丹也今翁與孺人年並六袞矣族人奉觴爲壽予請進桂
樹之歌以侑焉桂樹歌者淮南王爲八公作也八公仙人徘徊巖間
故淮南攀桂作歌招之其辭曰桂樹叢生兮山之阿山氣麗發兮石
嵒嵒倘今日復有仙人八公者惠而好我若淮南時乎吾願與伯章
懷桂楸以邀之矣

文集三卷

四八

序

衆難逃洞鑒至其文詞絢爛藻繪紛前叙後喻極精工末後
正喻夾焉有如夾岸桃李紅白相間無限奇觀族孫世封謹識

賢賢錄序

古鄉先生歿而祭於社。今之鄉賢祠是也。唐宋之間。祀者寥寥。近三
有年。天下郡邑。縣宗之地。魚比鱗次。是何賢者之多。歟。昔者吾鄉羅
念菴先生。過學宮。瞻禮賢祠。念然。袖其先人神主而歸。曰。此。聖賢
吾先人並享者。非里中之貴人。即貴人之祖。若父也。安在其賢哉。大
祀而不賢。此念菴先生賢者所耻也。吾邑僻壤。所祀諸賢。獨不甚。然
然先充州臨汝。戒貽孫曰。吾耻入賢祠。他日勿以此恩。乃翁是時邑
侯。管公德園。聞而嘆曰。此充州所以為賢也。即以是語為文。請學使
者。製主入祠。以規勵後人。嗚呼。祀不得人。則賢者耻祀。得其人。則不
得賢焉。是宜今日賢者之多也。

賢賢而非貴貴。勘破近俗陋弊。至謂賢者耻不賢者。規摹有關於
教化之言。堪垂千古。後學李枝燭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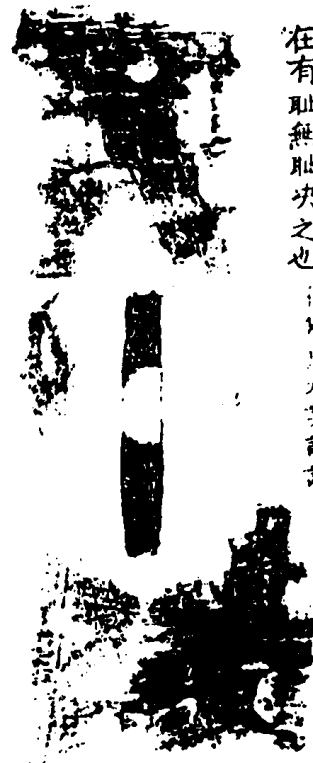
式集三卷

四元序

善治民者。不用民之樂為善也。而用其耻為惡。用民之樂為善。舉國
不得一為用其耻為惡。則丘里可共治也。上失其道。民之不樂為善
久矣。惛惛成風。恬為固然。見一修謹者。相與詆而笑之。如見怪焉。夫
其始也。必輕之。以為常。然後其既也。詆之以為怪。既以修謹為怪。必
更以惛惛為常。犯上亡等。亂賊叢生。為長吏者。將若之何。亦惟耻之
而已矣。而其耻之道。則鄉約六諭。是其端也。昔五季周公。令固安
時。邑人構誣鑿空。扞網伺肯者。實繁有徒。公以為此不可以威勝也。
手註六諭。頒示四封。躬率鄉約。講讀有程。勸懲有章。觀者如鰲相之
圖耻不得與者。深於嚴刑。邑稱大治。而妻父九水翁。躬承家教。復手
是編。與鄉之良士。共相激厲。西鄰子弟。悉化醇厚。然後知天下有用
之言。即天下之常言也。今夫菽粟所以有用者。以其常也。雖有八珍
不厭菽粟。然當饑而食。則菽粟之味。其於八珍。今以是書陳於放棄
六諭之日。其有當饑而食之思乎。邇者風俗日偷。廉耻凋喪。使能持
是以號於民曰。從者為修謹。否則為亂賊。民孰不樂為修謹者。非樂
為修謹。乃其耻為亂賊者也。若夫聞修謹之言。則以為常見修謹之
士。則詆為怪。彼何人哉。豈知常不可輕。輕之則必至犯上亡等。而
亂賊亂賊之民。天下之怪也。身為天下之怪。怪而不知耻。

夫修謹者。噫。彼不知耻。斯亦無所用其耻也。已。

予高祖寧固安手註六論。以饒民。曾祖恪承是訓。與鄉族共敦古
道。至今口碑猶存。妙得斯文。以開發之。見孔聖政刑德禮之辨正。
在有耻無耻决之也。後學則大業謹識



文集三卷

五一
叙

贈程潛木遊五嶽序

釋潛木者。吾友王於山之長子也。賦才英敏。年十六。棄舉子業。出家
為僧。嗣法於位中禪師。工詩古文。嘗賦玩山水。好奇嗜險。斷崖絕壁。
度繩攀蘿。如履平地。在崇禎七八年。無山不遊。遊罷。輒作記。修理
曲折。若按圖指諸。雖如元。操筆無以過也。已未。歸省其母。旋遊九嶷。
至南嶽。住山二年。聞於衆。奔歸。寓余草堂。以父執禮。謂余。揖而請曰。
嶽有五。衡居一焉。今吾歸。助弟治喪。將復入衡。與諸友。妻蘭谷。禪
友彌嵩。三人者。西遊華北。八恒。取道於嵩。而息跡於衡。復以餘力。走
龍門。登牛首。升熊耳。躋峨眉。逍遙於大行。王屋。徘徊乎武英。羅浮。先
生能無一言相易乎。余乃喟然曰。子遊則誠壯矣。雖然。此穆王八駿
所難周。而盧敖畢世所未過也。古者天子有道。崇德報功。一楸封爵。
等於三公。而群山亦自比於執玉之邦。貢琛獻瑞。蒸雲出雨。以澤萬
姓。而媚一人。倚嶽盛哉。三代而降。省方肆觀。廢格不行。雖雄如漢武。
且以衡為邊遠。阻江而移南嶽之祀於霍山矣。若夫從東晉而迄梁。
陳。由五季以歷南宋。秩宗之典。止於衡山。而彼四嶽者。竟不得禮。
官奉牲幣。以播揚天子之休命。蓋天限南北。雖山嶽之靈。且有不貢
不享者矣。又况披緇持鉢之倫。而能踰關越津。冒譏解。網而為
汗漫之遊哉。今天下內外一家。遐邇同軌。輶軒杖屨。往還來。續。抱關。

司城不敢阻訶者四有餘年矣。聞者兵革起。荆棘路。桑門。鮮馬。望斥。城以。謝玄。都青。羊。鳴。獨。指南。所。向。途。窮。或。傷。仁。人。君子。有。隱。憂。焉。夫。輪。轡。平。之。不。易。親。而。雷。澤。深。淵。之。不。再。造。也。今日。者。子。其。與。二。三。子。往。矣。其。往。而。告。於。神。曰。惟。爾。有。靈。能。復。出。其。青。坻。丹。書。碧。雞。金。馬。以。告。大。平。乎。能。復。取。其。高。上。之。泰。北。里。之。禾。江。淮。舊。地。二。帝。之。茅。以。致。豐。稔。乎。能。使。今。之。冠。蓋。相。望。補。遊。人。者。復。有。如。漢。之。博。望。持。節。懷。印。上。覲。帝。而。迎。河。源。者。乎。能。使。今。之。柳。栗。橫。肩。稱。遊。僧。者。復。有。如。唐。之。三。藏。乘。傳。贊。微。跡。慈。嶺。而。踰。難。足。者。乎。如是。則。子。雖。回。車。却。步。而。志。氣。勃。然。已。在。萬。里。之。外。矣。假。設。星。野。運。分。

文集三卷

五三

序

地脉暗斷。震旦一縷。蛛絲。雜。續。神。聖。四。塞。虎。牙。文。錯。五。嶽。群。山。剗。然。有。莫。相。統。攝。之。勢。吾。懼。子。與。二。三。子。者。雖。躡。雲。漢。而。摘。星。辰。朝。發。軔。而。夕。脫。轡。我。知。其。超。超。踰。踏。置。文。豹。於。柵。檻。而。閒。黃。鶴。於。樊。籠。豈。惟。失。吾。子。桑。蓬。之。願。且。亦。嶽。神。之。羞。也。潛。木。曰。然。遂。書。於。冊。

筆陣雄偉。其具濟勝之力。語云恨無縮地術。虛有親天恩。欲遊五嶽者。其能飛禹步耶。噫嘻。難矣。後學周知謹識

戒溺女編序

世人之反情感志也。見家人子生婢。則喜。見牛馬生牝。則又喜。獨至生女。則好婦情。心阿。爾。橫。眉。呌。聲。未。絕。已。付。波。臣。此。豈。忍。於。其。女。而。慈。於。婢。與。牛。馬。哉。則。以。婢。價。倍。奴。而。牛。馬。牝。特。尊。想。可。以。致。富。利。之。所。在。情。隨。意。遷。生。女。則。不。然。納。婦。者。責。聘。如。買。絲。取。婦。者。責。若。索。聘。問。名。之。日。宴。族。飲。賓。酒。食。相。誇。及。至。結。褵。金。珠。錦。繡。各。競。華。侈。牽。犬。提。壺。不。齒。人。類。每。婚。一。男。嫁。一。女。死。破。中。家。之。產。於。是。有。丈夫。盛。年。無。妻。父。母。生。女。不。與。者。矣。嗚。呼。玉。憐。膝。下。珠。聯。掌。中。雙。女。之。情。至。無。已。也。厚。聘。重。奩。盛。飾。麗。采。本。以。伸。其。無。已。之。情。而。其。流。之。

文集三卷

五

序

害反。至於溺女。則是般機。伏於所愛。而自愛其女。乃所以教人。般女也。欲已是風。惟有飾婚嫁之儀。冰酒食之費。使貧者無憚於育女。庶幾骨肉不致相殘。而衣褐弄瓦之家。亦得欽然。稱慶。比於家人子生。牛馬生牝。特尊者之保其乳哺也。其全活生靈之德。視放螺救雀。豈不倍哉。

利以害義。忍以妨慈。不意紅瓦城中。竟有此呖呖之骨肉也。及說劉生。婢生牝。特之不若。薄情陋俗。十之八九。名言醒世。頑石亦磨。點頭族。保履羅謹識。

戒殺牛編序

殺○人○者○之○不○待○教○而○誅○也○人○能○訟○其○死○也○殺○牛○者○之○教○而○不○誅○也○牛○
不○能○訟○其○死○也○雖○不○能○訟○而○有○陰○為○之○訟○者○矣○能○訟○者○惟○實○惟○來○尚○
有○失○出○不○能○訟○而○陰○為○之○訟○者○鬼○瞋○神○怒○不○恕○焉○強○夫○是○以○殺○牛○之○
報○烈○於○殺○人○而○殺○者○不○知○也○顧○反○唇○以○相○誦○曰○三○代○聖○人○皆○以○牛○羊○
雞○豚○供○祭○充○庖○何○吾○子○言○之○激○也○余○曰○不○然○三○代○以○前○兩○人○共○舉○一○
耜○而○耕○謂○之○耦○耕○未○嘗○以○牛○耕○也○詩○書○易○禮○及○諸○傳○記○皆○稱○牛○為○
車○負○駕○引○重○致○遠○之○物○后○稷○教○稼○未○聞○用○牛○管○商○呂○覽○諸○書○其○言○農○
事○若○耒○耜○鑄○鉞○耨○耨○耨○耨○之○具○悉○詳○矣○獨○無○一○語○及○牛○其○畜○牛○也○與○

文集三卷

五五

羊○豕○無○異○是○以○聖○人○不○以○為○戒○也○自○漢○之○趙○過○為○搜○粟○都○尉○始○教○民○
以○牛○代○耕○五○穀○所○需○皆○出○於○牛○於○是○牛○勞○而○人○逸○牛○戴○犁○而○人○加○鞭○
仁○人○君○子○以○為○既○食○其○力○復○食○其○肉○是○可○忍○也○孰○不○可○忍○安○得○而○不○
戒○哉○且○夫○殺○人○者○必○以○怨○而○殺○牛○者○以○德○殺○人○者○因○害○而○生○愆○而○殺○
牛○者○因○利○而○生○怨○夫○德○怨○利○害○之○相○去○亦○已○遠○矣○殺○其○所○德○以○除○其○
害○尚○在○必○誅○况○殺○其○所○德○以○俾○其○利○藏○理○傷○情○天○地○之○所○不○容○此○報○
殺○牛○者○所○以○烈○於○殺○人○也○因○妻○弟○周○叔○何○有○吳○編○故○為○之○序○

德○怨○之○分○人○豈○盡○憤○加○以○殺○所○德○之○名○則○必○不○服○執○此○德○報○牛○
之○罪○其○誰○能○逃○之○究○之○木○鐘○土○鼓○無○奈○擊○之○不○應○何○

牛

代邑人壽黎大母張宜人序

黎公規曾博極群書乃其治民則未大母張宜人絜已寬仁四言而已既以此理信州有聲值功令裁署改令永新治行復著遠邇大母懸輓之辰永新紳士造余微言為壽余惟邑有戎軍猶家有慈母也母之於兒撫育劬勞怙為固然惟夫失乳之兒呱呱在路實實訝然後慈母之懷悠然動矣永新壤界吳楚兵荒之後尚有子遺以異司牧司牧之人渡而削之雖或臨巷俸存亦僅比於豚字而已雲海無恙亦僅比於穀於菟而已天性無恩人道早虧夫乳斷機氣息漸然乃求慈母展惟懇哉天不絕人惠以黎公受命之初大母怡我

人絜已寬仁諄諄不置黎公奉命慨然念永新最困者繁征也溢費也與夫剝脂於保正吸髓於漕屯也盜椎埋而冥間胥侵牟而冥稽也於是悲舉而登之諸罔既去乃與為更新焉然其風裁悉伸於絜已而威斷至務於寬仁發公之心謂大母所諄諄者失乳之兒不忍已於懷也惟民亦自擬於失乳之兒不能已於公之懷也升堂布令環門而望膏澤者猶待哺焉驚言出郊摩肩而擁馬首者猶繞膝焉公與民何若是篤哉乞觀於大母與公之慈孝而知其絜已寬仁者蓋有至性流浹其間矣太母履費席厚不改儉素子孫蕃顓皆扶重名聿燈課讀勿令逸豫諸媳眾介並為命婦象翟奉匏票令惟謹其

慈而有法。無異公與次公之為邦人。母也。當次公卒。南昌時。每退食。問撫。撫幾何有之。則喜。及公理信州。每退食。問平反幾何有之。則喜。公在永新。太母仍寓南州。每使者至。必問所活。問祭幾何。所招集流離幾何有之。則愈喜。出其醢醢。餅手。自敘。使使者啖公。此豈非其至性所流。淡者哉。昔者魚池封。射而陶母之。廣著清河。馴而房母之。教影。藉今。淳。蒙古人。修。陽。應。教。非。有。慈。孝。至。性。流。淡。其。間。廣。或。成。隘。教。或。流。謾。縱。與。士。行。景。伯。競。獎。增。華。亦。近。名。之。事。而。至。道。之。虧。也。孰。如。黎。公。以。視。反。聽。既。得。大。母。無。形。聲。之。所。在。而。承。之。豈。聰。及。明。又。察。善。民。無。形。聲。之。所。在。而。通。之。誠。求。之。慈。應。於。梓。鼓。不。置。之。孝。達。

文集三卷
 於神德民之祝公曰樂只君子保艾爾母樂其長有公因樂公長有
 大母也民之祝大母曰母及罔陵三壽作朋樂得公長事大母因樂
 得長事公也民之祝大母與公因以自祝曰神之福矣俾爾遐穀民
 之質矣日用飲食樂大母與公長有此福固樂其長有此日用飲食
 也夫以大母與公飲時五福敷錫殷民曾不為侈顧此德者民也何
 愚何德雖肝何福何惟日用飲食不能自保是以鬻卷獻諫托命於
 公以公慈孝至性流決其間俾得長有其日用飲食則雖章齊建德
 不樂於此此則永新百姓偏為爾德而不自知其然若矣不然何以
 公博極群書而獨奉大母潔已寬仁四言以此為吏治師以此為鑑

五七

文集三卷

三八

術於身用之而無窮也哉
 奉母詠為吏治黎侯德政至今思慕不忘先生既潔已寬仁有足
 遠勝內外無列真如水月交映恍覺月在池中水在天上引人勝
 境後學林林恭天謹識

瓊溪賀氏家乘序

吾邑賀氏有二宗。皆出晉司空衡公後。一曰良坊賀氏。據譜云。衡公十四世孫。為唐學士知章公。又六傳為唐著作郎。思公。來金永新。留家良坊。派衍支流。九十餘族。此吾祖所自出也。一曰瓊溪賀氏。據家乘云。衡公六世孫。華公。以園子博士。出監南平。永新故南平屬也。其子孫家於金城。自後有十四公者。徙居東門。祥卿公。又徙東門。而徙瓊溪。此傳護所自祖也。二宗皆求新聖族。而瓊溪人文蕃盛。遂以祥卿公為始祖。前家乘不具論。今茲傳護所續紀者。則其曾大父下邳太守。養吾公。其治績。情吏也。而學問則醇儒矣。大父弘任公。鏗鏘富有千條共貫。而尊公可上先生。則以列古之才。絕世之學。金鑿玉振。復有傳護起而鼓吹之。衡歟。休哉。余讀是編。而有感於宗法也。法有源焉。有委焉。良坊派衍十餘族。而憑公為不桃之祖。此蔡川者。先河後海之義也。由源而及之委也。瓊溪之祀。先祥卿公。而後博士。此齊人有事於泰山。必先配林。晉人有事於河。必先薄沱之義也。由委而溯之源也。委繁者。漸傷其源。李慈隴西。劉皆彭城。華賤一區。今古同慨。源遠者。漸失其委。冠冕遙降。降在兒隸。蓬蒿累進。進於葛藟。齊天也。今良坊之委。幾於繁且重矣。瓊溪矯而反之。宜哉。然得無金華公。要嘗大歸。未承金城支庶。靡所附麗乎。自委而溯之源。自配林薄沱。

文集三卷

五九

文集三卷

六十

而推之太山。與河使旁出諸派。咸得漸摩於大守公。四世經術文章之教。是在家乘。磨之而已。曾之孟仲季也。楚之昭屈景也。委也等而上之。桓也。鄭氏也。源也。又上之。曾也。茅也。皆源也。使皆自委而溯焉。則雖良坊瓊溪。且共為一宗。寧僅金城旁出諸派已哉。

同源而不紊。派分支而自專。宗有典。有則。即薪老操筆。難得此。旋周匝手脫。通靈。又水李。難。此。

爲劉孝則先生遺詩序

劉孝則先生詩自崇禎集外有遺詩三卷其詩沉痛直擊少陵之遺風也雖然有異焉少陵之得官甚微而其受知其薄方落魄時會肅宗立乃自廊廡服走行在拜右於遺其後淪落成都又依故人張武爲泰謀工部員外郎當其職拾遺也不過如今日下第諸生間關入闕卑承乏京秩而已及其職工部也不過如今日幕賓記室季校監紀職方而已然猶忠愛徘徊一吟一吟不忘天子則劉公之詩從可知矣公爲先帝親拔第一先帝歿社稷公方家食物哭吐血不食屢絕復甦扶病視師盡瘁行間遂以殉國今讀其哀至蘇忠諸篇叙述慷慨不塊詩史而其死之誠瀝血之狀于霄射日走雷電而泣鬼神有少陵所欲言而不忍言者蓋其遭遇榮於少陵而憂傷過之遭過榮則情愈哀憂傷過則思益苦以益苦之思發逾哀之情學問才具粹不及施湯溪所湧自然淋漓即作者不自知其然而然此其所以異也每怪文文山服習杜詩自謂不及及在獄中作集杜二百首純用杜語悲憤感憤乃過於杜於今乃知其故矣昔人謂讀出師表而不哭者其人必非忠臣今天下忠臣何在哉其或有捧公詩而擗踊撫膺裂紙扼腕者乎則夫虞淵之落照魯陽之殘戈舉人所夢寐想望而不得見者皆可從詩中高吟熱咏以求之也已

文集三卷

六二

序

前後陪貼以忠公位置確然不移其赤胆熱淚純是以神相通故能穿透七札若委之他手雖勝城排壘難得此深入直透

後學劉

徐巨源制義序

士折節為經生家言。本以窮理明道。非獨取科名而已也。成弘以來。文運昌明。士習端恪。王唐諸君子之文章。容爾雅。號為元脉。精氣所福。科名應之後。學者遂遷其學。以取科名。案筋緩步。取青曉。以庶幾有司之一遇。天下承襲。襲其源流。相因聲應。氣求動。獲漸。何所謂窮理明道者。皆視為迂闊無用之學。而科名與文章之途。始分。於是。一二豪傑。厭薄舉業。更為古文辭。以馳騁其才情。而古文與時文之途。又分矣。二十年來。豫章諸公。乃為古學以振之。爾時巨源以少年高才。茂先士業。左之士雲。適為難長。同人唱和。實繁有徒。漸漸以內。望風響應。而古文與時文。復合焉。嗚呼。盛哉。夫古文有古文之律。今所謂開閣操縱。是也。時文有時文之律。今亦所謂開閣操縱。是也。若夫程之以排偶。拘之以功令。繁籍之以聖賢之名理。則為時文。難以古文合時文。尤難。以古文合時文者。離合無端。其冬。變。而。要。造。永。乎。其。調。瑟。音。廢。一。於。堂。而。宮。角。皆。應。乎。其。改。調。一。絃。於。五。音。無。常。而。二。十。五。絃。皆。動。乎。此。其。變。化。出。入。蓋。有。不。期。合。而。合。者。矣。今。讀。巨源所為時文。萬思逸氣。通讀奇情。固其天分所獨絕矣。若夫融模經史。範圍百家。周旋條貫。動與古會。而皆澤於聖賢之旨。近代以來。余與巨源茂先士業。數人而已。顧儼雲場。尾錄而復斥。遂使學者。疑。

文集三卷

六五

序

文集三卷

六四

中

巨源之才。能以古文與時文合。而終不能使文章與科名不分。且巨源長於經術。而短於揣摩。猶策驥驅於釜竈。其疾不如狸鼠。意何見之晚也。當今之時。不獨富貴有命。文章亦有命。制義盛而文章能操富貴之命。房稿繁而富貴亦能操文章之命。然則巨源之命。孰操之乎。巨源之命。非庸人所能操。而庸人若或操之。彼既操巨源之命。則固敢為造化任其咎矣。其於造化何尤乎。巨源未及強仕。使屈有為房稿之文。何難得一高第。矧其所看古文辭。已欲頤頑。敗會。而且詩追大白。賦據文通。以至星官堪輿音律。點畫。醫卜。方技之學。無不纂述成帙。今且不備科名。以博學。引詞應。謂此上有如天子銳意求才。使巨源得鼓吹林明。宣揚盛美。海內文章之命。懸於巨源。起衰救弊。匪異人任彼富貴者。恬不自愧。尚栩栩焉。挾其一時庸福。自謂能操巨源之命。多見其不知量也。

先生舉子業。初二三刻。流傳海內。余嘗讀之。原原本本。出之經史。真能以古文為時文者。茲序徐大儒集。心印相符。洵為後學津梁。彼分道揚鑣。岐而二之者。則失之矣。後學盛逢新謹識。

劉顯孫制義序

士子窮年兀兀習為制舉。惟恐吾技之不售也。謂吾技可以合
有司之程度。而庶幾一售。及其不售。輒感憤自咎。以為吾技雖善。而
有所未至也。於是簡練揣摩。求為必售。而竟不售。非特不售也。起
而視夫售者。又大半邪淫險詖。剽竊庸劣。黷亂於程度之外矣。然則
舉業之文。善者不必售。售者不必善。朝廷設科取士之意。謂何僅以
羅致此邪淫險詖。剽竊庸劣之人。而縱其飭躬砥節。不負君父也。此
實難矣。當試取歷代賢書。按名而索之。其忠孝正直者。必其讀書明
道者也。其奸回陋惡者。必其邪淫險詖。剽竊庸劣者也。承平無事。素
耽居官。無以異人。一當太故。作阿諛。無所不至。及其敗也。身名俱
殞。嗚呼。危哉。吾聞善為魚者。不求為龍。望龍門而逝。故無暴腮之患。
白石生煮石為糲。終身不肯飛舉。或問其故。對曰。吾恐天上有至尊。
相奉更苦於人間耳。然則舉業之文。善者不必售。售者不必善。苟善
吾技。而不售。則夫窮年兀兀。惟恐吾技之不售者。固可置身利害之
外。設不幸而龍過。弋獲以倫。取今日之科名。同流合污。干憲典。而月
天誅。將我躬之不問。遑恤夫君父其不蒙詬者。幾希矣。故善為文
者。不求為必售。而為不必售。猶夫善為魚者。求其不為龍。善為仙
者。求不至於飛舉而已矣。劉顯孫以制舉業為吾人所推者。有日矣。

文集三卷

六五

文集三卷

其文淡折。其素風流。紳約有歸。季思徐思。曠之風。顧偃。塞歷。落星。飯
其。更。為。簡。練。揣摩。之。文。特。梓。以。告。世。而。天。子。開。門。求。賢。一。時。得。人
其。為。盛。顯。孫。之。不。售。者。非。終。不。售。也。吾。政。恐。仙。丹。已。熟。龍。性。難。馴
其。於。依。阿。諛。之。倫。不。啻。奴。隸。視。之。一。入。世。網。忠。孝。正。直。動。而。勢。生
此。固。顯。孫。之。幸。而。亦。安。知。非。其。不。幸。也。哉。
先生嘗誡子弟曰。作文與作人。非兩途。文品卑而人品亦卑。梓讀
茲篇。深為吾祖表其行誼。并可補儒行一帙之所未載。當為視席
箴銘。後學劉錦識。

清聲子詞集序

文以養氣為主。斯乃得力於靜。不可得而傳者。其與清聲子不遠哉。
 千里示余以文。余取而讀之。見其言尤雅。而氣則清。蓋心其然。
 然筆墨之外。春靜者之其。清聲子與沉。不可一世。而余獨自為。
 靜者。蓋其意愈深。於以揚越公之聲。及其作山齋詩。清聲子與沉。
 流而無可釋人。頗能作放。劍遠。轉曲。終使出門之句。人之動靜其。
 不可窺。則如此。聲子業以氣。雄天下。而獨能使。而能。彼固有所。
 取。爾也。且夫偶影者。不可言。群懷遠者。不可言。獨。而友聲。
 出其中。矣。聲子少。喜。坐。長。而好。遊。天下。名山。大川。與。夫。偉人。魁士。
 無不慕而遊焉。古人既閉戶著書矣。又復。歷覽山川。以成其業。人知。
 閉戶之為靜。而不知。名山。大川。偉人。魁士。之。益。非。靜者。不足以。探。之。
 也。知。壯遊之為靜。斯可。與。言。養氣。可。與。言。讀書。矣。

氣靜則專。正是入道法門。學者當奉為明訓。庶幾為一人寫照耶。

復學尹夢龍識

龍溪族姪季子詩序

江右詩人之厄。未有如近日之甚也。姑舉七友言之。如南昌萬茂先。
 新建徐巨源。一吟一咏。流傳人間。雖人盡士。尋味不休。而落魄科場。
 追三十年。猶得以過。幕。磨。微。斯。也。若夫。盛陵之馬。李。房。示。
 新之黃。蒼舒。及金右。辰先生。博。物。治。聞。力。追。風。雅。而。姓。名。不。遠。於。人。
 子。君。子。傷。之。矣。然。三。人。名。猶。及。逢。文。盛。之。日。得。其。才。技。假。使。公。卿。
 間。使。公。卿。擁。篲。而。請。蓋。焉。豈。若。吾。家。之。仁。山。季。子。蠅。居。於。末。世。哉。
 仁。山。尚。得。稱。明。經。以。死。而。季。子。則。以。困。頓。諸。生。餓。寒。深。隱。奔。竄。荒。南。
 於。戎。馬。間。憂。境。長。議。以。終。其。身。則。是。詩。人。之。厄。又。未。有。如。季。子。之。甚。

文集三卷

六

也。季子少時。與余同習制舉業。余嘗稱其所作。如。霸。鷹。摩。天。長。鯨。吸。
 海。吾。黨。勳。數。人。而已。豈。料。其。八。試。八。蹶。至。於。國。變。而。始。休。焉。余。憐。
 季子。益。自。憐。矣。季子。舉。業。及。古。文。半。已。滅。沒。於。兵。火。所。存。遺。詩。數。卷。
 余。為。共。選。三。百。首。命。其。子。階。偕。同。人。梓。而。傳。之。大。約。古。詩。得。意。者。風。
 格。彷彿。佛。脩。王。律。詩。高。者。追。踪。三。唐。次。亦。近。代。名。手。蓋。其。思。深。以。遠。其。
 味。澹。以。永。其。氣。清。以。冽。而。其。悲。婉。激。楚。時。時。溢。出。於。篇。什。之。外。有。詩。
 如此。誰。謂。江。右。宗。風。不。再。振。哉。每。怪。近。日。評。詩。者。以。官。簡。崇。卑。為。詩。
 人。殿。最。不。識。彼。意。欲。置。吾。仁。山。季。子。於。何。地。乎。宋。太。祖。時。韓。風。深。忿。
 詩。人。禁。人。為。詩。下。令。追。梳。陶。元。亮。杜。子。美。李。大。白。官。爵。豈。知。三。家。之。

詩如日麗天區區拾遺供奉及八十日之彭澤其存日固已發
疵視之矣○其待被裁倘他日執政有似下大觀之令○若至季子則一
若諸生無所用○枕而彼執政之念消豈惟彼執政之念消○設有憐才
執政效唐時故事○追授遺佚詩人方干等及第各贈一官而季子且
傲然泉下以贅疣棄之矣○然則季子之詩固非時人所能厄也

感慨憂辭而出之以和平其緣繇多致深淵三百篇然而不怒遺
旨非性情溫厚易易臻此長汀黎士昭

詩餘自序

新冠時酷嗜湯餠川及徐山陰詞曲為効製擬作雜劇未及成稿
而罷殘與不已遂寄意於詩餘詩餘者亦宋人所為詞曲也但乏關
目譚白不成院本耳兵變後得焚餘若下看今取視之悲憤之中偶
涉柔艷柔艷乃所以為悲憤也以鬚眉而作兒女呢喃豈無故而然
哉李太白云五嶽起方寸隱然可平今人文章不及古人祇緣方
寸大平耳風雅諸什自今誦之以為和平若在作者之旨其初皆不
平也使其不平焉美刺諷諭何由生而興觀群怨何由起哉烏以怒而
飛樹以怒而生風水交怒而相鼓盪不平焉乃平也觀余詩餘者知
余不平之平則余之悲憤尙未可已也

詩以歌志歌出金石乃以陶其不平也若不平而怨生焉則不韻
甚矣此詩餘一集鼓宮官應鼓商商應令頌者辭能使之暢暢竟
忘其辭後學則發其誠

耳露山房制義自序

美必愛愛必傳恒物之情也而於美人之色才人之文為甚抑有說焉人之愛美人者以其質也眉必遠山眼必橫波心必嚙朱步必移履若是者非其質也而美至今傳何也以其自愛其美故能遠其美於質之外然則人之愛美人不如美人之自愛其美也諒矣余賦性懶惰年迫弱冠猶有童心其於文事茫如也偶簡丙丁紙稿得方而旋先生所評臨文若干首取付殺青夫天下之不自愛者員余若也是且不能造美於質之外則其於人之愛而且置勿問而況於傳乎

文集三卷

七二

序

愁草詩役駭後久為同志代梓今又將古文全集共為刊傳寧不足徵人之愛乎至若詩易二經觸義尚藏於家然有美必傳專欲自愛終有不能後學劉元善識

三陽柳泉寧氏族譜序

三陽寧氏肇基於余邑瑤方有隱君子君起者為人嗜古好奇交遊通四方然其所結納者文章節義之士他如權勢熏灼不肯通而問焉丁已春余訪劉儀部於寧氏時君起墓有宿草矣其見季子姓晉彬彬儒雅與余最久歡聚出其族譜相示而後知寧氏世澤之遠也寧氏為衛大夫武子留裔自宋光宗初祖時發公登進士為大理司事由河南遷吉陽之瑤方其長子孝祥舉賢良方正為臨江別駕其孫一夔宋理宗時登鄉進士對策忤時相遂隱不仕五傳至道明元亂徙衡之邵陽再徙和陽子孫蕃盛遂以瑤方為吉陽並稱三陽

寧氏而皆尊大理公為不統之祖源流昭穆井然劃然可謂善矣既自族法之壞也高則為人所附卑則求附於人求附於人者屈已而從尊為人所附者傳取以示廣於是自割棄暖之親而他求華腴之祖內剪葛藟之本而外廢拳曲之枝近尋閭伯實沈之干戈而遠為御龍不常之宗誼大宗小宗別子繼別之義混乎其不可問矣今觀三陽之為族也在衡則有方伯諸公屏翰王室不可謂非簪笏之望也在瑤坊則有一獎公抗言彤庭不可謂非節義之家也自宋迄今本支累世不可謂非創垂之遠也自古及衡星羅棋布不可謂非承統之繁也然而推祖則斷自大理為始大理以前弗附焉得宗則

既自三陽而止三陽以外不惟已不肯附人人亦不得而附焉何其嚴且慎哉嗟夫傳度之崔范陽之盧當發榮之日絕集燦附奔走連連振臂而誘同宗者幾半天下其後雲來就連連有非他人慕彼他人餘者蓋為人所附者久亦附人其流之弊自古然也而竊氏之譜獨能不素不濫三陽陽時絕無攀援及其族時伏臘各與其子姓駿奔獻酬於大理之廟惟是以仁率親上至於祖以義率祖下及於禰一堂之上克諧以孝他無所求焉生物一木引而愈長竊氏之與其可量也歟

世家譜牒本以昭信篇中揭出高則為人所附卑則求附於人足

文集三卷

七十三

序

誠近修陋弊惟能已不肯附人亦不得而附此真垂世名言法

局何等緊密 文江李謙卷評

閩史序

萬歷閩里中周非熊先生諱之望手輯三國南北朝五代時事成書以其為閩統也故名閩史大約取一二能臣留心邊塞水利屯田用兵要害節錄其文附以時事慷慨太息謂彼偏安之朝尚能以一隅規天下矧全盛之日不能以天下制一隅蓋天下之無人也久矣先生博聞強記甫登賢書無祿早逝生平學問不獲一息嗚呼傷哉是時吾鄉與先生同學者復有金右辰賀可上兩先生皆才絕學以天下為己任金先生所著有旁觀錄賀先生所著有愛內集旁觀錄指畫時務鑿鑿可行其所隱憂則在兩邊一方愛內集則以京邊戎

文集三卷

七十四

序

政權閩流賊為將來大患二書憂國愛民痛快淋漓與閩史之意互相發明自謂苟有用我執此以往然皆固蹟博士籍中與周先生相繼而沒自三先生沒後不數年禍亂叢起三書所言皆不幸而驗矣當三先生著書時海內承平無事肉食之人偷安養亂惡閩諺言見三先生書撫掌大笑誠為狂生豈知其有今日之變耶嗟婦不恤其緯而憂宗周之隕漆室之女不憂未嫁而憂魯國之危周魯之憂非幾婦室女之憂也然使周之內食者以幾之憂為愛魯之內食者以女之憂為憂幾與女復何愛哉惟不知愛故幾與女愛之至幾與女愛之而彼肉食者偷安養亂如故也欲求不至復亡豈可得哉嗚呼

荒宴之樂。極而不返。權勢之勢。呼而不醒。既不受。時又不自。受既不自。愛又欲。禁人之愛。既不能。於無愛之先。從曲突徙薪之計。又不能於多憂之日。用焦頭爛額之人。火災風迅。莫可救止。其如彼肉食者何哉。

先生具憂國愛民之心。與家先祖作書之本意。兩相契合。故言之剴切。乃爾彼肉食輩。見此能不汗下。
後學周思洋謹識

取譬傳集

古之為大臣者。不必亟亟取君側之僇。倖鋤而去之也。去之而則傷君之體。去之而不勝。則犯君之忌。傷體則危。吾君犯忌則危。吾身身與君交危。而天下事去矣。夫譬傳者。庸主所私。而亦賢主之所不免也。彼不過治客秦。解護身奉主。迷盼睇之樂。射咳唾之私。以偷取一時富貴已耳。非有盜竊神品。播弄威福。如耕闢悍賊之流。毒無已也。以少年進者。及壯而退矣。以美色寵者。敗哀而移矣。必曰是能乘醉飽以壘吾君。鋤而去之。無餘憾焉。嗟夫。父母有愛。大馬孝子尚不忍殺之。顧使赫赫萬乘。不能庇一私人。此敵體以下。所不能堪而宣大臣所以自安者。手雖然將順。既不可以自靖。而搏擊又非所以自安。大臣於此。將何道之從。曰。惟端已以正。物舉賢以衰治。他固無問焉。爾內行淳脩。既有以默啟其忌憚之心。俊又充庭。又有以深折其非僻之氣。綱紀振於上。而庶政修於下。君臣之交泰。而朝野之氣通。如是則國有譬傳。固無害其為賢君也。如是則主雖昏愚。而譬傳不足以亂天下也。何以知其然也。昔者漢文帝節儉之君也。賜嚴道銅山。為鄒通鑄錢。可謂侈矣。而當時幾致刑措。至今守文之主。皆覽稱焉。唐武氏淫虐之后也。群小競進。穢德彰聞。比於亂矣。而當時令行禁止。政事肅舉。舉天下奉一女主。而邊鄙晏如。海宇寧謐。若是者。

何也漢文之所與共天下者平勃而武氏之所以共天下者專制
 權姚狄諸人也故雖有鄧通而申屠嘉得權召而讓斬文帝第曰此
 吾弄臣姑釋之而已雖有懷義而王求禮得請而開之武氏第覽表
 留宮而已蘇良嗣得命左右批其頰武氏弟曰南牙乃宰相往來阿
 師勿犯而已雖有張昌宗而宋璟得立而教其罪武氏弟特赦之而
 已而當時平勃在朝若不知有鄧通也而妻和張崔姚狄諸賢亦若
 置懷義筆於度外者君臣得體彼此無猜竈不惕而神無叢天子即
 有容悅之臣而小人自安其奔走之分軍國政事彼無所預焉而天
 下已操縱於大臣之手矣使當時必鋤而去之在文帝不過傷體而
 已若在武氏則必至於犯忌而正人之禍不可底止諸人亦安所展
 其轉移之功哉然則謂搏擊非大臣所安若小臣為國家爪牙去之
 不遺餘力可乎曰吾求其無撓吾治而已此外復何求焉賈誼在文
 帝朝非小臣乎與鄧通俱侍中惡通為人數廷議之其待小臣可謂
 嚴矣然其所陳政事諸疏但言尊禮大臣以勵廉耻而已至於君側
 寵臣則比於路馬之不齒焉而賈山亦諷文帝與寵臣宴遊與大臣
 方正朝廷議論朝不失禮議不失計遊不失樂初未嘗禁絕之也若
 曰此吾君萬幾之暇所偶為者吾不沮之為樂君亦將與吾同晏云
 爾嗚呼若二賈者可謂在已而恕君者也

引經據史鑒鑒言之覺三蘇始集有其筆而歷其理



和將兵策

善將者能合萬衆為一人則戰必克矣。善將者能合衆將為一將則戰必克矣。太誓曰：受有臣億萬，人惟億萬心。予有臣三千，惟一心。一則如一人，一人者之和至也。和於國則可以出師，和於師則可以進戰。和於戰則可以無敵於天下，和之為道，權欲其一，勞欲其分。思不遺下，諱不遺上，喜無私賞，怒無私罰，鼓之罷之，勞之逸之，無不如意。而後大和之象成焉。後之行兵者，惟權主戰，行間主守，廟議和，幕府議勦，肘掣於中，臂牽於旁，內與外不和，兵監軍調左，相府調右，經略檄東，督撫檄西，一戰石與十羊，九牧而文與武不和，兵勝不相讓，敗不相援，論功爭先，邀戰爭後，敵至交鋒，敵去交移，而將與將不和矣。凌冽無藝，操縱無法，饑飽不時，甘苦不均，專已自伐，遷怒妄殺，而將與兵不和矣。內與外不和，其國可得而傾也。文與武不和，其謀可得而間也。將與將不和，其軍可得而携也。將與兵不和，其將可得而擄也。然則用兵之貴和也，審矣。和則六卿交讓，可以與將相交讎，可以與漢主將不伐，可以與宋而不和，則雖以鄧艾鍾會平蜀之功，而不免於亂也。以李光弼之賢，而不禁僕固懷恩之慢也。以郭崇韜之智，而不免向延嗣之譖也。以張浚之忠，李顯忠之勇，而不免有符離之敗也。又況乎今之驕吝，各懷忌，貪競，選，悞者哉。與人爭功，

史集古案

一

四

史集主卷

五

集

而卒喪已之功，與人爭利而卒喪已之利，與人爭名而卒喪已之名，所當者，惜惜之念，遂成莫解之仇，所競者，身家之私，遂成君父之禍。漢可乘之機，而以交卸失之，觀垂成之業，而以意氣敗之，豈不惜哉。夫和非獨悅之使愛也，亦當德之使畏。凡人溢愛則毗陽，溢畏則毗陰。陰陽交毗，於是拘攣痼瘡，癰疽腫種，種不和之病，生焉。治兵者，亦猶是也。有所愛，無所畏，非和之道也。是以馭將者，當令知愛天子，而畏功令。馭兵者，當使之愛將軍，而畏軍政。夫戰者，死道也，彼且為我死，非愛我者不能也。於是，有不踰時之賞，破格之恩，相心開誠，既以結之，使愛矣。又无刑以肅之，天子誅一人，曰：非我殺之功，令殺之也。吾奉祖宗之功令，而罔敢賞焉。爾將軍殺一人，曰：非我殺之軍政，殺之也。吾奉天子之軍政，而罔敢赦焉。爾夫然後人心一而號令齊。照然如春，肅然如秋，和氣溢然如血脉之流行於四體，雖驅之水火可也。

銓經鑄史，并為議論，洵是經國名言，真不愧為江理學。時漢從學，周下堂。

取信監策

人主之親官監也。必先疎其臣。而其信之也。必先疑其臣。親之曰。樂朝。皆自護其妻子耳。彼固情我為命者也。吾所好好之。吾所惡惡之。不吾犯也。信之曰。舉朝皆各為其家。彼固孤立而輪誠於我者。也。吾所不及見。彼為吾目。吾所不及聞。彼為吾耳。不吾欺也。鳴呼。無妻子則無所愛惜。無黨援則無所顧忌。以無所愛惜之人。行無所顧忌之事。其傾人國也。必矣。而人主必親之。必信之。何也。彼其所以得君者。不僅巧媚容悅已也。固有恪謹忠信。足以固寵。敏才捷給。足以辨事者矣。人主徂其小善。而忘其大奸。無幾何而漸以喜怒示之矣。

文集三卷

六

策

漸以威福藉之矣。漸以中書不足恃。而以機密畀之。漸以樞閣邊疆諸臣皆不足恃。而以兵柄授之矣。以官監預機密。其禍在臣民止耳。至於以官監握兵柄。而後天子廢立。由彼操縱。國祚延促。在其呼吸尚忍言哉。而原其弊。不過有三。曰。統馭之權大輕也。朝廷之體大尊也。官禁之防大密也。何謂統馭之權大輕。昔者成周冢宰統閭寺。漢初丞相監宮中。雖內小臣。掌王后之命。關人守中門之禁。掃除之任。不過數人而已。然之陟之殺之。無不制於宰相。如是則雖有自強之忠。焉存亮之能。且無以自見。豈復有奸回不究者。得固緣為就者乎。自漢末以刑餘為周召。唐末以圜司敵南牙。宰相充位而已。夫

文集三卷

七

策

無所忌。而不為惡。無所畏。而不為亂。中士且難之。而欲以學之。刑人可乎。今國家中官屬之禮部。莫若尊其事。權倣火兵兩部。點檢事例。自司禮監以下。俱付禮部題授。中涓之類。僅備看人。其非禮部覆板。而自官千進者。有禁。而又嚴有勸懲。月有賞罰。其不職者。禮部得以法繩之。彼殘氣不張。柔情易制。彈壓既久。積弊成習。夫然後他患乃可弭也。何謂朝廷之體大尊。古天子雖貴。有四海非如後之尊若高天。而不可望也。事權可以相假。情意可以相周。如是豈有中央之人得乘間而竊我威柄乎。自天子日以尊。則官監日以重。於其政以暗移威。從中制壘。狐臭敢灌。蠍虎莫敢攫。而大勢隨之矣。今夫人所奉為至尊者。帝也。帝不可見。因鬼以見。帝則鬼之權擬於帝。人所推為共尊者。神也。神不可通。藉巫以通。神則巫之靈倖於神。帝與神所以分其尊者。以尊之大過也。欲天子不分其尊。莫若勿自示其尊。脫略苛禮。嘉佚簡易。城府既捐。堂簾不隔。夫然後壘蔽乃可免也。何謂官禁之防大密。天子所以治天下者。以天下之人皆得而習天子也。天子與大臣相習。則講道殿。天子與庶尹相習。則咨訪勤。天子與百姓相習。則民隱通。蓋其視天下之人。不啻家人父子也。故自三公坐論。康侯畫接而外。又或召近臣於便殿。議事或延學士於小閣。觀文或早退而入宮。請對。或非時而宣室賜語。下及士庶農商。亦得繫語。

進窮竟望見顏色而上陳疾苦黃門給事固無所享其見聞矣白寧
勿深秘天子不習臣民而習宦豎於是吹簫揚鼓之娛微行沉酣之
樂莫不從而中之而大臣密奏得以私窺諫官陳事得而中阻學教
宣恩縱騎夕出至於還鄉亂而不知盜賊起而不聞藉漸使然何足
怪哉故莫若撤宮禁之防日與諸臣廷訪論思朝會之暇不勝見
伏蒲之餘加以造膝彼恬於趨走之常安於體部之法人主喜怒有
無容其操縱焉大然後思作乃可絕也噫由是說以行之則官府一
體也內外一家也而不然者近者日以遠遠者日以遠近者得以遙
攝夫遠者遠者反以受制於近者矣處周於所疎而禍常伏於所親

文集五卷

謹脩其所疑而思已生於所信益其所從來舊矣

此崇禎丙子鄉試題也扶史遷之筆抒賈傳之學若對越明廷何
難爾後皇猷余甚惜其蹇於遇然先生固已冥鴻自安矣

後學杜致謙識

水田居文集西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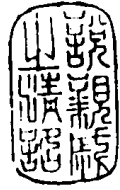
先生鑒定

永新賀貽孫子翼甫書

同邑戚族 公梓

步高 校

孫元文曾孫步堂 想求錫



遊梅田洞記

文集四卷

遊之道有三於東山取曠於康樂取豪而子厚取幽取寂焉斯俱矣
邑東二十里為梅田從田中空起石洞有三玲瓏空幻奇怪秀特之
態低人耳目遊人騷客輒稱之茲不具紀遊焉蓋嘗屢至其地矣
憶兒時借教少年羅屨尋穴舉燎而入直達突隧安神聚骨自喻達
志以為樂也癸未八月晦日偶與釋大治遇友人龍仲房家飲醉乘
興遊焉仲房善誦治善笛按笛聲嚶嚶嚶嚶進出石竇數處應
破石穿岬引而愈長謳闌忽有弁而騎者數十人搖戈鳴角而來下
馬張樂樂在洞上其聲在下如墜如崩既而馳驅田野懸的習射箭
落鳴呼角鳴馬嘶皆與三洞聲相吸應起為內洞砲發石是響留其
聲響余百穴盡怒如獅虎群哮如海潮疊震如有百十霹靂交關穴

中排擊。御突良久。乃已。遂鋪茵羅坐。邀余三人。為上客。剋肥魚。鮮魚。飲至醉。揚鞭散去。仲房顧謂予曰。今日之遊。意曠而致。憂境。而神。寂。彼升而騎者。助我樂。與不。淡矣。不。識。彼亦。知。此。樂。乎。余曰。亦。有。其。樂。也。雖。然。子。厚。氏。不。云。乎。永。州。山。水。凡。有。異。態。者。皆。吾。有。也。永。州。山。水。間。人。多。矣。而。有。之。者。獨。一。子。厚。前。此。者。不。得。與。焉。子。厚。去。今。十。年。矣。讀。其。書。者。結。鐘。小。丘。仍。屬。子。厚。後。此。者。終。不。得。與。焉。今。茲。之。遊。吾。三。人。將。何。以。有。之。哉。有。以。有。之。則。斯。洞。與。吾。三。人。共。存。千。古。無。以。有。之。則。彼。升。而。騎。者。其。自。視。鼓。角。喝。咤。之。聲。與。吾。三。人。之。相。吟。嘯。管。均。也。嗚。呼。梅。田。之。為。梅。田。也。久。矣。孰。有。之。哉。遂。相。與。賦。詩。而。退。

文集四卷

二

不事砌山拖水以空幻之筆。寫出豪曠幽寂之致。堪與蘇公前後赤壁賦並著千古。後學尹致遠謹識。

垂花巖仙洞記

余邑諸洞。以梅田為奇。然巖西有石城。石廊。元陽。凌烟。四洞。山路險峻。遊人罕至。故梅田之名。獨著焉。其傳與不傳。皆有故存焉。余幼時。曾聞巖西垂花巖有仙人洞。不知其處。竊心怪之。年未及壯。里人為余言。巖下鑿石。燦灰。石落洞出。窺之。其深無際。洞門峭石。不滑。不受踵。乃與數十人。攀援而下。始得平區。廣如夏屋。中間五色如繪。怪石錯亂。不可指。名稱。進入曲巷。有階級。可數。遂登石樓。樓上左右。腋俱有洞。尋級而下。復得數洞。怪甚。忽於氣。使人見。皆驚。如脂中有小池。池水不可涸。遂進得一巷。無級。蛇行而前。有數洞。洞俱有樓。陰怪如前洞。而工巧過之。洞中諸石。圓者如鼓。銳者如斧。瑩然者如鏡。鏗然者如鐘。如磬。翕而欲張者。如蓋。有石床。床上有龍席。有石几。几上有丹書古劍。有石盆。盆中水波欲興。石花浮水上。傾之不動。其蹲而傲者。有石虎。石獅。石象。石馬。巖而長者。有石龍。翼而奮者。有石鳳。石鶴。石鸞。飛峙而立者。有石巨人。二石小人。無數。有若相抱者。若相搏者。若對宴者。若蹴鞠者。若相視而笑者。巍然而高者。有石柱。四有七級浮圖。五分植道旁者。有松有栢。有桃有荔。有菓。一獨體倚壁。偃卧長逾尋丈。手足欲動。數十人望見。皆驚。逸竊丹書古劍。取松栢。桃各數枝。以歸。丹書不可識。尋化為灰。古劍頑甚。屈之立斷。視所取松。

文集四卷

三

記

仙人不盡居蓬萊閼苑或亦若遠若近在人境內耳獨未聞有盤桓石竇中者且所謂閼何物也神仙之事儒者不道余獨怪梅田洞傳矣而不能盡其奇石或諸洞奇矣而不能傳豈造化者固藉夫里人之不傳者以傳哉石松栢存余家長三寸黛色桎柯枝葉俱備今分遺余友徐巨源鄧方之

曲折變幻景物宛然今讀者不見其繁惟有若天數峰而已超然通靈文遠居六清靜識

文集四卷

四

七

諱刻婦八碑記

宋季永新鄉進士彭震龍帥八姓忠義從父信國勤王信國兵敗震龍猶固守永新同邑叛人劉槃者初仕宋為大將降元引兵屠城震龍等皆死之是時諱婦趙氏夫婦聞變抱其三歲兒隨舅姑匿學宮元兵至殺舅姑及其夫欲行趙氏趙氏憤長抗聲大罵賊怒殺之并刃其子血流聖殿八碑若婦人抱嬰兒狀時元十四年七月十九日也有屠者伏梁上出為人言甚悉久之有司詣學宮見血碑淋漓不去磨以砂石又不去復煨以猛火乃更鮮明其後明季知縣某以歲久碑壞築土和灰石以壘之其厚三寸須臾血痕出壘上如前狀至清順治庚子知縣王登錄復加壘為厚倍於前壘血痕復出新壘上如前狀時已閱三朝四百餘年矣余乃親八碑而慨然嘆也方元兵之下江南也駭駭騰雲旌麾蔽日雷轟電掃海沸山搖豈非一時蓋世之雄哉然何以力足以斬炎宋磐石之宗而不足以折閼闔芳烈之氣勢足以遏錢塘滔天之潮而不足以戒升斗濺地之血威足以屈二百州厥角稽首而不足以禁一婦人切齒昨舌則是江南已亡豪傑已死而趙氏之心獨不死也夫惟趙氏之心不死是以趙氏之血不磨遙想其時慷慨之情憤罵之狀益已震天地哭鬼神貫金石而薄日星矣八碑淋漓豈偶然哉嗚呼傷矣火德衰矣元運新矣此

文集四卷

五

七

韓駕矣。面舟覆矣。彼亂臣賊子。附驥助虐。以為聲靈。與天無極也。豈知韓公。八十年。欲求奇。歷過。常蹟。雄圖。於沙漠。宮殿。間。但有。朔風。積。雪。人。肌。骨。而。彼。伯。顏。張。弘。範。諸。人。功。業。所。常。甲。冑。皆。其。骸。骨。已。與。烟。草。同。其。銷。沒。矣。若。所。謂。叛。人。劉。槃。者。不。但。人。骨。俱。腐。并。其。子。孫。亦。自。削。其。家。譜。名。字。以。滅。人。耳。目。獨。此。八。碑。毀。毀。在。在。輝。煌。學。宮。千。秋。萬。世。傳。之。無。窮。然。後。知。彼。時。幅。員。之。壯。兵。威。之。強。以。八。碑。視。之。不。過。劍。首。一。映。蚌。珠。一。瞬。而。已。後。之。亂。臣。賊。子。過。我。宮。牆。徘徊。八。碑。之。間。其。尚。歟。然。動。心。也。夫。

文集四卷

六

八碑血影至今宛在學宮雖已載之輿圖典冊得斯篇更加詳明
林讀之下恍若雷音灌耳目光奪目令人畏生敬教生感無盡悚
惶後學手志伊繼繼

節烈炳若日星先朝傳文存者僅什之二三幸斯文之未喪凜寒
氣之如生束梨不朽自不歷而走天下 樞溪後學譚尚志識

忠義潭記

文集四卷

七

永新城西池。陂有水。潭泓碧。名曰忠義潭。宋元改革之際。邑人柳進士彭震龍。文信國妹婿也。與其友蕭養夫。張履翁。蕭敬夫。顏思理。等合劉氏。顏氏。張氏。段氏。吳氏。龍氏。左氏。譚氏。八姓豪傑。起兵勤王。以應信國空坑之敗。得震龍兵。再振。及信國復敗。震龍等舉城拒守。至元十四年七月。邑人劉槃者。為宋將有功。歷官制使。忽降元。引兵襲破永新。震龍等皆被執。不屈死之。八姓豪傑。義不降元。又不欲以頭血染敵。乃率其族三千餘人。同沉潭水而死。此忠義所由名也。嗚呼。忠義於人大矣哉。震龍諸君子。無位於朝。無詔於國。破家捐軀。矢死靡他。斯已難矣。若夫八姓三千人者。不過山陬窮民。聚族執戈。以抗強元。至於抱石沉潭。不遺苗裔。後世史冊。誰有紀其姓名者。悍然為之不已。甚乎。嗚呼。此其愚仇之別。所勃勃於心者。非一日矣。今天不共戴天之仇。吾君猶吾父也。趙宋十五君。忠厚遺澤。沁人骨髓。一旦逐其少主。驅而溺諸海濱。以飽鯨鯢。八姓豪傑。何如切齒扼腕。寧耳遠心反。顏苟活偷生。而前後殊轍哉。是以信國一呼。八姓同應。信國既敗。八姓同死。八姓之死。為朱死耶。為信國死耶。以為為朱死耶。從古亡國不止一宋。宋未聞有以數首三千人同死社稷者。今日之死。宋也。其悲宋者。所以仇元也。以為為信國死耶。抑古忠臣不止一

信國未開縣有三千人同殉一忠臣者今日之死憤信國也憤信國者亦所以仇元也天下忠義仇元者衆矣曾未能回天挽日收功業榆而山版窮民與海移山不程其力及其弗勝沉溺無悔區區之志固可哀已至今泊舟潭上者陰雨晦夜常見金戈鐵馬出沒馳驟於洪崖蒼波間風響樹杪水湧石怒若有叱咤怨恨之聲終夕不休其為我醴酒以告曰元亡已三年矣其尚神遊人虛陰陰正氣於天壤毋徒與此方蛟螭蚪龍爭王長也是亦信國及靈龍諸君子所樂許也夫

八姓三千齊民耳名煙沒而不彰得斯文發微闡幽則人以忠義

文集四卷

存潭以忠義名人傳耶地傳耶文章傳耶俱可以千古不朽

後學劉永勳謹識



磐山二灘記

從永新西鄉七十里而上為磐山山下二灘一曰長灘一曰短灘余以甲寅四月過兵剗田挽舟上灘石險絕自從石中穿枝而出時值春雨水勢暴漲浪躍過舟與舟相闐僕夫騰縱手足踣伏此行匍匐於前絕壁之上仰首同聲波石吼怒不聞人語也長灘手相示計石下窩在呼吸間稍失一篙即觸石無救矣其石之高者浪不能過或時如柱或橫如案或踣踞如牛馬巨浪騰躍勢若仰攻岧不可上推搡崩墜歟號狂起迴瀾飛濺風撓之屠屠踣踣幾及彼下而復上如穎秀叔執務張公許城而顛駭叔復周旋而登又如劉寄奴逐賊海岬忽焉墜岸更從岸下奮起仰攀而尼鴨鵲臨之浮沉其下鯽鯢魴鱖之游泳其側者驚疑傍徨將止且止特前且後又如秦皇齋童男女登之累求蓬島三神山蒞之愈近去之乃遠蓋前浪為後浪所迫而後浪之後復有浪焉後險為前險所扼而前險之前更有險焉動而愈高復而愈薄怒而愈速降而愈升同行咸於學問之消長物理之去來人事之可成是以低徊流連而不能已也抑嘗聞之山川之奇原不妄發必得其人以實之窮意居此地者或有奇材異能崛起其間平而猝難求也其終不可得見歟其尚肥遯於藪澤歟其將有待而出也則亦俟之異日而已

意林精密詞復錄與昔柳州山水得子厚而成大觀今署於鉅
 細潭石城山諸記中應是有一無二文字後學周承衡謹識



文集四卷

十

史

春星堂記

黎侯未至永新之先邑間無人城內積礫叢蒿虎伏菁內傷人嘗入
 虎攫鎮將馬噬之轉燐夜見如炬見兵裏紺介而馳於市逐之則登
 樹而嘯風雨晦明人兒相搏公靡慄然有殺氣入城門者皆遭賊擊
 因涕泣滿道蓋久矣其不可為邑也戊申仲秋黎侯蒞止政尚廉平
 與民更生城居雲集市井惟騰虎弭於野兇恬其曹侯乃黎民之得
 所也於廨側鑿坏為池構堂其上額曰春星堂而榜其楹曰靜生
 曰讀書稱草堂者榛荆初薙志儉也稱春星者戴星蒞政咏杜詩而
 顧懷志勤也稱靜坐讀書者志治也志暇也余釋是言而有感焉古
 之君子學道愛人簿書優游若有餘閒單父之鳴琴彭澤之飲酒是
 也乘物以遊心油然而達而斯民生趣裕焉其視琴酒與簿書以為
 皆學道之所寄而已矣欽急之政上煩而民虞下遁而吏勞簿書之
 外且不知有琴酒而況靜坐與讀書乎未有不靜坐讀書而學道則
 未有不學道而愛人者也侯之文章妙天下智周衆務而泊然若無
 一事蓋其學道深矣學道者靜坐讀書之間琴酒寓焉簿書理焉民
 動如烟我靜如水民耕而暇我學而優凡一日之內目覽耳聽手判
 口訊其出而與民更生之時皆靜坐之時而所為行仁誨讓止暴禁
 奸其出而與民更生之事皆讀書之事然則隨時可以靜坐隨事可

文集四卷

十一

史

以讀書也。而區區者猶求之於隱几杖策之末。則過矣。余故邑人之
黃者也。亦樂得是堂而慶之。遂為之記云。

其言遠其詞永微先生不能表黎族之志微黎族不能發先生之
蘊洵成二美後學王彥謨



文集四卷

十二

遊遜園記

余少懷箕穎之癖。每讀仲長公理樂志論。毛髮仙舉。以為鉅方壺。真
嶠。無以易此樂也。迨遭蓬壺故。遊於荒野。結松為棚。縛竹成林。山寒
而峻。潭深而冽。洞凹而幽。石癯而險。魚鳥狐兔。依人求食。如是者二
十餘年。栩栩然。自以為遊矣。迨己之秋。西昌蕭孟昉。遊遜園。而
後。惘然失也。園在春浮園側。長湖數曲。秋高澄盡。如拖長練。蕩風曳
日。修竹垂楊。沿流夾道。烟雲繞之。尋級而上。則複道重軒。層樓喬閣。
翔者如聲。錯者如繡。紆者如帶。聯者如環。窈者如壑。如洞。花塢接簷。
香風襲檻。怪石古木。爭奇並峙。孟昉乃與吾黨箕穎樹間笑談。酣醉
歸。足樂也。嗟乎。為遜於今日。則多憂而鮮樂矣。古之人固有以遜為
樂者。東漢之嚴子陵。與仲長公理是也。雖然。難矣。如心得故人。為天
平。然後披手。乘理。釣絲。辱然無憂乎。則其能為遜者幾人。夫抗志絕
物。語貧賤。豈非獨行之高標哉。然而鴻盤易弋。豹霧難藏。機鹿龍
時。營刀祖。樂與方。解有物。敗之欲。效狂奴。故態於末世。豈平。窮哉
若其放乎自得之場。足於所受之分。遠遊境中。翔翔物外。如公理所
云。豈非曠懷高致。與性無傷乎。然而舟車田宅。寒暖資。其。脉。燕。珍
儉。腹。難。低。子。陵。不。能。為。公。理。之。樂。猶。公。理。不。能。為。子。陵。之。樂。而。今。人
不。能。為。子。陵。公。理。兩。人。之。樂。也。豈若遜園者。湖山既足。葦樹復饒。樂

文集四卷

三

年○歲○富○春○所○希○觀○而○公○理○著○論○所○未○備○者○皆○於○遊○園○有○之○其○為○樂○也○
不○已○暢○乎○余○也○適○時○不○如○下○履○履○順○不○及○公○理○處○遇○而○窮○人○其○笑○之○
然○吾○遊○有○方○而○樂○無○方○吾○遊○可○窮○而○志○不○可○窮○今○日○與○君○自○遊○園○
而○外○更○得○掛○瓢○釣○魚○或○杖○春○浮○曼○衍○文○事○以○和○天○倪○歸○後○嘯○咏○荒○野○
與○山○精○木○客○于○喁○偲○和○樂○凡○大○鵬○鷗○鷺○莊○生○所○並○稱○為○遊○運○之○物○者○
與○余○性○分○兩○無○所○受○一○任○世○人○指○目○而○已○

讀易遇卦又詞好遊則古嘉遊則貞肥遊則无不利惟君子乃能
不尼不係斯得遊之時義矣通篇豪致略懷負具遊世无悶胸臆
殆所謂龍德而隱者也後學龍窟升斗識



尺牘記

建○康○孟○坊○春○浮○園○之○同○所○而○故○於○陳○陳○陳○者○孟○坊○後○園○也○園○有○
高○樓○峻○閣○閣○前○平○臺○大○餘○左○右○皆○植○玉○蘭○從○平○臺○而○東○有○小○臺○焉○可○
坐○十○人○花○石○環○之○從○小○臺○而○西○則○有○大○臺○以○瞻○夫○倘○置○酒○其○上○
木○犀○積○烈○時○來○樓○臺○左○以○十○武○為○林○嘉○亭○其○方○新○尚○未○竟○也○前○
後○菊○花○數○畦○紅○紫○黃○白○間○錯○成○文○現○海○棠○考○藥○壯○丹○點○綴○其○間○皆○
不○相○亂○折○而○又○西○則○有○橘○柏○數○有○株○秋○老○霜○寒○紅○霞○掩○映○耀○若○列○星○
此○外○更○有○名○花○奇○卉○不○可○殫○記○然○各○分○滿○池○有○如○阡○陌○乃○知○孟○坊○為○
人○誠○足○以○位○置○丘○壑○非○一○丘○一○壑○所○能○位○置○也○今○夫○人○生○於○牛○首○不○

能○名○其○角○而○嗽○者○何○若○長○於○雞○矣○不○能○名○其○距○而○武○者○何○若○天○以○此○
位○置○是○人○而○於○是○人○之○性○情○無○關○也○若○夫○澄○懷○水○月○吐○納○烟○雲○林○泉○
飽○於○胸○臆○玄○實○足○於○寤○寐○則○不○必○深○山○大○澤○也○即○此○西○園○東○閣○文○采○
尚○存○金○谷○蘭○亭○佳○賓○咸○集○然○而○倉○庫○唱○柳○日○煖○而○鵲○勃○翻○荷○桂○酒○
香○醪○鸚○鵡○出○籠○而○勸○客○松○蘿○盤○盤○紫○鸚○鷺○翫○而○樂○人○四○時○迭○變○花○鳥○
通○運○經○營○壁○面○樂○而○忘○疲○如○孟○坊○之○薰○有○春○浮○遊○園○已○極○湖○山○樓○榭○
之○勝○矣○而○猶○以○為○未○足○也○決○於○所○遇○近○興○過○飛○指○顧○之○間○現○陳○復○成○
蓋○其○才○長○於○更○端○其○思○優○於○獨○辦○平○生○歲○月○竭○於○三○園○不○必○踐○康○樂○
之○地○而○事○之○升○而○閉○戶○而○事○之○已○是○登○臨○之○概○此○真○丘○壑○中○人○也○而○

不僅丘壑中人也。以不僅丘壑中人不復出為世用。顧其雄心壯志銷耗於丘壑此吾所以為人材惜也。

幼侍諸父兄側竊聞諸先生激書相與論曰此今之莊生也。又讀詩符曰此今之子鱗也。今幸叨令孫講末益得醉讀古文全集夫乃恍然嘆曰此今之史公也。蕭君可作視吾世家何如。

文集四卷

十六

記

鄉賢祠記

學宮之有鄉賢祠將以勸賢也。雖然將使賢者相勸歟抑賢者勸之歟。元賢賢者有以勸之而後賢者相勸也。吾郡文忠烈公時入學宮見所祀鄉賢歐陽文忠胡忠簡二主奮曰它日不俎豆其間非夫也。其後卒如其言夫學宮一俎豆而能使人奮欲為歐陽公為胡公是前之賢者有以勸百世以下之賢也。天下之為鄉賢先生者衆矣夫孰不欲俎豆於古賢人之間然身不如歐陽公胡公則懼百世後有如文公者出焉升堂而後魯不足當其軒輊則七飭躬砥行以求無愧古賢人而後已。是後之賢者有以勸百世以上之賢也。但使各相勸則賢者與賢者滿天下矣。是故塗之人不尤賢而其可為賢者固在。唯其可為賢故鄉賢之稱尤致謹焉。貴道德而賤聲勢。然後有以相勸。所謂相勸者非勸夫為歐陽公胡公者乃以勸夫不為歐陽公胡公者也。為歐陽公胡公則能為文公相勸為歐陽公胡公則亦無愧於文公使天下皆勸為歐陽公胡公而無愧於文公雖不元祀而其可祀者固在。猶之傳驥棧者先求有木有木既傳又求有木則後之所傳無非直者雖不盡傳而其可傳者固在。故曰元賢賢者勸之而後賢者相勸也。今日學宮所祀果皆歐陽公耶胡公耶文公耶將何以勸之也。所幸肝江何君來訓永新憫兵火之後賢祠燬

死乃捐其官署以棲神主而身呼喚於尊經閣又手解卿賢事蹟以見吾邑所祀無非賢者後附補遺一帙以見吾邑多賢不能盡祀而且勤學好問饒躬砥行身為勸之實使勸賢盡如君吾知後賢之相勸終未有已也是為之記

孟氏云奮乎百世之上百世之下聞者莫不興起扣一勸字魂勵交至正昇此意名言真不能磨滅城前旅旅建源謬誤

西來庵為漢壽亭侯關公其殿造像記

故漢壽亭侯壯繆關公之神英爽赫濯遍於寰區由公生平扶漢匡劉忠義之氣凜然如生故其鴻名卓絕有加無已夫是忠義之氣天地之正氣也無是正氣則人道不立而天地或幾乎息矣是氣塞九垓而無間亘萬古而不窮惟其有是是以植之豈惟公有之從古正人有是氣者衆矣而其精魄罕見於世惟錢塘之伍胥睢陽之張許虎丘之武穆福善禍淫彰人耳目然亦倖廟食之地而止雖其威德無日不在人間其光燄無日不在天壤其維持綱常之功勳無日不在宇宙然其行事詳於史傳者荒微愚賤竊以遍聞故其歿後所潛

感而默應者不得遍知獨有関公扶漢匡劉其志與事既有陳壽裴松之諸人書之重辭之複矣復有釋乘小史演而推之樂府傳奇歌而咏之近自郊甸遠及窮壤上自王侯將相下逮庶人牧圉婦女兒童莫不慕德頌義奔走思後故能統攝幽明綜核人鬼誅姦禦於方萌雪忠良於既枉此不獨公一人之正氣為之抑亦天地間自然之正氣共為之也天地自然之正氣藏於人心庶民去之君子存之其存之也即於有生之日其神與明業已炯炯然有不可掩之勢矣易傳曰不謂不濟其知幾乎記曰清明在躬志氣如神將至有開必先夫此不謂不濟清明之氣天地間自然之正氣也不謂濟而

知幾清明而開先非天下之至神至明其孰能與於此哉以公之至
神至明與天地間自然之正氣感召薰發如兩芥砥礪之相引雲龍
風虎之相從則是後人固與公共此正氣與其神明矣而凡可以竭
其誠惇以示無欺慢於公者則其無敢慢於身者也讚歎而施能自
已於懷耶西來唐僧慕諸邑里拓庵門教權為伽藍殿塑公尊像以
奉香火余考蘭若之製像奉公自五衆智者禪師始公昔年助靈主
衆稱佛弟子爾時智者推為伽藍蓋公以勇猛之力發慈悲之願此
其機用又在伍晉諸公之上矣吾邑近年屢遭論喪藉公威神每有
奇效乙卯之夏土累將肆暴於厚田有臺公正馬單刀入營而止者

文集四卷

二十

明日徙去秋毫無犯公之利賴吾邑吾里如此宜寒僧之惓惓慕望
上以護佛法下以庇民生也工既竣事余乃執筆為記以告後之君
子思以與公所共有之正氣共為扶之庶幾慰公未竟之志於萬一
也夫

正氣長存此閩公之神明萬古如生也篇中頌揚前哲冀勵後人
其有係於世道人心大矣而文勢之雄偉真能與韓公之山斗共
仰後學李機炳拜

文溪映雪卷記

內弟周君令申捐其分祖雪崖公庄居以為蘭若殿閣廂廡丹雘雕
塑之費二百餘金置田飯僧使子弟肄業其中書聲梵唱和相聞
庵前名雪山取釋迦雪山六年精修之義以勸僧徒既而更名映雪
取孫康映雪五夜讀書之義以勸後學蓋一庵而二善具焉落成徵
記於余余乃進諸後學而言曰古哉令申之教子弟其意深且遠矣
所謂映雪讀書者不於映雪之時也蓋有得於映雪之先者矣古之
學者時數必有正業退息必有居學夫既以退息為學則退息亦所
以為時數也是故有所操者即有所縱有所執者即有所舍有所為
藏修者即有所為息游繡使知操而不知縱知執而不知舍知藏修
而不知息游時數退息判為二事扞格齟齬不顧其安豈所謂於讀
書者哉不觀之畫者乎畫者好欲其專業欲其勤緝素筆墨欲其不
離左右而其精光所注尤在目不觀緝素身不親筆墨意境俱寂心
手兩忘之際若是者不區區於專且勤之迹而專且勤真能愈者何
則學之所益者人神之所會者天也天人合而絕技出焉讀書者亦
若是焉已矣方其游心於淡養氣於冲收視而反聽寡慾而息機其
於經傳子史有家之蘊固已深造而自得矣大且實於山水以增其
高深資於花月以生其幽閒資於綠竹鳴啾以助其風韻怡之而壯

士擊斃人吞刀風掃陳馬石走少飛雷轟電掣聲勢如龍戰虎
關千奇百怪莫不資之以排宕其胸臆而剛造其奇氣蓋無時而非
讀書之候無事而非讀書之功也若必待程子蠶展油盡燈枯於
細簡牒而後謂之讀書則其讀書之日寡矣然則孫子映雪特程子
當時之事偶然之舉為世傳之以為其專且勤之一端而已而
後人必於同雲集靈樞柝之夜以為孫子專勤之所在孫子之
專勤豈在是哉為儒者亦然蓋有朝華嚴夕緘若而失之千里桃影
竹聲屠門酒肆或有得之觀面者矣我旬訓心與彼何與按指發光
非關塵勞以是賢之令申映雪之意其或有台耶否耶

文集四卷

廿二

記

應兼二善立意尤在讀書文故將映雪二字語語就讀書咬出漿
汁縱橫奇矯暢所欲言筆意直追南華而庵僧本位止於末幅一
點便醒昔人云柳州諸山得柳記而傳伏讀名篇先王父之建庵
亦藉先生文為不朽矣又漢後學周元所謹識

振建賀氏統祠九修族譜記 吳敬堂梓

而戊寅夏吾族總祠在提城者與族諸同燬戊申仲春族中父老協
議重修命昭孫為記昭孫猶稚吾族伯先令公留家良坊迄今牛
支分派行凡數千人地之相去凡數百里可謂繁且遠矣猶記兒時
獲侍族兄定齋先生先生之視吾族數千人如其王伯登族數千人
亦視先生如其家督竊心怪之及此先生所為則未嘗偏數千人而
噢咻之適數百里聯而戶比之也惟是推誠主敬親其賢者尊其
賢者使族之賢者歸而各親其親各賢其賢日月既深愛被漸偏而
教遂大行於吾族矣先生於是舉尊人麗水公所建祠與族人增

文集四卷

廿三

記

而擴之廊廡寢湯重樓複道前後相望歲時禘祭親率族人明倫講
禮登降獻酬獻爵交讓每遇學使者至悉令遠族應試子弟皆入
祠肄業書聲琅琅達於衢巷先生乃喜而飲之食之教之誨之蓋數
十年如一日也已未之夏重修譜牒本枝源派燦然有章當是時也
婦姑罕勃然之風同室寡閭牆之譽喬梓之忻仰凜然焉肅之庇
無恙其有煮豆羹箕摘瓜抱蔓隨雞刀而傷本根者寧為嚴刑所加
不忍為先生所棄先生何以得此於族人哉親親之殺尊尊之等夫
既以是相維繫矣而不僅此也以為親有殺而敬無殺也尊有等而
敬無等也惟敬無殺是故古者孝子不以嚴威儼怒事其親而以事

善族與疎遠之見。見政容而辭以放。為兄則則為大親則已。而愈殺而愈殺。愈殺所以愈親也。惟敬無等是故古之孝子二賜不反。車馬卿士有善謀之。父兄一命齒。而命齒族三命不齒。故一命偃兵。再命偃兵。三命偃兵。而止。而愈殺而愈殺。愈殺所以愈尊也。有殺有等。先生建祠合誦。所以獨致有殺。愈殺有等。愈尊先生建祠合誦。所以咸宜也。吾族賢者勉之。故先生祖矣。志先生之志。事先生之事。時糾而舉。處勢與而謀。幸此其道。當有不言而信。不約而從者矣。世之降也。雖同父之人。不能保其無爭。乃欲合數十百里為一家。此實難矣。詩曰。兄弟婚姻。無相遠矣。而之遠矣。民胥然矣。夫兄弟也。而可遠乎哉。然而推誠主敬。則遠者可近。懷貳多虞。則近者反遠。遠莫遠於庭除。祔席之間。觀面河山。而教百里之外。非遠也。吾族賢者勉之。哉。賀姓未川巨族。其星布於九邑。惟推誠主敬。而渙幸焉。此宗誼也。亦家法也。又能言之。詳勉之。切較蘇氏請序。更為酣暢。

長汀黎士
弘祥

永新南里師林記

永新南里。靈秀之區。古時有王塔在焉。有善提水。湧出其下。甘泉特異。而沈家山。則獅現後。捕龍虎。虎。九勝地也。好於長老。受學。山。博。泰。寶。華。兵。災。以來。買地。購山。營建。大利。以報。佛恩。而殺。蓮。孔。蟻。托。鉢。無。門。乃。權。設。方便。以。經。懺。口。應。官。佛。法。於是。暴。骨。之。鬼。野。哭。汚。血。之。魂。不。為。妖。厲。邑。中。人。士。飲。其。誠。願。在。金。輪。業。卒。為。檀。施。矣。自。辛。卯。春。初。新。若。肇。工。三。年。之。內。遂。成。前。後。殿。閣。左。右。寮。房。方。丈。香。積。庫。儲。山。門。蓮。沼。竹。林。楓。大。叢。林。通。計。其。費。二。千。餘。金。工。既。告。竣。題。其。額。曰。師。林。屬。余。為。記。余。惟。永。新。昔。年。梵。刹。之。盛。東。有。普。航。肇。興。於。尊。勝。西。有。澄。源。開。宗。於。禾。山。禾。山。鼓。音。雷。轟。電。掣。所。不。待。言。乃。尊。勝。之。興。也。適。值。宋。末。大。亂。殺。人。盈。野。蕭。公。設。壇。宣。說。梵。咒。為。接。諸。魂。迷。威。雨。花。湧。泉。之。異。乃。知。澄。師。度。人。而。蕭。公。度。鬼。所。度。不。同。而。其。所以。度。者。一。而。已。矣。且。夫。說。法。者。因。人。而。度。猶。扁。鵲。之。因。病。而。療。也。扁。鵲。在。秦。為。小。兒。醫。在。趙。為。婦。人。醫。在。周。為。老。人。醫。望。氣。察。色。其。於。列。國。之。人。無。所。不。療。而。不。能。以。洞。垣。之。眼。察。鬼。國。之。肺。腑。蓋。人。鬼。之。不。相。及。雖。扁。鵲。有。時。而。窮。至。徐。秋。夫。則。不。然。有。鬼。抱。痛。呻。吟。徹。夜。秋。夫。雖。為。形。按。穴。施。針。應。手。而。愈。人。知。秋。夫。玉。露。之。液。依。扁。鵲。為。準。編。而。不。知。秋。夫。能。以。其。療。鬼。者。通。扁。鵲。之。窮。人。知。蕭。公。金。針。之。文。望。禾。山。

而趨。而不知。公以其。度。見。者。通。澤。而。此。通。如。中。國。
而。最。單。過。者。對。酌。為。與。然。冷。淡。各。隨。其。便。斯。已。矣。今。也。輪。公。既。為。白。
山。寶。華。高。足。弟。子。白。山。寶。華。道。滿。海。內。教。令。身。達。今。日。展。伏。嘗。食。人。
兒。混。滑。每。恐。二。師。亦。有。時。而。窮。而。輪。公。能。設。方。便。以。通。二。師。之。窮。而。
度。其。不。能。度。豈。不。與。善。哉。長。老。同。為。難。利。之。局。也。哉。要。是。大。端。勤。
諸。與。現。俾。後。之。嗣。服。茲。山。者。知。輪。公。解。難。難。在。地。方。破。難。難。指。
予。之。際。勤。修。苦。行。精。神。感。應。非。偶。焉。而。已。也。

一切聖賢仙佛濟人度世莫非隨時通變以利益群生夏諸冬裘
渴飲饑食自是平實作用而里兵變後暴骸委填交蔽原野輪公

文集四卷

十六

說

點艾炙痛以佛事贊王化極施傾囊師林興創繼與在此篇內用
希節作陪舉不過實其文情漸湧思議雲生主賓互更接結自然
虛陵替山合為一手後千百年論公大德與先生鉅製並堪不朽
視茫茫作碑記新舊滿天湖 後學何庸對世開誠

孝門雙節坊記

吾親於李忠文公之門而後知忠孝節義皆庸行也忠文公家居元
光初娶歐陽氏教嚴無子大夫人為擇宜男者得宋氏聘為歐室皆
仕族女也宋氏生子聞孫甫二齡而元先珣弟於陽侯之波時宋氏
年二十有二矣聞喪聞尸絕將絕家人急救得甦將復絕歐陽氏抱
孤向宋氏哭曰天乎夫亡與亡分也雖然此呱呱孤將誰托乎孤
之存亡吾兩人責也盡恐死以全孤乎宋氏乃齋一指以誓不渝兩
人相與坐則合席寢則同床其後孤兒歐陽氏忘兒為宋出宋亦忘
兒非歐陽出也迨孤就學兩孺人並膝而讀篝燈佐讀責課嚴於塾
師聞孫既壯有室才名籍甚而孺人心血焦枯遂病却藥曰吾可以
報吾夫於泉下矣既而先後棄世聞孫走行在陳情得古建坊旌曰
雙節凡此皆世所稱為奇節者而吾謂在忠文公之門反為庸行則
何也蓋嘗觀於李氏之治家矣司寇夫婦以禮讓始之忠文夫婦以
孝慈成之司李以友恭相其兄必先以仁愛殉其弟今聞孫又偕其
妻子克諧以孝矣一堂之上主伯並族莫不敦尚倫義復還時古吾
故曰庸行也豈惟吾以為庸行即兩孺人亦自視為庸行也豈惟兩
孺人視為庸行即忠文公甲申三月之事以公視之亦公之庸行也
公自愛業鄒忠介公之門所讀皆忠孝之書所志皆忠孝之志及入

○朝○班○表○義○匪○斯○四○十○年○內○何○日○非○此○誠○靈○之○日○何○言○非○靈○血○割○心○
○之○官○何○事○非○成○仁○取○義○之○事○至○甲○申○三○月○而○事○始○畢○非○至○甲○申○三○
○月○而○節○始○見○吾○故○曰○庸○行○也○豈○惟○忠○文○公○從○古○忠○臣○事○千○人○見○謂○愼○
○慨○從○容○于○霄○漢○而○光○日○月○者○彼○其○自○視○庸○行○也○豈○惟○李○門○兩○儒○人○
○從○古○貞○姬○烈○女○人○見○謂○哀○痛○惻○怛○動○天○地○而○泣○鬼○神○者○彼○其○自○視○皆○
○庸○行○也○嗚○呼○庸○人○視○庸○行○為○奇○節○奇○人○視○奇○節○為○庸○行○諸○獲○湯○火○烈○
○士○視○如○水○雪○赴○淵○蹈○海○勇○夫○視○如○涉○沟○亦○在○乎○自○視○而○已○矣○記○李○門○
○兩○儒○人○者○記○其○庸○行○而○略○其○奇○節○使○後○世○聞○風○而○起○者○鼓○而○及○焉○毋○
○怯○而○阻○焉○是○亦○激○勸○衰○世○之○方○也○夫○

文集四卷

廿八

記

千古之奇行千古之庸行也故重華之大舜武王之達孝宣聖之
以庸行歸之先生於李門雙節而亦以庸行歸之者其即宣聖之
特識也至於文之堂皇有關世道非小不但使李門兩儒人之庸
行于霄漢而光日月并使思文公之庸行動天地而泣鬼神至
文也後學史氏焉識識

潘溪顏氏元本堂記

○永○新○潘○溪○顏○氏○祠○堂○名○曰○元○本○堂○從○先○也○先○是○元○公○次○山○為○道○州○刺○
○史○時○車○過○初○陽○見○山○溪○在○湘○水○之○南○北○涯○於○湘○嘆○為○奇○絕○徙○家○其○間○
○荒○山○斥○壤○未○有○名○稱○次○山○曰○吾○自○樂○此○人○不○能○樂○吾○樂○也○乃○命○名○潘○
○溪○名○其○溪○旁○之○岷○曰○潘○岷○從○水○以○吾○旌○獨○有○也○湘○以○南○數○萬○戶○土○著○
○而○長○子○孫○者○何○限○而○次○山○以○流○寓○萍○踪○樂○為○獨○有○斯○已○奇○矣○厥○後○顏○
○魯○公○來○游○為○書○次○山○所○作○中○興○頌○於○岷○石○筆○勢○古○勁○與○頌○相○敵○初○陽○
○人○榮○之○建○祠○以○祀○二○公○額○曰○顏○元○祠○越○數○百○年○魯○公○後○裔○有○芳○庭○擇○
○居○永○新○禾○山○之○側○禾○山○距○潘○溪○千○里○而○遙○芳○庭○以○為○此○山○形○勝○有○類○

文集四卷

廿九

記

○初○陽○亦○名○其○里○曰○潘○溪○名○其○祠○曰○元○本○堂○謂○吾○鼻○祖○廟○貌○舊○地○元○本○
○所○在○不○敢○忘○也○嗟○夫○潘○溪○岷○石○二○公○節○義○文○章○在○焉○節○義○與○日○月○爭○
○光○文○章○與○風○霆○比○勢○此○固○非○初○陽○所○得○而○秘○者○矣○而○初○陽○之○榮○石○句○
○水○為○次○山○所○披○蓁○叢○險○樂○為○獨○有○者○一○經○魯○公○之○遊○遂○分○半○以○去○而○
○其○苗○裔○復○取○其○名○歸○家○以○為○元○本○之○地○焉○抑○又○奇○矣○次○山○昔○居○退○谷○
○指○曰○千○進○之○士○勿○至○吾○谷○游○杯○湖○指○曰○為○人○厭○者○勿○游○吾○湖○豈○不○欲○
○為○獨○有○哉○及○得○孟○士○源○乃○招○之○曰○是○不○千○進○不○為○人○厭○可○至○吾○谷○
○可○游○吾○湖○者○也○則○次○山○既○自○以○其○退○谷○杯○湖○之○半○與○士○源○分○而○有○之○
○矣○次○山○所○不○能○獨○有○者○不○獨○潘○溪○已○也○吾○乃○知○古○今○山○水○凡○為○高○人○

所把玩留連樂為獨有者非高人之不廉乃俗人應心極志不能分而有之甘曰比於鹿豕魚鱉耳夫豈次山偏以潯溪私魯公又以私其芳庭哉雖然天則有以私魯公矣公為吉州司馬時樂永新木山之勝大書龍溪二字鐫於石壁龍溪為潯溪發龍之山皆有魯公苗裔居焉吉州永新壤接南楚其間霸王將相迭興迭廢今其後嗣曾不得遺業而處而魯公苗裔居焉於龍溪潯溪之下猶得指其杖屨所臨筆墨所及以尋其元本所在守而勿替焉則是高人所獨有者魯公有之霸王將相所難有者魯公有之豈非天之所以報節義者獨無窮也哉

文集四卷

三十

記

我大相芳庭公肇基潯溪祠額元本堂以示後裔其命名取義得先生椽筆發抒真異世同心也至行文縱橫變化一氣盤旋如潮東風送自成一氣橫行當為海內奇賞焚香對讀奉為球圖命勇中砥竇而傳之後學顏廷瑞識

全以唱嘆取勝得子長千古不傳之秘而其波瀾曲折迴環照應則尤獨擅其長宜為吾水島年兄寶而傳之也後學陳智言識

蟻記

癸未十月余與弟子家避寇西郊將擇禾山之巔而息焉夫從西粵歸受病如癡召醫砭之彌月弗愈有楚巫善視見咒以符水施瘥余憮然嘆曰異哉瘥鬼同能傷人乎客有宦於粵者謂余曰瘥鬼非能傷人類於瘥鬼者傷之也余曰是矣吾聞春秋仲冬水涸蟻陸佃曰短狐名蟻似蠶三足以口含沙射人之影柳子厚存學亦曰射工沙虱含怒竊發中人形影即蟻是也凡毒之毒人者必有其口彼蟻蛇無爪牙之虞然其涎沫嗜嗜俱足以傷人故人之畏之也甚於豺虎畏其口也至於蟻則又甚焉不啻其形而射以影使人中其毒而不及覺此固蟻蛇之口所不逮矣詩之刺諷人也曰如鬼如蜮則不可得鬼無形者也人之神不足以勝物則無形者或出而傷之若夫蟻生於砂石長於江渚蛟螭之典居魚鼈之典友乃變幻出沒遂與無形之鬼共侮人於青天白日之下豈不怪哉雖然蟻畏鵝鵝飛則蟻沉東南之民秦魏以制蟻噫蟻之技第矣

文集四卷

三

記

此殆有為而言耶物小而害大口輕而毒重然畜勢而蟻技窮林有司制也彼按畀豺虎不食者奈之何哉後學且又所謹識

影帆閣記

余既為龍去泥記水月閣矣。而閣材收於白蟻。乃上徙數十武。購良材新之。其址加闊。而讀書閣上。仍以閣後奉大士。更名曰影帆。余以戊申臘朔。與季子僧。發蒼平。至閣上。閣臨江。游旁多雜樹。與水邊松樹。青日繁。霜白水碧。樹霜飛。日鳥弄。殘枝五色。鳥來往。飛張礫投之。撲刺而出。衝波拂雲。致足快也。須臾風起。水動。有四五小舟。呼風並進。悉挂蒲帆。高者盈楹。卑亦片席。鵲有龍尾。即雪曳練。余乃嘆曰。此影帆之名所由起也。雖然。影之與帆。待風而行。耳。寧有定哉。余嘗渡章水。涉鄱湖矣。順風使帆。一日夜走五百里。帆動舟駛。影不留行。如勢箭飛空。雖鴻鵠不能逐也。及至高雞峻石。懸舟逆水。影石相守。篙師難出手。口弄作終日。舉帆不離故影。乃知帆影疾則大騷。徐則大定。而茲閣之下。其影悠颺。不疾不徐。去泥父子讀書之樂。盡在是矣。更有進焉者。其在惠施之言乎。惠施曰。飛鳥之影。未嘗動也。天下豈有鳥動而影靜者哉。又曰。矢疾於鏃。天下豈有矢疾而鏃徐者哉。今此閣也。帆其動耶。影其靜耶。舟其疾耶。帆其徐耶。誰識其然。誰識其不然。去泥於此。其獨有不言而喻者乎。如以為偏僻。而未與也。方將招才辨之士。於此閣中。談文晰義。以極鷄足臧耳之說。則影帆固稷下之始哉。遂飲酒賦詩。而記其言於座右。

史集四卷

卅一

記

史集四卷

卅三

記

影帆閣入於化茲以化華而為化景深得乃於南華故曰
到了然有會後學龍天何賦



周孝子割股記

崇禎十年丁丑，永新周孝子以割股死。也侯聞公聞孝子之事，命諸生採實以聞。諸生具狀上言：孝子名光綬，字弱生，西鄉文竹人，為邑博士弟子。幼有至性，父宏謨負才以老，鬱鬱善怒，難禁，非其過，輒怡然不致慰。父癯疾，年經，晝夜調羹，臥床側，再拜而醫者乞方，醫知其不治，謬曰：人肉可療也。綬信為然，割股肉熟而獻之，負痛傷筋，僅其寢於別室。父急呼，綬兒安在？綬恐傷父心，聞命踴躍，跛而來，血淋漓不止。頃之，父病篤，經憂痛不能起，遂先其父二日死。年二十有七。當割股時，父不知為子肉食之，頗快。綬喜，復割其左臂，家人慶。

文集四卷

廿四

記

畢奪其功，竟以此為憾。云其生平不具述，述其死孝一事，惟明公察焉。閱公覽狀，置扁旌其閭，且謂：孫宜記以志不朽。貽孫既如言，記之於右。慨然曰：甚矣死孝之難也。當綬死時，人皆謂死而無救於父，不如無死。竊謂不然。文山有言：父母有疾，雖不可為，豈以不可為而廢藥？至哉言乎！以為可為而圖之，不可為而置之，此其心寧可問哉？為子死孝，為臣死忠，其濟則君父之福也，不濟則以死繼之，死固其分耳。必謂死而無救於父，不如無死，則自古忠臣獨紀信之死，殆紹之死，程嬰公孫杵臼之死，與國朝韓成之死，死而全其君，全其孤，庶幾可以死矣。他如死封疆，社稷諸臣，其與日月爭光者，皆以為死而

無救可以無死乎？為臣子者，不幸而至於死，死之中又有不幸焉。君子所以重傷其志也。然則光綬之死，其可以解矣。綬非不知病之不可為也，彼其志獨欲為於不可為之時，每旦焚香，願天所以身代。瘡七日，自為文涕泣而丐於神，以為吾志如此，神將據我云爾。夫不傷天意之不可問，而但譏孝子不能移天也，是猶責屈平不能悟，笑睢陽不能滅賊，而罪信國以不能復宋也，豈不惑哉？或曰：割股不著聖訓，不可為孝。吾謂割股雖不可盡孝，然終不可以為非孝。且嘗聞諸光綬家人道：其平日孝友事多不恤，古人使光綬不死，其可痊者，不惟割股已也。惟不幸而死，死而無救於父，在眾論方以為愚方。

文集四卷

廿五

記

以為傷勇而吾獨許之以孝，蓋誠不忍以成敗論忠孝，且以愧夫為子臣者可為而圖之，不可為而置之，以自號明哲為豈獨為光綬哉？嗚呼，若光綬者，可以死矣。

事親竭力死孝，非也。先於狀內伏人肉可療一語，則割股之心可諒。割股之事可行，而文亦可盡情暢發。後學李正應識。

借不如無死一語，發許多議論，起許多波瀾，又從家人口中表其平日孝友不媿古人，則孝子之性行有徵焉。先生之闡此亦非泛矣。末以魂夫全軀倫安者收結，全篇一段感憤尤見忠孝之氣。祥益紙上。後學李德慈識。

重建禾山甘露禪院碑記

禾山甘露禪院一名大智寺。自南唐澄源禪師揭禾山之鼓。以
示學者。天下叢林翕然響應。由南唐以迄兩宋。唱導於此山者。二十
餘人。皆名列燈錄。而楚公。晉公。方公。港公。傳公。法席之隆。與澄公頤
頤。於是禾山之名。遂與青原匡廬。鼎峙江右。噫。盛矣哉。其後漸遠漸
替。至元而衰。至明而廢。萬曆中。始復小刹。僅供香火。崇禎之季。問公
九公先後踵至。九公拓原舊址。次第脩葺。而時絀舉。虞驟興。實難九
公既歿。其徒洞明。乃迎開一禪師。以主法席。開公既至。目觀金碧。推
陳規。模。嶽。隘。四顧。慨然。欲為興復。時維甲寅。江楚兵亂。緇素。實。逃。募

文集四卷

卷四

化無門。於是蓮社諸君子暨陳宰官。於此離中。各捐金粟。鳩工庀材。
開公亦自捐鉢囊。共襄厥志。約費千有餘金。不二年而工竣。始有正
殿。有前殿。其後有方丈。其左有厨。有庫。有福。其右有選佛堂。有先覺
堂。蔚鼓輝煌。近代所未有也。落成之日。開公伐石。豎碑。命侍者徵余
文。為記。余因有慨於道之難行也。非道之難行。無德以凝。其道之難
耳。孔子曰。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無德以凝。道猶無水以運舟。無穀
以推車也。夫道與德。豈有二哉。自無德者。競道之似。以欺天下。而曰
吾有道矣。五戒可不遵。三業可不謹。而道與德。始岐為二矣。至於今
紅河日下。砥柱無人。牙慧毒張。或慢峰舉。輒響關於鹿苑。玄黃變於

支那。分身遠磨。而唇齒相噬。同源曾水。而支派交爭。機戈日攻。禍及
祖。禍及孫。孤兵射。鐵入梵天。權勢互傾。機奔並起。斯其人何嘗不升倪
應。握塵拂。自謂有道也哉。然而德薄。則天龍不附。行虧。則山神不守。
雖一時赫奕。識者憂其終矣。開公青原眉公之嫡系。而天童寂師之
曾孫也。慈雲所布。吐納蛟宮。緝馬所臨。馳騁象域。猶且訪道取友。捐
軀息。淨。宗。夫之水火既消。筆舌之戰鬪不起。吉州人士。親而信之。故
其在螺江。僅十餘年。遂開隆慶。恢龍鬚。業已虹舉霞標。星聯日麗矣。
又以其餘。再開禾山。雖峰烟千里。斥埃四塞。道轅關閉。行李斷絕。而
不能使龍象之不子來。雖山童川獮。膏竭脂枯。鳴澤有鴻。巢林無燕。

文集四卷

卷四

而不能使檀越之不輟。雖殺運。雖殺運。張展。伏血。流波。旬。說。梁。魔。侶。斷
張。而不能使主對之不啻。棟金鳳之。不接。覺此。非獨其道有以致之
亦其德有以感之也。余不佞。自弱冠時。請書甘露。矢願護持。而遭逢
改革。自其肥遯。何幸暮年。得逢盛事。深羨平原鐵筆。可待手攀。而聽
法石。童將來首肯也。遂述始末。以復開公。并列其檀越姓名于左。以
勸後人焉。

具柳州之筋力。發潮州之風華。一氣渾融。直覺天花亂墜。

東里後學汪銀鑑

青獅山曉月庵記

自禾川西折六十里為南村。由南村拾級而上為青獅山。山窮路斷。始獲平區。有小梵剎為曉月庵。其前山奇。巖如獅子。風雨驟。樹木怒。泉鳴。谷應。有聲。鏗然如鐘。達然如鼓。殷然如雷。靈豈所謂獅子吼者。是耶。非耶。先是地徑荒僻。輒斬至。而青獅以山瘠水寒。斥為廢壤。虎豹麋鹿之所窟宅。樵人牧豎。未嘗過而問焉。四方未亂。居士胡博先棄郭元慶屋。徙居南村。而曉月上人。棄城西大剎。獨居此菴。與胡居士為方外友人。及四方兵起。上人與居士郭西北之業。皆燼。獨此山無恙。由是南村青獅之間。士君子採獲服荔者多歸焉。余以癸巳五月。過曉月菴。訪胡居士。留連五日。漸見諸君子所為詩文。摩和盈帙。未嘗不廢然長嘆也。蓋自世變以來。衡門之下。不可棲矣。水之洋洋。不可樂矣。毋論成都之下。嚴陵之釣。故址遺踪。已為流血。飲馬之場。即試登青獅。而望焉。其南則衡嶽祝融。東則五羊大庾。而西則有丈洪厓匡廬五老之勝蹟也。問琳宇花宮。無恙否耶。問雞犬桑麻。無恙否耶。又試進而問之。秦人之洞。桃花之源。九所謂避人避世。見諸史傳者。今其地尚無恙否耶。蓋山愈靈。則名愈彰。地愈幽。則迹愈著。此其所以不免也。然則求隱於高山大嶽。不可。求隱於洞天福地。又不可。而此山獨以無名倖全。乃知凡有光輝秀特。以取妍態。

文集四卷

新八

記

文集四卷

新九

記

人者。皆非山川之福。而仙靈龍怪之棲於其間。與夫騷人志士之至。於其地。能使山川之精氣。一洩無餘者。是皆山川之靈也。今茲山又不幸。而見知於人矣。譬如潛者欲見。隱者欲出矣。此有識者。方為慨惜。而余從而贊歎。揄揚之。不重為山神所抑。揄哉。雖然。非此無以見。兩君先幾之明。遂援筆記其大略。以示後來。上人名齊。齊手書諸大藏經。與胡居士。同學道於間。雲禪師而有得者。

學歐蘇有自得處。方是獨成機杼。非庸下擬古者可語。梅道人李陳玉評。

顧山農先生傳

先生名鈞一名鐸別號山農中既入父廩官姑蘇學博兄鎰山東新城令先生生嘉靖間為兒時不慧十九讀孟子彌日不成誦默然坐自如偶聞兄論學若有會忽悟出旁索衣人召之帝所及覺獻誠左右母輒謂我將為戶求我焉則開不食飲者七日然有悟手辨香鳴鼓而粉者者四曰嗟乎吾幾困若生吾適至帝所然後如學學豈易哉尋居谷中九閱月益大悟歸見兄鎰等陳性命之學皆驚興起至數百人值學使者至父兄迫令就試先生嘆曰人生寧遂作此寂寂受人約束乎於是始罷舉專學矣會王公良聚謀廣陵

文集四卷

傳

間見先生異之遂過遊吳越齊魯燕趙士大夫就門下日益多而所篤信者參政羅公汝芳為最始羅為諸生慕道極篤以習靜嬰病遇先生在豫章往謁之先生一見即斥曰子死矣子有一物扼子心為大病除之益甚幸遇吾尚可活也羅公曰弟子習靜數年每日取明鏡止水相對無二今於死生得失不復動念矣先生復斥曰是乃子之所以大病也子所為者乃制欲非體仁也欲之病在肢體制欲之病乃在心矣心病不治死矣子不聞放心之說乎人有沉疴者心怔忡焉求秦越人決脈既診曰放心無事矣其人素信越人之神也聞言不待鍼砭而病霍然已有負官帑千金者入獄還甚其子恩

文集四卷

傳

有商持千金歸示父曰千金在可放心矣父信其子之有千金雖獲我負鉞銘不覺其身之輕也夫人心有所繫則不得放有所繫而強解之又不得放夫何故見不足以破之也蛇師不畏蛇信呢呢足辟蛇也幻師不畏水火信幻術足辟水火也子惟不敢自信其心則心不放矣不能自見其心則不敢自信而心不放矣孔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放心之謂也孟子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但放心則蕭然若無事人矣觀子之心其有不自信者耶其有不得放者耶子如放心則火然而泉達矣體仁之妙即在放心初未嘗有病子者又安得以死子者耶羅公雖然如脫羈鎖病遂愈迎歸師事之甚謹先生豪宕不羈輕財好施揮金如土見人金帛輒語曰此道障也索之無問少多盡以濟人羅公為東昌太守先生來呼之曰汝芳為余製棺須百金盡取其俸錢出即散與貧者又命之曰汝芳為余製棺須百金太守故廉不能更具百金則要起矚其尚寢曉牀下曰之先生話怒不得已稱貸以進取之出又散與貧者羅公歸時江先生至羅公為製美材贈之舟次金幣見門人蔡制殯無棺又以與之及避京師相國華亭徐公首問學於先生三公以下望風咨學先生機鋒警疾雙目炯炯問難四起出片語立解往往於眉睫間得人玄悟

性。衆方聚訟先生但舞踊而出時蘇公佑齊學江西聞先生名使人召之不往曰召即召諸生耳道人不聞徒教也蘇公益重之造廬稱謝聞先生言不覺下拜最後巡撫何公遷二子爭財於官署相殺莫可解乃迎先生至署一月兄弟不覺抱持大哭遂相友愛何公感之問所欲先生曰生平遊江湖不得官升廣聚英材講學爲恨耳何公以已舟千之顧先生性峭直嘗爲上徐華亭及張江陵書皆有所指斥諸公不悅又與同邑尹大宗伯忤且有宵人齟齬之者傳會何公所與官舟事遂以盜官舟故下金陵獄論死先生被拷掠廢三木人謂死矣羅公竭力周旋重極之暇問先生意乎先生笑曰噫是猶風之過而揚吾衣也吾何涉焉凡繫獄三歲日與諸囚論學不倦諸囚有啟悟者獄中嘗曰光達圖扉外司寇怪之羅公亦力爲申救至以身抵焉遂得減死發戍廣西既出獄諸囚百餘人伏地哭哀甚司寇訶曰若囚且暮死不哭哭顏先生何爲囚曰不然顏先生在獄吾身如在天堂今先生去矣吾無所聞即不死猶死耳先生好談兵喜奇計先是將軍俞大猷起校尉罪當斬先生一見奇之請於督府得釋至是迎先生於軍先生爲畫策連平大寇上其功將授以官先生耻之僅免戍歸益倡道不倦言必稱仲尼然見有蹻蹻京京者輒鄙而笑之以此頗爲諸儒所譏云及年九十忽聚子弟門人罷拜於堂就

文集四卷

二

傳

文集四卷

四

傳

沈卒至崇禎壬申也令姑蘇公德園始請於學使者祀之誓宗并錄其孫爲諸生而先生之遺復存矣論曰余聞之邑長者云先生事父母最孝親歿廬墓泣血三年未嘗見齒雖逢父母生忌必哀兄弟五人友愛備至鄉族照惠若相恤即古之篤行君子何以踰焉獨其於論風生意氣雄發不爲時流所累然生居僻壤誰爲師承乃於囊中警悟遂以布衣名動天下與常東漢王心齋諸公互相印可至陶鑄近溪先生爲世名儒嗚呼可謂豪傑之士矣先生起自布衣少習孔孟聞聞七日豁達大人道德理學出類拔萃書告同志當時文人學士咸式典型天子就訪欽賜舟楫振鐸海內視富貴如浮雲昭聖教若日星翊贊王化當與此文千秋共垂不朽後學歐陽璘謹識

先生爲吾邑道學著山農集前司鐸吳公漢石太守王公祖基漢常曾爲吾索之今觀作者此傳見先生之學有體有用非鸛鵲禪而無實行者宜入明史儒林道學中以表高風

溪溪孫中砥識

髮俠傳

髮俠事有為之傳者不如楚人周君岐言之詳也。君岐曰：髮武昌舟子不告人鄉里姓名，長尺許，分五鬚，甚美人，呼為美髯公。目光如炬，獨攝一舟，往來吳越間，崇禎時，焚黃陳大巖者，有文名，訪友於金陵，賃得髮舟，見髮，駭怪之。既登舟，鼓棹如飛，暮宿見水牛十餘頭，浴於江坊泊處，髮以左右手各持一牛，踏擲岸上，如投鼠，驚駭神而盡其行止，隨意不擇地而泊，每至孤洲荒嶼，急難迅流，留連而止，大巖患之，髮曰：吾舟所至，海傍所不敢犯，陽侯所不能怒也。君何怯焉？每遇風雨，新臨貴鬼神叱咤不休，忽大巖見舟尾幔內有二八女郎，

文集四卷

嫺雅似仕族子孫，怪之而未敢言。一日晚起，推蓬遙望，風吹酒帘，有惠泉字額，謂髮曰：而能為我市酒乎？髮曰：諾。即索有錢去，大巖起招女郎問曰：汝誰家女？胡從髮游？髮何人耶？談私語，我能脫汝。女泣然曰：妾杭人，從父宦於粵，西官歸，舟次湘潭，盜夜劫舟，殺妻父，母一眾十人，投於江，欲掠妾去，俄頃髮從地舟走至，揮刀殺盜十餘人，無有脫者。妾叩頭請死，髮曰：吾非盜，乃為汝殺盜者。今汝父母雖已報矣，吾將訪汝兄弟而歸焉。脫無所歸，當為汝擇佳婿，吾義不污汝。勿怖，吾也。遂令妾入彼舟，髮獨宿，逢上風雨，雷震無所避，所往來者四至人相與入校官探虎穴，得虎，鼓曲為脯佐酒，四五人切切私語不

知所語云何，但見笑哭無端，或登山而觀天象，歸舟不樂，取酒大醉，醉復大哭，妾不知為何如人也。語畢，髮持酒脯至，大巖迎拜曰：吾有目不識異人，遂相與共飲，飲醉，髮曰：萍水相逢，一言為驗，可乎？君姓有文，無科甲相，無子，以兄子為嗣，兄子亦無祿也。大巖拜祈曰：貴賤命也得一子承祧，窮約所并心焉。髮曰：無能為也。忽慨然起曰：君有子矣，吾舟處女有福相，知君懷偶，可配為繼室。此女當生五男，以君相孤止得一男，今日良吉，吾為君成之。即呼女郎更衣，取酒合巹，成禮，悉以前盜所劫千金歸焉。大巖既婚，思髮一人自挽舟送至九江，辭曰：天下將大亂，君其入山自愛，吾亦從此逝矣。大巖夫婦榮快。

文集四卷

苦邀之不可，能快履舟而去，不知所之。其後大巖所嗣兄子果天所娶，舟中女果產五男，前四子殤，惟季子存焉。嗚呼！自中原鼎沸以來，天下之無人也久矣，使得如髮者起而救之，寧遠至此哉！然如髮者朝廷雖得之，不能用，雖用之亦不能竟也。君岐又言近有人自海歸，傳髮在海中倡義，匡王室有功，尋棄去入山，辟穀不死，曾見其披髮仗劍於武夷絕頂，臨空如飛者，是耶？非耶？倘所謂神龍不見尾者，其信然耶？髮俠其剽竊政一派，亞耶？嘗讀劉伶有云：以天地為一朝，萬期為須臾，日月為腐腸，八荒為庭，行無歸跡，居無室廬，幕天席地。

張公子珏傳



文集四卷

七

傳

張公子珏傳

張珏，湖南人，故御史中丞某公側室子也。少失怙，與母形影相依。白
昔如玉，顧盼生姿。楚王有愛女，欲擇佳婿，聞珏貌美，命工繪圖以進。
王大悅，以書幣千金聘為儀賓。珏故驕貴，弗屑就，以計辭免。自是王
人之舉，遍三楚矣。偶入郡赴童子試，寓於毛家。毛氏有女，方二八光
艷，若神仙，豪族爭委禽，拒弗受。珏雖妾勝所甘心焉。珏亦展轉
思慕，至廢寢食。歸告母，夫人非得毛氏女，寧終身不娶。婦人憐而
許之。踰月，珏復入郡就試，且尋姻盟。閨中嬌聲，聲刺心，詰之
則云：女病瘵，危甚。珏解囊有金，為求良醫，得不死。然髮禿而黑，石
目已盲，瘵痕深，密如蜂房，及牛腹，肢出，惟謝醫。珏從簾外望見，大驚。
徐聽其聲，則喉鼻瘡，哽塞，啞啞如瘡，與何所聞。嬌楚婉婉，如出兩
人，遂悔前言不復理。婚事女亦悔，棄無納采者。長齋事佛，飲泣而已。
踰年，珏娶婦。又五年，母夫人與婦相繼歿。家日落，珏而酒，遂生積鼻
如朱虬，髻覆面，避離人。鬱鬱飲惡，溪毒水，喉負囊，瘰癧，如杯
逐以奇醜。踰湖南，小兒啼必呼珏名以怖之。然薰香袪服，如故也。既
遭大訟，入重獄，盡破其產。獄中絕糧，病餓且殆。女時年三十矣，聞之
悲慟，自携素饘叩扉呼珏與食。見珏單衣縊縊，三木繫頭，肩背間
蟲蟻蠕蠕出，齒其面，遍體瘦削，氣不可聞。女嘆曰：張公子昔日猶果留

香會幾何時。至此耶。因相持大哭。徹卒皆感動。淚下。但見目元。饑
食焉。廷寒女解衣衣之。且為人隔。織刺繡佐。春取其值。賂獄官。為脫
華林。殺死。遇赦。出獄。復尋。隱為夫婦。思愛甚篤。生三子。楚王聞而
嘆曰。嗟乎。張郎命薄。乃棄執紼。而即綦綰也。雖然。如毛氏女者。豈非
賢哉。命有司。月給米一石。以終老焉。論曰。古語所云。女愛不敵席男。
歡不單輪者。以言色盛之必衰耳。而未及其變也。后大治容。變為陋。
質姑射仙子。變為方相神荼。如張郎毛女者。憐而惜。惜而復憐。十年
之間。兩人之志。前後反覆。若此。蓋當其色盛時。已有各不相保者。抑
何待。敵席與單輪。耶。以此觀之。人之愛而感。而施也。其親。復徧徂。以

文集四卷

九

為婦。魚與鱉。龍與蛇。交果何異哉。腥羶。羶血。妍皮。暴殲。達人之所
嘔。唾而不欲近者。愚人之所傾。國破老。感陽城。迷下蔡。捐軀命。以殉
之者也。試以質之張郎。毛女。兩人。前果美耶。後果惡耶。相憎者是耶。
相憐者非耶。富必有冷然。發笑。而不能白解者矣。

素繞綺而偏愛。綦綰人所時有所異者。美惡。變態。情。殊。情。果。成。
千古佳話。為之立傳。可以喚醒。世上多少痴迷。至其行文。玲瓏。變。
幻。真。繪。水。繪。聲。之。筆。敢。不。拜。服。後。學。蕭。香。下。謹。識。

信雲裘傳

信雲裘不知何方人。亦不言姓名。國變後。所遇。題壁。稱雲裘子。遂
呼之。為雲裘。雲裘不誦經。不持戒。歌。歌。空。蕭。然。獨。行。踽。踽。於。江。楚。關。界。
間。遇。故。人。贈。以。百。金。令。其。住。山。信。行。者。荷。負。相。隨。行。者。窮。負。而。逃。窮。
衣。裘。葛。冬。夏。互。用。而。意。氣。豪。上。恢。諧。笑。傲。旁。若。無。人。有。贈。以。錢。布。者。
盡。以。沽。酒。飲。必。極。醉。醉。必。大。罵。罵。已。必。撫。胸。慟。哭。所。寓。多。在。村。寺。與。
近。寺。儒。生。樽。酒。談。文。終。夕。不。倦。及。拂。其。枕。席。則。皆。淚。痕。也。好。為。七。言。
律。詩。搜。奇。抉。奧。喜。用。險。韵。僻。事。見。者。驚。為。叛。獲。而。雲。裘。全。不。經。意。醉。
後。走。筆。題。數。十。首。有。如。宿。構。所。遊。之。地。詩。必。寫。景。歸。去。接。為。大。東。

文集四卷

十

以付酒家。曰。與爾。覆。更有持其覆。覆。詩。示。余。者。余。誦。之。終。卷。不。知。其。
所。感。何。事。所。指。何。人。但。見。其。悲。酸。沉。痛。如。經。啼。如。復。號。如。怒。滿。崩。石。
如。妻。風。慘。雨。如。為。英雄。失。路。搶。地。呼。天。無。可。奈。何。之。辭。也。嗚。呼。噫。嘻。
天。耶。人。耶。胡。為。使。彼。至。於。此。耶。乙。巳。秋。八。月。余。買。舟。將。下。西。昌。解。纜。
之。夕。雪。霰。來。訪。出。袖。中。古。體。一。篇。端。硯。一。方。贈。余。談。笑。南。洽。惆。悵。遽。
別。遂。至。雲。陽。訪。劉。安。子。於。舊。宦。某。中。丞。家。值。其。聚。飲。安。子。挽。之。共。飲。
巨。觥。屢。進。竟。不。與。主。人。交。一。言。而。把。安。子。臂。語。不。可。休。酒。罷。忽。指。堂。
上。所。懸。詩。軸。熟。視。主。人。曰。誰。撰。此。文。安。子。以。忠。孝。許。君。君。亦。儼。然。受。
顧。何。厚。也。主。人。以。安。子。故。忍。怒。伴。笑。曰。長。老。醉。矣。遂。解。去。入。益。陽。竟。

抵郭天門先生家先生一見即抱頭哭促膝細語語語相持又
 留連三月贈以金令游衡嶽下武當山是江楚間無復雪萊林城矣
 郭氏子弟問郭先生雪萊何人先生嘿不應再問復答曰雲間陳
 子其故友也復問其外里姓名先生又嘿不應吳人戴翁客永新
 言識雪萊楊川興化人姓李名仕魁崇禎壬午舉人累世通籍
 監國時受翰林院官余未之信乃托新安友人滕公刻詢郭先生
 生督江右學時余蒙前拔而公刻則先生門客也及見先生粹然
 曰前日與化李翰林今安在耶先生亦嘿不應自是竟莫有知雪
 萊者賀子曰余嘗聞國初雪萊和尚事以為奇矣豈意三百年後復有
 奇人如雪萊者哉抑更有奇者余友劉巨溪國變後出亡十午有見
 其披緇在曹溪者把其袖三呼之瞠視不答而吉水劉裴公言其鄉
 人有縣吏賈公文入廣東又寓於古剎見一僧挑簋飯歸寺備其解
 衣揮汗憇坐石上其貌絕肖吉水舊令沈公石臣吏駭之試問有通
 懸勲僧袒避入內良久不出則已腰包滯道急追不及矣沈石臣請
 柱諸人崇禎庚辰進士作吉水縣令廉能為古剎之冠與余聲氣
 相求頗洽國變三十年矣道阻且長不知其出處何如未敢傳疑然
 此蓋飯僧則高人一等矣嗚呼彼何人者哉

人奇而文更奇篇中離合變幻處純入夢莊化境如望海市蜃樓

文集四卷

傳

文集四卷

十一

傳

王女傳

王女字小霞，奉新人也。其父王武，天啟間為遊擊將軍，以罪被大戮。生賦高，不能償，生此女，才色俱絕。數從母入公庭，訴冤。江生嘗見，傾心焉。江生者，豫章貴公子也，狂而驕，權勢壓江右，大出珠玉。托隨姐路，好袷服盛，騎從升堂求見。女不肯出，母賂私與姐計。約生至後花園，邂逅一遇，媼入內，談女看花。女午夢方起，未及掠髮，披杏紅小羅衫，舉扇障日，拍侍婢肩，立桃花樹下。花承日影，風送不香。揮扇一顧，顏色桃色，並艷風韻，欲流。江生從竹籬出，近前拜，指即驚避入內，自是不復出矣。江生心醉，欲以千金求婚。女涕泣辭，不可。江

文集四卷

十三

傳

生為廢寢食者累月。忽隣媼持珠，冀傳母命，謝曰：「所以不即許聘者，以夫陷行，往未忍專也。倘析楊稍寬，當有以報命矣。」江生喜，復申前言。是時，憲臬督道，賊榜掠無虛日。母欲納聘，償官將許之。女辭曰：「江生勢盛而驕，元敗，家敗，兒易，喜亦易。厭于全取之，將敵屢棄之矣。及今未敗，欲藉其勢以脫父死，則莫若自處以禮而示彼，以難彼見其難，必將市德於母，自為母用。父死，則莫若自處以禮而示彼，以難彼見人之學，飲泣茹荼，寧忍娼媼彼來責母，母有辭矣。且吾親其人行肉走尸，且暮死耳，而猶媒押無度，必將有花柳相牽，不暇憾母也。其母以為第會江生復路，舅氏求見，母出哭曰：「天乎！吾夫吾女皆已矣。」吾

女夜聞父刑，即解自縊。父如更生，女可甦也。然其母亦不復生矣。江生歸，竊代父作書與憲臬，王武得，獨贖死，出獄。母與女亦不知也。者為媒，朱生、朱生、宗室、貴士女以其貌，皆為之嫁。江生果悅，挾邪二妓，皆前之竟忘前事。是年以酒，而死。秋八月，朱生登科，明年及第。又二年，江家勢敗，群雌競起，為難。事入秋，輒皆殊死。王女何朱生再拜，啞咽曰：「江生於妾家有恩，所以不鬻身與江生者，知其必敗，身在敗門，不能救。惟托身君子，庶幾可救。今妾父母無恙，而江生死，其家人又以罪死，妾實負義。何顏復見父母？君子其有意，年因泣下。」朱生感其誠，言於撫軍，雪其獄，出孤寡而衣。

文集四卷

十四

傳

食之劉王氏園亭為江氏宅，使江生舉族獲全者，女之力也。君子曰：王女之事，雖不可訓，然能以慧點極父之死，又能以禮防身，以義報德，視抱布而推，小者相去遠矣。故特傳之以戒後之為貴介者，慎爾威儀，勿出其恭養驕釋之態，為閨閣鄙薄其可也。

貴勢驕嗣乃被閹，秀俊眼，破為後生者，當以江生為鑒。或曰：王女不可訓，實是醒世大文章，晨鐘暮鼓，靜聆何如？

馬盜兩義侯傳

道中黃生客江湖者十年歸為余言親見明季兩義侯其一馬其一盜也以其言為之傳焉昔縣人姓巴初失一日其母以無信送入畢田院崇祐時流賊官兵無事有棄所掠婦人備臥雪中將斃焉見而憐為解其衣之其母其母善救之而自宿古廟求良藥灌婦口病稍間則以所乞錢肉為糜餵之十日而愈復歸其群丐來賀曰大賜汝妻也丐曰此良家婦吾與哀其死於道路而生之矣又從而亂之其與賊相去幾何哉乃詢其夫家往告焉夫家喜來迎婦出五十金為謝不受夫家曰吾持石金入賊營求贖不可得今

文集四卷

十五

傳

以半酬又何辭焉丐曰吾既哀而生之矣又因而貨之其與賊相去幾何哉辭之彌堅遂藏至四舍外非受夫家委金於地拜謝而去次日丐携瓢杖出遇八十翁抱七歲孫女且行且哭詢之翁曰吾貧富人二金過歲矣索息倍之今日納此女為富人婢故慟耳丐曰翁老僅一女何忍棄為人婢乎翁曰富人虐所貸錢數償後期者皆裸而幽之地索償不倍不得出每歲死者數人彼以賄結郡縣有司雖殺人勿問吾不急償且死於害寧復能撫有此女耶丐毅然作色曰翁勿哭吾有四金為翁償之遂携金詣翁至富人索金入索索償彌急叱丐出且曰丐安得金此盜也丐念以語侵富人富人縛丐

文集四卷

十六

傳

以夜被盜失金人喊并獲送尉尉錄成獄以悅富人位縣令新下車應明有威丐得從獄中訴冤引所掠婦人為証今召其夫婦至則抱丐哭曰吾思人為吾金受屈至此乎此金吾所遺有醉五十而受四金是豈盜乎因與翁共陳富人酷虐狀令即馳入富人家搜地窖得死人屍立擒富人杖殺之沒產於官取其金百兩穀五百石以枉丐丐捐穀置義倉以賑知人而以百金與昆弟各娶婦以贍其母曰吾無藉此區區者為也携其瓢杖行乞如故為盜連城人幸姓失其名崇禎時鄉人羅商人販散古州三年矣忽思其妻懷金而歸將至連城飯於逆旅盜窺其金欲奪不得問徐尾商後見商還其妻舅殺家宿馬館行驛蒙示勇曰吾久客思家懷此三百金促歸汝明日來為汝妹經紀之納履還去忘持其手中詩扇是夜抵家獨二滴矣其妻與隣之少年私聞商扣門聲少年患之妻曰無傷也彼暗夜獨歸人無知者置毒酒中殺之吾且與子長為夫婦矣遂啟扉納商伴為歡笑京家會進酒商醉取金付妻妻置金枕側扶商入寢七竅流血而死遂出利斧與少年支解其屍置大缸昇入後園壅為盜已伏伏戶內將入寢又伏床隅聞且見甚悲憤甚欲出奔其斧殺之恐無以自明乃取金及斧而出曰有共二物不涉淫婦不死吾手也明日男至急呼妹婿婦語曰妹婿安在汝醉耶狂耶妻即勇出扇曰妹婿懷

石金過我家此非其手中詩扇乎婦憫事露反執舅姑且哭曰
 殺吾夫而藏吾金詩扇在手可據也即訴縣令舅不勝拷掠行誣服
 論死盜愈憤私計有令不可與言會巡方御史治兵汀城之演武堂
 取諸死囚斬以威衆是日觀者如堵端審懷斧及金至法場望見有
 囚有標斬字小紅旗反接跪轅門外者程舅也攘臂大呼冤枉排
 轅門直入萬衆披靡上御史臺置血斧及金於前悉陳是夜為竊所
 聞且見狀氣雄語曉凄楚慷慨左右聞者簞然動色徐指斧及金曰
 此其証也屍在後園願與幹吏同曉取之稍遲即戮跡不可問矣御
 史如言立命曉取缸中屍驗之果然遂釋程舅而寸繫其婦某少年
 首以殉仍以金與盜曰汝義士也何以失身為盜盜昂首笑曰使義
 士不失身明公孰與斷斯獄哉盡散其金與貧者委身御史臺從軍
 以殺賊功多歷官至都指揮其後從黃文正起義兵復以功陞參將
 漳城破被擒不屈死之逸史氏曰余讀唐人義鶴行及郭公青螺義
 侯記以為末世至性所鍾獨禽獸耳及聞黃生言乃知人類中尚有
 義俠如丐與盜者孟子言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豈不信哉
 一蹴爾而與乞人弗屑充無寧審之心而義不勝用此孟氏為下等
 人証所性之善莫切於義故云先生之為二義俠傳者亦此意也
 觀其序義丐則見義以成其仁慈其序義盜則又見義以成其勇

史集四卷
 十七
 傳

功結從義丐義盜說到義能義後正見人而不義不惟於丐盜
 必且下於禽獸豈徒紀異哉今學人讀之可以觀夫性命之理當
 以人讀之可以發其本心之良有功世道之文社亦無難哉



史集四卷
 十八
 傳

龍公傳

姓余在東浙時聞錢氏有女婦也幼錢氏婦有女字文客城
南酒樓眉秀膚清體如冰纖細腰如柳我試風身下極而無自
遠然體弱氣溫度曲不能成聲見客終日不發一辭坐有客客下
悅酒半輒引去門戶冷落始甚媼憂之見西樓有女字春燕者黑而
充額廣五寸腰大十圍竹僂如負數石粟行則滿樓輒有聲然其
點善謳工酒令喜極諸每發一語坐客絕倒以音醜為假母所憎於
是媼以賤值買之遂與鶯共居南樓客至鶯撥絃索侍坐燕宛轉而
歌響遏行云客與鶯言未及對燕代為酬答人人快志於是貴人豪

文集四卷

十九

客日往南樓酣飲車馬填咽或公卿家召鶯侑觴元微燕與俱出入
不能暫離人遂稱為鶯燕云一日燕病鶯謝客不能出燕死媼哭之
傷甚久之鶯為人誘之亡去媼弗顧也或謂媼曰鶯美而燕惡今鶯
亡之不惜而燕死是悲何哉媼曰鶯之所以美者燕為之也今鶯之
所以美者死矣吾何者哭燕乃所以哭鶯也燕死而鶯之亡已久矣
吾何哭為君子曰人之所好者色也猶不能恃其空質以媚於人况
未懷才抱德者而欲以人取容也難矣哉
惜鶯燕發感憤之懷亦見莊騷筆意班馬餘韵後集卷五

龍公傳行傳

龍公諱鼎別號嶽齋先生永新抱陂人祖諱瑞娶史氏瑞天史氏年
十九樵孤守節紡績獨居族人罕見其面一老奴世系永奴死則掃
葉負奠以愛孤長娶婦生公二歲而孤父天史氏哭之兩目盡盲公
幼有至性五六歲時能執杖扶育祖行庭除間不惡聲雖稍長為
人傭書易米肉以膳祖母年老益落則傭飯相哺也縣令龔公以進
士新下車公持祖母苦節狀上堂慟哭求旌龔麾之去明旦又持狀
來哭龔以屢哭為不祥也怒而杖之明旦又持狀來哭龔感其誠為
請於院司旌其門曰貞節會尹大宗伯修邑誌公復持狀哭於宗伯

文集四卷

廿

之度宗伯憤之為史氏列名誌內且言於有司歲給米布終其身春
秋祭諱烈婦必致肱焉史氏年九十二卒公躬負土以葬公娶楊孺
人無子生女一人即先宜人也先大夫赴童子試時公知其不凡以
宜人字之手授秦漢文十冊曰子宜咀茹如華於此勿效他人止拾
時文鉅釘也先大夫服其言及余小子就塾以是書授焉公老且病
先宜人亦為傭飯如公傭史氏時先宜人奉公及楊孺人合葬抱陂
里磨房僕夫憐不能成墳先宜人亦躬負土成之如公葬史氏時人
咸謂公純孝之報也公歿後無長物止遺史氏卧榻一張蓋節婦七
十餘年冰霜嚴凝之氣所棲者男女裸卧其上客止不戒者必大

有悍少年擁榆曰此妾耳。婦人復焉。遂病而死。蓋異事云。賈孫曰。余小子。請蘇公程翁。以文辭。舉大名。使人至今。知有程翁者。載輒也。今觀我公。內行醇備。接之程翁。不啻遇之。彼造物者。凡斬其嗣。而外孫如賈孫兄弟。又俱。賈翁。不能奮其筆舌。使公有聞於世。為善。同而食報。異鳴。呼可傷也已。

孝傳而節並傳。正氣鍾靈。雖未延其嗣。已餘祥於門。相宅相矣。先生文名垂世。何遜西蘓。末以程翁為抱憾。殆有道云。後學王

賀氏二天隱傳

古之隱者。皆懷才抱奇。抗志辭榮。可以用世而不為用世。所謂龍德而隱者也。苟非其人。而漫指撥。穢穢。穢穢。肝肺。田野之民。而視謂之隱。則蚬伏也。而以為龍。潛可乎。故然就田野間。亦自有孤清恬淡。可風。頽俗者。雖欲不指為隱。不可得也。蓋懷才抱奇。而抗志辭榮者。人隱也。身本貧賤。無材可見。而有德以居之者。天隱也。夷攷吾族。得天隱二人焉。其一為賀裴生。居龍田。頗好讀書。業而種瓜。其種有方。徐徐耘。漸漸滋。動動顧。循循俟。其熟。熟味美。則以易穀。弗熟。勿取也。又為人傭。服則纖屨。所得傭。數皆貯之。每散計日而食。不求羨餘。行竹

然飽。棚棚然。果也。嘗自吟曰。晝食三食。夜眠六尺。我瓜我耘。我屨我織。臂以富人。營營終日。肉食多慚。吾不彼易。齒甚尊。鄉族燕會。高巾布袍。拔上座。不稍讓。無求於人。亦無所負。卒以耘瓜終其天年。一為賀滋。生長厚田。無廬亦無妻。結茅舍於井傍。日食一飯。飯罷。則擁被而卧。族人憐焉。為具酒食。招之。閉門熟寐。鼾聲如雷。雖疾呼弗應。觀之亦弗受也。偶於道上。拾得異梨。試種之。井上油然。蓊蓊。梨種。故佳。為芳泉。沃濡。味益甘。遠近爭以未易之。以是每日得再食。或戲之曰。井上梨。何如井上李。耶。滋熟。視笑曰。嘻。嘻。於陵。自食。糟餘。吾不食。沙餘也。及老病且死。終不受人一錢。葬歛皆資於梨。既葬。而梨枯然。其

遺傳流傳者比他家梨猶具族人至今稱我瓜滋梨始諸於論曰第
賤而無負於人難矣哉而何皆介族祖其節堅其行獨惟其無求斯
無負耳嗟乎備箇猶食非有求也飢驅叩門非有負也若兩翁若曹
何媿哉

古今高人逸士雖非欲藉文而傳然無文何以副俗勵世謂云非
將隱矣焉用文焉此先生特為傳之故孫沅還刊錄

文昌帝君戒士子文頌

伏惟帝君歷生忠孝奉天條罪孽絲絲結冤腸吐鳳人遊夢中投管
絃花香生指上蓋掌降筆作文二篇以戒士子乃信天鑒果在咫尺
福由自求禍因已作如燈取影不爽毫髮歷觀學徒無心弋獲甫獲
純珠已步蛟門若非微行與天祐必有先德孽茲龍光倘或才子
白看窮經蠶脂無成歸壁自書縱無大德尤有隱過不覺不察潛離
天憲清夜內省不見是圖豈得惛然然誠寧嘉譬如人子失愛於父
不思反躬引罪引惡反出愈言謂父不慈是不可堪蓋深其咎我願
世人勿以善小薄而不為勿以惡小而輕為之世有高人採藤服荔
天故雷之以立人紀亦有奸邪竊位襲祿天故豐之以釀妖亂此兩
種人氣運所關造物於此別有鑪錘慎勿藉口謂天臺宴自此而外
凡屬英俊有志科名洗心滌慮恪共神訓勉為忠孝恥為浮薄難馴
翰苑主人所歡慕鳴玉堂公子思逐人情應爾神亦宜然苟從神言
是謂君子如其悖之即為小人惠迪從違名教係焉况有帝君司其
糾察寧敢違背自墜青雲經德不四非以干祿干祿之道而真論此
余廢人也不嫻於辭偶見劉子偶梓是篇爰作頌言此於膝膝凡有
君子敬而聽之

字錢句琢錦成七葉懲勸備陳可助全篇報錄後學徐泰功附識

綠野橋賦

滿秋山之高源。一水之尋溪。清泉沙市之清。放金花之難。孤生知與長尾。易滿。魚腹。菲滿。鬼。還。恨。梅。杓。之。村。短。笑。解。結。之。川。惟公孫。倦。於。乘。輿。葛。陂。投。其。琅。珩。爾。乃。採。石。赤。巖。築。灰。玄。圃。牲。沉。陽。候之。宮。聖。鑿。匠。石。之。斧。鋪。瓊。瑤。於。水。而。鑄。蟠。鍊。於。砥。礎。望。之。如。額。月。之出。峭。即。之。若。垂。虹。之。汲。滿。銀。漢。微。開。額。毛。未。禿。鴻。清。鯨。見。金。背。微。高。連。暴。腮。之。龍。門。耶。蛟。變。於。符。帶。通。夾。嶂。之。蟻。垤。借。波。於。蒼。舳。則。廟激。石。響。諸。僧。梵。沙。滿。濯。鷺。影。覆。亭。泉。馬。逐。逐。而。驚。天。路。車。騎。轡。而。上。雲。鑲。望。紫。氣。於。華。梁。青。羊。之。騎。已。去。拜。黃。石。於。故。圯。赤。松。之。老。尚。臺。

文集四卷

此固駭容所流。應而通人所道。選者也。若夫風土敦龐。習尚素樸。移春檻止。裘馬氣索。香車影停。芳藥情薄。綠水護田。桔槔盈壑。青山對岬。樵雲滿陸。或羣比談。經則環門而拱。聽或從穢。執熱則抱柱而相。谷或憑玉欄。而釣魴。或仰霜天而放鶴。龍溪集時。閑漁唱。同聲。隨背。金殘。忽焉。童語。來。續。斯。又。華。胥。建。德。之。風。而。南。薰。擊。壤。之。樂。也。乎。字。練。於。史。句。陶。於。經。鴻。文。特。構。又。是。陸。海。津。梁。也。後。學。周。士。四。端。

燈花賦

賀子夜坐。有燈。燐。燐。空。作。能。借。舒。舒。空。初。武。蓄。而。捲。解。離。燐。燐。而。數。葉。專。耀。寶。禁。之。柱。跗。瑤。草。之。心。寒。霜。繁。而。不。好。曉。露。暗。而。忘。情。含。晚。輝。以。微。動。抱。孤。影。徐。凝。若。蚌。胎。珠。而。涵。月。似。螢。附。草。而。托。星。乃。若。酒。闌。客。散。光。澤。旖。旎。歡。意。莫。陳。幽。懷。自。喜。輕。寶。許。結。空。坐。從。倚。低。垂。如。笑。翁。張。如。哆。連。貫。如。榮。旁。附。如。跼。不。離。乍。合。或。正。或。旋。斜。眠。似。碧。橫。睇。仍。紫。淡。黃。側。映。盤。紅。外。被。恍。五。色。之。霞。聚。儼。一。線。之。虹。起。迨。夫。風。雨。如。晦。雞。聲。驟。聞。殘。睡。初。起。餘。醉。尚。醺。金。缸。未。盡。玉。膏。猶。焚。笑。癡。賊。今。興。懶。傷。晚。曉。今。夢。頻。新。故。接。今。交。錯。關。落。互。今。續。紛。忽。隱。

文集四卷

藏。今。曉。曉。時。閃。爍。今。遠。巡。綴。藥。珠。今。盤。拱。羅。寶。珠。今。輪。國。連。理。交。今。回。抱。同。心。并。今。結。璘。集。煙。象。今。蟬。蛩。積。爆。煤。今。蘭。苗。施。朱。紫。今。離。黛。電。薄。露。今。舒。雲。拖。光。影。今。薄。蕩。與。夜。氣。今。氤。氲。美。化。工。之。奇。怪。非。人。巧。所。易。循。極。譎。變。之。形。狀。雖。慧。舌。其。莫。云。嗟。乎。春。蘭。自。秀。秋。菊。獨。馥。梅。瘦。耐。寒。柳。艷。能。煥。孰。若。茲。花。神。理。具。足。歷。四。時。而。吐。茹。與。日。星。而。相。續。斯。乃。文。士。之。吉。祥。夫。豈。但。佳。人。之。穆。下。也。乎。語。語。刻。劃。字。字。逼。肖。詩。有。畫。意。畫。有。詩。意。二。者。兼。收。毫。端。後。學。周。士。四。端。

水品藻賦

水田道人山居茹貧。惟脫粟堂。不鍊珍陸。無石炭肉。芝澤。千里
絲。尊有客。良止摘。意具陳。客曰。是物。猶那。實長。群。蘇。香。梳。疏。玳。純。醉
蒲。莖。一。尊。水。盤。水。晶。遠。光。首。荷。四。座。顧。物。思。名。差。可。無。辱。霜。中。數。榮
雨。後。轉。凝。下。素。上。黛。時。鈿。綴。翡翠。之。毛。外。直。中。空。玄。圓。抽。琅。玕。之。王
何。慚。錦。城。且。傲。金。谷。素。花。迷。蝶。依。柔。條。而。夢。青。粧。閣。勾。螺。窠。采。蘋。而
舒。綠。色。既。怡。顏。味。亦。殊。藟。授。聘。則。與。梅。同。功。混。常。則。與。蘇。別。族。疏。稱
國。老。易。牙。用。之。調。羹。草。能。和。事。雷。公。取。之。炮。藥。此。固。石。家。都。督。所。不
秘。而。郇。公。食。饌。所。必。錄。者。也。若。乃。產。多。虛。腹。種。通。神。京。劉。葉。錢。蘇。微

文集四卷

三賦

金。盡。之。製。屑。草。操。芋。其。玉。穆。之。餘。馨。驚。刀。出。慈。母。之。手。一。寸。不。除
玉。樹。辨。上。卿。之。色。三。命。彌。尊。膏。梁。腹。股。襟。浮。毋。以。含。秋。重。稱。齒。遊。嚼
宮。微。而。成。聲。吹。作。鳳。管。宜。來。仙。珮。根。同。鶴。髮。用。祝。長。庚。斯。又。哉。穀。所
獨。厚。而。大。儲。所。祗。承。者。矣。主人。既。而。謝。曰。園。草。雖。賤。遇。賞。特。殊。既。經
益。公。褒。薦。復。辱。高。士。寵。綬。仰。進。蕪。詞。以。醉。唱。俯。對。盤。餐。而。踟。躕

豈有萬斛源泉不擇地湧出之勢故雖一名一物亦足助化工
力 後學尹勝重謹識

枯蘭復花賦

劉生千房。蔣蘭一畦。發已春雪。香薤枯悴。忽復成花。感而賦之。其辭
曰。原夫悲歡有時。盛衰有數。雖草木自有本心。而歡厭豈云無故。桂
脫薪而歸林。桐出爨而成聲。韓氏牡丹。所而不絕。招隱王蕊。焦而復
生。他物固爾。於蘭何驚。常其踈莖。雨潤斜葉。風開綠玉。叢中紫玉。徐
見。淡。香。生。處。幽。香。自。來。於。是。貴。遊。王。孫。幽。谷。佳。友。入。室。細。佩。擲。英。攬
秀。人。羨。其。芬。我。慕。其。守。方。自。獻。之。為。羞。豈。齊。麥。之。同。茂。至。於。同。雲。乍
繁。濃。雪。雙。疊。壓。梅。折。松。摧。槍。天。竹。豈。意。茲。蘭。亦。與。斯。如。柔。肢。蒙。殘。香
風。受。慘。風。登。遽。玲。王。鏡。卑。願。平。日。知。已。僅。為。咨。嗟。縱。遇。多。情。祇。增。蹢

文集四卷

四賦

踏。追。及。天。心。未。已。地。氣。初。復。一。花。始。甦。數。花。來。續。則。有。似。顰。眉。更。掃
面。子。病。心。而。忽。笑。玉。髓。新。勾。彈。姬。破。頰。而。愈。妙。樓。東。賜。還。長。門。復。召
明。妃。辭。漢。春。回。青。塚。文。姬。歸。朝。恩。班。紫。詔。帝。即。猶。在。玉。簫。候。來。盧。子
嬌。然。金。梳。重。曜。雖。事。絕。於。人。區。亦。殊。理。而。同。調。若。乃。芳。心。不。移。清。操
難。緩。九。死。靡。他。一。貞。永。矢。既。齊。質。於。美。人。亦。比。德。於。君。子。又。似。夫。拘
幽。新。釋。黨。錮。驟。起。范。滂。甫。脫。三。木。裴。德。湛。拜。候。聖。蘇。卿。雪。髻。之。魂。忽
還。漢。符。洪。皓。燕。雲。之。淚。終。酬。汴。水。還。趙。璧。者。五。城。何。輕。哭。秦。師。者。七
日。而。已。益。荒。極。而。返。榮。亦。慨。極。而。尤。喜。豈。恒。物。之。倚。伏。適。人。事。之。終
始。吾。獨。怪。世。態。棄。舊。群。情。趨。新。歟。爾。遂。契。俄。焉。慕。馨。昔。何。反。目。今。何

同心昔何毀王公何斷金。銅門者復云。我曉如佩者復言。夢似黃魂。而復陳。石疎而後親。越去後來。彷彿平原之生。蝶飛復集。依穠。習公之賓而當也。含笑不言。靜觀衆人之顛倒。悟造化之升。沉既被傷而無怨。意謂官而不。嗟乎。使皆知有今日之齊露。則亦。何避於昔日之凌水。

搖曳生情。波瀾成。漸知其遇物。駕懷地。為。此。客。吐。氣。
後學竹溪別
天社辭謹

文集四卷

五

以

賦

少喜香。燦不識。曉風。是衣。縮。解。始見此物。戲作。短賦。以銷之。曰。爾生。何。族。小。而。善。嚙。因。集。而。成。亦。即。而。尊。康。而。黑。居。身。則。白。得。垢。能。肥。遇。煖。斯。活。遂。胃。琵琶。之。形。獲。廟。裸。虫。之。列。體。方。寸。遶。若。河。山。毛。髮。深。叢。離。隔。天。日。爾。乃。舒。徐。詳。緩。與。世。無。戚。竊。竊。德。之。容。顏。柳。眉。之。色。內。懷。金。藏。外。托。柔。則。下。錯。餘。竄。上。緣。肩。膈。腸。胃。無。多。口。腹。難。當。假。館。武。夫。介。冑。敢。厭。鶻。腥。倖。登。美。人。鬢。髮。厭。開。薊。澤。牛。衣。夜。冷。竊。嗜。王。生。惟。悴。之。膚。情。與。春。濃。私。啞。大。子。風。流。之。血。歸。侯。賞。傳。曾。出。福。而。啣。恩。榮。苑。叔。解。袍。亦。易。體。而。變。寒。熱。偶。接。客。衣。幸。至。千。里。忽。逢。素。襦。遂。騰。異。域。香。肌。所。觸。曾。瑟。瑟。於。錦。裾。紅。汗。相。蒸。遂。蠕。蠕。於。寶。機。或。逃。破。納。以。長。生。時。藉。縫。掖。以。自。匿。沙。門。泰。焉。於。爾。龍。象。談。士。捫。之。以。代。摩。拂。爾。寵。何。極。爾。命。亦。迫。木。驚。聞。與。曹。不。爾。得。跳。蚤。探。懷。曹。不。爾。失。湯。沐。具。矣。相。率。而。吊。浣。濯。蕩。然。入。釜。而。泣。伏。波。何。憾。為。爾。焚。林。中。散。何。仇。為。爾。爬。剔。生。無。關。於。造物。殺。何。勝。於。珍。珍。皮。殼。既。枯。種。類。亦。赤。車。輪。心。壯。遂。貫。桑。門。之。蓬。灰。甲。血。殺。疑。染。鳳。仙。之。液。
造語形容盡物情而章法井然迥非枵腹漢所能步武
後學竹溪別
天社辭謹

勸刻劉韋則先生詩文全集啟

風行水上。學者必觀其瀾。天在山中。君子以蓄其德。故有一代賢哲。樹之風聲。必有一代文章。著為謨訓。仰惟劉文忠公。孝則先生。忠則先生。生氣塞天地。至大至剛。塞天地而無間。作忠作孝。與日月而爭光。人倫賴公以常存。科甲得公而愈重。燕之學探金匱。文耀王班。經術所以經世。修詞本以修身。怒罵呻吟。動關至性。痛哭流涕。皆有血淚。由是吐納煙雲。挾摘星漢。大文彌撲。笑繡虎之徒。勞稱心而成。情雖盡為薄技。簡則數韻。縱或千言。蘇子揮翰淋漓。斯類俱動。杜老出師。感慨聲淚並吞。讀其書想見其人。仁義之言。藹若披其文。益相其質。

文集四卷

君父之念。油然而迫。夫哀至成詩。彌留作誄。絕絃之響。愴焉更悲。委灰之香。焦矣彌烈。攬遺文而引泣。撫殘編而興思。文山既杳。汗青長存。正學雖徂。舊種未絕。然而鴻寶猶秘。龍泉暫埋。東平綠樹。空回望於咸陽。蓋山青泉徒。赴節於宮微。文運末由。丕振後學。安所觀型。所望縉紳先生。文學君子。繼往開來。弘文宣化。薪雖盡而火仍傳。流已起而川不息。掛劍之風。豈慚季子。迴車之慟。深懷謝公。共捐錫鉢。共助梨棗。永垂大業。懸諸國門。天之未喪斯文。實有望於後起。地猶不墜。此道庶無覯於先生。

廬陵伯名簡冠天下。先生以世誼而兼姻好。為之勸刻遺集。允屬。

雅之筆。鼓吹休明。捧讀一過。齒頰俱香。後學劉韋則謹識。

文集四卷

崇禎甲申為永新漕米新派上三院而司啓

竊惟民生乃興國根本而糧儲尤軍需急務况當此忘勞忘死之時豈敢為用一級二之請必大荒大殍大兵三災交臻故雖蠲緩賑折群情可原紹得永新湖西下邑吳楚上游山高水濶舟楫難通土瘠田硠粟麥不產富室無千金之資貧家有八口之累地近臨江草寇於焉竊發境接長永劇賊從此窺關於是設兵增城派餉守險既出力以捍賊復剝膚以養兵萬苦倍嘗有怨交作迫至遂獻犯境有惟克終屠戮者數千人焚劫者數百族搜求過於鼠穴虐逼過於蟻封家破城亡滿目惟見狐兔現驚膽破相連皆是豺狼幸賴王師克復天日重光千旗電擊萬馬雲屯然而崑山琳瑯與石俱燼勾吳稻蟹隨種而空至於賊平事過亂兵時歸叩城索餉據津要盟誓自起於斬木勢成威於脫巾巨孽既填遊魚無沫柴門既火歸燕何巢怨氣每能召寇軍興遂有凶年但夏九十日不雨今秋數百里亢陽肥壤遍野彌滿溝渠晨曉鴻雁但有悲鳴昏看牽牛祇懸箱服敲骨則骨已枯剝髓則髓先竭倖存既空併乏可憐之兒女屠殺更盡亦鮮可繪之流民日瘦惟覺瘡痍天高只怨荒原能使饑救有食誰是家袂之人况復膏國無堂孰為乞貸之路此即賑救尚無及於死安忍督責以重絕其生欣逢仁荑江右夷吾南宋裴度視饑溺為由已恤

文集四卷

瘠瘠如一身仰求蠲除新派憐允改折舊漕益在大手出蒙財念道當離亂可無終憐以去荒則可蠲以殘破則可蠲又况加以仰旅而因以饑饉援撫額則當折復新恩則當折何乃嚴於保障而急於蠲絲倘念永新為全省門戶勿視為一隅而百姓乃朝廷生靈勿委之盜賊庶幾門戶安則全省可保殘軀獲算於金既生靈全則盜賊永除兵戈自消於枵席矣

如讀吊古戰場文悲淒慘絕動人真是救世婆心也

後學吳文能識

戒作應酬詩文啟

不佞才非補虎。隱托冥鴻。雖好之音。祇恐言南。而實之事。宜出立。不佞之野。獨孤。雖安未具。美人遲暮。壯采不來。豐屋。雖人無。春者。免國瓦礫。我亦棄之。乃欲惜一字。金水。償足。紹亮千毛。類與。雖織。心。儲肝未文。人面徒觀。業斯下矣。罪莫大焉。敬。然。燕。陸。告。諸。同人。願。斷。應酬。永。當。道德。庭。草。白。綠。但。祈。勿。妬。而。亦。勿。憚。竹。簡。長。青。幸。自。無。子。而。亦。無。奪。倘。或。後。我。性。靈。充。人。管。僅。委。文。心。於。冀。職。視。老。身。如。賤。備。崇。飾。伎。人。之。語。以。玷。名。山。標。騰。市。井。之。譽。以。增。紙。價。錦。囊。投。潤。作。手。自。招。惜。艾。覆。履。俗。眼。何。容。

文集四卷

惜字如金。文品人品。於半幅箋中。肝胆盡露。

珥琳後學李明府謹啟

為亡姊莊烈君乞諡文啟

竊惟三閭介矣。姊以為規。懷英。通矣。姑以為蘭。而公各有其就。即二女亦各有其成。婦人之賢。實難則識。若貽孫者。既。三。閭。復。懷。英。全。軀。衛。必。負。致。良。多。獨。亡。姊。以。罵。敵。後。江。克。承。先。訓。不。獨。屈。婦。讓。其。懷。憤。即。伏。姑。亦。應。獲。其。從。容。幸。逢。明。公。主。持。風。化。若。復。不。乞。一。字。以。彰。義。烈。將。何。面。目。對。姊。魂。是。故。披。陳。大。略。仰。俟。採。擇。伏。祈。錫。以。篇。什。樹。之。風。聲。歷。幾。江。上。死。蚌。猶。含。明。月。龍。門。村。祠。尚。抱。徽。音。其。為。功。德。曷。可。言。喻。夫。肅。耻。所。在。死。或。輕。於。鴻。毛。名。教。所。依。言。乃。重。於。泰。嶽。蓋。其。所。輕。者。必。有。所。獨。重。而。後。重。者。始。託。以。為。重。然。則。明。公。之。言。固。

文集四卷

泉壤所含。笑以俟。而亡姊之事。諒亦明公所照。筆以需也。曾何惜於表揚。而猶待於諸乞者。骨肉之情。不容嘿嘿耳。若夫亡姊生平。所以成昭孫者。在風狀之外。別有紀傳。茲所述者。特投江不屈一事。姑不具悉。右某謹啟。不勝翹瞻之至。

此作賴古堂已刊行世評云脫畧途徑之外最有古意深得妙蘊

珥琳後學李月丹謹識

為十兒釋主求梓遺詩啟

竊惟陰德之盛莫踰閭閻才之仁元先伯大士兒釋主志遠叔室
遺類伯俞伏枕呻吟欲窺風雅之秘易箴幽冰猶能探漢魏之藏
玉碎而光尚騰豈無下老其焦而響益烈特有中郎願以黃腸始營
儲乏傳石青箱在礎餘止森魚欲黃長影大仁莫修梓行薄費所望
明公推掩器埋衛之德存其久分持螺蚌之寶施此才兒稍相
金粟共助木梨鳴呼龍樹分香並魂斯返魚桐相石各鼓則鳴或
筆塚生花同獎絕夢莫公寶氣埋土空托斗鮮夜堂有知感不後於
結草精魄所化報更大於投珠

文集四卷

忍淚揮毫不減晉唐遺韻經見文人筆墨到茲逢源後學大夢微

下啟

為僧募誦華嚴經疏

蓋聞糾縷金樓騰香城之瑞像天宮玉牒示人字於空華水能忘津
率遽捨筏大方廣佛非麻經者龍樹嘿傳難圓通說西土六萬偈解
留其半東方八十卷已覆其全波委峰連茲願法界雲興親瀝各具
辨才庫城音音十方香水海味同一滴如水品未見其少菩薩
屢宣不歇其多迨至支殊東邁童子南遊妙高峰外不見德雲一人
稱勤閣前遠有善財萬數旋狀互攝互受理出天表真絕人區
或累劫莫遇而彈指相逢或怗沙難尋而目前冥契所以王氏一註
竊咲汧陽敗猪真淨數言共讀渡河香象法法皆圓寧嫌口耳事畢

文集四卷

疏

無礙豈訝筌蹄比丘某發願弘宣天心讚嘆爰慕檀信廣行誦持秋
風祇樹叶沙音於迦陵初月蓮花翻慧舌於鸞鵲草木同宣普頌神
鬼俱就法蓮華語梵言一音齊唱醍醐酥酪聚我俱舍敬陳無詞共
述希有爐邊金鴨繚繞一氣旃檀瓶內木犀隱現千年優鉢香求同
志遍植良因法生於捨亦將行不捨之檀慧超於緣何必偈無緣之
教庶幾破慳成智從實游權天衢佛日漸見昇曉於重昏塵際法雲
永蔭晨涼於火宅矣

華嚴一經演說無量先生旁通內典斯六入三門頭見道毫
通屋談禪海內龍象感得奉為健推後學王法目識

告神說

世事易易古道未還。風昔盛名。祇增誘致。終年餘。遂為侮。之稅至。而山而。橫繁。麻之微。入。樵涼。而更。苛。誰。隱。福。地。之。陋。巷。追。呼。頻。加。始。厭。負。郭。為。累。紫。紫。侵。削。已。甚。方。悔。林。田。錯。為。文。偏。招。鬼。營。生。作。論。運。橫。錢。神。網。里。衣。冠。無。故。織。成。貝。字。忽。然。猶。及。棗。梨。談。論。仰。起。風。波。動。履。每。櫻。尤。怨。夢。魂。猶。猶。且。滋。忌。憂。患。應。於。何。有。人。豈。有。招。奸。不。可。為。勞。難。備。樹。生。意。虐。之。何。心。衣。短。尻。寒。無。松。可。披。心。剜。肉。盡。有。瘡。無。醫。李。伯。而。難。人。皆。共。折。其。死。柳。生。肘。而。固。測。我。亦。自。憎。其。生。仰。規。慈。親。俯。憐。孺。子。

文集四卷

哀 疏

壯大之命既喪。幸願二孩。茲水之誠。莫將安望。五門疾病。斯神曾作。屈子問天。願何傷。耻學陸公。乞食。登雞北山。猿鶴。以絕。世。然。而。南。嶺。菊。松。尚。冀。清。福。蓋。醜。顏。而。乞。餐。特。瘳。心。以。告。神。伏。願。鶴。鳴。九。皋。避。人。間。之。繒。繳。鷺。翎。千。仞。綴。天。上。之。文章。孟。母。在。閭。長。依。機。杼。驪。子。到。膝。能。誦。詩。書。醉。場。三。萬。六。千。樂。事。一。日。十二。執。栗。自。滿。恒。福。常。元。橫。暴。之。炎。暫。熄。和。順。之。家。必。肥。有。祝。而。操。一。蹄。所。持。雖。儉。無。故。而。獲。疋。布。為。望。亦。庶。

讀離騷天問諸篇然而不傷於和此作可與三閭大夫異世同心
筆亦散之 瑤溪後學陳壽欽識

為獻賦隔永新厲七功德疏

魁於陸梁。民生塗炭。潛潛永水。流血漸已。成川。我我新成。時。能。始。欲。蔽。野。寡。人。之。妻。孤。人。之。子。獨。人。之。父。殺。一。人。而。已。罹。教。要。加。以。師。林。因。以。饑。饉。繼。以。疾。殃。生。三。生。而。始。獲。一。死。嗚。嗚。更。哭。不。必。大。悲。始。聞。媚。媚。野。燐。甚。且。白。晝。而。見。王。石。同。為。灰。燼。隨。是。其。經。難。親。矣。如。志。與。行。並。繫。儒。義。士。各。與。骨。俱。香。而。死。者。如。魚。遊。海。無。生。趣。於。須。臾。從。逆。而。鑿。者。如。蛾。赴。火。燄。勢。於。俄。頃。豈。無。抱。冤。而。莫。訴。亦。或。牽。連。而。罔。逃。怨。氣。召。魃。致。庚。祭。時。呼。精。靈。未。銷。且。以。王。子。為。厲。可。憐。夜。哭。之。魄。妻。妾。無。依。猶。是。入。夢。之。人。遙。遙。難。辨。帝。堂。茂。草。

文集四卷

哀 疏

尚怯綠林風聲。血污遊魂。仍記赤丁。姓字。悲人身之難再。已逐泡影。浮沉。恨鬼錄之易淹。安得寒鐘警悟。茲綠盛會。仰丐引慈。生弗達仁。壽之域。固屬前業所招。歿將邀浩蕩之仁。終恃後因。可種伏願。思速有終。赦追無始。花開九品。貞烈並躋。於蓮。業覆三途。高邪咸超。於藕。舍。過提十方。無祀。胥向三寶。皈依。福業。殘。願。祝挽。捨之。自。戒。慶。衍。皇。祚。親。日。月。之。長。輝。

諸云寧作大平犬莫作亂離人情切詞慘不忍多讀
後學陳侯

薦厚田薦七佛事緣疏

聖名厚田。因異勝母之號。家在永水。遂染楚江之氛。自癸未以來。發
 戰。獨慘。迄丁亥已往。生齒漸凋。派離。以死。亡。富庶。轉為貧乏。始
 賊。因。繼。受。其。殃。張。盧。之。驛。騷。動。經。七。月。金。池。之。殘。曠。遂。以。半。若。青。黃。
 子。珍。膏。斷。游。中。之。瘡。娟。娟。半。袖。命。隨。陌。上。之。塵。蒿。里。荷。雲。同。致。黃。髮。
 綠。鬢。俱。盡。強。者。踊。刃。不。御。伯。有。之。屬。徒。橫。弱。者。束。手。就。誅。皆。放。之。屍。
 亦。餒。田。疇。燕。穢。歲。穀。而。用。一。千。十。錢。三。旬。九。食。野。鬼。哭。而。青。村。孤。然。
 烟。微。而。白。日。暗。披。茲。鬼。錄。非。我。宗。文。即。我。姻。姪。顧。瞻。北。却。非。偏。道。確。
 師。屬。國。瑞。怨。氣。每。能。召。殃。冤。魂。因。以。為。厲。憂。患。服。日。即。與。烟。瘴。相。親。
 文。集。四。卷。

非身歷其境。不能為得。如此。切。領。字。珠。句。能。得。風。聲。雨。後。

五

文。集。四。卷。

五

先生 鑒定

新華學校
圖書館藏



永新賀臨孫子翼甫君

同邑戚族 公梓

步雲 梧

孫元文曾孫步雲 懇求鑄

步高 校

與友人論文書一

足下聞吳人之植桑乎吳人植桑創蠶絲繭之利衣被天下偶值儉

文集五卷

書

歲桑穡蠶蠶見楚人有販繭者其息三倍遂拔桑藝麻舉家絨繡繭
價未售而蠶桑已荒矣今之為界于業者類然也章句粗成良師教
之值我馳驅未及卒業吾其難也出見獲翁之棄得之說遇輒恨曰
吾師誤我於此盡棄其學退而販繭竊苟且以求弋獲究之終不
可倖而學業盡荒噫嘻愚哉人文以懷志非以欺人也然而吾懷焉
志天下之明有司尤有共懷其志者且讀書明理自為懷志之文
以求售於明有司倘其失之今乃不必讀書不究明理為不必懷
志之文欲庶幾或售於不明之有司而口彼所知者不遇如是而已
慨如一旦遇明有司又將何以施之手夷光鄭旦世之所共美也今

文集五卷

書

是而遂有垢面以號於人曰吾且為宿瘡天下无有好我如齊王者
且又以號於人曰齊宮之所謂夷光者无宿瘡也則將率齊國之婦
省娥眉盡習為蓬垢面以為无如是乃得趨時而善要可乎哉且
夫學焉而厄窮吾命也不學而弋獲非吾命也命或厄窮其於學
固可無憾設今吾命可以弋獲學者而止虛之又况其无不可以弋
獲也則亦何苦不學乃欲欺人以自欺斯益成之甚於友
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彼剽竊假借以冀倖一得者謂此能無
汗下後學周履和讀

卷之六

報

與友人論文書三

制義猶古文也。其相題者。排比格調。雖有不同。然其正反開闢。往復轉變者。法也。古文有之。制義亦有之也。其正反之相生。開闢之遞變。往復之不測。轉變之無迹者。巧也。古文有之。制義亦有之也。是以行文有法。而不為一成之法。其不為一成之法者。巧之從心不踰也。行文以巧。而不能自言其巧。其不能自言其巧者。法之範圍不逼也。夫如是。則天下不皆僥也。而法在。則天下皆可為僥。天下不皆僥也。而巧在。則天下皆可為巧。今之為制義者。憚於法之嚴。而托於無法。以為巧。格於巧之難。又托於無巧。以為法。則設有工師。於此法猶是法也。然而曲僥能鉤。直僥能繩。圖僥能規。方僥能矩。是賤備也。以是為法。巧者笑之矣。又有工師於此。法僥是法也。然而執鉤為曲。執繩為直。執規為圖。執矩為方。是膠守也。以是為法。巧者又笑之矣。然則將矯直者。以中吾鉤。強曲者。以中吾繩。破方者。以就吾規。毀圓者。以就吾矩。詭僻陰險。叛於法之中。而曰是巧也。巧乃與法相整。而法亡矣。則將以其意為曲。而廢吾鉤。以其意為直。而廢吾繩。以其意為圖。而廢吾規。以其意為方。而廢吾矩。決裂潰亂。顛梓於法之外。而曰是巧也。法乃與巧相擊。而巧與法并亡矣。凡若此者。皆非吾所謂法。即非吾所謂巧也。吾所謂法者。法習而巧出焉。吾所謂巧者。巧至

而法生焉。吾所謂法者。可傳而巧者。不可傳。吾所謂巧者。不可學而法之。藏於法者。尤不可學。亦惟是養之以靜。致之以虛。廣之以端。主之以誠。優而游之。使自得焉。而明之。使自由焉。其於文之正。反。開闢。往復。轉變也。非作而致其然也。如手足之持行。不言而喻。如耳目之視聽。不戒以孚。如雲霓之生。如水流。行地。隨物賦形。如木之有無。意而合。不知其所以然。而然者。矣。若是者。古文之至。而亦制義之至也。奈何望崖而返。而未嘗一涉其域也。

其行文亦有如水瀉地。隨物賦形之妙。當與昌黎論文諸書參看。

後學小坡許謹

與友人論文書四

姑就足下所引秦漢唐宋大家言之。足下云。大家古文。所以過人者。厚也。秀也。遠也。肆也。是則然矣。雖然。更有進於此者。足下知之乎。如均一厚也。而有高厚焉。有博厚焉。大者千仞。巔巔無垠。呼吸天門。環抱日月。若是者。高厚也。屈注天池。倒連橫。波紋龍行。怪變眩真。刻若是者。博厚也。此二厚者。不可不辨也。均一秀也。而有美秀焉。有隱秀焉。春蘭始香。夏榴初炎。天然冶麗。不設綸綸。若是者。美秀也。玉氣藏虹。珠胎含月。烟籠霧縠。劍埋龍文。若是者。隱秀也。此二秀者。不可不辨也。均一遠也。而有幽遠焉。有平遠焉。寒碧數疊。黛山一髮。古洞無人。微泉獨響。若是者。幽遠也。長桑高眺。惟水與空。人烟斷續。歸鴻滅沒。若是者。平遠也。此二遠者。不可不辨也。均一肆也。而有豪肆焉。有醇肆焉。神龍出淵。搖鬣直上。掣電奔霄。真可天關。若是者。豪肆也。劍舞霜飛。渾脫瀏離。手調技熟。出神入鬼。若是者。醇肆也。此一肆者。不可不辨也。高以崇其體。博以壯其勢。美以華其色。隱以含其神。幽以還其境。平以遠其度。豪以鼓其氣。醇以同其機。夫其所謂體也。勢也。神也。色也。境也。度也。氣也。機也。得意疾書。其出之手者。同也。及其高也。博也。美也。隱也。幽也。平也。豪也。醇也。微茫錯鉢。所成於性者。異也。以吾之手。就吾之性。以吾之才。就吾之學。引而伸之。觸類而通。則異

文集五卷

七

書

者可同二者可一也。凡此皆古文之蘊。而為時文者所不可不知也。然不惟亦第言之而已。若夫言之所不能宣。則在足下深思而自得者矣。

而路夾發一氣盤旋錯綜參伍井井不亂恍如皓月當空萬川俱
圖論文至此滴入神境矣 後學尹文範謹

文集五卷

八

書

甲申代上三院論永新不宜鎮駐札書

伏蒙上臺題授總兵官都督同知胡長蘆鎮守吉甯等處陰雨苞茅
計至周也但聞改永新察院司為總鎮衙門也三千戶於城內
姓驚駭逃竄相繼生等伏思兵所以衛民也兵多則民之困民
養兵也民散則兵亦危且夫國家設鎮鎮之與民置子必抱
扼其要害棄子也舍公約安必審其害其害猶城內也又水
新窮角無置子之地潰爛無可灼之內也哉蓋自於木秋月獻賊十
萬入永新大肆焚殺甲申九月叛將曹天綱等役肆屠戮至今壯男
盡於誅殘童稚盡於俘擄倉廩焚而道殣塞牛種絕而田畝荒然則

文集五卷

九

書

永新之不能再困也明矣今欲置總鎮於永新以十室之城而屯三
千大兵則必兵多於民將多於官營壘多於比屋軍需多於正供猶
以漏舟負萬石中流而遇逆風也傾危必矣據上臺至意不謂曰備
楚寇云爾但思湖西一路以萍鄉永新為門戶而以長沙衡州為藩
籬今長衡已有重兵十萬矣藩籬已固則門戶可安如其有警則移
鎮距守若猶無事也自宜坐鎮要地未聞盡驅之一隅使之發彈擲
慮有尾衡決也且本將既稱鎮守吉甯等處矣不知今日之舉
欲專備吉安乎抑兼備臨江也如兼備臨江而獨鎮永新則賊徒乘
州攻臨江如癸未九月之事何以應之乎又不知上臺保障全吉之

專條永新平抑兼備九邑也如兼備九邑而獨鎮永新則賊從

陵入安福何以應之又如壬申年賊從白牛衝入泰和萬安何以應
之又如近日永豐廬陵新水楊年之變將何以應之乎然則為吉甯
諸郡計則宜設鎮臨江樟樹與會城為聲援為吉安郡計則宜設
鎮府城與度中為犄角而至於為永新樟樹計則當更有措置之法
吳橋頭一路平原間道無險可據設關築隘與無守同舊設
橋頭額兵皆市井遊食聞賊先逃無足怪者今當以橋頭額兵悉歸
總鎮朝夕訓練別擇賢將精兵守隘而總鎮以重兵駐吉安遇有緩
急星馳策應則永新雖不設鎮而屹然有虎豹在小之勢矣惟是橋

文集五卷

十

書

頭之兵既歸總鎮而永新縣官則宜申飭保甲之令蓋永新土著之
民以之從征則不足以之自守則有餘倘給以器械勿奪農時勿行
調遣擇能者為千百長賊至重賞格彼各為身家奮勇殺賊猶食
於養驕惰無用之兵也竊見近日議守議防皆在賊平之後而設兵
置將皆在賊退之鄉賊既肆虐兵又生端甚者蒙賊於恬不知復來
而派餉養兵增不復減譬如養狼制虎虎去久矣而狼不復來
兵民相仇滿牆之憂不在流寇此則常事所宜計食者也
條陳利害剴切詳明以一路書散三千子弟至今讀之令人傾心
叫絕後學周國政謹識

復李謙菴先生書

承諭有人譏正人無用者嗚呼此先生所以為正人也世衰道微以無用為福吾求無用久矣今得之方以為喜豈反為悲乎而且大有用人其精神不令人窺彼所說為有用者皆非正人所謂有用而正人所謂有用即彼所謂無用者也彼以僕為渭水之熊以僕為南陽之龍如是者既有用矣此渭水南陽所以吁為無用者死而不悔也而彼且以為譏則其人之不正可知矣但其人再一中所以為譏者詎告則望置之勿問倘有是言彼當自媿不然則以靜理杜謾非之口此真長者之行也又承諭云族弟忠矣於先生所作易傳

文集五卷

十一

書

肆為譏評先生易傳無論索解人不易得該有解者能別異論往復辨難此正先生所急淑者恐今日無其人也若不能而妄譏則忠矣原不病狂何至於是其言曰作傳於程朱之後是謂多事果爾則程朱已多事矣孔之十翼文周繫辭義之一畫皆多事矣嗟夫經傳所以不明者皆由庸人需已守殘帖括而外無所事事也苟能多事於聖人之後是乃聖人之徒苟能多事於先生之後是亦先生之徒也夫如是則譏先生以多事者譽先生者也自譏於無所事事者自譏者也以譽為譏又自譏為忠矣即病狂亦決不若是矣不肖自已丑罹難破家後杜門謝客族人往來者僅忠矣季子二人忠矣雖

以饑寒節於時貴然其為人最孝菴水盡誠每為父滌穢器不肖嘗媿之此其人豈挾丘陵而踰日月乎大抵觀人於今日有本非端士而依附正人者有根器本端而以一事從權為正人所斥者此兩者當先論其生平而徐驗其末路聖門論人有孝弟而決其不犯上作亂則忠矣季子尚祈先生收入門牆若夫不肖所望於先生者惟是遵養時晦藏用於正人無用之日暮誓立說多事於帖括無事之時經術名教實惟先生是賴彼悠悠之口烏足以譏先生哉

委曲婉轉為李先生大開法門不惟諒者有容即受過者亦得自安且見聖賢大學問并可示人入道之路 姪王書謹識

文集五卷

十二

書

與汪映雲書

幼兒弱孫初學文字。荷蒙誘導。其隙照進之大觀。不知小子能無
 此意否也。竊嘗謂少年為文。當如大阿出匣。寶光陸離。良馬登途。
 意氣道上。為父師者。但護其缺折。所其斯。而巳。今之後生。競為模
 薄。九近之詞。隨聲。習俗。移人。深可厭惡。欲就其臨文時正之與
 如從其讀書時正之。當讀書時。屏思絕慮。取歷科大家得意之文。與
 經史秦漢唐宋之書。冥心靜坐。咀其精華。窮其靈變。綜其條貫。相其
 會通。舉要鉤新。易微入奧。如捕龍蛇。搏虎豹。力與角。而不取休。如
 游屬。屬人。武。與身。與曲。折。而。不。能。去。如。餐。由。基。射。七。札。觀。其。勢。弓。注
 矢時。一身精力。透出七札之外。雖至六札。半不止。如張桓侯入百萬
 軍中。取上將頭。若探囊取物。觀其橫策。馬時。一身氣魄。俱向上將
 之頭。雖副將。禍。不。關。其。意。如。是。憤。憤。如。是。放。發。是。亦。師。逸。功。倍。當
 其可之謂時矣。自非然者。讀書之時。躁心耗氣。擾其靈明。油腔軟套。
 飽其胸臆。及至臨文。舉筆拖沓。全乏警策。滿目黠黠。都無光采。其時
 為父師者。欲從。發。墨。攻。毫。之。除。鞭。其。後。勁。為。力。實。難。備。之。畜。馬。之。家。
 歸。皮。毛。而。界。神。駿。難。贖。貴。成。群。求。其。爾。雲。遂。電。既。不。可。得。則。難。于。良
 造。父。安。所。施。其。鞭。策。乎。可。為。痛。惜。者。此。也。弟。文。場。棄。人。久。不。談。藝。然
 夙昔苦心。聊為拈出。想與尊意。不符。自今。陸。兩。易。逢。良。師。難。遇。然。

不知小子無負此意否也

先生為制執宗匠斯作。乃其與先祖映雲公散館時。在書生平得
 力。根蒂以承。實主之契。宜文子文孫。承為指南。而衣冠相承。世守
 勿替也。至行文更縱橫排宕。龍有變極。翰瀚海之大觀。非小
 子所能望其津涯。漫識數語。以公同好。有志者。當各置一。通於左
 右。東里後學汪映雲識



洞見其用者。然其境。不。是。美。人。若。含。三。百。篇。漢。魏。晉。唐。而。別。尋。悟。門。如。涉。江。海。者。本。無。神。通。漫。學。折。屢。浮。杯。捐。棄。丹。旆。凌。空。飛。渡。此。而。種。病。近。代。名。家。往。往。有。之。然。悟。門。不。能。遽。開。積。累。時。日。感。一。刻。遇。之。汝。詩。病。處。喜。姑。不。為。汝。指出。待。汝。知。悔。時。自。當。別。白。知。悔。規。別。白。則。悟。門。開。矣。若。作。舉。業。文。字。開。戶。三。年。使。可。博。什。目。何。須。積。累。時。日。且。近。日。科。目。文。字。多。以。無。懶。愧。無。別。白。得。之。又。何。待。悟。門。乎。汝。今。非。發。憤。為。詩。之。時。又。無。牢。騷。鬱。憤。之。事。遽。欲。奮。身。舌。起。豈。無。事。人。自。着。枷。鎖。投入。杆。棍。殊。為。可。惜。倘。知。汝。父。作。詩。如。此。苦。難。自。當。廢。然。而。返。也。

文集五卷

十七

書

先生詩學淵源看篇內步步用懸規二字提醒古人云安成一個字拈斷教莖鬚誠非誣矣彼輕談詩學者當以此為戒

城前族孫治湖謹識



示兒二

公安家中即許初看數有即欲掩卷以其似俳似賦似為詩家所棄也升四閱之其孤傲起忽獅子獨行不求伴侶之况即藏於似俳似賦似俳之中作者之意寧有時而傷莊重寧有時而傷渾渾渾渾不似大家寧不為漢魏晉唐為才子之徒擅作詩而必不肯一語一字蹈襲古人以掩其性靈轉其才思窮其興趣亦近代詩中傑傑也初學若先從漢魏晉唐詩涵濡有得然後看公安詩見其酒洒落落亦善學古人之一助也若學古而無所得切勿讀公安詩讀之即不能為公安詩即有真俳真賦真他之魔冒公安之似入我手脫

文集五卷

十八

書

淪落惡道雖真公安復生有口不能自白矣選其佳者得十餘首置之案頭時一咀嚙如食山珍海錯以不必屬聲為費耳若山陰徐文長之奇矯竟陵鍾伯敬之靜慧譚友夏之豪快虞山錢牧齋之精熟新建徐巨源之逸宕由昌萬茂先之淡遠東坡黎孟周之秀倩歸川湯若士之清麗雲間陳臥子之豪邁各成一家為昭代絕楚吾所服膺有在公安上者然公安偏才所至亦不能相掩大率唐人詩當推初盛明詩當推中晚若明之初盛非三才子然必經刊削乃可傳也

遇庭家訓真登詩家上乘宜吾壽男先生樹幟詞林不讓眉山作

述於前也 城前族孫治誠



文集五卷

十九

東樂地和尚

前歲九月有折腰之厄。政苦呻吟。忽接手教。伏枕草復。未幾躬侍。者知不督過也。昭孫二十年内。屢遇亂兵。揮刀折臂。荆林焚集。已經。教死。貪官搜索。罰餉幾死。重病。又幾以折腰損足。又幾死凍餓。又。死連年。為重賦逼。皮碎骨出。又數頓於死。凡經數死。而始獲一生。今且甚矣。尚不聞道。殊可寒心。蒙惠炮。伏讀一過。已將置。晏。漆。園。二老作用。合為一劑。以治眾病。幾於剗。解。腸。胃。交。易。心。腑。矣。彼。何。郭。分。齊。物。之。緒。論。嵇。阮。得。道。還。之。一。機。贈。之。孫。太。烏。董。因。時。為。帝。補。河。寒。熱。兩。垣。則。困。孰。若。是。編。之。圓。通。無。碍。摩。尼。拳。拈。隨。拈。即。是。珠。玉。尾。

文集五卷

十

書

註莊而以炮名篇本為救世良劑至腦後一針非自流滌後不知何處下手須當恭讀此說世好盛士識

復文千子

文章貴有妙悟而能悟者必於古人文集之外別有自得之書家
惟唐懷素能超三王而自立法門然懷素初年於郭無曹家開張長
史孤蓬驚沙語有省厥後以郭公古釵脚未為家珍舉似顏魯公魯
公弗許及示以屋漏痕不覺抱脚叫絕洒然大悟魯公隨問所見則
又不存屋漏痕而在夏雲奇峰因風變化也自有夏雲一語而從前
所悟之孤蓬驚沙釵脚漏痕皆踏妙義矣惟文亦然其奇矯則
孤蓬驚沙也雅健而自然渾老則屋漏痕也至其神友冥測則夏雲
從風卷舒搖曳誦說幻怪不主教常也雖然夏雲一語孰不聞之而

文集

懷素之後無復懷素有師承而無自得也故夫言夏雲而止求之夏
雲言漏痕而止求之漏痕言釵脚而止求之釵脚皆非自得而魯公
之所不許也教人為文與學為文者但從魯公懷素兩人論書之旨
會之思過半矣君以為然否

讀書須求悟門此超九入聖溫誥此指點正示人破愚之路後
學敏而聽之

復程天修

宏慈至知兄入廬山讀書與枯禪為伍精專如此鬼神避之矣獨第
風在允人庇廕之下雖康叟子孫然比之寒士差為有閒於是時惜
陰自愛而於世味取其近厚者於事境取其近甘者於讀書作文取
其近逸者以無涯逐有涯疲有用於無用倏忽二十九載遂如旦暮
今先君先祖沒不肖多病之軀驟膺大故老母幼弟相依為命家務
外事補苴支吾日不暇給益造物之薄我苦我勞我迷若此其極也
而弟尚不知返以為是厚者與夫甘且逸者可以久處不遷也譬之
盛暑入涼亭倚修竹以永歲月忽然霜隕泉涸冰堅龍見猶服絛絛
揮團扇不自知寒感之逼體也昔人咎文之不進九曰俗務紛心天
分有限弟弱冠荒廢學殖未落豈敢歸咎天分而獨懼俗務之日來
也先祖先父丘隴松楸稍已經營而弟亦漸畢婚聘外侮內患差可
銷弭薄田百畝付之僮僕能者自此而後亦欲遊匡廬登衡嶽觀潮
汐於浙江探波濤於彭蠡以發吾文章之奇以與天下後世相見以
不負吾祖父永訣叮嚀之言耳噫亦晚矣越人有以呼盧失業者梓
見波斯船木難火齊洞心駭目方撫膺涕泣乞其小磯碎玉洗盤
區搖鼓棹博有千文錢以救饑寒可不悲哉弟今且為越人矣不知
波斯老賈其尚矜而助之耶其任其潦倒博場迄至悔恨悵悟然後

乞其緒餘。其必能掃一以居於此矣。

胸懷浩蕩。具海濶天空。滿徑自如之致。故舉龍逢之後學士。



後李真行

第以老母侍疾。杜門二十餘年。先母前冬終始。於徂秋往而呂求。館不遠而歸。舟過螺川。未見同杜。深用耿耿。忽接手書。獎慰備至。第。何幸得此。知已乎。近况殊苦。業已甘之。陶元亮取為五斗米折腰。退。而叩門乞食。大五斗之俸。安於酒肉乞食之恥。甚於折腰一慙之。不。忍而終身慙焉。似手矢算。不知元亮性行高潔。故以棄官為介。襟懷。空曠。又以乞食為通。富元亮之時。惟其能通。所以能介。使不安於乞。食。則毒蛇仕進。必有所大不安者矣。忍其小者。全其大者。所以為元。亮也。若某者。既慙折腰。又慙乞食。窮愁難阻。束手受之。學元亮之介。

後李真行

胸襟洒落。舉世態人情。父置膜外。故言之津津有味。近俗所可。測識。族孫文明。謹請。

與周白山

西漢唐宋詩人。文人。前唱後和。異代名家。通為師承。同時作者。互相激揚。有相長之益。無相傾之習。何其盛也。近世不然。何李兩人。既已矛盾。而鹿德遵嚴諸公。復與元美于鱗。門戶角立。其後公安竟陵。出掃蕪。賢而空之。虞山繼起。欲掩公安。竟陵之勝。彈射詆訶。更無虛日。當其振幟樹幟。輒令學者從風。而靡既而風會。遞變議論。迭新人情。厥常各矜創獲。彼幟方立。此幟已奮。嗚呼。每一詩文人出。必求掩乎前之人。彼董楊班晁賈。陶謝庾韓。柳李杜。豈能至今。存其才。非兼其長。學無條貫。各以其長。攻人所短。其彈射前人愈巧。其不及前人愈甚。

文集注卷

卷五

書

鑑空衡平。誠大儒本領。若攻人之短。誰肯讓已之長。名言真堪。訓世當書座右。後學尤易發誼。

答友人論文一

得復札云。場中文宜假不宜真。且以不佞持論大真。少時應舉。幾得復失。及前輩名士下第。皆為舍易趨難。認真大過。所誤竊謂不然。凡天下之事。假難而真易。真屬天機。假因人力。以人力而奪天機。是宜容易。能之乎。里中有老僂者。嘗為不佞述其為僂五十年。其視起居飲食。對妻子。酬賓友。無一事而非劇場。及其登場。則又如身在離舍。生死榮辱得失之內。自為悲喜啼笑。與觀劇者同。為悲喜啼笑。不敢以輕心居之。息氣應之也。吾友龍仲房。少以画牛得名。嘗課逐牛隊。學其闢角磨腰。嚼草眠雲之勢。居然牛也。人皆知劇場非真境。畫牛非真牛。矣。而不知僂人不真。則戲不成。画牛不真。則似不顯。天下極假之事。必以極真之功力為之。豈可以讀書作文極真之事。反視以為假。親以為易乎。不佞少時。畏假之難。不敢為假。非止於不欲為假也。足下乃謂假易而真難。以先輩名士不第。為捨易趨難。拾假趨真。之誤。竊恐足下以此自誤。彼先輩之言。未嘗誤足下也。倘或執窮窮庸陋。以為假。以為易乎。則但取空疎不學。即為科名捷徑。時文秘訣。倡此論者。誤天下後世愈甚。又不獨足下自誤已也。

文集五卷

卷六

書

漆園一書。強半幻誕。近假而起。忽入神有。如天仙化人。乃知善學為假者。皆從真正功夫。得來篇中。反覆辨析。極為假道存真。非開

人便宜之門也 後學周登梯識



文集五卷

九七

書

答友人論文二

來論反覆致辨。謂舉世尚假。我獨爲直。鼓瑟於好竿者之堂。必棄遠矣。不佞竊謂文章一途。德業事功。悉從此出。足下獨標假字。以爲狙。自欺欺人。是豈可與讀孔孟之書。事堯舜之主乎。雖然。足下所謂假者。或亦有說。世有至直之文。疑於假者。國策設辨。有同繫影漆園者。論譬諸画。風龍見鳥。瀾初無定質。波詭雲譎。難以形求。然此幻筆空腸。皆依實相。其體又其次者。纖絳爲花。鋪錦成霞。鮫人泣珠。無非明月。層氣出海。皆成樓臺。亦須學問。躡實乃能富有日新。凡此二者。假即似假。真則至直。故曰大文元朴。又曰修詞立誠。朴誠者。真之主也。

文集五卷

又九七

書

爲文元本於朴誠。而後隨境所觸。隨筆所之。旁見側出。主客變換。恍惚離奇。鬼神莫測。譬如鏡中。西施身影。皆麗雪夜梅花。香色難分。以是爲文。則假乃即真之謂。而非反有之謂。不佞不必去假以存真。足下亦何元崇假而滅真耶。足下章就所自謂假者。退而思之。思無趣。畔雖一偏之理。元能由偏入正。左右中邊。處處逢源。不復叨叨致辨。於竿瑟難易之間。則是下之學。自此日益。文自此日盛矣。

文章之動人。總一真字。該之若以富麗爲工。而徒雕琢於字句。此六朝之文。所以不及兩漢也。 後學周登梯識

書顏氏家訓後

喪亂方殷。衣冠子弟。強半廢學矣。偶從灰燼中。得先賢顏之推家訓。半葉有云。兵荒迭興。諸見倖掠。雖百世小人。知誦論語孝經者。常為人師。雖千載冠冕。不曉書記者。莫不耕田養馬。若能常保數百卷書。終不為小人也。夫明六經之旨。涉百家之書。縱不能增進德行。猶稱一藝得以自資。父兄不可長依。鄉里不可長保。一旦流離。無人庇蔭。為可憐憫。余讀之。凄然。因念二十年前。遊惰少年。聞亂踴躍。佩弓劍。稱將軍者。千無一存。獨耕讀若無恙。南北共往來。吾鄉所掠數萬口。其知文義。善議論。能書算者。強半收為記室。皆得生還。不知書者。雖

文集五卷

廿八

書

高門貴冑。盡驅牧馬。鞭撻甚於奴僕。委轉溝壑。無人收養。乃知顏氏之言。不我欺也。夫古今亂世。以飯糲屑。狗自奮功名者。幾人哉。漢高祖勅大子云。吾生逢暴秦。禁學。亦不善書。踐祚以來。逸書漸出。乃知作者之意。追思昔日所行。多有非者。彼天子遭亂。不學。而且自悔。況其下者。方避亂時。見有鸛鵲識字。婦女知書者。主人皆憐而飼之。豈衣冠子弟。而不婦女鸛鵲。若乎苟能向學。治亂安危。無不可也。因錄顏氏語。示子弟。并識其後云。

學以立身。學以保身。僅可為知者道耳。每見村夫野叢。日飽三餐。且傲人之徒。學豈不哀哉。凡為子弟者。宜早自惕。 族孫繩祖評識

書晉史後

晉人好談周易。老莊謂之談玄。又謂之清談。其源至者。輒欲一死生。齊得失。放浪於形骸之外。如劉伶阮籍是也。吾人以此為名士。亦猶漢儒之談經。宋儒之講學。與夫近日士大夫之談禪。雖趣向不同。然精意所至。亦各有得力處。非苟然也。王僧虔誠子書云。吾見諸玄專精一家。轉誦數十家註。自少至老。尚未敢輕言汝開老子卷頭五尺。許未知輔嗣何所說。馬鄭何所異。而便盛於塵尾。自稱談士。此最險事。故令袁令命汝言。易謝中書。挑汝言。莊張吳興。叩汝言。老可復言。未嘗看耶。豈有庖厨不修。而欲延大賓者哉。就如張衡思倖造化。郭

文集五卷

廿九

書

象言。頽江河不自勞苦。何由至此。汝於六十四卦。未知何名。莊子。義篇。何者。內外而終日。欺人人。決不受汝欺也。此語切中。假名士膏肓矣。每怪今人。不知晉人學問。原本何在。指歸何在。甚且不解清談之義。而沉湎昏眊。猖狂恣縱。彼其所効者。不過王戎鑽李鼎。卓齋酬親。挑隣女而已。乃敢誑人曰。吾晉人。晉人豈如是哉。嗟夫。學問如晉人。尚以清談為名。教罪人。况無晉人之學問。而猖狂恣縱。此又晉人之罪人也。王僧虔子弟見之。咀噬其面。况可令僧虔與劉伶阮籍見哉。

談士機鋒。須本實學。自欺欺人。深賊世儒。膏肓語極警策。 族孫繩祖評識

竟陵焚餘後

其焚後案頭諸書俱亡。獨鍾譚詩存者尚十之五六。因輯為一冊。題為竟陵焚餘。溪山窮谷。無他書可讀。得此披玩。一則寒蟬抱葉。深而坐吟。一則怒鵲解網。橫空盤綬。然當時同號為竟陵體。如長慶之元白。西崑之李溫。蓋其性情思致。有不期合而合。欲強為異而有所不能。氣運所至。即兩公有不知其然而然矣。余愛竟陵詩。而不肯學竟陵。詩每自婉其僻。然工部愛文選。而不學文選。供奉愛謝朓。而不學謝朓。亦安知其不學。但學而能捨耳。凡古之作。者無不愛。而無所學。夫無所學。乃其無所不學也。右軍初學衛夫人。書及渡江。北學李斯。

文集五卷

書入許學鍾繇梁鵠書。入洛學蔡邕。書然右軍所以為右軍者。自在也。今閱諸帖。能指其某字似衛夫人。某字似鍾繇。梁鵠。蔡邕。平不相似。則與之俱化矣。語云。善學者。若齊王之食雞。路見于而後足。此亦無所不學之一証也。偶見友人學竟陵詩。咄咄相似。余不敢以為然也。聊識其略於後。

學貴能捨斯幾於化此正夫子為不學而亦何常師之有對證議
論暢發大破群迷膠病後學周板瑣

補松詩後

乞松補松。偶然勦事也。以為元不可已之事。而為之。則俗矣。為之而乞詩於名人。焉則愈俗矣。以僧為之。又乞詩焉。則俗不可言矣。蓋有意為閑。其人必忙。有意為韻。其人必利。此不待較量而知也。劉文忠公甲戌下第。倦遊西湖。湖上僧西生者。以補松求詩於公。公為古詩十首。舊於冊。其詩清絕。似王孟。西生以其語有微詞也。置冊而去。及丁丑。狂對公為第一人。西生踵門索前冊甚勤。公弗肯與。蓋不欲以性情之言。供俗僧碧紗籠也。即此嚴冷之意。便已壁立千仞。豈待吟風。其詩然後想見高風哉。

文集五卷

俗情炎涼僧亦有之一經指點儘為學士品格

族孫仁純謹識

自書近詩後

我亂以後余詩多哀怨之旨或謂詩以陶其性情耳如子所吟是亦不可已乎余應之曰此乃吾所以陶焉也憶昔年避亂未山有老父夜半叩床而歌其姬嘗曰汝棄子不食三日矣汝不知哭夜半嘔啞何為乎老父笑曰吾以歌為哭也彼老父以歌為哭吾以哭為歌凡哀樂顛倒之事皆性情所適耳壯士之戰而怒也適於喜美人之病而慟也適於笑然則弱人之笑未必非弱人之適也吾求吾適而已若并吾哀怨而禁絕之亦不達甚矣後之觀是集者倘不以吾為哀怨而以為吾適焉則吾或可比於溺人之笑也

文集五卷

卅二

書

以歌為哭以哭為歌此種幽懷在老父不知何所為而來在水田居士不知何所為而至令人自領後學盛士發識

辨春秋書災異漢儒所著事應

天心仁愛人主必借象以示之而其所以示之者不在禍福而在災祥然禍不生於災而生於祥福不生於祥而生於災何也人非大智遇祥鮮不恃恃則驕驕者則為禍之本人非大愚遇災鮮不畏畏則戒戒者則為福之基然則天心之仁愛又不在于祥而在于災也蓋嘗讀春秋之書其記災異甚詳而不著以事應即在左氏公穀三傳其釋經至明且脩亦不深言事應乃知聖人作經之意不過使人遇災知懼而已若必求其事以實之則失其旨矣故夫事應之說始之者董仲舒繼則劉向仲舒劉向皆漢儒之醇者也其言事應或其一端

文集五卷

報

至向子歆暨李尋焦贛京房輩取災異事應搜集而配合之雖其間合者衆而不合者寡夫不合之寡宜無害於合之衆也而君子必慎言之何也天之所以可畏以其不可意窺也尤窺其所以畏者何應則尤吾之說無所不合然後可設不盡合則將指摘一二以相辨而吾說窮吾說窮而天襲天襲則人主始無所畏人主無所畏而聖人作經之旨不信於天下故春秋二百四十年間所書災異一百一十有二然但引其端而不言事應此以示人可畏而已且夫災祥者政事已然之符驗而非禍福將來之事應也人君治政生於上則治氣符之亂政生於上則亂氣符之是以政修民和而陰陽理為風雨

調鳥獸若鳥有昌遂焉即不言祥莫大焉自非然者山川草木
隨政為殃。彗李風靈因時為沴。縱有麟鳳龜龍醴泉靈芝出自亂政
之朝。皆亂氣也。彼惟自喜為祥。於是廟堂爭言符瑞。臣寮諂諂圖畫
矯托詭妄。徧國如狂。稱觴奏頌。舉朝如醉。此則時事之大妖大怪。人
心之大災大異。而彗李風靈山川草木之變其小者也。所以朱子天
瑞而徐亡。小雀生鵲。而宋滅。鳳凰數見。無救新莽之敗。麒麟驟乘。無
補石勒之衰。而後之進。徽號語封禪者。猶諱其災。而稱其祥。雖下之
敢於欺。由上之溺於好也。夫天之篤厚人主也。必篤之以遇災。思懼
之一念。昔者漢文宋仁皆明主也。漢文日一歲再食地。一日再震。長
星大水。月犯北辰。宋仁之朝。土星留參大。白晝見。地裂湧泉。雨雹大
水。夫豈無亂氣。賴警惕戒慎。敦行治政。以免焉。以是知畏為福。本驕
為禍。基天心之仁。愛果不在祥。而在災也。故善學春秋者。其於災異
必危言之。而於事應則微言之。使人讀而畏。畏而戒。毋使其操異說
以窮吾說之所不及也。乃後之蔑經者。經筵不以進講。取士不以列
科。此又甚於著事。應而失經旨矣。嗚呼。蔑春秋是度天也。天不可
以意度。猶其不可以意窺也。災異而必配以事。應君子以為有窺之
之意。焉而慎之。况敢蔑天乎。是故明君在上。畏天尊經。不待災至而
始惕焉。此則善承天心者矣。抑有感焉。天變之大。莫如日食。春秋二

文集五卷

辨

文集五卷

辨

百四十年所書日食三十有六。則是六七年而一食也。而聖人猶以
為畏。則後之一歲一食者。當何如乎。然昔之日食。天子諸侯伐鼓用
牲。不敢寧處。今則付之靈臺五官之一占。其所云戒抑已末矣。又况
災異之小於日食者哉。可慨也已。
本聖賢之敬畏。勵君相之乾惕。災祥禍福俱由自致。非結有窮經
不能有此識力。後學周鼎謙

辨老泉春秋論

蘇家父子文章妙天下而議論或戾於聖教即如老泉春秋論變化從心文中之聖也但云魯為周公之後周天子不能行賞罰之事故孔子作春秋以天子之事與魯則誤讀孟子之過也孟子曰春秋天子之事猶言魯史所書皆天子之事非魯一國之事云爾今即以孟子之言証之孟子又曰其事則齊桓晉文春秋魯史何以言桓文之事則以桓文征伐會盟皆以尊周為事則凡所書桓文之事即天子之事也且列國赴告策書之文皆天子令甲所存春秋詳之則凡書列國之事亦即天子之事也當時晉有董狐楚有左史倚相皆一代文集五卷

良史楚雖猾夏然經良史之手其於列國赴告策書之文必不敢不詳其於周天子正朔必不敢不遵故曰晉乘楚檣杌魯之春秋一也謂三史雖異而所書天子之事則同也春秋非孔子何作特因魯史舊文而筆削之而於筆削時以一字之褒貶定千秋之是非惟此與晉乘楚檣杌獨異故曰其文則史其義則丘竊取之義之所在知罪不顧知我者忠臣孝子罪我者亂臣賊子也故曰知我罪我惟春秋乎春秋之義忠孝之義也事則天子義則忠孝春秋既成使臣子得見天子之事使亂賊得讀忠孝之書能無怵然動心乎故曰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亂臣賊子不懼斧鉞而懼春秋春秋之義在尊

文集五卷

五

辨

判可與荆川南人不可為相論並垂不朽後學朱斯獻識

天子天子之義不以與人與之則恃憐之則亂皆義之所必謹今謂魯為周公之後故以天子賞罰之事與之夫以成王之尊周公之親推念公功賜魯重祿孔子猶以為憐而不欲觀今乃以告老之同老一旦舉天子之事與周公之後俗孰甚焉孔子方以義坊天下而自十之亂臣賊子復何懼哉吾固曰老泉誤讀孟子之過也至如時文云孔子為素王故作春秋以天子之事自任又云孔子作春秋以天子自處猶禮所稱群臣至於南郊稱天而誅尤為悖謬附識於此以正其說

慧眼獨照上以嚴千古君臣之分下以開後學心胸之智名論不

蔡文姬不死辨

吾於蔡文姬而知死之難矣。夫人非至愚希不欲避死。其不欲避死者。氣激之也。人非至陋希不耻偷生。其不耻偷生者。氣奪之也。東漢列女如樂羊子妻。許升妻者。其平日皆目不知圖史。口不談學問。而一旦遇難。甘死如飴。乃知天地節義之氣。有於造化急速之間。不期而遇。無心而成名者。然正惟造化急速。乃見節義耳。躊躇於顧則其。寧有不可知者矣。故夫圖史學問者。節義之所章。而非其質也。蔡文姬為伯喈女。博通古今。有人儒所不及者。及其守身。乃不如樂羊子。許升妻者。此何故哉。伯喈時代豪傑也。伯少至強。展轉憂思。銳利朝。

文集五卷

六辨

方亡命。會其氣始衰。然後被通於董卓。見收於王允。蓋是時伯喈生平之氣已盡奪矣。況其女乎。家破親死。族殄名滅。遭逢亂離。為人所掠。躊躇於顧。不能引決。君子傷之矣。今讀其悲憤詩。云薄志節。今念死難。雖苟活。今無顏。文姬之於志節。講之已熟。而以難死薄之者。則以幼穉。為禍長。涉亂亡。氣奪於平時。而志餒於一旦。圖史學問。至此舉不足自豪。為可悲也。甚矣死之難也。固有丈夫讀書明道。而臨難不及想牧者矣。故君子勿輕以死責人。尤勿輕以死責婦人也。先生作蔡邕論。特原其因名。受謗。縶斬。詳明。茲作殆亦推焉之至。意也能不以刻繩人。誰云文人多慧業耶。清溪後學洪翰書識。

曹娥叔先雄兩孝女辨

東漢時上虞孝女曹娥。父盱為巫。以五月五日迎神。溺死。不得屍。城年十四。沿江號哭。晝夜不絕。十有七日。遂投江而死。當時又有孝女叔先雄。亦以父泥和溺死。不得屍。先雄於父墮處。慟哭投江死。見於弟賢云。後六日。當其父出。至斯果與父相抱。浮於江上。兩孝女之投江一也。先雄之塊。獨出父屍於水。而娥不能。何哉。凡忠孝之事。皆可感天地。而動鬼神。然有可尤有不可尤者。天地鬼神所為不測也。使人皆得而測之。則天地鬼神幾於費矣。子胥之忠。能怒錢塘之濤。而汨羅之水。不能為靈。均起波。靈均豈以此則也哉。光武詔問。

文集五卷

七

辨

劉昆前在江陵。反風滅火。後守弘農。虎比渡河。行何德政。而致是異。昆對曰。偶然耳。夫天人相與之際。孰有深於偶然哉。使為吏者。元欲得渡河之虎。滅火之風。則循良之實。反成詭譎之名。豈不大可厭哉。故抱屍浮江之事。亦偶然也。偶然者。為奇。常然者。為庸。孝庸德也。叔先雄自為其庸者耳。豈以偶然之奇。與曹娥較優劣哉。

行乎其所當行。不能必其所可以。以此不較優劣。至論足以鼓世。

清溪後學洪其發識

謝尚風流辨

謝尚為丞相王導掾導謂之曰聞君能鶴舞寧有此理否尚曰佳
便着不憤而舞導令坐者撫掌擊節尚俯仰在中旁若無人唐中宗
宴近臣國子祭酒祝欽明自請作八風舞接頭轉目恪諸履能其事
一也乃仁祖以此為風流之宗而欽明獨蒙五經掃地之謂何哉仁
祖性行簡率欲以為達而欽明志趣巧佞欲以為媚故當時因其素
行而譏之使欽明無語附庸后事則此舞豈至可笑如是且安知欽
明搖頭轉目以舞八風時不藉口於仁祖之擊節俯仰而舞鶴耶
王子敬風流不讓仁祖為謝大傅長史天子新造大極殿欲令子敬
書榜大傅引常誕書雲雲榜事動之子敬正色曰寧有此事使其若
此有以知親祚之不長夫天子尚不能屈長史書榜豈能令之作舞
哉為風流者尤有其地天子丞相之前非風流地也子敬徑造辟疆
園初不與主人相識值方讌會賓友不為屑意通率如此而獨不肯
書大極榜者山水園林真子敬風流地也有舞鶴鶴於丞相之門而
謂之任達將尤有舞八風於天子之席而竊附風流者矣欽明小人
又何誅焉光武令桓譚鼓瑟宋弘貴之桓帝召蔡邕鼓琴蔡邕避之
恐五經者當如是矣彼夫搖頭轉目風流且將掃地抑何問五經哉
風流才子本為美談然達則不失其正媚則適見其邪衡平鑑之

惟識之真故能辨之清士人當以此為法戒後學麗文鳳謹啟

文集五卷

九

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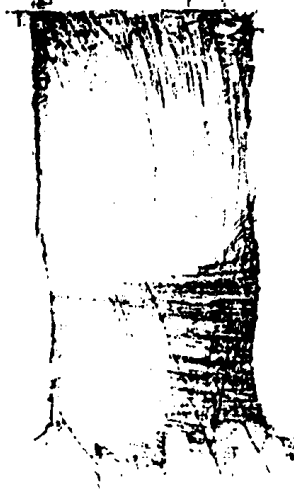
陳實王獻之楊再思遇盜辨

陳實夜見盜止於梁上。呼子孫訓之曰：汝輩勉之，為不善者未必本。桑上君子是也。盜後地請罪實曰：此當由貧困。今遭竊二疋，盜感化自是一縣無竊。又盜入王獻之室，竊其物都盡。獻之遇之，徐曰：青。還我家故物，可特置之。又楊再思舉明經，至京逆旅，有盜竊其衣裳。再思遇之，盜窮謝。再思曰：當由貧故至此。囊中糧汝無所用，幸留我。他物可持去。此三人者，其為忠厚長者之事一也。而陳仲弓王子敬獨稱賢者何哉？化忠厚長者之事，當以君子小人之心辨之。以君子之心行忠厚之事，則為仲弓之雅量；為子敬之任性，而不然者，則為阿。阿者，取容闕然端世之再思已矣。再思在朝，巧言足恭，以撥君寵。趨曲踞以竊高位，是亦一盜也。故其為宰相十餘年，論事二張無敢乖忤。或謂之曰：君位尊爵貴，何自屈折如此？答曰：世路孔艱，直者先禍。此豈非忠厚長者之言哉？出再思之口，則足以濟其為獲竊而已。今有人為其言盜也，其貌盜也；其行盜也，而其心剛直，不能不稱之為君子。戴淵奏鐵杖之流，是也。有人為其言長者也，其貌長者也；其行長者也，而其心邪曲，不能不指之為盜。楊再思之流，是也。以盜遇盜，各從其類，又何難焉。

其事則三人遇盜，其文則六代長使其誅心之論，則春秋一字之

文集五卷

十一



既也天下有偽君子而無偽小人於此可鑒後學汪明猷

守白別號說

妻弟周子佩自號守白子。以其王父大白先生家訓森嚴。欲其守而勿。設云爾。吾請舉老氏之言。而申其說。老氏曰。大白若辱。又曰。知其榮。守其辱。知其白。守其黑。彼蓋以九人相競。以榮則辱。必及之。相矜。以白則染。必及之。矣。大白而若辱。為斯能守辱矣。守辱。斯無辱矣。無辱。斯常榮矣。故夫守辱。乃所以守榮。而守黑。乃所以守白也。而論者不察。乃謂吾儒尚白。而老氏尚黑。吾儒以白能反本。而復於無色。故尊素而賤繪。老氏則以白可受染。而黑無所受。遂疑孔老異道。不相為謀。而不知吾儒所謂尚白。即老氏所謂尚黑。而老氏所以守黑。即老氏所以守其大白。何也。凡天下可染之白。皆非天下之大白也。若夫雪滿峨嵋。天連沆瀣。瀛海而暴秋陽。瀉銀漢而照廣寒。如是。以為白。豈復有受染之地哉。豈復與刮垢以明潔。汰穢以成淨者同類。並稱也哉。然後知嫩嫩之白。易汙者。尤其白不足也。矯矯之守。易奪者。尤其守不足也。夫惟知其白者。為能守其大白。能守其大白。則無不足。能無不足。則白不染。而守不替矣。甚矣大白之難。而守大白之尤難也。吾儒惟能守其大白。大是以濯而不滯。素位而行。富貴貧賤。患難無入。而不自得也。老氏惟能以守黑之道。守其大白。大是以能為希。為夷。能貴以其身為天下。使天下亦從而貴之。愛以其身為天下。

文集五卷

二

守白

使天下亦從而愛之也。若夫楊子雲。自以嘿嘿為守玄。而以所著之大玄。為尚白。則并舉孔老二聖人之旨。而胥失之矣。非大白先生所以訓後。亦非守白子所以承先也。

家訓是永式。敲克似將孔老二氏。縷晰剖釋。深著其不污不奪。實際文。亦如玉壺冰鑑。讀之令人滓渣雪化。更助朗識。湖廣鍾真生

二甥字說

周洵字眉生。昔蘇明允諸洵以其生於眉也。故以字之。眉之人千萬家。其不能為明允者。何限。今之能為明允者。又不必眉產也。南珠北馬。皆言產也。馱駟在南。照乘在北。又何故哉。然則明允固不必以眉稱矣。明允不以眉稱。而字以眉生者。姚厲之詞也。

周顒字遠度。灝曠也。言水行之遠也。楊子曰。商書灝灝而顒。灝又曰。商書峻潔何哉。今夫山泉至峻潔也。而其下必曠。其流必遠。峻而不曠。潔而不遠。一瀉易盡。非其至矣。故夫峻潔非曠遠也。然不曠遠則峻潔之義不全。峻潔者曠遠者。及修詞之家。度為尚矣。然余所謂度豈獨詞焉已哉。

文集五卷

三

字說

讀老泉二十名說簡而嚴確。而當後世深服名言之若識也。此作亦簡亦嚴為之宅相者。亦求其確當焉快矣。安成周時五評

德操字說

事弟周中。茹名其子曰持。字之以德操。子為之說曰。天下事操難而縱易。所貴於操者。謂其守而勿失云爾。守而勿失。而後在我為有權。然亦難矣。古之居德者。先為其難。而後易者從之。故能操者。必能縱。而君子言操。不言縱者。貴其難也。擊劍者。操其本。不操其刃。夫劍之所以為用者。刃也。從其用者。而操之。斯不為我用矣。惟操其主。是用者。而後屢用而不窮。故其始也。守而勿失。而其卒至於激昂頓挫。變化奇怪。如鬼神之不可測。夫擊劍而至於不可測。非所謂縱乎。雖然。不操為乎。縱縱者。操之純而守之熟也。以操為縱。何所往而非操焉。

文集五卷

四

字說

此其說又在於後人之未見舟而操舟矣。

孔子曰。操則存。子貢曰。固天縱之將聖。是知操乃希聖之基。縱即擴聖之量。讀此益覺豁然有會。漚溪後學洪其異載。

祭魯光臣文

嗚呼光臣。不撓者才。不挫者氣。其掩映後世者。清通之姿。而其發軔。當時者。備傲之致。所以吾黨之不譏其德者。急難之義。而不掩其論。者。負俗之累。蓋以風流之騷。阮而無之以慷慨之劇。季九州四海。莫不心慕而如醉。而臨與不恭。或不能無疑於同類。嗚呼光臣。人忌文雅。俗妬雋異。惟其有之。斯可無規。世之鄙夫。正襟危視。三揖三讓。雍容以取富貴。而及其死也。里巷之人。曾不能舉其姓字。蓋物固有在。而誇隨者。亦有毀行。而與主者。自非豪傑之士。安能兩受之。而不避嗚呼。北海既歿。孝章亦逝。必蓋棺以定論。是以舉好惡之口。而皆

文集五卷

祭文

置獨吾黨之寄哀於一奠者。蓋不能如達人之忘情。是以望宿草而墮涕。

描畫豪邁之概。直能呼之欲動。頓覺宛然在目。想見芳型。始登際。

祭大僕寺劉安期文

嗚呼。自古忠義必出孝門。靈均哀郢。伯庸是敦。鴟夷浮江。伍尚悲存。乃信君父至性。同根移忠。作孝隄哉。人言合則。蕙美移則。而審惟我文忠。屬毛恩重。乃抱烏號。柳宮彌慟。日捧闕旒。星闕章言。誰其嗣之一門。三鳳問卿。倡義江楚。燕動天步。當艱。朱曦霽。遂逢仇。梗猶信。狂醫祈死。狂行吞砒。絕粒百折。不回。乃脫莽極。放於灕江。肅歌當注。賈藥壺中。雙懸日月。魂魄遊遊。瓊樓珠闌。飲馬南池。駕龍東壁。義和緩。嚙峨。勿迫來往。衆香。拍肩摩詰。龜毛拂壁。鬼角扶搖。修短旦暮。俟命不感。有友塵埃。叨附陳雷。世情隙末。蘭譜燼灰。譬如夜燕。殊履。

文集五卷

祭文

盈堆劇終。楚散揚。難各回。兄於同社。霜松雪梅。自壯歷老。文壇酒壘。炎冷不變。榮悴無猜。山川遙隔。生死默催。鳴鶴唳。文驚翅。推車過。腹痛寧能止。哀徂臘。得札幅狹。詞溢叙。及故人。聚俱失。錄我驩後。秘之枕。爰叮嚀。謂我鵷賓。宜惜兼。述異夢。天符天攝。但知此生。泡影將滅。反覆玩之。似欲永訣。予謂夢語。其鹿其別。尚期秋爽。把臂林樾。鬚爾未乾。遽反存宅。嗚呼。忠肝長留。孝思不置。與文忠公。黃泉相視。髮膚手足。何慰何規。况有佳兒。能承厥志。兄死不死。聲施奕世。獨我衰耗。既病且貧。執紼無從。生芻莫仲。臨風嗚咽。掩袂吞聲。知我匏子。信我徐生。延陵許劍。筆墨微誠。或銘或狀。我不負兄。願蘭楮。以奠於。

江亭兄神如在尚其薦馨

至情至文非友誼敦篤難得此真切哭死而哀不信然乎

後學周景濂謹識



文集五卷

三

發文

祭大金吾李純武文

明大金吾李君純武為少保忠文公之賢孫而大史聞孫之孝子也
 大史與永新賀紹孫道誼交歡純武每遺書問訊稱父執者五年於
 茲矣已未六月貽孫得大史札示純武以春三月棄世發書泣然越
 三日乃取辦香杯茗進奠其靈曰嗚呼純武以華胃之彥而辭溢標
 細扶慷慨之氣而破節風霜益嘗冰視乎鼎鑊而肉視乎虎狼遭時
 蹇蹶抱恨早亡嗚呼哀哉但秋仲夏曾遣銀鹿寄我八行紙其詩
 附我丹黃自訴其病已中膏肓哀年壽之不永同石火與電光惟阿
 翁之著作經沉疴而難忘倘翁許之不限身遠露其何妨哉斯言
 神聽聖察感余圭兒先君而殤才難之嘆地老天荒伸楮無言痛絕
 肝腸三年杳矣片字莫將別能忍慟誅君舉觴惟是同憂相恤同才
 艱傷而翁未艾情文互長哭子之詩連有二十六章果使幽語相聞
 必且魂魄心喪而余以七十五年待盡之史鳩杖莫舉難背支牀詩
 不成句淚不成漿泉下有知無乃以我為安忍而無良倘復才鬼投
 分握手泉鄉幸為傳語吾兒謂余之哭主於野鴉而翁之哭而於堂
 而余之三年不能成詩與而翁之二十六章珠淚琳琅特老壯之異
 豈非過情與不及情之殊方則君與吾兒過筆表而眺望尚亦哀鳴
 斷而念而父之悲愴

字字慘切若挾悲風淒雨而來無怪卜氏之表明也



文集五卷

五

祭文

祭僧護文

嗚呼何百族之蠢。而彼蒼莫辨其賢愚耶。何禁何悴。果孰則其然。耶。何遑瑚而汚壤。何康猷而豆蓬。耶。何大呂而絕響。何布鼓而闐喧。耶。何以君家之文章。乃三世而延遠。耶。何祖孫阻青雲於白首。何父子埋素心於黃泉。耶。何玉闕與金門。其愛憎歷久而愈偏。耶。嗚呼哀哉。自今而後。芸窗雪案。少晤之聲。其尚歷歷在耳。耶。魚箋鴈字。和吉之言。其尚諤然在紙。耶。稱嬾阮。曠孤高之踪。其尚傲然在視。與履耶。嗚呼已矣。勿復云矣。自今以後。韻。有正。吾無與比倫矣。玄酒。吾無與為飲。醇矣。邇。隔世寂。夜臺。吾雖終日吐鳳雕龍。其誰與為見。且聞矣。嗚呼哀哉。

韻叶風雅詞溢屈宋華實並茂斯文在茲族姪吳生敬

周九水先生墓誌銘

嗚呼。此余外舅周公墓也。公政宜乞銘顯者。顧公存日。不喜見顯者。肯受其辭乎。於是不復他議。遂採公行事以誌。且為銘。遵公志也。公諱之冠。字元夫。別號九水。幼莊重。寡言笑。稍長。讀書周安署中。固安卒於官。公方垂髫。踴哭盡哀。父老聚觀。皆悲且喜。曰。吾令公有子矣。固安康旅。視不能歸。會同年宣城湯大史賓尹假還。與視舟遇。詢而購之。遂與聯舟。每遇佳山水。携酒邀公同遊。公不敢辭。然席間常有啼痕。大史賢之。歸家。葬固安。公遠大父大母相繼沒。公幼孤。克襄三大事。無失禮。服闋入邑庠。嗜學益篤。五試鄉闈。弗售。念母老。乃讀書。

祭文

子舍毋禁其勤○勵乃加種於几○不欲以墨硯雜為母憂也○讀書暇則講求鄉族利病○九有爭鬭○平氣解之○族人有過○公不顯言○惟相對歎噓○徐出微詞○動之莫不悚然○悔文里人為狗盜公為周紛之誘之來

謝○誠○其○政○行○卒○為○良○民○何○是○凡○有○失○德○者○輒○問○九○水○先○生○知○否○知○之○未○嘗○不○抱○恨○終○身○也○天○性○慈○惠○見○人○患○苦○泣○然○欲○淚○施○藥○掩○骼○凡○可○

南昌自傷除夕不得手奉羹羹執箸悲泣遠至廢食性喜茹素客至
但設粗糲惟奉母非手調甘旨不獻余嘗見公侍母膳毋好覓短几
僅二八公長七尺有餘倚壁側立偃背若小兒聽指揮進湯與茗不
假婢手毋怒群婢公執杖引婢跪求朴躬自引慝至毋解順乃起毋
病不解衣病革哀毀骨立皆余所知非敢誣也余嘗聞古人灼艾分
痛事而未之見先君嘗為余言公自固安公歿事其叔玄濱如父公
與玄濱皆從先君讀書賓福古剎叔病呻吟公亦呻吟醫為叔灼艾
公亦取艾自灼欲分其痛乃知至性孝友者非可貌為也公生於萬
曆壬午某月日歿於萬曆丙戌十二月二十日壽六十有五先世自

文集五卷

二

墓銘

吉水泥田徙居永新之文竹曾祖諱某祖諱某考諱文謨明萬曆乙
未進士固安縣知縣母彭孺人娶汪氏男六人長紹珠廩生次繼庠
生次緒庠生次添珠庠生次緒庠生次紳宦生女一人嫁賀貽孫孫
男數十人嗚呼余安能銘公側聞公歿時執諸子手命曰汝曹處亂
世謙和慈忍可以無患雖然是教者諸子優為之公可無憾獨余編
急猶狹為世所嫉今潛伏山村七年矣無舉無識皆公忍之一語教
之也敢不拜手以銘銘曰若約而饒道在知足蒙難而貞道在忍命
忍辱非辱吉祥所伏折彼豪強傲我幽獨江河善下三族以沃鬱鬱
佳城綿綿萬萬我勸貞珉厥辭無咎

此為平曾祖銘也先生作曾祖塋塔熟悉生平行誼故言之親切
不泛後學周大業謹識



文集五卷

三

墓銘

明大學汪若楫翁墓誌銘

余為人誌墓多矣。獨若楫翁歿十六年而始獲為之。非緩也。他人之以篤行稱者。不過恭謹無過。為善於鄉斯已矣。其傑然露廉隅者。則又亢厲矯激。乖忤踴蹙。以為不如是不足以抗俗而樹表。蓋守繩者無遠略。矜高者多踰閑。兩相戾也。獨至翁而有異焉。故誌他人常易而誌翁獨難。翁汪姓。孔濟名。別號若楫。先世為婺源巨族。始祖思以宋指揮使鎮永新。遂家於八都六傳徙石市。又六傳而生萬拙。是為翁之曾祖。萬拙生廷斐。廷斐生希惠。則翁嚴考也。少遊泮水。世守令德。至翁克緒先緒。所與遊皆名下士。早入膠序。再上南雍。歷試皆優。

文集五卷

墓誌

等奈數奇弗售。然翁傍躬砥行。推不欲以文藝擅長。見人循牆退然。如欲避與人言。款曲綢繆。對妻子減獲。皆蕭衣冠。終日無情容。雖望之謂然。然人不敢以褻慢進也。為人慈惠。鄉族寡人。病需藥。殮需棺。多取給於翁。遇儉歲。出粟貸人。不責其息。為粥以食餓者。減價平糶。為鄉人倡。自邑以西。所全活者甚眾。又嘗修築築堤。建宗祠。與義倉。家世故饒。至是遂耗。暮年析箸。無以遺子孫。然猶割膳田五十畝。以賑族人。蓋慕義樂施。天性然也。翁賦體肅。如不勝衣。相對似易。與然見義必為。不畏強禦。著家規以垂訓。子弟弗率教者。每見翁如受嚴刑。天啟之季。大瑞親忠賢。禍朝野側目。翁已老矣。憤甚。嘗產買。

文集五卷

墓誌

舟夫萬里伏闕。具疏千言。數其罪。舟至螺江。以疏稿示大守。大守持手頓足。咋舌縮項。曰。措大不畏威門斯已矣。他日禍累及我。將奈何。立焚其稿。命健隸勒令歸家。既而製皇帝登極。親暨伏誅。乃為十三策。復欲詣闕上之。以病沮弗行。崇禎癸未。流賊據湖南。翁已病。猶作書報。有司請發兵禦賊。未及報而翁卒。卒後六日而賊至。乃知翁為人。蓋外柔易而內剛。栗為善於鄉。而志在天下也。故題邑五請實飲。扁旌文行。並度。又素以孝友聞。遇二人生忌。尤泣。季弟幼孤。先人家業悉以均分。代徵其租稅。及長而歸之。且為援例入監。族人至今以此多翁。云享年七十有六。葬四十都獅形丑山。末向。妻劉氏。生男五。

人長鉅卿。次定卿。次恭珠。次吉卿。次明卿。女一適庠士周之冠。余丈人也。孫六人。文龍。猷龍。士龍。蟠龍。先龍人。龍諸男鉅卿等皆先逝。惟吉卿克襄大事。為人孝友。恪恭。蓋繼志之肖子也。孫猷龍人。龍俱入庠。克紹書香。又鑽緒之賢孫也。餘皆能以學世其業。是為銘。曰。循牆而共莊敬。而雍仁。而能勇奮。而能豐。故能處晦而不窮。惟其不窮。是以永終千秋。瓜瓞。瓞瓞斯鍾。

余蒞任浙邑。以見汪君手看家規。固已心焉儀之矣。今得水田主人誌言。續斯品誼。益服為有道君子也。人待文而傳。尤如是文斯足傳。是人快甚。快甚。長江黎士弘評。

大學汪去辱妹君墓誌銘

君汪姓諸樂珠字去辱別號心愚本邑石市人先世出發源越國公後祖儒士斗南公父授縣丞化字公世有令德母朱氏生三男君其次子也君生而天姿穎敏有倜儻非常之概先大夫見而異之以余妹許字為髫齡見知於陸公取入邑庠後登大學先大夫令西安時邀君之署在署一年先大夫每課以文輒意疾書新警可喜浙省大儒方孟旋先生亦見而異之期以大用笑曰冰清玉潤不信然乎值化字公屢遭大訟君年少不避險阻身為捍禦常艱辛出父於險化字公暮年家業中替替繼弗樂君率余妹勤儉治生悉復舊業

以慰父志最昏定省油鹽翼翼其旨之奉先親視饗煖之節君於父母可謂能竭力而養志者矣處兄弟怡怡為先人治葬祭獨任其費不資其同力凡屬祖父門戶及族人細常大事皆以身先之君在眾若無能者然見義死為嘗為邑人陳利弊事觸有司怒費溢千金幾罹奇禍毫無所顧恤為持身謹謹惟恐挂於過差與族人處不為崖岸亦不為脂膏至告以緩急所需莫不開囊立應有不能償者即還其券與人交契煥無異態性好施與雖田連阡陌家無剩財連遭兵燹廬舍為墟猶削衣貶食以濟流亡遠近皆德之平時沾其惠者固不少居家禁華靡但御儉素飲食適遇而安未嘗有所擇然於尊

文集五卷

墓誌

樂友祭祀賓客倍極其豐事吾母如其母待余兄弟如骨肉亂離

瘡家託處每酒酣耳熱相與抗談往昔君應對橫縱有上下千古之識余甚惜其勢擾於門內消磨其日於多事之際而竟不獲肆其力於學以試其用也昔賢論士之處世或出或處或剛或柔未易一節盡其蘊而要歸於不俗余於君亦正於不俗觀之也夫士之同流合污以冒廉潔忠信者比比然矣求如君之大本無虧害不避而利不趨德行卓卓可紀者豈易得其人哉君娶吾妹晁娘側室劉氏男二人長庠生愈泗次庠生命海女一人嫁龍田族孫進爵孫男九人皆好學能文章意者天之報施善人正未可量也享年七十有三歿葬四十三都地名木橫井鳳形銘曰文既有餘行尤可次聞然古處不事矜飾於光遠耀其誰能抑我敬其人我懷其德誰其似之大丘陳寔勒以貞珉後嗣是則

文集五卷

七

墓誌

汪君作究州司馬佳塔余嘗飲聆其行誼讀此文堪為寫真語云至戚無文稍失淳說便如笨伯下語故以切實為貴

族姪小琮墓誌銘

君諱如珩字小琮世為龍田賀氏厥考良吾妣某氏以萬曆某年月
日生君娶某氏生子一人勸發孫一人朕甲子舉江西鄉試曾孫三
人某其尚幼以戊午某月日卒壽七十有八相葬祖塋某山至乙丑
仲夏余始為文誌其墓按族系君於余為姪以其慈尊而行高故稱
之曰君君幼讀書知大義為人剛直重然諾遇事慷慨義形於色伯
兄瑞海與里中無賴生有節值丙戌捨擻之秋有稱姚將軍者縱兵
剽橋頭多殺無辜以示威無賴生竄身姚幕構瑞海以死法連騎數十
蜂擁入門君謂瑞海曰兄年五十未生子宜速避以存宗祧吾有

文集五卷

墓銘

一子已弱冠能樹立善文章矣吾願代兄雖死無恨遂出就縛械至
營榜掠數百殊死無所言無賴生手示姚曰瑞海挈家遁矣其弟
小琮也姚怒叱曰汝敢冒瑞海誑我今當烹汝汝若告瑞海匿處則
貴汝死君哭曰吾兄何罪吾既已身代矣復何求哉姚怒拊君至堂
下揮小將斬之姚之父亟止曰此因有義之人宜釋之無賴生復教
姚曰勿釋也瑞海殷富弟刑其弟勸令輸餉三五金可立致也姚果
下令比餉是時君體無完膚矣聞令自度死會洪都變起姚引兵
宵遁君得脫瑞海亦得歸抱君頸哭曰弟為吾受毒痛極矣出田
券授君曰弟貧乏產吾今以八十畝為弟產君笑曰吾并貧久矣豈

為吾兄市義哉固辭弗受四方君子翕然稱曰賢哉賀小琮為兄犯
難忘死有古深傑之風也其後瑞海連生數男至戊申瑞海卒何之
五十年無子者至是斬衰繞哀而葬遂有丈夫四人矣而君止一子
勸發何所謂弱冠能樹立善文章者不幸短命而亡僅遺孤孫朕憐
憫弱息未離乳哺君朝夕襁抱呼犬長號五臟崩裂白髮黃口二命
相依人或疑天福善人至君而喪及孤朕稍長發憤讀書斷然露頭
角君乃喜曰吾有孫矣丁未孤朕出就試為文風發泉湧有司見而
奇之拔為第一遠近爭傳誦其文聲名鵲起君益喜曰吾有孫能竟
吾兄勸發示竟之志矣戊午春學使者按郡君尚無恙命朕起赴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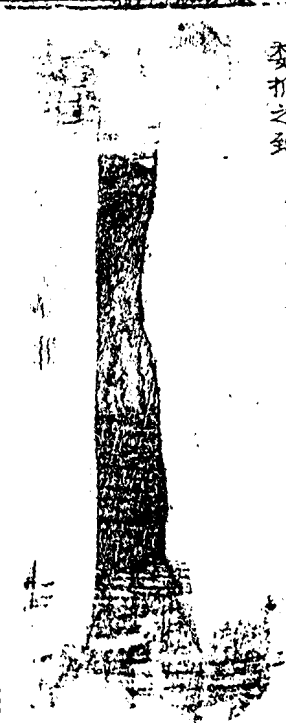
文集五卷

墓銘

試試畢朕忽心動踉蹌奔歸而君果得微疾終已就棺殮矣爾時代
朕奉湯藥視飯含經營附身附棺之具惟謹使朕不以離憂抱恨者
則瑞海之次男聞子也甲子春學使者錄科朕居第一是秋棘闈榜
放朕以壁經魁江西既歌鹿鳴歸而撫賢書拜跪獻爵於君之墟墓
人方信君果有孫能竟厥考勸發未竟之志且信天福善人果至君
而不爽而君之孫則涕泗沱若傷君溢然先逝不及一日以廿廿春
也雖然君有孫如此功名所竟未有涯量天之福報善人亦未有涯
量余所感嘆者瞬息四十年而人事險易天道平陂遂如轉環為善
者可不勉哉乃為之銘曰捐身拯兄身乃長存捐生取義生乃尊

惟孝惟友純誠之門不貽其子而補其孫天之所祐歷久而敦我勸
此石百世備溫篤爾行常以爾爾察

於敘事中幾生感慨於其字中又寓勸勉純誠永叔學法極經綽
委折之致門生龍利寶識



文集五卷

十

集錄

贈文林郎王翁墓誌銘

王枚臣未第時動於為學挾策而游楚湘且行且讀道經吾里寄炊
旅舍就爨火伸紙為文炊未熟而文成殊王走於行間觀者驚異有
傳示余者余為撫掌曰此枚臣升時也既而枚臣果第闈墨房廣
潭融爾雅操觚之家爭相寶貴而不知皆翁所教也翁自枚臣兒時
知其必貴出從塾師脩脯之奉豐於富室翁雖課讀必至丙夜乃罷
里人嘲之曰茹翁望堅子成進士耶翁笑乙酉赴試得藉諸生同姓
者携數百金來購枚臣以貧故將許之翁怒曰此兒科甲梯也棄
珠以易餅餌未燕而寶先喪矣汝患學不成名無患貧也枚臣受

文集五卷

十一

墓錄

教陳然為學愈力及枚臣既第謁選得光澤令光澤閭之巖邑優
之後戶口銷耗枚臣悉力撫循期年之後光澤士民戶相尸祝枚臣
方具舟車迎翁就養翁手書諭曰汝欲養我以祿不如養我以志一
一堅此吾志也汝善治光澤勿遺吾憂其養弘矣薄田數畝吾督僮
僕竭力耕耘餐餼粗可自給無以累光澤有姓也枚臣受教陳然為
治益嚴然則枚臣所以成進士稱循吏者皆翁所教也豈非賢哉翁
當貧賤時不屑以寒儉自居及枚臣既貴復不忘貧賤衣敝食糲日
與父老量晴雨課稼穡生乎足跡不履城市即大守聞其賢以卿飲
酒大廣邀之時二千石挾勢凌下尊貴若王公翁以老布衣與之抗

禮。據。坐。西。北。隅。齋。肺。祭。酒。酌。勸。既。無。歡。容。亦。無。忤。色。人。服。其。量。翁。號。茂。字。大。素。同。縣。安。福。人。祖。始。金。田。徙。大。橋。壩。峰。再。徙。對。江。享。年。七。十。有。九。子。一。人。吉。辛。丑。進。士。光。澤。知。縣。即。枚。臣。也。枚。臣。居。鄰。有。令。名。以。服。關。當。道。具。疏。特。薦。贈。翁。如。子。官。今。年。七。月。葬。翁。於。祖。塋。為。之。銘。曰。不。用。其。光。光。乃。昌。不。試。其。銳。銳。乃。長。有。子。肯。堂。堂。用。藏。爾。榘。爾。栢。丹。麓。彰。程。首。黃。腸。闕。北。印。誰。揚。其。芬。老。歐。陽。百。世。令。譽。不。可。忘。揚。其。子。遠。以。彰。乃。父。之。賢。其。命。意。布。局。歷。落。道。勁。得。左。氏。三。昧。真。傳。後。學。陳。作。揖。講。

明經賀僧護墓誌銘

吾宗僧護將歿之歲。誠其子曰。吾自有識以來。多怒以焚其和。多欲以損其真。死後葬我第。書遺民賀僧護之墓。足矣。慎勿為狀乞誌。匿吾疵而溢吾美也。余聞而嘆曰。賢哉僧護。乃能為此言也。老而悔過。此昔人所以賢武公也。武公何適哉。實之初。遂以齋聖而貴。號叔抑之詩。以柔嘉而傲。回適彼號。叔回適者。方且貌齋聖。竊柔嘉。以欺人而武公。顧以是自貴而自傲焉。然使武公不自貴而自傲。安見其齋聖柔嘉也哉。吾與僧護交五十餘年矣。見其為人員氣。弗屈而胸無宿憾。遇拂意事。蹴案擲器。俄頃恬然。則是其和未焚也。投之以怒而益信其未焚也。生平於利不苟取。見他人蠅營蠅飽。則鄙而訾之。自少不淫於非禮之色。嘗遇平康。見花嬌柳媚。羞澁不發一辭。而出則是其真未損也。試之以欲而益信其未損也。僧護以未焚未損之身。而抱焚和損真之懼。殆老而為柱下漆園。還真葆和之學。遂痛自斂。策以求全耶。如是雖遺誠無誌。即此可以誌之。而不媿矣。乃為誌曰。僧護姓賀。諱善來。號蓮菴。僧護其字也。與余同出晉司空循公後。循公子華。為開平州監。留其一子。家永新之金城。其後三徙而家琬溪。曾祖諱世來。下邳州守。祖諱應保。以理學為郡人所重。父諱中男。博學善文章。海內推為可上先生。僧護生而秀慧。弱冠可上先生。能

自樹立取三世積書漁獵殆遍為文不輕涉筆然能以寡勝衆他人
 所鉢劇難工者已獨雲興懸瀉如不經意與人言似下出口然能以
 訥勝辯每揚挖古今品題人物他人所觀縷難悉者已獨微詞單語
 隱括無遺性懶不耐與俗人居聞俗客刺啄偃卧不肯起尤不喜見
 貴人晚年交益簡所與往來者惟余及家季子葉谷平而已篤於故
 舊獲父執手蹟如獲重寶家雖貧而好周故人之急故人子或至其
 家傾筐倒屣惟恐弗及酷嗜典籍聞人家有異書百計求之至廢寢
 食每逢念惻見座上陳列群書忻然繙閱竟忘前事護惜先集及先
 世藏書如其性命易簣之前二日猶命兒掖至中庭曝曬出其先集
 文集五卷

十四 墓前

捧玩而珍藏之旋取筆作詩辭世至第三日子時坐逝時甲子十一
 月十三也詎生萬曆壬子十一月某日享年七十三嗚呼僧護於死
 生之際不佈不亂如此非有得於完真葆和之學者而能然哉初為
 邑諸生崇禎己卯侯文宗取冠末新饒於庠至辛丑膺歲薦為明經
 以無宦情不赴廷試初娶朱氏早卒再娶謝氏生三子士祺士祚士
 裕三妻左氏生子二人朝任朝元孫二十人俱幼僧護之訓子也寬
 而有禮朝夕定省非衣冠不敢見其課兒作文有曰少年為文宜完
 其天趣濃淡雄逸各從其質若貪取衆美則全篇不純是天趣不完
 也嗚呼觀其庭訓而知其子之能世其學也已某月日祺等奉柩附

葬於州守公墓右銘曰
 怒不焚和惟和有光飲下損真厥其乃常如劍所影不動銘銘劍办
 無缺影豈受傷我觀斯旨杜下所藏誰知遲暮翁替其房阮簡彌慎
 嵇懶非狂雲與瓶瀉天趣徜徉佳城葱鬱三世鍾祥于孫奕奕授簡
 勿忘

儒行純篤得莊重之聲出之更覺古道照人恍接眉宇

文水劉仲

文集五卷

十五

墓前

劉安士墓表

劉安士諱幼鍾吉水人文忠公第五子而余友安期安子之異母弟也幼為邑諸生國變後隱避不出至庚戌七月病卒無子壽四十二其二兄哭之慟各遺書與余辭極悲不忍讀大略云五弟鍾生而孝友先大人棄我孤時弟尚幼哀毀骨立余及先夫人終於弟為嫡母非所出也哀毀亦逾余三弟安道四弟安世五弟日夜孺子泣又逾余弟生遭亂離無師友以余二人為師友既歿室愛二兄益篤不以床第間也弟善書書法道勁有晉唐風詩有別才然與余二人論八法五七言輒屏息受指示不敢以所長自炫齒少於二兄皆二十年適家不造二十年間集摯始茶患難相依弟不覺為異產余二人亦竟忘其異產也性慷慨喜談節義事甲申上崩先大人一慟幾絕弟亦感憤欲死每過日者家推干戈問死期日者曰公子命貴且壽何言死也弟厲聲曰爾妄矣吾君吾父皆殉社稷吾安得壽既而先大人盡瘁度城余二人竄身山谷欲伺裁弟亦踉蹌奔至哭曰二兄歆學文宋端乃置我為文壁耶益弟之初死者素矣今果得從先大人於九原死固無憾惟是毋尤無嗣遺此兩者為二兄懟子為文醵諸石闕祭其墓先亦死者之志也余執書嘆曰傷哉安期安子之言也非安士令德何以堪此乎彼嘉賓復書能收老父之淚文伯

文集五卷

十七

墓銘

既遂止悲母之哭當火魄時父母之愛已衰矣今二兄之於安士也墳土已燥松楸成行而感念亡弟如在初喪其視昔人相去何如哉安士懿行余不盡述恐增二兄之慟僅節畧原書以報二兄俾過是墓者知文忠公季子其賢若是其兄弟友愛若是相與執紼弔歌咏流連廢幾魂魄有知傍徨於銅牌石虎間見此豐碣豁然藹白奕然白傳舊墳時清酒痕柳下故壠或禁株想以為是皆父兄德教所留也夜臺長號其能少慰耶否耶用二兄微言點染雲起末結何等婉戀真令過西州之門迴車而企想也後學陳析桂謹識

劉莘野墓表

君諱師尹號莘野邑西湖塘人今年某月日卒與妻李氏黃氏合葬於某山其子家驥為余門人乞文表其墓余自癸未九月避亂於沙陂時獻賊破永新所過殘賊獨沙陂湖塘不被兵湖塘距沙陂二里許君命家驥來謁余且邀余過其家值賊索余甚急人皆以危語相動莫敢與交者而莘野君獨躍就余令家驥執所業為贊每進一篇視余褒貶為喜怒烹伏雌酌香醪客酒後耳熱六博象戲雜然並陳余為潦倒流連忘其身之在憂患也丙戌永新復亂搜山之兵殺人盈野余走江楚間踰險攀崖晝夜坐虎穴中嘗夜半携妻子自山中走出虎哮於前賊呼於後急向逆旅主人求一宿不內每思何時避亂沙陂湖塘間有賢主人如莘野君者今何可得也既有從沙陂來者余急問莘野君安在曰死矣問李黃兩孺人安在曰與莘野君相繼死矣既而遍問昔年所受一飯之德者或死於兵或死於疫與賊其未死者又皆流離播蕩與余之崎嶇險阻無以異而向之湖塘沙陂為獻賊所未經者人所疑為洞天福地今亦與余家同鞠為茂草矣嗚呼曾幾時之幾何而粉榆踰阨友凋零遂至於此是可悲也君為人慷慨好善嫉惡鄉人推為祭酒所居近山水有荷塘者君之菟裘在焉日與賓客遊其中指某山某水形似龍虎他日必葬

文集五卷

十八

墓銘

我於是今果葬為君之視死如蟻如此而余猶樵死生聚散間傷君豈不陋哉雖然非此無以見君之賢故述其大畧俾家驥歸而書於墓之原

英為童子時側聞王父常語先嚴云汝曹讀聖賢書集益為第一者余所著蘭草嘔盡平生心如其衣鉢則得授於水田居士子賀賀先生也今曾祖墓表壽之來烈先生之文傳曾祖亦藉文而傳先哲遺集慨慕何及

晚世孫劉之英謹識

文集五卷

十九

墓銘

先妣龍宜人行述

嗚呼。不幸貽孫。廢錮餘生。已七旬矣。自媿不能。馬大人先生之文。以傳吾母第。稍述大端。用以昭示子孫。俾知先代有至德之母。其諸家乘亦風化一助也。謹按母之至德有三。曰奉翁姑。曰相夫子。曰訓子孫。是三者。今之賢媛。類能為之。然賢媛之奉翁姑也。服勞奉養。雖家極色。如是焉止矣。賢媛如是母。亦是焉非母所難也。母則生翁姑矣。又本翁姑所奉者。而奉之。翁姑所奉者。大翁與大姑。是矣。自嬾再門。即代姑東家。政先大夫弱冠。授徒四方。母躬紡績。易甘旨。以奉四尊人。所得先大夫束脩館穀。盡歸於翁姑。母不敢私。預備人有弟。諸

文集五卷

行述

孟無嗣。母勸先大夫迎養於家。六十餘年。朝夕甘旨。與類。諸人共之。及考終殯。檢皆如禮。嗚呼。元如。是焉乃為奉翁姑。是為難也。賢媛之相夫子也。蘋蘩潔清。琴瑟靜好。如是焉止矣。賢媛如是母。亦是焉非母所難也。母則相夫子矣。又從夫子之志。而相之。先大夫所志者。孝也。友也。廉且貞也。母入吾門。四壁蕭然。二叔皆童。母紉衣製履。母悉為之。既而仲叔殤。季叔稍長。教養之勞。皆母躬任。季叔既婚。生子不育。母傾囊為叔置側室。既生子。母字之如己子焉。叔自幼至壯。強未嘗異炊。婦偕側室與母共案而食。所膳翁姑。餘一簞之甘。三人耳之。稽母生平。凡可以承先大夫孝友之志者。無不為焉。先大夫為

文集五卷

行述

孝廉十四年。母不自知為孝。廉婦勤勞。操作無異。為諸生姑時。及被象翟。受詰封。不自知其身為宜人。勤勞操作。無異。為孝廉婦時。先大夫歿。母年五十三矣。事子媳。勤勞操作。無異。少壯貧賤時。及歿。遂無一錢一縷。以遺後人。稽母生平。凡可以成先大夫廉貞之志者。無不為焉。嗚呼。必如是焉。乃為相夫子。是為難也。賢媛之訓子孫也。和膳畫荻。勉以有成。如是焉止矣。賢媛如是母。亦是焉非母所難也。母之訓子孫也。當履順時。勿論已。乃其所責成者。尤在憂患險阻之日。昔年壬午秋。場不售。貽孫年三十有八。見天下大亂。已屢棄舉業矣。甲申。燕京陷。乙酉。江右繼陷。欲入山。脫避。而憂三釜之養不逮也。泣而告母。母曰。汝勿憂。吾昔在汝父官舍。身處脂膏。且不自潤。況今日乎。汝能守志。嚴棲泉飲。與汝同之。汝但初終勿變而已。貽孫受教。唯唯。遂偕母入山。親閱受侮。饑寒流離。毋談笑。如平日辛卯八月。督學使有知余夙名者。強以余姓名填貢榜。榜出。報騎入門。闢宣母命。家僅驅逐之。鄉鄰驚懼。母恬如也。丁酉夏。直指使宣君重光。欲具疏以博學。引詞特薦。疏且上。戚友皆勸余出。詣直指。母笑曰。兒若出山。他無所負。但負兒初入山時一慟耳。遂手剪余髮。授以僧帽。納衣。且命曰。汝今儒行僧服。以浮屠自匿。勿居蘭若也。貽孫受教。唯唯。今已七條矣。度此餘年。必不限越。進母地下。嗚呼。元如是焉。乃為訓子

孫是為難也。有三者外。他如恆貧以仁。教族以義。治家以道。建下以恩。讀書聞禮。能勝大意。舉世所稱賢媛。必如是。倫者。毋無不格焉。然非母一人所獨難者。不必悉數而述之矣。昔人謂龐氏孝。媳也。及為婦。則無聞。孟光哲婦也。及為母。則無聞。今母事翁姑如此。相夫教子。又如此。吾子孫迄於雲初。知余不敢私阿吾母。其尚識而勿忘焉。母出袍陂龍氏。諱慈。缺崇禎戊辰。以恩封。孫人進封。宜人。生萬曆庚辰十月初八卯時。歿今甲辰十二月初六子時。享年八十有五。子三人。長即不孝。貽孫次昭孫。季紹孫。女二人。長艾。嫁劉子顯。已丑以節烈。後江死。次是。嫁汪榮珠。孫男六人。稱恭。稱主。稱莊。貽孫出。稱茂。昭。

文集五卷

二

行述

孫出。稱弘。稱東。紹孫出。曾孫十餘人。

述母之德。正於人所難處。為生俱是高人一等。尤妙鋪叙詳密。排宕而下。真有龍躍天門虎卧平岡之勢。吾不知和漢滿墨時何其心細如髮。有若是也。梅道人李謙菴評。

仲弟子布行述

仲弟昭孫。字子布。幼為先王父所愛。出入寢食必隨焉。稍長。為舉子業。文清脫秀雅。八好為詩。詩如其文。每以古人自期。落落不欲與俗等。年二十八。以明經奉恩。例授貢士。家人皆為弟喜。弟意殊不樂。此值兩朝鼎革。兵燹連年。弟遂浩然。志肥遯。謂人曰。世亂極矣。吾欲效古石隱。自尋樂地。奈何。戚戚然終身為名利所苦。耶。於是遂焚章。絕絕人。事。墮戶。拒客。家畜三犬。殊犴狎。每聞客叩門。響三犬。躍出。吠聲如豹。嚙客。脰有流血者。客怖走。犬猶信信奔逐不止。以是三十餘年。客不至門。門可張羅。子嘗以急事呼弟。門局不得見。俟汲水者出。

文集五卷

四

行述

側肩門隙中。大來嚙。予命童子逐之。弟大愠。曰。大能為我拒客。俾我三十年嬉遊。醉鄉不聞剝啄者。皆犬德也。兄合逐之。豈欲置我於爐炭中耶。弟性嗜酒。晨起自煖。獨酌十餘甌。頽然大醉。熟寐。至日暮復飲。又大醉。終歲無一日醒。然有招飲者。皆不赴。子嘗以歲時伏臘約弟飲。弟先自痛飲。酩酊而來。側弁隅坐。竟席不舉。觴弟家雖貧。然無求於人事。老母孝域衣糧。市雞豚。手烹以進。鄉俗每以正五九月持齋祈禱。或以勸弟笑曰。吾適以正五九月齋耳。蓋弟於是三月輪母膳。餘毋所餘。越是即蔬食。斷肉。老母常憂弟性癖。有酒福然。弟竟以痛飲拒客。全性命於亂世。乃信嗣宗沉醉埋照。非虛言也。弟以。

繪出一古隱君子出來可稱人文叢絕

長江黎士弘訂

萬曆丁巳九月二十一日生以康熙甲寅六月初六卒年五十有八
妻劉氏生女孀娘嫁康生周映奇繼周氏生子程茂娶舉人周光烈
女華十五都夫子彈琴形鳴呼以弟謂介康潔即古高士何以論焉
然或有稱弟高士者弟怒斥曰汝欲我何至是豈知此乃弟之高哉
予與弟同隱三十餘年矣然不敢拒客又不飲痛飲畏影避日迷陽
却曲予媿弟多矣今又執筆叙弟生平欲乞長者一言以不朽吾弟
弟媿有知尤且懟予豈惟懟予即令長者不靳華家弟且以為不如
醉我杯酒於地下也嗚呼弟惟不好名則固長者所與予以不也夫
以靈快之筆叙仲君高節讀至余媿弟多矣一句恍然於全篇中

季弟子家行述

季弟紹孫字子家幼有慧性而好嬉博奕象戲投壺握槊吹簫彈琴
見即能之年十七始發憤讀書三年為文徑進已卯督學侯廣成先
生見弟文馳騁千餘言喜之錄入龍庫次科督學吳石渠先生復取
其文列高等乙酉夏秋間郡邑兵起科場廢弛頗厭舉業習弓矢欲
以功名自顯既而兵寇循環焚掠無虛日弟從余奉老母奔竄山谷
饑寒困憊并無功名之志矣大亂稍息舊宅址墟遂奉母僦居厚田
祖里兵火之餘復值儉歲斗穀有錢自老母薪水外家人皆有菜色
弟能與余共甘之余於流離中不廢詩歌弟亦勃然吟風嘯月每得

佳句勃發穎堅類其為文余所著作弟必先見其草或有瑕類弟為
斟酌余皆虛懷從之晚年益勤學問手不釋卷自歎舉世無知己值
里中有術者能降乩仙乃私為詩歌詞賦一冊授之熟誦術者每入
人家判禍福畢即大書季長吉來也急揮一篇而去其詩現璚玕璣
牛鬼蛇神光怪莫測觀者駭之嘗代乩贈余長歌一首涉世賦一篇
余亦鼓掌稱快以為長吉錦囊賦背刺語不知其出弟手也蓋其
諧放玩世類如此弟天性孝友雖貧奉母甘旨無虧毋晚得痠痺之
疾不出戶者六七年弟手調藥餌朝暮不懈每至隆冬毋於榻前燒
撥拙集寒時仲弟居先人舊廬距毋榻稍遠余與弟圍爐侍坐或夜

久欲傳各作字謎射覆為樂。母取床頭醉醪命負者飲之。弟故不置。厄余無間。勝負皆引滿。時次兒主年十歲。提壺進觴。知余嗜飲。每私酌余弟顧視而笑曰。薄罰厚賞。政固如是乎。母亦竊容一笑。老母以甲辰即世。此樂久絕。既而仲弟亡。今季弟又亡。即提壺之次。兒亦弱冠相繼死矣。每過故榻。覺殘灰依稀如昔。而母弟言笑不可復接。慟矣。弟壽止六十有三。余今年七十有九。視息雖存。天倫無歡。亦安留此。憚獨之身。為哉。屢欲為弟敘述生平。淚流清墨。輒止。今者和淚以書。弟尚能聞。且見而悲耶。嗚呼哀哉。弟生於萬曆己未四月十六日。歿今辛酉十一月三十日。要朱氏繼周氏。皆早卒。無

文集五卷

七

行述

子再娶王氏生子二。長釋弘。娶周氏。次釋秉。娶龍氏。一女嫁庠士蕭重珠。

以至性人道至情語故樂至元歌哀至元泣婉轉慟到今讀者亦欲歌而欲泣也。猶記其祭文有云。以七十七歲老人哭弟。寧能多哭以七十七歲老人別弟。寧有久別。雖然不多之哭。為哭更慟。不久之別。為別尤悲。似此詞短意長。又何等慘切。附存於後。以見文人以少勝多者。門生龍科寶識。

紀陳方明降筆事

神怪之事。聖賢不言。然忠臣義士精氣游魂。死而不滅。不可以為幻。妻也。余友李季仙誠篤君子也。己亥二月十八日。忽有神降其家。自稱陳方明。運筆如飛。托季仙求余為傳。一日季仙緘一函至。錄其詞曰。余姓陳名暄字方明。唐德宗時秀才也。德宗困於朱泚。暄不勝憤。忿起兵於奉天城西。兵敗為賊所殺。值當時官民俱散。事鮮傳聞。千秋忠義。淹沒弗彰。深為痛恨。書罷復索楮為書曰。唐陳暄亡靈。頃有上書於賀子翼先生。足下陳暄家在秦地錦河之鄉。喬出陳朝天漢之派。年方弱冠。挾書劍以遨遊。時伍弦奸。拊胸膺而慟哭。禍既有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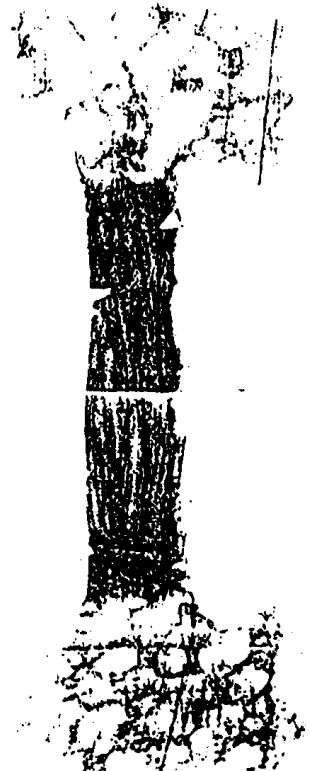
文集五卷

紀事

悲。豈無自。戎馬生於京闕。叛逆起在蕭牆。此壯士同仇。英雄飲血之秋也。暄雖乏回天之力。猶存揮戈之心。志在勤王。成敗原不及計。誓剪亂賊。剖斷固所自甘。尚無五千之兵。敢敵十萬之衆。既授虎口微軀。何異一毛。乃就鼎烹。正氣堪存。千古律以西平之解。圖功名雖異。方之司農之奮。筋節烈則同。暄所恨者。惟是大誓未及。手殲小名。不能自立耳。嗚呼。子香之目高懸。良有以也。田橫之神不變。豈妄語哉。幸逢文人高士。播譽於詞場。祈施隻字。單言闡發其幽。深是起朽骨而重肉。噓寒谷以再春也。結草可期。報瓊作好。右陳暄殘魂刺魄。無任翹企俟命之至。余讀而嘆曰。甚矣忠義之難也。唐之喪亂。至天寶

是中而君而極矣。建中之時，藩鎮屢叛，甚於祿山。乘輿屢遷，艱於處。蜀然天寶之亂，死難者衆，其最著者則若顏果卿、袁履謙、張巡、許遠、張興、盧奕、李愬、南霁雲、雷萬春等數十人，史不勝書。而終建中之朝，惟有司農段秀實將軍高重捷死朱泚之難，顏平原真卿死李希烈之難，劉迺死李懷光之難而已。竊慨忠義之風至建中而寢薄，豈知尚有英魂如陳方明哉！當朱泚之僭竊名號也，長安大臣如源林、華受國大恩，其為賊相甚且勸泚剪滅宗室，以絕人望。蓋燕地盡矣，而捐軀殉國出自諸生，使方明之言非幻，當時文武有官豈復有人心哉！且建中奇人幸有方明，而史氏顧失其傳，豈以其諸生故賤之耶？然則古今義烈非位不顯，華孤忠夜臺永慟，使方明之言非幻，當時為史官者豈復有人心哉？考天寶間汲郡布衣甄濟，托為風疾，力辭偽命，及克復後，天子擢濟為秘書郎，命朝官降賊者脫巾徒跣，列拜於下，以覲其心，其重名教而勵臣節者至矣。乃朱泚既滅，褒恤之恩不及方明，使方明之言非幻，當時執朝政而定公論者豈復有人心哉？雖然，方明抱恨已近千歲，而姓名始著於今日，余文為今人擯棄久矣，而方明獨以不朽託余，且方明自言職掌地界，而終不能忘情於太誓之末職，小名之不立，皆事之奇者，惟其奇所以傳，故書此以報李仙，俾焚於降筆之地，以勿負求文始願云爾。

萬古之不可磨滅者，惟此忠義二字。事雖幻而亦真人，即死而猶靈，乃至千百世下尚知乞言以傳姓字，抑又奇矣。以奇人而求奇文，以奇文而傳奇事，豈非三絕？後學蕭索越越。



紀西安留氏事

徽州西安縣人留夢炎宋末狀元及第歷官丞相宋亡降元復為元丞相是時元人議欲放還文文山夢炎以為不可曰天祥若歸號召江南將置我輩何地耶及光君任西安知縣有劉姓人投牒告其祖墓被侵而造庭鞠時仇家曰彼自姓留今稱姓劉者誰也先君怒詰之其人頓首哭曰公文丞相鄉人也某何敢姓留昔萬曆初吾族曾以祖墓事訴於太守張公張公諱堯封剛介負氣訊於留氏宗祠見堂上有畫像衣朱圍玉簪笏儼然問此為何人對曰先大祖曾為宋狀元丞相者張公叱曰得非老賊留夢炎乎此賊負宋欲殺吾文丞

文集五卷

四 紀事

相吾恨不得掘爾墳燔汝骨尚敢見吾乎手撒像鋪於宗子壁屏杖之五十宗子血肉淋漓張公怒猶未已自舉火燔其像遂遷怒斷先人墓蓋與仇家設公又如張公理及文丞相舊事先人遺骸且燔矣某何敢姓留語畢又哭先君笑曰汝祖夢炎罪也子孫何罪乃平情以息其事入署語貽孫曰狀元丞相本以庇蔭子孫也夢炎以降元殺文丞相一語遂令子孫不敢姓留觀科廩仕安足重哉醒世文章借事警悟堪為仕族官箴族孫元坎謹識

紀湖南女子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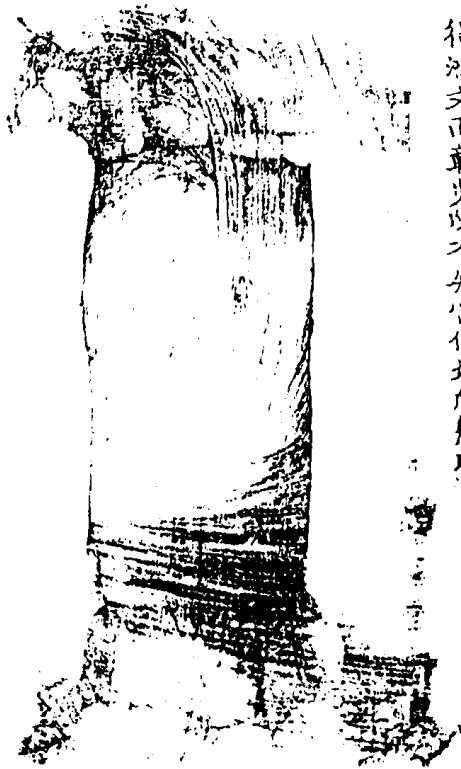
至順冬北兵再破湖南走李定國癸巳春初有女子被掠赴水而死其屍漂流而來抵洞庭數日不去漁翁見而收之至明年可十五六端麗如生上下衣縫相屬腕下繫一小布囊油紙數重裏一幅箋蠅頭小楷書絕命詩十首不言鄉里姓名及死日又有漢城等語俱不可解告者云前後幅俱濕壞故小序弗傳十首內存者止六有餘四首皆磨滅莫辨蓋出水時為漁翁手損故也然玩其語意似三湘人且既言征帆到雙姑則已掠之順流而去至大小姑山始投江而云河伯有心憐薄命遂流直達洞庭西今果漂流至此豈其鬱烈遂

文集五卷

五

能感水神耶可異也六詩其一云離湘一別苦吞聲今日含羞到漢城忽聽將軍搜索令教人尚敢惜餘生其二云征帆又說抵雙姑掩淚無言怯夜烏莽入江魚腹底去不留青塚在單于其三云生小伶仃盡閣時詩書曾拜女兄師波聲月色哀何極猶記挑燈讀楚詞其四云深鎖香閣十五春誰料穿裳赴水濱寄語雙親差不辱入江猶是女兒身其五云思親一望白雲迷身沒狂瀾數不齊河伯有心憐薄命逕流直達洞庭西其六云照影江干祇自悲永辭鸞鏡照蛾眉朱門空許諧秦晉死去相逢總不知忠孝節義山林蕞澤不知埋沒几幾如北女子幸得漁翁而傳又

得鴻文而彰其魄有知當何如欣慰耶 後學尹文相謹識



文集五卷

六

事

紀吉水曾少保事

吉水曾少保見堽先生詩同章清儉介持而衣服垢敝多虱為磨初
公為大冢宰加少保在朝房未及簪紱過發長班他往獨坐嚙虱有
浙人王甲新選縣典史狂喜過朝房不識少保急挽其髭曳出門
外數十武曰咄咄老儉知我喜否知徽州縣為金穴否我得縣
典史矣老儉速出賀我從我飲酒壓喜坐此嚙虱胡為也是日新授
徽州大守來謁少保謂之曰縣典史王甲語未畢而新差巡按
寧御史又來謁大守以屬官禮先避去少保又謂巡按曰縣典史
史五字甫脫口傳呼聖旨到少保急排香案迎旨竟忘前語王甲至
七
縣典而巡按與大守皆殊禮寵之委視鹽課而撥邑第一日巡按屏
人問甲曰汝識曾少保耶甲頷首謝不敢曰故人耶又謝不敢巡按
甚厚遇之既而大守召問亦然甲始知巡按與大守所聆聆者皆由
少保少保天上貴人未嘗望見顏色安得加恩及我懷誠未決及任
滿宦貲巨萬試性謝恩值少保休沐私第乃匍伏堂下頭首呼恩主
不輟少保出責其妄語甲伏地呼曰甲蒙巡按大守提獎皆由恩主
何敢妄語少保熟思良久方憶為朝房厚已者惡其無禮欲逐之未
竟其言而巡按與大守誤為囑託遂受此無妄之福耳同命甲起甲
起側目竊覘少保乃昔年朝房所曳出之嚙虱老翁也驚汗戰慄

潛遁去。嗟夫。以赫赫大業。不能與么麼典史爲難。人世恩怨。何必較哉。

篇中吞吐傳奇。至末一句。點醒舉人世恩仇相尋耿耿報復者。渙然水釋。後學尹治邦識。

文集五卷

八

事

紀峽江曾公事

峽江曾公。二雲諱櫻。壬子鄉試。與先居同出章公之門。兩人相得甚歡。丙辰。曾公登甲榜。寄家書與兄弟曰。倖得一第。此非我富貴之日也。當思所以無負朝廷。無負祖父者。吾兄弟當共爲省惕。窮通禍福。須臾更換。但將百里內貴人。屈指回顧。自能怵然知戒。今後言行。必當三思。以謹軍自處。以敬憚處事。此時市井小人。媚汝者必衆。小人媚我。非欲爲我用。乃欲以用我也。此中藏禍不小。慎之慎之。吾鄉人必不敢無故輕我。倘有事端。罪在於已。必不在人。家庭親戚。當以此意相示。更須戒飭奴僕。然彼皆視吾兄弟意。指吾兄弟能恬淡無

文集五卷

九

張皇得意之態。此輩自歛戢矣。老母供給。傳與奉養。媳婦曲順其意。并善侍二妹。及母舅。使老母無憂。此第一事也。勿作等閒看。又登第之日。憶先君勉爲君子之言。不覺潸然。區區一第。夫豈究竟事哉。我不勉爲君子。如吾親何。吾兄吾弟。不勉爲君子。又爲我何也。噫。讀此書。曾公一生人品。可見矣。錄之以媿今之科甲自滿者。及爲常州守九年。愛民如子。循良之政。昭代第一。時有肅內閣公子。送家眷入燕京。舟過昆陵。管家勢張甚。鞭驛官頭。破裂血被體。傷驛夫垂死者甚衆。驛官哭至府庭。公駭曰。何至於此。驛官曰。彼鉅驛夫時自呼曰。我宰相管家也。公曰。驛夫何不呼曰我天子百姓乎。立拘其官舫水。

手杖而囚之曰侯驛夫不死即釋汝也常州鄉官稱相國門生者七
 人合詞來請云水手乃相國舟中之人體面宜存公答書云諸手教
 至體面宜存不覺覺然今日天下不患體面之不存而患國法之不
 伸如以體面言之則郡守為天子養一郡百姓不過一郡之人為其
 人而已蕭相國為天子平章天下則天下之人皆相國之人此真相
 國體面也如謂舟中之人乃其人而常州之人非其人何其視相國
 大淺而視相國之體面亦大狹矣聞者誦服以為快論

魯公所論固有大臣風度先生傳之亦具臺閣規模

後學尹夢麟識

文集五卷

水田居士文集五卷

江西巡撫
 探進本

國朝賀貽孫撰貽孫有詩觸已著錄是集有文無詩
 所作皆跌宕自喜其與艾千子書云文章貴有妙
 悟而能悟者必於古人文集之外別有自得是雖
 鍼砭東鄉之言而貽孫所以自命者亦大畧可見
 特一氣揮寫過於雄快亦不免於太盡之患也

藕灣詩集二十卷文集九卷

續補存歿四詠一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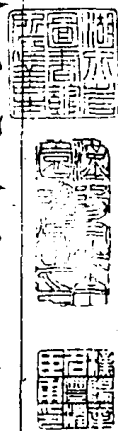
〔清〕張仁熙撰

湖北省圖書館藏清乾隆十六年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藕灣全集

二十九卷》提要

藕灣集序



今人無不詩文也成人小子事干
謁締交盟短箋長幅袖中厥維羔
雁矣然製五言者罕窺六甲擬或
論者未嫻家訓識者惡焉何則未
蔣序一

聞道也余讀芝在堂集異之芝在
堂集梅川劉千里所著書貽之自
張長人蓋余未與長人交也而長
人知余爲可言乃疏梅川之應祀
鄉賢者四人之名之行示余若吳

自守韓紳胡篤生若劉醇驥醇驥
卽千里也此四人者學有宗傳居
多隱德或經離亂淹沒無聞或鮮
後裔表彰無力余核實列之從祀
已而讀千里之集見其詩近風雅

蔣序二

文貫經史喟然嘆曰楚有文人若
是哉乃爲長人再索千里集並長
人所自著書將珎爲枕中秘長人
因以所著藕灣集貽余余旣讀千
里集又讀長人集而知詩文有道

夫道無他唯是持躬涉世不詭
於正焉爾今觀長人詩內自庭幃
外而儕偶經易陰歷患難凡所諷
咏有不出之溫厚和平者乎長人
文記序論說敷揚道蘊辨析疑義

蔣序三

以及贈答往還諸所議論有不本
之中正醇雅者乎善乎千里之序
長人曰詩人類少聞道長人蓋學
道而詩始工者也其謂專力道真
有見則蛻然更故矜者以平阨者

以寬粗疎者以細嫌疑者以忘長
人君子哉夫民俗日偷大道滋遠
有位之士固當凜持風節力砥頹
波尤望二三獨善君子甘貧樂道
黨里弟子朝夕究論相與發明天

蔣序四

人性命之旨折衷理亂得失之原
使民藝物則不泯人心因之出可
有爲處焉無咎庶於著述無忝否
則徒自侈曰吾文昌黎習詩少陵
餘不足數究其言艷麗浮夸無補

於道奚以爲矣余未嘗學詩卽文
亦治舉業耳然而詩始周召文始
典謨蓋嘗肄業及之自關雎迄殷
武自堯典迄秦誓美刺多端誥訓
匪一總之理情制行外無他道也

蔣序五

吾於藕灣詩文想見其志潔其行
芳鴻飛冥冥矚然不滓長人僅以
詩文鳴哉長人諸嗣君俱能文余
皆列前茅而長人未嘗以已之詩
文爲嗣君干余則長人之軼於能

詩文者多矣或曰千里與長人訛
賢曰劉之文張之詩入室矣張之
文劉之詩升堂乎以道論則二子
在聖門均德行選哉

康熙壬戌孟秋旣望年家第陽羨

蔣序六

蔣永修書於皖城舟次



序

余至蘄以文字交者從顧赤方
得劉千里張長人三子者相爰
舍長人詩刻成問序於余余謂
詩必先成家次成品如長人詩

楊序一

近于陶謝王孟儲韋者其成家
也幽微虛轉或朴或澹者其成
品也然成家成品必繇于專氣
守一魏晉六代以及三唐數十
百家自爲詩各不相襲故能皆

有千古家或繇于資之相近品
必繇于學之相深然法已備于
曩哲不能越軼是家必規放古
人而心靈無盡抽引彌長是品
正繇獨詣資與學又不得岐而

楊序二

二之長人每言公安救七子至
于仇竟陵救公安陷于弱時敝
雖深切勿相救夫前人偏至之
詩類非尋常所能皆有深心毅
力然後能至如不能醇王出于

偏霸霸亦豈易言哉王者務在
寬大其流至于弱霸者務在刺
覈其流至于削弱固元音之衰
削亦元氣之薄必自爲詩不必
軼前人之右自不囿前人之藩

楊序三

而自成其家自成其品矣長人
稱詩三十年幽微虛傳或樸或
澹此品之繇自致者也卽曰陶
謝王孟儲韋亦人見其近似者
耳則專氣守一獨有千古將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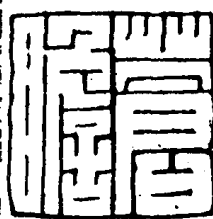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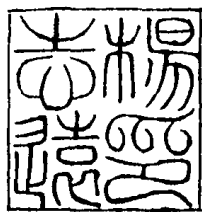
此與以此自信并以此質之千里赤方共信可也

皆

順治十七年八月朔二日南徐

楊志遠書于斬陽公署

楊序四



蘇灣詩文合鈔序

梅川距鄞郡壤相錯僅咫尺耳以兩地諸名賢聲氣之應固易通梅川風多世閭高門惟清河沛國為最其不暇遠溯在先躬隆萬逮磐禎間英情踵相接為清河上有長人沛國公虛序一

有子里年則比肩隨咸克遵守先世遺往挾遠大志居恒互以相敦勵云先是長人主王太父王臺公以醇儒淵抱見推雪巔多嗣其業登天啓甲子賢書名噪一時海內知名士歸不顧得從游者以是輕航遠泛時以

末吳琴間倡和相酬殆無虛日。是生
長人以韶童為玉菴公所篤愛。恒追
隨膝下。玉菴公弗克已。用於時。屈就
蜀平武令。多善政。凡宦蹟所必携
孫以行。雖長人時已補邑諸生。著盛
名。其依王父母追隨。不忍遠離。

盧序二

所以含飴摩撫時也。禎朝末季。流氛
猖熾。梅川被毒尤甚。庚辰辛巳間。王
菴公已宦成歸里。率其家人徙避新
郡。而湖之溪下居與_終室為密。遂先
教前。既以從雪巔公游。其尊教玉菴
公亦猶父兩姓長老。率其子弟相往

本朝

還情好之篤。有為一家。然時_終以丙
子偉得售。視長人如昆季。行歡相得
無間也。嗣後流氣稍靜。長人始奉天
父母歸梅川先生之敝廬。年俱九齡。
考終正命。慈孫孝思用是罔虧矣。

盧序三

忽逢一紀。其於疇昔故人音問。迢阻
徇所謂相距咫尺地者。殆邈若天際矣。
邠甲辰間_終駐節虞。繫時刻千里方
負笈篋策。蹇游上都。枉道過虞。見訪
_終既獲見。如人帷相接。如昔且亟
以長人近履為訊。千里曰。長人真居

年多恙其神清以穆其氣靜以專向
天共遵古學今雖落之不合於時宿
所敦勵未嘗或衰也林泉餘暇間吐
露為詞手然非本源經術表著事功
者則不言非所感發性情主持風教
少則不言不知多但視為文與詩其

盧序四

知少乃信其為深於道者也長人雖
窮居一時名公鉅卿慕其風咸思致
之幕下徵書和印叢中多如委波上
馬長人固堅卧不起咄之作睜目
視曰士固有志何強相逼耶自是
著述益富既積有年疊成編映梓

行矣千里所稱述天畧如步維聞而
嘉歎益高其風擬亟國一政候竟以
枳荆率累所願竟垂逮已未冬放廢
歸里先業蕩然僅存環堵斯交益益
歲時子王久居古人地下適長人雖
尚多恙然維且以餘累糾糾經年

盧序五

卧病其於知人亦鮮竟敢向維謂於
距咫尺步邈多天際之猶如前笑矣
冬維方以負病潦倒牀榻間長人時
年已七十有四携賢嗣叩余廬覓晤
終維聞之既驚且喜莫之將近竟造就
榻前深望留潭風渴兼出其近刻藁

灣訪文合鈔以題詞見屬方絃烜赫
時長人自高尚金玉爾音託於茲落
漠中惠然見過以隆古高風洵空谷
足音矣題詞之委雖衰朽無文自愧
抑曷庸辭兼知即日方冒寒遠赴方
伯王公之聘急向步屬微不赴今茲

盧序六

捧檄即行殆疑其前後殊轍特以王
公奉旨修全楚通志必欲得知博考
長人其數輩方克任斯及披覽文鈔
中前修湖北藝文志叙委悉周詳
無微弗彰至幽弗闡今將合湖南
人物藝文等成全志如憚茲一行

則以此檄緣遂成曠典異時史氏編
年注以徵實多而始知長人乃真愛
惜人才留心世務者深於學道以見
一端能無敬服向時千里吳門所稱
述悉見鈔刺中如斯友好乃可謂真
知己矣因之省志乃國史權輿也

盧序七

竊忽吾楚自古建方文明肇於重
黎主嶽陽熊稱師所生其地也咸
歸以文孝自命凡有著述近則自適
興會外亦懷暢同人之所謂可坐而言
亦可作而行非僅形自成一系為名
山以藏也矧長人自陞大父宦遊已

留心當世之務凡目之所觸耳之所
聞人物否臧山川名勝悉皆羅置胸
中殆與史遷氏上陟崆峒登禹穴南
適江淮步罔孫觚潤色鼓吹休明非
無其具矣茲日之行豈烏容已哉或
讀其詩又謂某篇班范某篇韓歐某

盧序八

首陶謝某首李杜孟常此特凡夫肉
眼皮貌相人謬謂今凡為詩又步隨
時轉移祇取矯偏救弊沿玉末流寢
寢日下不可救挽交口騰謗遂恣咎
濫觴斯尚不後所謂真詩又又烏可
與言學道哉茲緣存長人之集深切

言之以明古今學有正宗未可漫譚
而膚測也

康熙二十二年笑夷仲為新郡年春
同學弟盧紱頓首抒悃

盧序九

張先生集序

張長人先生曩分脩楚志江漢書院志成而中丞藩
臬諸大夫設供張祖道黃鶴樓上放舟歸歸而著書
藕陂灣杜門不出且十年矣壬戌余會試京師則比
部郎商丘宋公詹事黃岡王公相見輒勞問張先生
起居詹事故先生縞紵交而比部者嘗通守黃州禮
聘先生而館之雪堂者也乃先生杜門藕陂一切寒
暄書問久不至其簡貴如此陽羨蔣公視楚學政雅
金序一

知先生名而先生杜門自若蔣公試事竣需次武昌
采錄先大夫從祀鄉賢檄下矣先生乃具陳王父玉
臺公令平武治行上之報可則又疏邑之隱而有學
行宜從祀者凡四人而千里劉先生與焉蔣公則大
喜余求髮讀制舉文字里中蓋有長風山社云當是
時士方務經史寔學操觚修西京之業楚風之雄聞
天下而濟則千里長人聲籍甚然竟不售於有司而
後先以明經貢春官也迄於今兩先生著書等身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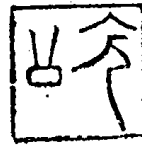
其已刻者題爲芝在堂集張先生爲藕陂集皆百一
耳張先生之顯考雪菴孝廉公與先大夫友嘗當公
車時先大夫嘗貸十計金於孝廉公所其後孝廉公
卒雖從行僮僕弗與聞也先大夫爲人言孝廉公長
者多此類孝廉公蚤舉而張先生績學砥行爲人
蓋海內推祭酒焉余之冠南宮也張先生喜而作歌
踰年遺書京師且曰不佞今春秋七十有四矣生平
撰輯不腆之辭綴次總若干卷陽羨公既有五言雜
金序二

余家江夏廣文師石亦且序之足下世交也何無忘
乎余讀已而遼巡者久之已而念張先生布衣蓬蒿
垂老手一卷不少休其亦司馬子長之所謂窺愁者
矣然讀其所爲詩若文往往渟涵迤邐陶然春風
慈之氣而字裏行間不見有半騷佻態焉者何以故
則先生之得於道者深也夫張自玉臺高曾而下歷
積十數世矣今先生子若孫彬彬質有其文也藕陂
之居其有擗扶搖羊角而雲霓軒翥者乎乃若

詔修天下一統志則張先生江漢書院之勤旦旦且
上之蘭臺虎觀間也嗟乎士患不能著書耳窮與達
又何論焉

皇清康熙癸亥夏五月年家世眷同學弟金德嘉會

公頓首拜撰



金序三

藕灣詩集序

同邑劉醇驥撰

詩人類少聞道學道之無賴於詩也固也乃亦有學
道而詩始工者余與長人言詩久矣初方治制舉世
乘軒纓珮在御蓄古書籍多旁研泛茹典故鑿梓冀
有爲榮施詩第俛及之其後抑不得志者孰矣無所
復岐羨與人倡道余凝輟首受範焉長人以次進雁
行如意之側獨蒸而天漸見當是時長人爲詩乃始
藕灣詩集 劉序一

益工也余與長人衡古撫物必性情品行爲格而才
華輔之然亦有合不合者鍾磬推建安詩盛備及永
嘉尚玄理而孫許諸公似道德論建安風力盡焉夫
淵明榮木自稱總角聞道白首無成其詩固近道矣
右丞清齋好道詩最優韋蘇州詩深靜其人時得蒲
蘗隣姬時高潔寡欲焚香掃地而坐也浩然學不爲
儒務長蕭灑而詩清發獨行超詣冥然遠焉若是乎
詩與道之似合未合古然也而長人特全力克使合

之蓋長人滯挂隱忍身閱世故而防如墨摺丘矣
力道真有見則蛻然更易其故焉矜者以予既者以
寬粗疎者以細嫌疑者以忘故疇昔感慨幽憂變而
高山窮深林石卧泉汲撫孤琴以望佳入節餐松
霞陶延暇目其觸景興合成篇者颯然於外揮金埒
之緒邁義象之表也夫然詩不鉢意士而立惡逃之
夫然不以道詩而詩無非道也口末詩較於偏小近
者思所矯之以進於古而過崇響絕余以認長人長

藕灣詩集

劉序二

人曰內之無本而從此爲未久陳陳錦紈膩粉鼓繁
絃醉飽屠沽中黠迹不得斥去耳吾則安能吾有自
命因物賦懷心融境適使讀者察夷才華而性情以
正昂行以立也余深歎服調其高風如孫許詩志陶
至盡韋平更念古人而道與詩饒美軌跡餘實難概
焉夫有長人即學道工詩可矣一以爲古人所未造
一以爲古人所獨得夫入獨得自待之美妙非傳記是
非所得也或曰長人前則工矣學何道曰且觀詩

原缺

序

邵陽胡效順譔

余不佞茲得交長人三世云曩長人王父玉臺先生
教諭城步城步故余隣邑先生過郡時余得執經操
几杖矣尊公雪巖先生年少登第以省覲入余郡是
時青海林公方守郡與先生杯酒論文極一時豪舉
先生又往往過五臺庵訪韻愚大師余皆得以通家
子從出入其後玉臺先生令蜀去雪巖先生亦早世

藕灣詩集

胡序一

蓋二十年許而余始得司訓梅川拜兩先生之廬交
長人焉長人幼穎異人稱奇童子弱冠卽發篋盡讀
先人書下帷不記年漢陽李愚公先生梓其文玄晏
以傳于世而丘毛伯凌駿甫諸公亦先後各有哀錄
至一時名流若楊維斗子常顧麟士吳次尾易騰侯
梅惠連輩郵寄柝讎無虛日海內殆無不嘖嘖長人
者既長人久不第乃益畢力爲詩歌古文詞杜門不
出十餘年詩自三百篇逮漢魏盛唐靡不挾其神理

與其精華寵愛司空表聖玄英公緒所棲逸而不欲
使其調干亂筆墨中盡長人詩必傳無疑者當世盡
能道之不必余贅也余獨念長人十餘年來擇地而
蹈品行足千秋世即盡知長人詩能盡處長人肺腑
間在不朽盛事乎適余與王子五宜輩論定梅川志
且成王子曰甚矣先生知長人矣而未盡也長人之
族代有達人其先在宋有晏殊公者官禮部尚書大
師炳如又大九公者不受僞漢聘即先生稱知長人

藕灣詩集

胡序上

當又不第在玉臺雪巔兩先生矣子舉然而思俯然
而嘆詩不云乎繩其祖武昭茲來許長人有焉長人
所著文多不克遽梓梓其詩樂府二卷五言古三卷
七言古一卷五七言律三卷排律絕句一卷共十卷
名曰藕灣詩集藕灣者何長人所居地也

藕灣文鈔序

同罷顧景星撰

順治十七年丹陽楊公志遠持節駐劄刺張長人詩
而序之余與繻子驥驥復序之游內帛爾張子詩又
十餘年而張子藕灣文鈔刻成余宜序夫張子始從
歸安茅氏入者也從茅氏入者從茅氏所奉八大家
而八大家之號實始茅氏故曰從茅氏入也茅氏之
文自謂得歐陽永叔之逸氣近日之奉之倡於豫章
艾陳定於虞山錢容削柝後雋日耶八家段落章句

顧序一

回筆敲摩病殆甚焉張子始因茅氏卒能披破樊籬
其見於論著可采而觀也張子靜不鹽利故情無諛
夸學有本原故格無睥馳驥驥乎進於李習之鋤夢
得交無襍客游狀通都一上公車數日即返老屋童
山褐袍蔬食兒孫解文下見數世與繻千里皆狷而
介介或近驕狷或近媚張子免於斯二者焉至於磬
黔結轡鉏鋤詰曲以爲振奇又張子所不道也歸子
謂張子急取歸安震川諸書高閣十年今張子已能

披樊櫓而偶作者于媿瞠乎後矣而又何所置喙哉

顧序二

序

同施顏景星撰

余弱冠與劉子千里爲兄弟交知張子長人千里長人皆梅川人梅川漢斯春地唐武德初置永寧縣天寶改廣濟自武德及今千餘年不聞文士嘉瑞中有寇山人學海以詩名從王元美吳明卿遂高格大匠相類傳矣未可久也又王參議大謨張太守步雲劉秀才養微揚舉人大齋四子者余聞之千里王參議編海詩集

顧序一

詩嘗一見之三子未之見已行矣未可傳也夫行而不傳傳而不久雖曰有幸不幸然未有真工而不傳傳而不久者士亦求其傳之可久而已傳之可久奈何得於天而感於人得於天者自然也感於人亦自然也至於自然則奇正仙鬼輕俗衆惡皆如其天而止何源派之分而矯枉之隱在歟夫源之說始六朝而派之說始宋源者各有宗尚不相是非唐之詩人猶如是焉耳派者矯枉過當至於相爭明之魏季旻

始極焉以余觀之宋之歐梅蘇黃范陸明之大梁歷下公安竟陵何嘗不各如其天是故皆可傳傳皆可久而從違互競駁謫風生違之者回首明鏡之前從之者失步邯鄲之後嗟乎是皆自亡其天而欲感於人烏可得耶卽如永寧立邑千餘季其間搃翰豈可勝數而或行而不傳傳而不久豈非不得之天之故歟歲丙申始盡讀長人詩源出陶阮比諸儲韋其言曰時弊雖深慎勿相救公安救歷下至於能竟陵救

藕灣詩集

顧序二

公安陷於羣美哉長人可與言自然矣自然之詩隨遇肖志無有方軌語出獨創不知奇體備諸家不病維余每以自詣近於長人遇之若長人與千里各盡其量如此豈非永寧千餘季來行而可傳傳而可久者邪

藕灣集序

慈谿劉甲謨

數十年來有志之士棄去場屋之業者無不習爲古文詩歌然以余所歷四方觀之皆形飾字句又必有一方之先輩廩語奉爲鴻寶求其煌煌翹翹出乎其類者幾希矣夫讀書當從六經而後史漢而後韓歐諸大家浸灌之久由是而發爲詩文始爲正路舍是則旁蹊曲徑矣有明之得其路者潛溪正學以下毘陵晉江玉峯指不數數屈文雖小伎必由道而後至

劉序一

使毘陵非聞陽明之學晉江非聞虛齋之學玉峯非聞莊渠之學則亦莫之能工也滄海橫流劫灰蕩掃俗學波靡先民不作可嘆也乃今於楚黃得一張長人先生其於諸家之學沈研鑽極深知六經之指歸發爲詩文蒐羅抒抽馳思旁訊選義考詞各有來自余始會諸貌叟之藥室見其貌頎然舉止嫺雅語不妄發李遐叔云有德之文信無德之文詐讀其集而觀其人有德者也家居藕灣濠泗阡陌柴門松嶺詠

茅覆宇丹雘罕加類嚴穴之結構胥江邨之物色却
 謝朝簪息機雲整於以修竹素之業其志意益遠其
 爲詩文益工用以保合太和廻幹劫運天將以千秋
 奉先生此余讀藕灣集爲之歡忭雀躍氣滿大宅者
 也

卯序二

清詩初集目錄

嘉清張仁熙長人著

男佳 昂 佳品

孫錫 晨 疑 環金

會孫 淳 儒 嘉 專 治 忠 誠

玄孫 材 駒 瑞 團 璉 聖 輪

玄玄孫 燦 世 華 陽 全 編

目錄一

卷一

四言 四首

樂府 二十九首

卷二

樂府 四十八首

卷三

五言古 五十九首

卷四

五言古	七十六首
卷五	
五言古	三十五首
序一篇	
記二篇	
卷六	
七言古	二十首
卷七	
目錄二	
五言律	九十首
卷八	
五言律	八十四首
卷九	
七言律	五十九首
小序一篇	
卷十	
五言排律	十九首

五言絕	十九首
六言絕	二首
七言絕	十七首
藕灣詩二集目錄	
卷一	
五言古	七十三首
卷二	
七言古	三十二首
目錄三	
卷三	
樂府	三十一首
卷四	
樂府	三十六首
說一篇	
卷五	
五言律	二百十一首
卷六	

七言律 九十五首

卷七

五言排律 八首

卷八

五言絕 二十二首

卷九

六言絕 十六首

卷十

目錄四

七言絕 八十首

鵝灣文鈔目錄

卷一

賦 二篇

卷二

序 十篇

引 一篇

卷三

書 十篇

書事 一篇

書後 四篇

卷四

論 七篇

卷五

記 十三篇

卷六

目錄五

傳 四篇

卷七

墓誌 一篇

卷八

雜文 二篇

卷九

雜說 十篇

存 四詠

七言律 三十二首

近編 二十二首

訓兒四編全集 待刊

雨湖莊論

周易淺說

西湖論易

楚名臣紀畧

墨品茶品 待梓

目錄六

太祖藕灣詩文集一刻於順治庚子年再刻於康熙戊辰年久已公諸海內但年遠日永非獨字跡模糊亦且板朽殘缺乾隆辛未冬孫等因議重刊兼補目錄其有未刻存歿四詠藕灣近編諸詩亦并續梓于後

曾孫萬里等謹識

藕灣詩集卷之一

廣濟張仁熙長人著

邵陽胡荻順抒白校

劉醇驥千里

同和 顧景星赤方 閱

男張佳易無逸輯

佳昌弘謏

四言

至德

藕灣詩集

卷一

四言

至德備矣萬物畢出誰其鼓之東皇是澤太一維神紫宮維尊惠而不費載色載形吐景含照時麗日暉幽崑抱秀以翼羣黎我瘠瘵之衆類咸熙配天之樂庶無怠而

鷄鳴

夜深鷄鳴

顧云鳴讀

日出扶桑百爾懷思攬衣及裝

日居月諸曷惜其原無敢怠康以厲歲年負影特立人莫我知我思古人我從我違道無常家隨

流靡汗氣狹者塞物通者華
榮襟淨滌耿慮悠舍
極下輶迹庄周寓言蕩漾無
方以應真詮劉云穆然深遠

顧云過漢魏

命子

先師有訓愛不忘勞
傲漫好遊古聖用戒我
爾志斯先民是追勉爾
勤斯旦夕靡頽爾志不
回

藕灣詩集

卷一

二

四言

我心忘饑爾勤不頽
如我步趨伯勞踏枝以
鞭子鳴匪惡其音意則
彌敦我作斯言以告爾
羣我日斯邁而月斯征

顧云在抑戒鳴鴉之間

麟般

家伯孟常先生率多人
作忘機社命仁咏之
麟之般般振振其祥有
君子彛集于此邦以燕
以喜有翼其堂出其堂
斯維郊徂許淑景載芳
純臚用

既及爾牛羊臻茲塲圃
瞻彼塲圃其下維蔬春
既降負蓑而鋤亦有冀
婦以樂旨休維此旨休
其樂如何觴酒再陳帶
索行歌晡晡逸老懷我
實多企昔先民竹溪之
麓香山繩武耆英踵率
今我同盟胡爲碌碌彌
性養年無聲無臭

顧云法宗三百休裁晉宋

樂府

東門行

藕灣詩集

卷一

三

四言樂府

步出門望四海心勞勞
足何憊解一南山有白
石自顧何巖巖下視水
北流富貴何崑崙南山
有白石自顧何巖巖下
視水北流富貴安在哉
解二戚戚欲何之無心
無競爭托我侶被服女
蘿食水之食解三上有
滄良之天下有蠕蠕之
地中顧黃口小兒解四
念彼莊周彼賢接輿絕
聖弃知醜此棲棲解五
人亦有言阮生可師沈
憂埋照壯哉何愚解六
高轍遠日暮馳驅咄咄
羣雀食鼠無餘解七

顧云真通古調

善哉行

上山採薇○惟山崔嵬○風何習習○雨何淒淒○虎豹踞前○猿猴後啼○我心傷悲○我行不迷○中原有鹿○載仕載馳○虞網之設○猶之特之○瞻彼庶斯○日月駢駢○酌我園酒○植我園蔬○冲焉保微○先民是求○

又

有美一人○降于他方○我冠切雲○長劍負驤○春蘭秋菊○穠英都梁○玉顏顧盼○巧笑無鄉○羣公媚之以臭○以芳○

蕩舟詩集

卷一

四

樂府

感○心○寓○目○萬○古○難○忘○蔚○彼○河○洲○文○禽○獨○宿○莫○射○禽○影○
中○心○鹿○鹿○嗟○我○懷○思○如○何○式○穀○

顧云自然追
不可及

西門行

壯○盛○行○多○悔○老○大○尚○衰○頽○今○日○不○樂○乃○與○徘徊○
乃○與○二○字○似○夫○為○樂○為○樂○不○及○時○辟○如○懸○未○負○耒○耜○拱○
手○溫○陽○逝○西○日○馳○解○二○男○兒○今○日○樂○安○知○他○日○嗟○黃○金○
為○子○孫○何○如○桃○李○花○解○三○努○力○各○歲○暮○謹○身○奉○所○私○憤○

評○安○足○加○魚○蝦○對○泣○禍○首○藝○麻○仰○天○射○鳥○能○令○我○達○
士○解○
顧云醒痛

孤兒行

清○離○生○水○中○不○受○羣○風○欺○
蕩○漾○隨○風○移○孤○兒○無○父○母○日○夕○何○好○為○孤○兒○生○當○八○
九○歲○時○情○性○拂○拂○當○人○啼○兄○嫂○命○孤○兒○讀○書○二○月○讀○
書○五○月○養○鵝○鵝○來○啼○孤○兒○身○上○衣○上○下○無○袴○襦○進○不○

蕩舟詩集

卷一

五

樂府

入○門○頓○足○門○外○啼○孤○兒○無○父○母○我○生○何○好○為○有○芳○
蓋○好○無○母○鞭○笞○亂○曰○汝○不○入○門○長○大○為○鄉○里○讀○
少○兒○父○母○黃○泉○當○知○之○憾○不○地○下○寄○孤○兒○尺○寸○鑑○

劉云古詞專責兄嫂此兼責孤兒
草擬太切然由脫之妙絕不相襲

獨漉

獨○漉○獨○漉○登○崑○求○粟○無○粟○猶○可○虎○豹○怖○我○太○道○難○名○
隱○垢○匿○形○至○勇○若○怯○太○朴○無○聞○鹿○鳴○在○野○誰○知○佳○士○
良○玉○在○璞○誰○知○真○詭○
顧云魏皇皇竹帛以應雲雷後

兔烹前良弓後摧癡馬長鳴拔劍欲路未若達人正
容斯悟岩岩高岡嘒嘒羣英引聲顧笑以覺斯民

顧云似狂
似狷

白頭吟

宛如水中蘂秀如淩空鶴本非顏色殊如何生今昨
昨日堂前燕今日枯柳枝燕去當復巢柳折當再垂
惻惻復惻惻繫君腕中結斗酒善性情男兒喜決絕
決絕使人好歲月使人老案栢在殊山一心常惻惻

藕灣詩集

卷一

六

樂府

有鳥

丹山有鳥名為鳳凰經時歷歲不棲高岡人不識鳳
謂鳳何傷乃與凡鳥降于淪桑鳳兮不鳴韶護何音
鳳兮不飛凡鳥增悲嗟彼鳳鳥去于殊域德音不忘
是用太息龍潛汗泥螻螳制之誰知龍心隱鱗保機

顧云英雄語亦
道人語

枯魚過河泣

枯魚過河泣致書長太息再拜謝枯魚慎莫動我蛟

龍窟滄海之大猶為桑田雲雷雖怒吼倏忽為便娟
何得作使風雨上青天大人憂世治利劍不可刊志
士心獨苦達人慮多端顧云似我獨何自照于中路
今日歡相歡寧作低飛之燕雀不為別路之香蘭

顧云詞自
然古

代緩聲歌

冬青之樹必有夏枯之莖四時無專制物理不徧安
盜跖餘梁肉尼父困慕桓我之憂矣心悲嘆避寒之

藕灣詩集

卷一

七

樂府

燕必有迎霜之鴻出處終何定炎涼不可窮四皓原
芝隱良平正狗雄我之憂矣心忡忡

劉云真不
愧古人

宛轉歌

蘭州夜靜香雲卷琴心抱月芙蓉剪別鶴離鸞怨不
休中有一人歌宛轉歌宛轉淒以清金釵遥寄空篴
裏繡被牙籠空復情君不見鳳凰一曲風輕嫋漢宮
萬戶生秋艸

悲歌

擁書可以當百城。獨樂可當南面君。夜衣錦繡鬱何盤。跼乘燭譟視中心不平。夜長常思曉苦雨。常思晴熱石投井水終當作雷聲。

登高而望遠

登高兮望遠。極濶兮偃蹇。天地兮分離。日月兮中間。顧云與念天地之悠悠。何優何劣。居卑兮不得意。獨升天兮良難念。仙人兮迫促心。昆樂兮安眠。

藕灣詩集

卷一

八

樂府

野田黃雀行

老人好威觸。見此黃雀飛。黃雀雖細小。野田嘗苦饒。藜藿古所慎。一飽世所欺。不及市朝間。食飲能啜啜。

顧云觸處無端。愈簡愈老。

君子行

君子晝如何。白日無婆娑。君子夜如何。矯首初陽阿。春林疑落葉。陸地慎風波。一聞人禍亂。自責何其多。

顧云此等入東野矣。

行路難

劉云諸作首首有意詞格亦稱。顧云鮑照齊驅。

上江乘惡水下江。起安流風波各有適。安用人生仇與歸。丈夫重意氣。端士理箕裘。勞人事車馬。農家候春秋。英雄割據無處所。大名寥落歸山丘。君不見蒿里歌。薤露吟。北邙春艸古人墳。苦心分別何逡巡。已幸死者無嘆息。但聞生者徒紛紛。

又

藕灣詩集

卷一

九

樂府

行路難。多荆棘。人生任事貴快意。安能白日長憂戚。壯士舉杯不勝秋。劉云三。東家風雨西家日。顧云二。虎豹不在山。乃在房。與閨。蛟龍不在川。或在枕。與席。一簣兩舌當天戟。往問天翁翁。不惜身長袂。短徒爾歌。僕痛馬疲。嘆復息。陳平冠玉宜盜嫂。張儀未相應。懷璧行路難。多荆棘。

又

進君金樽玉爵之美酒。弄君珠徽素翼之瑤琴。蛾眉

曼睂侍君翠管輕簫聲淺深一曲未終淚潄潄十
步一回首九步一回尋願起紅顏藉歡愛願及素
披肝心男兒少壯不努力老大感慨徒分明

顧云末二句
有道語

又

君不見東園桃李花墜者切切聞者萃花言我開何
嘗不如爾先君後君搖落使我不敢長咨嗟長安女
兒麗顏色長安車馬行且息得意君門相背誇清歌

藕灣詩集

卷一

十

樂府

妙舞賈回感誰家丈夫悲復悲自言少壯乘青驪女
兒貴錢不貴識不念方來憎往日顧云有長材失路
空自多富不及時何嗟及行路難君應知炎涼的歷
天所期妾非王公及君子風塵物色寧我爲

又

君不見月走日步不相及君不見漢短江長相協翕
日步不及鮮虧盈江負漢去無濁清男兒結交不貴
臧才修意短輕薄郎長股善走無吉康東海聰明水

之王誰將皓鬼歸滄野瘤癭禿疥相隨行

顧云用易林處
甚別

又

武陵桃花笑暴秦鷄犬桑麻淨無塵爲嫌漁人白太
守雲林春風迷去津誰家太守晉衣冠擬向仙源市
釣竿商山之叟眉亭亭卑詞厚幣老漢庭客星幾相
留侯老高光彫落如晨星何況芥溫及懿操當年擊
柝稱大盜踈顛塵客苦空談竹林頓挫酒杯倒鳴乎

藕灣詩集

卷一

十

樂府

人生治亂不可極白骨幾番收復棄顧云有道千金
百戰紀勤勞黃髮垂髫自得意仲尼刪述多從遠桃
花得意無是非翻憐辟地何不早猶聞兼并咸陽道
顧云側入俊出
煞好思路

又

玉門老水去爲河太山老沙化爲石河流需需可波
濤沙平刻畫堪今管人生任事慎堅牢柔舌佞齒不
可察豈能千心復百口裂身使意徒勞勞水石雖無

心勝人酌復斟銀瓶斷續誰淺深朝夢東山暮北海
爾自詮註非知音君不見黃鸝歲歲啼春曉喚起春
愁思嫋嫋

又

城上有鳥名破家飛背朝煙啄暮華易去人悲空嘆
息城中一夜生荆棘曉推白骨與鬼賓暮曳秋風帶
慘憺東園狐兔不識主西家瓦礫不知隣男兒占募
女牽犢砧聲哭聲江上宿少年未見羽林郎空唱前

藕灣詩集

卷一

十一

樂府

人從軍曲

劉云鳴勝入
古甚佳

又

酌酒以自寬蕭悲鬱惻且勿嘆皇天分曹顧云二行
憂樂不似秋霜與北寒商山自註彙字衣冠天子
閉嬖馬白登七日圍謀臣色如夜貧賤爭言富貴安
富貴富貴淚淋漓青妓滿前借子哺白髮休官如傳
酸平分四海皆人色安能信意抱餘酣江河趨故天

起新風雲暮隔曉星辰劉云淵明稱心既云達胡
恥富獨收貧勸君酒勿辭煩福可與婚禍可隣周昌
演易拘姜里十翼尼父困蔡陳趨吉避凶君自爽折
艸林龜空不仁

顧云聲調俱
從鮑

又

拔劍擊地愁不徹擲劍長歌心惻惻皇天治亂胡其
多白日陰風地慘裂咬蛇慕慕水上遊美人一去天

藕灣詩集

卷一

十一

樂府

地愁薤露蒿歌徧京邑我欲往問非我力中夜起坐
蛟龍哀栢梁銅雀安在哉

顧云此似陸空同
七歌矣

又

荆山之璞何煨燼卞生一見中悲狂發璞視之果佳
玉意氣傾倒兩不忘欲足不敢相嗟怨一朝璞貴連
天翔既入趙王案更殿復上秦皇翡翠牀秦皇得意
相驚喟珠殼美人稱萬歲最後李相追琢深千秋寶

印胭脂醉顧云句似吁嗟下生何處寄荒烟一別眼
迷離人生相知亦如此向來膠漆今雲泥顧云如燕
臺市駿骨伯樂雙淚垂君不見荆山枳棘與天齊道
傍棄璞空累累

又

妾本倡家女。東西南北無因依。突值狹斜顧。玳袍鉤
帶相參差。斗帳紅羅金鑄垂。掩扇欲歌還自疑。啞啞
城上饑鳥啼。烏飛客盡東方睇。朔風三十作房老。班

詩集

卷一

古

樂府

姬明月無光輝

顧云排結
甚老

又

雨雪霏霏雀勞利。長嘴苦飽短嘴饒。人生四十貧而
老。閉戶狂歌欲何爲。似鮑云側聞上士好經營。華顏玉
澤事明君。又聞中士善筆墨。金翹翠藻如流螢。綠艾
青絲芙蓉面。甜塩細酒珊瑚唇。提携直入明光殿。等
閒不見青山雲。我生富貴不有命。何得日月生虧盈。

寄語棲棲貧賤子。華亭上蔡徒紛紜。

又

呵壁問青天。山川日月何時定。濁河汨汨閉長蛇。大
海波濤任身命。我嘗置身三星間。古漆淋漓歌路難。
二十年來髮種種。牛奮其角箕便便。還君翡翠木蘭
船。中流不濟憑安瀾。晉日大賢尚如此。何況我輩不
長嘆。

劉云長八年少多感而安貧
樂道已元一班

詩集

卷一

十五

樂府

藕灣詩集卷之二

廣濟張仁熙長人著

邵陽胡效順抒白校

劉醇驥千里

同郡顧景星赤方

男張佳晟晉宣輯

環金持正

樂府

雉朝飛

藕灣詩集

卷二

一

樂府

雉朝飛曉啄山艸暮能肥。破徑殘園舒光輝。毛羽自
憎憐者稀。道逢少年美鬚髭。穗帶象馳雙韃垂。意氣
似可幽并兒。煙飛霧散蒼雲齊。日光下視光離披。離
披五色爲君好。耿介貞藏媚宿藻。鵬鵬猶飛鴈門霜。
徒兒不踏長安艸。

丁吏之役齊安成子者。知于太守而擯焉。成子
徘徊滸水之上。作歌歌曰。滸之水何鱗鱗。歌
畢自投于河而死。明日有呼而過市者。曰屍

爾文飲長鯨以德于九京。子聞悲之援古麗

玉佐筵簞引顧云此千戈戈然序足傳

公無渡河。河流濁波水。嘯汨兮石。巉嵯蛟龍九首其
族。龜鼈噬爾肉。啣爾骨。爲爾訴于九閭。虎豹伏而淩
安河上之。子被玉羅。顧云白首披髮兮。爾叱爾嗟。爾
與人兮。孰少孰多。湯湯楓江兮。上有匡廬之山。南望
沅湘。响嘯嗟。嗟。爾行其上。嘯且歌。公渡河兮。柰公河

顧云義調詞旨俱佳

藕灣詩集

卷二

二

樂府

古意

管甯卓文君。能聽高士琴。三載臨邛客。頗習壁間心。
亭亭車馬麗。噴噴坐中音。隔舍雙鳳凰。相告亦何深。
甯如歸樓鳥。幾飛向北林。縞衣事意氣。猶在白頭吟。
顧云語意極倩

出自北門行

北望漁陽道。行歌氣慘冤。管有烏孫氏。列騎射中原。
英皇按劍怒。韎韐誓嘗門。細柳黃旗赫。龍庭紫蓋尊。

大將懸金虎。孤兒佩畫弓。烽火遼陽戍。牛羊薊北屯。
一朝沙磧起。十季雙角喧。塞鳥秦雲斷。霜狐漢月渾。
園陵無白日。寢殿有黃昏。蒼天心凜冽。萬室淚潺湲。
惆悵邊關事。何人負國恩。

顧云前六朝後徵
近中府

從軍行

從軍佐卿無農矣。時崇禎十五年。

列幕屯秋渚。愁雲晝夜生。中有荷父兒。組練明江城。

藕灣詩集

卷二

樂府

臺懸百金市。腰聯三屬橫。錦扇奔吳越。珍羞羅上京。
幼渺誰家婦。含思弄杯觥。上座列歌舞。下堂吹竽笙。
狹小王侯宅。驅役公與卿。少年起悲嘆。厥旅胡矜榮。
袴帙誇一朝。鄉里美送迎。嗥兒女。驚驚父兄。
擣衣無古曲。呼庚愧舊征。嗟彼荷鋤子。三春又費耕。

劉云末語寄
慨不盡

長安無緩步

長安無緩步。濁水無安瀾。風波不可試。鴻鵠難安。

長戟暮元老。繡閣寢秋鶯。白髮變須臾。匣鏡不敢看。
食蛙嘗苦瘦。衣葛嘗苦寒。苟能慰光儀。吾獨在林園。

顧云老

樵父詞

汲水莫汲深。採枝莫採新。水深動泉骨。新枝傷晚春。
旭日望林麓。周旋同比隣。風雲生我目。翠微沾我身。
荆榛嫌觸手。百艸惡亂陳。顧云于亦有蕭艾慎
取舍勿謂吾無權口暮
山路遙。猛獸向我蹲。踟躕顧深谷。委棄皆龍鱗。

藕灣詩集

卷二

樂府

漁父詞

沈竿宜無爲。惝恍忘得喪。雖然立志迂。獨出風波上。
顧云聲細雨似幽人。簑笠亦惆悵。雲物須與殊。煙霞
情耿耿。隨萬狀。四顧天宇開。山川漸晶曠。自然日夕佳。中情
何所向。

牧童詞

所期在青嶂。出入絕猜疑。而我時寢興。風日暗相追。
顧云句有香光却原休戰鬪。牛力善委蛇。既聚還復
往。情之至。

散○訖○飲○頗○識○時○短○歌○見○夕○陽○息○鳥○猥○猥○飛○阿○翁○勿○復○
念○荷○杖○徐○來○歸○

田父詞

老○父○坐○中○堂○素○髮○嘗○甘○旨○曉○步○青○天○下○開○顏○喚○妻○子○
問○父○何○能○然○四○時○獨○歡○喜○婦○兒○共○鷄○鳴○稼○穡○常○早○起○
百○年○會○及○時○萬○類○信○共○美○水○火○既○躬○親○住○息○知○終○始○
幸○無○婢○僕○煩○門○庭○靜○如○此○

顧云四作貞并備御史

藕灣詩集

卷二

五

梁府

懷儂歌

恨○種○碧○梧○枝○枝○枝○相○對○老○涼○月○坐○風○陰○置○妾○雙○懷○抱○

又

笑○妾○道○傍○人○門○前○多○起○止○妾○有○道○傍○心○合○種○桃○與○李○

顧云貞婉

又

不○敢○向○懽○談○燈○花○坐○明○滅○看○歡○燈○下○影○回○身○就○懽○說○

顧云靜語回身就懽說
即抱語矣

又

與○懽○摘○蓮○子○委○却○心○頭○綠○懽○不○念○苦○心○苦○心○辭○蓮○肉○

又

試○妾○與○懽○夢○相○遇○在○南○樓○妾○夢○五○更○去○君○夢○五○更○留○

折楊柳歌

有○兎○爰○爰○爰○止○爰○依○有○身○文○明○穴○艸○而○輝○
波○以○盟○國○邑○靜○女○清○池○以○照○顏○色○

千○水○釣○竿○尾○尾○閒○殺○釣○絲○老○殺○魴○鯉○

顧云好甚
黃河濁
解二舟大

藕灣詩集

卷二

六

梁府

安東平

天○寒○難○明○饑○人○起○立○鷄○鳴○亂○窸○風○吹○雨○急○
薪○爲○郎○炙○酒○長○薪○尺○餘○展○轉○勞○苦○

解二願郎且歡即歸

百年三解

企餘歌

踟○躕○馬○上○兒○上○馬○不○用○手○引○臂○殺○黃○羊○翻○身○飲○醴○酒○

又

馬○上○楊○柳○枝○馬○前○雙○女○兒○手○中○楊○柳○枝○腰○下○雙○兔○蹄○

顧云合作不近
亦不遠

又

北風吹毛衣是女反抱時北風吹馬蹄阿女當嫁誰
先生行以下漸題

先生枯樹枝端坐遽移時後生春林枝因風忽過之
先生菊謙柔溫恭無所知後生何虫虫前來各致詞

志士行

太岱雖云高不如志士操滄海雖云濶不如志士樂

藕清詩集

卷七

七

樂府

志士何期期白日無西頽人生非志士日夕宜自悲

炎涼行

月寒不冰暑日熱不燠雪壯士一片心炎涼中斷絕
不厭桃李喧桃李自無言不厭霜雪零霜飛百寶成
男兒一片心萬古何難明

鷄雉行

鷄有專棲雄雉有擅澤驕意氣雖足惜焉知是羽毛
外得風雞威之旨劉云諷刺言鵲巢蔽隱木未忘風雨漂

虎豹雖食人難與蛇蝎遭

顧云諸作風期通漢志
共為孟郊

符乾行丁丑作

符乾斬廣安危殊也軍士不相恤

蕲陽東北隅車馬連吾鄉壤接肘腋築削備豺狼
沉瀾限葦楫岸畔足隄防徒兒戢弓矢對列雙襦襜
故人思鄉邑邀我迺相望依依楊柳陰淡淡生微涼
兩湖徧明月歸舟如卧霜秋風動輕霞旌旗持飛揚

藕清詩集

卷八

八

樂府

鄉邑有人至瘡痍坐道傍覽時不能語裹血倬存亡
晚吹來颯爽淚下如沸湯嘆息謂健兒吾邑多死傷
顧云吞聲不盡

戰鄂南 癸未作

獻逆破鄂盡沉入江水中

戰鄂南死鄂北啼骸走鬼迷陰風黃鵠渡頭波聲黑
氓哦何不仁大江流我側野死雖當歲月眠坐飽蠅
蠅有邦國河伯河伯驅眾軀牽持超越如搜逋自骨

諒能填爾窟。又見黿龜魚鱉。屍肉相走。趨濁濁江中。
水側有雙飛。鳥鳥稍稍下。啄人。啄人腸血挂。掛枯
而將以我為斧鉞。踏徧江城。江不歇。百萬江師。鮮怒
悲。潛屍過爾江之濱。

顧云彷彿古詞亦不下支
長陰風吹火篇

山家閨怨

雲華滿晴山。粧罷菊花間。玄風吹獨鴈。鏡色下雙鬟。
顧云李賀詩。鏡上柳金蟬。何事玉關月。嘗照金閨
句中有聲。此句中有色。

藕灣詩集

卷二

九

樂府

顏

鷄夜憂

丁丑任

鷄夜憂天將雨。西山沉雲。東山掛舞。湖光一半動。霜
鳥。圻州閣上催。鉦鼓有人市上來。健兒飛檄羽。北風
吹沙漲馬蹄。凍指駁。頽村路古。君不聞。鷄夜憂天將
雨。

顧云義訓
凄悲

弄丸兒

朝弄丸。進一錢。暮弄丸。加一餐。我有酒肉女與男。飲
我酒肉。麋哺我女男。道逢里中人。不顧權來朝弄丸。
復飲酒。不聞苛政惡如火。

顧云神仙中人
乞食公耶

嗟子

擬古樂府也泣大母佐

嗟余宿薄祐。坎壈非一憂。彌月喪其恃。置身在明幽。
顧云
苦語毋既割兒去。悲涕聲啾啾。余不知厥躬。知毋何

藕灣詩集

卷二

十

樂府

所求人言。孀者子托迹亦何浮。
顧云十父言。藐諸孤
字是古植根恨不優。蕭蕭盈尺兒影短。徑胡修嘆息。出深閨。
其聲何啾啾。誰為此聲者。大母厥惟劉。毋言孀者子。
存扶寧不周。
顧云步履
皆樂府一歲托乳母。途年伴帷稠。細
微及走笑。長宙簡溺洩。三歲命言語。約配擇好仇。六
歲教弦誦。從事魯與鄒。十三遊庠序。鼓篋于王侯。毋
言而父來。而子或其休。十六譚婚禮。有婦備巾裘。婦
來秀閨閨。毋言婦爾傳。
顧云序
得好父既登賢書。王父秦

蜀遊毋言子媳弱而姑或恐。兒且試棘闌。吾行其
暫留再三相啓告。就道車夷猶。毋言兒十七。旦夕相
牽。按自註。樓牽也。安能一朝別。哀泣動隣舟。長跪別
毋歸。入門色慘恻。婦言姑聖善。阿毋獨多愁。舟行數
千里。毋眎在林丘。衣服或類余。眎之聲。啜言語。或
類子。傾聽聲。耿耿。好。面。目。或。類。余。欲。起。問。其。由。十
日。九。不。懽。舟。行。爲。逗。遛。官。舍。三。年。居。音。訊。如。置。剎。于
是。歲。辛。未。毋。歸。白。綿。涪。毋。言。將。見。兒。蜀。江。何。緩。流。毋
歸。不。數。月。父。命。忽。已。休。悲。兒。如。病。木。憂。苦。復。結。糾。舉
手。捐。余。婦。下。頷。摩。余。頭。謂。兒。今。有。子。兒。父。歲。已。道。哭
父。兼。余。毋。淚。下。若。滄。溝。每。言。兒。父。幼。兒。毋。相。綢。繆。兒
毋。當。詩。文。聰。明。天。所。尤。兒。毋。爲。兒。斃。厥。疾。不。可。瘳。兒
我。依。爲。命。肝。腸。如。裂。抽。是。夕。當。嚴。冬。聞。語。風。颺。颺。云。劉
而。痛。經。今。復。十。載。歛。迹。避。戈。矛。衣。裳。羸。荆。棘。環
尾。半。江。洲。敝。廬。焚。已。盡。奴。僕。成。枯。骸。聚。散。若。景。響。食
飲。誰。旨。不。別。我。一。以。嘆。迎。我。一。以。道。悲。我。數。下。第。則

踣投山。匪。我。出。如。在。襁。終。宵。懸。兩。眸。時。月。不。我。觀。倚
楸。聽。鳴。鳩。嗟。此。旻。天。恩。恩。未。云。酌。如。何。割。朝。夕。輟
燭。以。冥。投。其。時。余。卧。病。身。命。若。棘。勾。毋。時。百。來。往。扶
杖。語。喚。咻。毋。年。八。十。五。夜。起。熒。燈。篝。余。方。卧。枕。席。毋
忽。謝。衾。裯。其。先。子。婦。死。聲。淚。塞。予。喉。鬼。伯。胡。聚。斂。三
晨。兩。見。收。其。日。子。兩。兒。繞。床。聲。啾。啾。至。性。矣。瘳
骨。支。生。死。百。感。如。蜩。蟬。嗟。哉。余。王。毋。秉。德。惟。剛。柔。中
饋。奉。姑。舅。堂。與。儼。束。修。溫。恭。足。飲。飫。惟。嵬。伍。田。疇。胡
以。教。孫。子。強。幹。挺。霜。楸。胡。以。慰。青。史。節。慎。泯。競。絃。十
載。宦。遊。子。不。辨。綾。與。紬。自註。此實事。百。拜。問。冤。鬼。稟。栗。氣
慘。慘。凱。風。植。松。栢。長。大。含。百。羞。顧云。結語好。
東。海。有。扶。桑
擬。古。樂。府。也。悼。妻。作
東。海。有。扶。桑。雙。幹。結。交。枝。顧云。起亦如法。日。月。所。出。入。旦。旦
舒。光。輝。顧云。接好。如。何。世。間。人。結。髮。生。別。離。別。離。世。所。有
坎。壈。余。獨。奇。顧云。轉人提便。年。少。失。父。母。孀。影。鮮。怙。恃。伶。仃

歲月長身命定阿誰。吳氏有好女。網紀出房闈。顧云
好媒氏不自安。束帛當見遺。阿父相啓告。吾子乃佳。
兒吳氏有好女。舍此欲何之。十七爲余婦。淑慎饒令。
儀婉婉奉姑舅。余羽亦差池。雖寡學問資。諸母借箴。
規平居罕懼笑。侃侃肅言同。婢僕森成行。畏愛罔敢。
欺。魚鱉藉夏稿。曳婁足裳衣。幾載避寇賊。投竄來水。
濱。登樓望湖山。牽荷見瀾漪。今年斬陽寓。門前浮玉。
磯。杯酒勸羈旅。抱子問歌詩。顧云亦是杪春二三月

藕灣詩集

卷二

十三

樂府

寒熱洞肝脾。奄奄及中夏。蹶蹶廢良醫。我來自邑里。
厥疾亦已滋。烈火蒸大宅。陰風塞枕幃。顧云塞雨呻吟
我復吟。對榻聲參差。病中呼兩兒。兩兒今何爲。大兒
東西走。小兒啼嚶。於時諸婢僕。蒼黃并病疾。朝聞
婢已死。暮云僕已屍。晷後侍書兒。力疾事余。糜性靜。
書能好。頽頽亦頽。墮。顧云我病方十日。僕骨何疊疊。
區畫諸亡人。折心強相支。有如楚客吟。登臨送將歸。
豈謂婦病劇。幽禍忽見罹。余方疑鬼國。君已絕人機。

明幽一以決。慷慨如健兒。顧云語亦隣家同一嘆。顧
爲得冷。暖諸母涕漣。而能使寡姑苦。哽咽音凄。其壯
哉余之懷。有淚不復垂。移月余稍愈。漸知身孤。羈。顧
真時時喚兩兒。兩兒今胡依。顧云大兒年十二。泣血
忘候時。夜或隨予卧。朝還伴母帷。小兒四閱月。乳哺
已數移。婦言此兒勿。吾今舍何之。呼兒如聞語。兒來
不敢窺。移日余伏枕。移書外家知。但言婢僕死。百里
音書稀。寧知彼骨肉。取次久摧萎。顧云又倩人書慰

藕灣詩集

卷二

十四

樂府

我慰我長相思。逾月皆下世。屋舍生蓬蒿。鬼魅白晝
走。寒霜六月吹。亭亭百餘指。死喪有餘威。顧云亭亭
又好。嗟嗟余婦亡。邑里何淪淪。涼秋八九月。村徑行
人稀。顧云真古百畝無瓶粟。白骨荐中塗。蠅虎蹙人
室。雀豹啓人扉。寒雲暗雨雪。鬼哭聲嗟唏。親爰半今
古。原野忽是非。入門無故物。日暮獨嘆悲。仰瞻鴻鴈
翔。比翼雙飛飛。
顧云起似孔雀東南
飛漸轉入杜

詠史

方子春

方子春移人情成連去東海深水何汨汨山杳冥鳥獸悲號嗣我心海水耶山林耶羣鳥耶

包胥泣

匪漿曷食匪水曷飲而不食飲更七日死于秦之庭胥欲致詞胥無聲秦師不出臣安生嗚乎前有申包胥後有南霽雲

藕灣詩集

卷二

十五

集府

劉云不以成敗論節士

博浪椎

良欲報仇中副車十日大索良自如胡不直取祖龍蒞良亡秦良有時更十年帝者師彼可取而代之公拔山我袖椎嗟哉力士兩何愚東海逝而逝而

顧云獻吉若在當擊節

春歌

子王趙毋留漢相去三千里薄莫春且嘆君王繒繳

無所施賤妾虎狼宜與居

顧云三字蘊藉甚

武牧羝

臣兮雪羝在臣側臣兮嚼羝臣羊靡膾大澤吹臣羊肥臣禿節兮臣能為天子有道守在四裔

劉云似昌黎拘幽一操調急情悲顧云末語亦頌亦諷忠言如是

嚴陵釣

嚴臺高高以清下有羊裘披其身煙我絲雨我綸太

藕灣詩集

卷二

十六

集府

史奏乃客星嗟嗟天子有故人

勿安渡

一日不冠三晏起我心戰戰波濤裏不厭莫渡海中水

顧云不然二字斬截

春陵樂

嘉禾生舍南火光赫然真人隆準九葉玄絳衣大冠何軒軒蹀銅馬劍鐵脰驅赤眉還重連虎豹犀象集

而○殲○旃○將○軍○不○言○功○天○子○置○酒○春○陵○宮○龍○鱗○鳳○翼○
亦○何○從○容○君○不○見○惜○惜○氣○佳○哉○鬱○葱○

布衣婦

女○求○夫○妾○求○夫○妾○非○君○妾○安○睹○七○日○易○服○妾○心○苦○君○
彈○琴○妾○操○作○君○耕○田○妾○舉○白○讀○詩○書○歌○綺○角○妾○着○布○
衣○萬○事○足○不○見○夫○朝○秦○而○暮○楚○以○其○身○爲○婦○者○乎○

顧云又似優孟歌又似盤中歌
又似太史公贊

絲燕離

藕灣詩集

卷二

七

樂府

燕○飛○燕○飛○乳○燕○而○絲○線○繫○汝○足○風○雨○漂○搖○線○不○辱○
顧云三安有百年市與朝燕飛三載如一朝去年水
字好
葉○稀○今○年○春○花○發○不○見○同○心○人○空○聞○青○州○塚○離○離○塚○
上○艸○青○青○起○是○京○是○燕○悲○鳴○死○誰○信○華○亭○鶴○哭○多○王○
人○哀○思○失○其○侶○

顧云忠臣烈婦
血淚頓乾

及公鳥

黎○黃○雙○飛○鳩○食○子○齊○兩○鳥○雖○云○好○不○及○公○鳥○哺○公○爵○

公○慈○一○哺○六○十○日○酌○公○何○太○愚○口○呼○鵲○鳩○啄○大○嘴○汝○
不○哺○公○吾○類○汝○

劉云忠孝至性
顧云祗覺香山大嘴鳥能舌

俞言

起○起○紅○日○射○汝○腮○衰○春○亦○有○風○夏○亦○有○雨○汝○不○起○耕○
汝○田○教○汝○子○王○事○將○遇○汝○

又

提○葫○蘆○沽○美○酒○我○有○良○朋○歌○且○舞○我○有○妻○兒○不○如○良○

藕灣詩集

卷二

八

樂府

朋○我○醜○提○葫○蘆○沽○美○酒○

又

得○過○且○過○毛○羽○匪○新○皮○肉○猶○故○

又

我○漢○禽○不○謂○漢○好○雖○然○不○謂○漢○好○嗟○我○雨○我○風○室○廬○
是○保○

又

莫○偷○花○果○春○昭○昭○照○汝○與○我○春○去○來○有○時○匪○春○昭○昭○

皇天后土

又

克○丁○嘗○嘗○巢○莫○巢○岡○巢○昂○月○好○巢○岡○風○狂○獨○處○悵○

顧云禽言貴流麗而此高古亦似敲吉

藕灣詩集

卷二

九

樂

藕灣詩集卷之三

廣濟張仁熙長人著

宜城李廷春大生校

同郡 劉醇驥千里 閱

顧景星赤方

門人阮文茂駿公輯

五言古

擬古

藕灣詩集

卷三

五言古

顧云擬古諸家真不愧作者能無心折

悠○悠○山○與○川○白○日○照○其○間○道○上○少○行○人○歲○月○何○阻○難○

白○雲○生○故○嶺○秋○風○傍○故○山○風○雲○有○處○所○遊○子○心○獨○艱○

佳○人○渺○天○末○獨○坐○無○與○歡○室○廬○或○未○改○顏○色○亦○已○遷○

又

曜○靈○長○復○平○望○舒○虧○復○滿○艸○木○未○為○薪○榮○華○復○纂○纂○

顧云漢魏語 人○生○如○行○客○緬○然○愁○日○短○勞○勞○異○代○心○

六朝莫及 耿○耿○不○得○展○幽○人○信○無○為○履○道○常○坦○坦○顧云真

又

洞庭有餘波。桂林有餘陰。神州萬古地。日夜愁雲深。
浮雲西北馳。遊子東南吟。煙波望不極。風雨何沈吟。
美人日夕佳。道遠少知音。願言鼓舟楫。山水開衣襟。

又

客從江上來。遺我一紙書。頗言宦遊子。摧折無賢愚。
昔爲天上雲。今爲釜中魚。徘徊何太息。哀樂在須臾。
書中復慰我。慰我竟何如。願得浮雲意。無爲苦著書。

藕灣詩集

卷三

二

五言古

顧云
黠然

又

寒暑雖年年。來往亦不閒。顧云癡語妙誰知寒暑意。人生
襁褓間。近母肢體貴。離母肌膚寒。請爲長者歌。艱難
陳一言。海水當可竭。白髮不再玄。徒知少壯苦。何如
早自憐。

李都尉陵 錄別

嚴霜被四野。邊日少光輝。朔風吹塞馬。慕類仰天嘶。

明星列縱橫。北斗中夜低。念我穹廬子。與君生別離。

思君如日月。相望各東西。樽酒難具陳。懷抱安足知。
百川同到海。誰辨是與非。顧云甚痛真李都尉語

曹陳思植 美女

皎皎池邊鶴。灼灼水中蓮。二物雖云美。無如美女妍。
美人在何所。秀閣凌蒼天。瑤簪麗浮景。薄室展芳煙。
綺顏開明月。弱質擁珠鈿。惠風吹洞房。雲髮照曉眠。
皓手無所爲。獨坐理朱弦。一唱再三嘆。三復不成篇。

藕灣詩集

卷三

三

五言古

世情競共悅。幽人善自憐。賞心私情性。體物戀時年。

肯令繁華殞。能捐俗慮牽。永夕不遐寐。起坐明河邊。

左記室思 招隱

仰觀造物化。俯挹清暘暉。與子相思意。結構何深微。
崇富羅曾霞。幽澗响清機。娟娟山中子。濯濯裳與衣。
行歌洵有徒。悄恍迷是非。疏生豈云達。逢薛未知幾。
日夕清風來。吾儕誠可歸。

阮步兵藉 詠懷

蘇秦相六國儀行恣是非役彼山川色盈茲口舌機
蘇三十字令看甚好移詠他人不得百年事戰關人物中睽違如何世
問子喋喋與禍依清賜升九天靜德多光輝鳳兮匪
數出時流乃見譏

陶徵君潛園田

燁燁籬邊菊濯濯秋雲間前有一樽酒可以開我顏
日入田父歸未耜何閒閒夫耕妻亦種清風吹我還
夕陽在煙火柴扉殊未關遠村旣漠漠野水復潺潺

藕清詩集 卷三 四 五言古

獨醉茅茨下猶將見此山

顧云合

謝康樂靈運遊紀

蕭展延清賞徒棹卽秋雲會巒方蠹蠹回瀨正沄沄
始徑心如折屨入趣轉分團露零架飛藤罽水漬
近瞻遠嶽翠遙薄晴天雲間深食石引懷抱喜猿聞
感物匪一端良覲胡紛紛澄觀信我懷煙駕遊明君
撫往中無慮攬跡理溺殷旣欣惺佳侶愈知麋鹿羣

耿介歸時命豈在擢塵氛

謝宣城眺興陽

江漢舒遙睇京邑命征興艸逼芳洲綠春明碧林餘
顧云真謝和後便更鮑紛煙引素渚歸雁視孤墟已惜尊饒醕
復吹花滿裾美人澹風期良目縱所如仰觀天漢雲
坐展瑤華書

鮑參軍照擬古

東門萬古地愁雲照客行客行何所至乃在挹婁

藕清詩集 卷三 五 五言古

杯酒送顏色胡笳斷悲聲浮雲一去遠行子不顧返
蕭蕭野風吹昏昏邊日晚蓬斜撲面來塞沙動地捲
居人面目殊行子衣裳鮮道逢一鳥鳴云是南飛雁
寄書與歸雁行子心腸亂雁飛何執執天地終無情
踟躕念故鄉中夜淚縱橫

顧云轉折極老

陳拾遺子昂感遇

吾觀元化力鬼理自愉大人生宇宙外物實其軀

縱橫萬類間。而與天地俱始開。浮丘公吹笙出仙都。青島復來往。閭蓬乃須臾。咄咄仁義者。茲焉實可迂。

儲御史光義 偶然

樵隱各有性。非關時代殊。苟能適所願。春傭不云愚。中夜顧妻子。作苦非吾廬。仰視河漢馳。俯愧雙飛鳬。知已尚不感。何況同歡娛。

王右丞維 田家

禪室一爲別。坦步歸山林。沿溪緣綠樹。度野卽幽岑。

藕灣詩集

卷三

六

五言古

道逢荷蓀翁。日暮獨行吟。雖微金石奏。率自成音。班荆與之言。山色開重襟。頗道桑麻好。歲月足衣衾。兒女競啼笑。尊酒自酌斟。隔溪與隣叟。田家山木深。雞犬互鳴吠。雲日乍浮沉。盡云耕鑿洵有常。焉能辨古今。誓將與老翁。千載同一心。

孟襄陽浩然

叢菊臨虛牖。差差光彩開。門惟此物可以清。吾廬景閒良。讌樂興靜長。歡娛美人重。採折留此親。惟稠。

夜雨從西來。飛雲隔戶隅。淒其及秋晏。物色全吾徒。流芳敢後時。竟夕懷想紆。

李供奉白 古風

商山有四皓。去去不復還。一朝因帝子。比跡落人間。不宦復不隱。功成棄所歡。黃鵠橫四海。赤松乃盤桓。鳳凰翔九天。衆鳥終嫌猜。一爲聖世瑞。終然更不來。

杜工部甫 行役

人生各有命。理物固其端。况茲喪敗後。飲啄良獨難。

藕灣詩集

卷三

七

五言古

行者未云息。坐者豈能安。衰顏老兵革。天氣復易寒。崎嶇戀妻帑。白日胡漫漫。昨聞桑麻理。蠶月庶可歡。但恐邊烽急。征徒未解鞍。樵種復幾時。羣黎忍再殘。荒邑重誅求。寡婦憐不懽。瘦田盡州木。何以奉上官。饒渴會有涯。盡室念晨餐。徒使艸芽淚。一一飛漁竿。

顧云

誰能安歲月。行李資蹢躅。

顧云沈着

王江寧昌齡 齋心

浩然天地際一物不敢先白日照州木露彩如羣煙
江寧是流水本無庸有懷百慮捐依然此端坐朴素
已孤妍雲影空寥寥髮髯今古前重念閑關者萬世
誰聖賢

李新鄉頌贈送

怨色生離別顧云若別離生秋風江海情暮景一山
秀橫雲萬里平杯酒夢中思鳴鷄客路聲候人催館
臨稚子識王程前望帝王都而中罷逢迎河洛蓬常

藕清詩集

卷三

八

五言古

轉關門橋自清曉芳人嚮亂孤情墜葉驚顧云妙妙
俊吾知悵然理君向此中行顧云極幽秀較新鄉稍

韋左司應物謙集

察栢常知雨蕉蘆善在風林園時偶坐燕賞及高空
冲懷如抱物玄嘿自處躬寒花雲去後紅樹夕景中
顧云悵勤安晚靜孤操視固窮澹然彌日永幸見雙
飛鴻

柳柳州宗元田家

一葉見秋風佳禾被阡陌農夫晁歡喜引類看晴夕
老父驗歉豐稚子亂團場稼穡自年年及時競所役
村醪計日香社鼓聲初憚雖然租稅嚴四隣各有適
深夜耿微涼來朝獨可惜

顧云結處得柳之神

孟漂陽郊雜怨

男兒荷戈戟女子走邊城豈惜別離苦君王好治平
別離踏春艸春風不能好別離履秋霜霜重行人傷

藕清詩集

卷三

九

五言古

劉云章法妻冷想見東野刻削處

山居

劉云五言古已有深得故意象自合又云意旨
深厚風格婉足學問人品俱見顧云長八五
言古真陶阮王孟儲韋時兼老杜又有柳州俊
致豈醒醜兒可曉黃美中云通真陶韋蓋長
人性情近之非倣微得之也姚山期云子坐
匡廬簪燈讀長人五言古詩至應接不暇真可
服也

蒼蒼谷中松鬱鬱岩前栢木爲榮秋冬復此臨春澤
芳菲二月間天地如閑關百卉不自由引類同欣適

豈知崑崙姿枝條久愉懌異衆既出羣混俗疑無迹
豈爲戀深陽至理自難隔

顧云有廣大清明之
氣又八微理

又

蔬食多所獲非爲寡應酌及茲獻歲樂亦復靜綢繆
昨來豐積雪十日不肯休源流治風雅至性能樂否
忽覺深寒厲返景已高樓出門賴杯酒晴雪相兼幽
所眺無近遠一色臨山丘歷歷青松間跡象乃可求

藕灣詩集

卷三

十

五言古

又

艸木無遽長積漸光始榮看花得次第百身胡殷殷
我時聽百鳥不復知其名忽驚歲功逼日月已矜乎
農言甲子雨是月開始耕餘歡畢隣里敢復長杯觥
但苦催科急連月多在城方知堂皇上禮數殊窮氓
晴雨關軍國安得無憂驚俛首告黎庶代多公與卿

顧云陶杜之間

又

風雨來東北黑雲何混淪膏澤恣深濁其態莫能論
物形知自出悚側各爲新動搖若難適生意亦以俚
吾土多浩蕩宵衣起及晨

劉云張曲江感遇
亦能剪髮

又

郊行何所適日日是芳辰不見門前艸年年青復新
艸生不自覺好花爲四隣偏與靜者懷照耀滋芳春
念彼東風力爲此多艱辛

藕灣詩集

卷三

十一

五言古

又

嘗言學爲園爲園近復已方省課督勞復畏門戶鄙
善知風日寬信步無遠過顧云王維倚光義和物欣
所極力摹寫者新榮澄懷厲宿恥既習出門歡愈覺深退美山林靜
有餘劉云三
字作池波清如此聊此飲天和佳興寄隣里

又

幽蘭在深阿野芳成素節熱鬧桃李春夷然頗不局
別蕙畏共枝蔭松聊獨悅太陽尚不希何况美人折

又
茲行殊不易出入皆深山祇爲方外子罄折未言艱
左右遠天盡高低飛鳥還顧云入室鳴疎磬冷冷開
我顏置身寂滅中松竹亦得閒僧問來朝約來朝應
此間

又
讀書在南郊得意臨佳節白日被歌吟夢寐鮮羈紲
曉逐羣兒遊百卉隨所折雖有賞心遇實無愛憎輟

藕灣詩集 卷三 五言古
歸來不覺午瓶茶任施設燭燭落餘英硯墨乍
明滅點染愧爾工余生多在拙

又
客至酌杯茗簡淡無機關送客出門去艸石遂躋攀
減衣受和風日遲如我閒顧云得意處何此閒良不
易夕陽已在山坐看流水聲高雲殊未還顧云

又
我老艱難內性靜能賤貧顧云好所臧立志晚坐令

白髮親邇者謬聞道一一反諸身寄躬清濁中寤寐
惟天真劉云安土百無戀尚爲子逡巡令名不敢薄
令德嘗苦辛顧云說至此誰敢向來所憂樂久置後
具陳豈能輕歲月三緘忘諄諄

又
故人同門子被服有奇飾聞見亦何榮相與共闔域
仲春物色和可以肆行役衡門盡日開望子無消息
自註謂吾我生寡友朋胡以吝羽翼開緘得尺書知
友千里

藕灣詩集 卷三 五言古
子果相憶書中復如何思我病無力卧病豐進修
明驗所得顧云揮毫雖有餘得意在深嘿東風吹林
阜彷彿舒明德思子無日暮佇立山水側

又
年少積哀感禍衷與世深陶汰無大賢孤憤久浮浮
澄退隨老賤卑靜起幽尋遂此空淨力懼悔將去心
劉云足見時望白雲侶不覺清風吟冥悟歸物化淡
學道之力

然非高森

顧云真陶

又

畏靜出尋客。世人殊未然。因之念終始。嘗自曠周旋。
人生不有命。憂喜豈無邊。昔日金張子。聲華若羣烟。
見人無愚哲。隨意有仇賢。及其悲滅時。行者亦相憐。
悠哉與世忘。寧在多醜妍。

又

藕灣詩集

卷三

十四

五言古

舍北有高楸。上與浮雲齊。有鳥巢其巔。風雨莫能擠。
居高良不易。斯鳥竟孤棲。日夕來田間。下啄田中泥。
田父驅之去。東飛時復西。殷勤告飛鳥。爲此胡淒淒。
不見雲中燕。比翼居深閨。柳下樂天和。三黜無高低。
魯連處危城。時賢向見詆。

又

先人有遺畝。縱橫在東北。旱潦亦有年。膏腴久荆棘。
茲實生民尤。誰忍施蚤蟄。晚禾稅莫輸。人地兩嘆息。

先帝末年間。衣冠半徽纆。一寇禍蔓延。百族仇黍稷。
深知戰伐鄉。類觸禍靡測。易田入公府。乃無王事逼。
豈惟愉身心。恐以靜邦國。近傳府吏恬。父老殊顏色。
世靜樂有餘。斯田胡足恤。

顧云杜

又

仲由侶狐貉。宣尼屢嘆歛。端木雖車馬。亦以驗道肥。
乃知出世士。空谷非所歸。丈夫千古身。安得徒閨闈。

藕灣詩集

卷三

十五

五言古

好。顧云。安心。雜。喧。闐。履。坦。試。譽。譏。寓。目。理。既。真。萬。類。皆。
深微。劉云。造。乃。行。矣。何。所。營。自。然。絕。畢。輓。

又

荒室有狂生。茫茫鮮悲耻。直謂奔趨勞。決志營耕耜。
朝飲北澗水。夕擷西山苴。素髮看炎涼。微吟習退鄙。
已似忘死生。猶自安妻子。舍垢揖上官。厚顏對戚里。
雖有名字存。得無實鹿豕。無爲代解嘲。物緣坐如此。

顧云似王維
偶然作

又

客來將稚子，蒼黃將出粥。問爾何所然，欲語先慙慙。
昨月催水丁，誅求到山谷。本是他方兒，誤入遭嚴朴。
吞聲割同氣，將以免係戮。已無父母恩，崎嶇但一哭。
去年征艸夫，胥吏百魚肉。此輩亦同鄉，慘毒氣如燭。
空自使民枯，報反今已速。吁嗟愼與慈，可以勸民牧。

顧云杜

又

藕灣詩集

卷三

十六

五言古

晴天風雨至，不知來何鄉。顧云起忽得佳句粲粲衣

蒙中造次殊，炎涼壯來視。蟻如春復如，翔誰云此

物細乃足解，天常我隨天。氣倦宴息如，坐忘孤燈照

餘緒。虛室延清光，慮淡肢體便。志確無昏荒，浮生輕

外誘得失兩茫茫。

廬居

管我耽幽棲，清懶徒一觀。不入城市中，安知物理難。
日出奔眾族，相視各悲歡。咄哉人倫區，萬象相波瀾。

所幸小邑靜，至朴留心肝。醉亂愈整耳，目異已生

劉云又進一格誰能殊情性鎮日無盤桓

方云論遊世顧云杜

又

郭居已不厭，況復兼河流。清漪無日夕，萬木冬修修。
開軒四望中，百感何沉浮。共言歲不易，芳辰忽已遒。
稚子競逐樂，安知家人憂。入門見老幼，展轉生綢繆。
悠悠河上山，靜躁各有由。我行喧寂外，日莫聊夷

藕灣詩集

卷三

十七

五言古

顧云亦陶

園居

縛櫚為短垣，疊茅成野屋。閒門向山開，取足通樵牧。

數畝古人心，食息看幽獨。樹借隣峯古，鳥近新簷宿。

我時坐其間，小徑延清肅。孤光炯自如，虛心侍艸木。

又

今朝新雨好，微涼入高樹。沾濡萬物均，稠疊千山暮。
顧云其聲到戶，脯淡泊中，斯寓好鳥霧中，啼村火隣。

邊住山中有歸人自識門前路

又

茆茨隱平林坐卧惟真歇不見晴天雲遠空風自發
平生愛夕陽几案移清樾殘書逐晚涼竹氣來倉卒
老樹衆色扶顧云語極妙寒梢薄未沒踟躕理修霞
澄清倚素月流鶯聲自賞欲已心彌勃

又

余性寡飲酒遶案徒空尊每慚隣里過不善世間言

藕灣詩集

卷三

式

五言古

日中起灌莧顧云詳于物理稼穡聲在門壺觴重辛
苦緼藉兼兒孫入暮弛巾帶清風啓我軒矯首望河
漢寧知松徑昏

又

衆香何嫋嫋竹榻澹吾廬門掩寒塘夕月出枕簟初
朝顧云六故人在吳越胡以共咎譽且當罷琴言幽夢
復何如顧云只須如此

又

萬物何光潔精意自低昂起步青天內虛空聞妙香
顧云似禮佛向高閣誰是無生鄉舉世適無事何當
辯短長

又

簇簇玫瑰枝欹側光盈屋公歛桃李春濯濯殊羣族
晴雨必自鋤日夕增耳目豈第資園林亦以饗口腹
忽念秋風時二月催種菊

又

藕灣詩集

卷三

十九

五言古

閒情俱在春日入花愈美人間安息心露落光初旨
顧云似簾內燈如雲顧云亦未塔前月似水舉步即
化工得意時徙倚

又

白雲日無爲奇雲亂自煥顧云總不南風落餘輝
慈見艸木殘花入夏新光景誰遲速壯讀逍遙篇曉
來猶三復

又

亭亭高梧陰。歲月凝孤直。人生萬物間。竊自羞彫飾。
他年臭味資。終焉鮮羽翼。揮杯費形影。欲語愁紙墨。
陶公自坦衷。交遊亦已息。顧云好好末語可感可涕

又

平生湖海志。對客無艱辛。裹足入丘壑。知余老復真。
見人慙疎賤。談笑寡四隣。顧視天漢間。雲影空鱗鱗。
日夕羣兒歸。策足胡僂僂。中男吟正好。愛博轉睂顰。
漆園與五柳。每誦輒爲新。細兒年五六。紛紜了無因。
藕灣詩集 卷三 五言古

又

大人薄丘園。勞勞異枯朽。馳驅萬古心。日夕榮君否。
曰余丁時艱。獨立中何有。嚴鄭不可追。稽阮固非偶。
語笑何時滅。幽獨亦難苟。含耻慰生平。聊厚寡然否。
此中有歲時。一笑成老醜。

顧云退步極真處恐人
備以爲憤譴

又

人生貴志得。樂全無春冬。托身苟得所。沮溺乃老農。
舉世莫能賢。欲往不得從。咄咄老仲尼。自述寡從容。
天道歸四大。道路匪奇蹤。何事風中飄。挂茲天外峯。
旨哉東陵瓜。曾無丘壑封。

劉云此等作備盛
唐諸家之長

藕灣詩集

卷三

五言古

藕灣詩集卷之四

廣濟張仁熙長人著

邵陽胡效順抒白校

同郡 劉醇驥千里 閱

顧景星赤方

門人舒峻極漸鴻輯

五言古

菴居

藕灣詩集

卷四

五言古

渾身宿翠微。佛燈如日月。僧行匪一觀。坐卧有超越。雖非了義歸。要以清心骨。我起步深宵。北斗挂岩窟。天風動卷簾。萬里見毫髮。衆靈菁葱光。日出亦未歇。

又

清旭東始升。萬物宜空曉。寢興各無爲。動息不能矯。長廊起飯僧。鋤鋤穿林篠。種豆得猿啼。縛柴信歸鳥。日夕逢白雲。復此岩上眺。

頌云靖節 柳掌

又

一片雲入戶。遶楊尚斜飛。山僧不得意。起坐理裳衣。驅雲出戶牖。晨炊煙火希。明霞憐夕景。宿雨戀朝霏。隔壑窺林麓。溪泉深且微。寂寞千岩內。豈復無清機。

又

選竹倚危徑。桂栢相依因。輕雲變州木。百卉忽疎親。劉云開軒酌新茗。杯酌勞近隣。攀岩坐復立。時蔬次第陳。偃仰本無似。圖書應非真。

藕灣詩集

卷四

二

五言古

又

朝霞生東南。江帆明百里。顯云顏謝庚風日。逐梅黃。炎蒸乍波詭。顧云老僧長雲中。孤閒識雲起。一縷離披飛半壑。澄澄止飛者類斷鴻。止處如秋水。終焉歸高深。混沌欲爲始。

劉云高壯又 極自然

後屢居

劉云諸位 多似杜

北風吹我舟，畫泊秋雲下。波橫鵲岸，摧江勢。當天清，
素色冷孤亭。月湧清池夜，風雨猶古。初鎮日，垂開眼。
坐裏望晴川，鄉關在桑柘。顧云：妙景，寫得出。

又

名都衆所矜，百靈簇悲喜。顧云：亦奇。奧壤久灰塵，軒衢復
惠綺聲利走華纓。尺寸雲煙起，春膠手板稠。夏徑層
羅委朱門，舊曉昏寵族。今慘澹，雖能耳目荒。馨香半
牛豕，熱客助煖冥。老人問成毀，嗟哉江漢流。萬世誰
能已。

藕灣詩集

卷四

三

五言古

又
高官微發嚴，號令若流水。語嘿諳天京，巨細必原委。
傾身事軍旄，夢寐亦弓矢。腰鈴夜半呼，百屬咸波詭。
奈何有專司，敲朴爲民髓。千鎰供脂膏，萬碩輸粟米。
盛額里中兒，出入動生死。其中亦有儒，哀吟震囂市。
豈無齊物觀，衰榮乞片紙。顧云：實苦。况復狂狷間，摧戮半
青紫。我聞莊生言，哀樂無窮已。何如共支離，攘臂忘

譽毀

又

大將出荆都，直臻湖南路。萬馬踏江波，飛鳥愁莫渡。
淒淒漢陽城，漠漠金沙樹。高天坐鼓旗，鈴閣風雨聚。
居民秦馬兒，腰腰亦伍步。匹夫所刈租，索駝食無數。
顧云：似杜。兒女熟見聞，萬口傳新怖。鞭撻到上官，頗示無
憂惡。未審閭閻愁，何以舒悲蠹。側聞城東僧，瀟碧環
秋住。聲鼓夜何長，獨立閒無慕。

藕灣詩集

卷四

四

五言古

又
風波各千里，獨與故人期。顧云：起好。故人衡陽宰，相見何
逶迤。顧云：抱琴出南嶽，筍簇話湘濱，携手問江漢。江
漢長如斯，輕自痛。不知黃鵠樹，秋雨胡淒其。我無千
古恨，君尚一官羈。側有卻先生，琴鹿伴江磯。公注：即
顧云：楚學時尚爲楚。慷慨日來往，咳吐盡文詞。自云
城市苦著書，非共宜扁舟。向吳越，猶及涼風吹。遂有
秦淮約，來歲復差池。

湖居

朝登赤壁山暮宿硤邊寺山雲自往還獨與幽人遇
顧云所蕭蕭坡與心淒淒毛公思有毛實放龜迹下水
謂自今時流石老前朝字湖山谷已遷日月誰能忘但
聞山氣佳漁艇時搖翠城荒亦避俗籬落驚孤遠行
李忽為家旦晚發深咽

又

生平誰志得坐即見江山况復秋冬中竹樓已成聲

藕灣詩集

四卷

五

五言古

平林兼島嶼物色會相關衆人各有在差余獨解顏
余心誠自遇聊復時閒閒

又

寶山雖不高當湖爲日夕水落見漁梁光景胡
呼兒採怪石過雨山如滌始悟旅人懷形影出
亦得居民亦古初顧盼生愉憚欣然已結隣
跡遯日暮有鐘聲古寺余夙咎

又

夕陽浮野水漁舟始自歸顧云甚自離離江湖煙
疾忽是非寒城挂衰柳竹氣亦微微霸客愛明月
情無所依顧云與坦步入隣屋素髮坐漁硯清霜
不嚴所惜在裳衣不見古賢心臨流知魚肥

又

昔我有良明相邀洗墨池子友何子安嘗邀遊池邊
何楚楚雪照東坡時妙境云今我寓林皋斗酒忽如遺
當年二客懷愴惻無人思洞蕭隔明月武昌亦在茲

藕灣詩集

四卷

六

五言古

仙人不可遇艸石今參差

劉云寄
慨獨深

秋吟

商風四面飛吹雨來幽谷悄雨出高樓沾雲上艸木
登樓關戶牖俯檻延百族萬壑既差池羣山共震
他年霧雨心薄綠搖寒竹對此能無懷展轉歸茆屋
低徊獨掩關門庭常肅肅

又

東北有高山。出門相晨夕。下多虎狼居。上羅煙雨跡。
崩剝自爲幽。澄潭靜今昔。召我亦有年。風雲蕩精魄。
顧云有欲往。逐虎狼。霜條如劍戟。噉噉夜猿鳴。寒衣
還寤櫺。

又

對月來鳴雁。羣飛聲辛酸。樵爨息中夜。起視星闌干。
佳人不可接。青燈坐我寒。顧云致遠夢若冰緒。孤抽積
爲純仰思。雲日馳撫手。懷幽蘭。

藕灣詩集

四卷

七

五言古

又

我欲觀歲時。修途莽回互。大化日以遷。愚哲更相誤。
當其昏滅時。聖哲森悲懼。青青風雨山。悠悠松柏樹。
如何丘墓間。身心忽不悟。顧云始知所以骨朽翁。汲
汲勞章句。顧云道氣

又

明興三百載。歲收咸契稷。瞻焉窺天步。箕頴路久棘。
賢哲無林泉。問學走邦國。馳驅影簪纓。文字坐幽壑。

不見荒途遙。古八勤杖策。秋蘭佩芳余。愴兮知山色。
顧云楚詞佳境

又

良辰不自得。卒卒事征輦。孤雲逐飛鳥。氣象空悲淒。
日月候明晦。掩泣虞震泥。戴天歸隴畝。異足有攀躋。
鞠躬奉千古。毘勉料單棲。號呼爾同仇。予行及未迷。

劉云懷抱淒涼

又

藕灣詩集

四卷

八

五言古

白雲不住山。颯沓奔芳歲。中有荷鋤賢。薜荔穿雲際。
南山豆麥稀。東郭偶然憩。捫髭瘡。疇悟道消新製。
顧云偶耕勞素朋。稍飲來持袂。并迹忘古心。殊塗混
夷惠。深云

又

曉起坐高岡。披衣望羣穉。清風落戶牖。艸路橫霜色。
呼兒步霜露。胡不刈黍稷。終年勤雨晴。薄苗耐爾力。
量非汗邪資。世亂歡所得。黽勉塲圃間。及爾同食息。

劉云田家語
似陶亦似杜

又

憶昔事東疇。強自號明決。老農豈不知。隱忍容糲糲。
三載廢隴畝。稼穡中斷絕。春秋陌上。和倉卒。妻入舌。
殷勤獻老農。簞笠知余劣。荷鋤候月明。得意思工拙。

顧云末語深情當
得之意言之外

又

日○夕○雲○霞○生○照○我○桑○與○梓○
縹○緲○始○歸○來○一○尊○聊○自○旨○

藕灣詩集

四卷

九

五言古

雖無門巷居。寢食依丘里。深夜河漢溼。割娛歡妻子。
蟋蟀鳴已疲。星月光如駛。挑燈讀我書。力耕良可紀。

甲午雜詩

顧云十篇漸入
康樂境界

起曉步山園。側徑聯扉闢。曠矣天日清。參差風如織。
樹底忽花朝。佳名難遽嘿。雖非爛熳姿。枝條迥物色。
百州既欣榮。茅茁密荆棘。

又

昔賢重躬耕。阡陌勞幽獨。仲夏物候深。是月關五穀。
鷄鳴不自安。曉起看僮僕。食飲無次第。百蔬克一腹。
所慮氣力微。齒年豐艸水。皇天為雨暘。設法生蕎菽。
勉哉二三子。輟耕事原陸。

又

行行何所止。迢遞故人廬。故人門巷靜。真氣雜樵漁。
頗種高賢柳。難曳王門裾。開軒延我飲。清酒列盤蔬。
堂上春風屏。庭前明月除。唾壺橫中夜。白日冷不舒。

藕灣詩集

四卷

十

五言古

高誼既今古。大道鮮咎譽。須臾冥憂樂。深山自晏如。

自註謂劉
子勿藥

又

中散風不敏。好善而聞人。阮公遂埋照。臧否無人倫。
嗟余亦婣直。物理匪深純。袒褐走當世。專愚號四隣。
凜此一寸懷。染彼百尺塵。中路坐沉沒。掩室獨逡巡。
蕭蕭龍門柯。倚倚岩上筠。不借風雲茂。肯憐雨雪貧。
貧賤豈不憂。所憂良艱辛。

又

十載臥林麓。結構無世情。危巖照村田。老石坐縱橫。
 對我藕花廬。日夕勞杯觥。濃煙入春晚。大樹光能平。
 薤葉得淺隱。汗雨晴落松谿叟。輟騎嬌蘭蓀。
 庶人義則爾。入室何呼喚。自註松谿王尹訪道剝餘
 車騎過訪草堂
 詮觀空人更輕。側步倚磴草。俯視樵耕聲。稚兒牽衣
 裾。深夕彌清泓。屢云古義愧。敢令野夫驚。攜手倚心
 目。長此開平生。

藕灣詩集
 四卷
 五言古

出古交
 又

誰能都不嗜。風志馳篇翰。開吟輒性真。兼復饒稽覈。
 浮名既獲湮。築室蔽床席。硯墨勞交朋。餘酣或賞摘。
 品。邇不覺開琳琅。隨手積。世界事傾欬。燕秦在帷席。
 而我亦人間。行止得微適。顧云寄趣不淺
 受用愈真

又

結舍敢云疎。靜言步倚屨。匪勉笑語中。新詩

近者欣卧河。百廢酌佳日。顧云所欲
 清心愈蕉分聲雨移竹。
 淨。胞寒溢。老秋風。霧清暖。晴夕在室光。色舊。樓遲。虛。
 湛。歡更。出步履。謝強明。聰明歛。速疾因之罷。卷書深。
 退機務黜。

又

劉生冰雪姿。一棹乘佳麗。晨展撰山川。今古舒深睨。
 耿介入塵塵。寥廓生搖曳。新塗絕網羅。故衣襟蘿薜。
 林。煙更。我懷遙。夢牽秋。袂何曾隔風塵。彼此棲蘭桂。

藕灣詩集
 四卷
 五言古

涼夜君村松。細雨余牆荔。會當整雙筇。三徑臨清霽。
自註亦勿
 疑劉子

又

故人黃梅宰。壁簡來山村。邀我洞庭遊。木葉歌蘅蓀。
 鞭。驢走江側。扁舟果到門。瀟湘豈不佳。素志榮丘樊。
 片帆一以別。薄幸清心寬。顧云轉
 得意足百里看廬嶽。新嵐
 相吐吞。况彼山菊茂。殘邑多秋園。顧云入目荒
 涼及戌佳景寒棠
 遍鄉邑。採嗅忘靜喧。持此謝芳書。東鄰聊可食。自註
 謂

玄沙中居士。燥濕本無有。因樹爲居。人備保固。儕偶嚴遵。卜肆深塵俗。偏難垢。

又

許由逢聖主。子陵亦明君。顧非出世遇。引決胡殷殷。志士樂玄漠。窮達失其羣。勞勞風中飄。悠悠灘上雲。土苴瞰千古。豈復念功勲。俯首阿衡儔。出處徒紛紛。

又

嗟哉祭伯鸞。五噫獨出關。茫茫賃春兒。著書曾自歎。

藕灣詩集

四卷

十五

五言古

四皓既尚。受牧豕亦何難。有妻如孟光。相惜同羽翰。生爲同袍裳。死別胡羈單。高塚傍要離。清風生夜寒。

顧云一結情然

又

孫登事苦行。散髮被風雨。草衣而土居。一弦聊自撫。投身入水中。畢竟無嫌怒。思彼弱喪門。淡朴鮮欣慕。炎嶺靜孤清。馳驅絕憂怖。阮生山林儔。相將頗無惡。半嶺出鳳凰。萬古猶韶護。久嘿謝嵇康。所以抒情素。

顧云。歸隱句。餘外之聲。

又

弘景好松風。吹笙入高樾。顧云。青雲影杜門。白日光彌顧。著書藥物奢。望岩仙可庶。老至壯不稀。歿已香猶注。陰功誦神仙。所恨物命蠢。蟲蛭雖命微。念此將驚懼。

又

阮生信方外。欽志何存存。人生若朝露。沉醉遂朝昏。

藕灣詩集

四卷

其

五言古

六句得無久。坐客始難言。長嘯或更哀。啼笑忽無門。吁嗟誠我師。過夫久絕論。稽主非阮生。挾琴乃見奔。一朝舒青眼。禮法半仇冤。達莊雖有在。心跡豈云渾。

又

飲酒何爲者。陶然絕思慮。俯仰天地真。萬物如寤寐。名字不可知。攘袂徒辭費。二豪豈不豪。意氣得無僞。

又

長源少奇譎。來往嵩華間。岩岫忽寡索。蹀躞成間關。

兩京既恢復。大言滿人寰。惻怛事人主。骨肉爲慘顏。
仙人委異香。升天苦不閒。草菅愁物命。進退久顛顛。
吁嗟撥芋者。懶服空衡山。

顧云乃見
鄴侯之大

又

疇昔歸田園。稼穡媚芳歲。一畝未及終。號呼禦王稅。
偶耕亦古賢。世亂鮮幽憇。耨耕上隴畝。歲暮悲何計。
善哉崔生行。田宅終委棄。奴婢各有爲。酒食聊相逮。

蕪灣詩集

四卷

十七

五言古

夫婦誠可娛。嘯咏南山際。

又

平生輞川圖。朝夕不去眼。濯濯中允吟。煙雨更編簡。
顧云側有裴秀才賦詠亦無限如水相淪漣似易共
睨睨孟子氣逾道歸廬遂致束

又

材全鮮虧成。德全靡得失。逐逐成毀中。勞勞豈素履。
李白意氣豪。薄海寡儔匹。大笑解組羈。羣慝榮蓬藋。

浩浩吹臺吟。皜皜竹溪逸。晚年黃老書。放懷甘屢頤。
清泉矢肝腸。白石羅膠漆。謝家有青山。欲往藏深密。

又

陶公不狎世。任真良自得。穎脫氣本豪。沉潛語類嘿。
著書解蘊空。拒人匪豁刻。五柳雖不多。一丘志可塞。
山氣日夕佳。有酒樂稼穡。閒居胡寡歡。顧影滋大息。

顧云一
詰妙

又

蕪灣詩集

四卷

十八

五言古

左司薄豪華。高潔鮮嗜欲。掃地日有餘。焚香遽遠俗。
閒淡見古初。調高寡約束。東野選句佳。刻削類哀玉。
積水翳林崖。孤吟起轉篤。時流難與言。獨寤每深勗。

又

典此亦何深。隱士多茹屋。古之歌詩人。山水盟幽獨。
顧云爲喜
吟者增邑
門前鏡湖波。谿外浣花竹。高吟洽性情。寡
和原貞感。不見白雲原。頭白方千宿。棲棲九日山。落
落王官谷。樂此味外言。檢躬愈自淑。

又

唐室有遺老。形骸半古今。脂韋厭世俗。生死罷煩侵。
家業一朝散。手携石鎗。吟身服華陽巾。辭帝入山林。
累月卧塵土。體上青毛深。錫之白雲號。閒如白雲心。

又

植梅弭逸叟。結廬乃孤山。恬淡節章句。家貧遠市闌。
雙鶴足延客。小艇西湖間。爲詩輒復棄。遺句固難刪。
信無妻子累。梅月供餘閒。嗟彼种生懷。茂陵徒追攀。

藕灣詩集

四卷

十九

五言古

石門眺謝公臺

劉云廬山詩
古詩皆清老

昨宿清涼岩。今憇石門趾。回合一壑中。雙關騰幽詭。
孫挂碍天丞。雷殷觸地起。萬丈鐵船峯。影立寒潭水。
側有謝公臺。空翠亦何綺。搜崖得題詩。艸木秋愈美。
老僧卧會霞。一飯兼鹿豕。寂歷增古情。開顏佐我喜。
坐說諸道人。猿背斜陽裏。

天池寺讀王文成公手書

步出神龍宮。遂臻天池寺。石磴躋深冥。霞宇榜金字。

信知天子尊。日月奔幽邃。仙人耕白雲。豈爲尋常致。

大駕一朝還。竹林深自閑。近覽文成書。落筆驚魑魅。

四紙勒晴空。夜撞星辰墜。自註文成手書中語英傑不再逢。造

物虞造次。昨自開先。來空讀擒濠記。

周濂溪先生墓

周子生道州。濂溪本家山。坐愛蓮花峯。千載遂不還。
顧云千載不還。濂溪名未改。日夕能潺湲。或云爲總公還。庭人不解。

藕灣詩集

四卷

五

五言古

築室東林間。不殊南康守。而憂山水慳。當年二程
再至批玄關。未識此中意。遂令風月閒。至今墓田下
愴惻絕躋攀。

劉云淡
處甚老

上京山訪陶淵明移居處

梁里有高賢。匡廬亦勝跡。素心山水中。南北遂絡繹。
康坂與靈溪。厥居原咫尺。寧知古人心。得意隨所適。
顧云正解悠悠玉京山路出。樓賢陌。遙情抱長河。灩灩

潤中石恍惚蔽末廬斗酒寄苗麥諒難殊犬雞坦焉
有晨夕我亦愛山人襟期開宿昔白然車馬間賞心
舒愉悵

草堂故址

白公有艸堂乃在廬峯下自云世網牽煙雲始結架
開池種白蓮日日疑婚嫁題詩五十篇未必皆陶謝
顧云是風詔下潯陽醉吟何時暇當時已盟寒近亦
賞是詩
稀臺樹荒榛逐秋風榮枯若竹亞隔谿與僧樵長虎

蕩詩集

四卷

五言古

時遭夜指顧應難真日入隣邊舍

招隱僑同南康周長孺觀東坡佛印所植松

一水挾天來數折轉深碧千松亂曉風向晚聲愈積

顧云聲誰植乳龍姿玉局來仙客有時物外僧紫苔

添履跡良朋賞周子顧我久夷憚彷彿義熙間子表

轉難釋

同姚山期遊上方捨觀虎跑泉
客從虎溪橋遙指東林樹幽靄出上方晴空暗風雨

顧云登高在日偃蹇數朝枝冷露疏行屨一塔敞金光照見
天池路斜陽忽蔽虧屢變深生悟我爰姑蘇英素貞
鮮回互長嘯古今心愛此不能任而我久浮沉萬世
誰能喻聊煮虎跑泉一酌千山暮

望破額白蓮二峯

野寓適平時草色春難逝田家風氣閒可以觀雲際
望破額白蓮二峯洞鑿光猶麗流水咽平橋松花染苔砌
道力竭餘滋清風不可閉屢眺展遙心孤悟詮真諦

蕩詩集

四卷

三

五言古

恍忽山中人疎鐘動幽契

顧云是望景

又

白蓮高出雲飛鳥接翠微三復山間路澹淡落餘暉
咄哉二大師葉葉舒光輝真身區中賞大法世所希
安知乘化力彷彿留真機

由龍池入雙峯山行作

暮雨拂深岩村茄積幽照顧云拂字好參差卧雲巒

發展危眺曉行氣力全
巖嶺輪勁標春曉山脚煖
真杜甲折逞窈與谷風豈不寒
細綠舒新耀重岩宿
霧沉欲往迷孤峭弛擔勉僕夫來身隣虎豹躋尋得
步坦松根環語笑
嶺翠淡無言界色凜諸妙

顧云饒有俊句
結意更淵然

宿弘公房

大壑渺衍阡古寺延雲閣
禪翁竹徑姿妙理久契澗

藕灣詩集

四卷

三

五言古

江海曠周旋老杖恣超越
焚香淨我懷久坐耐忡悵
頗知山衲真負心有華髮
欣賞欲無言展轉懷堪結

又

夜深燈氣黃山靜知人語
幽森開襟萬谷鳴僧夢清
無主精移古人心素壁橫
青塵胡爲有聖賢勞勞頌
支許

白雲洞

岩雲旣駭飛壑雲亦決莽
峻谷歛微舒一折成幽敞

古樹覆平門公歿得開朗
似聞香林愁低徊出榛莽
山風淡泊吹寒空勞像想

火談洞

鄙性好山川決往頻遭悻
訪道盪層霞亦惟中所嗜

須聞貫公居古洞延空翠
陰翳絕人禽下臨光景碎

我行扣山靈神隱寧終晦
歛歛天地開俯仰澄高霽

自註山行積霧予嘿視巖洞宜有
異已忽晴朗東西兩山皆歷歷

一時寄語鍾譚
顧云末二

藕灣詩集

四卷

二四

五言古

葫蘆潭

下山始聞鳥兩崑懸徑怒
亦青日氣冷亭午古路荒

憂懼洄洄壁中泉活活經
屢渡野人詣往還蹇涉能

一數自註俗名三十六水白崖達祇園陰岸只回互門前一溪

流鐘鼓相沓注澄潭靜已秋濺瀑紛猶霧明燈茗粥

間寂賞兼緇素顧云深入處轉見自然

同閭邑侯振華遊破額山中

俯視塵沙域仰睇蒼崖巔
物色洵方外山川靡不殊

賢聖誕里墟三葉展其傳團團紫雲蓋慈慈白氣纏
眞身坐空嘿大化悉源淵日入事瞻禮寶光銀夜圓

顧云未四語勝
二美宿贊公房

又

凡○九○兩○栢○樹○影○茲○舍○利○坊○雲○陰○倍○出○入○石○氣○亦○低○昂○
舊○塔○瓦○甍○嶺○古○洞○紫○崇○罔○高○閑○閉○杖○鉢○歲○久○惟○蒼○涼○
神○輝○異○代○踪○粲○粲○餘○金○光○佛○聲○起○四○隅○慘○惻○摧○中○腸○

又

萬壽詩集

四卷

五言古

五言古

步○出○石○魚○磯○碧○玉○流○淙○淙○高○藤○漾○曉○颺○涼○松○起○暮○鐘○
僧○室○參○差○靜○溪○橋○忽○相○通○顧云下○石○澄○明○月○上○樹○飽○
秋○冬○携○手○得○閑○侯○曲○徑○久○從○容○道○心○隨○逝○水○欲○被○白○
雲○封○

白蓮遊序

名○山○虞○狎○山○僧○狎○如○家○園○島○石○苦○厭○熟○無○奇○
初○入○山○者○皆○與○山○終○也○哉○余○登○破○額○馮○茂○輒○
不○忍○盡○以○戀○遊○耳○戀○則○不○狎○矣○予○卧○雪○思○蓮○

峯○絕○頂○以○爲○無○峯○起○而○見○日○峯○能○顯○雪○遲○之○
見○霧○并○雪○與○峯○隱○之○歷○階○而○上○霧○乃○穠○并○與○
乎○遊○者○隱○之○目○不○見○僑○侶○足○踟○踟○躊○躇○然○不○
知○已○巔○也○放○霧○歸○天○海○而○日○挾○雪○以○清○倍○然○
者○山○哉○以○寒○幻○之○以○苦○樂○之○

顧云似漢馬第伯太山記
劉云序亦佳然而清

雪○浮○瓦○屋○懷○山○兼○遜○谷○赴○雪○採○晨○寒○履○山○辭○雪○宿○
早○起○見○雪○山○疑○是○蓮○花○白○花○清○不○耐○寒○雲○飛○護○花○鬼○

萬壽詩集

四卷

五言古

五言古

我○行○既○以○升○我○客○亦○以○邁○俯○仰○有○一○觀○昏○合○無○三○界○
肅○肅○層○爐○翻○皎○皎○晨○光○闌○步○履○物○候○殊○海○色○來○深○碧○
李園識遊

東○北○有○名○園○背○郭○成○幽○屏○寒○生○曲○巷○風○徑○折○顏○陽○影○
喬○木○維○支○天○啼○鶯○亂○莫○整○亭○臺○怨○短○垣○晤○別○艱○馳○騁○
左○步○趾○數○回○桂○栢○何○輪○囷○雲○嵐○匝○地○眠○綠○髮○欺○履○穩○
斜○途○入○翠○微○元○元○舒○蹠○冷○右○出○舊○薇○亭○竹○松○卧○偃○蹇○
忽○驚○心○力○殊○門○戶○廢○繩○準○如○瓶○衆○卉○移○如○鏡○幽○光○耿○

石來千里浪草宿百年影從茲復見臺絡繹羅深隱
始悟徑步前池光原烟烟遙御碧嶂陰近揖芙蓉艇
坐此忽空懷放歌寧避晚

劉云離舍穿柳
處似一首小記

雨湖泛月同劉幼凝李賜若

一艇抱郭流隨波決所止高擁菱荷風微涼撤大暑
風帆颯颯秋濯足看萬里倒日射明巒輕霞引素渚
孤城信遙迤漁歌自終始鷗鳬夜不來星月靜如此

藕灣詩集

四卷

二七

五言古

藕灣詩集卷之五

廣濟張仁熙長人著

邵陽胡效順抒白校

劉醇驥千里閱

同郡顧景星赤方

另張佳易無逸軒

佳昌弘讓

五言古

雨中訪傾赤方適僧送楊梅佐酒

藕灣詩集

卷五

一

五言古

日夕大江流江聲莽四互斬陽萬古心旅客愁無數
高士亦城居茆屋幽難遇著書二十季艸長門前路
相見亦何深抵掌生煙霧論詩數百篇一一兼秋雨
豈惜酒杯長展轉彌清素

又

雅花何所屬秋色滿堦墀日暮不能別相對風雨時
顧云高澤甚漢人語美人起長嘆高詠乃忘饑忽聞
不得之今人久矣
剝啄至佳果驟見遺是物來遠方可以喻相思食之

莫可盡明朝有別離

楊介子書齋

憶昔學忘言觀書專要澗豈能章句多頗欲靜昏
楊子真良朋心目常皎皎遠風生懷抱芳辰正勤
展眺共子多高吟即魚鳥既歸還復樂宴坐天地小
徒倚散餘杯竹松細繚繞

又

二月倦雨雲北風猶蕩激艸堂互鳴鶉簾響聲愈寂
蕭蕭詩集卷五 二 五言古
雖非桑門資清磬有時擊身輕既歲時世遠
何悲惕閒來更種蕉空塔供滴瀝

答懷

劉子述懷東余作也其言曰我獨思切安商

風世竟罕予舉其詳答之

智趣尚餘舌陶令且試官稍生豈不遠阮公誠獨難
洵哉幼安子遁跡沈漁竿一去三十載還海空蹤跡
市橋寧不鄙白裕良所歡大力悲炎運憤憤愧偏安

諒無國士知卑心氣若蘭奠饋上丘隴盥漱復玄淵
遺民幸老健屢詔勞龍鸞最哉華子魚努力事衣冠

懷張開有江上書舍

故人神明宰勇退乃江干築室鷗鷺中舉慢見漁竿
面云朝望匡山崑幕宿芳洲磐貞觀信坦步澄江寒
濁瀾簡編既簇簇爐雨忽漫漫高吟興易滿風雲肯
乍寒我亦山中人白首思幽蘭

又

藕灣詩集

卷五

三

五言古

君家有逸叟官成恣所歡濯濯稱良牧皤皤信羽翰
太守子龍先雅調不復作清琴君更彈上弦聲流水
生有詩名下採撫雙鸞華靡豈不樂風波良自安况復高堂上
啜鯉勸加餐

園夕見并頭菊花有感作

日出見秋風日入天逾碧顧云二句合看愈佳閒行
菊已花因風生儉偉素質挾霜棲月落光彌積如何
有并頭幽芳儼共俗邁種既相憐比德還兼適駐白

齊昌來。艸色。俚行役。吁嗟。及朋心。次第高賢迹。時顧
赤方。離落。念千秋。三徑。酌深益。

壽陳孟敦

聲風枝不汗。龍薤膏如玉。坐見彈琴人。抱月理幽曲。
曲中何所云。知足聊不辱。採茶不及苦。食松兼致菊。
八月蘭雲秋。晚涼淨如浴。凜其冰雪姿。獨立羞黃鵠。

顧云不俗

劉岡玉澹閒艸堂

藕灣詩集

卷五

四

五言古

劉生有艸堂。結構無新製。植援見古人。歲月疑松桂。
微雲浸北牖。幽蘭紛左砌。仰視天漢遥。風雨來次第。
盛暑失炎空。展眺乘清麗。我聞民生艱。百年如暫憩。
著書萬卷勞。艸檄三軍厲。悠悠月下鋤。落田間稅。
取適信有由。致違良無泥。願言遂飛鴻。晨夕舒搖翫。

劉云流暢

審交

擇林不擇根。中土變荆棘。種穀誤種糧。白頭思黍稷。

河有絕險。龍門澗。塞有時。泛安波。舟楫戒孔亟。
所以審交游。買地施正直。

又

下有鴛鴦床。上有日月光。結髮事君子。歡愛照子腸。
十季理琴瑟。素翼雙鳳凰。黃金生離別。弃置有路傍。
靡蕪妾所採。菅蒯妾所長。兔絲附松栢。根絕空低昂。
大賢戒隙末。良朋天一方。一聞谷風辭。淚下沾衣裳。

顧云俱入古

藕灣詩集

卷五

五

五言古

士有傷心行序

顧云序似恨賦。劉云惻惻。媚媚可問六朝之席。

夫托跡玄邈者。神息而音稀。寄懷廣漠者。志
淫而語肆。彼豈能目絕滄桑。心鮮慨慷乎。知
不可以力戮。故盲放而詞斷也。累俗縈懷。與
世糾構。風雲異面。浮沉殊觀。有足不痿。有舌
不聾。所謂信情貌之不差。雖百變而在顏者。
也。余生薄祐。少失先人。鮮民不死。苟活人世。

祖母劉美子襁褓携我江阜厥十有六齡而
伉儷我乃謝母余帷置房室焉母宦蜀三載
以險薄青天余隨不許晨夕之間幸無顛沛
然而月宿風吟實惟一二舅弟母歸之五年
歲在乙亥民汴克斥戎馬填衢棲驚魄于山
椒寄亡命于水渌瑣尾之嘆雖盈果谷之實
鮮迹也暨乎庚辛當事不戒豢豺狼而食土
地饑饉薦臻疾癘雲鬱衆殍聯聯寄命以目
余則瘦骨支天悲思匝地亦有倉廩粟不告
瓶亦有膏腴麋鹿縱橫亦有朝夕莫我養餐
若夫王母下世賢妻去帷高朋少殞弱子基
頽婢僕哀于原隰親戚暴其膚脫遇無故物
室有蒿藜于是涕响莫續怨曲靡廢寧空房
之寂歷攬日月而覓驚歛眉寄食俛首招覓
旅館蕭蕭青燈在熒一子異國誰視晨昏火
滿大宅霧傾天君遂罹閔疾百日猶呻因念

慈親倍棄之過早執憂駢集之何深咎方室
朋盈坐骨肉如雲出列騎從入擁清尊雖第
瓢之可樂亦罄匱之鮮陳胡積悲而釀垢萃
百憂以爲身若涉大水渺無四隣斯固淵雲
墨妙難索其隱曠札操理莫貌其音所以寡
耳目之樂而不可聞疾風飛鳥之聲也太尉
善淒戾之詞工卻多瑣尾之句長人然而常
豈好爲是悲涼哉所謂其時則然也然而常
斯時也攬筆爲文深不沈吟淺不咳嚶瀏瀏
暢其幽思喧宕拭其洩涕雖履危以千匹
墨貧于一隙乃有晉江蔡先生者簡于閭閻
獨凜鑒澄既惡予之悲壯旋相詫以傷心夫
聆聲識興亡觀玉辨俯仰猶目步其趾耳正
其聰乃以糊名嶺棘之塲如悉其憔悴宛裳
佩玉之語如聆其呻吟豈有神傷于中音浮
响外旨澄其內識備目先者乎幸從簡置
此知心夫賞柯亭之竹者不必截管爲吹

嶧山之桐者或在撫弦爲美以爲知已不信
賢於經年白首云爾

習我際治平豐融不云樂今我罹百哀幽懷迥寂寞
所差骨肉殊至理未能託孤貧敢自輕戰戰增恭恪
乃有隔垣人肝膈如相索攀懷見新悲剋盡如斤削
嘆彼行路翁高談少村度所以感知音不在祿與爵

湖歸

結茅在湖陰深松覆其處爰有農夫居村色淡容與

藕灣詩集

卷五

八

五言古

凶年厭身閒籬落罔拮据依山置枕惟床前禽鹿踞
縷縷松中煙鋤之不能去農人告余言秋光爾何堪
混迹久玄冥夷惠兩無底誰能抽旅思寫霧空箕俣

其二

曉起見雲林雲林舍歸思遠壑幾煙封十里移山致
牽崖出衣裳半規迷蒼翠渺渺憐間鐘度林何所寄
微想我行忽見僧行李清無對一肩秋水篇爽颯也
霜吹次第望家園饑寒勞委置

劉云清矣而氣足

先夫人歿三十七年姑蘇遺詠滿人口而器澤
闕如與仁兵火不墜者一玉環存亡妻吳氏
歿六年存黃金指環二客夏避兵竟歿鳳穴
茲壞垣復見家人足悲喜大兒已迎婦應執
先人澤此三世物爲詩并遺之

微物凜孝慈百年視家室先人耳目觀子孫伺欣慄
土花祭鼠居光景迷風日豈謂雷塘釵鸞龍耕復出

藕灣詩集

卷五

九

五言古

三世呼婦兒歡見如聚膝執澤憾我疎繼志應爾容
輝輝金玉資式是生康吉

顧云慈孝出之深厚如許

病夜聞雨聲率爾成詠

床前雨聲侵戶外鷄亂鳴雨以變秋氣雞爲存故音
顧云好好嘗咏鷄鳴主人卧何爲澹若無弦琴齊物
風雨之句得此更暢
既罷論養生時廢吟晏起臨牕雨色還高林

劉云淡淡漠漠似韋蘇州

晚秋書懷

荒菊被深園。黃紫各異色。爛熳起秋風。繁霜轉拂拭。
物生信有由。榮枯恣所得。候至驗天隱。非能全并側。
忽見隨陽鳥。凌空生羽翼。慷慨同儔尚。自虞縉代。
豈無翔天翎。保茲食與息。

顧云天時人事從微物
發之遂盡理致

又

登高望四海。百州信已稟。鵬鵠亦何心。四序誠難披。

藕灣詩集

卷五

十

五言古

芝蘭善自懷。難與松柏期。蒼然天氣寒。襟帶懷所思。
所思不彼至。日暮商風悲。悠悠復悠悠。孤居三嘆誰。

又

朝出事征輪。暮入歸農園。北風吹裳衣。艸盡門前路。
至性老天遊。行藏窺宿羽。寶此孤雲踪。醜彼代入慕。
忽聞長吏過。投刺乍風雨。下馬入小園。再拜舒情素。
顧云忽入此點。黃花信我閒。日入全深嶽。寒更豈不
綴。然其實事。嚴野坐濡霜。露曉望東南。山如何更坦步。

又

秋冬惜夜長。老至空坐卧。宿鳥號深更。哀壑更相和。
拳簾望殘花。燈影臨牕大。多年熟蹉跎。情性成軼阿。
反側亦何愚。浮名徒自挫。起讀古賢書。努力共寒餓。

齋中讀書

萬物恣開落。天宇曠晶閒。今人匪古人。精意乃相關。
獨坐理細軸。時臨松竹間。疏疏涼氣切。翩翩飛鳥還。
興往念低昂。情適乍追攀。校讎不數紙。起見牕中山。

藕灣詩集

卷五

十一

五言古

百里橫蒼翠。高深可破顏。

聞雨

苦雨行人靜。猶多未息肩。日暮弛負擔。蒼茫見山煙。
我生畏行役。馳驅已歲年。中腸鬱不舒。孤燈照宴眠。
朔風厲永夜。鷄鳴不敢先。念此增太息。懷抱空纏綿。

山中有春艸懷毛尊素

白日麗春條。含榮發其滋。幽岩信遊目。黃鳥復鳴之。
晴雲颺天中。餘芳肆地垂。顧云鮑芝蘭一朝秀綺谷
更佳話

何○差○池○美○人○坐○茆○茨○微○吟○善○及○時○古○懷○鑒○明○月○薰○風○
灑○靜○儀○豈○無○市○朝○兒○燕○居○各○有○私○日○夕○子○規○鳴○君○來○
胡○遲○遲○

五言杜體

湘上書至懷文氏妹

客○從○瀟○湘○來○遺○我○數○行○書○書○中○重○太○息○使○我○久○踟○躕○
憶○昔○先○皇○永○老○賊○竟○恣○睢○鼓○角○塞○天○地○蒼○山○痛○哭○初○
顧○云○少○陵○骨○肉○半○城○野○雙○眼○割○行○裾○余○歸○幸○間○道○爾○
得○意○處○

藕灣詩集

卷五

十三

五言古

繫○尚○干○旗○陰○風○吹○鬼○血○隻○影○回○空○廬○日○月○隔○威○孤○伶○
鬼○徒○遽○除○豈○知○三○載○後○客○路○聞○趙○趙○斑○竹○照○啼○蹤○藕○
鬼○暗○異○墟○所○恨○良○人○沒○何○以○困○泥○淤○管○爾○同○食○飲○素○
德○視○璿○璣○背○人○和○嫂○孽○弱○質○已○閨○譽○爾○嫂○丘○墳○大○雨○
明○各○異○居○長○使○經○天○淚○蒼○煙○共○嘆○歎○西○望○洞○庭○波○慘○
惻○悲○門○閣○

劉云似佳。顧云杜不可及者。至性。出之自然渾厚。

二月

二○月○夫○如○何○雲○雷○壯○不○已○轟○然○耳○目○開○百○靈○一○時○喜○
顧○云○余○亦○有○言○豈○能○矜○形○容○良○已○沁○肝○肺○翹○首○非○類○
聲○頗○歡○喜○之○句○
狂○策○足○不○云○悔○馳○驅○國○士○心○慘○淡○發○婦○緯○老○眼○問○皇○
天○歎○嘆○必○有○以○

縛柴

縛○柴○爲○門○屋○結○構○四○尺○長○踈○橫○亂○觸○手○取○足○蔽○匡○牀○
下○餘○霆○雷○入○上○挂○月○星○光○左○竈○隣○野○婦○右○徑○滿○衰○楊○
諒○非○寂○賞○姿○躬○耕○况○未○遑○子○規○叫○中○夜○獨○坐○起○傍○徨○

藕灣詩集

卷五

十三

五言古

三○春○重○花○鳥○胡○爲○滯○此○鄉○側○聞○夜○來○寇○反○覆○多○怒○驤○
普○天○半○孤○寡○骨○肉○禁○再○戕○皇○天○本○正○直○理○數○有○通○強○
古○皇○重○禮○樂○野○老○念○珪○璋○盈○虛○固○有○物○豈○宜○常○頽○傷○
昨○自○山○中○來○卉○木○餘○冷○芳○愁○思○立○且○夕○耿○耿○愧○衣○裳○
努○力○贈○賢○豪○賊○圯○寧○倘○伴○子○行○知○不○迷○束○縛○井○深○藏○

白鶴龍王潭

深○山○長○曲○溪○山○水○嘗○相○厄○上○挂○千○尋○岩○下○踞○蛟○龍○宅○
危○石○遶○遊○人○威○神○恒○展○展○玄○陰○不○掩○陽○龍○隱○淵○聲○清○

雲雷此卷舒。激盪在咫尺。巨湧既波濤。細澣多霖霖。
深黝納諸巒。水石同蒼碧。斷縷莫時施。萬仞餘沉璧。
脩霧杳素林。霜條森劍戟。巖谷晚自號。水壑相潮汐。
如怨時悲吟。如物相解縈。已具風雨客。况復當電霹。
此時朔氣寒。窈窕理鳬鳬。因思曾我聞。霖澤神無數。
何以蟄鱗居。便旋美仙嗣。日暮一瞻禮。倉卒勞攷核。
我欲泛小艇。履石銘其額。吁嗟且獨還。夕陽影歸客。

劉云潭光在目
又云妙結

藕灣詩集

五卷

十四

五言古

靈泉洞記

湖上不饒于水而饒于石。東南之間。有山嶄
嶄。側肩睨目。逆與江闊。左瞰江右枕湖。則惟
石實踞石于足。為磴。磴為石排。為牛肝。為上
下山。為積布。石于腋。為洞。洞春夏俯湖光出。
清泉以相響。答秋冬湖涸。短艸離離耳。洞側
人為陽城。為靈泉。辛巳臘。初子從石排渡石
戈。戈厄中流。若龍卧于江。而見其爪甲也。風

雨煙波遂及沙村。冬人王太生觴余。話凶年。
是夕里僧謙如。顧云。又一波瀾。從海上挾。
千步沙。驚濤來。夜半朔風。凜栗潮出于舌。余
輩咸振衣起。如雪立。因疾呼王君子。十里差
一面山洞。而愧彼海上僧。為詰朝不與雨波
者。有如江詰朝渡江。抵積布。下僧與馬積布
石橫理。而縱之上。數十丈。嵌空隙。倚欲下。噫。
人徘徊不能去。過積布。抵吳王廟。行五六里。

藕灣詩集

五卷

十五

五言古

至靈泉洞。側友人翟生。主朝夕。是夕復雨。余
謂六七人者。急閉而耳。我將飲酒而已。胡雨
為詰朝。食我麥羹。而不縛炬。執燭為洞遊者。
如不渡江。翌日雨霽。主人縛十炬。人持一童。
子挾種火。竟遊在靈泉詩。

劉云序似元道州
詩似杜少陵

東南有高峰。奇雲鬱決潏。鱗鱗石氣寒。蓄泄何深廣。
古洞谷其陰。雲龍風所掌。天地窈窕居。日月不能爽。

通驅江湖波隔壑。咎殊響我挾江雨。來僧携海濤。行側肩人永巷。火曲逢高敞。雲光刻削深。觸類滋伸長。列炬視鴻濛。斧鑿誰今蠱。旌蓋象馬形。幽室何擬彷彿。數入接清泉。涓涓靜甕。而自註洞深。風俗當早雪。餘句勸散享。俗早取其水。深知造化功。宵然肅心想。安知無大文。千古不可朗。

劉云斷句
幽古

梅山詩并記

藕灣詩集

卷五

五言古

五言古

辟寇湖上十年矣。湖左十里而近。有劉季峯。漢祖避兵處。竹葉雙出。傳漢祖匿山中。取而剖之者也。大江以南。曾山峻嶺。爲荆山園。卞和泣璧處也。斧痕隣天。旁石猶在。玉狀予皆嘆恨。不一登視。今年偕弟開。讀書湖庄。訪友人王。大生。夏漲連江。雲濤渺然。過沙村。村側里許。有范公純仁遺跡。高峯茂菁。石根硯翠。微山外。煙雲半縹緲。迤邐逼人。或曰雨至矣。無

藕灣詩集

五卷

十七

五言古

往余曰。秋氣賴林壑。間固如是。披竹棘。伏石間。過雨漸見大石。方廣垂覆如厂。內有石壁立。長丈餘。風雨不侵。蝕漆書梅山字。徑尺有咫。左字五。已卯孟冬朔。右字四。范純仁題。亦度可三寸許。大者則忠宣公筆也。雨少止。尋故道下。謹按忠宣歷事宋仁英神哲。年七十卒。于宣和辛巳。哲宗丁丑。與呂大防。劉摯。蘇轍等流嶺南。是時忠宣因疾失明。怡然就道。越三年庚辰。哲宗崩。徽宗復。忠宣官遣中使賜茶藥。兼問目疾。則已卯之歲。忠宣固在永州矣。且兩目俱喪。安能援崖作大小書也。或曰。若是其僞哉。曰。非僞也。然則在仁宗已卯之年乎。公于是時年十三矣。曰。年十三作如許字耶。曰。何爲其不可也。哲羊元敬年十二。工書。風霜林。書入于醖之室。我明李文正。五七歲。嘗兩入禁庭。作大書。計文正守睢陽。

忠宣以家舟與石曼卿年亦未壯區區佐梅
山宇豈異哉且文正招討陝延忠宣兄純佑
年將冠卽與諸將出入盡得其能否文正賴
之以盡一時之用况忠宣大節出純佑禮輩
萬萬此豈足爲公駭然則是書也斷斷在仁
宗已卯之年忠宣年十三或阻舟遊覽無疑
也子弟曰然有是哉此古人也足以風矣管
者韓魏公年少以家艱從其兄入齊安黃人

思之刻其詩于四十年後蘇端明以貶謫泛
赤壁下浔川過予邑西橫里至今增重夫太
戶土姓垂白之老高官豐爵赫耀鄉里卽不
能以其文字爲邑里重而不肖者至使後人
吐罵至如名賢宿望雖童穉之年貶斥之宰
猶不忍沒獨一忠宣云乎哉惟是江湖咫尺
長委荆棘猿狖鄉人旣不能知知者復不數
至徒使七百年山川笑人兄易詩以記之

秋水瀟瀟歸天水石如相阮家家蘆葉中漸覺沙村隔
十年不渡江江聲誰古管買舟競一浮村岫寒可摘
翠色青巖巖雲光白格格微雨戀幽深隔壑峯愈積
嘆息發中流何山不可惜豈謂叢箐間復隱高平跡
自註忠宣遂登所望山蹈危生蹶蹶再履山中雲崩
崖猶躑躅上石覆方廣下臨景無尺惟仁及弟開遂
勇披荆棘旣睹梅山書愛觀已卯筆倉卒見千古鬼

藕灣詩集

神生點黠嗟彼仁宗朝文正猶迂謫已矣嶺南人閉
目何奇策宣仁固已亡悼京寧久聲咄哉天子尊識
面廢挈扼嘆息理歸舟江波翻石壁遂阻荆山遊無
爲更感額

劉云全篇氣老甚
顧云亦道州亦少陵

雪夕望東山懷舒氏伯仲
朝望東山盤暮望東山顛
晚望東山望今茲忽異焉
側聞舒氏子散髮卧山煙
大舒春雲姿笑啞歲嬈妍

北突卿與相至性張幽玄嚼墨日萬挺自號東山
中舒飽江海縮脚耕山田耿耿皇天愁藉藉生浪仙
舒僧風雲從此苦日月不得開顧云似小舒齡最少
蔬食已多年辛勤坐短榻寒玉刷清堅孤燈煥形影
氷骨相迫牽我爲墨莊王汝作硯山仙我欲張吾軍
大戟鼓驚驚竟夕不可寐刻畫池綿穿安得洗混瑱
臺洞理幽鮮君能役山靈飛夢致瑤箋

東山贈何子

藕灣詩集

五卷

三

五言古

壯士一杯酒短褐翔寥廓匣中秋水鉞天外舒長嘯
左顧落撓搶右盼澄湘鄂壯夜南山歸虎血殷肩膊
此豈山中人而能老丘壑苦言世事非俯仰成慚恹
削藉穴深翳薜荔眠朱祿千岩泉愈歌百盤峯轉拓
我行寒春花未面先秋皓至語隔溪照妻孥掃徑

劉云英氣
勃勃

遜家伯守歲食黃精

今茲復歲暮日月靜愈卒捺理敢云深相資仍骨肉
吾宗本孝慈况復俱華髮招飲亦尋常但坐和風緊
高盤缺獻酌黃精堆突元採掇在茲山妙理兼松

顧云
至性

端硯

永從層澗底置此孤雲岑顧云造物要爲此能如高
士心巧匠製愈朴暇日開我襟靜理欲忘言屢喻非
知音

藕灣詩集

五卷

三

五言古

弟開避賊山若賊至投奔崖以斃爲長篇哭之
亂後誰歸得他鄉勝故鄉吾弟不解此坐使古人傳
顧云惡庭荆色已莫經天淚海長廿年如鳥覩蕭瑟
埋鬼疆短髮從予遊肢骨淨蒼涼予文爾嘆息爾詩
余和倡當世知名者或號爲二張顧云康辰息湖上
促膝兩艸堂弟爲藤石齋余編風雨廊隔舍琳瑯音
憂憂夜未央六月湖天壯芰荷何渺江秋風送爾歸
短調猶硜硜共冬賊數警烽火疑故常爾仍赤山

余行復斬陽爾我不可別○
手過橫塘○然咽哽語

于時苦告我○厥夢乃不良○
亦知非長策○而色已蒼○

爾父年半百○爾室在帷床○
一朝生死別○壯質已顛○

上有千尋崖○下有百尺霜○
竟兮履其間○料料誰窮○

咄嗟問天帝○睨倚天之閭○
秋氣立癰瘰○刻削如瘡○

顧云絕好古猿身裂幽獨蘭蕙斷芳香
竟兮無歸來○

詩然退之猿身裂幽獨蘭蕙斷芳香
竟兮無歸來○

親故半摧亡○有田盡流血○
家無宿春糧○千古騷人言○

招招空誕竟○乘雲俯天際○
無為塵世戕○

顧云美招

藕灣詩集

五卷

五

五言古

藕灣詩集卷之六

廣濟張仁熙長人著

邵陽胡效順抒白校

京口談允謙長益

姑蘇姚 佺山期

門人饒子國百豐輯

七言古

談云悲思鬱結其音繁促近日為詞行不得不

藕灣詩集

卷六

七言古

姚云七言篇什不多而沉痛頓挫兼古人之長

王師行 丁丑斬陽作

北風一夜江湖黑○短艸幽如變顏色○
啾啾人鬼望王

師○劉云凡月明賊去無消息
竟鬼猶動王師蹀躞黃

梅來大旗斜卷甲○光開燕弓粵甲等○
開集楚語秦歌

坐夜立野燧烟橫○接天紫四萬軍屯五十里○
中有塞

北兒意氣吞江汜○碧眼卷髯髮斜指○
熊熊晚度明湖

水鐵衣嶙峋醉未起○黔兵鎖兵竟披靡○
我聞元戎集

師良已力。官兵五道紛如織。天子按劍畫中原。老臣持重如克國。我居荒莽非一朝。烽火淹留寧三月。青山無人血骨白。顏云三殺傷斬伐窮毛髮。兒童莫厭凱歌遲。虎狼庶就旄頭沒。君不見繡甲貂冠掃地王。膽墮王師昨日降。投戈士卒與翺翔。顏云結意含著

劉云篇力甚足

戊寅春二月朔雨木冰

春寒盡日泥行步。我行哀壑迷天路。石嘴崖邊足流

藕灣詩集

卷六

二

七言古

血馬僕顛僵哀號呼。羣峯逐逐雲相繆。日暮無人豺虎伏。中原南北走烽煙。幽巖草樹皆戈戕。是夕雨水更冽冽。朔風狂吼肆捲擊。松竹無波聲噎咽。夜半千枝萬枝折。折前年雷電冬可咤。夫怒不回雨木稼。貧兒飯食會備無。古識還傳大官怕。嗚乎木稼余憂只羽。書昨夜如雲駛。百萬貔貅宿太湖。去我瘡痍二百里。嗚乎木稼余憂只。

顏云不愧作者

西馬來

流寇始延綏。噬秦晉豫蜀。馳突楚漢間。以馬逐人而食之。楚漢之民畏焉。曰西馬來矣。西馬來矣。

冬十二月西馬來。輕趨蹶蹶連塵埃。冰飛雪壓江村暮。荒城鴉噪樓煙霧。弓刀洗血。瘡長風。層積枯天。天不怒。家家兒女淚如絲。西馬驅之臥屋。屋顏云屋不然此時竟有之。西馬飲血嚼人屍。白骨差差行道悲。憶昔神

藕灣詩集

卷六

三

七言古

宗四十紀華堂。麗屋留妻子。小邑孤城絕鼓鼙。旭日清風散雞豕。何年西北疊風煙。幾載東南勞弓矢。君不見李特樹齊司馬。問君不見赤眉黃巢亂劉李。問道驛驕出戰場。古之戰場今在此。

談云促節悲音不可多讀

水西門行

辟賊者爭門有擁卧而斃者。作水西門行。寒濤怒鎖層城閉。朔風倒射睥睨脆。哭聲直撼水西

門地圻天崩天亦弟亦有本嗚乎世間萬事可經
人何必弓刀與賤貧轉眼江機飛霹靂十人競渡九
人溺

秋風歌送開弟歸省

西風夜半尋牕隙抱琴起聽今何夕落木江波帶雨
秋促織依人人作客劉云悲涼警切老弟暮春入湖上眼看
鴈去湖天茫雁回暑退只須臾敗荷枯樹生懷想弟
之歸矣秋益老故國雲林獨潦倒拜毋曾携二月花

蕪灣詩集

卷六

四

七言古

霜光淨拂今如掃弟之歸矣何嘆息篋內秋風更狠
藉有書百篇見父娘益我懷思若李白

顧云稍似袁中如耳

送劉九之河南

劉生三十鮮遇步好妙賞幽稱奇素山川嶽結卧不
舒許將風雅蒙霜露長安道上多今古况復經年事
戎武春風草木尚河山蟻虱健兒悲戰苦夕陽禾黍
走狐兔流鶯野店生新煥太行高遠太華孤影落黃

河看日暮顧云無聊不朗陵風雨正丞丞主人琴鶴
更相隨放歌莫辭金屈厄笑呼日月盤蛟螭男兒閉
戶真堪恥古人感慨必有以誰將綸羽事中原萬里
之行從此始

談云壯激不忽

江南行

拾焚餘也

江南之山鬱嵯峨影落江心似頓戈山中之人戴篋

蕪灣詩集

卷六

五

七言古

笠蘭紙作甲江邊立千艘總千蔽江日百仞挾斷黃
金出江南兒女太厭食煮酒迎金不待晨須與萬砲
出江裏南人血作江濤水胡不携兒歸種田解牛係
堆立青天

顧云末語無限味談云悲從中來言不能盡

飛燕吟

令官廣樹涼風繞半折碧瓊香窈窕鳳凰聲動玉甌
秋狎客無方吹細嫺萬喚千呼仙不回霜老芙蓉曉

箭催不見紫裙蘭徑冷空唱昭陽赤鳳來

談云似溫不似李共情
幽艷不奇琢故

昭君

羣兒夜靜吹蘆葉。珊瑚淚落胭脂塞。漢宮顏色客丹
青。肯寫妾心對明月。邊月如睂隴水清。爲妾
分明。璫瑜帳冷琵琶斷。玉匣秋風草正生。談云亦
溫非李

乙酉仲冬積雪胡孟培劉幼凝千里取次過訪

浹月任雪中三寤歌

藕灣詩集

卷六

六

七言古

胡孟培先生

先生家住萬山谷。風搖几簾寒生瀑。深夜雲翻帳紙
黃。曉來松靜雙茆屋。談云造
語無痕先生踏雪出邨古。屐聲
响落梅花圃。方瞳射日捲鬢雲。老舌隨緣擊法鼓。過
我三宵抱骨眠。塵歇塵空心獨苦。冰消雪落中孤簷。
彼美人兮可晤言。

劉幼凝

美人遁跡蒼山阿。高翻石浪雲逶迤。窈窕深徑靜幽

蘿煙岩曲。峭臨陂陀。星月凜冽。水微波。猿猱啾啾。虎

豹過。攀緣桂楸。聊婀娜。是日北風吹雪。千里飛我我

美人。慕類悲嘯。夜婆娑。酌余酒。朱顏醺。含思風雅。淚

滂沱。冥冥鴻翼。空網羅。目成滿堂。矢靡他。彼美人兮

可晤歌

顧云音節
彷彿楚詞

劉千里

去年晤子西山雪。寒溪月冷江波咽。今年過我藕花

藕灣詩集

卷六

七

七言古

盧雪聲。墮酒光霏微。顧云字
字刻削低頭十載拜。自持雲龍

筆墨。艱迫隨君家。著在奔皇羲。絕學更過洛。與伊

理語多。恐不爾。萬卷空羈旅。句就風雲成。險阻萬古

冰霜。任爾汝。彼美人兮可晤語。

談云三詩清
脫調亦別

贈阮駿公

龍鳴古寺。幽泉瀉。疎鐘戛斷千峯下。素帙遙翻雪瀑

煙。孤燈自寫松風夜。阮生靜者思悠悠。白雲秀骨吟

高秋老眼寂歷愁。天小意氣已似橫。九州去年鼓篋從余遊。風雨颯沓飛龍秋。煮茗但酌池西月。窈窕人間壑谷幽。嗟乎阮生復何求。萬卷何必干王侯。泥淖里落荒今古。野立睥睨心愈苦。

秋雨嘆

秋雨泠泠入夢寒。門無俗客秋夢安。平生知己半摧落。強餐不敢淚潺湲。自我閉戶常嗟咽。中原南北眼前事。皇天后土秋雲中。蒼茫不解天地意。

藕灣詩集

卷六

八

七言古

顧云老眼熱淚。談云渾然不說破自妙。

唐伯虎姪人夜織圖擬楊用修

茱萸帳冷芙蓉醉。寶瑟無聲涼雨吹。碎葉城頭曉夢寒。閨人夜起當窗織。蘭膏寂寞鴛鴦機。懶倭墮玉釵橫。髮短蠶書雁帛魂。欲摧蚊蠶食翠幕。腸先斷紫塞胭脂。接暮天年年紅淚朔風邊。經營赤坂垂楊路。慘淡玄菟隴水煙。風流一抹霜初歇。雞聲織手愁堪折。莫付金蓮杵上秋。玖砧搗斷關山月。
劉云通篇滿是老到

顧云綺藻真似用修。又云起處亦似飛卿。

樊山王孫煮茗歌

雜樹沾天雲漠漠。飛泉素壁流清勺。山鬼白日號春。蘿僧髮如霜吹不落。
談云句潔而奇。實未經人道。老僧呼霧鑊頭。邊櫟壤爛石空耕。眠茄楹古栢無塵土。獨與王孫聽杜鵑。王孫昔日朱門裏。千樞萬戶競豪俊。紫駝峯滿尺玉盤。琉璃夜泛新豐燈。絃服瑤臺莫記巡。太平不樂胡為雨。地塌天崩哭不回。山磬野猿爰自止。昨來

藕灣詩集

卷六

九

七言古

山中事茗戰紫豹。金鴉飛片片。風掃桃花萬壑清。簷眼沸落清如霰。嗚呼王孫誰儔侶。塵情俗態真寒暑。豺狼逐逐虎豹深。紅玉枯腸聊爾汝。佛燈細雨濕枯蒲。百草煙深啼鵲鳴。嗚呼王孫何為徒區區。

顧云淡宕多悲。

河西崖戰場歌

仲春二月百艸新。陰風道上無行人。石墮山頭晝吹角。千峯萬谷生埃塵。國朝禮樂隆今古。小邑何曾聞。

戰。鼓。野。店。荒。岡。望。欲。迷。黑。雲。古。樹。樓。羅。虎。先。帝。年。間。
事。兵。革。馬。蹄。駝。背。長。流。血。綠。林。青。嶺。盡。兒。孫。兔。走。狐。
鳴。半。妖。草。何。年。戰。骨。滿。長。安。兵。端。禍。始。難。言。說。中。原。
鼓。死。白。日。寒。江。湖。一。旅。稱。孤。桀。山。中。野。老。夜。不。眠。走。
向。山。頭。望。山。煙。衣。裳。暫。猶。羽。虎。窟。戈。戟。不。覺。風。雲。懸。
須。與。兩。軍。來。山。曲。煙。深。徑。折。山。蹣。跼。大。弓。短。矢。一。時。
施。塘。兵。撥。兵。走。不。屬。昏。濛。不。見。河。西。崖。青。塵。赤。羽。陰。
相。易。等。閒。數。騎。出。河。東。顧云少陵咫尺。電。雷。空。躡。蹕。

藕灣詩集

卷六

七言古

山。來。馬。步。不。可。同。然。疑。爾。汝。無。成。功。蒼。黃。莫。慰。野。人。
意。涕。淚。慘。淡。隨。天。風。我。往。問。天。天。莫。測。長。歌。細。語。無。
顏。色。歸。來。青。坂。久。沉。吟。倉。卒。一。師。滋。太。息。

劉云壯而整詞意含蓄
顧云老甚

老墨行贈舒生

黃。牛。院。在。東。山。麓。昏。雲。萬。壑。生。茆。屋。水。石。激。聒。麋。鹿。
趨。薜。荔。遶。曉。埋。幽。谷。此。地。偏。宜。隱。者。居。長。鏡。短。篲。聊。
趁。起。舒。生。昂。藏。七。尺。軀。舒。生。年。少。江。與。湖。手。持。妙。墨。

歸。山。廬。生。言。此。物。似。百。年。天。都。老。霧。懸。山。川。蓄。納。江。
漫。中。精。堅。淋。漓。元。氣。照。幽。玄。廷。珪。不。在。君。房。死。鬼。神。
出。沒。非。徒。然。我。聞。舒。生。異。好。妙。非。一。篇。孤。琴。與。半。榻。
瘦。坐。無。拘。牽。三。更。水。老。雪。如。拳。蛟。胎。月。灘。凝。空。煙。風。
驕。木。落。兮。皇。前。竹。雲。愁。絕。心。孤。拳。何。日。東。山。共。種。田。
與。生。磨。墨。復。琴。眠。

顧云磊落

再至凌霄崖中有馬祖洞

藕灣詩集

卷六

十

七言古

少。年。便。說。匡。廬。好。今。日。登。山。身。已。老。秋。風。瑟瑟。會。欺。
人。一。杖。撥。雲。非。艸。艸。翠。微。鐘。鼓。十。月。寒。五。老。日。夕。盤。
龍。鸞。何。處。看。山。最。得。意。古。洞。一。榻。千。松。關。五。日。凌。霄。
兩。度。來。高。崖。低。谷。愁。薜。荔。斜。陽。不。見。芙。容。隈。鄱。湖。如。
雪。湧。秋。臺。夜。半。衝。虎。歸。悠。哉。片。月。當。天。雲。嘗。開。

劉云老氣

佛井誦

浴。佛。井。中。百。尺。水。出。向。縣。門。清。如。此。斷。梗。沉。沉。曉。月。

空○轆○轤○聲○裏○官○人○起○顧云張二○月○街○頭○喚○賣○絲○公○家○
鞭○撻○無○閒○時○佛○井○浴○佛○不○浴○俗○明○日○公○家○更○征○粟○

顧云全體亦張王

藕灣詩集

卷六

七

七言古

藕灣詩集卷之七

廣濟張仁熙長人著

邵陽胡效順抒白校

同郡

劉醇礪千里

顧景星赤方

閱

男張佳勗無逸輯

五言律

劉云長人五言律可謂玄微

藕灣詩集

卷七

一

五言律

春覽

遂○遂○園○中○麥○交○交○樹○杪○鶯○聲○搖○三○月○夢○鋤○荷○百○家○晴○
麋○鹿○看○花○暖○顧云玩物之妙兒○童○逸○蝶○輕○顧云不和○風○吹○不○
厭○解○袂○有○平○生○及上句

獨行

獨○行○如○獨○坐○靜○影○入○春○知○隨○意○村○田○綠○因○風○燕○語○遲○
深○懷○慙○古○道○悄○爾○共○花○枝○便○向○山○房○夜○挑○燈○理○舊○疑○
送○夏○象○武○之○京○

好。鶯。啼。不。住。遊。子。忽。天。涯。顧云紛亂原倒古。道。酒。堪。
黃。前。村。日。未。斜。匣。中。惟。寶。劍。馬。首。正。桃。華。敢。是。關。情。
地。薰。風。帝。子。家。

其二

人。生。誰。意。得。京。洛。有。驅。馳。天。地。留。今。古。開。河。入。夢。思。
顧云似此畫西。山。行。眺。處。北。闕。上。書。時。萬。里。他。年。路。
仲點之力矣蒼。茫。恣。所。之。

赤壁

藕灣詩集

卷七

二

五言律

孤。城。連。赤。壁。高。帶。大。江。流。顧云高帶二字好漁。艇。千。年。事。竟。
祠。獨。夜。愁。天。晴。堪。去。雁。顧云與歸雁喜天青各極其妙水。落。正。芳。洲。
久。客。經。行。地。蕭。蕭。蘆。荻。秋。

淨聖庵野望

旅。望。江。湖。入。好。登。高。興。屢。添。偶。從。香。室。過。相。得。暮。
顧云雲。霑。北。郭。迷。深。艸。西。山。合。樓。簾。顧云合字好。又云
一牛輕靈後先都醒回。看。赤。壁。路。蕭。瑟。傍。樞。櫓。

夜泊西塞山

萬。派。江。聲。合。千。崖。一。柱。封。石。形。迷。虎。豹。濤。色。上。蛟。龍。
久。客。親。漁。火。歸。商。急。暮。冬。顧云猶。知。深。密。處。煙。雨。殘。
仙。蹤。

望西山

西。山。隔。帆。影。不。熟。起。波。際。一。峯。青。斜。日。寒。溪。寺。高。風。
九。曲。亭。松。杉。通。爽。氣。鐘。鼓。動。深。冥。更。憶。庾。樓。月。江。門。
夜。不。局。

閩邑侯振華枉過藕灣信宿

藕灣詩集

卷七

三

五言律

稼。穡。喧。塲。圃。傳。呼。長。吏。過。到。門。看。騎。少。掃。徑。傍。秋。多。
列。坐。兼。童。稚。移。尊。就。薜。蘿。園。花。如。有。待。相。共。惜。岩。阿。
劉云真處
似老村

其二

山。色。滿。寒。空。煙。雲。老。樹。紅。野。人。秋。水。外。仙。令。夕。陽。中。
顧云別。致。論。世。深。茆。屋。題。詩。剪。衣。菰。古。懷。君。自。慰。吾。道。屬。
蒿。蓬。

贈胡抒白先生

先生陶令輩飲酒見天真坐客容疎懶憐才獨苦辛
孤懷餘隱約清徑冷風塵白首經綸事微官志可伸
顧云亦杜

訪芙蓉楚一禪師

水○葉○不○動○處○千○山○知○靜○禪○夢○會○春○水○隔○到○在○夕○陽○先○
道○大○容○宗○派○心○空○悟○物○絲○相○思○各○自○慰○立○盡○晚○鍾○天○

顧云孤杜獨南

五峯同楊介子夜話

藕溇詩集

卷七

五言律

徑○僻○非○關○隱○方○牀○信○爾○清○十○年○來○身○道○一○夜○有○鐘○聲○
顧云外江海生秋氣風光盡物情此中深更穩

將入匡廬舟中

獨○遊○寡○言○笑○亦○得○遂○深○幽○
顧云得力語我天意隨時
日○羣○情○驗○晚○舟○
顧云孤雲如自惜夕鳥更相求漸識

廬峯近尋鐘過庾樓

同東林僧虎谿看月

知○子○山○棲○久○安○禪○不○記○年○到○門○忘○齒○屐○聞○磬○得○秋○眠○
舊○水○過○橋○白○
劉云句全杜
新○蘿○帶○月○鮮○不○須○煩○虎○嘯○坦○步○
卽○潺○湲○

九奇峯

路○山○經○臺○畔○微○茫○勢○漸○分○匠○心○生○艸○木○如○畫○鎖○氤○氲○
山○意○全○歸○石○天○風○不○倦○雲○匡○廬○盡○名○勝○對○此○亦○離○羣○

九奇三松俗稱三隱翁雪峯禪師會禮拜之因

名禮拜松

藕溇詩集

卷七

五言律

許○身○何○代○者○而○卜○此○山○岡○
劉云松竟如人
白○日○無○塵○土○青○天○
帶○雪○霜○虬○龍○新○物○色○麋○鹿○舊○衣○棠○一○受○桑○門○禮○高○名○
何○處○藏○
顧云結亦深

大林寺遇天嶽大師

不○負○登○山○履○行○歌○過○寶○林○松○陰○清○滿○地○溪○水○淡○無○心○
客○至○知○寺○古○僧○寒○背○影○盤○河○橋○相○送○罷○幾○曲○又○秋○深○

開先青玉峽望瀑布

舊○說○開○先○寺○飛○泉○挂○玉○龍○終○年○作○風○雨○盡○室○有○秋○冬○

錯愕三千尺蒼涼一萬重當年海嶽字只是

二層崖訪方融上人

金碧芙蓉岫。蒼涼衲子家。松雲低戶牖。井竈落天花。
白髮隣孤杖。疎鐘變暮霞。顧云徐文長亦云
高空刻刻改雲霞閒看彭蠡外。數點是浮槎。

夜坐望五老峯待暮雲上人不至

夜坐望五老峯待暮雲上人不至
數畝青松社，深雲覆綠苔。闔門殘磬住，清夜菊花開。

卷七

六

五言律

劉云清
面○目○奇○峯○老○陰○晴○客○夢○催○如○何○江○上○約○杖○策○
坡○可○思○
又○徘徊○

白鹿洞書懷

徑側綠溪入。峯回到漸幽。一枝筇了了。萬壑艸修修。古洞終難覓。孤雲或自留。鱗鱗松影下。猶自見名流。

其二

何處數遺踪。橋門隱數峯。劉云橋門但可借用書堂紅葉落譚
席谷雲封。劉云窠得渾雅日月臨邊豆衣冠坐鼓鐘。獨來千

載后膽拜許從容

其
三

溪橋清絕處。五老最高岑。獨對斜陽外。空潭落景深。
顧云孤亭畱鳥伴。萬水數秋心。此句然少傷巧。客有
歸興。興因風遂短吟。

文殊寺

在石門澗

畫壁盤空出，回溪怒不行。自矜成雪窟，到日盡雲聲。
徑辟懸天幕，僧衣隔岸晴。顧云極有致有景石門從此入，謝

卷七

七

五言律

客久逢迎

佛手

崑前有寺

孤崑盤蒼翠。前對御碑亭。一徑雲中下。千山樹裏聽。
有泉當白晝。無事到青冥。顧云下勝近識秋風熟。柴門動不扃。

龍泉精舍孟浩然題詩處

寂樂會間咏招提此放歌鐘聲千古在樹影六朝多
畫閣穿蘿入寒泉帶雨過一燈眞悟道含笑獨深阿

劉云三四唐
人絕唱

水壺泉

古寺松風裏寒泉萬木深
偶來霜徑沒得遂九秋心
僧影同明月顧云影因月得今乃云影在個中人煙散碧岑定知陶靖節曾向此行吟

西林香谷泉

永公行道處香室古今傳
日夕影堂下猶瞻鉢外泉
晴嵐澹莫極孤月照還圓
欲酌秋蘭色隨風自杳然

藕灣詩集

卷七

八

五言律

秋郊漫興

歲事全農性艱難豈憚迂
力疲安夢寐機盡老妻孥
顧云涉野路遙通月村煙
近接厨利名人不到鄉路
免崎嶇

其二

傲廬亦今古春去復秋隣
喬木猶存漢家聲正避秦
浮雲消往憾夕鳥悟歸人
顧云有道人歸深矣錯向兒童說
山家歲月真二勿台看佳分看办佳

其三

山中何所有種竹會兼松
自作秋園色開門晝不封
顧云雁飛雲窈窕客去雨從容
向夕攤書坐鏗明第幾峯

其四

餘粒容孤鶩空田信暮雲
雨聲關戶入香色捲簾然
枕簟秋心長松風盡室聞
顧云對誰知砌蛩甚微細相磬
亦殷勤杜詠物

藕灣詩集

卷七

九

五言律

其五

晚禾荒桂裏新釀夕陽初
夜月時高下真農心靜虛
疎狂稱老大夙習念居諸
此後多霜露羣情真自如
顧云忠厚渾成極不易到

其六

坐來隨艸木意得許差池
是日園中桂秋風欲上枝
片雲遲學鳥新月澹生陂
造物憑孤慮長應達士知
顧云好知

其七

夜色立荒竹。深雲靜不開。微涼兼暮雨。映帶至山隈。
顧云舊業寒燈度新書黃葉催自然秋咏好不爲九

其八

面目人何向。余生亦有初。自憐艱禮法。不敢憾耨鋤。
地僻聞香稻。家貧見艸廬。顧云妙妙忽思真隱士悔

藕灣詩集

卷七

十

五言律

其九

人世非關夢。逢人半自誣。白話句有深無心今誦讀。
得意古浮迂。妙理愁難說。新機只獨娛。清輝照跌坐。

其十

憶昔狂吟日。良朋且暮偕。文章深處好。筆墨路全乖。
顧云有得后微。歲山山有漁樵事。事皆可中無刻入。
方有此語隨意起秋懷。

其十一

結廬雖此地。多事敢傷神。一日聞秋雨。終年背負薪。
顧云古人悲秋必非易窺新落水花對替時人

其十二

客至論山水。因之動遠行。顧云亦真布帆西塞路。煙雨鄂。
王城。顧云即盡日芳洲。他年秋笛清賦詩多自慰。

藕灣詩集

卷七

十一

五言律

其十三

舊日知名士。歸田便作家。顧云是我黃花野老。送荊屋。
古塵。遊有景。客谷傳雞早。高簾挂鴈斜。香杭今歲熟。

其十四

抱膝吟初穩。然燈照獨知。顧云深妙都無塵室夢。坐到五。
更時。顧云得榆。粥調孤憤。秋聲度楚辭。數枝猶愛菊。
手應心逶徑問羣兒。

其十五

物色憐時序。暄寒變一園。天光常近雨。山意欲鳴猿。
顧云：萬秋社鼓傳村釀。農評到艸根。亦得近來淳朴。

其十六

一秋常苦雨。雲物轉深冥。別館花陰入。流年鴈影經。
牧：蓑行霧。冷：隣樹隔煙青。顧云：妙景未必人間。悲懽老自醒。

藕灣詩集

卷七

廿二

五言律

其十七

我生未半百。艸率已成翁。十載如山月。多年是雪鴻。
顧云：亦閉關黃葉下。避世暮雲中。古道猶堪惜。何由論至公。

其十八

涼風吹客處。誰不念歸農。顧云：十字喚醒。獨見山心在。長宜野徑封。寒灰圍夜積。殘月動高春。莫向隣家坐。新秋酒易濃。

其十九

近說千峯上。安禪屬定僧。迎涼三徑菊。照竹五更燈。
顧云：下歲儉猶施鬼身。輕亦杖藤門前。苦路在莫厭。

其二十

落葉响空林。閒行聽莫砧。近家常潦艸。問客有升沉。
白：日懸霜。美：青：天：耐：苦：吟：無：情：身：世：事：折：盡：五：更：心。

藕灣詩集

卷七

十三

五言律

曉看石榴花

五月雨聲倦。閒床生曉吟。艷枝隨手眼。濃葉間衣襟。
漸：可：兒：孫：熟：偶：然：歌：笑：深。顧云：主：孟：年：來：無：底：事：堪：記：種：花：心。

江上寄友人

看秋杯酒夜。無意獨登舟。天露高橫岫。江風長逆流。
蓼汀疎着雁。漁屋偶盈鷗。蕭瑟寒帆遠。何由寄共愁。
乙未九月初四夜流寇遽警。夜別劉幼凝千里。艸邑無倉卒。傳呼忽此辰。鼓鉦催別色。星斗視離人。

云從星漢出短夜衣裳會殘燈車馬身劉云句曲山人
悲歌從此去烽火過西陵劉云真境

避寇武湖

白晝昏如暮朔風不可耐劉云讀趙詩舉家同寄葉
百口累孤舟稚子臨霜哭山妻面水羞武湖今夜月
蕭瑟志余愁

其二

烽煙三十里湖上卧驚寬指水成茅屋綿若隔懸門
野航無日暮微服敢山却即有桃源路風光難俱論

丁丑斬陽圍城

數徙猶無室辛勤傍客居為貪添隱忍因亂滅粗疎
浪迹江湖滿圍城雨雪初尚餘千古慮分置
一床書

其二

城上傳籌急居民晚集塙荷戈步爾汝候火報存亡
短角寒呼月悲風自捲霜三更聲尤苦數聽斷余腸

賊火東南郊官軍不出

百尺明湖水將軍坐鼓旗荒郊餘狗鼠天塹卧熊羆
短州寒雲動陰風暮角吹古來稱大國征伐有王師
劉云妙結顧云

寓馬口湖

湖州碧連天鶯啼復換年移家春雨後去國杏花前
細柳朝牽夢和風午送眠顧云細柳敞廬高更望處
處有山川顧云懷抱足

讀書江寺望雨

午卧茆簷下清風起梵幢寺鐘涼出戶崑林綠移牕
漸見山如暮微聞雨渡江顧云上句暮字好下句雨字好濕帆
將野鶴猶自去雙雙

小築

幾年車馬客小築大江東四壁餘天地孤燈聽雨風
氣岸編茆山色滿選石谷雲通故國蓬蒿徧淒涼應
未同

初秋同友人望雨

落日猶餘照崖雲。迥自行違江兼電。白山月聽雷清。野徑還留客。殘尊數徒觥。今朝秋氣過。纔覺暑微平。

其二

數峯胡傾側。倒影入湖平。天末片雲度。星前半雨聲。寒松吹夜冷。澗瀑引風清。遂有深山色。留燈到五更。

劉云二詩寫暴雨新寒及天不盡雨之態。物入微。

悔不

藕灣詩集

卷七

十五

五言律

悔不從年少。輜名養此身。馬牛都似我。臧否更何人。壯志勞風雨。寒灰愧苦辛。蓬蒿應有宅。鷄犬即忘秦。

人日過劉幼凝村居是夕雷雨

靜裏一相見。深杯興每同。春雲三徑外。玄石數峯中。春色驕雷電。交情慣雨風。村居何所事。竟夕語高空。

出塞擬楊用修

虎落度邊津。將軍紫燕屯。良家六郡子。屬國五千人。白日寒金甲。昏風割絳輪。凌煙歸北望。不見黑山塵。

劉云苑

雨不絕

江氣搖山足。高原沒曉村。夏雲峯俱老。秋水月同寬。蝸蚓行塹案。鳬鷺失清潭。老農詩節候。何日報新晴。

劉云三四奇俊

其二

過雨雨偏長。濃陰只艸堂。風霆穿牖壯。枕簟入雲荒。五月干戈後。三農禾黍鄉。閉門相待曉。寧忍賦秋陽。

藕灣詩集

卷七

十七

五言律

病中兼聞賊警

遂以頻年疾。醉余賤與貧。蓬蒿當日宅。風雨近來身。白首尋知己。青山憶故人。顧云二語盛唐披衣憐影瘦。不忍話艱辛。

其三

亦知賊不顧。倉卒已山樓。斷岸多風雪。虛中怯鼓鼙。一燈來雁早。無夢繞雲低。去住西離語。支寒每杖藜。

其四

更長欲強起。舉幕見星辰。豈愛風霜早。羞令枕簟親。
花黃稍借酒。秋去渾無隣。骨肉多摧折。何人坑苦辛。

癸未從賊中遇諸僕得舍弟消息

取次成羈虜。愁聞近始真。一貧猶杏老。多難豈餘身。
憶我投戈夜。思君間道晨。音書憑淚寄。兩地共艱辛。

額云題與詩
俱似析

賦得辛苦賊中來

辟兵身欲老。此日更身親。雨雪羈冤暗。風雲戰氣屯。

藕灣詩集

卷七

十八

五言律

死生朝夕事。患難兩三人。寂寞寒山路。踈星照暮煙。

辟兵江南歸宿普惠寺禮詹祖塔

寇不隨春盡。依山扣寺扉。鼓鐘堪下榻。風雨忽忘機。
禮佛棲青蘚。招寬坐翠微。看碑尋往憾。空自說前非。

自註祖作云寂僧志載甚悉
寺僧以意更之故末云

同王太生王惲度登飲白石山山去邑里許石

蘓如丹砂

此山雖不峻。高迥異羣山。背島看雲白。當天縹石斑。

兩河人語小。萬壑雨聲閒。杯酒吾徒在。磨拳興不慳。

千尋上人來自雲棲時京都緊急夜話婁動上

人便欲携余南嶽暫擬築山麓便往經視

攜來吳越杖。坦步入深阿。蒼色荒村暮。溪聲夜雨過。
孤忠方外血。多難篋中歌。何日江帆穩。趨雲到薜蘿。

其二

他年南嶽路。暫築此山阿。野壑宜聞磬。荒陂便種荷。
坐隣松竹老。不厭虎狼多。日夕春雲薄。沿谿信短歌。

藕灣詩集

卷七

十九

五言律

胡孟培先生自賊歸寓文殊菴菴故僧西齋建

此際毘耶室。踟躕憶惠休。高冠辭虎豹。散髮到林丘。

不二君無語。多聞我自羞。雲山秋有興。鐘鼓日悠悠。

吳四鑒如在過藕灣

數尺荷花水。高秋此夕臨。顧云閒情經亂苦。別緒入

杯深。憂國名臣後。扶危壯士心。蓬蒿君有淚。相對共

盈巾

冬日贈胡先生老桂堂

山沸村阿路幽深老桂荒孤吟衰世事招隱大賢風
老氣日○落○山○聲○自○霜○清○葉○照○紅○坐○來○看○語○嘿○心○盡○古○
人○中○

苦雨

十日松間霧孤吟未解春山聲浮谷易竹色語幽人
劉云○砌○浪○搖○天○淺○鵬○燈○破○夢○頻○韋○家○風○雨○夜○得○句○倚○
花○晨○

其二

藕灣詩集

卷七

辛

事自

捲簾蕉葉細過雨正蕭然濁酒呼雲立寒香清露凝
孤村喧石溜三徑惱花煙水簟鷄聲裏清人夢

雨夜同一生兄話舊庵中

故國梅花市呼尊帶雨歌爲儒雙鬢老憶古百憂多
舊夢宜鐘鼓新衣擬薜蘿河橋春漲暖燈火夜如何

八月除更病

一病經寒兩涼煙入戶移食家來○願云○食家何
正○可○愁○徑○到○花○遲○蛩○壁○無○人○話○雪○屏○只○自○知○幽○蘭○如○

可採猶及未霜期

十五夜月

萬古今宵月頻年着眼看翊風經幕曲悄露落杯寒
門戶清無累兒童興不關○願云○惟門戶無累乃得兒
興衰多涕淚何忍聽秋殘○童有興涉歷詔亦聞道語

靈谷沿谿暮歸

一水帶霜清深秋晝夜鳴天高苔徑濕松靜晚峯晴
苦雨愁前日殘霞照此行烏啼與黃落數里是孤城

藕灣詩集

卷七

二

五言律

願云清趣
自效

雪泊壽昌

未覺烽煙淨霸思且集船琴尊連鼓角樵鼎住江天
願云○小艇爭魚亂長帆挂雪還浮名知自苦羞向剡
風邊

觀江上兵馬

殘邑江無賴王師只自營荒煙從斷角暮雨到危旌
願云○從○大將身名重遺黎骨肉輕清源門外艸歲月

向愁生

劉云妙結。蘇云沈痛。老少陵首肯。

大兵稍遠移宿紫金坪

崩剝他年寺。高深此夕登。暗泉猶倚樹。破屋更無僧。
顧云荒涼。夜色禁成毀。山風落廢興。君看元祐塔。空照月中藤。

圍

半嶺秋舍照。高峯晚自晴。霜圍黃落後。荒徑幾人行。
課僕搜技藝。野兒聽易鳴。兵戈閒有日。欣慨欲爲生。

藕灣詩集

卷七

三

五言律

秋雨

老樹斜臨屋。輕藤倦倚門。晚風吹徑濕。寒霧度山昏。
鴻雁殘城在。豺狼古道存。夜來燈火色。幾處點孤村。

劉云
逗趣

藕灣詩集卷之八

五言律

齊昌悼舊雜詩

藕灣詩集

卷八

一

五言律

廣濟張仁熙長人著

邵陽胡效順抒白校

同郡

劉醇驥千里

閱

男張佳母弘讓輯

萬古斬春地。蒸龍氣自昌。至尊思屏翰。大國擁江黃。
畫棟穿雲麗。飛甍接鳥長。竟無遺構在。魯殿日淒涼。

其二

逆獻入荆官索諸度曲
世子勿獨脫于難

晝哭城初陷。當筵度曲嬌。老臬坐得志。小醜怒猶跳。
天意存龍準。人間絕舞腰。烽煙愁絕裏。歡罷正中宵。

其三

鐵旅移營夜。黃雲半壓城。彌天春有雪。盡日戰無聲。
顧云新鬼愁先集。奔寬夢屢驚。閒來看白骨。翹首更

談兵

其四

僻見繁艱于麻城 僻兵使者錢塘許公城

已棄錢塘骨難招楚國冤一丘江上鬼幾日水西門
兵府啼鴉暮高堂夜雨昏貞良或不愧無淚洒鄉村

其五

訛言曾不歇聚訟亦何深報國空餘知亟堂獨倚金

顧云可憐 舟沈胡越夢苔老是非心惟有春江血因風洒
暮林

藕灣詩集

卷八

二

五言律

其六

刁斗三千舍煙光第一關危旌搖暮角鐵甲捲青山
幕府何人檄將軍昨日還雄藩都不惜淚落犬羊間

其七

浮玉龍礮二磯峙江心上有臺榭祠王玠王彦明兩烈士王南宋臣也城陷潮江永

浮玉飛秋練蟠龍晝夜吟濤回千尺雪石帶一城陰
老眼猶朝夕孤亭半古今凌波雙烈士江盡有餘音

其八

清絕南湖地煙波雨後觴幾堤橫去馬一葉係垂楊

過雁飛花短歸雲綴袖長溼清猶昨日極目屢回腸

其九

蘭若齊元魏名園過洛陽野花迷廢壘古石卧危牆
山鬼棲蘿綠人煙墮柳黃悲涼南郭寺鐘磬立更長

其十

禹廟江聲外荒極四壁斜日黃關塞色沙白荻蘆花
故國書千卷他鄉月萬家十年王父母揮淚向天涯

劉云數詩悲壯淋漓氣力均敵

藕灣詩集

卷八

三

五言律

悼袁先生公寥

頗識東阿又還疑李賀同幽思華屋裏鬼語玉樓中
地志文偏古浮亭賦獨工孤墳不得意搖落耐秋風

其二

風俗爾先憐繁華亦自牽真才入欲殺駿骨恨難捐
老眼荒天地雄文半鬼仙廣陵無限調婁斷付哀弦

顧云二詩袁先生可以不死

杜門

製得新茆屋。垂楊徑不通。山寒一雨夜。門靜百花中。
劉云盛唐白社終辭楚。玄亭愧擬雄。不知鶯近遠。啼向曉雲東。

其二

戶外繁香入。山榴艷欲然。呼尊兒女後。謝客雨風前。
井竈幽成屋。茶瓜靜有天。酌吟多自和。歡對竹床眠。

劉云極野人老致

丙戌子生三十七年矣。遭兒易就室吳氏。

藕灣詩集

卷八

四

五言律

此去爲成室。應知倍念親。少孤余欲老。多難爾成人。
酌醴歡生死。母亡六年。裝書屬賤貧。江邊烏鵲夢傳喜到花晨。

劉云首尾一氣

晴川樓

荒檻餘禹蹟。細艸得晴樓。月滿唐朝樹。風吹漢水流。
孤舟吟石險。雙屐入雲愁。欲釣蘆花夜。踈鐘已報秋。

千里過山中。因邀集胡長者。

明月有儔侶。相逢興不關。風塵餘此座。燈火到杯殘。
道會門庭肅。山深艸木寒。應知避世者。今古共盤桓。

贈劉生劉侍母寓余近地

劉生舊有名。古調意縱橫。牕白梅花夢。燈黃竹葉觥。
校書鄉思滿。選韻客愁輕。晷是慈幃夜。呼雛聽雨聲。

春日同千里宿李愚仲山庄

到處成幽曲。村籬靜有香。谷松深帶雨。溪月薄如霜。

藕灣詩集

卷八

五

五言律

對酒花茵重。窺人燕語涼。避秦雞犬意。對爾不能忘。

晚福

霽色擁朱櫺。當檐照暮秋。紫房千日吐。翠葉一雲留。
晚徑蟬風靜。高天鳥路修。隣家熟來往。採摘欲無愁。

顧云

秋日懷王恂度山庄

艸色最堪眠。寒庄萬木前。疎鐘遙對酒。細月薄臨筵。
種竹生漁夢。顧云編籬隔鳥天。重陽新徑好。莫自惱。

花煙

同劉千里侍神鼎大師夜話

此夕復何夕孤燈坐不依千年傳白馬一納話青州
古殿清如磬浮生老問秋別金蘭惟此座雙影見
驛驢

臘月是夕四弘上人書至

臘月憐醇接殘香雙纓與碎人憑遠夢對徑得孤燈
簷雀寒能宿城梅冷自冰野香發雪至蒼色報山歸

藕灣詩集

卷八

六

五言律

歲宴

數枝花夕迥山髮已蹉跎老覺支離甚閑知束縛多
顧云挑燈疑月徑解慢失雲蘿歲宴真牢落妻孥怪
短歌

永興福勝寺讀吳明卿先生作次韻

大澤寒雲沒孤城梵夾藏鐘聲孺子宅詞客贊公房
石竹迷朝翠池荷膩夜香荒榛餘古石欲語到斜陽

避亂雨山積雨

半嶺花如屋回溪更倚松斷橋深靄合香路晚泥封
去國難留雁歸心屢伴筇石崑烽火淨蓑笠許從容

聽雪

素舫澄如月方牀靜擬僧寒風驚獨雁殘雪响孤燈
徑柳煙初暝瓶花影漸增更深天地濶何處擁枯藤

顧云末句杳然萬里之思

舒小康以感懷諸作見寄兼聞移居

不盡稽生癖抽思對朔風新詩供野鶴舊業數歸鴻

藕灣詩集

卷八

七

五言律

落木窺雲表青燈入畫中懷君多自得暇日更雕虫

答小東送墨

看墨黃牛院長松夕盡陰碎肝勞下士書掌記同心
藝尾臨池易龍鱗攫霧深別來秋興滿醉帖已霜林

黃梅道中

荒荒龍象路此日更經過歲月他年樹風香到處荷
匡雲隨鳥近江氣上山多漸覺離家好斜陽我自歌

六月更過訪鄧尹宗源

鮑昭祠堂外危橋卧古楓陰晴十里內風雨四山中
顧云寫深夏晴雨殊狀曲肖走馬聞殘磬穿花渡濕紅十年清
隱客杯酒故人同

東禪寺

舊日東禪寺叢林傍水開石懸新雨後橋暗古花隈
一偈分南北千鐙揭艸萊夏蟬吟不盡暑立迥徘徊

胡天水先生招飲月下

相集各爲趣深譚乃共幽芙蓉天外雪荇藻鏡中秋

藕灣詩集

卷八

八

五言律

素閣浮樽蟻清香凝畫甌明朝風景好知不厭羊求

甲午書懷

魏闕初無意爲農復此年荷蓀憐筆墨抱甕老風爐
鴻翻思雲路猪肝費俸錢忘機終自易鼓瑟與全捐

七夕立秋有感

一葉湘江外離亭斲夕陽美人如不隔遲暮正何傷
顧云格正詞高詞利義旨素月臨懷抱明河共徜徉
四美并長十字絕唱
尋常殊物候寧復恨炎涼

劉云全篇高妙

懷傅穎仲黃梅學署

儒官非不達惆悵獨心期霽色傳杯早棋聲落院遲
一簾花影後五暑日斜時更有蓮峯約清秋騎馬知

贈夏象武

結廬非近遠雅意薄逢迎古調時能和村田未廢耕
舉帷山色墮掃徑石煙平日暮猶杯酒春風滿杜蘅

江舟送鄧宗源守柳州偶及華岳賀老嵩之勝

藕灣詩集

卷八

九

五言律

晉別臺蓮幕重來菊半淒片帆江浪穩杯酒岳雲迷
磴削顏仙杖風長快鳥棲那知回雁處湘色更堪題

月夕示勗兒

華髮看今夕蹉跎只自閒崎嶇成我法艸率到人間
月白新秋樹雲黃舊隱山如何借語笑曾不被余顏

顧云深情急需

其二

世網陶潛憾浮生杜甫吟乾坤杯茗夜門戶歲時心

濟物無雄劍懷人只素琴向來方外淚慷慨爲知音
自註謂神丹雲外先師

懷饒厥修

鎮日憐山色長吟了不閒
蕪秋雨後欹樹夕陽間
野夢惟添鶴孤村自放鵬
爲君詩思好惆悵下松關

顧云迢迢清惠

乙未初春再過黃牛院

別業寒窗上蒼苔覆舊題
新雲重駐馬古楊更聞鷄

藕灣詩集

卷八

十

五言律

花影橫窗客茶香沸共溪方
干興不淺頭白此山棲

劉千里自京歸見過

長安君亦至何事最艱辛
作客非裘馬爲儒應賤貧
可誦興亡秋艸淚去住白雲心一醉重陽後

故人

其二

野色看驢背歸裝束暮琴風
雲留氣候顧云深老城郭件
幽深大老蒲輪約羣公識會心
盡將三月別并作九

秋吟

劉云清老○顧云二詩無道氣道眼者豈能道隻字

傳穎仲之任桂陽以書來別

閒田兼蘭菊此意亦粗安
豈意蓬門裏翻看客路難
宦情秋處懶湘色雨中寒
顧云不令一字落俗想時詮
雁相思更不關

毛赤存過訪看月石上值神鼎僧至

一片石上月蒼茫生暮天
微涼在池水堪與故人眠

藕灣詩集

卷八

十

五言律

素茗傳深谷山風靜遠煙
湘僧非有約此夕

顧云得意處亦依然

種蕉

扶蘇隨意得嫩綠與隄平
祇爲栽花懶翻令小徑清
照人惟曉月過雨易深更
首夏天如許憑欄見兩輕

胡天水長安書來邀余晉陽官舍

仙令久寥廓移書忽晉陽
三年燈下草一紙雁前霜
楚國秋雲冷黃河古道長
臺山余欲往因于興何妨

雨中晤千里因并轡州堂

出郭四五里隨風手并携樹聲吹雨重驢背開雲低

一几迎詩篋顏云鍾譚所喜羣兒繞杖藜石頭深僻處猶

護舊書題

寄題毛朴男威白齋

谷口幽棲處丹丘翠欲流高吟原霄葛清徑復羊求

閣閣千峯雪門寒六月秋何時煙雨屐尊酒足行遊

贈胡懷玉壽

藕灣詩集

卷八

十二

五言律

相知成白髮相見喜紅顏採藥深雲裏行歌杏圃間

南郊星月滿北郭風雨開鳩杖年年健携錢與莫慳

顏云全不謬俗

衡陽王尹書至約晤鄂城

晨光露欲稀家計在芳菲忽憶湘煙近眞勞雁影歸

知音千載好古道一人希卽整三秋棹時時自掩扉

齊安晤黃美中先生

廿年財一見携手竟何如南國舊爲吏浠川近著書

王云片雲飛鳥外三徑落花餘淡泊如相憶重來問隱居

至鄂晤別王簡臣時王以待罪寓鄂

君去衡陽道循良定古今彈琴向南嶺日暮湘水深

其二

君至武昌城江流獨不平清裝一鶴苦華髮五更明

長吏君門遠微臣主眷輕煙波余復別誰是故人情

藕灣詩集

卷八

十三

五言律

丁酉除夕

與我周旋久馳驅復歲年舊貧耐晚節新論展餘天

栢葉尊尊酒梅花戶戶筵顏云似似開來看稚子至此寃

依然顏云不似

其二

雙鬟在林丘因行復遠遊三春花藥夢八月雨風舟

生理從頭說人煙不畔愁忽傳方外叟佳句碧雲流

曉發

獨有孤樓客，偏驚嶺路遲。鷓鴣戒行李，微月在軒墀。
顧云：意滿雲霞，動秋清山水，隨都無離別色。杯酒喚羣兒。

先君子于役四方，所得數物，興懷暇日，志而咏之。 鸚鵡

每憶高堂晏，歡娛定爾知。聰明人醉後，愁思落花時。
未可懸孤閣，全宜挂竹枝。向來春夢與長作，侍兒疑猿後放之近山。

藕灣詩集 卷八 十四 五言律

三峽論歸趣，無端藉爾深。到家聲似舊，對客夜何心。
顧云：歲晚風雲重，身輕束縛禁。終憐山艸志，明月任孤岑。

鹿

得侍幽人室，千山尚此心。及躬疑齒莽，向月久沉吟。
顧云：沉閣下俗客，少雨中芳艸。深吻吻近，亦可觸處有雲林。

山鷄

客裝誰不憎，孤艇載誠勞。日暮湘江上，青天首自搔。
自註：時先君歸自湘，衡。記先君最奇毛慎爾曹。

棕竹

棕竹何人贈，滄江影共來。參差生鳥路，歲月傍秋苔。
風雨連花近，煙雲入畫猜。自知殊骨相，漸亦隱蒿萊。
劉云：自費。

錦杖

藕灣詩集 卷八 十五 五言律

平生堅實約，此志在扶持。剪伐安幽谷，聲名散島夷。
胡僧添悵望，秋色許差池。嶺路何空曠，茫茫亦未之。

玉蟾蜍

玉蟾蜍，宛古杜。顧云：老致爾自姑蘇，老母秋能玩羣兒。
晚共娛花飛，光蘊藉月落影支吾。近日山隍夜清霜，照自孤。

古宮鑑

春怨辭餘息，香闥何處尋。君王時代異，金碧古今沉。

惜恨人難見新愁歲共深幸知恩寵罷幽意傍空岑

劉云諸詩寄記深遠祖老杜詠物而各有其懷

鐵佛寺見秋海棠

汝作深秋色顧云忠厚淒涼古寺多已知驕薛荔應與媚

崑阿雁影來胡迥雲光晚更過客懷欣有此不撒叉

婆娑

同弟章侯江磯晚眺

萬里江流好登臨興不休濤聲响薄暮落日在芳洲

藕灣詩集

卷八

其六

五言律

蘆葉全風力顧云落日句渾蘆葉句厚人家隱畫鷗弟兄同一

氣安坐喜沉浮劉云未句似杜以至性故

冬晴

細艸冬無賴孤花煖自暉凍魚知水落宿鳥負霜稀

坦步千峯是勞生百慮非暮雲朝夕地總為惜柴扉

顧云杜

其二

彷彿冬除至煎飭俗偶同歲寒童子樂日氣老人通

顧云善用通字余亦近市逢迎路清霜旦暮風偶然有雷氣欲通心之句劉云微
看落水端坐渾虛空劉云微句多厚

其三

有地猶聞戰無情歲漸終安時嘗戒雨避俗擬驚楓

耳目談詩外江山展卷中何年租稅盡杯酒泛燈紅

其四

愛日頻舒睇久晴山氣真出門頭愈白顧云然好詠晴對客

眼堪新入道難辭俗為農喜近人故園松竹裏相見

藕灣詩集

卷八

十七

五言律

即芳隣

其五

食飲臨喬木安居可破顏到門飛鳥逸携手稚兒閒

顧云偶然入別業牽蘿補殘霞捲幔看長思閑閑者詩偏不惡

濕氣漸人寰

戊戌除夕

養拙成何事孤尊思獨遙圓花隨我淡頑僕還年驕

夜織新沾體自詩餘生舊挂瓢安常兼處順無意亦

陶陶

其三

纔覺誅求罷。微輪愧令勞。是日午猶有田鵲蟋蟀無
室羨羊桃野。菽傳羹晚寒。雲照夜高。今年稼穡苦。尊
酒惜吾曹。

劉云怨而厚

刈園

入秋。燕草長。倚鏤見雲低。穿徑墻能曲。當門竹自西。

藕灣詩集

卷八

十八

五言律

薄涼傳菊信。新雨耐鴉啼。近業無如此。餘閒敢

獨樓

九日雨中獨酌有感

舊俗登高少。煙雲只自生。悲風何造次。涼氣已縱橫。
亂雨侵花急。餘杯入望傾。平生千萬恨。今日定秋聲。

其二

物色人何與。當筵解送愁。菱蘆時作雨。鴻雁好禁秋。
江海殊年代。風爐老散葉黃花。今古事空憶。漢宮遊。

其三

客歲途茲日。朋遊佳句多。江上題顧赤万雨花真節
候。江漢幾煙波。大澤猶青草。王宮半女蘿。只今應共
汝高唱滿漁簑。

顧云三詩氣俱厚

同閻尹遊馮茂和事末首專贈閻尹

驛路尋馮茂。天邊望欲真。曉行全倚杖。山氣忽移人。
白雪峯如昨。寒雲徑似新。此生應舊到。彷彿夢中身。

藕灣詩集

卷八

十九

五言律

其二

江海思千里。登臨況近鄉。佛橋流曉月。顧云水光如月非真月也
僧屋畫斜陽。顧云讀如今汝畫之畫雙鬟傳燈老。孤踪夜語
傷。悄然思慮靜。重上法王堂。

其三

真無乘化出。妙相乃招提。寶月僧祇合。珠繡聖代齊。
古壇花雨落。小築定僧棲。別有兒孫在中興。塔樹迷
井禮五祖演禪。

其四

洞口幽棲處。巖前帶石。投法河前有。桂枝當戶。出新月。傍簷窺對。客茶瓜。靜看人。鹿鶴遲。隔溪詢老。衲生事。白雲知。

其五

盡室稱居士。猶傳更隱名。道袍看宿昔。忍辱是平生。天外難呼侶。人間信獨行。更聞兜率悟。容易到深更。

藕灣詩集

卷八

二十

五言律

藕灣詩集卷之九

七言律

廣濟張仁熙長人著
邵陽胡效順抒台抄
同邑劉醇驥千里
京口談允謙長益賜
蕪州顧景星赤方

藕灣詩集

卷九

七言律

顧云姬
娟幽秀

暮春饒黃山侍御招飲雨湖
明湖杯酒送春還。春去能留意。更開高閣乍逢松。語
外漁舟斜放夕陽間。朱門有客皆衣薜。烏府多才亦
佩蘭。却念中原兵火後。肯令謝傳在東山。

江上睢陽廟

陰森鐘鼓肅妖氛。古殿悲風鐵馬聞。俎豆只今遺許
達。忠魂原自共南雲。一江蘆葉秋餘笛。萬國孤燈夜

有君每憾王師猶李郭浮圖空愧賀蘭軍

顧云傷巧此求似文長之病
談云雖巧不傷大雅故妙

雪夜書懷

數畝寒光向夕流。殘燈深送古離憂。貧來治亂殊今
髮。醉後風雲任馬牛。倦客到門驚宿鳥。草堂乘興寫
高秋。登樓細數東峯夜。雪滿書臺事事幽。

癸才除夕

行藏何處不風塵。抱膝長吟念此身。染翰自憐燈火

藕灣詩集

卷九

二

七言律

色開樽。偏憶別離人。疎梅帶雨驚新夢。野築焚香記
舊春。霜髮幾年猶未老。隣家鉦鼓正宵晨。

鴻臚江頭吳四鑒如貽我杜集

二月一日足太豪。長江拜客坐春濤。談云似嫩
轉之妙花邊
看僕奚囊窄。暖眼扶余驢背高。下筆鬼神生氣勢。驚
人風雨落蓬蒿。無勞舊本嘆兵火。更有新書助羽毛。

劉云老

東宋叟

山園賦手更誰強。一叟支離興每狂。無徑不荒新靖
節。有花如霧老襄陽。扶疎短帽霜簷古。饕餮長饒雪
柄僵。我亦十年兵火裏。歡聲四壁飽糟牀。

顧云近
文長

春興

東南靈谷白雲巔。徑迤苔封別有天。暫擬名山康樂
事。敢云高咏永和年。竹橋花覆樽前妓。石室煙啼樹
杪鸛。記取蜀僧風雨屋。碧溪深處共參禪。

藕灣詩集

卷九

三

七言律

劉云流麗
談云中晚妙境

其二

河北驚聞軍屢振。荆南揮羽又吾鄉。烽煙三輔愁難
罷。花柳千官語正長。鴻雁恰歸逢鼓角。龍蛇雖暖莫
飛揚。當年節鉞何人事。坐展君王琥珀觴。

顧云深
致

雨不絕

暮春十日雲陰陰。曉曉鷄鳴風雨音。早種豆苗爛欲

死低簷蕉葉聒難禁愁鵲坐蔬紅兼亂水鶴跳波白
不侵密樹踈岑長相憶煖煙和日一爲心

雨夜折得黃海棠瓶中

燕園徑僻篆煙浮苔洞紗牕足卧遊何處新枝黃似
菊折來瓶影夜疑秋清齋酒坐雷霆入草閣雲看雁
驚愁燈火不殘春思長恰餘香夢滿滄洲

武湖荷花數里垂楊長堤映帶緩棹深處入小
剝風香磬晚望雨欲歸

藕灣詩集

卷九

四

七言律

浣紗谿畔是耶非幾曲垂楊卧翠微隔岸香雲侵鳥
睡度林寒雨逆僧歸談云逆字妙浮家銀屋行天迺寶國
金風夕夢稀別浦採蓮鐘未歇不妨親切芰荷衣

月下梅花

殘月留人徑未荒深宵緩步破苔霜水寬美影先春
瘦蒼骨搖寒入座涼靜裏看香原寂寞夢中呼蝶却
清狂孤吟不寐愁更永偏與更聲細細長

詔至感事

甲申作

顧云四作亦
少陵亦壽吉

甲申八月初八日纔臨尺一淚縱橫卽看溝寶羞
王肯學詩書更博名顧云淚下一十沈約舌存今艸詔章期
身死舊談兵霜花不盡騷壇恨長鎖秋風莫雨聲

劉云老成深厚
談云稍近中唐

其二

雄關山海護神京朔氣高森古北平不分黃雲埋戍
草忍留明月墮邊城淄青有淚堪聞詔淮蔡多年未

藕灣詩集

卷九

五

七言律

解兵近道江南傳聖主諒無遺恨到蒼生

談云老而渾
可到盛唐

其三

八月九月雁鴻鳴陰風慘慘關甲兵洞庭雷雨蛟龍
怒南嶽精靈日月行蘭蕙美人愁歲暮薜蘿山鬼怨
秋聲漢家九級堂陞邇鵬鳥長沙恨不平

劉云氣格老
成字句俱洽

其四

轉弓北。關黃雲動。洗甲長江。白馬來。似有秦庭。盡夜泣。遙知楚客。沉湘懷人。間暮雨。香盆淚。天上秋風。畫角哀。青坂一軍。果倉卒。金城克。國久徘徊。

談云二首
皆盛唐

亦安

蒼茫煙雨。過江村。破國何人。獨恰冤。茆屋幾家。棲白晝。斷城孤影。落黃昏。雲間寶氣。空餘石雪。裏虛堂。自閉門。已識儒生。無寄託。却來烽火。聽潺湲。

藕灣詩集

卷九

六

七言律

費郎君龍廟

申作

射獵朱門。一澗橫。即君遺像。儼崢嶸。黃頭驄。馬時相見。蜃岸蛟宮。坐欲成。古瓦出雲。吹谷暗。回溪漲。雪下松青。中原更有真龍。會捍國。憂民志不平。

談云中
晚妙境

重陽先一日雨訪吳便可白雲菴

故人家在靈山谷。曝月臺前秋可憐。細雨夜深花徑冷。疎鐘曉動佛堂偏。新詩白雁愁堪語。舊國青燈倦

不眠黃菊一尊羞。短髮凋戈幾處慄。江邊

談云好
晚唐詩

劉千里永興札至兼示雪中見訪作

君去柴門徑自荒。白雲百里莽相望。十年雨雪經愁。悟半卷兮皇入夢。長不斷江聲。鴻雁候。共傳山信。菱荷裝。呼兒跪。數高張。夜歸路。懷人益渺茫。領云古道交情。

談云收句練得
力全首皆動

同介子河橋看月

藕灣詩集

卷九

七

七言律

舊邑疎鐘。霜浦夜。予來着屐。古橋東。濃成十里。寒山霧。薄帶孤城。落木風。淺溜跳魚。窺月冷。閒沙卧柳。照燈紅。高明朋發。能相憶。野興禁秋。一一同。

友人置新姬

蘭轉光風。到苑遲。書聲出檻。遶蛾眉。卽勞絳帳。傳周禮。便與朱顏。註楚辭。水簾自眠。香雨夜。羽觴偏醉。落花時。江南柳色。枝枝淚。莫便相思。慰別離。

談云亦
中亦晚

浣川過清泉寺蘇文忠遊處

城頭野寺立河東。河上飛花曲曲逢。抱郭穩帆春興
裏。出林清梵夕陽中。慣迎社客僧容古。喜度山風牧
笛同。不倦臨流探往事。斷碑殘墨憶蘇公。

談云中
唐妙境

吳木倩先生過訪石頭是夕胡孟培先生亦至

岩樹如雲挂綠蘿。削成石案亦堪過。尊前細雨新知
少。檻外蒼天蒲憾多。世態豈能容老髮。山光容易到

藕灣詩集

卷九

八

七言律

漁蓑
得處

波婆百尺孤筇穩。卧看橫塘水不波。

談云盛
唐妙境

東劉幼凝

即妨青眼是吾曹。底事狂吟興亦豪。短髮日高滄海
夢。長天風急白雲濤。愁披檻閣頻呼侶。醉向山林老
讀騷。近道陶潛能種菊。虛傳仲蔚有蓬蒿。
談云結
得老足

談云
中唐

其二

屢盟耕釣老漁竿。閑閉風流隱謝安。几曲哀蟬當露
落。一尊孤鳳向君彈。煙間任誅空秋草。香徑招魂共
紫蘭。冷淡鹿門今夜月。强烹雙鯉勸加餐。

雨寓憶春夜避寇

甲帳彎弧暮角吹。客羣無語暗相追。春燈樹裏移城
郭。迷路花間喚別離。鎮日風雲孤閣夢。他年蹤跡老
人疑。茅簷幸有藜牀在。無恙深杯強賦詩。

顧云三四佳
妙苦趣艷語

藕灣詩集

卷九

九

七言律

答贈吳幼膚先生

雲霄尺素久翩翩。彩筆忘年近屢傳。雨雪一燈知對
酒。水霜兩鬢解談禪。屋荒漸老垂垂柳。門靜堪聯嘒
嘒蟬。此日唾壺歌未得。離騷孤夢朔風邊。

湖上過一生兄不遇

蘭旌秋水寬高天。別徑寒霞亦自妍。楊柳不荒高士
宅。兼葭偏隱孝廉船。堦前艸色漁歌亂。浦外鐘聲塔
樹懸。便燭藥欄封綠蟻。菊花醅醉鷺鷥邊。
談云句適
無一字棘

快喉

贈胡懷玉

採藥何年雲徑橫。潮陵樵隱舊知名。憐余頗類虞生癖。入市偏多仲蔚聲。春社百花朝進酒。寒燈雙警夜彈箏。新詩更有荒塗約。隴麥藜床與共生。

訪舒漸鴻

驢背相思興自工。夕陽茆屋又秋風。多年湖海頭堪白。隔歲興亡淚已紅。三徑涼如樓雨夜。萬山低亦出

藕灣詩集

卷九

十

七言律

雲中毘耶丈室香餘座。懶向孤燈數去鴻。

顧云萬山句于熟極力乃能

贈饒臥疾

北郭移書愁不徹。南牕呼酒興何餘。才名剡重原家世。煙雨霏微倍物華。近有生涯供白石。向來秋思付黃花。

顧云余欲作一帖于談云二句渾老

傳頴仲衡齋謫集兼謝惠書

黃梅城下水西流。影入匡廬照暮遊。官閒涼如不受暑。客談深似喜兼秋。

談云亦即勞挂月添岩薜便擬邀風看畫鵲。稚穢几番憐熱伴。煙花遮莫上觥籌。

同萬峯上人登橫岡絕頂步韻

翠嶠昏峯渾欲連。豁。藤花雪挂流泉千村細。綠香無地半壁空。青畫有。天。日。月。照。荒。三。古。夢。鼓。鐘。聲。動。四。時。煙。漢。唐。儒。佛。空。祠。殿。指。點。清。風。世。外。傳。

寄周長孺

藕灣詩集

卷九

十一

七言律

谷口爲園嘗苦吟。竹寒松碧稱幽尋。北來志氣何俠烈。南望山川足靜深。長夜飯牛供白石。青天結客薄黃金。何時把袂楓江上。雄劍秋風看盍簪。

談云盛唐

寄宋未有先生

南康城北先生宅。絳帳忠經只自殘。鸞湖異論高自鹿。鴻溝大盜悉青蓮。峯前五老雲壯勃。天外郡陽氣鬱。嶺長江衣帶不能隔。趨風立雪余欣然。

顧云二仕
昔矯矯

再得王松溪鄂中書

憶爾輕車出牧還。檐帷春色傍琴閒。忽懸雙鯉千峯內。重和流鶯萬壑間。彩筆芳洲誰共賦。夕陽荒桂近孤攀。衙齋山舍都如許。風雨曾禁別後顏。

劉云風
流渾脫

懷劉千里燕遊

燕關猶復舊皇都。塞角驚風草半枯。一市馬蹄人自白。

藕灣詩集

卷九

七言律

七言律

醉○千○年○鳳○閣○易○相○呼○
顧云可○天○邊○白○雁○知○多○少○
黃○金○近○有○無○隴○月○
羌○梅○無○限○憾○幾○能○寄○札○報○樵○蘇○
如此所謂真詩。
談云絕是盛唐。

送李賜若分巡蒼梧先會王父別駕潯州故未

及之

年少登壇世所求。送君江上擁離舟。芙蓉月滿三湘夜。龍桂花開五嶺秋。甲帳旌旗原禦獫狁殊。方風日轉。悠悠共知緩帶登臨地。猶說張衡有四愁。

其二

桂平亦是蒼梧地。長憶先人薄宦時。摘發敢誇虞詡績。謳吟曾擬峴山碑。千家俎豆含明月。萬里箕裘接素絲。君去紫泉泉上望。採風應數召南詩。

劉云二詩
氣象皆合

訪郭凌玉先生

先生水鑑舊難倫。慷慨論文更不羣。雲起河山占世族。風流江漢見才人。釣竿每自憐芳杜。塵室誰當辦

藕灣詩集

卷九

七言律

七言律

隱○淪○為○招○隱○之○舉○
便許秋懷携手易。白雲黃鵠自堪親。

樊孝山過訪園中

一別江樓怪斷鴻。多年消息倦飛蓬。鳴笳欲住山陰雪。隱几猶傳鄴下風。閒卧古松殘燭裏。醉吟修竹暮雲中。莫嫌此地蓬蒿滿。春草王孫處處同。

顧云只恐后
世難知此語

鄂渚再謁李愚公先生

一別漫園歲屢徂多年車馬隔吾徒龍門水濶秋無
恙北海風高興未孤許國諫書留汗簡名家賓客在
冰壺當時玄晏篇猶在潦倒愁看七尺軀

談云
渾老

張開有以棗疆令歸養

少小檐帷出牧遥歸來琴鶴未蕭條蒼生半倚東山
屐彩筆全臨北斗杓地接匡陰常近兩門連春水欲
添潮斑衣暇日閒多美莫便簪裾荅聖朝

藕灣詩集

卷九

七言律

七言律

邑楊尹邀遊南山寺以庵居未赴

仲夏雨多草木長顧云法招提孤閣轉蒼涼古梅一

水帶城郭飛旆千家見稻梁顧云好笋蕨敢誇高士

飯蒲桃空報使君觴他年欲識登臨地野磬薰風獨

渺茫

談云
盛唐

傅駿公先生枉過山中

日日高談興未舒自然車馬到吾廬秋心欲折園蔬

一別漫園歲屢徂多年車馬隔吾徒龍門水濶秋無
恙北海風高興未孤許國諫書留汗簡名家賓客在
冰壺當時玄晏篇猶在潦倒愁看七尺軀

楊伯陽先生葵陵訓士歸還訪勝復有襄陽之

役

燕園春暖日遲遲係馬花間欲醉時薪無自註二十
幾年財自髮馳驅異國有青藜雲成舊夢連巫峽
過新卮接習池若到鹿門風景在相思好寄孟家詩

晨外祖徐大夫墓

藕灣詩集

卷九

七言律

七言律

吳中詩賦舊登臺海上樓船建節回細草墓門秋

老青天寒食雨風來竟歸未覺桐鄉好淚墮還同

首哀我復壯年悲吧咭片雲尊酒重徘徊

談云
初唐

匡廬諸上人過訪夜話

澹澹楓林上有江天邊匡嶽削雲幢我嫌丘壑猶
戶客擁煙霞自買艤九疊路寒秋滿杖萬山鐘動
歸曉顧云同遊不減宗雷興連夕枯尊為倒缸

癸巳八日食楮實

顙○楮○云○自○中○州○至○綴○玉○編○星○照○草○廬○異○國○霜○天○運○鳥○
雀○隔○年○秋○色○上○珊○瑚○休○休○人○口○語○難○歌○宛○宛○山○燈○夜○
可○娛○忽○憶○鄴○城○如○蓋○大○枯○喉○猶○噪○石○家○奴○

劉云微近徐山陰○談云咏物題最棘手如此
流麗雅當難得

夢○有○持○片○紙○示○余○者○似○是○咏○鳧○覺○而○記○其○五○六○
足○成○之○

秋○老○蕭○疎○興○不○迷○水○香○蘆○雪○影○頻○樓○浮○家○直○逼○琉○璃○

藕灣詩集

卷九

七言律

七言律

上○野○色○偏○宜○菡○萏○西○
頤云徐細啄雲根穿畫渚深編
天池
漁○譜○入○花○溪○何○人○蓑○笠○垂○楊○下○百○尺○清○風○釣○自○携○

談云字
宇幽麗

鄂渚

顧云五篇老壯
談云獻古于麟元美之門

東○郊○一○望○草○芊○芊○萬○馬○如○雲○盡○控○弦○大○將○雷○霆○來○瀟○
北○九○天○風○雨○自○幽○燕○旌○搖○赤○羽○江○波○動○角○入○寒○雲○塔○
嶽○懸○天○下○軍○儲○那○不○供○蒼○生○愁○絕○定○誰○憐○

其二

金○華○西○北○對○芳○湖○鳳○宇○龍○樓○夾○漢○扶○昔○日○授○圭○開○赤○
社○萬○年○當○壁○拱○皇○都○殷○勤○玉○燕○春○雲○冷○寂○寞○銅○駝○夜○
雨○孤○猶○有○昭○王○陵○墓○在○斜○陽○松○栢○亂○啼○烏○

其三

高○皇○百○戰○定○中○華○僞○帝○梟○雄○敢○在○家○一○塚○嚙○曉○留○草○
水○百○年○煙○露○飽○廣○慶○
大觀有僞漢友諒墓華表
九○歌○自○我○思○公○
子○三○戶○何○人○咽○暮○笳○雲○盡○蒼○梧○班○竹○遠○幾○回○江○漢○起○

藕灣詩集

卷九

七言律

七言律

風沙

其四

孤○城○砧○杵○歇○此○倚○極○目○蒼○涼○望○正○悲○豈○謂○龍○驤○淹○歲○
月○更○煩○虎○旅○助○軍○麾○襄○陽○耆○舊○看○人○老○巫○峽○風○雲○入○
陣○腥○青○史○且○憐○文○信○國○未○遑○重○數○太○平○危○

其五

翠○岫○臘○脂○錦○不○如○鳳○凰○山○側○柳○頰○舒○踟○躕○賈○客○黃○金○
市○賓○從○羣○公○曰○玉○車○手○板○醉○催○新○雨○夜○越○羅○深○舞○落○

花初惟餘修靜門前月獨照松篁北海居

京口談長益訪楊西印憲使斬陽詩來亟稱雨

湖之勝予既凌然感舊復幸湖山有主人因

屬和焉

州城南郭坐霏微郭外澄湖帶夕暉棹入千峯花徑
好溪深五月釣魚肥佳人白羽停宮扇遊子春衫漫
薜衣近得盧敖清興滿題詩多傍彩雲飛

其二

藕灣詩集

卷九

十八

七言律

十載為漁異管年逢人猶說舊山川何時燈火王孫
棧到處笙歌御史船隔岸總堪洲似月小舟那送酒
如泉山翁寬有高陽興倒醉風流會渺然

談云貞
至婉麗

元夕訪胡長者聯句序

一事而可以正人心美風俗則長吏于是乎
舉之三代以降式廬授杖之典闕如吾邑胡
孟培先生博學力行幼師姑蘇管東溪東溪

之門稱楚中四君子先生其一也少壯達髦

道心彌厲如歷星月而登果晝癸未一陷獻

逆逆改客禮之至法然為言不忍狀今年七

十有八期功強近之親咸厭魑魅又鮮婢僕

田宅夷愉介處神明不少衰古所稱舒羽毛

宣聲調不在高位在有道若先生者非耶邑

侯於越王公初下車聞先生即屏騎從望先

生草堂于落沙寒渚之間如不克至既見長

藕灣詩集

卷九

十九

七言律

揖就坐宛如家人逸巡出俸萬錢為先生壽
曰先生老矣無勞苦先生為不肖罪日定昏
就先生宿雨霽月升露凝燈蕭肅起步永嘯先
生亦周旋不難以就假寐與臺村校野婦過
客竊窺公與先生遊無不洒然變色夫亦教
化風俗之至焉爾已
子衍治獲與聯唱因志簡首以俟採風者云
一篇絕妙
古文必傳

雲深古樹訪春先。明府谷口誰當載酒年。列宿光分
花雨夜。行治高軒聲動竹溪煙。孤琴草閣迷清徑。仁
熙一衲寒林話遠天。總爲丘園添逸事。先生令人懷
古思悠然。明府

藕濟詩集

卷九

七言律

X

藕濟詩集卷之十

五言排律

廣濟張仁熙長人著
邵陽胡效順抒自校
同邑劉醇驥千里
京口談允謙長益開
同郡顧景星赤方

藕濟詩集

卷十

五言排

劉云長人排律無篇不佳。又云長篇能使才
與學稱便見佳手以其無單句無嫌句也。顧
云獨宗
少陵

伯父孟常先生六十

喬木隆西漢。衣冠接盛明。流風師敬武。宋族譜斷自
漢富平教侯
遺訓得忠誠。會王父中順公
手書忠誠訓後矯矯翩翩。叨
他鹿茸青瑣家。本舊白蠟守彌貞。結卷卑千戶。翻經
擬百城。循陔知有子。禦侮識難兄。魴鯉青天路。公曾
侍王
父令勗。墳麓大被情。以斯尊孝友。兼得式閭閻。頗識
平武。家多難。偏憐我。獨憐。不才還杖屨。多藝又聲名。失意

仇三北開函決五丁驟聞餘狗鼠旋怪走撻搶
開同辟守城東屯宅聽笳細柳營十年牛馬走乙夜
短長繁語足動人秀句差衆餓浮生哭老更以仁要
左右知叟歲呼噪稍稍聯門戶忡忡嘔帝京奔鯨胡
哭莽旅鬼復縱橫霜薤秋煙薄布茂野客驚仲容本
任達太傅欲辭榮塞兌有谿谷觀心罷送迎忘機歡
九轉得鶴伐三彭橫路黃精雪圍花紫菊並只今稱
指使自古羨孩嬰家學傳勾令公車笑伏生
公歲員下上公

五言排

雷開石髓活水卧玉璫清句佳便可齊天地因
從藉治平山中看隱相千歲識方晴更執他年體類
歌酌者競

談云古邑幽厚
正復流利

劉千里來同山遊洩旬十年兵火辭此曙聚
劉子斯跑士春過典不關到門花旗蕙解帶露團團
對酒喧鶯燕行歌擷蕙蘭穿雲尋鹿柴枕石拂漁竿
窮荒黃坡曲幽清玉潤寒遺編逢謝朓新徑得袁安

細雨。離。香。靜。荒。苔。劍。氣。殘。文。成。龍。虎。彩。詩。飲。鵲。鵲。增。
大道。舒。今。古。高。談。出。肺。肝。劉。伶。本。共。向。張。藉。舊。從。韓。
惆。悵。風。三。月。縱。橫。恨。百。端。山。中。棲。桂。易。圯。上。乞。書。難。
友。側。懷。家。國。聯。翩。信。羽。翰。行。藏。終。自。合。相。別。慰。加。餐。

劉云字
字深穩

無題

彼美美且都。名家舊姓盧。歌成梁帝曲。身入魏王廬。
素瑟嬌河水。銀箏艷錦鋪。香屏圍絳樹。花枕簇羅敷。

藕灣詩集

卷十

三

五言排

二月梅梁燕。三秋碧樹烏。珠簾熏寶鴨。金屋挂流蘇。
舞雪玄裾亂。編雲綠髮紆。容華驚侍櫺。飛燕乍承稠。
珮贈瀟湘玉。簪遺翡翠綳。芳醪停琥珀。醉帳解茱萸。
洛浦波聲通。陽臺雨路迂。新書緘豈菴。舊咏隔蘼蕪。
馬去啼殘麝。鴻歸怨落梧。琵琶紆短恨。砧杵憶長途。
青鳥愁初喚。黃姑懶自呼。淒涼團扇月。黯淡蒨門菰。
鴛夢狂難歇。更沈聽鷓鴣。

顧云又會真又憐公
談云香豔流動

齊昌覽故荆宮

客路崎嶇久。愁吟復此鄉。燕城曾耳目。古道亦傍徨。
 頗識曹風侈。偏憐漢室荒。中官原虎怒。內尉本鷹揚。
 鞭撻初何事。擠吞卽不妨。徒援連禁闥。強翼共禰禰。
 雀鴿穿中路。虺蛇螫上方。家誠有自亡。國不于常。
 赤日豺狼語。陰風鬼蜮狂。多年走怪孽。竟夕墮城隍。
 侍妾經蕙帳。歌兒殞玳觴。殘覓迷麗砌。屏血染瑯墻。
 豈惜銅駝毀。空悲玉燕藏。珠簾真想像。畫棟久微茫。

藕灣詩集

卷十

五言排

按藉誅潛鳳。披圖索別風。斷頭王子節。祝髮美人粧。
 社稷歸天夢。衣冠祀國殤。波濤思萬里。日月淚千行。
 顧云若遠若近若深。若淺若真楚真痛。舊俗傷黃鳥。新雅狀白狼。滄江
 流戰角。翠岫繞飛所。宿莽清鐘夜。繁霜古寺傍。哀歌
 探往憾。掩泣問前王。

淡云貴薄
瘦憐惜

寄劉九幼凝

顧云宇
宇少陵

藕灣詩集

卷十

五

五言排

淪跡名家子。食霞國士身。上卿箬紋簪。中秘校讐新。
 神駿知龍躍。鸞騰異兔蹲。讀書花嶼遠。卷幔竹鑪親。
 素榻頻邀月。濃箋屢坐茵。篇終敲泣鬼。論落解凝神。
 風笛連交契。由來接謫姻。東園松桂夜。北郭雨風晨。
 蒿路傳張仲。槽牀頌伯倫。門清驚窈窕。關閉得深純。
 隱几來天地。橫琴失主賓。幾朝瞻馬誓。竟歲逐車輪。
 孤矢秋雲重。烽煙畫角頻。扁舟分雁浦。野爨各漁濱。
 乙亥偕辟。寇武廟。山雪深連袂。疎燈倍結隣。短衣心悄悄。燕
 徑話諄諄。破篋依孤兔。荒樞儼鳳麟。丁丑同。草堂雙
 杜甫孤轄幾。陳遵共惜他。鄉別偏憐細。酒親蒼江聊
 澹瀾黃鳥竟。艱辛省鼠紛。成識蛟龍怒。自與森毛嬰。
 鬼窟號卜走。明裡獻歲城。初陷同雲照。曉春堪在此。
 翠銅宮。麗泣絳幘老人聲。白骨棲兒女。朱輪割縉紳。
 弓刀余躑躅。屍肉汝逡巡。癸未城破。瘦影豺狼怯。凶
 拳虎豹蹲。聲吞覓路滋。爪透淚蹤陳。晁幸山妻脫。还
 矜大節伸。幽岑競避身。間道擬依憐。同問道。还家累
 俱免。過屏。

從此歸丘壑。于今涸莽榛。無一字應塞無一字能貼
妙。頗哀天板板。寔惜草蓀蓀。北蒙塵日湘南關將
辰。蒼黃聞戴漢。痛哭已無秦。有血啼黃屋。無家問角
巾。山容堪伏枕。岩色罷回輪。老矣其吹白。戎衣忍服
杓。晉寧真渡海。張翰久思莩。伐木愁靈運。耕岩信子
真。顧云老成頤推沾濡盟枯柏。搖落誓松筠。種秋憂
耐。稅行歌。報負薪。裂頭吟。筆墨側足飽。風塵掩泣論
雙。粵摧肝。問八閭。空傳戈未息。不信犬猶狺。大角紆
藕灣詩集 卷十 六 五言排

响服癖常存。懶鑽堅莫忘。勤顧云良友語西山寧久頤。相
慰起沉淪。談云顧將全用無懈句
塞句自是作手
寄懷顧赤方
顧子聲名久。馳驅不記年。草堂南渡後。妙筆北牕前。
風力看先哲。源流與後賢。精靈心耿耿。慨恨老
衰衰。註亦倍覺才難盡。偏能典獨全。閉門懸日月。展
卷出江天。家世青雲重。文章宿霧捐。書成添卓犖。吟
罷耐孤鶩。何日驚投契。猶言今夕何夕也多年信草玄。風期
余上下。逸致爾便旋。細雨秋雲厚。寒城碧樹妍。濁
無草率黃菊。昆婁娟。豈歎陳遵轄。難先祖述鞭。淡懷
真。溟滓古道更陶甄。百里愁堪劇。千秋氣自堅。巴箋
饒杜甫。水調識成連。羽翼通勞績。驂騑共仔肩。遣懷
應雪陣。酣咏到墟邊。宇宙全飛動。門庭肯伏跽。談云
赤方神 此中深意苦能得幾人傳
松谿王尹衙齋清讌因及鑑湖雁宕遂有布帆

草廬之興

錦帳郎官治茅堂水一方。國香梅子邑修竹暮春觴。

妙筆題花懶幽思顧曲詳徑松雲窈窕池艸夢鏗鐸。

公弟在重細雨煙霞路清暉翰墨場。孟培即席聯韻公同予雨中訪胡古

風從浩蕩大雅正張皇已覺忘簪綬誰能促佩裳為

龍今孟叟取履舊中郎百斛輕文鼎千章競夕陽閉

門寧池柳種秋果柴桑張敏懷方劇王維興不忘楊

懸鷗鷺伴琴引菱荷裝五嶽邀狂展三湘老蔽棠烹

藕灣詩集

卷十

八

五言排

萼秋耿耿放鶴月蒼蒼物色衣冠異行藏稼圃荒疑

仙原李郭傾蓋復班楊魚影潛家國樵歌冷漢唐流

沙真有服立雪更依牆

顧云整而別

送劉千里

弱冠差池久雄文愧爾先三秋垂筆露百斛湧思泉

儼生名字精靈老歲年顧云惟千蔡邕遺架滿劉

向舊文傳鬱律蛟龍走飛騰樓閣竊九江波動日七

澤草如漣濱津來開關微茫得靜專空嗟班馬異曾

笑李何偏鬼膽頗遭破顧云神工不浪拳束鈞矜顧

盼西竺人回旋雲骨摧中古霞裾覆大千清懷天浩

浩壯志鼓闐闐迹接雙峯邇宗披五葉玄機鋒勞瓦

幾語嘿諳陶甄大業曾期我青瑣敢自憐振衣秋雨

夜倚劍朔風邊細路愁黃鵠昏雲惱杜鵑直將戈逐

景不信淚如泉茅屋余心苦中原爾慮率飛蓬憐遠

近古道惛聯翩峻谷鶯花杳長城雨露鮮荒苔棲鳳

藕灣詩集

卷十

九

五言排

羽孤篋想龍淵荷力千秋事搏扶六月天澄清君萬

里搔首憶前賢

顧云五排如此何愧少陵又云結意淵深談云交情真語白不漫

劉千里五十壽

少小追隨日差池萬古心流年俱老大得意復山林

談云得意二畫管風花集清談雨雪深樓真非世賞

妙鑑起幽尋自識相思理恭聞赤素吟登壇秉肅肅

以道氣駿駿月過中秋節山高野客琴雲光添杖翠

名色泛庭陰。服政何疑咎。英才樂在今。慧燈安聖哲。
雅量隱孤森。顧云即舍高遠意。劉云予嘗欲取二語作一帖子。髦髦君無倦。
提持我自禁。野詞兼逸興。聊此重衣襟。

劉云幽細之至全體盛唐

雙峯寺 即老寺千歲室掌手闕

登嶽敞幽平。雙峯勒化城。門臨千嶂迥。徑入萬松清。
顧云皆古鉢傳東晉。高幢揭大明。鼓鐘青靄靄。鈴鐸
初唐。浩瑱瑩入室。香千座。祖庭列寶掌道悟。拈花笑一

藕灣詩集 卷十 五言排

法筵歷遠近。寶屋樹逢迎。細雨東山翠。微巒破額晴。
春糧留怪石。舊棟識神靈。峻谷風煙重。平池歲月傾。
岩花春鳥色。澗瀑白雲聲。茗凍猿啼老。莎青雁迹橫。
衣裳霜窈窕。梵唄霧崢嶸。捫葛探龍象。呼藤共鹿麋。
紫蒲餘萬古。明月報三更。

碧玉流

破額敞幽泉。靈淵覆大千。津梁三葉渡。功德六時宣。
壑雨穿花落。崖嵐帶雪懸。龍蛇喧素壁。蘭蕙老蒼天。

野客詩如畫。名賢筆似椽。碑銘身世外。樓閣古今前。
顧云亦如江山有靜覺。苔雲蝕寒經。月霧照重來。法
巴蜀棟宇自齊梁。法潤搔首念桑田。

佛母塔

濯港他年事。傳聞出寶林。投胎非世網。蛻骨豈真心。
畫壁通蕭寺。塔去東禪半里許。香牀接紺岑。面望蓮華五祖真身其子也。
蒼碑寒赤日。碧殿老秋陰。郭樹穿雲薄。河流入暮深。
愴懷千古後。稽首一沈吟。

藕灣詩集 卷十 五言排

顧云郭樹一聯妙絕唐律

望白蓮峯

破額遺踪邇。司空啓運先。三祖常住河空山中。雪幢垂紫宙。翠
羣展青天鐘。鼓懸蘿月風。煙漲碧泉佛。橋花靄靄。三
橋俗呼祖屋石田田。祖居石室中。白藕清如雪。蒼松瘦似
拳。吹燈尋鳥道。罷曲舞獅絃。西竺承真子。南華接要
傳。中興今已矣。後起亦宜焉。田憶垂髫日。登臨獨渺
然。

浴佛井

井在縣門前四祖生取水浴之

妙潤連三葉清泉出縣門沿溝非邑相洗滌盡乾坤
碧玉遙灑漚曹溪合子孫宋唐波浪靜鄉邑綆旌尊
熱篆文前哲皆碑拜後昆春流通白社秋月坐黃昏
普向驚塵裏多生證法源

生日題艸堂

草率臨初度深懷惜薄躬佳名慚舊錫涼德集新艸

萬壽詩集

卷十

五言排

癖向山林盡癡成歲月工鞫躬形影外安節是非中
顧云雨澤思無頗炎涼氣白公跡多難語默身退豈
和同心苦澗伯玉非偏切孫登嘯未通園花兼岸篠
竟日傾書空語逾真逾老多道氣

奉贈憲使楊西印先生二十韻

江漢朝宗曰乾坤定鼎時英才酌節鉞鈴閣坐威儀
繡被雲濤靜輕裘齒角知轅門回老將方域長羣兒
吳楚封疆重山川誕降奇關西清族迥北固斗垣垂

石坡重魚字饒歌雨雪詞錦箋花爛熳黃絹蕤蕤
晚調嚴丁卯自註公高懷寄義熙諸生誰擬鄭夫子

舊從隋白賁才偏藻勞謙柄自卑小山頽杖策大雅
欲舉惟何日忘憂讎他年顧影詩公時以和陶清廷
開玳瑁別榻展琉璃左右客毛髮提持淡指麾金蘭
非出處羽翼倘差池天際窺玄宴人間望紫芝池龍
卓索冥澤豹久棲遲事業期元老文章管盛衰萬邦
重有誦異代更無疑

萬壽詩集

卷十

七

五言排

京口談長益蘄州顧亦方連日讌集兼眺湖庵

率爾有作

當代論文爰風雲各異鄉開懷惟我輩坦步即同鰲
魚鳥諸侯國芙蓉處士裝鹿門機未息龍嶠興應長
也王羅英又天涯老就將時皆以西印千峯同莽蒼
江閣異存亡頭白吾兼汝懷深喜更任陰陰聞樹古
草艸得城隍出郭垂楊合當軒紫荷香沿堤驚艇鶴
迷路識龍皇長日臨僧靜深房映石涼盆榴清照壁

掩著白如霜。禮佛聽幽磬。題花負短牆。坐知流水理。
閒送野雲翔。顧子卿雲冠。談公藝苑王。孤蹤感鬱律。
渺論有細常。入座誰爲客。看詩必盡囊。紆思真浩漫。
閣筆轉微茫。意愜才難斂。名高跡擬藏。馬牛呼并出。
騏驎又無韁。采蘋心原劇。餐霞動不妨。松筠一以遠。
膠漆會難忘。

重陽贈孫明府有翁先生

都門稱首善。上谷產姝才。獨著循良跡。山花動地開。

南灣詩集

卷十

十五

五言排

疎簾水映竹。香座月如榜。刻石留開闢。垂青照草萊。
登高秋入賦。把袂菊盈杯。共識安仁節。難禁泄柳杯。
孫陽真有託。端不吝追陪。

贈抒白胡先生

清絕桃花洞。高霞古邵州。元公曾教授。妙訓乃源流。
醞醖才無敵。經綸氣獨優。八音搜孔壁。千畝織僑疇。
筆削森成帙。周施感絕醇。邇焉非世賞。展矣足前修。
赤素披陳盡。忠肝爛漫抽。殺青五際邇。鼓篋四愁留。

用方爲大雅全秋漢。高杯滿鬱洲。如蘭殊不易。坦步
有綢繆。

五言絕

擬古曲

梧桐八九月。相見俱秋風。何處茱萸女。逢人野菊中。

誠云不說
出自妙

題畫

一葉下江沱。微雲散碧波。美人看不厭。明月傍秋多。

南灣詩集

卷十

十五

五言絕

其二

澄江落景深。霽色虛無起。山翠染行人。衣裳如畫裏。

其三

桃花何處去。葉笠兩三家。無限斜陽意。投竿入暮霞。

其四

片帆含落日。江樹擁歸雲。不用長年老。維舟傍夕曛。

其五

舊識衡陽路。新憐金水洲。蘆花飛不盡。蕭瑟善驚秋。

六言絕句

赴介子約口占

陶令雲心出岫。杜陵花宅當溪。怪我風波未隱。知君杖笠頻攜。

其二

一曲水田細雨千行。大樹回風雞犬逢人。洞裏漁樵避世。牆東

七言絕句

藕灣詩集

卷十

十六

五言排

宮辭

匡山僧戒宏不知姓名故。先皇帝尚衣近侍京。陪視髮匡山深夜風雨聞。述往事因作

宮辭十章

新傳桂醑美人杯。香靜芙蓉月滿臺。詠罷六宮齊不語。驚聞天笑出蓬萊。

其二

小聲熏爐玉錦緣。宮人爭着繡春刀。無端爛熳開花

草笑佐香茵。隱御袍。

其三

錦石欄斑翠作屏。水晶床簟玉簾幃。至尊二月親臨幸。半醉薰風燕子飛。

其四

坤寧宮畔百花香。歌舞人人出洞房。寔是離愁難點染。月明西內倚新粧。

其五

藕灣詩集

卷十

十九

七言絕

牙籤御帙錦盈車。密詔偏傳女校書。看取畫屏垂拱事。太平天子願初舒。

其六

紫閣煙飛畫幕垂。乾清宮月曉離離。君王自採薔薇露。和墨曾書寡慾詞。

先皇帝書乾清宮云。食淡精神爽。慾寡夢寔安。

其七

黃雲雙開霽。爐綢細捲銅簾衣。氣浮一道牙旗霞帳

裏六龍深穩自天遊

共八

未許紉襖老戰袍金吾夜出阮師刀
宙衣獨擁籌邊慮爲上高樓看枯樟

共九

玉燕宵飛滿角低普天風物憾淒迷
龍髯咫尺憑誰近一夢紫雲曉自躋

我言帝登遐后獨上武當世不之不信也戒
宏云宮中一日諱稱帝已往武當則大驚經
七言絕

時乃

共十

多年曾侍翠雲裘紫屋思深只淚流
歸雁幾回愁莫度秋鐘聲冷帝王州

談云前數首皆宮中勝事未數首皆及衰烟巾
一以憂勤獨慮處雖內侍或難言之矣

行路詞

日暮踈粧獨倚欄秋風車馬去踟躕
自從安唱堤邊柳不聽人問行路難

又

屢誤車聲屢誤迎低喉今日話即行
即歌樂府聲聲總不似商歌盡去整

又

古道垂楊低復低斜陽擁妾下深閨
月明歡去黃花道安夢終宵怨馬蹄

顏云即妾夢不
離江上水底

七言絕

又

二月江聲風雨垂楊花隨雨到床帷
大堤歌舞能留客不肯停杯聽子規

顏云是
常家

園中漫成

一日相逢一日春鶯聲小院午風輕
桃花橋花不相見別道高枝無數新

顏云少
陵故言

其二

喜向花間動數巡。花開花落野人身。清尊暮雨莫歸去。縱是沾衣豈為人。

顧云
好韻

舒二男夜集

城南歌舞喜天晴。城北風雷動地行。此夕相逢新別後。孤燈一夜為君明。

顧云
長慶
得意句

藕灣詩集

卷十

七

七言絕

藕灣詩集卷之一

廣濟張仁熙長人

男佳
場佳
品輯
展理金

五言古

和陶飲酒

同楊西印先
生存十首

矯矯雙黃鵠。翩翩恣所之。風雲生中路。羽翼貴及時。百年會有傳。歡笑良在茲。結髮事君子。中懷復何疑。願言北杯酒。日夕相携持。

其二

我生寡夙好。出門見深山。山光何麗綺。使我多緝言。

藕灣詩集

卷一

一

五言古

白雲聚一朝。澗谷動經年。寄語山中叟。此意當誰傳。

其三

登高望廣武。雄雲四面飛。救世無奇策。抱膝中夜悲。幕府開英傑。壯士何依依。不見晉幼安。渡海知所歸。幾時絕兵革。縱目無盛衰。清酒始三升。高論語難追。

其四

溪巖有喬木。日夕忘靜喧。雖無匠石顧。雨露不能偏。蒹葭隱平楚。雲霞帶故山。我友頻杖策。高吟時復還。濯足清溪水。悠然以笑言。

其五

策足歸南畝柴扉喜自開
平疇乍蕪沒取此三春懷
問君何爲然喪亂會已乖
征輪敢後時入市徒相相
長吏見我迂勉我出塗泥
再三相啓告中心實寡諧
暫爲饑寒民風雨理不迷
終焉守初服異慮洵可同

其六

桑柘有芳陰脩竹夾路隅
田夫無禮數尊酒列泥塗
縱橫視阡陌既醉免馳驅
天道不云遠視聽樂有餘
汗邪隨所視各得反廬居

藕灣詩集

卷一

二

五言古

其七

蓬蒿匝地長杜門師有道
一杯雖自然貪賤忽已老
行歌久厚顏頗不憾枯槁
兒孫入戶佳榆柳當門好
匹夫鄙懷玉稼穡洵可寶
願言逐長公壯齡遂表表

其八

清明易雨風策杖何所至
坐見悲歌者亂草藉沈醉
不知所寄興憂喜何無次
賞心百忘言知希洵我貴
安得度外人鑒此位中味

其九

秋林多墜葉大樹有悲風
成毀不自保運忽已中

良臣寒寒懷苦節匪窮通
不見聊城箭嗟可掛弓

其十

躬耕豈不勞所貴無苟得
負耒向泥塗一往絕疑城
高原桐始華百感機難塞
念此四體勤實賴克家國
日夕搏黍鳴交飛不可嘿

述懷

鄰鄰沉泥石鑿鑿魚沫橋
浮者日以堅淤者忽爲瑤
巖米幹如鐵春陽不能消
陰陽變有時強力成久憂

藕灣詩集

卷一

三

五言古

又

亮節彌君子固窮不敢徙
蓬科不務本木大終飄搖
猛虎厭陳肉俊鶻俯卑籬
乾雀雖細小不捨地下枝
人生各有志胡爲長栖栖
妻子亦何人駿足成趨趨
日飽二升粟晨披百結衣
徘徊不忍去化爲濁世塵
仰天忽大笑阡陌豈重圓

又

尊媛不恤綿杞人善憂天
青堂雖可樹其說乃徒然
白日背人馳匿影於大圓
被服成歡笑無乃非萬全

夸父雖云愚惜陰尊古賢不如返諸躬策足鳴鷄前

又

盛德慎幽居拊衷滋太息天道非影響
嶽音豈離別
淡山有盞鏐錯厝成首飾明月產清泥
光輝艷四壁
美人坐阿閣懷姿非隔世雖無宓妃媒
良儀諒可卽
繚戾履霜人福心而左辟

又

蟬以清能吟豹以廉能文鷹居常似寐
虎行如不勝
取物貴勿遠采葑敢以輕陰陽各有候
供能率之鳴

藕澤詩集

卷一

四

五言古

厥聲何幽幽能使懶婦驚百舌宛轉言
坐客不敢聽

又

鵬綬善知天文采不易好顧謂山鷄愚
捐軀殉麗藻
羽翼固以佳中懷何草草昔賢事報晦
慕道苦不早
豈爲謝時名孤光炯自葆間行踏春花
一過跡如掃

又

谷風何習習設服將終朝蓬蓬不自已
化爲頽與爇
英輪下復上雨上霏以飄左顧蕩人室
右盼蹶人苗
展轉於空際憤發而無聊物情會震疊
山川寧動搖

君子秉微尚大德終逍遙

又

爰居本海禽恥受鐘鼓聒瞿鵠望濟
栖長爲土氣奔
漸石履之卑素絲染不脫冠裳旣已陳
名位日膠輳
千古有市朝如何安饑渴志士慎沾濡
達人戒毫末
比匪諒不傷半席猛猶割

又

結廬花樹下捲簾動花影影移亦何遲
坐見春晝永
好鳥向人啼似言惜光景百年會有期
忍使韶華屏

藕澤詩集

卷一

五

五言古

野風清寥寥夕陽昏耿耿花陰曷亦飛
可以勸漢省

又

人生亦有徒胡爲互挺撼黑風吹雨雲
白日暗創耜
張陳旣終肉田實更傾索人面豈朝華
振手成夕摘
匿怨而友交古賢恥勿惜安得左纏藤
纏綿學松柏

又

仲尼旣旅服大禹亦保國曩子行入荆
錦衣異顏色
全生豈厭奇樂性全資識幽蘭任淡巖
壑賈任荆棘
蜘蛛雖網羅不入蕪菁室魏闕與江湖
豈能更心迹

固哉子牟言之重惻惻

又

至德愁難保滄海日屢變事人顏色中未老晴先眩
丈夫皮骨粗安得長婉變掩面志已灰對客身難倦
元瑜久自藏中論頃能擇恠哉應劉才鞠躬事公讎
登樓賦雖悲真情殊可見

又

唐衢善歌詩悲激世無比一聞淒戾言涕泗輒不已
人生匪金石安得長瘖毀僕僕上書人迹異心同靡
藕灣詩集 卷一 六 五言古

禮儀莫之陳瓜角調何鄙空餓亦尋常未能長觸抵
咄哉史氏言微詞昭沒齒

又

相相猛虎尊天風長聲勢如何彪炳資只以謀吞噬
人命各在天未必皆殞斃歸來食其黨意不遺巨細
虎歟亦有時獸生豈無計皮寢殊可佳鬼雄不能厲

又

茫茫西海內其洲多鳳麟煮之若膠漆斷者可復紉
斷者猶可親何況在一身一身而二三圓極非人倫

苟息事暗主感激成良臣歟者可復作信誓為神明

又

驅馬涉大河馬跡何鱗鱗蕭蕭白楊側古墓有遺薪
大碣凌青膚云是古賢臣逝矣日以遠懷哉誰為新
棺車各自瘞晚裝難及晨生者尙不顧安問陳歟人
日暮太行下崎嶇淚沾巾

又

萬物各無為逝川終日瀉惟彼寂寞人紛紛別取舍
靈暉既朝舒時風兼夕灑居人看燕巢客子悲去馬
藕灣詩集 卷一 七 五言古

好身分胃啼誰是有事者

贈談長益

先生生東吳不為東吳生著書日已久遂有天下名
詩歌匹盛唐文亦追西京其氣類道州樸直乃元聲
作為金陵篇山川浩呼噪閩越遊未足舟車日在程
塞上馳馬走白髮飄幾莖投詩吊空同遽返燕臺行
空同塚被發歸子新為 弱冠遊襄郢茲焉且再征既
改莖長益作歌紀之 非為國家又不重逢迎轍迹仰云過買山猶未成

暇日與顧赤方論文

今年未及半三至新陽城城中何最樂顧子爲弟兄
一言裂瓦缶再奏鏗鐘鏘高思聳嵩華奇氣吞滄瀛
風雷搜百怪汗漫出真誠性情各自理下士空屏營
漢江舟中讀孟集

我行襄陽道尤愛襄陽詩舟明西日錄資覽愜心期
白雲攪淡洲晴波疊柳渚澄景澹無極皓月發幽姿
照我蓬檻中一編宛茅茨客愁時演漾念此風流詞
豈無魏闕懷富貴非爾宜孤蹤難掩高緒終苦饑
青雲陶令並妙迹麗公知篇什雖不多嗟哉諒我師

藕灣詩集

卷一

舟次宜城

清晨宿雨開棹出橫山陌冲融麗景暄照此波上客
蹉跎春事淡沿澗鄉信隔雁歸雲際心鳥刷漁邊
收兒驅犢新浣婦臨沙碧城郭漾煙光岡間動朝夕
始識鄆城墟舊傳杜子宅未浮九醞卮心擬數杯醒
上鹿門灘

手持一杯茗坐上鹿門灘微風起淡泊舟楫自然安
兩岸燦明石一道引清澗長帆蔽茅屋山父擁翠闌
寄言隱居者旅服爲加餐

習池

早發羊侯祠近臨谷隱寺蒼苔白馬泉二月初舒轡
池荒流轉清亭圯山愈翠影搖釣女釵碑蝕春雲字
夕陽通未沉鐘聲晚如寄寂寞古賢心浩蕩高陽志
曉巖峴寺斜夜色楚山至

習池西有峴山寺望楚山

溪墜已千秋

山公自可醉

隆中

西山萬山潭潭淡路蹉跎逕通買客車競踏春堤綠
蒼涼企遠轡陰翳占雲曲踈風野廟頽細雨簪井渌

藕灣詩集

卷一

九

五言古

坐見躬耕田草色紛相屬三分漢德衰萬古君恩篤
牛羊過傾碑父老思全蜀緬懷徐龐英愈企鳳龍踞
孤吟調已堙草堂猶避俗

役夫行

癸卯西山之役濟一歲索夫三千一百七十

焉

二月征輸急呼號震四降田夫始輟耕人市助經旬
驟聞府帖下合邑點行類斯須羽檄至直入無邊巡
堂上王命懸堂下列按蹲邑宰當門坐里正當衢嘆

軍令有生於震撼若鬼神結束在日暮無自覓蹉跎
朝廷嚴小醜何得為不仁大旗耀郊原樓衣拔厥身
祖社割片肉剋日已車轡依依楊柳途切切雨風晨
夜半啓私戶低頭拜二親此行恐不反努力備水薪
號呼但一哭無乃太苦辛

神鴉行

癸卯之歲羣鴉啣火日三四入人室鼓翼而
炎神廟有燼者

二月至五月靡有不炎焦幸然致一雨槁陌已無苗

藕灣詩集

卷一

十

五言古

如何經始秋赤帝慘復驕一朝神鴉至啄火來焚燒
不知何物馮致此楮與蕭人家搜得紙與以翼鼓煽

之立刻揚風標一日三四起廟殿恣毀銷居民羣號

叫白晝覓覓消携手坐屋抄斬木列紅幃或作神靈

語井寒膏泉洞時縣令安塞沿佛井或云縣舍亭直上何翹翹

魑魅雜人住謂災不可料田父人市窺恐是凶年妖

過客人市懼長嘆寂無聊相與逐神鴉母為聲嘯嘯

賤穀行

中原昔喪亂原隰繁穉秀人間好女兒賣粟不盈斗

今茲云暫休禾麥徧田藪斗米三十錢胡為增惡醜

賤穀應嚴徵無以當擊指指苗作官糧說稼克吏手

頗聞禾甫箐依然星在甯長吏肆虐劉有足不履畝

喜言民生輕惡惜國本厚皇天顛倒漢理數難遽測

委軀塞薄田碎骨酬大有信知尊金錢無為耒耜狙

家鷹行

此物不可奇奇之為禍梯側身恣愁胡其嘴如利錐
啄物憾無全食類碎成鸛在山為虎豹在水為鯨鯢

如何反奇之置之戶與闥木以護稻黍究至害家鷄

藕灣詩集

卷一

十

五言古

睇燕不肯下行雁至生睽乾雀難喜噪文雉必悲凄

腐鼠獻生鴛雲際來捉撈雖有栖梧鳳不敢相排擠

是為城上狐或為器裏鼯人情畏鼻距造物豈顛迷

王莽禍先于董卓燒及臍寄言養禍者羽翼非厚視

市門行

人言刺繡好何如倚市門市門倚未已復作賣花人

賣花不於野不於朝與廷置身有窟竇冠蓋盡兒孫

上障日月光下舒桃李陰黃金口筐篚鼎食間鐘鳴

高軒一云適公卿疲送迎舌吐者誰子夙昔蒙與英

二月行

二月不採桑，競折門前柳。十月不築塲，競採湖中藕。
折柳夫如何，聊以當杯酒。踴藉夫如何，聊以燕黃耆。
有帛非荆棘，不挂老婦肘。有粟非硃鴟，不上饑兒口。
未飽長吏囊，先脫羣胥扭。吏囊猶可空，胥扭會速朽。
但聞檄如椽，不畏星在鬣。明年殺逋奴，恐難貰鷄狗。
我作風俗謠，聊以當九九。

鄴城

暮宿華林道，朝走安陽橋。云是古鄴城，風草何蕭蕭。

藕灣詩集

卷一

七

五言古

蕭蕭悲風起，日夕千萬里。莽莽英雄人，活活漳河水。
香散西陵田，淚冷冰臺屋。城頭賣酒兒，張皇謀故里。
寧知九錫荒，但見三臺圯。曾有烏鵲詞，聊聊遊人耳。
都門得談長，益濟南書於李。過廬延尉余，亦付
書廷尉答之。

不見徵君字，於今四五年。坐臥強求之，乃在京東偏。
東方千萬騎，節鉞主人賢。不同嚴武榻，只如郭泰船。
知我帝京遊，踟躕頓着鞭。馬上置筆札，大半爲山川。
此行敝衣裹，無乃增詩篇。荊尉故人置，郵不虛傳。

珍重尺書至，鶯花共嬋娟。我來必三月，錦字已我先。
獨我必數行，廷尉兩欣然。古道高管鮑，良朋類甫虔。
知君置懷袖，彌月猶新鮮。

東歸行

四月忽已徂，長夜正炎赫。買驢不論錢，遽作東歸客。
肩摩彰義門，轂擊蘆溝陌。車驅亦惡遲，遂與京華隔。
取道向齊魯，故人未咫尺。野曠奔沙厚，日惡放懷瘳。
城郭厭煩沓，一過輒戒迹。驚帆白溝曉，倚松留智夕。
早月熟鞭轡，午飯請湫僻。前村返照頻，天末歸雲積。

藕灣詩集

卷一

七

五言古

我生匪壯遊，丘壑素所惜。倦身亦有輸，不羨高飛翮。
舊中都行

中都去豐沛，迢遞三百里。千古兩布衣，仗劍從此起。
風塵止一麾，四海輒綱紀。韓彭當世雄，倪首入軍幕。
徐鄆亦天人，帖耳共鞭弭。其地不徒然，其降必有以。
我來中都城，摧觀瞻故里。前幕列雄鸞，后嶂奔淮水。
樓閣抱山尊，中天挺而峙。與隆舊鼓鐘，帝足少所擬。
西南仁祖陵，松栢猶可指。日暮愴行人，繫馬挂弓鞬。
驟雨若河流，風雲忽披靡。入夜不肯休，中宵還徙倚。

同歲兄宿汪廣文署中

階淨草花嚴風寒月易入從容見尊酒露濃光愈濕
孤城似遠山疎鐘亦已及兒子讀書人一榻連雙屐
呼童且未眠爲我添衣絮

述懷呈督學蔣慎齋先生

府方爲先祖玉臺公
祀鄉賓

在昔漢東葉郭許號知人奇鑑既天授千古稱人倫
季寶坐牛衣元禮慨陶甄卓爾蘇王佐乃蒙惠達珍
先生起東吳藻鏡揭霄垠升見臨四國撥霧開秋旻
纂組翳虎豹騰輝耀龍鱗易湖與獸擾錙銖殿最神

藕灣詩集

卷一

古

五言古

澗涉大王風喬桀天鷄最所以江漢波朝宗投巨津
鄙也巴人儔謬克觀國寶道逢胡跼踖飲泣理竿緇
三旬而九食行歌以負薪或云子無若非病乃其貧
以茲聊俯仰遑巡漣葛巾迷鑿袁閨室長回帝著輪
溫溫長者容幅幅如三春高篴照碑版片言奏韶鈞
豈能仕甫技空愧丈人真况復隆新簡殷勤念故紳
一旦溫言播九原舊業仲興論喧毫蚤白骨活蒸醢
姚江粗有緒桐邑幸無堙從此求仁粟全家拜采蘋
教誨孫兼子瞻依哭且嘯人生匪木石高閣望麒麟

漢陽蔣令置酒鎮院大集志局諸友

雄雄大別山湯湯江漢水濯濯神禹功莽莽動萬里
蔣侯攬揖臨澄清照江底春陽扇和風水雪靜鞭箠
捐管亦何閒煙波間青史徒倚坐石渠渺論澈心髓
梅花散綺筵高歌振南紀

顧黃公枉過草堂翌日書十六韻寄之

君行滿四海我生守一廛相距不百里相見動經年
豪華與寂寞執手乃依然君言候我志我志在林泉
朝上君王殿暮宿關門煙獻書期不達旅食自迫漣

藕灣詩集

卷一

古

五言古

誓將與夫子結髮歸園田孟夏財二日春色尚留連
八門各再拜忘形寧苟焉倚我園中石索我几上篇
移編冥花側高吟聲動天有時花落紙笑我爲花妍
須臾羅酒漿佳佳舞生還百觴亦不醉但憾離懷牽
共作加餐語歡嘆兩纏綿日暮不能別徘徊松石巔

望西山

宋牧仲先生撫
章約過訪望之

曉日平霜林走馬隆興道奇峯作意獨穿雲遲兀界
周遭澁長天奔崩如激躁或指若千圭式遠如房輿
橫側既異觀領盼亦殊號子喬與子真後先同丹甯

二嶺揭仙梯寶洞藏真詰側聞亮道人委杖更溪造
靜契已忘言土面酬晤謙微雨澹脩崖暫示艸服燥
宗門武庫熊秀才遊淨相寺遂令山澤擅萬古愁難
見僧葉衣雨過不濕謂亮公到我亦避世人撫躬恒自悼勞勞友朋間一過迹如
掃山光照我行面皺年已髦

登滕王閣望徐孺子墓不見

聞道東湖水澄清產異魚上有澹臺君南遊瘞此墟
迢迢千餘載乃見高士廬其行頗相肖亦復南州君
非力不肯食豈戀賢守精因郭聊一飲爲陳偶造問

藕灣詩集

卷一

去

五言古

一榻曾幾下料難屢曳裾清風不可再古墓空歛歟
進賢門外草根老不敢鋤草哉宋大夫俎豆列魚菹
大夫謂我來孺子君非與宋敦仲先生爲祠堂祀公書謂孺子相至今猶懸
豈期幕府客老骨類邁條是日高閣饒極目望難舒
朦朧似一見恍惚總愁余側聞陳公傳孟玉指相如
胡爲高潔侶顯晦各踰越三復殊未了江雲照有餘
傳載陳公更懸榻待
周珍珍即孟王也

陸羽泉

造物有奇珍異類相與資權衡既有託遂爲達者師

陸生屬橋客彷彿神仙兒茶論與茶經幽賞僻如癡
天遣在山泉淨一發其姿有如出世友羽翼相差池
陸生好澄潔易牙乃所嗤辨茶復辨水群泉赴所司
神光一以蠲尺寸靡有私蘭溪數百里舍香到江湄
有泉伏溪側如蘭不可窺陸士產竟陵訪嚙敢侵遲
一飲輒投契秋光滿淨菴蒼涼天地間位置已匪夸
第三側聞高士逝泉亦葆幽奇又如天地閉賢哲老
茅茨苔碑空剝落有若商山芝始知造物理隱見各
有時孤舟一四顧愴惻起相思

藕灣詩集

卷一

七

五言古

余年二十由蕪水買舟下蘭溪溪口有小橫石
勒第三泉字或云其泉在某園今泥塗矣考地
輿圖在蕪水鳳栖山下

寒泉篇

山中有井水自名曰寒泉歲久無人汲幽清每目憐
松栢時覆之顧影成姍姍或薦蘿爲帷或倚蕙爲煙
三春縱寂寞時聞鴈與鵲雖勞天澤溢差與爲因緣
南風四五月物色開如屢况復流大火酷日洩雲穿
漱石仍齒齒繞澗只濺濺歲寒餘窈窕孤月相依連
有時一引照霜花肅似錢月光勤勤慰爾泉胡靜專

世代波瀾濶灌注成百川斷梗不敢施帆櫓如飛鷲
爾胡太局迫撲拙以清堅好月如佳人告我豈徒然
我生亦有命我病亦有年恰剛觀物化我語非便便
不見濁波惡如彼萬羣船日祭三十里利害等折旋
大海饒吐納汗漫水粘天鐵颶太無情抵觸若戈鋌
豈爲生靈毒惡彼利名牽韓彭乘長風烹鹽如割鮮
紫芝一以別四皓無稱焉阮劉逃酒國尙爾不安眠
夸齊雖漂冽俄成首陽巔是以洋洋者不願爲淵漚
我本在山清側足學迺適願與君爲友孤光兩其妍
請君更照之一讀寒泉篇

藕灣詩集

卷一

七

五言古

大道篇

大道非寥廓無欲乃其先本無名利相不別愚與賢
逍遙遊物化坦然出縛纏朋之固匪缺益之亦非全
既超天地外何妨聲色邊頭頭絕技蔓處處返自然
盲人內省奔走問蹄筌翹翹稱學古嘿嘿號通玄
紛紛格門戶赫赫盈簡編其實中貪著觸境成倒顛
一朝身入所中懷更灼焉以此臨廣大何由得靜堅
疾生如倏忽但云皮骨穿智者窺其藏神識久紛紛

夢影疑如鐵幻泡結爲田莊莊宇宙內食色半戈鉞
盜賊心之僕恩仇意作緣愛根湊固指沉沒於重淵
猛然一斷之陟降同上天甯人何不悟而與欲爲牽
拊衷還自惕爲賦大道篇

六公篇

雪髮孤燈拊几懷舊李公師也相國賀公黃
門凌公或觀顏鄂城或握手下里胡公卿先
生又戚也樊公梅公友也作六公篇不以先
後詮次

藕灣詩集

卷一

七

五言古

故太僕寺卿私謚文介李公若愚

海內有人師理性飽懌孤忠託友朋餘事成介樂

少受江陵知相國文忠長與高頑結忠憲江左富文詞牛

耳相更迭文公與石公文肅要以盟忠節是時有介

肅鄞山張江漢講堂設公與樊公偕孝介萬仞同立

雪張公學有宗左右相提挈介肅師李見十載公車

中喟然才已竭神廟已未春公牘浩奇傑寰宇訓

漢陽國門恣滄吸東隄七年理廉異喧兩湖高邑與

嘉許趙侯鶴鐵擔號同列騎驢見天子燹然示不屑

其時閨信猶罵公東林孽崎嶇燕吳間屢疏妖狐峨

平生兩三人易名恐不報公疏為樊石請謚禍始應山公烈

三戶尤虎噬指公為外友蘇雷假義擊公時臥真山

淚盡聲已咽藏孤矢嬰曰殺身不畏拙陳愚倏忽天

再鼎帝賞孤臣血余時叨門墻挑鉦聽公說片雪打

寒門掀將背欲裂凜凜出陰風微覺履齒折爰書場

公文一二記忡悵公時書忠烈行實文見示從此謁 聖人再建

豫章節卓比澹臺祠點畫文成訣猶苦當塗煇大義

春秋猶雖登周寺堂身程滋不悅公時較豫章士命題孔子成春秋句

萬壽詩集 卷一 五言古

易程當回 稽首拜殿陞山田付老耄濠院講帷開聊

通江漢轍豈期兵甲驟中原滿駝駝登山幸免微止

水禽虞嘴尺壁不染塵百折寧回鐵張介蕭兩公與樊公一應不染

百折一坏答君師高枕首陽垣余生既步趨道風欣

再揭佞晏尚不磨穿墮愧臨穴徒守清察心隱忍藏

狐才公能鑒余懷庶幾白不涅

故相國謚文忠賀公逢聖

崇禎己卯秋八月癸初倦是時闕興亡相國離臺句

滔滔江漢間得見相公面時晤于文介座中緒論引清風野

服送徐魯局輿出必簡小童侍立便暗茲日月光魑

魅真如散憶昔嘉宗朝相國事編纂立言機筭中乃

得忘譽譴其後聖人與東向隆王眷忽忽亦病歸荒

同周謝晉延儒吁嗟陽翁賢苦節稱邦彥鷄豈抵夕

除數米支家譙太翁陽亨公理學也以相國踵遺型

風規兼和猶所以三十年出處民欣羨國步乃崎嶇

盤石終難奠豈無君與臣天心自昏眩烽沉夏口漁

箭入昭陽殿休休介臣客下馬振甲戰烈烈崔將軍

相文 頸血當公濺江波百萬氓羣鯨張口譙相國時

萬壽詩集 卷一 五言古

整暇稽首理冠緣魚腹莖君王臣心復何戀楚蕭

舟墩子湖頌命如掣電先時汨羅言此日止水騰相

魯與馬漸卿約外江漢魯與馬漸卿約外江漢猶有鬼神愁上帝垂悲暗七

為汨羅內雲湖為止水

十二日間生顏尚挺鍊赫赫理不誣光光日如昇文

山零丁歌楚國騷蘭薦易名曰文忠清史筆如椽

故大理寺卿謚忠靖凌公義渠

先生幼孤危履霜增術智纏綿大母篇惻惻陳情思

伏藁為文章淵澄出異致遙集聖已殷而觀懷愈至

零露江渚秋九月皇華使甲戌秋公以白哲而玄髯

啓折彌清昨握手清流旁高文話再四邑有梅浦路

社綺紛繁公時結路社與余媚幽英莖萃公刻媚幽

余及余邑友易職侯章始事趙家演文嘆息李漢陽今人真罕譬東甌六七年辭

碑猶帶淚君與斯人遊千秋無失墜於時明星爛照

公車徒醉公方官黃門諫草焚不記豈期十載來園

步竟倒置廷尉堦前草青青經史責賦詩稱陟岵不

反滋不匱三月十九日地圻天方集我公冠玉姿觸

柱血盈皆老父及孤兒肝腸列悲瘁盡焚所著書不

許文字累溝瀆見君王忠寬路苦躓沈吟我公人曾

無隻紙遺豈有清風詞聊審甲申事知已寧在多無

爲避逆棄

故贈太僕卿胡公士容

邑有竹塢人山川正氣伸嗟彼薰天燭乃爲折檻臣

皇天卒正直園上煥溫綸赫赫照問左況託葛藤親

公昔登甲科鄙也始誕辰公舉庚戌會長聞司舉綬

南國政維新公爲嘉定無何司徒即節馬駢駢燕

宗丙丁歲節甫正臬信蘄蠹崔義兒因緣據要津世

秀掌樞部同文既有黨安陽祀更頻曲房羅鬼狐請謁無

輟晨呈秀以妾蕭望屏弟惟中求爲公舉節麾之吾

率供笑噴嶽嶽耿大夫偕公意氣真咄謂刀銘兒胡

爲干明禮公不爲閣建祠耿公豈意飛文織呼公楊

左倫公時遷豫章也且又苦駿蹶馬與番徒琅瑯乃

肆狼行行夕陽道陰風吹鬼燐大呼駕帖至緹帥如

虎蹲桎梏羅前堂刀銘列後闌囊頭付魑魅披髮委

荆榛倉皇北寺獄皮肉類灰塵是時先君子先期理

試輪公逮在丁卯秋末先君以先期赴戊辰試至京搜腸欲寸裂擬贖無百

身乃與小吏謀王季索餽碎首陳九關盈虎豹一步

馬灣詩集 卷一 五言古

百途巡公言創痕苦吾曾不爲呻獨恨天聽高臯陶

竟不神指視六君子竟賂此述遄公從餽器底寄書

無何天再霽竄皇遽上賓 聖人溫詔下幽網脫魘

麟耿公既出鎮公亦復蒞秦甘蘭拒阿害杖鉞而裴

神入火誠不熱屢斷乃爲麟大星何早墜贈爵聊可

珍公驛節蘭州時以敗海首陰哉叔敖兒纓佩復誰

紉

故兵備福寧道樊公維城

樊公昔奇誕墮地乃能語遂勢太常翁忠孝立相許

公生市五日立而言來銘
父太常公曰吾忠孝家也其年逮志學復夢天帝作
泣血時帝庭始為帝所與樊氏富才傑孝介世莫倡
棠軒先生太常復忠諫大節驚朝宇友軒先生樊公
公叔也起繼之戊巳振其緒請歸瘡痍翁友軒以直諫戍公
起繼之戊巳振其緒請歸瘡痍翁請解海盜組贖上
歸溫清其寒暑居官淡恬樸落如羈旅福寧秉節
旄經史日嚼咀拂衣事園林吾輩輒爾汝是惟幸已
秋劉子素縞紵孤亭木落中雁背露清潯余與劉子
歌公起更酌醑須臾醉僈僈有茗復在煮劉千里時
時雖田金華寄興如賭墅壬午歲既除獻逆大入
賴灣詩集 卷一 五言古
楚春花血霧殷匹婦無處所齊安數重圍江波列火
炬舉國挾家奔公怒矢身阻厥明大雨風南門鼓不
寒張日唾賊奴汝輩何狗鼠天子神聖君磔汝若注
斧遂齒逆賊刀血淚沉江浩吁嗟世路崎劉公亦費
祖誰信良朋誼地下成嘔驢三復紫巖文皇皇照鼎
楷公有紫巖
故文學金吾留服份公之頌
東林氣有餘復社遍天壤張公利與楊公利與楊公中原迭
仲長惟時江黃問國表饒文丈惠連名家子勢壯王

易上王都俞赤壁雨風天詞壘方脫鞅廣譙既集福
美人或在掌清歌激晚吳妙舞迷象罔梅子善解推
一一施借獎吾族富談經願開更技發時有張氏
序梅子佐晏之制別恣中賞梅子太佐倚世服徒昏
茫五色日已昧戰塲尚擾攘寇來血滿天請纓志慨
懷杖策下金陵筆墨棄棄壤緬思尚書勳公尊人
擲六經梟拓落大羽箭芙蓉金錯鏐滄高一矢遺要
使么磨蓋公棄諸生胡為志伊鬱低眉入帷幌雜草
見空王挺擊鐘魚磬一鉢散腹田茅堂拋積鏹公散
賴灣詩集 卷一 五言古
族下新神堂憂時兩目盲首丘身脫網豈希宜律
名不銅范滂黨時阮馬修黨陳定生吳次尼侯朝
律師簡之與錯莫五十秋波濤簞盆益或如喧鳥重
或如噪鸛題開首典區天淚下失俯仰
松聲
余少時與曾玉門倡和文殊輩作松聲詩得
起四句而本竟今五十餘年偶憶為卒成之
天風吹長松日夕吼山阿能起萬斛聲不作十丈波
我時臥爾若起問夜如何仰視殘月照河漢在煙蘿

山僧喜禪誦儵然鐘磬和對語不能悉燈影寒相照
何代無天風松栢愼無他

南廂

我思陶靖節夏月北牕涼南牕復容膝尊酒亦尋常
胡爲偏寄傲遺俗上羲皇我年逾先生茅茨一爇香
高臥印已足不復居醉鄉山門見稚子呼我共倘佯
長松與栢石造次成低昂新秋入塲圃家家理稻梁
五谷各有候作息生間忙亦有農家婦出入少矜莊
笑彼市井女楚楚爭衣裳亦有農家兒委身伴牛羊
藕灣詩集 卷一 美 五言古

秋風用陸魯望贈遠韻

初爲惱炎熇渙雲積幽懶細雨戀山君到門亦何難
美人坐綠苔苔色照斑管絡緯木代秋聲提反與煙
遠緒裂俗城古懷畏中斷入室香霧眠隔岸桂花藉

赫赫一首答顧黃公

赫赫昌黎子濯濯業馭奇低頭拜東野上下欲相隨
自言稍奸黠乃以拙爲師倦倦江漢篇忠信誓與期
杜公欽李白夢寐輒相思白也胡背惡飯顆相剽剽

所以韓子臧咄咄笑其癡余生苦脆弱出腹已孤危
曾爲萬卷主如水復如鎚自註余少孤先君藏書萬
卷謬稱萬卷主人李義山
詩攻文枯若木 處世鈍如鎚 里人更相笑達士更相疑鏤肌兼刻

骨有涕墜如絲壯年復鍛羽忽忽歸荒陂厥有芝在
君宿昔同嚕噫走馬穿我屋縮腳共余帷昌言吾與
子一卷各自持劉千里贈余詩世路
忽傾側各持一卷書 亦云顧氏子江
介已旌麾文室從褰裳嗟子貴及時夫子實我貌夫
子讀我詩快如捲白波嚴若拉霜枝丹鉛夜已戍筆
墨尚差池蕭蕭斑竹林敷敷蒹菊籬我言他君篋君

藕灣詩集

卷一

宅

五言古

和盈我篋猶云歲載暮藍輿忍行遲今年四月中芳
草氣如炊木灰紅未了橘雪又紛披吾子神仙流翩
然若童兒入門莽搜索饕餮如渴饑百杯曾不服千
古正在斯詰朝理歸轍高歌復令儀上嘉丘壑樂下
矜松桂疲念我四十載飲酬猶踟躕其言多隱約誰
能告以私以此感知已喜極更成悲落日揮斧戈食
荼良若飴洵非吾子彥安得壯膽抵百川東到海
下回其宜昌黎雖醉耳長爲百世規

述交一首哭劉千里

昔我未及齒舅宅孤遊時里人謬稱我襁褓識無之
 時值劉氏子粲粲玉樹姿私念彼何人同爲它相兒
 長我財三載意欲解文辭舅氏歡喜極贈書各盈篋
 我爲馬遷史君乃班椽遺班生紀漢歲班固年十一雨
 兒亦登池登臺一顧盼遂爲白首期君才誠先去聲我
 呼吸走蛟蜃二十富經史箋疏必古辭母呼不出閉
 父杖不出帷敝衣而垢首日咤尙忘餒回視几案側
 摠扶已離離溫養須歲月余謂山且遲一王長風照
 遂肆厥所施人言吾劉子其書剗剗宜釀錢不收後
 舊詩集 卷一 五言古

昔在神喜間精廬傍山翠曉巖旣蕭閒叢桂生鬼異
 側有鐘磬鳴歌吟亦時至秋溪抱月明香光照短睡
 主人坐太平爛漫酬一醉季年事兵革中原始倒置
 流血滿硯阿大火燒薜荔劫伐到晉唐喬木難悉記
 襄陽晉相開元宋松之類雖有神靈居俛首徒斷檣桂也乃能愚
 枝條不妄肆寂寞歛花香閉影成顛顛力豈賴蓬蒿
 恭焉畏失墜我自江城歸四松悉拋棄于今四十年
 猶下資施淚鬼徑旣以燕霜固寧望黃豈期喪亂餘
 再遂幽栖志涼月尚崎嶇繁英已照地念子典型花
 况復秀貞質翩然下天衢豈供人間婦一枝挿書前
 臨風增淡喟
 桂
 老夫百無爲鎮日學焚香焚香誠不易其中無一長
 衆妙旣已入孤雲乃在旁有如酪發性真淳罷始任
 或如鳥飛天削跡而翔翔屬連雁以聯濃淡總何傷
 秋風八九月嚴宵送薄涼微裏聊寄託斷雨欲成行
 裴几挾烘染虛室蕩餘光未嘗依竹策寧事借書香

舉世盡若寄浮生何用商

歲至
乙丑下
第歸里

嗟我大布衣錯莫真壯趾本無羈陵操虛擬鹿門軌
他年亦遠遊湯湯涉河水京洛既無求官闕亦可喜
况復覽先蹤車轍猶堪指一過跡已灰蓬門舊鹿豕
豈知三紀餘已讀前朝史兒童項領成老穉殊泰否
臧子亦時流杖策離桑梓敢夸德公裔意爲和梁耳
孟夏草木長馬僕爛行李刺啄到門忙紛紛噪兒子
未暇詢行藏蒼黃接輿輦顧盼斜陽間隨俗難遽鄙
藕灣詩集 卷一 五言古

咄哉老翁愚下第亦云美

冬懷二首

孤雲雖無託尙在天半垂奈何隨苟得與俗同倏遲
爲貧本自我非受上天欺况復身驚駘而咎世不知
濯濯澗中蘭榮榮牕下芝入門堪自媚寧在多言詞
其二

誰謂北風苦我見北風妍北風入我懷百意罷纏綿
有如空淨史努力攻石田介節既已固巧力亦以捐
寒泉與墜葉濯濯兩蕭然所以首陽子一往無拘牽

夢

昔我先君語瓊莞香洵妍香妍能腐骨子慎無香亭
先君不我顧於今五十年憾我猶焚之賦詩香光前
採香入溪谷夢至高山巔戢戢痛馬僕赤腳踏寒泉
峭崿無路恠石面天懸酸雨淒淒下下見蛟龍淵
萬峯倏已暮解裝石上眠自笑被仙斃重覆尻與石
乍明忽有暗非關星月穿摩崖挂飛鳥五字大過樣
昔今斯世悟耿耿刻苔蘚須臾鐘磬响儻恍出石邊
私謂此何所草菴其有焉從容一僧出納綻露全體
藕灣詩集 卷一 五言古

攜手招我人洗足佛燈煙謂我出雲抄行行足已漣
他僧不我顧再拜古殿虔問僧何所禮云是雜花編
所勒諸香雲一一趁蹄筌

胡山仙徒步數百里枉過藕灣

老衰思古道偶影愛吾其義皇不可見蕭蕭誰結鄰
咄咄胡先生茅屋大江濱門多車馬轍而非中所望
鑿池種蓮花聊與爲夕晨處士節日苦貧性爭無塵
前年十月中國志下咨詢微車一俛首與我同冬春
孤燈閒靜眼照徹適等倫有如寒潭月肅有龍臥

豈知三載後重醉古人醇累跼三百里簪屨忘主賓
向懷所未吐一一請具陳余急掩其口無爲妬者噴
夜闌進新詩雜誦數十巡是夕蓬門內浩氣已磅礴
又如大海濤天地更渾淪素心洵古處交道乃有神
嗟哉吾二老白髮久纏身

示斐民表姪

我母之女兒是爲汝祖母產同徐大夫訓行常比鄰
讀書過男兒立身非苟苟我母生我時去笄年未久
誕我財一月精顏忽已朽笑笑一孤兒托命無何有

藕澗詩集

卷一

五

五言古

十三入庠序再拜謁娣舅娣母摩我頭淚下輒盈川
謂此朔月孤居然稱母後是時娣母兒林立如瓊玖
汝父嶄頭角先我健身手吮筆縱狂生高讀卑二酉
或夜與嘻哈或晝相荷負余雖寡弟昆中表更兄友
汝父既嗶峨我亦累培塿天步日以艱閉影甘不偶
相視一片心寒水寒雨前豈爲藕聲塵庶或免根蓼
兩母地下問僅能一噓否每恨汝生遲不及見黃姑
汝年未三旬吾兒已成叟今來芹藻間脂雨竿如吼
起懷昔豪賢逸氣驅塵垢日夕侍我旁擬疑勤折剖

雖穎已見襄國器寧家有咄咄兩家兒招邀出林簞
翔翔廊廡中無笑而翁醜

辟兵東街山訪王恂度石門菴

我生日已頽杖策東山嶠赤日亦何驕髮霜羞覆照
兒童挾茗來松根聊一笑石門顧我開側身艱展眺
豈意諸蓮新水花同照曜主人坐其間茶煙已沸銚
少暇上精藍萬山呈窈窕圖史列紛煩一半依蘿葛
執熱誰能看但荷山僧條喜見松陰來山聲發遠調
臥坐屢遷微風生要縹

藕澗詩集

卷一

五

五言古

藕灣詩集卷之二

廣濟張仁熙長人

男佳易佳景環金輯

七言古

同吳龍媒徐雲谷集楊客先將軍新移觀宋學

士張擇端清明上河圖有歐陽修虞集題跋

裏城夏日風雨稀將軍無事坐短屏草樹青冥花石

密花邊檻閣胡罪微我來策馬當門入直踞胡牀嬾

長揖天風四面簾幕閒菱荷久照香雲濕將軍手携

上河圖宋朝翰林得意塗翰林落筆泣真宰慘澹蒼

藕灣詩集

卷二

一

七言古

意雲霞鋪宋家全盛都城好居民競出清明道眼前

憂樂各紛紛翰林信筆一時掃地圻天崩朔氣悲此

圖此景落茅茨緝熙殿裏親題在金石書中私印奇

圖自謂熙熙記位詩所載似曾入文忠手歐陽長才競華藻短調虞公亦

傾倒翰墨空傳至大年榮枯忽訝天難保嗚呼世事

反覆不可期俯仰乾坤又一時分明圖面與圖跡是

日觀者咸歎歛戊辰於宋中丞署再見此圖亦精絕

王粲樓

襄陽明月挂城頭城上思鄉王粲樓敗瓦頽垣臨漢

水卻對峴山清絕裏無情漢水日東流酒淚羊公碑

自愁遊人不乏登樓者今古之懷向誰瀉顧赤方云轉韵便同

似太惡然高遠夫大梁行草蘇州遊絮六郎皆一轉即同韵

賦得玉河柳擬初唐體甲辰

山連金闕迤水向玉泉通最是繁華地長安三月中

長安三月花如霞麗景薰風遍郊甸天上遊絲冉冉

飛簾前紫燕濃淡見銅車縱縵玉河橋橋邊垂柳纖

纖腰長條跪地拖金線亂絮驚風颺玉綃飄飄舞絮

落誰家游女婀娜白日斜傷春欲折腸先斷帶露將

藕灣詩集

卷二

二

七言古

翠營正遮翻翻弱質臨流好綴雨翻雲真窈窕度曲

寧愁玉管吹紫懷欄傍朱門嬌嬌橋官渡那得知帝

里盤根又一時朝憐芳樹宜春苑暮映輕波太液池

君不見杜曲花無二昭陽笑獨稀只令小枝蘸數國

不爲春風骨別離

故寧宮囊雲歌癸未

廬山高時宮宮或亭湖神經示稱天子都三天子都歛山也然

匡廬紫霄有禹刻上霄秦皇上有奇峯三十六一一

漢武所登舊皆稱天千都岸頂白雲鋪白雲高飛似黃鶴尋常不入人家屋

上君王歌舞遊肯學卷舒羅綺族寧藩臚仙帝者孫
手召白雲到朱門錦繡幾襄盤霧雨奔騰列騎走黃
昏宮中粉黛紛無數驚看白雲千萬東當檐競放水
晶烟對鏡晴窺雲母浴自從王孫去不還龍種蕭瑟
龍宮殘白雲咫尺匡山面閱盡興亡白日寒

故襄宮鐘橋歌

襄陽自昔稱名城大堤兒女儼神京襄王之府踞襄
市絕妙無過鐘橋橫元宵是日烟火舉千金萬金買
鑽炬雲中波浪狎魚龍階前羽翠羅機杼就中宮女

藕灣詩集

卷二

三

七言古

分兩橋長虹迢遞接長宵明璫對月垂朱臉錦帶石
霞纖細腰是時襄國全盛時人如山海氣如炊登城
不肯看烟火直視城橋錦繡姬可憐先帝年間事東
風颯沓胭脂膩元宵倘有舊朝燈荒榛不馮今宵淚
故荆宮沉香樓歌

沉香樓在麟山下傳是荆國梳粧者天風直蕩珠翠
香洞雲半壓琉璃瓦麟山大樟下有洞白雲出焉樓上美人誰可
憐雅髻橫斜二月天探春欲比君王笑對月難禁鴛
鴦眠

故唐宮採桂歌

昔時淮南王叢桂列幽芳賦得招隱士壑谷生輝光
忽遣天香辭廣陌朱門爛熳黃金客紛紛木葉廣寒
宮天清月白臨秋夕中秋佳節花最多離宮別苑更
經過預令諸嬪嚴翡翠更勅兩院盛綺羅綺羅翡翠
妖姬集桂花解挾香風入氍毹蒲地花蒲粧花垂紫
重向花立美人燕趙擁花歌孺子中山更婀娜羅襦
香蒲朱顏酡鼓鐘赫赫笙篴和唐藩唐藩奈樂何

故福宮水鏡歌

藕灣詩集

卷二

四

七言古

萬曆年間稱藩土貴龍無過豫州王至尊手賜必異
珍意作寶玩皆非常冬日沉沉白晝短宮女絲懸五
色織縱橫檐霑得雲多顛都繡閣幃花蒲花中鳥語
胡切切織中剪成花鳥穿花待雨邊水結玲瓏碧玉圓堂前
艷艷九枝淡吐烟內隱珠光外積雪雪盡餘寒作明
月

故魯宮進新歌

充國皇皇當孔道年年薦新先期到帝令聞獻不可
遲一體君臣同所好嚴嚴宮殿飽芬芳太平不比荔

枝香聞道魯王勤戒勅小物當爲至尊嘗

故楚宮蜜蠟觀音歌

憶昔少年好遊宴曾侍先人入楚殿琉璃瓦照漢江
流金華翠擁芙蓉院院中珍異奇莫極幻出寶光殊
顏色蜜蠟觀音一丈高紫檀屏峙海濤側屏間紫竹
何與與石芙蓉爲根碧玉鬚蜜如雲影月如踈忽聞耳
邊人語喚鸚鵡水晶何聚聚

廐馬吟

宋牧仲使君守黃張子見其廐馬而悲焉因

藕灣詩集

卷二

五

七言古

作廐馬吟也

二月三月冬天風郊原草長桃花紅桃花喜入遊人
眼草長能嘶大夫驄大夫驄馬來西北公家無事不
復圖日飽官倉數斗糴開卻金鞍空食息小官送得
困人進朝朝夜夜伴神駿更加束縛畏嘶蹄那許馳
驅醉朝朝更牽出上公階不進不退喜復哀依然
捲卻凌雲足何曾乍放追風才嗚乎馬兮馬兮念爾
徒食官中粟不戀郊垌戀華屋爰居豈羨尊侯鐘璽
龍奈可莊生哭何如棄向芳草間悠悠食飲同麋鹿

藕灣三首

藕灣地近山城北石徑藥欄常在側我生此間百無
能狼藉烟雲少顏色遭逢此日更何求吮墨著書輕
王侯鶯燕罷啼杜宇叫閉戶無端生野愁愁邊籬落
春風長綠樹蒼苔護書棧數重猶藉杜陵茅奇文只
其陶潛賞二月三月媚景催木瓜花謝橙花開
枝木瓜花滿樹又慢城入
潤橙花發于階前多植此
雲霞桃李爛成堆主人起
坐空徘徊香風難得嘗如此讀書不樂胡爲哉

其二

藕灣詩集

卷二

六

七言古

孟夏滔滔多草木巫峽豫章新鬼哭聞道朱門半慘
悽仲蔚蓬蒿今有屋况復稼穡聲盈耳犁雨耕風又
一年由來此物關家國呼兒好種西疇田老夫出門
抱書帙石上高眠酬永日遠風謨謨淡和邀梁甫不
吟猶抱膝安得普天甲兵銷湘簾細捲披輕綃北牕
枕簟羲皇侶無憂我亦混魚樵

其三

人生七十不得意面目皺皺心顛顛年擬作老頭
陀手腳無力空悲愧卽今禿頂垂兩肘坐倚松根百

無有時方畫小像長將白眼送浮雲不羨黃金困奔走君

不見高連夫杜陵老貧賤疎索文能輕末契托人終
不保寄語世上悠悠兒十語何必九成疑管鮑張陳
一坏土白首按劍將誰爲

雨

伏雨關風吹夜半百花飛盡鶯聲斷堦前老樹葉如
簌葉葉負雨雨滂沱侵晨老父叩門說夜來雷雨茅
堂折自從年少飽兵戈至今窺伏頭如雪側聞江湖
格鬪橫十丈舳艫列旆旌鼙鼓解食健兒肉郊原戰

藕灣詩集

卷二

七

七言古

骨與山平又聞據掠兒與女約束紅顏伴刀俎粉黛
由來信禍胎一朝骨肉填江渚只今採伐多古墳山
空鬼哭夜紛紛蒼黃府帖朝朝下通衢榜揭喚從軍
老人最怕從頭說雨聲滴滴前朝血兒驕女癡筋力
疎有聲無淚中哽咽嗟哉老父亦何愚白髮憂天胡
爲乎占米泊亂何時無百年生事同榮枯

恭讀明世宗肅皇帝御書歌

漢家祖宗皆神聖萬幾書畫兼乘輿翰墨時飛宰相
家鉅典每與圖書稱世廟文章更儷倪宣宗孝宗稱

魏大風曾勒漢江歌細札猶編郢城史四十五年

顧治平廣揚自數漢西京一朝于詔文康第臣臣拜

手心怦怦肅肅我皇箴敬一橋門虎觀垂典冊卽今

正字儼當中御書賜顧文康
閣臣外書正字兢業不殊堯典迹我驚

天語落人問孤懷老眼淚潸潸寶章竟作前朝瑞鐘

鼎重開異代顏復憶烈皇大聖知十七年間心顛顛

胡爲洒血寫蒼生萬國千秋空進淚君不見漢皇大

史壽堂前公然自挂龍蛇字

同潘江如鐵佛寺後晚眺

藕灣詩集

卷二

八

七言古

江聲殷殷浮霆雷斯州古城當其隈城頭佛寺立崔
嵬前列鐘鼓後亭臺大石磊落如傾摧或如豹虎相
喧呶蒼松翠竹羅漢坡冑風絡雨音响哀蒲生蒲生
東南才登臺一嘯懷抱開引我坐石舒尊疊長江萬
古何悠悠哉下視城郭多蒿萊

苦熱行

今年只說今年熱去年熱比今年別豈知天熱無古
今祇爲今年頭似雪天道有常人無常肌膚難禁歲
月長漢唐之傑名利家裏猶聞汗血香

其二

反側不眠起見月筆燥墨枯偈似鐵閒檢今皇付北
牕狂把漢書看不歇閉戶能防襍穢窺伏歟難免蒼
蠅欺屈指秋風類反掌笑殺人間炎熱兒

梅雪偶過訪草堂暮歸歌

北風吹沙漲茅屋濕雲照地雲簇簇我欲驅雲書掩
關覽擁羊裘出幽谷梅侯騎驢衝雲來呼童蹴躡穿
林麓君今三仕爲大夫胡爲輕身犯霖霖似是山陰
訪戴船豈爲袁安抱雪宿欹牆過酒半濁醪篝火吹
藕澗詩集 卷二 九 七言古
莫盡野簣高談不放暮鴉過朔林蒼炯烟如樸人生
得意須友朋綺閣瓊庭空碌碌依然策蹇逐雲歸勸
君勿歸君竟歸

壬子七月杏花歌爲孫晨作

曾讀昌黎慰東野喪子詩黃山谷書以昭石
君美且口時以觀覽亂思紆衷吾孫之逝自
定日時沐浴安詳如遠行客豈以草樹妖頑
哉亦以舒思亂衷耳

有孫有孫字萬年光世文彩師古賢兩株杏種書堂

前七月人噪杏花天是年隨父入場屋都人競指花

爲福趨趨不第空歸來眼中淚落心如灰毒發尻臂

痛莫忍花兮不祥自予始豈知毒痊疾更發五載吾

孫遂身殞花開一月逐風吹孫生面載竟如斯書邊

兒女吞聲盡樹裏高堂血淚漸我聞魯僖季冬日霜

不殺草李梅實漢惠十月桃李華禍始內家風氣熾

草妖華孽信有因否爲我家何苦辛又聞興平九月

桑生甚帝昭作註誇年稔上林枯柳盛貞符赫赫公

孫隆漢都否能爲福亦不誣遑遑作咎胡爲乎君不

藕澗詩集 卷二 十 七言古
見今年四月六月大雨雪道路紛騰災異說漢文有

道示如然文帝四年六月大雨雪太平天子何優劣又不見漢

家昌邑生桀樹平陵墓梓屋枝穿此事分明成災變

乃與上林禪並傳噫吁嘻草木榮枯本無識吉何庸

喜凶何忤紛紛成敗論英雄朝廷今古成兒戲曠達

莊生夢蝶身逍遙孔氏曳杖意世間生歎何日無請

問老叟千行淚

歲暮雨雪歌懷王恂度

紛紛雨雪胡爲者似笑行人遍城野豈知歲暮更雨

紛紛雨雪胡爲者似笑行人遍城野豈知歲暮更雨

水水聲聒聒向人打我生畏市如畏疾晴天亦閉哀
安室况逢雪片喜關門漸上高原試履迹卻憶故人
臥山城閒吟獨寤若生平探梅繡閣花茵重熱勝熏
爐書幕輕市門如山牕如水咫尺何曾見泥滓君能
踏雪騎驢過我里會當一笑春風起

十月雷雨歌

十月雲雷報雨天夜半雨急雷聞聞雷聲雨聲喧不
歇掣電相與爲周旋是時比屋無燈火家家膽破眠
復坐乙百五十日苦晴茲雨茲雷何滂沱俗儒讀書

藕澗詩集

卷二

七言古

苦不通十日五日問天公九月不瑞冬寧好低聲欲
灰心忡忡須臾五更雞鼓翼雞鳴不畏雷雨巫雞雖
細小亦知時人生何事長悲盡君不見居民望麥終
宵泣十月不雨何嗟及須臾天明雨不休農夫喜雨
雨中立

東山種花歌

我昔曾住東衡山十日五日不肯還頭陀寺裏雲出
戶鮑照臺上月臨關是時舒生有茅屋欹溪曉雪聲
如瀑信手鋤犁草石橋頽牆倒壓門前竹此後何年

遂種花花開白日走塵塵轉得燕齊兼豫產穀畝當
牕帶月斜生也昨由京國至花亦長軀長胸臆笑兩
身披九塞霜依稀但記花邊睡景公院側飽茶替我
曾作賦傍崔嵬秋水石梁胡濺濺我亦築室水之隈
只今顏黧腳如冑廿年不見東山面我老真堪花事
欺願君守花心莫變

遣懷

客自長安來笑我山中嬾我生不懶欲何爲雨沐巾
路席不煖挾刺擬犯京洛塵京洛貴人無閒人竊得

藕澗詩集

卷二

七言古

一官耀邑里依然百拜逐車鄰我有溪山好顏色長
日晝眠忘日晏醒來笑指山雲忙無事雨何飛太丞

二

客自長安來笑我山中貧我生頗識貧能好百計求
貧獨苦辛世俗獨誇富貴樂儼衣文繡燕巢幕豈知
鳥啄不瘳饑多爲一飽填溝壑柴扉山色好徘徊人
夜不閉心如灰君不見奴輩止利石崇財蕭然陶令
只叩孟

三

客自長安來笑我山中老七十便如百四十安得長
年不枯槁屈指壯盛太蹉跎只今兒老孫婆娑獨餘
瘦骨支巖壑躑躅堪辱故人訶貌顏無計向人說幸
有殘編盡前哲曾孫卅歲解讀書又有玄孫笑我拙

山林少娛目者舊墨百餘挺多 神廟初物

宜弘問有端歛度三十餘不害吝又不害許

遂無存者暇日檢焦澹園類林文具忽琳瑯

溢目因卒閱以爲快客曰昔宗茂淡閉閣焚

香不與人接人尙懷香以饋吾子贈人侈矣

藕灣詩集

卷二

七

七言古

終鮮一存交態不已甚乎余笑曰余之蓄以

適目耳不必藏也今紙上目適矣又藏乎哉

客曰甚哉子之達也抑君似莊知其不可奈

何而安若命

生平愛硯兼愛墨果不肯磨硯亦黑癡懷對客不肯

嘿種種掀翻如反側人愛如我不差忒或分或兼都

取得我舉與之好顏色辟如此方適彼國或如嘉種

已稼穡有時中路遭螽蟥物理自然鮮疑誠我今何

事類撮縷紙上目適無嘆息

壬戌會元歌

盛古會元經國業憲孝兩朝光奕葉前有楓山後守

溪儲公錢公相追隨是時魯公亦繼起湛湛清標皓

若水焚香祭酒讀五經手寫陶潛門自扁只今尙傳

已有集易名四品何榮榮魯公鐸字振之爲祭酒日

鍾伯敬以貽蔡公敬夫公集名已焚香讀五經所手寫陶詩

有官品不合得謚特恩謚文恪竟陵山色漢江千

代有名賢揮羽翰文治方經雙甲子秋林仍著舊衣

冠劉公瑞應巒宮好劉公必達會元亦以壬戌學宮兆魯公再見竟壓倪

黃稱國寶莽莽山川頗識時忍令眉朱空文藻我友

藕灣詩集

卷二

四

七言古

金公世德漢羅威杜孝風森森或復推闡並讓第堵

前荆樹蔚成林公之生也抱奇質弱冠登壇鮮倚匹

繡虎雕龍首藉盤十年燈火風雲室今年騎馬入長

安猶道春明興已闌豈知俊嗣貼天走手掇元化凌

春官會元文章開宇宙星辰萬國春如畫依然前代

壬戌年山河不改青雲候從此中秘飽新編拜舞君

恩上細旂牙籤玉篋薰風邇金匱蘭臺列禋傳我思

君家大夫危城裏手皸足瘁圖青史豈第班堅字阿

翁賜書有道空片紙我觀君家汗駒難料度八蹄雙

巖工排薄聯翩張楚會先期更憶中峯與東廓

高觀山行 甲子清明同陳仲連季超

鄂城城內高觀起短草催春春不喜聞是當年楚王
宮瓦礫無心照羅綺我老登山腳無力霜風射眼快
如棘藜杖只借僕夫肩白髮等閒生羽翼山上遊兒
盡少年壯者四五十邊說與前朝都不肯臂解鞵
磨手控弦最後一老年七十般顏突頂前立指詩
如見千門開欲歎頃令百憂集前有屏山側有湖宮
城彷彿是留都磁陽橋下魚龍見獵馬場中鳥獸呼

藕灣詩集

卷二

七

七言古

宮前十里爲城郭城磚都是郡縣作頃來一磚易一
錢搬向大官施丹堊禍始癸未五月初賊兵百萬度
煤洲君王尚惜防城費更置新兵乃賊僞新兵新自
承天至破甲頌戈盡兒戲須臾賊逼武勝門城內聞
門苦指臂可憐奈將崔文榮持牙躍馬怒如奔手殺
三人身亦成至今陰雨見殘旌是時亦有賀相國身
督崔公戰不克衣冠自拜並蛟宮七十二日猶顏色
君王不見相公面反縛牽羊復何戀社稷壇前江水
腥一體君民無貴賤只今高觀空崔鬼細腰粉黛久

蒼苔恤刑臺上帝鵲苦 高觀絕頂爲恤刑臺祖制大

觀樓側鬼燐哀我聞此語爲泣血況是東風寒食節
同行亦是少年人淒涼誰解老人說

宋牧仲使君乙丑春日過水月菴川王阮亭先

生壁間韻索和

虛牕日日弄晴沙不羨高聲放兩衙阿兒乍解金堂
策問函忽見洛陽花 詩付昆兒聊寄洛陽才子清華客廿載

風雲天作家日擁萬卷風塵裏手拈兩頰聽啼鴉皇

都三月韶光爛欄街映戶多奇葩尋閒獨詣承天寺

藕灣詩集

卷二

七

七言古

供佛頻分紫茸茶 太平天子重詞賦蒲朝不操兩
衙搥城南聯句誇韓孟奇書難字共搔爬人生得意
應如此焚香訪舊寧咨嗟愧我未寓王維室詩成空
醉鹿門霞

涵碧堂歌

涵碧堂前秋水白澄渟灩澦如秋月後家燈火落星
辰無數陽鳥鑑毛髮由來此水號月塘主人結舫塘
之旁片花尺樹凌波起素帆清影類瀟湘藥欄蕉檻
迷煙霧胡牀客座無新故舞女歌兒不值錢專與騷

人辨詞賦主人起坐風雨前爛熳殘花更可憐須臾
雨霽堂仍碧芙蓉老卻雁鴻天我來恰值重陽節主
人見我歡不輟携手花間動數回蕙興許駐陶潛轍
烹蟹酌酒更掀髯手攬匡廬近到簾勸余飽看堂前
月明日新詩喜再添

匡廬雲海歌

巖峯細雨洗空巔，奇雲噴作佛光天。好易聲中啼不
住，一一雲際生殊妍。爭似匡廬日在眼，三十六峯雲
自產。微茫根蒂各有由，崖巒洞壑相糾綿。有時雲氣

藕灣詩集

卷二

七

七

喜不輟濃者膠粘薄者雪以雲逐雲雲不飛如掌之
平無凹凸七賢五老不可知玉峽石梁空相思混沌
似憐幽秀小波濤萬頃落茅茨此時此景愁不徹強
起焚香聊獨悅誰能直鼓伯牙琴望洋一嘆忘生滅

太白湖歌贈黃曉大

少陵詩體靡不工陟垣氣勢爲始終翹首海內思長句猶稱李白在山東李白曾歌蜀道難賀監一見心口酸薦人宜春官侍從天子調羹親賜盤又嘗夢遊天姥上群仙如麻不可狀拓落歸來向潯陽又挾匡

廬綠玉杖潯陽岸隔古新蔡長江萬里生澎湃片帆

時掛亂江湖有湖大白舟如芥湖光浩淼一千年下

見才人真可憐
烟波恹生黃子殷
勤示我清都篇

曉夫產太白湖側清都篇中廬列半仙子便是人間篇乃贈李鍊師作也

天上史仙人何日不人間慣作長歌竄吟壘卽今黃

子吼。鯨酒。墨塗箋。類玉京。不見薛華。留醉態。依然。

仙客調清平昨日騎驢過我友調王同龍燭跋更剛更相

守高吟潑刺柳風寒嚇殺鄰家龐眉叟就中思我不

可忘茅堂落落中
皇皇八十一年稱
遺老顧劉不作

藕灣詩集

卷二

大

七言詩

心悲傷我詩長句不曾多高觀七月杏花歌

七月杏花
長年家國愁無賴
念子猶向玉環哦玉環

飛燕有何益。直是楓林關塞日。當軒幸有可憐詞。醉

向君王不敢恤。玉環飛燕皆噫吁嚱我聞文章有神

兼有力聊大海狂莫極黃生作意寫詼奇免累彼

籍坐曠生才職又聞京山才子李太泌白頭喜見玄

賞筆伯敬少大泌近三十年大泌
已老一見乞賞筆寫不置
承呼兒姪莫蹉跎

里有斯人恐難匹黃子十年坐錦韉才名裘馬日踞

聽長安道上平如砥兒指肩摩到日還我亦從此窺

丰格相思不許秋風隔應知裴旻入朝中亮無飯類
相譏責湖上日夕烟光起素羣老人興不已呼兒操
杖看秋水與子論文咫尺耳寧有遯萬數千里

荊潭詩集卷之三

廣濟張仁熙長人

男佳 朋佳 屈輯

樂府 擬張王

放生牛

放生牛傍孤僧側蹄角僅存身偏仄似憐皮肉得銷
除耳聽鐘鼓好顏色曉食枯稗暮飲水孤僧愛牛世
莫比牛今切莫飲啖重生肉鷄鷄一枝鷄蒲腹君不
見世間有肉盡鞭箠誰肯放爾歸山谷

老人行

老人無子常泣血顏色焦爛寡言說止防惡俗欺老
人但有兒輕偏不與人生豈可作父祖父祖老人何
足數飛鳥去巢犢去乳爬搔羽翼徒辛苦但願普天
長作有父子子無賢愚痛欲死

市虎行

昔傳市虎市人疑今見市虎虎鬬鬬往往相隨虎公
欲怒時如魅暮竊市人狗與鷄市有虎人力勝虎況
復虎或難比數

生別離

紀士異也

四座且莫歡聽歌行路難行路難生離別男兒讀書
不成名殺身公庭空流血昨日六日北風寒束縛兩
生如攢刺將頭搶地呼不得等閒桎梏任摧殘竟飛
鳬墜囹圄裏白晝天昏骨出髓淒涼同事亦知書鬼
伯爭憐相喚歎吁嗟此事太無端百年猶是舊衣冠
道路側目空啾唧家人羅拜淚沈瀾家人半列賢書
者碎首階前若瘡痍蒼鷹掉頭不顧飛爰書一紙爰
空馮三木囊頭去莫遲有心無足身離披黑雲壓盡
藕灣詩集 卷三 樂府

孔雀不知牛有角

孔雀不知牛有角麒麟應被孤鷹啄春芳暫好鳩已
啼聲聲楚臣費謠詠平當自說眼離離金知出沙玉
出璞攻堅山險乍稱奇魑魅晝行晴雨電我聞天路
傾欹地有坑此習八民恐難覺記憶細故非高賢人
生泥滓胡不樂

吊月吟

李長吉啼蛄吊月鉤欄下

月圓月缺清如水崇阿碧澗深無比夜半溪泉寂自
流片片月明流水底此時此景徹骨寒未許樵人帶
影看月不求人人不往終古月明嘗獨賞

春雨行

暮鴉啼斷山雨聲墻東見雨墻西星雲氣壓星財尺
五天意欲晴風不許春風不解行人意又驅春雨簷
前墜何日宜晴何日雨東皇應識村兒語

藕灣詩集

卷三

樂府

聽鶯曲

天地麗音不敢少一鳥聲中叢百鳥專爲美人枕上
心故向花間啼不了狂夫變作如簧語我欲往聽畏
徒侶諸夫豈是東陽侯敢告明君勒朝宇

老婦焚香

老婦少年年十五手挾熏爐聽鸚鵡夜夜沈香伴獨
眠含羞偷看人歌舞和風一夜風箏盛公送香衾共
即宿猶自焚香不敢言自古人情長反覆豈知一別
傳山爐小兒噪貼大兒呼女髮覆額婦喚姑有婢莫

羣厨下誕今日一絲煙綆得問爐中灰煖冷

靜女吟

補羞率羅一姝女淫濁潤清膏自許粧成只解坐焚
香仰視蒼天無一語閒時亦曉弄筆墨偶憶古人長
太息耐可牕寒織素絲不願幙文羅鼎食東隣有客
走長途妖歌麗舞錦相扶一朝風波落天上妻與子
泣稱丈夫

食栗行

朝臣不食朝中祿山人應飽山中栗山穀初熟半輸
藕灣詩集 卷三 四 樂府
官雀兒依舊取官錢我任山中飽橡栗橡子苦澁非
栗匹大栗如泡小栗珠青蒲山巖黃蒲岬我欲往摘
筋力頓百錢可市六觔半老來食栗無官租朝朝晴
腹山之悶噫吁嘻朝臣有祿胡爲乎

采茶兒

采茶小兒年十五細作兩眉雙鬢輕紅淺翠玉搔
頭丹唇向月羞難吐結隊踏歌唱采茶欄街煙火沿
門鼓長年燈市說元宵官息征輸吏罷虎嘯時父老
輟廚眠竟夕娥眉類高堵驚傳官喚采茶兒賞賜金

錢不可數我聞此俗盛滇南萬里要荒鼓歌舞一朝
陣鼓塞湖湘幾年戰血塗干櫓請君卸卻妖兒裝小
已安然依樸界

冬夜吟

世人夢罷難悲喜一年強半勞夢裏群鷄浩浩海潮
聲一雞似喚一鷄起白髮老人不能眠屋隙斜窺星
滿天

雨雪行

雨雪黨風劈面飛行人踏雪碎短衣上有啼鴉下行

藕灣詩集

卷三

五

樂府

虎嘯胥執米驅人怒今年八月食無禾此是上天遣
虫磨南滇西蜀兵不解有米無錢何處買健兒插羽
向大官大官不敢說民殘民爲國本何嗟及且其妻
兒忍饑泣但願大官笞且鞭莫遣荷枝立雪前

裁縫行

巧哉作衣不作布布重衣粗手如汗走覓貴家作錦
袍欄襖錦色如雲濤剪刀未落必先小兩指化作秋
藤纏製成持獻中怗怗倩人屢問竟屢驚有技莫食
貴家儼貴人自古多忌諱

七夕曲

針何簇簇盤井井有女七夕家不靜母望女巧亦何
愚不視中厨視針影燕京七日之午婦女膝盤水
中少頃水膜生面繡針投之則
浮看水底針影成雲物花鳥鞋剪水茄影
者謂乞得巧影如逆如絲如直蠟拙微也盤中蛛絲
類織成堂上歡傳語笑聲迴文織得有何好詞成百
苦徒空名有女不肯操井臼嫁時沽酒上姑壽

食榴行

老人一食難草草食菓第一食榴好笑將榴子比兒
童顏色好如小兒紅童孫競起爭榴子子多分均無

藕灣詩集

卷三

六

樂府

彼此願翁孫子視榴多年年食榴樂且歌

秋蟬行

秋蟬鳴蟬鳴聒聒作秋聲汝生苦辛只飲露高枝吟
弄得清名六月農夫聽蟬叫喜指蟬聲思米糶蟬聲
蟬聲催禾登禾未登時糧已微

結交行

古人結交日晶晶今人結交月彫盈明月三五蟬天
麗那能長憶照離情年年花落隨春去明年不記花
開處何況人心不如花水邊浮萍柳邊絮貧賤莫思

富貴兒富貴交多如蜚蜚蜚蜚子
蜚魚子

皮人曲

年年六月田夫忙田塍草土設戲塲田多塲小大如
掌隔紙皮人來倘伴蠱神有靈人莫惱年年慣看皮
人好田夫蒼黃具黍雞紙錢羅案香插泥打鼓鳴鑼
升不已願我重神生歡喜神之去矣翔若雲香煙作
車紙作槎蠱神嗜苗更嗜酒田兒少習今白首那得
閒錢倩人歌自作皮人祈大有

指背謠

藕灣詩集

卷三

七

樂府

白日青天時照女照女言言復語語汝不能對面作
丈夫何用搖頭轉目背後爲穿窬指君背背後亦有
天相對負恩鼓妬作殺星狀貌醜惡沉幽冥一朝窺
入人命府有如牛奔其角箕爲筵君不見辰與參一
住天北一天南天上星辰尚如此何況人間有舌如
刀不謗毀

節婦吟

天地大倫一片鐵妾心如冰何光潔從他千騎居上
頭何勞解羅襦結中宵起步拜婆女天誦孤枕壁

可嘆身柄擇木臣擇主避世避人常須拙

神君詞

茂陵劉郎好謫詭栢梁臺爲神君起神君有姁字宛
若兩姊明幽厓並美神君昔日秀濃聞夫如比翼子
如麕一朝蛻骨黃泉下宛若祀之與神齊公然白日
垂裳袖絮語幽蘭羅錦繡天王驅鬼作嬌癡坐擁雨
雲求婚媾凝將太乙活將軍手握彭殤向有神九泉
瓊珮真無恙何不重召李夫人

冬詞

藕澹詩集

卷三

八

樂府

冬雲沉沉不可惡冬日悄悄更可憐落葉尚留聲到
地殘花不送露成消此時風日可君意新穀入囷酒
盈器牀前作飯米如珠爐邊織布初爲被間看鴈篆
出雲中行行不作利名字

鷄初鳴

鷄初鳴日初出今日還如昨日也且也無爲照不休
照人機智又照愁機知盡人還去又照愁人離別處
鷄未栖時日已落有月莫照夢覓惡

老讀書

老人讀書如秉燭燭短燭長夜何促分明照見讀書
心更沉漏冷更長吟千秋萬歲如燭燼當歌對酒淚
不禁隣家老婦頗識時書前白髮欲何爲前身悞作
書中蠹誓莫更讀遭人惡

三日婦

未見即時已百年並頭繡得夜燈前三夕欲眠未敢
眠席衾難暖香難煙郎顏憔悴心纏綿鴛雁雙飛翅
不全夢夢隻影落寒泉井底見星夢中言

拜墓詞

藕澹詩集

卷三

九

樂府

八十四年拜墓次墓亦今年八十四母亡年少墓偏
老一十八齡空文藻尙留佳句落人間斷香零韻從
傾倒山有松兮松有風白日幽幽狐兔中呼兒酌酒
拜泉下我獨何爲一老翁

縛菊爲薪

縛菊作薪吹野坵菊馨秋老香盈口老婦笑我讀騷
兒一飯不離香在手荷豈可衣露豈飲數畝青松難
作稔何如終日醉成眠籬外黃花織如錦

有所思

美人半醉解金鈿欲去不去留暮煙橙花亂落杯
雪竹影斜分樹裏天似有歸鳥驚月小旋聽啼鵲泣
露鮮是時蟬聲倚花立顧念景光成鳥邑人生物態
能幾時微波羅襪臨苔濕未許寒霞撲面吹且隨花
影入簷茨

山中老人行

山中老人山中老笑指白雲自言好十年不出長蓬
蒿一卷長撈任枯槁山中有入來嘆息詔下九重何
赫赫長安車馬亂如麻半是他年松桂客念君不作

補遺詩集

卷三

十

樂府

市朝兒此事何由君知之

稿穢詩集卷之四

廣濟張仁熙長人

男佳歲環金輯

樂府 擬李西涯

挂劍曲

徐君徐君亦何疑他人有劍君欲之君歟不待札也
歸札劍一挂名已垂札也讓國國如土區區一劍何
足數樹下徐君劍不覩

共世子

異姓賢侯笑里拘昌黎痛作天王詞君非驪姬不甘

稿穢詩集

卷四

一

樂府

食父無諍子國丘墟重耳不歸禍不止康叔訴天卑
欲餒身歟爲厲徒區區父惡已彰亦何愚

伯姬火

男兒守信不守禮尾生七尺空流水伯姬守禮太輕
輕婦人尚作女兒看書生讀書書太淺前有夸吾後
玄成守禮守信猶自可禮信不守愁殺我

綿上曲

介子推不必去种明逸不必來介乎仲平非隱才有
母有母皆賢哉晉重耳非鳥喙范蠡舟何必遊誤使

千年作寒食介平介平名愈沸

陽翟買

陽翟大盜稱大賈用婦用金如糞土金能殺人婦能
蠱區區珍玩何足數陳平用婦亦用金呂盜春秋盜
更新千金只今無易字何況當年戀國門人生對面
都如此盜也悠悠何日已

易水行

寒風冷射于期首壯士一去胡莽鹵燕丹無計荆卿
騎白虹貫日天爲愁七首直上秦王殿手把秦王將

藕灣詩集

卷四

二

樂府

胸襟此物濡縷號有神何不直殺秦王身縱得約結
報太子秦王之約寧可憑俠客殺人亦有禮豈知時
代不如彼千古英雄髮上指寄奴王者原不灰

丞相斯

丞相斯汝謀何不遠賤羨鼠兮貴羨犬鳳凰翔於千
仞兮德輝是覽

新豐行

身江酒盡彭城淚獵上太公真兒戲太公歸來愛故
豐兒呼天子都不記漢天子作新豐豐中父老日怒

慇懃中有難復有犬犬吠雞鳴杯酒蒲君不見殺布
歸來血染瘡徒有魂魄思故鄉

明妃曲

以貴爲郎張釋之牧羊卜式果識時明妃惜金如惜
命玉顏那得君王知胭脂非復舊顏色夢入漢關關
塞黑時乎時乎不可拾敢告世人惜金者

楚兩龔

楚兩龔勝舍蜀兩王皓名不藏以身亡薰自燒膏自銷
陸老父趨而逃

藕灣詩集

卷四

三

樂府

四知嘆

戴皇天兮履厚土我不自知人來侮步行蔬食安用
金皇皇大尉夕陽亭千古故人少知心不如大鳥鼓
翼來悲鳴嗚乎世間安得清白吏普天匝地爲子孫

山有虎

藜藿不採山有虎北海熊能無魏武但使移鼎隔人
存崑玉秋霜棄如土天下英雄割使君平原落落威
知名曹家阿丕統縉子金帛收文北海威

催叔允

董卓灰王允叔蔡邕殺之卓軍士曰伯喈但

以董公親厚尚從坐况吾輩不魚肉乎催汜

遂反

伯喈歟催汜亂曠世逸才貞足嘆曠世逸才何足嘆
君不見雍齒封沙中偶語無洵洵

田子春

田子春徐無山中第一人君仇不報不願生止為賣
盧龍不受亭侯五百戶千秋飾義為士雄北牕高詠
有陶公乃欲夙駕往無終嗟哉五柳心冲冲

藕澹詩集

卷四

四

樂府

鹿門遺

龐公有友兼有藥我不遺危孫子樂幸無橫灰即康
庄志士不羨空城雀麥風三月向人吹解衣高臥
蒲離有兒總不好筆墨杯中之物樂稼穡

桃花源

桃花源裏避秦人桃花片片覆迷津人生豈必仙人
樂但少門前俗徑行王維作歌年十九彷彿漁舟到
心手古人避俗日避世奈何一吟空寄意何如順日
老來靖康依稀但記熙寧事

綠珠怨

十斛明珠胡足惜一代紅顏真難闕碧玉綠珠墜
井石公喬公同太息娥眉起草借人看楚國大夫舌
螭蚌士無笑惡入朝嫉我有佳謀何不密

晉陽軍

已驚樓頭一清嘯何處笳聲中夜奏聞夢時醒笳更
吹數萬甲兵爭解圍離思滿懷月滿地白骨將軍齊
逆淚君不見垓下降羽羽不降一曲楚歌羽斷腸

明河篇

藕澹詩集

卷四

五

樂府

明河爛爛北斗繁北門學士撫几嘆攬衣起作明河
篇水晶簾外心腸斷化雞晨鳴聞闔闔北門學士踏
隊來北皇織才如織繡有時棄才嫌口臭無才有面
君不嗔臣也有才空苦辛織女機前徒問津

馬嵬山

廿載開元神聖王傾國為妃妃不歿一朝誤因馬嵬
兵香魂寂寂佛燈裏關關萬里各東西行宮淚盡風
淒淒不及興慶池中物旦暮君王鼓鼙隨

長樂老

長樂老善吟詩五月癸二月絲人民雖是國已非我
行其野黍離離老雖不誦老應知一十二君都不顧
千秋卻伴王凝妻

急流退

急流勇退錢若水算部臨促終當歛樞密官成壽欲
延仙人僧人都不許人生勞勞望百年百年只在流
水邊

宣和硯

硯在正德時猶存又徽宗墨以酥合油搜煙

藕灣詩集

卷四

六

樂府

爲之金章宗購之黃金一觔僅易一兩或云

章宗亦爲此墨

宣和硯長二尺宣和御印猶可識宣和硯廣二尺祗
陵手篆宣和字硯今不存五國城尚放清華媚後人
前有徽宗硯後有章宗墨墨乎硯乎何優劣

精衛詞

黃冠老臣心似鐵一歌正氣天爲黑海邊精衛不語
語大海魚龍神欲歎君不見道不行道不尊行與尊
衡與澄澄也有祀不敢歌

趙承旨

趙承旨誰家子面可疑背可喜趙承旨清莫比水晶
宮松雪裏湖州匡州饒海水海水能溺不能洗王維
畫鄭虔書世所指趙承旨誰家子

白銀紙

生不作帝王孫死不作帝王墳君不見宋靖康前七
陵六陵發盡獨有昌陵神昌陵寒食紙堆銀金人索
陵不見陵數萬馬軍望陵嗔吁嗟宋祖仁聖君多方
規竊亦何心北邙兒女哭清明澆酒猶醉泉下人

藕灣詩集

卷四

七

樂府

不作帝王墳

管陶圖

管寧避漢亂陶潛終晉臣靜修勉仕元委曲多苦心
管寧濯足陶潛歸靜修作圖手題之我騰而上心憂
悲

靜中吟

故 孝宗敬皇帝吟也習靜調元養此身此
身無恙即天眞周家人百延天旌社稷安危
在得人李東陽讀而贊之

靜中吟二十八字古皇心皇心淵默靜如水照見萬
國心分明民星不搖天清寧一十八年君與臣聖朝
無闕絕逢迎紫莪妃匹不雜陳二祖列君無二君君
不見登遐日普天雨淚過八音黃衣冉冉獨上升宗
升還浦城傘皆飛天半獨
見一黃衣者冉冉上升

鐵佛怨

故荆國慈煙元妃桂氏少入宮遭劉氏妒退

居別室流寇破斬慈壘先歿宮人盡掠去桂

匪獨免鼎革桂檻車入京蒙恩赦歸爲尼

楊清詩集

卷四

八

樂府

鐵佛寺今年七十三老病悵悵余悲而歌之

東家風雨西家日漢宮老婦夜唧唧當年辭母入漢

宮團團白玉芙蓉質是時大國盛風流太平仙子流

無愁洞仙子弄兒血竊椒房寢嬖妾先登碧玉樓

漢家天子習寬大不問中書及繁佐漢梁平曰如賊
姬后徐來等

如帝室之宮承瑞卿衡山淫如梁王狂日日青

輓飽摧摧長門初閉月初殘猶聽車音到夜闌沉香

樓上春雲冷沉香樓桂
妃桂所桂夢亭邊秋露溥自分羞幾

君王面豈期鐵騎昭陽殿癸未正月廿
七賊賊陷城展轉妾風向

北因崎嶇

帝闕朱顏變蒙恩忍死更歸來自朕

宮衣老鬢催曉驚城角飛紅淚暮宿空門長綠苔老

婦年過古稀久昔日繁華復何有袈裟影照佛經前

瓶鉢聲悲香板後朝朝禮佛更鋤蔬離離禾黍罷欹

歎不見卽今權要子轉眼江干只索車時輒有別宮
殿外而歸者

長江割割流朝夕百年盡屬風塵客寂寥門外五更

鐘獨倚繩牀牕月白

青陵臺

以下補入水
列世代

青陵臺何崢嶸臺下婦乃庶人庶人亦有身重如秦

楊清詩集

卷四

九

樂府

山寒如冰燈孤室客耿貞竟鳳兮鳳兮操莫申黃鶴

嘆鳥雀吟君不見市朝攘攘無庶人

浣花溪

杜公非隱士忠孝獨開闢久客看白帝楠木照啼猿

一溪繞茅屋溪花何濺濺裴公嚴公來酌酒聽潯溪

依人間一醉酌酒心彌煎終使夷陽江勢惡一老不

得棲果園嗟此溪水公名傳卻笑杜陵韋端已相蜀

亦作浣花編

使君錢

歇後鄭五作宰相笑殺他人實自誑曾爲廬守清如水黃巢不犯低堅城罷郡贏錢賊不取唐朝有賊清若此歇後鄭五何必相恨不當年推作將

梁碭備

漢家高士好爲儲爲自食力甘同籍梁鴻爲噫依伯通中眉亦困梁碭中獨隱逸貞期對因樹爲屏誰同憩梁生著書書不傳稟氣元妙真龍蟠君不見首陽二烈士與備相對常相憐

子龍亦住首陽

庄山歌

藕灣詩集

卷四

十

樂府

淳沱水可使堅鴨綠渡可着鞭烈士呼海使覆船海水响應如自然水能興國亦亡國水也變化與時遷宋后歿宋帝溺宋臣那得多帝立但使趙氏肉填波免令淚洒水天泣

危老臣

余闕祠中一老臣履聲索索庭內問謫向和州好看守一奴一生堪作友闕乎素手祠有燈一燈齊照兩心寒危素不歿祇爲史誰執汗青怨大梓人生不可無良朋何如竟作井中萍

素任報恩寺徐達下燕素改姓井寺僧大梓止之

當留作史

四字獄

三字獄成檜鐵鑄跪看西湖南生樹三字獄成于公臣有貞金齒走皇皇續禹神功四字酷復辟元老惟刑獄二字不少四不多天公折獄天匪阿

書李文正公樂府說

辨樂府者紛紛矣意旨潘正辭調和雜氣格厚薄高卑皆置而獨疑音節失傳余惑之夫音節代有變矣漢書所載房中祠樂一十七章房中

藕灣詩集

卷四

十

樂府

楚聲也漢高樂楚聲故唐山夫人作之漢高大夫風亦楚聲也皆可被之管絃者也劉元城曰房中格韻高嚴規模簡古駸駸商周之頌此一變也至樂府之名始於漢武名曰夜誦音調長短章法不一至徵召司馬相如等數十人造爲詩賦畧論律呂以合八音鐘律而外有上林樂府內有鼓瑟才人皆以鄭聲問施于朝廷而漢聲備又一變矣

萬寶常善達鐘律與人方食談及樂樂唱無樂器因取笛食器及物以著叩之品其高下宮商畢備諸子絲竹撰六樂譜四十卷至哀帝罷樂府

古傳人子弟紛紛然則漢樂府音節不傳自哀
帝已然矣其後音節愈以代遷魏晉以來止供
詞人點染憤發之用而其名角立界者近古傳
者近律唐初猶爲彷彿後則多著新題至五七
言絕傳布禁中野席妃妓皆歌之而王建張籍
長調俚俗入情高廷禮皆以樂府名餘家聲調
繁曼名樂府者亦止附入長歌而已此固未審
公私淫正而隨時音節者也以余觀之大約有
聲者皆可歌如僧普菴密呪村兒高樓上等誦

尙無不詠嘆而管絃之至吳騷等刻點撇畢其
優人蕩子按而歌之然不以入詩而詩稱樂府
者固未嘗點撇攪板也獨郭茂倩古樂苑諸書
間載有音無字雜以空闕羊吾等語及後人題
同旨別之類不無疑人夫空闕之設亦方言喉
齒異同如字母所衍不可訓釋若夫題同古別
則已不免脫母之誚李于鱗自言其樂府之佳
句憚字比稍易一二神情別出而他或愚人耳
目俗不敢非其實自問亦覺各實難副則又不

如甫愈郊賀自作新題爲常也長沙約古史百
篇短調急响非贊非銘題曰古樂府長沙天校
夫豈無見蓋長沙所謂樂府非必盡如房中夜
誦論律呂以和八音而比之後代事以言傳節
以時定古傳填挫亦大可歌而茲矣太倉極賦
長沙晚年始悟曰西涯樂府自是天地間一種
文字未聞更議其不當以樂府名也近人祖之
者衆或翻譜爲新或依題別構辟如老衲頌古
層層披剝各有出身之路然猶不敢昌言之曰

樂府僅以詠古詠史詩別之夫漢郊祀十九章
第鹿門輩亦以詩名則樂府何常不可言詩然
未可曰凡詩耳非樂府也余舊作亦以詠史名
茲作四十篇遂仍長沙樂府之號蓋愧力未逮
古作者而不信長沙之不可管絃也

詩集卷之五

廣濟張仁熙長人

男佳 勵能昌 輯

五言律

時竹庵談長益夜集兼校其近詩

鐵甕三吳地城南處士廬江雲通杳霭海氣動樵漁

古墅叢高柳芳隣接碧蘂黃鵬聲寄處猶是戴顒居

談園名求 聲謂此

其二

五岳平分杖登臨氣不齊世情隨顯晦年譜易東西

鶴灣詩集

卷五

五言律

亂過思兒女詩多雜鼓鼙一燈江寺靜風雨聽荒雞

其三

鎮日看佳句嘉州與道州溪宜修竹裡小酌暮雲留

僧方半闌了貧交得頗侯關古古顧亦方皆訂謄詩肝腸俱不盡

道敢千秋

談長益枉過同登白石山

擇梅臨古邑出郭訪幽岑即有高賢屐能令衆壑溪

石疑殘雪在泉入暮雲尋林酒有徒事蕭蕭過遠林

贈潘江如

相逢北郭寺客舍已冬深其對霜鐘月長為燈夜吟

孤公留敞簾雙鬟老知音每向東南望今來見素心

三月三日曉發漢江

客路逢茲日鷄鳴解纜行凍衣風自煖長日晚能清

終管思前哲楚花豈世情流觴不可見極日水盈盈

隣舟

語嘿隣舟共琴書物外真江中聞吠犬花嶼隱歸人

鵲岸燈青夜當曉月白晨未能語野泊一一聞前津

次安陸望顯陵

鶴灣詩集

卷五

五言律

楚國飛地春江旅望遲沛官三日飲天子萬年期

襄殿牛今入鶯花世代移蒼茫看士女誰念翠華時

其

世及重皇裔都城舊鬱蔥天王如漢武丞相有張璠

大禮書猶在新豐市不同猶憐金商茂垂涕老從戎

升廟先生故 楚藉因及之

峴山

宇宙誰無恨江山獨此溪風雷留古碣雲物換春心

從事名偏好征南淚不禁客懷何所寄萬里一微吟

萬山

春盡大堤好萬山花氣通沈碑不可見潭影坐來空
樵牧夕陽外漁舟綠浦中登臨驚浪跡名姓已忽忽

仲宣樓

繾綣依劉日千秋獨倚樓登臨懷舊土作賦更添愁
江漢悲生事川原阻帝州高衢誰騁力吾亦滯斯遊

曉行鹿門道

曉行鹿門道山氣雨濛濛藥路層雲外人家野棹中
江深春水候樹密古橋東漸識黃龍寺疎鐘隔岸通

藕灣詩集

卷五

三

五言律

鹿門懷古

蘇嶺何年號山神最倚祥符臣同寤寐祠宇更興亡
猛雨靈旗聚寒雲頌禱荒門前春草色二鹿搃蒼茫

其二

百丈奔流日草峯倚棹寒戰場茅屋在漁網夕陽殘
亂過青山背雲深得路難遙聞霸王井天際水漫漫

其三

萬壽前朝寺微言闡法燈燈禪師住鹿門塔銘今存泉聲中夜雨
池色五原水七疊看龍蟠燈公泉龍廟覆其千山聽

虎騰老僧無伴侶乘興亦頻登

其四

於忽傳三擇塵竟獨醒斷垣今日雨荒草百年青
城郭雲中出妻孥物外宜遙知採藥處茅屋夜無扃

其五

孟公不可卽孤墓此山中日夕秋原上冥冥寒笛空
梅花思履跡歸興識雲鴻卽有皮高士新詩採更工

李雲田過訪山中

自清陽下高名舊漢陽定交原草澤下榻有風霜

藕灣詩集

卷五

四

五言律

酌酒看今夕攀雲失異鄉念予山路遠携手更難忘
賦得名士悅領城爲李雲田自門納姬

鷗舫晴雲壓春帆洵國遊俠斜才子地歌舞帝王州

古渡迷桃葉三山帶暮愁斷腸花雨夜猶自惜風流

賦得雙燕語春愁

雙燕出梁間差池興不開臨風飄舞袖繞屋話棉蠻
綠眉晴天樹化飛淥水灣春閑曾有約何日破愁顏

浙州送晟兒之襄陽讀書舅氏

膝下承顏好於今十五年襄陽千里去旅舍一宵眠

早歲初爲客寒江獨上舡雖然依舅氏仍似在庭前
送夏象武司訓襄陽

大堤今古路君向此中游官近龐公隱門迎漢水流
青天堪放棹到日會兼秋耆舊誰能在應將風俗留
夕霞 戲效徐山陰

兀坐擁殘觥深山到晚晴琉璃鋪地艷樓閣度天輕
梵夾喧華雨仙壇列絳纓會當歸鴈外添徑寫芳藹
其二

蓬壺望不同夕夕踏山蹤陀利千旬白玻璃萬葉紅
藕灣詩集 卷五 五言律

衣裳春色外禽樹晚香中幾處樵歌起橫吹落笛風
雨積

雨積山何恨門閑興屢開煙雲真我事星月任人猜
鳥影寒過翠蕉聲綠上苔自然成歲月無用羨詩萊
曉行 初八京

馬首鐘頤喚雞鳴逸客行遠沙迷樹色殘月聽鞭聲
故國關山路他鄉僮僕情王程春草思日久有逢迎
武聖關

山色綢繆合春風爛熳侵溪花分鳥翼石磴枕松林

茅屋天邊駒危橋客路吟征衣曾不薄斟酌暮雲漢
信陽經何大復先生墓

峻谷行山盡河流抱郭清盛唐詩典雅荒碣墓崢嶸
北地遙連轡中原遙王盟孝皇文物代猶敷舊昇平
清明新鄭

執紼羈人緩傷春燕子斜風塵奔柳色士女戴桃花
倦作他鄉眼睛蒸故國霞當年漆汴水曾向國僑家
渡黃河

天上黃河水人間匹馬行片帆臨古渡三月向神京
藕灣詩集 卷五 六言律

鼓浪蛟龍惡乘風鱗鱗輕壯夫千里志何處是平生
泥溝拜子貢祠

任衛舊有神光儀里色新祠堂四幹招伏臘見鄉人
古驛寒雲路輕裝薄暮身蒼苔勤展拜慚愧起風塵
太行晴雪

旅望欣晴霽深春怪曉寒二陵雲去遠天井雪初殘
石磴懸車人中原立馬看滹沱河下水日夕起漫漈
望銅雀臺

路出鄴城北河流只自東漲沙浮落日陵擗起悲風

碧瓦千秋硯餘香且暮翁三臺舊煙雨寂寞關圖中

燕臺雜詠

步出廊房口低徊四望中龍樓天上日高柳王河風
四月冰初薦諸方市不同萬邦行樂地何處覓西東

其二

徑側綠溪入池魚向客鮮行空舒錦繡得食旅雲煙
玉藻關干地紅搗士女天近聞勞警蹕駐馬亦鳴然

其三

大帝朝天處宮門鎖太清鬼神宵仗入檜栢暮雲平

藕灣詩集

卷五

七

五言律

碧瓦星辰下層城雨露盈猶傳步禱日如見翠華行

其四

清闕郊壇地先人舊著書

先君戊辰會試寓天壇

玉堦行露冷

銀闕臥星疎旅客恭成頌祠官笑佩裾廿年重到此

家國總歡欣

其五

出郭雲初歇臨流風乍稀微驢迎客瘦鐵騎傍花肥
楊葉頻頻喚泉車軋軋歸錦牆無寂寞深夜款門扉

其六

第一燕臺樹龍蛇捧紉官低能羞客髮老不礙天風

結霧逃春市邀涼出暮鐘閱盡榮枯理蕭蕭紫禁東

其七

岱宗通帝里三月碧霞君

燕齊奉碧霞君者莫盛三四月

雷走車聲

入煙燒寶篆分馬頭擎芍藥水面惜紅裙十二闌干

路依稀到彩雲

其八

旅客中宵月長安萬古峙西山盤地出北斗帶天璽

鳳闕嚴清禁疎鐘响玉墀鄉關花底望佇立只相思

藕灣詩集

卷五

八

五言律

都門晤邵凌玉先生

鄂渚論文日蕭然總出羣携持忘禮數脫畧長殷勤

門對僊人笛江生日暮雲別離今十載旅調各紛紛

都門饒翼次進士送余歸里依韵道別

帝鄉方並榻故國獨言歸御苑花初落關門柳乍稀

風塵新馬首煙雨舊漁磯錦字能相憶應門自款扉

東昌胡弦勅郡丞衙齋

匹馬大山東枌榆意氣逢行河新使者保魯舊元公

弦勅自充

雅澹羣倫入汪洋萬派通他鄉歡集首五

自慰飛蓬

其二

客久登臨倦天中觸景芳梅榴清禁禦鹿鶴樓門墻
城郭隣高士河流淡夕陽琴書朝暮地先澤正難忘
先高祖仕聊城多佳績東昌志載甚詳

張秋夜泊同胡石存

扁舟宜放晚況是小涼時官路兼齊魯漁燈照鼓華
僕夫依露宿岸柳帶橋垂好客難措枕呼尊共詠詩

別黃惇五孝廉

藕灣詩集

卷五

九

五言律

時事還山意空囊匹馬歸青雲君最少
惇五年自五舉賢書

髮我難稀今古寒燈集關河曉夢遠荒園一尊酒懷
想日依依

別麻城高孝廉

高公不諳俗典則是前賢家向千峯月人懷五柳天
雞鳴聊對出斜日且垂鞭迢遞青徐水悠悠惜別筵

宿南旺

策馬春花盡停鞭夕照低萬方同貢篚一水自東西
如豆勞臣色丹青海帝栖堤楊兼運卒燈火夜深齊

行經豐沛間

赤帝神靈子炎炎向此生龍漣方大澤王氣已西京
落日歸雞犬浮雲動旆旌歌風向父老萬歲有精英

寄晦山禪師

萬國浮杯路孤雲玉塵携春風來積翠暮雨到寒溪
寶閣千僧達全機半句提融公今已悟花落鳥頻栖

同劉千里入德章寺訪天竺禪師

瓠落惟吾輩長堪方外遊遠山懷抱出曲澗古今
木葉黃鸝熟岩花杜宇幽應能同慧遠直到虎溪頭

藕灣詩集

卷五

十

五言律

訪黃岡令徐亦史

四月南天麗風花興滿顏抱琴聽訟逸爲吏著書閒
愛客分香坐探雲過遠山相逢何處好今古竹樓門

冬日隱居

率爾離山壑妻孥怪此行誰知殘邑裡偏帶遠鐘聲
僧菜調羹熟河流入茗清人生間可得不必在漁耕

其二

山明寒盡出村酌晚霞新鳥去天初潤籬疎月到斜
叩門煩長吏邑令黃漢崖謝客過東隣直待梅花發

開樽共故人

其二

王帳將軍重黃雲獵騎豪兵容綠地咸馬春過城高
市古傳山折風清落獸毛時危看要害薄俗慎旌旄
時鐘將臨邑
置塘近地

其四

短日歸鴻疾平疇四望均馬回霜夜草人到壁門薪
如畫看喬木穿煙捲釣綸君平非賣卜有宅亦沉淪

其五

藕潭詩集

卷五

十一

五言律

細雨愁堪滴蒼苔滑不禁荒荒添歲暮漠漠向空林
往事孤燈得浮生晏坐尋香光一茅屋高詠爾何心
旅思同宋牧仲先生用王雪洲韵

其二

故國蒼涼雨應知其此宵兒童添暖易江閣憶人遥
彌月停雙鯉經春守敝貂日歸歸未得空羨海門潮
其三

記得分途處殷勤囑爾來助兒同時往浙西湖雖自
約歸後過省
好何日片帆開吳楚風煙隔陰晴節序哀依人成遠
別兀坐首重回

其四

小園財數畝歲歲飽東風近得中陽信應知萬卉紅
翠鈿啼鳥外黃犢夕陽中負爾三春約冥冥數逝鴻
谷口

藕潭詩集

卷五

十二

五言律

遠近諸峯色依違谷口深石橋騎馬入松徑踏花尋
野叟隨麋鹿羣兒度柳陰前村有鐘鼓猶自隔疎林
胡杼白先生師濟爲予梓詩稿甲辰余遊都門
復携尊道別余歸而先生返棹湘江矣今年
次公賓尚秋闈便道過余則先生已捐館舍
杯酒道舊不禁凄然

其二

幽丈趨庭日春風僅數年諸生燈火夜別榻酒鐺前
一守尊玄晏三高憶鄭虔幾回湘鴈斷搔首暮雲天
憶昔長安日君來話別離只圖生見面何意成相思
家有明瓊學人稱謝鳳兒呼童頻剪燭垂淚慰朝饑

鄂城秋興 癸丑

沙羨何難到於今十五年
眼昏芳草路門閉白雲篇
玉盤人間出銅駝夢裡還
獨餘江漢水迢遞暮煙前

其二

愧向徵車日秋花入望初
時破曉修楚志心傷千古市人說

兩朝書野服朝掄卷江城夜聽漁石渠多寂寞真足

子雲居

其三

舊說頭陀寺儒樓好其隣
只今疑費禱千古誦王巾

鵝鵝詩集 卷五 十三 五言律

猶有文章在難禁物候新
大風頻眺望陵谷起悲辛

其四

步出東門外蒼茫古道邊
寺鐘連馬足洪山脩靜二寺皆臨通衢

塔影上青天落日紅裙酒清風白草煙閒從飛鳥上

指點說前賢孟宗字孫嘉讀書處李善居下邑捨宅處俱東門外

其五

令節重陽日良朋載酒來
競花增肺附吾道且尊壘

南浦波初綠西風首重回
他鄉無忘刻知槐杜陵村

杜詩徵生露忘 列萬事益酸辛

夢與李嵩岑同坐客有持某詩至者覺而記其

詞

萬里瀟湘路煙波二月槎
江聲漁笛冷疎木晚風斜
落日栖元氣深極其物華中
流懷漢傳日斷古長沙

吳脩蟾以司諫謫官武昌載酒江漢書院賦贈

謫宦此栖遲天涯鬢已絲
近傳官室詔猶新抱閨時

騷辨當秋讀煙波入暮知
尚憐朋輩好載酒一題詩

過堵天柱涉園時堵以請義歸里

通籍原金馬幽居且市廛
買花緣曲徑貫酒望晴川

鵝鵝詩集 卷五 十四 五言律

事業陶公斃蟲魚鄭氏箋
庭萱明主意時過北堂前

其二

愛客爰投轄論文晝不休
食嘗餘鯉鱸坐必滿爭求

純屋芙蓉斫當軒蘭杜秋
有懷同古處心醉此淹留

江漢書院分賦得太和晴雪送張九如方伯入

觀

參嶺穿雲出穹窿拱至尊
王虛陵地戶金闕象天門

岳鎮歸臣妾乾坤養吐吞
老臣經畫地拜手頌維藩

其二

四牡依晴霽暄瞻帝座清獨餘天柱雪偏照使君行
湛露連丹陛嚴風戒旆旌由來稱述職今日始專征
是年爲藩臬
入觀之始

同孫萊臣修志書院冬日並舟東下夜泊陽邏

他年兩校書燈火隔隣居握手三冬盡呼尊萬卷餘
一官若亡棄雙鬢我能漁日暮煙波路孤帆縱所如

其二

黃昏不覺夕深冬氣自宜漫江來野色染霧作山形
落岬疑茅屋疎鐘响別垌鄉關雙夢夜細雨一燈青
藕灣詩集 卷五 十五 五言律

顧黃公招飲園亭

別離雖隔歲竟夕已生平天入孤亭盡風開萬谷迎
園花添意氣野竹其經營笑指吾徒老蔬筵世事輕

晚泊同友

青山成晚泊鄂渚尚微涼風雨因朋輩江湖益渺茫
岸燈鐘杳杳沙鷺蒼蒼頗覺浮名累更深更異鄉
過大藏訪絳雨禪師止止堂

說法曾雲雨胡爲更掩關蒲團方憫俗萊葉且留山
摩竭高風邇見耶古佛開門前溪水好不作舌潺湲

其二

一徑支筇入千峯與萬峰可憐三日雨共坐五更鐘
古道他年合知音再世逢山靈吾語汝松柏護深蹤

神廟庵

奉神廟雲
外和尚像

壯年稱避俗萬事一草堂近復鐘魚邇真令姓字忘
佛燈窺白髮僧影接蒼涼始信人間世心清聞妙香

星士李君索詩

知我賤貧久頻來尚索詩豈能離骨相要與重文詞
五色迷人日千金賣賦時終成今古恨願爾更重思
藕灣詩集 卷五 十六 五言律

觀兵馬

小邑雖云僻經過動羽林暑風侵萬騎殘月射孤鍾
遠戍何曾慣臨戎獨此心計程秋色邇少婦倚清砧

其二

邊關誰近遠帶甲郎天涯况復新秋夜時驚塞外笳
陰風翻谷鳥惡雨走河沙未戰身先灰空令野客嗟
讀漢書獨行傳

曉起躬洒掃狀頭見漢書偶逢高士傳不愧鶻花盧
燕累飛紅葉烹羹過雨蔬自儲還自慰身世揔迂疎

聞極上人寄詩畫

結茅開傍水山徑復清真
帆影杯中沒江聲樹裡聽
披雲瞻曉市入定長疎星
几杖能相待柴門應不扁

其二

何處君知我因風問草堂
蘆花吹粉壁別調飽楓香
細雨思鐘磬遙煙護縹緲
如憐山色好長寄白雲裳

歲暮丁巳

一秋橙子實三徑木瓜花
蝶過書千卷香分月萬家
歲功論惠栗風俗買魚蝦
見雪驚冬盡前牕鴈故斜

藕澹詩集

卷五

十七

五言律

其一

世中渾無計災祲入夏多
皇天眞雨粟匝地豈拔戈
是年四月六月皆白骨
高聲鼓昏雲沒寒蹤老人多
憶昔此日更悲歌

哭袁孫

田賦舍怡樂今年乃悼亡
餘生禁頓挫情運結悲涼
難把朝霞色羣居落葉旁
偶然窺白髮鏡裡淚千行

答顧亦方慰哀

老眼看君字愁吟兩度昏
性情難自理哀樂向誰真

陰雨風生谷晴花鳥送春
卽垂知已淚幽獨敢傷神

元夕

小市看時節開顏與俗親
春知燈火好月見歲華新
細語俗難定變歌謠自陳
暫停舉燧色競看採茶人

時官衙用小兒女裝唱採茶

庵居

家居無不可入剎便忘歸
豈爲憐鐘磬端非戀翠微
花明開土榻月照北上衣
此意終難說閒行看鳥飛

老僧

藕澹詩集

卷五

十八

五言律

老僧無曉臥清磬起山阿
樵徑通香氣雲光上茗柯
背人爲歲月禮佛失蹉跎
每向孤燈下開門聽虎過

聞鶯

多情非一日劉禹錫詩鶯
能語復多情百轉已春餘
與酒爲山色兼花到草廬
高吟成獨賞幽夢滿清除
碧樹任來去何人解自如

社日

歲事傳秦日花枝觸岸紅
雞豚香徑外風雨醉人中
柳葉空鐘响歸鴻啼燕逢
閉門驚小冷知爲水泉通

空鍾木燕俗近
地亦間爲之

雨

錯愕雲方闢紛披樹不禁捲簾防急雨荷鍾見天心
此地兵沽濕孤村鳥過林老人嫌寂寞強作白頭吟

清明

乍晴花無色瀏風四面吹客驚衣帶薄人畏俗情癡
窮草黃鵬雨垂楊白傳詩頻年寒食地歌哭總相思

春郊

秦事全歸雨經晴亦偶然一樽青草色幾處夕陽天

藕灣詩集

卷五

九

五言律

暈暈入偏懶花飛懶白眠世情愁反覆常畏片雲懸

客持王簡臣詩至

經僻草芊芊山溪入暮天落花堪累月夜雨動如年

湖俗愁何川浮生轉獨眠故人詩到眼爲前兩三篇

春暮

日融添映露花落仍芳菲老至衣難薄天長願莫違

俗知晴徑好相得暮山微爲問啼鵲意春歸汝下歸

遊浮渡石

十里仙橋路飛濤沒石根峽雲驚不落絕壁冷徒跣

野老樵秋色神龍過雨痕不橫溪上一夕古亭明月
在常照老僧門雷雨攜其半去

懷蔡靜子東衡山寓

曲岬疑無地直浮別有天孤踪成隱約峻谷起風煙
吳楚鄉關盡山川客思懸離懷幾日偏憶白雲眠

卽事

御馬出神京曉騰萬里行金梁賜鞍添意氣丹詔待

逢迎雨雪君恩重風塵戰眼明回思幽並路惆悵起

邊聲

藕灣詩集

卷五

九

五言律

其二

漢皇思江血鐵旅自燕山甘誓今歸楚劉姚喜過關

揚來皆紫燕換去可紅顏莫報危城火蕭蕭日水間

其三

建水應東土司降公率其旅由秦入荆復之豫章道經邑中

間道清蠻俗盤頭學漢官至今猶束髮何地可彈冠

一市騰空過千村禿髮看采薇歌不歇帶甲路漫漫

其四

數載軍容雜江干格鬪多如憐荆楚憾無那朝雲何

異域尊魁結中原豈尉陀兒童驚使節妄念許投戈

李嵩岑廷尉書至自燕都

何事長安道殷勤一帋來聞關鴻鴈色寥濶自雲杯
楚水寒蘆舊燕山別夢回他年杖策處離落長莓苔

其二

我生真已暮金曳貴人裾豈意雲中札翻成物外書
客愁聞自理歸計定何如且作于公宅君恩未易疎
暮春增蘭大放養著招匹天觀之

幽蘭不出戶雅意似淡山瓦鉢香仍舊紗窓照獨閒
一極宜山酌三徑耐春還念子饒佳致相邀與未慳

藕清詩集

卷五

廿一

五言律

春懷

數畝閒如客三春雨作家小牕窺物候天際辨年華
雜樹迎鶯坐深雲壓鴈斜侍兒躬洒掃忙插一枝花

其二

山色鎮相隨山花更不疑每因重嶂合只覺野煙吹
家薄頻頻惜園荒細細窺僂息從吾願歸休意不移

其三

短榻原無事虛牕靜有聞鷄聲穿柳壯鳥夢入花勤
老眼安時序浮生任怨琴惡風如被襖吾亦感斯文

其四

不知緣底事老去尚悲歌世路吾無與天心爾若何
僧猶遲鹿柴兒亦厭漁簑自穴袁閔室閒行看薜蘿

其五

小雨數晨夕空階亦散愁鳥啼新曆尊門閉隔年秋
旅夢憑誰好山經賴借僧知音惟白髮相勸老林丘
夢無根亦曰旅
倘旅葵夢也

其六

亦有名園約難爲客子身每憐逃世士半作宦遊人

藕清詩集

卷五

廿二

五言律

其七

避俗偏秦楚裴金藉隱淪春風原不屑竟日飽松筠
夜夜前朝月飛來老樹巔未曾殊曉暮何故異山川
薄俗人非舊新詩世亦傳自憐還自笑且聽杜鵑眠

其八

爲農非不久而話躬耕愛日難辭懶貪山喜趁晴
兒孫隨繞膝耄耄敢希名縱作歸田賦何如啼鳥聲

春詠八首

桃

玄都曾誤客漁艇亦迷津仕隱初何意雲霞半作身
關情惟 能讓色畏松筠留共詞人眼春風一倍新

柳

唐人貪贈柳大半爲情牽此物生當世門庭竟渺然

娉婷黃有艷婀娜暗無天莫到飛花日空傳詠雪篇

蘭

置爾端硯側何如碧澗陰孤鏹移影長夜雨聽春深

薄俗防年少新香見老吟我生無伴侶歲歲結同心

海棠

藕灣詩集

卷五

三

五言律

聞道煤山樹殉君獨海棠春風四十度浩劫開湖傍

班竹傳湘淚蒼梧失帝鄉最愁花密處白首說前皇

鷺

疑爾花朝至花枝爾共妍前界尚寂寞高閣迷孤眠

豪華香餘座鏗鏗月到絃世人安軟媚終是愛便嬾

燕

最喜巢連屋寧欣玳作梁雖然分去任初不爲炎涼

藜岸泥雙暖花村影共翔寄言輕薄子翻手莫相狀

鳩

近代無田畯年年布穀聲穿花呼負和帶眼視躬耕
造物欣遷換英雄重變更怪來看月令計日紀飛鳴
鷹化爲鳩識
者猶惡其眼

杜鵑

似訴前朝事殷勤老淚吞三更餘碧血萬國盡黃昏
舊禮憑諸鳥哀聲及斷猿更憐千古憾齊仗羽毛存

喜盧澹巖參政自姑蘇歸里

憶昔繁華地春風玳瑁觴錦帆留極浦花信到橫塘

對月聞歌倦看雲咲吏忙歸來無一事重上讀書堂

藕灣詩集

卷五

二四

五言律

園

寂寂心餘賞村園喜傍家到能隨鳥語閒欲臥牕紗

清事惟磨墨淡門好護花還應風日麗掃徑待年華

晤吳璞懷

王粲樓頭月曾經握手看別離隨馬首相見借漁竿

角挑驚花早聞尊卜夜聞人生悲喜事努力總加餐

楊介子過訪

老爾清齋內因僧更悄然偶來松際月同坐石林邊

白髮何足怪青藤且自憐君看七十叟搔首說茶田

焚香

客蘭財入座一飲覺餘清遂起焚香思旋聞客願聲
雲寒知樹出雨過識燈晴垂老無塵事無塵足此生

俠客

俠客風流向佳人油碧幃裙能垂綺袂花自惜蘭燈
走馬春無二穿帷燕每雙三更看絢曉燒盡幾銀魚

經劉康谷舊居

數里行山僻雙眸望轉迷雲知高士宅月到苦吟時
塵鹿荒荒過風花疊疊悲當年憑吊者嘆息已無兒

藕灣詩集

卷五

二五

五言律

其二

作諫稱何子遺編其冠楊劉劉全清水劉冠學海山人
良青山惟一枕黃鳥竟三良楚夢理芳芷吳歌怨女

陽更憐春草色無夢倚池塘曹弟告能詩

過藍次公間在旬日兼話其先世詔旌拍粟及

龍駒出河事

繞屋綠河曲春風迴水涯溪燈連竹葉驟雨漲桃花
誰應論定舊機雲入望時怪來偏愛客質朴古人宗

其二

前代唐虞日先民稼穡時華門天語到使節野人知

裂券焚殘黍吞饑過杖藜只今麟趾詠猶是渥洼兒

春日潘簡臣已侯過藕灣

踰垣不可再竟枉君侯車信是河陽宰春花已被廬
興臺消宿莽剝珮城盤蔬祇卜今朝樂猶言意未舒

喜顧黃公奉召得放歸

長年見住山走筆不曾開海外爭傳姓人間懶閉關
猶聞開寶詔宋開寶六年徐士廉肯放白衣還何日

焚遺草呼僮共破顏

藕灣詩集

卷五

二六

五言律

說北道經冬及春無雨雪

直北三千里都城百萬家燒冬惟曉日奏歲只晴霞
暖路常驚鴈溫盤喜進爪獨餘宣室虛步禱向龍窪

誕日

著書雖稍稍覽鏡亦區區驛向玄孫白門雖熟客呼
知希真已矣人道豈徒千三十年前憶齊門鼓瑟迂

其二

更向何人說吾生是隱淪杖瓢方外似松竹夢中真
髮短吟偏苦花飛歲漸貧白頭從惡遠身世得遺民

重九汪十雲學博過訪兼惠塵拂

匹馬重陽道傷秋過草堂綵煙疑作雨暮酒不成行
石老穿雲黑橙香入座黃更貽青玉塵分手報難忘
文允言以所著書寄訂兼惠以詩依韵奉酬

老至知交態悲懼自掩關風花任瑣屑鶯柳各綿蠻
忽枉雙魚爛溪慙兩髮斑紫瀾君有作典到不須刪
其二

盈篋柴桑調嗟予愧比肩繞廊惟有嘆抱景不能閒
匡嶽雲千縷琵琶水一灣何時盆浦上瑟瑟共秋顏

藕灣詩集

卷五

二七

五言律

蟬

斷續鳴秋急騷騷滿近林清能通夕照怵欲配新砧
熱客爾何似浮生悔自今晚唐多愛惜莫上柳枝吟

汪十雲歲以重陽過我忽赴其叔黃岡令約

竟負重陽約驅車作遠遊紫萸迷倦眼白馬識高秋
赤壁江應落黃花興轉幽綺筵官舍裡杯酒見余愁

漫興

薄俗朝朝換丹楓葉葉秋餘生看樹老新月背山幽
國稅憑人說殘杭帶雁收晚霞猶未落尊酒見田疇

其二

多病惜光景逃虛百慮疎不眠依短榻畏倦掩全書
齒髮憐兒老羹湯愛自如祇緣筋力薄舊習亦消除
環兒以五月遊星沙秋盡未歸

自憐蒲柳色萬事豈關心念于湖湘去秋風起暮吟
禹碑能讀否藥路不須尋張邕入司空山採藥在攸水若見回峯
鴈應知寒氣深

秋氣

宋玉饒秋氣悲來興自工綿裝初鴈雨香燼晚螢風

藕灣詩集

卷五

二八

五言律

白髮老難變高天日易中年年看物候搖落寄丹楓
蔣馭鹿黃州以詩見寄

齊安二百里一別十三年白髮仍溝瀆青雲乍簡編

蛩聲秋雨後佳句夜燈前我亦饒三徑何緣只錦箋

蔣穎揆寄其詩至

毘陵一尺字來自顧黃公展卷兼明月開窗愛晚風

楚江新贖客南國未衰翁會面知何日殷勤見落鴻

冬日鄂行過斬貽顧黃公

相思別欲滿竹杖過扶携念此歲寒色淒風日漸行

兩家兒再拜一徑鳥頻啼笑指梅花路雙燈照不迷

望西山

勸業今何在西山四望中曲亭綠避暑松閣喜臨風
一豹竟全楚千夫快轉蓬如何馮吊者只唱大江東

人日同陳子山仲斐叔堅登黃鶴樓

黃鶴雲中地梅花笛裡筵高歌臨萬戶細語接蒼天
石泐當簷樹江翻入暮煙君家兄弟好關筆笑青蓮

其二

小小登臨處多年兩髮侵煙波垂老色雲物歲時心

藕灣詩集

卷五

二九

五言律

舊憾愁堪釋新知喜不禁危欄頻仗汝猶上最高岑

答顧黃公見懷原韻

茅堂全罷暑簾挂月窓虛念爾微車後深山獨憶余

敦盤千古事

黃公來北語

老病數行書十載夢清夢秋懷

敢燕如

王吳廬先生雷寓晴川

老課論文日重來憶舊遊江聲鸚鵡月春色漢陽樓
語嘿歸盟近行藏物望收似憐衰病叟急切喚同儔

其二

屢訂江寧約殷勤囑布帆城圍餘酒白市徑隱松杉

吳廬說所居城中園林絕勝

子夜新秋拍吳統細雨衫金陵多舊

史先啓六朝函

處士

處士聲名賤中朝歲月深指文書國器閣筆候知音
是物關神鬼何人辨古今余生老太甚寂寞幸無心

冬色

冬色在簷楹深雲不肯行孤燈成恍惚夜雨寂分明
視古依花靜香寒照茗清雖然安寤寐不寐已三更

藕灣詩集

卷五

三十

五言律

送晨兒北上

送爾征車上曉曉四望中馬嘶千里月人逐五更風
夢寐時應見關河氣易通都城饒驛使計日報哀翁

其二

迷門知不固累子到京華旅食余生拙春花爾髮春

詩書留古道禮樂辨淫蛙蹤跡如姚許風塵亦作家

贈內

操作期借隱鶉衣四十年艱難堪負戴嘯傲亦林泉
白髮花前爨青松雨後田躬耕歌綺角誰識伯鸞賢

昆兒札至

憶昔長安道蕭風消水隈今朝開子札亦自此中來
旭日傳烏鵲晴霞覆客杯皇都花色滿萬一上金臺

送舒漸鴻赴蒲守吳璞懷約兼寄吳公

匹馬酬知己相逢晉國春關門還入蜀山色近兼秦
舊好尊前密相思別後真故人稱卓魯百倍喜留賓

酬王官詹吳廬先生原韵

絮切論文日深杯送別年君仍歸北闕吾自惜桑田
詩誦王維室已未之役公疏荐余名羞仲蔚傳雖然殊出處長

藕澹詩集

卷五

三一

五言律

放剡谿船

酬陳省齋先生原韵

春風吹鎖院門對鶴樓仙吹笛來明月吟花和野煙
三長歸祿閑一硯愧書田賴爾文章老殷勤共百年

時修楚通志開局鎖院
公與念蒿胡公皆同事

其二

被襖晴川好輕舟忍獨歸片雲驚鳥倦雙鬢仰鵬飛
初日留佳句澄江愛落暉君家多令子不語意微微

酬學使胡念蒿先生原韵

燕會歡何極離筵忽自今空將芳草意相對暮煙深

別調餘湘瑟孤懷託素琴他年班馬彥南國許追尋

酬熊元獻原韵

別懷兼夙約十載一逢君薄俗方如夢貧交始論文
離騷餘宿莽南國定煙雲會取如椽筆刪詩繼汝墳

陳仲夔夜坐

極樂是新知高齋意得時牕分千嶂雨樹密一燈帷
花影隨書帙鷄聲報酒卮憐余有千古白髮許差池

顧黃公再過草堂

藕澹詩集

卷五

三二

五言律

昔到猶能記今來喜更狂候門添稚子堆案有文章
四皓原非仕三高忍獨藏他年書歲月重上野人堂

其二

老却周顒非難分覺院茶壺衡非我約把臂卽君家
竹暗當牕燕山明隔岸花良朋真可樂大壘更誰嗟

丙寅讀書示昆兒兼憶其外舅劉千里

細雨戀絲絲長雲碧綠滋難書移舊眼閱華念斯兒
名豈三冬得身隨萬卷宜汝如堪蹴踏莫誦老夫詩

其二

大業推真長人言汝外家編文難李漢問字久侯芭
經術窺時移憂心感物華人生有千古世路不堪嗟

贈弟晉象

勞窮青林道江湖一徑通飛濤生肝腋大壑起菁蔥
若屐穿花舫空杯過鴈鴻相逢真恨晚相憶已成翁

其二

江閣吟初罷低徊念舊羣四愁悲不見謂令兄九虎

喜重聞堵淨環書草燈孤照雪雲芙蓉佳句好曉日

待清芬

藕灣詩集

卷五

三三

五言律

賦得焚香柱女留

看花須啼鳥啼處一花飛霽景如相約春衣喜暗稀
爐煙香盡蠹山鳩夕微微高閣簾初捲佳人醉未歸

問道

問道 戀輿荷殷勤拜孝陵思猶降舊主禮不墮
稱石馬鬼飛動蒼松氣鬱蒸玉衣無寂寞日月在高

層

其二

倉卒銀錢日先皇渴葵時大儀雖稍稍 帝鑒已垂

垂異代神靈聚崩天骨肉怡昌陵勞萬馬可怪故元
癡背元發宋六陵獨太祖昌陵即之則不見每寒食

屢得金會公檢討都門札

我所思何在思君在玉堂高吟握鳳閣點華話荷裳
七葉文章妙三春鶯燕忙金張原舊侶相隔故相忘

其二

竟得讀書人皇皇主眷親上尊開瓊瑤寶炬列絳綸

旅夢依靈闕鄉思寄隻輪暫歸披繡篋應見錦袍新

自注時上親試詞臣會公列上等○會公札有暫假歸里之約

藕灣詩集

卷五

三四

五言律

檢後見藕灣圖

老樹對人居苔苔徑自如溪山曾有託花鳥愛吾廬
筆墨多何害耕漁計漸疎尚留淳朴處圖四或難書

秋野五首川少陵韻

百里見秋蕪寒內晚靜虛村花聊到眼歸燕尚懷居
夜爲高人冷田從醺後鋤偶過修竹裡斜日落溪魚

其二

夕露沾衣恐松風願不違斷蓬飛欲轉北燕書如歸
漁父知今渴柴桑怨故非庾園三韭好寧羨北山薇

其三

翊翊天心正漫漫草路長岡寒無噪鵲月瘦有餘光
野水憐砂銑溪燈愛密房瓜橙分已徧枕簟只遺香

其四

錦澗誇佳嶺霜楓葉紅山高鐘戴月江落水寒風
自古悲無異千秋興不同曾從三隱後駐馬問遺宮
太乙宮在東林寺背

其五

老畏漁樵苦歡隨童稚羣最香愁後到真落最先聞

藕灣詩集

卷五

三五

五言律

在野何妨俗栖山每愧雲書臺遙旋望溪谷有參軍

鮑照讀書臺
在東衡溪處

閉門

閉門何所見歷歷五朝時鬚髮曾禁此兒孫竟不知
竹書勞聖主紮閣半忠遺萬古東林骨長來草澤悲
後秋居述懷五首

老至難爲客家負畏受恩豈能齊上室聊欲淨柴軒
數鴈丹楓落窺雲夕照昏繁華五濁命契濶久忘言

其二

徑瀝苔階冷秋花始一黃老人愛遲暮惜此簾外香
獨坐繁星入低枝宿鳥忘我生成懶癖天亦倦年芳

其三

高軒皆栗里愛我藕花廬一睨驕千古羣葩壓卷書
倡酬裴欲滿生歎夢難疎今日看羅雀清風尚穆如
談長益劉千里顧黃公
數枉齋中談劉今歿

其四

處處學逃名無能幸有聲喜蒙才子怒開向野雲輕
丘壑前朝約鷗鳬近代盟鹿鳴終草食不忍聽吹笙

藕灣詩集

卷五

三六

五言律

其五

歛屢迎霜緩端居閱歲深凌凌秋漢月惻惻草蟲心
氣候過言笑風燈變衿衾殘花一二朶留著照衣襟

建昌道中

十里河堤路青竹作屏月隨沙檻曲人傍晚花歸
來往勞車馬溪橋隔翠微藍輿饒逸興燈火夕依依

贈黃明相

秋風吹瑟瑟木落鴈中身蛩响深知夕征衣薄向晨
沅湘饒杜若江漢惜沉淪楚戶騷臣在寧辭承顧頻

稼穡

稼穡初無事天心歲歲逢安時惟隴畝得意在從容
斜日吹熒白新風對酒醺縣門何用到雞羣是租庸

新月

新月出林中纖纖見小紅直言光似朏誰道曲如弓
黃桐舍香老清霜帶雁逢涼風披拂處星漢最高空

冬夜

老人少氣力偶倦即安眠不作無生想寧懷絕粒緣
雨輕微放霄鷄緩故留天任運騰騰意何勞更註詮

藕灣詩集

卷五

三七

五言律

過劉千里市寓哭之

北郭書連屋東郊晝共長開尊移歲月入市凜冰霜
遠岫歌雲黑寒流入座荒西州吾不到哀笛付山陽

搖落

搖落連書幌青堂向曉開兩行花樹合萬里碧雲來
猶抱寒蟬約徒聞澤雁哀本非圖冕綬何計隱蒿萊

邑侯顏信庵枉過草堂

長吏冰霜操來過亦歲寒交貧清絕俗道古臭如蘭
大度人無忌真慈衆自安當年琴鶴侶經畫正波瀾

其二

曾聞茗雪水天目自源流一徑支雲際千秋屬阿侯
高文寒獨苦治績凜難儔我亦河干上梅花咏不休

雪中姪翥見過

門閉朔風回天寒歲屢催開窓嫌俗鳥掃徑候新梅
忽見同雲下翻驚小謝來幽蘭如更奏倘得盡餘杯

丁卯冬晨兒北上

南窓方菽水北闕又車輪馬踏新冬雪衣沾舊館塵
放開天地眼收拾古今人爲有千秋在殷勤勸此身

藕灣詩集

卷五

三八

五言律

接攸水費瞿如詩詩集

宣信懷沙侶湘雲隔一涯幽思成遠夢高唱入巖花
瞿如居名 墨妙千狐腋霞箋萬點鴉瞿如有集古白
桃花巖 唐宋明諸作

頭無限意遲暮不須嗟

其二

蔽日山兼雨孤忠屬薜蘿門清湘水戀身老岳雲多
家國蹉跎盡文章魁魁過無容懷魏闕相慰兩漁簑

瞿如已登賢
書華 攸縣

藕灣詩集卷之六

廣濟張仁熙長人

男佳 最佳品 晨環金 輯

七言律

昭明臺 亦名文選臺

漢水千年去不回天邊樓閣迥崔巍危簷獨趨雲
上畫棟會飛峴雨來賓客淹留梁苑賦離騷凄切楚
臣哀當年事業推牟杜猶數風雲帝子才

其二

高齋良業漢江濱客思登臨日暮春六代英華開宇

藕灣詩集

卷六

七言律

宙萬家鐘鼓接星辰

近為

苦碑久蝕陽永字碧瓦新

分魯殿塵

臺毀多取裴

寂寞興亡成底事敢因詞賦

動傷神

謝公巖

謝希逸也側有仙人洞

洞口陰陰雲作扉謝公風物古今稀曾驅石磴過戎

馬欲鎖仙人任翠微天外草生詞賦井雨中春長磬

蘿衣巖造兒女長堤上閒數前朝說是非

叩叩道中

河山三晉舊稱強上黨風烟接太行赴敵李同心自

赤處裴毛遂策偏長獎獎艷女催征騎片寒衣下
夕陽獨向叢臺高處望令人却怪武靈王

春感

雙關崔嵬玉殿東車書萬里帝國雄先人七葉栖遲
地百代風流感慨中豈有新詩工入洛尚留餘筆罷
從戎低徊懶上金臺望獨倚春花看朔風

其二

卅風城頭曉漏遲夢回長欹髮先知祇應夜雨添松
徑不待秋風憶桂枝候館悲歌留物色夕陽車馬易

藕灣詩集

卷六

七言律

凄其故園朋好叮嚀久白首逃名正樂饑

贈宋荔裳先生

裴臺景物舊神京春日逢君驚正鳴遂有大風來海

岱須知宋玉是平生邊關草檄驅騾馬越嶠論文長

杜蘅問道卿陽新出獄果園凄切倍傷情

時荔裳誣係初出

投贈曹秋笛先生

時先生備兵雁門偶至京

先生詩賦迥難倫古調憑凌意氣真沈潛已能兼杜

甫豪華曾不數陳遵尊前對客驚風雨塞上悲秋動

鬼神早晚却從絳帳侶十年猶自慰沉淪

徐州

楚王宮闕不曾留
馬登高一望秋
藜閣尚然鴻寶
字黃樓終壓大河
流龍山仙客千年
鶴燕子佳人十
載愁時復歌風
臺上過沛雲豐
雨正悠悠

王言如司李招集

中原事業久聲華
旌蓋遙臨靜不譁
高閣臨橋流水
遠晚風蕭瑟夕陽
斜好留濁酒能招
隱爲有新題早
放衙慙愧梁園詞
賦客漫分清酌到
梅花

黃漢崖招集郊庵

藕灣詩集

卷六

三

七言律

正月已過春風長
霏霏百草夾道香
使君把酒喜不
歇古寺邀予興轉
狂侯吏乍隨晴雪
滅深杯恰共野
雲翔有時北望群
峯裡却指茅廬是
我鄉

九日集黃漢崖署中

年來無事只躋攀
時逼重陽興滿山
令節豈隨衰髮
懶風流那得使君
閒迎涼欲醉非荒
酒九日製迎涼酒見玉燭寶
典投轄經宵片放
開此夕高齋應禪
岫依然秋色破

徐顏

懷劉千里讀書漢上九真山兼寄李過廬廷尉

故園西望水悠悠
水國蒹葭悵別愁
已識芙蓉江上
佩更聞麋鹿洞中
遊花黃酒白依禪
榻水落風清見
素秋爲問于公高
大宅幾人車馬憇
綢繆

果往志懷

一別臨臯烟水空
朔雲關雨滯歸鴻
應知首善勞明
主故遣詞臣繼國
風燕市黃金酬駿
馬楚人白雪薄
雕蟲猶聞錦字能
相憶怪爾論文到
桂叢

冬日同劉千里楊介子舒和臣山鐸上人集劉

藕灣詩集

卷六

四

七言律

侑宗草堂蔬食飲菊酒

河干四面擁芳洲
河上遺民一徑幽
獨倚寒塘安稼
穡偶逢殘雪到林
丘蔬筵訪道餘龐
蘊茅屋看雲見
惠休此日白衣能
載酒何妨松竹久
綢繆

歸來

歸來不覺髮如絲
下馬愁看靖節詩
稼穡豈能酬國
稅兒孫粗解讀文
詞絕交書就南牕
下客膝居成積
雪時惆悵只堪杯
酒近種花差得蒲
軒墀

宋牧仲使君新建亭閣洗墨池上邀予遊覽

荒坡瓦礫年年拾子瞻云去年峻閣何年此地雄損
草蕪知勞夢鶴呼尊近欲傍飛鴻歟動蛙口池邊月
宛轉桃花檻外風楚故載洗墨池蛙口食墨而問有墨子瞻於坡側種桃花茶
南堂變易處尙留餘墨濺江東子瞻寓定惠院未久移臨臯亭作南堂著
易西九卷不在此墨池也

擬古

漢皇雅意重遄城萬騎千羣事遠征塞北砧聲人易
老湖南草色雁無情機中暮雨疑三捷夢裡寒雲共
五更最是新婚旋帶甲虛傳夫婿一書生

藕灣詩集

卷六

五

七言律

宋牧仲使君督漕便道返自金山至漸出詩相

示兼道談長益宋荔裳見懷之意談病且老

屬思更篤久之計至

行儲使者惜忘歸蠟屐舉雲坐釣磯芳草一簾天迤
碧寒江萬派鳥初飛高吟夜動蛟龍窟古樹情垂薜
荔衣聞道南徐談處士強支病骨問柴扉

其二

兩湖城畔舊聽漁隣竹新庵更闔廬過我共觴千里
月知君多讀十年書東陵草色愁難盡北固江聲憾

有餘此日孟光親作誄墨池空洒夜臺裾

齊安寓中沈友聖夜集時沈自雲間往吊顧門

獻侍御

臨臯亭畔舊磨礪有客吳松學贈鱸南國風流當座
入西山月色照人孤江通范式三春棹玉荐徐孺一
束錫自是織簾高隱後獨行端不媿菰蘆

贈楊職方鄂州

楚甸勲名僅數公青冥灝氣更誰同千秋大業關西
彥萬里長濤祖逸風許國有能追馬援耽佳原不數

藕灣詩集

卷六

六

七言律

揚雄人生意氣難如此麟閣應知第一功

其二

曾聞冊詔出蓬萊萬里旌麾使節回坐擁象魚還北
極始知司馬服南垓職方天外傳周禮汗簡中朝識
漢才近復蒼生絲竹裡可能終令澤鴻哀

楊職方召飲洪山別墅贈人玉奇在馬賦贈

鄂城九月木驚秋岸柳汀花載莫愁恩重玉奴頻授
色情傳法曲暗會羞圍棋日煖藍田夢解袂風生杜
若洲向夕綺筵車馬散洛神無計蜀同儔

其二

窈窕佳人玉作肌，曲中爭唱比紅兒。髮疑行雨欹斜後，笑比含桃爛熳宜。松下同心應結汝，漢濱雙珮早遺誰。碧城十二都如此，好向人間話舊癡。

以慰之

丙辰菊月廿九晨，孫三十初度，檢得瑛喜箋詩，廿載趨庭，今已壯分，其時復十年餘，揮毫欲續西京業，射策偏艱北闕書。多病馬卿終意得，黽顏秦相竟何如。老夫才力猶強健，竚爾操觚入禁廬。

藕澤詩集

卷六

七

七言律

梅雪侯重九過訪時雪侯以西粵州守暫歸侯

補

五馬歸來鬢未華，政成此日暫桑麻。他鄉去國君恩重，令節懷余秋興賒。細雨暮霏山際展，園蔬清見野人家。東籬亦有陶潛菊，敢向風流刺史誇。

和大藏綠雨禪師見寄韵

好向東風惜別顏，何如風雨在深山。馬非支遁猶傳癖，酒愧陶潛興未刪。天上有愁雲寄托，人間無事水潺湲。相思彷彿依蓮漏，步到芙蓉第幾灣。

傷鄂州楊公

閒來無事見天涯，慷慨深杯念物華。雨恨新知埋宿草，風搖舊夢老春花。書成漠漠啼鳥起，別徑蕭蕭去鴈斜。黃鵠磯頭江漢水，只今誰是子雲家。鄂州已歿，玉奇別嫁。

佳晨佳品訪顧赤方園亭集飲赤方各贈以詩

辟疆園在滄江上，曾放疎慵蠅屐通。敢謂兒童稱賸客，故從松竹假清風。雲霄謬許依千古，麟角應知愧八龍。赤方子才力我能貪把臂，諒携尊酒更墻東。

寄懷九江郡丞江在湄

藕澤詩集

卷六

八

七言律

茂績江州第一家，黑頭此日待宣麻。憂時不畏宵鳴柝，夢筆何妨曉放衙。天外芙蓉窓內岫，水邊亭榭鏡中花。風流司馬今旄鉞，無事琵琶隔絳紗。

其二

意管匡廬曾蠟屐，摩崖風雨半沉浮。使君近作千峯主，老嶽寧辭九疊遊。蓮社留賓花欲醉，龍眠落筆畫如秋。相思咫尺勞相訊，會倩雙鴻減舊愁。

時逼重陽遙雨彌月

漫天風色暮蒼蒼，共說深秋送薄涼。木落祇疑山漸

瘦橘肥時見雨初黃貧來鴻雁看難好老去芙蓉製
已荒仍囑藥欄鋤小徑明朝倘莫負重陽

其二

悄雨沈雲暗薜蘿無端生事憶漁簑歸田自合張平
子種樹何勞郭橐駝世路興亡愁髮改中原格鬪鼓
聲多笑將老眼秋霖外待插黃花學放歌

落葉

門裡寒花尙半開窓邊林葉乍飛來能飛啼雁風初
落忽伴吟蟲候屢催帳冷餘香紫淺夢燈黃殘卷倚
鵲灣詩集 卷六 九 七言律

深杯哀時欲作幽通賦慙愧班生萬斛才

汪十雲廣文召集衙齋因留並榻

鵲岸烟波問草堂茅堂猶隔讀書眠何期自首芙蓉
坐更醉青瑣肯肯筵門帶河橋清共賞楊留霜月夢
相連才名自古推年少不笑風流老鄭虔

胡弦勒通籍三十載歷和丞即署憲使以粵轡

請告歸里枉過草堂四首

妙年風雨見龍文濺墨翩翩迴出群異數已知傳漢
傳漢劉向以孝廉舉安帝擢爲長才偏不愧劉黃行
第一官少傳弦勒亦特恩

河慣識桃花水主計頻瞻楚國雲十載爲郎寧滯迹
鐘聲長樂御香焚

其二

南寧城接古潯州石燕橫槎亦壯遊銘績擬連威武
枉籌邊終上月江樓先人薄宦曾俎豆先曾祖石岡公別駕潯州
舊祀名宦此日孤吟憶喚咻早晚一祠無寂寞白雲
左江蜀地 猶自慰綢繆

其三

銅柱天南報合圍尉陀坐大更娛威尉陀在南粵調以威自娛
鵲灣詩集 卷六 十 七言律

其馬援風初落轉餉劉安日再揮不盡君恩青瑣詔
敢餘臣力薜蘿衣扁舟一石浮湘穩陸續而今笑獨
歸

其四

油幢漸釋他鄉夢使節高懸報主時尚有故人能使
飯何妨別掉引相思荒村餉麥兼吹籥好樹移尊便
聽鵬更向暮雲携手約百年青史白頭知

四明劉仁規長寧羅雲驥鄂渚秦十臣同里舒
漸鴻雅集鵲灣翌日仁規作鵲灣圖見寄

三十年來感歲華茅堂不愧野人家石如虎豹迷春
雨徑入松杉爛晚霞盡日招邀同飯袂數聲鷄犬在
桑麻池荷蕪盡無消息欲倩輕陰老樹遮

其二

四明詞客號雲林竹素頻携到碧岑萬疊晴嵐供指
顧一丘灌木自悲吟經營屢貌華山屐慘澹能窺國
士心日暮不堪歸鳥盡閒呼片月照鳴琴

再閱藕灣圖書感

阮籍千杯空傲世向平五岳亦謾人三更風雨愁邊
藕灣詩集

卷六

十一

七言律

屋一樹烟雲杖底身落落獨餘貧尚在蕭蕭偶僭容
爲隣畫圖不作桃花色豈爲南陽更問津

山居

已是深岩更闔廬長松石磴兩蕭疎朝雲暮月時相
守去燕來鴻迥自如詔未王官先阻絕時都門有
辟之典王姚
宋三公以余應而李嵩岑謂余懶
貧且老不宜勞以道路余感之
居仍嵩岳舊揮鋤
他年踪跡如堪問並喜曾無却聘書

其二

身世粗知行路難諸兒終許屬盤餐曾遊京國非通

籍爲熟風波試釣竿不盡名花咸自種慣收殘帙喜
重觀無端忽報巾車客強欲開門懶着冠

庚申六月二十六日雨

數載朝儀仇早魃暫時一雨卽波臣直穿海氣迷牛
馬畏壓潮頭辨鬼神急浪浮屍胡迫促陰風頻卽太
酸辛分明野老聲聲哭欲歛驚魂聽未真

其二

萬曆年間一老存殷勤猶話答煩冤桑田舊壘多興
革白髮長河變子孫魚腹佳人曾翡翠斷虹明月幾

藕灣詩集

卷六

十二

七言律

黃昏天啓癸亥樊氏婦方曉粧水至漂沒
崇禎戊辰龍雨春風橋斷民多溺死終人我亦
番番嬰鳩杖閒扶恨屢吞

其三

近聞京邑尚飄搖何況山城舊次深奔岳亂垂華珞
蒲驚寔白捲雪山嶺蕭蕭民事勞鯨窟黯黯天書託
聖朝此去東南咸澤國倘能災祲一齊消

過蒲簡臣邑侯署中因留夜話尋示以詩次韵
百花深處漫投箋携手春陰欲暮天嫉俗幾希憐政
虎彈琴此日靜民烟古詩民
動如烟訟庭月滿鳴鷄後繡被

香焚畫閣前不有坦懷能濟物安知下榻古人賢

送劉仁規歸四明兼懷姚江黃太冲先生

永寧城北藕灣路汝到官衙肯獨知清閑豈應沈幕
府元龍猶自宿高枝三春花雨憑飛翰亂水蘼葭只
夢思昨日一杯深樹下片雲老石爲誰遲

其二

寒陵一石未知希憶鱗秋風願莫違舟楫雁鴻時一
叫雲霞書劍客初歸荒荒果同青松茂茂悄悄魚津綠
樹肥更向鹿門妻子話故山新製薜蘿衣

藕灣詩集

卷六

七言律

其三

每因高論識黃公漫滅懷中刺未通祇爲故人翻帶
迹時予友李嵩何緣別舸一乘風如霜短髮兼秋白
捧日孤忠帶淚紅聞道世家青史在太冲爲忠端海先生長公

天雲物幾時同

汪十雲廣文督賀歸自京師

猗蘭宮殿氣霏微劍佩趨同咫尺威煖日風花燕市
駿形雲仙仗使臣衣關門曙色催蠻女古道旗亭貴
落暉自是儒官多寵過何妨首藉到家肥

顧赤方近善病伏几作字說不倦喜寄

汝今六十鬢已班喜汝論文每破顏老去道途生契
濶書成筆墨憾開關他年難字何人識此日震卿與
未慳爲問江干沙石夢史篇終不負名山

雨夜同陳仲夔校定王予雲詩並贈仲夔

七十五年老鬢侵強將春雨對愁吟一燈漠漠才人
字萬卷悠悠客子心楚國讀騷宜漢渚江樓吹笛失
雲岑知君賦手空前輩短髮如余肯盍簪

橙花盛開率爾成詠

藕灣詩集

卷六

七言律

苔堦砌竹夏紛紛亦有高枝迥出羣老去每羞花似
霧樽前不羨蝶如雲呼兒長日書籤响謝客雙扉夕
鳥聞但使晴霞背北牖無勞飛檄控南軍

讀學憲蔣慎齋先生日懷堂集因事賦陳兼致

鄰私

陸機文賦舊知名才藻風流更百城共信騏驎非地
上旋驚鵬鷖自雲程罔門坐廢千金市舊本堪箋乙
夜榮已是老臣經面後猶傳年少一書生

其二

吉陽山瘠舊榛荆樹舊新聞湯馬聲一自錦文花狗
烟向勞桂星吏縱橫冬官瓦甕傳烟料頻壁于旗長
蕙衡最是一坏忠烈土幾番揮淚勒幽貞

其三

諫垣清閭御烟延歷盡青蒲南嶺絲豈謂聖朝多閭
畧忍令臣職久差池帝臨自簡宵無寐日映丹心曉
自窺但使龍顏貪折檻不須焚草更題詩

其四

尺書朝奏到荒陲貴筑王畿遠未移鬼斧神工皆兩

藕灣詩集

卷六

七言律

露鐫金勒石總訝奇夜明

點中

亦識天蔡

公闕字情

馬公在平越與督撫某同

碑記之

高懸葛鏡碑千載飛雲新

建伯何妨三薦守重麾

其五

楚南格鬪罷鵝豚楚北征輪更暫煩文教漸敷三
遠軒車環囑九疑尊岳雲澤雨羅湘瑟漢廣江長
化原試讀元和文起牘一昨期藉已兒孫

其六

門掩寒塘稼穡秋多年尺素罷林丘貧來不羨三公

望老去徒披五月棠桃李雲霄空想像斗山事業敢
綢繆殷勤欲慰平生願敝帚頻陳媿復休

和弟師石見懷韻

漢江風雨舊相期共閣遺編萬古思客向鶴樓曾載
酒興來蕭寺更題詩十年車馬君偏壯一榻行藏我
自悲此日雙魚頻到眼草堂花放月初移

贈王丹類

並序

丹類居去余二里許其祖太生風晨月夕因
不余致老屋數椽負松倚竹楓林翼之一榻

藕灣詩集

卷六

七言律

臥吟者松風亭也亭盡處西府海棠一株太

生出所著書海棠花下漉藏釀而讀之紅光

冷暈更饌玉版則入夜尋芳草模糊歸矣太

生下世近十年千再訪丹類亭圯竹衰海棠

亦剪去丹類猶坐余松風中

故人曾與共巖阿載酒頻驚筆墨多風靜藥欄紫別
相日高紅暈冷香蘿每憐三世余偏老為有千秋子

更過莫厭兵戈饑廢棄斯垣荒雨正婆娑

別仲葵

謝卻綺純許再來前身廬嶽亂雲閒祇爲湖海添車
轍故遣煙霞上酒杯落月尙疑香洞通荒鷄偏叫讀
書回春明門外明年事盡掃花磚百尺苔
仲藝幼時
病幾絕遂

其二

曲江聽賦未尋常別館相逢喜欲狂落落無心多禮
數忽忽有夢接匡牀天垂暮雨懷愈切話到歸帆意
已荒南北行藏同一別三千里外各相望

陳帝侯曾以詩見贈今茲歲杪輒復枉過

藕灣詩集

卷六

七

七言律

郊原日瘦門愈靜忽枉高軒百里過歲逼酒杯梅影
亂話分霜夕雁風多人間亦有其閒客塵世誰爲大
隱歌慙愧隔年懸榻意尙畱藜杖慰煙蘿

書懷

野人合作讀書人野錄初成感慨真曲徑寒松老識
字青鐙白髮暮忘貧無端宿雨牽懷抱是日新編伴
隱淪爲囑兒孫勤護惜名山到處有風塵

秋夜讀綠公諸刻志喜

紅藤綠橘朝朝作白髮青燈事事幽忽有新書能愈

病方知妙筆喜驚秋貧披破衲愁堪慰老愧頭陀憾
不休爲囑侍兒遲報倦高吟無意數更籌

蔣日懷先生報楚學政歸泊江州余不克別
來並寄其近刻及全楚牘至

百花亭外雨冥冥画舸秋風入暮經滄浦浪堆千頃
碧匡廬雲壓數峯青削成郢曲知誰和賦就湘靈喜
其聽恠我尚遲王子掉一函書到夜燈榮

花朝大風

花朝花發未全舒春滿昏雲凍滿裾潦倒綠楊心斷

藕灣詩集

卷六

八

七言律

續顛翻紅樹血蕭疎粧成繡閣簾難捲焚盡殘香下
到初獨有老人閒不徹木棉衣重喚鋤蔬

贈太守王元公先生

翠華金闕號明光曾捧瓊琬出建章
公受知
御試 屬國才

人原斐亹神京事業本輝煌
兩任
畿內 帷開橘袖天容近

地接江湖雁影長寒碧堂前秋興滿偶從高閣詠蒼

簣
公時修
竹樓

志院歸胡念謫陳省齋王涓來熊元獻諸公各

以詩餞胡獨凄然淚下因書志懷

春老西風一艇橫故人相送雨初晴高筵自聽梅花落
人客難看柳絮輕萬里煙波南浦色幾家筆墨大江聲
就中一叟皤然淚囑向山園耐耦耕

甲子元日同志院諸友登黃鶴樓和徐子星方

伯送客韻

仙人樓閣迴嵯峨蠟屐尋春見淺莎禹甸乍開新日月
容懷猶數舊山河天回七澤歸帆遠日煖雙洲過鴈多
自是使君饒逸興梅花故故起清歌

秋興八首用少陵韻

藕灣詩集 卷六 七言律

少小幽耽碧樹林每逢秋節獨悲森生當楚國驕爲
命地擬南溪歲載陰黃菊滿籬知向我清蟬羣噪竟
何心年來幸減征衣淚雙杵無煩急戶砧

其二

綠擁春暉報日斜夢我聲裏送年華陳情李密空餘
表未使張鷟未赴槎自註余生一月母亡育於王母劉後王父母皆蜀余未得從
白首爲儒猶賣卜青氍有淚更聞笳只今墓木驚黃
落縱老難看靖節花

其三

胡然清晝更無暉廿載鮮民帖望微慘慘西風曉淚
落淒淒莫雨見身飛自註余年二十先君復見背雪嶺草就天何
在鳳閣書成願竟違曾向帝壇尋履跡忍偕行樂學
輕肥先君年三十登賢書公車讀書天墮先君詩草名雪嶺集

其四

顯祖神孫類奕基列朝弓劍總堪悲烟沙北闕黃塵
日禾黍中原百戰時蜀洛黨成邊慮少貂璫勢就提
書遲年年杜宇聲中血叫盡孤臣故國思

其五

藕灣詩集 卷六 七言律

懷宗橋嶺是煤山血詔殷殷出此間卽有遺民空舊
國竟無神將入重關珮環俠骨隨貞后溝瀆忠魂哭
聖顏爲問景城諸相國肯勞青史列朝班

其六

日日高吟白頭萬山深處喜兼秋每逢風雨偏留
榻財別煙霞便寄愁茅屋幾間時放鹿芙蓉數畝獨
盟鷗曾從蘇嶺師皮孟不羨江州與道州

其七

紫芝燁燁漢時功萬古終南感慨中但使山鷄安竹

徑何勞俊鶻待天風穆生醴酒終辭綠秦地桃花肯
放紅聖代元纁原不易羣公莫笑任山翁

其八

鹿門廬岳舊逶迤亦有雕虫號藕陂綠筆豈能天狗
賦宏詞羞借上林枝湖湘屢倩諸兒說自註大兒鼎
勝二兒最四兒環猿鶴愁禁故友移七十只今年又
曾作洞庭瀟湘遊

懷郭聚五湖居

烟雨江干舊卜居况兼秋色滿芙蓉新詩百首兒能

藕灣詩集

卷六

七

七言律

讀曉日三竿夢自如奴橋喜知供夜飲盟鷗飛欲傍
園蔬故人近有人倫約定倚仙舟學釣魚

吳璞懷守蒲以封翁艱歸里余往唁之

青林江色旌旄素幔歸車帖望傷苦傍殘秋悲丁
舍淚隨衰髮濕佐堂白華身在君恩重紫綬封地國
昨長勉與故人陳別恨蓼莪聲裏亂寒蟄

其二

太行山側憶清暉左右循良願不違大海紫淵傳筆
札璞懷前
任萊陽中條桃洞寄芳菲篝燈未信雙旌遠嘯月

難開五夜屏洵是河南新太守西京治績古來希

懷雲外和尚故居在湘陰神鼎

鳥跡雲陰三十年冷鐘疎磬亦蕭然北風秋老祇林
月南國燈孤變雨天方竹影搖疑入杖江籬露落尚
堪寒浮生訪道同龐蘊欲泛湘流吊暮烟

雨夜

竹霧松雲曉共催寂寞何妨細雨來青蘊坐裏香干
縷白雁聲前酒一杯老婦擎燈猶照字釋兒繞砌不
禁苦殷勤笑指荷衣冷莫學龍山更剪裁

藕灣詩集

卷六

七

七言律

寄宋牧仲中丞

一別忽忽十九年風流屢借赫蹏傳新詩宋璟君能
寄廣平多寄
張說詩舊業陶潛我自憐今古交遊軍笠裏山

其二

曾聞定浙出銅梁司馬前驅頃更忙楚兵驚動攝豫
章公疾驟定之
龍亂敢辭車瘡瘡乘風不見水湯湯但知老將軍客
重寧有歌兒舞袖長最是此時裘帶緩我公親製壯
猶章

豫章署中口占別宋攸仲中丞用劉山蔚送別

韻

溪山一杖破青天，傾試人間訪戴船。止爲金_門留晚節，故勞松栢撼殘年。板橋霜重愁分手，涼月尊空畏獨眠。幕府不須頻顧_鵲梅花先載早春還。

商丘劉山蔚宋山言餞別滕王閣

城南霽色曉浮天，古閣嵯峨照別筵。半醉竿杯兼豫楚，高歌風物自山川。昌黎作記身難到，童子何知叙竟傳。二妙只今詞賦客，好留碑版動千年。

藕潭詩集

卷六

五

七言律

再過王恂度石門菴登菴側書臺

天上青山山上臺，高寒突兀向天開。周遭松影穿雲出，浩淼江光帶月來。卻杖喜登書萬卷，看花含笑酒盈杯。狂談不盡平生憾，空憶當年鮑照才。_{左上有鮑讀書臺}

己巳元日試筆

青帝初回喜復親，鷄鳴五世聚芳辰。梅花夾屋香光動，椒葉傳觴露氣新。信是草茅爾太古，何妨禮樂近比隣。老人不羨驚人句，百倍清修一味真。

九日同晨兒登望

金車嶺上拂金風，落葉村頭一鴈逢。隻杖短隨_{先祖母}鮑背

老數峯，晴見酒杯空。荒原草木驚心裏，_{楚處}殘月

旌旗過眼中。世事不須愁轉燭，且將衰髮學飛蓬。

送劉斗次令建安

紫霞洲北溪山遠，萬古真儒眺望時。地有清風留鶴夢，人傳霜操滿花枝。家餘驄馬前朝舊，學繼屏翁聖代宜。老友一尊先拭目，數行召杜引相思。

藕潭詩集

卷六

五

七言律

藕灣詩集卷之七

廣濟張仁熙長人

男佳

場作品輯
晨翠金輯

五言排律

滇口觀月

漢舟云久住江月復初明
鼓嚴方疊之一通謂方言

暮自并波瀾貪宛轉洲渚若逢迎
旅况依漁火春星

照水聲長年詣晚霽客婦數新晴
徙倚看難厭高吟

近五更

雨舟

藕灣詩集

卷七

五言排律

迹經雲杜春陵傍帝居客舟愁僊蹇
高詠傍鳬鷺

雲物全依枕帆檣總繫書未分雲夢澤
難眺鄂鄢墟

雷走垂楊岸沙崩馬席餘城言聽滴瀝
燒燭挂襟裾

寂寞殊忘侶謳吟乍啓予生涯方稍稍
白髮念遽邁

游詠誰投佩鄉關且釣魚來朝煙浩靜
縱目更爲初

王言如司本以微攝至邑招飲

井邑難姑置刑官始載驅殘黎瞻馬首
高興及吾廬

夙契緣詩重羣情藉論蘇昌言悲束手
悄語輟提壺

泛愛諸兒問漢更圓角呼慈裏清耿耿
坦步立瞿瞿

雲暗燈前憾參橫醉後娛間闌看禮數
符後話孤蘆

有道今如此時賢豈信乎塩車重拂拭
莫自厭駘騫

寄贈胡弦勅都丞兼述令弟石存同舟歸楚二

十四韻

令德前朝著芳聲世族傳康侯應有子
安定更多賢

榮戟將軍望縹緲國士箋如竿難入廐
似豹解連錢

大被姜肱榻餘裝陸賈筵人傳荆樹里
家誦鶴鳴篇

弦勅先光伯先生仕潮祭將廉讓
結髮扛文鼎垂帷

孝友歸以家付仲卿弦勅尊人也
學草佐一朝舒羽

藕灣詩集

卷七

五言排律

且八年高吟尋李白守正識常賢
畫鶴齊兼舉于旄

管共弦軍戎聊隔地治績魯連前
弦勅而河清宅州

坐客誇文舉遊人禮仲宣
綢緞歸似至鸚鵡

附驥如余魯驅驅始自燕
經春疑阮藉人客笑張

到目披襟易他鄉握手便綽袍
朝挾纈紫爭夕臨筵

敢作曹丘舌難酬祖述鞭
忽離燕笑忽忽理歸船

兩長徐淮霧風生楚漢煙
繁華歸浦夢景物曉鐘眠

坐得雲霞侶心知筆墨緣
如仙堪共慰何厭久周旋

贈楊介子兼述數年聚處之雅

寂寞推揚子，號佗自壯年。著書原窈窕，訪道日精專。

半陽疎鐘夜，寒香古佛前。繩牀千似意，蔬食合門禪。

龍息穿情壤，悲妻種火蓮。介子奉佛最久，妻亦然。伊余同燥濕，

過我共圓旋。乙夜留燈靜，三春聽雨妍。奇葩看節候，

好鳥識林泉。大樹團如蓋，堦蘚碎似錢。應門供几熟，

稚子擎尊便。杞梓先生譽，張皇達者篇。風霜敦晚操，

日夕有陶甄。

贈宋攸仲使君二十韻

太保論功日，先皇建極年。河山新帶礪，簪綬舊貂蟬。

藕灣詩集

卷七

三

五言排律

元老書家祿，宮門詔月賢。金張原奕葉，衛霍本聯翩。

走馬風雲幕，繫弓錦繡筵。如仙翺羽獵，似玉照蟬娟。

欽近悲龍馭，忘機操易弦。攸仲以侍衛補今官。梁園曾賦雪，綠

野暫歸田。慘淡侯生後，朝栖遲賈傅前。子靜詞塲聯補

較雅頌更蹄，茶藝圖長藟。詩壇拱潤灑，追蹤綠項

挫提筆。總雲煙，楚國騷人傳黃州景物，妍君來兼史

績暇日，必山川。惟石留僧供，長江刺鶴船。欣欣勞阮

聚肅肅，展已箋。五夜秋燈字三年，莫兩天微茫從指

顧杖屨，悉陶甄。下榻堂猶雪，趨陪月過圓。斯文曾才

陸敬賦采葑篇

贈學憲蔣慎齋先生二十六韻

惟嶽生申甫，天人淑氣昌。高文馳虎豹，妙德稟璋璚。

舊圃仍三徑，新書公試牘曰新書式百王。紅綾矜賜餅，錦帳

掛珠章。煦煦春開幕，蕭蕭水滿裝。水大禁垣方苦葉，

嚴邑已甘棠。從此天顏近，相將日駟長。四宵風歷歷，

三進語莊莊。檻折偏承寵，鱗批更念狂。阮咸寧出守，

賈誼乍臨湘。欽鍔文匡岳，驅車到馬場。孤忠萬里色，

一夕九迴腸。帝曰予思汝，嘉言夙未央。弦歌齊魯後，

藕灣詩集

卷七

四

五言排律

薪樵豫章旁，白雪全歸謝。幽蘭喜佩褱，祝融雲蓋翬。

江漢水湯湯，使者書難譯。騷人賦獨強，騷呼服輓。

鴻鵠許高翔，綸綍從天懸。散筌匣地芳，不才甘嚼蠟。

避俗偶居篁，久銅陶潛癖。空追原憲行，芝蘭淡想像。

客路總蒼茫，砥礪懸山懸。全家列賜瑞，卑卑誰御李。

碌碌竟穿楊，感激思彈鋏。殷勤處囊八荒間，詩域

稽首藉稱觴。

注鐘如先生銓帥歸觀十八韻

黃嶽開天壤，青雲到日邊。文殊騷辨後，藻藝漢唐前。

北闕金臺重南州玉樹妍三年黃閣老

唐中書舍人皆稱閣老

百職古台銓啓事山公牘術陟來皆篇牙身趨禁陛

盡室問安眠宛宛鳴鷄側栖栖捕鯉天寢堂紫白髮

綸室待華筵豈調微臣恤翻勞帝眷先兩宮光緒恰

萬里黃雕鉤從此柅車瘡應知風爲過關門將母月

旅店萊衣煙燕喜摩鮐背嵩呼拜錦箋鯉庭開雉扇

繡屋集貂蟬况復芝盈砌兼之蕙比肩魯侯松栢頌

越國汪越王後裔藻蘋傳方岳須元老移忠信大賢載觀

龍衣上奕葉耀周宣

藕灣詩集

卷七

五

五言排律

藕灣詩集卷之八

廣濟張仁熙長人

男佳展環金輯

五言絕

桂枝年十四婀娜從風善於空中作折腰墮馬

之態淒愴怨斷之音歌以贈之

空際闢腰肢喚作通身柳三起復三眠臨風試身手

其二

短髮著階旋長虹亘天驟低聲喚桂兒輕如趙皇后

湏口

藕灣詩集

卷八

五言絕

客路春風遠孤帆水國遲夕陽湏口上常憶穆陵時

丹霞洞

訪道惟餘洞參禪喜帶妻只今霞氣滿猶其老麗栖

丹霞洞去歷居二十里

襄陽贈沈湛之

此日看耆舊題詩遍藥欄滿堂惟種竹舉酒只酬蘭

戲爲四絕

細雨化爲煙秋色澹如許却笑桂花癡濃香透士女

其二

何處驗秋光
堦橙常在目
橙香好上衣
秋光去莫追

其三

木瓜本賤微
可憐此地稀
願作窮鄉好
無爲達者譏

其四

怪是西川老
不作海棠詩
本無香作媚
何事太嬌癡

題画

古樹茅亭下
相思與欲闌
斷橋人不至
花塲暮雲殘

洒掃

洒掃依茅屋
低徊落葉深
清風吹履跡
白日照閒心

藕潭詩集

卷八

二

五言絕

題徐亦史所贈画蘭

百首稱湘引
春莢第一花
猶思礪礪日
兼煮界山茶

亦史善蘭作湘引百首令齊安皆西蘭贈余白莫外佈之

山中雜詠四首

向夕春將半
斜風帶雨忙
薄寒微試火
彷彿是重陽

又

楊柳可憐春
春色柳花新
花飛暮入幕
已是白頭人

又

薄俗朝朝換
狂言喜自淫
何如白髮好
和月照余心

又首句元道州詩題

將牛何處去
喚僕話春田
新詩箋未了
其種隴頭烟

又

山中何所有
爐香對月然
幸無天子詔
不問嶺頭雲

又

晴天亦有雲
颺出奇峰狀
不願嶺上多
恐作山中相

初秋有懷

曾共桃花笑
輕絃繞細雨
中今日空堦上
梧葉任西東

鄂歸口占別顧黃公

藕潭詩集

卷八

二

五言絕

楚南新作客
經歲復經春
敢爲離家久
倉皇別故人

結交行

百萬與盜賊
一粒各友朋
盜賊無饑寒
可以共寢興

其二

一日各友朋
千秋與盜賊
友朋寡久要
盜賊無反側

藕灣詩集卷之九

廣濟張仁鳳長人

男佳 勛佳 昌輯

六言絕

農歌十首

片片停雲似盡山
山綠樹如簾南
阡穉子祿禰東阜
老婦婆娑

其二

既醉復醒濁酒有聲無字却歌但勞靈雨按節不用
信人更過

藕灣詩集

卷九

六言絕

其三

世上俗情無準天邊好鳥知時年年骨人饑飽處處
喚醒鋤犁

其四

松外差差山色溪頭澹澹水聲不學柴桑醉叟一任
種林種杭

其五

嘉禾秀而文弱驕蕩未熟已欺非種真堪鋤去一以
軍法行之

共六

幸省長江棚殺亦無山水船嬉 俗江上五月十八坐
棚送瘟鄉間夏五小
龍船 唱盡祈苗社肉齊唱石榴葉兒

共七

夜聽蚊雷喋血朝忌雞羽徵兵細看分龍雨脚怕有
神道雲行 分龍日有雨其方不早
又雲如神旅行不雨

共八

天上幾宵白露人間一片黃雲寸播指作田祖八口
羅拜東君

藕灣詩集

卷九

六言絕

共九

秋日猶揮夏汗西風不換春裝忽送晚霞歸臥月明
枕簟微涼

共十

不啻捕蛇依虎何知刺肉醫創東村婦買老茗西家
兄要餽糖

神門庵

一徑無心芳草二門有意寒花長松應解帶商枕
即是吾家

其二 庵奉神門雲
外和尚像

一室遂稱神異百年盡仰高山如有千巖萬壑方知
雪骨冰顏

其三

倚杖頻看翠色入門便問松聲既愛寒侵午夢還今
濤响三更

暮風庵

雨後偏宜擊磬雲中一任焚香踏遍沿山春草細窺
樹裡斜陽

藕灣詩集

卷九

三

六言絕

文殊菴值雨因宿

一鐙鐘鼓餘鐘夜宿空堂五更無數別來松色迸作
堦前雨聲

其二

自駒何難過隙青山依舊堪憐老僧一鐙無事細數
瓢笠前賢庵為僧西齋創禪宗則神異外和尚寓
居此月出峯下何絲雨或過或寓待則三
昧大師說戒于此講明下門
破顏又百如唯信余成友之

藕灣詩集卷之十

廣濟張仁熙長人

男佳 妙佳 出輯
歲環金

七言絕

偶作

白髮花前二十年時將佳句對花眠而今偶試花邊
發細雨輕雲亦可憐

又

竹牀陰幽細雨天蕭蕭短榻正堪眠香煙未盡隱雲
入一覺清風自渺然

藕灣詩集

卷十

七言絕

竹枝詞

漁舟撒網大江中驟雨驚風四面同八歲小兒能滑
槳轉聞江北又江東

其二

陽邏江上採菱船船上兒女是漢川十月採菱二月
去明道船中無稅錢

其三

七里三分分府水八石五斗上江船東風直送客二
兩西客爭停泊日邊

其四

漢江歌妓舊便娘
舊時芳鞋繡錦纏
銀日喧嘩聽不見
走向紅綬匹馬前

其五

酒人十月下魚灘
斬蘆捕向湖中間
偷得來魚連水賣
明年菱子又來還

其六

長堤宛宛似長虹
柳花毵毵桃花紅
鉤車挽泥隨號
長旗向東風鼓數通

藕灣詩集

卷十

二

七言絕

其七

新城舊月肖看粧
圖沙陽堤瑣鏡屏
行近笑石屏
各鞭懶懶好駕雙牛學耦耕

鹿門

鹿門山上風雨寒
舊說龐公住此間
不信妻孥採藥
好請君先上鹿門灘

口占送嚴兒之襄陽

終朝無事坐園林
白髮蕭蕭共爾吟
此日計程頻屈指
何曾問得老夫心

其二

峴山亭北漢江東
萬古分明感慨中
盡日習池車馬
鹿笑人名字是羊公

其三

鹿門溪處艸芊芊
三隱堂前舊聽泉
書罷憶余曾領
跡好隨風雨過漁船

宗遠菴

門前濃碧半浮空
几席光搖霧色中
隔岸鐘聲鳴不
住行人又過野橋東

藕灣詩集

卷十

三

七言絕

其二

春草池畔亂若麻
到來幾日菜成花
老僧一鑊頻相
伴不必東門學種瓜

其三

鎖日孤吟十二時
直筆誰能雨湖知
多情烟水桃花
外笑我空殘漢上詞

辛亥

曾擬望春春欲歸
絳桃花下碧雲肥
一般舞袖遙相
妬何作東風蛺蝶飛

其二

已酉六月二十一余六句是
花開六朵家人驚以為異

六旬初度志已灰念爾猶能犯暑開今日折來好顏
色難將枯筆當花猜

黃鶴樓觀競渡

萬戶千家舊鄂城白雲樓上擲歌聲北風似解三閭
恨撼盡波濤豈不平

題江上女子周禧画

倚石穿苔木末花秋風瑟瑟爛成霞殷勤玉指誰描
逕道有佳人隔絳紗

藕灣詩集

卷十

四

七言絕

其二

芙蓉眞作美人粧濃點胭脂葉葉香若使蛾眉工淡
掃溫柔應是白雲鄉

劉仁規將返潮以紙索別詩

梅水梅花送客晨清風兩岸淨無塵冰姿雪骨常相
憶只是孤山夢裏人

夢遊

塵網驚板誤作翁生涯何處羨東風玉京金闕從容
麗一路寒岩白雪中

其二

昔洞穿雲眠帝子欄干轉玉到天宮芒鞋更在繡衣
彥紫笋猶傳內苑風

秋日石虹弟書至稱江漢書院同事楚志九人

今歿其七

十年不出坐林塘忽見秋風吼夕陽老眼昏花老淚
落故人書報故人亡

夢作寒雨秋香詩

經雨絲烟片片愁羅衣添盡鴈聲秋一年風景橙黃

藕灣詩集

卷十

五

七言絕

裏解挾涼雲入戶流

大藏緣公詩來有蕭蕭十月藕灣雨珍重先生

好閉關之句

蕭蕭暮雨愛安眠布衲寒爐嬾問天片葉無端兼濕
滴驚殘鴉夢落燈前

雪中憶環兒長沙

地黑天昏鴉亂飛家家烟火傍林微獨餘一片瀟湘
色長帶江風入暮扉

尋柳

春過一月風無賴，園欲多情樹滿枝。忽憶少年游子，詠輕黃嫩綠，少人知。

其二

狂吟無計寫芳辰，惹恨牽愁只此真。卻怪里娘都不記，燕臺空送博山春。義山詠柳多至十五首，而柳枝獨賞其燕臺作。

一片

一片飛烟入暮涼，繩牀清絕地爐香。葡萄架上絲絲雨，滴盡人間野夢長。

石房銘公余友，晦山顯公嗣住持，四祖誓即謝。

藕渚詩集

卷十

六

七言絕

去結茅雙峯絕嶺，卑丁十年今上已。余三子

出陟巖踰嶺而訪之，拾薪煮茗，翼日送昌歸。

謂昌曰：尊公饒福德，余不晤矣。昌駭之時，公

壯甚，歸竟逝去。

每逢風雨憶溪山，山上寒雲獨掩關。偶向花間傳客

訊，只今天平罷躋攀。

其二

隱山一鉢但松花，未許溪流更作家。虎跡猿啼都不管，晚風長送夕陽斜。

壬戌二月十日夢凌白老僧至舍，飲瓜道別心。

疑其有棄世意，翼日楊介子具言客冬白坐

脫三日返，以未別余為憾，今竟無恙。

榮枯閱盡兩衰翁，未逝何緣夢裏逢。應是三生精不壞，白頭清逕自幽通。

其二

鴛鴦一榻倦山州，已去還留亦偶然。法侶難忘非戀著，為留瘦骨話蒼天。

白蓮花

藕渚詩集

卷十

七

七言絕

何處相逢碧藕灣，芙蓉初日照開關。一般羅襪清波

上不聞紅粧圖玉顏。

其二

白蓮蓮生馬茂絕頂池中，移則不指或云五和手樹物。

玉池荷葉已田田，絕壁孤蹤更可憐。瓊樹瑤臺都不羨，千句陀利佛燈前。

李義山白石蓮花詩六，昨常奉佛前，燈西城西，千句陀利自蓮也。

七夕

則值新秋一雨清，可憐殘月正分明。無心更望星娥巧，拙盡平生萬想輕。

其二

是處嫣紅柔綠聲都言茲夕有離情君平獨在支機石天上而今漸不平

題画四首

水邊山色暮煙平萬壑千峯信杖行隔岸不知何處寺蕭蕭偏送白雲聲

其二

月光如秋水如天樓上秋風人醉眠夜半湘靈吹玉笛數峯清影落堦前

其三

藕灣詩集

卷十

八

七言絕

班竹蕭蕭細雨中行人猶滯古橋東止應更剪西牌燭共聽寒雲一夜風

其四

茅簷一望暮雲同醉卻江楓老釣翁萬樹寒鴉飛不度漫天風色好濛濛

久別顧黃公屢得約晤札集句憶之

新雪初乾不受塵柴門空閉鎖松筠亦知世上公卿貴遙想風流第一人

其二

二十年前同日喜朝來消息吾猶真高人屢解陳蕃榻茂苑鶯聲雨後新

其三

茅宅清閒且獨行無端詩思忽然生壺觴須就陶彭澤又對青燈夢不成

其四

佳節屢從愁裏過閉門懶出病相仍書生事業真堪笑祇有家貧免盜憎

聞歌

藕灣詩集

卷十

九

七言絕

舊事遺忘竟已多興亡何處指山河斜陽白髮相隨老卻聽何戡第一歌

飲野人家

茅屋濛濛細雨中更無衫履撼東風黃鸝白飯松林裏別有淡雲一徑通

雪

今年花似去年時雪消春山春不知幸得北風吹更歇依然花上雨年枝

宋牧仲使君書來兼示近稿因事成詞率屬六

絕

一別春風十八年人生禁得幾桑田君頭漸白余先
老兩地相思月到天來札不奉教言一十八載歲月易邁離思轉長

其二

敢道冥鴻與杳然華門秋雨對愁眠何來萬里三更
夢細展晴牕別後箋來札鴻飛天半渺不可禁為檢別箋裴橫成軸晴牕展玩笑語依然

其二

只可新詩當故人彩毫飛動類毛眞吳綾數尺清如

藕澤詩集

卷十

十

七言絕

水影落蓬蒿共苦辛

來札余不喜書為公數行故人相見

其四

風雨東齋酒半醒臨臯亭側草青青殷勤爲憶江波

綠白布單衣寄管寧

來札素絲竹簡白如水雪

其五

聖衡常說顧黃公白首新詩句句工昨日過余花下

飲新人晴雪是東風

來札余與阮亭屈指舊江漢問先生與黃公月先札二日黃

公果過余

其六

錦裳冷暴有誰知石破大驚老画師卻惟浣花饒東
癖猶云驥子好男兒爲次公山言

聞蟬

似是首山身後身居高吸露不知貧北牕嘒嘒緣何

事笑殺清齋白髮人

唐詩惟有蟬聲誰白頭

客有話襄陽之勝戲爲六絕答之

客舍昏昏日已斜大隄春草亂如麻烟花本是癡兒

事也伴沉碑到水涯

其二

藕澤詩集

卷十

十

七言絕

檀溪溪下水鄰鄰一澗曾容萬乘身偏是的盧能報

主普天甘作負恩人

其三

峴山山上淚滿卮峴山山下淚盈碑兩地數行千古

事說與朝臣總不知

其四

一片松光幾片雲孤僧廢院暮香焚可知近代無高

隱鶴怨猿啼到夜分

其五

綠樹鶯啼處處村風花三月孟家墩我心似挂天邊
雪欲嚼寒梅作酒銷

其六

劉表墳前王粲樓年年風雨挂城頭詞人一種思鄉
淚半在襄州半鄂州今荊州春秋時亦名郢都

漢陽贈徐子班示其尊人樓山先生遺稿首句樓山

絕筆也

半世文章百世人泥灣悽切淚沾巾門欿憾空位
晏處士多愁只釣綸謂侯朝宗陳定生

藕灣詩集

卷十

七言絕

其二

碧血一腔埋宿草白楊幾處點遺孤朝宗江上江聲
忽似寫騷詞報左徒

口號

侵晨挂頰看朝爽日午高眠待晚風客既木無焉用
散詩原自媚不應工

無題代友作

錯認桃花帶雪紅天然肥艷出簾櫳千愁萬態終難
遇只在閒廳不語中

原寒亦是溫柔鄉看月纖纖學漢粧天上風流誰不
惜遙看挂鼻人腸

三

一片陰廡到達山松風捐管最閒閒玉顏爛漫春雲
裏要寫蘭亭數晚蘭

四

昔使韶光喚可離出門柳色便風吹淡閨莫怕客車
老但記雙飛燕子時

藕灣詩集

卷十

七言絕

五

昨來桂葉回霞看猶記鵲鳴枕上思自信流光財廿
載如何偏慣別離時

六

暖風遲日許從容山巽何妨間竹松忽報里娘新燕
曾巫娥雲挂最高峯

七

爭翻香餅出神京嶺外生香貌莫櫻可惟女郎年最
少絳紗淺處有清評

八

漢谷及來待女花果然紅袖出應紗纖纖玉指連雲
種種得同心付阿家

九

憑欄轉側杏花風驚柳般紅寶鏡中偷得沉香眠袖
底笑印金鴨爲誰紅

十

東疎密密樹全花投珮江十日已斜交市何緣交不
回隻飛一別即天涯

藕灣詩集

卷十

七言絕

陳生惠茶

南隱寄傲已義呈苦茗清風入座涼料得華陰陳處

士開心不厭野人狂

其二

自樂天有六班茶劉夢得
以鼎煎鮮菊苗漿傾之

乳頭螺面從人說背帶茸香豈易尋換得六班長慶

好一泓秋水伴涼吟

藕灣文集卷之一

廣濟張仁熙長人著

同里 劉醇驥千里 閱

顧景星赤方

賦

登峴山賦

辛丑暮春張子潛襄漢間登峴山而感焉因作賦曰
履漢南而游歷兮樂名區之豐壤面城阜而門昨兮
浩川流之長往羣山簇而攢翠兮巖峴首之中矗環

藕灣文集

卷之一

一

罪鬼而懷靈兮列屏會而苞秀虎頭撼壁而崢嶸兮
耳泉瀉瀑而瀆洶綠波橫而漱帶兮仙洞杳而指足
萬山騰漾於左沅兮白馬澗沸而右汨俯王粲之舊
井兮野仲山甫之故廬武侯澹泊於隆中兮季倫仕
而醉嘯繁古賢之騁志兮錯郊牧而繙君宇輟輟而
振宵兮鐘鼓赫而成虞懽具晉之開塢兮江漢駁而
闢淤洵暴德之非儔似兮罷士馬於津滌陸抗靜而
邊陳兮棟撓弱而莫支羊杜廓落以閒疆兮晉土辟
而規儀處鈴闌而坦步兮登茲山而太息銘太上之

德功兮。襄修名之。不立。慨哲人之善。感兮。遺民顧而。阻涕。緬先聖之。日新兮。耻沒世之。無稱。豈賈譽於。芬。浮兮。抑姱修之。其遵。苟。祀。稷利而。建勛兮。胡。竹。帛。罔。而。庸。愆。信。版。輿之。玷。抑兮。蒼。赤。動而。靡。寧。朝。日。躋。於。衆。丘兮。楹。榦。獨而。貞。珉。望。地。回而。三。復兮。林。木。絕而。島。驚。春。颺。洞。以。延。輝兮。晚。日。瘁而。還。征。春。區。覽而。游。囑兮。鏡。風。昔之。濯。襟。曰。余。老而。倦。世兮。飽。新。故之。營。營。策。駕。乘。以。遠。悼兮。曠。金。革之。怔。忡。耿。皇。天之多。故。兮。哀。民。生之多。艱。獨。伊。憐。而。盤。桓兮。秘。潛。軸而。彌。貞。

瑞栢賦並序

歲在上章。因敦園栢盛開。一花甚大。晚曉與爛。逼而察之一跌之內。各自爲臺者二十有四。而合榮焉。容以爲瑞也。因爲賦之。其辭曰。緬卅若之奇葩。播異種於殊域。爰斐韓於茲土。鍊羣芳而挺出。爾其錦月鮮。榮龍火。頽。淫。綠。葉。豐。融。絳。苞。均。吐。方。藉。藿。而。鋪。芬。遂。丰。容。而。繡。綵。殷。殷。乎。若。虹。草。之。葭。楫。而。車。輪。粲。粲。乎。頽。未。莖。之。灼。燦。而。黼。黻。聯。侶。舒。榮。編。朋。競。艷。刻。玉。藥。之。十。層。齊。六。寶。而。進。獻。素。道。羅。百。子。於。同。房。王。花。徑。

尺四而成。而錯錦蒸霞。垂紅布欄。赤城宛宛。以建標。蓉山莊莊。而呈辨。肖仙嶺之叢巖。若蒸雲之列洞。皆二。雖小物以翩。颺。儼山川之變。炫若夫虞廷服采。九章是娉。係星綬。日馳以重華。又若淮南獵才。八公。斐。疊。組。精。織。英。構。爲。鴻。烈。笑。兒。女。之。朱。丹。狹。丘。岡。之。衰。帛。於。是。主。人。惡。然。增。慚。喟。然。謝。客。曰。若。亦。聞。夫。詩。書。之。戒。乎。昔。在。孔。門。師。張。以。務。外。遺。戲。端。木。以。多。聞。致。符。荷。盛。德。之。藏。中。將。欲。掩。而。逾。秀。企。君。子。之。間。然。醜。日。亡。之。滋。蕭。惟。守。黑。以。抱。貞。庶。知。新。而。溫。故。免。嚙。

各之服奇尚質文而繪素乃張東璧之圖書致南金
之後族羅錦萃厲芳與酌酒羣觀夜以繼晝
峴賦鄭重此舊艷體裁各得劉千里

藕灣文集卷之二

廣濟張仁熙長人著

劉醉驥千里
同里 顧景星赤方 閱

序

送邵凌玉先生序

今天子御極之十季癸巳詔禮臣擇博文通識者即
署一人克省直督學使禮臣謂楚固南壤耳章亥之
步實中州响嘯二酉在焉非我凌翁邵公莫可往即

藕灣文集

卷之二

以公名上詔曰可當是時天子方式於憲
仿古輪對禮引見太和殿錫某坐專勅以行其明日
公卿命入自太公太公固醇儒風以名進士著
銓印曰汝昔太原之役吏也尚績顯劄司士哉
矣無廢天子之皇休命公朝欽冰而夕載馳涉
大河以南望祝融紫蓋石稟清峯氣矯矯翼軫間
天之清春雲夢而沫江漢公攬轡輟喜曰楚自鬻熊
爲文王師代不乏哲人顧其氣峭傑悍勢吾乘而馴
之一典千醉公即又曰江籬杜若之畔得無有南楚

烈瘁如昔行墜者乎賦小山之桂猶驂夢也三五金
 申不期年而風大變士之矜者平健者和深勢者遜
 而章山居谷汲引而近日月之光十八九而公日益
 坦夷樂易濯被諸士不少爲常事置然否常事果沮
 公間上上疑信且半無何沮公者亦引去
 上曰朕知某某無是者卒置公方公之見沮也嗚呼
 著書琅琅不墜夫公不能得志于當事而卒不能不
 得志于今天子是公之氣靜也伊洛之學祖禰
 道州而誇領袖英絕者一張其氣于峭勢幽悍而厲
 藉灣文集 卷之十
 之即安得不以能讀公公行矣 天子益知公賢
 龍機衮衮之詔曰走長垣道公目再捧簡書入白太
 公曰吾惟終始 天子之皇休命夫不佞無亦載
 筆以俟寧固讓焉
 敘法參差歷落迥似大家 王長源先生

送工部郎中胡弦勅遷廣西左江分巡道序
 往李公嵩岑特爲余言爲蒼梧時兼轄左江時芳草
 昧日夕短衣行間調兵食舍卒不暇給然開覽山川
 形勢控接交蠻溪峒而五花橫槎飛龍石燕秀絕百
 粵之區考之古蒞其地者新息武襄以武子厚陸績
 以文固居狀功名建監地與已而嵩岑山粵入滇近
 十許年五嶺八桂之間漸稱底定而天下亦已治平
 矣諸大臣議盡削去廣以西諸巡守官天子念粵去
 京遠而左江又粵地扼塞要嶺伏波銘功柱在焉於
 萬灣文集 卷之十
 是獨復左江巡守蓋左江雖一隅而節制全粵與督
 撫諸大夫左提而右挈者也今 上康熙之十有
 一年諸大臣復議粵去京都遠左江又粵扼塞要嶺
 上所獨復者任其重非清慎有度量明於吏事者不
 可往胡弦勅胡公在郎署久前後以邵丞別駕著績
 齊魯載在簡書是宜可往上輒報許遂勅公持節往
 歲之嘉平月弦勅便道歸省其先大夫墓日與諸故
 人杯酒道舊兼言行役四方不敢少負 天子委
 任意張子曰賢哉胡大夫古所謂功名士也今天下

仕版波濤無少旦。安弦勅列籍十七年矣。公忠清
慎醇藹淡泊。幸得無恙。俸祿盡給其族鄉人。至析
產。下能豐。豈非宋仲卿趙清獻流輩哉。抑弦勅今屬
有疆場事。其治漸與。郎署郡丞殊夫。左江地界交蠻
宿稱川武。非真孝子順孫數百年不變者也。卽
天威所震。怵民得少休刀戟之餘。朕非有機略度量
以填之。能保其不治。則人駭則獸與。且夫一二強女
子與廣原之乘變。叵測者皆漢宋全盛時事也。弦勅
明吏事。又恢弘遠略。弭變未萌。而遠其圖於已定。今

藕清文集

卷之七序

國家號稱治平。卽不敢望銅柱崑崙立功異域之地。
亦豈第子厚陸續以文飾太平已哉。此固弦勑之志。
而吾輩所祝禱而企其績者乎。夫濟自明弘嘉來。先
伯和良弼本端鄭鹿門傑咸以郎往爲僉事而先曾
王父石岡公與子龍張先生者。後先別駕太守。潯太
間已而太室張公復爲潯守。今之五馬上思奔走營
勑階廡者。又梅子雪侯也。弦勑職愈重爵愈尊。異時
飾鉞嶺桂。則紫泉溪空之間。真功名建堅地也。詩曰
文武吉甫。萬邦爲憲。吾有厚望於弦勑已夫。吾邑有

厚望於弦勑已夫

不可贊揚。但如讀入大家文耳。養至矣。學純矣。刻

先將左江形勢機畧說得分明。而簡任胡公與所
以副其簡任者。便可不事煩言。此史遷遺法也。朕
他人非不知而不能爲。則以腹中無萬卷書故耳。
獻元

議宏法老千里以爲養至學純知言哉。願赤方

藕清文集

卷之七序

集

送宋牧仲使君督漕赴淮序

國家定鼎於今二十五年矣。天子念楚民疲於兵力不能任飛馳且湖襄耶竹之間一二寇未盡遂輟楚漕以懷衆民。今上御極之七年戊申大司農奏曰耶竹平楚其少安請復漕如故。上曰可。其年秋萬寶成崇墉櫺北中丞林公督儲王公卽以公名上法得持旌麾監漕事至淮。上復報可當是時軍民不習漕久諸惡少譁不可止大中丞輒憂之公入見大中丞曰吾知若能竣厥事度大邑旬有五日小邑旬足乎公曰某非能才也然以勢度之大邑旬小半之卽辦耳大中丞喜曰古稱有治人無治法若勉之于是公至漕所肅紀綱薄饋獻民官衛官以次受事諭之恩威軍民稍稍各意得會有欲聚衆漕舟爲均兌法者檄已下公度以小邑禦旗丁數千卽立盡因爲匿其檄不以示而先期驅漕舟各赴水次夜篝燈親草大不可狀五且曰大夫坐視厥成可耳寧能掣吾肘乎中丞是公言立報罷既而與軍民約視明季每石漕減費十之五疲邑若黃廣視大邑

藕灣文集

卷之二

序

減費三之一既而復私與民約若無梗概則彼肆也若無譚諱則彼藉口也公大意在勉民而委曲保全不以露久之軍民帖然漸黃之間若無漕者中丞林公督儲王公威才公軍若民復稽首誦公德將勒石式後而仁熙不肖得辱與公爲筆墨遊每入視公則方左琴書右管簫益梅竹石棋布繡錯高吟婉詠其間又若素不知漕者采菽之詩曰優哉遊哉亦是矣矣言君之獲臣也吾是以知治人治法之論非公果不足當而中丞之知公其悉也傳曰作法於涼猶恐其貪念楚之始漕不可不慎也故于公之行爲紀其實以贈之

藕灣文集

卷之二

序

起似平淮西碑而通篇絕類宋金華手筆宋牧仲

贈李仲敘北上序

今天下都燕俗所稱公車長安道則北走燕道也。嗟乎是道也非向殷周之墟趙衛中山之故與夫漢唐以來治亂興亡間見迭出而悲歌慷慨者所累歎焉。予而不自已者耶。然而有志之士矜顧所抱負觀夫數十年間兵燹荒涼煙蔓少雪轂之所淩零鳥獸之所駭散以至于今家殷人富載摩而馳之。未有不躍然起猛焉奮攘臂周道而欲一有爲者。仲敘李先生年二十舉於鄉卽走斯道。今二十五年。

蕪濤文集

卷之十序

年猶從公車日夕卽當然先生年方踰壯氣彌厚學彌老所抱負日彌深宜攘臂周道而不至羈乎累歎而不自已者而先生曰吾倦矣憊吾安用二十五年日涉大河望太行奔走燕趙中山仰南之區以飽夫興亡治亂之藹也若爲勸吾駕者吾必亟而去之。蓋時士咸無以難先生于是張子執爵振衣而起語先生曰先生勉之哉。今天子冲齡踐祚萬幾之暇熟于典故問南宮之役求綜練名實者而用之計必得老于風塵如吾先生者置之清華之選而後今。

古○之○間○治○亂○興○亡○之○故○與○夫○保○邦○致○治○之○圖○取○之○數○十○年○之○馳○驅○而○無○不○足○也○先○生○行○矣○先○生○勉○乎○哉○

觴三酌而後別
氣足則筆自起自落皆有法度劉千里

蕪濤文集

卷之十序

贈廢菴劉仁規序

明於廢之道者可以處變語曰廢中權孔門重與人
權而獨於惠連許之何善廢也古人身隱無文惠連
廢矣而猶不能不放於言何天地不能閉塞而不為
吟琴江河不能磯砥而不為湍怒士不能不得志而
不為歎發次濠之書若曰後世有讀吾言者以論世
焉可也劉子仁規制之才力氣岸士也少自比樊川
龍川二君子夫牧之舉賢良方正拜侍御史顯矣已
自廢於夢至明為墓志悉取其文焚之而同父亦一
再廢於孝光之朝要非大得志者然皆不可以變論
仁規身嬰兵災禍兼君父薨孤遺民斬然不吊至嘯
塵塞竄於吳楚燕趙之郊以事一飽作而嘆曰吾其
廢哉於是作廢菴說以自解又不獲已而至託於鵲
鵲之一鳴以求伸於世噫難言哉夫鵲之言至惡矣
昔者鵲嘗懲於西欲東徙道逢鳩曰汝不能變其
聲雖東猶西也夫仁規不能為金衣萬喙以佞人於
斗酒長林之下而徒託於俗之所共惡劉子之為言
則既甚矣雖然鵲之詩不云乎微彼桑土綱繆剛

韓滂文集 卷之十一

初

戶今此下民或敢侮予廢乎又何藏身之固也仁規
之言曰屋壞者病痼不藥者皆名廢地之疏漏硤硤
者為廢地獸之豕屯亢阜者為廢物以迄廢帶廢社
廢姓而觸手挂尤開口中忌番言焉焉者廢人也嗟
乎是未盡乎廢之說也善言廢者莫備蒙莊莊之言
曰大水拳曲軸解而廢於匠石孤豚廢於文繡之機
豕糟糠牢筴而廢於白茅雕乳人之肩高於頂會撮
指天者攘臂而廢於武士大役之微是數者豈徒為
廢哉其神全也且夫陳微箕孤竹之行於成康文景
之世則以為匪類舉黃綺萌禍於叔孫瀛王之前則
以為絕物故曰廢所以處變也今天下之不能廢者
衆矣劉子而善為廢終其身焉焉可也百世而下問
其音者安知不為鵲鵲耶昔之廢而鳴者莫如柳州
柳州處鳩舌啁噪之地十年所杖而後起而庶幾於
中廢之病賴與西祠之蹙浮屠而卒不獲夫柳子之
廢不以道者也又不以變其冀一起宜也然柳子卒
不起而乃以言鳴後世廢乎功哉

真蒙莊文字 願赤方

韓滂文集 卷之十一

初

贈楊西近序

天下之無交也久矣。文章富貴之家，甚焉。故詩懲受
晉易戒乘墉，禮刺如醴，魯論痛疏辱，下至公叔孝標
諸論備矣。乃亦有身通人倫，澤於古今，燭於盛衰之
變，拾萬物一體之緒，談味覆雨翻雲之危論，而一旦
猜隙，即自求其故而不得者乎？天下之無交也久矣。
余生平寡交，竊謂苟得一人而事之，誓可終身不二。
顧亦有委曲彌逢而幾莫保其終者，此余所以杜門，其
固陋不敢一山也。嗟乎，余亦稍知問學者，豈真不欲

藕清文集

卷之七

楊

有友朋之樂者哉。漢上有楊君者，多才善詩古文，詞
始文章家流也。余以杜門故，不獲交。今年修志鄂城，
楊君在焉，與之交，煦煦然和也。過其廬，蕭然寂然，察
其志介然淡若，無求於人者。久之，與余交益固。同事
靡不善，余者獨楊君為寵。私自疑楊君特自遠故善
于度其近地利名相狀，即楊君且無如何，鄙人有言
遠交近攻，昔以圖伯今以市名，是耶否耶？又久之，察
漢上交楊君者，皆苦饑餓，相慰藉，極賴者比比若堵
君誕異熊君元獻李君仁熊又其寵著者也。漢介大

藕清文集

卷之七

楊

別而東，一水扼都會，數十萬戶夾屋而居，其富貴文
章之族，居室與馬衣服妻妾之奉甚後，又其居商舟
賈日夕，權子母，較盈縮，鳴鐘而鼎食，列伎而清歌，側
肩浮薄以圖，纖悉之利已掉臂去之，豈復有論車笠
而誓旦旦者耶？抑何楊君之得於漢上者獨厚也？又竊
自疑楊君長詩文，乃世之為詩文者衆矣，楊君詩文
即佳，果獨致聲氣至是耶？抑忠信懇諒之友不擇地
而生，楊君適然值耶？不則漢上四方輻輳，所聚若擠
於間，見交楊君者，日悟古今盛衰之理，以體之，身有
非誦讀言說所文飾而強不自制，名利卒發於矜氣
者，反少於山林僻回之地耶？予又竊自反，莊周有言
正容而悟之，使人之意也，消若吾夫子人已厚薄之
說，呂伯恭始以問學鳴，而究乃漁於水釋者耶？無亦
世俗所云人生恩怨始終在五倫間，皆有宿緣而非
弟友朋朕者耶？不朕何楊君之得此厚也？果若是
予於楊君企朕而慕之，惻然思之，蓋將與終身交
而得遂其問學之樂者，杜門之說其殆非矣。楊
君和而介，與予近故，書是說以問之。

極有氣勢波瀾彼如臨者讀之當反走讀至末云
殆將與終身交而得遂其學問文章之樂令僕悲
笑交集笑畏人如牧犢子七十而後知有稻粱耶
雖朕亦足以悲矣○悲憤過絕交論顧赤方

楚北藝文志後序

楚癸丑之有通志之役也曲沃柎之疏倡之也先是
豫秦志成詔楚如例方伯九如張公主楚湖以
北因修楚北志以俟全聘士得八人以七月受事季
冬具草而余與黃安族弟希良得分治藝文張仁熙
曰藝文之志古也自西漢而已然矣楚之文著於郢
鄂湘衡者載在舊志起聘熊迄於明穆廟之初年雖
其中真價雜列如諸子及黃又例採寓楚文余既有
刪訂不具論論其半楚者文言也言莫大入告我后

張文忠江陵相之陳時政也大者駁名實固邊圉細
亦兼綜庶事言也乎神祖數十年治平也楊忠烈應
山之廿四罪疏也倡節義疏奸黨忠烈死而鹿馬之
禍剗始楚人矣御史王紅塘宗茂之疏分宜也嚴而
暢熊襄愍之籌邊事也斷而明張揚各有全書王與
熊或僅錄或不錄不錄諱也他若劉平甫鎮南
巡作忠甫蒲圻初啟昭京山之諫大禮李景魯嘉魚
疏學張鯨孟養浩疏冊立吳敬菴江夏疏丁紹
軾皆扶闕下或死或不死赫然今古匪第赤光照壁

風旋滅燭者三也。吾邑先輩王憲臯大猷以熱審議。璫雖未蒙報可。文亦足錄也。理學有書耿恭簡黃安。也。經解有書郝仲興京山也。天台集之二十卷徵已。至而事甫畢。惜也。其有待也。經故未敢碎列。山草堂。多論史書也。紀載之文則廖鳴吾蒲南以楚紀著矣。魏順甫蒲南三甫之間也。有楚通志草其雲山草堂。隼皆不至。然知順甫委心八家者也。王夢澤黃岡文。做漢魏詩。逼初唐。一時名噪天下。集雖約實名家焉。當世宗時以顧華玉薦與顏惟喬。水。玉汝化格。

藕澤文集

卷之五

同修承天志。不稱旨。王固不長敘事。又書中多言以。家艱不赴。俟書成乃一至。而顏自有州乘。餘稿。諸書朱間見不競矣。文以父子著。河之陳栢子文燭。也。五岳交茅歸安白。萃序出五岳而歸安又多與五。音子往來。文器具子亦能文者。栢詩文散見志問要。之五岳最耳。又以父子著者。黃梅瞿君思九及子大。初也。聘君博。孺子奇。然聘君曰。吾與問道焉。王。宗白。蘇石公。道。柳浪。鳧隱。道。珂雪。世所稱公。安昆。手。哉。柳浪。天勝。珂雪。勉也。言文者皆友也。專以文許則。

孤行皆足。望鏞半壁。煙樹江山者也。嗚乎。楚北之文。盡是。叩不盡是。耶。夫夢澤大泌。世所久傳。終不可。即楚南懷麓。冠冕藝林。卒難抑而伸之。而或謂楚文。多自為法。不一。轍故名家者少。然其氣標而悍。公安。竟陵。孱弱而卒以易天下者。氣峻而請獨造也。夫楚。人之行。正立抗厲。以氣勝。文不欲以格自拘。宜哉。抑。藝文雖志一班。然山川形勢。人物種種。卒非文莫行。遠故謂文統全志可也。余固將合南楚而讀之。勒為。全書以張楚哉。是役也。希良實勤事功居多。

藕澤文集

卷之五

綱提領摯雜而愈整。要而不煩。或有未備。則就一時所徵言之。非作者過也。顧赤方。妙論絡繹。古致翩翩。真有字挾風雷。氣翻雲漢之彩。汪十雲。

贈胡懷玉序

胡子懷玉世於盤蒸自其先少溪公迷懷玉以盤蒸
濟及旁郡人于是數十年矣少溪公在光神廟時百
物殷燕士大夫得沾活持謝不費豐屋曲房藥物陳
椽駟馬旋其門閭望之類達官長者居少溪公挾數
童子坐指顧氣壯而開予及見之少溪公身長六尺
方顧短頰髯垂霜雪若世所聞畫神仙者流殆其
年八十時云懷玉頰少方髯頰之顧頰然長也居
廬不及少溪公十之一意度恢廓無所不包視少溪
公一之十其術奔走王公大人君子貧乞道釋之流
日無虛刻他種輻輳如之視少溪公一之十而懷玉
家益貧非其術異其世殊也懷玉又言曰吾先君子
以德教不佞凡以疾入吾門而叩者吾邑濟濟然
黜然不發篋視價多寡好醜恐累吾心也吾說說惟
先君子之命不佞吾終貧乎哉胡氏世官於盤懷玉
輒棄去不事獨好杯酒詩歌盤懷玉少爲儒制舉
已邁逸諸生高等以其餘爲詩歌乃懷玉既以其詩
行世又以酒德名一時諸賢豪邑長吏度輿衆舉必

藕澤文集

卷之十

呼懷玉與俱懷玉亦酣醉吐號盡脫去禮數歡劇如
平生無兒女子騁嘯之態人以是咸不曰懷玉官于
醫云然懷玉一出飲而門屏待命者輒數十輩聚懷
玉內疲于醫與詩歌外疲諸賢豪邑長吏應接然懷
玉壯容氣愈暇今年七十將皓皓霜雪哉而面目紅
粹不減少溪公神仙中也吾聞之醫者近仙仙者必
資醫陶通明擅詩酒多與大人遊陰功極著然其爲
本少多用虫蟲水蛭等桓闕謂其功人而害物恐碍
仙道懷玉好飲酒其佐飲具必須龜鹿魚鱉類吾每
以浮圖言戒懷玉懷玉莫信也懷玉慎之哉然通明
年八十一目時方其兆仙懷玉今七十矣更十年而
目如方者吾輩當諦而觀之曰此誠仙矣無以爲駭
而不信也

穿押映帶構局極完是一篇佳文字顧赤方

贈楊介子序

緩人之所急則以為迂。急人之所緩則以為怪。富貴似續聲名文彩人之所急也。而吾緩之。不以為迂焉。矣乎出謹入深。形勞志刻。人之所緩也。而吾急之。不以為怪焉。矣乎吾友楊介子。緩人之所急。而人莫之迂也。急人之所緩。而人莫之怪也。收其利。不嬰其累。襲其美。不惟其謗。或曰。楊子。搯何術。而若是。張子曰。凡楊子之為是也。聞而誠淳。而至者也。人急而吾緩之。哀衣博帶。澗畧跡。連其中。無有也。以自號。于。人曰。吾惡

藕灣文集 卷之二

夫狂狂莽莽以求榮者如是。而不謂之迂。不得也。人緩而急之。崎嶇行堅。詞異旨。其中無有也。以自號于人口。吾異夫。混混漠漠。以就俗者如是。而不謂之怪。不得也。今楊子之行。固異。是楊子。淡于中。嚴于外。無競于世。年四十。無子。印別居。守戒。蹈道。畏人知。若匿。暇。避。垢。焉。緩與急。楊子不知也。楊子其古之人也哉。張子又曰。楊子非今人也。楊子之不為今人者。安在。曰。在。純。名。名。之。所。激。利。得。而。累。至。美。集。而。謗。隨。神。似。昌。黎。王。長。源。生。

贈李雲田北遊序

世之稱遊者有二焉。倘伴。湛。蕭。然。執。瓢。杖。而。四。方。者。其志在山。水。其求在獨得。風。雨。中。路。自。知。也。幽。閒。淡。遠。之。士。類。為。之。挾。肘。韋。簞。澤。于。竿。里。僮。妾。侍。而。豐。盈。車。馬。宮。而。都。麗。唱。和。王。公。大。人。之。門。誇。于。人。則。多。獲。後。于。已。則。多。言。士。豪。華。有。街。藝。類。為。之。斯。二。者。不。一。轍。若。寒。暑。晦。明。之。不。可。強。而。合。也。吾。友。漢。陽。李。雲。田。好。遊。自。少。及。壯。游。日。益。殊。一。日。自。潯。陽。過。千。而。言。曰。吾。嘗。挾。一。驢。自。操。策。撲。撲。宿。楚。店。中。風。雨。入。已。

藕灣文集 卷之二

安。覽。宮。闕。之。壯。麗。與。貴。公。卿。言。若。旁。無。人。者。已。而。歸。里。買。角。下。金。陵。載。妻。子。與。俱。時。方。夏。波。濤。壯。闊。用。里。蕩。無。悔。色。又。自。姑。蘇。送。棹。預。章。獨。月。自。夷。狹。斜。歌。外。唱。曉。風。雲。雨。之。調。子。時。歡。甚。帆。引。竿。為。詩。文。今。成。帆。子。乃。披。面。視。之。讀。且。嘆。酌。而。告。之。曰。嗟。李。子。昔。向。平。五。嶽。任。婚。嫁。已。早。之。年。度。不。能。與。妻。俱。司。馬。子。長。挾。裘。上。龍。門。下。禹。穴。觀。楚。漢。戰。場。以。成。史。記。若。非。子。所。稱。寒。暑。晦。明。者。與。何。吾。子。之。能。一。也。印。起。為。子。子。賀。詰。朝。李。子。別。子。去。且。復。之。燕。子。不。知。李。子。子。

一。賦。更。妻。子。俱。與。否。顧。燕。之。貴。公。卿。旦。夕。期。李。子。若。
李。子。暫。他。適。復。歸。燕。者。其。為。唱。和。宜。日。益。深。游。益。快。
李。子。顧。曰。子。惡。盡。知。子。且。北。山。幽。薊。周。塞。坦。觀。古。
邊。城。射。獵。塞。上。多。美。女。子。得。而。屬。目。焉。又。益。從。沙。漠。
出。玉。門。陸。行。數。千。里。達。高。麗。盡。交。方。外。諸。文。士。歸。則。
携。妻。子。就。食。君。里。耳。方。是。時。君。笑。踞。而。歌。子。視。子。無。
種。種。焉。即。幸。矣。子。作。而。歎。曰。噫。哉。李。子。之。遊。若。李。子。
之。遊。也。又。何。適。而。不。合。也。哉。

寫雲田遊態躍躍欲出而筆法亦似昌黎顧亦方

李鄴仙續詠蘭詩引

古今詠蘭者衆矣雲築翁詠蘭雲築翁有所感耶雲
築翁之詠衆矣鄴仙獨識其遺句於殘編斷什之中
鄴仙又有所感耶張子曰蘭孤芳也離騷一經雜佩
香以思美人而紉蘭者十歌辨章夢所稱引不與焉
蘭得原而蘭不孤矣蘭得原而蘭孤益甚矣何也原
孤臣也以孤臣詠孤芳室其感深而採掇不置也鄴
仙承雲築翁家訓遭世變適於醫幃恍懣澤畔貌不瘁
而神傷當世公卿莫能器之雲築翁之感有以開其

先耶抑鄴仙志與願違寤寐雲築翁庭訓於斷編殘
什中而姑志其一二於煙水間耶雖屬和者人百其
篇即安能家語而戶告之

小中見大非拈花弄草之文熊元獻

藕灣文集卷之二

廣濟張仁熙長人著

同里 劉醇驥千里 閱

顧景星赤方

上楊西印先生書

仁下邑鄙人也足不踰閭目不睹海內山川人物美
盛讀古人書無所得獨性好吟咏少間以其力為詩
古文復無所短長我公不察而降尺素飾冠冕揮羽

藕灣文集

卷之三

楊

湖惠然玄晏仁熙惠焉公之知仁熙也以顧氏子顧
子之言曰之子也衡泌樂儀殆無求于人者夫世有
真能無求于人者哉有之是山澤之隱而沮溺之輩
也仁熙梓其詩以媚于世矣又求玄晏以楊胡於中
君子之門而自強大焉仁熙衡不見有真無求者
况仁又噴噴不足道者乎抑柳子厚有言古之知已
者不待告舉能而已受德者不待賜威知而已則仁
與公猶有古人之風焉仁楚人也楚之北有竟陵鍾
先生者稱好士每與人書輒開筆曰彼所有某士否

藕灣文集

卷之三

楊

盡求之今天下稱先生所著書或半可否至嗜士索
諸僻窻以為快遠近誦之為一時冠今公以惠施鍾
期之鑒兼林宗皇甫之任緇衣著于詩勞謙服于易
其于士大汲汲而索之皇皇而訪之則公殆亦不能
無求于世者也特公之知也敢布于下執事
平淡正如君子之交劉千里

與王吳廬太史論文書

王君侍講足下日者僕得過高齋與執事抵掌促膝
悉論古今文章之變與所是非可否至快事也曷以
歲暮僕欲遄歸而執事亦公務渡武昌而南不及別
悵悵恨恨然僕竊有欲爲執事言者故敢以書達焉
僕與執事言文至合矣然亦有未盡合者執事與僕
之言曰世之爲文者寧規而無諛也寧質而無靡也
寧疎而無密也寧真而無廣淡率而無詭譎不情也
終不若嘉隆諸君子如瑯琊歷下赤幟詞壘者一決

萬壽文集

卷之三

三

人之詞山而自頂逶迤由內達外經少壯老而無
少間焉此其說合焉者也其所不盡合者則執事所
尊者深陽之教而僕所言者不盡深陽之教也深陽
專家歸太僕太僕之文秀善而斐于宋氏之理夫秀
善則易乘垂于宋氏則理信而誦于氣此歸安學先
生所稱廬陵之文揭美女遊金陵秀媚可悅者也深
陽尊太僕始于尊廬陵世而歸安大家之選獨是
陵矣夫揭美女入佳麗誠秀媚可悅耳遂是盡思僕
之奇礪萬華之勝哉故歸安亦非盡尊廬陵者也僕

高以爲文章家言宜原本六經沈酣左史洵渾灑灑
若莽沈鬱粗枝大骨跌蕩怪奇鋒洞若大河之下三
門崩疊如太白武功之逼天關耳非盡爲廬陵太僕
兩家也此其所不盡合者也嗚乎文章之道豈不難
哉唐宋無其論明自瑯琊歷下太函雲杜諸君子出
而短毘陵歸安之流不置口蓋兩家之人角立而不
可合久矣然瑯琊諸君子曰吾禘祀西京不祖禍漢
以下書也毘陵歸安之流復曰屈宋以下賈劉遷固
其雄于文者也此言西京彼亦言西京此賈劉遷固

萬壽文集

卷之三

三

彼亦賈劉遷固又安在哉未嘗合哉久之而靡不勝質
諛不勝規廣不勝真詭故不勝淡率而毘陵歸安之
流幾欲駕瑯琊歷下而信其上然徒以其秀善婉媚
齊迤千里自韋平疇者又安能服瑯琊諸君子制作
諸大篇哉故知言西京而合者其本也言西京而平
不合者其流也今之言文者不尋其本而徒沿其流
此以知其終不合矣僕少就韓柳之文而歐陽次之
韓柳有不合于歐陽之文者慕誌五代史之規摹史
遷者是也然歐陽有終不合于韓柳之文者南海淮

西諸碑說車晉問諸文。琅然而風骨橫林。然而神理。出其氣有殊焉者矣。僕願執事少廣溧陽之旨。尋其本。不沿其流。以求合于西京之原。卽歸安之論。猶有折衷。矧其下焉者乎。抑僕又有疑焉。今天下言文者。家韓歐人歸茹也。然卒亦鮮見有卓然樹立爲一家。以繼賈劉。遷固韓歐後者。何哉。竊以爲富貴之貴。沉淪于聲色。僅飽而無所損益之應。耐猶足以靡歲時。而廢厥業。而其賤者或目不見羣書。力又不能遊歷。邑大都名山巨川。與通人達士。抵掌以餐。其鬱騷不平之樂。而文日就于卑。此二者。古今言文之士。所痛心疾首而於邑而嘆者也。惟執事以先人翰苑之舊。少讀書中秘。今猶盛年也。無聲色僅飽以累其衷。而有通都大邑。名山巨川。通人達士之樂。以廣其不可一世之樂。又況學而得其本原。以自立于真。廣規諷平。率詭故之間。而不蒙其惑。惟是應酬一節。稍費日月耳。誠能一謝絕閉門情思。以求當于西京之所謂。合則當今之世。以文事橫量古今者。非執事而誰哉。僕貧而在下者也。鬱騷孤寂。誠所不免。然得讀執事

補灣文集

卷之三

馬

之書與執事深求而痛辨之。執事之所學。卽僕學也。又寧敢以老而固陋。負執事之知也耶。於漢唐宋明諸家。綜核淹貫。從積思神。悟得之異。虛因爲傾倒。每對人必稱吾長人信文章有定價也。劉千里。

補灣文集

卷之三

馬

上凌陵甫先生書

學顧甲戌先生以

昨蒙晉接經竊獎來謂仁熙師李愚公愚公先生古人也其所交必古人愚公先生之古文也所評序必古人之文夫愚公先生可李賢省以迨大爲部郎先生因爲仁熙詳之其爲古人不具論若其論文之肯見於序仁熙文者反覆多端大要謂今之時文本以肖貌聖賢語脉然文章不關氣運卽優孟衣冠無益且曰其深者顧子俯而輯之嗟乎此李漢陽爲文之肯要也蓋愚公先生少時師阮山張公友李介

精學文集

卷之三

樂公猷山先生師鄭文莊李見龍而友羅近溪耿恭簡其源皆出於文成愚公先生得其肯以爲制稅故其持論如此當世不知徒以其出入融聘於左國史漢才學識高古懶博爲已未一人而已此何足以知愚公先生哉雖然此非獨愚公先生也制稅取士三百年矣隆萬以前以制稅名家者豈真無才與學與識而敏才就氣融學爲理反識歸知各有本原故其治功性命皆自爲制稅時裕之聖賢之學不至徒爲媒進之端如今所傳王唐諸家是也惟復所先生師

事近溪其文遂直透宗旨而吾黃何遽宿先生私淑復所又崇之諸家語錄縱橫理學獨持一格遽宿之言曰吾輩爲文當有盤古所未聞之天籟叢所未聞之路夫聖賢之言朗如日星坦如道路豈真有未聞未聞者哉無亦以性命之理高者泯沒於才學卑者荒榛於習俗遂若有自今開闢者耳楚人之文厥有本領如此我公崛起兩湖入直省垣仁熙昔讀公文幽微玄雋超然獨遠譬恐天下徒得其貌而不窺其奧而公不自高標駟車之暇細詢詩莊欲博採時賢

精學文集

卷之三

以爲路社謂仁熙友人易曦侯梅惠連輩皆堪英絕領袖何憊憊也竊謂公深探性命之肯而益之讀書養氣者數十年矣今既主盟簡能追跡文成間取李何之業而廣之則雖輞軒所收而本原既得卽節義事功出焉羽翼聖經表章功令扶衰掖靡愚公先生所謂文章必關氣運將在公矣仁熙雖年少猶冀覽其成焉

近推楚文如金熊盛矣不及李何兩先生豈以氣格過高耶長人崇尚如此可謂飲水知源獨千里

上年伯楊又先職方書崇禎辛巳楊安插流寇近地故作此止之未幾

寇果拔
獨去

客秋年伯奉天子命監軍過敝邑得一望顏色因稍及築城事宜年伯不以蒔菲棄勅敝邑令如某議虛心下訪如此方是時公秉鉞臨戎至枉旌麾移時骨肉愛又何渥也抑鄙人有懷未罄故敬以札陳竊聞公安插隔里煙左京王諸戰于後山一帶號曰新民男婦一局以報天子仁曉慕思之是固有大不可者公之言曰此林林總總者非賊也民也武侯雜兵民

藕灣文集

卷之三

本

渭濱不亂奈何號曰民而異之夫兵與民名雖異實民也今新民與民名同矣而實則不同于兵昔武侯兵民不亂以屯田耳力田則日有事是兵而農也力田則漸有秋是兵而餉也今茲新民蓋賊也眾坐食民穀而不佃民之田萬民又畏彼持戈而踞也逃之城市而不望新民之所不數月而食盡矣不知此黃茅白草者將以食新民乎食舊民乎新民去而舊食他方曾不改其故態舊民及而寄命蒿蘿不得保其常計是文益百萬新民也可不為寒心哉或謂房

藕灣文集

卷之三

本

竹之撫原僕自圭行之于前而王文成桶內大藤亦不專事勦今天下日多故矣如破屋敗垣東拒則西拒則東盡姑安此以致力他方可乎是不然矣諸公撫局本自不同房竹等處皆其巢在焉毋論王項操縱有方服而鎮之亦巢在則志兩猶田爾田宅爾宅也今此一片荒涼新民何戀乎辟之勞猿挺鹿彼不過借此以休旦夕之力而公誤以為檻虎不憂其饑而噬人亦誤矣聞此輩受約束于公第一二日夕侍側者餘奔馳鄉邑逐隊成行奪民穀以市民金救方市而復奪之是殺與金並盡也掠民妻女以市民金妻女未由此而攘之彼是妻女與金並沒也又舊民之點者藉以生奸獍者因以竊利一旦新民燬夫而點者環者畏告發置諸理不將與揭竿而往安往乎公可無所措盡權術于其間耶仁聞兵機變在呼吸未可旁窺若公與太府誠能出九天而八九地則三邑數十萬生靈死生以之又非儒生所能測者矣承招入營垂愛以厚仁有祖父母老不可且夕離惟區區之懷不能不陳左右惟公思之

上御凌玉先生書丁酉

竊聞之古士貴今士賤非古貴而今賤也古之士自待與古待士者莫不美恬退而恥踴競故有息機丘園抱道若壺者則交口而譽之士亦羞爲曳裾鼓瑟至有緣退爲進者則譏之終南之徑是也近則不然士不爲恬嗶舉子業者雖各立行修不齒于交朋不信于族里上之待士者亦曰吾之厚遇斯人固謂其善姑嗶舉子業以爲異日地以是求士士寧復深修恬退不躁進奔競之日趨于前耶嗟乎取士之典敗

萬濟文集

卷之三

壞極矣竊觀我公所爲獨翻然反之公下車卽頒納學官調鼎革之際隱遁多有賦淮南之桂杖太冲之策吾君茂而白駒之終不作據案追呼狀夫公同督學臣也督學臣以文法繩士以舉子業取士嚴其進不獎其退規模舉動與諸在位者殊而公固翻然反之以是見公尊賢舉士有古大臣之風作人之化矣仁熙諸生也日者公奉天子勅擇士而試棘闈而仁不與公卽寬大當亦姑置之曰是其迂耶不文與不則曰此無志進取吾何賴焉及稍稍採仁姓名

檄下不卽謝度不曰是將薄我耶吾力能罪之已耳乃公一見仁所作詩文卽降禮揖之上座左顧于市而錫之幣仁不敢數數讀而公且見無朝夕握手絮語語人口轉學長者張子也又曰吾將移之金陵可且晚居夫公不以仁不應公檄而怒若以仁不應公檄而喜者何公之待士異于今而令于古也仁聞之士無今古我古人則古人矣待士者亦無今古以古人期人則亦古人矣公世曾華廬父兄皆名進士又年少登第顧嚙嚙不自勝若欲以布衣引重者公

萬濟文集

卷之三

自待則同古人矣宜乎士之以古入自待者或甘蓬菲而不至或一至公之庭而猶不免于慚也雖然彼夫湘澤之間憔悴枯稿而卒不爲公至者又豈無其人哉仁不肖感公之賢誠欲公更進而求之索士于中澤幽隱之間使仁得伏而觀其盛焉幸甚如此大雅不愧曾蘇而亦方亦是老泉又詩

貽王松隱視聚書

松隱王公令濟政成而返鄂瀕行仁熙持欲寶瓶視
爲鑑銘其陰曰內貯冰雪而仿之程君房氏之墨且
爲書以貽之曰嗟乎君子貴玉不貴石非惡夫石也
惡夫石之亂玉者也非玉非石視斯名焉紫淵赤覽
其舉彰彰也竊常披視山之圖矣鬱盤礪數百里
荆榛孤兔以逮于葉氏之圃也芝田靈寶更岸谷宋
唐之間而詭故萬狀耳日亂外齊髓中幸而得之
則金堅樂和陰鑑液玉靈食是天下之至情也其徒

萬壽文集卷之三

侶挽經緯火而入性狴肥脂以祀古之歿而靈者非
其誠也則終歲不一獲或十百獲不一佳又甚者沒
如故也幸而得之文彩天成裏繡綸愛授之工形
似腹背若茲之內灑墨而外裂冰者是天下之至鑑
也夫物下情則不靈情且靈矣非其人則不行故曰
屈于不知已而伸于知己者往者我公開松隱之圃
掛真思之問無皇如奔義舉罷月露之詞挺風雲之
骨惟松之苞實異桃柳歷雪兼霜久而彌酷當是時
也取斯硯置其間友龍麟而蔚虎豹堅不失已嚴不

違俗不亦天下之令德者乎或曰子之言殆非矣彼

王公者經世之傑也今子之言岩谷之雄而歲寒之
節也夫斷修劍而赴短鞭割天壁而納促匣子知其
難也且公固疾塗炭而堅白肝腑以在席斯民而子
欲以井谷之鮒而招雲龍亦爲不知量矣仁應之曰
否否凡子所謂冰雪其中非謂是寒孤垓栗墜戶也
夫處穢而不滓者潔也履器而執靜者堅也入危沸
而剛以明者確也子亦問夫子瞻之銘乎重鎮古今
撲忘夷險而宣尼繹介石之由至極之微彰剛柔以

萬壽文集卷之三

望萬夫故金馬石渠之貴不碍淡泊之操而伐駢驅
埃百折愈厲者推此以在道清天下可也仁不佞藏
是有年矣竊問君子不私其所有又窺我公體用之
全也故敢以獻于執事若夫君房者隆萬間廷珪潘
谷也其爲累萬鍊而發堅光勒宸翰而走四裔之
君長夫是二者不相離之物也詩曰招招舟子人濟
耶耶須我爰是比物喻志之道也

前似韓柳之筆後則騷七平西京矣 王登善先生

復談長益書

不教刻今之稱詩者三十有五家而布衣之士半止
 曰吾行天下若輩定勝予始而疑中而思繼乃三
 嘆三百篇風雅微而雅頌著漢魏及唐皆半朝野進
 退兩尊李杜大家不列科目予何疑于先生哉惟近
 之司馬者富貴則黜貧賤亦黜富貴元美推轂
 同氣而于眇君子有後言何怪雲間諸氏之選錄寥
 寥也今先生之言曰若輩實勝之夫先生豈謂千秋
 大業而身是輩若燕越人之入市而以其方談質言
 語之科也山先生之言求先生之意毋亦謂今天下
 風雨雞鳴猶江少澤衡泌間乎樵悴之音琅于鳴佩
 金石之奏蔚枉樊圃子于先生之言也而三復焉
 勁而悍劉千里

稿澤文集 卷之三

與顧赤方

赤方足下使旋得足下小札知近作學數十萬言
 恨不得伴斗酒林亭讀之僕亦恨不遽往又說僕所
 寄曲盡此番秘之枕中決不更為王明輩攫去竊怪
 足下愛僕至此誠使世有擇僕所著書僕寧不愉快
 而煩足下密保護耶此足下有以恭我也僕不才
 伎不欲求聞當世顧獨以士生斯世不願為不識
 字之人兼以先人童齒之教醇復故勉自策厲為
 章辟如吃人艾艾強作語退而自笑便欲遽止然思

稿澤文集 卷之三

先聖勉強之訓習氣竊發不能自已前飲足下園林
 足下謂僕盡無以其文為羔雁使海內知而求之此
 大不然毋論僕文不足應人耶就使有一二耶僕文
 者僕實不敢應之何則生平最畏交遊交遊中高賢
 既不易得有如不相知之心人事于謁強笑豈能
 迫僕從之且應酬所至必有文字文字必有獨許萬
 一制行本末不能必之其人而吾以歸仁義貌賈
 者竊宜海之波而揚其濤其何以自復乎南園秋
 三記姚陸晚乃悔之顧何如仁仲峻詞以拒召上蔡

異足而不入也。客歲僕應其令君之請爲文以紀述。盟時一同志目僕爲逢迎乃僕生平自喻獨不善逢迎此足下所知者。禹革以來二十餘年不應科舉四却幕聘卽往時足下一道僕子備兵大夫楊公楊亟欲見僕而方諸生第遣价候起居久乃一謁中途遇雨深自懊悔謂非足下言可無往卽足下言家無驢亦不能往談長益作詩嘲僕不嫌自己出山去既怨貧交又怨驢此皆足下親經忽忽如昨日足下不覺舉爲笑談者乎。僕延益媿厲不出與人相見亦

藕灣文集 卷之三

不與人作交字往來惟足下開通不立畦畛故不敢不續續告之然此非第僕當然也凡好作文字稱名流者皆當戒之僕幸不違之復耳若夫徒明責人之義而奔走僕僕于權勢利達之交而曉曉以其筆墨不休自僕未嘗不讀其文而惜之如自惜也僕有先人薄田數十畝不暇耕可以自給堦前雜花數樹四時色香交續性寡交經冬歷春門無剽喙先人遺書數萬卷兵燹無一存然亦不復求柳子厚云余所過三十七年縱得三十年與瞬息無異僕今年六十有

四豈復更三十活者况又如瞬息耶前足下貽余詩亦深以年踰知命屏營畏死畏之誠是也達哉足下勉之而已僕既居蓬蒿足音絕少日與農夫較量晴雨每念昔人引觴擣切割其自娛僕二三幼曾孫嫗嫗旋繞而長兒年過四十相隨患難久頗能道古今興衰治亂之故遂稍去苛禮如兩老人過從不休杜門飽脫粟底幾息交誓墓之風足下以爲然乎否耶見足下與多公子談笑更脫畧聞僕言當益撫掌耳僕舊稿原許選附前集一經品題可消僕人生不識

藕灣文集 卷之三

一字之根豈不快哉與足下交近二十年足下問通鮮私忤稱引善類好自天性多材著書又其餘事者僕寔欲得高賢而語之然自足下外何寥寥也俯仰嘆息

貞語實語不妄語讀之令人眉宇軒翥心臆洞開願亦方

情真語摯詞婉意嚴龍門得意之文熊元獻篤摯懶到古道今情則朗格背令讀者一洗塵襟汪十雲

與劉幼凝書

僕與足下生同里。借問學先世咸蒙恩青紫。姑無其
論。僕今季三十。司七足下。年四十三。廬陵歐陽公曰。
我年未四十。白髮已稱翁。吾兩人殆非穉。幼乃不能
著書。自名當世。而此數十年中。顯晦升沉。炎涼風雨。
亦足悲矣。咕嗶之役。疲弊精氣。罔神性命。豐少長林。
旦暮呼我。而況今日乎。僕與足下交非一日矣。兵火
以來。瑣尾遷播。患難如生。如夙契介性。孤衷頗得一
常。而一切狂塗塵徑。俗妖趨若。盥而走諸渾。以是
兩。人獨相得。愈益歡人。或謂余兩人。拙且愚。以逃俗
耳。兩人即不敢稱吾才足進取。即拙與愚。吾何負今
天下。所不足者。非拙與愚也。乃里中亦以是信吾兩
人多恬淡。薄章句矣。今復安能咄咄作老儒生。蠅蚊
聲乎。僕間之有數十年一變者。有數百年一變者。當
銅。闢宣。殖忠。頑良。典。臣。禪。代。正。夏。割。殷。是。也。頃。者。國
獻。以。生。養。教。誨。之。愚。民。天。日。為。誓。少。石。邑。變。有。志。者
咸。皆。裂。也。曩。陷。賊。中。與。足。下。感。泣。謂。生。平。共。焚。飢。疫
萬。妃。一。生。所。見。城。邑。丘。墟。骨。肉。摧。折。盤。屍。赫。赫。白。骨。

藕海文集 卷之三

藕海文集 卷之三

橫。天。于。時。透。爪。拊。心。自。計。無。復。人。理。誠。得。脫。樊。籠。出
鼎。鑊。上。父。母。丘。壠。即。擬。削。迹。入。間。世。衲。雲。窟。終。不
與。衰。季。殺。運。攫。趨。名。利。之。場。今。以。再。世。餘。喘。愆。負。天
地。旁。皇。奔。走。有。視。面。目。即。何。汗。悻。也。然。世。俗。謂。吾。輩
決。絕。時。趨。則。追。呼。逼。辱。踵。至。僕。伏。思。之。是。又。不。然。世
患。無。人。耳。世。有。方。正。如。王。彥。方。其。人。者。則。天。下。強。禦
胡。不。憚。世。有。不。談。人。過。失。如。阮。嗣。宗。其。人。者。則。天。下
是。非。胡。不。泯。世。有。唾。面。自。乾。如。婁。師。德。其。人。者。則。天
下。橫。逆。胡。不。化。世。有。無。慾。如。管。幼。安。其。人。者。則。天。下
會。競。胡。不。消。三。代。之。直。咸。坦。途。也。寧。有。遽。起。而。辱。之
者。乎。蓋。僕。與。足。下。所。朝。夕。憂。者。直。是。先。人。數。畝。荒。瘠
耳。然。而。肝。胃。悶。攣。上。割。囊。殮。減。輕。緩。以。補。蕪。和。勤。國。保
令。長。有。良。庶。幾。過。而。憐。之。即。不。然。而。虎。豕。噬。人。四。方
溝。壑。實。應。有。徒。固。將。挈。妻。子。抱。琴。書。一。畝。深。岩。弃。塵
世。如。芥。耳。且。夫。古。人。讀。且。耕。今。胡。遽。不。能。耕。古。人。俄
今。胡。遽。不。能。餓。古。人。乞。食。賦。詩。今。胡。遽。不。能。乞。食。古
人。城。市。不。入。今。何。不。能。入。古。人。變。名。姓。為。傭。保。今。何。遽。不
年。今。何。遽。不。能。入。今。何。不。能。入。古。人。變。名。姓。為。傭。保。今。何。遽。不

能備保夫兼賸若干秋水松栢不疾勁風抱道者吸
 露餐霞超乘者然指斷臂就使刻苦非復人情已不
 過如邇來忌鹽避穀採芹吸澗之風而或謂一棄丘
 園終履寒餓夫鄧通餓死靖節令終范蠡與陶季倫
 弄市周條侯不死于矢石而死于狂杜子美不亡
 于同谷之男呻女吟而亡于聶令之醉飽蠖伏則通
 塞有時駒隙則存亡有命安在溫飽足榮而鵠舉鴻
 飛不足羽儀雲路也哉方將與故人窺天人之奧吹
 經史之圖放浪形骸激揚風雅倘有理亂不關而妻
 二爲人道也

論議高卓風骨稜稜可以廉頑立懦王登善先生

與李過廬廷尉書

僕得侍令祖老師門牆之日久矣溫溫乎其容也侃
 侃乎濯濯而古初之方是時廷尉公最少今三十
 年矣光大師門融熙煥朗如日復且天下諸廷尉公
 之文者咸曰李漢陽之以文章世其家者如此廷尉
 之能以文章事其祖父者如此是以羣然誦廷尉公
 之存廷尉公登甲第讀書中秘已經營四方僕蟻伏
 泥塗財一望見顏色於學使者仰公之坐已而僕入
 都門廷尉公司天下平反無虛日爲聖天子

藕灣文集卷之三

釋之定國臣天下於是乎然誦廷尉公之忠廷尉長
 公以文名足跡滿天下所交盡賢豪長者而廷尉復
 爲延訪文儒佐之輔轍天下於是誦廷尉公之慈至
 於敦成誼中舊故告情昔交實其遺言而布之于
 天下之聞風者靡不誦廷尉公之不棄賤貧而三復
 於死生存亡之際也夫以天下之誦廷尉公者如此
 廷尉公所以慰天下之誦者如彼而僕所以奉師門
 於當日者如彼事廷尉公於今茲者又如此宜何如
 度其平生也乃僕猶有進於廷尉公者方今海內泰

咕。卑。絕。併。比。浸。浸。漢。唐。古。文。當。此。時。不。得。大。君。子。起。
而。領。神。之。卽。語。皆。盡。賈。董。格。皆。盡。遷。韓。乎。竊。聞。廷。尉。
公。司。此。有。年。矣。廷。尉。公。肝。衡。時。流。襲。積。晦。文。淺。竊。文。
支。一。以。歐。陽。氏。典。雅。古。則。救。之。此。甚。善。也。歐。陽。氏。不。
以。是。救。天。聖。景。佑。習。乎。卽。如。是。廷。尉。公。誠。甚。善。然。僕。
猶。有。進。焉。者。世。之。學。歐。陽。氏。之。學。者。莫。如。歸。安。茅。先。
生。歸。安。之。言。曰。求。之。史。遷。十。餘。年。矣。不。得。荆。川。疾。起。
而。呼。之。而。得。于。歐。韓。夫。歐。陽。氏。不。師。馬。遷。乎。歸。安。口。
歐。陽。氏。得。史。記。之。逸。又。曰。歐。陽。于。史。記。得。十。之。一。二。
抑。歐。陽。氏。不。又。以。舊。本。韓。文。進。乎。歐。陽。氏。文。型。當。世。
而。舊。本。之。韓。不。廢。無。論。其。於。韓。何。似。要。之。非。且。久。忘。
韓。者。也。竊。以。爲。天。下。之。學。治。流。者。不。若。尋。源。增。華。者。
莫。若。變。本。廷。尉。公。取。諸。書。而。綜。視。之。銅。銖。毫。髮。之。間。
計。歐。陽。氏。之。師。遷。愈。者。幾。何。許。計。歐。陽。氏。之。不。及。遷。
愈。者。又。幾。何。許。卽。以。是。長。天。下。而。疾。呼。之。則。歐。陽。氏。
之。學。大。振。于。天。下。也。自。廷。尉。公。始。廷。尉。公。不。以。是。時。
張。天。下。之。文。技。士。而。大。振。濯。之。卽。天。下。何。望。矣。往。僕。
聞。師。之。爲。古。文。制。舉。業。也。原。本。六。經。澤。於。左。國。治。於。

史。漢。以。誥。以。誓。以。雅。以。南。其。爲。訓。曰。吾。爲。文。凡。七。易。
而。後。布。於。天。下。天。下。之。治。李。漢。陽。之。文。者。以。身。遊。周。
秦。若。避。桃。源。不。復。知。漢。無。論。魏。晉。也。廷。尉。公。疾。起。而。
呼。之。暢。生。平。之。專。司。繼。先。人。之。絕。業。出。所。著。書。與。所。
蒸。鑑。與。天。下。讀。之。使。天。下。知。歐。陽。氏。之。學。及。其。本。而。
治。其。源。補。其。不。足。而。割。其。有。餘。其。大。振。于。天。下。也。自。
廷。尉。公。始。卽。當。世。盪。觴。歐。陽。氏。者。方。藉。廷。尉。榮。施。焉。
若。不。肖。仁。固。執。簡。而。從。事。甚。厚。望。也。
行。文。有。蒼。莽。之。氣。洵。爲。大。家。顧。亦。方。

對。過。廬。論。歐。正。攝。其。瘼。處。又。活。現。一。歐。文。故。不。禁。
手。舞。足。蹈。而。讀。之。也。劉。千。里。

書魏尉

邑典史葛役就于言故典史魏時光事時光江西新
建人業儒不售走都門執勞三載授廣濟縣典史崇
禎九年六月來濟時光雖卞僚充爽多才辦十二月
流寇發時光先期去龍坪間之單騎歸邑時賊已突
至西河去邑六十里時光遽率民兵踞邑臨高山守
且築賊以爲官兵相持數日夕時光乘夜襲賊營獲
一人訊而斬之賊益懼乃間行偵虛實以數騎誘時
光而數萬竄出其後值時光馬病取邑人馬乘之馬
不習稍馳帶斷下馬短兵接而民兵皆散去或棲山
頂號時光光曰留寡不敵勢也吾無累汝竟死崇禎
丙子十二月初十也是夕四顧坪麓僧夢一人騎而
持刀立三門外曰我魏典史也渴甚飲我僧覺早起
果獲時光屍尸間呼役葉某陽之邑無城守寇至
令率士民走避爲常無禦寇事禦非尉職又先期龍
江歸而禦以死壯哉賊退時光兄諸生某者收棺殮
而亟赴當道表狀時兵賊倥偬當道者匿寇下以聞
聞尉死益愧且如持不下久之兄復幸于邑江洲其

同事受某者復少殮時光兄置時光側哭極哀曰天
乎弟爲國死兄爲弟亡何使歿不傳乎手牘亟
赴當道表時光兄弟死狀數月始得請先帝褒加贈
時光縣主簿世蔭一子百戶從祀名宦友得自叩頭
望闕謝乃歸太史公曰非獨政能也卽其姊亦烈女
也嗚乎茂哉兄友名惜不傳

表章忠烈須如此文情方足動人 劉千里

書宋文康公詩後

仁聞之中州人云文康公少孤事丁太夫人孀弱
知學即好為詩歌甫登仕版一尊莊敏公家訓清自
自守已而入為元老功在生民其抗疏密陳有人不
及知者逮于辰而公歿矣公生平所著經歷兵燹遺
詩僅存歲甲辰公家嗣宋牧仲先生通守黃州仁始
得伏而讀之署中竊謂文康詩氣骨森老古調蒼涼
蓋公躬際艱難馳驅邊塞其憂時惻亂激昂慷慨於
荒煙斷片之間者沈鬱頓挫有少陵之風也謂公於

蘇文公詩後

年八觀京師相鄉魏公手選公詩及孟津王文安
詩以授牧仲序而合刻之嗚呼公詩傳而天下之人
即終不知公功殆無不知公詩者矣牧仲先生之守
黃也李文饒呂原明也其自守清白一如文康奉
敏而其為詩則稍變其悲懽以為春容大雅豈細
禍亂歌咏太平時固有異抑文康之業未可涯見
者哉

文極含蓄不愧作者顧亦方

書八大堂後一

自天備子晉卿卿尊毘陵輩而後之言文者復推厥
門大家於是或曰歐曾最上曰韓歐其於柳之原本
左國稍涉靈審者非擯其人直以不習其文置不道
於是又勘為論曰昔稱韓李無稱韓柳者韓柳並列
自明始予按唐惟皇甫持正作喻業詳當世之文而
不及柳至韓李之說則本於歐公敘蘇子美之文曰
唐太宗致治幾復三代而文章不能革五季之習百
餘年間韓李之徒出而元和之文始復于古此歐公

蘇文公詩後

偶然之論可以為定說乎歐公曰本朝古文自柳仲
塗始史稱柳開幼奇警學必宗經慕韓柳為文又仲
塗與穆伯長尹師魯首振古文伯長少貧得唐本韓
柳從親假貸刻印之弼於京師夫仲塗伯長輩固歐
公所尊推也方崧卿刻韓集於南安其後江陰葛嶠
為守復刻柳集以配之不問刻李集配也周平原益
恭曰廬陵劉彥祖述韓柳間或似之其跋文苑英華
亦曰韓柳元白之交而張文潛葉石林皆極贊晁無
咎於韓柳促駕而力鞭之劉后村曰子厚才高他文

惟韓可對。詩則韓不及也。馬貞與曰：韓柳不輕以文詩人而皆稱陳伯玉。李易安婦人耳。其大後猶有。竊未韓柳至則李獻吉欲日取六經韓柳諸書誦。擇佳者熟讀涵泳而元美亦曰：韓柳氏振唐者也。其文實歐蘇氏振宋者也。其文虛又曰：柳州晉間昌黎南。海神碑毛穎傳歐蘇亦不能作。非特時代抑亦天受有限。元美持論襲而正如此。天備之言即欲如元美。習習江隄陵二君子而不知其才愈不逮其持論愈不平也。因俗言韓李遂及之。

柳文集卷之三

今稱學大家者至柳州輒不敢措指乃思擴之然以李配韓昌之文亦豈易為耶可笑劉千里

書八大家後二

或曰文不可以無法也。文至唐宋八大家而法備矣。予曰。佚秦漢諸名家各著書成篇體固未備。六朝備體矣。殊俳弱非古。至韓柳書序傳記碑誌種種悉具。後人得而倣之。又其調近古。故足法也。或又曰。予所謂法者。間闕起綴穿插照應。始韓柳而及於歐蘇。會王又其文淡而潔。非是則不足以言法也。予曰。謂大家足法則可。謂法盡於大家則不可。夫所謂間闕起綴穿插照應。左國史漢韓柳各有其妙。至於歐蘇會王之流則直如制舉時文耳。烏其為法也。以是為法則漢秦以上皆行文無法者耶。故左國以弘博雅麗為法。國策以飄忽峭潔為法。公穀擅弓以短勁。訓詁為法。莊騷無首尾。即以無首尾為法。管子方整。問前敘無起綴。即以直敘無起綴為法。以至六經各有其法。故曰易奇而法。自兩漢六朝大篇短章咸以。其時為法。今日必歐蘇會王之間闕起綴穿插照應。以為法。則是以制舉時藝之文而廢古文也可乎。格言妙論可以藥今世假穿插起綴為大家者是。

柳文集卷之三

見其精於大家也余服膺矣劉千里

蕭文集

卷之三書後

書父諱用同字

余幼時與里人書云僕罪莫贖用史記須買語權買之髮以續賈之罪里人大笑謂余貴家子至莫辨續贖余亦笑因感集古字會編一書凡周禮爾雅離騷漢書諸子文集數百種無不備錄編成爲五卷視揚新都古音駢字轉注蓋廣十六七差足備好古者檢拾中載諱父名者必擇古音義俱同字用之如司馬遷諱父談爲同卽卽傳舍吏李同實李談諱談爲同以音義無別也王褒讀詩至蓼莪輒廢去不讀蓋古蕭文集卷之三書後字儀與我同瘼乃見父諱而痛哭非第以哀哀劬勞詔也詩言父母獨蓼莪篇哉圻城破余猶挾此書同文稿置篋中既余皇失去先君諱楚偉余從易經注疏簡得泰拔茅茹以共彙疏曰彙與偉音義同余遂以彙代偉附記于此使天下爲子者臨文一助也惜哉古字會編劉千里

廣濟張仁熙長人著

漢陽 熊正笏元耀 閱

論

魯郊禘論

成王命魯公世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是故魯君孟春乘大輅載孤獨旂十有二旒日月之章祀帝於郊配以后稷天子之禮也是說也獨左氏以為常祀

馬詩文集 卷之四

故以不郊免牲為非禮而杜註亦無譏焉公羊楊伯謙之程叔子胡康侯明楊升菴又交譏之其言曰成王尊德樂道善矣伯禽不當受也蓋獨譏伯禽云而皆原於孔子謂子游魯郊禘非禮周公其衰之語夫禮經多漢簡附會未必皆孔子手授祭統曰成王康王追念周公之勲賜以重祭若是是兩朝郵典也非論康王未逮事公即以爲伯禽之受而祭統與明堂位不啻牙唇矣家語定公問於孔子曰寡人聞郊而不同孔子曰天子始郊迎長至之日大報天而主日

馬詩文集 卷之四

配以月敬蠶之日又祈穀于上帝二者天子之禮也魯無冬至大郊之事降殺于天子是以不同然則成王但賜以孟春祈穀之郊而已非盡以天子之禮賜也亦猶天子四望魯但三望而已雖得祭河海亦非盡天子禮也禽何爲其不受也郊禘與頌相表裏頌以郊禘之禮歌于廟者也其詩曰皇皇后帝皇祖后稷言郊祀上帝而配以后稷也又曰白牡騂剛言周公王禮等于是王後也孔子刪詩不去魯頌而獨譏郊禘何耶劉氏曰魯惠公使宰讓請郊廟之禮于天子天子使史角往報之魯既郊矣惠後何請是又不然仲子之宮始獻六羽明其備用八佾不第文王周公也八佾用安知郊不巳用耶序爾闕宮諸詩臣頌若功樂周室之閒以行父請於周而史克頌焉安知其請也不即如行父之請皆已行其事而問有所陳自於一人耶序又曰僖公復周公營制修姜姬后稷文王之廟於太廟世室則惠伯以前以其廟供郊禘者備矣諸侯不得祭世祖魯始祖之廟作於成王伯禽之時而廢其祀於后惠公安得不請而僖公安

得不頌耶事之在春秋前者或不可盡考故往往載其始事大零始禘始閔郊始饋皆言其始見於春秋者耳夫大零禘郊又相表裏者也禘且零則不難郊矣安得謂伯禽至莊十有七世而不聞郊天者耶且周之尊魯非一事也巡守述職不陳其詩至前于王而頌夫巡守陳詩大典也陳詩之大典可爲周公廢郊禘大典獨不可因周公而與耶孔子既灌或問之語亦譏行禮者不足於誠耳卜郊卜牛皆是也禘果可非豈獨以既灌議耶抑伯禽之受未可全議也

使周公而身若齊桓封禪晉文請隧疑非人臣所爲世有不欲尊其父之子耶迫王上祀周制皇皇被殺於天子之禮禽當時倘亦有辭而弗獲者耶王元美曰惟周公可報以天子之禮樂惟孔子可報以萬世天子之禮樂孔子匹夫也去周公遠甚而其子孫不能辭也且周孔等耳周公不以叔父之尊後世猶將報之天子之禮樂而世儒紛紛晉成王晉伯禽乃並以晉周公何耶或曰爲祠西時封禪郊縣者防微焉則庶乎其可也而吁江鄧先生作函史復載成王差

周公以侯禮上天震怒雷電以風則又何說也

考訂細心 劉千里

有關係大文字非徒以考訂細心爲長余竄喜閱此等文 顧赤方

升菴先生作郊禘論一本程胡繩繩洋洋此文出而升菴之言似又可廢文人舌本瀾翻直是掀空海岳熊元默

攷古心密一往情濃直可與左馬並光日月

太子申生論

太子欲傳季歷以及昌泰伯逃之王令王也伯賢嗣也王欲之而伯不逃則如何曰王決不廢嫡立庶而伯能力主荆蠻其能以周有商也然則曷逃乎曰虞也伯不逃而王立庶以不令名遺之君也晉獻老驪姬譏太子伐霍士為曰君得其欲太子遠死為吳泰伯不亦可乎張子曰古之宜為吳泰伯者莫如申生也申生之宜為吳泰伯者莫如士為言之之日也方士為之言也驪姬有薄譖而太子無豐功功不大

蕭文集

卷之四

七

人子者懼不孝不懼不得立彼以為圖國家利社稷者區區若薛包之灑掃而王休徵之冀除也狐突之盲似矣惜也其拒東山之時也與其以有功之子往孰若以無功之子往乎杜原款之言似矣惜也其拒致禍之年也譏行而思廣土孰與其竄廣土而讒滅乎故曰申生之宜為吳泰伯也無如士為言之之日也或曰申生之慮是審矣彰父惡而笑諸侯誰卿而入是不然泰伯之逃也如人之有佯狂疾也若獮猴之棄冠冕而遁數百年孔子以為讓當世不識也申生不愛其行履以引迹於姬之乎君之棄我如異土焉彼晉諸侯之惡之是彰申生以為才足以辟土廣漠而民之思矣雖微諸侯載其若後世何三代之下文而短於識者莫如陳思彼文帝之窘之也文而彼欲執鞭珥華拾遺左右其嫉之也能而彼欲勳著景鍾名垂竹帛然彼猶分定也姬則以功嗾生而以名害生也機括之禍益以文繡理有固然無足怪者危乎無施之言也曰太子情而易辱愚而不知避難嗚乎當世諸臣誰知太子愚者

蕭文集

卷之四

七

作春秋時人物論其文便似左國公毅而立議亦
矯然不羣王登善先生

藕灣文集

卷之四

生

藺相如論

春秋戰國時士重其言而罔身之恤言踐身死可也
身死而言踐言不軌於正可也豪俠者不輕歟諾而
敵疑其身以實之天下後世不以其行之不正而猶
亮之曰信士是刺客死士之流也荀息股肱忠貞而
不以少子之託爲非荆軻欲生刳秦王得約契以報
太子顧令秦王生而已死之是也藺相如趙之大臣
也若其令人懷璧以歸趙直俠刺而已相如之言曰
城不入臣請完璧歸趙夫璧已入秦歸不歸未可知
藕灣文集 卷之四 論
之詞也不許則不歸相如以爲璧歸而秦王殺其身
猶可以歸璧傳也不殺其身而璧不歸則無以全信
矣故從而許之而歸之至于趙之存不存身之殺不
殺無論也此俠而已王元美曰欲使曲枉秦則莫如
葉璧又曰秦城出而璧歸則曲枉趙秦王怒而僂相
如十萬留壓趙而責璧與信而相如族矣夫藺相如
豈嘗計及于此哉璧歸而相如之信全信全而相如
雖死猶可以著于天下蓋相如始出而欲以一節傳
如此若曰璧歸而秦終不殺相如始皇之言相如已

燕計之此恐未可必之蚤準豺聲而勢易磨者也
戰國俠士始終欲自成名不顧人國此是確論文
亦楚楚顧赤方

魏清文集卷之四論

扣

淮陰傳論

張子曰淮陰之友也及不友未可知之詞也疾不
友于中立之日與王楚之時及于陣前執手中庭
之族愚者不信也史傳信不傳疑太史遷之作史記
宜何如傳乎欲言信之不及乎長樂鐘室之舉將上
非其君欲言信之反乎則信非友也遷不能自李陵
之不及于同列而自信于既朽之骨乎吾讀其傳淮
陰載其功不及半而崩通武涉之語至纒纒數千言
遷若曰通涉之言明白痛切如此其反覆問陳至于
魏清文集卷之四論
再至于三又如使稍有二焉則通涉之明白痛切而
心如鐵石如此使稍有二焉則通涉之明白痛切而
至于再至于三者移之久矣故傳列其言而莫之去
也定哀之祭多微詞亦若起而已是故遷之史信史
也

看史入微劉千里

孟浩然

予曰史稱孟浩然隱居鹿門四十年然放其所歷
亦非獨處一古者今觀其詩有洞庭武陵天台永嘉
廣陵彭蠡終南薊北諸遊蓋亦僕僕于道路者即夫
前固不待隱也及觀其田園等作感憤熱中急而發
隱終不能強以就塵世豈自問亦有不可如何者耶
此以靖節之流世所稱為大隱與今之欺世盜名內
豈富貴而外示疎淡者殊矣或曰浩然遇明皇不咏
八月湖水而咏北園土蓄亦時命使然與予曰不伏
浩然不咏北園當誰咏者哉魚乞矣

浩然復生劉千里

陳同父論

世有言大而夸而幸而不用於世猶使世之人庶幾
其言之一用以想望其風采而不以夸且大罪焉者
陳同父也同父欲為宋間數百年之基不用以博一
官大且夸矣同父不用則所謂推創智勇開拓心胎
之言後人壯之而敬之而誦之至今猶凜凜生氣也
同父用而不能踞李綱趙鼎宗澤張浚韓岳劉吳諸
文臣武將之上以大啓疆土而其堂堂正正之旗幟
不重損而棄之乎同父不為晉之殷深淵唐之房次
韋濟文集卷之四論
律則以其不用也不用而首存而同父幸矣張子曰
宋之學子與氏者二人焉一為陸象山一為同父象
山清明廣大純有本原同父莽莽道業自命兩人生
平微詆晦菴同其為晦菴詆同其為晦菴詆而尊之
亦同然其學不同也其用愈不同也象山以約得之
為致治之術良而有餘同父以雜失之為撥亂之豪
傑而不足故吾于象山惜其不竟于用而于同父益
深幸其不用也

諸論篇篇有意自足成家劉千里

退論

俟齊王公爲司李之七年將退而老於泚水之上于是張子作退論以明之而告于公曰古之君子難進而易退今之君子則不然古之君子其進也落落然幣帛以迎之介紹以將之揖讓而後見之其退也器器然辨于幾微言色之間而已故曰三揖而進一辭而退古之道也古之君子雖以聰明俊傑之才當昌休治平之世事英雄不世出之至未有一子進而不退者非其上不能容而道不能合也廉以直撲而寡

藕香文集

卷之四

與雖得賢聖之主而事之而退處山林之日多也今之君子則不然其進也欣欣然其退也鬱鬱然荷可進無不進也進而時阻之勢抑之議論權貴之臣中聖之未嘗不以進爲苦矣而患不進未嘗不以退爲樂矣而慮一退休于利害眩于禍福汨汨於富貴貧賤卒以是喪其節而結其中是以明于退之道者可以知品且天下亦安有不退者哉廉以直朴而寡與者無論矣營于此而失于彼謀之百年而敗之一日網繆于千百人而附於一人是日月益晷也道而

天地偏金之理也天下亦安有不退者哉公少以退之道勤學居身及筮仕爲黃司李卽無日不以退爲念公之爲政也以得民爲本夫得乎民則不合乎上則疑退及上大夫信公任公矣公曰是信我而任我也能保其終與斷獄則平友也則不夏于缺疑退又或以芻蕘而馳驅吳楚之郊一不稱旨則又當退無疑公曰吾力止是不能殺民以干仕也卽以是退幸耳當無罪七年之間出而告人入而盟心咸類是者今果以失山獲罪當調歸矣檄至之日公

藕香文集

卷之四

色愉然公心欣然其家人奴僕浩浩然無毫忽見於言貌蓋公之志等之七年之間者既久且熟而又無以敗其廉而直朴而寡與之素故能一日退而如獲其故也公既不以退爲憂而公檄至之驗月常事以視有二佐則司李爲贊凡爲司李者何得歸山是觀之公卽不失山豈不解組歸哉故知快于禍福利害營於貴賤貧富者皆非也今之君子之言曰今天下風少變矣牛鼎之不謀而方枘圓鑿以爲古實厭且憎夫天下依阿澶澌之輩以汨其心以附于人而休

藕灣文集卷之五

廣濟張仁熙長人著

吳東王發祥登善

雪苑朱 華牧仲 閱

記

內省堂記

內省堂者邑侯任公退食之堂而以內省名之者也任侯治濟四載夙夜匪懈自公之暇不忘內省故遂以名其堂而屬仁熙為之記仁熙不敢謝不敏曰嗟

藕灣文集 卷之五記

乎古者天子諸侯大夫士朝有業晝有考夕有省夜有警俾無惛滯而後即安書曰王省惟歲卿上惟月師尹惟日皆省也然無專言內者子思釋正月之章曰內省不疚無惡于志而孔子答司馬牛則以為無憂懼所自始夫人臣身艱鉅而履盤錯勢不能無多憂懼多憂懼則不能無成敗故內省不疚者自反以圖功之原也而其要莫先於立志記曰古之教者入國學一年視離經辨志夫經言志者衆矣堯舜君伊周相孔孟師卒無舍志而言學者志以自許行必

林然而營營然者安知其可厭憎不十千方圓枘鑿者哉或又曰某所某官適於時是宜進某所某官不適於時是宜退又之而其言不信也適時者未必得而不適者未必失也吾益信夫遇合在天謀之此者失之彼營之百年而失於一旦綱緲十百人而闕十人退者固退矣而進者又安知其不終退也哉公明于退之道以歸處于山林而益講于退之說吾聞之斯道也四民尚之而士為最公歸而盱衡天下見有讀古人書知出處大義者如行退讓而不以利藕灣文集 卷之四論

害禍福富貴貧賤營其心而不為鄉隣父兄所詬譏者則天下之風真少變矣
一首大文字大似老泉 顧赤方
春客大雅立身持世皆堪師保 劉千里

志以忠君心必固志有小大則學有偏全夫內省而不勤之志則溪澗之雜流而枝葉之煩蔓也又安有不疚者哉故無惡者省之本無憂懼者省之用內省者內聖外王之學也或曰省必專言內則何也曰聖人微彰剛柔以爲萬民之望者也然而知幾之神間不容髮鬼神不能瞰其隙形影不能測其微夫將以愜壯懷而無歉當艱鉅盤錯而不失其常省不於內誰省哉任侯少抱經濟志以致力中原一旦促長駕而馭之濟蓋市丘之鼎以炙鷄臠不郊三秋而享上

藕溝文集 卷之五記

帝也乃矣不以薄吾濟而四年之內百度新庶民謐脩之九百吾無人之射也純氣之守躊躇滿志矣何政哉然退食而尤必以內省盟嗚乎世之受牧民之責者優游廣庭清讌之間日三商而起恒舞酣歌樂以民命戲而不自省察者亦獨何歟堂成康熙壬子季秋矣諱暄猷息縣人順治乙未進士

內省慎獨二記皆借任侯以談理學之文 顧赤方
潔勁可傳 劉千里

鮑照讀書臺記

使邑有山盤旋周遭蜿蜒間廁抑揚隱躍逢迎錯愕有楓杉松竹橡櫟之饒有奇石湍河峭岩怪洞之樂其膏腴可高阜而田也其淵池韜涵滢灩可採汲而濯也浮屠羽客伏彩匿形之流瓢笠而間至焉宏其爲隱逸所棲遲而文士墨客所偃仰朝夕而狎也而况乎志錄所紀載有六朝之秀如鮑明遠者讀書其上者耶然而徑斷野少屐噎蕢蕪荒惑於嶺岼蒼莽蟲雲屯霧之中者幾數百載尚存一亭祠又况乎狎

藕溝文集 卷之五記

而棲遲而朝夕者耶客曰顧野王臺在亭在破石和靖臺在虎丘昭明臺在招隱段文昌董仲舒臺在南龍華在廣川皆濯濯列載籍茲明遠之來斯臺也何晦也不可不可不悉而紀也張子曰噫難言哉夫明遠以文士顛倒顛晦中以至遇害而沒也史誌之矣傳稱明遠與妹令暉以逸才起東海尤長樂府冠絕一時旣而以詩干臨川王爲秣陵令已事文帝爲中書舍人帝好文多忌照至累旬自晦晁後事臨海王子項爲荊州參軍項敗明遠死今讀其行路難梅花落

東門曉歌松柏諸篇淒斷哀怨有零落不偶之悲焉
意其人頓挫沉憂類非知道者然紫陽稱明遠才健
盡變選體爲太白諸詩祖腰鍊荷杖之語倔強不肯
甘心而雜記復云照作白頭吟自傷清直芬馥滂
傑企意其人卽不聞道類不至於沈休文顏士遜者
與夫其令秣陵宦中書以迨參軍荊州也皆有志載
若夫仕於黃梅與夫卒塋於梅而讀書是臺也歲月
誠不能以深辨然則照之於斯臺也蓋暫也雖然古
人遇一奇歷一境庶序山川皆雕繪不自秘惜今觀

藕灣文集

卷之五記

明遠一登大雷絢文骨肉風爐千里咫尺毫端而吾
輩不能搜紀載詢誤隸發幽興兀席間又安在與野
王和靖並列今古也哉夫明遠之於臺也暫而都人
士又罔與狎而棲遲焉則臺之晦宜也故曰難言也
臺在東衝第一尖下妙嚴巷側上數百步大石方廣
可亭石下小洞容六七人旁立大石數仞如砥他石
挺密壁峙而理臺以下書帶中離離也蓋茲山之樹
麓縹緲錯錯者類各釋其曲房奧作以較立於臺之
兩旁而一尖如屏如幕五峯當面煙月蔽虧江湖之

流瀝者雲翔玉照周旋明汨而抱於臺不佻不離是
多求恒仰眺聽於茲山者未有如臺之最者也既與
山僧謀所以亭其上退爲文以記之

沈麟頓挫之才雄深雅健之筆抱景咸扣懷響必
彈此當代著作手也 王登善先生
全用逆勢至末發明最得格點綴亦佳 未收仲

藕灣文集

卷之五記

樊先生東城居記

古、八、爲、歌、詩、文、章、咏、嘆、留、連、必、其、盛、衰、興、感、坎、壈、豪、
華、有、如、隔、世、而、後、記、之、若、夫、境、遇、平、常、不、足、滋、人、駭、
嘆、之、由、動、人、今、昔、之、思、者、亦、忘、之、而、已、靳、有、樊、先、生、
其、人、者、行、年、幾、七、十、而、盛、衰、殊、絕、蓋、首、尾、隔、世、者、也、
方、先、生、豪、貴、時、玉、食、朱、門、鼎、鐘、逸、樂、有、非、公、卿、大、
家、所、能、仿、佛、一、二、者、癸、未、蕪、城、破、而、先、生、孤、乙、酉、冬、
節、失、而、先、生、愈、益、孤、且、危、當、是、時、先、生、內、金、夫、人、歿、
於、賊、單、丁、抱、首、領、棄、野、中、更、娶、田、家、婦、相、倡、隨、
藕、灣、文、集、卷、之、五、記、
猶、好、吹、簫、圓、棋、歌、吟、書、畫、又、閒、泊、醫、藥、以、其、資、收、人、
間、書、史、供、耳、目、之、玩、或、調、治、食、飲、以、供、從、遊、之、士、而、
里、人、憐、而、敬、之、者、亦、時、時、載、酒、與、爲、方、外、交、蓋、先、生、
是、時、猶、未、爲、寂、寞、也、又、久、之、而、先、生、所、娶、田、家、婦、復、
歿、家、益、窘、有、雲、起、夫、人、者、憐、先、生、抱、衾、獨、與、居、數、
年、而、先、生、病、風、痺、莫、能、行、動、矣、雲、起、夫、人、者、少、爲、名、
娼、聲、籍、籍、煙、花、中、雅、善、圍、棋、歌、管、畫、蘭、稍、知、書、法、又、
好、騎、射、馳、佚、絕、倫、奔、走、一、時、貴、遊、無、虛、日、其、歸、生、生、
也、白、髮、盈、頭、布、袍、井、臼、與、先、生、共、處、於、蕪、之、東、城、下、

藕灣文集

卷之五 記

茅、屋、蕭、然、花、少、數、株、案、上、殘、書、數、帙、而、已、門、前、湖、水、
淒、涼、經、月、無、剥、啄、聲、蓋、昔、之、載、酒、以、從、先、生、爲、方、外、
交、者、今、絕、跡、矣、余、偶、居、蕪、間、一、至、先、生、家、見、先、生、左、
兵、肱、強、作、畫、夫、人、亦、勉、爲、畫、蘭、一、二、紙、以、自、慰、於、菜、
根、蔬、水、之、間、遇、風、雨、寒、寂、或、各、話、其、當、年、得、意、豪、貴、
時、事、則、淒、然、泣、下、泣、已、輒、鍵、門、坐、或、長、嘆、就、寢、如、是、
者、以、爲、常、嗚、呼、此、非、其、豪、華、坎、壈、如、隔、世、者、乎、向、使、
先、生、遇、兵、燹、而、不、貧、貧、矣、或、不、孤、孤、矣、或、不、病、且、廢、
已、非、復、當、年、富、貴、千、萬、分、之、一、而、今、乃、若、此、宜、其、令、
藕、灣、文、集、卷、之、五、記、
人、駭、而、動、今、昔、之、思、也、雖、然、先、生、安、之、矣、當、今、之、時、
如、先、生、者、得、全、腰、領、牖、下、後、人、哉、且、先、生、有、夫、人、在、
善、道、家、國、存、亡、得、失、興、感、之、由、則、昔、人、所、謂、白、頭、宮、
女、閒、說、玄、宗、者、先、生、猶、爲、不、孤、也、哉、
每、爲、今、昔、盛、衰、感、慨、文、報、所、盡、致、劉、子、里、

遊鹿門山記

由漢江上舟行千餘里兩山列江邊者絕少將達襄
峴山鹿門始南北峙漢水上峯巒疊稠揖讓賓主然
峴面襄而當西以供勳人登覽羊杜輩涕淚立功名
是達者之所建暨也鹿門面徐璠而當南以與隱士
棲遲龐德公孟浩然皮日休輩一入卽終身寄之談
笑賦咏樂妻孥守宅墓是逸者之所便旋也予至襄
卽登峴觀所爲墮淚碑者作詩弔羊祜而獨不能已
於鹿門之遊鹿門去城三十里非舟行不可至其地

藕灣文集

卷之五記

山

多虎豹狼鹿地豕大樟古樹怪石幽洞翳泉蒙溪人
跡罕到舊寺廢瓦頽垣壤大而荒木枝委地孤泉澆
澆起池間與一二僧相助爲寂寞子至復值雨
足跡不能出十步外而嶺峯秀嶺畧具各號者半恍
惚於濃雲疊霧之間而已獨三高祠接廢寺左雨霽
卽一往荆榛幾與寺等方盛時太守歲時肅衣冠祀
三高士祠下稱國典故祠祀著張子曰嗟哉世之稱
高士者少也木食歌介獨善之士也卽有所爲不過
辛苦妻孥銀鍊吟詠徑營井劍光影頽然會不能以

其身爲君父危險然當世之人一以爲獨儀一以爲
官漢雖功烈羊杜猶將過而誦之而或值軍國
君父疑猜讒畏交馳風波跋躑則未嘗不三復其
卽以嘆已之壘於龍淵而謁於虎口也余是以不能
已於鹿門之遊也鹿門山高不數里周三十里而
襄固兵戰地三軍之士時駐弓矢窺城守焉子行山
見岑巒疊阜曲崑與府與夫夷衍深曠而不聞兵革
之聲者密矣鹿門皆不得類顧獨以三公名語即
不在高有人則靈信哉

藕灣文集

卷之五記

寄慨獨深顧赤方

馬峪記

由游鴻山東南溪上可二里許曰馬峪兩石陝坎繩
 斷刻削束河類四寸帛三折而瘠急投為淵大盈尺
 許類汜者黝深不測雖跬步至不可跳越已又穴出
 數丈外聲汨汨如有蓄泄稍下石林碍類大馬跡者
 四俗傳有仙去者遺馬跡焉所謂馬峪者也如柄孔
 者一立如斗者如案者平如床者安可坐而茗者步
 武錯迂濁類詭狀方石束水而下也聲如琴磬然水
 雖離立又如鐘響响相亂也已而相答山隈不可上
 藹灣文集 卷之五 記 馬一

兩與雜花竹簾綠濃媚色清碧照涵雪益明潔泓
 減杳杳幽幽故不可近清風靜嚴視聽念苦柳子厚
 所稱極其奧者也客曰是殆雪峽與因把筆作雪峽
 字記馬峪志舊也

麗居洞記

從麗門灘舟中右望鬱翳而深秀蒙茸盤落疑有隱
 君子山沒於其中者茲何地也耶臨其澗漁網集焉
 里許上數十丈或曰此麗居寺矣寺亦隱林間登始
 見之最後一大樹生石上可數圍寺從洞名洞居寺
 右無途崎竹樹愈密門階幾砌昔人殆匠心焉洞門
 古苔異藤隱晦三面由鬱中花水石罅堂與房規矩
 不以方圓矣入洞顧平敞中供佛列華嚴尊經前
 藹灣文集 卷之五 記 門一

可經行鐘鼓右供麗居士像夫婦坐上座左子右女
 意如當日所稱團圓頭者後有房有亭有寢室下平
 如掌上紆衍若屏蓋冬溫至熱夏涼至寒住僧以秋
 仲入象中出或稱雁僧焉佛燈徹宵旦是夕子與僧
 茗飲香籬間漏下二刻始入宿洞內時方孟夏僧輒
 怖曰得無苦涼然僧可臥夏深則冰雪矣翌日從右
 下數十丈一剎祇可坐卧如上洞稍隘門臨平地兩
 大樹黛色參天光反照入洞中皆青翠沿而左復一
 洞深不測徑逾隘今半沒泥濘不可入二洞之背印

上洞所列竹樹花石曲堂與房地噫嗟吁靈怪至矣
哉居士名蘊婦子女各有名字隨父官衡棄金而隱
其居是洞無歲月詢之僧既不能知而士大夫亦無
神記詠歌及之者是日也天欲雨洞口雲四合垂垂
覆人子急走鹿門道僧隱逸持楮墨索子題咏將以
勒之洞中子告不暇且去
筆之靈秀畧與境同顧赤方

藕灣文集

卷之

記

宿廬山清涼臺記

予寓老祖寺有自匡山來者即聞清涼臺之勝入匡
旬有九日始至自荆竹坪下過神龍宮復下峭岸嘔
嶮石啣人屐屐不勝輒息以憩下里許見四面高山
八雲盡石色劍鋒火燄周匝絕險匡山又一開闢矣
依崖一少菴中供文殊像瓶爐皆非近代物菴背負
萬丈石泉濺濺從肩落蓋天池之水渴而洩於此者
下臨無極中木幽黑右稍平植圓茗生石間無數採
而製之異他茗又下丈許大石方廣數丈望之如砥
藕灣文集 卷之五 記
所謂清涼臺也向懸木爲棧可一往跡今無矣左鐵
船峯蔽立雲霞其巔帆檣如刻削河水從深密經其
足最下則石門澗矣德崖禪師住菴三載未嘗他遊
是日以闌居滿出而余適至遂不值從予遊者一僧
一僕皆返荆竹子獨留與一守菴僧俱飯余畢酌茗
香深谷夕陽夜燈熒熒復臨崖聽山水幽號聲夜方
半始就寢寐爽後鳥亂谷中欽衣起望清暘石最
高處菴以內書數卷古盆盛怪石子取盤中水書詩
寄德公少間僧僕至遂上天池寺又數日而德公詩

隨地而適然獨晤之意自見劉千里

黃牛院記

由明水上土門側徑陰翳行二里許入深谷竹光覆地大樹深密山峻而平水安而駛前眺游鴻而背枕五峯者黃牛院也予與舒子游蓋數至焉余問舒子曰是院也曷以黃牛名舒子曰昔先君子卜築於此也維景先生輝以流沙服來自關中先君子編茅師事月夕風晨罔不過也落成先君子跪而請曰是院也曷名景公曰曷筮諸筮之得遯之二爻曰是宜名黃牛今二十有四年矣先君子屬有四方之役茲獲蒨漪文集卷之五記

歿于新都而景公墓在山側木且拱雖然是院也無記先生曷記之予曰唯唯予聞之昔孔子嘗言志矣語曰孔子十五而志於學而易傳言志凡六十有一夫志者富貴貧賤患難所不能移天神人鬼日月山川所不能奪也志固而天下之事畢矣志不固則變變則家先疑之疑則不孚故家人之初曰志未變中孚之初亦曰志未變也志變則多端今之無志者其學猶朱紫玄黃無定色而趨植索塗之冥行而莫知也於是有志疑志未志亂志隨人志至於疑且亂未

且隨而志窮矣。故又曰：志窮救窮者，莫如中正。故易之以中正治志者，不三四足也。雖然志之固也，必有所自起者，何信也？信生於中，猶木之有根芽而江淮海之有源也。故易言：信志者三焉。志信而固，思過半矣。如是而有以少自足者，非志也。同人於郊，其隘矣乎？如是而有牽於愛者，非志也。舍下其斷矣乎？上以是教下而民志定矣。民志定而睽可同也。下以是束身心而志可則矣。志則而愆期可待也。中以之相箴規而志益而應矣。志益且應而後外可以渙躬。

聞也。夫景公不以殺而遠而一瓢一杖以蛇於斯。子之先君子又不以桑梓丘墓而跋涉吳越間。新都寧百折以不問而終不欲死於婦人殯於廟下。卒至員頂方袍貴恨千古者，蓋其人與骨業付之荒煙斷少。而其不朽者，志為之也。旨哉二公之筮也。抑子於是有感焉。昔晦菴以侂冑之故筮而得遁，然其諫少號曰遁翁。今之筮猶是也。宜二公之以僊釋終也。夫易係黃牛有二子於是，又重思夫革也已。

本同志二字將易中論志處洗發無復剩義不謂

此題有許大議論 王長源先生

於遊記中發明經學亦是一格 劉千里

畫記

宋牧仲判黃之三年收成而民理招余于雪堂之東
齋而朝夕焉咏歌風雅之餘必及于畫常曰予有
畫若干卷迭風雨陰翳不敢出也必清霽而後睹之
已又曰古之精一藝以垂世者類有神物憑焉吾每
見希尤之技精絕之物處兵戈鼎革間亦復與山川
陵谷社稷廢廟存亡廢興使人感嘆而愛惜之然寓
物賦形怡尊情性自詩而外莫畫若矣一日清賜枉
庭花明易嚮出以示余余纔一望見景飾奇妙非復
萬壽文集卷之五記
人間製使君手其北者曰此圖立本所畫洛神賦也
之左右相馳譽丹青恍炫耀與其兄立德齊名而
過之今觀其畫不可端倪自唐至今千年矣而精采
如昨日中無欸識其外洛神賦三字則趙松雪手書
也二江山雪霽圖淡遠而則於古山水木石皆別一
見可立辨為河陽及宋果有臣郭熙畫四字史稱熙
為御畫苑藝學獨步一時是固奉詔道君者耶二翎
毛折枝宮扇凡廿幅為方卷二畫畫鶴長丈為長
幅一曹古百牛圖有太監某某圖記閱訖使君正襟

萬壽文集卷之五記
非第數十年兵火物矣
萬幾之暇不減一書生而不廢治平之理今睹此又
神物所憑哉又曰予少時入侍
乃披拂於吾輩也嗟乎君老矣余亦逾壯所歷兵火
變遷非一朝夕而此畫經千百載而猶如昨日豈非
公明代他物經喪亂多散去而此以書畫得存而今
衰三百年以迄於今而先皇帝以賜先臣文康
乎是故徐中山王伐元時所封書畫圖籍也經明
乎是故徐中山王伐元時所封書畫圖籍也經明
萬壽文集卷之五記
又宛宛昨日事也張子作而嘆曰嗟乎誠若使君
世之經變遷而宛宛不異昨日者第此畫也哉使君
善畫每一觀畫輒作數日倦其不苟如此又雅善詩
昔稱摩詰詩中有畫杜子美不善畫而其為畫詩至
生動如自畫者使君揮空靈時一再展之歌且吟其
側而余得記而志其後安知百世而下覽者不余
與使君今日之所觀也
絕態多姿層層生感真是文心韻亦方

雲瀑潭記

山○水○之○多○陰○幽○險○澁○者○則○神○物○宅○焉○雲○瀑○潭○者○板○聖○
龍○公○廟○側○之○潭○而○余○以○雲○瀑○名○之○者○也○或○曰○舊○有○板○
自○潭○浮○出○莫○知○所○自○或○取○而○藏○之○以○覆○鷄○鷄○輒○不○鳴○
怪○而○視○之○有○字○曰○龍○因○以○板○畫○龍○公○狀○早○禱○即○應○邑○
之○沾○濡○者○數○矣○予○俯○而○揖○仰○清○肅○而○睨○其○側○峪○岨○而○
臨○寒○而○殺○瑟○然○以○幽○黯○以○雨○霾○赤○日○掩○其○殆○若○無○天○
者○虬○枝○蔓○中○輟○輟○齊○窸○窣○蛇○蛇○蠕○蠕○靈○怪○萬○條○予○以○是○
知○昏○黑○與○突○神○之○所○宅○而○都○焉○者○也○易○之○文○言○曰○或○

藕灣文集

卷之五記

云二

躍○在○淵○无○咎○或○之○者○疑○之○也○故○无○咎○物○至○於○疑○而○神○
矣○其○為○龍○也○信○哉○或○曰○東○山○九○龍○板○聖○其○一○

諸記皆自柳州來然其精神逼似非僅皮膚劉千

東林六泉記

廬○山○東○林○殿○右○為○遠○公○影○堂○又○右○為○三○笑○堂○側○數○
十○步○為○聰○明○泉○亭○覆○之○有○碑○遠○法○師○與○殷○仲○堪○臨○北○
澗○松○下○談○易○處○澗○松○今○不○見○山○樹○深○幽○涼○秋○清○風○習○
習○亂○葉○墜○亭○入○泉○中○飲○者○不○沒○傍○數○步○為○冰○壺○泉○無○
亭○水○清○冽○溢○出○煮○茗○最○佳○月○夜○輒○往○照○佳○東○林○數○日○
無○不○飲○冰○壺○泉○者○古○龍○泉○在○大○殿○後○泉○湧○獨○署○古○龍○
泉○字○側○為○龍○泉○精○舍○孟○浩○然○題○詩○處○也○瑞○像○閣○踞○泉○
上○閣○高○數○丈○奉○阿○育○王○所○造○金○像○文○殊○大○樹○覆○之○屢○

藕灣文集

卷之五記

六二

欲○下○壞○閣○香○谷○泉○近○西○林○在○永○公○影○堂○前○永○遜○時○香○
不○散○者○七○日○谷○泉○亦○作○香○氣○故○曰○香○谷○清○冽○亦○數○煮○
龍○潭○泉○在○大○河○亂○水○中○别○河○湧○出○色○亦○少○異○由○精○舍○
旁○登○山○路○崎○嶇○晋○大○樹○間○深○幽○曲○折○近○里○許○入○上○方○
塔○增○傍○為○虎○跑○泉○遠○公○與○衆○憩○上○方○患○水○遠○虎○跑○其○
石○水○出○上○方○舍○類○泉○亦○空○覆○以○石○予○起○而○視○之○清○濁○
半○矣○同○望○天○池○香○爐○諸○峯○東○林○居○山○平○地○大○河○當○其○
前○巨○橋○亘○之○小○河○當○三○門○內○清○淺○可○掬○向○所○稱○虎○溪○
李○北○海○虞○伯○生○兩○碑○峙○其○上○汲○河○煮○茗○不○減○諸○泉○今○

以大河橋當虎踞者非
長短錯落極點綴之妙顧亦方

滿漢文集
卷之五

荆楚樓記

觀宋使君將母樓之作而知天下之治也昔周之
盛也臣勞于外則君探其情而代之言四牡之詩曰
王事靡盬不遑將母先之以恩而悅之之謂也及其
既衰羣臣疾其儔為奸言以惑聽至于疾痛而呼父
母正月之詩曰父母生我胡俾我瘵是也小宛之詩
兄弟相戒以免禍亂其詩曰明發不寐有懷二人又
曰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畏之至而極于慎之謂也
蓼莪作而伊蒿伊藟其精亂其目眩矣北山之大夫
行役而致怨于偃仰棲遲者以排于王事又非第
且畏而已夫方其盛也以天子之尊下言其憂勞而
如恐不及及其衰也其臣疾痛以呼之恭慎怨排以
號之至形為歌吟而在上者漠然而不聞豈非人臣
父母之際固治亂之所係乎屬者天下常多故矣疆
場之事四方交誼兵聚餉匱而督儲之臣與戴甲之
士奔走于行間不少休方是時也又安得而聽寢門
之鳴鷄鹿鎖奉几杖脩灑以燕事二人乎我牧仲使
言歸之臣也佐郡齊安三年矣幸天下安樂無事

賦詩詠與賢人君子砥礪不朽之業作將母樓以奉太夫人使君固年少斑衣之笑罔間寒暑而太夫人亦坦坦施施由中州就眷臨早無當年風鶴之驚以憂其几杖而齊安之士大夫僚屬下及商賈編戶鬻販之氓皆樂得而觀太夫人之儀刑與使君之尊養故曰吾觀于將母樓之作而知天下之治也抑吾聞之使君之先相國文康公實佐天子戡亂以致治平而太夫人亦得相修二南之化以毘陰教今日者太夫人之坦坦施施以就養臨阜也上無四

鵝鵝文集卷之五記

杜靡盛之勞而下無北山不刊之嘆亦太夫人之自享厥成而已吾因得載歌斯千以慰太夫人斯千之詩曰殖殖其庭有覺其楹曾曾其正噉噉其冥君子似寧言室之美而太夫人之所休息以安也其入章曰乃生男子載寢之牀載衣之裳載美之璋朱芾斯皇室家君王言太夫人錫類之慶而使君保世以滋大也嗚呼盛哉

道篇以盛衰二字作眼淨如冰雪順若流水頌亦方

慎獨齋記

邑侯任公既作內省堂復治齋於堂之東偏而名曰慎獨上目名張子而觴焉張子曰有是哉吾今知聖門不傳之秘猶在天壤而伊洛餘風被人甚深也昔者孔顏沒而遺經雜於漢訓詰於唐蓋微言不絕如綫迄宋而吾楚道州統緒乃大著然其先安樂先生之尊人天叟者已自范陽讀易伊川矣安樂子文雨世繼之隨則二程連審於洛陽顯道峻嶺於上蔡彥明落落亦在戶南姚樞許衡繼起河內則皆豫產也

鵝鵝文集卷之五記

夫此數先生者其於理學或不無一門深入之殊而不能外慎獨為宗旨故曰慎獨者聖門不傳之秘而伊洛之餘風也今任侯亦豫產宿經濟自許慷慨欲立功名不下安樂少年時至以盧龍司士受裁移濟而彈琴之餘退居一室猶兢兢戒誠僞辨欺慊焉豈非生長賢里伊洛之澤沾被渥與仰吾聞之誠意致知聖凡大肯綮也故古經大學致知之後選接慎獨若曰獨知無偶當慎此知即誠正修齊治平總索篇此耳後儒不察分章裂句補割支離餘姚出而首唱

良知復還古本戒慎恐懼之學亦既光昭日月而久而不免於晦者則以功利汨人久而章句之漸靡無窮也若夫明新合併之旨亦既有道矣世無晚近令靈之族人各有知即各有獨匹夫鷄鳴夜氣莫不有凜凜難昧之心而恒風草於大人之學術而古大人之學亦決不以窮鄉僻壤而棄其民於利欲錮羈之間誠使明德所被民蠢蠢惻隱興焉農淳士朴商慈女儉孝弟慈讓於雞犬桑麻之中而上帝汝臨之天下豈足治哉故曰大畏民志此謂知本言慎獨之學

通上下也然則是齋也侯第自爲勗已哉

東海文集卷之六

廣濟張仁熙長人著

同里 劉醇驥千里 閔

顧景星赤方

傳

祖文林郎玉臺公傳

王父玉臺公諱金和字汝節文吾公長子少補縣學諸生習經史百家言已乃捐棄羣書靜坐一室案間盛唐詩數卷時中宵起坐吟嘯而已學使者陳公霖

藕灣文集 卷之六 傳

岩試遂首公次蘇生某者公師也公雅不欲居師上

陳公義公言乃首蘇次公公嗜學不治生產業屢試

高等不第中年遘疾益靜攝多習導養術公生平學

術大知若朴致虛守靜得力病者多也歲貢司漢陽

訓上官廉知公學咸敬禮之有豪貴人貪徐生某店

產因構陷之太守以語公公不可歸而太息語劉

人謂人曰嗟乎吾兩兒皆諸生安可以人諸生知人

哉翌日太守復語公公曰徐生無大惡而貴人多誣

詞即若此解官歸耳太守知不可奪嘆曰公長育也

竟寢居漢陽五載遷城步諭公至城步太守林司理
 黃交薦之丁卯遷平武令平武邊松潘張臘至則小
 河守卒以府胥索賄持糧聚而譁且欲刺公太守太
 守恩登陴枝梧公急見太守躬往諭解囊中金爲生
 酒饗之單騎按其壘諭以禍福留投戈羅拜事立解
 後公廉獲其首事麻老虎輩數人朴淑之藩司吏以
 妾強氏誨潘吳商趙世興者既得其金詭而殺之已
 並殺強以好告公得其情竟以吏償死李藩父子殺
 人推官沈納賄欲脫之公卒置諸理其議決多此類
 三

藕灣文集

卷之六 傳

三

公性慈緩及摘發奸伏輒如神明平武附郭治衝煩
 公每暇往往晏息瞑目坐夜不入內一青衣侍書室
 見公夜披衣坐寢榻鷄鳴秉燭蒞事不倦即以公爲
 神仙人廢睡臥矣三年覃恩勅封文林郎卒與推官
 沈不合遂解組歸公歸好讀書手錄王文成龍溪管
 東溪先生諸書乙亥流寇瞞邑公避走湖上丙子公
 及孺人八十愛壽值兵賊稍息家人上壽如平時明
 年復避賊斬陽而湖居六年嘗語仁曰孔子言博約
 孟子亦言博約格物致知我明自有統緒聞見不已

藕灣文集

卷之六 傳

三

空滋習氣古人云不在多言在力行我壯時即多病
 習導引術持之永久寡息隨時萬務紛馳不廢不
 寢卧吾所以逸也至中宵獨坐簡要獨爲得力萬籟
 俱寂一理孤明又何事誇深山之勝哉汝等動謂妻
 子實碍汝自得耳余與兩祖母坐卧數十年寒暑不
 與也仁熙凜凜晚受教辛巳劉孺人歿僕婢多瘕死
 歲漚飢壬午家園暫安堵公乃歸踰月卒明年正月
 蘄州破諸達官咸野死不塋人謂公高朗令終云公
 二子長伯父歲貢孟常公次仁考甲子舉人公生嘉
 靖丁巳七月十三日卒崇禎壬午八月廿五日卒八
 十六

王母 封劉孺人傳

孺人姓劉王父玉臺公正室邑劉公養素女也劉公
富于財欲厚嫁孺人早卒家貲散去孺人索數十金
歸王父王父少多病家人生產業孺人身任之阡陌
錢錫豆菽雞犬廊舍芟庾婚喪交際之禮咸備而治
而孺人觀益布衣蔬食躬親節儉收租二千石已
從王父宦于外宦十二年歸鄉里而孺人乃更以貧
聞孺人性敏善斷儉如奇男子諸難難得孺人
語立解又寬大御下簡脫避兵寓新州縣鎮聚居
孺人傳語孺人孺人曰然予知之久矣刻數不得下
和韻無令多盜可其寬大如此王父令屬平武孺人
不欲往強乃往孺人在蜀三年不樂日念村里雞犬
離落兒婦朝夕上甘旨而思仁熙彌篤時時爲仁涕
泣孺人既念仁熙不一見又度濟距平武往還數千
里絕險即往動經歲月風波虞不可測獨王父諭
仁熙毋得輒往蜀勞苦夢寐仁是以三年未侍孺人
孺人所以念仁熙憐愛仁熙逾少子者仁熙彌月而
孤孺人鞠之掌膳間倍至自入塾總引迨補博士弟

請壽文集

卷之六傳

子有室猶與孺人同居未嘗旦夕離也丙子孺人
與王父雙壽八十孺人素強時爲諸婢補衣履或笑
之曰吾今是亦無他晚年骨瘦神益王與家人談經
旦夕無愆色寬仁謙約不形喜愠多樂易風與王父
比德千古矣二子長伯父孟常公次仁考女一適饒
諸生某辛巳五月廿四無疾終孺人生丁巳九月十
八迨卒年八十五塋邑北白石山

先考舉人雪巖公傳

先考諱楚偉平武公次子字小損號雪巖少壯健好讀書年十六外祖徐公以壽州晉蘇州海防同知迎公婚公裘馬扁舟訪館娃錦帆之勝時已富詩古文詞先孺人又深好筆墨相和倡如交朋已酉春自吳歸孺人作歌餞別又五月孺人歸生仁熙孺人卒異時公謂仁熙曰余喪而母如失左右手也公爲諸生受知葛岷瞻先生食餼天啓癸亥仁熙補諸生公年三十甲子公中鄉試乙丑上公車不第歸益喜遊省

藕灣文集

卷之六傳

先

黃了衷房師江陵尋走襄陽作登樓落帽抱膝諸吟平武公教諭城步公往省與寶慶太守林公丞黃公極酒絕巖遊白雲諸洞訪故伏波將軍遺廟易像更新祠制文祭之抵衡陽登南嶽兵憲吳公國仕朝夕倡和戊辰王父令蜀公曰京試歸卽往省在蜀彌年歸語仁曰蜀多奇山川吾所經輒志之東上牛心有唐陵墓在焉經石紐則禹跡也道江油討青蓮故址因而下涪江蔡白帝聽猿黃牛觀瀾峽隙天片浮來目不容瞬夜挑燈雲雨山根讀子美白壘赤甲詩兩

奇相發則以身作汪矣庚午復上公車不第辛未九

月了衷黃公按南臺書招公公南遊買諸經史盈舟一時名公卿客金陵者公皆與之交冬歸以十一月

廿九日暴疾卒于舟中春秋三十九嗚乎痛哉公體貌奇傑英論風發當時謂高山大嶽蓄洩雲雨慨然

有日月勳名之概又席世業不干人私上大去過者卽爲陳利獎甚悉邑有徵發諸里正環公白緩急公

皆爲次第言濟民感之其卒也或奔走駭怖曰孰爲吾陳利獎者輒痛哭公好遊所至輒著詩文自娛仁

藕灣文集

卷之六傳

先

哀爲遺帙賊破斬州仁熙繫詩亡

先妣徐孺人傳

仁熙不幸不逮事先孺人。曩灑涕讀先考所製墓銘。又詢孺人朝夕婢子曰。孺人生萬曆辛卯九月廿七辰時卒。庚戌七月十八巳時年十九卒。故爲仁熙噫。嗚乎。仁熙尚恐狀孺人哉。嗚乎。仁熙尚恐狀孺人哉。禮曰。母歿而不能執。母之器。手澤存焉。爾世亂人亡。柩闕畧莫綴于篇。仁熙懼焉。仁熙稽顙曰。孺人姓徐。諱玄象。字奇孺。蘇州海防同知存吾先生幼愛女也。方孺人未生時。魯宜人有產狀假寐。夢有緋衣貴

藕灣文集

卷之六

人。以十日至蕭衣冠迎之。語外祖大夫曰。若生男宜貴。卽女也。其在壻乎。宜人憂曰。吾顧安能十日作產狀已而愈更十日。果生孺人。大夫以夢故憐愛孺人。孺人又幼慧。凡乞配不許。孺人長先考二歲。乞配許之以張氏。世德也。五歲從舅氏學。章句通孝經。論語小學稍長。學爲詩歌。日誦數千言。從大夫教誨。吳江又從守壽陽婢子曰。孺人年十二在壽陽日坐一斗室。牕色如水。几案肅然。筆墨詩史粲如也。以徐呼婢子。博奕女紅。置不屑。居壽陽四年。從大夫丞

藕灣文集

卷之六

蘇州又棄一切博奕戲學書爲詩歌。吳多經史名書。畫大夫心念孺人好。益博致之。有餽遺者。屬孺人司筦納焉。孺人旣得聚諸佳賞。又坐一小室。輒高吟如書生。至燒燭中夜。校讐盛唐諸名家。三月而卒。事吟諷皆上口。歲戊申大夫迎先考。就婚于蘇。先考性亢爽。孺人靜適。事惟謹。日夕商確。今古心益喜。逾月。孺人出所筦納筆錄以奉大夫。吾且爲張氏婦。豈復能阿爺作多財宰乎。大夫嘆曰。嗟乎。其哉。兒奈何。介若。是明年春。先考歸。試楚孺人作歌別之。其詩曰。送君入楚江。悠悠歸路長。一去隔千里。竟夢伴瀟湘。其次章曰。送君入楚城。携手淚欲橫。安得衡楚者。累池起北溟。書法森森入古。又大書別路雲初起。離亭葉正稀。所嗟人異雁。不作一行飛。二十字縱橫老硬。猶爲奇放。新城未破。仁歲時伏讀之。墨澤蒼蒼未嘗不灑泣也。其年夏。孺人隨舅氏歸楚。大夫送之江上。撫其手曰。兒卽歸。當數行我。孺人歸次京口。致書大夫曰。兒從襁褓。未離掌膝。江頭道別。意緒淒然。舟行風水便利。遂達京口。江南佳麗。過眼成陳。廣谷大川。靡能

記憶舅氏出鮑明遠大雷一書與兒讀之如賦如誦
舟頭瑣瑣恨不能竟所思官舍清華牕案如滌挑燈
夜坐日起奉甘旨晨昏戀切切耳阿爺阿母無恙四
時之字成功者退山林觴咏幽情暢遂何必紆拖青
紫乃稱貴乎書至大夫撫然曰吾拘係一官不及吾
完達甚異時大夫哭孺人有渡頭分手處京口寄書
時謂是書也秋孺人歸張氏布衣大帛朝夕舅姑惟
虔婉婉奉諸母諸母亦駭嘆曰貴家女乃如是時先
考多魁外館孺人亦稍習女業猶耽戀經史抄錄

藕灣文集 卷之六

名家詩第少吟咏聲詩不數作作亦或存或否蓋風
然有秋冬氣矣明年六月生仁熙遂避寒疾不可起
以玉戒指一雙屬仁熙于先考竟卒卒之日舅姑哭
于堂諸母哭于房大夫嘗宜人哭于堂于房婢僕無
不哭失聲嗟乎經月孤兒焚執人鬼彌留之日戒屬
殷勤此何心哉此何心哉終天有憾惓惓彌深仁熙
死其可答諸

文情交至具見孝思 王登善先生

皇清誥贈資政大夫內翰林院國史院大學士

明誥贈徵仕郎吏科給事中原任山東登州

府福山縣知縣復宇宋公暨詔贈夫人明誥

贈孺人勅表孝節張氏詔封太夫人明誥封

太孺人勅表孝節丁氏合葬墓誌銘改王作

順治六年月日內院大學士雨恭宋公之母丁太夫

人終於京邸太宗伯稽諸掌故以宋公惇篤勤

勞歷任邊圉燮理國家宜祭葬父母上乃

允禮臣請曰其子祭一壇父母合葬尋慮其毀瘠

藕灣文集 卷之七 墓誌

遣閣臣賜醕茶玄狐裘公拜稽首謝大司空議致

水衡錢修墓樹石碑神道遣官蒞省牲及饌灌用

荐豆燔滂煌煌大以迓天子之休已丑三月大

學士宋公匍匐下拜曰某之邀有光命將以母夫人

附於先大夫及嫡母張夫人之墓有日矣惟是隧中

之銘敬以請某亦盤辟拜曰余小子知公家不懈於

懿哉亦曰宋氏之祚有基之者矣按公諱沾字復宇

商丘人故徵子爵也始祖貴貴生贈戶部尚書璉璉

生詔贈內翰林國史院大學士賜號樂菴即公父也

公性嚴正私居不少訾笑以家產讓弟居貧爲冢宰
莊敏公繼從子法其清儉好博綜羣書以文章名於
時中萬曆辛卯舉人念親老就福出爲吏不喜刑名
刻激之術嘗自稱曰三尺法第無所怙耳爲民父母
使民畏罪側目以嚴酷間如束濕何正賦外不羨取
無肺石錢絕一切餽遺意泊如也先是權鉛之役縱
騎四出徵山東歲鉅萬有姬携一童子出粥抵鉛賦
公詣監司還遇之途怛然代給其逋惡詣大吏請減
賦大吏聽公言竟得減有持僞符者羈勒漁諸邑騷
然煩費公識其僞也法斃之公揭官常六事首學校
時學宮廢公出邑貯百金佐之歲俸逾月學宮成廊
廡一新士人德之公治福三年以勞瘁遘疾福民奔
走羣所竟不起初公娶夫人張氏年四十餘無子聞
邑丁公有冬女賢公備禮請之三年而國史公生張
夫人喜曰昔魯伯姬歸宋三國爭勝春秋榮之爾季
敬性成虔強力作吾姊妹也何嫡庶足云悉廩廡場
園營鑰遺之公之仕福也公尊人樂菴公母田夫人
老公曰吾安能一日而離吾兩尊人迎之祿養方是

時丁夫人率先歿卒奉樂菴公田夫人廿旨無少置
而夫人所生子國史公年八歲輒通章句大義公保
之嚴夫人時從旁竊聽之及公出佐公口授微如公
公既卒於官福民無男女負香幣晝夜哭給事孫公
善吉作墮淚碑志之公居官貧至不能飲邑人又各
捐金治棺緋隨哭送於塋夫人力佐張夫人喪喪事
日夕強食飲奉老舅姑髮鬢白也下挾八歲兒
笑然泣走商丘道千里無少曠舅姑亦以夫人故安
之鮮悲嘆曾足役也非丁夫人俯仰幾失所人咸稱
福山公令德所感云夫人既歸商丘值朱大飢夫人
無橐中裝解所服簪珥易糲糲其僕事農家業時等
菴公年八十矣夫人以農家獲上甘旨春秋祭奠福
山又以其餘延塾師教國史公僕皇甫希者忠人也
且拚且泣勉國史公於學少不聽則大哭以號國史
公感慟泣下二夫人亦泣焉會田夫人張夫人相繼
卒夫人弘濟艱苦適國史公仲父庠生渥者早夭無
子孀母劉矢志勵節夫人遂與居舍影相吊相得歡
甚異時夫人歿猶總卷三十年同居劉母不置也居

父之夫人以力田故家稍振督國史公日益嚴出入必告所與交不敢少濫見其文爲衡者金真則淚霰
後下歲甲寅國史公年十七補邑庠適樂菴公年九十樂菴公起觴賀客因楊解勞丁夫人曰乳下幼孫賴爾遂已成立亡兒感于九泉老人復何求乎又四
年而樂菴公卒夫人敦喪事備禮如男子時樂菴公夫人福山公張夫人及仲父渥五喪咸在殯夫人感手殯之豐儉悉得中里人羨之歲辛酉國史公以諸生舉於鄉邑士民服夫人義因以張夫人及渥妻

藕灣文集 卷之七 墓誌

劉並請於督學使者得旨旌表稱一門三節而福山公亦以是歲祀商丘學宮福山人思之兼祀名官語詳旌表諸錄中歲乙丑國史公成進士筮仕陽曲省刑息訟遇孝子節婦必式廬而禮之夫人命也時屬當事用兵勅州邑市鉛國史公請於夫人將以去就爭夫人曰去一官復來一官後者未必勝前也不見汝父福山鉛穴事乎國史公勉留調護事遂已國史公擢掖垣抗三疏發銓部數十年宿弊或曰時未可爲夫人笑曰首鼠兩端何以處言路疏入左遷山西

副使夫人怡然就道歲壬午流寇破歸德國史公負夫人喋血鉅鋒中渡江僑京口已國史公調遵化監軍進撫順天三日而京都失守僞權將軍虎翼候寇布滿三協國史公忿怒投袂起請命夫人曰人情厭亂兒欲乘時集衆如母何夫人曰爲國忘家汝職也時不可失國史公乃潛約大將唐鉅集數十輩舉義白羊峪鼓行入遵化諸將軍歃血誓師升堂拜夫人夫人亦徧拜諸將軍曰圖錄有籍著在玄象吾兒鼓朝氣負羽爲諸君先生死相與共之諸將士咸奮摩厲而前不三日遵薊四路之賊咸衿甲面縛遂雪國恥會王師至念公忠招撫順天如故順治二年賜宴湯泉國史公以都御史首文階並勅賜丁太夫人宴夫人頓首謝曰三命鼎銘宋具前式汝其積思廣益共籌鈞軸乎又曰吾比見鄰里於祖妣數世生忌多遺忘我雖老頗記憶命榮孫筆著之國史公季父辛生湛遺叔母陳氏夫人忽念之曰汝陳叔母孀居淒苦數年不一執手我一張姊委巷遺貧賤骨肉義難忍置相憶爲勞夫人貴不忘舊類如此

藕灣文集 卷之七 墓誌

副使夫人怡然就道歲壬午流寇破歸德國史公負夫人喋血鉅鋒中渡江僑京口已國史公調遵化監軍進撫順天三日而京都失守僞權將軍虎翼候寇布滿三協國史公忿怒投袂起請命夫人曰人情厭亂兒欲乘時集衆如母何夫人曰爲國忘家汝職也時不可失國史公乃潛約大將唐鉅集數十輩舉義白羊峪鼓行入遵化諸將軍歃血誓師升堂拜夫人夫人亦徧拜諸將軍曰圖錄有籍著在玄象吾兒鼓朝氣負羽爲諸君先生死相與共之諸將士咸奮摩厲而前不三日遵薊四路之賊咸衿甲面縛遂雪國恥會王師至念公忠招撫順天如故順治二年賜宴湯泉國史公以都御史首文階並勅賜丁太夫人宴夫人頓首謝曰三命鼎銘宋具前式汝其積思廣益共籌鈞軸乎又曰吾比見鄰里於祖妣數世生忌多遺忘我雖老頗記憶命榮孫筆著之國史公季父辛生湛遺叔母陳氏夫人忽念之曰汝陳叔母孀居淒苦數年不一執手我一張姊委巷遺貧賤骨肉義難忍置相憶爲勞夫人貴不忘舊類如此

順治五年十二月夫人病痰疾百藥罔効知不能起
獨諄諄問封贈能及大父母乎國史俛對曰應及夫
人喜曰足矣遂命盥浴端坐而逝壽七十一國史請
喪制有命敦趨入閣聽私第持服 允部臣

請與祭得合塋福山公墓士女迎奠龍輶縞衣塞路
嗚乎生榮死哀若福山公張丁兩夫人可謂兼之矣
銘曰惟福山公董桂爲性本實敦固憂民如病祗奉
三無愼御六柄革弊除礦東海以振厥有賢媛克修
壺政七誠法曹三遷擬孟膝下公孤冬溫夏清海晏

藕灣文集

卷之七 墓誌

六

河清麟功鼎盛 帝曰余輔汝惟象賢 錫之
袞衣醕醕載筵易云其逝含禭性畢龍章丕赫馬鬣
封高永奠幽宮黃土白茅

其操縱離合自太史公來而清婉曲折不作一割
棘語又廬陵之神也允稱大家 劉千里

藕灣文集卷之八

廣濟張仁熙長人著

劉醇驥千里

同里

顏景星赤方

閩

雜文

客存

客有問於張子者曰今之明經昔之明經也歟張子
曰非也方今制科無所謂明經也廣貢焉爾已客曰
吾姑無此之問方明之盛洪宣繼軌厥有歲升服膝

藕灣文集

卷之八 雜文

在二

里選閱月兼年竊理歷務永銀鍊於序庠稱丈人而
入告或列公孤或腐坊論或與掄英開章列句其後
爵不進於異途而大夫君子哀而振之然而世之號
斯途者髡頭豁齒溢骨癰肌而足卷轡而躬蘧條面
龜橫理之垢身樞半緇之祛目耻眙以仰觀戀一經
而詰之較計毛髮數簪爭新動設微賜反唇一文天
下之士望之如逢朽枿如嚙枯莖如老農嫗白髮跛
踣瑣尾複沓以課斗升是宜達人憎弃以爲口實舉
足虞蹢而一見而恐卧也吾聞先生幼不兒嬉熊熊

笑前別業爲廬。積書成癖。先生請之。曾不干祿得意。
 而往。風月載吟。雕冰繪雪。以冬以春。一字累句。單詞。
 刻骨。理經以千尋。登文臺而萬蓋。又聞先生丘園。
 惜影志道。忘劬錄金。帖耳曾不。矍矍。翹翹爲異。矯矯。
 爲愚。傾逸而勞。實摯而疎。却聘而扉。屢問施金而室。
 每虛及其蕭然。緇袍寒暑。妻子欣欣。亦不譎汝先生。
 之于學也。豈猶守其單細。而溺于瑣言者乎。先生之。
 于行也。豈猶較其卑苟。而挫于偃俯者乎。低顏駭羽。
 漸浸膠鬲。四十餘載。如鳥而籠。華髮。仲仲頓首。京洛。
 藕灣文集 卷之八 雜文 文三
 何。倘。佯。自。弱。而。首。尾。如。背。也。張。子。笑。而。不。答。俛。呼。而。
 與。言。曰。客。亦。知。夫。子。乎。子。所。謂。坎。知。止。而。流。則。行。者。
 也。余。少。孤。蠢。誤。耽。篇。藉。形。蹇。神。迂。文。窮。語。瘠。蛇。涎。各。
 想。簞。仕。若。穉。早。背。先。君。進。取。之。易。而。學。南。北。燕。越。焉。
 壯。寡。良。朋。祿。利。之。誘。而。文。葛。裘。冬。夏。焉。突。而。自。棄。絕。
 志。纓。綬。足。不。履。衡。文。之。區。字。不。挂。策。名。之。藉。迄。乙。干。
 甲。再。易。支。干。矧。今。遭。逢。聖。代。據。要。位。者。人。程。朱。膺。翰。
 藻。者。宋。韓。杜。安。能。塵。涓。滴。而。益。江。海。之。大。厲。盆。埃。而。
 增。太。華。之。高。哉。辟。諸。農。夫。不。其。獲。畬。不。耕。苗。矣。然。且。

足。金。闕。名。上。春。宮。辟。之。置。郵。從。于。衢。肆。以。達。郊。野。
 而已。雖。然。敢。不。務。勉。乎。哉。整。吾。壯。志。證。我。真。詮。一。言。
 格。格。三。立。拳。拳。枕。北。窓。而。高。蹈。攬。浮。雲。以。坐。遷。信。品。
 類。之。得。時。觀。四。序。之。靡。愆。且。夫。造。物。鉤。陶。盈。虛。否。泰。
 守。理。數。者。誰。知。勇。安。義。命。者。忘。巧。拙。靜。兮。若。谷。逝。兮。
 昔。川。凡。子。進。退。靡。不。類。然。生。死。一。致。窮。達。咸。妍。以。俟。
 百。世。介。然。而。聖。又。何。惜。乎。古。今。之。殊。號。而。類。吾。子。之。
 又。復。而。倦。倦。
 劉。彥。和。云。迴。環。自。釋。頗。亦。爲。工。宋。牧。仲。
 藕灣文集 卷之八 雜文 文三

首婦晉文

俗以臘月廿五日五鼓焚香楮迎玉皇曰是日也
玉皇降自朝達於夕無婦姬晉聲夫婦姬以晉為命
者也竟是日不晉婦果畏帝耶將以欺帝而自謂不
能晉耶抑帝果第以是日降耶降而不聞晉帝迷信
其終不晉耶是俗也盛於燕燕一男子慙而愚素苦
婦姬晉且懼帝之為所欺也于是其夕潔釀茗為餅
一盂焚香幣迎帝而首之曰惟帝降生厥有陽陰陽
有殺剛陰惟柔恂其徵在婦宜口如瓶胡為不爾厥

藕灣文集

卷之八

雜文

舌信信易之象女兌為口舌兼以巽隱史巫紛悅胡
放厥詞厲如鷹鵠人或謂男有諸有想諧既水漸愬
亦火怒豈若婦晉有繼無素臣請悉陳大可咎惡八
宮則嫉遇美則嗔怨起床旁不戒而礎雷行風偃美
主如嬰禍延主跪泣永長門降而勢族各有模規或
醺而橫僕妾含悲淑人夫子如綱乍頹炯炯家戒莫
之制羈母貴夫豪勇不可措語有不聞氣有不觸恐
垢執剛動而多拂是曰貴婦其晉彌酷下逮窮簷村
姬嫖母萬億同羣百轍一軌孤指不容寸器如阻震

藕灣文集

卷之八

雜文

益舅姑吹聒妯娌毫髮別離割斷子女隣婺里媼晝
格暮抵水立山弛轍易旗靡或以鷄豚鎮日闕閭或
以菓蔬窮年傾特或以已汚糞塞人耳北斗南箕逡
巡莫指是曰穢婦其晉倍俊嗟哉人世有婦而孀帝
之所矜有妻而繼帝之所鄙彼不知咎乃以為倚一
涉茲流其晉百倍凡婦之舌如江如河無壑而壅有
倡則和凡婦之言如日如月西沒東興有繼靡竭如
市閭闢如虫嚙齒自古及今莫其有截頃聞帝臨強
自劾必鏹塞漏填蟻堤鼠穴將以欺帝謂彼無說臣

問帝靈聰于無聲曰明日且靡暨之停豈以彼欺而
謂彼誠帝之明聰百爾大神飛騰空虛降格降歆豈
以彼欺遽謂彼能維帝大慈凡百維新宥其一朝許
以生平寧知彼晉質明而興謂臣不信帝其載臨帝
之有北有罪斯極帝之不治帝胡終墮于是須臾若
有傳帝命者曰汝之所首誰曰不然而汝實愚不既
其全謂朕朕彼朕益閔焉惟彼婦姬不可告語告之
諄諄彼不余悔汝不見夫以口自波焉者乎頃習交
衝心熱火發暴陰泥牽八劍戟或為鵠鵠聞聲憎

伯再世而人真口。僮僕妻。子疑。目側向非若輩。之申。申。詈人者乎。汝既不。其全。吾亟創之。而不。吾信也。吾感汝誠。凡汝所首。實以教彼。非疾而。嗔。吾勅。音屬。勿赦。勿矜。取彼。譖男。並訊。而懲。庶其止之。以奠。下民。

此長人倣子厚可之斬。凡罵僮等。作縝密精嚴不。獸蹊徑。殊一味。慈心。非蹈詈人轍。朱敦仲。

遊戲入古之文。須無一字不老。又却妙在嫩。僕生。平未嘗敢一涉筆。張子才優。故無倣不可。顧亦方。

藕灣文集

卷之八 雜文

三

蕉說

佛以芭蕉陽燄。泡漚。並稱無亦曰中虛。而質解乎。夫。虛與解。似不能。勁。簪。以。自。異。凡。卉。而。或者。謂。蕉。之。為。物。植。于。階。必。踰。垣。而。後。快。予。每。以。為。迂。田。嬰。有。言。人。受。命。于。戶。耶。則。高。其。戶。耳。誰。能。至。者。蕉。雖。善。踰。得。無。戶。之。說。耶。余。搆。山。天。別。業。兩。屋。間。右。垣。高。丈。許。左。垣。倍。之。中。植。蕉。焉。夏。秋。綠。陰。羅。戶。牖。雨。滴。瀝。如。瀑。地。沙。石。峽。崎。嶇。無。溝。渠。汗。溜。以。注。之。無。糞。壤。澆。溺。以。瘞。之。四。壁。幽。幽。婢。僕。或。旬。月。不。見。蕉。亦。佶。然。蕭。挺。瘠。形。瘦。影。以。助。峙。于。寒。竹。峭。石。之。外。久。而。踰。右。垣。焉。又。久。之。而。踰。左。垣。焉。予。顧。而。笑。曰。物。性。植。雖。瘠。必。伸。請。命。之。言。其。罔。驗。哉。雖。然。中。虛。者。致。必。遠。質。解。者。思。不。滯。遠。而。不。滯。是。罔。面。牆。蕉。固。有。然。也。抑。聞。之。至。人。佳。卉。恒。樂。處。于。濁。淖。腐。臭。卑。抑。自。愉。不。厭。困。垢。不。視。夫。淤。泥。而。腹。烈。者。耶。若。是。乎。蕉。之。雖。瘠。必。伸。也。是。又。至。人。之。所。戒。也。

中有獨得觸物即過其所見然出之非大手力亦何足傳三說融洽標致卓白名家劉千里

稼說

將爲星錄月鋤耕象耘鳥以奠夫臭香章氣者豐
 之種也早卧晏起卑雨箕風三盜不除魚肚恒臘行
 歌而落其實者情農之穡也此二者繇素之道也丁
 亥未既成矣秋雨接降有來謂予者曰余誤矣余惟
 先時之訓五耨五耕厥竭必審大少罔淫蠅蠅如蓋
 活朕不扶宿霖疾風卧其垢葉是罔所勸訴也數日
 又有謂予者曰予幸哉子慮夫與稼族居仆雨偃露
 沃土善播子惟儉力堅稿勁莖包穎均楠余笑曰是
 稿薄文集卷之九說
 欲以子倖易彼正也以子悠悠易彼騷騷也耕之大
 方肥者欲棘棘者欲肥樹肥無死扶蘇多批欲使苗
 堅而地隙非后稷之任地辨土者乎惟勤非勤遂以
 日勞人爽功窳人攘臂必是始之矣于是豐農
 然失爽然嗟曰有是哉世之勤而不得其要者鮮不
 爲憐農口實也作稼說

峭岸一瓊于理大勝于厚 宋牧仲

栗說

務高植遠藏深守固遂高遠而深以固也耶栗之爲
 物棘革而韌以禦無善者予植之圃甚高又遠室百
 餘步秋風始勁百卉欲腓仰之若懸百千萬蜩于空
 而鳥猿弗顧也僕有嗜酒者去圃亦百步不和于釀
 氣活而射之栗飲而敗于中者半張子曰氣腐者易
 坏而物高遠者難汚又藏之固焉且飲淫而敗也是
 以君子慎所處也然則如之何曰卑而峻俗而真不
 戈甲藩籬而厚以固

稿薄文集

卷之九說

亦似柳州顧赤方

雜說一

江海之水逆而波瀾而文焉。不逆則不文也。不風則不逆也。操舟楫者計其安而已。豈為其文章之觀哉。波瀾之文成而江海為殺人之具矣。然而商賈者涉危濤踰遠瀝。白波若山。懾千里九死一生。操舵者後而鼓柁者前也。非樂乎文章之觀而又狃乎殺人之具也。然而死者十不得一焉。則以商賈之狃風波。熟也。今世之飾其詞以好其色。以狃於波濤者。豈為不足于文章哉。商賈而已矣。夫惟商賈故江海不能殺之。

藕灣文集

卷之九 說

說一

諸雜說機穽雋利意多感憤創悼故矯然無所忌。劉千里

雜說二

事之不卒于自然者。吾惡之。或曰。惡在。其為自然也。天耶。人耶。應之曰。自然者。性也。以任情為自性者。非性也。莫易於辨性。莫難于辨自然。猿圓而獨。獨狐之疑也。以其疑為信。禽之善變其聲也。以其變為常有。自來矣。非一朝一夕之故也。以為自然。則自然之矣。適國者之于十里而聽焉。其音異。其俗殊也。之于數十里百里而聽焉。其音異。其俗殊也。非盡表植畦域也。有自來矣。非一朝一夕之故也。以為自然。則自然之矣。雖然。吾所謂自然者。非其猿圓而獨。獨狐之疑。會之變。十里數十里而百里之謂也。故曰。莫易于辨性。莫難于辨自然。准南子曰。牛跛蹏而戴角。馬被髦而全足者。天絡馬口。穿牛鼻者。人。吾不聞穿馬鼻。絡牛口也。嗚乎。人。

藕灣文集

卷之九 說

說二

雜說三

合則離成則毀。廉則挫。長此而進之。貴則賤。富則貧。則寡。盛則衰。生則死。天下所以紛紛而不已也。合則畏其離。成則畏其毀。廉則畏其挫。長此而進之。貴則畏其賤。富則畏其貧。盛則畏其衰。生則畏其死。天下所以紛紛而不已也。由乎前庸庸而處于離。惡其成。先處于毀。惡其廉。先處于挫。長此而進之。惡其貴。與富與貴與盛與生。先處于賤。于貧與寡與衰與夫。何以爲死。天下所以紛紛而不已也。離矣。猶求夫合。毀矣。猶求夫成。挫矣。猶求夫廉。長此而進之。賤與貧與寡與衰與。曰。圖其何以爲死矣。而猶求夫富與貴與。與與盛與生。天下所以紛紛而不已也。由乎前枯槁而已矣。由乎後高大士之所以不。忘于已也。天不爲殺物而棄霜雪。地不爲墜物而棄巖岩。四時不以寒暑而廢。冬夏山虎豹採樵之川蛟龍舟楫之自古而已然矣。何容心其間哉。然則如何。曰。入林不動。少入水不動。波古之人歟。至矣哉。

藕灣文集

卷之九

雜說四

有朝耕而夕穫者乎。曰。無之。有之。自諧之言。始也。其言曰。耶之市有媼焉。夕種蕎麥而生之。而長之。而熟而刈之。天未明。爲食以食人。立化爲獸。而食其力。槐之國有金枝之公主焉。男三女二。廿年一暑。憇也。邯鄲之國有黃髮之富貴焉。數十年一次也。此諸之說者。殊也。遷之國有雅飛之息焉。歲萬錢。可得十萬錢。畫有箕也。夜有程也。槐以兔目榆以眼。而旋相茂也。而人盱眙而睢睢樂將而恐後也。除之國有梯楊之織焉。下根而華也。盾列而于立也。云不碧而緋且紫也。財以臺而華民命者。朝夕也。視執刃以驅其後者。若任公子之五十犗。以爲餌。而笑夫絲絲而釣者也。奴之國有鼠蟻鬼狐之爵焉。利無息。貴無級也。操鞭而左右籙。上下官吏。不田牧而辟。鵲與安也。或輟其繭絲。以繭絲之也。帝也。聞寺也。不以刀。不以文字殺人者。也。視以刀。以文字殺人者。萬萬也。術有如是者。至矣。非也。也。先王之教曰。汝朝譯一訓詞焉。夕譯一故焉。以遊乎藝之圃。而三年焉。而七年焉。而九年焉。

藕灣文集

卷之九

而○又○數○十○年○以○論○道○經○邦○焉○而○無○以○尺○寸○之○獲○而○撓○其○清○風○而○無○以○妻○子○而○挫○其○廉○而○養○其○身○嗟○乎○不○亦○勞○乎○矣○哉○張○子○曰○吾○聞○膏○燭○之○喻○而○潛○心○焉○爲○其○然○之○謂○也○

俗事而文之奇怪錯出亦得自諸子劉千里

雜說五

子夏曰極聞天下之大言則志益廣夫惟大人○大言仲尼之大人與天地德與日月明與四時序鬼神吉凶以格致始以治平終子與之大人殺無罪取非有非禮義之禮義而勿爲也以赤子始以物正終善言大者若莊氏河伯之誦鄒生裨海之談可謂善言大者也不博非大人也不真非大人也老氏淡然獨與神明居無藏也而最有餘泥死生滯禍福局聞見室嗜慾封愛增別是非擇好醜明順逆辨毀譽晰稱譏

移貴賤變陰夷非大人也○治一已而不治天下之人治一世而不治千萬世之人○監於目睫而不監於九州四海之猶目睫也○燭于一時而不燭于已往未來之猶一時也○非大人也以智始以行終至於萬行而該矣故曰大人境界也○變蜂之不知奔蜂則知之○鯁之不知鷲毛則知之○椎拍也濡須也夜郎王也○吾惡夫匹夫匹婦之可以爲天地而不爲天地也○悲夫

雜說六

舜受福于天子曰舜必得其祿必得其位必得其名
 壽天之生物因才而篤者也人之生莫大人倫之樂
 舜父頑母嚚弟傲蒼梧之野二妃不能從焉又其子
 均不肖舜于人倫樂焉否耶或曰是非所論于舜也
 舜人倫之至也聖人于倫必視其所不足以立則
 父母底豫後世必曰有父母焉如此而底豫則可以
 為則矣粟不得暴有臭後世必曰有弟焉如此而不
 為暴則可以為則矣聖人者始不足而終有餘者也
 藕灣文集 卷之九說

始變而終常始憂而終樂者也不若常人之倖冀于
 其遇以為樂者也不幸而不遇則不樂矣夫舜能化
 其父母弟若此宜何如教均耶聖人為孝慈等皆自
 操之無所施厚薄于其間也均不能從其父母弟之
 后以賢聖人于人倫之際猶有操于天而不操于人
 者耶吾未之信也禹不能逮事鯀舜不使其子從父
 母弟賢昌不慈且不兄仲尼黜妻會閔無母孟子曰
 君子有三樂而王天下不與存焉

雜說七

世之好噬噉磔者不必其叫號紛拏者其叫號紛
 拏者不必其噬噉磔者不必其虎豹噬噉人物不常
 鵲黃鵬伯勞杜鵑之鳥鳴呼不休不盡殺人大信信
 又好噬噉為主人守不索人于途而噬之不見異亦
 不吠惟狂則然布穀多言馮延惡婦曰口如布穀布
 穀千年而為鴟以殺人不立斃然必須之千年而
 後變不並至又非陰技毒害者也孟子曰人無實不
 祥不祥之實蔽賢者當之是必唯黃言說以鑠裂善
 藕灣文集 卷之九說

類然同位則忌同時則忌不同時而又不同位則未
 必忌之而蔽之也終日而言說之終日而毒害之又
 不擇夫同時與位而施之孜孜若嗜慾皇皇若飲食
 寒而衣倦而憇不言不吐不能且暮噫則可謂兼之
 矣天生君子不絕生小人亦不絕生君子不全生小
 人則全之是以小人順天君子畏之

續補存疑四詠

廣濟張仁熙長人著

小引

工部存歿口號寥寥數語且自註曰藝也僕少交四公老而彌篤不幸劉顧致矣然四公學術品行實關今古與衰天下賴之而不竟其用濯濯詩文詞理寄跡之餘也暇日竊杜公篇目而大言以廣之表章不盡庶幾古四杰之稱與

和金豫齋先生南征寫懷八首

萬里長安帶日還客亭鐘漏滿朝班清風曉夢連天

藕灣詩集

表古道殘尊入座閒種秫陶潛原為酒解組疏受只

求閒蓬蒿亦有千秋事展卷江天拜聖顏

又

又格文章甲第同芳名盛古是君躬驢傳此日添金

馬列侍從今貴類官有志幼清三禮後奉旨校三禮多聞

倚相九邱中石渠天祿何人任為報詞曹日影紅

又

竟陵興國楚城關貴筑遜才共苦辛竟陵鍾公會典然武興國吳公

皆楚名士霧雨蛟螭時作伴巉峴溪澗總為隣道人
浩氣凌川岳使者皇華歷夏春始信聖朝新撫遠周
正王國不嫌貧

又

襄江宦蹟蓼莪情雲樹依比漢水盈楚國孤忠連北
極荷齋尊人守與安值錦堂達孝話南征公尊人前
夫今贈郎兩朝大業千秋事萬古家聲百代名曾頭
故曰達孝勅書成小傳書七絕憂感殘鶯時修志鎮院奉戴榮賜

藕灣詩集

又

草屋談經事七宜兩家筆墨盡男兒龍門百代傳

史唐室三朝讀杜詩毫釐匪才吾後死文章有遺子

先期曾驚下里稱觴日正是金堂致祝時已巳六月

齊為屏文先二日自都門至

又

雪夕題真坐漢皋卿益吮墨不言勞形容近日全歸
老迂濶他年取讀驥抹藥鹿門心早倦吟詩仙窟興

猶豪吾家仲蔚如堪友更寫山容到野高

雪夕公爲
余題小像

又

半落風塵不可論何人市虎更成恩浮生粉澤工無
迹濁世虛空巧着根魑魅詩書猶滾七豺狼道業幾
存七愁心料得同千古雨後鋤蔬共種園

又

讀書嘗嘆昔蹉跎閣筆股七傍女蘿老去未知新禮
樂客來惟數舊山河買驢不信泥粘耳度履猶勞子

藕灣詩集

遷過爲說江干烟雨好迢七江雨路偏多

蔚江上
余處山阿

髮訂晤
期不果

和舒漸鴻見懷詩八首

倏忽經年八十餘幽懷坦步愛深居已勞閱世成今

昔何處論交更密疎身歷三星惟見舌門墉兩板只

叢書

蘇子瞻自稱命歷三星
牛斗不神獨箕神耳

人生坐愧男兒相樹管

空箋鄭氏魚

又

糗糗總非任飛颺黃鶴晴川共徜徉曾許龍門親立

雪旋驚玉井冷成霜聲沉伐木鶯疑老操滿欹眠月

到廊回首東山松桂夢調雲深處草蒼七

少師事李
文介友尙

多今寥
寥耳

又

黃牛載筆已多季華岳輝公欲界仙洞裡雲霞迷譜

諜門前麋鹿類曾玄苜碑剝落稱懷素書乘通明笑

茂先烟水百城吾不先

去聲同時誰與解轡纏
君尊人
民倍長

藕灣詩集

余二歲同
結社方外

又

八法傳家未可倫平原十世更嶙峋豐碑鉅刻無今

代禮樂縱橫是昔人孤鶴已能追往蹟蘭亭猶欲邁

斯晨他年屈指臨池妙鬼哭應知蒼頡神

所之白父
云逸氣縱

橫義謝于所簪藉禮樂所不
繼兮二家雖殊子敬道技

又

東禪墓側暮烟深傳是鮑公費索尋近得一尊天外

酒遙知三徑古人心杖頭絮切圖東海筆底幽探照
藝林總爲良朋多指顧孤吟下邑到於今余作明遠讀書台記
已刻楚志藝文

又

深雲牢落雨纖纖懷古幽人喜出簾因阨尙能傳杜
甫吾曹豈必盡陶潛執鞭前哲心彌苦揀祀先賢法
愈嚴最恨幽明成隔代追尋舊約手頻拈余與汪十漸鴻錄邑前輩吳易菴韓南阜胡孟培劉千里四公行寔上文宗蔣詩祠鄉賢蔣慨凡之○舒又踐亡友
藕灣詩集

子劉
婚約

又

八旬無友淚垂垂仲蔚蓬蒿枝一枝豈謂脩名愁異
日正慙落魄是今時雲山疊疊終無恙硯墨勞忙間
有詩每到石泉瘠嘿處悲歌五夜輒相思

又

石梁瀑色久沉浮幾負名山一徑幽多劫鼓鍾猶有
韻他年植種總無秋君爲皎口愁風雨我着緇衣任

去留果是滄桑終不變何妨夢裡作重遊余于東山王叔明石梁秋潭圖屢宿其中今久棄去矣舒子詩及故並志之

輓劉廓菴八首

少小英華類建章星辰藻火到衣裳但思北闕歸藜
杖不許荒郊闕野芳短髮有緣編宛委長心無事奏
笙簧會須羽獵長楊後直送薤龍入帝鄉千里母舅仁常常以經史助讀

又

藕灣詩集

六

里人競說瞿夫子牘短才長試不全蔡川先生小試文以白主文主文答司牘此日揮戈寧似昔昏枯筆諸不能盡後才千里亦爾燥尙中天誰能卧稿惟吞墨不信塗鴉類湧泉小技
大邦傳已遍童兒何愧李侯仙

又

夢得金陵詩冠唐專爲吳國話蒼涼豈期志社藩垣
日偏送悲歌哭讓皇北極尙難留聖哲南方何處着
遙荒不須阮馬披猖死老眼他年已戰場公有金陵秋懷八詩

作于懷宗盛時暮年
方脫稿今猶盛傳之

又

馬班漢業久無良棘句鈎章至會昌劉蛻錚七埋宿
草孫樵惻七誤文皇不問冒左多秦語漫說騷原信
楚狂樓上歲除雙鬢頽阿翁曾此慨無祥公少讀書
一樓除女
不肯
下

又

長風山上鳥飛七積布青林萬木稀江表怒濤穿曉

藕灣詩集

七

夢村邊宿雨帶斜暉香紫古鏡人紫胆月滿孤燈客
到屏况復蓮峯頻指點一溪清絕水依七公主邑長
風山社梓
文傳世隔江
即漁溪香院

又

兩魏先生第一流交遊不愧古千秋文章剗剗稱鄙
邑貞巷相公爲公
刻書少許附集耿介孤忠是蔚州筆墨未酬當世
願高操猶負昔賢求可憐資格殊堂陞長使山林嘆
遠謀公謂環溪先生
生平知交第一

又

玩月亭前月滿城羣公坐愛晚風輕謝安理髮人猶
晉劉公幼凝高士雅
度公叔祖善詩靖節明農稻匪杭枕石飛觴誰
伴侶彈碧擊筑任縱橫只今兵燹風流盡老淚偏知
向爾盈諸公皆一時名萬風雅每集邑北園
今皆亡矣而千里○君復歿故云

又

君年先我財三歲抹淚於今十九年豈謂栩栩响秋雨
夜徒成蕉酒若敖天昂七遠道空無路歷七傳書定

藕灣詩集

八

幾篇有女有甥君記否達哉俎豆已能賢公止一女
遺余第三
子佳品甥六人○壬戌余請之
者學將公慎齋千里入鄉賢

輓顧黃公八首

茫屬從難過市閨草堂初見鬢毛新何須下榻方知
已久識高吟是故人江上雲烟欣供客籬邊花竹不
言貧豈期十載西州淚偏向毫筵獨滿巾

又

江城春盡水花紅好友相逢水氣中大叫不知雲滿

座微吟方覺鳥啼風樓舫澤邑驚吳郡細雨頻垣識
楚宮此日丹鉛興廢後滄浪擲筆古今同時談長益
公借校余詩時
海寇震警吳邑

又

樹香不盡半連空萬鳥啼花萬竹中好酒盃上酸意
綠疎簾寸上隔燈紅池邊大署中心願中心願貞譽
先生亭扁名
杖底微窺客鬢同猶憶孤城懸落日他年江閣數歸鴻

藕灣詩集

九

又

君家學術兩程翁塵世餘妣萬里通山竹露林還古
處布袍革寫嚴宗風但聞崇正聯燈火崇正書
院名更喜
期願老固窮千載雙碑懸墓表至今高照白茅中氏顧
二夫子曰巖桂巖
當世有二程之稱

又

白茅堂上氣如虹却扇忘懷憶邵公一代羽冠簪纓
幾廿年安樂醪醕中九重詔下直欣向萬圖書成自

錦豐豈謂蒲輪非夙願是亭依舊鎖清風白茅黃公
尊公貞譽先生
時徵修明史

又

風華歲月傍天長不羨人間燈燭光宇宙動搖直氣
象河山掩映舊門墻雜呈草樹從添色細列虫魚輕
滿筐猶憶藕灣頻過我絳雲橙雪遍飛觴

又

吟竄風物本蕭蕭濟北高呼柄屢操自是鳳麟還北

藕灣詩集

十

極依然江漢起吾曹九歌此日饒騷些三戶何人壯
譽髦爲少大招君一箇無端清淚首頻搔新城有扇
指海內者
宿江漢之間惟
余與黃公詔

又

梅樹梅花去復還聞君原是夢中仙別來愧後生前
慧選勝難逢異國緣遊戲酒尊無白髮馳驅菰苑只
青瑣卽今空上君王殿應是僑崖別有禪黃公與余
密言不便
入墓志聊附之此異
日或有傳爲逸事者

近編補遺

壬申九月廿一玄孫舉

憶在昔庚午 先代聖皇日我年方二旬我父年三
七九月弟兒生我父孫第一今茲甲巳周復值庚午
吉勗老白髮稠侍余猶傍膝八月試闈題見曾孫
出亟呼高祖翁同拜玄堂畢肯酒再三陳座飯餘馨
餽因思昔我生千支爲庚戌其時彌月誕我母不我
恤倏忽歸背老老年黑如漆時聽玄孫啼支節屢到
藕灣詩集 十一

室惶七聲可思戒母藏宜密層七姆話殷滾七隣婦
詰貴謝麟趾尊賤比蠡斯睡庶幾寢床寧敢異佛儒
弼我生百無成空負六朝質余生前朝萬歷三十八年今經六朝罔極
父娘恩岬岬難載筆會誦商周言貽厥惟虞失繼序
勞祖功撫及希天騰于公門路寬王氏淮流溢念彼
聖哲謀猷也衷愈栗

自註 余幼孤不克事母又不克久事父亂離十
餘年今老耄矣得舉玄孫覺繼序之稍衍
也爲先父母
喜而識之

春懷二首

步出藕灣門春露沾衣屢老夫杖鳩寒喜看晴天霽
忽念客雪嚴萬木庸空怒董仲舒云大地且遍之豈
惜湫深寓他年秋雨香黃雲彌宿圃妙爐日夕嘉筆
墨傳幽素茲來緬枯槎格惟松霧殷勤勸老松無
馨免委涸亭七日已昏石根滋永悒思嘉奇也李君作寒雨秋香圖

其二

埵戶念羣兒紛七各四字北望梅心鄉荒七雪盈塢
藕灣詩集 十二

忽傳車上書函開水可數三兒整桂施蓬牕風似旂
依人報夜除曉更雲爲伍低頭拜紫霞魂魄栖山藪四
兒遊南園瘦石青山浦陽冰字有神草七試一睹大
兒老校書白髮頭頻俯肅七暮色中亦倦他鄉雨濁
酒不成行淒涼訊肝腑憶兒也二兒北試書來除夜宿梅心驛三兒遊閩建安四
兒省岳
翁當堂

三子昂以庚午季冬之十三日應劉建安西席
之約辛未獻歲余作二詩懷之

暮雪專爲別江雲凍不開依人雙淚落懷古百憂催

老父髦還好家書阻未來計時思聚首一步一徘徊

其二

怪爾非陶令魯容抱膝安五兒無筆墨一力果艱難

援七人皆暖淒七汝獨寒霞洲夫子地一覽尙加餐

一覽朱晦翁題亭者

次兒晟公車札至

已慣黃河路新沾沛國泥傍人猶冷榻緼火得荒鷄

藕灣詩集

十三

雪積天無岸雲昏馬怨蹄尙能呵凍舞飛扎起嚴閨

四兒環往當塗省其岳藍次公

春江何處好取次鳥聲頻散帙輕橈疾荒尊夜雨新

陽冰神作字陽冰在江夏內篆字鬼神泣于空中供奉月爲身更問東

流水蕭七見古人

南州訪蘇雲卿東湖故居

一片東湖月清波夜七寒千村留物色一市老衣冠

萊欲經冬煖書看隔代殘蘇翁案上止漢書數帙耳杖藜何處去

更閱幾漁竿

滕王閣有感

一自朝散去王勃弱冠爲朝散郎無勞馬當風石苔留愛惜丹

漆許崇隆易渡章江月難尋鶴嶺松西山清隱士嘿

坐止談空

其二

是日冬將半車徒競古蹤布衣誠草率雅望喜從容

謂宋牧旅食疑雙燕歸吟仍四松杜陵雖老病不惜

藕灣詩集

十四

一枝筇子美將別鄭公出峽有雙燕作

荆門費瞿如避亂攸水遂屈之撰集盈筇寄余

詩有願爲執鞭語簡坤若書來云已謝世余

賦二詩吊之用來韵

行吟應我輩飄泊獨天涯淚盡瀟湘水身牽蘭杜花

忠祠憐墜露鄉夢數貽鴉饒有詩篇在離憂莫怨嗟

其二

寂寞岩前地應知尙薜蘿瞿如居處名薜蘿岩所著詩及集古唐宋元明皆名

苑花 抱愁花徑冷嘯月野風多故國煙波斷新書鬼魅

過相思不相見長憶枕漁簑來詩有同心在釣簑句

宗人進象厥初枉過藕灣兼携余舊點杜集至故未

語入

一徑微茫盡千山草木初到門飛鳥好開窗白雲留
孝友稱震仲歌吟遍十洲園花如果寄何日飽風流

蘇人織蒲爲茵細軟可禦冬寒有以二幅寄長

沙李文正道經敷五太史太史留之文正詩

藕灣詩集

十五

紀其事今年癸酉夏廣州太守劉以長幅寄

余喜而志之

嶺南太守誇劉子寄我姑蘇八尺蒲巧織已看花似

錦置床猶得軟如膚高吟瘦日容妍暖溫坐涼雲暮

雨孤爲問長沙李相國何勞展韻嘆空娛蒲冬暖夏涼篇中多

約畧文
正詩

癸酉喜接胡念蒿扎

貧來喜接故人書七到貧交貧勝余三篋止能窮訓

士一官何至食無魚羣英鎖院千裘腋公與修楚志爲總裁萬

里膠庠百代儲公原任江寧督學終上蒲輪誅國計成編那

得老居諸時公以貧館穀舊居

其二

大觀山側太常居太常陳省齋每邀集同人江漢湘沅儼聚廬下

士君能師結襪持衡我亦愧鳴珞樓前黃鶴春無恙

前裡巴人夢有餘一別自知雙鯉約問增三復淚盈

裾時暫別陳氏公淚下不能止諸同事無如此悲摯者

藕灣詩集

十六

陳帝侯族弟進象以明經遵例對策岳陽題里

喜賦

少年挾策事南遊千里江山一望收日月不荒吳楚

路烟波時帶沅湘流良朋歷七訓知已雅調翻七說

帝印舊庭對燕京金水橋未許杜陵青草畔高橫雙鬢倚孤舟

邛竹杖饒子唯遊蜀歸贈

粵嶺邛都竹杖區漢皇初建爲歡娛胡爲蜀布今難

見徒載且蘭大國墟蜀布初與邛竹杖同入漢稱往物漢異之武帝以易郡但費

且蘭川君遂以邛都爲
粵焉郡蜀布未再見
大節本來無去住實心自吉
足支吾我生少小如黃犢不倩他鄉一物扶

戊辰有豫章之遊旅寓江州沙河而匡廬僅二

里許十餘日待友人不至就舊遊所見志感

一徑龍嵒孔道通東林路接太平宮寒泉到月溪留

瑤疑有陶公共陸公霧裡山光常放鹿池邊蓮屋不

生紅文殊金相凌空任閱盡時僧枝數窮

寺右有
明月泉

其二

藕灣詩集

十七

御碑亭側天池寺魯湧清涼出露台河號將軍濤滾

滾峯稱鐵帆

去聲

雪皚皚獨眠曾數孤燈月一杖旋驚

絕閣雷
初遊訪德岩師值
師出因獨宿菴楊

三十年來芒屨老至今猶

怕話莓苔

其三

濟上高賢佐遠遊

遠上大
師也

六朝文字本千秋謝公貝

葉嫌天近持老香泉任谷流生死百年真是夢才名

一代未知休水岩猶有匡生恨日七浮雲歲七秋

謝公

石門高賢

時筇有金僞仙翁一童子抱鷺立者詩云買得

青山十畝多喜從樵子結烟蘿竹空閒坐渾

無事臨罷黃庭換白鷺余愛其詞大似舒漸

鴻東山隱處因和寄舒並筇贈之

五峰深處編雲多雲裡幽人帶薜蘿近日仙家食筆

星籠中應送好紅鷺

藕灣詩集

十八

藕灣全集二十九卷

湖北巡撫
採進本

國朝張仁熙撰仁熙有雪堂墨品已著錄其詩凡初
集十卷二集十卷餘九卷則文集也初集作於前
明身經離亂多悲苦之音大旨宗尙北地太倉厯
下諸人未脫摹仿之迹其論詩謂時弊雖深慎勿
相救公安救厯下至於佻竟陵救公安陷於孱其
與王昊廬論文書謂歸太僕之文秀善而衷於宋
氏之理秀善則易柔衷於宋氏則理信而詘於氣
又謂瑯琊厯下與毘陵歸安兩家角立毘陵歸安
之流幾欲駕瑯琊厯下而上之然徒以其秀善婉
媚沓迤千里白葦平疇者又安能服瑯琊諸君子
制作諸大篇哉蓋王李勢挫以後又復申舊說也

芝在堂文集十五卷

〔清〕劉醇驥撰

首都圖書館藏清康熙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芝在堂集

十五卷》提要

劉千里芝在堂集序



劉千里名醇驥楚之廣濟人也
力學不倦保定王念尼督學楚
中嘗延之以訓多士乙未廷試
至都於魏環溪座中晤之因爲
紹介而相顧芝在堂語其生平
所著也余觀其人醇謹自守無
世俗交結走虛名之態而其所
著書推尊周程識議俱非泛泛
者是以樂爲稱述之夫楚之學

術不振久矣囊中郎鍾伯敬譚
奚夏非不一代俊才也而柔情
麗語不肯擺脫似非壯夫所爲
近有厚麓大雅復作盧爾唱唱
余和汝千里從爾羽翼之以邁
德修業勗勉後學他日心得必
更有進焉者茲篇實爲嚆矢矣

顧卿魏裔介貞菴題

劉先生文集序

國家氣運每與人文相爲盛衰
越觀前明方其黃圖鞏固福祚
昌康則王文成振絕學於千載
山陰泰州盱江相繼發揮踐履
孔孟精旨亘古重新而空同升
菴弁州滄溟亦復奮其才情博
聞服古典則以勗繁聲光以革
陋隆隆皇皇與三代同風也迨
其多事而道學微言寥落人爭

趨於拘滯粗疏章句外鮮契悟
矣其以才名著者又習爲巧佻
纖僻聲格卑下古風盡喪焉是
固有氣運推移不由人力者乎
而時則

盧序二

尊師劉千里先生實生其間先
生家世宿儒仕不克志生而敏
異夙成沉精構思於天地古今
之故少時下筆千言煙霏極狀
才名傾遠邇旣乃正念性命析

理毛絲真修密悟造先天透物
始其於經術粹焉而文亦不廢
當是時耆儒鉅公猶多然文成
山陰之學空同弇州之詩文邈
如矣先生且憤且勵專力鑽讀
期一得志大行其道於天下挽
時習之衰而登諸隆盛前後受
當事者嘆賞旌拔題以命世材
屢矣三楚無不人人能言先生
者東南士類聞聲而思而累不

盧序三

効於司司其道不行竟明之季
莫與伸也遭值

國朝鼎革先生蠖伏魚潛德業彌
邵徐應鄉校歲貢而戶庭未出
白賁丘園高始得具束修禮拜

盧序四

先生函丈焉耳盛名久一從遊
而數十季聞見遽盡不啻決西
江而腹灌之別睹一天地矣扣
關擊節未幾遂聯步南宮忝入
館閣班侍從高雖不敏亦有道

作人之驗耶夫道在則出處一
致何足爲先生輕重然先生學
與文皆盛世之業也行者值季
世而業不効今國家創興山車
水醴

盧序五

望天子方側席求賢破資簡拔先
生乘幾利見濟時澤物於是適
所矣將見明之較行之其事爲
益實登高而呼視閉戶而談其
施爲益廣從前抑鬱於有司者

豈幡然揚鴻毛之風歟巨魚之
壑哉雖然書則何可不傳傳其
書而人知先生之不苟効者獨
爲氣運藏其身有待也卽欲爲
盛世之學與文者相與鞠躬師

卷六

法千秋紀業羣海內特爲壇坫
豈特高也惟高受教有素微言
大作竊窺淵源宋人羨蔡幼學
陳傳良師弟雄視場屋抑知文
中子鼓琴一室而攀龍附鳳弼

有唐三百載丕基皆往來河汾
者耶抑知程伊川聖世逸民大
振師道游楊呂謝賢能景赴耶
况先生一出而道行績赫賡明
良之盛者方未有旣也書特其

卷七

左契耳先生著作甚富文集若
千卷易論若干卷明經闢道若
千卷其學宗文成才華兼擅而
歸根造極有諸文人所未及者
高銘心欲盡請付梓公諸屢內

會里人倡義先梓其畧以行恭
爲序之夫先生學粹行修自信
近始然亦是夙觀聖仁風俗好
善之美也

門人盧高謹撰

盧序八



劉千里文集序

余不佞謬負縉紳之癖通籍來遊
於京師四方所至賢達仁人耀
當世者鮮不擦几杖從之贈編
紵訂之回念二十季久待遠致
李
欽欽恐平仲獨有春秋爾乃入
楚而交劉千里又大過夙簪所
望千里蚤擅弘才負赫赫名楚
當事者屢以命世推之海內勝
流恨眾讎其面而閉戶潛修學

問品行醞藉日深故來茲見龍
致身上國隱然具安石東山之
槩余初從耳食之神形俱肅欲
亟見暮不能旦因遣人具名歷
更舍修幣聘禮而千里惠然肯
來則謂余不佞宜方簡樸聞聲
而得臭味焉不欲慕矯激勸使
者輒車也及聆其緒論察其風
度大抵高邁耿自立不屑徇流
俗俛仰係於孝友廉讓臨事較

然一談而亦不輕諉已於不能
涵泳性理得古人精旨悲天憫
物遂欲以身救之蓋毅然儒者
也既而獲讀諸著述則復博雅
奇麗皇皇乎或爲黼黻或爲鍾
呂展脫溫躡儼置身秦漢上礪
响嘖而帶五漢舉亦社封其中
書猶不足以寵之夫文固儒者
事哉然儒而不文多矣儒而不
文而世之偏材馳驟矜一藻翰

以角易簡畫洙泗爲鴻溝奉游
夏而壇幟之終不相下則聖道
裂矣自文成公豪傑振古發良
矩秘藏以正人心而更刺露其
才情於篇章序論海內文人始
有所宗匠大洲荆川諸公繼之
文質彬彬萃士不得恣於文而
曲矜燕以掩其陋固甚盛也千
里慨然奮興大儒不作則聖道
若昧研心良知有年其於文成

李四

宗旨秘密旣旁通靜悟厭倦業
民矣而猶含蓄待時且以其積
聞強記敷博雅揮奇麗者與世
人徜徉曼延乎述伯之林意俟
其知深信熟乃以聖學語之是
故儒術未用而文承先著今全
集具在詩賦傳記序次論說諸
體各脩皆嚴法以鑄其才淵神
以馭其氣本義理微古今蓋自
大儒遼而文靡咄咄如鬼格磔

李五

阿紫如鳥獸之呼千里爲撫然
盡心者久之故欲以身救世而
先於其文見端文體正人心可
漸正也命志若此視大洲荆川
諸公何所施其軒輊焉卽微不

李六

佞孰不矧愛敬而金石布之惟
不佞二十季交遊多賢達仁人
入楚而又得千里大過風簪翠
也深自慶幸耳雖然千里不僂
爲文入世可文人置千里乎伊

川草廬皆潛修有道由布衣徵
出而爲一代師迄今誦元祐至
元六臣能以人事君千里家學
淵源方壯歲讀書修行克追古
人序貢鄉校而家貧久未上春

李七

官觀其次且不欲苟自試者方
今

聖人在上重道崇儒則所爲大破
資格克灼本領而出之亦當世
鉅公碩卿之任也在明時文湛

持陳明卿馬素修諸公皆爲千里序家集余今又爲序其文以公同志異日千里儒效弘彰知余好書之不阿云

晉陽李昂祥題



劉千里芝在堂集序

千里起家廣濟甲族及余爲世交余先亦廣濟人廬墓尚有在以故於邑知名士多訂誼譜云千里尊祖翁思郊先生爲積學者儒讀書靳史氏鳳廬序一

山之別業暨余先嚴相友善契托忘年朝夕還還無間尊翁孔實先生復繼之其一家著述多經先嚴手繕珍襲藏間出以示余曰此廣濟先輩作子善視之余時方髫髻雖不深省至

今念之猶覺先嚴誨誨鏗鏘在耳也
及千里與余年則肩隨庚申辛酉間
均以童子受知閩周公聚九時余之
心慕千里亦猶先嚴之慕思郊孔實
兩先生焉嗣是余兩家先人相繼寢
沒而千里及余又時地多違疊丁喪
亂相慕雖殷而邂逅之緣無由數數
矣已丑春余倖得第且卑卑就一官
時千里亦適應明經選當對

天子之廷意其久困不遇或不難貶志

盧序二

以從固夷然棄鵠就少司空李公五
鹿時以少叅節駐江黃間聞而高其
義爲禮致之置館延生徒受業千里
自是益肆心古學卽其先世所未竟
爲闡究發明凡執經問難其門者莫
不虛往實歸從游之盛無異考亭之
在白鹿時也余適過下雒李公舉目
告余余謂李公曰千里之學得之紹
聞淵源有自矣久晦不顯非公孰與
振揚乎李公不謂余言謬旣辭去南

盧序三

北分軌又數年千里始游京師雖落
落不求人知然一時聲名藉甚長安
諸貴公咸折節下之栢鄉元老至嘆
服曰爲理學一宗繼儕鶴涇陽而起
若端在茲矣爰有雅說集詩文溯洄

廬序四

集之選自是海內人士羣爭嚮慕千
里而願從之遊者其延譽固有所由
盛也後余在津門致一函爲千里候
備述世交爲悲鳴悼嘆甚惜良晤之
難千里時雖有答而覲面終阻丙午

夏余方駐虞山千里扁舟來過握手
懽然道故甚快生平出其乏在堂集
以示其文多因問答辨論推究性命
微言脫盡俗儒詮諦旁及傳記吟詠
其意咸有指歸非徒侈詞華聲律而

廬序五

已也余讀數過甚快平時所以嚮慕
千里者或憾千里以宏通淵雅之學
內之當使校書石渠天祿中即外亦
宜補郡邑郎官俾稍殫其蘊柰何累
世不遇竟以韋素老惜也嗟乎此不

惟不知千里並不知千里之先世者
千里之祖若考兩先生皆負才不羈
拓落世事及千里則深沉廉退而續
微傳其超然塵外芥視軒冕乃其自
不爲世用非世不用其人也且其族

虛序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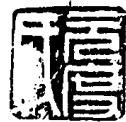
多顯貴令少屈志委蛇烜赫名寧爲
多讓其累世以來寄托高遠固不之
屑屑也乃其著作自在足呂孤傳其
傳也尚不以文章矧科名乎余其深
知千里者故序其所集之書而并及

先世之交有若此也豈

康熙五年歲次丙午立秋前一日楚

鞠通家眷世弟盧紘澹巖氏述於

海虞署中



廣濟劉醇驥千里著

弟劉醇駿龍友校

姪唐雅萬輯

賦

宜秋賦

槐序移兮荻波瘦
房星伏兮蓼風汰
運商節之玉律
兮升澄景於素嶺
氛埃北其高塞兮
霜縹緲而清聯
於是煥暑避事晏
溫多暇匪燥匪寒
乾朗坤劃恣俊
芝在堂文集卷之一

年於玄霄兮浮
鴻流乎茂露
碧湖漸而有儀兮
涯蛤化而陽嬌
時則兮旻薦爽
涼收雲靜嘆輾轉
僂僂其佳入兮
顧婉孌於洞房
腹無難之怡悅兮
經拓落而彌長
鬱精蒐於憔悴兮
幄山靈而展
糗糒良辰兮宜
騁望罷舉心兮
涉莽蒼躡鳳文之
輕履兮峨雲
章而未壯輜輶却
而不御兮統扇
素而罷揚趾
豈微緩兮顧影
同向燁兮鸞翔
日而振彩紳手
蘭蓀風而遺光
衢路駭仙降而
靈邁兮卽之聲
薰骨而媚裳
娉四侯之儵
朗軒豁兮淨
洪湜垢圻而爲
宇倚高臺之

崑岑兮徹寔遠以危處
勞鼎宮竊寔崔嵬之合歡兮
藉含笑花兮時相忌
綠桂魁縈而酷烈纖兮
楓凝丹霞以回互
瀏漑卉欵條轉而枝揮
兮俯曳蘭翩然而
奏舞芙蓉晚出其特
麗兮涉而振皓腕以
盈躬沒秋水於橫
陳兮倏睇眇而波如
離從容以赴閨兮
悵娘媛而延芳細
絲絲縈其懷兮紫
苔離蕤疊其苦珠
箔習於珊瑚兮雜
流黃以發紅展
蜺神以拉拈兮寶
鏡照而獨晤
勸青女挾石以潔
志兮帝子問參
差隔北渚娥
輪亘絳空而
漢秋兮歷蹤
跡以徑轉
檻跂彼芝在堂文集卷之一

纖擇僂於監光兮
措機絲而暗度
傍皇徒兮悵其輶
轉兮愈陟降以
樛流投饋息以
趨寐兮乍般旋而
覓寤環珮結而無
聲兮金缸銜而
爐留托錦學於
積中兮怯何其
以聞夜天蟬噪
疑可攀兮明河
爛其欲瀉鵬雞
蟋蟀嘈囂長吟
兮恍玉鸞嗽而
來下伊馬卿
繆重臨叩兮嗟
車騎之甚都
宋玉斯許東垣
兮遐唐而攬大
路諸駭幽其願
離勞迺時歲而
遘遇日華顏猶
不怨兮仰輝收
而履故歌曰
消彼江漢是
維國紀川路
則畏容刁斯
展引商洋洋
浩豫宕逸匪
令茲

今易其存既又歌曰遭月露兮爲此期木葉悠颺兮
使心飛及時可行樂終當授人永於是閒靡秀士琳
瑯公子濯朱塵縹沅芷騶飛軫翳華芝穠區分之化
佳指神容而迷配輪轡眷以投誠叩青松而發誓柔
情麗質增潤生賦我璋爾主爾壙我旒離風昔之懸
繼兮憺安樂而于踞慰儀渴於妯思兮報奚有乎瓊
珞然後贈鞠旌似采蘋噫適祗室瑤席椒漿承瀝山
鷄露葵式飲式食朱顏易醺盛尚猶沸陳愷樂之令
德遂交接而忘疲皇天平分茲清秋兮示晶瑩皎潔

芝在堂文集

卷之一

白兔賦

客自海外來挈白兔籠以示人一時喜詫競
集錯履於其邸瑞名聞四遠矣劉子感其體
質絕類不問出而物遂崇與之若斯其盛也
援筆賦之

亮太陰之純精兮盥圓耀於涼幕循旋煥輝遠而勿

倦兮含盈縮臍肌以會寥廓攝衆水之華滂盤成輪
兮照萬里無垠卑乎泉蘊黃河升氣滌滌兮皎鑑敷
流而周作太古凝神而物現兮八竅映居於焉是託
出沒挂間煥華實之離離兮嘔噦嘆之不任越趙箕
踞霄顧舞臨恣廣寒兮嶷崎魁魼而擣不夜之良藥
諒月姊之專靈兮匪玉衡之所偏屬爾其爲物種異
夙成矜貴抱質淪垢濯氛禮邪拓蔽耗毫毛寒福禪
潔烈被縞紵而風回剪蒲穀而霜積迺立瀟空萬物
陞色明視赫其猶偉聖照狘而迸赤吐霞火以蒸區

芝在堂文集

卷之一

爛門閤其俱射既似星沙之出珊瑚又象雲鶴之題
荔支又似嬌粉之點龍點茲用炯微於中宵戴三珥
而郭索於是辭碧殿兮涉天竺挾顯英兮來區寨戲
海岸兮跳日窟參蓬閣兮隨鶴仙顧長波晶晶天彌
銀闕兮已身渾淪而渺然微常凌厲手物表兮懼橫
目之不宜既而寓跡飛走投人馳遠和光折節攬赴
聚併寂林薄其寡朋札隴原其罕伴經綫影之聞聿
巖嶺兮標形彫而獨擅綰捷輕矯而就樊籠兮灼
流星之笑漢態容與以反側兮去驚林而泮泮矧勁

迤然而不屑兮在營營其未出焉時雖以金章
語兮忽覺跋屐而彌耳而自閑狂驟焉而閑雅兮
咫尺而跡繁謝素荆芥漫勾欄以屈伸兮施崇
則其欲電胸曠蕩高敞無涯淡兮倘闖入而未
疑却蠅迹剗蠅涎而不蒙纖沫兮塗無肪傳而
其爲妍混入煙塵無變已兮營濁世潔身而不
鷄曳練衝狹而楊出兮從校之未容駭斷縱神
焚人兮抵䟽察而勉臂少倘望雙珠之破暗兮
不暮而夜箭易闌雄駿辟易其前却兮燦爛
芝在堂文集卷之一
之重觀於是迹人襍氣猶徒掩曙星麗頓止蹄
廢狎獨猗猗之狗方落勢而夷竟合盧楹木之
波影而掃跡維淳幹之超偶而微雜兮觀者偏
仄脇肩以累息環劍履車馬之陸離緒紛兮
踴而用蛾醯質陸國錄以稽役兮訊著龜以
揄揚替誦而相玩兮山川增其清麗綢繆
休兮天海茫茫而爾胡期薦菰芥薛雙親以
食沆瀣寶屑而亦未堪之抔援激引發其微
絢要應石而不嚙以悲恍應瑤鬼於斤字兮
并羽衣

而舞傲怪鹿紫纈妖狐霞褕兮仰濬聊而影
田之純虹兮杖鳩立而叙燕飛使輟而暮茲
兮庶素景之全儀重曰吐生神嫺迅踪獬
兮慕絕高深雲步飄忽蟾蜍嗟及兮巴州
池鼠首傳卓異兮蘇阿羅寶現璋降精
體呈冰玉日橫丹成賤雜承兮獫狂漫
虛清貴兮挺遊天苑騰踴尋常不狘而
楚役月號辱先有體祥延兮曾踐孝
其潔朗兮茲集昌明挽爲白責以煥文章兮

芝在堂文集卷之一

愧恭賦

潞潞先生處乎塊澹之虛遁乎峭阨之址唐陳逸
而玢積甌甌鱗次而蘚紛臍悅計髮人跡蒿深茂月
不驚方嚴裁俗惟時原野秋森嶠落暮間屯雲起而
擁山松火舒而帶戶則有物焉托茲階壁爰角且翼
假蝗其似黝質兩靚光澤髮射其名曰恭精列蟬
王孫促織其爲物也吐氣好鳴巧注流利於是引朋
倡族肆志効能吸餐佛勃竦勇彌漫始猶半落繼遂
雜繁沛爾騰奏霍漢凌騁汜濫搖颺清厲矚奔性猶

趨聞負忿當仇若勝勢捷剽疾橫潰旁午悲謫匪節
斯按匪韻斯篇煩緒錯比機杼歡會春陰陰晴不爭
爽氣繞手牀席蒲伏昭繁寒女攪寤而思紅雨人警
坐而愛歲因只傲龍徒舉抑翊易咽北情如羽一蟬
謝潔者矣先生晚近習僻如坐殊屢不能輟誦其流
倘謂是天下之妙玲也俄而商飈墮葉艸露

靜鞠垂丹橫漢淡迥有踴躍磊落之徒尚貴佳

士挾風貽蕩蕩輪其志高懷感秋仰景解釋掃

列翠恩布鳳翻之席懸紫綃之帷若下宜城之酒美

芝在堂文集卷之一

七

山陳雨江雨至白波九射勦命醉蘭膏照衡引月

奉日甲煎鷓鴣煙交霧濕其樂且且緒呈衆伎因使

丙疆宋灌左驥龜年之徒肆洪鐘編管何琴瑟提

等笙樹華鼓絳蕭管扶輿併會左右異趣先生亦且

受之交改塵場之駕福掖盤薄血手下風濯耳

而待欲有發其枯兀焉徒觀其器具而未奏也埋彌

內飾經營彷彿息自整精氣儼莽旁皇欲出與與

伎儼少焉合而始作則若行若息徘徊而淺深隨

度謹慎支吾濫觴屈膝蓄積扶踈夫其勢之所動偏

然知苑可以解矣既遇放逸直往澶漫通達舒徐跌
宕委折趨赴案行進而不疑絡繹來而若故紛葩克
斥飛灑離屬波風蕩窟珠轉轂驟高而不削潤而不
吳伐而不甄剛而不繆疑而不滯嚟曉而不沙汰滿
依豈魁竄交及別別系分散經劇緯軒輊咸宜櫛比
連理盡極所之累無滯靡索簪待抽儲與不已若偶

爲其激壯則拂及稜厲劍戟悲澁奢析揮旌哮呶奔

百既乃延焉遠引宛轉盤桓因任回翔久而徐安又

有清和閒雅欽奔自適幽莽不興若無卑激至有諸

芝在堂文集卷之一

八

變錯綜宮羽齊同萃精迨迫崑崙生風雷不離手五

聲八音而窅巧盡致戲按操搏嗚嗚吐合大成而無

所憾焉於是四坐婆娑帶緒不禁因弗欣喜傾欬忤

舞錫衍解纓帶弛促襟襲風神溢春心創瞻而迷亞

咽嘆而夷猶升玄鶴而霄蒼儼鯨魚而淵遊天地構

蕩思知沉浮先生蓋亦飄飄焉浩浩焉縱身繫也拓

神遠也故感異則中移入深則變出是時俯尋恭響

已閉塞掩抑頓散懽悱寂寥絕滅悶若無氣雖銛拊

而發之不可復聞矣先生乃撥裔玩肆斟量銓次又

而自恨曰窮寃且焚木石爲類兮岑岑蔽虧秋陰層
適兮風沙奔互惻愴累歎兮哦蓋抑揚韶英齊盛兮
荒僻暗語不覺夕永兮研飲雅樂情恍中醒兮振聳
門玄光風動景兮爛熳廣大紛靡定兮稠次份礪謝
寒觀兮泰畤穢鄙許瓢寂兮么靡音重俛僞愧兮詘
將格礪磨諸阿紫均匪悠揚兮世有祥瑞麟曰善哉
鳳歸昌兮鈞天最奏洞庭叶應以爲相羊兮

芝在堂文集

廣濟劉醇驥千里若

劉復元貞子

校

董再舒漢存

詩

五言古詩

春懷

華紅有濃澹艸綠有淺深細推寓至理旋與爽幽襟
春氣故人似酒酒豈無心借漢飄宮殿分梁佈園林
芝在堂文集 卷之二
佳人思綿積感此積愈侵攀杏抱絳雪折柳盈黃金
回風爲寄語懷人重好音

雨舟

感時之作也時崇禎八年

青瑣艸明韶黃鉞奏膚功立身未跡茲遐以稱英雄
應運養本末一往匪所畏至寶必溫潤大器必欽崇
丈夫重知己肺附列諸公爰有故心人江南采芣薺
出處成踈澗容儀渺秋穹薄言往從之顧步轉愆愆
市解林間轡旋登川上舸雨氣昏肝眠河精漏楚東

腰如如隴客綠澹含亦同輕濤扶機去暗與濕雲通
漁蓑釣夕烟鷗踏西來風柔縵沙際倚飄縵生青楓
慮平境易慙情劇感無窮知阻習周物履剛增鞠耶
過會良多故內省自始終

靈泉洞

西南多奇峯洞古益其尊幽僻絕來跡曠士獨相存
始望筋骨整踰險裂雲門泉流刷盆氣咫尺忘羣喧
陰風斷六月北陸霜已繁鬼神鑿翠住怪石鬱子孫
殊少苔蘚剝堅貞搖老覓瞥眼花浪闊龍貌勢各奔
芝在堂文集卷之二

酒熱

松火煨殘甕酒熱還自斟枯魚南蔗服和味聊爾任
甘肥妮青銅志得亦蕭森醉輒作泥池漢魏豈當今
如意鐵禦烈叩物霹靂音試問茲何時茂暮雨雪霏
巖寒閉天地凍合山谷陰白光冰樹擁樓色隨風沉

春微暖
入南雲外尋淮煙柳古樓頭青柳未
斷牆吊孤竹市上弄琴人
魏莊所埃塩隔秋
魏莊其苦難須種柳種柳種更細思薄須細虎豹禽
升深淵長勿傷汲者心重泉與絲絡乘運能冬榮
有什飽嚼嚼有氣飲精液耻作杯杆舞當成梁甫金
怒筆哭還漢
顧雪山岑

孝廉金和卿史涇川王公公副使視楚學醇醪
獨辱命世之賞今從郎陽巡撫還吳

郭許員青銅品題結止紀鄒云周喬夫太守觀遠
春在堂文集卷之二
醉彼周侯射蘇綽王佐爲長源英領蚤九齡交誼醇
醉衍趙學究博訝垣星強往哲特達皆不耳論理
衆皇諸藥性義和習鳥建龜發異藏藥琮璧豈前珉
銀氣月騰踴不見同時人修綈漫古井平地照星辰
門庭雖肝案振皮惟方異擲片驚吃集無乃太輪固
所作帙盈卷猶較饗食親發狂自歌舞恍惚每疑神
流俗偶規特短長難直陳公昔視多士高懷越因循
手劍割雲霧鑿空開秋長鳴喚生平決未屑履歷詢
亦奇試知已醉語率爾仲果獲擊節賞贊揚宜辭煩

六經開生面，若聞韶鈞。融冶光陰深，不朽在雅馴。
長舟天半雪，羣峯安爲臣。楚文步奇秀，精精相應麟。
模範照碑版，允令隆絕塵。衆長縱橫具，著述天地音。
表茲命世材，升昆四國均。歐安繆滋美，怙怙難重中。
願藏什襲中，他日驗宗因。萬言鐘鼓播，遠近服維綢。
石廩揮大雲，煙波洞庭津。江漢大王風，黃鶴俯霄垠。
白日欲射海，天鷄揚其晨。周道植木永，寧復荒荆榛。
丹屐遍梓材，勛業起席珍。朝旌旄理謂，可撫軍民。
西顧卽襄路，形勢控雒秦。連年盜賊踪，州郡風悲辛。

芝在堂文集

卷之一

四

五

精彩壁壘變，鈴閣坐恰中。枕戈望烽燧，道間捐金銀。
獨蒿蒿策目，林幹雜薦紳。師貞運三捷，須鬚遂失髡。
時艱長豺虎，身耻圖麒麟。解龜還三吳，暫思秋漸華。
對客掃階藓，吞聲理釣緇。旦夕降溫旨，猶整舊絲綸。
憶昔登龍門，顧盼何嶙峋。神駿涉萬里，景遠光園賓。
琢磨伏儒術，沫泗徒斷斷。心歎顏淵齊，家愈原憲貧。
荷簷撞巨殺，雙色接蘭蓀。置踵華岱巔，呼吸日月騰。
倅雞拜更老，鄉飲貴有遵。矧辱大夫契，敢忘君子仁。
婉婉切几席，迢拂溫溫春。常恐肩龍技，不展蒲車輪。

歸隱廬始疾氣至，桃葉蒸桂抑。詎須避信此心，懇諱
堅忍厲風骨，委夷金石身。偕行俟厥時，庶以保松筠。

送范起叔歸江寧

故人來仲春，杪秋送南陌。月何忽馳入，生難爲客。
歡台非萍荇，委曲說所屬。汀艸青，但煙如繡語天碧。
短籬避塵踪，燈影對嘆息。濯暑當遠昨，酒酣氣未白。
蛾眉翳翠睂，調弄進假借。空窅割天地，恐有屬垣迹。
比臂五尺牀，通融未覺窄。長江走我筆，風濤破繩尺。
蛟龍雜電怒，猱猱勢鬪結。暑師愛復驚，進退妨搜索。

芝在堂文集

卷之二

五

五

快意仰吞之，恣飽解暑射。怪質鮮生品，鏡花爛如石。
市井昧雅玩，高估買甄甄。能集取狐貉，欺之以絺綌。
芻狗薦當塗，普掩麒麟。慕是藉歸，愈期不祇。班荷赫。
南山夜何長，半側須成戰。虛懷不自憤，張目爲我暗。
衣冠懶整結，遇物輒欲擲。其露失顏色，不如食黃蘗。
秋風掃愁輕，言別愈脉脉。落葉怨行舟，飄揚同風色。
秦淮水漸清，月滿鴛鴦宅。香閣增粉澤，攬衣步微覓。
翠轡變光燭，兒女髮覆額。暖開時春酒，白雲開霞。
我亦霄漢客，萬古岸其情。激賊水到，天豈早。雲霞百。

相憶勿徒勞矯首望雲巖

傲春壇

驪項表並宜因熱笑梁鴻豈知屹立性爰在草木中
縱曰大道旁離奇有檀樹百花謝將盡枝葉尚未傳
高木披袂風古色凝江露嫋嫋嫩綠昂藏不回顧
池藻蕩流光浮華不肯務長夏畦圃榮折柳如佩璐
晤爾解人愁遲回春未暮

其五

春光我所爲耻與萬物競根幹受天厚矯然成力命
芝在堂文集卷之二

堅忍默不洩雨露任其運象條傾過時亭亭方獨盛

南京登報恩寺塔

英主成大功百爲欽密勿氣降能仁尊謝慈悔肅殺
國初物力饒所作必宏潤南寺巔幾勢造化靡遺暫
塔湧衆高愁孤標撐恍忽牛首鷄鳴端翠迥頂齊出
宮殿氣退却鯨鍾低窺發花草綠不到白雲俯出沒
秋色海外來長江稍奔折空中羣響合樹杪送凜烈
今朝名勝存數之無毫髮靈壁爛五色照日光軒豁
殘規根帶忘屨怪海盤結況復法王身徧界縱羅列

久中時掉臂靜坐防抵突咳唾毋誤輕疲視慰倦渴
勝會華嚴生拘斥渺一切掃塵墮陰香始覺攀緣絕
剛風越兀濁努力須得拔

壬午秋齊學彙旃高公徵余江夏書院修楚文
獻錄書成賦別同志

桂靈惟處桂玄郭可續貂瑤華肆采持海氣隨飛鱗
敵袍敵秋色偃蹇如無聊車馬一以奪倚伍軟同招
把盞抑慨懷事過餘寥寥登堂拜祭酒知我禮數超
亂豆胡糊糧持世文嫺姚春秋付滄夏今楚殊匪遙
芝在堂文集卷之二

碑版載赫奕亦或防風漂網羅難一端但欲三代昭
陰房笑鬼火筆力掣生鵬見聞斷嫌畏風霜起摹描
是時秋冬際滿日多蕭條院古鳥跡荒落葉常飄飄
灑然踈澗至江漢上芭蕉而諸歷落人取適几席僥
馳起步芙蓉直至棹月掃洞庭僊笛至贈佩背蘭蓀
鵲尾射百國光接煙江湖跋踵望前哲茲世徒僥僥
楚原富杞梓楚宮聚細腰雖未婉鍾動耳以脩風韻
思罷姑復散深山觀道苒

初冬張邑侯墊心枉過山居

身由起天際盤鬱九龍奔瀾氣長蒼翠野雲無處存
在綠森佳色惠神含香覓古跡歲月倏然有名勝存
道諸葛宅政擬謝公墩君子携光風來遊式翩翩
細容金玉度爽鍾呂言拚席具蘊藻寒秋指丘園
愧非主人禮粗率性可原道儀慰樵牧山景飽新
皇集梧桐不問羣鳥喧

其二

白日寒無盡羣峯開氣翳煙窓泉石來門屏足清麗
手觥前致辭客坐香失際丈夫期青雲相傾以忌氣
芝在堂文集卷之二

噴薄虹霓生浩如滄海勢解劍贈千金咄嗟了執袂
英風郭代公拘思瑾先逝精爽動秋艸骨冷山光閉
時公捐營爲門萊蕪旣有塵彭澤林逢茂推分忌形
先人善藏青單萊蕪旣有塵彭澤林逢茂推分忌形
微高義獨凌厲言之不能長感激流雙涕

秋日至舊市值族公幼凝同張長人蕪陽寓歸
別久應籍版明長人取池魚來公烹而沽酒飲

因各作詩

世外青肝膽連時踪跡澗神感湊舊遊門庭喜激烈
拱揖置勿爲兵間詢生活傾側勞十指氣多吞塞寧

衣襟涕淚乾已慰情仍結候忽飽蛟蛭別面帶風雪
張生本同蒙骨肉通冷熱如我狂談合鋒鏑來哭元
王人沽新酒嘉魚橫塘出祈鱗雜薑鹽腥聞菜莫奪
無婦厨味棘田飲意亦饕餮蒿長似人未歷蒼眉沒
砌僻壽龜垂見客馴曲折秋聲綠疇瘦斜雨雲脚滑
墮陰淨燥煙桂楫清到骨湧泉蕩胸次又會天河裂
顛倒羲皇人墻下古蒐慄長風掃積氛復此瘳儼渴
士生抱幽姿刻作湘潭橘善愁亦愛身耻爲行路發
共乘莽渺烏扶風弄溟渤治亂欠中間胡足論王批
芝在堂文集卷之二

中秋雨後過族公貞子精舍得月決飲

尋常思佳月清夢中秋來中秋橫密雨月光何由哉
幽興不易愜緩步孤館開館前松風奏聲比等簾衰
野雲飄餘蔭溪煙美夕氤忽然天東望水輪輾山腰
同與遠水映高倚石門回素牖滿襟神亂影寫菰苳
定肯覓棠舞羅列瓊樓臺家提薦新味海蜃聞佳醅
吞月洗肝腑無復計瓶鼎惟茲端正色喜與人徘徊
酣睡嫌象筵曠坐空營續

通社詩

聖學淵宏師儒講貫而著前代盛時最重黃
梅瞿聘君諸生日主濂溪嶽麓石鼓書院矣
順治丁亥保定王念尼先生督楚學試士於
黃舉通社委醇驥主盟常庠序荒廢之餘毅
然復古人士咸奮起經明行脩太平象也詩
以紀之

躬脩古所期名義世以持安有特達流寒蟬封其私
大夫司教鐸歸重風化移睨目選翹楚言行式羽儀
廣庭延接脩指畫任我爲始衍沙濶決漸入蔗味披
芝在堂文集卷之二

雷雨如注鋒芒劍戟爲吏士驚研句酒然變色癡
佻袂抱牘聽手前踵倒羈柱後侍班管刊腕懼已罷
牛耳未深衣壇席開天陞太守諸令長聞之歎而嗜
時意干戈日禮樂賒送迓豫章榻解懸安邑豬肝麋
三讓避祭酒孰持皇路岐瘡痂杖能起却黎井處卑
錫布潯槁灰砥礪奪玉疵願弘暇自惜至誠庶繹思
揮塵英風來左右整綱維襍襪毛羽生魁壘材木奇
邦家獻賢能款金變吐黎太夫守令長紀功三代時

宿西莊

偶宿西莊下聞農事成黃犢避人去與蛋通柴荆
大壑霜氣垂稀籬燈火明萬松落滄海寒星忽有聲
食丰飽猶在依橙開尚清遠城柝不至短寐日晏登
高枕管四極鷄鳴天已晴

望橫岡

開門何所見橫岡當中天翠色起百里羣峯青不前
精氣秘香藹異物挺貞壑矯首試攀陟下界徒寒烟
給諫芝麓龔公往宰斯水余呈所作推獎過量
偶檢篋貽其貽書悵然奉懷

芝在堂文集卷之二

十一

賢達多特契片言等宗獎耿衷據今古胡不矜肝貽
繫昔希川宰茂齡爲時師節悅仰雕琢羹醴候調持
鴻聲震三楚到門鮮欲遲雅遊懷披搗品藻歷羣姿
風氣何道上月批瀾波說雄蒼石丈入清麗流鶯枝
努力閱多士積弊乃在茲爲憐憫意氣揚淋漓
珍重經十年未許旁人知斯文近寥落半由識者癡
屑器混清廟竈婦謬美新機批事前風夜郎正結廬
未擅離世照身辨銖銖或生舍嗚噦觀而強嚙吮
所以墮垢網可且趨精精安得其長筆慰往息網被

本世雲霧間述作情網維

程上觀過訪贈之

塵軟倦崔嵬願息梧桐陰伎劇苦嘈囂冀聞清廟音
竊已新結出閣多周領深良姿越萬象娛開始自尋
兼之病初霽神宇餘清森揮汗既茗適解衣竹雨沉
荒徑鮮雜屐特來破孤岑好鳥飛花間輕風消鬱林
微言廣相商可勿疑古今

贈饒厥修北上

故家風格殊雋立貴天質自負儕偶外古今得深悉
芝在堂文集卷之二

疎懶全其真非徒畏絕尺蛛絲蝸涎能遠割乃揮片
十年公車人不克治華穢飽詩胸落日鼓哀瑟
側身青埃中避棘羨潛龍勢雖爲京洛勉勃峭
儀有治安書試回嘆慨雪水長江光嚴風吹威蕤
努力慎遠征爲子祝康吉靜影憇魁杓功名堪程積
期懷抱深把袂寧盡述

別李峻甫湖園四年矣曾夢來遊得吹燈眠洞
雪點筆畫湖秋之句茲集人勦宛然更咏之

適意必歸園規園宜爽麗誰容繁華中終日松門閉

負若豪若海勇闢忽成世衆景瀟湖光彌長花鳥勢
掩夢藏諸觀選圖恐難逮前年醉一遊彷彿舁相繼
吹燈畫秋色遠夢枕聲厲今來露冬日緜覺領畧細
石人辭衣爛松壁風語通曲磴履愁澗多藤杖苦贅
隔簾雲壑生莽蒼坐無際雨晴各有舟几席對搖曳
悔不春夏臨溫眉照薜荔願逢萬古雪擁衾送寒暄
微吟夜易深使人忘年歲

甌甓洞遺址

亂石陰洞生山氣鑿空冥前湖荷花放香風淅浪亭
芝在堂文集卷之二

人在水雲出人去野草青夕陽風熱客猶說舊戶庭

贈馮副使密菴

宋生乏瑋志游談目弁柳懽懷仇贈章續習詳奧理
雅馴及膚毛雖高若荷美賈售梯青梁立身擊必此
典刑洵藝罔溫藉保簠簋意息車遂隱儒力增倍徒
舊義紬繹新轉漣涵言言削跡巖壑靜蓬蒿沒殷商
雅客破雀羅對酒鋒論起治亂世靡恒學淵斯足恃
曠觀古人心涉物祇多喜願公拂黃眉從容待惇史
全肯兒試過詩

辛卯季秋吉言兒週試時舊俗嚴初度家人豫設施

摘有從楚對伶僮同中規蟬桃石榴印蒸烘香陸離

咸以脩傳送親戚贈匪背浮銑剪佩飾藕心赤不垂

手獨金魚袋素微履紅絲襪衫流蘇帶果側肩相隨

晨起掃堂壁璫瑜參差櫛比物輝煌抱兒坐進茲

我與叔兄循嬖婦門則窺首提紫雷峯照光騷淺眉

毛穎忽揮霄勢欲波露馳竹籍雙牙籤凝睇反復披

其光頗卓學環集笑且嬉先世傳一經未習工耘耔

尚荷所祈薪印免嗟棄基長壽升南斗百福女媚如

芝在堂文集卷之二

克家占蒙二宜爾咏螽斯薄積敢迓求迎光坤自爲

鞠躬燕翼理常恐嫗嫗角翳養溫恤方台次第知

屈指計日月暗選小學師

壽吳貢士初啓

崇禎末年間天子慧梓哲要路成靈轎進取悉割竊

先生積憤久抑迨不得雪裁貢對人廷上書陳曲折

宸聰讀嘆息直聲震朝闕艸澤潤是存時時使氣烈

敵褐耻輕釋卷千蹄鈞竭策屯入迎彩幕酒餘金抽

孫影閉秋閣莽煙畫回沃布棋深竹陰承藥老雲池

迴風攬古人彌增謠緣悅強項未易枯精英竟嚙犬

物理權衡微每舉必擊節傾懷付朋交酒後難遮廻

牢騷累如山恐向兒婢說征邁六甲周流光靡軌輟

頽者富典刑仗倚神亦憐臂力矧兼人所造寧暫歇

更煮南山石細研舊蒲屑習壽期並益頌然未端嶮

復祖赤方

猗春迷遠近偶過溪西村土甕傾清釀花下勸酬溫

頽焉抱醉歸我交書在門墨陳風雅席古今類朝昏

棟椽恐或折扶持須人行俳諧雖幽阻蕩檢恣詬喧

芝在堂文集卷之二

澆習沿襲貫詭譎矩矱尊倘匪祇在力未流勞前奔

激昂屢張目排闥欲招空山寂歷久車馬調煩寬

反復鶻雄談疫瘴氣忽軒大道淪煙霧斯文隨慰督

風會豪傑身任重誼始敢敢辭芥辰質畜精數鷄豚

願言宜則覽矢志同榮

示門人李蘊念

學記譬蟻術有斐賦切磋韶姿遠大期所賴師力多

謬受橋衡席模範豈容他聖緒寄如髮應機揮斧何

不覺臭味厚古今隨變遷深皆有意務使知松訊

劉雲涼月出谷風水會

理開耳日豁開門具山

奚必搜門陽秋毫衆妙難勝良引樞要會

滴露際鳥鳴

珍秀畫成嫵如

阿

元在堂文集

芝在堂文集

廣濟劉醇驥千里著

劉森大友

程光國上觀

七言古詩

觀象臺歌

儒生閉戶不識天與地眼濶如箕痴滿意凌秋忽俯
兩儀低古雅國初傳神器在齊虞舜玄德功馮相周
公材藝事后世疇人添巧思雕裂混沌評名字陰陽
芝在堂文集卷之三

七言

爲炭造化工噴薄精英銅浪熾鷄卵模成太極圖三
光列宿排虛無黃赤錯交機關活跳九轉較同陶史
搜龍天矯扛寒暑嶙甲軒軒怒可呼天地倚人人鑄
天範周顒亦費勤劬金佐風霜老失厓黥黥作石寒
雲扶祥鬼呵護飛鳥拜綠汗肉忍苦避瘴憂溫破慘
日光滑蝦蟆吐影寶氣殊鼎癸戈鑑耻玄奧報時早
小仙莖誣自從盤古開闢三才白手美清濁如分葉
六幕茫茫蒼昊盈胚胎素籥非形迹補石盜壤真兒
婦世界豈辭供拘斥徑闢道里遙消訛嚙町胃居蠶

蘭宅譚笑方員指掌問虛空撮聚歸丈尺渾淪循旋
萬化基子午顛倒攢片時乾坤有身終汗漫元氣肯
受年歲欺靈臺候官問此疑汪洋師法各家知未長
祇堪摩象貌管期灾祥

浮玉磯

驚濤雲崩楚山裂洪流努力當不能漸州地老抱幽
石恒走江心伍欲騰確礪突現龍鼉背軒昂微撲虎
豹胸巧匠鑿天靈環壓水府一夜空中升更疑海上
六鰲睡竊移銀閣波虛凌楚東瀾狂磯在挂聯綿往

芝在堂文集卷之三

七古

往昔斤斧黃鵠西塞相望風輪激轉神鞭舞浮玉
之磯更孤特根如鐵樹形覆篋四周受月貯寒門雙
流劈道零雲土停舟懸涉采芙蓉對岸分聲入鑼鼓
今夕何夕江陽瀕細葛輕承綸作巾側身欲渡不得
渡蒼兕黑蛟何太馴翠旌虹旆光閃儵湘君奄忽來
東巡噫嘻此離宮侯館羌愈思兮愁人

秋風高

秋風高寒河翻素濤照見雙佩刀鳴蜩擊隼天不爰
是處平原艸欲短澤蓼紅含春杜鵑谷蘭瘦作秋禾

羿秋風高高且涼商秋八月夜漸長虹劍刮緇欲破
壁羅幃明滅空燈光夢裏吹作洞庭葉醒來皎月懸
虛房中心如焚涼不得銀井碧漿生顏色清霜次第
剪梧桐浩露微茫洗鵲鵲風力不可見但知秋清面
焦餘杏子紗裂却鵝溪綢掃落深悲今古同還有三
秋九月風

堆紗屏風歌

牀頭屏風尺五長來自姑蘇古吳閭吳人匠心好
麗五色堆紗作戰場塊扎紛紜萬馬騎者魁梧勢
芝在堂文集卷之三

七古

三

更難羈鷹縶犬長羽獵軒舞前後如箕張驅馳沛艾
形態具飄翻盡是綢繡縹緲什伍相集候飛走人須竿
植馬羣昂燎爛百寶飾馳突鞭撻擊鎗倏遺光嗟此
彩絲未成匹斷續續翻寒女恤流黃月墮羅裙單烏
啼幾度停機出織成文綺照官室片剪雲如刈葵
花虬逐電須爾爲蛻蛻生色更超逸猿臂材官亦假
借綬胡韞韞輝寒日自從關艸還車徒射熊更容天
子俱盛事表章不可缺千秋獻作長楊圖

庭前桂樹歌

十載庭深生桂樹垂枝布蔓青成露殘秋烈日煮源
泉百艸爛地罔衰暮濃花爲此久未發黯然偃仰撐
空幽兒童白手閒借摘婦女綠髮虛新抽驚嗟既多
轉憎惡芬名徒負理難酬嗟爾桂樹不辭亦不媿猗
離闌干態傲遂寒雲湧雨洒高深東南沾潤開蕪地
遠山有翠溪有瀾桂亦放華改憔悴清香頓奪龍腦
春艷色細移黃玉質輕圓間葉剪畫勾鬱勃煖煙陰
層次薰蒸村藪破虎破百鳥吞吐神覓醉離菊避氣
澤蘭羞風裏連拳獨標致從古託深明月根貴重人
芝在堂文集 卷之三 四 七古

問費安置濯埃迥立冰雪有肯隨粉黛爭年季桂樹
之花遲回有深意時來颺榮莫輕棄

幼凝翁居止遑舍旬月不見插旌矣流寇破邑

各逃竄翁徙居江市十旬往有亂後言泣橫集

因而成詩

小邑無城山勢舉父老白頭鼓衰瑟賊兵三萬卷西
來夜半撞門官吏失男覓女鬼屋瓦飄垂淚頓足走
嗷叩承冠屏氣仗劍行道旁下馬逢呼叱我携妻子
棲窮山翁亦長驅江上山回望虹霓火落天高帆大

葉蕩秋日旗亭留客烽漸踈猛挾悲歌臥庭牆氣促
江煙吳蜀通達科儘倒首愁疾最後我歸翁不歸市
荒鬼哭人盡稀百目抱琴江閣會入門携手神苦饑
酒來四壁破寥寂離情已盡譚兵機夜靜詩聲送風
雨天寒霧濕低燈燭歲暮還須復別去馬蹄踏雲雲
滿衣

同張州公埜心舟行自蘄陽抵武昌

長江遠白岷山來奔濤怒浪常風雷楚天萬里照曲
折石磯沙磧空徘徊有客有客懷殷憂閉門不覺桂

芝在堂文集 卷之三 五

枝秋挂席扣舷走浩蕩倚窓一牖清霜流西塞山高
插暮蒼蘆溪泉細回滄洲楓岸雨聲寒袖濕漁村煙
外短簫愁清蘆大夫開得意板橋東岸尋夷罷山濤
阮籍皆狂夫浮沉肯忘魏晉世領聘東南添悲歌時
危共如良平何胸懷河漢鴻不盡崎嶇江上看青葉
結綬彈冠氣虹裂尊前俠氣相婆娑買白魚沽美酒
醉後起舞莫嫌多馮夷宮殿垂荒蘿夜深燈影對憂
寐惟有蛟龍酒雪共此揚清波君不見吳王試劍石
長在赤鼻東樊山廣晏俱英雄不數南樓月下之清

風

秋湖行

平時好山谷避害莽起湖湖光滌淡牽幽景長波側
江流虛無岸旁竹陰茅結廬老人聚髮烏杖扶太古
閉門有虞夏拱揖向人禮法租秋來湖水高數尺野
鴈啣雲落沙白翁打菱蓼婦採菱圓猪潤澤堪愛惜
黃鸝啼罷鶯鴨喧斷續不雜鼓跡春釣夕陽月釣
秋楊柳葉深魚影擲黃昏急雨寒流蓑笠踏煙生
清氣小艇抽雲長似身狂風倒山船作隣無情花林

芝在堂文集卷之三

寧堯老不見王侯豈厭貧兵戈數歲破歌舞滿眼禾
宛爭結親珍重身命屈腰背鴈足慣此窺行人去冬
大燥湖揚塵賊騎衝陰天酸辛中秋水勢潤如此干
城方信勞波臣扶劍礪肝膽看星辨楚秦君不見葦
蕪承吐密如髮舊荷垂綠轉倏忽時來幸有清秋骨

淮南別爲友人作

公子貴遊天下士仗劍江湖家萬里挺身長掛王公
前崎嶇車馬如流水能收天地滿錦囊不惜風塵上
珠履淮南妙妹正青年青樓結束婢與娟髮生光

奉

辰流豔蜀箋傳名罔步帳夜雷天鴈壘如

斟酒如泉蕉火虹霓階下落鼓聲半促琵琶絳春光
滿坐香蘭笑妙舞長袖勞玉纖渴殘銀箭客紛散洞
房拂手揮雲綺素娥盡移苔露濕羅襦半解窓月臨
五更酒醒忽思家夢裏問鷄如聽笳丈夫肝膽無宿
愛揚鞭上馬去如霞此時別淚誰最長首但飛蓬聲
欲霜噫嘻歸去來齊門彈短鉞燕國築金臺不如美
酒千斛妓徘徊

盧生行送盧小相下金陵謁韋將軍

芝在堂文集卷之三

七

盧生盧生何魁奇腰如杞梓秀雙眉昂藏吐氣每招
忌賄爽闊鷄生未知厨煙屢短偏延客書幌無塵愛
聽詩膽作黃金天地小白馬青樓半醉時手裂寒雲
指今古眼前離壁橫蛟螭人唾劉子如蕤藜或言難
馴健如慢盧生大笑獨得意低頭欲拜迨自持几席
逼側令我愧中原會與同風期翩然褰袂出門去金
陵鳳皇尋恣睢張郎同袍萬里慣彈劍侯門知姓誰
百戰將軍力扛鼎樓船歷江江忽運旗來鳳峯春雪
破鈴閣看烽風北吹鳴鞭舞劍帳雲重錦衣月下眠

花枝投筆已近狼居豈回頭不見東家兒丈夫挺身
何愛惜又棄蓬蒿天日自停橈應有贈蘋人江海相
逢皆風昔酒胡若僅此將客道我飽吞鎗米長七尺
佩刀不動生戰

對酒吟

磊落崢嶸河丈夫城南城北各多徒山川古昔身携
得空翠低眉花影扶河橋柳長永帶碧細風蒲路鷗
相呼僦坐高堂伴鸚鵡繡屏美人爲我開玉壺四生
悄然色忽之近日官兵尤苦戰逆賊百萬橫周秦畫

芝在堂文集

卷之三

七

雲蔽馬疾電潼關聲暮山石裂黃河岸斷秋濤轉
白黃荒村豺虎行流血平林失春燕大將封侯香未
期朝廷推故成虛遣與君酌酒君勿哀天子有道我
有材承平難放太阿倒盤錯偶爾龍顏回承笑兇狂
亦易息二儀不動會氛埃亂離經歷增意識傷魂欲
獻差艸某高歌且醉葡萄杯若聽凱奏明堂開

雨耕行

江渾泥濁 脚白日炙龜文埃晝積黑霧散雨聲濤
下焦鹽屯 青不隔人家農事秋更忙割平豆其旋

種麥整犁挈幫土骨裂水噴奔波迫愛惜蹄多雪落
鞭影疾淺深矩規誰刻畫牛知人語身聽人萬山雲
重拖亦易艸根爛醉痴無力往遇天晴曾作石馳驅
轉起風波聲蒼蠅不來蟻莫射黃姑夜渡衆星昏觀
帶天河卷祿祿村樹煙濃濕犬吠人歸飽蒸牛解輓
吁嗟人歸牛解輓又辭北隴望南陌農事勤勞豈朝
夕

名輩行

名輩毛羽文陸離掉臂出山非常期道上艸深狼窺

芝在堂文集

卷之三

九

七

沸穢逆不單行忽遲吉光奪目異類怪天地貞刻生
猜疑劉寬姜汙茂牛解雅量書史稱魁奇間訪不驚
襟帶靜有情能忍羣蒿移尋常門陌風波伏霜下寒
衣避蒺藜君不見南方白胆烏伊亞逢人嗔不已兒
重拔箭爭相指

銅雨吟

蒼鼠裂瓦風雨直下呼兒問謀銅盤承瀉銅有聲雨
石聲過銅懸四壁蕭蕭春夢驚忽如悲風終南谷老
龍吟秋泓又如漢將洗邊塵刁斗罷飯鳴我有激省

慷慨之多情餘然相切何許作蜀人淚下黃牛渡
地心寒白豹城坊哉夫子莫任橫行我聽劍中雨而
志不平

大風行

老蘆奔風天氣肅橫空墜冷如不禁長江撼快此白
日噴雪轉雷黃昏陰林蕭鳴咽羣鳥亂野曠行人蹣
葉尋拔樹未已欺茅屋喧闐使闌干深道旁居人
居此久百年靡風皮骨厚犁罷犢歸燒燠舍夜細急
波釣清畫砂石飛揚選科舞柘枝白鶴亦何有嗟彼

老在堂文集

卷之三

十

流離子抱劍差逃生唐蒙倚林長鶴鶴托體輕
桓褐皆散失狀第擔米步僅成狂風挾霜山景斷地
蹙灰僵鶴鶴清三更吹寒帳薄寒戶聽天天亦晴
王師萎蕩無征戰滄洲卓爾爲石城欲禱纓帝帝穆
穆長晚訴寒如京玉但鳴東雪莫輕來免酒離人作
松竹

官兵來爲總理盧尚書作

賊勢東西莽森列狂鋒蠢動防侵賊大城早閉墮悲
筋小邑潛逃謀洞穴往年桑野比壤黢黑云大奔無

人行代焉越會苦離別野鬼盡亂遲日清自後藝荷

亦遙突江北河南禍屢更朱門曉臨蒲泉片長吏呈

旄頻鼓聲殺氣未容三楚靜豺狼一旦殲煙生麥山

嶺斷客堆甲江漢波長不洗兵綸中競借陳留策賜

劍偏尊驍騎營武夫辭家蒙虎揚長矛高仗排流營

平生國恩酬不盡奮身欲奪英雄名爭扶人頭對青

幕營勝易狙敗績成將軍枕戈空終節白骨繞青橫

丘陵噫嘻乎紫薇聖人頌作昭那堪十萬連將鼓征

人且莫淚雨流亦希青犢食之留時來果負封侯骨

老在堂文集

卷之三

十

功名乘此垂春秋我聞中原壯士滿歲下尚書騎馬
光照夜

秋雨行

促膝

相見十日那忍歸高齋上舍掃丈尺清談俱
披揮秋雨夜深酒外熱清曉風影燈花紫青瑣不裂
待陰雪白扇乍開捲湘水庭席狼籍酒力橫楊柳難
落芙蓉生更長雨急相恍惚雨邊山寺殘鐘輕尚多
絡緯不風鳴東家有麗人追陪足歡賞羅袂寒悠揚
銀甲彈蕭爽君不見昨日煩熱今日涼天意回旋如

翻掌

姪唐兒試過外家園記余兒時若此感而爲歌

臨其父龍爻

我生萬曆全盛時乃在外家江之洲明年辟盤龍切
志手捉秦篆紐蛟螭兔毫亂點丹鉛籍左右大笑誇
精奇迄今相傳令我應頭角已壯空須眉吾弟吾弟
蚤有子先人之孫唐兒始采菖食貧勞子俱往逐伊
神秦龍氏歛忽遂催迴歲來出處感愴曾有此因爲
祝曰此間山川最神秀壯天雙洞垂陰畫峭竊窺
之在堂文集卷之三

切瘦石乳不落春泉溜月明常有仙人扣身騎白

鶴披星宿頭兒種異能多壽勿啼勿飽居然走五年
入學書堪讀門前竹馬待馳驟丈夫生子自英雄汝
伯嶽敬何足同吁嗟汝伯嶽敬何足同

元旦聞雷歌

絕喜今年春最早臘前屢見梅花好夜深銀箭天地
開斗柄斜移寒若掃曙色稍侵燈影白新雲湧空風
滿道呀與輕雷挾勢來雨伯後先亂蒼昊樓閣切帶
聞閣喧徐傳春信過千門驟驅比渚鳬鷗亂深殷南

山虎豹翻

車騎

奔百里聞聞雲裂屯舍地

初將艸木

湯粉荔寂無言昨來沉醉取未歸嬌

起旋復親金尊翠袖手中傳噓燕黃兒頭上指銀蟾

明月泉歌贈少參五鹿李公

平陽帝里饒山川隰州獨有明月泉濫觴忽劫地骨
出布瀑欲飛雄虹懸赫沸聲來潯壑外斷巖石立撐
青天不知石如明月月如石和見異光隱映相澄鮮
樵仙憩暑洒毛髮玉女凌晨縑粉鉛鳥無墮羽黑娛
避異花靈艸滋蒼煙遙望蒲阪黃河波流連董澤秦
芝在堂文集卷之三

龍龍氣逐汾陰辭石如風落神冥思光族湖周

聞喜羨裴公禹門渡我王官谷古來勝蹟推平陽

月泉方孤零瑞吐冷泠只相伴蕩塵不假蟾蜍并解

唱不藉帝臺漿養老方虛傳醴酒蠲邪方遙指溫湯

曾如此泉何石橫空掛明月月出月落石突露之

且激興超越揮手引月月汨汨舊開湘水徹

蒲雪沙侵岸非掃闢明月有泉擅清極

堯

庚寅秋巡憲五鹿李公聘余典國

髦英英輩聚明年卿試華子公望盧子遠心

傳於其北上詩以送之

讀書不必破萬卷筆有神姿人易見
氣呼盧桑成談笑封侯何足羨
滄浪亭北赤菴偏竹苑紙牕湖
光連瘦石垂泉化羅霧回風掃
葉供茶煙翠樹同桂秋夢滿
起來咳唾爲爾開蒼天興酣
撫掌山谷裂魚龍出聽窺鳥
懸鋒英激射別輩趨趨避席
安周旋今年雙壁發顏色公
車先指南嶺北風城壯麗五
雲深臨峻珍重黃金勒天下
文章尚清平謂旅錢米羞之
在堂文集卷之三

指刻禹碑鴻濛周鼎妖火布
蝦須從漢武海蜃樓臺非
卿雲陽烏豈照陰山黑有
爾眉宇畢蘇新振衣拂
盡蓬蒿塵花間躍馬遺膏
馥醉裏吹燈畫風麟此行
策必得意曲江綠管隨錦
茵當時寄我上林春赤
菴山水懷故人

壽孫參將

將軍秦人本英武髮馳驅
趨幕府猿臂牽弓射皂
雕下馬屢刺白九榆關
葉落逐黃雲列陣中原
開宿莽醉敲刁斗京州
甲夜風生須臾豎狐狼
摧靡

氣橫秋功高提劍朝明主楚山霜急楚

來燕安堵西將帥少論文羽書需布

牙籤與細帙謂益神智理足欣生聰偶

今古

陣判時起羣風塵淡靜或見性百年駒隙悲徒競
矯首遙懷出世入高僧道士非山命欄柯林瘦飄波
雲連理拄杖鐵光凝帶不片剪煙蘿擬着身時身
已覺回看屏帳戈兵清麗芭蕉管寂無聲蘭若洞天
在咫尺延年豈必餐黃精

顧赤方艸堂對酒放歌

在堂文集卷之三

五

赤方赤方天際來十年不會思徘徊華門問黃
梨斷牆古井索青苔虎狼夜半窺窓過大梁
霜寒相催林頭瓦鏹熾殘炭倒衣握手生埃
招呼僮沽酒笑口閒愁病頓失無纖埃
詩卷積几借內度誦之煙波捲寥廓惆悵
蔓艸委王風海內騷壇又零落空同老健
丁簪蒼文長嘶跑馬摸索蚬鳴蟬噪何紛
紛謬欺鐘鼎施穿鑿技起須與掃蕩還清
寧白日亘天華霧縠赤方赤方且低聲
梨栗小兒鬼易驚待我從容與爾細搜
萬古定宗盟詩指開元文西京前年三十

須未成氣如劍戟鋒縱橫扶衰振敵相傾精屋有存
傳車錯衡悠悠懷多難盡傾城上烏棲江月生

秋風篇送毛令侯張開有兩進士入京謁選

春風不行秋風行楚山楚水皆秋聲清歌倚劍天欲
忽更指浮雲隨長征毛君老健鷹隼起豪華張君自
負如連城黃鶴橘柚酒共醉薊門杏林車交橫乘時
各有治安畧幾載沉淪養鋒鏑煙霞遠樵笑看書夜
雨移牀間擣藥經綸每從閒暇生事勢豈止遙空度
北望金臺氣色高黃龍赤鳳趨英豪禮樂九門添甲
老在堂文集 卷之三
弟寒沙萬里通旌旄有材不出胡為爾自古勲績歸
賢勞長江秋風帆檣遠中州馬蹄秋水晚梁宋山河
憑眺多幽燕錦鷲傳呼飽我耳勿洗山下泉矜侯令
聞來日足

老在堂文集

廣濟劉尊嘯千里著

饒來中獻修

張仁熙長人校

五言律詩

客至

空主二三里公然開我門澄江暮雨寒風來破午坐鷄豚
江海新肝膈登公酒客忘家僮戲出知不重盤飧
春日遊靈山
老在堂文集 卷之四

舍

幽意谷泉落相將任往還誰持星浪石移蛇雨花亭
人坐翠微笑鳥還春色來山僧有新約曾許寺門門
其二

其三

數轉煙蘿入微茫山氣中陰晴半空林鐘聲午天風
飯供行厨白香分寶座紅無能隨近社鷄鵲偶然通
派峯削化城超邁備餘清客借登臨興盡多感慨生
雨餘疑岳色永帶有江聲豫是連風壞春雲百里平

早發

已醒江南夢門開尚此家曉風喧洞口清月送梨花
船外馬蹄疾雲飛官路斜素心堪遠托誰與抱琵琶

其二

不辭登覽意花下唱離歌會與故人近共如關路何
江湖看鳥濶風雨入松多舊俗通顏面揚鞭已數過

風泊

近伴沙鷗侶客心誰與論野風吹白日江岸拆黃昏
戶衆來船急時危甲士尊漁歌獨無事清酒坐當門

芝在堂文集卷之四

武江舟發先憶黃岡諸友

記得尊前約重門詩數過每逢落葉處無奈斷腸何
山意隨松秀秋聲入雨多早來鴻鴻喜與爾起滄波

其二

尋盟赤壁石此道古來稀天足湖山典秋輕薜荔承
侵晨人影薄過雨葉聲微纔幾堪誰託江亭問紫微

贈張長人避賊卜居湖上

農事藏身簡誰云儘避喧古村斜薜荔荒谷老鷄豚
亂過春偏好愁輕雨不昏鴛鴦重釣裏清絕有王孫

其二

避兵天地窄倉卒已春遙坐得五湖色裁成幾處荷
聽蛙山月小窺燕野風多命駕當何日挑燈對楚歌

流寇破邑族公多聚避居江上聞冬春賊信稍

遠謀歸掃蕪蕪面居醇驥過照城北園亭隨事

咏之以減岑寂

兵火橫行役重來望不迷地偏饒樓穩日倒萬峯西
煙塢行鷄伴風花生烏啼纔舒餓渴想復道茗堪携

其二

芝在堂文集卷之四

城北逢清景憑高有舊臺共尋茶澗口多住藕花隈
無語避雲下僧衣抱翠來太平珠履客留此幾追陪

其三

羽扇赴心期紅亭減舊悲柳眼風輕起月清水苔知
樓迎堪招鶴人憐燕友慕近聞河洛清凱報王師

海棠下飲

人共海棠紅嬌容弄夕風日斜雙鬢外春積此亭中
萬物隨歌笑羣公屬冠童賞心難去住醉欲墮花叢

客黃岡樊憲副元宗延生園亭匝月將歸聞味

出葉西樓竹亭開洞壑光寒山風雨樹倦客古今牀
石殘敲詩細松閣倚牖長折麻誰獨契者舊木江黃

其二

燕同具風雅門閉更幽清止酒知心靜添書畏眼生
長江奔樹色萬井避秋聲閣外崖陰夕彈琴意未營

其三

主人陶謝輩來往足清娛葛屨携狂簡蒼簪坐畫圖
孤燈疑落葉殘夢數歸鳥未續黃囊咏登高有大夫

其四

忘在堂文集卷之四

高興秋難盡依違尚客庭暮節扶露語暗帳飽香眠
腸響芭蕉瘦人稀桂路偏涼風江上角應有別離船

樊憲副席上贈王子雲

羣彥推王蔡雄人舊藝林書多傳劍履地少種棠陰
江海短秋髮知交割此心到門車馬客無暇問懸琴

其二

良會堪遺俗聲名老未忘主賓答鐘鼓天地失風霜
燈動壁衣舞秋濃井葉香共來高適侶誰腰阮生狂

初春張邑侯埜心枉過洲舍

艸屋初成世青陽已媚人似聞簷鵲喜不羨渚鷗親
蔽日來賓從香風及北窗柴門遽軒豁擬薦冷溪蘋

其二

大業軍書重雄談客坐清干旄催艸色車馬聽江聲
把盞夕陽近添衣露氣生前村燈火亂星逐使君行

夏日張邑侯泊舟枉過

鋤蕪如有客果報錦帆遶赤日風前路滄江鶴外舟
到門百感盡解帶萬峯秋可笑柳根矩安書尚鬱洲

聞賦

忘在堂文集卷之四

遠客聞消息太平非昔遊黃蜂傳北道畫角起中州
雲鳥經風勁英雄卧甲愁至尊憂獨在吾欲買驂驪

其二

燕趙原多俠遭時生不空封侯都有骨下詔爲諸公
筑斷三河月刀閒萬馬風推鋒何日事南北凱歌同

宿族公貞子江館

山樓如不慚江上問南風過水荷承濕尋門棹路通
疎鐘僧外客涼月鶴邊舸細語今何夕幽清更與同

其二

避暑匡牀共輕埃果未侵簾光六尺雪梧葉一亭陰
急雨蛟龍關長風艸木聲意中流水近無負北牕

春日董漢存周象瞻僉來持新作見示

春風知春登臨欲待人風雷隨尚論江海未容身
竹如叩門急驚啼展卷新燈題何限意於此獲披陳

其二

昔年氣象爲我慰加餐繁露永冠舊艸堂風月寒

文章端老大人世婉波瀾果欲尋真秘携琴過藥欄

是夕獨坐有懷

是在堂文集卷之四

六 春

炎宵無整局猶溫罷寒彈笑共荷花語何山贈所歡

過星溪路古入雨鶴聲寒畏問西征客三更坐馬鞍

同諸公過雲岡飲

千畝幽閒地至人親剪萊纖塵無戶外永日閉蒼苔

隔竹懸風在瓶蘭映沼開此時齊赴約疑入洞山來

春警

入歲寒偏早兩花照雨清雨餘歸柳色雲起帶江聲

公言三月楚行藏信甲兵親朋歡會裏無處不關情

初至新洲

清明人事爽雅步莫相得徐入野花飽不知春路幽
掃雲得山影度雨看溪流甫過中和節蕭然二月初

賦至携家犯月避去湖上人家

入月丘閣薄榛塗過始新風水緊客勝松壑老閑人
治亂尋書熟安危到境真高歌止如意龍性且當馴

其二

春寒看星斗遠近不辭行歲暮家多累身尊物更輕

燈稀藥劍色艸動劃邊聲容可習筋力書生敢論兵

其三

是在堂文集卷之四

七 五

帶甲驅人別懼來輕若雲莫分晨與夕稍欲卧無聞

危僕擔山嶽携家越鳥羣開門對驚惜歲月此逢君

其四

亂離知骨肉依爾共黃昏抱愧殘人夢忘憂泥此村

衣棠疎野怪須臾老蒼存但使濁醪足遑思蘋與蕪

其五

湖波小負險忽與武陵同願作鷗鳬侶甘違豺虎風

心肝原萬里踪跡尚孤蓬明日理篙楫中流學釣翁

初至新洲卜居

滿目庭廬色飄遙忽有家洲荒盤樹渺風重落鳥斜
親故居初近耕漁易華亂離逢小憩何必問仙槎

其二

為客紅粧減寬顏止婦愁燃其書字潤飽栗旅腸秋
損益剛花色高低漢水流豈能常道隱聊慰片時謀

其三

兵起藕遊隔獨行何所携過籬聽葉苦登岸喜江低
鴈驚行歌答蓬蒿長額齊狂夫生活足寧媿浣花谿

其四

芝在堂文集

卷之四

八

五律

低頭逾三載未敢驕鳥巾願使往來易不羞茶酒頻
渚鴻同作客村夫尚疑人每至看棋罷難忘補闕春

其五

舉家慰安枕微路未嫌難口借隣鷗出風添牧馬寒
繞江間櫓唱牽柳到漁竿適意本無定時平舟懶攢

閒門

艱難吾道在何事媿緗巾斷岸雲成屋閒門翠擁人
風霜歸老句艸樹薄癯身萬里干戈暮翻驚旅思新

其二

耕約連秋足秋絕
鬼助三年荒
萬丈連浮雲
老黎易許路攀

其三

不問時物改空曠此來
風波船失
多必倚杖非吾事
野厓忽自吟

寄張子庶常

偶來鸚鵡渚
談經風微
偶來鸚鵡渚
談經風微

携姪唐兒客飲

芝在堂文集

卷之四

九

五律

童子時
學酒
學酒

避暑

在野意
大水
大水

獨生

蘿門晚
遠山都
遠山都

七夕

七夕今宵是雙星喜不禁低傳隔漢語依舊去年心
秋色鳥邊薄月陰槐路深人間猶此際爲雨重沉吟

其二

相惜俱有素別久會如新波底雲隨步橋邊霧作雨
望添紅袖態愁與玉聞人乞巧應何事香車意已親

湖中

熟爲湖渠客來往易成思林斷逢山舊舟輕怪鳥邊
天風廟門在人語浪花知曉岸能沾酒烹鮮亦可詩

其二

江雨
江雨
江雨

江雨
江雨
江雨

江雨

閒籬天欲鷓鴣帶望誰同何復煙塵客江亭暮雨中
霜稀方畏水鳥驚忽頻風歲冷從茲近裁得幸不空

雨獨

雨獨
雨獨
雨獨

雨獨
雨獨
雨獨

懷之

遙如整屐出佳侶漫徘徊無恙過山色忘機眠石苔
日暮蒼林老泉掛白雲來祇爲飯依切關心豈賦才

其二

茲山舊神秀定後對如何疎簾到鬱鶴長幢影薜蘿
共携孤杖穩誰制毒龍多遲雨經晨夕無聊倒紫羅

題青輶閣

愛君青輶閣幽蔚獨殊觀曲徑塵難入伍臆夢易安
花飛黃月靜鳥在綠陰寒廊有高軒過何勞整竹冠

芝在堂文集卷之四
山中得遠人至話時事

山中得遠人至話時事

高館少論心南山萬古吟人來白鳥外馬繫綠楊深
天使嶺南顧邊烽驟北侵誰爲當世士慷慨帶分陰

贈諸公訪勸長者孟培山舍

久違山裏約雅興始堪携雨雪看蓬鬢詩書慰杖藜
微言林鳥集避世壑門祇種粟移家後何曾異漢溪

送人人間中

浪跡橫相值寒堤古驛中依山不足目到林始知風
分手煙雲重前頭鴻鴈空若能憐別後把酒數英雄

雨中懷王子雲寓南唐

心爲江漢水浩蕩去何窮
龍氣濕春岸花香雨空
委京無地竟非若此樽
同憶爾疑消息攤書竹
園中

庚寅秋是憲五鹿李公延余典國赤菴爲多士

講業旬日輒載酒枉顧山水清遠賓主倍諸士

歡洽實匪一端詩以記之

上客來輕騎山蹊曲折尋秋聲
迂樹有城日過湖深

布坐應當盡開窓好看琴
雖安冥寂理顧吟敢無心

其二

芝在堂文集卷之四

五

五

卷門納萬壑石壁下孤松
殘暑移陰斷翠香入谷濃

樵窺青霽路村送夕陽春
大雅一時在誰追塵外蹤

其三

頻來山鳥熟一笑谷風隨
泉洞雨無數梧桐青幾枝

傳經非爲句禮佛更何疑
几杖盤桓久猶能佐解頤

其四

藉舛閒壺檻青天到放歌
吏人竹裏卧麋鹿席邊過

國麗品題出高懷傾倒多
他年京洛集猶記此婆娑

其五

五馬赴高會真幽匪閑閑
典來驕杖履身外畫湖山

垂釣柳陰重行棋花氣開
掃岩題大石習與後躋攀

其六

詩色綢繆盡傾漱醉後同
舉身卧煙翠登岸數青蔥

禮樂兼魚鳥行藏半雨風
漢南通冀北迢遞暮雲中

冬暮飲防憲絕白王公衙齋

物外迫清賞輝光別館深
門庭勤倒屣風雅慰披襟

挂劍長雲爛開廳老母陰
一尊話神契因見古人心

其二

芝在堂文集卷之四

五

五

大江吳楚會開府水雲鄉
廊路依牆風兵符靜虎集

延春階薜蘿向日嶺煙黃
自有蕭韶奏徵吟敢擅場

宿郭外人家

郭外雖人境會魚信往來
濕風吹夢醒涼雨挾秋來

顧盼頻舒幔淹留更舉杯
荷泥妨拾翠端坐看花開

春雪

頻怪三陽節隆寒當復生
冰光斷林影雪片下風聲

征北氛埃靜交南瘴癘清
此時春殿會應覺舞水輕

雨夜聞鶴

登下足相樂何來鶴語長乍聞若水遠轉入暮雲荒
老氣添風雨高懷託沔陽蕭疎堪作賦妙舞更難忘

摘桂

翠葩歸寥落杜華清可依蒸嵐山氣惱飽蝶日秋稀
兒摘狼堪似亭栽路欲微祇憐垂蠶好珍重寄羅幃

漫留

十里黃昏色情多更漫留坐蛩分寂寞依桂惹離愁
亭榭燈回月管絃風并秋美人今夕會沉醉數纏頭

贈海鹽吳生

芝在堂文集

卷之四

五

五

海國饒秋色潮來天欲紅輕舟常帶蜚文客慣乘風
得句留遺內餘錢誰掛芳絲交裴馬路何川羨冥鴻

泊江上菴僧携茶來船頭野話

輕舟橫野渡移傍竹簾陰到寺水多碧邀僧秋頓深
茶分青凝雨影動白鷗心誰問南山曲常來聽梵音

武昌懷古

楚山清覽罷歸路武昌限石古劍光斷樓空笛響回
夕煙孤鶩起秋雨半江來形勝終難改時平但草萊

芝在堂文集

廣濟劉醇驢千里著

王臨五宜

毛炳含侯

七言律詩

元日讌集

翠盤銀燭客行遲竹閣桐門物望宜曉日東連千嶂
色寒花北擁萬季枝不嫌臘盡餘心事准擬春前有
頌詞今日恭陪良燕會更無愁寂到佳期

芝在堂文集

卷之五

七

人日立春

夾屋梅花媚五辛江鄉春到倍精神古風樹動山前
鳥照日屏移畫裏人豫佈藥欄招蛺蝶巧安香閣夢
麒麟桃湯浴罷登高去白紵當歌楚水新

元宵

各願休兵卜歲豐歡然弛禁此宵同黃龍白鷺山光
外柳岸桃谿人語中太乙藜歸懷皎月宜男蟬動看
春風肯令薄雪迷燈市自有香尊對燭紅

三日

三月晴光動柳衙大堤青柳馬蹄斜人過野色薄無
意清春風便似家燕帶輕衫招燕子穿藤照水問
桃花華林不夕望欲處芭蕉傳鴈到暮鴉

端午

殷勤羅綺闌青佩近俗方知節序同熱妬艾人門卧
綠嬌危花閣鬢搖紅山分遠翠窺欄火圍讓輕香蒲
雀風坐愛長江變春酒溪州冰井對壺中

七夕有懷

芙蓉晚對畫屏羞生倚青天思轉幽唐俗不移陳果
芝在堂文集卷之五

市漢皇長在縣衣樓疎桐上月還疑書遠水流風始
變秋莫道人間長會少鵲橋經歲有離愁

守歲全第就爰

庭除聚首意如何守歲中宵喜欲歌漏鼓不催燈影
靜瓶花偏入酒香多竟循禹服爭歸費句北關西願
止戈三殿明朝朝正朔春王萬古共恩波

望廬山

似嶽匡廬擁翠層陰晴百里莽相仍水簾放雪江湖
避白帶纏雲壑氣升讀記古慚雙履客含毫春夢六

倚青冥擬試摩崖脚石壁應高幾葉藤

其二

虎溪鹿洞望難分幽探凌霄意不羣突地秀吞楓岸
色橫空蒼旆豫章雲萬年冰雪寒樵卧半夜風燈古
佛間數到亂峯濃淡久低回何處問匡君

浮玉磯

怡亭荷落水中央奔突東磯更混茫直劈江心帆路
隱遶垂虹背釣臺荒天圍鶴浪千峯隔風住神燈六
月涼楚客白蘋蕭瑟裏何須尋雪上瞿塘

芝在堂文集卷之五

其三

點淡雲根太古秋蛟宮龍窟擁擁安搜磴無懸岬蒼猶
立人忽成雲薄欲流煙遠過城廻龍峯日孤颺鷺穩
沿洲携來鐵笛吹寒色風雨梅花暮未愁

其四

來往十季思不微偶分山屐僊清卿仙人幾卧蒼衣
上柔櫓常穿雪峽飛木葉渡江逢石斷雲光墮鳥照
沙稀夜深浦白鐘聲潤香海茫茫何所歸

金陵秋懷

景物江南本帝鄉
雨都清麗此皆華
秋聲荻葦多風
雨大道樓臺易夕陽
九列現璫金馬靜
六宮粉黛九
承蒼中華掃蕩宸居壯
會放鑪煙滿未央

其二

鳳皇臺畔水光遲
采石磯聲儼濟師
日過龍旗安海
甸至今鷄漏滿花枝
稻田楚國黃雲歲
月樹吳儼白
紆詞古道太平還
父老淒涼偏感建文時

其三

桐宮殿甲德無驕
封禪周王福未仇
楚漢一家分不
楚在堂文集卷之五
門五
七

古煙塵萬歲失歸朝
黃陽氣象終還轉
青史冰霜肯
寂寥探得斷碑薇
蕨淚暗雲愁雨幾會銷

其四

東流建業少堅城
徂亳文皇社敗營
天子自然居北
極辭人曾敢賦
西京中原日擁岐
龍氣萬里霜歸鴻
鴈聲不有羽林親
剡漠長遄何地免縱橫

其五

詩書先烈歸豐鎬
舊塹金陵險亦過
二帝關天成紫
塞諸侯指水佳
黃河夾城巖壑涼
雲湧別苑漁樵落

月多烽火往年江浦
夜羣公容易慎干戈

其六

開國永冠玉匣安
歷年松柏石人寒
堯林姬畢神靈
仗鹿走鸞啼太古壇
南幹山川朝萬國中興
雨露祝
千官會開入紫真
龍種躬掃清陰列戰鞍

其七

元狩開元治渾渾
渾渾望頌禱欲登三
承平不用長注
哭慷慨還須杜牧
諺風雨樓船防蜀道
古今壁壘重
淮南紫微正朔雖
全盛赤社藩垣豈易堪

楚在堂文集卷之五

其八

城中山水古今希
艷冶東南願不違
花旗樓船遊客
醉月移絃管上卿
辭自門烏巷懸秋
靜桃葉梅簾入
夢徵更向晚峯鏡
底望六朝松石向依稀

江夏城樓雨後眺月

列筵廣晏人初散
綈邈城頭避暑過
雨裏漢陽風浪
遠雲中楚國暮鐘
多高低訪古回烏帽
南北懷人生
綠莎湖月臺前江
月滿洞天何處不笙歌

仙樂亭

金沙洲畔每蹉跎仙棗亭前好放歌身在萬家羅窟
上路從孤樹鶴巢過樓臺對景雲常動江漢無心月
自多歲暮古今憑吊得醉中何用說干戈

過觀龍交江館

散迹薰風春共移平沙畦艸別幽姿遠山鐘送桃花
悟亂樹雲成黃鳥詩襟帶靜來隨地迴門外玄到古
人知夜涼塵陶尋佳思多在香清茗熟時

再過龍交江館時時有遠適

閑關來往未嫌頻折醉穿花帽亦真野屐雲隨僧磬
芝在堂文集卷之五

遠輕裙風動竹溪春白鷗坐水閒常路楊柳添陰解
戀人湖海相逢誰劍俠狂夫心事總能陳

黃岡訪樊憲副亢宗留飲閑亭

當年旌節本雍容清聖臨風五馬從酬國諫書傳兩
漢避人名姓與三峽陰晴問世心如水竹林留寶誥
帶銓轡愧去秋黃鶴月煙波無限漢陽鐘

其二

屏跡臨臯亭作隣天然瀟酒更無塵池邊枕石因舍
月島外栽花不爲春家世幾人修劍佩風流萬卷白

龍鱗非綠北海能推士敢負詞林筆有神

訪樊先生山園值其遠適留咏

霞岫先生閒索居半春松竹古風塵蒼苔滿壁慵看
客白日如年是著書隣園每分几杖去道心空付薜
蘿虛近來聞有玄經癖未得深談負啓予

江洲春日贈張邑侯墊心

江壑如城戎馬隣韶年初荷太平春一簾烏雀閒無
吏萬樹風濤靜有人暗坐鐘來看虎渡客懷帆過指
花新請同父老荏苒慮力累朝歌舊入神

芝在堂文集卷之五

其二

撫字書成楚澤知桂林春色豈低垂永棠北闕愁飛
輓風雨東皇有祝祠梧影鷄豚聊問俗江聲魚鴈欲
成詩使君文雅真前輩愧向磯頭擬竹枝

同張侯舟中夜飲

淑景怡亭別有身清詩陶令舊能貧采香峯外輟軒
熟泛水尊前簾幙新夜靜魚龍潮欲語春深桃柳岸
堪隣平沙古寺滄涼月烏帽青衫憶昔人

其二

滄波一笑敵船頭
綺席香濃醉任留
恩過石巖妨醒
酒神揮煙霧夏
戴釣瓶花壁動
移燈長浦鴈雲
啼入笛愁月落
來朝車馬路江
光未暇夕陽樓

爲張侯祀大明山龍王

人間亦有真龍種
古殿陰森翠作欄
風雨半山鐘鼓
暮天門萬里石
林寒常朝燕雀
空青滿欲傷人
海氣殘舊詩明
禪編社祀一時
精爽動祠官

其二

神仙已籍留名蹟
况復舞雩恩澤
長州水波濤開
石壁茂時雷雨
從君王旌旗直
辟山魃入鱗甲
頻翻野

芝在堂文集卷之五

九

日光敬誦大田頌
國計我侯親薦
省桂章

贈華容孫子雙時
以修楚文獻錄
同寓江夏書院

先生家在洞庭岸
萬古風濤人盡
閒張樂山留前
帝夢釣魚秋占
滿船雲微茫隱
几奇書集精悍
閑棋雅韻分楚
國眼巾端典則
可容垂老鷺鷥
羣

其二

院古無人靜欲愁
冠年偏與詔千秋
鷄碑石鼓從容

盡河漢煙雲慘淡
茅屋九江春日月
才名五世美王侯
著書早遂枚舉計
得上蒲輪可白頭

贈黃岡何章長

中年射策雲霄迥
介性逃時劍佩存
家散江湖書萬卷
道隨麋鹿月孤村
兵戈自恰雄談出
雨雪青燈老獎尊
終望聖明搜艸澤
成編容易有兒孫

其二

柯山園北嶼磯東
代有高人未數窮
種種樹承蜩違風
昔斷碑殘冢得弘
通揮毫巖濤諸侯
諸避世義皇六

芝在堂文集卷之五

十

月風拱揖久忘偏
好客寒城濁酒夕
陽紅

走馬

醉拂雕鞍一壘孤
憑空快與風相扶
智成臺南天何急
影突梅花路欲無
臂過紫衣輕似劍
頻看青嶺淺威無
顏狂武子頻身手
自獵雄心耻會吳

江上望廬山雪

積沙水落廬峯迤
天半雪多晴始開
照日九江空翠裂
飄風百里悄寒來
久踈遊侶忘消息
虛仰清光憶往同
石壑高僧幽壘在
不知門外長春苔

立春

望湖亭畔紫綸巾半醉行歌喜立春萬國躬耕傳太
史幾枝金勝出宮人雨深暮臘梅花轉山重寒雲鳥
語新清蕩風先回楚澤松廳石閣免傷神

冬夜集飲李峻甫湖園

閒如抱甕欲忘機隨意園林與俗違亭外天寒無歲
暮谷中人語隔花稀風敲竹色添茶白月側湖波掛
釣磯愛得琴棋喧易靜夜涼重取畫屏圍

其二

芝在堂文集卷之五

清齋原不到紅塵生任江湖清眼新路滑古苔藤送
客臺寒落葉易驚隣含情春近梅花開野髮蒼隨石
丈人語過風先殘幾燭神堂仍舊留賓

慶作禁中燈文詩

親祠太乙望新氛行樂清平禁禁分絲管移仙路
遙香煙簾卷從臣闌珊瑚萬戶齊看月變風三山只
放雲莫負良辰燈影遍九門同散羽林軍

閒道

閒道南方江水流爲銷此望薊門愁山收炎瘴大

曠雨過疎煙盡欲秋無事逢人成契濶有時得意任
淹留孤城近報軍書急幾處鏡歌起戍樓

寓樓

奈愁蘭渚獨淒清且赴高樓遠望生移生晚風黃鶴
路捲簾涼雨大江聲有花不落園隨客一鴈能啼雪
滿城恰是洞庭秋正潤芙蓉齊送畫船輕

其二

似上勞亭續舊歌眼前無處問巖阿半峰樓色桂花
遙夾岸蓼風鴻漸多聽入遠砧秋始近墜成修竹月
芝在堂文集卷之五

來過巴結漢琴尋常會醉倚檀香嗅奈何

冬日三首

輕舞諸侯勛社稷彈琴處士負經綸四夢一代成何
濟萬卷三冬必任真隼路只容窺鳥雀梅花無意傍
荆榛山寒臘雪溪流細問看兒童理釣絲

其二

郊原射獵氣如雲狼虎驚飛動一羣肉付庖厨供結
客皮裝衣甲待從軍遙墟雪霽磬碑出大壑風濤老
樹間野逐自今瞻淚足長楊功賞更誰分

其三

大江冰雪度山下凜凜將軍玉帳存問道馬蹄風百里
里壁衣人影日黃昏胡桃炭滿香林進瓊瑁杯交酒
客也何似冷巖章句客鵲冠無事坐柴門

江行同龍爻盧小相范起叔

蒲扇迎風好勸登江行五月快猶能人成雲霧午方
出舟度楓林青欲蒸落岸如猿清美客小橋流磬遠
聞僧茶瓜款語閒依舊憶坐深山夕林燈

其二

芝在室文集

卷之五

七

七

船窓百里隔芙蓉水面看山意倍舒洞無暑氣偏驕
鹿村有鄉談半習漁急雨放帆波綠去斜陽移窻柳
黃餘頻過磯湍箭聲怨聽入竹枝仔細書

進酒

華館張筵紫玉壺與君進酒足歡娛盤風看舞三花
馬帶月聞啼九子烏暮列漢閣朱鸞咽水流階殿白
楊孤醉時采筆傳蕭瑟青媿登高爲大夫

表叔徐伯辛別業

吳歌楚舞竟霏微淺築開門學息機永日獨存松菊

從秋風不怨芙蓉衣我爲渾俗通來
是非醉倚青樽還悵望畫橋流水暮禽歸

黃州江上送督學向若水公

雪堂冠佩仰文明古道還荒荒帶清恐使大風催解
纜不妨踈柳緩開旌野亭日起煙雲合沙岸秋隨鴈
鷺輕千古潮橋餘繾綣黃州城隍鄂王城

其二

東南於越多賢達水鑑時名動薦紳自爲風塵生顧
盼敢云天地有才人菊花寒盡紫驪馬江色悠然白
芝在室文集

卷之五

七

七

邑中鄭重離情隨彩筆非矜下調擬陽春

山不絕因憶表兄胡是恭秦中

晏起昏昏窓午啓輕陰萬里盡飛埃不帶閉戶秋神
長故遣兩山思雨來苔壁淋漓蝸迹亂楓江楓香鴈
行閒可憐玉勒錦羈客直到秦山渭水回

望饒舉人仁信河樓

河上巍樓傍釣竿斷崖盤折石花圍白沙翠竹烏啼
樹夜月秋霜人倚欄奔到詩成閒笑傲有時客至整
承寵玉顏今已爲黃土賸得朝霞宿烏餐

只似

花策詩八歸舊樓飄零只似落花辭黃花別恨空羅
袂流水同愁愧杖藜秋落荒園餘蝶舞暮回高閣亂
鳥啼途窮車馬半嘶哭懷裏遺風雨鼓聲

漢陽訪李德公先生適以病謝客

幽庭舊負衣冠望宇內爭推伊洛文地轉滄浪漁父
月門迎黃鶴笛仙雲朱簾半掩春風隔藻鑑空違客
路分不是童年想親炙懷中漫滅幾縷紋

楚寇日熾當事難其人梅巡撫長公家居沈庄
芝在堂文集卷之五

寇孽風畏之而時未見用麻城道中投詩致慨
中丞問府耀西秦卷旆歸來家未貧騎樓酒車春角
射伎圍香帳夜留賓黃雲爲壁推盟主大樞功名屬
老臣長食朝三須將畧幾時溫詔起綸巾

其二

司馬名家啓後塵英風楚士本嶙峋天留白紵驅羽
虎人指青山數鳳麟其信伏波能死國誰云燭武不
如人烽煙畫角淒涼月閒却荒雞起舞身

大別山

濟濟白雲嶠家齊盤陀大別此攀躋一峰秀盡漢江
會孤閣平臨野燒低衰艸碣碑陪寶劍長風簾檻響
青藜諸天亦在茶煙近閒話尋僧竹樹西

其二

漢陽城側晴川樓大澤混茫一望收恰有僧巢沙霧
裏祇應漁壑鷗鷗秋垂霜岸柏寒猶翠射日濤磯靜
欲流往往風驪淹過客莫教憑眺欄生洲

漢上禹廟

依稀禹蹟舊苔封廟倚江流世祀恭遺像儼然朝玉
芝在堂文集卷之五

帛從官曾與雜蛇龍玄主北拜山衣詔蒼水南瞻石
廬峰遂有洪荒懷古意輕舟移傍夕陽鐘

夜集少參五鹿李公衙齋分得魚字

尺素曾傳雙鯉魚山城雅集意偏舒深秋閉雨堪留
相承夜露燈足聽書綺席數移香路遠湘簾不捲竹
光虛狂歌更倚瓊簫曲懶問寒蛩下玉除

爲少參李公冬至早行慶賀

山城煙艸滿提封時物靈臺屆仲冬海月滄涼回黑
道林風鬱勃起黃鐘周餘舊曆懷鳴鳳漢有新儀拜

袞龍香燭涓殘棠佩肅漸看日上開門松

奉贈防憲廣平王公

盤礫耶山關石崇藩維重倚倚草公豸冠久擁漢廷
望龍節詎觀楚甸風鈴閣烏啼秋日東書堂綠色曉
煙中未論几杖隨朝夕已覺沉雄氣韻同

至日壽防憲王公因送費萬壽表北上

山中忽報歲星回纔到旂門宿霧開恰是一陽添緇
日幾多五嶽采芝來欄深相色呈非露析靜江聲引
落梅華轍春風方北望萬年如土紫霞杯

芝在堂文集卷之五

芝在堂文集

廣濟劉醇驥千里著

盧首傳小相

張金基寶持

五言排律

冬日黃梅贈開教諭楊公祠公楚源人

匹馬閒清覽登途儘發舒重看柳氏筆直過鮑生居
雪作寒城色晴回山氣暖平原遺短褐周道倚高車
獨盛西唐紫仍有東壁書著我春懷暖燈燭夜聽虛

芝在堂文集卷之六

閒道秦時洞間從晉代漁興花重岸靜輕棹撥雲紆
境任鳴泉換天留泉石餘風塵千度隔艸木四時如
地既鍾靈異人偏擅美譽文分山虎豹清近月蟾蜍
光霽逢登降從容接吐茹執經防白莽避景勉趨趨
早晚謬通藉良遊幸有初

石門山

空中落雁石夾道擁崔嵬遠勢驚龍虎流年闔艸萊
雲門陰藉鐵峽淨纖埃共倚爲猿飲高臨接鳥回
天長留日穩山斷與江來曠欲生懷想由偏感賦才

忽聞鐘磬響知爲傍蓮臺

白石山房

北郭春秋散東園艸木肥閒情極緒業清景足光輝
松冷洞門古苔深磴道微石藤綠壁入風景帶泉飛
白社通鐘磬青山到壺閣幽禽鳴不已高士坐忘機
遠近天台路終當採藥歸

送張州尹楚心奉詔內選

翼軫分輝處蒼梧挺秀長妙齡觀上國循政茂坤方
最爾披沙磔猗猗借枉梁敏心揮劍讀嚴操涼秋霜
芝石室文集卷之六

晏食簿書足洞門雀鼠良庭懸照席鏡有友寬香
毫髮偏矜重提持餐山王續橫湯火過消息虎豹亡
涉亂知方畧同憂費地張焦勞蠶滿面涉楚熱惟腸
止殺蒲韞意包荒草佩絨艱難銷挫惟鎮靜表汪洋
泥路柴車側峰巒布席惟題臨期必信文法醒無將
十甲先皇詔六言高廟揚開風恩澤改步盡超躋
魯泮衣冠盛堯術歲月已藉千農務起綏二國恩彰
蓮慮多陶甕全身敬賜墻未遑半帶憤何羨馬如羊
增秩移霄漢攀懷怡道傍賢聲優刺史下邑接漸陽

百里歡猶近萬年禱不忘平安山澤慶河護見神祥
南極需楨幹羣材擬贊襄重書乘雨露舟楫解江黃
禮樂夔龍會風雲臺省常紀經差六代草張誦三皇
大雅原忠孝明時更激昂中典應掃蕩首善看珪璋
白日流渾渾清雲長桂嶺丘山供一諾膠漆果非常
爾我忘形外寒溫麗澤管花憲經史筆月嶽燭歌牀
海屋尋原憲蔬羹飽亥唐驂騑勤剪拂鬱風舞翱翔
今幸逢仙擢因思舉別觴懷多非向寫喜重對人狂
金殿驚天迥石城峻雨涼功名台鼎近莫獻小平康
芝石室文集卷之六

寄桂林張庶常

總角稱多士青陽喜作隣昂藏題遠大典雅問周秦
几杖高齋重壑缸靜夜頻微言選一貫深誼已千鈞
照日庭花麗含風鼎篆勻馬馳騎管罄李涉長精神
何忽烽煙暮紛然豺虎塵舍皇分舊袂沉痛恨征輪
楚粵天殊隔關河夢屢真同顧思往族哉常將行人
鴻鴈霜無信蕙蘭春幾新平安還馬聖踪跡婉披陳
梁選宜精熟義父貴引伸三年才必達萬里志初馴
襟襟隨孤筆題唱偕共身上林新日月應汝看楓宸

贈巡憲少參五鹿李公

應運須承廟借行憲府開一身現九鼎羣望仰三台
唐魏風通集文中道湧河經傳射準得姓統歸彪來
鄭重分符體精勤幹蠱才琥珀天廟器舟楫大川材
勅帝欽無二畏人清肯回墳魚爭孔道澤鴈罷深哀
令國嚴冰雪長春開州萊炎門情鼠步貪殺辟犀鯁
雞犬欣安夢田疇慶降黽護軍撥管齋超乘起藉魏
開負三驅盡山棚一怒灰朱旗趙秦飢蒼珮漂柳枚
營埃銷傳箭熊幡祝上靈護先勞壯揮英分與栽培

芝在堂文集卷之六

別館延重席踈簾掃積苦交遊開點筆鸚鵡倦輪杯
千木門卑式康成杖可推入林搜杞梓登嶠還崔巍
竊贈明神獎拷存愧斗魁升行移款段危坐整毋顛
鍾扣幾賓躍河懸海若催遠役兼試負雄辨陋臺駘
揮塵煙霧散鳴鸞野推陰山如不夜白日每聞雷
努力防輪載虛懷傲佩草薰風颺羽葆翠竹聯翠思
翼軫波濤靜星旂殺氣振衣原矯矯憫世更饒饒
敢效涓埃獻難離肺腑恨對看新玉帛緩步輕公槐

五言絕句

題書八景

風雨燈前夢寒多雲水鄉曉來山影出真個是瀟湘

其二

夕光深柳磯陰欲清暑細在門前開看林鴉落

其三

浦外人煙稀客帆掛秋意遙指岸旁林記得別時事

其四

小市依青山樵牧嵐翠裏籬垣酒旗搖時有山歌起

其五

芝在堂文集卷之六

老僧住煙雲落日寺門閑不受鐘聲遠吹過山外止

其六

蘼蕪舍風雨屬未江清江上不定畏宵五更愁

其七

孤月漾秋聲洞庭波浪靜客上君山直待晨鐘發

其八

暮天風轉急大雪迷江津把酒思幾艤船頭問釣輪

久樓

向夕倚南樓樓頭綠色浮雨多頻漲鴨春鴈已肥牛

燕

春恐隨燕子終日迷關千遠海幾時別畫堂三月寒

山齋喜晴

苦雨通春夏爲誰午霽舒片沙顏不盡山葉長相如

其二

蝶粉晴銷重蛙吹晚閑號岫空惟帶翠松靜不聞濤

馬上

風林葉自孤披褐啓前途隴馬人狀上燕筍鳥代呼

早發

芝在堂文集

卷之六

六

板橋林光亂千山始辨天水重留月訴沙鳥把雲眠

雪

雪透嚴風蹄亂雪奔林響從倚立松門半在茅簷上

秋雨

雨潤千村盡門開始覺涼客愁妨道落花喜失風霜

枕上

孤枕五更轉閉門羣動雨鴉聲春落月鼠陳飽新秋

偶不

偶不居窓下蕭然倚杖行白雲南浦路紅葉半山聲

贈星者

人似虛中後高談欲邁倫名山眠楚趙孤杖數星辰

江夜

明月長江夜波光渺渺回煙龍山岸盡風放海聲來

江雨

寒雨江流外煙波盡未分愁心搖曳在不迴櫓聲聞

晚泊

我來自黃州暮天不肯秋酒醒兩岸月漁火一灘舟

姜家

芝在堂文集

卷之六

七

姜家住湖上天晴足浣紗今朝風雨至隔窗繡寒花

秋江贈爻

金天凌萬木賴有聲交歡水落檻風細月高寺影寒

吳中紙花

繁華知舊俗此林果娉婷春到枝難長霜深葉自青

其二

曾經吳女剪却向膽瓶生想得池邊影梳頭插一莖

谿上

九曲谿谿道森疎木曠空深花留永日圓絮落輕風

客中別

江船夜渡沙臨發問榴花人在他鄉別離君忽憶家

春別

昨夜燈前約別時羞向人春衫花底過莫遣淚痕新

聞閨

青青艸映闌春夢醒綿蠻江閣連舟雨人煙隔岸山

泛月

帳轉依雙槳悠然在水中柳疎寒過月沙靜遠留風

合歡詞

芝在堂文集卷之六

何處有青春雨蘭香撲人野風吹不盡一陳化渾身

其二

鳳皇集梧桐雄雌相和鳴良辰會佳偶亦或是前生

其三

阿母擇新郎議定向儂說郎名在九州乍聞香汗流

其四

曾聞紅拂兒嬌姿委藥師殷勤百歲盟人生貴相知

其五

綠窓烏幕啼挑燈人不睡私語祝燈花常整合歡被

其六

繡牀芙蓉深寶在珊瑚聚不願嫁時永願隨香夢去

其七

花拉轎車來照生金屏裏整佩帶新卸惟恐露歡喜

其八

含羞出鴛幃低頭將郎識後夜窻月來如前相思事

其九

薰籠繡共倚郎性未曾諳風俱惹蕊密密審上男

其十

芝在堂文集卷之六

飽從隨扇見憶拜新月時光輝動旁人爲我羨佳期

其十一

舊人逐逝水新人誓青松豈敢嬌容貌並勉詞微蹙

其十二

與郎撫琴瑟轉欲飲娥眉常恐風雪下如怯梅花枝

聖東重殘雪

偶望東山頂寒光射日來懸知前夜雪留傍讀書臺

七言絕句

采石

曉過三山天未分
西看采石梅塢開
蘆花岸轉山藏
月簫鼓船來燈入雲

雪霽

殘臥藜牀凍水皁
頭承侵曉寒蕭颯
天邊日送蘆山
到湖外水回釣艇高

題畫

蒼藤古樹萬峯陰
屋角懸崖鳥路尋
曉過水橋扶杖
看漁蓑歸艇入雲深

其二

芝在堂文集卷之六

夢裏寒猿破碧苔
山光轉影日徘徊
雲深恰好仙
在何處携琴伴月來

贈湘陰蔣玄玉父

分來湘色天常綠
破暑成秋怨碧筒
醉卧古窓空竹
外冰支猶帶遠鷗風

其二

洞庭青艸波隨月
夜靜平沙萬里閒
無語倚樓花路
遠每聞天樂滿人間

其三

青嶂杜若倚雲新
洲轉輕風香滿身
陽東偶逢漁父
采獨醒真愧學騷人

坐紅霞岫

紫霞瓶裏蘭花笑
蕊岫天懸霞正紅
石髮倒垂崖亦
老更在楊花風雨中

江行

噴雪奔雷溯正狂
青青隄岸故爭長
可憐岸上非三
月不見黃梅雨後香

曉

芝在堂文集卷之六

輪匝屏西尺五牀
倦來直不耐花香
際沈沈
夏語燕翻芹到粉牆

看鶴

前山老鶴忽飛回
濁酒恰逢懷抱開
松裏雨雲空
盡遙知清怨有聲來

舊寓貴州道士再過已別去時聞頗然無賦

人煙已遠林千章
紫燕曾看上畫梁
怪底玄都終
落又將葵麥惱劉郎

登

深山入暑踏花茵
有底逢春草色新
院年年燕照綠窓人

過雙舅胡監軍故居

人忘愁向西州路
苦雪荒風閣樹齊
勢面胡兒驕不舞
城功老馬暮還嘶

菊邊

繁霜秋日掃荒林
黃菊離邊把盞頻
但使菊花能醉我
便知萱艸不憂人

摘榴花最艷者置瓶後得黃花易之遲爾零落

芝在堂文集卷之六

似懷惱色戲題

薄露容易掃香魂
萍水相逢總不歸
與投紅衫啼暮雨
若家世代有長門

其二

縱傷春色暗流塵
却摘南園火鏡新
莫怪狂夫恩愛淺
君王又進一番人

荷葉

溪畔裁荷五月芬
色如湘水葉如雲
獨倚薰風紅粉裏
袞袞倚東風舞翠裙

其二

寶殿涼生綠葉深
雲鴻漸散曉烟輕
地過不長翻似玉
珠香

其三

信裏梅花落大荒
仙踪何限對蒼蒼
蒼天憐色輕依

其二

雨來急問寄香襟
江上長洲柳色深
柳色深

去年川口自風沙

其三

寶月陽圓散綺塵
新涼初殺竹夫人
微風一夜涼

懷人

去年共坐秋煙裏
今年初曉秋煙裏
去年初曉秋煙裏
帝何明等酒問霜天

春窓

春窓得雨被愁新
清風林竹人與春
通落

聽泉

綠水常門岸却回板橋一半在山腰午鷄啼櫻翻卷
卻不信晴天風雨來

喜惜初疑翁隣人園亭

天淵微音人乍逢坐深無語意意飄然病骨堪銷
得不羨節邊放鶴翁

其二

春在池亭淡雅中山塔一望更無窮桃花紅濕宜留
雨松林蒼涼喜受風

芝在堂文集卷之六

畫美人持琴欲書

弄烟落葉照人紅欲寫新詞句未工寒北湖南惆悵
又不堪搔首問悲風

讀書湖上望攸嶺山

東望春先見此山雨聲雲氣日千還幾時借得愚公
力移向南屏一紙間

山步

花氣相迎轉送行長林疎映石藤青逢人語盡無多
走一幅松筠在紙屏

江別

滿載春光上別船朱樓碧檻望中懸
夢裏山雞鳴楊柳煙

春望

柳陰日底迷輕騎山色春深滿杜鰲
賞揚壺挈榼賦遊仙

閒棋

陌綠岡青各悄然一行燕語在山前
顰眉喚棋聲驚畫眼

芝在堂文集卷之六

陽邏小泊

古戍春乘黃鶴風暫停舟安
雨人在煙波柳市中

社雨初疑翁齊中

二月社日春到齊王入路楊柳堂西黃鸝百舌同
雨聽入寒風遠樹低

武昌道中

烏過松林巢翟翠人家
月墟里隔溪吹壁風

秋思

江介鴈門霜雪同
鳴金暮玉聖秋空
空懸萬壽藤蘿
月秋變一溪萬壽風

倚欄

霜輕荷葉露花香
十二珠簾倚恨長
寒夜一山秋雨
劇錯教孤夢落清湘

晚山

寒清鳥啼山路微
溪流終日澗秋歸
翠嶺孤雲
故道迴溪林帶月歸

芝在堂丈集卷之六

民友人神內

翠嶺何處下飛龍
深潭映鏡朱門閉
惜芳忽散秋風
離花空結情長合昏

其二

寒裏佳人去不回
蒼苔空倒玉蘭東
鞋臺月冷盤龍

芝在堂丈集卷之六

其三

芝在堂丈集卷之六
芝在堂丈集卷之六

七

畫燭更長對錦茵
友寬無路怨驢人
桃花隔歲能
笑顏與指郎作後身

漢口詞

曲間河流劈箭馳
長年富貴疾如飛
狂風浪惡江難
渡努力今錢黃鶴磯

其二

灘灘霜多欲得風
海鹽十萬一船中
三冬蝦菜又忘
味一六誰陽引號通

芝在堂丈集卷之六

其三

雲空如雲不計時
管絃殘暮更多姿
寶鼎人唱大隄
曲江南人唱鷓鴣詞

立春詞

曉曉吹笙報曉春
林邊繚放數枝新
梅蕊作態含煙

梅蕊欲抽條照水勻

其二

豐家共慶立春晴
助豐歲進占右太平
青葉杏花龍雨
露葉衣南畝曉鶯啼

遙集開有北上

提摩兒郎本妙才松風夢轉楚江隈
琴書萬里隨天遠雨雪相思碣石臺

其二

白馬驕嘶不動塵紅樓煙細早梅新
一回蘭麝春風過知是芙蓉鏡下人

戲贈胡醫士懷玉晚婚

懋霜休與冷霏微此夕蘭煙擁翠闌
買得琵琶度新曲從今懶聽雞朝飛

艾在堂文集

卷之六

六

其二

紫紅海燕燕無信喚雨班鳩不計寒
會同道旁看芍藥果然春滿碧欄干

其三

鏡臺嬌倚照鉛華家在杏林日未斜
不向天台采靈藥綠窓親種合歡花

其四

蒨葦久不掛暮牀艷冶初調新嫁娘
忽見玉塵雙影外怪郎錯舉萬金方

題友人江館

江山得句此荒欄花林無陰映雪看
一坐香然忘口暮茶煙兒報幾回殘

贈趙柱石茅齋

寫經祇樹欲成林更闢茅齋在柳陰
長江入坐吞孤月白雪開門抱雅琴

湖上菴

龍池潑水破山來漸入湖光白日回
試闢菴門放鐘磬不疑啼鳥下青苔

艾在堂文集

卷之六

七

夢入老寺留題

一杖乘風破大荒脚粘雲壁石花香
若非嶺上親相見錯認求仙舊阮郎

序

尚書要編序

稽古之家職言說則於其近淳治其隆燦百載立
天地之維繫者矣緊吾夫子生於衰姬而觀於牧豕
鄉之失古治少救正也爰奮其思理哀絳夢瀕斷唐
是在堂文集卷之七

虞稱首下及三代遺文爲百篇尚書以傳當世焉非
謂特服習後潤色夫欲援古質前經權方畧後有所
據而用之也秦焚古文耗散尚書獨以壁間免而伏
生老儒口授典業大義尚鮮發明及孔氏得魯舊宅
卷益增安國受詔作傳而序之則謂天子刪書舉其
宏綱撮其機要以有百篇焉誠哉知言不媿聖人之
裔也蓋唐虞三代明德恭已其廣大精微囊括治道
者累簡糜石筌知能靡獲匪量矣而實惟因天人制
時勢列百物之氣象而臨以不倦革其禍陋而厭其

崇弘爛然櫟苑盛全其易私顧惜則澹泊處乎
大以擅所獨爲坦焉不生疑忌而正已以安物內脩
神明而應天下以不測帝帝王王乘化若流天下忘
其高深而飲食習之其出有形其成無累亦逆知後
世儒生執膚義拘泥引繩不足動人主之聽卑者屑
屑疑難非常必盡棄棄之而好人僞士復懷覬覦
多矯誣援往以自譽然而天人時勢循環輻輳各
予以宜而德功顯御無可避讓夫宇宙變遷大常昭
極開遠端緒而君臣上下有憑藉以立苟法其意而
是在堂文集卷之七

善行之唐虞三代古之人與其獨爲此名也抑非其
名之謂而古者之特有所懲傷而區畫則宏綱機要
之不容離損以有成也今百篇不獲睹矣伏孔二家
表矣其在試取酌之於二者不既歷脩與義和分瓊
符在天官著矣夏正周令漢唐歷算占候之學由此
興也禹貢紀而土田租稅漕運河渠地理皆可志也
洪範訪而五行災祥天人可論也周官既設都鄙是
徵也鎬洛并建而營兩京者知難省也類禮社烝王

祀宜勤也顧命是詳而正君終始者必有大臣元老也射御干戈甲冑楨幹播於師而司馬選練司徒營繕番也征伐及庸蜀羌髡而屬國兵可用也夫事震古踰量而難再者則有之矣倦勤總師臯益所不而之曾以捐其首領漢魏之際因覲紛紜沿及六朝士大夫廉耻盡焉甚而父子禪稱也風之靡也而殷周二武順應殺一人以服天下後猶有履剛撥亂因天下之欲而乘危起者高光之流未失磊落局其名庸既其實耶舜禹受天下故不放朱均太甲賢而尹以保傳得相祖之不終德其何辭商人三年誘導激愧史不盡傳矣延年抗舉靜惇陸之懼疑而行其事遂取無術而登肩阿衡不爽甚耶之管蔡不誅周成無邪矣罪得國安而身儉東百里死而郊禘猶或遺議曾是以夸長而儼六月四日之無諱欲假日實焉且金縢大誥而王莽以資慕也就知夫古人明理審務處無得已不暇剽襲委身名以濟之之有其道耶迺若天子守成而勤親征實啓助也人主欲知其周世宋真可云壯矣俟始國能兵費普彰彰周公

家教與禹同雖夾寨論者猶賢之傳說白承登輔相而馬周崛起稍似獎一悔而秦穆得班書帝王也輪臺與元詔書感泣已至夫干羽而格有苗自夏商不能行之章弼契丹後思兢兢而晏安文弱以稱德化將爲敵國笑耶河塞則治河盤庚時淳民簡至挈國而避之若京師六宮鹵簿公侯百官宮殿苑囿一巡幸費數十鉅萬奈何都水失官而輕以宗廟之祔戲也亮陰制自商矣枉稱塗廬慈良於後人乃三年不言夫家宰非伊周卽攝何得久也周且流言使諸葛亮韓琦不敢爲而妄荷屬人上官之許不行魏相不起而白副封與凡此者不知其不可爲而浮執聞見規模自喜近於愚矣明知其爲非而於是而卒其可以利已文飾以欺而避衆射譽於詭矣然帝王治道基本人情有志不勵而退安體求動以不及委之畏甚而難與爲矣雖然宏綱易守而機要難謀也於是原引孔序廣采衆言作尚書宏要編

四書提宗序

聖哲與人同性命而獨有證悟則因領箇新奧燦白

日而相與處之六經所由作也。蓋六經之旨與諸四書之旨指而顯千金之裘若懸在綱矣。大儒達士學富淹於艸莽，聞中之徒挾策矚望利而趨，舉鄒遺書，魯木常淡，流馬賈售爲良耳。而老生拘株喪已，妄以其窺觀，巧倭餘遺，濟而薦諸白賁，是愈令掩耳跳也。講席書具在，有不鈎棘問人者乎？有偶語弊處不更蔓引而駁於他手，無故依稀相竊，知見失真也。盡性至命，徵於見夫大原，冥感則贊識之矣。龍不見石鬼，不見地魚，不見水人，不見風同處而心若罔焉。

芝在堂文集

卷之十

五

不見則不信，蕭叔之詔皇子火布也。遊京洛者歸陳其宮殿園林而寢丘之人啞然笑之，斯猶外物難猝睹也。鄒魯書惟言皆脩，故曰仁者人也。小人之中庸人可爲堯舜，其判然取諸大公而覺凡庶如農皇自見其內列州水以治天下之內也。苟非懷師誰則貸心腹臂腸而試藥焉？而人不信信因見墜謂聖哲希世理胡究其是之義徒荒幻耳。及其有爲穆鉢兩湊幅帷畫夫物咸有珠焉，鯁在皮蛇在口，繫在足蚌在腹，龍在頷，信乎體與光盈神性見榮也，而人獨無之。

聖哲非人微言不生，凡聖異殊見問何物猶且斷斷封一丘里之言也。沉澁之或爲泚，葛紀之諸爲滌迷理，執音胡不登車駕馬而訪象胥乎？孟子曰：理義同然，聖人先得我心，餘姚曰：六經心記籍也。章句繇條，同邑適焉，迫以本心而驚若掉磬若性命研幾及身，有孚擬議枝葉靡所用之，而後取三子之書，納繹焉。聲與心代也，彼舌而我唇之見與信引白日而馳恭默三年，與一見哀公成書七卷，與忘言非瘖言非佞與，則知問於鴟傲，帆於蟹不足涉滄溟，乘日月也。

芝在堂文集

卷之七

六

諒矣。舍是而鄒魯書以利背之以義鋼之，其得失寧有間也。余迂資望道，鑽研頗純，朋輩少可與言者，不無良輔之占江上盧小相有志問學，暇日因畧舉先儒發揮示之，而小相問音生賞推類承緝凡諸家書是與聖賢大指發明者，鉅細必錄，不問門戶久之，成帙題曰：圖書提宗，持以求序焉。余取而讀嘉其友隅喜不忍釋，小相信可與言者，耶都言何容易，小相循是編而思之一旦親見鄒魯國何在，深造原逢如生燕客楚者及其歸而慨然變容，知指不妄已。

經問序

久矣夫士之不甘嗜學也上之人至不欲高懸衡以
顯其力使稍能通一經亦得拾青紫耀朝廊而道衰
弊起各緣係小智置其便文作有司苛中所謂一經
者特粗疎未嘗深言其義而旋挾爲觀望矧堪多求
此非其識量獨既也立志不高遠正業易廢精穿衣
敝則愧不見人說趙而驚益其貲視學之不克非曠
褻耳如着存徐子受東海大夫庭訓頭垂垂備尚未
有遇焉豈其緩屢交而載勤察難矣誠志與劑習復

芝在堂文集 卷之七

取家五經舊本理枝幹咀精旨喟然若歉於傳經者
之拘且陋也博采傳記子史先正凡及誼者章多其
說說多其義推測成編題目經問如有所待焉余始
受而讀之洒然不復知沾沾者之爲也鑿空而欲有
與昨也奚其巧也勸學好問問可解手漢之世以經
何重方其收拾荒陲雖大儒有闕疑者後乃極盛而
天子后渠虎觀議同異親自臨制焉理以互鉤而出
好問則裕非淺聞得擅其卓也蓋子駿深薰綴學者
罷老不究孰是末師非往古雷同相從爲大痛惜焉

芝在堂文集 卷之七

今時宋註行而學官奉爲王制士人捫一經束手婦
阿訖不敢自有發難夫以今去古宋與我均千載後
非古也猶有古者則秦漢唐諸大幕處靡不時稱經
折衷其淵淵焉繫繫焉事理雖合是月分引忽躊躇
及之不經刻而工意嚼出而文局之然後知聖人之
辭優於道也祭者於彼乎於此乎言聖人之神無往
不在也是故事奚不問善問如攻堅抑多其其爾余
夫聖人之經聞天明道訓詰成文其真際原在人心
故大儒契悟天人超名物象數而自得之夫既得之

諸儒語要序

西漢藝文志論語者孔子應答弟子時人及弟子相
與言而接聞於夫子之語也當時弟子各有所記夫
子既卒門人相與輯而論纂謂之論語夫學庸亦二

與子思所記並氏亦私以夫子門人記爲七篇矣
後文中子譚道河汾其言高弟董常程元仇璋常采
取之薛收姚弋發綴爲中說賤焉宋興漢漢轉訛妙
惜言簡理具六孔子以傳表裏而師席未次振特以
徵古授二程一程郭門道一時英才列門下自漢
唐以來師資傳授經義章句而已直發聖學之秘啓
迴人心未若斯盛也故其授而弟子各以所聞記
輯由是之後諸儒沿習代有發揮紹元迄明儒者之
言遂震布波委於天下矣杜時恣情漁獵積擅風藻

芝在堂文集

卷之七

九

激聲律之端開闢以矜氣格守子思兼復深奧訓詁
興雅爲元龜對諸儒雅俗雜陳士爲黃惇器山龍圭
盤左右殊莽閉陰未啓者久之迨習累欲瀚而道心
遂發邇易傳論孟大本源確知聖學之不僅卽文字
也載取儒家日誦之跡平蕪釋難繼以與入衍然忽
不知其所 幾年所矣自得於不傳道與符節有
其牖而名 已至人所盛推矣而取其績亦有
其已至百擡 之不予以礪今夫聖人之道在天下
非植種於芝 誰也盡人而具不如珮道也解

有盈盈與之日中無景焉寧復以聲而道不容語因
諸傳道子曰吾道一以貫之共如視語斯乎指其掌
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是丘也天何言哉雖諄諄
卽語無語矣諸儒研究精一皆以見於是爲要歸卽
未必竟徹見是也而正志趨道孔曾思孟之與臨如
不敢躬跛倚雖人有敏鈍諸粹未粹與魯內厚咸布
其所以而薦和譽之節其先必且數十年憂勤疑信
將迎而泮渙而訖以有成也以道語人大者風動海
內天子公卿廷延訪次亦友敬一方雖不知者訪訓

芝在堂文集

卷之七

十

百端不能掩乃傳其徒以及後焉吾而無會聖道則
已吾邇易傳論語道本源見以鎔治衆理卽習孔曾
思孟者又何可遺諸儒也雖然有要百聚訟而唯阿
其下靡棄擇吾將與衆輻而馳耶故儒有要要惡在
易傳學庸語孟本源秘密既昭揭在茲非語不語則
九問答熾然語無其語者繼往開來鑰鑰倫矣外是
而可去者則亦多也迷情見者去泥迹去牽於舊土
蹄雨可之似去九庸之庸而以概聖指去却問而登
者不信天之衢去意所不詣姑因時酬之去厥次者

未嘗有家也而謬言家去師指淵源聽受者以妄增損去身爲杓而徒黨附以禍憤鋤人之高愈自形陋焉去其少壯謾越晚而悔痛自責以絕天下之謬也而人不聞必欲護之者去獨明大道剪藩棘不能邀引仰也聊同互以依者去語累區一可員而損夫曼者懋壇席之上則尊等諸蘇氏之紳焉夫不獲其要而不能妄是非猶彰其要耳自謀而不容使雜也儒乎於是若出熒氏之練於汰諸矣向者溺志學文如不索其俗焉以爲遜聲格體麗也今試舉而誦之

芝在堂文集 卷之七

何如聊舞請有要要在諸在心心靈透而首出底物諸誦者去取由我取猶後誦心則棄耳如使心要猶遠徒高慕道德未嘗遇真人契象表也哉冠諸席憶嘉問富有因命門精而與拱揖之榮習焉夫緝岐黃之方者乏洞垣之切博絃柱之譜者未能瞻望羊之人記問之學不足人師自古然矣諸雖要其於聖人之道猶蠟而遜也諸要皆語乎口不喜諸者有徒無錄或錄文集並今悉承不文之語之但名語要使信以發志者可鼓薩進矣

西朝三楚文獻錄序

國家氣運迤邐數十年慨一變循自然至若或驅之其較無不可知者統觀全勢則每國山澤物產間非諸俗車服制作田賦兵戎星辰水火皆與時推移鮮一榛格可命而大抵以人文爲端在天地百物精華融結爰挺人文辟靡庸之有筋骨而室繁賴賴幹也奮起卓然運動時勢各舉所造其大者身度聲律道法濟矣性情風氣迥異以彰離節善亦是勤魯筆左右而揚教萬世者廣諸天下近取一隅靡不然也嗟

芝在堂文集 卷之七

手恍以是較則人文觀他所云每國諸類迥獨鄭重綱學爲足惡類易怪焉可觀楚之錄文獻矣錄彙昉也楚幅員數千里形勝戶口財產鴈行東南譚括地者不敢齒焉下圖前此著龜鄉老在事既取其全總列口分志若紀秩然具矣止嘉靖季季未遑紹緒宜有俟也於是文宗彙旃高先生讀而嘆曰洋洋大哉援名實審沿革夢玄夷而負鸛次其後敢多識乎顧任屬春官秉鐸是維飲冰寧不能廣采緝覽以助經方者武庫也守先待後言行概機卜氣運者不於其

地於其人若時變增加知所以盛衰耶

揭杓引燎而趨矣且夫隆萬以來四朝更數十年間昭著可考而知也江陵相國名世之英託孤寄命措天下泰山安哉楊司馬文士効行開治兵籌敵卒寧西夏其後有忠之帥以剛折而策未萌之釁布置機形猶難肯掩也天啓丙丁去闕瑾兩甲子而縉紳禍再酷則楊忠烈自簡犯難羣賢類應膺滂光史冊矣文成聖學耿恭簡私淑亦克師表人倫張旣出又以篤行顯罹虐夫博學著述徵聘勸聖人側席若李芝在堂文集卷之七

大泌身歷六朝樛筆振宗工藝者不敢望津涯焉而公安快俊景陵深逸遂以相並爲奇至鄭尚書清風振乎天位李湘州靜氣濯乎全流凡此者約畧言之特屢變愈出矣况其介守節孝隱逸終不殫指數十年全楚之間言行文獻瞻注引排爲尊不出天下所共知別有以爲寔宦明矣抑何可不重加意也純化漸夷士習便淺視高明以上藐若攝提循蜚不及其衢而次則與浮沉隄務正事胡易爲名胡易立也庠序之業工簡售速履大小同則人豈爲之剽竊

律令足享鈞天其極必投遞從於相矜以獲使誦古三不朽且爰居賤惡得是荒唐者乎是故有法於此居楚者之勿更齊傳也卽以其人示之以其近數十年同時應變設簡督之傳曰祝遠不察形馳遠不聞符乃加乃父接踵而承風星之紀瞻幾厠焉碑版未顯而指其巍灼教秋駕者亦繼之淑素華物產謠俗特暫偶而委諸能言行者之御也先正臨望道法神授則直予以風雷焉烏足論其是非不然猶在滑稽之流靈數之數也正氣罕樹而耳與允遠又從援他芝在堂文集卷之七

事以古今抗抑耶由是言之先生之爲是錄也加意楚人士蓋云厚矣而或者曰傳美易訛不如啗味之得旨也先生秉鐸甄陶舉國之人竊排而希事者不知其幾奚取於秋栢之實摹擬遙集耶則又有選者先生謙中而寬愛久矣下車之驚擬選事奇文布今遍郡邑行部旌旄錯道懼張說其土之先賢未祠者祠之已舉則牲而幣之然後收拾遺書推恩子孫蓋禮乃退夫自辭高深以奉先進其學問在學行其效矣豈其教人而顧棄之也善教無不經太學之禮也

國故春秋賢士相稱答少舉先大夫魯人則吾臧文仲晉人則吾叔向故王孫鳴玉以屈霸國之良匪左視莫適寶矣雖然彼以其國域者也今神聖在上海宇一家凡楚人數十年圖著言行有成績者其事與時變要皆輕重關乎天下焉今取文獻而楚之器從名之義也會通氣運觀四朝全勢卽去其楚而可矣若他所云每國諸類乃賢乎人以盛衰風土誠爲可

言目而部乎

長風山社序

之在堂文集

卷之七

十四

天下甚遠大丈夫首出特兼理爲能豈時偶微長汲汲於負恐不暴於人至輕相桐喝哉抑業有習物有聚操持雖眇近世之顯功赫赫率由茲起識者每用消長其人而盛衰其地則被矣圖謀一長幸社稷祝之欲使商掩草開逃空谷焉又惡遽能也今天下歸魯鄒之經而以其義鳴者紛紛畫四國矣始第克賓國羔鴈籍基遠大乃獵奇鏖惡人別閭域其盛者遂以名其郡邑使天下景附不滅古鄴下江南謂非一時之盛乎於是吾鄉起而慕之鄉固漢蘄春地讀崇

鄴書可異焉其叙江水自岷山井絡更健爲宕渠羊腸虎臂楊岐復篋白螺赤螺數千里奮迅委折至新春之南止焉長風積布青林其地也夫江以海歸近里絕寥湖潮未至而地忽止豈謂其氣勢飽羅獨蟠繚躑躅者耶乘高放險西顧天東風雷噴薄峭岸皆臨奇山而洞石林立縱橫花葉之波龍驤蛟龍出沒相雄恣蓋地合荆蜀諸流并力不笑僅來無他苦洩今之全楚實畫東壤焉夫山川奔奔勢如止而且當大國之隅其精氣必聚而產宜良謂有英特淵府

之在堂文集

卷之七

道法挺世者不吝鍾出焉庶足當之乃鄉之人蓄具文行自宜撫乎章尚書官保而後在朝有以直諫成名或彈劾觸權奸濱死不悔處者亦多醇儒孝義古人風經術咕嚕起家猶屢然竟非隆顯天下無由指人以名其地者無故大業未遂而表章鮮術也余不量每用爲感人顧自林立奚暇論地名賢先達所在皆有經物理性雲卓天傑未嘗按其圖乘有所步武要使地足山水代不乏賢欲鼓舞超乘寧詎難焉惟是時無異科起家不能廢尺寸經生語耳幸一時風

尚各擅鳴其郡邑而鄉之人聞見既習才知駢出又足相慕効則余雖迂陋誠不遑誣語遠大遠茲鄉魯衰爰之義讓其盤敦矣於是而粲然慕一日爲時指名者固其始慎之也聲成文請以聲喻鄉里社會和笛擊水撫手和樂聞九賓金石之奏而蕩焉若瑟鹿鳴笙華黍以薦鄉黨者以樂君公大雅之林無遠邇諷動矣洪唐富於音故駒豹不致醯祭酒焉倡予和汝非一國是私地從主人則以爲其名也豈僅擬於銅鞮之坊耶乃或者猶曰天下甚遠大胡處拘微長

卷之十

揭而負之爲夜郎丈夫也夫吾觀蕭春受全楚之流山水勢聚焉往吉水九僊既彰露泝江望氣留連青林長風間不忍去獲一隱君子有遺鈴意者殆將異人起於是乎則兼理遠大經物理性前賢遺緒合業而資鼎革傾泰以楚肆在三戶茲社也殆占烏之微示風動耳所爲翕翕標舉寵名郡國者緣國播薄要不可量與

誦蓋先王父思郊公遊吳携先考伯仲所爲文吳長洲尹胡公搜行篋付梓也昔文公湛詩讓公明卿舉人馬公素修諸生皆宿學負盛名不輕假言笑人從長洲尹所獲觀家集特嘉賞嘆羨各序以弁文公曰升沉顯晦凡人一宰事大丈夫則非一世事村盛而懋其効必烈陳公曰阿翁不爾京不馳不孔孟不禘長君乃蒸雲夢揚岳陽匡人力士高執雲幘又諸常聚之水假昂列濟僅大石佳立形如積布哉馬公曰志林快晚嚴夫子經五沙四州九道八及劉殷七

卷之七

七

七

子五經史漢業齊典也今復見之他日雲龍門燕定知爲崔矣夫三公皆博淵時傑不妄誇人其嘆賞而序誰匪信資補償厚終不後其竹帛堪緝緒哉未幾文陳授魏科列太子侍從馬田場屋旋亦登侍從海內欽仰靡間遠近而先王父僅守廡貢老先考甫貢不及廷試諸父奄奄耄耋未振竟不獲一接焉歎聲並轍之間夫不輕許可者猶有所可乃衡鑑糾繆若此此可謂非天耶王父高簡自愛甚九歲孤想枕函立擬經術成一家言又不幼或謂其困憊骨體

微德輒盈於俗尚非宜考類絕人少時日數行下輒
誦才名傾勝流三發不中遽自摧折而繼浪遊不屆
間離羣春秋然王父論文特嚴善識人所獎拔率成
國士其才行公卿貴介多願折節交之有後輩薦篇
使坐牀下誦自卧牀而聽後輩大恨登第會京師諸
公詢楚遺逸及王父則變色曰才行何易逮但百尺
樓局耳然亦不能他有長短也考論文嚴益甚所書
楷經衍破傳註習聞爽氣橫逸如振鐸訇而磨次浩
浩遇人無吟類笑傲酒丘世間憂辱仇怨幾不纖芥

之在堂文集

卷之七

九

其中人往往不能測焉夫文陳諸公所序家集皆制
舉文也故卜其可大用於當世而竟不見用王父挺
身考伯仲四人偕起翩翩而咸無見用嗟嘆是可謂
非天乎而王父未怨天誓誓其命與孔孟遺編終焉
彌老不懈晚赴秋閣暴雨滂沱而人頓足痛哭也
考則旁騁其才歌咏揮筆自意耽經經比擬沈雄整
麗殊不見問天愁憤傾如曼卿有作不能錄收來覽
之如非已故成集甚少唐周朴月鉅季鍊詩二卷而
天台任藩五言十首鏡湖玄英及曼卿皆一卷焉考

蹇蹇不得志當世視後世名亦唾之詩咏其所適意
才足騁不容抑遏不鳴者多少奚擇也自王父捐館
舍諸父或盛年先隕存者守家學經術或能賦咏歲
時繼相疏擢相對文陳諸公所序贊藏閉嚴脂甕之
靡不復取視使顏汗蕭空委終於衡鑑苦區無爲也
而王父先是以文名交遊公卿貴顯幾五十年信使
往來通問王父好辭古備人爭藏去報章亦輒留相
當因編而梓之曰漫庵曰瓊報時江右徐奮鵬先生
選集千古斯文采王父廣中諸與前賢格言相次夫

之在堂文集

卷之七

三

柳垕家學其世貴所記累朝典章時政印王原叔傳
錄簡子孫皆記父祖言行要効於世者彰矣惟柳子
厚傷其先不大顯作先友記傳里族姓燭焉世可因
其與以知其人醇駁竊欲倣之而生晚四方家廟難
悉考按書日有祥符諸賢與种明逸隱君書啓一卷
而南豐魯季聖試禮部不第乾淳間名公多敬畏之
其子維因集師友尺牘茲適與王父所傳相類故不
肯醇駁與弟駿謹積藏與考遺詩數卷并神光激射
聲時時喧鳴欲出又輒恨文陳先逝馬公殉國難死

不得猶故人子挾薄軼九頓首拜其庭階續請序如
萬曆時也

芝在堂文集

廣濟劉醇驥千里著

張從熙一生
校

張先基開有

小刻自序

余家世受編簡蚤歲妄動攻石竊取先人篋秘書
從燈壁風雪讀之已乃操翰鼓天奉嘉隆間二三名
人集設更老而僂僂沈博雅勁潤理組事互有左右
要去其藁迹以近古爲是雖微諸頃刻放諸諸浪不
之在堂文集卷之八
能作宋元下廉纖支折語論者謬云矯靡也然士既
壯矣卽未遽逢當世鵲起誠自負弘濶亦且操練神
性凝固真常爲他日應物制務矧時值多事則機權
變化匪由凡聞古人處今革百萬與疏水問肱無增
損者積悟深植斯動靜如一也惡能屈浩氣事雕繪
長効孺子輩譏謔形故藉著多卷悉字句明滅置敝
籠中汗久成煤臭宰示人者蓋有甚懼也今年秋以
訪道下金陵故人范德先起叔兄弟實王朝夕焉二
子好文樂道家蓄異書對客雅論淵淵見此俾促來

必有異因相爲經眺遊始登觀象之臺易跡蒼汶古
色照星漢貞寒拂霜欲鏗而攫龍鱗森動數百
年精氣瑟瑟出及南寺浮屠甲天下舉身入雲語與
天尺微風來挾欲去時俯視六朝花石不足荒煙一
涕樓臺林苑僅遺塚耳其餘半首兩花桃葉莫愁之
波并諸名勝多延竚待人或至未至而德先曰子可
豪吟無割茲麗矣余唯唯又曰子神采抑猶未舒者
將山川英奇發揮意不盡須良友乎求友有道傾蓋
而識生平聖哲事雖歷得將畧示梗概使卒睹其標
志在堂文集 卷之八

而後獲深言也余又唯唯因與起叔搜行李見書
敘記頗繁無當得論學數篇及賦詩各什一書甚多
取去授梓余不能謝也嗟乎結髮學文及壯而觀之
猶未知沉博雅勁視古人離合與否然求友藉代行
屈或不蒙俗之譏若以道論使勉茲日運心始明
而物無累雖作卷丘山與忘言同不然臨言若哇起
念有猩咆之惟矣二范子何以爲我策也

大國學法志序

蓋余未耆時卽聞父執有胡孟培先生者越二十年

稍知向學始受請先生之書親見其爲人於是周旋
久之但而嘆曰嗟乎俗士拘方低滯淳至老不暫釋
問本分向上事未肯談日宜駭伊笑耳抑資邁出警
慨逼動其於人皆堯舜朝問夕可大畧不致猜謬迺
惟浮解忽荒信體僞立瞻起中廢高者努力及光影
而止敢言定慧不肖至借行其利巧意見橫而踐履
大頓嘻如來之藏善不善因至鹿人利器不如憐憫
無間之解所中銅或猶冀其一友耶乃不出里間又
有我胡先生者先生少負逸氣好綜古書籍因及性
志在堂文集 卷之八

命問吳有所動遽收束僕而從已前輩知學者遊其
於三聖人之言既浸浸矣是時管公東溟談學吳下
甚盛間得其書讀之辭家拏一棹走姑蘇奉贊列第
子入室侍微言妙契蒙肯肯者久之追歸而專志窺
三教秘密愈嚴世塵垢不欲近別築道場萬山幽鬱
中朝搜夕討積數十年朗悟日啓隨得而錄之克棟
富有今大國學法志僅一班其於主實賓權世出世
間上中下俱事理施設亦稱弘脩矣雖然言心聲也
聞語而不見其人卽剽竊僣聖庸與謗愈手而以告

觀胡先生爲人孝友慈讓生不解機事言訖响難出口順逆耻以氣過人至不忍信人之有非避利如射處其家如客蓋先生受教管公竊教理而尊品生知吁江念佛家珍復還拜沈師淨土法門自是專主執持名號意以驕債難伏惟心念可寧無方便啣勒而制之古人栢林須彌竹篋狗子千餘則公案試兼總而攝諸四言動靜語默縝密入之至不容片段水鳥林松圓常一性直下塗毒火聚提撕極而念失起光景所落羣妄無緣則不階檢而登正覺夫心動物也

芝在堂文集

卷之人

定力勝則動無動顧煩難世間恨塵連環非有憑恃而立於絕精蒐過捺生死胡期故心佛息三相忘而無世可出矣則欲無孝友慈讓如先生爲人何能者孝友慈讓特萬行并盡性海實際性爲行休行外無性矧不羣靡細躬隨人倫欲開引拘方奪舊見令向上合茲實行六度之謂何矣人人如先生結繩而治三聖人可出不出若中興定力竊浮解猖狂五無間業堪恐凡夫所敢任且無以責人長偷心而假之駭笑也然則必念佛乎曰念本無念曷置去取門開而

藏瓦石之精粗知其愚耳一念不生相續彈彈而陀四言又何差別一念不生尼耶能仁但蓋更從越州問鼓音王章句耶雖然爲先生言也余讀先生之書恐學者趨於書舉爲人詳之抑先生爲人得念佛力其言念佛如是若夫五宗提唱家究功施陽命標而擡科曰則又別有所商矣

盟園詩序

世有雅人其意隱每鬱不直發則託諸景物波詭縱之使不知其然而躍然相誘以余觀古事若鷓鴣

芝在堂文集

卷之人

清酒車馬暮遊痛哭拍胸小說舞薺彈中角恭烏樹綺裘戀青山種蒿苣理鷄棚以至鹿砦柳溪岡林勝賞匪一端顧其中超軼高舉實多難盡罄而舊偶一抒動意橫出不復禁百世猶將見之嘆此可與俗士道耶黃梅汪子舊學名家嬉俊舉同宜王謝塵尾中物使探蠶蠟展當適若無人而矜帶寬服獨工吟咏其爲詩揮洒得飲意而止視仲偉表聖章句慨遺唾未曾上言數年間閨房蝶燕關河淒楚登高懷古花鳥煙雲不幾幾欲倦子墨乎而負意過者終擲動不

自已頃偶有所感忽創樓百尺天外風欄露砌攀攬
變狀數百之閨幽折而陰晴不空倚焉乃日挾同志
賦詩其下每韻成衆欲歡呼受屈夫果具俊逸隨景
而刻畫胡不足展其所欲耶閉榻懸孤寒東壁亦堪
晤語古人乃窮靈索異樓亭間而風月改觀月藉發
彼此情態者亦謂倡予和汝詩人美譽鹿焉豈必葛
天之奏且簫寡則無笙矣此樽而彼鼓之使各縱其
抑揚悲笑粗雄清麗而後意相通互出其初感於忽
然而景留聲聚乃充然靡之鹿若柳溪邁雅匪易倫

芝在堂文集 卷之八

又多乎哉意無盡託無窮也乃汪子曰何論是屬者
有烽燧之警輟入夙暮旄車之族與千報焉既思憑
高而瞰非井幹不據勉驚櫓於天而猶憚人之征繯
日我也爰假苔徑竹園杳窈之若是豈惟雅有機
焉夫託兵於園又託園於詩汪子之意愈深矣余烏
知其然抑葉城之盟文辭相接其誰爲北而若鳥島
之聲樂亦知倒戈遁矣何區區倚雲石爲漫郎何徒
漉一醉登吹臺而感慨耶

何元方遺稿序

古人稱德善者歸達好義爲最著而晚俗拘鄙益守
利和於不暇以餘謀人也於是士有諷奇負氣誼結
客推貧而思死者則相與望若景卿焉身不復効矣
至其後人文行峻明以賢才顯於世當世亦咸快然
謂其精神足自報之嗟乎念此余所爲痛心痛恨友
復而不釋於何氏也黃岡柯章長先生郡之達人也
傑志濳學遠有襟矣偶慨不當意取其先大夫遺囑
壙而縱諸賓客自讀書博洽破萬卷願專喜下一
長之聞引爲骨肉無不承我澤焉無飽我炊焉無臣我

芝在堂文集 卷之八

僕焉幸者拔魚蠹之罔洋洋登青雲或棄不顧至不
幸館以墮落藥病而轉喪跼數百里外不敢少殺禮
若此者古之諷奇負氣誼載在籍聞何以加乎爰
吾友元方元方承前志益憤切手家書搜微搆異
束髮屢蒙先達知許其後足不踰戶幾而文流四國
海內同盟諸君子列版而名楚士者不諱以爲江黃
之襟也人用是爲何先生精神徵曰不有老明經竭
慶歸達行善者勝與黃肅坐履而折屣語之并乎乃
元方甫四十而竟以諸生死庸下者又何也命耶時

迴耶是胡以爲矜利而耻謀人者發其暴守耶或曰
矯清鄰刻鬼物忌之元方貌削爪而哲曳體威吏清
已甚不習家人業貧矣形影間華皮中糜漸薄歲荒
益減僮入市以用量薪與錢官對篋每不能令釜沸
也而吟嘯聲益悲郁也大夫幕文下交不屈一溫語
乞恩澤從事至不識其面夫驚蟬之屬飲食各廢其
一無終歲焉疑清過不壽也又曰心易用而難勞元
方蚤以制舉業聞復勤習詩歌古文今觀遺稿幽折
洗練不恕一工焉夫窮物窮狀有不啻畧而先索者
芝在堂文集 卷之八

詩所以咏由田也又曰介與和仇矣聲動四達而鮮
離壁之親終以獨行踽踽元方視俗猶遺土也去寨
稱焉其何能永耶嗟乎此皆似矣抑思元方備首篤
志閱古今事寧不知數者或足以死人而爲之夫爲
之必有纏惻感動多不得已而悲是者固君子之所
深念也亦謂人生惟爲人子難耳雞鳴櫛縷達於舟
徑親志而置之辱殆甚焉大人顧盼萬古獨慨時俗
鄙薄使士無氣捐頂踵結客豈有燕丹嚴仲子之行
手好文尚德非是不快耳中年家落而愚者幾代爲

頓度非重振興自我爲建邁類使時風靡不足揚前
休而鳴獨志夫木弱石畏其數也何不勤勤而自
媿儼質稍孕願幾喪昔古獨行兢兢非乎何不清
乃復從俠邪伍班騷隱囊上相引爲佻是重累也何
不介且勤與清與介稍未足以死人也而或死人卽
厚厲於中奚暇慮之矣往元方相杖毋虛時患疴劇
而不御酒肉扶病成禮殆死孝然縣令具百金聘致
西塾以不肯易囊經竟辭却人多高之故其隱忍文
行爲大人克家計不慮其過而因以至死者克其愴
芝在堂文集 卷之八

烈臯魚殺身之類也人有子而勉之微甲乙科列一
綬榮矣先生有子命不倚志乃至殺身成孝視所得
孰多可畏哉精神之報也不顯而更過之子桓追思
昔遊冀壤惟稱徐幹懷文抱質恬淡寡欲著論足垂
不朽余投淚而讀元方之書亦云矣猶非所以慰何
先生者先生將志在顯人必決科離漂以功名起耶
則有次公仲方在

贈族公幼凝序

士所至必見知於當世人亦欲得士至而知之其數

恒相持貴耳者雖浮慕氣誦中野訖切遙奉其撫極
乎爲盈爲實未有梨然當夫人心特妄於其藏爾君
子是以必得時父服習殷勤自步其如貌羽然相與
講論其業而托情素信以終始而執不日暗茲青貌
寢而處之苟非溫良長厚好學爲行有誰則掩奪其
所甚難下而愛樂無間焉是故一志士義帶起而儕
伍不足俯仰怵迫馳騁而東西者有憤乎中已深
也匪弟爲鄉人言進向來諸族黨古者以家視國不
啻標指介乎族之類是休而拓落無寓靡附徒屏息

是在堂文集

卷之八

成禮以言實勝則亦其愧焉水之漸者盈科而後江
谷之艸先知味焉綿蠻黃鳥止于丘隅聞音而識止
近也君子取實於近得人知而安其動靜余劉氏漢
唐以來稱多顯人斬濟之蓬蒿而木支繁庶亦更屢
顯然居恒自思使支行足舉四海無暫而先得近比
輔焉鎮家實共之常恐見不踰戶庭簡連疎朕蒼浪
日甚而家切疑公者九卿子蚤勤清修步驟釋振於
淖若將免然雖積學守道無競與之居咄咄竟日無
畔新譚蓋溫乎士也譜視余大父之列第以年少長

其尊而容接休戚必共是非必同長短必濟抑不
知其誠有所揆量而罔結是也豈不必揆諸求而高
爲是君子氣誼當世曾不難鼓天下而宮商應之迺
必欲得朝夕服習者先托茲素善無孤生以類從而
左右如風之翼敢不差池史氏傳名家多勞引支屬
使人知世類所由美如公者博雅閑穢美乃可市矣
益自敦勉有析薪而荷之無墮九鄉世所不負知顧
與爲布成者豈他人是望然易同天下野亭而六二
以宗齊重陰之德靡不任允聖人愛之復繫以斷金
是在堂文集

卷之八

愛且樂之又安得已也

贈胡是恭序

余舅氏胡公仁常四子是恭其長君也長七尺體鴻
大疆力邁人好騎射余兒時數遊外家是恭愛我甚
長四歲爲兄往往同兒戲淫戲蹴鞠無賴常借人馬
馬擁余懷而驚於隄勒急馬不得步日蹙然在泥塗
余徐起坐俟僮來扶歸是恭則悵悵甚已徑去人人
家飲不顧然自是則愈益好馬方事博士章句未遑

也是恭先余爲諸生試鎖闥舅氏爲司徒曹郎京師是恭念侍養不得離爲請學官改國子學受業舅氏出脩薊州兵又隨之薊會權宦魏忠賢亂政盡鋤去忠正大臣誣舅氏擅驛置逮詔獄是恭辭太夫人匍匐散衣屨爲家奴裝從居京師朝夕計納索價詔獄間一入望尊人含涕愴然不敢下卽去讞又罰賊是恭又不得朝夕從乃隱忍含涕歸楚買田宅入京上之往遂將萬里見星而行僦一驢蹣跚不勝輒下走足累兩矣舅氏在繁五月今上卽位罪釋得出

芝在堂文集

卷之八

是恭乃憤然謂丈夫守一經成名傳帶大冠聽長樂鐘聲殿陛指笏貴顯矣曾不堪對獄吏雖忠廉如土耳烏用此媿媿爲哉遂嚴國子學不赴特制國子久曠業違期卽脫其籍故遂棄之而專商意爲武節自好崇禎二年舅氏起廢陝西按察司副使脩臨洮輩昌兵後遷耳州地皆切近羌藩自度吏治委蛇有効爲奸人挫折更受明天子湛恩非捐軀取功名不稱旣任監兵而幸秦人粗健可用因日修營陳訓士戎服跨馬行邊壕於易挽強弓射久乃益善連發皆中

左右歡呼命是恭射之又中乃大喜曰吾汝勇習其苦欲置汝報門署名也今果能旃無負我則數令往來燕秦間與府中諸有氣習戰陳者俱得講說諸利害而西馬甲天下日爲遣騎士買之百金已而驕者皇者狗者驍而驍者高八尺者牝者牡者比臂連蹄殊野飲河曼絕超羣是恭扼帶而組諸手目馳數百里邊關入破無軒出險無驚而駒駟矢犬如礪非數石弓不張鑄民鐵爲刀劍高月耀雪蹠駒奮躍魁然警之驗風壬申十月海內訥書業素望

芝在堂文集

卷之八

入寇舅氏親激怒大將軍與出師是恭克從軍旣誅軍並力敗敵於耳又敗於頭是恭格賊獲首四級御史上諸將士有功者籍司馬則諸官當晉秩餘以次得除官而舅氏是恭卒是恭從家難萬里蹄守制故事久不報比群人言是恭訟之兵曹乃論首四級功授新州衛百戶世襲蓋至是而始展國家功賞之明也明何負爲國士也方是恭與余踴躍走馬時志概可見矣及流離山川奉先人忠難卒出險雖古稱篤孝何異焉而欲有樹立運與事會其爲武又非敢薄經

衍嚴父命也卽以彼才氣視富貴何有起家幕府他日專閫假劍有具耳衛吏足當宿雖然兵危事也危者安之隱情以虞今衛所名爲治兵徒康輶耳得一材傑出而駕其上非有甚服其心不可而監司多文俗好苛絕人嗟乎閭廓深遠兵志也迺終不負先人稱克家矣不然徒好馬無益天下事未必可馬上爲也

贈吳少唐先生序

吳先生故與先大人友年差少而材氣相期負爲邁

楚在堂文集

卷之八

十四

人選甚善也後余稍長得隨展履而吳先生一見聞器目之稱故人有子自是時著筆古微聞大人慷慨而私示先生屏人語嘆息酌酒相賀里巷中愈惜不知所云矣余蚤寡昧乃謬意欲有駕燕薛者流希博雅自詡旦夕取古清鬼咀之飲之樂積驪綸得其感激視近時北地瑯琊諸公杓而社稷不復問天下事而先生忽削一簡來子名世在吾腹中抑讀書函卷氣耳余屢誦不省因挾其家問焉先生曰非謂有大計累也本末也所好者庶遠落手惟涉於荒蕪而友

諸中得其所以然譬恃源而往焉夫不雜馳不隱宗易簡理得則金谿徐姚之爲烈也林泉鄉之緒若日月寧舍而貿貿趨耶勉收恣力其歸百倍無旅人之請矣余聞言疑且信終不獲要領而別數年身世次且會邑里路於亂日奔竄求鎮靜不得視寇去來而強慰恐之斯時卽記誦自豪身大如柳與風沙飄數百卷短長安所置焉因思吾爲人豈盡漠然無所適起居而時不滅者耶亂來而徒懼亂去而徒喜者何也乃復憶先生言取金谿徐姚書誦而思之慚其所以然因恍然養氣之論何則氣非物也心之動機也真心不動何氣可名而喜懼日生夫喜懼者氣去來颺忽知喜知懼卽未嘗喜懼也未嘗則無也然難言矣心與物構脫謝靡期匪繫戀而成態焉若恃材能高自矜而俯夫俗之庸苟而鮮足伍也則愈岸然債盈惟斯跑擲斥之爲雄何所不行其是矣由喜懼而克之處順則驕生居困則嫉起一舉至而屑揚於天一毀至而帶前次骨至几席厚薄步履後先轉奕汲俚之強靡皆足以發厲而動中且觀德於忽恭千

楚在堂文集

卷之八

十五

金之僅無傾跌時所當則其心不勝氣
少縱進矣君公體道寬容而與俗巧機震電迫之
何以微奏焉抑知動靜神行波恬灰息則後之垂紳

心石機開而事遂者不取於他也夫氣由心生
附物非自立也餘謂曰動氣之謂惡先生習二家書

文卷氣之論蓋其得之玄折而推以治人耶抑因禿
施還耶余發失收微奔蹶爲狂物來抵牾輒以勝攝

之心摩如火氣累若山故事過多悔敢不問言而樂

世必安計有勁適又困棘間不得一發言自其弱定

受如鑽鼎焉公配瞻與開心學又從其兄太常公官
學輩師炙習知國家大是井人才進退之故今去其

始二十餘年僅由鄉序廣貢春官使中少未足有氣
得無鬱勃起乎而先生貌益克夷猶若無介意者信

手世不而無養也抑歲貢十不妨春秋試其大用尚
有侯焉若故人子所期名世由文章進諸大道而今

夫符力

頓鉛槧不待毫髮効於時里巷人無

乃舉其與大人酌酒相賀爲擲楡手嗟嘆士患養不
至耳豫章耻與朝權計今物氣厚者車候遠也余益
自奮化氣爲心微悟神明未末間咸喜體饒寂必遊
會者金谿徐堯其衆輩追之終不獲落耳安敢負先
生猶望先生終負劍而左右之也

贈樂生序

爲人所共難者白巖其志偶然之爲而足礪世扶衰
激發物性君子未嘗不進而與之也里有樂生者蚤

孤貧獨與婁處壯而亡其室以卒餘七旬矣病就蓆

生扶持以帶卧薦斯暮自覺奉饌京而病日篤生憂

之下於神曰死生滄茫橫流禱求則毀以醫神許之
退而引刀其股煮米漿餌母三進而母愈里人傳

以爲奇余於是蓋整容起立嘆喟而服其善也或曰
不其恐爲名乎余乃詢生素行於黨則人交其口若

垂暮於領子且負其素未見其母有違言今者是
優爲耳余又益喜蓋整容起立嘆喟而後深服其善

也子之於親實天性然不以貴賤而有所歸或時勢
奪之也迺愚昨非足責猶有繼繼顧復而奉羸餘世

人抱子而愛安瘁瑋遺其業無之以升乃自私其身
盡地而分井牧苛瘼與妻孥共之室豈有尊於我者
甚且較量錙鍾聞辨唇頰重貽親以憂而不引中耻
日又勝之若人者但使微捐所不必有至親且夕猶
視爲刺謫矧欲其爲廣廣之愛無聊出於萬難以緩
其所大不忍爲之而無復顧慮乎夫人之所難匪獨
易也言其大不忍皇遽從烈氣過其私鬼神助之使
竟遂其志是則彼舍身大義克家幹蠱蓋愈者其
成功亦豈異焉既已不顧其身矣而或第爲名疑之
之在堂文集 卷之八

大名非君子所避也去其市也且隨流順易稍持
其譽望耳曾是忍危被養出人言萬難而絕無悔
苦哉則素行其也傳曰立名者行之極難行積平生
無怍而一旦孝過尋常汲發至性雖碑之若桴鼓可
矣妄疑其名胡以處夫不名者則樂生何可輕議也
是時鄉老人且以生名上諸官脩采風節史旌之而
里之知義者又私爲旌余亦與焉夫公論灼然可畏
矣哉抑見善而悅人性也思齊者勿外陽慕相引高
公師其意用自礪而樂生亦因是克之修行敦篤凡

有益於親者必爲以漸期不圖之實則茲舉關係非
渺淺也嗟乎彼特視爲名而人言不耻者其異類與
抑亦有所救正與

芝在堂文集

廣濟劉醇驥千里著

王屋沈公

李必科贊虞校

通社序

順治三年督學王念尼先生立余通社盟王

命卿也開館集生徒講學

濂溪太極圖樞紐造化九在含生鮮遺極矣西銘發
揮大同其義猶畫圖之遺曰仁者天地萬物一體迨
芝在堂文集卷之九

魏江良知開若則聖賢之學而吾指之病斯通
真性命全現矣顧學者口道妙不難哉準古人慕
自輦跂于霄霓之外而實履艱大克已遠邇則亦標
風肯快編摩爾臨事接人未免藩鍵而相委爲芻狗
噫世所恃以立者何而畢此我見阻峻令天地無同
仁也天地之大德曰生生之謂易夫人墮坤悲啼
元氣赤出與諸蠕動者欲悉等其後而饑飽喜怒利
害趨避無不等也惟真心晦沒軀殼自封若有亭父
更步焉司其彼此而不以暫易而要使衆咸盈觀或

舉不意則亦往往濟之是豈形察之風撫懷慨也
遺流離之子但爾改觀之八感古道之遺舉火傷大
夫之德貸粟而振災人重錦以存亡國何獨救隣解
膠贈舊若此義蘊風生推錫有意豈其皆要譽之資
望報之圖乎亦惟本此生理而一體性命夫所謂體
何也則昭明靈覺疴癢逼與微已之謂不能欲別異
而不可者造化以生爲氣機而恐人自戕之人心好
生爰引其生以生天下是故聖王蒿目捐卨而不能
已矣然則當今之時而有能分財廣惠庇殘黎共勤
芝在堂文集卷之九
苦割習氣之貪細截識田之忍孽使物無失所黨無
違色者推是志也雖三代之英至今存可也昔端木
博施濟衆擬仁而孔子引歸立達之欲微者亦謂真
心正念矣真心近取而一體洞徹即詩書所用泉流
而布布人已感應猶一光影耳而豈以特濟爲累耶
子路之勇車乘矢志焉廣濟堂粟而孔子謂與鄉隣
是故哀矜矜內著則鄙吝消亡惻隱在慮則頂踵非已
學爲聖人而錙銖刻剝人倫如鳥集梗逝者知其愚
也醇驥曰念尼王先生是以立通社矣

通社約序

天下本通人自隘之人心無不通私意起而塞之夫
宇宙蕩平物號萬焉由天視之殆一父之子矣奈何
有身則有我則有人夫其天良常性理周融
豈無仁愛盈流異類渾并一時乎而轉念入手習氣
親疎量焉利害計焉則分將歸於濫其七尺耳嗟
夫此仁人君子所爲痛也我念尾王先生慈質仰
道自家食及公車時有濟有密行矣今巍然持
衡儒林而深嘆學者文滅質私易公也爰立通社而
芝在堂文集卷之九

約之所謂通者周急振貧扶傷起瘵於憐憫外則求
所以濟之感情切中則謀所以實之義所當爲勿嫌
太過情所莫已勿慮難周蓋天下本通不以人隘而
已人心本通不以意塞而已意者是心而非心順動
則爲生理猶果核之仁也逆動則爲殺機猶鎖鑰之
將之鋒也而人之所異禽獸者惟是忍不忍爭低昂
焉蓋其効亦異矣今使陰鷲收皆中乎膏肓利巧鄙
纖多其枝蔓則維皇鑒嚴屋漏鬼忌雖欲覩顏倫類
常幾有餘也恐亦難焉而每見勤善積修者盡施惡

德實猶猶安躬恤良圖子孫必大營農之胼胝而得
豐年自享報力不必禱田祖矣世固有行淑未濡宜
災及吉者此又兼視夙因也善念種自未生純粹靡
然若真心夙障本無同體之悲而緣飾名根勉營一
二輒希厚獲意爲通而不誠亦理所難酬也苟其
端艸竊品在中下而濟人利物勤集累生則猶安
于箕疇九五之徵使水火刀劍不及焉此其人自
迷流而性通不昧實司其取舍矣要身有長物倘然
之值也親戚鄉黨則藁藁表義系梓明禮宜惓惓也
芝在堂文集卷之九

使一旦而仁心迸發私意銷弭本不忍而克之隨地
應時固非惻隱卽風俗倡自一人不難漸登淳古而
克享天心純嘏之至豈終遠是適何者哉是則王先
生立通社以教人之至意也獨是衡覽吾徒而大任
責諸醇醪醇醪何人克荷斯棟若性體大同之義側
聞梗畧猶將型與寢而托宿焉則藉庇通社而龜勉
蛟臂以將臭味於同人亦願乘茲時會也敬登條例
庶共守之時順治丁亥仲夏月王亢生始試士於泮
水上

讀史吉錄序

明制士各占治一經鄉會試文義優者輒中選天啓甲子闕漳顏公先表始以五經雋於鄉崇禎甲戌會試又五經全卷天子特恩予進士制科以來未有也嗣是而宿儒效之獲雋數人顏公學富而通輯述書多種皆闢世道人心惟迪吉錄專言善惡感應天人生死鬼神於教戒尤至文宗王念尼先生立通社屬醇驥盟主則諄諄聖經講習外亟以是糾勸多士讀之醇驥緝思銘刻題贈久而後言曰顏公樂善度世芝在堂文集卷之九 五 十一

忱學意乎淵哉乃學者懼情畏感慮嚴密妄引廣川正誼明道與南軒無爲有爲義利并疑孔門天道不可聞不語怪神謂茲估估而龍牖者何僻雍祖豆六經則與誦六經吉而影響禹謨發之天命天討盤庚金縢若平生詩在帝左右陟降庭止玄鳥生民禮竟無不之齋見齋者樂九成而神示畢至春秋降龍聞鄭中生伯有故孔子贊易曰天且弗違與鬼神合吉凶知生死之說鬼神之情狀夫通明爲性性則差別則當念而天地人物鬼神生死具矣人所不克性者

情滯見執也執則不通不通則不明是故暴棄不齒耳稍知檢而僅慕於善賢君子之名也或因多識操正意見測事物當然畫方而履秉羽而驅自刻於不愧怍夫名理名教未嘗絕名焉及天地鬼神生死則苦不知且不安於不知也而以空理氣化功用癡禁訛畧語受憂置之夫果通明徹於性原乎天地鬼神生死一性亦惟其指擬之號以域之矣契悟無因恃意見爲是而曰吾盡其所當然務求於彼彼亦不堪求也寧得不齷齪几席仰之以爲臬然而中實茫如芝在堂文集卷之九 六

雖感應極著章章儼堂室而對亦聊謂不敏領所守以技從之矣守其不從所操正方雖理性未通猶未失爲君子也使懈廢之徒習之謂聖賢之道期自全身名耳豈人之一言行遂克感天神報賜者太虛兩氣爾死無復生也夫爲善僅及身名則纖悉不善備沉饕餮蹠躅聲所欲毋及亦墮身名非有冥冥之何升降游覓之苦好人者乃得說秘計數乘危撥便攘人之有以殺人去已之忘不念國仇田畝不呼服謝罪懃不咤彥雲秦檜抑衛朱彼勢位富貴寵福終其

身亦何所顧畏乎是故人患逆而吉凶於天惟影響者舜禹兢兢克艱至慮也禹推吉凶於天而六經言天言神一揆夫子贊易詳天道子貢悟後以不可聞形容怪神則門人淺淺自臨聽受矣正誼明道造次儒者春秋折獄單于和親非功利乎義無所爲以宰相子出入禁庭議國是戰守亦思爲國家利也惟道義自將雍然性行無希覬罔獲如荀舍市賈然君子存心以是而天與神靈吉凶俟之則無感不應其善積不雜於利者純禧大吉穰穰印懷善已至亦

芝山文集 卷之九

量所堪畀不令其中慟焉所以爲天之道也則迪吉錄至乎曰顏公樂善度世經學乎淵矣聖哲性善之原未盡也然悟性善者天人神見生死由我有無無之以爲性有之以爲用本真通明則軌跡納於矩矱愈兢業不敢以試妄疾責其幾焉天神不能制知念起而督也生死既脫恐留生死克艱影響者蓋洗心退藏於密吉凶與民同患焉夫然則道果已證茲迪吉者猶可爲修省資也多士志趨聖道而挾錄以輔車庶幾全乎夫顏公表章迪吉遂由積學經術

破一代制科顯名則固身享其報爲人司南矣念尼先生又鼓舞而進之多士流齊布武何無殆也

先哲言行錄序

見聞好尚有時載盛年氣銳布蹄蹴於英華之林則必賦頌磨曼序記奏答國六要眇連類莫測足以寄徜徉之思而發無聊不平之感鑽檢火者鑒愈出酸醜期與盡致耳迨其閱歷多端心磨身矯懔以瞿瞿則浮文侈辭之如未足所也得先哲大人一言一行若刺繡窳揭諸達若席橋衡北而以滌夫先哲豈有

芝山文集 卷之九

暗乎天資淑美克之學問臨務因應無所不如其道而醇之不處已甚物咸得以情及周顧永久者不苟喜旦夕之驅寧無卓犖堅忍於其所狙而遽錫審所共爭避之以相恬而大氏林正志將厚力不委聖賢於不可造不以真心之間可容瑕玼也夫道法積則行之矣本共所能爲以教人是其言矣豈有期於後世登吾以匠石之社而遺風以爲羽耶而道可傳則世無掩之使不傳且其不必傳者奄有千古英華與閭麗與怖其罔極與而法言法行莫萬世之身心者

又何容姑置也是故矩步之儒舊學之彥斯有以託
其仰止矣若曰聖賢者吾自爲誼必沿往昔而硬守
之夫人心之未卽於化也以貫以習得則得失則失
何嘗有虛遊之字耶故其崇好尚於文事賦頌序記
奏答非不寄思而摠感也而志氣流洩力鮮擬不
知所自倬慄焉對先哲之言而言有至始悔吾言之
多也誦先哲之行而行有至始嘆吾行之難也被哲
何求於人治我爲四圭之卽璣諸在糞壤而功亦成
夫彼惟資與學濟及因應手衆務而不敢疑聖賢之
是在堂文集卷之九

九

爲量外或資學未卽備也蹶坎顛木而防與智長焉
又或畧其全體而節取之善皆可以鑒蓋泳游江河
不疑沐浴矣荀子曰大冷之爐可使無剛踊水之機
可使無降對先哲言行而無奮心者可謂人乎抑言
行其在臨務而酬無若鄭人製履俟歸取度也幾矣
祇行編序

孔子曰元者善之長也豈非妙明握機獨尊而盛德
大業皆其操縱行刻也乎長善者不可以善名也而
子與氏直言性善然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乃所

謂善斯亦本文鑒微匪由偏蔽矣往者大道遠昧學
者不達本宗醇正端亮之士思立身揚名計莫不嚴
操密省扶植德行以爲聖人之道在是而執相背其
迷源繫永大儒出乃以知行合一救之救之面學者
粗心不證令一之旨又復解廢繩累忽遺典刑誤爲
畧行而重知也肆無忌憚害特甚於往昔豈惟儒徒
蓋古德全提最上呵持戒爲執心聖神應化猶多詭
異不測而末法狂禪暫竊影響卽藉口無礙其毒流
殆不忍言矣識者觀斯能無厚懼乎懼者云何人與
是在堂文集卷之九

十

天地同根元明妙性而已性無生而情有生則轉識
還真全資內力彼其性始迷離賤行履而存我見我
見立一切凶邪隱隱放僻淫濫皆從是起故惡業咸
召刀兵殺害饑饉疾疫雷震水火諸苦迭聚尚無悔
省以惡累惡如酒者鮮辭牽煤人樂深入焉是果獨
無元性乎抑性不自知不以長善乃爲不善乎夫謂
性外別有不善仍是我見元體真空一念應而普印
邪妄總無在處則磨削之場聿登正覺寧容是非去
取斯固上根積薰修力從緣悟達者矣若夫自性不

守而隨逐不善至謂見善礙性見有不善亦成碍性
者是則我見自護我見執業沉冥蠶繭蛾燈終盡而
已抑知善從性始還驗性力初學情塵塞念未克遽
信本智必日用發行行現還義肅潔精神期堪任道
之端而元明洞徹以後剝習識而除現業精剛百鍊
福慧重修則作止語默自利利人親初學所行本領
不同操履亦正等也是故樂均南面安廝卒之勤尊
若期願服子弟之任扛鼎之雄不以逸豫弛其筋骨
康疆之朕不以勿藥踈其岐黃元為善長而情可為
之在堂文集卷之九

善始始卒圓成無弊之道與昔曹溪六祖證明自性
而教章刺史在家修行惟無相一領舉心平行直思
義忍讓等絮言之白樂天謂泰望鳥窠問佛法大意
亦曰諸惡莫作眾善奉行而已故今雲外大師親佩
祖印闡揚正法以接英靈而更為吾黨初學者創祇
行社記功訟過序規詳密具矣取前輩世出世間大
老積善警世書編次助之使有心者樂得流覽易為
則傲焉即何第曹溪泰望與孔孟宗旨曾有異否也
願諸君子擴闢正觀屬精善信一德自新爽惟民迪

古風大儒杜實兼行度生固無涯量醇醪不釀亦得
從容敷祚接塵面相與商而指之法

送蔡議五鹿李先生還備天津序

聞諸古人口滄泊以明志寧靜以致遠先儒亦稱無
欲乃可為王佐蓋為政者之先其身也酒濯內奮翻
然聲聲蟬蛻於垢濁而殺無為云利焉則貞幹立矣
知臨而事命共施是以知操之不易而示神明
也波流斧斷鮮習行焉獲上以之信於天而示神明
於度民以之豈謂彼諸侯能免其名於華
之在堂文集卷之九

使人不忍助節而轉長者之譽之為賢耶由是得誦
言李先生矣先生自分守大梁改楚參議治兵巡也
三年於茲矣醇驥不佞辱禮聘月容接繼冠婚步遂
巡於几席之左右則嘗竊懷古人志行績著者與先
生涵泳觀之夫位列大夫而家無中人之產其始來
也蕭爾地明視事日次桑野而後朝食則蔬茹漿盂
果然非賓客庖之膳曉不指染矣室一切服御使用
視他卿第率減省僅具調祿秩在有司者錄而兩舉
適當耳交際之享多儀標而去什九卿縣兩造至片

言庭折遭不及餒更奚所取焉以故監司吏胥多點
無狀遽檢其出入而氣厄焉有菜色標士百與他將
丘受節制在遠郡背若棄缺缺鮮肯而雄者大江南
北斯夕電雷在字奸貪人屏息不敢肆而瘡痍卧轉
席道路以清督撫侍郎監御史習聞之被常格心脊
仗凡州郡吏民事繁鉅難高下輒委治或地方大利
害其便宜上靡不嘆賞應漏刻施先生益得行其志
然固精慎應務有餘而未嘗以敏恃上下必按繩累
品式無斯須焉待人則厲而能溫若抑其峭潔重自
克本堂文集 卷之九

下者故民舉日隆自督撫侍郎監御史列列而獻其
行能於

天子者數十上客從京師來者咸縉綬傳德政而先
生畧無消假翼躬遜謝恐焉惟外人之有非以是
士若民愛且敬之一時僚友先後愈常論而心服之
夫古人亟稱澹泊寧靜而儒者集王佐以無欲甚哉
多欲之之不可為政也抑世以利濁則無欲若使立
政而僅自刮濯其欲以庶官箴撫衆酬務無違猶畫
馬季次原憲雖賢而果達不逮於山陽蘇禍安所用

之今觀於先生嚴身整飭不以利易其行也潛靜新
洛之方履於廟矣而重建諸治復致其敏決効其勤慎
令上下咸得離心無所不嘔若此蓋先生材能足以
什而舉人而常無錫其為為慨不屑乃抗植名節
將矯國革俗用身傷之非徒憚於恣睢而飽於一善
期自完也明志致遠始暢然義無遺慮不階次而
登諸卿佐台獨奚讓焉乃今

朝廷方大用先生而意有所重更畿輔歷試之故山
楚祭議晉山東副使兵備天津於其行也醇驥卜大
克本堂文集 卷之九

用近矣因得以三年觀先生者具本末而陳之或曰
子其以先生下交也昔華容忠宜公布政廣東陳獻
章白沙有道焉志勢交禮與義萃矣公遷秩去而郡
守請言白沙謂不敏子特愚賤不待請而敢言何居
乎曰白沙抱道養重兢兢難文蓋也信忠宜行能國
吏不容濫也醇驥竊志大道淵源而不欲離文以見
也布先生行能以待國吏素之特絢也若夫愚賤而
妄賢哲則資力克致與否先生固知之問諸先生可
矣

姪唐毅社序

昔劉殷晉人爲趙三公以五經史漢訓子衆業俱興
淵明耻折腰五斗而命子詩誠子書理致溫慎顏之
推處南北朝作家訓其甲兒効鮮卑語彈琵琶事
貴人爲榮寵然則吾儕門內計義方豈復問已之貴
賤與特難易哉乃教實門內而學取同人則野亭而
宗希焉在大易是故古所以結納而不凝也殆於相
爲賜者矣士其頽器卽聲氣當四海爲量得其人而
肝衡往昔指數英勉微同堂而薦嘖鳴焉則耳目識

芝在堂文集

卷之九

五

趣日臻恢擴其將超等侶爾自標以受時瞻仰也有
由不然芽蘖微能畧窺方冊且暮周旋不踰黨鄒份
檢之社與雞犬同盡耳豈能與親域外乎而或者曰
馳務則矜名雜與焉驅思切儀則禮之且未糊遽令
過都歷國誰分悉然集於義方亦有馳焉東方朔
言丈夫相知豈必撫座而遊垂髮齊年咸知遇也乃
傳長中論深疾遠學優游之美眩名而志亂慮則淵
矣是故居以近朋習或聯姻戚或共門牆伏父兄
賢則寢聞諄諄式穀是圖不以已貴賤與時難易而

而有淵畧放廢矣又使之比藝樂羣顯其所不逮而
自媿觸其所欲能而未者以幣幣表揚獨得然後
敢教焉以憑究文行肆漸適不悖父兄之肯然且爲
爰也父者亦得而父之爲爰也兄者亦得而兄之是
舉同相與於父兄也括羽金功琢瑤齊進而奚慮其
成人之不卽哉至耳目識趣脫焉日新則鄒魯吳越
有俊民焉旃而當之千古而上有作者焉尚執符以
盟白日是出入庭而廣攬弘延僂毋失劉陶諸君
談訓又勿受中論所譏理亦云優也龍爰之子唐唐

芝在堂文集

卷之九

五

壽族叔貞子翁序

翁遂登五旬耶憶先君講惇敘之經而盟族子弟以
文行也翁年未及冠卽神氣備俱出先君特目屬之
每燕會獨舉尊觥與翁酢罷謝衆人更置酒曲房勝
苑引翁相對飲縱譚或鷄鳴始就枕睡蓋必有綢繆
深期者矣翁於余諸父乎志氣篤密股肱然蚤歲削
博士家牘顧風雲而唾余數陳麗澤之悅其試於鄉

者熟矣尚守敝禍寬不釋爰慨然逢時之難爲內省
身心設格而專祀德善焉則余不佞又實可盟約余
觀翁素剛正臨財毋苟得而用情及人寧過當同異
姓親戚慶恤或賻存必依大體可觀尤好賓客車馬
徒步不速來中厨肯酒咄其進令榻促席歌無歸以
燕樂厥心焉蒞公務爲人排紛難輟酒委耐其事必
濟而唯挂抑妄受人之疑如不堪次公灌夫坐上氣
概時有之夫躬稟正大疆立以趨而動與俗值不克
盡歸渾融者神氣外薄而情用役勉於過故以人已
芝在堂文集卷之九

相求懷恨而獲其累也今方設格則自省察大書特
書蹈是革非不令身心瑾瑜之置焉其爲德善君子
可質孰矣獨是翁先世謹厚傳家三兄爲儒而登之
本克終彼其續服而命上下治之禮者翁一人耳迺
迄年五旬家闕未克於似續烏能禁其勿重皇乎夫
所貴德善君子者人定勝天敦理制數也古運命形
骨法孤廢而堅志德義捍勞屢險卒昌厥後者枚之
不勝乃功過格未白丁凡哀公既現而行之積善立
命諸篇非其據已驗彰著教誡手願無名慕之實儀

之無大綱

細苛摘無取人之虧檢而微

者曰目強專

言近而行未逮者以自危御

沉施情寧節恭

公賢人也其悔過猶有不能

忘痛尸 精等

此能處免乎然其振身一反而

西業冰露清獲義理再生 上則 古隨之是天不

能量人而人定以勝天者指南矣使先君在復與酌

酒深譚所爲翁期不出此而今風荷忘分陳麗澤慨

若更和顏色而受知行並進當揚慶太韶於族曰五

翁勾踐釐酒一夫之賜且至不遑也

芝在堂文集卷之九

芝在堂文集

廣濟劉醇驥千里著

張璜潤古

毛焜赤存校

記

浮渡石記

邑治東二里許古有石當靈山之麓幅廣數丈砥起岸立半之每春雨泉漲作勢下石當其衝輒跳擲不肯休歲久水力摧投石老怯不忍遽讓之去而海鳥芝在堂文集卷之十

因以益大遠望蓋半丘水上如斧鑿者古稱天梁或稱浮渡實其狀云傳曰水非石鑿漸靡使然乃波濤行其胸次驚奔布曳礪若河漢而人又在泉上若鞭虹泛槎然以足爲舟龍窺妬其行水不沒因雷雨中拔斷徑去夫其餘者猶舊待遊人也春間偶過族氏會有蜀僧來能舉與詩因約爲一日遊兒抱寒啜茗山下屠蘇卽命其僧導緩步數而石在足也石上題聯月臺雅甚字亦古前令劉清水作令文人優吏治邑中山谷題詠無暇日此其一然使爲鬱林公者恐

石不爲吾輩有矣語盡坐徒倚乃水氣襲人聲如雷鼓谷風黨之從推人不得動而石則復離奇嵌岩渴洞危隙咫尺其江海之奇勢杯水均堂願得一芥遊之恨此身不聚矣僧思生爲彈一曲水石與絲爭關聽亦不了爰起行循路東上而石轟轟出一步一倚入在石上石又在人上俯而聽昂而望簞屨而就與諸交足而欲行莫可方物惟土人但相傳者船者前箭許則一石壁展若怪城腹而出幾可巢鶴夫木生於土此忽生於石耶其蹟有字余竊竊視之卒不芝在堂文集卷之十

登江夏白雲閣記

閣在漢陽門內路疏山之首前御史宋公有感於黃鶴樓而命工以土木僦之曰爭爲雄勝也閣文引不及樓而地勢益上望若雙闕焉則所託然與余時有鄂野服遊之先抵石鏡亭亭後碑鐫西爽字或用

晉參軍語宋公表諸符麟斷劍中古峭足玩耳後忽
噴然有歌呼視之二客飲柳樹下石皮敲齧磔於地
箸投之中者從多馬賜酒余笑而不言入閣閣下亦
有飲者余避去屏而梯以登閣之上又有人飲愈酣
余不欲驚之但北向凭闌吟壁上詩兀若無聞者俯
視漢水自大別東與江遇呀然而噴撒然而舞踴躍
若會之晚者又若乍排拉不欲受者須臾空中鉦鼓
聲甚沸謂水聲將有此耶高易驚而風耶乃健兒搖
旗朱帕額負勢失跨勒支橋什伍爲羣進牌脫而去

芝在堂文集 卷之十

當是時流寇在江汝間嘗其劇巡撫都御史總兵將
軍而下諸大吏提兵出數月矣近聞御史宿重兵陵
寢風夜飲水大將軍與賊戰小勝賊作退乘之入固
中死官軍奪氣以故城中武弁日按尺籍訓練守禦
且爲後繼噫謂同與黃鶴樓爭勝過之以習黃鶴者
習之乃遽暗此令人有戒心矣山川在日與往昔無
大異而獨有戒特固何常耶諸飲者猶幸太平得從
容燕會倘大將不卽滅賊使突馳而南鄂即大江可
恃此十萬戶選丁壯而驅之賊守皆是耳寧獨諸帕

額者耶因慨然不欲樂而退

北園記

乙亥秋秦賊破我轍邑居人狂出奔命族公幼凝携
帑而棲於江之游及余昔過從主人皆星散湖渚崖
谷間但時行李相聞耳賊已去猶苦葢業業無敢謀
故丘岡明季大賊走襄陝官軍別擊賊河洛大破之
邑人次第乃漸有歸者更初余以他務偶過視邑見
市無設版刊廢水而蠟蠶之瓦觀參差崇北頽垣傾
倚不支風日靡帷之獨趨藹藹艸得勢而相泉聖者

芝在堂文集 卷之十

煤之窪者敗土客而爲梗落間門之樞鳴焉可鳴而
射鐘鳴而玉饌者烏鼠白晝羣遊葢地如蒙帛既裂
其幅餘者不足箕舌而塵以及人耳余於是欲滯不
可欲歌之未遽成篇方沉吟間族公人來曰大人暮
息矣田之駕掃庭蕪而枕以哦翹然若勝之未有所
也余問甚喜徐同響造之人不暇揖輒言寒溫不休
葢已候余久矣先是賊恣虐邑獨諸劉得無恙歸然
風雨中人咸異之故茲幸起居談笑恍恍怡於舊處
而公別有園北於居之百步爽塏憑高鑿構煙景時

晚風蒸暑階陰不灑因短袂科頭步而相樂也則窻
谷低翠近欲滄人東重層起雲巖迤餘山秀媚古
鬱應接左右而河流委細波繞長林回棹有態然後
挽垂柳而叩石扉盤湖澤徑登懸月之臺歷探元之
洞坐黃花之館歷白石之几披紫藤閒栢亭拍和欲
舞少焉月出東山亭壘清池插荷葉而動菰薇寺鐘
徐來傾耳成韻而笛聲別起煙林不知何人於時神
而怡適舉若拙拙忘更之易盡也余曰此樂未嘗無
乃胡不覺今若獨深幸之當過賊東驚虞其古戰場
也

在堂文集

卷之十

五

矣豈復知吾二人此歌而樂哉先生曰信有是夫其
爲是者非盡無意也子宜記之余因退而爲記嗟乎
自旄頭不滅秦蜀楚豫賊皆執善刈之然則逃而歸
歸而有人相樂者大極九幾但未知含情美辭與余
同此記者何人也

江上茅屋記

劉子丁丑冬避亂五山之湖賊勢日猖獵丹居逼側
無氣明年復遷寓江上龍坪初來鼠存僅足耳久思
荷葉萍深謀槎之扉閉春秋焉與殘編伍未得乃覺

也故人文生知意爲斬南山之茅伐竹而鐵以
爲屋於坪上 余攜衆數丈地而葺繕竹然木槌
不備稍具劉子故懷而頌峭頭角自雄殆至倪躬鞠
得入甫坐見大江江聲遠山下層巒浩然乃作而
曰向不全爲芻狗者應其免免猶有懼焉今其逸
而濯以無涯耶洵汰風湧沃雲湧日其春之爲禱
而無乏也長江萬里天與水樓此外非目中事矣既
定席故人子弟挾六藝書以次來訂說詞類韻聲
火風雨中斬壯而士連以價文費不敵諫因續踵
也

在堂文集

卷之十

六

時時人踪踰獵獵登諸几杖薰而視之 偏無正
一但危而於辛耳而又之曠野而適野 爲茅屋
亦無復進退量人意值凍雪滿江南山山皆道欲
踏之約舟來渡泓瑟渺然而江上無雜樹人家環楊
柳而居春至翠鳴桃花簇出真開時乘一枝滿坐霞
蒸動人及江長拍毳蜀峽數十里渡震在宇下陽見
出沒恣意來與人狎野 爲雜花半畦引蜂
坐話桑柘禾麥深淺時時獲異聞雜花半畦引蜂
晴作態天陰雨則大風捲山奔騰呼號薄茅而

衆之牀。彭湃若時宮矣。屋無隣。故風得肆。飄
搖如舉身於中。或他國去覺。而日出知家在也。長
日。地烈烈剪林葉。而亭其前。熱始得遠客。穢穢往
者。既掃迹。不相思。高岡獨延。萬里黃雀。風蒲葵掛
間。亦鮮類用之。入秋。籬瓜蔓屋上。綠滿成。天人從
中出入。雞狗隱映。若月明江靜時。登隄見扣舷而
采菱者。淡滌不休。星露垂。永顧北牕。懸琴人煙不
遠。波品中羽客集。至五更。寺鐘徐來。當夢忽斷。遂

之何處矣。凡此皆茅屋之大業也。故人子弟習

之何處矣。凡此皆茅屋之大業也。故人子弟習

七

上言。則取幕時。非有遠慕。以劉子爲舞榭賦。欲沾
盤旋耳。豈知其遺家寓物中。與曠適別有會於茲
江。以萬古矣。江有茅屋。茅屋乃居。劉子皆適。倘焉
上。多寄之而。值者豈惟是然。劉子自播于亂離。愈
乎身命之間也。措言荒奧。市人往往疑之。其託
運。欲以善茲。獨窮焉時。惟携家弟。龍爻與同。研
心至成。咏命童子。和之自吟。其音節益喜。歌罷
父一二微言。猶恐盡而江上寺老僧頭雪矣。
重食。淡寒。諸遊。行過海嶽。見名賢古德。威儀

局旨甚悉。謂喜劉子之器。近道也。每來對談。子弟從
座。席伏聽。疑譚。謔不省。皆遁去。而劉子言下有四万
之志。謂他日人事粗緒。當負簪。躡屣。鑿雲而行。搜海
而往。煙火遐斷。壁立千仞。冀一肩臂而慰。錙銖。即跪
雪。飽水。猶薦壁。駟不難。委身命。以爲掃。學業以遂。於
是咫尺之間。天地爲墟。且旁薄沒。滯而不知其際也。
所寄廣矣。則江上茅屋。其於避塵。猶此之與。

風泊記

劉子泛鄂渚。眺黃鶴。歸會客舟。無放縱者。買一漁子
芝在堂文集卷之十

八

東。細其受二十人。沒盡其尺矣。利其輕疾。幸無風焚
頰者。暮可取齊。安休焉。時江漢委蛇。數百里。曠然平
也。人生槩與。鷗鷺流。特車於衢。而爲九焉。前過陽邏
下。幾流風習習來矣。砥之水而遽蕩。爲降傾坐者。始
欲不危。日西於嶺。風乃益怒。此工爲。爲忽者。無以照
而攝之。其狂可施也。絲是雲陰。墮重。遠沙霧典。飛濕
鼓。美縱。送旁。澄。冷。膠。戾。覺。雪。相。灑。陵。嶺。自。鑒。恣。意
無涯。升在其間。則始微。茫。夢。縮。荒。忽。鮮。跡。委。重。而。與
乘。無。敢。獨。焉。雖。然。而。葉。起。窪。然。而。石。墜。幕。之。而。壓。焉。

其欲擲俄抵而桅諸壁間奮溜中馳四無顧係思帶
繫之耻其未絕耳而遠近洲嶼衝動舳舻水奔逼峭崖
雪崩噴浪狂射故呼號流喝沸渭倡應惟天與水盡
化爲聲而不知其起夫物以形制風益於天矣裁波
之半可數掉焉胡不惟所命之故生者槁擣倚者聲
折臥者箕仰者遮蔭身一定則無復移移恐舟與波
離也而槩者飽風欲俯手旋弛旋力惟代爲播而羣
以呼相怒竟壓波破之至三更始得泊焉舟未去
水人適及其竟矣則嘯嘆喜伴雜至及起望岸屋犬
之在堂文集卷之十

前離開居人所解五尺席間而遊華香不聞又復
不已維時劉子自審則有數念焉內及復而終以易
其體一則謂茲粟粟惟隕者疑水異焉我能難我也
水誠難人抑知吾潤澤而質流洩者皆水乎是以水
畏水也水不畏水其險殆甚焉悲有淚食有飢惟石
汗濕不榮纖而風力轉之誠浪濤天如西之弱芥則
沒矣如海鹹人嘗滴則臍爛猶終流游焉身爲豚魚
朝來夕西而不暇登岸夫衆水溺人險水溺已而反
其之是也其畏水也吾泡也下而而上播者西泡

擊也若物之求於我者不親其類天下其絲
怒懼乎已又謂吾向者以面爲人龍胡不飛越也茲
其休然於存亡借色而難之通若解谷焉豈能移臂
指而妄以相思乎性命也全則俱全矣死則無有
死者矣水其工爲死發也已又謂茲則則定也見嘗
散於風波者故望恐蹈之恐生於見耳嬰兒與盆盎
何異然風風也知風者未嘗風也波波也知波不波
也外形而視有形之焉幾委命於波者不幾乞水哉
乎數念反覆涉危焉險數十里而米至韓懷懽氣屈
之在堂文集卷之十

登洪山寺塔記

嗟乎人伏處卑陋耳目安於近欲稍軒之則驚自疑
不止若此者豈復知層累而上跨危臨瞻睹天地之
大哉余登洪山寺塔有感焉洪山寺江夏巨刹也城
東十里山色翠矯以寺收之始往而寺後倚山爲塔
峻麗甲諸楚故遊者至寺即幸一登各得快意去余

往來其旁屢矣或舟於江而望於雲中則心念頗靡
不期一暇納屣而踞其上得縱顧盼焉宜大敞井甃
陋態有異人者而久未獲如志然則一小登歷猶有
時耶已卯夏久客江夏旅居鮮務有僧來約遊洪山
因暑暑出東門十里之衝步者半策驢者半未移午
而寺在人前解衣盤礴迎涼古松下徐整而盥入禮
佛菩薩羅漢畢少憩折行寺後遂謀登塔焉其始進
也其少升也其益上也則振振陶陶然如不得其依
而往矣登塔有二道山中循磴數仞而如行庭中惟
芝在堂文集 卷之十

外則每級稍欹輒羣共執尺餘周而步之略无遺懸
視下常動人多難焉而余豈絕志異骨能邁人者則
中外時更以達於巔然後歛氣止神臨危跌坐鎮之
見山川風景清曠中來江漢合流波光赫欲紅而洪
色散作煙白鳳皇大別領諸峯相插城中數萬戶僅
崎房耳餘村聚黑不踰鵲林壑破碎大抵耳目所至
皆小其形而奉我始憶高杜諸公慈恩詩誦數過明
峻生動當此時亦超超然適哉既而思人習早久故
處高危則懼欲不勝者物之情耶身非卑者外身見

尚懼從內起特妄耳而或以爲謹愼重命夫命非懼
也端居而念羣俗則足氣酸慄意爲之耳意與疑構
桑海須臾疑去而置身百仞不見其異於閭域也故
莊列稱伯昏無人爲純氣之守守氣者立命散不如
守守不如舍故胥靡登高不懼夫能舍則高下險易
皆舍而命立於無碍猶舞絙沒水者不見其身貴於
絕水也終無患墜溺焉余未登塔則身猶地也今其
縹縹而綴於空與雲何異營過一影塵刹耳而塔與
山異山基廣徐銳雖極上而履徑可數焉茲其巖然
芝在堂文集 卷之十

荳蔻風露迥立藤葛斷絕倚藉梯磴鳥跡滅而杳無
憑焉忽不知所從來則以爲非羽化者幾希彼夫早
則安耳而致以高爲疑欲相驚不止者何其愚耶是
日天暑蒸烈午樹無陰而坐塔後時身輕意爽清涼
忘揮直可延歲月矣往不遽獲而遲回至今者宜有
以秘之也會隣寺有高僧欲訪之急乃復懷意下塔
去然所感匪一矣他日建章氷井揖仙衿露皆以此
意觀之慈恩佳詩徒嘆傷於五陵蒼梧非有此深感
也因爲記示後遊者

赤菴講業記

少參李五鹿先生以兵巡分部駐典國廉幹率下兵
屬民帖數月而頌聲盈楚之江南北夏五遣幕材官
以書暨幣走劉子岡東之阪而致辭焉曰大夫側席
願有請也時先生方按輶劉子不謀朋友遂來會漸
先生曰嘻叢拾風於蘋而慕恐不且不腆之使將退
而謀紹焉豈恭之非備而惠然顧我也劉子振襟而
對醇驥越居艸莽屢名德久矣禮至寧不能沾激假
問以邀大人而問聲而得臭味焉乃不能抑茲景慕
芝在堂文集 卷之十

以于子綱三讓之文則相與形跡之外將樂効其款
啓焉此邦接壤事固所不屑爾因爲前推古今修已
濟時經權數畧具自朝至於日昃夜漏下深矣歌蔓
艸而命郊之繅不洽於斯詎云庭燎而薦九九與翼
日先生以機務倥傯旋興國劉子暫別去約爲後會
踰旬而先生更以材官將命走岡東之阪曰大夫與
君猶鶉首尾之相望維暑月孔曠南土不給於冰願
作跋涉俟對之祭庶館人得厝鮮焉蓋秋期也季秋
舍人來劉子亂江沂富川屆興國先生方延苒深念

一見而脫然若寤洋渙然以慰也已而謂吾何以望
吾子哉抑爲政不難貴學耳吾夏中外十餘年剛介
而効勵精須振楚綱郡邑利弊凡席猶或燭之彼茲
幣者既盡其蒐之技又彌其距矣乃師學湮廢尚未
能以其肱庖乃多士林立借其材足翹而不設於隱
括則難用也夫吾欲作人從興國始子闡揚聖學時
不倦鳴四刀豈近遺肘翼乎劉子勃如起避席謝不
敏先生曰毋斯固僕茂之風而采抑之習以諸學猶
導江漢於沱潛也劉子唯唯謝不敏會劉子將授聲

芝在堂文集 卷之十

子之室辭歸禮三商焉而督學大夫行部諸士咸以
試役久之未從事明年季夏先生奉新
制副監察御史巡返旌劉子過存而先生固延苒深
念一見而脫焉若寤洋渙焉以大慰也明日遂庭召
諸士而議講學劉子一再辭謝則諸士濟濟來繫屬
攀援陳大夫之忠敬而矧以其躬奉諸螺臺之負日
數候往還烈日中汗雨浹踵囁於邸倦侍寢而恣蚊
蚩飽或露於櫓未遑帷也劉子鑒其誠至不忍言辭
先生聞之大喜遂定城西二里赤菴爲講堂撰吉親

屏于庵造劉子之邸而儀以勸駕焉劉子徐起雍容
偕諸士詣赤菴先生命稍人庖人具臺饌又親屏于
施造赤菴廼謬推獎劉子而勉諸士以學問蓋用世
本乎立身立身用世由乎積學有非撓屈不顧葵
器之庸而任飄風逝亦已耳英毅天植未能遜空谷
優游而皇然欲爲時楨幹焉則身世接矣曷於欲而
不克濯矜於氣不自止泥於時宜難釋小以圖大見
已而不見人或以其利爲害不學故也學則理明性
定事舉所素酬之援經史若符節矣大學匪朝夕也
芝在堂文集卷之十

也貞性立身古今事變揚枚而列諸帶雖棧車以適
周道具公卿之器焉及時展用奚慮其無道行絳櫟
圭璋而繫天下望已先生言欲竟劉子作而嘆曰先
生之論學大矣美矣咨爾諸士其敬聽而佩之以無
負作人諸士於是發氣翔如舒鴈賦雲漢而退維時
首事者華子士聯余子振業馮子俞昌俞子慶繼盧
子秀盧子高而赤菴則余子所藏書也作赤菴講業
記

景星子記

芝在堂文集卷之十

當萬曆間黃梅有瞿聘君九思庠夫博學多識著述
極繁顧既集生徒於其家開館舍講誦則四方士多
至者而余邑切比壤從遊尤盛乃錄其善記卽推景
星子聘君天才宏放不僅信聖學精要性命專工搜
輯徵攷所藏書克棟宇故門下士師法宗尚乎趨博
洽焉景星子癯骨稜重秀隱於膝行步徇徇若寔望
之不識爲間人而誦書一目輒記忽遽晤解默脫之
亦記其私抱所學遭時當脩東觀顧問克行秘書而
措諸文輒不爲有司所知久以日貧困則廼大屹然

憚去僮生厄織尊貴態色而以其躬就滅隸勞辱田
於野耕耨力兼人方刈捆禾穉穉踰度備弗任越畦
岸息望見大痛哭是與與者挫損矣走扇之去遠行
附客舟楫而宿與罕者踐更終不言其自家叔宦蜀
從之五年歸語朝從弟九齡往勞則手斫門前松幹
鬣滿山積束如堵焉其喜力作爲田事授徒山寺雨
中釋犁簪笠披蓑蹠而講門人環侍或勸其易衣曰
農則農耳腹不便偏服而對遂僞乎且落吾務乎善
飲尤好冷飲有河魚疾急引水數斗酌之愈不則仰

芝在堂文集

卷之十

七

而轉磨石歲其磨亦愈夏月患熱祿溪塘澄渟中全
身沒露曰鼻喘喘達旦起無恙景星子樂易惻惻耳
俗儒逞機射利夸虛譽援勢交情不習與之通貴賤
老幼嗒然忘焉乃其記問多又善說辭每同志扣擊
達伸旁証貫珠決澗使人鄙吝消盡而古運集應接
不暇也然好痛哭讀書及古人忠孝典亡傷其心輒
涕泗橫流哭不止或獨居行吟忽念古人傷其心亦
痛哭不止夫景星子博聞識者耶不遭時不獲公卿
顧問窮矣遂盡去僮生習態而以身任傭隸之役而

無媿報無債恨色且而樂易且而惻惻於斯世殆忘
焉又何所感動不能悲於古人而手其遺至痛哭流
涕不自抑也善哭古人故觸一物亦哭也景星子受
學罪聘君聘君高才學而賢行敦惻又及余先大父
闕東公之門夫其至性亦庶陶淑有素自修檢者矣
宜乎與俗情絕遠於古神感也乃今人則專傳其善
記嘗從家叔借異書叔曰涉子曰如師去耳姑爲裝
春帙曰啜卷帙成而全書指如響焉僞呼其子曰吾
老荒矣世說新語第幾卷幾行頓忘之試取觀來景

芝在堂文集

卷之十

六

星子董姓名九萬字鵬叔其先世有伯剛者蚤慧號
神童及九萬而與之齊故俗謂董多慧云景星子既
慧甚而腹疾磨靡徹夜臥水其體氣疑獨絕者乃與
其從弟九齡季齡同及先大父門季齡於先考友善
亦豪氣嘗有門人父病中廢卧牀上言堂及市事輒
令門人懼馳請季齡季齡及路病者忽躍起曰董君
主吾不敢見去矣病立愈季齡子再舒又與余善偶
來景星子問其道此記之亦卿之先也

廣濟劉醇驥千里著

王欽命勅公

翟廷宸補皇校

傳

歐陽太僕傳

公名東鳳字千仞潯江人也少有至性季十四喪父
哀毀骨立如成人以病弱年卽侍湯藥朝夕勤不廢
母唾血跪食之長號極天乞身代母卒服三日闋矣
芝在堂文集卷之十一

仙邑試或勸其出執不可豈古人彈琴未聲而遽易
慮雖繪煌煌但位也竟失期徐乃補試而郡守
督學使皆奇其才擢第一是年遂舉於鄉上公車不
第歸閉戶寒燈讀書籍如故儒生時尺牘不潤郡邑
邑令上饒王公憐其才而貧遺絕產二百餘畝爲餐
具方却不受年終諸公最少方北上衆謁令有抗言
觸令投冠地狼藉衆咸愕進止罔措公從容坦然無
變色巾中僂取冠映拂塵徐以進令頓爲改顏衆推
服不獨清操雅量難及也萬曆甲申進士除知興化

時值歲大殺公爲設策計埋助賑之窟鄉僻壤必忍
勞躬履省視所救活甚衆而典化素苦浮糧多致宿
逋公抗疏朝得減去糧二萬石蠲宿逋一萬有奇入
補刑部郎中喜以法生人嘗決出疑獄數十趙大司
寇曰此郎何減張廷尉也刑曹非言官公獨謂雅志
澄清皆可列拜颺棘木之下胡越無鳴鳳上疏指斥
貪蕩臣某某罪科列衆服其氣有以嚴見憚之誦焉
五載出爲平樂知府或言由某修怨者公曰修怨特
起我瘡天耳田畫不云獨樹表能犯人哉且地故古
芝在堂文集卷之十一

昭州鄒浩范祖禹胡銓皆竄焉迄今昭人藉爲重狙
豎百世仇之實資之矣而郡無他寇蒙專治猶猶異
時兩種人不習漢法視郡邑吏如天帝寧死不敢見
奸人因得從播弄激之故往往反公至多方法誘諭
始稍稍來見特爲霽威嚴雍容示以寬大意出而撫
掌慈諭天帝乃如此耶似阿公婆耳由是親公如父
母而公因自督學季十五以上識之乎者附庠使與
諸生學官旅進退其人以爲榮猶猶至今稍知禮讓
昔公之教也有中貴人橫行粵西郡邑風靡公獨挺

身相梗柱折其鋒不少避民以安堵中貴人不平意
欲有所加竟伺隙不得友易向相微重焉遷知常州
府吳俗奢奉上官每官至供張器具費不啻好吏用
借窺意旨公始莅任凡舊格例鋪設者概謝却一無
所需隨著爲令永汰浮費而常例古文戲邦公下車
卽建先賢祠傳是堂礪俗勸學孜孜然王時英者高
士也親造其廬車載還郡坐而請正曰余得王先生
猶陳豫章之孺子也久之遂遷河南按察司副使兵
備潁州任中都副律教曰大明律高皇帝春秋也字

芝在堂文集

卷之十一

義不可增減國勅法司招提唯提律科近有參語而
始得人意見出入皇帝清問齊非齊書亦視經生業
不拘典要任縱橫耶此中文致多而踈濶廢法猶有
偶因批駁著闕律若干條與郡縣諸賢共之猶嚴於
率下前是監司駐節州郡者雖職風紀乃不勝內多
愛往往蕩坊表有所括取故屬吏承流視簿書囊橐
無復忌公始至屬吏庭謁臨起山立肝肅而語之吾
與若等收夫平則匪厯精練久膏腴相恩也一日在
佐思肩朝廷一日任誰無應門而耳自決忍其躬爲

贊且秉國憲有賢能奚難相與激揚若貪墨不自屏
息或煩鷹擊一敗終不得伸眉負進賢矣乘車有第
以禦塵也各自愛劫劫吾瀝心舌麗諸碑想視若祭
豆之附也不致取珍耳皆覩視受命而退至其蒞事
庭中公亦嘗有所置耳目動靜知之以是郡縣稟
庶望風自整飭相戒勿苟墮檢以身汗大夫風議一
路爲之清無何解任歸歸而杜門却掃爲絕迹見士
大夫家居卑誦要權利痛自持以靜驕之邑有利害
必上記當事力爭獲伸乃已而過貴公卿以旌旄來

芝在堂文集

卷之十一

五

周旋則往往託故引避楚學使與公有素凡書札往
返經邑令露封所商榷義理大體予爭與試數十人
未嘗通姓字及朝議進階太僕卿拜命不持一字謝
政府人知其恬退亦不望之公性清雅輕勢利於書
猶好理學家未及本朝諸儒先精粹格言謹書而敬
佩之終以能自立不奪於時居官久僅守先人敝廬
隣人欲市宅屢投契公曰向堵蕭然何能供求田間
舍也偶避大冢所藏於庭數蔽篋圖書數卷而已他
益過門亦曰勿驚我歐陽公而義篤親故功總兄余

萬若諸父年老登堂問寒暑益恭饋遺無失時歐陽
本名家代有間人特爲進家學教族子親黨所覆翼
而瞻衆矣故人子孤撫若已子竟玉成之至恤無告
每隆寒雨雪造絮衣糜粥進給凍餒者戒僅勿言
所自云公雖好學而退讓不欲標講名然理與精究
人服之吳中每講席未少曰知有常歐陽先生否日
偶省賈傳言其生若浮其死若休自號浮休子歸田
營一丘豹湖之濱少築室居親故日遊其中因以爲
壑地或言近水曰遺骸猶魚腹寧不可耶將卒自爲
銘戒不設設辭曰吾自有真無藉他人刻畫也
贊曰清廉吏美名也人盡慕之而卒以不數見歐陽
公自其始進樞孝廉及忤濁流投荒不變至久而彌
厲可謂能終矣又練政事不徒高觀其施設鑿鑿固
鴻才益以學遠氣孤矜矜期名世而不愧乃死却諛墓
介性進忌名耶抑親近距行夷論泰南金以蓋前愆
者恐其身以冀悟名豈足累公也

鍾譚兩先生傳

鍾先生名惺字伯敬景陵人也父一貫武進訓導而

先生以世父一理無子幼出嗣爲諸生十二年常不
利萬曆癸卯鄉舉庚戌成進士授行人奉使四川山
東典貴州乙卯試改工部主事上疏願改南曹部持
不覆二年校南禮部儀制司主事轉祠祭司郎中出
爲福建按察司提學僉事一年父憂去職大計中人
言服闋不起卒於家先生負逸才刻深好學而貌羸
寢力不勝衣性靖如泓冷自喜不樂與世俗人交接
或時對面同坐起若無睹知者同輩飲集極歡獨渺
然若失無酬酢賓主禮如不相屬人以是陽敬而實
忌之然由是得謝絕人事而專積思於書史嘗憾
世人間見汨沒守文難破故獨潛思遐覽深入超出
縱古今間人我當是時楚公安之書盛行其意以詩
主性情期自適何空取古蹈襲爲也始亦有所發厲
爲之而其流及於俚褻謔浪以文誦戲先生默然更
思與同邑譚子友夏謀萬曆甲寅乙卯取古詩漢魏
至唐宋挾譚子閉門分丹鉛奮筆以爲古非可脫蹊
邁也真古不徒視氣象矜隆而各造所獨得莫若以
冲淡爲淵厚以簡靜爲弘通觀人於微而逆其全衆

忘者取之衆習者落之我爲命以驅古人意推廣不
無過當而論更新愈出世所傳詩歸也自嘉隆以
來至是詩凡幾變矣楚公安景陵相繼出而天下遙
奉其名謬爲刈芳除穢後生靡從之惟一二大老持
先進典刑視其詩偏細專至卽郊廟朝會箴誦開塞
激切大雅之制不具名士多闕幽以概絕諸大家頗
爲難之而與甚讎怨者至欲取投之廟然不能禁其
不行幾以此得禍者數矣辨者因刻爲書及復被折
之先生笑謂譚子是者見何晚也夫鱖獨能嚼不能

芝在堂文集卷之十一

七

語諸潛以時楊衡羽而遊于雉則爭指之吾輩獨不
能因循衍蹊辟有覆而射之亦樂自神其獲耳如盡
人而防其疑懼則何以不爲鐵而恃人以爲權又歸
有此書耶且吾輩非此書自有可傳卽不須護去護
而必欲其與之與世之領領如而欲歷廣臨淺深幾
何矣譚子深服其言先生改而時曹務簡饒泰淮水
閣閉戶讀史有所見出人輒筆之成帙題曰史懷多
駁翻古人至愚痴奸雄婦女怪癖淺瑣皆錄其義而
確稱之倦則歌管往來恣陶寫至他遊人午夜掉回

曲盡席間兩岸寂無聲而窓壁燈孤熒熒守筆墨而
滿不忍收者視之則嗒然伯敬先生也東南人士以
此稱伯敬先生真好學者所至名山川必遊遊必極
足目淵涉升降使蜀歷三峽入東魯登高觀日出過
閬勝武夷又客如家吳越盤桓忘返焉所至人士慕
聲名迎送磐折然遊日多詩若文與俱益進故遊不
倦也年近五十念人生不常悲淚自矢讀書極肆遺
內典句解而飽非自愛由意男子章狂數十年究生
死不明賢賢去思戀人耳乃研精楞嚴眠食漸凋皆

芝在堂文集卷之十一

八

執卷熟思著如說十卷病卧猶沾沾念口使數年視
息人間幸細窺妙莊嚴路也伯敬先生簡易少威儀
居倪乎以弛內蹊跂不爲齋遊行有所詣輒車羸服
扶雙僮卽出嘗遊虎丘遊兩公子侮諸途醉而傾歎
楚踴勢不羈同行客怒欲駁之先生莞爾曰惡少也
趨避之耳明日傳兩生刺求見肅承以事帶恭謹以
文來稱命子先生出舟見故虎丘公子也聞其文不
復言而人大慙先生雖僻冷至接士之一以誠薦人
惟恐其知會嘗路書至半停筆思曰彼士有何士

爲一言久之思得一人喜而書汨汨若厚請屬者後
所爲人反致毀先生先生待如故若未常知猶喜擇
士一見而知其人卒以成名甚衆其爲賞雖千里外
心憶口追如隔國遇信符必日數尋味以潤澤其
胸臆不問逢貴賤執其裾絮切告之往往成就人如
譚子最名流翹傑其餘前後著當世者布衣織屨窮
餓死得遺篇瓦石中表而出之惟過愛慧巧或貪緣
得身身交遊而嫌懟懟亦以嚴可爲士大夫不愼
之戒也先生有內行紀貴凡大父以下先世貽孝愛
之在堂文集卷之十一

爲生艱難時迴環念未嘗一日忘生父母言懷哽
咽不能辭竟弟姪孤寡盈前依之然居喪伯詩文遊
山水不盡拘禮俗初先生出嗣世父一理蚤卒未及
公貴顯方生父訓導公以受先生禮部郎封去武進
任先生亦秩滿自南都還闕督學侍親還並舟泊九
江值歲旦吉服往賀訓導公正訓導公素嚴忽中繼
室言傳命不聽上舟先生遂永寇立岸上良久長年
斷役咸錯愕色變不知所爲已乃上舟跪頓首訓導
公怒稍釋咄咄促之起問嫗安在猶牀上卧復整衣

冠拜牀下曰夫人安否謹再拜賀太夫人正其恪孝
如是譚子曰余爾時聞之歎仰而已然又曰見伯敬
滌拙短治生一日謝子命和骨法不良於官宜稍策
田廬杜門古處耳士夫夫安可儼寒告人爲不庸俗
哉伯敬時嘆美此言而性潤無欄蔽問周旋不能絕
贈遺遂爲時人惡常時知先生莫如譚子其言切不
阿故稱之也伯敬先生既死其書盛行無但剽心緝
慮自創繇至他古文與簡著評所布流天下皆竊附
伯敬以行其真者超別深酷成一家最足範者長根
之在堂文集卷之十一

賢者通貳而未乃不察原委起圭竇中未聞秦漢以
上典則沉博弘麗妄組織僻自詭負求異以爲是鍾
與神教之而淳古幾失通識之偏握景陵書囁喘而
不欲讀則感深矣要之楚人文繁興其才識刻深能
自樹立者鍾譚之學亦鮮易測云史懷別爲書行世
先生隱秀軒集 十卷

譚先生元春字友憂景陵人自幼通俊志不羣嘗貽
受人書曰身同渾古視義皇乃後來耳久之喜言詩
前是稱詩必昭明文選離騷樂府歌行五七言自漢

魏六朝主唐盛時爲極乃夏時欲出其心頗掩之不瑣說此擬爲樂而是時同邑鍾伯敬先生方以宿學列縉紳才名崛起海內爭嚮慕之則自其里黨輩推服譚子夏夏相引弔爲莫逆交既已肺附契結所遇當世賢士大夫有意者必爲道夏聲底裏妮妮是人才氣更出我韻頤上也時同安蔡公復一蒞楚監司弘才望伯敬心知其必喜夏因言之而夏亦致從伯敬所讀其往返書疏深思冥理若聆已者蔡公果大喜書幣下交一再造語如平生矣二公相

之在堂文集卷之十

款惻爲推轂則夏聲日益籍甚文章家多能言夏或疑其鉅公先達而夏故落落逢掖諸生也夏夏久不偶賢書蔡公心私憤之值諸公來閩楚學政必亟薦且曰予雖言而彼公自能知生也然爲制舉業卒不効會伯敬有咸於風雅取古人詩要夏夏商交夏與伯敬約與心放懷期在必厚遂解謝應酬杜開門隱屏而相對睥睨遠探幽晰知人論世作詩嚴世傳鍾譚由此矣徐公日久令江夏嘉夏夏錢塘爲公寅亮督學乘風裁擇士有才編詩後夏夏適

嘆嘆後諸同被顧盼者多翱翔春秋鼎盛去而夏以當路擠葛公剛顛并誣詆其文瑰奇過度幾落學籍及莆田周公學使來夏夏慨然長嘯欲徜徉去入山著述老而周公夙慕名教請出秋試不提歸猶故友夏也後值恩選貢禮部入北闕鄉試仍不偶如故是時友夏先生名遍天下矣所著詩文流行闕門人爭嗜之稟爲師而先生性喜遊又遭遇坎坎悵悵不得志不能飽頭角從離壁間呻吟則愈縱其氣爲雅遊所至追尋佳山水躡屐扶筇窮形狀成篇而一

之在堂文集卷之十

時名士豪俊相肩臂情緒風生其車服聲伎玩好藥餌費無取足贈遺每旅邸賓客往來刺目走衢中錯落冠裳選否不能設簡擇則爲浮沉隨俗欲以居厚免忌而伯敬乃嚴譬之簡棲述集爰稱名士門庭蕭寂至青蠅爲吊有孤嘯兩勉入塵雅習與性友則如挂名用塲耳先生深領之然不能遽絕也遊久而歸歸卽復遊而性孝友傷其先人番遊姊夫人日老雖遊亦無如時時念定省也姊弟五人皆賢而先生任家督學時姊兄弟妹同舍人自供一日薄暮取酒相

勤尚學業世事毋喜鬢鬆杖而出聽自置餅餌蔬醴
席間佐先生兄弟啖問辨請益毋喜曰見汝曹爭家
中長若此可矣不須大富貴也語如爲先生慰藉而
先生固頷久亦耻伯褐衣踉蹌以豪華揮而履之進
取實歆爾歆羨而性不堅耐輕就易去又憤世人勞
役耻辱博科名至公卿負心而得義以人之死而得
安常概不暇怨則抑其心勉就灰冷曰何必富貴而
感激實橫愈多屢起屢抑始嘆真隱據枯梧死而不
悔之難也生平最深知鍾蔡兩公繼淪沒老母羣弟

芝在堂文集

卷之十一

三

君重極辟制先生顛毛蕩然車牙齒終年不離智良
以渴愛疲勞所業詩與年益進而勝懷淒涼悲涕稅
駕矣天啓丁卯譚先生年踰四十豫章李太史明唐
王楚試得闕中卷擊節嘆賞語同考口傷此人吾黨
數十年都不寂寞矣取置第一楚人自興因吳國倫
明卿冠嘉靖解額有文章傳於時至是再得譚先生
云於是先生感懼泣下謂父母而外不敢言管鮑也
初楚監司成都朱公之臣與鍾蔡交亦深知先生諸
生時親屏車騎至寒河讀書處搜詩文梓行又延至

江夏西巷下帷以天下士期之及李太史特鑑出而
世服前數公能得士且詩不盡能窮人也譚先生故
以詩名而束諸生餘二十年挫沮不懈又其詩靈深
澹樸矜一端乃其議最持平嘗於袁公中郎詩有所
裁斷彭年逮之者中郎子也抵以書曰愛人者不護
其短傳世者精神佳妙不定惟俟人心目自合而其
所不足人指爲疵類者安知可傳不在焉安知古人
堅取後世名不故留以發其議而得其佳耶古人深
遠尊公靈奇抑濟南諸公自有所聞人之議以議而
芝在堂文集

卷之十一

三

當天下後世名豈苟焉已哉惟不實致力文事回旋
古今之變不知譽人益卑也尊公恨未納交所不掩
其疵顧感其靈奇若或交之耳夫推尊人以成已之
高有之譽譏訶先輩不朽以成聲政說能說愚者知
其不可尊公炯炯肯虛就世浮名不信此爲真愛者
哉中郎嘗選蘇子瞻詩多灑先生恐其誣誤人爲刪
抹傳之鍾譚學本山公安才足自變視世所必趨割
愛表獨也而惜其未流欲起以堅樸救之譚先生廣
交遊贈答至其同心生平最服伯敬乃奉芝蔡公前

與伯敬書岱記佳矣山記止在升降神縮有意應氣
應消息應而不必字句者當察也伯敬詩元氣混沌
以上語宜厚其氣而泯其迹之而于以用須擇多須
舍若公則筆大而或板之語多而時蓄之世豈有未
融而稱清新哉抗論如此譚先生舉於鄉而丁毋憂
服闋一登春官不第歸益取歷代史批閱又手訂所
爲莊氏諸名題莊已讀大學衍義未竟而北土中途
抱病卒天下之慕譚先生者於是累息歎嗟則相與
拾其書而思也而士大夫以仕流楚景仰風流必曰
芝在堂文集卷之十一

鍾譚鍾譚云鍾伯敬前數年邑學奉鄉賢祠後公論
譚子友夏得續入鄉賢承天郡及景陵學並有司祠
春秋焉譚先生鶴灣稿若干卷

替曰勢極重者必遂大暑之後必有嚴寒豈惟人事
蓋文運亦然往者王李司帝海內誦讀悉然以秦漢
盛唐爲鵠揭裳帶弁之矣當時二家勸起惟介介昆
陵晉江屢譏切之卒以更瑟破觚倡其羽翼乃數十
年而公安起角之公安死未免景陵又起用其意而
稍異塗徑於是耳食者遂囑以古無用爲也夫性情

苞密必假文采以繩德厚雖其後四倭而三宿之舊
悉例襲有時不如哇疏然貴賤異矣是故學王李未
至襲風格條鏗鏘猶俟諸三餘焉儉儒苦古快浩煩
便援公安景陵而以其數鳴也九廟之儀降爲野祭
沒世無所設炳煌焉識大小者亦焉効焉衆矣鍾譚
本同詩友夏晚稍欲自立每恨伯敬不及見也余獨
論其重返之勢不能無感焉

郝楚望先生傳

先生名敬字仲興號楚望京山人也其先九世爲儒
芝在堂文集卷之十一

正統中祖從仁輪穀千石濟閩中饑賜勅復身父承
健以鄉舉爲肅寧令先生母憂大蛇若龍嚙左腓入
腹而姪生先生焉五歲授小學辨蘊蘊龜驚字及與
長者爲偶句應響出奇神童之譚過里中矣初肅寧
君與同邑文人翰林李公維楨父結忘年交及年老
憂後心知惟公停氣誼深重篤故可託遂躬造其家
以先生託之謂是蘭栗嶺氣堪萬里恐其未嫻於輓
則儗也李公唯唯肅寧君卒而家漸落先生才氣以
日豪不受羈囿則李公欽欽秉簡諾不敢負委曲聞

曾引繩墨欲飽其首而馴之初猶不肯聽及以事發人坐縣獄縲繼困瘁李公躬入獄痛哭慰諭後乃詣諸官以出先生意稍引悔因延致其家親授館課業爲制舉義至數千戊子鄉舉已丑成進士蓋李公善成人也往知縉雲縣治剛正要人某挾勢狻獠邑中下車刊章捕其奴數人人獄要人饋墨深疾之改永嘉去治行入禮科給事中請假歸養復補戶科會朝鮮有倭患廷議朝鮮我東藩也爲出師費累鉅萬無功而遼左當中外孔道敵騎充斥上方笑少府金錢

芝在堂文集

卷之十一

六

李公小從史開礦店中使繹騷數月內疏十二上有守遼東劾中璫二疏下部寢之閱二十年三韓炎宇魏忠賢弄權皆如其料焉又疏論輔臣內官過濫切獲罪左遷知江陰拓落不得志遂致仕歸先生爲人風格稜厲自命如不可干而所欲爲則慷慨奮孤氣輒以行意自諫垣歸里疾守永天陵中使貪恣至禁錮諸生怒而讎齟遼朝中使懼彈奏遣人持扈班裘鍾黃金請記銘正色揮之不報而同邑有官行人者暴卒京邸無親子弟侍爲竭力營殮殯啟履斷簪登冊

視歸索未損一錢也家居杜門誓齋舌不與人事而鄉大夫某他事罹獄縲紳解體獨慨然排衆咻昌言當路出於死事已竟不相間諸生忤貴人安坐不孝惡特爲序刻其文言督學復翁厚贈既之後與塾西山此生衰麻拊棺言痛而絕也先生蚤負穎異名備家中索債効無所施其効遂決起多勞溢而李公毅然秉正引父命相爾括李公才博物文章震天下官日益久爲時望先生修業攻苦得進身而性矜率不合當世屢進退之則鬱懷掉臂寄不屑而一專其力

芝在堂文集

卷之十一

六

服古崇經術以謀不朽焉方令永嘉間吳興教諭鮑士龍嘗從王龍谿講良知學善名理往受學命吏設几筵明倫堂下顏乎翼翼拜如童子就外傳禮學論楚然及却埽調客蒞藉圖史日月自程課雖幽憂疾痛掌錄舌喑未暫輟照竄札盈篋笥每歲除夕輒令兒諸農示客衡之中石相與大笑曰聊爲豪舉耳其佗他文多閒燕揮筆就而解經釋傳則昇人隱白几空舍中踏壁砌深沈思每謂今日詞賦古文則竊兼並即王勃王勃王勃王勃王勃王勃王勃王勃王勃王勃

聲澤棘猴雖工何當況其遊大人託逢迎於我豈爲
我輩目成德爲夫已乃有龍門高標挾資斧櫛舉價
自驕牛耳而逐臭賣朴揖我爲臧則辭林爲鮑肆矣
中郎誌估客慕北海其思墨吏聖人修辭立誠安在
乎當足時游內方馳騁於詞賦其多過情溢美相
矜詡爲名譽不復問經術儒宗理以孔業遽蓋矣故
先生不忍見遊方詆其非思欲身抱之先生涉獵廣
博壹以經術正名其僭處雖時無能務惟艱危動忍
緣經構論人畧不忽思歸之入其不隨波逐流破之
於聖學性合精旨雖未周而才氣足自隨勝故漢
唐以來諸傳註紛紛陳無不裁繁而新求然後出意
識取長而據其是成一家言蓋以經義食者四十年
而九經解立又別著山艸堂二十八種皆談經餘論
并傳焉先生既以經自娛卽凡交游往來概絕之堂
不設賓席京山令歷十餘唯廳公品喪陳公鵬壽一
再造謝外戚不識其面前後都御史御史監司間經
名來者抵書道廬請百端而辭謝愈力其子牟門人
各靜飭至婢作田僕禿裙屣衣跣足戶外無一人

吏刺至公庭者先生儉衣省食幣巾面紅每遇訪
子孫歷尾髮器燕香練綴而所居屋梁腐而薪不通
行履嚴並屐屨而獨宿而已矣其天象示人口太
白入品金虎相薄後人問卿貴顯與其言益益信之
癸酉某清蛇出長六尺闊尺身紅碧六足鵲距不離
也今以聞曰肥鱉也至早果驗戊寅其常降學宮松
及所坐香葉亭栢上諸生請問曰者老得敬賜松栢
受露上之人其有意余乎逾月雨臺使檄守今致請
講學庶竟辭不赴年四十卜宅安爲死制獨湯茶作
輓歌刻棺旁至七十四召形家擇日卜地承冠葬瓜
栢西荷鍾兆所告后土請以今年爲死年今辰爲死
辰他時勿更擇日誅茅啓坎子婦遠下綴絲素袍案
墓積而封樹不自題明給事中郝敬之墓旁用石厠
函著書若干卷以殉刻生墓文告姻黨迨已年八
十二冬日早起衣冠瞋忽不憚命內外婦沐浴隱几
坐連艸八札別友人稱郝敬頓首絕筆親舊咸奔走
來視先生危坐榻拱手稱別語止笑乘輅車出就死
親舊泣送者百餘人皆曰公何不自度也至西山從

容下車舉止嚴明索筆題別墅柱云升沉難定但深
終歲舟夜半憑誰有力來去自由如驚風飄瓦天公
於我何心諸攀輿者驚顧神定轉私幸無恙少頃色
變局續絕而卒先生生平於氣岸學弘通少許可獨
李公恩義篤密甄陶力最多終身師事之及自敘其
著書亦拳拳不須臾怠負牖也李公長先生十一歲
官至大宗伯卒先生親侍其易簣調置饗哀如骨肉
焉而旋亦相繼沒然兩家之書并行於時矣于洪
範壬午鄉舉

芝在堂文集

卷之十一

五

贊曰世士每不局談經術以章句名物文煩碎鮮濟
也觀歷代經生書良然然視浮稱夸毗窺喜怒爲著
佳有間哉郝先生蓋英試文人市強仕爲諫官一遭
謫拂衣讀書四十年絕人事而九經成疑其獨峻潔
負性能無外羨者哉乃問諸先達謂其貪鄙爲吏歸
以經學掩之仰箋注絡繹奚踰視前贈送而鞭其後
耶余獨觀其潛心道業立意取世資自濟校褐衣蔬
食不厭死者異矣匡衡馬融行不勝學豈盡湮沒之
以知立身之難也

芝在堂文集

廣濟劉醇驥千里著

王行治巡讀

黃 濬豈哲 校

桑先生傳

先生名拱陽字際升平陽臨汾人父惟喬也學生有
行邑人慕之稱端亮高士二子仲卿升端亮公夢參
星降母郭夢吞星於腹乃生先生幼而莊年十五從
端亮公讀史經詞履程朱語錄觀之毅然曰若斯聖
芝在堂文集 卷之十一

賢特分內寧讓古人獨之是初初者笑第一被刑
鴻善川之亦其執秋矣乃於坐側懸善惡格行一善
則固而褒之偶失奪其十以自創艾也元且領天神
焚其籍歲如之十八端亮公疾晨昏侍湯餌夜禱天
以身代疾善愈端亮公素佩趙清獻告天事曰不敢
告者不敢爲故先生體其意益惕勵邑學生未冠十
陽推官周公知其賢致師席以二子從之提學孝感
傳公試奇其文有根本首錄列諸儼副是翌日起士
來從進者漸益多先生作遠道圖清心解朝天賦種

石說諸篇示之曰太極南牖大書數字坐所居則歸
奉先聖而侍薛文清配時儼對越勿蕩焉天啓甲子
年二十有六屯塩李公緝敬具疏薦於朝不報明年
分巡上公禮聘同絳辛復元先生講學平陽郡有程
教諭者慕道返鄉躬執弟子禮往就正焉時先生已
抗顏出爲人師無所辭讓矣丁卯秋試商丘宋公亟
賞其文薦呈適奸宦柄周諸公主科場舉相戒忌諱
依違懼以微文獲罪而先生策語多激露于時知舉
者不敢錄僅副之舉恩貢上太學一遊京師歸提
芝在堂文集卷之三
學四川楊公仍延先生與絳辛復元大講郡庠環津
林而聽者數千人巡按御史祝公從上疏薦之不報
而端亮公辛先生哭幾絕水漿不入口累日訖葬衰
哀慕側爲三年廬計以母老又寇盜方熾再思乃獨
居室衽茅枕塊成巢容三年有集燕鷗鼠之異里人
傳之後建觀瀾亭而汾流負西山則像端亮公而歲
時禮事如生焉及端亮公愛弟惟高友人社公先生
體遺意間以必置酒食會亭中臨汾令周公請先生
出主講壇癸酉秋試傳上公車甲戌會試不第歸侍

毋疾竭力湯何及焉身代如端亮公時提學宜奉哀
公繼成艱直不輕下人求見與抗禮而巡撫都御史
吳公生鹿友研心道學有風望庭見之熱視而嘆此
名世真儒也屬蔡家禮維鳳并所著詩解特疏上聞
先生至是凡三薦矣朝議吳公風學所舉人無妄下
詔徵焉白崇禎中上亟意人材然行有難者許公卿
似舉旣山西舉凡數人先生與焉而先生獨不欲就
徵竟以母老辭著松風集招弘道堂以集萃弟子百
餘人課論習復講孝經忠經小學龍吟書院弟子至
芝在堂文集卷之三
日多舍不能容別構奎光樓居之編說詩錄勸俗歌
著四書則勸學問心時習賢孝諸篇建河東書院平
陽府而巡撫都御史蔡公懋德雲伯醴藉喀道所歷
仕必訪各賢遺佚特重先生請至太原三立書院爲
多士發揮理學康濟裨實用白繕泉以下薦紳士大
夫咸屏息受教焉癸未會試京師不捷公卿當路有
知先生者方議舉主首善書院而先生以疾歸值寇
闖李自成西越郡邑恐懼奔條巡撫蔡公微守令詩
王千城社商守禦計藉其忠信鎮人心以拾之閭閻

河間先生名鶴恩禮部數下先生辭以疾闕其行亦不敢感勢強也然以是情愴無所雪成疾不起竟卒臨終正襟危坐但言根本不差未一及他母喪失明問疾雖喘息必壯聲容若無疾者恐貽母憂也先生卒而巡撫蔡公亦殉城死矣先生事親孝身莊敬勿欺避聲色如鴟雖燕居無嫌惰容辭受嚴節義持不可稍頓而與人交唯然隨所加靡變色惟期明道濟時教人未嘗過高遠本其所能至誘諭之而克已利物常爲鄉人爭水利幾進中官禍或謂不自珍乃

芝在堂文集卷之十一

是耶先生曰汾水源泉其下流汾人無不爲命而襄奇之殿且訟余不憚傾身爲二邑排難解耳雖載鬼逐馬應馬方北土時裝不厚章籍剝削而旅遇貧困亦齋客而襦囊濟之汾人被化有不簡嫌畏其聞於先生而止臨汾頗成善俗先生自十歲志學二

道主盟而相與播告在事諸公又善推掖鼓舞使義聞鴻彰晉人近世講學自雲邑曹公于汴真子始曹公傳列上卿而好學接人若瓦士絳儒生幸復元繼之先生又在汾居二公帶道先生戮力益淬利爲聖賢必可至羣言宜屈建德變卒不克伸志然觀其師道梗概亦東南數十年所希見者而諸公當時多故寇乘垣遽進矣嗚呼問道親賢有隆世之風故能卓然以其節行終焉

芝在堂文集卷之十一

學從微入其絕異義禮未始能然然與於天真常悟耶乃行爲凡德行感人提於道以知之者衆也不然當時仕三晉者皆四方君子他未聞其有所激獎聞道學門庭而於蔡先生前後聲氣推挽若鼓鍾然夫世士帖鴉材而不以爲然爲風矣若穎脫超悟貫天人而忘言則亦鮮焉焉宜于莊敬爲行善者之弘張師道也公獨惜其師太蚤未與勝已處年不克志雖然矚光烈實沉之墟非問津姑洗而必有白著具天者是先生也夫

樊副使傳

公名維城字元宗黃岡人也父太常公玉衡勅李廣
信生公於官舍太常與熊恭人皆夢有異徵生五日
方乳亮輒忽作嘆咽息聲言錯來太常大駭謂吾家
世忠孝禮樂適兒所矣胡錯後更無言因出語同寮
咸異而來視傳之太常居御史京師公獨依熊恭人
誦讀絕類悟已摘筆爲詩文篇琅琅年十五忽寢寐
夢天帝遣使召有所撰修如唐李賀事寤而得疾神
思惛惛如或憑之以告熊恭人恭人大痛乃泣禱於
芝在堂文集卷之十一

天兒果負累性者帝既委諸人間矣春日感神亦樂
觀其成豈生而能言更悵惜欲中奪之則如勿生耳
病愈泣疾亦徐重神宗朝太常以御史言護持國
本疏激切忤上旨謫戍雷陽而公始自憤悼欲有顯
赫爲天子循良幾得致身伸父鬱鬱思矣太常戍雷
陽瘴癘二十年不得伸而公下帷益攻苦精研轉涉
日有聲得後太常科名三十四年戊午鄉舉已未成
進士樊氏自公世父玉衡孝介先生太常及公年未
穉者三人除知浙海鹽縣前是伯兄遇以蜀德陽

令考績引禹曆神節康生例辭封贈父罪具疏願
永充齋長戍從陛下乞父骸骨歸正首丘不報遇
憂憤發疾棄官歸月餘卒邑人哀之及熹宗卽位元
年辛酉公知海鹽會覃恩賜封父仍推伯兄志引邵
康生特恩例陳情稱臣父懇諒聖明創之雷海二十
餘年幸際天恩棄瑕錄舊陞下大孝弘推矣臣父獨
因當日奏疏留中科部緩查覆列名稍後令應得之
典不獲昌承臣實何心能無隱痛臣奉職無狀分甘
茹醢但念陛下御極萬物懷仁臣父值青災肆赦之

芝在堂文集卷之十一

日獨向隅新封比屋所爲隕首剖心號泣而請也伏
乞勅部停臣身封量進父職若使累崇再白進不得
擔侍從之班退不得就閒一日享子榮豈臣臣視
息忠孝之道直云窮矣俞旨報可又具揭吏部貽書
諸公卿卒部題覆起玉衡戍中補南刑部福建司添
註主事旋晉太常卿諸公稱忠諫有子然伯兄抗身
懇不得以死至公卒行其志者知忠孝有命也公治
海鹽厲清正治具多破吟情而坦然行其意自遂不
忍習陰陽術進退爲機變人雖敬而不親閱五年以

禮部召未行而太常卒服闋赴部則中人言得罪改
典上林簿公處之漠如未沉吟憂屈也今上初卽位
天祚奸人崔魏未伏辜公乃具疏逆瑞友狀以白衆
正時宦穢猶熾公不遑忌敢言茂明人稱真忠諫子
未幾遷戶部郎數月司餉天津天津糧餉兩操公端
已任事出入清除知泉州府泉多甲第勢豪號難治
有力者避之公曰無足難我彼以利市而得持其短
長起周授之際耳雖豪寧能使石人磬折也至郡則
其操彌堅事大小折諸法無阿色諸貴顯掩其治不
芝在堂文集卷之十二

得又坦懷無可設抵昌友加欽慕晉編建按察司副
使兵備福寧地邊海夷吏常法不能治恒爲侵擾公
首絕貪黷而嚴帶鎮之海夷歛息歸款撫臣上平夷
疏公應獲上賞未頒而察典至公無所媒進具通私
屬人言訾其疎仇公曰固也遂拂衣歸先是公每歸
輒不樂言居官其子弟門人有問但笑曰居官清慎
不辱茲簞簋克保道素耳至經濟乃各乘其時吾安
能效傳僧祿作縣請爲名耶故自子弟不悉其居官
建置事公性澹樸落落有出塵意自其爲諸生不肯

僦車服聲色凡膏粱習態深痛絕之從朋友專心大
業及解官家居而洒然如得其素愈澗畧邊幅不欲
隨俗羈絆從大夫後謬自崇高而掩其鄙吝也坡版
滄水徒步過從故人寒暑不遑昌而不借而齒其下
踞蹠淳淳至擊互車馬間人摩肩濟寒無變容色行
益疾公家世忠孝而猶重學故德陽令及仲兄維甫
山圖先生皆軼材博聞家多秘書文章最有師法黃
之人及士遠方來遊者咸叩樊氏門談說道藝爲常
德陽令蚤死公與山圖先生同時而去官學益篤經

芝在堂文集卷之十三

九

術舊史神仙西竺之文稗說雜記咸手抄吟誦丹黃
盈序間對客輒舉其詞析疑設難咄咄聲不止其意
得卽言言輒笑至絕倒不能止飲酒不能過三爵而
專好客客爲長夜飲公先醉隱几睡齕齕已更起喜
笑愈談不倦公爲人簡易無崖壑學日汪洋度外童
稚皆能遊之而不樂交俗人其判斷文章家最精慎
不輕至忠孝大節則正色靡不斷斷難假借也公旣
田辭封贈父戍起名而兄弟內恭愛德陽令宦卒貧
不具喪出私財悉辦治之舊宅與山圖先生隣先生

子孫多遂讓以居常望郡城五色雲起謂曰此雲應
賢人集其下兄當之矣先生曰布衣足動天文謂有
位者耳其內愛相推重如此幸已黃間賊聚監司郡
守令長且暮登陴公偕鄉諸薦紳畫地督守甲夜薄
覆蕞而拔堵友人劉醇驥偶與道通顧問曰黃可守
乎公曰守何易言耳指玉壁未必天險人定勝耳茲
數丈之版什伍不立風雨無具而垂鐘殺車羊馬垣
木插風弱諸麗械鮮脩者一識事而甲乙各負牛耳
利害廢阻人心不和雖城隆之天猶踰耳守何易言
芝在堂文集 卷之十二

日然則敵乎曰殆必敵者幸亦解甲馮將軍耳若
逆順遙指望風潰蕭艾同焚旦夕也慨然久之他日
又謂醇驥曰子知我乎我年六十不能披髮入山把
臂安期僅佗其必與於委蛇矣醇驥疑不應公大笑
而退壬午病瘧久且劇少間乃揮筆作辭世詩四章
意以幻寄不非久而負慨多不居衆謂我癡聊與任
耳謾墮儒童甫憂患索之若斷念息心視先聖觀化
渺如尋常憶髫年玉宸縹緲曾昨日後掛冠武夷道
上去蓬萊咫尺而塵務碌碌竟成頽自從今戴鶴綸

望霓旌人問竟學忠孝銷歸元氣將樂天兜率考亭
玉筋不獨擅真純也公自幼現奇異迹人皆傳而未
嘗自言至其盡形諸詩示欲脫履意有遁氣故以知
其非常人也病愈其詩囑兩子藏去與廣濟劉千里
讀之癸未春賊張獻中自東來破黃諸屬邑黃岡人
謀避地江南公語其子齊宏齊畧曰黃爲江南之蔽
無黃無江南矣黃城堅宜令衆効死我能在寇亦能
往聞風鼠竄豈天子無禦侮乎故黃郡危急居人洵
洵次第去且盡而公獨安居如故賊逼城其二子聞

芝在堂文集 卷之十一
有令士民得移幣勸公從衆公曰去奉爾母全吾宗
吾兩世三承恩遇吾父知無可爲吾不忍行也二子
令涕奉易恭人渡江而公居家助監司郡守令巡禦
聞急會黎明大風雨賊竟襲城破之公奮督守堞上
見人少不可敵下走過南門賊至被執勸降不從索
金帛良馬贖不許乃奮罵汝輩南殘極矣天子神武
且倭狗不速殺渠魁革面圖我朝廷憲臣肯寬賊求
活耶賊怒遂殺之而年果六十公手纂有皇極數言
毛詩大成周禮雜錄魏晉清談又道林集德陽令著

多遺缺易數山圖先生著州未成緒公俱編續之紫巖老人集若干卷

贊曰古稱世家者豈謂寵利優也蓋重其人行焉樊氏孝介三代之良奉常以直諫顯及公而損身植節也不赫然濟美哉公生死又著靈異示前知夫忠孝有道非神資庸鈍實能其去來自命之矣故曰其者欲深者其天機淺聊浪乎情俗之外陶真淵蓄大義至而俯甘之亦可以爲人與

張令君傳

芝在堂文集卷之十一

君名登衡字平世桂林人也天啓辛酉華容孫公穀典廣西鄉試君季二十而舉再上公車道遠不屢勝輿馬遂仕除江津知縣君爲人英自喜受事尚少卽練幹周悉聽決沛然著能於江津焉駐重慶府兵備副使閩陳公士奇碩學隆人望方憤時艱摩厲自備脩爲經物計顧視儕偶上下莫可與者恨甚得君屬吏一語喜溢願特教江津令得數過府商機密勿爲期每上謁輒爲置食抵掌相提圖畫天下事日晏不出君以是益發舒行其志江津巴隣巴王相國貴重

操勢雖家居外部必奉其指以臧否邦邑吏郡邑更皆事事王相國而君年少稍驕於能相國不悅微示意副使陳公陳公揚眉大言相國欲知人視其與江津令志能不凡地連敗吾居此中辟載未施入海逢茲耦乃僅耳而以不善事屈之豈吾生平妄許人抑相國豈安好倭者哉因爲言江津治行相國悟更視之接以優禮令江津五年士教民安聲大著將考績歸而將軍典國家用窘至計者專以賦入課吏稍不應立錮秋去君以前江津征款額不得與治行起復左之補武昌知事君惻懷養植氣欲展奮於人吏迹不効俛收守幕間仰聲息謹憚竊閉門推席愧不然自見知府休寧洪公天樞介士也性剛立不耐務視俗吏若穢偶微君能而異之自是繁劇涉嫌疑難高下者悉委君靡不就過其意所欲爲洪公曰處於困抑而不憚勤勞以事上與我同相爲卿笑及議武昌轉糧救荒受知賀相國相國親興造門以刺入君使人謝不取乃去崇禎十四年遷知廣濟廣濟巖僻流寇起殘兵火累年邑人改聚龍江之洲

林鍾吏民僅具君至招吏民撫循諭其利病視昔所
得爲欲稍平就以聊救敗而邑雖殘學校賦稅徭役
獄訟未減舊臺司督責以時多事功令益嚴急君乃
復奮精力營幹如昔爲江津邑舊苦爪牙吏胥乘上
貪虐而伺候其間陽招權攘利已卒以名累上廼刻
意立把諸奸利根株窟窟以義盡斥去之吏胥無
緣入股粟奉法其錢穀鈎校手未嘗黠記吏不能欺
訟入片言折傅罪死無憾矣他奏記文移日數十簡
賸皆親授事上恭不疲民而諷導賢士以賓師

芝在堂文集

卷之十一

四

滕席退然不勝其承期年政清而大將軍左良玉兵
蔽大江下焚洲市殺人賊張繼中山黃梅陸走邑舊
治殺山若人萬餘與左將軍兵相望居人逃散君以
無兵衛士民擁而遷延避兵過乃出出則操史從事
胥隸禁無所售其奸蓄恨久遂倡聚義勇禦賊率諸
亡命失職無賴列營而自將數演武謀因爲逆君察
勢更斂精嚴痛鋤抑苟全以徐其亂不發俟賊遠去
久而卒應機出不意霆擊殲之諸積爲奸者創且盡
遷治江北市狗荒蕪聯保甲民始復業事詳靜亂記

中君自爲江津志當世務不欲以功名遂再臨邑竭
能力圖効而遭時艱支離兵寇間僅不及亂是時朝
廷以中外搶攘破資格凡人才未能離中唐旋在日
月之際公卿羣爲國憂歲益衆而君罔阨令長久不
家識按每分陝方嶽侍從臺省諸公旌車取道過君
往抱謁上馨折起必仰識其面受馨欬乃退退輒狂
歌歎嘆酌酒醉呼資以逢世同耳豈誠有異人哉周
鄭璞朴稱何暇及實也優者進賢則文介胃則武韜
則男被則女吾獨不踰鈞天觀列星之狀也世豈有

芝在堂文集

卷之十一

五

異人哉又曰少雖謫倖知孫先生先生博聞大雅君
子也先生故葉相國門下士紹諸葉相國屬耳入楚
又周旋賀相國謙光二老洵柱石損乎然洪太守知
我其廉介何啻古人若魁壘巨儒經物舍陳公誰與
歸辱延覽宇下而不獲執綬約從一獨之役咄咄媿
人矣陳公去蜀以聖由他官晉食都御史巡撫四川
治軍君日夜引領望成捷旣蜀事久未振陳公嚴嚴
吉譴而君愀然長嘆將無兵兵無倫孔明復生奈何
哉兵部侍郎袁公繼咸問制府九江君策時事上記

鑒鑒大篇袁公不能用君益隱
樂自敘在蜀陪公同書天下事日晏意餐輟欲感
泣而君以鎮靜平江湖亂計度淵密楚豫江皖間皆
頌其能名諸公皆聽稱之知武
察司副使則愈推重君前後治行其令李自成陷京
師烈皇帝崩廟王
而新黃為逆任撫按監司薦能君遂亡廣濟除知蕪
州廣濟最饑不易治前令長往得異或幸左遷君獨
為進秩而治久孚益深邑人間君上去咸愕焉欲悲
芝在堂文集卷之十一
及撰吉而吏士者父老童兒進驟庭內戶不得同君
勉出祭祀則環而列頓首振動聲震地從御不及前
衆爭手擁吏市門隘江岸塵不見人又家置几焚香
燭煙霧接衆擁且留有放聲哭者君亦哭以悅拭而
強止之哭猶甚道路擠塞淒楚及登舟蕪州人急割
絕乃得去而送者歸咸咨若喪氣梓白井巷有婦人
嘆息聲彌數日不絕廣濟數百年令去國未嘗有也
君知蕪洪副使江防駐劄相得益歡每事為莫逆殊
不異故武昌時副使貌頃鵠品刻冷漸有高世意君

體軀肥強筋樂為盡力無巨細躬任之必濟斷以安
新朝創興堂省部寺寮多缺例應取外賢吏補副使
曰舍公其誰矣具刻君治行上僉都御史巡撫何公
何公鄉舉起縣令材能累今官聞君名嘉賞欲君往
見而左將軍兵再營武昌橫行巡撫公傾身調劑之
頻不時見長吏君至庭謁肅拜巡撫公手掖之曰起
非簡率廢上殿禮多故須快捷効才於有用無阻雍
容邊幅作偶人觀耳掛入內極談兩都艸創承流
者獲一志能如股肱然亦巾帛之秋矣無以北事
芝在堂文集卷之十一
為慮李白成猾賊吾久習之古豈有盲天子乎能感
激從龍者名世之彥也幸努力風雲旦夕事耳君唯
唯退歸報副使相與嘆巡撫濟時傑萃賢無其磊落
者副使舉酒賀君明年弘光改元詔諸道欽取外吏
巡撫何公疏君名上之報可自崇禎末年欽取率為
甲科有計力以奧援得之至加寵異外吏徑入翰林
侍從者或不名一經也君同時取於楚三人皆以賢
能選故咸服巡撫之忠誠得士矣君且入南都而
清師敗闕東逼左將軍兵急燒武昌巡撫水不死

走左將軍兵遂放舟東所過殺掠靡遺君怒忽謝
副使別去而亂兵奔舟且及夜挽舟彭蠡入江右避
之君憂時忤頓至貴溪有拜客友席痰發而卒年四
十餘爾廣濟人聞計大痛是後過非意輒追思循良
吏稱我父張君張君無他指矣洪副使遂以不仕
貧曰余觀張令君豈非欲樹勛名列後傑者哉其一
時鮮當意而樂善不倦忍辱人勢凌必以禮憫災排
難背之無怨如故御下嚴然性不吝賞賜寧過厚人
樂爲用此皆是致勛名非手而及周下吏不仲夫汲
楚在堂文集卷之十二

朱長史楊知州傳

朱公萬鍾辰溪人簡質恬於欲利喜怒未嘗形色居
恆審視安步過綺靡僇終日對不交一語人以是
望而敬之學不爲記問獨潛體勘自得理解與同志

誘辰人於是知有公學焉公與人雖自奉嚴
己非禮謙而受之不知謂書一石觀中里學見其
列書生也肆習研何物甚致與人問其終始之
學友人見之不學其言其意遂公曰是有幾微在
不修而外侮之者公之長技乎革曆甲午
舉四會禮部試不第官都察院司馬海國家婢錄
而薪春而炊時或躬自力之無勞苦色初公時
正所教士多蒸蒸改其舊習州吏安知公之
播首施指而歸從者其言曰實之然首種
楚在堂文集卷之十二
隱姓名偏處者恣凌暴奪人田地如
訟牒時時下勾攝則集林連公爲而費
拆根量入委書爲請命所全活至
用重典入其田官可收獲金公謂天
子也忍割自榮耶其子來省一夕徐
大人廉然噴火人燭自苦徒廉無當
怒皆叱服人言不知類乎吾海國
州縣民悅之得漸厚生耳乃強其
計有如此燭矣昔知某謂彌勒

者數日爲政廉移 雖冤別濫如治甌安時日微糧十
八寨宿寨艸舍內有州大夫王焉問故其人頓額
泣且謝曰民某寨也蒙鞠拔冤無報路謀於諸再
生者削木而王便頂祝今香火比屋非獨民一人也
公謙容謝之命卽撤去竟以質直不善婦當事
者惡之下其考左 還靖安王 戶左 吏 遂拂衣歸州
民有追隨至貴州不忍還者出州 里有人馳數
騎踏踏來稱川報活命恩遽麾之去不聽復追送百
餘里不得已勉受一騎旌其意歸 蕭條矣自是
芝在堂文集 卷之十一

退居益修舊學恬靜杜門以敦家式俗已任郡邑知
與不知皆稱爲有道先生也

楊公曰安字子仁盧溪人性孝友言動不苟而請性
理學久之有得萬曆中以貢仕秀水訓導倡明正學
造鍊人士秀人有楊夫子之稱提知修仁縣修仁民
夷雜處公撫之極教養法巡方御史嘉其卓異取所
行諸善政有名者錄冊頒郡邑爲長吏式焉遷順慶
府通判決獄明允廷無冤民郡人稱爲神君歲荒設
方畧救之及造梓濟涉者免於溺計所全活數萬人

矣還知雲南石屏州值朝廷方用師征丁白二酋公
曰是安可往兵爲也須得其要領圖之乃身入酋巢
穴中推朝廷恩意招撫譬說俟其意稍解而大軍乘
虛進卒勦平之設設新平縣事間神宗嘉之獎賞甚
渥方議大用公而公引身歸家居二十載杜門講宋
儒周程張朱學提激人心多振起者兩居親喪倚廬
假粥盡禮而盧溪俗尚至見每淫祀賽會費甚侈遇
民相習爲常公獨力禁止之左道以清焉

貧曰爲政者亦視其風學行豈汙流不修簡而著績
芝在堂文集 卷之十二

循良也米公非第節所至得民心楊公自儼邑小吏
政事已爲郡國師夫以其素皆精泰性學故緒引効
八胡可無學也

之在堂文集

廣濟劉醇驥千里著

金德崇陵公

五

盧應璠

石州傳

石公珠玉范縣人也繇選貢擢大名府判有政績遷知荆門州舉敢有氣喜任事自崇禎二年奉隴邊點卒口實饑棘爲盜而先是奉調赴遼諸健兒以汰浮謹竊邊騎流劫歸與諸盜會相犄在所號適歲比不

芝在堂文集

卷之十三

卷延州斗米千錢人饑相食類蟻聚折樹枝爲兵於是山長安東西已蕪蔓關中往來太行嵩洛河內斜突忽如風雨癸酉逾棧道窺蜀入漢復持宛犇潯漢蹂耶襄襄以南陞可恃獨荆門而石公實守之荆門東蔽郢陵寢在焉南軫荆沔西當當陽南薄萬山之會地利惟山川鞏固今賊自起兵據半舍平原負隅扼寒鳥道得不時出沒官兵無懸贖其後率狡詐然也崇禎七年春正月賊絕漢關至遠近慕嚴刑以北無敢前偵者訛言頗喝老弱扶携東西奉頭驚士民

威旂指旄踵計而石公方賊未至則固密沉謀爲修
其至是見用人體失色乃憤然曰賊易與然非身馳
往得其曲折不可我義不得輕出長公子有氣畧使
車騎短後雜士卒十餘騎疾趨數十里直薄賊壘盡
耳目賊虛實歸民乃少安清野綴外居人入城城守
粗具先是民洵洵日數驚州學正華容譙君慎典爲
端策筮得蹇之謙再得復之明夷已又離之豐曰賊
當卽一再至顧可恃無恐也行有大將折厥仁以
解越四日賊果約千騎盤州東山隈石公升高望曰

志在堂文集

卷之五

遊騎耳及未難至亟挫勿失奔彼氣守乃徐堅騎晏
安久城內外無隻旅同知鳳牛君光斗故文士忽裂
背起率鄉義勇豪者而輩提办奮臂突賊陳賊驚顧
不知所爲夜潛却州人有易心石公曰賊勦鈔秦晉
汾潞衆數十萬嚙日彌年月今第示卻嘗試我我可
幸旦夕手而當陽不守歸州興山遠安相次潰州人
乃歎血盟守益固賊五萬餘騎逼城下環而蟻附欲
登攻具百端石公與牛同知黥學正親督士紳老壯
盡地守矢石乘陴無畧豈聞誠撫諭士民爭爲感泣

風雨不避置一切石木瓶灰火具機噐等物矢鏃
粟斧戟其如法咄嗟辦無公帑可藉也至搦易服飾
繫帶及夫人簪珥屬助之城某角地立禁復役於城
各隅爲樓臺高出城強半石公與諸君不時建旗鼓
黃繼赤白幟縱遊晏飲鼓吹其上復時使人爲公
數十輩環遊飲如公賊以爲城中大將兵大集也又
城端多置小車樓坐人其中瞰賊賊動靜纖悉無容
遁我輒先爲備賊次且終却燔屠郊閭皆獲其奸
謀數十人縣頭繫竿賊爲褫氣而會同總戎楊正方

芝在堂文集

卷之十三

三

引勁兵至自江陵有先聲賊乃次第走進退山谷中
無何巡撫都御史移戲下軍求焚劫之餘公狹介廩
賑饑供億牛酒煩費如流水籌畫嘔心而終不與民
也賊時窺伺常渾時日夜造戰具楊副總方一意辦
賊大兵須餉急復料簡輜重如于遣牛同知三在返
鄖漳犯賊營乃得達已賊首殲於楊將軍餘始起房
山竹縣去而州城自春徂夏四閱月守益堅每徹旦
夜城堡膏火光燭十餘里刁斗警微如對壘焉事小
定石公瞿然曰荆殆岌岌矣危而復安實天幸然荆

南北交賊雖旦夕遑無是一特也力請之撫按監史
諸公倣陸子靜故牒外數百步臨水爲郭繫山石高
倍數仰累甃焉河以南屹然巨鎮矣無學正實董城
役暴烈日中往來或不暇蓋乘巨細絲枲更多方慰
徠叛鍾嚙舉半戍工成而荆門以安故州民感念功
德至今尸祝石公并牛熊三公也

贊曰若石公庶乎能任艱危矣流寇起橫行至摧拉
崩角無隱矣天子震怒自督撫以下大小吏逮治相
望也使如公彼授虎符節制大將軍上其建猷當不
芝在堂文集 卷之十二

芝在堂文集

四

康谷子傳

康谷子者姓劉名養微字數伯廣濟人也貌清癯不
自勝獨性敏工吟咏家甚貧奉親每不給自始爲諸
生有聲郡邑則嘗走數百里外授生徒講經學而詩
不廢既歷境處人情日深又業乃益進其爲詩大率
宗北地而稍清逸自放適不局事比擬爲工視七十
殫技聲格以爲未盡詩理然至問衰晚變調則編

然失色未嘗不投袂嘆也詩云選萃杜蘇探
堂而滿漸之久而自得變化此然詩云選萃於人而性
易蹕人事體弱善病食不及中人詩云選萃於人而性
其意爲詩興起僂飽勞逸提界此然詩云選萃於人而性
聖雲而怡以至疾痛轉徙更書感此然詩云選萃於人而性
於詩當其意得成篇放聲吟咏滿天地間淵淵若金
石變入清節又或以爲鸞鶴在雲中故兄黃婢妾無
不樂聽康谷子歌者康谷子歌又歌此然詩云選萃於人而性

芝在堂文集

卷之十二

山

是神姿逸出離家貧此然詩云選萃於人而性
不敢以窮愁告之制舉業亦工試於鄉者數矣終以
不偶乃不能無憤懣他作披髮入山詩而性真平安
守終不託困阨有所求於人康谷子父漂泉淳古講
學修行獲有道耦故其茹苦讀書不取藉詩人爲狂
誕亦其家教然也後以故人宦南都一行詩因遍歷
山川宮殿諸名勝古蹟所題咏詩大進神氣雄宕有
前逼北地者則愈益爲詩遂成家矣未久以積病體
不任竟卒臨卒賦詩辛苦人謂百未休今朝忽作友

真遊玉樓但記非吾事一枕空山明月秋人謂康谷
子詩癖直是思殺也初康谷子遊黃岡父黃岡何譔
章長何譔絨仲兄弟皆悍學好結交見康谷子爲人
氣然以故諸名士因何氏交康谷子者漸廣康谷子
病篤且一年章長絨仲朝夕念之黃岡距廣濟三百
里數遣僮持藥餌資令相繼問病久柴骨坊太第礪
何印取家紉麻者船載往易之病聲息無不時時通
也康谷子死何氏兄弟得訃卽日登舟直達其家購

芝在堂文集

卷之十二

山

而哭哀感旁人時漂泉猶有何氏兄弟又收淚慰漂
泉顏色淒惻爲治喪事粗就然後別去捐貲梓康谷
子集以傳蓋由是知有朋友也廣濟人善詩者其先
有王參議大謨慈阜又張太守步雲子龍寇山人學
海巨源吳明卿同時及康谷子而楊舉人大齋亦與
稱焉要之康谷子集最著

贊曰余族康谷子視先大父稱弟云先大父積學不
爲詩有岡東子集先君子詩多不存藁拾遺爲芝圖
集又有大注公工古文隱弁齊集皆同時乃累年兵

火吏鬻革藏書零耗其傳與不傳各有命焉然是余之責夫

何子安傳

子安名昌祚黃岡人父雲南按察司副使閩中風儒負文名海內稱懿宿先生而子安承家學獨敦懿自守惟謹兒時名著郡邑黃陂吳化曲蘗先生深奇之一時先輩賢雋莫不稱子安子安爲文峭豁本天性每讀書至古人忠孝節義輒倚几席掩卷歎且泣嗚如久之不能已入竊詫之曰適當子心耳遂宿先生芝在堂文集卷之十三

官內方家一委子安而是時先生父毅所公麟且老以行潔慎不肯處榮利獨謝去先生家居子安曰大人策名委計義當任而奈何王父并父忍令失弄翰樂即北山采杞不愈優優乎於是極父意承歡凡定省扶持視饋隨耳消寒暑調劑諸子孫禮所能爲率竭力不敢廢毅所公得優游書年終而喪祭謹舍哀恒營之卒未貽先生少悔公死久而子安益思慕銘其章曰瞻伯每親父道故慨然偶及卽變容惻惻泣數行下若無自容者黃人以是稱子安至行也毋

余恭人從先生以金事督四川學歿官子安哀毀幾滅性先生強止之撫視歸涉江潯峽巖壑險屢過子安輒痛哭聲震風波怙之歸而茨廬恭人側屏除酒肉朝莫孺子泣出入必告如禮尋卜得某山地塋恭人而形家或言不利乃起棺復葬除酒肉朝夕孺子泣曰母不獲歸者頽軀稿命無所視天地矣自是不益不殯或曰一食思至卽哀不止久乃更卜吉地塋焉流寇逼黃黃人習永平城守率故事視無整飭法子安撫膺嘆以此綱緦厝火積薪席愈平而遽宿先芝在堂文集卷之十三

生時山四川遷雲南按察司副使駐節蒼洱宦愈遠子安未有子有異母弟昌祿先生獨使依伯兄居子安愛之撫恤極盡心力稍長師教之賦屢急子安曰嚴君萬里外吾二人保右先業而可耳獲舉敗乎因羣弟移居江夏癸未賊破黃江夏亦旋破人盡屠而子安怒授中復舉弟康奔命以素行人人多爲憫公子耳目者卒全室脫於阨無患書貴人謂孝友所感也甲申元且子安夢大司徒倪公元瑞榜選以其名冠旣以告人慶之及李自成入京師失嚴倪公頌

國死而子安聞之頓足痛哭曰天乎遠有此耶復尋
除酒肉哀如居恭人喪時時憑薄江北黃諸塗業田
宅跪以獻叔父某曰昌祚去矣以是爲累叔父驢然
一日晨起哭余恭人墓莫歸諸家人當移僑江南明
日遂以家渡江去棧並山俟機深入戚故懷率土誼
不戴賊天者亦代健居約僭征焉而子安被難割憂
勞甚神益稿落遂慙慙病不數日謂其甥瞿元長曰
健司德死而我復生乎嗚嘆者三聲滿堂室遂卒
先是自賢達家諸祿帶士皆不屑儒者家言稍
其逸樂劉慕筆舌足雄其伍乃哂然謂矩矱去之下
者馳聲利招權陰次骨蒙不避而無用忘其貴介杜
門養聲邑驚自尊不復問姬弟聞事而材智邊幅則
專崇虛譽造標舉欺人以市焉尺寸之長而據葵丘
漂無度羸歸於利幸使其邑於也故士行愈以不振
丁安自束髮學獨思大雅立致篤誼信秋如率性
行遇少乖大體輒業業如蹈湯火去之好誦書而不
謀著述尤深易學及新建以來性命諸編絕口不談
雖貴介敝衣徒步與鄉人居恂恂而見

...視億萬

以下無傲色慕好人善而不自爲戒否年二十受知
督學虞公選貢又家學以文名而子安謹自守杜門
于請平生未及郡邑文攻苦滿志亦自娛不妄持夸
人爲榮用財其與不與皆通快名及年大荒疫鄉人
流移子安乃汲汲高下招家財全活之野暴骨斂而
瘞親至瘞所慰諭毋謂茲莽而幸踞畧也自往執杵
築壘經然工人爲感動族子亂流離或爲舉火賢者
助學性篤故嘗與先山杜茂之交茂之死先山距黃
數百里偏寇盜充斥路無行李子安曰免不及於他
芝在堂文集

邦汗顏而歌伐木哉竟徒步往哭而歸子安獨行日
積郡邑人傾服之無間言嘗爲立善人碑郭外子安
力辭不獲已然童兒儲牧莫不嘖嘖何公子黃近世
以來未有也及避亂樊湖而與富人隣盜劫富人衆
火先中呼其旅曰無驚何善人何善人故無長物然
幸安寢者吾儕不義亦不忍見也

貸曰余讀前史孫文度元宗芝戚同文諸傳以爲異
性情也惡可託乎夫濁世淑俗有其特而散恣所得
効又惡能催焉矯爲倖卑置已帶刺而適人也若子

安世文學而卓以行涉於治亂仁義彰彰何與黃人
多以禮起家率章句視媒寵利子安獨底素履傳聞
雖識而行敦善行而不怠蓋無媿焉惜乎噫

饒母傳

母姓徐廣濟起家最久者惟徐氏其先山隋時孝穆
之孫斐爲令遂家焉歷唐宋元及國初多顯人後乃
有諸老生能講二戴學問其訓內外皆以禮及母
之父赤山先生無子特教愛女故母自幼受書習文
翰不屑事家人鉛澤繡刺長而適饒行止魁然蓋丈
芝在堂文集卷之十二

夫也獨性不宜子翁四十無子母使之妾翁果妾而
又無子生女母慰之曰是命夫然當得佳耦人何必
自生子哉初母徐氏醇驥王母亦徐氏爲姑徐之
兄弟知母意有以醇驥言者母傾耳歎動顏色曰唯
唯憂樹無穢校觀其祖若父知之矣翁初有難色母
激昂高其說爲譬翁不能屈亦寤乃昏焉母而徐兄
弟曰吾婦人乎迺古籍誠天下英雄劉氏子稱其奇
寧得久不使吾見醇驥時五齡耳亦嶄然遂相驥馬
來及門母親接鞭携下銓揖堂上隨抱置膝兒出餅

餌梨栗於房是而語人曰此子百萬無雙語人驚周
滿羅詎比吾半璧俗稱得半子也方春遂親授書正
句讀或旁抽大義乙其處皆誦不稍移則出他編佐
結息如宋呂文穆公繹永及第事及永樂間解大紳
學士兒時應對語皆使記以廣志不令有暇時作字
毋爲針而露之無費紙及有過亦扶而加細荆於股
數四下終愛勝閭夏秋學庸語孟始得完醇驥始歸
省既歸而母蓬頭忽忽卧不食吾兒去如無生矣醇
驥父母聞而感之使復來嘗羈旬日毋思且憊艸贖

芝在堂文集卷之十二

付僅分非母子義則踰之幸早轉其慰倚問醇驥讀
罷卽上馬及謁牀右母立起爲侍兒加餐至他溺愛
頃居夜卧枕其肘枕間置果珍之屬雞三鳴啼帷則
覺之茹果口咀且讀目朦朦未開也終數卷矣患惡
胆體癰膿漲既斷毋坐而懷擁之則恐觸而啼大寒
不損其手兩婢持鉗鉤更而烘之累日頭創髮脂繭
漆鬱鬱不恐蟻虱巢痒劇毋夜解其髮與相亂曰使
度彼蟻蟻者而吾可襪治也食雞指其皮如蟻則馳
而後食有愧虎哉者而其之屢乞則他肉以俟不

令其不罷也。剪楮貫赤，乃爲鞠美，自引而蹙之，數十
乃紹祇而憐，偏偏則跳網，稍難，樹必情然，及東帶而
不齊其肆，則不出，以是醉驢漸愈，驢然過憐，愛至
課誦讀不少，假學亦日進，每撫，重論古人大節，是伯
夷不得不非武王耶？馬數語，生氣歸于祀，臣子開鑒
無忽苟義，可爲姚氏降堯二女，遂遷其天下如涉嫌
疑，則潔志厲行，愛身以有爲，聖賢教人，率履勿越矣。
夫魯男子以不可學，柳下惠之可者，是能用其短也。
用世卽公卿，將相匪異，任海毋矜，毋反多後，福矣。其
芝在堂文集 卷之十三

細去事，馳時中省試，武舉翁喜，母獨志曰：祖爲百里
侯，清介聲在，孟中父亦文學，爲人授官，乃其兵也，終
身不樂翁世學，而豪使酒，不其理家事，內外皆治，
其撫醉驢而子之母，意翁久亦松，自幸每諸徐求，
抱其女相對，齟齬嘆息，不復爲子報者，爲醉驢請外
傳，其禮儀旣而謂此，禮禮惟足師表也，別撰樓齊島
企輪困醉驢，王父思郊公時息，四方聘席，幽居矣，請
致授孺子家學，焉思郊公以王母視姑姪，每坐與毋
至，主向不聞門，不步障，有所實經史，鋒橫響答，意氣
芝在堂文集 卷之十三

率然人多傳之，未久，毋年五十一，遂卒。醉驢時年十二
耳，思郊公曰：古者女史彤管而鄒下，乃至委而持門
戶，豈非其流失哉？內職不能驗閱，顧欲奪而責以大
道，乃僞妻陵毋，何以稱焉？卽就負知人之明，又焉可
誣乎？夫讀列女傳，事極深重，有幾冠絮衣，縮胸不進
退，且中止者，委佗而爲之，若永蠟未嘗不三太息焉。
要何以踰於知人，若使母者非其人，哉跡其所爲，卑
以自命矣。然則丈夫非命也者，不敢使見也，向使非
醉驢毋時無所行，其知蘊結終也，抑更有發其感慨

者耶又曰徐夫人以拊道而兼隱可爲千載是以醇
德得爲之傳

節烈傳

蓋名節之間於世教也重矣先聖典訓屢爲丈夫男
子開勢極猶或踰之語曰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
成仁又曰生亦我所欲義亦我所欲二者不可得兼
舍生而取義也茲人皆有之豈憂閨門婦女特敝厲
節無已哉顧周秦來賢婦著名節者多有其兵與有
制盜賊淫掠之風勢亦不由是焉漢魏以後叛黨凶
惡在堂文集卷之十三

徒蟻也森突固城傾破遽逞獸行而漢中張禮修會
稽羅素輩遂以不辱表露觀曹丕入鄴無妻愛正六
宮策瑜從皖二喬以行石勒克幽州坐王夫人而揮
浚桓溫滅蜀李勢妹歸持節焉貴介若茲其閨閻之
下俘奔崇逐與於亂者何使矣乃有黃昌陳說事昌
妻賊掠入蜀更嫁昌官署太守遇諸府中持而悲泣
前事不復問仇儼重敦也說妻李遭亂前賊請活姑
被將去說再娶生子暉而李歸如二妻焉李亡製服
以言庾亮司馬王愷期曰暉之服無所疑矣施孝叔

妻失身於御璽而不棄者以非其罪李臨危請姑險
不忌顧謂在沒畧有損無二是望人人求伯姬也服
宜如嫡從之由是屈威驅殺脇殺禮辱身者非盡人
倫所不齒矣明末崇禎之際寇盜充斥州郡大兵搶
繼之其婦女奔竄流離鮮克盡慎綉掃焉塗面蓬首
艸間岸下碎易不及而以待酒觴薦衽席或舉門受
繫一物釋之桑中之喜戰鼓不聲行盈盈而從鞭弭
者如貫然及流落不偶則賦理之姿勉勝朴曰聚衣
風黃降配卑閨姊妹姑嫂聚醜於當夕晝哭之寡待
忠在堂文集卷之十三

年之字而旋棄其初歲焉彼其隱忍包羞涕泣中搗
計無可如何矣乃其家親夫子則復卜筮而占揭市
而號問關萬里歷十年之久猶將爾爾昧鄉導訟官
司克復復聚如初斯慶其家肥焉夫同謂其亂非已
作失身匪咎也然以是殺身成仁舍生取義栗栗乎
先聖誡第爲丈夫男子不當更責諸閨以內矣考問
兵興以來賢媛淑女又何多抗顏投命捐糜烈烈之
死不悔也方其端室謹誦訓潔從一無苟動矣大智
先幾祈苑以善免不則忽焉禍起非望自亦猝臨視

若僞盜奮身晉賊立就屠裂未移其步焉或陷人賊
圍僞效言笑計逸共親屬而後從容請死亦有忍親
不顧仇劍於其前何謂悍者賊急負石以沉不
幸方肩就執驕馬過水而脫若吞鉤之魚若輕重不
得遽蹈而尸崖棘之下此其人豈肯素談仁義慕令
譽與丈夫豪傑忠烈任世風教不敢稍自貶也哉然
而貞藩介判榮辱以乘則寧使血濺川途竟委孤艸
彼亦知親戚不必以我棄爾人不以我賤也月斯
須之愆而救敗於其後誰則疑之而天其勃射燕義

芝在堂文集

卷之十三

七

若微備遲同顧盼鮮不退而卽安以其次也愚於其
同而無所用耻焉死則免矣抑人孰無死一死之不
忍而以其身毀且懷無涯石則女胡以貞自彈箏倚
門妖冶猷媚之不足爲而繁中之之以德容勉也古
守從一之義者嚴命禮行猶有斷指截耳割鼻刎頸
不肯聽至偶一引臂而輒自裂之豈是厚顏蕞穢潘
風靡靡尚可列倫有別而不作耶是故烈婦之爲烈
也殆亦釋死靡他者矣死者人之所難通人之論曰
毋輕以死貴人夫死不以貴人而成仁取義以死自

貴且丈夫或不能死存婦人之死以監在閨婦女在
兵中者歸輒携贈衣鏡來笑敘其寢與無諱久飽營
伍則泣馬務初叱咤引弓誇得意故夫至有唾其面
者嗟乎俗敗壞至此非烈死者何以挽其重耶而文
夫安能不監耶崇禎十餘年間盜賊兵馬徧州郡天
下之半夫婦離合若黃昌張說者習聞不爲異而婦
人守身死亂兵下亦復踵接響應焉崇禎甲申李自
成陷京師懷宗皇帝后雖經於宮皇帝乃殉社稷崩
海內烈女是始爲其奉引與地廣人衆多不可考敬
芝在堂文集

卷之十三

六

取余已數十人紀傳之他方有志者以茲例各乘其
人登諸乘可也

吳節姑者吳蒼石女幼從叔文人幼虜受閹範適饒
踰歲饒死卽抗志歸依父母居年二十餘長齋事佛
幼虜代受戒于三昧律師父死隨母明末亂避城山
水間嘗懷利匕首防不測賊踞邑依母江湖壬午冬
徵疾囑幼虜欲從佛茶毗法或止之遽曰世亂如此
而不圖先幾耶乃令家人潔地洲上備燥薪及期蚤
起盥沐更衣登輿與衆齋者道之訣別母叔語悽慟斬

絕至則跌坐積薪火起合掌念佛而逝

查文生妻王氏事舅姑甚謹姑足疾逾年不離床蓐王扶持侍養無失禮尋舅亦病癰姑不任藥餌王躬自調護不以假婢子曰懼若輩有怨詛也乙亥寇至逃伏爲賊所得強之歸家月賊曰從汝移寸步則如失身矣寧殺我賊遂殺之

楊啓顏妻王氏顏病癰久王傾貲藥餌浣濯維持無不當乙亥秋賊從黃梅突至家衆竄匿王不忍離夫側顏遣之不去依違茵蔕間邑不少變賊至笞顏王芝在堂文集卷之十三

九

身翼之顏垂死賊掠婦以行王乃給之曰至此吾何逃第身被笞不勝再縛幸得脫然纔得可乎賊許諾王遂欣然乘馬行十餘里見道傍塘躍溺死他伏者聞賊黨相詬婦烈如此何相苦爲越兩旬婦自塘立現半身水上其父往視之面色如生

張成見妻劉氏遇寇怒罵不絕口賊殺之

鍾儉甫妻陳氏

黃伯常妻魯氏被賊執怒罵賊亂刀裂尸

劉孟秋妻某氏寇至殺塘中

皆被脇刎獨抗志不從賊奪懷中孤兒拉殺胡不烈氣愈憤勵賊怒以巨挺撞之死

胡是恭妻饒氏罵賊不屈賊怒之酷暑顏色如生

周士龍妻費氏從夫避山岩爲賊繫屢促夫去曰女子死則死耳丈夫獨不見幾乎賊移營遠士龍脫走賊殺其妻

呂彰美妻胡氏彰美歿胡撫遺孤守亂兵下被執孤始五歲抱付隣人同執者泣謂曰幸爲我保之語已赴塘死鄰人妻亦感激赴水

芝在堂文集卷之十三

世

馮如集妻龔氏集少失母龔事繼姑孝姑病龔割股進而愈賊至如集與龔扶姑入湖避湖破龔被執詎曰阿夫有珍寶埋某林中汝取之釋我可也賊往龔持佩刀自刺

楊齊聖妻劉氏適楊未一月兵至投水

張簡熙妻程氏每聞張讀書聲卽竊聽至古今賢淑必鼓舞嗟嘆亂兵下張挾程逃深澗兵猝至程怒誓求死兵輒好語慰之程曰卽欲逃吾飛鳥舉耶覺兵信而稍緩之奔水

旨順治二年三月徐年七十歲守節四十九載癸冠

破江夏徐逃難出城走被執誓賊死順治八年

恩詔舉孝節巡按李公題奏奉

占旌表

芝在堂文集卷之十三

聖

芝在堂文集

廣濟劉醇嘯千里著

劉洪斯士習校

劉洪瑤岡玉

書

奉寄母舅胡公仁常書

舅氏爲明天子制戎關西假裝之日未與於祖缺甚
缺其項乃信來問甥父子起居也家君可知矣老而
愈疎蕭桂之性不其然與甥有甚焉是道者生

芝在堂文集卷之十四

長茅茨二十二年尚未能得升斗之祿以養父朝夕
一樓呻吟類孺子慕藿因時不給身上衣有冬無夏
或經月不能代浣濯蟻虱衰然向人前搔而碎之嚴
冬不親薪炭焉手足皸裂以是不得比人數矣乃愈
皇然讀書爲不倦者比雖爲俗人言也鄉曲之人誰
能相知者時會又遠夫有信之楊子有言龍潛於泥
蛇其肆矣彼實未覩其虛茲端而扶風東雨安得不
疑而肆之而曩辱明問益爲神物甥勸見輒欲藏諸
懷勿令人驚奪鬼也猶然口耳塊然胡以云神旣神

之異於人而何不折瑤華飲天酒度牛函谷馳馬芒
田謫仙人於天上非賀監僅不爲長安奴擠諸鑑今
猥於菽麥未辨之人扶排不習之士假以美號隆以
殊稱此不過曰奢爲獎掖使知奮厲耳頑刀而孟勞
磨之庶能一割然欲求人人知之相信無惑也不幾
向夏重而談冰引谷鮪而誇海哉士生斯世祈名賢
知顧不負耳舅氏疆立守正忤奸蒙罪從險陷中學
問知識必遠倍庸流乃慨然許甥不朽他何計乎家
計則家君與舅氏有成約矣疎脫安貧所不願供其
芝在堂文集卷之十四

長夜飲者有如河舅氏而不忘之矣獨未審造物者
所以處甥茲貧賤者何也

又奉寄舅舅胡公仁常書

舊歲隆冬忽領厚錫如從天矣讀手書猶謂深苦沙
碛淒涼難圖聚首休戚之誼醇醪何心不重加惻哉
伏惟舅氏自蘭移年出塞千有餘里在人臣之義致
身是使奚遠是憚而偶因時日遷延掛議堂臣至歷
王上嚴命醇驥始聞邸狀不勝駭愕既思舅氏萬死
孤忠名流天壤再出山而重膺戎政與士卒起居主

上必將厚委之使得當以報未有微持其短而過責
之也意邇臣多慷慨苟免姑此爲警飭乎然幾可知
矣士不激不奮抑之者成之也然古之善立功名於
天下者其人皆有英偉沉篤一行不拔之氣審時勢
察幾微爲所得爲而赫然在其後焉乃其志惟曰自
盡臣職而已初不以時難易或爲進退也周時征役
繁重人以爲苦而嗟怨之詩作今觀其詞於出車第
曰豈不懷歸畏此簡書宣王中興其氣象寬弘是非
敦厚誠信而不爲儼繞士大夫各自愛重朝議深於

芝在堂文集卷之十四

三

斧鉞畏在簡書而已小明則曰罪罟口譴怒曰反復
逼反胥滯無措足而卒章乃嗟爾君子無恒安處靖
恭爾位正位是與神之聽之式穀以女夫明知已不
堪而有辭不以不堪遮絕其上而與人爲規避朝家
法令嚴密衆共知則終不能率人以苦轉質於神以
爲有與之者也使人皆寬心征役而無所於怨焉此
周先王之澤所胥而詩人之厚旨也代愈降而齊失
及爪之信奸人乘爲難端聖人有憂焉故於春秋大
書卿棄其師卽詩所謂河上逍遙者也然則衰世益

臣睽疑生亂不克終者豈足爲明主道哉且居官而必通都沃壤爲所欲爲竊虛位博富厚終其身此自吾人若夫力能折權奸拒逆當其自視奚啻鸚立餘年報國恩而拘拘內外遲速不及時爲竹帛計必不然也以邊臣例舅氏再歷寒暑常卽仗節鉞然無能違本邊者往事盡然也甘肅本漠河西四郡地武帝開以斷匈奴右臂者今時猶爲羌蕃出沒之區誠能訓練武勇蓄積戰具固蹊遂則斥埃撫松奈海酋如嬰兒而鞭笞治之卽臺御史部院耳目昭著薦賞稱

芝在堂文集

卷之十四

崇他日受任可無煩創制也

上蔡振菴先生書

竊聞感而遂通者大易之微言也無德不報者詩人之厚旨也故雖琥珀拾芥江海納流氣類相從賤附貴小依大而要以人匪無情苟大流激發鮮如萍值者矣恭惟先生往始蒞楚也生父卽以戕貢例荷恩再造一掃撓推折軸之勢而息彼違言布昭夫功令當時士類歡騰途人喜溢皆曰明察如此溫厚之照不足比也及校士生又以五經議及詩濫叨賞識詩

以博雅而而多士甚矣名之重也顧生何人而克堪此蓋昔孔子自首刪述總歸六藝至暇鄉龜山又極咏嘆之致自是以來儒者多彬彬矣如傳記所稱辨騷虞知成負記顯節之陵議黃勛之博政口誦全史或心誦輿圖此皆前代人傑獨挺英淑迄今尚論以博雅歸之然紉絮三千猶有寧甘毳茵者而乃舉以加生豈不甚盛重也父所得如彼子所受如此可謂厚幸者非耶生父前此常自感泣謂苟且出身次烈名于章級必當報稱結萬一面豈意大美之事偏多

芝在堂文集

卷之十四

五

委折高明之宇亦有微茂不二年遂卽世也嗚呼生

父微命焉與聞家國輕重而深負先生闢成之恩愛

村之意霜雨兩舉一本靡弗勝者如不在世何然仁

已至矣義已洽矣成敗由天可不論矣生自分非質

荷格外之知又不忍背親爲名記曰仁者不負存亡

易心生父在日既肺腑肝爲銘頂踵可竭忽焉露濡而

避諱引嫌置遺言寂寞之鄉恐曾參之徒笑人也德

怨者學問之總向背者心術之關鍵籍極繁恨卒偶

重是故一頁難暫而存辱張良王漢口服襟懷

與韓先世事者也不惜難其身微情如苦懷
而爲之功況夫清誼懇惻事同採薪者哉然則劉石
而頌秉筆而書不足言矣昔王哀讀詩至我艱難
立門人至爲廢章此真孝讀者也事係於親性情迫
遽也使承志之道茫無發明賈併祭魚增浮誇耳生
誓不以自待每中夜起與枕心至曉謂先生道深亡
父分淺先生意廣亡父福微蘇海一布衣正當時韓
正獻范文正歐陽文忠皆憐其才而與交洵常服華
索掛讓數公間初不自嫌也後世不啻海之家知而
芝在堂文集卷之十四
嘉諸公之如士生父平日遭遇如曹副使蕭節振世
童太史雲漢人倫今又遇先生則材雖說海天壤際
殊不讓矣爲人子者獨痛功名垂白首不及踰斷也
誠不難披心剖胆於知己烈士之階古者臣有喪君
三年不呼其門然伯禽帶紼襄公墨線不以爲非者
急求伸其父志也忠孝之事聖人所難言生竊不敢
膠柱守氣扶服水陸五百里重貳累舍十步一哭以
是爲不欺死父用以見先生所稱博雅者非徒能拘
文俗竊虛譽無見於大道者也謹百拜上書惟先生

鑒之

上王兵憲書

醇驥惶恐百拜奏記憲臺執事伏惟執事浩思洽於
同閭鴻德播於江漢某不揣謏劣僭承短章旣而執
事剖析共長更辱庭教伐雷數以驚聳重百朋之錫
自上而下其如雨矣歸而復誦之細憶之惘然揀然
敬愛交流於心若刺蓋至是而知執事之道德入人
之深也仁則少斷介則不和鮮能通之者每覽史籍
欲多見其人不得况親炙乎忠信之長慈惠之師而
芝在堂文集卷之十四
必求以文治何其脩也睹漢事可興焉漢時文學堂
故隸太常其餘無專官列侯中二千石諸侯相舉賢
良方正之士故吳公得寵賈誼文翁得選相如東受
七經二公以吏治之餘品藻人倫故史諱其名而不
書蓋美其化也猶其職爲耳漢書載孔光居公卿位
前後十七年時會諸門生講疑難舉大義其弟子多
成就爲博士夫漢之君多英明通學問經術其臣相
與遊而行之雖職所未在亦廣問鑄見善若不及觀
於人文以化成天下故其流至樸吏皆能教授論者

漢廷三代此其端也。輒近世不此爲意，治亦遜之。今天子綏綸式玉，崇禮尚文，朝夕諭思，從官至呻吟不敢倦，可謂極盛。固知海內大臣必有承風而起者，而乃得執事。蓋執事之惠然來，斬也非爲學也。領宗正節制藩屏，使諸姬有所京式，更統大江東北武備，使衛率嚴整耳。額刻濯心，智不以鄙樸事君，彰其所好而礪其所精，嘖喻和悅，見一善獎而借之，破除尊重，解易名位，務使聰明負材者有所勸，又表章退讓廉潔之行，常見者正色拒之，不敢干以私，而後士以芝在堂文集卷之十四

八

於俎豆汪汪乎，豈尋常可蠶測哉！抑虛懷下士，美名也，而實不易。歐治善識劍，振拂揚其華爲芙蓉者耳。瑕瑜不掩，見王之忠使，僞旅脾鴈將移畫矣。是故謂執事之意，必有專屬厚善者，抱而有所待也。醇醪非材，不諳大體，弱冠增四鄰鄉也。大夫歷年不見，無論武城入室之賓，獨時讀書過古人，大雅廉正者，鞠躬而趨風，故渴慕清聖如蒿艸，不愚白鶴已，竊恐當前而失，昨薦短章，媿不能抒寫萬一，將退而削牘細書，俟國史采之，而執事遽以謙讓稱爲溢美，豈不異哉！芝在堂文集卷之十四

九

茲復私布之，惟勿以爲煩幸甚。

上王澄川先生書

蓋聞古之君子，作意人才而瞻然得異，不疑而合，非僅一時之望也。矧夫操毀譽，挈賞罰，形物爲量，固挾成勢下流而待者，進止自惜，咄嗟之施，隆其品，昌矣。惟抗爲程而難之，不苟以過假也。抗爲程而不難之，苟以過假，則羣慕之美，舉名共一人，抑衆多之忌，伸其孤質，內無嫌而遠何懼，由是言之，士非重負，欲繆知顧於先生者，不且越古表其希遺哉！先生蒞林風

出大度以藻人倫儼然督茲楚而甄之聖也江漢
實隸仰之惟倚相屈原之炳燹而未振於今楚材胡
庸馬是川摘膺溫顏懷辟而長祀植使幹於天靈破
拘擥取其縱橫使瑰璋之倫激昂自見於是突弁而
瑋鄒魯者皆泯然耶爲一經之意夫表之益高者所
使人易下也而生下邑寒流累世老於藥華門褐衣
守升斗之藉膳獨束髮妄好古文家無藏書則重跼
而謀諸薦紳之裔多憐之者經史家言得時賜一班
然地僻者相質疑無從頃年寇乘于垣兵燹屢至人
芝在堂文集 卷之十四

則其視古人何等也非常之舉簡實售之而後
無美心夫士惟矯首而期當年其氣不陋耳究其造
就鮮克如矢於楚一畦而才勇之遺一郊而才捷
之若夫翕霍之意馳驟無前步武之動盈於四海豐
一條貫而踐羣棘則遇也或感之而難喻其然蓋不
遺耳目不爲形聲所盡者才也發端在此足昂於無
窮氣機相會忽然而命之履大人之迹不疑侏儒奏
無射之鐘不疑叩缶朱蘂無異其所以也才者物
之巍秀也世莫不欽其名而忌其器故胸不當則若
芝在堂文集 卷之十四

如亂麻則飄搖江谷凡席之業荒爲町疇間抱喘而
竊冠裳戰驚友復義理蕩然向之耳昧而應先生試
者誠不勝水兢恐僂寒之色謚于毫惜不足當下陳
空負盛時則策輟何及豈先生之獎一頑廢欲以重
奮之也日更駕矣尺幅小章靡人亦僅耳非如古倚
馬湧泉足騰音而表自也而先生拔諸特等至題爲
命世之才峨睂天半臣視羣羣四方傳焉生壯矣困
諸生近二十年往辱賞於督學先生口經術博雅曰
資學兼脩汪洋才多未有侈然加以命世者今

無雖當而漸其希特若猶朝之施也不忍出焉峨睂
山之巨巍也山不自言數成之臺欲學而朋之善遊
者樂而忘返以神之峻者命物知其卑諸峯爲旄丘
也先生大播置其淑於楚將世爲風焉誰不能抗之
使高示難及而輕假人舉也必感有甚後而莫言其
然者百世之遇也顧生何人乃蒙此哉國家選士委
權小試楊遠巷社稷村輔嘗一督泰學而士典起李
歐吉先鳴讀其上書何侃侃也于麟側弁而峨古文
謂人曰爲狂生晉江王遵嚴獨首拔之世傳二李者

必先楊王而楚人雷何思羅庠夫傑士也諸生時皆
蒙王者特等之科楚人至今爲美談則士懷磊落幸
得居名哲之宇而品題與爲不朽乃由氣運豈得暫
偶哉獨生以非才祇格外賞宜魏顏汗浹於背不能
視向人然品題其量矣徒魏耻爲檢押之謙不足報
國士知反辱之計惟勉強發實耳適燕而見北斗知
不誤坐甌越而奈何不整車邁耶將蓋自磨洋鈍暮
日月有成上之窺測道與原本先天孔顏之旨大濯
訓話陋而遭時際會思効章社稷兵刑田賦不敢怠

志在堂文集 卷之十四

綜核使內外俱榮實無泰矣藉餘不忍通繼爲著述
抑揚渾脫萬世自適視馬班李杜無驕人者然後期
爲命世材庶鬱乎其才也使天下後世服先生之賞
譽不妄鄙若二十餘卷貧無紙筆謹駕制稿詩文各
一帙貢之閣下倘念一日之知幸賜覽焉不勝怵惕
屏營之至

上高蒙旂先生書

生楚東國之下里鄙人也材質無所底而猥叨作籍
受特知顧於先生至見棄賢書猶獲從諸博雅後修

汁青不朽業以平恒較之可謂厚幸矣雖然細於不
知而伸於知己者物之情也求愈詳而發必罄者古
人待尊親之道也故復敢以書對蓋士習靡靡不覓
轉約之日久矣生年成童卽思有奮之日滿筆此自
九經歷代史以逮諸子衆家皆竭膏晷之力搜括期
會及爲文則專奉左國史漢著秦純獲左右率從持
風格引褒諷久之蓋抑揚頓挫序次貫穿亦常聲利
適不徒矜拾藩也年且三十而翻然起悔人亘天地
與三才並必有亨始而立命者何但工雕篆作人耳

志在堂文集 卷之十四

日玩耶因取周易張朱諸儒書列在功令者鞠恭探
緒已更繁以餘姚山陰盱水內江高微閉提未嘗不
見其同歸而殊塗也用是澄機內省務期有剗浣培
蓄以融會聖賢善治天下而勤怠屢問德業鮮成然
僥能卓犖阿枉遺蛇之行自舞象勾痛屏絕不爲也
惟文習沉鋼感觸生意則滔滔決滌馳逞不能自休
前任水王二先生皆日試數言無起艸加黜有汪
洋才多命世英材之日國人都能道矣今三十加五
頭顱猶故上不能暴揚忠促斷國是而立正色退牽

於舉業又難遽遂著述維谷觸藩思隨越乃抗顏
不遜自稱與先生之前豈不惠哉然物貴相知感
其性也知量無涯義以進也辟邪青真之器不鳴於
風聲之前無爲貴斷矣伯牙撫琴而故藉之何時發
聲雅頌耶是故士負纖能亦營特達掃相國之門將
太守之車階路無絲昌相尋以濟其志可悲猶或以
未同致報也若夫規矩逾彰援腕成契降體貌而待
之委弘巨以付之視諸然明一言不第微器東郭上
視詳於執杵錫舒展開弓之能僧虔鮮掘筆之駒采

芝在堂文集卷之十四

五

上包嘉士公几席矣如是而弟欲寄書垂觀引伸及
竟譬抽絲者必命其繭導水者務提其山亦謂聰知
精密以本原道賜而已生從知學謬勉植立方面簡
舉本茲性生而又益以退謝人事不肖與稠衆驟逐
翹然倚伍外惟當世名公大人師友勝已朝夕禱虔
願有遭遣以酬益其僻陋折衷其雜燕凡以刺志研
學非但克口耳遊揚資亦思練風幹拓識量爲異時
砥柱倫品裁斷軍國耳而先生家學淵微性行嚴正
餘爲文章猶當古雅陶鑄典墳乃不巖埃涓慨然俯

未學而臨以造就足亦當世名公大人獨著音潛
矣生既幸列門牆之知不以此時登堂遠席聲譽
剖腸腎陳其所見以叩所求見其偶能以鈞所不
能性氣頗漸之書藝時宰物之規經史融洽之途
王聖外內之畧速習縱橫開闢盡勢夫耶郭至而陳
思齊其天才公明談而子春嘆其遊獵何憲以微事
見獎顯道以多記負愧離客主互工粗精殊致然使
道馳逾說者亦復僞肆夏承齊節宜而倡和則館社
之缶有榮聞矣倘先生大展仁知好成始終因小物
芝在堂文集卷之十四

五

誤付之知假賜一日次第而進之祇以斧落以衡
量生將薰沐齋居以俟肄雅卽侍臯比捧唾壺從容
尚昌之間激昂祭戰之下待視日童暮然後與隸人
將事者巡遶納屐而退夫亦仲於知己而求愈詳發
必罄之道也不然生志事告竣矣家在五百里外無
宿春奸米將爲分雁庶計又父母兩喪未舉亟歸假
資親知謀卜地之役畢則携篋杜門泥水靜思天人
世務立身建事數文端本治末三年之後必有以報
先生者然知而不教明日長揖去矣何以爲使人繼

志篤村無已乎生焉上書不勝戰慄屏營之至

與黃宰論三日試士書

竊聞功在人上以親民教士是任則特操成例經
吏事人視無與而已其氣度性情之間重有賴焉不
者謂憂於簿書徵發之煩而煩人也百里之區不足
謀大指則僅奉其牒給之夫亦何詳不待意然人無
以威之或隱其議於後焉學未其也古人所爲未獲
窺其緒何不苟自塞何暇勉勉與名相望哉然則明
府之盛德高致殆所謂未嘗庶幾者矣明府世胄名

老林堂文集卷之十四

科敦行博學宜京洛不當臘仕特天不竟蔽蓋蔽前
邑也爰藉乎考功辱于賦焉使挾重而臨徑將其意
此高橋者叱咤而頓之猶懼其穢也適謙溫雍容
惻隱盈而盡忘賢貴而下與謀焉夷然引人士爲袍
澤雖至頑頓者不忍遽絕而徐教之民樂其情則宋
人相壽夫喪亂之餘苟無嘆嗟天吊謂何然蓋之氣
度性情養於所學而外燦然者方諸古人誠瑾璋之
望也親民務煩雖驟舉如頃試士亦光過前人矣每
見督學下選士之令縣主輒視之屆期黎明童士

駢首登場如魚荷集矢之白日辭扶桑曳曳行矣至
者未至於是或假寐或倚語或坐或起而四顧蓋未
文而懈怨矣午日更駕鳴鼓而趣者東西震也謂乃
公在祖稅聽訟耳此儒生事何久滯人夫取者不屬
誠待則下雖異材皆皆疑慮不敢直達筆墨之間自
掣其肘矣寧至後名於衢而知與上戾乎本月三日
古人以代上已蘭亭尚水之遺景也離客勝流藉連
輶軒涉林莽而問山川之幽蔚嘯咏震於泉壑一洗

老林堂文集卷之十四

魏晉諸篇之舊而左杜康有桑亭醒春風夕陽在
馬首誰口不宜乃夜未子而旌車貴於場臺矣童士
甫蒞市耳聞鼓吹而旋赴之驚魏相厲有以重發其
技矣哺而隸人奉亭長之箴者又復惘然夫前此有
迺散無迺聚今皆反之故一時之懷利待進者鮮不
舞蹈以氣謂幸畢絲髮之長不負賢令公厚意若知
顧則天爲之也若此者氣度溫謹不忽微賤雖性則
實然平時好學博物親見古事而身以感人又寧可
誣邪故醇醖不揣願明府之勿吝其學以是終之也

今天下經術之文爛熳極矣自春秋兩試士咸高舉
與達通今遠故爲長故士自白章句初之廣濟萬山
窮僻以江黃圖屬蒙斐然之列然項廢兵火其苦志
能文不出指數而已達文如選行使明府以已之明
通博雅爲衡而時取其近似者登諸格內其庸陋矣
語急勇難如達小人如蕩中原之寇夫古之爲斗甬
者必聲中黃鐘之宮言其氣深外溢以量物而服也
非明府誰望矣而邑有得人督學所列庠則實某之
文衡高峻鼓一邑而興起又自今日始不且功在社
堂在堂文集卷之十四

稷耶明府之轍良辰遊晏以格恭選俊者勵心有以
終之昔秦虞以三日隔河間而金人薦水心劍卒羅
西戎士之懷利器待進者劍色淬矣願在後日卽沂
水舞雩整春衣而偕童冠以稱於洙泗之庭亦包括
富疆獨標冠冕之尊也

答張長人書

省來書具悉雅情踈濶之咎彼此則均而足下專任
之謂不鄙醇驥敬與思俱則引是爲勸而厲其推分
或得然耶至師事邂逅踰謏拙魯纖材幸不恣童觀

者絀爲荆蔓兩丈之席高出檐宇小人所得濫冗
有之漢宋諸儒率其經明業就灼然聞當時者十餘
年後攢克芥陋學微有窺倘庶幾定非旦夕事也聞
之姑甌矣僕年三十高足下一比狄聞之役毫腐舌
漁真籍手二三君子致其言大廷方今聖明求治搜
訪遍艸澤微軒而輟於科目故振拔感動願從諸宿
學奮翼起使猶知此中有人而命不違寒葉爲丘壑
然愁寂未幾轉增笑傲者天生我何使有意小不利
適足深其動恐挾險而拔風骨屑立方行業未至何
芝在堂文集卷之十四

徒慕人憤懣爲孔顏所薄也而今觀足下似反有重
不釋者年稍富而憤過之無乃遽於爲兄者耶吾黨
在世寧爲落穢人勿驚偶得失而內其堅重他日操
持天下庶無矜躁之累裴殺之迹人弟患不自修耳
傳口鼓鐘于宮聲聞於外厚爲鑒鏡懼世無子野耶
則養素待時成身御器分無踰之而得忍於物理以
沉其所爲足下好學願與共勉之前過家叔祖雪舫
擬便過晤足下爲數日談不則遣信約來會寇警頻
至邑人神覓懾於烽火猝別歸不暇良友積懷竟隔

家落時事可悲如是矣近則寇警猶甚來書云余束
于擔馬秣且轡書劍肘指間夜卧或再起生人之樂
不知何有在景事悽然詞人之古也然有說僕自去歲
避賊犯霜露涉艱難携家室東西驚時勢貴賤人事
親疎置茲身錯愕而又悟夫古今氣運亂世多耳
時天下時一隅在朝在野苟非脫謝塵寰逃諸海濱
之外卒然或有所遇而體道正身溫厚不傷物者履
危蹈猛每無以中之今第處太平徂安樂性情方畧
悉湮沒衣食中貴而貴之賤而賤之親而親之疎而
疏之顧盼揮斥迨夫憂喜共途存亡交戰乃始謀委

芝在堂文集

卷之十四

曲効綢繆僅以其身為疣然後知古人之遠也古人
老如江革姜詩友如伯淮禮行如徐胤謹如胡昭博
物如鄭玄愛鄉黨如裴敬憲此其人平心守道家爲
師保豈其力出陰之才絕人意哉乃往往陷白刃冒
賊威而不受侵更鹿其旁人是故道德深植於物無
類矣自寧爲天地所需雖憂患物有思護而獨用其
戒懼以生知慮杜子美羌村北征諸篇人見半駭愀
謂詩境峭率豈知其序次深穩世務通達皆有從來

身日益乏用而事此之謂也今賊由豫入楚勢莫禦
使漸欲東奔江黃未必駐足秋旱涸江人馬易窮吾
邑猶臨陋不當垂歆但恐聲窺淮揚信宿攫市人殺
濟其虜且震隣不已耳要未必常能饑寒人吾徒懼
素書生健不解孫吳家語宗師鳩王非其任惟相率
湖海蓬谷効檀公走策耳而由避計趨消息學問則
人所未聞僕迂濶自信者固足下道及不能黠黠也
不知以爲然否拙作月有數紙俱鮮副本不敢寄覽
俟遲携晤爲便讀書則廿一史頗有法但未全畢吾
力也敬聞

芝在堂文集

卷之十四

三

答族人漢侯爲學書

昔桓竊見人頗具才志處約而中自棄不能復成立
者往往有之未嘗不投屣而嗜其失也每欲宴有陳排
而未逢其契今承諭應以此來訪政問通言之茲聞
古今來煥皇功名赫赫在世者大抵由貧賤始其發
簪間籍陰什或二三幾於希矣然方其釋茲屨謁列
諸位也卽能大爲建監任人重而決人疑引諸其藏
而市焉驟諸其唐而無斬張焉優盛獨出羣衆待措

此果非其所素勵而從容遽能爲此豫耶。賈賤矣無聊甚欲致之安得此致耶。睹記傳所列古之人蓋有饑寒孤旅耕釣傭販至爲人奴隸特修身誦習不輟者始而慨之欲泣之既而思此非其甘以是終竟也爲恐其所暫而蓄其他日也隱設得志於前而逆奪其耻也雖蔽於矜而無羈之矣蓋猶爲有所待而爲之若古之大賢更有進焉如來論云顏子簞瓢屢空而獨稱好學會子七日不火而歌聲出金石者非過也負而取之異也何則克已省身探微實而道之

芝在堂文集

卷之十四

四

歸卽舉凡情梗極不相下者生死爲何猶卷舒耳無所撼其中矧夫權不在我得失安命其去之若泯然達焉其達之若劃然絕焉前榮係抑頓其必有而謬相貿者非謂人共趨而必矯以所負也矯之成高嫌於爲顏曾者屈於有不能爲也功名奚爲而專於志已與身亦無物於不已與身者勝之故其未遇雖困之道無所損則獨稱好學歌出金石者使遭時富貴盡天下之重而是任悉天下之疑而是決亦雍然澹靜而終不奪吾素蓋道在則他端無所見何懼蹇忽

起而介人者要俱忘之而已此德盛知化非凡庶幾以視彼有所忍而有所待愈高出絕其尺度然居約爲學道具於此而來論則謂蚤慕古人救過日篤迺特苦貧賤爲累也後館徒習制業誠苛細煩人不得專其所者以其爲視不爲者誠有所苦然自庠塾不立士加弁幘髮上不復知師學日月周旋几嬉遊謔浪招邀劇雜至房帷欠伸之間其爲累宜倍豈惟生徒制舉能誤人卽授館徒攻制業猶未至簞瓢屢空七日不火不若饑寒孤旅耕釣傭販爲人奴隸之甚

芝在堂文集

卷之十四

四

也操志鋒銳擔古人以山河雖不暇猶能聚短成長持惡補緩密性而謀益不廢於勤苦煩難而勤苦煩難以生其學問他日任重決疑可坐而致之倘惟是之長將盡謝世紛始得也必逃諸空谷與長楚麋鹿爲伍而勢終不能此其學也燕趙之蒙惡其燥也待江之潮而稻也且求靜不遷必激而動以自慰是又娣逐歸而先辱於倡不良甚也豈惟顏曾傳記古人聞而哀之矣嗟乎士志學道險易以氣過之奈何徒滯貧而鬱賤中自棄以受人大哀也轉盼衰謝不得

爲峴山之石也

是之在堂文集

卷之十四

前

是之在堂文集

廣濟劉時驥千里著

同社 劉洪璽爾玉 校

吳 璫開士

語

戒嬉

爲人莫容易一念一事必期上無愧天地中無辱父
母下無累子孫是故自王侯建於士庶充流百氏皆
孜孜進德修業未有閒時矣小人閒於斯爲不善蓋
是之在堂文集 卷之十五

怠惰以成放逸放逸以養邪機流轉不覺隄防靡由
其可畏梁

自修何以先學學耆聖聖然常自覺其良知也不學
則良知碍塞障發是非夫既是非分明於是可爲者
不爲不可爲者樂爲之或貪其爲者終不顧向所
不爲視若覓者及馳驟競奔耳入泥洞與蝸蚸伍而
嚇人以旌屐也顛倒極矣不意提醒將成狂病
指人之愚最樂自欺夫自知有根性而情不肯學自
欺也自知有師友而傲不肯問自欺也自知有子弟

可教而伴不測意作止相任自欺也欺人者患由外
至自欺者禍從内生欺人者殺業斷其善根自欺者
殺機刺其慧命

不立崖壁與物多欣望之而不生忌疾焉善也然必
中有定識卓邁成器而又能降心平氣相接於寬仁
忠謹斯爲淳德克致厚福矣若本無自樹立之志而
但曰同乎流俗合乎汙世無庸此曉曉耿介爲自苦
耳勢必受轉於不肖俗人之途而鮮克時嗟乎身入
鮑魚遂忘芝臭故步已失猶戀耶耶歟何人斯

志在堂文集

卷之十五

善身所以孝親親沒而行善思則父母名必果行
不善思則父母惡名必不果善且勿論所謂不善豈
必奸宄暴虐越貨攘牟竊竊無賴哉接倫類應一切
唇口雖步食飲交遊荷違義禮皆非立身不立身則
不揚名而所生泰矣况於沉酒爲淫開通便優俾畫
作夜識者觀之如道泉之抱毒果儼竟之不熱鐵蓋
善不善非分大小卽其舉念迷惑而觀之也父母有
知常何以爲心

再求自非不愧子之道力不足也夫子叱之以畫曹

交不信入皆堯舜孟子慨以不爲二語勸盡病根矣
上之明心見性濟物利生次之博學著述次之舉業
名家皆人本分事而往往粗心躁氣怠多勤少一暴
十寒以致開卷則委而去之入須自量何安費舉勞
耶吁濯濯其施施錦與種琢琬用指不信瑾瑜感矣
因余而移林棘於賤場質燕石於好賈也要皆畫與
弗爲造之

靈知在人疼則搔痛則護其驗也見一善人間一善
事卽肩宇奮發迺敢忘餐幸不卽而就之如同羽化

志在堂文集

卷之十五

焉瘥知搔也見一惡人間一惡事雖然毛豎汗流戰
戰抵膺如病在其體提之弗手合沙在水射或及影
是痛知護也究竟隱揚有道然自其靈機不昧觸感
森然真切有若此矣此不默認糊塗隨俗善者自善
我何榮惡者自惡我何免土牛爲狗策之不勵呼之
不起初以供人戲弄終以受人踐踏耳

夫所貴慎修者寧必悉寂稿落閉戶絕世耶平居信
有作人關鍵曰好學曰力行曰知耻當其潛思克己
錯仰日新視無形聽無聲矣然調絃者忌促柱行遠

無事求即獲亦須從容舒暢以俟之夫意念
純正即入手繁榮雜色魚龍曼延獼猴跳斥皆交迎
體觀端乎明道後依乎總於天真本覺無滯礙耳斯
為最上者言若中下之資出入未純全須謹畏謹畏
有得以涉滯游如履春冰焉豈得終日惻惻漫漫而
及有指括則滿首屠沽以醉夢為樂國也

不修省者不知已過之故不知已過則視前指往賢
兢業畏意如處女之靜俗纓疇夫之避風寒者反覺
多事妄人且指為迂濶牽猶極情矣易曰君子以順

老在堂文集

卷之十五

德積小以直大小者飲食起居儀談笑之類也與
忠孝仁義經物傳道似非相及而古之德業經世每
積累於此故識者不俟其成也但於一言一動輒擇
卜之夫世未有自身不克理而能勝天下之重任建
古今之巨績者矣今執初機而盡責以高大疑屬凌
節而卑者小者又以不關品行先毀謗之將何施而
可矣德不順則逆畏之畏之

長風山社論文

今之為制義者盛矣然文各有體不服其論即性理

經術敘次論斷數部於制義畧倚尋本支對白異說
就趨何學陋尋原妄竊一假竹片為天矯逞屈勢相
制也鼠璞驢術聞者耳曠余每用白厲矣居恒為等
輩語不一茲因評鄉人制義畧舉數部言之實非盡
制義也

學問無方見性為本茲理未白對魯邾之書賜人入
龜煩冤彌苦乃性非古聖賢私獨也芻汲之隸峻作
之孺瞭然具焉理在細微匪悟難入夫性之理猶地
與木石也地隱其神禽伏軼蹲負晨覆釜無踪朕而

老在堂文集

卷之十五

悟理肩髮數之斯本切石井理則利刃綿滯矣物理
在物義起伐柯自悟已性以明古人雖千百載猶自
理其苛瘠也豈復委書魯邾而工吾躬覆

理不越心心明則物理絲條肆布故自性悟入者雖
至圖書契刻藥布因車馬歌舞擊劍生機藻發神
鬼流疑若中筭常動摸索逐物戎人而談海贈聞者
無復孳唇善乎巖頭延平皆謂須自胸襟流出者自
性出也性理譬劃遇無一物變物而理所謂鐵金河
落之論非過

孟氏之後斷來濂溪明道二夫子爲大宗蓋漢人修
舉廢墜不暇及理六朝以後性學危矣其神知明通
身問天命盡放爲高禪居士機鋒錯錯平地證聖不
知視俎豆糟粕者爲何物沿唐及宋二夫子始以絕
世之才應運興道乃領微搜妙身挽臨之讀太極易
通遺書可使長夜復旦然會通包括本末明顯學者
知其所從來則性命章矣

考亭之學專主伊川伊川並老莊未觀而考亭少從
屏山篋中惟大慧語一帙及四書章句極求淺近乃
芝在堂文集卷之十五

別引明道多圓徹高遠如鸞魚立達酒掃等類不一
蓋姑淺控其入而深者並舉俟其自悟也大全煩蕪
令此意友晦

眞捷簡易象山親繼孟氏鸞湖之會朱子心契焉後
往來頗多謙悔泰山喬岳非是不濟而錄中載其駁
難憤刺幾同市閭豈非門人禍已植黨相誤者哉陽
明夫子出而除榛解帶人獲寶珠山陰貯江紹之仲
尼子與觀面克滿蠅螻百艸原無二性使飲其清滴
甘露成海矣

經傳心性蹤跡也管人每持一意論六經章貫達
讀文成尊經記而帶焉喪辨茫失置頓彼不悟本原
膚葉間提何日之有義者未生經文脩著默然而踐
履究同之心提刺破雖削竹編韋鳥龍籀篆超訓故
而謀白日子弟叔親故也老農桑麻也踰跼不及指
縱適由証我之論良匪誣爾

經術盛於漢方承秦煊後極意收拾遺文大儒公卿
白首章句奏記著述皆然不獨白虎通論當時專門
別師互相排擊雜無成理然幸其材思紛出精粗布

老在堂文集卷之十五
列苟學殖深密隨義觀質矛盾皆利器也不然戴利
膠盆何疑

鄭玄注經無言即今者義遠難據舉局漢相况明之
至伊川傳易康侯傳春秋則大篇廣議多實切後事
隱顯比類以足前意矣綠端竟委行文若此亦稱善
經愈於數萬言說堯典者

汪疏惟三禮詩春秋尤佳辭義名物淹通旁觸耳稍
涉道理粗糲增歲宋人刪潤良是乃詩棄小序是非
何據周禮無冬官何容盡顛倒之豈二十年春秋而

蓋唐古三家也永叔介甫并疑易傳若師此標愚則
執已竄前儒以金椎堊者矣戒之戒之

表章學庸功在萬世而未盡精理自餘姚學出格致
睹聞圖盡天人首功亦增重矣無垢論語詩朱學豈
能相掩孟子眉山以其文授僮文乎哉遂有以生平
不讀矜奇者子靜曰求放立大位何盡已

漢廷大事必選經術禹貢以治河春秋以斷獄禮以
折奸詩以脩諫書朝臣動引小經爲名故曰以經
世務也積學廣務常機迎刃乃云美敏若擬大誥成

芝在堂文集卷之十五

文兼此典爲賦誦三昭七穆之月辨月令明堂之制
以視豆區則鴻非伯經之旨矣易學道數神妙大小
圓通火珠參同皆有取焉不在別蓍湛言堯隆也

左國下敘事太史公千古矣于鱗曰記述厄於東京
班氏姑其發發者則此後將蛩語乎詳而不費簡而
賅敘次實難每事未貫穿出沒生動人直奪其精
神面目圖之矣六朝縹緲宋元迂俗至今安危定亂
觀者撫卷奄奄無生氣是誰過與於玄飛燕傳能以
媒狎高古而後世正史反沓掩失之可慨

韓之淮碑如詩書柳之逸事如太史卓絕當世矣雖
小文靡不古勁刻露者柳州敘諸山水爲後學領袖
無盡而退之畫記逼真子瞻乃議其太直何也子由
戰馬連山之喻摧拉元白見踰阿兄乎

宋人高漢書於史記病端見其散緩輕率並漢不功
至朝士記奔馬斃大竟無一虎文者時習尚可知也
然子瞻碑表忠介甫論孟嘗皆嘉其得史記意豈謀
之不獲乃托而逃耶

善敘不獨能省爲工公羊跋若眇者檀弓沐浴珮玉
芝在堂文集卷之十五

史記費詞或爲孟堅刪節反失精采然筆力矯拔則
煩簡由我耳後世連篇複穢有古人數語可竟者春
秋一事而三傳各敘力量勢極毫釐難上乃知有天
分焉札聞之誦又何責夫景文

唐初無文乃詩律精整王駘長篇駢麗敘事亦爾森
然至其盛時朝廟遼案諸作皆事實也少陵鵬翅入
海神龍霧卷攬一代盛衰治亂渾脫流瀾頓挫自於
觀舞劍道之後人稍涉比偶筋骨不振卽鉤簾九竅
二語終身誦之可也

東京而後始多以論名書者君山新論行而仲任玩其書樂於居千石自任論衡中郎詭秘夫剖疑破俗解剥生露非無獨長然古人文質敦厚褒諷之旨哀矣潛夫直議時事處士放言雅無倖長猶有儒者風焉要烏能論篤是與耶

總於文囀於詩幾於史別類宗源皆有獨得亦爲輕躁多口者助熾致令遷固韓柳之徒如置籌然高下任手而微之李杜優劣一論由是詩話齊於屋梁雅俗紛然小辨傷道每爲致嘆

卷之十五

已有偶得而要古人附之或所不能爲并疑前之過量者強排損以自蓋不則從靡短識希駁往事爲榮若此皆大患也時移勢變負深心當事入感成機過後亦自恍忽乃據魚虎遺文作湯禹傳會計能強自信獨無陰慙乎夫取已往論成敗取夫可任元龜使處將未而豫判決事可否人是非明如燭數乃善讀書用世儲矣徙戎辨奸猶有取焉往舊湮滅誰能如羯子卧林而聽借箸矜其臆斷以爲磊落耶

子雲能爲騷故反之友騷亦騷也子厚能爲國故非

之非國亦國也人不入孟藩閭而刺之刺之疑之豈自量耶卽以持論古莫孟善矣夷尹奚惠波瀾出脫孔子異世同流而滌罔老人乃得恣意方外拊擊聖哲掃迹以表微論者謂如禪門殺佛報恩是已然火燒禪著機用莫測而止之眉墮効者身隕然則身履實證言卽無言不者貽爲鬼責乎

言易行難識如吹葉行則拔山舉千鈞矣古之德人身忍艱大故過求無過晉公未盡惟正獻可言而猶諱之若巨奸罪著何足贅然撫夫乎道可以悟書

卷之十五

使移跼蹐之暴以行師亦亞韓白乎又宜憫其自棄不當徒快噫嘻矣

通社條例

發正念

惟智能不相達念罔克而凡聖分焉今夫人而聖哲期之必驚懼謝第就日用行事稍整齊脩理物茂成得非難者正念自克而詭流俗超然如出籠檻聖哲未果遠人也

敦孝友

三桓之理莫大于孝今人侈言事業根本或自傷殘
未有至性汨沒而猶可爲人者也然貧賤愚魯門內
每多雍容惟厚貲負氣之流友不可問至於菽水違
歡喪祭缺禮毀膚體而不惜墜堂而閉念斯足痛
悼矣不孝則不友遺財爭奪視若仇敵禍氣矜勝起
於細嫌加以婦言陰挑奴妾增飾一室遂如鼎沸焉
此父母無論存亡總不忍見者也以後同社每會各
舉孝友幾人察其實蹟果有確據則不別士農工技
卽登其姓名于第閭勸俗之首務與

芝在堂文集

卷之十五

獎廉靜

以衣食爲日用誰能廢財然財者有無豐清聽其自
至矣近俗偷濫士無耻心以苟得自快視閉門潔身
擇地而蹈者若未屑焉于是罄竭才智以騁機利雖
越人圯族不悔嗟及殆矣恐其激非常之變致友
禍之禍也願各自醒天良思物力有盡欲壑無邊人
巧雖窮天笑難踰凡財利當前必再四審量我必求
得人能耳失乎我欲慕其非分人可捐其生理乎苟
義心頗萌貪亦可止矣而果能廉靜自愛終離臭錢

者則是頽流之砥柱也敬之重之卽以寄至貲之任
焉

釋私怨

爲人所容者自處卑頃矣有志者必能容人此蓋視
乎其量也而亦學足以周之夫不見自是斯不見
人之非矣不以小善自足斯不輕以惡待人矣故猝
過非意而寬靜以待妄有所凌藉亦不忍報焉纖芥
之嫌一言之辱至結爲胸臆必謀反噬者小人也號
爲君子則必有超乎常情之外者夫人以愚而犯我

芝在堂文集

卷之十五

七

我姑容之則久必自悔待其悔而更與之彼或捐
割腹受吾約結焉古大度之士善用仇怨者多有勿
謂小人無忠信也吾心一念福激慘若戈矛人未蒙
害而先自皆慎之慎之耳日所接常見德不見怨共
于通財也無滯精矣

平糶糶

一歲之人未必皆給一歲也且未作多田農故糶
糶行焉而每遇小歉有歲者輒高其價以牟利一方
之中起于一二人執牙籌而課進互相推引日以踴

貴而已不任貴可謂巧矣今有同社則當春夏間豫
摘穀價漸起卽商量高下定一平價懸諸通衢使富
人有所瞻顧不便乘時之急而又勸諭貧者倘非彼
爲儲備爾能揭股以待雨粟乎故亦平心取予不得
挾衆要求恐爲奸人所怵致成奇變如異時覆轍者
如此則庶乎兩利也昔黃錄事以減糶而生乖崖之
上惟此陰德最大宜亟圖之

教貧士

人才難得師友之功大每有生自卑寒家窮東廼不

老在堂文集卷之十五

西

克尋先達門牆遂終廢棄者可憫也夫以財分人
割所有第舉善教人何堪悵惜乎凡尊據塾席而延
黨有一二良資可造雖極貧亦當引置講論之列勿
遽責其館穀焉俟甄陶著驗然後徐享隆報可也

信因果

因果之說近于窮冥先儒晦而不言者恐人忽棄現
在貪求于不可知也然人則實日在因果中矣故見
行不善者必曰造業見身遭橫逆者必曰現報以至
今生來生升天降地既多親受而目擊者而迂士自

輒作意不信一惟守其井窟之學一以肆其決裂
之行也至惡緣擁聚神識飄淪方興悔恨不亦晚乎
凡屬同社須擴開心眼諦究幽明生死之故必知一
念乍萌則有鬼神尊卑之別一紀在案則絲毫嚴如鐵
不待達達如風霆鮮有善惡既形而實錄偶漏者亦
可聽兢惕焉無斯須之逸淪矣

減特殺

不忍有心最畏戕賊人物一性豈忍于物而猶能

老在堂文集卷之十五

古

盡人性者忍營口腹之欲遂刀鎗縱橫而不恤斯亦
痛矣今欲一舉戒絕良難但除大害大害外量行
省益禮以非時殺獸爲不孝而破損天胎制有屬禁
自罔君大夫皆無無故之殺所以保全慈惻自遂仁
壽者亦不可量也

廣生育

上帝好生順天者必不忍殺閭俗不明輕重惟利是
圖疇子多慮其產薄而溺之者有養女慮他日嫁資
不辦爲親戚所棄因溺之者又母體羸弱病飲藥墮
胎者皆近于不仁矣古之良吏每嚴禁此保全極衆

久而以父呼之今宜做其良意中行勸止

表奇節

境遇孤窮爰顯奇節婦人而英烈過于男子此間氣
所鍾不可數值者也或得之傳聞或幸同族黨必極
力表章毋令湮廢

改舊過

天下之善不勝爲也人心之動最難持也故雖聖賢
不能無過惟能改斯貴耳或有勝氣矯危執己自是
則知其非不欲人之衆摘之也一告毀名遂以成其

人失而不返也謙虛內仁羣怨斯集永無善人之理

矣同社務以忠信相矢如有齟齬隨咎即同呈規責
而受者亦必虛心聽領修善勸典勿以朋友之數爲
難堪焉若夫面是背非言人爲高者則又吾黨之
所不容也

芝在堂集十五卷

湖北巡撫
採進本

國朝劉醇驥撰醇驥有古本大學解已著錄是集凡
詩六卷雜文九卷其自序云奉嘉隆間二三名入
集要去其襲迹以近古爲是不能作宋元下廉纖
支折語又作鍾惺譚元春傳謂學王李未至襲風
格備鏗鏘猶俟諸三餘儉儒苦古帙浩繁便援公
安竟陵而以其竅鳴也觀其所論可知其所宗法
矣

織水齋集不分卷

〔清〕李煥章撰

江西省圖書館藏清乾隆間鈔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織齋集鈔

八卷》提要

游勞山記

康熙丁卯三月二十六日余自即墨東南行二十里入崂山多松
松左右繞下為徑再七八里抵三標壁下勞之北隙外微也向所
謂北山附三標當谷中者至此巍然大亦石壁突兀與三標為南
北山折而東五六里南山折而南北山折而北若展屏張左右翼
然大海浩淼亘其東北山下數里皆平曠廣阿參差陰占木松
枿村墅聯絡最大而深者黃計部公舊宅莊入登快山堂有宋澄嵐
先生記後為圍竹萬个中有亭曰竹涼亭出圍門外北松數萬自
北山簇下與修篁相接有臺登之從林薄見鵬山丘長春修煉
處西有亭曰即鵬亭額膠州溫伯堅筆莊前池半畝泉自密箐中
來注之南望三標嵐光下好射入衣袂余語計部公長郎元胤
即此興已足率必入勞哉二十七日早杜君肅明來會偕南行見
山矗立雲物出沒勞之東北嶂筆架山也下王莊市過浦江公
焦王莊太平宮隱約見致往登導者曰當留作歸路山外為海不
數十分數分一二分綠波翻空觸石作瑩白色所謂勞山多雪浪
也海與天無際不知其几千萬里遠近島嶼若碧光球浮水面山
松下注松二相屬石夾立為林為座為榻為几時從樹隙見石叢
巖若村若樓閣時松石襟蔽前后咫尺不可見杳不知所出入育

不觀海間從隙下窺海在趾下類伯昏人其下三分委在外矣
危哉入山四圍中山畔有佛剎浦江公尊大人侍御公所築華嚴
菴也菴附松附山密影中蔽不見山不見菴皆松為政也設
菴、時而忽號則震吼山谷如伽陵枝葉奏仁王之前伊蒲飯
畢級而登西山過開山空大師塔西南上有洞即內典所云東海
有邪羅延也注云在長廣郡二營即其地洞三面皆山高數十丈
鳥道紆回數十折始得至中一竇通天雲縷、吐納無已時或疑
華嚴經菩薩住處呂東海有邪羅延當如昔之有清涼演之有鷄
足吐番之有雪山皆其名偶同爾余謂此不必辨但丹梯翠嶺雲
嵐覆護雖大風雨不能入亦一大奇觀也是日宿華嚴菴燈下與
善觀師閱交光大師楞嚴應示二更方就寢夜聞梵唄聲身心寂
然如在安養國土矣二十八日出華嚴菴而南海浸山壁巖無路
石罅中得徑一線去海僅尺許十餘里始漸見松石漫洞谷中開
花香越青山西坪至大清宮道家有玉清上清太清以山北有上
清宮俗以此為下清宮也宮殿甚狹小有皇藏而耐冬階砌殘矣
未謝前慈大師海印寺遺址石柱猶存帶諸宮觀唐宋間皆佛地
金元時七真人出登萊遂尊為黃冠所棲故諸宮觀碑銘斷自金
章宋時前此未有也慈大師業已復建入天道場說法十二年群

黃冠始之去至今即輩人以為恨過上北為上清宮、湫隘有隅
脚而株大四五人圍比之在浮來定林寺者白牡丹在臺上人珍
異之昔年為權貴家移去一日道人夢復至晚觀菴、出土中後
新茂植貴家所植枯矣太清宮東南行十五里石脊懸空僅丈許
下為海八石皆翠螺紋坦平可座朔汐至覆漫其上乃八仙墩齋
本守冲樂地也是日宿青山二十八日早起見曦輪出嶺光混濛
波中若揭若長路遠海外天若赤色塔削影下垂者過太平宮、
在顯巖西阿大山幽麓中宮有碑、字剝落不可認水拭之得額
巖記明昌六年七月西一洞曰老君洞有老君像諸真人左右侍
余甫衣冠拜此一洞曰棲巖洞石刻太和戊辰春三月棲巖洞主
悟真野人王志心刻志寃明昌太和皆金章宗號想其時宮為賊
地志心志寃其得道高真也一羽客捧茗碗至貌甚朴意若淡而
寡營者余曰余慕二學名久意其中必有修太上張佐元之教者
今歷諸宮觀鐘鼓不聞戒儀莫具丹竈冷寂香篆銷沉勞哉勞哉
不狗名而失費乎羽客曰吾聞之至人辟世不求聞達萬頃白雲
自怡自賞九重丹詔莫往莫來儒好顯釋好閑吾教好掩所從來
笑余曰此位門藏拙語也昔陶貞白之在句曲葛稚川之在勾漏
司馬子微之在天台陳國南之在華嶽久吾鄉七真人皆秩列終

霄名岳境其生乎或應帝王之召赴國之請即蘇山之華蓋真人雲岩子李志常齊本守未絕意人間世也誠如師言至人避世不求聞達亦一自了漢獨善其身實足貴哉任元立教必不如是也羽客喜余言欲掃榻夜談余以同伴先去遂出山宿焦王莊四月一日自王莊亦折而西十餘里南北山間壁立厥皆平田風和日麗農夫鋤耨、爭覓寒足若助游人逸情僻致人生而有之也大夢觀在其前土人云勞所以為勞也溪水引而東至觀一鴨脚勢欲吞天乃數百年物階前牡丹種、觀香滿院南懸崖上神清宮險峻不能登度溪水而西二十里望華樓與黃石宮對峙宮附北壁半阿余穿石洞盤紆入而山分列如九疊屏南望石門華樓雲霞冉冉、空濛沒滅道人云華樓南為華樓宮雲岩子劉志堅飛昇去宮在元時為清虛觀至大三年封妙應顯文弘濟大師李志常為弘濟真人本觀提點朱道輝立石三清殿後有洞、西一泉冷、作哀玉響曰玉液泉下西入慧炬院有大藏明朝明南皇太后所供旃檀香昆盧佛像甚莊嚴乃慈大師初至勞說法道場憶其時凡聖交接週應赴而曼陀羅華曼殊沙華諸天恍惚來聽修多羅今殘碑苔封古瓦鼠窠令人心灰意冷不雪如來吹麻袋地遂出山而勞之游竣余語杜君勞深廣數十百

里處寺觀其處洞壑其處林木泉石其游歲月不能盡余軀非濟歲年直老耄五日來所游皆勞之裏勞之興無與也姑記所親歷於此所恨者游勞不至巨峰如岱之不登五觀嶺之不登三峰乃悵、而歸爾
織齋氏曰余游于勞而知天下之名山皆莫若也諸巖嶺古帝王祭告封禪金簡玉書豐碑巨銘瓊樓瑣道宛、在也曼平尚矣它如五台九嶷峨眉山廬山終南元嶽空同姑射太行太白著之圖經梵宇琳宮名區勝蹟山釋之所棲息文人之所題咏莫可悉載求其大海增吟鞭輟沐日浴月溯沙其下魚龍變怪島嶼紛紜錯、相向豈能得或齊記云泰山高不如東海勞蓋以是也若夫閭粵之概交廣之間亦有近海之山如武夷幔亭瓊崖羅浮然限于遐方異域蠻獠椎髻文身之鄉柳子厚野云周王之馬跡不至謝公之屐齒不及二勞載于職方實為內地神農少昊之所都典鳩亭前達伯陵師尚父之所囿于吾夫子為象山昭定時定吾夫子久居齊未必不登陟茲山孔子登泰山而小天下余于勞亦云故曰余遊於勞而知天下之名山皆莫若也

復游勞山記

余以丁卯之八月浦江公以輯勞山志請再之即墨浦江公曰先生之來也值重陽後丹楓白露掩映山谷四時之游於斯為盛先生得無意耶余曰古人之游關思補殆思覺前之于勞山也蓋再為以事未果迨別浦江公歸自西而門郭二十里過不其山沿澗六七里曰聖水菴有碑遠漫不勝讀澗水潺湲階下越亂石而上有潭曰劍潭過玉蕊樓人傳漲三手所棲地也後從故道出訪厲城書院久廢不可識荒烟草茂而已而過不其山脊至白佛菴崇福寺菴、叢樹中入勞路也至慧炬菴前所游舍之十里繞出華

樓以前所見其向今所見其皆也奇峰錯、長松護、滿漫上下若人呈異獻巧者以為造物無心不可也入華樓宮出遊東北望中南折二十里過石佛寺渡泚水五里至聚仙宮又三里至烟澗洞黃冠携蓮花磯、當聚仙宮南石筍觸空舞、相屬此磯所由名也少馬月出海嶠浴、萬里微風蕩之輪光混、不圓而長如綺織裂合斷續于長空間笑翌日轉而北度磴磴而南二里為奎壁洞又二里為夾路北十里為白雲菴巨峰之南麓也登起望巨峰高于天際上為龍光洞再上為天光洞、外臺海在其下波光拂、名款上及洞者不久也洞在一窠慈大師題詩其中泐

石三字曰慈光洞又三四里為自然碑削立于山巔數丈臂坦平溫潤可書秦皇漢武何不於此鐫字作銘不愈于吾明皇唐崖碑耶左右諸峰霞霞層、矗立雲霄視巨峰上愈上者不知其所際周而四顧海外諸國浮沉低昂若有若無前所游歷無不悲慨如登樓觀亮欄頤有萬谷千村微茫隱見于琉璃中又白雲菴左折而至碧仙洞又三四里為響雲峯石文理與他峰異雲丹、起寂寂滅無已時峰之下為碧天洞下為沁盤池沈沈幽窈浪簇、上不致通視樵徑曲及宛轉委蛇反覆類丘荆痕將人不得至即至皆作太古鴻濛想矣左有壁窺之如井左足探級不得則石足端

端標、石手攀磴不得則左之手挂、顛、目眩、紫、神情、氣沮、舍之去又十里為先天洞、側有菴曰先天菴道人齊本守天啟中自八仙墩冲來去或曰崇禎時也過此為上清宮乃前所遇也置之復自故道還西去為禮蓮臺亦名西蓮臺化律師塔在焉其西南有法誦諸刹林壁尤美語曰造物忌畫惡益青巒翠嶂深菁迴溪雷作神仙鬼物棲托樵夫牧童往來可爾既出山遇一村氓曰山中自適子萌慶明僧紹後金元時登來出七真人結扉而居者皆羽流西方之學者間有數椽木魚聲寥、也初春而弘仁王之宮自慈大師慈大師以諸祖再來弘範三界通歷名山

挂錫於茲起海印寺當內典東海那羅延說法十二年不具之區
恍若化國忽有么麼黃冠吹義蘭非此山宮觀存屬不知自何方
來魔慙大師甚慙大師怒斥之蘭乃走京師上言多宮禁忌諱事
下旨初問皆無妄上怒稍解慙大師茂嶺南義蘭既得志索田產
及山外民問諸鄉紳有罹其害者久之益驚驚悉肆橫下法怒大
言且笑且罵曰吾朝上書天子夕答詔諸兒流嶺南諸君其欲為
之續乎有司恐其禍巨測捕治之付于法慙大師赦還勅建刹命
開法匡廬而終不忘夫二勞也余喜其言而為文以記之以補諸
郡邑及山志

李鐵齋曰余於勞蓋有源緣云甲午一遊及即墨而還雖不及勞
勞之外微得之矣今春一至入勞笑得勞之四五秋再至得勞之
七八昔柳子厚請永時得縱游諸山水故游記高出今古昌黎廬
陵不及也然南嶽九嶷未嘗有記、之是子厚於南岳九嶷不無
遺憾余文辭雖萬不敢望子厚然亦于勞有厚幸焉嗚乎子厚有
靈當與然自失矣

上元夜游記

甲子元宵余在雁下偕弟簡菴兄新命自芙蓉館而南至橫街微
東而皆燈也先東向過撫軍郡守兩署燈參差若繁星若列炬若
贅旒製各異光引滿達之鼓吹烟火當其衝魚龍戲娑婆跳舞
絳繡不絕月晶、燈杆、笑語聲沸、遠要、眇、擅板如鼓箭
笛、大毬、鐵索、衆引望如注首端人不得語、不得聞也折
而西鼓枰、聲演鍾、馮、駢、背、白、南、巷、出一小兒五六歲金冠赤
鬚搖便面衆層、擁之簡菴咏春燈謎跳神跳鬼跳孫猴句為一
笑過七忠祠出漂源門衆傳約哭泉烟火尤盛至則雨大火樹然
立雲霄迸發自上下狀種、異雁山漂源二堂恍忽有無問雪浪
自玉屋來者衆不暇顧蓋今日火為政象無與也聞明日記之

雪舫記

余友王先生屋山有道君子也。好讀書，得少公家傳為詩文，不避人結構，酒酣耳熱，對客揮毫，雜諧笑叱，而出昂有長吟自矜。貴人亦莫不矜賞也。家中落傲，居屨亦有子八人，皆學問，各有所司。侯屋山朝夕，屋山鵲鳴起燈下，誦千百字，檢束日所為詩，哦茗數碗，飯數盃，欣然自得，衣冠出樓，賓客置酒相樂，午睡足，抽架上書，朱黃彈射之，展閱古玩，或鼓寒碧一弄，意不在琴也。或過飲，故人家意到即詩，成即書，諸人士壁間多屋山書，工者多即不工，亦有致詩天然，佳句有出古人意表者。歸而興勃，未已晚，束一逸几上，作來朝蚤起誦也。久之，屋山曰：吾即貧奈何？讀業臥室，乃結筍五楹，東向，諸子掌翰墨者侍焉。既成，問記。織齋織齋曰：額何名？曰：雪舫。織齋曰：異哉！屋山之名其舍也。東其寔，其扉迎朝霞，迎曦光，宜春而春，春暉乃取義于冬之雪何？且舫者舟名，凡舟者涉者用之，即歐陽氏云舫曼楚之舟安而無虞，今列之中衢，得無疾耶？屋山曰：不然。吾昔自荆楚放棹，東下過黃鶴樓，赤壁汎藻，彭天門，水石石頭城，魚龍之出沒波濤之洶湧，為客旅人舵工舟師之洞駭。日余安坐論文，視險猶易也。今老居家園，航楫接櫓，夢寐之尾青山入烟雨，正藉以發其意興，豪情宕致，或不減少年時也。

昔之人有言雪之天家，願雪之地，品曠雪之山水，涵漫而沒刊雪之樹，枯白而無華，雪之人目眩、體栗、神瑩、讀書為快。吾之門無熱客矣，不以雪耶？織齋曰：善，遂記之。

步嵒湖記

余之至嵒湖，凡十數矣。至則拜許忠簡公祠，吊水香北渚，天心水而亭，尋李北海、范太常、張文忠遺蹟，憶華泉滄溟，而先生明月方舟、蘇汀荷畔詩歌，離興漁人，歎乃聲相應也。而暢游凡三崇禎庚午秋，偕聖喬孔君、靈華江順賢、喬孟君、奎東弘、魏魯王、孫壽鑒、東蒙公、君文侯、裴陳君、孝先、福徵王、君米山、詢費、勒君、敦軒、吾邑本師張先生、瞿堂徐君、太拙、羅君、惺涵、春心、余兄、浮玉先生、携尊疊布茵席，却絲竹之繁響，樂山水之清音，太拙唱蘆花拂袖鏡中，來諸君子扣舷而和之，舉金盞，杯傾波心，悲歌聲鳥，迨北海太

清開陽白而載華時，值殘秋大火，而兩征雁南翔，蕭蕭白髮，吳紅蓼相映，堤上人共訝曰：此四皓去為山而汎中流也。詩：餘成訪君子，又為余為記。昔顏道元性好游，注水經，自云生長東齊，而吾郡之七級寺、五龍口、天齊之淵、治官之祠、萬壽之門、莊嶽之市、雪宮、稷下、斗山、愚谷、數語點綴，外不復有，好覽之篇，余自顧何人，乃於蘇湖筆墨數及信與有風生之綠，此余之老年游于蘇湖也。舍觸暑而來，舍館莫定，夕東歸於陰雨濛濛，中至其地，波光如故，人事遽更，自今視昔，自後視今，意緒茫，所謂情隨事遷而感慨係之矣。一奚童一蹇足，蒼皇自湖上而返，故曰步嵒湖記。五月二十四日。

常華泉滄溟不復作，戍鼓咽空羣，呼月出，菱荷失路，象帶星迴，纖舟寓公院，則登北城華不注，翠色欲滴，射人衣袂，詩成諸君子屬余為記。此余之少年游此湖也。後康熙王宣偕會稽章先生、戴菴、荀陽城王先生、牛石克、山陰孟君、遠次徵訪，伶單集酒酣樂作，諸君子不事遙飛，頃刻數十首，湖光晶、燈火榮、章先生譙甚曰：吾鄉有西湖，鏡湖六橋三竺，禹蹟蘭亭佳則佳矣，不若蘇斜陽流水，不信城中勝，春淮清溪一帶，笑詩成諸君子屬余為記。此余之壯年游蘇湖也。乙卯偕吳門顧君、寧人峰、濟陽張君、嵩華兩岐、蓋都薛君、儀甫、鳳祚、小舟舒放，短棹輕舉，歌謝康樂，漱結綠而澄

己酉南遊日記
余於南遊也。春令難。雁影參差。懷索折。莫以告人。而曉征。靈寂度水。盤山不得。已托之。亦情之無可如何者。也。其數月來。四渡江。三過淮。游。其。大。河。鍾。離。鼎。隰。人所罕居。脫非有故事。寧能。久。乎。所謂不。暴。其。情。見。矣。此。余。南。游。日。記。所。由。作。也。休。休。陸。放。節。辭。傲。常。道。將。凡。十。案。七。月。日。自。壽。康。熙。己。酉。春。三。月。一。日。余。在。法。慶。寺。來。裝。靈。轎。大。師。燒。符。相。餉。寒。鐘。恒。滿。諸。高。座。有。離。索。之。感。乃。知。上。乘。神。未。盡。忘。情。也。二。日。如。郎。興。諸。同。人。別。兄。給。先。送。至。東。澗。由。臨。朐。涉。洱。水。宿。朱。虛。濤。漢。朱。

唐侯封國。東有朱虛城。三日。過沂山。謁東鎮廟。尚書所載青州。鎮也。其神勾芒。又名勾萌。青帝佐也。或曰。強名爾。有歷代封禪碑。銘中多巨樹。霜幹虬枝。摩騰風雨。皆唐宗廟物。登大岵。即穆陵祠。常將軍武貌。糾沂水北征記。齊記補云。將軍秦昭宣帝。成將建。元中戰敗。土人立廟祀之。又當時符秦時。將軍名元通。俗謬呼韓。通。四日。過馬站。宋武帝駐軍處。即山。復合狹徑。沮如使。慕容鎮。既。彈。奇。兵。統。出。其。背。敗。道。也。宜。有。歌。在。目。中。之。喜。雨。過。沐。水。出。沂。山。河。細。流。而。送。莒。鄉。至。沐。陽。可。通。舟。柳。崇。顏。燕。辰。春。水。側。遇。老人。乘。寒。仰。天。大。笑。曰。吾。美。不。樂。也。余。驚。問。之。曰。沐。載。周。紐。粗。道。

元所注。出吾國中。地。徐。廣。大。蒙。爾。兩。事。足。以。生。乎。矣。其。姓。氏。少。陵。焉。也。今。三。十。年。問。土。人。云。國。史。死。矣。蓋。東。周。棋。一。流。也。五。日。過。沂。水。縣。抵。葛。溝。沂。水。統。而。南。天。岸。大。石。林。立。瀧。穿。石。數。聲。聞。數。里。子。瞻。所。云。鍾。山。不。遠。過。北。嶺。有。古。塔。院。宋。戒。僧。茶。毗。處。殿。壁。有。石。刻。鍾。松。詩。孤。根。初。植。易。摧。殘。弱。幹。柔。枝。任。屈。盤。偃。蹇。偶。然。以。敬。世。時。人。便。作。異。材。看。余。元。祐。八。年。四。月。九。日。朝。請。郎。提。點。刑。獄。事。程。節。題。元。祐。至。今。七。百。八。十。年。節。石。刻。存。姓。名。人。間。文。字。不。大。有。損。加。耶。六。日。過。白。塔。地。震。後。屋。舍。前。地。一。帶。荒。漫。新。港。顧。日。蕭。然。臨。沂。城。角。范。微。夕。陽。顧。影。中。投。石。河。林。沽。濁。膠。野。詭。

慶。寒。食。節。七。日。過。鄒。古。鄉。子。國。也。北。十。里。傾。蓋。亭。孔。子。程。子。談。處。北。門。有。問。官。祠。像。郭。子。今。為。成。年。樓。舍。守。土。者。之。責。也。是。日。見。洪。船。往。來。漸。有。江。南。風。味。八。日。過。龍。泉。溝。過。慧。雲。印。綠。二。禪。人。自。金。粟。來。得。偶。卷。大。和。尚。記。九。日。過。龍。泉。溝。過。慧。雲。印。綠。二。禪。人。寸。波。航。橋。寂。空。而。下。蓋。塞。黃。象。甯。糧。艘。過。習。也。代。鼓。鳴。榔。數。十。里。外。不。絕。河。北。下。相。舖。人。云。舊。有。霸。王。祠。燕。子。瞻。云。項。羽。宿。遷。人。始。築。祠。下。相。舖。其。一。也。重。瞳。拔。山。蓋。世。霸。王。祠。燕。子。瞻。云。項。羽。宿。遷。人。始。問。使。懷。古。者。得。藉。此。也。亮。乎。文。人。之。澤。豈。可。以。計。哉。十。日。抵。白。羊。河。是。文。信。公。相。國。見。謝。集。羽。也。夜。耳。黃。河。聲。疑。相。國。魂。來。入。

夢竟不成寐。十一日過桃溪邑令魏君辦居今相因事也。開余
 至來話邀入署。橫談今昔。許鶴海內詩家。度山金鑑。委東廬江為
 當代冠冕。如信陵諸豪公子。意氣紛紜。勢踞最上。不覺達曙。忘其
 在征鞍旅店也。十二日辭君招飲河。與鄢陵常君甫之同席。
 甫之余年家。其大八。少司馬公諫垣時。條奏中州流寇。机宜數十
 疏。用其一。不至債決。會河堤告成。各賦詩。余得七言古體。存辦若
 西。十三日自桃溪向泗州。南。縣。洪澤湖。十四日抵許家樓。
 十五日過引塘湖。蓋土人引洪澤湖水以入諸塘者。湖十二里。過
 沒頓風心。不。自。定。十六日過洪澤湖。西。岸。舟中望龜山。
 蛇師云。下有鎮王支祈井。前唐辰亭。唐辰神名。夏大臣像。三。日。冠
 來。雙臂負。雙。劍。昔大禹導淮。流。至。祈。亂。之。禹。踏。置。禹。步。作。法。不。能
 治。而。庚辰。治。焉。通。志。唐。高。宗。時。李。湯。築。部。淮。泗。諸。州。命。力。士。五。百
 水。牛。五。十。挽。至。祈。出。狀。類。青。猿。身。高。七。尋。力。大。十。象。水。涵。自。鼻
 口。出。旋。復。入。而。數。十。里。為。巨。浸。矢。過。泗。州。石。臨。淮。有。大。聖
 塔。製。甚。奇。古。上。有。雲。霧。射。虎。或。口。雲。射。塔。在。鳳。陽。縣。臨。淮。縣。碑
 趙。子。昂。書。砌。僧。舍。壁。間。非。宰。官。不。得。見。故。揭。本。絕。少。閱。周。棟。翁。閣
 小。記。云。按。神。僧。傳。僧。伽。入。師。西。域。何。國。人。唐。龍。朔。來。中。國。隸。名。楚
 州。龍。興。寺。後。於。泗。州。臨。淮。建。伽。藍。抵。得。古。香。積。詩。銘。並。金。像。上。鐫
 普。照。王。佛。子。中。宗。開。名。遣。使。迎。入。內。道。場。居。薦。福。寺。嘗。獨。處。一。室
 頂。上。一。穴。繫。繫。之。夜。則。出。繫。繫。如。微。響。灌。足。人。取。其。水。飲。之。痼。疾
 皆。愈。景。龍。四。年。端。坐。而。化。中。宗。命。于。寺。起。塔。俄。而。臭。氣。滿。長。安。近
 臣。奏。僧。伽。緣。在。臨。淮。中。宗。心。許。其。臭。壩。息。奇。香。郁。烈。送。至。臨。淮。起
 塔。中。宗。問。萬。迴。曰。僧。伽。是。何。人。曰。觀。音。化。身。也。州。北。杜。橋。破。廟。前
 戰。場。因。思。辛。說。本。來。非。宋。子。亦。一。傳。幾。至。湮。沒。東。北。十。里。四。朝。祖
 陵。今。為。灌。莽。步。浮。橋。野。昭。南。山。翠。染。衣。福。山。市。漢。浦。燈。火。榮。烈。淮
 西。一。和。會。也。漢。紀。義。帝。都。野。昭。南。山。翠。染。衣。福。山。市。漢。浦。燈。火。榮。烈。淮
 即。此。地。十七日過高廟。候入西南山中。重嶺迴溪。竹樹叢中。
 大小村。聯。絡。婦。三。五。浣。花。溪。頭。開。人。聲。如。鼠。避。三十里。抵。古。城。
 十八日入來安。來安古清流縣。西為皇道山。符溪改菱溪。楊村密
 校射處。駱旁有菱石。刻金故宅。金行密將。合肥三十六英雄。教也。
 子仁瞻為南唐忠臣。菱石。歐文忠公有記。十九日武子復山延。
 余龍尾園看東門李侍郎園。即。梅。是。宗。熙。寧。間。物。幹。橫。地。枝。最。發。
 幹上綠萼。隱。香。倍。園。中。別。不。復。山。旧。青。州。別。駕。慎。菴。先。生。子。昔。從。
 余龍水游。為。時。慎。菴。在。滁。余。走。字。延。之。移。復。山。城。南。別。業。二十
 日微雨。晚。晴。二十一。日。慎。菴。自。滁。至。詠。舊。西。堂。夜。分。忘。睡。詠。止。
 將抵浦口。黎明。雨。作。二十二日雨。甚。潤。南。唐。書。二十三。日。雨。

世間南唐書二十四日雨其間吳越史蹟復山家藏諸西二
十五日雨其復山家藏諸西二
人清夢忽動知思作蟬旅舍山賦二十六日晚霽見定山烟
出如畫復山指西一峰以其下莊定山先生讀書精舍二十七
小過浦山城連亘山谷下垂洪濤自城外望之街宇民舍中歷
歐陽永叔云過歸州自船頭見吏座廳事若趾下似可趨而至也
即此邑二十八日登渡大江水勢舒徐平波展鏡遂口咏中流
雲靜山如鏡兩岬春暉樹石烟句自七里洲放舟而下至龍江閣
城中諸山錯峙樓櫓汀花溪竹泉閣木院點綴將人是一幅嘉陵
山水圖徑石頭城俗呼鬼臉城建文帝出逃也微雨泊舟三山
門二十九日出聚寶門抵報恩寺、旧長干寺自六朝來著名
塔凡級百尺四周綴仁王像元雲霄勢搖欲墜而九層十和
隱現琉璃影中笑佳時永石張立正為余言曾有神如世所畫雷
翁者降寺中至塔前霹靂大作塔扉窗不少動其中有舍利珠故
也旁則雨花臺王阜卿與鍾嶸爭勝豈非以雲光耶謁方正
學祠悲愴者久之登木末亭咏先繪先木末山頭帶遠阜大江
望不容如句歸
四月一日抵天界寺綠山帶郭竹木匝廊三十六卷屋角墻頭從
有八功德水八曲相通而味各異久塞今復出將有大聖人嗣誌

林薄窺之皆隨意結搆安能移之花山樓霞為諸神人息奈微其
者攝法席未散也碧峰能仁高座諸寺各有勝致、二相步淮清
橋古枕葉濃紅牙錦瑟麝自天和平真襟翁大子詩作意想將路已
迷也過吳王府曰內明祖西吳王所居訪胡栗園山人修鑿板
窮門燒流水戶枕鍾陽其人如然不可踰跡知過朝天宮、瑞紆
迴二里許穹乃得門即宮正南門也內玉清通明神霄洞霄諸殿
適有司修祠官觀事諸羽人鵲星冠翠葆雲輦步涉置教令人
身心齋懺儼虛皇諸大帝在側也旁晉下忠烈公廟墓即在其次
自謝公墩眺白鷺洲莫愁湖返登北岸入鷓鴣寺為梁武同台寺

是古台城俯元武湖旧冊庫艱谷曰曰大內號朱雀湖對元武前
後兩湖上徐中山墓前有祠像中山白哲而厚不類武人所以為
開國功臣之首登獅子山大江居緯委、蛇、印、西、天、門、來、滿、口
諸山勢昂首問渡誠雷宇一大觀也台城北皆人家園亭前輩
云古寺斜陽流水外游人不信是城中太學六館素江殿甲天下
兵火後僅餘九礫鍾山孝陵竟為牛羊牧道意興索然由小教場
度大中橋歸三日出太平門抵靈谷寺、周三十里南朝四百
八十寺第一勝刹松深五里號五里松梅百詠號梅花鵲窠誌塔

集 208—644

人所謂百里湖山開錦鄉千家富弗盡也山有鹿有精舍
吳門沈飛仲著書于此十九日登雲而望紫湖二十日抵
店江過陸遜祠遜英少知兵世所仰置而於其地而鄉
印帝之役敢此梁伯以春秋之例當置而於其地而鄉
人告在州郡更建寺淫祠皆不享之思余必以避為首晚抵小
聖本中房于迦毀曹操廟像作大遺視三鼓憤不就撫二十一
日抵桐城望鶴山高揭雲漢武帝所立南岳以易衡山者也值
杜鵑花氏開數十里在絳紗村隱約上下率皆淨舍然亦荒
分者僧長住也日圓宿水次二十二日復至巢二十三

雨阻半塘二十四日北過合山縣宿昭陽伍胥出也過昭陽
二一合山一鎮江按伍胥渡江過漸水遇浣紗女子漸水在漂陽
近廣德鎮江在金陵東北二百里去漸水頗遠昭陽當以在合山
者為確二十五日抵岳岳岳岳岳岳岳岳岳岳岳岳岳岳岳岳岳
河前二十七日復過徐二十八日復過徐二十九日
雨甚開水經注鈔三十日雨甚開水經注鈔
五月一日雨甚徐子中來謁共閱陸放翁集二日雨甚慎安
先生惠安片三日雨少止中別余往高衣四日早霽別復
山皇道山下牽秋惘然歸終不置乃知高子臨岐教語真為強不

近情也否則勉然之懷甚于痛哭矣抵讀書崗趙中全遇裴祖處
五日抵燈燈寺藏金光明經迷元章手書慈山師偈其後六日
抵鳳陽鳳陽古鍾離因曰濠州人曰濠梁今臨淮縣即治縣西楊
家湖也即西南十五里明祖所居旁于皇寺又名皇覺寺明祖微
時割度樓此洪武癸亥移奇鳳山改寺龍興有御制碑文初款大
城鳳陽定鼎其地止周圍數十里立獨山朝陽諸門子城跨鳳山
大半廣修宏麗後中罷而五陵子弟裘馬翮號曰京兆不啻沛
豐宛鄆亦一大都會也鼓樓甲諸郎邑前朝中葉曹額萬世根本
四字后內監以乾沒重譴永儿枉矢星見宗社丘墟反弗若在華

林園勸酒飛航為曠達爾即南十里仁祖陵舊朝置冢人員萬計
皇史宬饗殿翼如拱如石獸翁仲紛如市如樹合北百萬株烟如
畫如中都紫氣盤旋百里蓋指仁祖陵也今才然一丘矣前華云
威哀之感帝王家為甚信然兄弟茂先七日過龍興寺讀明祖
御製碑銘文不諱自是帝王氣概八日在鳳陽飲何貞子寓
九日在鳳陽晤避山人山人少學儒壯棄為河上將軍老又棄為
隱人號不冠山父祖解金丹呼吸之術能詩問其姓字曰吾患有
此身更益以姓名柱枯矣不顧而去十日在鳳陽十一日在
鳳陽飲何貞子寓十二日自鳳陽至江寧宿池河關十三日

遇唐盤山行源谷中三十里度仙居潤土人云曾有黃冠能昇事
有無不可定然獨窺泉幽雲迴月靜清流活、鳴犢聞、如批源
賦避宜仙人所樂居也值開夫子降衣父老枯香村、相屬即武
侯郭王諸賢祀典外紙錢來飯求之農夫饑婦為艱難與壽亭比
烈笑過清流開南唐劉仁瞻屢性周世宗于此瞻病發藝祖用趙
中令計自皇道山擒皇甫暉姚鳳從此不復建侯置守滁人徒惜
暉以敗軍之餘以藝祖為天幸而不為仁瞻立廟甚非天理民葵
之正也抵滁兩野渡菴是章刺史應物題詩西澗竹樹茂密禽影
參池聯豐樂醉翁諸處方覺黃鸝深樹鳴句不誣爾 十四日過
浦口西一僧舍三兩層壁江濠、日夜趨其趾慙大師書坡老溪
聲都是廣長舌色山無非清淨身秀整可愛中供慙大師像竹千
竿花百本呈風拂、鉢盂守之天籟動寂高山流水若向禪人乞
消息笑 十五日復自浦口渡江入江寧標園夫子處 十六日
至上新河 十七日在署序周氏家乘 十八日在署閱無姓名
人集 十九日在署 二十日出石城門自草鞋峽橫江順流頃
刻直下三十里郵役凡四渡江此最為便利兩岸人物如萬馬星
奔不及策轡微急于北歸而蔡機龍潭金焦銀跡不難旦暮收之
笑登浦口岸宿西葛城 二十一日抵大柳樹 二十二日抵黃

練舖遇九十老人賈居能挽強弩命中言昔年征水西安宣慰時
事 二十三日復至鳳陽恩大通橋遇老僧談五台之勝 二十四
日在鳳陽 二十五日在鳳陽飲何貞子寓 二十六日先大夫
忌念丁未病甚僅于法慶寺設薦今復行役江南有曠萊祭豎起
焚楮錢哭弗成聲鄉思切、恨不借翼北還矣 二十七日在
王氏部署 二十八日在鳳陽 二十九日在鳳陽
六月初一日在鳳陽 二日在鳳陽 三日在鳳陽 四日在鳳
陽遇益都唐崑林官泗州倅以對簿至 五日在鳳陽飲何貞子
寓 六日在鳳陽王氏部招飲 七日登嶺望荆塗二山即吟柳
柳州塗山銘覺身生健嗣日挂秋河風景文章益人神智不淺批
灯舫向所為之文甫脫茶而東方曙矣 八日在鳳陽 九日在
鳳陽 十日別茂先北歸渡淮宿小村鵝犬桑麻飲食嗜好大似
吾土 十一日抵固鎮驛 十二日抵宿州 十三日抵符離集
宋符離驛也張魏公敗軍于此恢復大志消耗殆盡胃兩宿夾溝
驛 十四日過閔子山有祠巍然碑刻閔子宿人按史記閔子騫
魯人又齊州歷下人後父定公記所云歷城之東五里有丘焉是
也又墓在范縣范齊西境皆與宿州不相涉詳考載籍春秋宿魯
邑或宿州偶與宿同名爾過桃山馴蒲縣地有岳武穆祠其支裔

居此甚衆氏三少保駐軍淮西即此地也 十五日自女娥山至
徐州彭城兩縣復合氣概雄洞雲龍子房戲馬諸山分居大河南
北歎于此似館三日少為眺覽風雨連濛天閣款暮倉皇渡河而
為放黃鵠樓訪勝隱約烟霧中僅覓旁人指點黃河悲濤如雷旋
聽旋忘耳無所注意竟未得予霸業青山傷美人黃土二十年傾慕
到却索然何物魔人私蘇嘉慶不許旅人一瞥眼也噫始甚矣
十六日自黃村雨中抵浦西大風台訪樊隱者不過 十七日抵
南陽鎮漢水三四引人離落近漢水擊仗揚於踏歌互發似度上
元節也 十八日抵魯橋泊舟六七里酒察茶肆藥市塾舍裨
人許唱羽人談咏海外浮槎諒不詐遇也 十九日過兗州涉雪
水過瑕丘東五里入曲水界 二十日抵曲阜宋伯敬郭九尊歸
榻宿余嘯亭時盤陽徐北山在坐 二十一日余肅衣冠同宋徐
三子自開里入歷奎文閣杏壇三級殿寢左右亭勝矣宜元好問
楊真所稱說也像六七中都軍像為真然相遠皆不遠手植檜在
大成門內旋螺文乾而不枯出此即松柏二三里抵林門享殿
東宗真宗駐蹕亭在焉亭後子貢手植楷有楷亭西北折過洙水
橋三臺壘然後宣聖旁伯魚前子思碑仍元號宜改正而為子貢
廬墓處樹不巢地不剝棘泗沂雪皆西流誠異事也曲阜城東二

里周公廟群公附焉東五里曲阜舊城今曲阜移自正德時徙大
學士李東陽請也新舊俱魯大城內依神農少昊四趾曲阜凡兩
建都三建國更賴昌平鄉五父衢以顯誠哉吾夫子為聖人之宗
學者于賢克齊處多四復語堂不陋哉 二十二日過徂徠梁父
白雲樓一吞吐出沒疑是六逸草堂 二十三日過旧奉符縣
二十四日抵土子口 二十五日過荷山澗谷中十餘里水涵溪
聲隔別山間之大似在桐城道中抵龍水慰呂仲英而堂得顏山
雜記 二十六日過大莊晤孫禹年別十四年矣亭樹州樹大半
已非灯火雜婆娑相向聚散與哀各訴以目始信海外有形語之
國也塗中回憶竟是一箇無生話人若不知 二十七日抵金嶺
明 二十八日過臨淄臨冬令召餉余東堂出怀余詩數章晚抵
泮水草堂

鉅定湖記

鉅定余家湖也去舍東北二十里曰巨定曰巨澍曰馬車澗漢時
其地置鉅定縣武帝征和三年躬耕籍田鉅定是也廣百餘里北
通渤海納洋女王飲諸水為齊北數余見時曾一至不為意今年
秋暮一再過出芰荷瑟瑟蘆葉中如曲徑深巷忽一閉即則天風
吹來廓然無際漢棹往來踏歌互响一村浮中央編茅籬為居采
菱芡拾魚蝦嬉樂朝夕幾同化人之國吾不知有人世間者竟日
歸見湖濱廣莫疑是鉅定皮丘馬井城故址湖西北偏所謂馬車
澗者又河濟交流處望桓台咫尺號栢寢齊先公藏寶鼎者也賦
標吟數首余向時因於莊生之說河伯望洋嗒喪海若與經野乾
朝那華池大野孟諸之盛因笑而後世錢塘姑蘇樓館臺榭蕭鼓
畫舫紫綃黃竹甲諸海內爭歌往游其下則此生可以無憾而所
謂鉅定僅此之衣帶行潦未有不嘆然自嘆者雖近在局睫置之
且五十年矣迨一乘舟而往按視其故跡舊蘆荒弔以之請齊乘
水經注諸書知齊景公母霸天下四男丘丘青丘栢寢也四號
栢寢海外齊皇賦象已侈言之矣漢武時千乘雄大郡埒于瑯琊
東海京師尚方純繡監諸前畫仰給焉鉅定又為大縣其富饒
華麗當如今之錢塘姑蘇不啻過之史言武帝籍田鉅定候仙人

月餘萬乘旌旗輝煌其區鉅定稱上遊而今之錢塘姑蘇倫于下
州小邑不能與鉅定爭一日之盛衰久矣奈何其後疊遭喪亂新
為僻壤而此邦之人皆自安其固陋瘴鄙便數千年之名勝巨觀
輒自聚于一丘一水之下亦物理之甚不當然者矣時其張告北
軍令告鉅定與朝那華池大野孟諸復其旧觀為九州之巨藪則
余之鉅定又不在賞心娛目間矣記成辱逸薛子曰是記也可以
論學

代李予常懷德堂記

堂三楹告考經魁公所築吾族雖顯貴故無堂有堂自此始蓋吾
家服膺傳經養生送死經營締造茶茹苦味之孤以哺以教
以比于成人之所也吾當憶先人聲咳于斯憶先人之容貌于斯
憶先人衣冠書冊手澤于斯爾小子甚勿謂此數椽之構也古之
人錫壁而銘之朝焉夕焉先緒後烈示不敢忘也又廣求諸文人
作為文誌左右若乞三槐堂銘于子瞻丐孝思亭記于伯生是也
吾嘗見夫富貴之家華室邃閣崇唐巨構美矣麗矣不旋踵而墮
為幽墟廢為蒿艸或繫于他人無他皆前人之流風遺响後世不

能享就于替毀而莫之惜耳今吾家既以祖德積厚安此華腴吾
甚悲夫爾輩之無繼已今與爾輩約仇而弄玩而嬉其無處吾堂
舞而悻詰而詐其無處吾堂桑洙泗之筐却濂關之步其無處吾
堂遲宴應而餉其無處吾堂吾之室雖成于經魁公當經魁公中
道逝太學公撫而稚子白磁襦而升角而舞象而弱冠日競為
恐堂構之莫永也勞于夢寐勤于話言歎矣吾自甲辰來至
于今雖未能拓先人之封廡先人之宅區、四堵得肯于此于太
學公之意庶幾可以無負矣系之銘、曰堂之永非丹之飾堂之
永非棟之葺堂之永、于念祖德勵家造之功、千百禱而無欺

長白先生祠記

憶昔丁卯余年十四初應舉子試道出梁鉅東七里見小祠叢木
中額長白先生不省其為何人也後屢經其地至己卯夏乃入揖
先生像壁間刻張御史大夫公題石云先生姓張名臨字慎與鄒
平人隱長白不仕先生所有者長白耳故號長白先生始肅然北
面拜之以其高風遠韻富與進子慶管幼安為伍可同列國史並
享馨祭奈何得一椽于數家之村農夫猛婦又罔知所以辭走祝
者新城王太守公葺四賢堂祀陳仲子伏生董孝子范文正公去
祠不六七里中不設先生像張御史大夫公雖題名亦不詳其本

末心宿疑之既請鄒平長山志皆言先生自丘園官祭酒則先生
仕笑又嘗作書與元學士明善陳亮顏令之賢是先生竟與人家
國事較之進子慶之拒東萊守管幼安之却刺史不大異哉此新
城王太守公四賢堂之不設先生像張御史大夫公之終不詳其
本末也雖然按元史劉靜修先生因嘗應詔官翰林學士至今容
城與楊忠愍公共祠之號容城二賢無少軒輊者而郕京根矩官
魏太子左右亦不以其故貶名所謂丘園官祭酒傳聞者誤與堂
先生不啻不竭之操固彰、于當時後世之人心而立園官祭酒
未為朝服之通爵等之托閑擊柝石門晨門儀封人之流何足

辱高賢之堅白哉不然張學士公起若張恭政公朴皆所稱名臣
大儒咸出于先生之門墻奉几杖侍笑言為謹必先生有以聳服
其心而後有以安于應對洒掃之列也而邑名士大夫如林雁教
百年借先生重正典范文正公等豈有所私于先生而然耶故回
皓來漢廷不減高山之價却憚混下更終成志士之名蓋先生之
謂其吾記之以解其後人之惑并告大讀書守經而不知變者

墓誌

出邑之北郭三里為墓大將軍墓元史所稱恭輔國大元帥兼表
翁仲紛、荒烟寒露中雖殘而未仆以其時未若漢唐來之久也
史所載如漢之麒麟閣雲台唐之凌烟閣當時人耳而目之後世
人碑而銘之最後世人掌故而記錄之皆未若墓大將軍塚何者
前代諸功臣勲成名顯而歸第出入里中大約如縉紳之乞休
予告時奉朝請止爾墓大將軍班師奏凱留居京師界其子恭官
本邑尸前后十有二年堂皇南面而治其鄉人雖執在七品而度
貴刑威與古諸侯等此衡霍李郭曹趙徐常之不能得漢唐宋明
之朝者也嗟乎石馬九盈松楸森列斧房之封隆于天際今無論
宅第里居茲、莫考即求其一二箇齋歲時伏臘忌奠于其廬省
不可得反不若焉醫夏畦皂蓋亭嶂之鬼事諸有司之祭典所謂
祀無祀耳嗟乎大將軍當世祖時奮起行間艱苦百戰圖褒獎慶
陽羅而戴宋大師夏貴之師配驅阿朮唆都張弘範之幕下飲至
奏功鐵券金冊龍符虎節俾之世、天子復命學士王磐紀其上
世功德如昌黎之田弘正承廟碑眉山之錢氏表忠觀碑皆聽風
雨摩娑苔蘚滅數十百禩之後所謂雖殘而不仆者將化為烏
有矣嗟乎大將軍有所建立姓名彰史冊猶記日而荒蝕如此况

其邀一時之偉節資依例而至崇爵革秩無勲庸以報國無德澤
以及人謗聲勢眩世俗即使華堂大厦修于生前玉盤魚灯謝于
後世吾恐又禁人將軍之不如矣

射鳥棲戰功記

順治十二年丙申秋七月鄭冠由澄海入福州時提督馬公鼎率
諸軍討上游山寇巡撫宜公永貴以病告得旨將去矣省會城守
兵僅二千八百人皆孱弱議者欲去省會退保建寧未畢冠已陷
閩安鎮趨內去省會數十里宜公扶病登陴時城下叛寇警者
頃刻七八至衆倉皇股栗口噤無人色布政王公顯祚曰需一人
城可保也衆爭問誰王公以公對衆踴躍譁呼曰是向所稱守
難陽者乎其事至今震動是時公中蜚語在按察獄中于是自宜
公以下合數千百人詣獄啟關扉出公告所以公辭曰某罪人也
寬未雪安敢與封疆事衆曰事急矣百萬生靈所係也乃強擁公
館舍諸部署宜公以節鉞旗幟授公、慶不得辭乃受事急調副
將王進號老虎至公自汛射鳥棲最當寇衝無何寇前隊至真抵
射鳥棲公躬架二砲礮其渠首並勇敢先登者百人冠少却旋揚
麾以進公免胄踞睥睨上奮矢銃斃其前隊師寇敗去公密語王
老虎諸將明日寇當大至四面繞攻非計莫勝也射鳥棲當西南
隅土疎惡外高山下瞰城中故備禦倍嚴寇知之又謀汎地寇所
素憚也寇再至必力攻他所公等視遠射鳥棲處急挖壕內地留
數寸半容人足穿下齊壕數丈廣三之一寇設攻具俾示懈引之

上、則事濟矣。有明寇果大至，四門皆攻，前所挖溝處皆洋收歛。

寒食郊行記

清寇果急登，明無容足。穿隙墮壕中，莽紛死矣。死者數千人，皆冠精銳也。公時在射馬樓，魯大呼曰：寇大敗矣！簡精銳甲付王老虎，自西門出奮哨直進，寇大敗。魯精銳甲付王思佳，暨步其團之南右，偏見一碑在人，家籬落刺王君墓表。元至如注，冠意公戰屢勝，驕不設險，乃潛夜暗襲大軍，乘其後行十餘里，間無日斗聲，皆竄盡。集謀入墜公伏中，王老虎先率驍騎截不可及也。元史陶南村報耕錄尚書事元尊官縣尹六品秩父老其歸路大破之，斬首無算，退內港趙閩安鎮馬提督提兵至寇下，傳云：尚書前為兵部尚書，再前為益都路總管府是奇光乃其統海遼去，蓋七月十九、二十五、八月二十二、二十八日事也。秦提忘轄地而許益以布衣居其上，當時安焉恬不以為怪，至今則何如公者，遽其功不上聞，仍繫公請室如故，後逮至京，擬遣戍亦無為也。或云：益都有元大儒曹依張長白先生之門，尚書倘其後學弟，公言者今上初立，王老虎晉提兵來朝，陛見奏曰：前福州破寇皆子固，不可以崇卑論，而縣尹去尚書視布政不甚遠，亦儼然列其累臣周虎工功，臣特奉部署隨行陣，爾至是上大驚，下其事吏部。前何哉？而從城北照、台後出北郭，至率儀古刹視寧園為西寺，復公原官會當事，窮憐畏忌公者竟降數級補青州道僉事。寺門內石階側有朱梁間碑，朝儀郎官麟台郎事掌太后御集樂安任知古撰惜告邑志，未收入并知古官爵姓名亦不載，仍折而南，倚西城外過舍頡藏書台，登觀思齋亦園與閣，歸是日新晴，泥淖士女鮮踏青鞵，赴會眾若岑寂，余謂拉石林亭園永清，晨入高寺，初日照高林，句坐仁王殿，后老槐下談海內人詩賦，登興閣眺遠山下，瞰清溪，魚子微茫，雜碧沼中，桃花霞墻，流鶯繞樹，諸同人笑語為歡，耽詩交錯，詩觸緒，未筆無留者，馬子介石更作暮春圖。

堂必蘭亭修禊逸勝于此蘇役在寧國寺者練子石林僧文然在
滄上村者張子瑞思在亦園者睢陽孫子次源蓋都馬子介石此
邑魏子思喬朴菴丁子善長余兄浮玉得石碑文二海棠探春桃
杏數種寒食后一日記

竹林寺記

中夏之九日余自法慶北歸織水至漆室女家迷天道走烟樹中
十餘里竹林寺也寺介東西道旁郡往來者不得至無禪智可參
雖列志東恒置之弗問也入寺家一數僧聞人聲從籬落間出蓮
首垢面弗能作禮視其田地則廡然大碑二苔蘚剝蝕皆碑陰無
字識數老人向余曰寺在宋元間為大刹竹數畝夾寺左右故以
竹林名萬曆初村人魏觀察濟新之游人結過此長乱后愈荒
寂相與歎息者久之奈嘗南之吳會西之秦隴東之三晉而河北
抵瀛海蘭門諸大梵刹如雄陽伽藍者皆蔓艸平蕪荒陬斷壤按
圖經索之而故址無一存者况茲歟禪棲寔在僻壤何足為有
無輕重即內典豫章之巨廬浙東之天台山石之五台皆有竹林
寺而五臺寺百里外見竹亦周布三塔凌空迫近之無所有人云
文殊瑞光示現由斯以觀昔宋元時疏戒壇古德所依止魏公濟
得徘徊俯仰于幽篁逸豫是見之於百步外我輩今日則迫近無
所有時也相與大笑策杖足凌洋水宿楊家邨

想菴記

今監院有大師余十餘年世外友也每謂余曰吾欲開一菴中仁
王殿一前一殿供常大將軍后為堂供大士別為二齋一貯書函
一享賓客一靜室宿臥其中一香積厨一行者寮舍因牲房垣之
外為禾場蔬圃田四五十畝典三五禪人鼓鐘木魚朝夕誦佛號
終身為祭日鹿、麋、鹿、中不悉何時可得付之一想而已余遂告
師曰師欲了此想乎不了此想乎了此想不如不了此想之為愈
也師謂吾家桓台之北故縣固里李謙延鄉侯旧踪在焉築菴其
地挹錦秋之湖光對苑牆之野色伏矣倘師轉生他想焉曰業已
出家矣此吾家也未可居通郡巨邑知識衆多于大刹之旁築菴
以居日閒所未聞見所未見伏矣倘師轉生他想焉曰深山空谷
水邊林下禪人所宜也何戀繁華為當草錫荷杖遍恭名勝如晉
之巨壘蜀之峨眉越之天臺吳之九華中州之太室少室齊魯之
靈岩二勞豫章之匡廬杭之西湖之具區楚之九嶷三湘粵之
羅浮結茹于其間伏矣倘師又轉他想焉曰昔之人席帽芒屨百
城烟水木樨蒲團跏趺一室各懷其心適其願不相謀也今吾所
處法慶與臨淄之廣化皆營和尚在焉人天皈仰道場也諸大知
識諒不過斯舍此而圖彼遺近而就遠不亦勞乎故師了此想不

如不了此想之為愈也了此想復不了此想是所謂但公之羣朝
三而慕四慕三而朝四也育大師曰命之矣吾存此想東南西北
至不可紀極之地皆吾菴也可自署曰想菴今之后當稱想菴師
衆禪人曰如是如是

王青來先生傳

王青來先生名清孟益都人太子太保南京戶部尚書公孫也。少時先生與兄公恭公均難江寧叔兄侍御公按西粵先生偕之。泰淮至公恭公盡節處哭為烏累日夜不絕非但西塞驚州莫愁。湖雨花臺流連景物悲弔江山留長干聞侍御殁于官存全難作。雁行伶仃遂無意人世間詩歌司遺詩益工傷火泰侍御兩公。句又那知此別離群日即是今生訣絕時諸同人慘不忍讀也先。生歸而病既居東郭外即錦節堂課耕耘以給老母朝夕列國史。冊奏茗枕荷花種竹坐卧溪邊一小橋頭洋洋閱取寒碧鼓鼓。接外人生來聞之輒往足而聽曰此王先生改古讀業處也孫桐。國高侍御皆貴顯每向同人存問先生終未一報謝曰吾不習與。趙冠至即先生倉皇負父母避匿山谷曰吾不畏鬼畏在以吾父。母耳康熙初以恩貢官。丞值大被里黨以子不寄先生家者乃。始其飲食最豐始達師先生惠暖離絕飲食者。日危甚先生忽。謝諸匠命掃治庭宇注器中淨水焚瓣香曰當有異潛至家人懼。俱曰此何為者無何一僧果至貌奇醜猙猙額兒物時先生子海。四歲在床脚不敢仰視僧撫先生臂謂我來汝病當痊也胸南山。是我安神處遺一丸吞之座立潰而愈先是先生夜半忽自語曰。我適至一佛刹入大殿微明如昧真時僧改生誦麻利耶三字一。僧起謂汝不。至此赴之去我即往視汝即其投藥僧也後先生。遍訪胸南山中奇不見踪跡嘆曰今始知恰達國師事不虛也國。堂時先生與兄公恭公均難江寧叔兄侍御公按西粵先生偕之。泰淮至公恭公盡節處哭為烏累日夜不絕非但西塞驚州莫愁。湖雨花臺流連景物悲弔江山留長干聞侍御殁于官存全難作。雁行伶仃遂無意人世間詩歌司遺詩益工傷火泰侍御兩公。句又那知此別離群日即是今生訣絕時諸同人慘不忍讀也先。生歸而病既居東郭外即錦節堂課耕耘以給老母朝夕列國史。冊奏茗枕荷花種竹坐卧溪邊一小橋頭洋洋閱取寒碧鼓鼓。接外人生來聞之輒往足而聽曰此王先生改古讀業處也孫桐。國高侍御皆貴顯每向同人存問先生終未一報謝曰吾不習與。趙冠至即先生倉皇負父母避匿山谷曰吾不畏鬼畏在以吾父。母耳康熙初以恩貢官。丞值大被里黨以子不寄先生家者乃。始其飲食最豐始達師先生惠暖離絕飲食者。日危甚先生忽。謝諸匠命掃治庭宇注器中淨水焚瓣香曰當有異潛至家人懼。俱曰此何為者無何一僧果至貌奇醜猙猙額兒物時先生子海。四歲在床脚不敢仰視僧撫先生臂謂我來汝病當痊也胸南山。是我安神處遺一丸吞之座立潰而愈先是先生夜半忽自語曰。我適至一佛刹入大殿微明如昧真時僧改生誦麻利耶三字一。僧起謂汝不。至此赴之去我即往視汝即其投藥僧也後先生。遍訪胸南山中奇不見踪跡嘆曰今始知恰達國師事不虛也國。

之祖兆先生博經史諸家集尤精于詩有游華園中詩入唐人堂與子海輝學問甚詞賦自童少時知名即邑有柳幕館稿藉硯

李煥章曰余少時讀諸詩乘習尚書公立朝未甚悉後見火泰公仕宦時侍御公諸生時與之聲氣往復其詩教制孰皆得卒業其後兩公皆殉于難益敬慕之至

本朝與先生遇雪宮之市盡見其講行事所著業簽不負尚書火泰侍御者也火泰侍御奉召命而死先生戀老母以歸一門之內忠孝兼為尚書公所貽謀遠矣吏藝文吏吏充乎其有德之言顧不重與顧不重哉

諱海者春清先生也余殆得見之茲文足當王公世譜重數先生可以無憾矣

于隱名傳

甲申李自成陷京師於後有素諸生者七人其最為于隱名先生先生諱秉直字名騰號文達居於陵南郭弱冠補茂才第一為文尚氣力不作凡靡語督學王公字李公喬所特識咸國變柳項中避去卧南山下鄒平即中張公扣其扉為題其室曰地多靈草木人尚古木冠性孤潔不喜趨貴顯常結一團結二節希焚焚香引盤水自酌有諸先生者問先生悶乎先生曰有仲長子光柱立即來吾夢寐間弗聞也讀書司振晚年獨喜杜工部卿卿舉其句無脫漏者知己至暇若默對而已獲小兒痘疹秘書遠近願以全活頗有著述擬棄之曰工不工自有極譚吾無與也先生初不欲就帖括外形體以理自遣迨父命年十七始章句自著有痘疹庸說集一老年八十終于家先生後貢生雲翼亦國變時罷諸生堅隱不仕在七人數中

楚史八曰史仲長子光交東卑瘡無言杜五即隱陽羅五十年不出戶日據隱陽趨避書和臣藥以活其鄉人先生若合符節異哉湯德弗耀其行其志而同也速趨脫然亦可以見不爵不澤之樂矣

即守丁公傳

丁公諱曰勸先字公東受知少宰隣初顧公為吏化字青之諸城人其先世家濠州北遷五世至卿賢公諱緯者生昭公唯薦以子貴封承德郎工部主事昭公火修古人行其孝父振庸任使即國多振之卿賢公處其禍巨測害財資為賄既就還昭公百計脫季父難歸邑自此賢之曰是可為補子法也後常有顯者無何舉即守公即守公幼有異質補茂才學甚力其叔父侍郎公大奇之曰亢吾宗者某也癸卯舉於鄉明年成進士除襄陵令時公年方火習簿書如老吏時寄以羨金進公縛笞之曰是盡襄陵者置之法邑給諫某貪而驚其子堂殺人公捕之坐大辟給諫即公刺骨中悲語遂例轉南工部主事督蘆政會福藩顯皇帝愛子也請蘆田為湯沐費上許之公持不可遂具疏其畧曰福藩先昭令德首將各省糧養土田疏辭其半遐邇臣民已於入洛之初慶全聞之洋溢矣憂所寄於蘆地之祖銀必欲分額解之帑藏以自益耶蓋蘆地濱江滄桑慘變小民不時告罄補州縣不時大灘丈於一經福府管業而遷涉無常之洲灘可載為冊中之寶穀乎又遇衝沒逐流而散可一問諸水濱乎且永佃納債者雖非恒產實有足賴一旦而為福府之王莊是清丈隱占之日有洲有租而因以有

債交冊官業之日有租有備而均令無洲矣哀哉窮民債不可還洲不可覓不有涵溪以添江流之溢者乎此豈非常業之初憂在無謀常業之後又憂在無氏乎其在福府今辭蘆租賢於辭賑養國家子福藩以辭蘆租之名更大於十福藩以受蘆租之寔也疏上上知其不能奪乃止先先福藩見公疏大志眾皆為公危公移書長吏等曰側聞大王靈天貴盛德引大體前辭賑養土田疏中外傳播莫不謂河間復生東平再出雖大王之賢明迴絕世俗亦公奇輔導協贊之功也今忽自行請田跡漢要求此皆王左右有姦如羊勝公孫晚之屬日夜教王侵奪官物不悅以句使其身畜而不與王之恪守成憲流憤澤於無窮也今大王享大國據大宮服與危衛租賦錫子倍諸藩而耳目玩好後庭下陳廐馬之充盈土木之繁興日竭大宮內帑水衡錢不貸工所以養王者至矣即秦晉周楚諸大國所未敢望也而更求蘆州田某甚惑之蘆州者何高皇帝之所經營也高皇帝教群臣曰沿江田數萬頃以供城垣役工之役以備乘輿器用之資以充宗廟犧牲之需命大司空尚書郎一人提其事比之上林樵採者禁陰占者誅絕不期不願者點城旦若為令列聖未之有改也今大王忽取為湯沐地旬月以來皆言王羨東南財賦欲因蘆洲馴畜水利欲因水利馴畜漕儲

勢不至唐阡連陌銅火錢山半天下不止也前正德時秦藩求本
有喘地輔臣梁儲立殿之以為無將之漸今大玉國中洛喻教千
里而求高皇帝不封不錫之田語曰賢器不謹則怒而叱之倘上
一旦按制審察王制父悔皆深自抑損公昔其何恃而晏然無恐
也梁孝王初非敢侮天子也時以太后寵寵太甚求無不給請無
不遂而其守相丞尉皆將順其過蓋遠其來而不為孝王千秋萬
世之計也公等獨不見楚世子遠廢人之事乎某前拜疏凡所以
為王也不然盧既入王策罷歸朝廷東西而北惟上所使也敢專
釐政以為職哉獨是祖制不可紊成法不可移國憲不可干寶玉
大弓繁纓曲縣時書於春秋為世大鑒某甚為王惜焉仲舒位被
寄古人請公等曰擇之王覽書大懷事逆殺音兵却却時氏有募
化犯禁者率立枷市中公罷之晉侯定即守保定多中貴人恒恣
雖特有所乞請不應禍立至公駭然不為意中貴人與甚輒以意
旨誡公曰酒掃見何作短長會大計已書公上考瑞卿之註諸籍
公拂衣歸事贈公散大欽分家人康康收孤邑有在後居公公
正色曰此燕堂樊院也東武將不堪矣后果如公言公天姓高舉
有司于旌至其門曰是烏用此僕者為堅卧一不應至邑有大故
輒憤歸歸議論風發爭辨可否為夫挽之弗屈也后用巡方薦補
路安撫官中子分聞所獲士多為名公卿有疑程文行于世者此
工部主事推南新稅悉屏諸請謁署南武南王故宮多崇見白髮
一老人公曰爾豈明湖兒乘五代主一州乃驚怖吾家人耶叱之
去旋丁贈公報三年銀不見其齒聚宗族子弟謀結結業時如雲
在諸生公特賞異丁卯果魁禮經第五人一如侍御公之器公火
時也服除補戶部監兌獲松餉以勞物於官置室無一錢雲間李
公以其太夫人招贈公送者萬餘人皆注下終日得年五十四後
三十年邑人上其學使者公得榭卿賢公享官場焉公尚節儉
過諸子弟啖肥衣鮮芳輒厭去公居家十餘載不問諸家人產朝
食至哺蕭然一卷而已讀古今史務平持不喜為異論語訖於寒
暖士多所汲引子噲天下士博學善詞賦孫石城介然有守君子
也余聞之先大夫曰即守公之忤常歸也自是列仕籍者多依違
取用浮沉無所益於世堂鑒于公而然耶若公者宜君子所此小人
所戒也說謂公不幸遇中貴人一挫不復振堂然我抑下悲云直
道而三點公三點矣而亢峭不火望由北觀之用違其時勢然其
職守公所慷慨而引避蓋所稱難進易退者非耶語有之危辭者
屹群辭者怡次公生平可以觀世變矣或曰子不語怪至人無所
為怪也余于即守公署武南王故宮亦然

箕仲子傳

箕仲子名昇字麟先益都人尚書端恪公玄孫順治己丑進士漳
平知縣公仲子也箕自尚書公清政家貧其子孫無中人產治漳
平公卒於官愈落拓仲子少讀書為諸生常忽忽不樂曰即令我
仕宦數十年富貴頃刻爾棄去學太上去元之學依黃庭內景真
人好讀書屏絕萬慮端坐胎息如有所得一日招諸友人飲席既
設仲子作想此時有蓋巾黃衣道人來與談為快哉而友人某至
蓋巾黃衣一如仲子想中仲子曰君何處作道人某如是不答友
人某素與仲子論出世法終日不倦至是輒默不語但微笑仲子

父眾客皆疑之友人某先別去仲子疑愈甚踰跡其家其子云吉
父出教日未歸家從無所謂蓋巾黃衣道人裝也後旬日友人某
來訊之曰我未嘗抵牾先家也后囑先至臨朐冬月見一人單衫
臨足至創設無寒燥狀隨之出忽不見仲子目謂有仙緣好愈篤
初試爐火即自煖吾家素不事財貨胡乃為此縱黃金可成非吾
所願也平居說諸仙人故事勝午足作冲舉狀眾嘆之仲子曰會
當見我在芙蓉城交仲子善画山水竹石花卉鳥獸蟲魚無不入
秋尤多人物至神仙鬼物劍客隱士宛若虎頭龍眠人爭好之性
朴直急厚見有不合義者面折之人亦不之過也喪偶不再娶人

動之續贈仲人曰吾必待似馬丹陽偕孫不二劉綢偕夫人始
可仙耶春田五六畝養老母有子依其兄義先義先能文詩賦即
名士也弟曉先精嘉陵工坐隱

論曰嘉靖朝端恪公以理學名海內與姚江餘子相發明即馮大
宗伯文敏公鍾大司空公朱文公冠公皆其及門也漳平公吏治
文學表表人群蓋世而儒者也仲子顧獨好黃老厭塵囂慕真
人海上愈益信韓昌黎有拔于澗不妄云

夢中曾吃胡麻飯醒來畢竟不是倦

馬先生傳

馬先生名魯字仲胃直隸雄縣人原名之而子新元之號胞弟也
大為諸生自警立不專帖括業擅詩書孫元微君之門會開受先
生散家金其牛酒召里中豪子弟曰君知我高皇帝恩乎三百年
社稷為日或所微君猶父也義不戴天今欲結一隊戰死軍中五
百人不得田撫乎徒死無益也得三千人鼓行北伐望清大創
寇寇披靡而西先生曰少舒吾憤矣遂罷兵先生念家中落無所
莫於世免諸生時微君隱鎮門之夏峰佳依之久不歸遂徧游江
南北最後至諸城登琅邪望大海欲覓安期生瓜步遺跡既而

生先生不一問里中事答叩之曰吾逆緣任運料理歸根不服為
兒女子語也但宗祖墳墓勞吾弟耳先生室無書仲長子先傳樂
至論里詩五意歌往來胸臆間而已先生所著有春秋四傳辨
證善琴作琴譜今年六十七元者丁君夢白精詩賦先生曰吾之
伯父無人也樂與之游奕
外史氏曰漢子瞻起然臺記南望馬耳常山庶幾有隱君子隱語
爾乃驗之五百年后馬先生習仲也誠哉使王師不西自或不敗
亡先生曰衣冠死掙錢問矣由此觀之子瞻之言亦遠中爾

自悔曰吾儒者舊師獲門庶几為山中人左揖遜子慶左揖管幼
安足矣小築九仙別墅園麓海鄉先生爭詣其廬藏書青家更嚴
事之吾弟雷由與魏亭張遂淑石氏子云白峰諸昆仲洵玉蘭思
徐翹楚趙壺石聞九仙后漳名卧象山先生每過雷田諸人詩
歌騰騰先生獨翛然問一酬應則令令獲門諸也父之先生曰吾
無家矣旋棄所棲居戚氏別業有適菴僧舊王孫也住大珠山來
與先生交談世外事還編國芳政秦臺漢廟大痛哭人莫詰其故
也先生與梁公秋為性命友公秋授南中先生徒黃教千里赴其
喪先生弟曼懷之謫名士詩賦聲滿天下來邑令孫公幕中省先

竹與傳

竹與者吾友劉翼明字子羽家柳陽上版市屋搆用一區種竹

謀置風拂拂或瞰家園萬馬飛青振衣而蒲手一編或見之曰高

萬竿隱起其中無所未於世故人稱曰竹與與夫負其海八載時

野史氏曰吾乙亥之悟與也短身精悍議論天下成敗得失可即

參人創其心入一錦囊而慧日如其父為洛南令與題之官登高

見諸行事也豈沾沾一第以為榮哉辱不第而歸棄為詩宜篤且

門弔大史公遺跡曰丈夫當如是矣歸補諸生是時名士丘子如

專父又視之若贊虎則何說也豈盡托於典故胡其感慨而工耶

子康陳本公戴賓廷丁野鶴與與結文社號東武六問與若有與

或曰與本用世人其隱不出以洛南公遺命果若是則與之孝思

連應有司試不就專攻詩吾鄉詩司華泉滄溪謝山人后不復馳

不大可傳哉

聘中原而天下走公安竟陵公安竟陵敗天下又走雲間虞山詩

家絕純數十年與情合空同大復弇州滄溪縱詩添濠日進與

數不得志有司落拓無聊洛南公官時最廉潔不持一錢歸與性

又個懷豪宕非顧家人產愈窮終隱海上士大夫往訪非曰文字

變不出出具伊蒲草堂觀譚今古風雅猶漢世事報勿勿就性否

則拂衣去會余族弟澄中重子能辭賦與引為忘年友多所酬唱

父之澄中詩大譚公卿間每通變姓名著述滿江南北矣父之

與聞大志曰吾以月為壽李君通吾姓以著述公卿間吾必絕李

兄其獨介類如此與雲慕陶靖節徐孺子為人曰唐陵石頭湖彭

蠡湖口却陽洪都通里人有官其地者欲資與與笑謂吾豈效司

馬長卿游臨叩投之地而遊與與與世人絕來夜月陞卿卿絕頂

徐文長傳

徐文長名渭號天池晚自稱青藤老人又隱名田水月浙江山陰人父德好學出遊入貴州平越籍以舉人官貴州府同知其兄路亦貴州舉人隱不仕文長德廣第六子母早死事嫡母太宜人最孝大宜人憐愛之常曰阿六純順他兒不及也幼異慧攻制舉範試於有司三第一所為文吳越間無與偶者屢大比試文長亦厭之曰青木逐隊就有司吏人呼其名字舒元與尚以為辱憤上貢士書况某即前赴試以父母教耳今吾父母緩吾不復為諸生矣乃堅辭督學許公蕙百計留之不得也為詩教古文辭吳越士

恒大號呼以鐵椎貫其兩耳血脈得然詩文益工自為有落誌銘張狀元宮居元柝力出之文長作前破械後破械賊人皆謂使文長不下獄寧有此耶老益貧渡江淮北至塞上其知人吳尚書公免絕督宣大迎之署中時有薦辟大用判吳公欲奏之上謂前白虎表寔徐某所為可立獲釋職文長謝曰某欲官寧後今即且胡公遇我厚不可露才揚也以暴彼短也錦衣經歷就公練以直諫成宣鎮乃結華人像秦檜引公射之分宜怒逮繫之京論殺之沈慶宏好賓客至是盡散去文長獨左右之以其喪南歸文長輒難髮衣紅納衣坐蒲團上一黃犬鎖守之或詩教或字畫無虛日皆

大夫咸敬慕之時胡尚書宗憲提督浙江愛文長才名三聘而後至胡公為朝廷東南重臣性嚴厲藩屬監司伺顏色無違言即守令皆膝行長跪白事文長葛衣烏巾入署客坐縱談天下事胡公初亦不憚知不能奪又乃安之文長下筆傾刻千萬言出胸中不襲古人一字胡公倚牀紙尾而嘆謂文長之不避權貴傲視自如如有以也定海縣獲白鹿文長代胡公表以進上大悅謂宗憲能文如是乎後復得白鹿再代上表上擊節謂宗憲文如此朕素不知俊東南事平后當召入內閣矣後文長徇胡公以冤罪死中疾發狂疑其婦有私乃挫殺之下獄論死莫為救者在獄七年病愈甚

絕工諸名家弗及也文長好道註泰同作中論三篇皆前人所未發貴州新樂即王載至好輪墨闢而津詣之至青日徘徊雪宮樓門大有所著載至以千金為歸裝文長慨而却之止持一甕磯硯謂他日以此物相憶爾特濟南會州主文壇後歸大僕幕敗曾文士人多起之文長皆不赴一日董得陽學士以文長詩文示茅鹿門鹿門大驚曰今安有是耶非吾友唐荆川不能作既知其為文長乃大慚去文長以詩文踞諸有爵位者上詣有爵位者皆始忌之文長性簡傲又不屑與諸有爵位者游處故其所著不出於吳越祭酒陶望齡文長同邑人也為作傳頗言其短文長死望齡以

其本棄之區置不復為理袁吏部宏通遊入越得其稿拜而讀之
又為作傳名始聞於天下死年七十三所著有文長先生集青藤
前後稿

論曰文長自言奇於字字奇於詩詩奇於文余以謂皆絕製無
所謂優劣也文長落拓不已至於憤激憤激不已至於狂疾造物
故以之周阮俾其所著業峻峻諸公卿上金天下後世不得以名
位論文字短長也造物亦好事而奇矣文長廣學子事苗太宜人
稱純孝亦出於天性而然校才者每謂文人無行吾堂信哉吾堂
信哉

文長生平周望傳之中言其所短后袁中郎復為之雖華瞻勝
而作然以辭掩事文長之本末終不盡顯余來鶴園得四部稿余
州盧史搜傳承其字句摹史漢太過名為論次因以及文長也而
傳俱不同原傳一字日記

盧大學傳

盧大學名樸字允一仲本一字又本直隸大名清縣人世殷
富稱河北大家大學少負才讀書一過終不忘父為入贅大學教
應卿試皆罷免輒自憤曰命也吾不復與科舉矣家多讀書皆人
所罕見大學縱讀之時時為人稱說即商學莫知其出愈自負也
從編家大飲醉弄酒罵座當其所得意下筆千萬言立就諸人士
雖憚其狂而亦慕之特色全將姓貴州人以少年進士性刻核深
忌姓名法家言願交大學大學亦願結令為重謬為誰甚大學
有園亭甚麗全與大學約往遊之大學勤洒掃治供具語諸同人
曰令居當邀我家至期令以故不得至改他日大學勤洒掃治供
具語諸同人曰令居當邀我家至期令又以故不得至大學慚往
揖令頗責全負約全稱謝曰簿書吏日諸務叢集多不能踐約幸
君恕之至某日當謝諸冗務必過君家不煩君再為折簡也大學
乃愈勤洒掃治供具語諸同人曰前令居為我謝負約貌甚慚今
日必過我家乃與諸同入入別席小飲謂諸君幸勿去以復令居
來也大學謂欲飲可通宵設梨園三部更番疊進已而日仄不至
大學曰令公堂事未竣當即來也已而日哺不至大學曰令公堂
事未竣當即來也至更漏起不至令放衙退矣諸同人告去大學

大衛噴噴寓輕薄見辱我至此令撤供其罷舉用閨門就寢又忽獄中上建安王書以不朽空不幸哉空不幸哉
報令至大學稱大醉不能具賓主禮請改之他日令大怒語諸邑
人諸邑人素惡大學皆曰是常見公詩賦哭而唾置之也者令愈
怒日夜思所以太學大學終不謝還無何太學後夫張果以吏
中太學以其盜也趙之果大醉語不遜乃愈趙之旬日夜壓於牆
而死以告令令摩足喜曰是常侮辱我者今得以報矣論太學死
下獄會其怨家蔡某為獄吏承令風旨亟欲撲殺之士囊及其頃
太學醒大呼號蔡乃匿其囊去乃作函鞠詒招賊東昌人謝捧聞
而傷之走京師哭諸貴人家訟盧生冤丹其賦以趙諸貴人憐之
屬巡按殷公具於純案不即決在獄七年邑令久迂去吳人陸公
先祖謁遂得滿令曰幸可以解盧某獄矣至則更更書成論免薪
三年太學既出獄家益貧謝捧時為趙王客教以太學詩賦獻之
王召見賜多金置酒為上客既酒醉又置其座人人爭避之太學
意不自得乃辭趙王歸所賜金多付之娼娼酒舍笑后王公世貞
治獄大名命將令搜太學所著蟻蝶集若干并想當然諸劇本
論曰王公世貞言太學未沒前一載妻死無子女二外母不嫁無
人知之其生平微世貞太學亦不顯也嗟乎太學不遭邑令禍
不作不繫獄論大辟文不工其諸賦附印陽獄中上梁王書江淹

盧文捷獄七年除文長亦七年孟子稱諸收行文王改七年
為政於天下其年歲或相符耶

松意仿田寶澤里信此集中亦作此
富盧排案卷份榛富生 北陸壬子四月楊
甫記於讀書樓

監察御史孫公傳

公名必振字孟起號卧雲青州諸城人少惆儻有大志不事章句
俗學童子時為邑令三原奈公所試拔第一曰他日名臣也補諸
生舉試高等入本朝順治丙戌舉於鄉戊戌擢進士授懷慶推
官時朱公昌祚撫齊直隸山東河南訟獄煩多大平奎之公或以
偏旁為言朱公曰吾固知其偏旁然非渠莫為理也舊時督撫斷
獄問官以其意肯定復書令持不可替撫其甚公毅然謂我論情
吏守法至尊不能奪吾教以獄重狗上官即督撫初不憚久亦
安之武陵人李其家頗饒大豪史某與即極張某利其所有隔之
大肆獄成矣公察知其冤力開之公行部時武溫兩縣全獲之多
金公正色却之戎勸公發其萌可立致尊顯公笑曰吾不以是集
好爵也監免小雅漕報則二千金公曰貪人為例奚可從也全革
之勸於石奴人某倡言惑眾有司皆動搖莫敢問公曰妄男子乘
牛車大言吾不能效禹不疑手得其情寔置之法焚其冊除釋免
全活數十百人真定令譚良民為盜公請盡釋勿罪督撫謂獄重
大忌敢任之手公曰縱有事某當之不赦以累公後獲真盜乃河
間劉提鎮兵丁也濟水原濟源縣西北公教邑令束某開渠灌田
數千頃丁未改澤州陵川知縣至有禁北金前起運惟免苛煩盡
除崇官舊在邑東郭家金元初有狀元七人却又志公經出其中
後移城中遂四十餘年無登嵩者公仍復之舊處別望日聞署舍
課士日七執門防與大比無失異公門人牛所奇以子知捷去陵
川在山絕巔僅一井深百尺始不及泉邑大苦之公於西北隙諸
而鑿終丈餘泉湧出清冽邑人名孫公非澤州則出獨高平一
邑順治初均派四邑大項撥公申請以歸高平邑前全苟鶴鳴秦
中人以疾歿於官所遺庫帳二千金為邑害公設法徵收苟樹車
得還里行取為河南巡監察御史首疏革漕糧陋規歸并免地以
壯欺隱清冗員諸款上皆嘉納之巡北城百杆棍包攬世豪私憤
致職官自刎疏請究治或以權貴為屬公曰吾知有朝廷不知有
權貴吾行吾意吾盡吾職意不行職不盡吾視去一官如秋葉脫
矣巡歷兩浙盡去諸不便務解却外以有羨金悉給免穀諸生刻
其文成帙曰吳越觀風錄復命而奏宜速罷漕閘新添稅上頌之
即發龍頭牌撤馬士賜晏乾清宮勅詩拓梁體各送職掌公有千
門燈火夜未光之句上御製手書敕趙松雲筆成性賜之公憤
銓法不公疏劾吏部諸臣吏部諸臣中公以危法上鑒其無他仍
命守河南道無何以病歸先是戊午春上以館閣無定學不識為
政大停舊朝國史廷延五十年未竣敕命中外大小匠工各舉所

知君志要略爾問他時公補宰執問於此名博學名儒非僅如唐
之博學外爾專以文章為事也中外臣工固願守舊乃多舉有名
位素高者公曰是安可為也賢在下而微諸上才在野而求諸朝
使及古好文之士潛伏草莽壘於上間非皇上意矣乃薦本邑寒
士李登中御史授官翰林檢討與七奇齡尤同諸人等且無德色
無市容其以人事君之意不咸致梁公張說公真宰相才也人奈
何以名御史限公哉公方頗大耳長幹修眉好賓客喜談治世典
章於國家大政治無不考究年七十正衣冠慨然而逝子人皆
能世其家李煥章曰某去年憂見公於所築之新第雖病間盡盡
談行軍國事蓋所謂每飯不忘君父者也論次余古人辭欣欣色
動終日不忍釋向余曰使吾乃在朝清華之選豈僅一渭清耶公
之好士好文如此

鶴亭張隱居傳

隱居張先生姓吉字惠迪號向華家古諸之北故鶴封而隱比於
孔巢父之竹溪林和靜之孤山稱鶴亭隱居從其志也隱居生純
慧讀書自得其從其父教授公徽川府每時飯作羹歌聲教
授公細聆之皆述古歸去來意也及教授公遷晉藩諸門人勸駕
咸隱居歌意即隱年歸隱居既補諸生受知學使者錢公振青即
第一教授公發憤激內喪亂無意人世間縱讀墳典丘索諸書尤
攻騷賦霸天雪夜赤氣黃埃卿卿雖鶴亭松滿讀焉出則隱居伊
吾聲也亭設魚光神放仲車焦華諸坐朝夕拜堂曰仲長統樂志
論王摩詰輞川詩皆不能行其志吾無取焉梁肉薦迎隨福司室
園值危亂始竄山谷傲人燕下亦以棄矣出與馬先伯譚心易將
石屋山下與人交通輒飲醉春曰譚集隱居走筆賦百花以
示譚譚且飲且請頽然卧花間不起譚有孫紹易苦貧隱居尤貧
時時貸粟給之一日遇亂兵於塗白刃交飛教其子馳衣袂舒安
隨行免於難后萬曆至有改生者伏谷中聞書聲隱居岩隙間騎
過隱居手一編適上也甲中冠簪邑令程公嚴城守隱居上書跪
跪五言言程用之一方以寧先是程生翔九以其女許字同挺替
程徵徵約隱居使人往告之吾見或不讓劉廷式程履松語同

掩而月去隱居既寒素蓬戶不蔽風雨從子校輩讀書鶴亭中曰
吾諸自梁丘賀來而伏潛伏恭默更父子弟昆相授受今欲佩學
禮據學詩同學易衍佳學尚書如故春秋為吾夫子所著宜共為
業歲辛卯秋七月十三日隱居卒年四十有三子同工詩賦高隱
有隱居風
外史氏曰大夫好仕宦往往斥隱者為善藏其陋耳非隱也家
登朝恥榮利終身不返謂衡茅無一士何其謬哉隱居負文章通
經濟而辟世用祿比於古不降不辱矣在諸生即售其業以父
教授殺蓋所謂隱不違親者也又出中房略郭林宗外云

東寧卷序

余在崇禎時至京師聞一保舉召對平臺侃侃言軍國大計稱奇
方大用遂設上勅士大夫曰本冠走莫之理相建也汎之云張
先公詔即當金盛時諸名士輻輳叱之繁星離離然咸折而先
公一詩賦出概稱最最克陵煙向敬塔城王永吉共推重焉今
春余寓真意亭與寧卷朝夕余心服其有過父之知彥先公即其
考也寧卷請傳彥先公彥先公生平常所之國史迄先傳寧卷寧
卷名大似字五正十三歲侍彥先公讀書天界僧舍盡交天下名士
弱冠補諸生聲藉甚會考先公自仙游應召北上爾城南別業而
行彥先公介者雖士大夫間往往終不啻家人產比沒家益貧第大
格切不更事寧卷以舌耕養太孺人竭力營而專人尊即妻子窘
困不恤也國初長亂類仍益不足却賦無立雅為移家來石先是
某公兄弟皆中丞當徵時與寧卷訂生死交兄中丞肯與寧卷俱
之官中丞先撫閩中辟寧卷為順昌令寧卷以母老辭歸后佐其
弟中丞幕閩中庚州杭州各賓客墨集飲寧卷式徘徊中庭或但
然驚或獨然喜或為鳥泣至不能成聲客怪之中丞愴然曰吾故
人張寧卷聞同後書也如大都五陵諸豪貴園中丞知先生長若
爭走馬危鵬趨寧卷散日進吳儼猶蓬教召諸美人行酒紅袖殷

勤時時律寧庵康長安士大夫相告先公即在此戶外車常
清中丞曰先生樂乎寧庵曰終不若勝岷山東海聲聞其孤潔類
如此一日謂中丞曰吾與公遊大都君名聞支家貴人然吾先人
墓前年求荒收弗克顧吾父若奴地下竟免未嘗不日夜聽海聲
於說說憶游子歸吾弟費毫上且十餘年不一見也人生幾日爾
公以吾飲大都酒樂乎吾飲大都酒茶苦矣中丞偕之歸過青火
司農暫留之余因以交寧庵云寧庵自幼讀書居深山人罕面偶
出遇鄉人急事力為解者年有餘矣女郭寧庵寧庵遠之去
有貽妓者寧庵拒不內余驚嘆曰真不愧老先公子矣寧庵能詩
有寧庵摘歸與草工書法子聚哲家謀象南皆有文承侄象入善
笑不隨其家聲
外史氏曰武煥庵先生忠孝君子也為余言金陵名士咸出自武
肯焦唐因太史朱蘭兩顧初兩太宰鼎象也以今觀考先公父
子間豈不然哉張之先當洪武朝拜大督都系南錦衣至考先公
兄不絕也寧庵是材曾遇中丞肯時其進取易服也乃辭宦辭辟
以老奴故語曰孝子事親終身以之其寧庵之謂歟其寧庵之謂
歟

胡烈婦傳

李子曰古語烈婦傳余不得其詳矣蓋有所敬而思之也嘗并之
際周周之間服人辟後世傳烈丈夫之行也其書每格不忍
讀焉今乃見之於胡烈婦余癸巳入柳柳志烈婦之就死固人人
咸泣也今余弟澄中又以為請遂收淚而紀其本末烈婦胡氏故
茅康公孫女弟敬中妻也生純甚使舅姑孝謹敬中甚材簡自文
名烈婦靖紡紡之不以勞女婢百常舅姑意敬中以故寡而仰得
身力於學是時文學公以千里駒期敬中無何病歿死烈婦年最
少無三人息姑素情烈婦恐有意外變教慰藉焉三日成殮後烈
婦拜姑前曰婦不得事姑夫姑急持婦曰母他思當為婦立後婦
重有泣曰婦以夫為夫夫覆矣顧安能活姑固情兒歲時忘為見
夫婦招魂環土足矣言訖哽咽仆地姑自此防婦甚聞有吊者來
姑往迎婦得陳腐戶姑倉皇謂婦何在婦何在馳破扉入婦儼然
猛矣蓋崇禎壬午七月二十九日事也
兄煥章曰悲哉烈婦之遇烈婦之志也常敬中之赴玉樓也姑
情婦賢且孝從為立後共朝夕此亦人情所必然也即宋氏人號
彼而髦之死靡他其於烈婦之德之才初無少損也而烈婦必於
死窺身於有風怪雨之時赴軀於果台幽黯之下婦為其難為其

趙尚書公傳

公名秉忠字季卿號峨陽益都人父禧官文水丞有果奇氣職功
加七品服休從監司范某按部諸川邑卒遇駕馬賊百餘騎范獲
危禧率眾殿後騎射一矢中賊渠首眾被靡去范曰中丞若於
朝肯以知縣用會一皂卒數日不飯食哭甚哀詰其故曰有母老
矣願退奉養禧頓足曰吾不有老母乎即日告歸范百計留之禧
曰古人不以三公易其養吾聞其語矣范曰君必大其後是歲尚
書公生尚書公有宿慧讀書舍中所著輒置地忽躍床上升見之
十五補諸生督學劉毅性嚴重昌邑人有匿其文於履中者毅重
懲之試青邱會大雪寒甚毅命諸生跣足進公憤袂詣廳事大呼
曰公奈何同一肖而害及諸才且賢者古開門之典豈若是哉柳
其冠於地曰某不為諸生矢殷大悚動面盡赤旋改容謝曰吾聞
過矣諸生得免跣足公之力也臨胸令彭某辱諸生於市眾沸聲
聞於毅大怒繫諸生八人將笞之公憤甚曰今奪諸生於市眾沸
聲達於署焉寬也奈何以聚譟罪之時太守趙公喬年亦曰諸生
無辜事得解毅陰恨公強項欲借事中之無何公冠即席乃已明
年丁酉舉首試第九人火光煙堙工下公姓名聞又明年戊戌擢
北元及第年二十九文水公尚在范謂後必大果然矣授翰林修

撰壬子晉右庶子直試得張氏百五十八人連投者十八人役為
魏忠賢所摧折謀修者坊中人為多晉府諸學士直請經筵一日
上命廷諸帝醫林能文皇帝未命所取所遺下公與同官周炳謨
免冠預有謝曰非適也文皇帝比諸帝亞一字不能進上寤其意
乃其後在經筵伏地奏曰建文帝在位四年恭寬慈仁無一失德
請復帝號廟號以慰神人上良久曰事已久不便更易公曰昔高
皇帝以胡藍獄罷諸功臣世爵至嘉靖朝乃復國事論其當不當
不論其久不久也後禮臣顏錫時以公經筵疏進建文帝得號惠
宗讓皇帝天啟中朝鮮國王李松及弟暉皆薨其弟滄海君輝欲

奪其位而結巨富大臣公力主立其幃世子徐中外壯之上晉公
禮部左侍郎掌詹事府時楊忠烈公建勅忠賢二十四大罪疏出
公門人諭德終公昌期昌期既下獄論死忠賢語陵公公不為辨
忠賢愈恨之屢謂公於上上謂若短袍諫誼經筵者也其人忠蓋於
朕多所裨益方欲重用之公屢乞體骨上晉公禮部尚書准馳驛
歸歸而忠賢敗則奪之命下矣而寅忠賢鉤黨愈多經筵四出公
憤懣病歿崇禎初復公原官加太子少保廢子孫各一人公為人
疏朗峻潔不事机利侃侃軍中大計無所四獲所取士科名最顯
孫文正公永宗中夜榜服周公延儒祭且狀元管公紹寧戎衣探

花北公貞運已未榜眼其往翰林者數十人有與山集公手摺書
判之藏於家李煥章曰余十三歲時從先大夫側見即報趙忠
劉鍾英父行門戶制奪為民蓋公生平無罪可加籍門戶相顧
隔耳乃歐陽修所云小人從空人之國必進朋黨之說也得有輔
文正公為門人殉節為明三百年社稷忠大臣若公者豈不以人
事君者哉若公者豈不以人事君者哉

潘大學傳

潘大學，字子公，號無隱，松江華亭人。父某，通判河南歸德府。大學，其山小，遂移而家焉。大學四五歲，讀書，即達其意。父大異之，曰：「是兒非凡，當善教之。」七歲，就塾，舍能行文。一日，問其師，若曰：「意謂孔子大聖，孟子大賢，恐不有此語也。」師大驚，為撤座曰：「子宜為我師。」乃避去。十一歲，為父所逼，試補諸生。士人攻恬恬，經書外，不涉。因大學大苦之，父通判公察其意，謂兒勿苦兒，勿苦，若樂工，皆可從詩也。大學遂日事博覽，經史子集，綱領學常，鑒錫陽間，果試。皆第一。日遊南都，入大學，諸名儒在，是是可資吾聞見也。遂以資。

入太學，鍾公懼王公字前復官，故得大學所著，亟賞之。所師與之交，人物太學，鍾公新辭太學，曰：「詩三百，勿論已，樂府古體，以漢魏五七言，律絕，近體，以唐初盛中晚，學者變化而離合之，自出己意。若泥古以為能，師心而自習，皆不可。詩遠空同，大復未幾，遵濟南太倉又未幾，而遵公安，竟陵，公安竟陵，又將為蜀，狗故帝夫。吾等詩，不知其他也。後公安竟陵，人皆管而議之，遂中發，眾皆服太學為知言。先大恭守鎮江，開社浮玉山，課升徒丹陽，金壇三邑。士先人恭謂此中最知名，洛陽無隱，雖入太學，獨不可與與三邑士課業，即或以其言告太學，太學笑曰：「彼以制藝希科第，吾不

有也。先大恭大驚，視式其虛，迎之署中。是時太學主人有錢，字若輝者，與之共為詩。若賦序先大恭沈溪詩，篇先大恭以為見述。聞生詞，佛送方某，竟乃以病歸。太學漢河淮，遊聖林，臥臥之，泮水。執先大恭，謂不仕先大恭，謂形戎之尸人立，而路津要君，素習古。生平皆出而仕，于大學，嘆曰：「真吾師也。」以此愈敬重先大恭。觀中賢內，標六千人，現服之，升日開紫禁太學，開之曰：「人臣無將，是舉將矣。遂為詩，天顏親甲，肯玉化，引弓刀，致免方益，家誠，鷹止受。錄一人，飲虎馬，四海動，波清，想見昆明水，會烟，玩日高，內監李青。得其詩，欲跪勅會，獲州民，雙不果，後有欲以其詩獻者，忠賢怒。

擬建廷尉而棄宗，謂太學家人皆恐怖，欲死。大學默然曰：「陳東敗陽，激不皆太學乎？吾從之。」進地下，甚快也。阮大鹹以罪廢居家，聞詠陳詩，社招集，諸名下，托太學古人，王甥子來，致意太學，謝不往。崇禎時，唐王善文學，喜交結，然頗踰恐，不法，辱以厚禮，聘太學太學貽之書，其畧曰：「剛聞大王以天視之，慈負人文之望，季季好學，日夜無怠，人皆謂河間復生，東平再出，某亦為之心動。色喜，大王庶幾為中和，職能詩，潤邑太平，增崇盛代，亦某所樂趨而領赴也。近聞大王日聚多材，多藝之徒，如羊勝公孫，絕倫，議陳說，附指畫章，別廷有市，而還其志，慕進，景無度出入，不將謂有司不能諫。」

此有說聞於上大山所為詩多賦多利富於賦散野官中外
得市曹陳思王才學出眾也而威執之賦託名安紀託名洛
神幾致不測非南王安天授之寶寶物海內與大山小山華日事
學問若鴻烈解構絕今古史冊未多見也後竟以罪國除大玉
不以其所為而寒心乎方今天恩於上民恩於下流冠冕往來
褒貶大玉尚萬里城之鉅為苞桑之計忠言嘉謨告於朝廷惠澤
厚齊父於節屋出其府庫金帛財物佐城守以佐有司之不足
將士之應援其地者上也大王若不能即守祖訓深居不出日與
山人墨客品書畫賞鼎彝指玩好如近日香藩之刻簿化閣趙藩
之刻序雲錦高唐之編刻親養家諸書國藩之著詞曲以舒發其
性情以消磨其歲月也大王若不能即修國廟崇聖廟燕趙之
名殊充於下陳宛代之名馬飼於御廄笙歌日於娛耳珍奇日
於日如田紛所云前堂羅鐘鼓後堂列姬妾目設以全其身無之
不可也昔陸宣公諫忠州日開門簾執古藥方蘇文忠安置瓊崖
與諸方外論龍虎船承之奇皆善掩其才華文學也日者大王隆
此種雅類又窮虛語云大馬賊厚薄木石威陰陽某非不知恩淫
之信擊龍賜之靡涯而不道義相賜德業相勉非將違之違國士
之過即立說而揚千金一言而加卿相正可中龍中士至足竊
惜矣某祖至愚不能起大王左右也明大學友人錢可亦蒙召致
大學之初其勿法不能後唐王以擅入朝京師上大怒發陽高
陽以錢可為親密不許止賜死大學律中不許言蓋所謂
日名限喪也大學以書為當執事云陽陽京兆東地陵寢所在
獲衛兵不遇數十力車弱諸將領又皆執持子弟不習軍旅教守
機宜尚尉監陵寢及一林土罪將推歸幸執事其留意諸執事有
曰陵寢告華所職勿煩君懸懸過慮也或以其書柳之地是見陳
啟新以口舌得官而後養焉足能獨進方純公京大駭曰潘君言
是也以密疏告之上上以諸撫鎮守未有繼而為言詔中不報無
之刻序雲錦高唐之編刻親養家諸書國藩之著詞曲以舒發其
性情以消磨其歲月也大王若不能即修國廟崇聖廟燕趙之
名殊充於下陳宛代之名馬飼於御廄笙歌日於娛耳珍奇日
於日如田紛所云前堂羅鐘鼓後堂列姬妾目設以全其身無之
不可也昔陸宣公諫忠州日開門簾執古藥方蘇文忠安置瓊崖
與諸方外論龍虎船承之奇皆善掩其才華文學也日者大王隆
此種雅類又窮虛語云大馬賊厚薄木石威陰陽某非不知恩淫
之信擊龍賜之靡涯而不道義相賜德業相勉非將違之違國士
之過即立說而揚千金一言而加卿相正可中龍中士至足竊

晚托腕也

城知州公傳

公諱振榮字居仁號益青吉郡之諸城人魯臧孫之後承地於諸
國家焉世居琅邪臺下高祖同知哲貽城居曾祖惟一南工部尚
書祖爾勛或政兵部尚書本生祖爾全山西副使皆有特傳在尚
郎邑志父允德字衍卿號萬石諸生嘉文章以兵部尚書詹官錦
杖百戶進千戶署北鎮撫副理刑隸東廠當莊親將毅然曰是安
可為也力辭歸索初起補本職庖驛南都如署指揮命事有傳
載家譜公頻治甲午舉人辛丑進士知廣西昭平縣至吳三桂反
孫延齡擁重兵桂林應之冠大起降邑多陷沒聞月全省告變寇
合強踵萬人薄城下公力却之時延督金公先祖鎮梧州崇其能
命獲中軍無何調知懷集三日三桂偽將軍固一驍司湖南來屯
城北三里登雲觀邑大震動公以短刀置靴中誓必死眾咸泣賊
攻三晝夜不克去賊渠王天福據城南於本寨公欲往撫之銀爭
不斷公曰渠知我無它也詣其壘天福率眾降黃日本李花龍據
城北下坊入堡公疊招不至設計擒斬日李花龍通賀縣杞總鄧
洪愈焉能惜月餉為名率眾露刃市上守將葉能禁公索與守將
曰若輩已通賊以此示信無何偽總兵葉果至萬眾屯城北勢張
甚公與守將呂龍密計謂孤城有內應攻必破若棄其遠率疲勞

夜听其營廣有濟遠半健卒百輩乘黑夜以砲擊其營賊驚潰公
結洪愈馮能至後堂得約之共降洪愈能大喜飲酒酣就座上斬
之懸其首成擒寇知某已敗乃解去公以積勞病請解任得代趙
廣東佛山州廣東已全陷而懷集城四面皆賊壘公乘小舟結賊
眾曰我某營夫哨遠來會哨也解纜過黎明賊方覺來追公已渡
江去至胡萬雄營時懷集與史王一鵠巡檢吳瑞微胡傑俱被執
左右請萬雄逼公金萬雄嘆曰賊公廉吏也安所得金縱公出留
吳胡王三人公力為請乃進出過舊廣寧金王公永露永露公即
人同年友也亦以病去官約同歸小舟夜行聞砲聲蓋偽將軍謝
厥復與馬雄戰江口也復抵佛山遇日邑金朱某某時公囊金
已盡困甚有商人曹萬奇膠州人貨之金開廣西傳監軍支餉佛
山往見之乃公故人博弘烈也初世祖朝弘烈知慶陽密疏云吳
三桂必反宜早圖之從三桂偵知其事報請誅弘烈以慰三桂
世祖不許安置廣西昭平公厚遇之甚相得三桂反公告弘烈曰
恐賊以前款索公不當問迨走京師告以圖賊狀弘烈慷慨悲泣
別去未幾為邏者所獲之三桂所吳大怒罵曰豎子言吾反耶烈
曰然烈憤怒立階前不跪吳曰爾不怖死耶曰不怖丈夫中大義
死賊手為快易怖焉吳知其不屈又重其材改容謝謂君能為吾
用于立富貴矣烈曰諒即誅爾無多言矣置之異徐記其降烈忽
憶前與公約推愛臨命監廣西軍至是向公曰我已督軍江西同
君比王朱吳亦得從時為全留公以前有薦公於三桂者云公才
幹可用當授官公泣告弘烈曰某受官朝足不為不義屈且有老
母誓必死弘烈曰吾弟比君以空文回之爾弘烈以密疏藏衣
帶中泣屬之曰此兩粵安危吾筆生死存亡所繫也公自是兩經
賊巢皆危甚得脫抵賴州謁鎮南將軍舒公巡撫佟公以弘烈密
疏上兩公大喜即入奏得旨朱以府同知公與吳以知州王以
知縣用公宜知江西寧州遠北歸
李煥章曰公以邑令捍孤城挫巨寇誰謂書生不能任兵事耶以
病免出沒兵鋒刀闕瀕死者數矣卒能以弘烈達朝廷而兩
粵賴以全其所繫利害何如哉全司哥扶歸里而省其老親雖公
才與命所宜然亦其大司司空大司馬世德所覓也夫

傳戶部公傳

公諱國字鼎卿號升水臨朐人也祖某理學名儒官平涼教授會
巡方某山舊酷暴以擢舉人為能士子多羅其法網教授公赴御
史臺巡方其踞齋教立口喃喃謂學多取類何不以告教授公
大言曰士子誦詩書法聖賢它日公卿大夫之選寧可與衡齊上
豪同則即曩江陵柄國時汝士子有御史張憲翔者永其風旨
疏勅士子十餘人諸生笑於先師之廟作捧堂文憲翔為公論所
不容落職家居至今人羞道其事今公得無似之士人之尤安可
效耶地方起叱聲出酸學究語無狀吾獨不能惠文從事與教授
公謂公之力不遇去某官某義不與公共此地也乃作義縱竊成
尸齊諸判棟木歸公止其商命通前世為戒行僧二三歲口吟尚
憶焦山行通處七歲作霜林賦累舉千百言十四補諸生臨胸則
士子初入學宮必通謁卿先生公同二十三人謁馮文敏公文敏
獨留公書舍曰君大才必以文名顯當世館選吾家諸架上可縱
讀也遂盡讀諸經史年二十一丁酉舉於鄉後教上春官不到公
然曰此大造愛我恐一擢南宮簿書繁擾宜稍俗惡不暇力於
鉛墨也乃盡度琅琅不假公奇慧善記一寓目不忘日記萬餘言
如是者十六年所至癸丑公曰昔東方朔上武帝書云臣前後誦

四十四萬言言不千言倍之耶當即其果疏提進士知河南通許
通許有少年李之駿公奇拔之未幾舉賢書雙泊水通許梁商賈
許往來時泛海即彼扶搖爭之公勸謂當各擇其邑之下遊淺之
不必以降國為望也公強項不善事上官僅補戶部主事眾皆為
公惜公笑曰何官不可劬力王家寧必憂者哉時方多事戶曹更
煩區畫比主尚以此視各材力也乃盡除司獎時尚書郭允厚苦
兵餉不足疏請加派川縣公亟告曰熙豐青苗諸法尚不肯加賦
民間謂民心一失天下事不可為矣以餉給兵將以衛民一派諸
除弊正額之外復有添餉添餉之外復有雜項恐兵未足而民先
困公比舉將貽害天下後世矣郭不憚連趙公督餉委人危疆時
邊地日蹙撫臣某提請韓世忠吳玠時謂天下事可易為請力
戰公痛哭告軍門云日有事以來教大教教大敗而前後喪亡者
二三十萬人名將多殲於陣而疆宇隨之公所鑒知也公以客兵
為若而練土著土著非故歲不誇行陣不習擊刺待其成隊成
旅而天下事敗壞盡夫譬之救方熾之火取水恐不急而始鑿井
取泉耶今日之事堅守恐不能敢言戰哉撫臣不聽已而事果大
敗公遂致政還里於雲黃山中鑿石洞藏書二萬卷其中生一小
格口取一校諸之皆有朱黃彈別跡又毅然曰此大造愛我恐

忽仕版又不歸而自築梁上也又之公所著成集曰雲黃集崇禎
辛未壬申間登第之變既定撫臣朱公大典立碑書諸將吏戰伐
功次親詣雲黃山中馬公署筆跋朱公以其碑上開上褒嘉之賜
額曰華國錄殿大典求董公其昌書文在堂三字於其客坐大典
欲以地方人才薦公與公復官公謝曰某自歸田來蓋無將不念
及軍國者但今冠紱於外已喪四宗落勢矣矣朝中日言朋黨
修私却而忘公勢獲己罪而咎它人古語所謂炎炎之室其棟將
頹譬之病秦越人淳於意之所望而走也某敢再出耶堅辭不就
公永其邑馮文毅公後努力同學著述至百餘卷雖問有議其傷
多然較之士大夫里居皆走勢利不一及諸讀典豈不相徑庭哉
若公者可以為仕宦家法矣公情中中閨禍即月恨恨以死
年七十
論曰崇禎壬申余年十九郎中公怡余於泮水村見余所記登第
事大驚謂它年文大家也以文敏語相告延余雲黃山中觀其庭
戶省其朝夕即揚子雲不啻也展東平碑與段文昌相頌頌雅其
文辭不無失亞於昌黎而東筆之直存事之確過之矣

高通政公傳

公名百開字非耳號虛青州衛人家蓋都始祖鳳指揮使從宣
城內都督衛青討妖婦唐容兒有功加都指揮使公生性仁厚少
讀書有異慧補諸生萬曆乙卯舉於鄉而衣進士知鄆陵雙湖永
歲滋為害公修築之丁艱服除補封丘值考選時博興宋公景雲
全上蔡以達不又行取添註兵部主事惟考仇公雄補山中書舍
人資滿應補臺諫吏部尚書某謂一時安可青州三人意欲罷仇
公雄補公曰諸吏部云某且壯業已丁內外艱仇毋許夫人春秋
高仇名野某教嚴頑讓之就部屬可會公門人段國璋官吏科都
給中且憤且恨力持不可公謝曰如比某當以病歸矣國璋大愧
脫曰吾帥真聖賢人不可及也仇得科員公就戶部主事後調禮
部再調吏部青即缺太守公曰吾當去即除一最賢者補汪忠烈
公喬年為名臣第一任三載人蒙其利皆公力也權相某屬其妾
父美缺公不許權相乃以利害動之公笑謝曰某為朝廷主爵非
為相國主爵也權相怒以它事中公奪其官父之補胡廣布政司
都事先是詮部科道官外降施賜環臂按藩臬咸以客禮待之不
令事事公至則領本職上官俱不許公曰如是乃欺朝廷也昔王
陽明詢龍場驛丞某獨不能效之耶一時楚中人皆曰公長者後

以還往京卿見朝臣日以朋黨交攻修却無寧日公嘆曰却象孔
林元黃愈熾宗社危矣不去易待乃以病歸無何有甲中之變終
右通政
論曰公長者其行事不欲人知間有舉之者則掩耳過段時屬其
子勿乞墓上之銘余僅錄其所知者為之傳或曰傳非公意余謂
傳固非公意弗傳豈天下人意哉

王燭傳

王燭字紹達博興諸生也其曾大父某為邑令甚廉家資至燭時
無田產為人傭耕號上諸業人嘆之燭曰兒御史不帶錢銀予有
逆而情者與之粟不繫燭再拜謝曰仁者之惠非不感而賦也我
清白吏兒孫肥其軀而違先人之志弗安也辭不受久之補弟子
貢試皆高等食康廩買破屋飾為塾舍教授里中弟子不計月奉
錢所居舍傍城下一聯午夜書聲城子在時湖影室全以室中
供陶靖節周康溪林和靖池菰蓮瑤堦菊蓄雙鶴引亢而鳴颺翅
舞於階砌註望市諡高士時黃姓水貢士博負士鑒任樂願燭處
士節堂錦秋湖中罷舉子業有勸之者燭曰天下會當亂吾輩無
死所矣易進取為不見諸家國事者皆科日人哉甲申閏寇破京
師燭跣足哭三日詣學宮棄衣巾謂其家人曰國破家亡草莽之
臣義不當死我其長往終不顧妻若子矣去十年家人覓燭消息
不得一日忽還家語其宗族曰昔某去時急未得辭祖宗父叔墳
墓與負罪而逃者何異我不可以已故尋我先人乃其性醜醜昂
注拜墓下告以文其畧曰某為明諸生食康廩比於庶人在官之
祿雖微而賊不得援名憂臣奪君奪臣死之例不忍列於編氓為
室家謀井中之心事未忘方外之好踪可托某其愧青衿着黃冠

與海上安期土成連於大上玄元之教不遺矣又二十年里中有
通勞山者見錫爵二三近真自天門後下神氣清逸日校校有紫
色光九轉丹成當沖舉去燭曰為我語里中人我今與林仙翁齊
本守諸仙人往來三神山家中人勿信備者言為神仙之說荒誕
不足憑也遂去不知所終今大小勞諸宮觀皆有像而事之與林
仙翁齊本守俱

外史氏曰國變來忠臣義士痛心於泣弓覆社無意人世至棄妻
挈妻姓氏或棲於梵志或依於道流豈真欲求佛求仙哉蓋有所
托也續慷慨引義誓不為他姓之編氓矯矯獨行其志視鄭所南
謝章羽柏仲問矣仙不仙又奚論哉或曰人有言神仙忠孝之歸
續亦何必不仙耶

折城令史公傳

公名能仁字若居河南虎邑人家陳州積世富饒天啟丁卯舉人
崇禎己卯知折城時歲人飢公至邑輸收千金以賑有權侍御過
公出迎即旋馬登城周視難堪憐視下入粥場散米若金華權侍
御以公不出迎大怒驅逐邑衆或讓公謂權侍御何以他事中場
余何公聞而笑曰歲歉山如此民命休而史不之謀尚有原趙權
侍御子眾有勸公為書以謝者曰畏是白簡也權侍御悻悻至中
遂聞之悔曰走賢令也吾恨不及見之連時疏荐於朝明年境內
甘霖降衆為公賀公曰邑善人所感召也吾何與焉年已凋渴川
主張店二邑界也甘霖人降至手出示願與四民相見一老無妻
子幼無父母者來相見一病無醫藥死無棺殮者來相見一無田
可耕無資可費者來相見一外境流移就食者來相見累日所散
不下萬金三日竭學宮即出南門謁田祖廟衆疑從無是例公謂
謁學宮以為教也謁田祖以為養也乃大新其祠宇前令楊堯芳
蒲州相國高也以行取授御史去屬邑人為建祠公不許楊聞御
之欲中傷公公笑曰以吾在家原因家故百頃公故千百間義不
可出而佩綬凡以為邑也勞力傷財以祠不廉不惠之吏吾死不
肯為彼雖權而當于我何哉竟無害後取公考選要人忌公者以

主政隸兵部公嘆曰不肖若陳新中吾肯為其屬耶告而歸後
流寇破陳州李自成聞公名欲相見公與日出咄咄曰吾屑賊
相見乎自成命人強趨之公奮怒拔刀自刎死
張李煥章曰公自策仕來所散踰數萬金其家就貧矣古今來有
為吏若此者乎吾敬行滿川新城間見家要妻公未至其邑時
諸賊人公謂掩骸骨處也蓋所謂真父母矣余為之徘徊不忍去
云

金山令朱公傳

公名長泰字濟南德平人上第成重九歲能文章年十五
值崇禎庚辰歲大亂從其叔父士許館余邑小張劉氏家時邑有
貪暴令橫甚邑大患苦公憤曰吾服官定不如此其叔父叱曰瑞
子何得妄言後六年丙戌舉孝廉丁亥擢進士授和川金山知縣
率其妻二僕一婢東塞足之官至召庫吏問曰吾月俸當幾何吏
曰八金公命即月以八金進時公內兄臨邑人王九如舊兵部尚
書王洽孫也通判揚州遺之金辭不受無何遷撫王一品討六安
山寇率萬眾路出金山金山大警授公乃集諸里老嫗糴糧麥藿
城下諭舍山人曰無恐吾其逆諸途公遠之和州連一品首馬曰
執事野諸軍剽寇以林氏也悲諸部曲不戒搜掠麥藿略城下飲
當罪全賴執事設營帳郭外一品大喜一兵踰垣窺郡人公眺而
執之至一品前一品即貫其兩耳因以金箭給公曰脫此者即擒
之諸軍怖備疾趨過舍山無害國初供億繁多每符檄至邑公
即乘舟過江謁藩司北頃當幾許令即解若教浮於額令不敢給
也後氏之脂膏以飽公之諸左右壞公清白名令視挂冠如脫屣
矣舍山東南有運漕鎮尚書龍某歲進稅千金公恣筆之老吏曰
田則也公怒曰吾乃設市收稅遂到即舊而遣之舍山西南斗名

聞案尋各區盡請聚至千餘人公揚言請與江寧諸益日規諸江

夢中人傳

上公乘陰雨夜率精騎出蓋不意父至襲其巢誅其罪免藥餘
給免死票歸農戊子同考得表大受張領諸人時奇光魏公督學
江南知公治舍山狀合八府三川蔣公第一公其二金進魏公却
之曰吾余奪名教日費以公月用八金也升戶部主事通川完運
諸運升以常例進公曰此等不法吾當具疏有於朝然博吾一己
聲名而若奇子罪累累吾弗忍為也眾泣謝去後却大人至觀公
而笑曰若棄其油乎公憤怒拉之署瓦燈敗燐殘衣散件而已即
大人詰塞公再拜曰公縱龍大臣貴日月還當日愛存國體不宜
也三教中以佛為至佛以神通為至文字語言文之不然即位證

恣凌望若此公即日具疏告歸後更無張備秀夏玉累荐公
擢用之竟不起

菩提品列神智弗顯也古今書以太史公為至常語人曰孔子稱
人中至聖太史公稱文中至聖猶幸其生在武帝時若任明帝後

論曰康熙己酉余自廬巢歸過舍山舍山人為余言公治蹟種種
書不勝書余嘗為人稱說來博昌聞舍山志公本末殊寥寥也語
曰客容者悅敬敬者純豈算志者猶缺公使然與不則何其與和
川志江南通志大相迥別也

一有訪佛語直以阿鼻沉人視之矣余今年七十餘二十九經居
三十一辭子矜猶孜孜古文辭弗棄余大驚斯人何其大類我也
急叩其姓氏乃蓬然醒夢也昔莊子云莊周化蝴蝶蝴蝶化莊周
莊周之為蝴蝶蝴蝶之為莊周猶云化也化則黑頭矣今夢中向

余若人也則云化余日所載者夢夢之天道日所遇者夢夢之人
事矣非夢而以夢為夢也故曰夢中人非夢中人夢中我也雖然
既與生民久有不冠可觀有言語可能宜謂之夢中人作夢中人傳

我老章先生傳

公名貞字可現我老章之會稽人自南渡來多理學大儒五世祖悲楓山以直諫忤紹興士論避之公早孤就學外大父外大父樸非區訓七月晉祥公公就講無所發舒會又喪子女愈落拓劉公浙名儒淹鬱史書常為公解說公執卷侍其旁能口辨久之補崇陽縣署署縣川多異政出人怨表後吳寇反南方大外大父奇之外大父謂此子會當富貴用是益發憤名乎浙東西敗之寇恨甚乃陰以數人朱二而為間揚言過江大不利順治即於學無他嗜外大父謂此子會當富貴用是益發憤名乎浙東西敗之寇恨甚乃陰以數人朱二而為間揚言過江大不利順治即父因童子邑金林公出試榜鄉先生朱公兆栢學博公莊遇林曰王威於其言兵又填江上公詣軍前曰賊數大敗兵折過半矣諸奈何適名某者林覆其卷大驚遂拔之冠軍補諸生與諸同社飲王之在使往浙者寄奏捷或以王進退為行止王奈何聽教言沮忽太守仲號王公東入幕曰吾山陰有王子茂遠即守子皆雷即諸軍乎公憤以病歸後王以罪廢頃足曰吾悔不用章言於家病起去請飲梅花下自是常野服出入司理陳公外子遇公大喜曰我有詩文集行世論曰美哉公之諫順城即王也以大討小以順討逆以強討弱何吾於會稽得卿卿淳矣取諸經史古文詞為制義不而博士家一語之不利真大儒明理道之言也余為之服膺不置云

又諸舅暨叔祖大令公重叔父都諫公王宸皆以古人期公甲中變公焚所著稿匿宮城江畔自後罹周山陰令顧公詣其廬請就貢司試辛卯王公介錫為公房師約遊西湖諸同榜皆集雖甚公獨法然洞下王公問所以公曰吾先人墓草宿矣眾罷酒乙未擢南宮第十人大學士金公存公兩召南鄉子將家宰憾公慙直欲用以吏事出知壽光壽光多進人排連甚多公悉令自不能置

王平石先生傳

公名克生字孟碩號平石澤川陽城人年於諸生時奮不能致書
印星大恩邑大家宰范山張公曰邑有王生好讀書我宜惜此
祭上聘與長君孝廉坦之共筆研盡同范山家本諱稱河北山
右第一己卯舉孝廉開完而晉中撤諸孝廉詣行閣公獨不往邑
令既之急自刻道匿山谷范山公暨孝廉坦之元節公大哭收其
所著稿曰汨水齋集頓治丙戌報進士出知沛沛北五十里湖陵
即周勃中消所從擊冠地也三而臥長湖冠散萬焉其中出掠蕭
豐諸川縣淮北大獲公至召諸衙兵曰吾悉得賊中要害某出左
某出右某伏左某伏右某當中堅某伏中堅復且遊游時通湖口
即顧數退退若迷失道者賊驚能公介馬逆賊營門輕梓退賊追
之隔伏中前所却中堅者遂賊引入沮和不得出左右伏且繞出
其臂賊大敗回視諸巢窟火盡起益公率父騎先至也賊爭解甲
降沛孝廉固某饒同學能著謨當國賊男偽防禦使武松徐州閭
率諸鄉人擒殺之閭匪山谷不出後為范家所中謂閭當誅武松
時多所株連時撫軍王搜捕之公夜出忽至款風臺以閭歸署中
乃伴捕諸外父之公徐為昭雪閭得免後上即某按部大獲沛公
曰不部賊河道爾何得授及甲社力抑之工部謂之大司空大司
宗憲公允直奪一級節過大行益初其裝守圖書大抵書曰奈
何遇奇吏補判許州臨顧變公請勸之監司勸騎五百遣不用曰
吾得孫有矣已而公前所謀者皆賊首孫大王頭來其秘計人終
不得知也移知奇光奇光北鄉人中雙路精甲數萬薄其桂公走
馬大將軍轅門曰大將軍功名塞天地部下所不奉法者請屬全
令雖卑猶能以諸帥曲無賴狀控諸朝也大將軍改容謝海上作
由田入正題公力白之巡撫歸轉運使公判許聞高丘侯朝宗詩
文名抵其虛數日忘歸公得余所著文大喜延之署中曰君天池
我愧中即爾陳古堂詩祖空同兼及大復堂曰當文苑早 王李

某出右某伏左某伏右某當中堅某伏中堅復且遊游時通湖口
時余不為之動公葺滄溪詩為序學者見之茲序出訪之者摩喉
即顧數退退若迷失道者賊驚能公介馬逆賊營門輕梓退賊追
思矣年四十八子述歲時錄善屬文亦早天其父子英雋有父兄
之隔伏中前所却中堅者遂賊引入沮和不得出左右伏且繞出
風

外史八曰昔滄溪謂大行西多異人以喬白名王虎谷常明卿當
之弗當也公起田間即以史治文學甲天下途過沛聞父老言破
寇庭北歲時僅以文人目公即公生平所遇一大司空一大將軍
危矣竟不屈吾人有言曰前有范山後有平石豈不然哉豈不然
哉

賈尚書公傳

尚書賈復字勝伯，犍為犍人。也。大學時，射擊判意，讀
什餘年，衛公書補武職，生業積時，流冠行河東，尚書引卿兵，數敗
之，遂謀佐中久之，以功遷拜將，討李自成，河南屬豫尚書傳庭幕
下，充副將，率戰汝，却同日成，已敗去，會孫尚書軍嚴整，應而中日
夜不解，中多怨者，反乘之，尚書晨朝，督師公曰：「寇再至矣。」公中
軍將仗而怯，不足任，請以某易之，督師不即聽，寇至，中軍果先走，
尚書策馬進之，不得，督師墜馬，亂軍中，尚書隔障力救之，馳退七
里，閱督師北渡，河尚書曰：「公聞，聞令將士休，息急為賞，賈以辭，後
之督師，又不敢再戰，敗不知所終。內閣李公建泰督師，而任命尚
書取高禁兵，繼陽至禁兵，多野拉，尚書厲色，白禁將軍為大帥，不
嚴戒將士，罪將誰咎，集諸首，期繼聞京師，尚書以副將留劉澤，
尚書中順治初，安親王及內院范公文程一見，器之，充都察院理
事，官晉工部右侍郎，奉使修聖盛京，諸陵督大內三殿，查核木商，
省金錢，歲數萬，昌平戍戶，詭言老虎洞，不宜戍，命尚書往董其役，
尚書曰：「此亦民緣為利耳，不可聽。」馳入奏，乃正旋，以兵部侍郎，
撫河南，會諸省，官取過豫省，苦甚，尚書繪圖入告，乃分東西驛，奏
得免荒地萬八千三百餘頃，通稅信陽，羅山，冠大，訟尚書，遂將討，
若此，謀何如耶？順治初，尚書親歸朝，是崇其意，不欲以兵加，撫主
平之，尚書以河南者，志久，他乃致請諸生賈石為總裁，眾曰：「賈請
生也，當以宰官主其事。」公正色曰：「豫省，後召朝宗，在常為總裁，今
既沒，當為賈石，恭議沈君副之。」今日論名位，顯不顯，他特論之，辭
工不工也，卒不能強，諸俗吏皆恨之，尚書日再通禮教，有加，崇諸
人曰：「天下惟文之最貴，若富貴人，不事詩書，皆鄙夫，牧豎爾，初造
賈院，移巡撫，陝西，按部漢中，見其牧道廢，嘆曰：「此曹操所謂五
百石穴也。」自咸獻中，兵火後，羊腸為蕪，竟成榛莽，遂曰：「寶鷄至，褒
城修築六百餘里，龍首通利二渠，灌溉十數州邑，久壅塞，尚書命
長成二令，濬疏之，削平太華山，蒼龍嶺，諸險，菁陝西通志，述諸名

即授以文階拜卿貳章皇帝之知人善任愈為不可及也夫

尚用公傳

尚用公者金裕之標下人也世以右大家公生穎邁過人與諸昆
季共舉研公獨喜為辭賦不專攻舉子業諸昆季強之翁不可曰
士各有志以吾服經約策肥健休羣如華賦安能弄毛雉何有司
顏色也後諸昆季俱名士多提去翁乃具數千金行賈汴宋間轉
之河北翁既瑋才思歷歷名山川學愈富儀容閑雅所至人爭下
榻觀百策獲門諸瑋製詩賦古歌諸子弟咸珍之蜀道是時懷州
賊曹七兒最勳王所發李衛麗冠兩河五陵公子爭趨焉獨
自成翁汴水之難翁與賈各相失翁亦盡喪所賈金浪游至香趙
城趙城署令繼居安陽人常商客河北繼則出資有力者欲爭之
時翁神翁崩為安陽學時翁為文竟有繼已數年不復記憶至
是繼暫見翁大喜出望外父之翁以繼故之上黨上黨令顧居念
昔京師時一才得周君常依之寤寐既相見即翁也又大喜繼冠
大紅額具行李送翁如晉陽晉陽曲令彭君所甚善榆次令張君
聞翁迎之即金泰達瑜陽曲彭君將去之文水文水令何君奉翁
上座親庖酒為翁壽自恨得翁晚先是翁歷諸令見諸令以翁
中原板蕩家計蕭索爭佐翁資翁資而頭不受南而之陽城韓先
生能詩賦翰墨諸子任官仕宦解所交納獨杜駕過翁因與王李

兩孝廉豐慶及先兄弟從三美雅在宛傳教惟兄能遊燈火
輝榮翁賴然就解乃縱筆狂書詩物如衆道大發凡之受即磨
墨題如東燭竹 艷辭芳華御煉奈何今既老翁浪得千古名哉
翁上目農服兄請亮炳字訓陽年六十餘壯如四十許人子某十
一歲能詩翁大遊吳楚間廣皆有奇遇
外史以曰居堂諸文周令諸賦謂古今不刊及詎意於流離勞愁
中得禹周翁也方翁之在澤潞河內二三名姓皆殊色諸文君子
不得遺其一脔者皆領執箕帚事翁終身焉翁何以得茲過於梁
吾周耶翁今止望七矣縱談往昔紅袍翠袖僕僕局守同同余
真意亭日惟書杜五郎傳示人五郎與公大不類乃甚好其人然
翁夙昔豪華望性之號抑有所托而然哉五郎亦嘗請字名經極
愛其議論二三名姓翁之爭名姓也公不知其所狂久矣

法慶堂上和尚傳

師直隸任邱謝氏子累世皆名公卿父廷瑞天啟甲子舉人母徐
姓師生有異微七歲就學問學師曰讀書能不死乎師叱而大異
之凡歲父殉難物恒每有出女之志至十九母歿服闋辭家之武
定齊北寺脫白隸照菴師踰歲詣陽信受淵源師具足戒淵源師
母中在見師經行廊下持咒不輟曰汝法器也當求向上事師謂
律五夏方習教習禪淵源曰汝根器利律不為汝設期滿同都黎
住長白以新戒宜依團黎上座住也昌邑密菴師開講長山九蓮
菴師往叩金剛經隨密菴之萊州毘盧閣至阿難不知心處大疑
寢食俱廢終日默然衆勸之師曰吾輩修行不知心落處當何處
着力也眾乃服無何科密菴南恭大知識抵膠州欲渡海適病入
大勞開弘覺和尚住青州大覺院求入堂結制和尚開示不是心
不是佛不是物經一七日大惑不解哭泣竟日維那勸曰汝不聞
絃急則斷耶師遂放下時本師所和尚為首座落堂問師汝向父
母未生前道一句看師方答語所和尚急掩師口道：師不領旨
問師曰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是個甚麼師無對和尚便打曰鈍
直殺人師遂有省每著語與所和尚意弘覺南還屬所和尚住大
覺院師為侍者三載師南觀弘覺楊州興化龍津禪院弘覺再住

大童爲首座儀和尚主龍津師又爲龍津侍者一夕參鑑和尚問師百丈監拂子甚麼意寺師索威一喝人間掛拂子于舊處人作甚麼生拂袖而出鑑和尚頷之不能津三載者本師岬和尚四青州大覺爲書記歷面堂佛法事遂付爲馬時年三十三歲矣久之昔首座人三載岬和尚南省弘覺金粟普師權法慶時仰賴大覺爲法慶寺緇使日衆師住十載岸和尚主金粟示寂監院霖樹師捧遺囑來命師主法慶蓋康熙十三年甲寅五月日也師守崔公俊同知徐公槐通判杜公必摧泰府周公于仁知縣陳公食花鄉官布政房公之騏餘憲鍾公謬督都何公政七品京職馮公治世

通判房公金星知縣房公星聚知縣王公永露王公道鳳今進士重帝賜紫衣今大學士馮公謂師宗風道力嗣弘覺天岬和尚游沱陳公時夏舉人房公星著守府馮公虎臣暨曹君長瑞楊君述王君璣似光新命諸設法故齋請上堂開示釋迦不出古達摩不西來佛法遍天下談元口不開慈麼慈麼眼裏栽毫毛不慈麼不慈麼兜馬頭上生角慈麼中不慈麼不慈麼震却慈麼魚行水濁鳥飛毛落南堂靜禪師爲約法三章一者日裏食二者夜裏寢三者山門頭佛殿裏東行西行不許踏破常住磚南堂條律森嚴不敗犯易令人作太平好賊法慶亦有約法三章一曰吃飯不許味著一粒水二曰著衣不許掛著一條絲三曰山門頭佛殿裡東行

西行不許動著脚根若依如是行持萬兩黃金也今消遣犯毫芒十方一粒重似須彌卓柱拄下座而立大悲期場學者雲湧川赴此弘覺臨終時師天性篤孝：庶公抗節殉難屈余作傳入家諸躬詣濟北寺恭謁剃度照卷師入善同塔岬和尚城跡金粟建塔餘姚之鹿岩崗棲雲院蓋其難髮處也師念法慶爲和尚勅命說法地乃築法塔寺西北隅貯諸錄諸書余爲碑銘師又自著岬和尚本傳師庶深方丈不蓄一錢常閱素問脉經諸書方藥活人衆謂師傳勿繫師曰大醫入土上醫：心下醫：身匪繫也先是師隨弘覺赴 召京師萬善殿結制

帝賜紫衣今大學士馮公謂師宗風道力嗣弘覺天岬和尚游沱津梁在吾青矣師爲人坦易和平不高峻厲踞貌生機鋒迅發衆難湊泊得法者西堂模今西堂榜首生趣皆明眼知識其示榜偈云平空大地靈空辟始信從前不汝欺據于千斤須珍重法門况值晚秋時付提偈云帶角擎頭噴浪來金麟透網果奇哉而今師借雲門棒爲兩爲霖遍几埃其諸報事如浦德道蓮等各當其任剃度弟子成欽成脉等並戒子數百人今年五十傳臨濟三十三代諱中元鄂室營所著有法慶語錄劉峪詩集論曰岸和尚付法者古翁靈壁中收并師而四云古翁峻烈似

楊岐壁解讀似神秀中教有口似慈明師出入而離合之不
施不伐履道坦：至天童法守祖庭而普照清涼十方刹豈不
群文國土哉

樂安令張公傳

公名元龍字羽京鄆州京河南大康人幼警敏向學大節自立諸
生時流冠彼大河所至州縣凡解公督壯丁結寨固守寇每大則
去走近却歸之卒已李口成固間封分置偽官太康令成某張
猷忠部下賊也擁眾數百過寨公密謂曰弁王景曰可計而擒也
乃選勇敢二十八人伏草莽中弗語所以曰視吾旂往就之公與
弁迎偽令跪道左曰寨中欲供其擒幸一過令揮之前公又傍令
騎至寨外謂蜀豆設在此今吾眾寨外率五七騎往王弁招寨中
人曰訴者來訴來今日寃可伸也百餘人持紙狀出潛匕首令大
揮之前百餘人統令左右甫至橋公乃擒橋上斬一虜于是二十
八人奮奔走踰橋外向公急控令騎弁急梟其首五七騎擠壕下
無一免者寨外賊各驚駭散去自成遣偽將董學礼至敗去人大
出寨大敗去寨中人怖欲徙走公曰賊圍汴城未暇未偏師至皆
可計却之無恐也未几河大決自成南奔襄陽事稍定公隱隱即
請書自悔不屑進取或勸之公謂恐一入仕途志不能及遂也順
治辛卯大康令田公六善鼎重公強入試：輒售遂舉進士例授
推官公十年不就吏部除公處州遂符至家公度不自免會太翁
人從之遂之處：在萬山麓谷中地確而稅多稅後皆無田愈不

世十九進之他處公至臨田數萬頃乃志還順治時即司理在者
會所大小獄每三月曰直李公治諸友書各當法無避情時有大
崇武騎從夜飲過市醉涕泣如雨自署灯曰欽命對賢某衙蓋素
以無情註閣下者也公大召兵吏縛之立其死于是大司馬趙
公建臣中丞朱公昌祚蔣公因柱交善公公歲大丰面杭浙東南
目公為十一府推官無大司馬嘗微公視蜀料行間至台州台州
大帥某舊聞寇將所謂聞塌天者驚驚不館見公執帥候騎責
曰帥人臣也告奉司馬檄是司馬所疏奏者帥奈何不出公又曰
我大康張見龍曾與帥遇之矢石間帥習告久矣帥奈何不出帥
始知公大驚倉皇兵服來謝罪以重萌進公笑曰吾嘗貸兄耶弟
一清冊來可耳庶憲某嘗入人大辟公檢其兇力出之庶憲大不
悍公謝謂告為朝廷慎法律非敢與上官爭出入也久之庶憲
以公清正所持舉他乃止公前後雪冤獄訪復宣平諸生鄭希賢
等處州縣吏多錮杖罷至有物故者公皆全之歸會大計天子
推公卓異第一特賜上方紵錦衣擬內召值例改令樂安公至盡
燭火耗水脚眾爭赴歲完積逋八萬金有奇暴子弟挾睚眦怨郵
豐語上聞先是孫某王某呂某某無良至是聞公廉正袒請罪
自新底無費兵伏者繁好介蘇大苗于士化等就法賦盡出前此

樂安例也直科選吏人未卸恒索金索酒食至十數輩至則置公
所中棘垣重之數百人辟立裸溷落中即或暑祈寒不出歲底更
開之太府公則盡反之立撤去即團灰無一長繫者公堂請免諸
不使費上官或強之公曰吾計國計民不計官倘脫印綬去亦合
宿願也公雖深不持一錢性慷慨好施予每歲所獲為繕城陞修
衙宇賑困乏素以憂去官給絮果甚眾請蠲闕九年稅三之一督
學使按青求逸群士獨不受檄曰邑正之此月公重文學所至
皆武廬請在廬有緒雲鄭孝廉樂安有陳生荀會諸人治績存去
思碑不具載

外史氏曰吾學嚴徵諸編海忠介諸人振風斗采中外蕭然所
遇永陵英主士大夫矜名節以分義宜為戒故耳忠介直而雷
至不能格外存一士其于古大臣之義或缺如也公仁俠重交
遊使在宰衡廬下當要賢者僅浮沉州郡致聲卓曹間非其地
矣王牛馬不柱車其公于括蒼桑州之謂與

弟雷田檢討傳

弟雷田家諸城叔高祖相弘治戊午立元隱居不仕祖旦舉萬里
丙子與鍾大司空公羽正同榜大司空公堂推重之官蔚州知州
平涼同知有惠政父鳳即諸生有醇德善屬文雷田生是世少諸
諸生受知督學錢塘戴公景魯宣城施公潤章武陵劉公昌臣山
陽周公龍甲亦第一新鄉楊公毓蘭亦首拔之貢入太學先是雷
田應學者之不知古詩賦古文辭稍三余八股為樂府五七言近
體邑前輩丁公野鶴以詩名家見雷田所著大驚曰邑有是人乎
遂忘年與之交邑令黃崗吳公之珍永嘉陳公邦紀親式其廬刺

酒酌集詩名諸郡邑前戶部侍郎周公亮工來刺青樓部諸城郵
亭中夜遠吏人扣門迎雷田至公大喜握手曰昔在京師得君詩
今遇茲幸甚浮白共飲乘興登超然堂倡和詩數十首自此雷田
詩賦流海內矣刺米杞雄鎮集試有司不利人勸之專工帖括雷
田曰此道榛蕪久矣吾自開而自第之耶不願乃走大峴治官祠
至岱嶽觀日出觀闕里少昊故城自陪尾泗水四轉渡河淮遇雷
塘蕪城覓碑香山光遺跡亂大江之金陵典諸名士接諸名士咸
為之下馬燕飢獨眺過江集歸試有司不利人勸之專帖括
雷田曰此道榛蕪久矣吾自開而自第之耶不願乃入大學踰黃

金臺與酒人遊試有司人不利過廣溝遇故人劉子羽題詩即壁
我已休遊歸魯國君今來老入燕京竟與悲風人勸之專帖括雷
田曰此道榛蕪久矣吾自開而自第之耶不願一日自嘆曰吾先
兵五十年忽焉已至千秋之業寧必以軒冕為貴哉遂與友人
劉鏡菴翼明張逢海行從學張石民伺徐相野田趙壺石清張白
岑係隋昆鏡平開九仙自來練峯下至龍湫石卧象結節而居曰
吾受記為山中人矣絕意仕進見山水奇秀詩愈多愈工雷田少
嗜昌谷青藤頗厭之工空同滄溟至是七言體獨開生面五七絕
入李杜堂與而空同滄溟諸家不問矣刺臥象山入集以未刺詩

二十首付白峯昆鏡曰此我一生精血也秘收之醢鷄之紫或不
至覆瓿耳雷田既為詩大家好喜人工詩刺邑人王鍾仙李謙中
稿戊午今上詔博學名儒崇臣鞠均以雷田上開親試來闕者
五十八雷田與其額當時有以資格限者俱校翰苑官雷田補檢
討纂修明史適西洋貢獅子雷田賦獅子歌傳頌長安人為東武
吟宛陵施愚山先生曰百年未無此作矣雷田同官陳公佳茲約
赴黑龍潭拈韻賦險韻詩雷田曰此韓昌黎用此自誇耳何足貴
乃即席成二詩陳驚服雷田名隆中人別號漁村卧象山入今年
五十二初雷田家兄弟有秋愛堂者雷田曰然必相家言乃手先

崇創築一臺書滄溟華山記一通藏其中不踰年而雷田應詔人爭傳為奇事云

兄煥章曰吾聞之友人曰當博學名儒之試東閣也

萬乘臨軒自定甲乙大臣鵠立左右紫泥重玉捧姓名以出榮哉
處安徐樂無是也下至文園令因狗監右丞因爵輪袍溫矣奚足貴哉奚足貴哉

訪我仙人傳

余宗人長山孝廉曾君忠信君子也一日來心寺東舍為余言生平所見云常居一室似夢非夢見一羽人立榻前曰我訪我仙人也與子有夙緣來晤于子此他日常與子通後兩容清真萬籟屏息曾君兄弟有降此者曾君喜或指以踐鵲我仙人前約也無何筆拙：初書云子欲與余劇談余茲刺亦甚暇古人青松見志白水盟心乘此家相道余本末余清郡北郭人也姓王氏數世貧賈門戶寂寞既喪春萱人之族姓年十七值天啟初年日行乞于市幕樓街頭或野寺古廟結絮破瓢常相守也罷諸富貴人錦裝繡轂華冠鮮衣過其前或怒而嗔或嬉而咲策蹇去了不相顧也余自傷曰若輩何幸而我何不幸也天荒地老生我何意父兮母兮育我何為屢欲自經若有物阻自念可投窮崖深壑中至雲門下有一道者至問子欲何之我呂祖弟子何五子也與子有仙緣故至此聚窟洲可尋芙蓉城可覓何謂：久居此也時余飢甚道者給一餅飯畢頓覺有異道者携一鵲曰此即子也余不敢究其故道者曰子可名鵲我此余前日所以告子者曾君再拜稽首曰求仙難子易子鵲我曰甚易甚難子足踏九州日當四西消息往來紅雲結隊紫瑱成林道遠玉京徘徊益殿朝遊蓬島夕駕

芝田山外景自了自快不假他人故曰甚易浮生幾：塵勞紛：過眼繁華如夢自喜轉勝舊春惜焉莫思南柯北邱玉魚石馬真金載于人間失驚鴻于天上故曰甚難賢君曰仙已頗知願聞佛乘今在何等鵲我曰我非昇冲舉者也賢君曰仙已頗知願聞佛乘鵲我曰三界外事諸天莫收我豈能知予不觀楞嚴子余自想成因自固成因果在飛行仙矣又曰人生不幸寔為大幸人生大幸寔為不幸若我父母俱存六親有在五濁惡習亦自當：寧能作出世想耶賢君曰冲素飛昇蛻化尸解合單能否鵲我曰子主組情深軒冕業重斷不能矣未益壽延年可爾是日問答甚多不能悉記姑書其略

論曰昔哉鵲我仙人幸不幸之語也昔人謂蘇季子有難陽二頃田豈得佩六國相印哉此言雖鄙可以喻道

王暉黎傳

王暉黎者青光諸生也少負才不偶一日應有司試在前列歛印中自竊笑余場所靜士窺問之洋答去其自竊笑謂既不得志願安能若耶即卿道上虛生取富貴立功名哉康熙戊申地震後七月初更就寢遂夢自見時父右母俱在命就外傳舉鄉士成進士推翰林納修承旨改監察御史大理卿通進使樞密副使吏部侍郎尚書平章軍國重事司空左丞相晉丞相于告勅立祠京師與其所居里弘祿如制祠樹御賜碑黎撫碑笑而寤三更初也其御賜碑能歷：記之同平章右丞相東野主聖奉勅撰文吏部尚書甘元白家額御史中丞馬子敬書丹其文曰恭熙三十六年大正御兆熊殿居臣主聖臣元白臣子敬自東閣門入王曰前推誠守正文臣銀青光祿大夫上柱國司空中書令平章軍國重事大傳臨洛即公王暉黎勤勞我國五十年社稷又安熟有寧業皆其力也今予告孤世懷焉其立祠京師與其所居里仍立石曰旌勞佑賢之碑卿等其勒大以進臣主聖臣元白臣子敬承命稽首退閑旬日爾具稿上報可乃醵諸石暉黎名某以字行書光人族居吾國之休谷曾祖父祖父父曾祖妣祖妣各贈封如制黎少好經術多智年十七舉孝廉恩得張將軍糧兵十萬所過多獲修里

中人何幾乎臣去報曰是女所侍避也遂憐慨遂張將軍馬有大
言將軍果判耶倘朝廷命將軍有如此者將軍能長驅進乎
將軍不能將軍止告為將軍計則將軍全矣是時張將軍介冑之
士相立皆疾視黎：弗為動守曰張將軍下王生張將軍下馬握
手為生乎欲張將軍母以意殺人日十數計黎力阻之乃改悔即
下威羅拜張將軍亦欣然听之張將軍以女字黎竟用黎言與俱
京師于是朝廷赦張將軍罪留直宿衛黎舉進士官編修承旨直
日講知制誥起居注寔錄旋改監察御史勅權貴諷州守以塞近
畿河堤功稱最安撫使存其才賢當賜環晉畿南二州刺史入為

大理寺卿銀臺司通進使晉史部侍郎尚書領樞密副使值張將
軍入拜平章軍國重事右丞相陞見奏曰臣武不當黃麻之遊吏
部尚書領樞密副使王皞黎有文武經書才知古與壞成敗得失
之端宜與軍國臣倫外藩可上以黎為左丞相一時中外皆以陳
平周勃况而相因云會有兵警黎與張將軍分道出軍事平晉郡
公太傅張將軍乞骸骨若京師奉朝請不視事都堂黎進右丞相
獨相十年親戚故人見黎黎南向坐趨親戚故人東西向出入衛
吏傳呼踞坐有與上雖諸父旁行不為下自謂軍軌體如是也前
吏部時斷重獄坐同官大辟眾咸畏憚之至是聖諫文章初黎專

世上怨聖諫聖數年幽奇固面之黎怨聖諫攻訐其辨詰多激切
有者曰冬長夏短時至則易天道也結綬抽簪勢極則反人事
也黎累而危器盈而溢物理也明公居大有為之位建不世出之
功海內在其掌握人主喜怒與俱亦古今所罕有也語曰知止不
辱知足不殆又曰四時之序成功者退明功不于此效止足之義
明序代之說而論是寧惡伏馬司諫爭效批鱗譬之射天下其藪
矢共以明公為鵠也吾甚為明公危之昔博陸非不有功于漢也
而宣帝罪之文饒非不有功于唐也而宣宗斥之何則日中則移
月滿則虧也惟明公早自審勿忽黎素以理學自飭尤不喜鬼神

經史所載軍報事必極力辨難終底于無有而後止坐客有舉南
柯焦鹿事相質者黎曰茲皆因約幽放不得志之人假以舒其鬱
憤耳若僕四十年將相富貴以為夢可乎客顧而笑至是听告者
言意忽動謂張將軍曰田舍可樂何戀：焉此為其乞歸歸則必
所用心畢精陰陽圖緯之學杜門著書百卷皆言吉凶微驗事名
清夢醒遂自書夢醒道人又謂是天之意合其宣之名宣天是屢
起聖辭後上遣使存問賜几杖祭田五百畝廕子孫文武有差黎
上表謝曰臣田野鄙夫幸值盛代累官台輔侍罪中樞愧無補衮
之能每切懼淵之惧雖躬接詠詠誠心懇闕庭惟大王益勵遠前同

約近若學就將而可大兵服戒而無度伏念史部尚書中野主望

魏處士傳

忠貞端亮文武兼資可同平章事樞副使廿元白執德不四發然
有守可吏部尚書掌內外銓印馬也田監察御史馬子敬巡按監
察御史王可行伉直剛方纔違匡正可御史中丞羽林大將軍充
世公各重乾人歷岩疆曉暢軍伍可如楊麟例晉節度使遂因多
故畬畝未開修士橫經艱步皇路顧大玉勸惕夙夜以副天人又
伏念臣幸列昌朝過水思教奈枝八百不減成都舉火三族已踰
平仲今寵渥屢傾以重臣過聞名驚悸莫知所為乞收還成命庶
安愚陋謹奉表以聞上不許優詔答之臣主聖臣元白臣子敬系

魏處士戰國時以應召者其族也遠祖諱林居散出周武王伐封
放牛于其野雖不仕稱草莽臣處士時周東遷處士旁京畿慕秦
幸其族姓者降衣冠轉次郊野含笑迎人遊客多携肴酒嘉敬坐
焉席與處士酬酢至夏秋處士亦以家果餉人味甘冽曰終山種
也有兩族子如齊相用之殺三勇士處士頗厭之曰奈何與人
家國事後處士年老值呂政自閭中破出谷陷京師報王滅是時
處士有友人在洛秦皇東禪乃于澗谷受五大夫爵處士聞之笑
曰吾友人養骨勁節嚴寒不變今乃膺秦爵出告不意遂避秦人

之辭曰華胥之國有元臣天風兮垢收生塵落拓傳經渤海潛
歎向郎卿再問津空房隱生笑為因南來甲馬如雲屯銅焦畫擊
夜飛燭楊衣對之若無人忽而班荆綽綽深並學宵征叩帝閭含
元前殿親詢明光視草管金銀綉衣持節馬駟百足望之走
遙巡槐檜氣解使書陳名注雲台圖麒麟天子趨名秉國鈞房杜
姚宋斯其倫秋風忽規憶糖等著言百萬宣天恩臨軒受簡辭紛
沓記功之碑何嶠嶠

將無且可作有若真有者宜其能為之如画也取孫瓚誌

竇隱武茂至晉大元中漁人黃道貞泛舟入村人餉之鷄黍其商
孫謀之曰昔先人卜築于此自分與立人絕今有闖入者五大守
鑿山伐木勢必至逐匿別墅後之人不得問津焉其後亦有狄
梁公門者稱狄梁公能得士終非處士家法不之錄唐申春同
屋山北門蓬海石民白峰兄浮玉遇其子孫石屋家谷間自叙其
本末如此

獨不叙其在平都觀裡乎王母會上亦當照顧既曰艷則乏老
成致其宜乎劉禹得之紅塵都之也

徐肇餘傳

徐肇餘者南中諸生也少負才博學明當世之修與黃龜生王茂
達齊名屋不售場屋榮嘗語人曰國家以三場取士今以二三場
為故事有司謂明出題諸生日夕奏奏其故皆曰免揭其名于
壁告不敢以苟且從事祭每二三場必漏下一刺二刺始出崇禎
丙子黃元公李心水兩公得其卷曰此經濟才也欲置之元魁與
試者立持不可竟就副卷壬午廷臣有奏重五策者得旨有異才
能徐陳國事監臨官特奏大用祭喜曰吾售矣眾謂其愚謂命中
不在五策史人多嫌其長篇棄不錄錄辟有司必曰吾輩皆以空
疎得科目是蓋形吾短者不取則諸言路必曰此人得志必懷
慨論列于台華甚不利乃羅織深文巧肆譏彈黜免然後已祭不
為意入末場燭滅春監告監臨以故監臨命真草盡燒頭書漏下
燭已盡起就庭燎二鼓方竣策各二三言起而登堂四顧躊躇
淋漓滿志時監臨倦已退見三人袒而不冠飲庭中乃受卷令也
祭前而大言曰諸公有策若此而不給以卮酒乎三令矢于酌酒
技祭祭南向而坐舉酒向三令曰古人飲必賦詩詩可乎三令笑曰
可乃歌曰日出中元不照壁陰君子有酒不飲貪人賦詩舉爵有
礼有文今夕何夕卿樂我貧東鄉令曰秀才何名姓何郡邑必售

售當賀祭曰破例飲諸公酒足賀售非祭志也西鄉令曰售非秀
才志曷至此祭曰因制也恐負今聖天子求賢學至意北鄉令恐
令隸人逐之時祭卷在隸人手祭請隸人裂卷遲出以終諸公酒
隸人奮臂瞋目視東鄉令叱隸人逐舉酒謝西鄉北鄉令皆醉
而起東鄉令就燈下讀其奏擊節稱賞盡酒祭乃出祭竟不偕得
國中春闈五策或怒祭令掩毀故吏人不得錄祭以未悉東鄉令
姓氏為恨自錄其策献于先師廟焚之終身不與科試

外史氏曰語有之女媿美惡進宮見妬士無賢不肖入朝見嫉
以其異己也賈誼進厄于絳灌劉蕡見阻于馮宿祭寧不聞之

乎凡因之今誰其過從祭欲借此以結主知亦太愚矣汗血之
駒禁步于萬里照乘之璧潤光于砥礪其祭之謂歟其祭之謂
歟

烈將軍傳

晉平定人標將軍張金城字應生有神力讀孫武書挽弓二百石跨鞍提生人數十百輩莫當也中天啟丁卯武舉平送邢三德悍無敵當車騎劫當容忻代間一日在老營堡有撫標健兒一隊襲之三負高崗下馳抵而健兒舞衆披靡反走開堡中時將軍自塞上未過堡堡人謂將軍前有變居勿住其言三強梁狀將軍入登堡城樓衆目之曰三也見三扶盾怒馬堡東西馬堡人速遣諸騎出否則引大隊來盡屠汝等前所扶而健兒奮袂會三且近將軍曰可矣乃自堡出哭一矢三怒來迎戰輒合將軍左手挽三馬繫

當前所擒賊賊千百人日暮賊曉將張張友又者未哭陣將軍衆其頭狗軍中奪大營一龍文旗賊已敗將軍馬忽蹶坑壘中賊衆勢驚驚射之將軍奮臂大呼曰大將軍善為計吾常為勵免助大將軍殺賊賊中爭傳其語將軍殺為神水旱禱立應土人祠之曰烈將軍廟

外史氏曰史言李翰為張巡許遠立傳頗詳容猶不載雷萬春事學者至今恨焉周大將軍提孤旅抗賊全鋒數十萬勇且烈矣賴叙次者以傳尚不知桂中堅當賊要害有烈將軍未也由此觀忠義個饒之夫文采不彰名湮沒而愈稱者多矣余

系烈將軍附大將軍後俾史氏家採焉

舉三若嬰兒在掌中自是將軍名大譟起崇禎癸酉流寇犯山右將軍家居率三五精甲統擊之日有斬獲寇遁入豫將軍間視賊營壘因飲樂平山下村舍薄暮醉歸一大虎當其衝僕舍皇隆營溝中虎鬣地而噉將軍所乘馬驚逸墜將軍酒微醒曰虎也乃咆哮如是虎聞將軍聲急急赴將軍將軍躍身起拔所佩刀旋空下刺虎胸中一手按虎項至地虎伏不能動踰剗究斃矣是夜月明將軍出血刀立虎側躊躇四顧曰快哉余何虎乃獨行至是將軍名益大譟起大司馬張公鎮陽和辟為營將久之屬提兵在都督周公過吉標將軍擊將軍甲中李自成過寧武周公禦之將軍

陳知白先生傳

先生名丹金壇巨族也金壇當旧朝時名士出虞山雲間上而寔陰先生為祭酒諸名士詩賦屬先生手為頗多有知之者先生謝不受于是眾共服先生藝若是而吾自匿殆道者家流固難為知白先生諸生時學使者遍檄諸州郡諸文學集吳門稟試詩賦糊名以進學使者視于廷署榜首先生名曰吾固知非陳某某當也先生耻俗學干祿溺于功名值國家多故意欲藉制舉策畫當去屢挂遂弗成不與眾屑金壇今會而技素不喜文固與先生陳壘始中先生會學使者授先生第一驚謂此前學使者令八郡士大

拔冠軍者也今奈何悖至是獨不千秋百去名乎今愈怒愈叟語中先生先生幼讀書謂功名可立就乃今不得計典俗史忤恒思擲頭上巾謝俗吏去終不事筆墨矣金壇諸文學又勸先生主文壇先生視三寸管如鷄肋不忍舍几去几就先生愈激楚悲放文益工益不合有司無何流冠江江北見杜矢從四射嘆曰天下事自此去矣先生雅慕先代至是謂丈夫當重茵坐列鼎食不則如鴻鵠孤寒橫絕四海豈肯遊走尸生死者乃走句容依陶都木家山結茅隱棲前堂羅鐘鼓張生徒誦生神章女青木郎真人姓日琅三連戶外或入其秘室手諸編則古名臣孝子傳先生蓋天性

忠孝人也先生之宛洛遇李自成大隊至察先斃奇異豁達可謀天下事故致之幕下先生奮鬚戰立怒罵諸狗彘不旋踵磔棄辟賊驅之去先生問亡走不知所終或曰先生有異術解去又謂先生竟慷慨罵賊以死

外史氏曰曰余過江阜有人抱玉碧之琴歌曰大鵠大鵠兮翼垂六間巨鯨巨鯨兮鬚鬚八眼擊青墩兮乘白雲兮兮無痕以余所知知白先生是耶非耶姚平仲傳神龍見首不見尾其先生之謂與具先生之謂與

王武周先生傳

紫洲先生名庚字長庚又字星容濟南利津人少負才向學補諸生好遊至余家先大夫慕其名容之城南春暉園與共筆研給館役後先生西入秦隴南至荆襄學日進丁卯試有司時朝廷勅各省直程文七式子原奏典試者不得署筆主考張公養陸公一舉向諸同考口士子多以二三場為故事所為奏安收入試錄以進搜三日無所得處方黃公憲卿監臨曰常求諸遺卷得先生五策大喜遂舉賢書二十五名今古異事也卒未試南宮落第編修王公仰深惜而重之請入幕次時諸翰苑皆少年不諳詩賦每館課

皆袖其奏私第先生與編修吳公禎代屬筆才思湧發錯落跌宕一時諸文君子皆謂徐孝穆庚山子復出也後除郛城教諭值前所善倪公于義自簡討改侍御按山東于先生有舊欲薦之朝特用入考選中科道可立得先生毅然謂吾不以故人力除美職也求止倪公嘆曰孰謂真古人也郛令姚可崇藉偶逃則註諸生列可以于獄郛人知其冤要改抹先生憤走撫按曰果諸生偶逃責在職次及今耳請索其狀先生于是棄衣冠回有公庭低：數十百言郛令詰寒可火事得白而先生名大起中外壯之遂晉先生知代州上達司禮太監王坤視九邊撫按守節而索郛迎鎮帥戎

眼跡乃失押所立道左坤命自郛守寄布稍旬創跪不得冠帶先生憤不受及郛坤大怒曰渠不欲官耶朕抗命如是先生長揖却立謂朝有官春冬服紵絲夏秋服紗羅祖宗未定制也內軍門固尊寧尊于天子乎抑首伏氣委蛇整折無敢出語夏畦卑污之所為士君子所深恥也吾視去吾官秋簪箕坤氣奪久之乃曰王某其男子吾當放金英荐薛文清于朝無何卒于官王公仰為經紀其長以歸于某諸生有文名先兵火家遂絕

李煥章曰余童子時見先生甚貧約與先大夫談軍國事色勃勃動而人皆以文士目之誦先生題鸚鵡洲張起公諸詩遂欲

卑其生平此豈知先生者哉中消怒先生而中怏反甚過之雖中消賢亦先生氣有以奪之也余度濟而西哭其墓不忍置而去云

左鴻臚連公傳

李衡公德裕曰：科目不以盡人語，雖舉子有識者亦採焉。夫大抱業，雖然取黃金印，斗大如興濟伯跡，容堂聲振天下，苟可謂數百年來第一哉！如左鴻臚，多洲公可饒矣。公鎮南州，太守于八古，皆明經，幼卓犖，不能偶。從鄉先生句讀，甚苦之，謂人各有志，我安能棄其所長，趨鄉先生繩墨，無所就，以章句為孤爪。鄉先生與我不兩失之乎？謝去時，車騎雅習，貴人遊火之補，為郎歷序班，署丞鳴贊，隨堂皆弗溺其職。鴻臚司丞京堂，例會推心，卿寺大臣覆奏，始報可。公侍烈皇帝，帝顧公，名士耶？公惶懼，頓首，帝曰：無他，

王剛芳傳

鄉亭張蓬海石民，向余言其里中人王剛芳，上女皆儒者，至芳，芳易失業，日博場酒肆，中諸長者多惜之一日，西之郡北郭市中，見少年跨騎過，諸博者遮索，所負少年馳而去，匿別巷，而又往索之，芳隨眾旁觀之。少年與諸博者聞恐，具有勢家僕助之。少年寔芳，乃勸諸博者事稍解，少年大感動，相與訂交，竟結為兄弟。久之，芳至少年家，少年所供皆暴子弟，擁悍帶佩弓刀，出入里中，日夜縱飲，語終罕驚人。芳偷自語曰：吾誤入賊巢，中奈何？又久之，度少年與諸暴子弟不吾疑，云前邑令盜殺事，諸暴子弟大醉，向芳曰：

爾家以博士起田間，即弗涉通顯，然世為詩書，可更去矣。英未幾，帝特旨晉寺丞，且特旨晉左鴻臚，大鴻臚去位，方會推公以報歸時。烈皇帝多奪情，例頗屬公公急，馳囑子職亦以諷武陵也。歸，姻御史成公素所彈，武陵者語曰：不知其人視其友，不知其友視其志，連族旧朴，厚公更濟之，權宜即所謀，富人產弗錫，銖刺于人，折節與人交，不事機變，歿年六十四。

外史氏曰：余習見烈皇帝，郊社天地封禪巡幸，諸大典，礼美哉！巨觀也。公介然匹夫，端簡超庭，陟位天子，時乎修清用格，祖考洽神人，豈僅脩應從為榮哉！五品官至蒙御批，更名載之史，真矣！

合單所為也。芳謨應之曰：勿謔言，勿謔言，安有是諸暴子弟指堂中所貯金，壽星像，諸城署中物也。芳隱慚曰：渠殺吾邑父母，不義當賊之伴，相語曰：吾輩教人以出，適巡至此，家中事當何似？欲往探之，有老母携俱來，則常與諸兄伴，衆曰：諾。芳潛之，即會邑榜李姓者，以盜事，即太守嚴鞠之，因甚諸捕者，繫獄日，扑責無寧，居芳私告李姓，以故再三訊之，度不妄，密白即守，即守與之俱告道。俞觀察陳公夜以輕騎出，芳先導，四鼓至賊所，芳先入，始曰：老母在門，少年方起，芳急手縛之，兵人謀進，成擒。先是，芳乘倉皇中走，取金壽星像置懷中，少年口呖：辨芳出以示之。少年無辭，賊中

一鼎亮渠在別所芳索之渠半起擁一技芳笑至渠拔刀芳起抱之堅三擊皆不中兵大至方就縛邑令公子陳公良以數十金謝不顧別曰合豈以此索取貨哉吾痛告邑父母耳少平者劉七鼎亮渠陳雙刀寄沂水人

洞庭丐者傳

洞庭丐者不知何許人日乞食蘇州其跡甚異不乞諸富貴家諸富貴與之飲食輒委之地揚之去不顧也乞諸村落農下戶僧寮道院一呼曰餓甚人不應則棄而之他不再呼故恒終日不得食亦不改悔也之洞庭東山相羊寺僧多厭之驅之去復來乃題兩絕句壁不信乾坤大超然世莫群口吸三峽水足躡萬方雲又有形樞是假無象孰為真悟到無生處梅花滿四隣昌陽善仲子學在貞毅公子也僑寓吳郡一日往洞庭東山入相羊寺見其詩大異之請居客座論古今事至明水丐者忽痛哭掩兩耳走匿出越日復來語仲子曰君真知我仲子喜與之論詩并有理久而丐者忽亂以多語仲子亦不之怪也不辭而去不知所之仲子旁皇四索之不憚數十百里或告仲子眾皆以丐者為君累多訛誇詰仲子亦大喜曰我國知其如是也仲子嘗至汪太史鈍菴書舍求作小傳必以丐者入其中丐者詩頗多多恍惚世外語不可以理解間有俚者亦有味丐者兼作南北語終不悲其何地人論曰宋王晉公佑禱南岳遇道士牽子連子連仙去事甚奇仲子索丐者而與之交人有謗之者竟不顧得毋國破家亡流落吳郡而丐者獨為知音哉余亦不得其故矣

列斗杓先生傳

列先生元化字季雅郡諸城人世居琅琊山下自其父左濱公有逸德稱卿卿臺劉氏先生號斗杓杓嘗曰杓音標又音酌吾酒人常從酌中萬歷己酉舉人官高陵令再拜離川令與郡守却杖勸歸作逐鹿行以見志後取其稿焚之先生居左濱公所遺萬竿竹園園傍琅琊臺先生日持酒一卮酌大海中臺上有秦碑丞相斯小篆五六字餘剝落不可辨同遊多惜之者先生曰吾恨不盡鏤去作尤秦行後又取其稿焚之先生學本老莊喜裸葬著裸葬文集土壙一自撰墓銘一祭王無功仲長子先司空表聖文各一曰是可殉吾墓一日忽曰吾酒人無需此宜免醴醑甲申夏先生北向拜大哭焚衣冠語家人曰吾學臣當素葬不得托于酒人製絕命辭曰烏：誦之家人勸曰草莽臣也義不當如此先生叱曰吾家逝此去耶乃怏怏鬱悶以死死之前數日先生故人子膠西王君如辰來起視其一傳悉先生本末畧云先生庚戌己售于張宮諭以誠為領房者所阻與句容人張榜拉列副奏高陵時學宮廢取諸夜合錢先生愁悉草去另為餘設有母訟其子先生正衣冠肅坐命縛縶于市已而先生泣諭其母毋意動于大恨悔奉其母歸歆如初大猾橫里中擒之立置于法邑大震動直指河津李公部

高陵命先生者獄多所矜擇直指薦之劉會制府攝先生材畧可辨冤疏調離川即守某治即無狀先生至入心官其能教以事相忤遂自免官歸路過鄰州見巡撫練公因事兵脩王公應揖曰令在離川即風憲廉正如兩公皆得以利害爭况即守墨而鄙余何以上斗米易吾初志也兩公固晉之先生更謝曰是非愛我非愛我作 賦：十萬：言又取其稿焚之旋錄其中一段乃左濱公任俠解人緩急數事也先生凡三焚稿其不愛名如此海上林仙翁士大夫賓禮之多苦其論道精與先生著泰同悟真諸註皆出仙翁意外勝有兵警先生遺書高相國公勉以效死勿去之義先生喜作詩善臨池畫諸家墨妙有子子羽名翼明詩冠一時精紳書微孫過庭入微有存詩晚詩老詩餘詩數種

李煥章曰奇行名：廣行坦：名匪所起情非所遣其先生之謂乎先生本貴老喜裸葬自撰墓銘無幾至人兵鼎湖之遇先生又中變焉可不謂知所取舍哉至今讀其語曰吾學臣不得托于酒人悲哉綱常所繫也

附跋

余自順治乙未識師于芹和尚侍者今二十五年矣其朝夕晤聚則自乙巳仲夏見其弟子傳懋諸師稱師掀翻藥業縱橫今昔巧錯金針不施鉄面劍刃藏鋒大聚無餘十方有情之方便門平等地光明幢也傳懋親炙師久具不誑然余所以服師者矢志宿棄傳舍利利百城一枝泰舒自由捺衣而住挂錫而棲任遊緣合窅亟示舍然師命所臨位可二十載捐頭顱于仁王斷肩臂于蘭若此師之守身者脚履也全提正令不假姑息容悅單寒劍鋌貴要頓漸双教律魚攝不示義學以岐途不掩文字以藏拙有時焚青

龍之鈔有時拈石門之禪因簽得兜楞伽可以印心象罔覓珠大藏皆能碍道不妨獨是亦許大同訶責天衣識彈舜先眼有活暗句無死法此師之起宗越格履也麻麦適口壞索遂刈禾負薪拽石捧土等甘苦于四眾恤飢寒于一切位證覺王旁同行者此師之日用過活處也厝剃度于宰堵玻璃錫孝慮若龍崗表而浮屠貯法俾于棲雲本本流傳不減大鑒此師本本水源處也旁涉儒道泛覽百家游藝辭章玩娛翰墨間三笑于東林立八關于梁苑曾閱莊子內外雜篇曰渠雖外道言辭弘怨吾每編其篇章究其病痛矣山覺和尚著莊子提正山僧亦此意此師之驗人丈士青衿

黃冠相酬偏安也師本橙繩床破衲敗絮有孤藥室無長物而粒未結絲必念大衆此師淡泊明志舍己從人處也余為此傳末盡師什一只因身在廬山中未識廬山中真面目云耳

辰隋司馬公傳

不伏波樓船令諸蠻先失長內屬守外臣今有其人業并客京師
有自衡湘來者言辰隋司馬撫永順土官事永順土官遠祖棟安
濟大為裨將遂世據其地嘉靖時胡尚書宗憲討海上寇徵其兵
戰勝陶氏德兒港尚書欲以名妹王勉兒賜之奢寅判重慶督臣
檄梁健兵五百黔江塞倉東出路張獻忠數犯數敗去以故永順
益驚驚遂黃崖左縣雄長南渭施溶上溪三土司間矣皇清初王
師屯長沙永順以五苗長屯保靖保靖渠要地也已而弗自安願
助兵一隊自大中丞下皆許之司馬徐獨抗敵曰南服弗靖旦夕
定爾奈何借公廢為聲援今夜即有輕漢心永順懼斬山谷自絕
即徐司馬遣漢把往宣慰曰日者大中丞以爾頗獷悍觀望欲移
衡水辰帝之在行者深入爾等谷撐尔牙犁尔庭尔今日要永順
兵司馬憐爾力白止之欲命南渭施溶上溪分爾地七八百里遍
給告身擇爾國中之有才力者代宣撫魁結司馬憐爾又力白止
之今司馬且卑騎而陽聽爾就約束于是宣撫大驚援面縛詣轅
門請納地歸縣官自贖司馬大叱曰聖天子撫八荒愛爾彈丸區
耶永順事大定客又言司馬前襄陽理事時累出奇奴冠劬西諸
大帥爭累旗旂去丈夫哉語未竟景房泣血趨拜曰辰司馬非徐

姓

告父也諱林字某侍御公長子余倉皇謝曰誤誤
外史氏曰衡湘人呼徐為隋莫辨也音聲之偽豈不微哉作辰
隋司馬小傳

段恭議傳

段公名復與字仲方鄆縣充州陽穀人。生沉毅有至性。七歲就塾。舍記故事。遇忠孝。即肅容拜。而自負其太父教諭。公見而憂之。曰。此至是國家當奈何。相而哭。人莫不以為迂。未幾。母歿。公慟。語同舍兒。慕我詩。王偉元不忍。請我不忍。廢也。同舍兒走白。其師師大驚。弱冠補諸生。累試高第。丁卯舉于鄉。甲戌。擢進士。授南戶部主事。以父年老。請假歸。會邑有兵警。或勸之避。公厲色謝。揮戈樓櫓間。邑無恙。人自此知公能踐其素言矣。父歿。公哀毀。欲死。念孔子謂。狗親非孝。服除。強起。補刑部員外郎。中皆稱職。壬午

晉慶陽道。恭議慶陽寇大起。盤居。芦坡。崩槐樹莊。諸處寧州合水皆陷。公督諸軍連敗之。擒渠首趙獅子。鬼人王可大。飛單盡復諸州縣。癸未冬。李自成陷潼關。據長安。陝西降。公乃集諸眾。揀血。鳴師曰。吾輩讀張許。睢陽。意勃。動官死職。將死。經合計決矣。眾皆泣下。奮袒大呼。請公部署。三日。部署去。賊遣使來招降。公怒。亟斬之。繫其頭。殉軍中。三至三斬之。賊將軍董學札。賀琛率兵數萬。來攻公。迎擊之。卻外大捨去。自成裂眦。擊。罵曰。我國知向。使在孫侍庭軍中。我幾殆矣。今全秦已歸我。渠守孤城。何為。起數將軍。兵十萬。眾薄其城。四面設木柵。深堦。攻具。與睥睨。齊砲。砲震天地。

公擁甲有親禦之。五日。夜格殺賊。每。賊已退。忽大風。沙捲城頭。

賊乘之上。城遂陷。公馳歸。告其繼母。曰。光力竭。城破矣。母可率兒女。藏某家。母曰。太宜人。素知節義。又。以公至孝。不忍舍。公遊。與公配。楊妻三人。一女共棲一樓。自縊。死。婢救。人。蔡火焚之。有子名植。甫十歲。亦投火死。諸婢皆從。要一自免者。公奮赴北門。巷戰。良久。手刃數賊。遂自刎。賊憤而裂其尸。慶陽。等祠祀之。水旱必禱。外史氏曰。余校省志。得范縣吳一元。作小傳。公事首尾。比張許。核其寔。或過之。張許提。羸卒。抗方張之寇。頗與公等。而張許睢陽。時東南尚無恙。賀蘭進明在臨淮。許推。莫高。衡在彭城。王巨

張鑑前後以節度至。皆重兵。日夜望其來。藉以為救。援人心。猶可。鼓厲也。公葉。兩慶陽。環十百里。皆賊壘。誠所謂。此。將。援。絕。矣。而。圍。門。就。義。慘。莫。堪。聞。史。冊。來。如。公。幾。人。哉。當。公。殘。骸。歸。時。慶陽。人。人。爭。當。以。葬。不。得。則。為。置。衣。冠。塚。張。許。傳。中。無。是。事。也。公諱。復。與。眾。曰。秀。寔。再。出。由。斯。觀。之。公。之。歿。也。以。名。識。

即三大臣傳

馮尚書公琦字用錕鄒縣卷海內所稱宗伯先生即臨朐人家益
都其先戌籍遼東廣寧曾祖裕自戌歸舉進士官貴州副使祖惟
聖官行人父子夙舉進士官河南參政皆以公貴加礼部右侍郎
公生絕慧負才名冀端恪公鍊見而大異之授以源洛之學萬歷
丙子舉子鄉明年丁丑成進士年十九授翰林院庶吉士應編修
庶子詹事晉史礼二部侍郎太子少保礼部尚書四十六歲歿諡
文敏公在日講官時與同官文河余尚書文恪公繼登約曰前代
經筵賢猷贊詞臣職列論思與臺省等今上久不御講愷故事耳
吾輩不集古今治亂政得失輪對以進即為欺罔此不忠之大者
余瞿然謝曰微公言吾不計此乃輯通鑑數百條奏上時光皇御
位未定中外震恐公捧祖訓告太倉太倉亟上疏云臣昏庸不考
祖訓此左庶子馮琦教臣也晉吏部侍郎史部自今宜未悉聽諸
內閣名冢宰寔相國家監耳會餘姚孫清簡公毓執例事閣臣嚙
言官諭劾罷愈恟：奉閣臣指惟謹且吏部由翰林出者養教望
更不事事公毅然復前例每日揭官資俸深者于壁以次補間有
卓畢溺職者別為升黜年且大計外吏增浮躁一例收有才而輕
能者時論題之無何文選即以推降官觸上怒尚書某惶悚不能
辨理公代為條奏上乃霽文選即竟奪月俸尚書竟無恙以冊立
功晉礼部尚書視臨証山西撫臣魏元貞公力保其忠故冊立時
羣小有以經費不給為辭公曰今日以礼為重餘非所論也會公
弟璵輩遼餉四萬出都奏還事乃竣公嘗語人曰青宮一議經
數十年大臣去諫臣逐不知凡几今猶以賢請易期天下事又不
可知矣時妖人李卓吾叛道悖經妄言惑眾以曹操武墨馮道為
之疏請逮治獄論死西洋人利瑪竇闖入士大夫多與
之交公謂他日必為國患請驅之塞外秦王田中尉繼固旧例由
將軍中尉為國王者女子贅餘子仍從將軍中尉王以嫡父未立

事恍惚有無間非理學家所宜言必使前朝之鉅卿碩輔起櫛櫛臨弓禍岳降星謫其來有自于公故為得矣告恐安陽苗裔終無以堪此也昔時有傳理學者云致為城隍識者曰即此便非大儒是不可舉以況公與公平生大功在立冊立不惑士人經費不給之說前此如山陰之去因而益省諸臣冒伏馬之險罹雷霆之譴歷萬死而一生皆自公全之古社稷臣能此者幾人耶黜溫陵衛止道華士文人之誅不外此春秋替宗宮牆俎豆學者以理學歸公端在此寧僅箋伊川而註考亭哉同公而舉于鄉者有鍾尚書

擬補邊方雜職傳杖牛門山陰立採之遂歸里二十四年神宗崩光宗初立起公太僕少卿旋晉正卿查歷年餘金休多公大駭曰寧有是耶當此陵工告匱國用空乏之際不以朝廷財還朝廷成皇上孝思不可謂忠若必待而後支不可謂敬何能頃刻立天地間即又草書助庫銀三十萬五千又追別項銀一萬九千有奇群小逢迎公故公遍搜括諸務金銀佐國費公與甚曰太僕適有銀餘不忍飽貪婪湊堅遂以疏進不然吾豈棄弘羊裴延齡借民力以媚上國寵又狗彘不如矣是時鄒忠介元標在左都鴻臚史從告在左僉都公晉左副都公謂馮某才德品望資俸盡居臣先豈

鍾尚書公名羽正字淑漁號龍淵郡鄆都人也少與馮文敏友善萬歷丙子第二人庚辰進士知滑縣滑畿南最大邑公年甚少諸胥吏不能欺隣魏縣陂田六百頃皆通稅公曰陂之棄地仍之棄民均不可躬自勘田定去而以新償舊滑人便之會江陵當國多增賦公獨不奉檄曰今不得竟其志挂冠去耳寧因民以徇上耶權礼科給事中奉命勅禁旅閔視宣大各邊車騎風沙絕續中一要人吞塞下田公立竄之法晉史科都給事中六坦爭國本李獻可草職罪在不測公抗疏曰逆者三王並封人情動搖六坦之疏臣寔首倡奈何獨譴獻可乞同付考功或下刑部上大怒錮公職

可疏處其上竟就僉都旋拜疏明因體勅德清烏程身為輔臣前進樂議謚封后移宮諸大事首鼠兩端忠佞不分幾致大變由中不報與鄒忠介馮恭定諸公講學首善書院必何而群小偽學之議起矣晉戶部右侍郎總督倉場收漕稅二百萬舊例內監冬木八萬餘金六年一給群璫賜歲六月逼索公持故例不許至大缸公具疏力辭馳驛歸御史練公國事上疏云羽正大臣德望素著群璫何至違例求索據臂司空之署肆意咆哮勢同脫巾異時甘露稿起清流蒙難皆此輩為戎首乞亟斥群璫召還羽正以紓中外之夕不報公自天啟初罷免田間又有十七年著述自任年八

十四年人有言難進易退又曰合則留不合則去宜莫若公公前
以建儲帥合前後四十餘年立朝僅三四歲向非龍馭上賓明辟
肇立亦自分填溝壑矣迨至再起大瑞之勢已成騎虎公之不雅
手難亦安之耳此楊忠烈以公連去國為嘆也公講學不專主元
晦亦適心餘姚良知之學錄生乾有合于聖道者一日讀趙公大
洲所著撰曰學者當如是也公仕宦六十載不置一田一舍敝廬
數椽蕭然自安平居人有舉海瑞事比公公大不憚曰此論詰所
謂奸以為直朝廷穿窬之盜也其矯異踪跡孫清簡論之備矣
公清而不刻直而不顛類如此所著有大條其諸書公猶子諤發

未進士大名道僉事政績文學有尚書公遺風後十三年繼公官
者有曹尚書公

曹尚書公號初名珍避御諱改馬字用章鄆蘇素即益都人為文
敏公門人鍾尚書公執友也幼失怙學與兄通政公璜戶部郎中
公璉共切磋並起甲第公庚子年丑俱經魁文藝傳海內有曹氏
家學校戶部主事以分餉抑諸瑞有聲晉兵部職方郎中副將某
素驕橫欲補大帥公不許私以萬金進公力叱去未幾相國屬兵
部尚書兵部尚書致相國意公曰大帥宗社安危所繫即朝廷不
敢徇相國雖尊猶然人臣也相國翻然謝出補河南叅政予告歸

起南太常少卿署國子監翰林先值先宗病大瑞崔文升引方士
李可灼冒鴻臚官進紅丸是日上崩公在番都抗疏討賊青輔臣
甚切御史某力駁之左都張公聞達御史張公慎言類足曰是不
顧天理民彝矣無何孫尚書慎行楊給諫連次第續公且疏魏瑞
大卿恨削公籍歸先是楊左六君子就逮公語張侍郎鳳翔曰若
請于聊城付法司事可少株後竟下詔獄閣臣魏廣微知公營救
楊左深與公隙嗾言官盧承欽等借題偏學攻訐甚力群山修三
朝要典列三案定罪公首編紅丸案中疑騎幾出會王恭廠災上
避殿修省得免索初起戶部右侍郎上納詞臣倪文正公元璐

疏焚要典朝野惟呼謂元佑黨人碑撤矣時多事公上城守十二
策晉左侍郎晉太子少保工部尚書上素知公賢欲補吏部尚書
為首輔所凡而止桂王藩工例派河南山東山西銀十二萬楚撫
魏光緒加派公覆奏不可漸織造銀十萬撫臣陸完學奏入正額
公曰一入正額數百年之患也久之上命司禮監張彝憲提戶工
部事司務許凡舉設正座次尚書侍郎左右侍比至公趨出曰事
畢矣遂具疏云侍郎者侍尚書非侍內監也彙憲自是與公隙百
計陷公公退嘆曰彙憲素狡慧頗識古今事善辭辨伺至專喜怒
進退大臣今上不覺悟其蔽主懷姦浮于石顯弘恭禍不至亡國

不止力請待馳驛歸後此公閉一室具衣冠拜北面慟哭累日不

前侍郎標周公傳

食集家人榻前謂家鬼不享祠官告志也爰賦絕命詞曰大化兮
適歸白日兮幽煙寒素心兮抱遺書肆懸祛之歌兮嗟長夜其曷
時取陶詩手中乃瞑因附葬公有大樹堂集開恩佳事可林諸
書藏于家尚書公外甥初謁之邑南瞿臯莊談天下事不置也
是時流寇披猖鳳泗急公曰中原寇未靖生中樞大臣不知兵
耳房琯張浚事其殷鑒也後孫尚書傳庭盛兵出潼關陣嚴整立
靈雨中四十里收解甲卧者闔寇遠遁數百里群臣咸以為賀公
聞之大驚曰事去矣寇憚傳庭銳避匿山谷若其師引入死地而
已卯舉于鄉受知歸德推官王公女瑤聞中賸學者至今師宗之

後乘之此兵法所謂縱所謂掩也諸將士守紀律冒雨野處怨而
離矣有不戰必潰耳此兵以有制而敗也後竟如公言

唐辰成進士知縣除臨清米植書徵解驛進顧役三大獎士午

李煥章曰文敏弱冠登朝受知人主履道坦不難其施而國
是以濟休哉其所逢也太保爭國本悔群孽揚左之獄凡羅虎
口殆所稱明矣而報負者乎少保執春秋討賊之義萬乘至為
勅容與瑞禍終始竟至泣弓尚痛困寢賦絕命詞以死讀者至
今悲焉次三大臣傳可以論世

同考擢王斗樞為第一人有得城功擢浙江道御史被誣下詔獄
尚書練公國事論林出之尋改兩淮鹽運使請削田餉竹新鹽國
用允裕遂揚州道奏改一日有倉皇來者乞屏人密語云某反
亟以甲盾往公曰止女且由當遣偵者曰無及矣色數變公知其
詐繫之密室偵者還乃興化逆僕許主人巨室也事乃定上元夜
公閤戶就寢忽聞某遣騎士趨公出諸裨將環甲列署前號炬
如白晝公按轡徐至巡撫所階下弓弩戈戟相向巡撫性不忌

見公曰：戎報賊起某處，亟待君若赴，晏飲即奈何？未遲。者公曰：入京條上福建六事，上嘉悅，數召見，無何晉戶部右侍郎，總督倉
戎訛兵當急事，巡撫怒曰：是不同興化先所告，倘有變，君任之。場欲大用公，而怨家之禍起矣。先是教諭有饒姓者，素兇狡，無賴
公曰：唯公謂巡撫曰：公使者，赴我急倉猝，未食，餓且甚，煩公為以非罪陷同列，公署督學時，斥奪之，乃與兩提兵隙，公者撫，恰公
我置食引滿而飲，飲久始舉匕箸，食謀者至，戎所報盡妄，巡撫報事潛至京，伺總督某將出，賄托其左右，充幕下，日夜言公短，盛言
而退，罷泰和營房，役慫恿強馴悍卒，揚人立祠祀之，遂福建按察周某北來，裝甚辱公，以省親開封，取歐陽路騎行，而江撫亦周姓
使地初開，公自江西抄閩，抵即武諸寇阻山谷，勢大，張公據城守，予告還舟行，牌有督察字，與總督遇，淮上提督意其為公也，比來
與判將秦熊相持八閱月，秦熊者故某渠部將，最曉驚累拜諸逆，即以饒羅織事詰索，可立得多金，至日暮，公手版竟不至，提督以
兵至是計窮，乞降，公納之，熊熟視城中之糧，幾絕，陰遣人詣寇壘，語饒曰：固也，周某素驚，驚又自以左副都風憲，體不屑見公，賢
約某四鼓來攻城，即下公知，故綴之不為，竟先期密出兵伏城外，明江撫鼓吹揚帆北去矣，自是提督益信饒，又度兩提兵將迎
忽夜半，舉火城頭，礮聲不絕，寇大驚，逼城，火光中見熊首已懸，睥睨境上，遂出兩提兵所遺提督金珠寶玩，致兩提兵殷勤狀，又言兩
睥兵益大驚，憤甚，以攻其薄城下，而前所遣伏城外者，業起，寇中總兵為周某所斥辱，至不比人，類公至，而提兵賴以吐氣矣，總都
堅寇大潰，亂不止，賊者半焉，悉定，吳賽娘取虎諸亂，海寇再集，屢愈不悖，曰：我必殺周某，某饒昨古曰：公謹言，周某某點多黨，不急乘之
門公監諸路軍，赴援，兩總兵畏縮不前，公立縛其中軍兩提兵，自則為反噬矣，于是提督且惧且怒，疏劾公，上素知公賢，今自秦
是與公隙，寇圍漳州，總兵用公策，圍乃解，骸骨數萬計，公命守脩下福建，勸治時，按使程公之，齊福州，推官田公緝，馨泉州，推官王
宦君時率眾擒之，總督謂諸將諸寨負固懷二，宜剿滅，人盡甲矣，公仕雲廷平，推官吳公堪，濟建寧，推官盧公園，龍汀州，推官孫公
公馳至曰：若何往告以故？公大泣曰：願以舌頭易十四寨人命，提開先立白公，寬時士民，訊公獄，惟呼雷動，會巡撫某畏提督不敢
督驚詰，所以公曰：十四寨團保自固耳，批之，即為朝廷用，總都從直公又憚請議，按察推官持愈，坐弗能奪，韓綱具奏，上大疑有
其故，收討寇有功，皆公左右布政時事也，由布政晉左副都御史，故緹騎逮公，株累數十百人，無一誣服者，值大臣有始，公才名者

諫附權要論公立決上不報蓋公前赴省賈時寇大入諸郡縣皆
陷省兵討汀州寇遠速出留走弱僅數百巡撫某以病告已得旨
俾聞警計無所出士民大呼曰事急矣事急矣非周公不可是時
公在賈所群出之公據射鳥樓當敵最衝公手發數斃敵得御先
登者故氣奪連五大賊之三渠帥殲焉當寇來攻不知公在省會
大罵賊上人曰若昔時恃周某今辭官去矣若何能為公免曾示
之乃大駭連夜遁海去提兵王進陞見盡以聞以故上不欲死公
又值朝審福建百姓萬餘人哭聲振天地晝暝大風沙捲爰畜空
中而大臣始公者又以罪罷上命輕公罪議者又以怨家故請
從塞外上又緩之上崩彌留時特遣綠頭牌赦大臣公前與馬上
若在必重用公不久矣康熙初補青州道僉事歲大旱無麥公力
請巡撫奏報可蠲全省賦稅詎定湖界樂安壽光產葦草賦無常
額公特免連年逋欠遷江南督糧恭議懲獨裔旗弁之不法者又
中說罷官間居著書為樂公博學讀古今書去時未聞者數百種
錢公誦益襲公典學吳公偉業咸推讓公公亦以詩自負故其詩
杭州惠州清漳蕉堂北雪因樹屋出東門出西門河上哭義烏行
遇愈盛與愈豪人謂公死鋒刃矣不死公死謗言矣不死公死請
室矣不死公死黃榆白草矣不死乃知造物之以詩番公也公文

做王臨川曾南豐更條暢小品入眉山堂與所著有賴古堂閣小
紀同書字觸書影諸書所輯有賴古文選尺牘新鈔藏弄結隣諸
書公師東鄉父公南英中年張公氏表尉氏阮公漢聞友林右古
度燕子桓王子猷顧子豪游盛子於斯陳子鴻金子尚陳子式仁
厝其葵邱其裔刻其詩若賦東陶人吳嘉紀善近體名不出里公
購其野人集余弟澄中詩冠山左公按部至夜半招飲起然堂曰
此山東李象先也向所刺義者劉諸傳即其人叙事文海內不多
見公負經志志天下人期公蒞大位致大平乃辱歷患難坎壈困
頓以竟其身而猶然無良者猶不容公于地下其稿不更慘于舒
李煥章永城陳貞吉示余也及小傳載公事魯與其弟償負于
金當下微論死時計刺余市矣與友人彭舜齡論翰墨婉：萬
餘言作小楷送徐存永師馬黃濟叔刻再活一日圖書不更人
情所難乎馬阮束園時公官御史喉使刺南昌膠州陽城山陰
曰君子也力拒之幾致死可謂將虎鬚偉男子矣其置死生度
外有以夫

杜通判公傳

公名必摧字義宅鄠即山陝西咸陽人家長安西北長安西北自
隆萬來詩文推文光祿公太青奇古類樊宗師海內爭艷稱焉後
稍病其贅牙難句諸然終無以疵太青續太青而造語平馴有
咸陽杜氏杜氏之先皆學者至公考著撰尤多沒邑人謚文海先
生貢士公名必發鄠太青博綜力學士午年已合有司僅列副榜
皇朝辛丑貢入國子監詩文播閣以東西於公為景長兄公既承
其家學性穎異諸生時工制舉執幾掄科弗就乃振篋登單原臨
渭水上嘆曰吾所見聞長安西北復科第者累而康武功對山
股不果或勸公踏驗可得田牧萬公曰吾著邑治邑成事不驚
侯亦邑先儒漢光御史大夫足法耳履畝之役見記春秋不肯
為也於丑甲寅青諸州縣多早公奉檄行部勘災傷以蠲免亟請
于上有沮之者公力持不可又署沂水沂水故多大豪巨胥緣為
奸利公至皆屏跡簿書蠲集公立辦無滯格單騎過花之寺水向
城來徐廣到總吏商弗得則恨然返公嘗厭諸武人尚尚控弦技
擊置孫吳不道乙卯武關公為提裁所拔士彬質有其文其試
牘竟與縫掖類公怡然自喜謂得竟其素願也迎春日晏有營
妓同官暢飲為樂公索一詩卷低眉把玩妓持卮則命置之不顧

大三水太青獨重于世豈非以其所著業哉吾遠宗吾漢郭欽唐
少陵樊川偕大小杜近紹吾父兄遺緒寧不與天下士軒輊耶遂
發憤自經史賸賦外家難注靡不涉獵更集宋元來諸名家折衷
之較其離合得失業日進聲長安西北吳順治戊子貢札部例試
閣下以親老不仕閭里高之後謁選得通判合青州公雅不欲仕
宦以所蒞古臨淄地真逸稷門吊諸文學故址與儒生酌杯酒洽
淇原上宿志也乃驅車就道至則延訪諸鉛墨出入幕中會有寇
警公首請輸餉軍中署博典罷諸不便狀與民休息暇日登錦秋
湖亭咏霜天綠錦句人謂于侍郎再至也又署合邑先是邑行句
如若公可稱真讀書真博古矣子彥傳字君愚邑名士工藝文壇

臨池絕技尤善虞褚楷體八分本曹景完碑詩賦有祖文風

楚史氏曰余少時從先大夫按察臨晉署中往得王槐野溪
波召溪野諸公集後習古文辭聞諸文人如孫豹人枝蔚李叔
則楷韓聖秋詩雷伯顯士俊陳仲衍開度又得楊丞東端本率
皆在長安求涉渭而西寒也公總角有立言大志詩津逮自
奮既老不哀倘亦聞北地黃河渭水白雪泰山之句而與起者
予不然何其磊落而英多也杜正倫正元正藏仁壽中並舉制
科而文采不番於後拾遺三大禮賦乃變今古公于先立蓋知
所取舍也潤飭吏事如取如携又表出康武公對山文三水
太青什也

周夫人傳

周夫人者山西樞兵忠烈公左都督周遇吉元配也將家子貌美
廉姣好纖小輕盈有異力善騎射挽弓數百石讀兵書言專李衛
公兵法屢佐忠烈公立奇功崇禎末從忠烈公寧武帥募中李自
成西入潼關據西安稱大順王僭號永昌夫人謂忠烈公曰明年
寇必渡河將軍當秦之朝統兵禦之河上天下事猶可為也忠烈
公是之不米即明年正月寇四將軍兵出河懷滿津自統兵數十
萬由延安東收諸塞上兵趨宣府居庸犯京師蓋憚忠烈公乃自
厄當路塞也是時忠烈公在雁門聞諸鎮路皆陷乃擇標兵三
千人屯寧武寇至忠烈公逆之戰三大敗之俘斬數千計自成驅
榆林寧夏兵共攻忠烈公又大敗之追戰臨重圍中奮力格鬪俘
斬愈多日暮寇已退馬中流矢忽踰忠烈公拔佩劍自殺有全傳
夫人貫重鎧持双和三陷入中堅折其牙旗斬最驍將寇大崩壞
莫敢當自成去日暮又合圍夫人潰圍出標下健兒盡矣夫人怒
印鞞間提其賊前隊將而舞寇披靡自成大驚遁去陣潰溺夫人
乘攻之擊殺近十忽聞傳云忠烈公已就斃夫人大呼曰天子天
子將軍死戰何為耶亦自裁時有一將軍最勇亦死軍中史氏並
載之余未趙城學傳文水武公君子不妄語人也為余言其本末

為之傳附忠烈公後

李煥章曰請晉書載記秦毛后殺姚長軍中出入行陣所擊殺七八百人烈哉亦今夫人之流亞也然臨渭氏窮帝位天厭其醜底于滅也毛后雖驍鸞能戰不屈所殉偽朝耶豈若夫人之死有明忠勇而正也明祚三百年賴夫人而有光視軍中旗鼓華寧翅霄壤哉

得此傳夫人錦：千載矣夫人真可冥目矣每讀此等傳不禁

淚：目下也

力為堅勁特未添白然耳

惕前

劉毅崗傳

劉毅崗家孟都之西鄉世儒學毅崗美髯髯身長眉聳起目被髮有光飄：若神仙中人少讀舉子業為諸生無何輒棄去曰區：弄毛雖豈足了毅崗年十八時以策干新城王大司馬曰天下當有事乞秦縣官早為備大司馬大異之納之幕中居京師久諸貴人有技其才者阻抑之毅崗歎曰吾欲為國家網繆未雨計諸貴人疑其躁進欲得官拂袖歸結廬鐵山下好讀諸葛武侯傳泊心書堂中置水主供之朝夕拜更羽扇輪巾乘鹿車出訪果人眾皆笑之毅崗弗顧也與蘇州周即菴鎮海諸葛晉明滿城魏應魁講象緯六士太乙奇門夙角之術而毅崗尤長于兵法崇禎初登萊有變中丞朱公大典知其名聘赴行問數用其策皆有功一日密語朱公曰寇久攻萊不舍之而西非怯也意欲就登州通海島為退步恐萊集其後也公宜先疏請以天津山海兵遏其後朱公謂吾統兵討賊奈何令天津山海收其功稍疎毅崗毅崗又請調閩寧兵以萊委寇若不救出不意攻之又不聽毅崗快：不得意寄食軍中會朝廷果發閩寧兵開寧帥金國奇與毅崗有舊就問計毅崗曰如是如是果以其策解萊圍朱公以閩寧兵功居最冠又舟師颶海去皆如崗言大啣之奏授毅崗火攻營遊擊

不平欲力為請殺崗嘆曰朱公收我欲以是去我也乃以病歸後
邱公祖德撫山東聘為佐軍中因其策討平李青山吳漢華諸
寇後楊相國嗣昌討寇漢殺崗謂嗣昌曰川撫邵捷春楚撫宋
一寇不共圍寇而皆以濟國為望寇何日平也明公為督師宜令
捷春軍而東一寇軍而西左將軍往來應之庶有濟嗣昌偏遇一
寇聽其規避並與捷春不協時左良玉大破寇瑪瑙山頗驕蹇殺
崗勸嗣昌善下之嗣昌不听良玉大恚會開縣兵敗良玉不往援
嗣昌自以兵往而寇乘隙破秦陽嗣昌頓足曰吾悔不用殺崗言
自縊死國變後殺崗與邵奄隱山中不復出殺崗與先大夫善一
日先大夫遺役至歷下殺崗曰日不利當反走五十步遺役性下
急不信十五里而墮馬云
外史氏曰語有之謀臣不用敵國之福也以殺崗觀之不信然
哉殺崗生平慕諸葛武侯豈預知其功不成而為是寄托與止
國之朝莫謂與人之禍可嘆也使殺崗為大將群寇早殲矣天下
謀臣不用敵人之禍可嘆也使殺崗為大將群寇早殲矣天下
存亡百萬生死呼吸間耳

龍崗傳

鄧於邑為大姓推素封產傍剗平騎與諸紳先生
里中人困有所謂富而好行其德者也至匪翁更同儔通敵家並
饒用其皆入太學與天下士厚切歸而治園圃潔庖厨結賓交廣
大德氣勢食指物數百十而龍崗為入幕客是為匡公狀最
難事匡翁恒說今古使烈龍崗慨憤快曰吾當去雲信改時明何
來大笑龍崗曰若彼笑會令若喻嘆也匡翁致里中盜大起先
是賊中有與匡翁友人却若疑匡翁為之力因以圖卻氏孤為事
是時余衣弟頭巾在總用群伙出走江南北中州山右黃榆塞上
風濤沙磧兵革險阻同龍崗以舟簞者十年所群盜聚龍崗有強
力材幹龍崗又常偕諸捕者出群盜不意終其最兇謀某以故群
盜愈忌而畏之過諸盜火群盜繞龍崗三匝呼曰知君健者願自
此與君解各事遂拉之巢中進一虎曰請以茲為盟息壤龍崗
鄰之地曰豈子吾當飲盜泉水者幸殺我我即儼然爾輩飲也其
如主人婿下何事殺我群盜怒欲殺龍崗忽巢中闖勅謂捕者至
捕者大至群盜各踰去頸仰泣讓龍崗何不伴許若幾墮虎口
龍崗謂吾性惡不習諛語不暇計吾生死也頸仰泣歸龍崗佐之
捕擊里中盜且盡其惜幣錢莫不登上龍崗姓紀代名思寸邑之

西王伯人
 季子曰史孟嘗能得士學者每樂稱之無敗言者公予扶有
 主之勢也王侯之尊而士之從之者後天災較堅白異同之
 流愈廣才賢際會風雲以自成名求其不為爵勸不為祿勉
 者寥寥也仰氏中衰野蠻橫國其孤無孑孓里人相戒毋入禍
 門禍門者仰氏也仰氏家敗棄地矣龍崗尚何利于六人孤而為
 之也亦自引登其所性爾耳龍崗格求災者會令若啼却喉悲也
 今果然矣今果然矣
 龍崗生死不二其心真傑士也配姓生色矣

諸太學小傳
 公諱一柱字本公號無隱松江人籍江鎮丹徒先大夫太守時公以
 尚賦進先大夫廷為上客積六朝入妙有平清堂集介雅堂集唐鑑
 纂要名津選之公不赴曰吾知有漢天子不知有梁王淮南王也使
 者作古進魏志賢立內操公情甚為將曰天類觀介胄王仗引刀
 度光方臥驚俄驚且投繯一人疑鹿焉四海動激濤想見昆明水會
 烟玩日焉幾罹瑞禍寸腹字江如為江左詩賦名手
 蜀止蜀生我將虎口

黃侍郎公傳

公諱崇昌字長倩號 萊州即墨人祖作季嘉靖癸丑進士知
高平縣以廉相國高舉上補楊忠愍詩落職侍郎公性伉直有用
世大志慨天啟壬戌進士官雄縣知縣時魏忠賢任事雄大備任
錦衣千戶橫邑中公力裁抑之其僕從盡置之法豪皆為公危公
笑曰吾知有朝是三尺法不知有大瑞也又大瑞捕子殺人公捕
治之推賞多為之解公不聽克論死詞清范會忠賢生祠通幾輔
公告太守方一策曰吾策請聖賢書為天子牧新民乃為刑餘謀
則五刑一策大感功清範不廷祠公之力也崇禎初雁監祭御史
先是肅宗前之前一日忠賢騎青象朝官加御者六十一人公大
驚謂掌符吏耶遂其疏畧云遠瑞擬雁筋陰謀巨測屏除異已
誅劾善良於是懷綠同觀之輩何說苟容先意逢迎遂啟其奸
大喜功之心因生其猜劾問門之漸如三殿工成值先帝彌壽之
際何不召我皇上付託大寶及爾命大臣論軍國重務而乃謬許
於不急之給如恩康康官爵之人此薄海內外所不敢信今首惡
既除黨與當窮凡如即增爵受魏氏之官非我皇上之官也更授
既失猶藏神器於堂堂亮辭之朝此良心不泯不可以為人笑又
疏畧云臣以新進小臣非不知元氣當培攻孽且緩今在昌言不

諱之日非氣不吞余元氣終不得復疏入奉旨察核各官具奏聞
崇禎初復使云濫冒公人疏畧云臣前疏指逆瑞瑞者多官仰戴偽
御彰明托寄言之非糾濫冒也等語奉旨騎偽諸臣着明指出不
必整爭崇禎公遂劾霍惟華等六十一人問臣以人數太多不必
概詆置之公曰是愈抗慨奉劾忠賢餘孽張我緒等五人習魁等
九人上皆先行當收卜公疏畧與不當一相後為挂閣於事公力
爭之時烏程以清制門無私私倪結知於上上信任之又時指瑞
官過失上謂其孤立無援凡攻訐者皆黨人也然性陰鷲好博擊
與忤者必報復之引上語詔獄羅織數十輩至是烏程捏公疏謾
笑曰若不開任替化予蓋以替化有疏劾烏程下錦衣鎮撫旁問
也眾皆為公憤獨在不測公坦然自若曰以身殉國事不愈於碌
碌老死瑞下裁會皇子生得解峨王為校尉彭得聖并善化郡王
長子暨妻胡氏所弑三年案不結罪人以賄託助問官故也上遣
尉馬都尉侯拱宸司禮太監李奇慈往鞠之問數月終未移釐定
公更按湖廣至及得其情彭得聖善化郡王長子胡氏論如律正
法奏罷免助問各官沒奏取岷憲王孫國英嗣位中外捫快閣部
修前却生公不先糾諸臣而因人成事禍四級調用忌者下已以
清苑進提連父公嘆後令崔泌之以罪歸公可譯汝勿問泌之曰

黃表正人素願慕之乎忽以烏有相如耶當事慈下泌之詔微至元臣大僚悲其威福有論列其罪狀者收北寺下西曹今日拜疏
擄掠泌之終不肯懸樂十年不復公不得起用復左都御史李公明日對簿強梁並彰神羊不競迨其火龍騎日飛雪漫天狂矢星
相華力萬公方擬時起而京師不守矣公聞變欲南奔以上地國大光芒離離甲中之變公所逆觀而悲傷余聞其一疏再疏謀國
成不待出無河海之效公好學善屬詩有學集勞山志諸書藏於而不謀身不慕其國濟濟也也嗚乎裴廷幹之相陽城爭之王安
學公前按楚指餉給授兵大有幹濟名不虛以諫許著子垣有寸石之相呂誨爭之蔡京蔡卞章惇之相郭浩陳瓘任伯雨鄭鼎爭
學公蒲江多善政亦熙寧曰語有之國之將亡先亡當罰又曰國之雖皆坐此論單州猶得會書公事與聞國政後皆再起豈如公
之將亡先亡諫議亦尤昭然于明懷慶之世也懷慶在位十七年鄭鼎何如哉嗚呼奸報復之舉借岷嶺曰因人成事因中使乎而
早朝晏罷講求治安慮慮陟拔功罪與得忠言讜論而用之尤之鄭鼎何如哉嗚呼奸報復之舉借岷嶺曰因人成事因中使乎而
功罪陟陟咸夫當而折檻裂麻之臣一擢棄不再召如即墨黃侍中官李奇應之貽書可搭也借清苑之賦曰接任接任則泣之不
卿公余所習聞而稔知也公以清苑令入列臺班庶幾宗廟大漸以役人獨人情事可駭也懷慶國英府主不終為貪王之所誤乎
內廷降敕加朝臣爵銜有差翌日肅宗宿天朝臣各服入謝公憤說者謂昌言不納底于危亡公亦可以自慰嗚乎主厲叔小國之
患曰出詔於易署之長拜恩於泣門之會謝肅宗肅宗已殯梓宮陪臣尚不以前言之中為快况光明磊落落志信不回如公者乎以
謝公今上未登大寶以麻經哭臨呼天捨地之候拖帶複頭舞走而論公蓋不知公之甚者也嗚乎此公之微恨凡原不敢自明
臨關廷與騎騶從揚揚長安道上自有宇宙來未見之事十七史不忍自明者矣
中所不載者也走其疏敬功入告孰知其取怨于群小見忌於宰
執竟為終身之厲階也當其入陳新泰在諫官連繫詔狀之後舉
朝噤然不保但夕公寧無前車是成而封事直陳其衷愈苦其辭
愈烈蓋不忍以勸捐國治孽孽蒼生之而為諸臣所蒙蔽所覆蔽
時事又未嘗不托腕于懷慶之不明

武郡丞公傳

公名輔字用六號慎庵江南滁州之來安人世為文學大家性至孝崇禎時流寇犯滁來安執其父古漁先生公跪求代之死寇中胡太太者晉中幼女也曰孝子也當如其願縛而置之帳前太太欲手刃之視其色不變乃釋之曰其孝子也吾豈忍殺哉後為諸生督學魏公首拔之貢入太學授青州同知駐顏神縣時大權貴以五百金賂公求斃其怨家公曰誣而屈法即萬死不能強況權貴乎權貴怒轉屬之司理司理如其請公謂司理所責之曰奈何投人以媚人吾不直公之為人矣司理怒謂之中丞耿某時公已

貴瑞川同知矣遂劾公削職去順治己亥海寇破來安巡按衛某至邑繫邑人教百曰此降寇者當盡斬公抗陳而言邑以無降而破非降也朝夕莫公來以保來安人乃反死之也衛某曰聞爾其時在江寧禍不父爾何為諸降者請命也公頓首曰邑眾死某不肯獨生衛洋起曰爾等降寇者也并繫之下獄公執刃欲自刎時衛某笑曰結爾耳并釋其諸縛者公時已六十父古漁公耄老命進食公必執盂器侍立盤盞間依床有瑞子色不少急公喜世與郡中衛東科甲百餘人衛西寥寥不數輩百年來絕響矣公著監獄日微南門照壁不數年科中郭尼翰陳君時夏王公湛生諸人

孝廉房君子明獲居宗長現新命諸人

論曰胡太太巨寇也屠秦晉兩河間人影始絕衛時御貞元惡暴

人有以哉有以哉

周標園公標先生序事文海內無比詎非知言哉

周標園公標先生序事文海內無比詎非知言哉

賈隱君傳

洛陽賈公從諫字六吉別號乾峰與漢天博同邑或具苗裔自魏晉來代多衣冠至公以隱逸著公蚤慧攻儒者術無所成就憤曰大造能斬我八股全懷顧安能奪我口若手耶於是盡發古人佚籍日卿卿讀能詩賦洛中士大夫多推轂焉公抗其多術仰感時事乃更習天文律曆太乙六壬風角奇門復肆其力於匡於卜於衆藝中尤工嘉陵習本離舍古名宿運以腕力當是時洛守使者大嘗鑒公擬洛陽令卓搜表其虛過邑令慙野不去士惟判無寸墨隨未報命守使者問公公以實對令大志疑公中傷思百計陷公處巨測乃携妻孥夜遁去歷歷趙吳楚走謁熊公開府署遊擊將軍督餉時同官東安僉憲黃公相交甚善僉憲歿於官無三尺孤扶廣柳其部下皆先投擄不法疑僉憲有金帛裝日環伺公晝夜率衆扞衛之至棄官以僉憲體骨歸葬東安未幾公夫人段遂葬其地公益發憤為五嶽遊後歸洛值寇大紅公嘆嘆熊耳伊闕十年烽火中欲奮臂攘群寇老應不復濟輒尋匿業大其館於洛南門施藥裝日至千百人公善黃白治變求出世法欲覓海上安期生瓜瓞遺跡扶其僕劉成抵余舍先大參館之松濤閣時先大亦以丙子應詔陳言忤為程罷後烏程故吏某刺青郎思傾敗為

報復公擬鬚曰是可解無事也時永寧趙公刺萊郡與公為鄉人公詣趙轅門曰乘李大參召子舊大京兆念臺劉公知已東林中疾風勁草奈何健悍刀筆吏以危法射之趙公曰非公言吾幾忘矣遂投牒撫軍事稍解先大參物故公哭之哀為繪其遺像公既僦居外又喪知己里中兵火人或傳即且陷醫醫以疾終崇禎辛巳七月十二之夕也某僕劉成素忠謹以藟裡掩去今二十三年意滿望死矣忽偕其嗣君亦山兄來余持之惘然疑若鬼物洪夢寐中來予啟其牘僕義子孝今古罕覩天道循環此其由孟自黃僉憲公也嗣君過東安以夫人觀與并厝洛之南窆焉公歿時年六十三貌清削亦山君諱言至洛中名士能詩畫宛有父風野史氏曰乾峰公之即於土也余實歷下都門云墜地三易主其僕至即誌其穴有心哉或亦公靈爽所憑也余中表張君惟僕亦髣髴記憶仁心為賢長者也余愧不及矣

琴張氏傳

琴張氏古人也。今琴張氏家濟南之歷城號泰字氏其曾大父黃門公良弼直諫忤分宜戍金齒後召大用泰字氏生貴家不喜書。蓋孟書好走馬擊劍彈丸變鮮肥與諸少年遊平康獵秋原。推著音樂笛簫管竿簫葉雲和之屬尤篤於琴曰使吾技七絃師成。逆俞伯牙不猶勝查八十手巧走事齊河劉華泉氏三年得其指法。又走事周陽揚懷玉氏數年得其指微遂自署琴張氏。雖是琴張氏之名滿山左矣。會城而琴張氏家且破訪友人青邱適友人戊塞上轉之。雖州名傾雖州轉之。渠丘又名傾渠丘當是時有張學海先生淹博好賓客與琴張氏善。吾社馬君源思氏風流宕雅更篤琴張氏。每策蹇往來渠丘渠丘人無少長必稱琴張氏長者。又乃渡江之金陵大金吾欲致之貴陽桐城琴張氏曰火龍騎日飛雪滿天吾見此中麋鹿游矣。謝不往。陪憲石相國歸無聊尋大勢探青淵踞聞韶臺揮絃一弄聲振林木。諸名士揖之琴張氏曰吾方與有虞氏十二律呂衆望之飄然若烟火神仙矣。游都門名益盛。四明史公又起長山李公五絃高齋單公拙菴渠丘劉公子延曹公錫餘爭館焉。琴張氏善漁陽三槌每自扮攝正平唱徐天地曲。醉則草鸚鵡賦語諸貴人曰若聞吾技聲作何想。又之

憲石相國謝政賓客多引去琴張氏再晤之。卽舍相國段琴張氏經紀其喪事嗟乎當相國際盛時士大夫起之若水流且握手師朋推也。琴張氏自謂余散人長安非其地謝之去相國曰去奚之。琴張氏曰吾尚有所棲先人微廬在嶧山下蓋謂相國云。既相國罷曰吾有烟霞故人當復來已而琴張果至至則聽其段以終是荷上露無所附麗然聞忠孝節義山水清音輒喜動顏頰更愛諱內典先是余聞琴張氏琴也及見則與之說西來竟余殊不解其故琴張氏曰吾亦不解其故琴張氏諱贊元年五十七有子女

外史公曰李如者曰琴張氏豈鼓琴者也而竊於琴豈所謂獲門之術耶。易不累而退之空谷乃日與諸人士習哉。或曰琴張氏精內外黃白治多之術士大夫疑其詭而獨取夫琴其於琴張氏皮相矣余竟不悉琴張氏為何等也。

裴道士傳

段大常而陽謀祖諾畢記錯言鬼神事既誦出人意表豈莊子所稱齊諧耶然其人亦有可考者道士居耕之西幕去余村七十里余欲訪甥輩也幼頗首為宣尼弟子執筆研走諸童子軍無所遇逃於博人病之曰吾師劉者孟宮又逃於浦人病之曰吾師劉者伶大宮則逃於懸元之藩羅道人有弟綠野氏攻儒術不喜道人所為曰兄果有所深契耶抑匠之虛室自隔其短閑乎道士顧大嘆久之道人得太上驅鬼盟威祕錄村校中崇幾死道人至其家向釜底取灰塗其所持符出其碧玉鈎置瓊背工誦水即隱若忽

衛太學傳

衛太學名淑文字康公趙城人以貢入太學少豪俠諸將原涉傳教心動補諸生邑有放亢首出不止避即大害患弗顧也先是趙中丞公令趙城時被逮繫下獄人多去之太學獨矜夕者焉為上書訟其寃或勸之太學曰貧高亦人也勅令若能萬乘尊乎又之中丞事亦解甲寅春王師西下所至縣勅是時趙城令陳君惟怯不事城門盡閉邑人士乘隙漢洞騷擾丞者先致有賊智善以人替學乘駟夫役稍過額丞輒仇之欲發其笥野學窮謝去以故丞愈橫諸州邑倖之目為點虎大兵至丞挾金迎之諸宿趙城勿南迫趙城人愈震怒士民立牌號無人色太學大呼曰丞無端橫若是推辱而驅之我當之即禍巨測甘心也一隸卒孔氏請杜繩而下丞方昂首震目手左右揮孔諸丞前丞怒罵曰此何為若孔曰爾洪洞官不得及此丞曰逆大兵孔謂爾洪洞自有界丞大怒命右執之孔瞋目憤而前裂丞冠碎其衣袂而罵曰豎子素寃稽學吾甚恨今日隸吾手中矣左右欲執之太學自城頭揮眾下丞知其為太學也眼須去訴之太府太學挺身詣龍事曰王師西去執事不能戢今洪洞縣丞以趙城為堅執事不以問而反罪其敗之者吾將訟之閣下矣太府曰非衛生言吾幾誤矣事遂寢

李煥章曰籍公隱迹逃遶以此名天下山此觀之匠夫杆文細耳何名哉宜史家彙纂例之也太學引大義慷慨出邑人水火憤而正矣孔姓雖隸人不當與要離專諸並烈哉

九篇末先生自填其諱者皆尊而賢之者耶先生倍出力罵之

華亭小僕傳

嘉靖時徐華亭相公有小僕年十五六供書舍洒掃役得侍朝夕華亭避分宜家居分宜調祭之日甚欲中以危法華亭謂其不自安念有故人官京師津要可為之力者欲潛通之顧其家無敢往者至廢寢食日忽忽嘆曰奈何奈何小僕乘華亭獨處乃進言曰大人勿憂京師事進小人往何後也華亭叱曰勿妄言吾京師何事聞日小僕又乘華亭獨處遂有殆而不藍歸衣如乞丐狀曰是何往京師乎華亭又叱之小僕哭伏地謂大人勿終諱脫有變晚矣華亭心動大恐怖亦泣下曰今嚴家選者請京師即吾郡亦有為伺察者眾端端莫敢往爾計將安出小僕低首語如是如是番破履舍內曰大人書字可投其中紐紐之小僕自是盡書舍中物賈發日縱飲博市上左右走告華亭華亭曰易至是伴搜諸舍中曰某物止矣某物止矣怒擒之至廳事伴扑之一二曰恐友人為之故免乃收入書舍自閉其外扇寂無一人扑之皆擊其地怒罵聲忽高低其低皆罵其安事也乃盡解其衣敬袴出擲破履階下長安字置其衣曰急去急去無留吾境也小僕揮泪出遂首垢而木前時衣沾街出訪華亭語抵城外附牆外北上給事漕舟甚聰是勤苦漕舟人愛之欲易其衣履小僕終不肯曰但携之京師足

宗為作墓誌故不復贅云

笑至京師見華亭舊役曰我無甯主人能左右諂諂非而逐之出
為有司勿留吾境內無家矣我將投嚴府嚴府笑勸之命幕至華
亭故人在要路家祕遺華亭字迷其遠來狀故人曰汝義者哉者
古家所未有也初華亭去京師遠多金在長安卿中小僕以華亭
字遺主金者主金者大賄謂嚴府日有人窺卿左右我終歲不敢
出子何敢至此乃以金付小僕小僕教散金要地以故華亭事得
解又以賄分宜門下求事東棲甚殷勤勞苦能揣知東棲意中事
東棲大喜嘗曰爾雖幼可辦大事也從無意姚對巧為華亭將說
東棲竟不之覺日授分宜家隱事驛告華亭華亭終分宜時無事
分宜敗華亭再當國乃賞小僕田宅與馬衣裘金錢甚盛小僕謝
不受曰某非鬻貨者大人以市道待某某因此去矣華亭大恟曰
何以報小僕首領地曰小人期不負此心爾易與報終身不言勞
華亭曰吾今始信李善諸人事小僕姓王華亭失其名
織幣人曰余問簡菴弟自寄光來塗次偶語及小僕事簡菴曰錢
武子作書華亭使事向在古秘挑中今亡矣幸告兄緒為之乃次
其本末小僕撲忠而智慧環巧助之故華亭事得濟更功不受賞
口不言勞自古大臣風馬勝阿寄華遠矣近高丘有郭老僕從大
司徒公獄中竟年司徒公多獲其力可與小僕并傳其主人侯朝

加尚書侍郎程公傳

公名放南字開之號鳳菴山西沁州之武鄉人先世家洛陽本程
夫子裔也公少補諸生博學能詩賦萬曆庚子擢經魁辛丑舉進
士為馮文敏門人官襄陽推官有裨盜金走而棄殺於路訪求賊
民舍有首怕仄以殺婢論死州十教鞠莫能解公曰安有反辨其
為首怕安有首怕仄辨其為被及之婢乎乃緝諸路得其人金具
在論死者得釋呂堰嗣有上官役逆殺嗣非堪公按驗之無票者
付之法害遂息更却上書據公至揚疏薦公晉兵部武選主事疏
陳三可虞上嘉納之加郎中理黃冊衛所世職襲替大臣不得
若間事竣增秩至參政公力辭云參政官三品不宜以五品官躡
等授補山東濟南道副使歲大饑人民多餓死公親至其處繪為
圖進吏費以進上乞不賦山澤散儲積谷飯銀神通寺在深山中
諸盜休險阻出掠諸村落公擇健者百五十人立神通營校方畧
學之盜悉平加參政加按察使舉卓異第一加右布政旋晉左布
政諭解戶自免左右不得需索監免例悉除妖人徐鴻儒教萬
臨鄆城諸邑勒兵借口乏餉乃大掠掠盡移他處大患苦之公請
巡按藩臬各衙自給銀贖至三十六萬盡發之撤屠城令吳公可
衙率土兵往助之公親推牛醢酒饗衆事畢上公功晉太常卿伍
龍中賢亂政公與東林諸君子疏糾之乞休歸歸四年崇禎初起
公通政使晉工部侍郎未尚磚費云楠杉在崇禎危署園文者難
得得者難運磚自臨清至諸陵所費甚鉅意在遷延公諫責之曰
今山不加童霍不加寡大工崇歲懲汝完何特乎期五日否汝以
汝頭來尚費徒跪謝陵寢告成天子以為能加尚書服休領官如
故賜黃金十觔衣裏二十端又薦一子公固辭不受上命司禮太
監張真憲督戶工二部事入署真憲引而左尚書引而右侍郎附
尚書後真憲坐正堂舍位在尚書上尚書侍郎請真憲坐損而後就
座真憲立中堂尚書侍郎請真憲與真憲與揖而後就與真憲與

解去心州忽增三千金公與布政某力爭乃免李自成隔京師偽
令招公公不起令親來勸駕公叱曰吾不畏死鼠輩敢引入賊隊
耶遂以刀碰如吾頭全義而舍之亂後入信義寨結草亭而居自
為行實更詰其子孫曰吾後欲露形脫囊以葬汝輩必不從葬
埋法棺周身三寸柳周棺三寸銘旌一書官爵上書誰露挽
詞請桑門誦經衣衾覆足器以九掛以松以柏以白楊坐北止勿
犯山終餘莫問經年八十九公所著周易經宗聖錄易時革醫
書撮要七類陰符經解也足國詩稿奏議若干卷公雖居官又家
貧不能盡判予云人長某以蔭官刑部郎中長孫康莊已突起貢
官江南安慶同知所至有文學政事盛名
織衛李煥章曰崔魏時晉中興之將者五人武卿右其三尚書公
稱最後莫憲視事兩部公引去不再起而明止惜哉公始終抗於
中焉也說者謂公十載載樂志田間逍遙永世嗚乎此其知公者
哉尚湖之變痛心疾首謀國不藏抱恨固極公之死元家原死社
稷也微露形脫囊以葬有以夫有以夫

法慶寺首座吳林持律師傳

師諱成持字溪林別號隱西臨濟三十四世法嗣也姓蔡氏順天
武清人家河西務舊朝指揮家也性慧甚幼業儒亂後脫白立名
師南之曆下開青州法慶寺扣尚開法徒泰馬父之有勸向它處
者師傷曰師子鼠音向孤狸穴耶一日者句深契宗肯和尚依然
謂正眼藏然當付子矣至六載師覺高曰請為弟子說破和尚報
叱之請愈和尚厲聲曰斯古古將甚麼說甚古耳將甚麼說師
佇思和尚震威一喝師拂袖出曰求人不如求己和尚笑曰認取
從前還不是師回作禮曰和尚太慈為其說也和尚以脚踏倒師
曰見人難酬一日和尚落堂問如何是問諸人者力疲師方生斷
野狐涎和尚云作麼生是師子吼師便喝和尚云金毛跳入野狐
隊師云和尚不得壓良為賤和尚示偈平沉大地虛空碎始信從
前不汝欺擔子千勸須珍重佛法更值晚秋時遂付鴛鴦師為普
照和尚所推重嘗語人曰吾弟座下有科撒漢子上控德先家私
下奪大鑿衣鉢起然罔立不流轉蓋寔錄也已未夏師過蒲川訪
高侍郎公通侍郎與康濟武內翰對奕侍郎問黑白未分一句請
師速道師云極好一着子侍郎又指庭前竹云青青翠竹盡是莫
如令人難信師云林打石人頭侍郎提起衣角云若然這箇也是

師云先生又思麼去也師遂成一偈挂履無端夫谷道相達林下
二維摩不獨更問而來竟摸子就發月落河
樓子就發月落河句扶仙致大抵詩文人再能涵養心性有就
韻出塵之意歟句斯靈

老聃傳

先伯父時仕公性仁善恤貧憐孤尤篤意於育無目者每嘉辰令
節辟齋偕至必厚給之聃替中有英而火慧而巧者善琵琶四
絃十四絃蕭笛之屬奏新聲多由子夜之曲莫傾其生客老聃
獨子夜一隅獨三絃皆古調曰請若孝順歌之聃曰覲詞獲者非
所以奉大人長者也聃替時技能皆倣倣老聃替老聃安焉愛之不
較也聃替有誇其文才之精者厚切諸豪貴家視其性為婉直與
多符其所予老聃亦心非之聃替之英而火慧而巧者服鮮衣盛
飾狡有口評次人是非短長老聃聞而避去聃替問老聃去乎曰
去矣聃替笑曰吾固知其去矣留此無為也將仕公段國多家破
聃替咸散去每嘉辰令節老聃替至問諸郎君有物故有貧落有他
從者作終日泣問舊所處堂舍曰多矣有矣作終日泣問向與共
聃替曰不來矣作終日泣擲三絃唱王翊堂前燕子之句悲不自
禁洎籤籤滴三絃矣後老聃年七十餘黃髮跛不能前每至人
間年七十矣且替何所求何所戀而然老聃曰無所求無所戀但
念往昔寔不能忘爾老聃姓劉號前川住益都北鄉紙坊村去余
家三十里有子二人繼山繼嶺皆健而力農
織齋曰查八十晚年於舊所識諸豪貴家雖中落不舍也裝與懷

之在滄浦冠白門之自京師還白江州濕青衫為作琵琶行吳學士
士慘為殿前伐盡靈和柳誰與蕭娘開舞腰句與懷白門老大冷
落琵琶遙而自陽自憐其所過白江州吳學士為之移情查八十
抱樂器于肯家貴家額垣敗壁注南明傳其生平余感老替無所
求無所戀但念往昔定不能忘之語當何如哉當何如哉

董烈婦傳

烈婦姓孫氏棲霞諸生士考女也適萊陽陸人董懋仲子道廣樵
避地或山築藏書草堂日簡古今忠孝節烈事誦之令諸婦女簾
內施焉烈婦為感動泣下家人自是稍稍異烈婦矣庚戌秋烈婦
歸寧父若母一日忽不意家人徙成山來有憂色烈婦倉皇問舅
病曰否廉姑病曰否急呼曰郎君病矣曰病曰病若何曰在危法
烈婦於是仰天祝曰父郎君設而死幸矣立就道父若母挽弗留
以仲弟從問汝何行歸烈婦視視良久終弗答父若母烈婦哭聲
相為慘弗忍聞也過母舅家趨弗入問再過期烈婦曰舅仍莫見
來乎抵家倉皇趨郎君榻前目直視面若死反忘晝夕不啜水漿
者三日即居歿家人急索烈婦在室舍中解束來裝衣絲不繫結
替耳家人反走告廉姑劉庶姑劉與烈婦素節義相許至是欲前
慰不可然心太惻之遂以頭觸柱血痕藉烈婦持之哭慰曰姑母
自傷婦死矣姑善事舅他日黃泉好相遇也時其弟亦擗踊仆地
烈婦又慰之曰弟歸曰父若母不復望余戀余死即所以為報父
若母當自喜無悲也畢趨家廟拜起立隣人婦聞其事過省烈婦
曰去年叔且死婦未均也烈婦曰叔有嗣婦得為未亡人非余今
日比也時老尼在側烈婦屬懷無全男子近吾綴黃珠對正之

尼去未幾家人報烈婦投繯死矣蓋七月初六日後即居死一刻也悲哉

外史八曰余入渠丘得烈夫殉節狀目搖搖賦視欲筆其本末慟累日未已也烈哉烈婦勸其姑勿自毀屬善事舅姑卿卿弗亂也烈婦其知道者較之青陵死賊死恩死變異矣詒有之高山之下必有禮泉昌陽董大毋墜負四十年其婦左封股以愈其姑事表表在人耳目久矣烈婦之引義從容有以夫有以夫

黃瑞人傳

黃瑞人蘭陽知縣文先來公元配也家益貧世有仕宦切慧能讀書至鹿城觀傳曰女子當如是也年十七歸蘭陽公蘭陽公篤學家貧瑞人悉出蠅裝辨舅若姑供具蘭陽公舉鄉試第一擢進士全蘭陽是時李自成已盡陷河南地蘭陽介河上勢危甚公城守却自成俘新數千計瑞人日督炊爨饗士人心愈固自成退去明年自成勢愈張盡屠陳川慶邑歸德等郡縣將抵蘭陽蘭陽人以太瑞人堇在家恐非得再見趣瑞人渡河東歸未幾蘭陽陷瑞人聞匪其事太瑞人夜逾溝泣寢處淚常滿蘭陽公陷城中間脫走悉賊中情形曲折虛實要言厝記之擬告當事前瑞人聞蘭陽陷時必計公慷慨死賊中不則乘隙出如文文山洛陽時也蘭陽公亡抵家瑞人屬赴闕陳自成可圖狀未幾京師陷蘭陽公憤起兵會寇大譟鼓公且圍已也襲公師公過害瑞人欲劊以殉忽仆地見蘭陽公軀白馬至厲叱曰脫殺吾賊不捕聽見女所為乎安用汝贅鹿城親傳為哉瑞人躍奮起率其子慰素等控邑令至中丞所得其渠諸賊迎匿久弗得瑞人日夜誠懇素余不敢怠仆地時爾父告語也寇終逆當與爾輩見果泉矣於是素等百計求諸賊自丙戌至己亥十四年始盡伏誅一日瑞人到蘭陽主中庭迎

想素等羅拜曰事畢矣請如吾初志自是醫醫遂得病不醫治諸
子女求永訣孺人哭曰二十年忍死圖繼爾父者耳他堂所計耶
華亦起曰急取脫職親傳來均告葬至則向傳三殯有納諸袖乃
絕

詎不勝於徒死耶

避山人傳

避山人者家大名東明惻隱負大志弗克遂號避山人以隱易所
謂好避君子者也避山人聰警善通經籍教養有司有司爭
辟易年十八會流寇紅巾川避山人以其先中丞公受朝是殊恩
不可負輒棄儒業願効力金華積勞官曹川營參將至則贊軍吏
之悍而併者以殉軍中是時李自成方陷高丘屠開陽皆去曹百
里悼避山人不敢渡而北中司成破京師乃解返渡江條便宜
教事為柄國者所忌格不行於是頓足曰事去矣遂挂冠為五湖
游自此隱姓名州里稱避山人矣先是避山人多賢士大夫交聞
其隱爭物色之間有過之者避山人每亟匿去君天目苦雪間幾
二十年所至發為詩歌眾競傳誦曰貞元大曆句也避山人聞之
輒曰世無知我詩者知我詩者東華里而已嘗卧病或遺之匡
藥避山人曰大勞調心小勞調身二豎非吾所苦也世皆以福潔
目之而不知避山人益開道語也一日念先人丘墓微廬在東昏
涵掃久欲急覓舟食皇返里無河又西入山谷厝朝群華池登方
城別而哺壘黃河木帶水俯視齊州茫茫烟爾又過都門而塵
日垢徘徊市中輦上故交喜其來爭延致避山人遊山人已策青
駒南適矣避山人有至性年二十三喪偶弗娶竟終身焉故人有

司寇遂下請室論元就就矣避山人捐數十百金力辭之避山人
容吳越時里中有物故族即者弗克歸悉為耕耨車藉具即囊匿
一空弗恤也毫川何居避山人中衣冠弟行南北達十年所何居
治行康泰賈禍蜚人子中以危法對薄避山人疾馳至或讓之客
何為而至且達如是避山人力叱之曰蒙難而來吾豈甘王修後
我避山人自復家亦又厭絕塵囂自開園一區草教本茶教吐竹
千竿列圖書幾几茗枕每天朗月竹萬籟寂定曼歌引天地靈雲
宵則避山人與王無功仲長子光林和靖潛懷對怡特也崇走
大任欲營大隱亭於盧次擬免不寂冥預目煥誌銘墓表可謂亮
於死矣所著有不冠山文集六卷避山人名昌祚字石別號不
冠山父姓劉氏萬曆時撫鄒陽稱名臣其祖云名宿李指叔則未
祐史杜皆有傳
李煥章曰姚平仲入青山眉公謂神龍見首不見尾是語也遂為
千古疑端

姜沁川傳

姜沁川遠其名以字行萊州人也生而耳聾貌甚其耳有聾吳
甚恒以香塗之又號香聾性慈利入鄉校竊聽諸老儒議論頗解
點畫此文義父歿致無家產遂浪遊江湖間無所業一日夢神人
書一醫字授之曰爾當以此擅名沁川曰醫何所師曰師張仲景
祖問諸人張仲景性何處眾笑而給之曰住三皇廟沁川遂詣三
皇廟入拜見書一陳大驚則夢中所見者也乃學醫數年無所
得欲棄之又夢前所見者書易字又書愈字醒大悟謂告師教吾
於醫以愈為易也又數年盡讀醫本於傷寒尤得解自仲景而陽
活人書劉河間節庵李東垣諸家汗表下三法離合出入損益
增減之謂前人著書各以其時復有因之而死人者有反之而生
人者學者不可不察也沁川提藥囊所至病多愈而傷寒無一人
不愈者常曰我用古法活人者五六我反古法活人者七八我法
古法以其時審而用之人無不活矣崇禎癸酉夏余感傷寒甚劇
余不知人事者三日危矣先大夫延群醫醫之群醫環視而股且
走續續去沁川自離來問余業師張孝廉惺堂先生望堂先生沁
川所舊識也見先生面慘然無人理急問之先生曰家先李于大
祭公仲品從古學十年矣今病急且暮問月沁川請大祭公告望

現之沁川入於視之詰群臣病至此余何不救群臣曰病在死法迎請其僕從之類急沁川怒曰吾知有病當醫不知有富貴家也無所救矣沁川大笑曰病有死法我無死法也公等於臣不知以一時人皆敬而重之曰沁川君子也崇補未邑有寇驚沁川死於意為易泥成說故耳此結胸也燥糞壅於腸絡上觸咽嗟氣不得其其所著書佚失僅一方本老里醫郭姓得之所至皆奏效沁川上下法常用大承氣湯既而曰當用大柴胡湯投之則立活自午死時年六十餘無子女其友人張甫王曰沁川固不娶也異哉刺投藥至燈時余頃顛聲若雷醒沁川倉皇入命取馬通接之汗外史氏曰上古人壽皆數百歲後雖通城皆盡其算無天札者不如兩沁川以麻巾塗藥拭之汗盡解余伯父中書公謂傷寒宜汗盡其算而天札多托於病嗟乎此臣而聞者也由是觀之人不死何故巾拭之沁川大聲曰汗多亡陽不急解立死矣公坐不知於病而死於臣者多矣自沁川為臣青荷數百里人無死于傷寒爾沁川又曰燥糞下大厥當有瘡結喉間以石膏葛根先之可無者不其驗與不其驗與余傳沁川以濟論臣者之窮虞然不免喉左偏微痛於鷄鳴時見之已而果然余病愈先人參

以百金謝沁川曰吾不負張中景豪中語耳寧煩此耶去如城有朱國昌者余姨母子中表弟也患傷寒其證大與余同其父沁川慰迎告沁川請以治家先法治之沁川至診視之大聲曰病大相反沁川尉顧知臣笑弗信沁川乃揭其被囊盡縮比陰證也似陽古今來不辨此而死者多矣用附子理中湯汗之病立愈其神明變化如此沁川固精於臣而傷寒尤其專業故曰仲景宜於漢河間東垣宜於金元節庵宜於今代台以仲景為師為經於河間東垣節庵為友為緯仍以意為去取後之人當於余以意為易而去取則無不善矣沁川嘗過市過一乞兒病甚急活之忽有富貴家

侯子登傳

侯子登字汝明號明遠別號普熱道人登州之文登人上古以火紀官特曲祿為大正風后沒之幾動搖子登遠祖崇遠藏得不滅朝廷聞而賢之曰此子覆明而明不晦掩光而光愈大可籍以不夜矣封不夜侯因東嶽上子孫因而家焉其後收別子應上貢至長安已見明光教末嶺竇錦輝暈四射上大悅又封為覆明使食邑京畿每上元之夕大乙張燈候率其子弟設荷三冊十厘曲卷深陌服輕綺水紈人物花卉魚龍鳥獸山水樓台之服叢立市上將人治女過其側莫不愛而爭觀文人詞客皆為詩賦以侈其美

子登故不夜候子自登來曰候子登子登樂而并受焉匿帟卷中
家兒以八錢促之來與共三夜先是子登他族子雲龍山人為製
其衣裳半月精采絢爛譙賞諸縉紳家至是子登忻然大嘆曰向
所耀華筵處大第者今與吾同罷矣

外史氏曰余聞史唐明皇朝以千百金購之收家置市上宋熙豐
間欲求之而浙東坡以其費繁多諫止之嗚乎聲價何其重也今
子登以八錢得童子蔣惜哉各以其時也語曰同明相照同類相
求猶亦取其同類而相照與

或酒醉劇戲其旁喧笑惟呼金吾銀箭至罷而不傳錫其名曰
代月曰如畫馬至于登既失候來州邸豪姓大家華堂夜飲歛
篋奏笙歌迭發起子登入帝幄主頻以酬酢焉通都大邑夜禁戒
嚴更漏初滴衢市寂靜行人阻不敢前子登乃慷慨大言曰吾伴
之無害也已而進者果不之問人以此益重之後子登愈微下宰
官仕宦出必以子登前適書某號某尚某府有朱書金書彩書者
參差前后群望掩映祿殿阿中久之微隱而避世棲梵宇靜舍依
疏牆仁王前性嗜油磬人謂得無汚染子登曰非是無以見吾明
也子登中落牢跡自放衣黃衣效彌猴狀衆以陵子登呼之或以

渭濱先生傳

渭濱先生居秦之渭上稱素封有詩田千畝所出嘉餉賓客
至其家皆充然一飽漢目饒太守其最也其先世產嶺谷黃帝作
樂時取其技之材者為第四部其一短小隨伶倫奏闕却而聲大
而遠叶十二律呂感神人和上下帝大悅曰此黃鐘元音也賜之
紫衣以驗天地陰陽之假高周朝子孫愈繁衍若衛淇澳地人遇
其旁咸贊美之曰猗猗曰菁菁曰如篲曰有斐君子後齊懿公移
其半中門外之中也茂密叢蔽蔽蔽此屋懿公好晏游盜伐其中
公遇害後晉師至謂此寇莽也焚其舍或曰先生之家宜在山林
澗壑園圃羅落與高士韻士為伍至晉向秀王戎諸人棲林中號
七賢云唐李白孔巢父六君子隱徂徠與之共朝夕後產北地者
漸微大江以南尤盛聯絡而處恒數里數十里覆亘山谷士大夫
多與之燕聚而王子猷為甚每曰不可一日無北地人又往往稱
此名矣先生為人亭亭獨立直幹高節虛中朴遠厭繁華不與時
流間艱辛耐寒凌霜露冰雪其容不覺在草野下者有秋風
萃然若與先生相類雖載之秦風幽風然其才細而脫當深秋輒
垂頰蕭索零落殆盡終不若先生之為厚堅貞而完好也花朝月
夕搖曳庭階長嘯微吟若琴瑟笙簫送春雲門咸池不遇也又分
造其子弟官威嗣子赫皖生與墨卿為石居喬助文人著業文苑
四貴先生家唐其三為其鋒銳犀利若偕毛翰金微給事行間常
目務曰以吾輩孔穿揚透稍巾不難也先生有異術以火炙其津
液能療人風證外行江湖間風火利先生乃踞其上墻動披蕩時
息千百里其在蠻方者有嬰兒浮胖疴疴江米衣內而號蠻而長安
以見而大異解衣而乳之後為夜即王黃屋左蠹帝制南面曰漢
大何如我大有女子沒入宮中賜號夫人衣朱者在閨廣人遇之
教亦帝教欣然而喜衣黃者好仙從周穆王游瑤池衣紫者惡世
俗塵賈販仁王教往普陀岩趾青蓮石上林白鸚鵡繞普門大士

得其真者易以似為雲峭雖絕技亦得其似者而已

其人小傳

去離西百步其人家也南向其門東向其間其間外其場其園其
田其門上其播其瓦散綠其牖數檯級之閣閣仍以其門為之其
下舊築三楹其廬也其狀其書其畫閣其香爐其酒壺以供其人
其人既不自外其天其天復許其人司全其天出入其中作息其
中長子孫其中故其人得其飲食晏樂也其人張其姓侗其名同
人其字其號曰乙之民

楊先生傳

楊先生名 宇指 號臨兆 南陽太守公位孫也其先本西域之點 諸世家所著書画至煩多不再世而散佚狼籍或蒙諸市上此 德即國元時兩官眷典亦有大功封郡王舊朝自京師羊市角頭也先生貧諸生耳無深屋重綳歷七八十年自太守公下滿墨染 來家青之益都焉先生少有至性篤學重品行為諸生有能聲先 翰者無一露餘燄燭燭登運兵火以其副本瘞之地藏之壁負之驅 是西域人學儒者多不從其國俗蓋崇華服先生嘆曰是安可忘 宛轉千文中視桓元之走舸王涯之覆壁劉之之埋文冢不更孝 其祖先也雖學宗鄒魯而西教之重且大者終不改至涉於戲陋 思所惠手禮思其樂思其所嗜先生孝子也其於先生之業八十 者乃去之先生如童亦人談語汚事輒請而避去先生誠而信往 而慕 往有妄誕語亦婉婉聽不疑恥走謁從不至公庭鍾愈憲公諤重 之常詣先生焚香設茗談詩画宴如也馮相國家自問山公與太

守公聯海岱會五世皆通家其子弟皆從先生學始終無間言先 生孝友父妣兄嫂咸哀毀過禮精臨池出入諸家尤長於章草急 就帖書曰法書必有所本擬議而變化之若任意縱橫如詩文之 劉又樊宗師玉川子言不取也先生與貴人交父之貴人事從先 生居間先生曰此何為者非吾所習也先生子延嗣諸生有異才 善制義詩賦先生曰象先李君文大家見當往師之執費又門余 倉皇謝不受曰父命也先生年八十餘善飯健如少壯時徙安市 衢終日不言廢索無疲偶爾微恙翌年八十一薨故譜家傳太守 運判諸公所著書若干卷藏於家云

孫李守忠小傳

孫守忠少而孤育伯父家伯父貧徙居取氏村賃屋而居過歲遷期守忠嘆曰命也乃易服為黃冠棲野廟中或往來市衢以交荒不能撫養守忠守忠妻亦死遂流放於外以祿馬街誑於市日干術誑於眾如故至充州復見前所遇老人向守忠舉手賀謂富得發以目給轉之泗水泗水人信其術與之善遇一老人謂守忠肯立至矣守忠怒口噴噴誓曰吾與渠何却而屢約我耶老人笑子肯相迫異當得官守忠曰吾以交干誑人市苟活耳寧計其忽一賄奔而至云泗水人有授官者跡之弗得奈何乃出以示李他哉父之窮愈困值充營召募守忠以泗水籍補伍走越場射不守忠奉

中的其主將怒累苦之甚乃大言曰戰陣在勇敢易射射擊利吾以游擊將軍用

為即射射擊利指亦一人敵耳非吾志也其主將奇之先告游擊將軍將軍擊將軍笑曰彼懼吾妄言也無何耿精忠反福建救揚大

將軍往討之揚大將軍調充營三百人守忠與馬至戰仙霞嶺諸處守忠日有新獲其主將謂戰陣果在勇敢射擊利其後也召之帳中問計將安出守忠曰吾容兵也必立奇功方動大將軍取精忠過而怯依吳三桂為聲援當騰捷書於路精忠疑而聚兵屯福州而浦城建寧可得也後精忠聞之乃退保省會果如守忠言會吳應麟屢大敗岳州揚大將軍乘而攻之精忠悞請降守忠以其功次授千總矣後調揚大將攻長沙者賊大將軍所固守地也數攻不能克揚大將軍撤諸軍登陣退者斬以殉守忠免胃竹梯具踰一足在艤外探搖欲墜乃按禦者稍以登面中傷血

語典當時之事。指當時之人。將滿莊。尚未盡知也。更見其曾孫
髮而燥。秦技當有司。如庠序。三世交情。典馬少監。陳轉運家。事如
出一轍。孰謂古今人不相似哉。先生善臨池。其幅大。半敬諸王孫。
家今求其照。畫不可得。余將於廊崖。即壁。摩挲。荒陬。求之矣。嗚呼。
先生諱。惟原籍。壽先人。

步秀春龍之張。不獨正懷。景遊也。

學大和尚遊勞山序

順治甲午春。余涉膠水而東。之即墨南。二旁在尺五宜。遊矣。未進
也。余負勞哉。余負勞哉。後續。見陳公。泝陸公。飲吳公。維嶽高公。
出。張君鹿。微。諸記。勞在吾鄉。而遠方之人。杖馬履馬。意悔甚。今春
學大和尚。東過。渠過家。過膠。兩閱月。始還。蓋以勞故。為詩歌。種。
崇崗之旁。崩巨海之增。五色雲霞。二時潮汐。入溪。入梵。遂寧
不心怡神曠。逍遙自得也哉。余非謂。學和尚。以山重。蓋山以學和
尚重也。名勝之在域內者。曰五臺。曰巨盧。曰峨眉。曰普陀。達摩大
鑒諸賢聖。鉢具所及。與著。屈。隣。真。爭。勝。覺。自。無。懷。萬。天。來。七。十。二
君之封。神。金。簡。玉。冊。宛。委。峭。嶺。燈。手。後。矣。二。旁。雖。列。國。經。耶。羅。延
窟。為。西域。所。稱。說。一。尊。於。齊。景。之。收。焉。再。尊。於。秦。皇。之。未。傳。山。靈
贊。抱。恨。千。載。迨。前。朝。懸。老。人。傳。一。至。入。見。尊。於。黃。冠。之。尤。無。良
都。至今。海。印。遺。跡。若。輯。陵。片。石。微。茫。於。雲。嵐。出。沒。中。恐。後。人。之。弗
明。明。僧。紹。之。紀。述。戒。自。化。之。棲。止。比。之。少。室。曾。漢。未。免。有。間。而。區
區。文。人。之。筆。墨。何。足。為。茲。山。軒。軒。乎。學。和。尚。聽。寒。鐘。聽。晚。潮。觀。岳
雲。觀。嶺。月。情。有。天。龍。為。之。呵。護。凡。聖。為。之。依。歸。一。偶。破。鴻。濤。萬。古
長。春。矣。余。則。曰。非。學。和。尚。以。山。重。蓋。山。以。學。和。尚。重。也。和。尚。詩。若
干。首。從。行。首。座。矣。大。師。詩。若。干。首。附。於。後。

贈古峰師序

榆林故墟芳反地。孤懸塞外。沙磧環繞。以成土雲。而願號繁。自邊防既撤。而人跡罕至焉。其地鮮知詩書。而仁王之徒。尤為稀絕。古峰師以宿生。因緣出塵也。舞象時。渡河至汾州。雜沓空門。厭山陝無學者。復渡河而南。歷懷孟京雒。嵩少唐鄧。至廩子園。圖經所名武當山也。以其中脊黃冠。厭之。自武當沂江東下。住九華。數閱月。自天門采石。石城經藕。涉錢塘。而及天童。皈依晚和尚。服役三年。一日忽自嘆曰。今天童住者千百人。寧少一塞上兒耶。余初心厭北地無學者。果天童。即天童多學者。與北地終無與也。余見

香至之在火室。臨濟之在淨池。論和尚之在趙城。觀音院四方之學者雲湧川起。當侶展今天童時。余奚必戀。於大江之南。余其歸矣。遂至維揚。至淮上。而至吾青之法慶。嚮和尚見而悅之。謂可使與賓客言也。遂應客寮。遠近衲子。資法乳扣金鉢。法慶者。先及於師。而一時之得人。於師為盛。余既與師游處。退而語諸禪人曰。吾青自辨和尚。百問後。咸青響絕。達法師自天童還。誅茆開舍。遂有弘覺偶菴。兩聖人開示人天。今嚮和尚又大暢弘覺偶菴之教。地之為少室。為淨池。為趙州。觀音。豈不以其人哉。古峰師也。日破木漆桶。踢曲孟席。得嚮和尚之肯而西向之。自梁苑而吳越。自

吳越而青。蓋所稱虛住而寔歸。吾見榆林塞上地。以師而獲無生法。認誅茆開舍。又若達法師之於吾青者矣。

隋景芳遺詩序

康熙庚申春余再遊諸南山至興雲寺徘徊四顧而悲焉。是日衆問所以余曰吾慟吾景芳也。余初來諸野鶴子孫屋山魯瞻識無多人。一日景芳忽自暑氣中肅一刺來。僕以長者事余爭良。乃約為兄弟。而凡事余每泰一篇。景芳擁袖狂書。遠屋朗吟。或浮大白。悲數行下。或飲容默坐。如見所畏。或垂手縮足。匿聲近走。其謬好余如此。久之恐別去。以諸南山水壩余相與過常山。寄泉邊馬耳。凌滴水崖。歷九仙白鶴洞。景芳乃操亢大音賦詩而歌。百天下臨絕壁。襟置風搖。如霧中游。綠睇視目。脚景芳旋起。又操亢大音賦詩。皆絕。操余方藉。景芳後。殆不寢。莫知心中。點結下。請室對。微更。事方解。密漫。長安。今十六年。知昔元白相善。九江之詩。生為情。非死為別也。而孤燈無寐之句。今千百年後。慘不忍再讀。况余景芳。極手言笑。惟結生平性情。風雅千秋。為卿在化地下。宿草几易。過其所共游之處。寧不觸而悲。而返。非人情矣。聞日景芳弟昆鉄。以其所遺詩來。余序之。

隋太翁九十序

有宅一區。有田數百畝。有美味之膳。有重裘之衣。有比立之僮僕。有並驅之車騎。有水丘之可遊。釣有原野之可收。獵有諸伶之歌。以娛耳。有解妓之態。以悅目。有子若孫。統階下。伺顏色。為供具。如仲長統所云。而豪曠不啻過之。誰與享此樂者。今見之秀亭。太翁太翁出隋氏族。為壽光而最大。姓世有仕宦。其尊人安翁。翁有長者行。閭里稱之。善治生。歲以其所獲之餘。為家人費。長即明經。君相鳴亦。歲以其所獲為家人費。以茲太翁自少。至老。侍適意。朝夕太翁性孝友。敦大節。允與人。皆見其表裏。生平無疾言。忤色不悅。仰諸貴人。亦不呼。唯諸密戚者。好客。恒燕飲。出入侍兒。負囊。筐以隨。入少年。場。舞。琴。鼓。琴。音。聲。吳。歎。齊。語。盈。不為煩。更以艷姬。妖童。作。娼。妾。舞。余。見之。五六十時。意興。容。貌。如。三四十許人。余見之。七八十時。意興。容。貌。如。四五十許人。今九十矣。志氣。勃發。體。骸。肥。不少。咸余。當。語。諸。同。人。使。世。間。盡。若。太翁。則。素。聞。難。經。青。囊。活。人。書。當。付。之。咸。陽。一。炬。而。秦。越。人。淳。於。意。張。仲。景。華。元。化。王。叔。和。李。東。垣。諸。君。子。何。所。著。名。今。古。哉。太翁。於。平。涼。太。守。公。在。諸。弟。行。於。舊。中。子。者。在。諸。父。行。於。舊。庚。戌。年。者。在。諸。大。父。行。自。明。經。居。外。貢。太。學。補。郡。邑。學。數。十。人。太翁。有。其。家。不。自。有。其。家。有。其。勢。不。自。

有其勢已縉紳先生文學子弟歲時往來車馬喧闐太翁似龐德翁媿：談不覺秦陰滿陌上矣嘗讀史馬伏波薄其弟少游之言趣一足征謫示可用狀及武陵道中上燕下濕點：如水中蕩輒自悔雖其後功成而意改之歎椒房之嫌梁松之譖：慄：幾不自保吾不知其勝少游者果何在少游駕下澤乘款段鄉里稱善人庶比太翁然而壽不壽又未可知也余見富貴家列鼎重茵抱金紵紫棠則榮矣而是非成敗得失禍福日：胸次機械存其內礼法束其外則閒至壽考恒：不自快孰若太翁享祖孫父子之樂歲不問水旱事不問公私征役不及門慶吊不出戶其寢子：其覺徐：身無病而心無憂求古之至人而勢驚焉則元處士孟過詩城裏人來休問事村中景好莫題詩若為太翁寫也者今某月日明經君諸里人奉危為九十壽太翁笑曰汝以吾老乎吾未也吾方期與諸年代致考鍾啖鮮擊肥投壺散帖更走馬平康巷敲檀板唱金縷曲汝且休矣吾不暇擊汝觴也命侍兒取巨羅數引滿吸之立盡拱手謝諸賓客曰今日與諸君會飲爾若以老人賀吾不愛也遂拂袖揚：去

法慶寺志序

法慶寺志既成學大和尚暨諸禪人曰古者宮室之落成皆以頌以詩如楚宮闔宮斯干之章是也君其序之於其端其膜拜而受簡曰嘻昔喬容摩之不宿桑也爭為築塔廟大雷音之外如爛陀薩婆利諸刹皆廣大萬尋縱橫百里無憂天子波斯匿王之所建立也至支那之洛陽伽藍武林梵宇南朝之四百八十清涼之三百六十載之史冊良為不誣今京師以及中外塔廟種：莊嚴瑰傑奇巧玲瓏天龍人鬼恭敬圍繞神眾所棲幾半天下為遊人治女士大夫文君子亟稱而艷賞之形諸詩歌以誇示四方某以謂皆不法慶若也何以故如來之攝凡聖利人天也不在夫室廡之多寡而在乎教化之遠近今京師都會江浙吳楚閩廣之區開堂舍設鍾鼓白椎而招仁王之旨者州邑相接村墅相望香阜奈園禪比隣次而江淮之北及沙漠東自海嶠西及瓜磧幅員延袤茫茫萬里州野邑村無論即號為名勝上游西之安禪演法者皆不過數寺悲眾眾院子闌提兒孫香積巢鷦鷯林繁馬更廢殿荒臺頽垣敗壁剝荆榛瓦礫彌望蕭然無論傳香至西來之慈航南山具足之律賢首慈恩精大小乘通內外學即木魚梵唄殷勤朝夕亦自繁：堂喬答摩之攝凡聖利人天止行於南而不及於北也以

此而事佛不幾臨乎况臨濟一宗盛自山左義元從證寔產於曹
南自潯沱趙州視之蓋祖宗發軔之地也是江浙吳楚閩廣之諸
寺星羅密布其說法僅東南一隅而法慶雖孤峙才立於泮水治
願之側寔大河之南北太行之東西所絕無而僅有者昔郡道元
注水經云南陽七級寺修禪子有樓禪考其時師公已去圖
澄未果不通一尋常蘭若尚列之簡編流傳今古至其地者覓其
舊踪索其遺響徘徊流連而思去別法慶為我

世祖章皇帝所賜額較之廣孝傳忠弘福宸奎有餘耀焉更弘覺隅巷
營公說法之道場而義元從證寔不終至今不墮此法慶志所由作也

壬午忠臣姓名錄序

勞之別麓草卷有藏書一本曰壬午忠臣姓名錄載其出身籍里死
節自方孝孺鉄鉞景濂以下若干人從者自程濟王之臣以下若干
人遂通聲息往來省視難髮為弟子藥舍給養自史仲彬楊應龍以
下若干人不任官爵無名位自雪菴和尚補鍋匠河西僊清遠衛
卒以下若干人嗚乎昌其多也說者謂高皇在位三十年養育人
材尊崇學校廣厲教化故得忠臣義士之報如此余謂此本朝歸
義開基之主為然質之天下萬世之公論則忠宗讓皇帝深仁厚
澤至德弘恩人蒙克荷之麻眾被禹文之化寰海內無貴賤老幼
遠邇凡有血氣心知莫不捐軀引義不避斧鑕湯鑊而殉之於高
皇帝無與也高皇帝懲元政廢弛而法令嚴酷多所殺傷至十六
年始少止惟急寡恩天下之赤族覆宗絕祀者不知幾何安所得
忠臣義士而報之哉聞明紀載讓皇帝在位四年恭儉慈和溫文
睿哲未嘗興一大獄儻一無辜至今誦其無令朕有殺叔父一語
皆泣數行下嗚乎此讓皇帝之自投其身而燕王之得成其志故
天下之忠臣義士至於死者廿一命以若何顏几泉而不顧從者
艱難險阻顛沛流離四十年之久有如一日也說者謂高皇帝豈
不能舍卹是考而立武立節終不肯失萬世立嫡之正噫此誦倭

臣之言也。昔高皇帝欲立燕王。學士劉三吾哭諫。陛下無論員。懿文太子地下。恐秦晉二王反側。天下自此多事。高皇帝懼而罷。它日燕王游晏過度。高皇帝怒責之。諫皇帝曲為之。高皇帝謂此子太仁。恐不足以主天下。故諫皇帝願剛毅。諫皇帝終不從。不待其御極登庸。而臣民已歸附無間矣。說者謂諫皇帝之革除年號。胡濙有物色之舉。陳瑛放鍛鍊之微。皆所以成就諫皇帝。則確論也。當年之死者從者。使在承平無事時。保祿位榮妻子一碌。庸之臣安能伴天下萬世。欲欲欲泣。勒傳勒銘。奉俎豆而表史冊。補錫近。河西傳東湖樵夫。清遠衛卒。不更寂。無聞乎燕王。壬午之後。寧獨成就諫皇帝。凡載之姓名。歸諸人。皆其成就者也。

送陳君友龍公車北上序

吾友陳君友龍公車北上。邑之人餞於郭餞於郊。皆有詩歌以嘉其行。率以友龍登第受官為言。余於友龍之北上。且望且喜。且疑且慮。紛多端也。友龍負絕慧異質。不世出之才。大有為之畧。學成名立。其制義在震川。大士正希之間。其於南宮之選行。且售矣。余於友龍紳交二十餘載。意氣相推。許學問相砥。勵唱予和。女共命千秋。若李之於杜。元之於白。空同之於大復。余州之於滄溟。虛次梗之於謝茂泰。所謂世緣有盡。素心無窮者也。友龍更以長者事余。嘗余文謂分古大家一座重之。若珙璧需之。若飲食有所著必手錄之。或藏之篋。或布之几。案莊誦焉。李之於杜。元之於白。空同之於大復。余州之於滄溟。次梗之於茂泰。不至是也。友龍每語人口。識審先生之文。余不克付之梓。人以貧故耳。嗟乎。余非長卿友龍。若類於盛覽。余非子雲。友龍若類於侯芭。友龍售而在翰苑。在臺省。在銓曹。佩玉鳴璫。出入宮闈。吾故為友龍慶。友龍以余所著遜山堂學無學堂老樹村七十老人集百萬言。刻之棗梨。流傳海內。使余一生心力不至泊沒於洋溪。緇水。繩床。木榻之下。此余之於友龍之北上。且望而且喜也。余嘗謂藝絕者不售。赤堂之金。歐冶知之。他人不知也。漫漶之馬。贊君知之。他人不知也。豐城

之劍氣第：上下左照右照左張司空雷令知之他人不知也唐以詩賦取士供奉工部困於知貢舉終身爲他何論也今人歌艷韓昌黎蘊子瞻青腹大廷唱春官安可謂執絕者不售嗟乎不有教與不有承叔而昌黎子瞻之售在不可之間吾恐其與供奉工部同憔悴無聊於漢西雙門采石牛渚也嗟乎友龍困於知貢舉至年三十九試京師以韓侍郎幕廩始售耳韓侍郎慕廩豈數：過哉不然即友龍售而官翰光官臺省官銓育極人世榮寵必久居於官余老奔走爲艱非若李之於杜元之於白空同之於大復奔州之於滄溟同在仕宦次梗之於茂秦同在韋布捧袂握手倡予和女之樂寧能得之友龍哉此余之於友龍之北上而且疑且慮也時秋水在旁曰不然友龍先生自及開後恐執絕者不售而深自貶損棄上卿爲中駟棄中駟爲下駟王之在谷珠之在浦其光豈天載之車照十二乘人：見也先生必售然先生常有言只愛科名不愛官太夫人春秋高先生性至孝當請而歸省吾輩風雅一道不至睽離也何疑何慮余謂秋水言是矣遂著之篇而送友龍北上

送王虞吉而歸序

東蒙余所欲至也竟弗得至憶髮垂髫時應有司試與東蒙諸君子游若公之文侯子城泰之用鳴佛氏歸愚昧之孝先李之明水王米山先生與吾師置堂張先生太拙徐君兄浮玉論文雪宮稷門連日夜不倦後之濟上泛嵒湖眺華不注登白雪樓期東蒙之游未几而中原板蕩兵火流離諸君子咸修文地下米山歸愚雖仕宦於外亦相繼而沒余即欲往諸君子墓木成園宿草幾易無尊酒之樂有繁難之悲此余之慕名山而負勝約也乙卯冬晤王君虞吉於省會之書肆虞吉大聲疾呼今日文人惟樂安李君象先當第一余驚但訊之乃米山先生子也今又遇之即孔趙宗先生之寓次朝夕話言牽袂入市館偕丘君學山牢騷賦詩余弟簡菴揮毫和之虞吉嬰娶其旁不禁起聲大似昔與諸君子燕集時然皆白髮相向嘆老嗟卑但多人琴之暢安知班荆之快哉余微偕虞吉而去余老且病跋涉道路往返爲艱余絕意於東蒙矣虞吉歸爲戒吊諸君子墓哀挽之詞代爲陳之可耳及臨歧忽念昔人不夢青山便夢君之句今而後絕意於東蒙恐難絕意於東蒙之虞吉也與虞吉約倘不病日甚尚其與張袂於龜蒙顧史堂阜之下

送葛孝廉先生南歸序

葛孝廉先生奇三家崐山為今通政李公所取士住奇光數閱月將歸余始因吾兄浮玉先生以見見輒合古人班荆紆綯之誼不虛也崐山為人文最勝地先生負純茂材繼震川梅村後精制藝詩賦冠諸作者其論詩謂齊音亢大楚音空絳故學濟南竟陵皆病焉又謂一三五常嚴奈何云二四六以自寬假以故海濱蕩落不學之夫畏不欲見；而蓋蘇之目攝不免也一日兄浮玉先生向余曰葛先生云吾弟古辭甚善筆直下不作態頗能脫時文習在今世為難其謬知余如此嗟乎吾齊魯文學天性之區自漢唐宗

以文章甲天下後復微自李札來延陵子游來虞山洙泗之教瑕丘之文彬；而南六朝五季衣冠盡歸江左而標脈染翰往；稱大家焉至 本朝聯捷大魁先生邑中健菴果亭存齋昆弟海內諸文君子所奔走也先生銳然為後距較有明時為最吾山左在隆萬時溷滄主大壇數十年南中憤其於投之隆盛氣而驗若陽穀之會公安竟陵起而攻之南北遂水火近吾鄉念東韞退阮亭漁村皆以詩名家先生聞而好之如于鱗之見重於俞州先生之里人也兄浮玉先生曰不然葛先生非舊而崐山者上世家秦中龍門扶風與耿直先生振西京之響睥睨天下士豈僅以崐

山重亦崐山以先生重先生歸矣期明年之四月再渡河淮余共陟大峴山逆先生而北

丘蝶庵先生文稿小序

人之言曰理學家不主文辭其然哉伊川考亭原弗能古文辭人以其嫻於理道寬求薄責於文壇藐然之間可爾曷至以其故而廢藏名山傳其人之業乎古今來大儒若左馬周無論漢之韓嬰董仲舒劉向楊雄京房非儒耶其所著班駁陸離如三代法物而近世王文成公言從字順意自辭去視歐曾曷諫焉今既傳丘先生復得其文稿百餘篇蕭寺中反覆讀之其高論今昔顛覆文忠海南志林孔子曰言之不文傳之不遠欲學者之有言也宋之儒膠而固隋之儒僭而襲先生其鑒於此而為文者哉彬之辭也

不遠道

石氏族譜序

郡西鄙石子靈玉以其家世次來請序余閱其前後異焉靈玉蓋恭襄族也而譜之弗系何哉靈玉蓋守礼而固者也古者重氏族為之詳其昭穆辨其顯卑立太宗小宗之詞著嫡子支子之統迨至世遠人湮朝代鼎革兵火顛沛流離播遷至各居其地各著其譜一本之所分一派之所衍雖若東野南宮公孫叔孫之類皆原厥始敦行葦之誼太水木之恩况靈玉與恭襄生同時居同里譜宜合而弗合豈古今來大姓巨家如成紀之李瑯琊之王清河之張博陵之匡崇陽之鄭天水之趙范陽之盧京兆之韋杜巴蜀之獺陽遠在數千里時隔數十代譜牒淪亡祖先莫稽咸曰吾家某氏吾家某君堂靈玉獨行其是而諸君子可盡非耶狄武之與梁公郭崇韜之於汾陽其襄之凱之者亦有故而後之人動以為口實不然禹盛之家天倫之親輒引之而去人矣必紆金握紫為榮哉石之先有績義能施者金嶺銑山之界衣而絮食而飮多其忠也人咸言石族將碩大他日與恭襄都聞並熾而昌重恭襄與恭襄重典皆不可知者也急合譜而序可出靈玉聞日來曰譜合矣遂書以塞其請

觚道人詩序

世祖章皇帝宏慈廣大仁覆宇宙舊朝子喬逃國寇之禍者咸得復其姓氏還其閭里而觚道人其一也觚道人在崇禎時舉孝廉其制藝傳四方非僅聲馳齊魯間員英才氣謂容臺之選可立就值國難變姓名托之羽衣黃冠迨盛朝降恩得列為編氓然終以貧不獲旋故里釣將水丘而老死於刊江廣陵之曲區以枚乘子為前修以文選接三四拾雷塘梅花館之遺踪舊趾為憑弔以禪智山光為墓田人莫不慨然於道人之生於齊門歿於楚殿雖蒙九重如天之恩終不能傍其先人之丘壟此觚道人自悲其遇人亦為之悲其遇故始終以觚道人稱也又道人統問學善詩賦即造次顛沛患難疾病未嘗一日不操觚此所以竟為觚道人也前成化時有安化王孫亡走東西自云姓孫氏名一元字太初號太白山人大能詩與空同大復諸大家相往來詩文酬唱黃衫白袷風華掩映似神仙中人其襟抱大似觚道人然尤羨吳興空同為作傳近湖州守吳君園茨修其墓吳梅村學士為作記反復數千言不定其何許人其為安化王孫是耶非耶終無確論又妻沒無子千秋百世後與無名士不辨豈若觚道人得復姓有四子而季名和陞字崑叔者更善才思有父風補弟子員諸

名下多與之游處其最少于某詩賦藉京口維揚間黃髮兒奮迅不讓乃兄旦暮與崑叔以其家學取科第若蕭顯士之在唐趙文敏之在元揆藻摘掌光休有代琬琰之梨與觚道人前後輝映太白山人又不可同年而語矣今崑叔以道人詩抄錄成帖問序於余余讀而善之見其處貧困窮愁而不悲傷履憂患而不失其正有唐人遺響華泉滄溟之後勁也道人原朱姓名慈懋字大西崇禎壬午舉人避國難改姓孫氏

送王屋山先生序

魯之諸有先大夫故人鍾山王大夫公。余弱冠先大夫示余。今中州
寇氛孔熾。枉矢化天。狗芒斗大。河洛間然。賴有大叅公在。中光紫
熙。害也。大叅公泰徽。以成省北。先大夫頃足。印事去矣。後中州果
大陷。吾鄉人過信陽。信陽人指公所破寇。慨焉而嘆也。又十餘
年。乙巳。如諸得交其長君。即今所謂閣思屋山先生也。當其時。子
羽景芳。彭仲霄。田慙。勤。道。從。握。手。言。笑。閣思屋山。氣甚盛。興甚豪。
詩甚捷。先成。今子羽老海上。彭仲景芳。皆物故。霄田。官翰苑。日侍
金馬門。去州上人頗遠。回憶曩昔。流連朝夕。惟閣思屋山一人在
耳。余東來。每依鳥。自余所聞。見。笑。少。微。儻。讀。今。古。載。記。喜。談。當。世
之務。自荆襄載書。盡湖舟東下。過鸛武洲。黃鶴樓。吊福衡崔顥。誦
其詩。賦。扣舷而和之。歷道士。欲。彭。即。當。采。石。天。門。畔。晚。預。盼。此
一閣思屋山也。入石頭。酒入市。結豪賓。客。痛。既。馬。柄。同。悲。憤。林。澗
欲。效。陳。東。歐。陽。澈。上。書。不。果。此。一閣思屋山也。挾弓矢。握刀。繫。馳
大黃而射矢。相。屬。新。裁。窄。袖。紫。綳。柄。襟。拜。將。軍。部。署。諸。營。此
一閣思屋山也。衣敗褐。衣。執。煤。灰。本。抵。掌。諸。公。卿。諸。公。卿。為。辟。易。撤
座。此。一閣思屋山也。久之。返。里。門。補。弟。子。員。守。一。先。生。之。言。攻。帖
花。與。邑。人。士。爭。進。取。此。一閣思屋山也。好。遊。遊。皆。酒。偕。子。羽。霄。田。

湖西雖北。鶴亭盤龍。如諸人。探柳和秦碑。讀楚然。燕記。角。拔。飛。騰。
日夜無火。解。或。睜。目。危。坐。兀。首。無。言。人。扣。之。弗。答。久之。輒。曰。吾。方
與。無。功。王。勸。焦。萃。諸。公。道。逸。中。聖。之。鄉。勿。酒。吾。雅。集。此。一閣思屋
山也。既。而。子。姓。益。繁。年。華。愈。歷。築。雪。枊。却。掃。著。書。此。一閣思屋山
也。邑大夫耳其名。延。署。為。上。客。數。年。不。一。言。邑。事。過。公。正。發。憤。談。論
噴。涌。無。所。秘。人。與。之。錢。揮。去。今。雖。老。日。光。射。射。人。怒。鬚。戟。立。侃
侃。論。是。非。邪。正。君子。傾。耳。小。人。側。目。此。一閣思屋山也。詩。不。加。點
次。即。成。絕。操。苦。思。者。莫。之。過。臨。池。狂。書。與。子。羽。分。道。而。出。此。一閣
思屋山也。大叅公沒。數。十。載。痛。之。如。躡。踊。時。事。其。毋。為。至。無。聞。言。
皆。造。物。之。愛。而。畏。敬。而。悼。其。於。寺。希。論。不。待。衆。之。視。余。自。皮。丘。來
倚。湖。西。鶴。亭。雖。北。盤。龍。諸。文。君。子。前。致。辭。每。一閣思屋山。飲。金。盞
大。杯。十。數。聞。思。屋。山。謝。曰。所。謂。諸。閣。思。屋。山。皆。類。然。就。辭。矣。乃。泚
席。而。去。

歷落有跋

柳峪草序

柳峪草今變大和尚所著詩也師具大智慧無礙攻禪更攻詩余二十年來所心折而慕事者余事天大和尚時師在西堂燈火熒熒半為詩丙午重九同師遊城南一帶山寺日數十首皆警絕最後出柳峪草命余序之余遙憶師提筆之際一意孤蹈寄興幽遠不自韜晦不專境界不博擊前人不阻抑後進以天大和尚為指歸變化三唐之最佳造於精微師之受禪在中身起於久入世而為師又起於久出世而為詩者今禪家既多詩又說云功力之餘聊借茲遺興嗟乎行住坐臥飢餐渴飲無非禪詩亦行住坐臥飢餐渴飲中一物一事爾此皆以不存存詩余素所厭絕師歟大非之曰此勝氣而械者可謂先得余心之者矣或云師詩甚多今刻柳峪什一而止意杜工部數千首劉脊虛十餘首均傳爾矣計多寡也余前為師序久失所在師旁皇四索余謂師禪無定義詩亦無定義余序亦無定義再請為之或更有當於師意也

入蜀詩序

余友房君子明令裁眉師有詩一帙余從余門人朱子龍叔書舍聞而善之乃忽之嘆曰甚矣蜀遊之不易也自秦入者歷汧隴褒斜汚漢懸岷危壁噴坑萬重高出雲霄自廣元閬中成都嘉定數千里而抵於我眉吾家太白所謂山從人面起雲傍馬頭生非虛語也自楚入者歷夔陵神峰入三峽而峰夾立疑無日月過瞿塘白帝重慶合江數千里而抵於我眉吾家太白所謂千里江陵一日還亦非虛語也蜀自漢唐來為西南一大都會殊方異物絡繹而至繁華豐殖甲於天下凡之今之金陵姑蘇錢塘而長卿子雲穎氏父子兄弟以文章播於中原侍於後世故騷人韻客不憚險遠而樂為跋涉也子明才學絕於眾遇不大遇以孝廉受一令天末宜其地五年放衙清嘯以陶以咏歸來裝無金而囊有詩子明於蜀可云兩無負也然前此有游蜀者矣工部客嚴僕射所詩雖多漢西東也以及於夔門與眉無與也吾家太白朝發清溪之句亦留於眉無幾爾長卿子雲自少時去其卿終身不復返穎氏父子兄弟雖產於眉讀其全集其里中之題咏亦甚寥寥也陸放翁入蜀住頗久然其所游歷僅達萬而止於蜀西之山川景物十不得其二三也且放公常同家清晏之時江山無恙花鳥宜人惟愉之言

易為工好子明值兵火摧殘之後城郭丘墟人民鮮少間關道路
常有去國懷鄉異域天涯之感其詩必悲歌慷慨抑鬱激昂以消
其胸中之磊砢今詳其前後諸篇意溫而亨調高而雅蕭散間遶
不失其性情之正有唐人之遺響安可與雍陶獨孤退叔自蜀歸
之詩一以悲婉一以幽憤同日而語也

與衡元一序

士不得志必有所托以寓其憤憤無聊之意久而所托者工而憤
憤無聊之意藉以舒發而憶其所抱負悲焉絕之不復道蓋有以
感於中也若右軍之於書倪瓚之於画初非僅以此著名而名附焉
其所適者然耳趙城衡子元一其先世皆大家以財雄邑中大父
負高才續文數不得志於有司丙戌中副榜第一人嘆曰命也不
復以筆墨事有司矣築高臺東郭讀書自娛沒元一父性磊落不
營家人產以故家負且甚元一多才藝為章句學不自得乃學書
画學秦漢篆隸刻亦能工愈不自得乃走京師轉之歷下之兗州
曲阜嶧徐沛住鵲山數月旋之京師所至輒與失意人將宮刑書画篆
隸刻遂以書画篆隸刻為業歸而人乃其書画篆隸刻日及門造
父之臣稍獨步焉後邑令呂公延之客幕補弟子員或謂元一警
異如是攻帖括無難奈何浮沉書画篆隸刻中縱精微非世俗所
崇貴也元一慟曰吾祖業是有年矣三晉之士孰能先焉愈學愈
不遇赤堂之力能斬虎兇而能僂買之寒碧之響能動山川而凡
生聽之照水之屏能鑒璇璣而昏翳目之力田而不逢年善賈而
不售殖吾家之帙括蓋自嗟而心傷矣余聆其言而悲焉曰克敵
之軍蒼頭能奮敗軍之將勇夫亦怯豈其元一之謂乎余將東歸

送查載生歸營序

余同王子魯珍過稷門之市一偉男子科頭箕踞坐左右眇氣勃
勃動人忽謂魯珍子從游者樂安李先生也未及答曰我查載生
青左衛人今籍營州為營諸生向在安丘讀李先生文今疎竊昂
藏似之後三日又遇之郡庠戟門下率營諸文學揖余一少年意
稍不屬目攝之後二日甫衣冠投贊而及余門納詩冊余聞之大
駭營在六朝號東莞劉徐諸君子所居地天學甲海內今且衰
當復盛吾知其再振於載生無疑也載生負異材所謂詩成就如
此宜參然大且豪乃退然若不及而執弟子禮於余載生中大有
過人非世俗之善一材藝治：自喜之比擬而髣髴也載生將家
子其祖先從高皇帝拔承石廬白溝戰陝右有戰伐功官萬戶考
拜上將軍當明季武寢微不用時有幹濟材鬱憤費志以沒：當
鼎革所其過於載生載生反衣白衣攻帖括操尺度以合有司數
不利此載生之驕焉從余游爾今歸矣載生年方壯學日富九方
臯之相馬也空冀北之群而良始出載生母徒望矧段而羨之若
今之率營文學揖余於戟門下則載生聲天下矣

劉君秋水城南詩序

大埔公有別墅在邑城南所謂陶元亮詩嘯月過南村也其地南眺
惠谷之舍西接歐陽之冢邑著書之處此為最焉秋水連年投跡
其中被放以來却掃為詩余疑其悲惋倦憊慨當以慷秋水曰過
不遇古今嘗謂赤水之吟霸亭之響吾弗為也吾咏吾詩而已東
為帙余覽之竟秋水曰吾詩當何名余謂名城南詩昔張仲禮游
京兆之城南為記曰城南記自為注曰城南記自注計其時仲禮
之於城南不過數日夕耳秋水重門深鎖冥坐焚香城南景物盡
入奚囊人為城南之人詩為城南之詩安可不謂城南詩哉裴延
翰序杜牧之之詩樊川最盛樊川統杜曲在京兆城南牧之所朝
夕居也右丞詩絕今古抗跡供奉工部之間今考其所謂朝川鹿
柴蓋城均華子崗諸勝皆長安城南秋水宿鳥窠焉城南之詩當
以地傳矣

朱珥御詩序

余老卜居心寺東於珥御朱君義先葉君仁甫徐君讀棠之舍為
近時：聚晤以詩文相餉余好作賦每出諸君稱善必亟錄之而
酬以詩仁甫詩最先見次見義先次見珥御仁甫取調和平稱爾
雅之音義先結想幽遠多超忽之詞珥御深宵之思雋永之致繚
繞筆端王季之聲元而大鍾譚之響細而靈珥御心知而兼為之
非大於其詩不能也珥御精制菰鼓和上下感神人之瑟屢見攢
齊門之闌者迨丙辰首取於勞公辛酉副卷於曹公林公臧公入
太學誦石鼓文聲動六館眾始華然於珥御之大有於中而悔前
之失珥御乃爭好之若高漸離之擊筑於燕市則不知於易水則
知之於音聲則不知於衣冠則知之其於知漸離也則未矣余既
閱其鹿遊田居諸詩心賞之今又見其蕭咏教首慨然於得失離合
之際不禁為珥御嘆也珥御少負才名累不售辛酉之後即售矣
又厄於數外珥御晚節自芳晚節自傷有取於涼露寒香南山東
籬彭澤歸來淵明之菊也更取楚騷黃菊落英之句士不得志類
瘵類憤似怨似安情之所至一往而深珥御見之矣雖然人各有
嗜好與叢至難思進登贈芍藥而賦海棠較之珥御茲作余所取
在此不在彼矣

馮雲從醫序

此新命為余言來柳有馮君雲從諸生也家即城避器移汨水上隱於醫專銀海之科所至多奏效今年春余遇之余族子亨吉家見其目光爽々神明內蘊頗有道者時談制劑亦中窾會余謂馮君為素舉子業而習於岐黃馮君曰嘻余年二十盲不睹物者兩載廢業矣友人史君弘樞過余曰西江王君撫萬精內外科來吾郡曷往求之曰庶可療也乃走賂王君撫萬於諸貴公子家諸貴公子方會飲余趨而進不知門之入階之升堂之登也踉蹌而拜未審賓主諸貴公子曰容何為者余告以故諸貴公子群聞然大笑曰是日可療舉世當無醫者撫萬投之剗輒立愈諸貴公子大駭曰神我能至此耶撫萬曰非我之能以唐孫思邈真方也昔余得之已吾洞道者今當授之馮君雲從遂以其方遺余三十年矣廢者不數計余嘗東至高密單侍詩學士家有子病目甚於余之初年醫之明如初余年六十老矣容其方不有於衆負撫萬且負孫真人將授之梓請其為余序之余曰馮君君子人也不吝而施吾見世之人得奇方異藥珍而秘之遺而藏之甚至坎而掩之父子兄弟不相授受也仍大言曰吾之醫無所授授之天如霍嫫姚之不學古兵法諸葛武侯之千變萬化在一心也間有贈以書者並謝

曰長桑君時有長桑君長沙東垣河間時有長沙東垣河間今有我不相同不相襲也曷以書為他日取其秘本扁戶避妻子聞之奉若著祭人情大抵然也馮君刻其方不負撫萬不負孫真人更不負世之嬰是患者馮君自有其醫而利於衆不若不自有其醫而利於衆之為大馮君之于醫技乎吾知其進於道矣馮君名龍年五十八

送崔君梅林北還京師序

余語同人郭君仲藹曰今春離索之感曷其多也孟春送吾郡伯崔公於萬春之門仲春送會稽兩菴章君於壽昌之寺春之季又送吾世兄梅林于克山之麓泮水之溪今春離索之感曷其多也郭君郭君余其從雍子之句乎余其從高子之語乎仲藹曰事不相踈奚問所從雍子之歌婉而悽高子之語急而矯皆無當於今日之事當聽崔君之去而樂崔君之歸也余大驚謂異哉郭君之言陽関之什慘動離筵渭城之関愁生歧路聚而嘻去而悲人情也況崔君之嗣：藹吉宜人者乎奚所云聽其去而樂其歸也仲藹曰不然君子之交必不欲其肥而近欲其大而遠崔君之奉郡伯公於吾青十六年矣日泥首署舍中人不得而至即稷門雪宮雲山治嶺近在郊所亦未得縱游前就道長安與諸人士試聖天子之前得列上選念郡伯公最昏不旋踵而東歸其於北亦半載交耳崔君負英少才讀經史子集四庫以及外家之書製為餘賦上通古作者年方少志方銳氣方豪今還大都與海內諸文人謀篇操觚日相摩切登黃金臺歌聲烏：徹天地俯視益鼎魯句踐諸輩有所不屑乃藹文定所云見終南嵩華見大海見歐陽公之文章也崔君天下士奈何以吾青區：之地固之此所以聽

崔君之去而樂崔君之歸也崔君之與先生從遊耶共學耶從遊共學吾未見康成之東歸習之：而還而扶風昌黎戚：於懷悲總於其言也余曰善遂因仲藹之言以為別

馮君泰徵序

余讀史王謝子弟風流蘊藉文采翩翩。嘗過石頭城眺東山問桃葉渡湖其餘韻遺響涉江來作教日想不已臨胸諸渴今之王謝也自相國以上多顯人以下多文士文士之最賢而高者泰徵泰徵少負才著篇空其遺偶彬。孔護衆之上躬泰徵之下躬寔過之每自以為不足索從余游余慨然曰吾之門恐累君泰徵笑謝曰子雲之後豈無侯已相如之傍猶侍勝覽吾惟其文不惟其遇即相累無悔也迨泰徵屢奮迅秋闈督學勞公時察然肯諸生當即售蹇蛇又復十年余愧而叩其扉勞苦泰徵謂泰徵曰吾果累君十年之言不妄矣泰徵曰吾聞之子雲之寂寞於元亭相如之病瘞于陵而文心賦興愈久愈豪吾聞其對盛覽侯邑而思。嘆也今吾不自悔而先生為吾悔乎今發其篋八大家東西漢之編宛然在也他日余再遇見其重門深局卿。聲徹戶外隙窺之泰徵汪洋自恣色勃。動余謂泰徵蓋真不悔者也雖然攻制執而強於秋風詠於春花能詩歌又善臨池使得遇可以追北之孟津而之華亭今。天子重文學尚詩賦善鍾王文墨妙泰徵年四十餘居王謝之家不得如逸少元暉家。登庸吾安得不為泰徵悔哉

練石林短篇序

余入京國僧舍壁間有隙處余題云昔余自徐州來見所云几山者在人家屋舍旁高不過二尺廣大餘諸峰參差間整皆具位陰而山中雲霧濛。濟南西北亦有小石山視几山若昆仲倘在燕饒之國不儼然巨鎮乎良歎崆峒頑石爾假而無基者也石林曰茲為吾理齋而登遂恥以為序

以唐雜家之曲致而象以宋人之生趣可謂
丁妙。此等文字如色如蠅蚋蜂味不勝苦也

李東玉采陋軒詩序

郡之屬州邑十有四余所未至者蒙陰當己巳庚午之際余年十六七與蒙陰公文侯子枚秦佛民歸愚諸昆仲聚雪宮下較執論文文介水部兩公問次齋諸集皆得受而讀之猶之陝東蒙之巔而履顯史之墟也獨嘗余東出諸而出所未一涉其境嘗之文君子亦莫之或接也乙卯夏查子載生自莒來率莒諸文學捐余戟門之外更過余舍肅衣冠拜北面執弟子禮庚申余遊瑯琊客鶴亭欲西入莒而查子載生先今又六七年矣去冬予東玉冒冰雪投刺及門拜北面執弟子禮一如查子載生時余欲與之談詩賦離合古今升降其言論風旨俯仰進退甚矣大似查子載生也今春晤張君十人叩東玉生平云東玉家莒之南馬耆庶其之間有藉廬焉其人捐潔不苟去就耻于謁不屢入城市政制執旁及詩若賦同出其詩數首東玉微不良於步微余簞賦意作兀者詞頗有致其詩格調音響命意取材又甚矣大似查子載生也十人曰吾嘗入本朝科第察：旁州邑鄙矣之以故東玉名不出於里余謂矣論是哉莒於春秋為建國有地數百里在昔齊梁之世劉勰徐廣大以文學著雖其客於南中要皆莒東莒之產也且勰著書在定林寺莒西浮來地即公繼善狀元於元陳公鼎解元於明劉侍御私

山雖以直隸入國史所著亦藉：莒永為下陋之州昔空同先生家慶陽不密之地公劉之所棄而遷也宋元至明百載鮮有售客臺者空同崛起直繼少陵為有明三百年詩大家之冠白豹黃榆荒微絕塞何能新十百年名山國門之榮哉東玉苟自奮劉勰之文心雕龍徐廣之晉紀不難及也幸十人歸而致余之言

亦寄草序

昔時有告余者曰當世無異人余嘆其言恨年垂暮而異人不復見矣既而自勵曰窮愁歲月天不我惜攝躬却病勉力加餐而異人可待也未幾吾同人王君秋溟自西南來云自素水渡石閭云亭之任城登太白酒樓南池西湖與異人燕游興甚豪余曰止：異人奚若秋溟為異人姓何氏字魯田清正名臣景憲公季子也負絕慧年十一二能詩矢口成吟不假問學然四庫三都未嘗不充然於腹也精制菹旦夕當捷去余聽其語而躍：者累日後晤其仲兄文學君於樓下後晤其伯兄廣文君於東津更悉其為人焉

文今年春期同奚大師過夾谷與同人秋溟西去度石閭云亭之任城與異人登太白酒樓南池西湖燕游如秋溟景昔時忽投刺及門余大驚此魯田也胡為而先過我赤水之珠象園得之真出意外蓋造物憐余老病恐其困於風塵遂旅山川跋涉昇魯田來雪宮而聚也者話法慶出其詩讀之信乎矢口成吟不假問學清新俊逸殆兼而有之聞府泰君不足多也秋溟曰似其家仲默余謂仲默年十五舉於鄉似魯田早貴官長安與空同齊鳴然自高其位置空同華泉昌穀外有所不屑亦英少之恒態耳魯田年方少舉鹿鳴詩籍：而煦：善下歎然若有所不足大類吾家西涯懷麓諸

作溫厚和愉定能陟禹鉉享壽考非鸛武靈光殿諸賦試洛陽雁門太守行諸詩可翳翳其生平也已

崇禎軒詩序

閔中韓聖秋輯明文四十卷自李空同原對山文太青以下詩風
風乎蕭蕭白雲鉄脚板屋之遺響至今猶存甚矣聖秋之不沒其
鄉人也二十年前余欲輯本朝山左人詩目今文故東抵登萊
歷濟兗衡足所至輒問其人著誤一二名下外寒：無所得前顧
頗阻邇來有英少爽：能泰黃初大曆之業充然余耳者任城何
孝廉君魯田年十一二大有詩四始六義其體其法燦然大倫余
洞心駭目哉躬息影妮：讀之意動神洽獨喜自負如獲珙璧未
嘗不與一二名下同類而共視之也累日法度神人之察以邀以
遊及入即見其據案擁袖伸紙疾書諸視之則秦松賦也以兩漢
之休製行六朝之烟波嚴而不靡練而有法賦古詩之流魯田其
詩之溢而為賦者乎復得其兄衛園詩復得其兄哲偕詩各賦異
才共托大雅玉露珠聯輝映左右昔謝康樂惠連池塘春草魂夢
通靈然驗其寔皆諸系兄弟豈若衛園哲偕魯田出自同胞吹項
吹荒倡子和汝比之三珠樹良有以也噫余士子乙卯而過任城
計其時衛園哲偕魯田尚在洛南之憲署市祿樞宜乎余過洛究
之間一二名下外寒：無所得也異者衛園哲偕魯田之確山
今僑任城大復風流茂系淹雅兩地縣壇占盡無餘覽崇禎軒詩

余為之袪言衣三嘆

送張君叔謙游汝陽序

余老隱雪宮之傍屏絕塵囂二三雄駿君子謀好余日相過評論
文稽討今古野火之廬差不寂寞也有一客來語及余曰先生何
所為先生何所為余謂余幸死在諸君子後其一時相與結社締
盟聚翰屬簡之夫不在而肝即在北陌荒冢累：宿草離：人或
疑余老景病癯孑然獨處而不知其山村河渚等舍蘅廬共余朝
夕尚有人焉而不思其無耦也客曰有是哉人為誰曰昔李君東
玉益都朱君岷叔胸中寶君子真其最少而英異者則三韓張君
叔謙客曰聞之請言其所以余曰叔謙故嘗守公子幼讀盤盂自
好補諸生試在高等郵貢人太學六館之士莫或先焉折節從余
遊余至其家見其窓明几潔圖書環列伯仲之間頃篋并奏義聲
之屋叔謙處焉人至其所棲皆流連而不忍去也嗟乎近世高明
之肖每多英發皆自負其才思自抗其性情意氣奔流視富貴可
引年至五陵衣馬帶與：侮老而倨卑紛：也叔謙力能綜四庫
窺三都而託於著作之林乃卑以自牧怯然若不足苟叩其中藏
未嘗不才卓而意廣志大而量博見之者靡不心折氣為之下也
今叔謙將復遊汝陽涉大河過太丘而其地介天中有韓昌黎之
淮西碑在焉而叔謙或盤坐其下心為學而手為述可立享文人

之譽叔謙曰不然吾聞之汝之南五處士七孝廉家焉余願為之膜
拜他非所計也吾野火之廬有一叔謙不若其寂寞況其眾客大
驚咤而去

趙黃澤先生制藝傳稿序

吾省登萊之屬州邑十有五而衡八其科目文章萊陽最居其盛
啟禎時聲氣通於吳楚江左右吳楚江左右各樹旗鼓銳然相向
紛爭數十年不解然莫不善萊陽者却箇時寄唯黃不加文字
之後萊陽與吳楚江左右始終無間也余輯通志在省會閱掌故
乃大驚萊陽在萬曆初科第才數輩人文寒寒弗聲稱於外前庚
戌三水文公太清令其邑宗少參公與之課諸人士立號舍稱名
易書如大比例當其時黃澤先生在諸生宋宗玉在童子屢首邑
中諸人士先生以少參公為業師澄嵐宗玉為同學友侍郎諸公

就塾舍稱弟子而先生之推於容堂又出西江禮部楊公之門吳楚
江左右幾矢如受先楊維斗陳大士諸大家先生咸與之定交論
文分霸南北即滄桑互易風景各殊而萊陽之文名不衰於吳楚
江左右賴先生持不事在前為前予在後為後距在中為中堅之
力也昔薛延陀百三十陣皆捷橫嶺繞塔雷火中興霹靂將軍聞
暎目怒叱震動數里諸雷部辟易去神武之部曲無敵於天下豈
人延陀一延陀而左右前後賴之矣先生之於文亦猶是也余
自少時篤好古文辭厭制藝恒束而置之不為理憶丁丑冬園扉
然坐適無他書聞先生周有八士諸篇嘆其有才若是何僅三於

制藝較長短也余友徐太拙先生突而入見先生文在案頭曰制藝
也何人為之而破象先有生來大成展閱之曰誠善誠善房書中
畫龜先生文而去今五十餘年矣先生季子某學博余邑貴其制
藝六十首是先生第三子學憲公刻于南中者貽之余余序之以
竟丁丑冬之好

趙仲微時統序

古今來有千百庸之富貴人而無一文人有千百得意之文人而無一不得志之文人得志之文人如漢之公孫弘匡衡張禹胡廣輩而賈誼楊雄其不得志者也得志之文人如唐之張說韓愈錢起即士元輩而杜甫李白其不得志者也當其對大廷開東閣官宰相封平津樂安平昌諸侯賢良策正性疏諸篇膾炙人口燕許大手筆梅臺閣體與夫題雁塔晏曲江曲終人不見江上數峰青諸詩視寒屋窮巷之士不復有一文字迨至文成論定千百世藏名山而傳其人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乃在於謫長沙之賈生困即署之子雲流離困厄遺佚窮愁飢寒陽墜永石之太白少陵得志之文人與不得志之文人相去幾霄壤哉不得志之文人其所著上掩星辰下薄河漢聖萬象走百靈若屈之騷楊之元充符之論衡潛夫天地不得而造之亦不得而成之不得而化之亦不得而禁之也余嘗持此說以語吾邑陳君星占星占頗以為是偶過友人朱君珥御讀書舍見案頭時統一冊展閱之大驚曰誰也而能如是信否珥御惘然道其姓氏趙子克慎字仲微年幾三十矣尚在童子軍累不得志於有司前從余遊著藝數十首應督學試弗售會喪其內人憤棄去後又著今統數十首邑令君首後之

又儼然服麻經為棘人又將棄五色之迷罔於人也薦福之難罔於天也恢之天道浩之人群罔此仲微何為余曰不然世俗所亟時統曰昆山之震川臨川之大士歛之正希正希之初試場屋主司批一字不通視場則甚震川大士皆五十始舉孝廉六十始擢進士雖晚成遲過亦所謂得志之文人也今仲微年方壯學正富九萬之奮在於六月之息日肯然矣仲微寧不能為吾鄉之孫子未趙仲符乎若仲微終其身不得志若賈生之賦鵬鳥子雲之草法言太白少陵之寶劍雄篇光芒萬丈所謂天地不得而造不得而成之不得而化之不得而禁之也吾恐仲微之未及此仲微而及此又何屑以科名重哉

鏡岩樓詩序

勞之西峰白鶴嶺有鏡岩樓焉登其樓而詩者前輩儀廷黃先生也先生大司馬太保公之子登容臺上第不仕而詩適意適典非若今操觚家詩必示人必錄必刻博聲名於壇坫間者也吾鄉二三百年來嶺三唐之響有滄浪先生倡後六子接前五子而我眉天半之稱洋之海內其後似陽谷之會粹技之隆運致公安竟陵齊音亢大之請益以勝滿雖居後忌日衆也先生負異才讀書家有賜書門鼎俗客而以吟以咏潛處山谷不與其出於卿臺播於衆豈有鑒於滄浪而然歟詩不云乎鼓鍾於宮聲聞於外我有其寔誰阻其北昔之人有潛因落葉詩才一脫偶而風之乎馳四方走九州矣先生之季子孝肅君微菴當代詞賦之選與余友延止草堂出先生詩讀之憶滄浪坐卧白雲樓眺鮑山覽萃不注而先生之鏡岩樓森：半樓下渴欄倚檻紫青綠白拈韻撫臂得無似之乎故其詩以鏡岩樓名云

新刊名士

新刊詩餘序

造物之成就文人數端其最莫如病人生一落世網為婦宜所當少壯時內而父兄之督責外而勢利之欣動銳意科第日夜無寧神唐宋元時士子尚習論策諷賦得法獵經史猶有古作者之意故歐蘇黃王雖在宋之中葉能為今古文大家學者不能易也舊國至本朝聽功令不及四子五經之外舉子之業弗售則終身莫已舊者為仕宦營祿位與學問益遠即見有作文辭者必曰謀作謀作出漢書衣鼻情極淋漓而加之文人君子噫亦尋甚矣惟病則弗至場屋重閱晏坐謝絕人事仲長子光病瘠而謀解皇甫元病歿而屬簡司馬長卿走茂陵道府消渴而賦愈工名愈顯杜門却掃著業為長目肯已然矣吾友即墨菴君微菴名臣大司馬之孫於未進士高隱不仕鏡岩公季子也少有異慧精制抗癸卯舉於鄉一時同榜某惜湖水而亭嘗談閣中文短長離合微菴獨默坐別思衆說其故微菴謂此地故水香亭北諸亭亭北海是無俗所無遊也各抒懷華泉滄溟而先生亦微菴者微菴先微菴詩思沛發諸君奈何以八股困余哉造物悲微菴時有感脚所守不堅昇之病：十年之久絕意公車得專力詩樂府五七鼓古歌取致晉魏洎各家青蓮近體學唐諸家皆入其堂與詩餘

更知至十子夜由亦與大將軍鉄綽板唱大江東去并臻其妙
綺情藻思宛轉纏綿皆其得之藥鐺外柳醫人方書之聞者也嗟
乎便激菴不病登第長安錄其名於礼部蓋其家故物亦所云數
見不鮮矣激菴君勞之西峰白鶴峪斜陽頽影掩映山阿賦得意
之餘龍夕露軒稿他日激菴詩詩餘出而問世天下士當有含雁
鵠而醉心於白鶴之峪者矣激菴名垣字子季今年五十九

余頗有此夏之疾清生服清涼散矣

鄭晉昭入學序

余年十一二歲居邑之西市得晤鄭氏諸昆仲時匪莪先生已舉
賢書其諸弟皆列黌序能父補弟子員上首國變後余舍諸生雖
與之異所志所趨而念貧恤舊性情慙意氣調久而彌篤也
改晉昭余見之童嬰時余見之總角時余見之舞象弱冠時孰不
聿試於有司晉前列屢奮屢躓至於久弗售不知晉昭者識其文
之短知晉昭者惜其命之走久之文之短長命之屯利晉昭亦自
信而自疑而詆之惜之者且日甚去年入場屋晉昭偶念及進取
仰屋而嘆信矣而題未下遂越增埤晉學慙遠吏人驅之出齊
門之瑟苦不得鼓晉昭每以告之人自悲而自傷也今年夏余遇
之旅次晉昭曰今吾不知所以矣吾欲鼓琴胡琴無其豪放之致
吾欲進鵲輪袍無其詭遇之習吾欲詆吾者稍許我以文惜吾者
稍善我以命而已余謂可傷者晉昭文在已命在已而曰聽之人
辭索而情苦晉昭告矣已而果售余喜於市眾曰何故余謂晉
昭終而遇元良始而遇各以其文各以其命遲遲不一時晉余所
躍：喜而不置者也

送德合編序

內典而城諸國王子皆受其足戒脫白辭家者亦種：見於支那
 達摩初祖是已東土溺於習俗非貧困孤獨疾患難不肯被編
 而事空王此幾房車之不親正眼藏也余自國變來系諸生僧寮
 梵宇固不過弘覺偶施營大和尚下多興之游處余德舍師其一
 也德舍師出衡王憲宗純皇帝六師孫余少時值穀皇初立篤親
 觀之誼復紅牌舊制諸王孫楊：國中來門大第曲蓋肩與燕翼
 龍顏豐順隆準左右班即極品必走市之求一棲幽林寂寞之清
 興布衣寒士接不可付其去西域諸國王子也益遠逆聞犯帝閭
 判天嘗諸王孫委項流離竄迹四方德舍師始服伽梨持軍持隸
 天童座下余每語其弟紹源師擁百城不城南面王樂况天童一
 指三界往來其視天壤上國當何如哉昔唐宣宗避會昌之難入
 廬山難髮為黃髮待者後為大中天子人皆稱其撥九五之尊修
 萬國之條余恨其失却菩提種子矣德舍既得浴大師為剃度泰
 譽大和尚究而來意美元魏顯祖之內碑歸西山建文帝之出亡
 棲浪穹以傳燈易玉牒三乘易四輪紹隆祖位則昔日之繁華不
 足論也已

乙巳槐月行

雲門唱和詩小序

雲門於余為家山生平凡十餘登止小賦一小記一興不融情不
 暢也丙子余偕雲和尚九日之遊意在廣福大雲雲門其遊徑也乙
 丑余偕雲和尚雲門之遊意在花林噴石子淵雲門其眺望處也
 且暑氣烈日作苦羽人又蝶蝶營和尚厭而還時無詩於雲
 門興不融情不暢而其前緣也今陳君友龍劉君秋水偕雲和尚
 而往值木落霜落日淡寒淡送千秋響達百谷自營和尚陳劉
 兩君下及荆楚諸碑人皆有詩即木至其地如矣首座諸人咸以
 詩續之斯會也盛於蘭亭愈於龍李園以蘭亭王逸少而外人多
 不能詩桃李園各家太以金谷數相罰也余適在二旁未獲從
 留余亭上以遂以遊於雲門興不融情不暢亦徒存其諸人詩
 而已
 雲門山在嘉興府城二里十年曾遊其下未及登覽至今為恨
 事而因記

楊雲峭遺稿序

人有言微在龍蛇哲人其萎又曰年六十一為之避甲名賢多歿者余於所交所事諸君子恐其斯語之有驗而竟無一不驗也丁亥徐君太拙送余至連水之馬淺執手而言曰去丁亥僅十年為吾周甲恐其不再見也丁酉太拙果長往已酉余適江南櫟園夫子別余於龍江閣曰去壬子僅三年為吾周甲恐其不再見也壬子櫟園夫子果不祿去歲余自即墨之營適雲峭石屋山下見其貌癯癯意態又之多愁嘆聲通日夕無一語雲峭善驚溪幅顧自重不輕持筆至是索人而画呈若不及者余聽之憂之今春正冰大師日龍潭來云雲峭病且甚余驚惶良久曰雲峭死矣雲峭死矣已而訃音果至余為文以還奠者再乃簡法慶人索中有雲峭題跋一卷尺牘一卷五七律百首七絕百餘首屬義大師曰吾生平所作盡於此念賸殘策雲峭語笑音響所托讀之再四覺淒風冷雨來露寒烟惻惻逼前若見其人於窓牖几案間也衆云雲峭性孤僻不安許人作亦不安存已你不喜長行文故辭所著然為詩頗多箋笥中旋收旋棄恍忽莫定人初其收之者久之亦刪而不錄古來人文君子人每疑而忌其才棄其作雲峭乃按舊時踏徘徊終日自疑自忌自棄其所著若有鬼神異物

陰有以亂之者余茫不詳其何故也或曰雲峭幸止有題跋一卷尺牘一卷律絕百餘首爾若雲峭有集數十萬言讀之者一字一淚吾恐其痛雲峭無已時也所患之求一卷不繫人千百世思乎雲峭書画度越音人珍而藏之者甚衆余獨喜其詩故序其遺稿

送子言師遊靈岩序

姚少師之十二代法孫子言師來自徐州余見之法屢竟歲矣為
人和平坦易不事吟域類有道德者今欲偕嚮大和尚之靈岩余送
之洋之游師之此游皆余所欲言者也余少時慕姚少師之為僧出
其緒餘以定天下大畧似劉東忠而終身不易僧服榮國少師直
寄以寡爾余更重少師者惠宗之出奔程濟之從亡史仲彬之往
來少師明知之而不為文皇語浪寄之搜懸西之索吾友徐太拙
云拜其像於肅寧之佛舍有談及姚恭靖霜天起獵鷹之句後定
慧寺見少師影堂像與太拙詩合欲憇息僧無可語者觸炎暑而
北然意慙不置也徐州彭城古都會戲馬雲龍燕子放鶴黃樓
黃茅崗諸勝楚重瞳之霸畧雄圖張建封之風流爾雅蘓文忠節
義卓犖文章奇偉千百世下所慕而不忘者已酉秋余過徐值陰
雨連旬即渡大河而北然意慙不置也靈岩為吾鄉第一山水
園澄浪公法定曾挂錫焉前間之於兄浮玉先生後聞之於雲光
法師皆言近日為屠販之場必不可游未一往然意慙不置也子
言師為姚少師後自徐來為余道彭城諸名勝歷歷在目余又見
嚮大和尚之靈岩靈岩之區荆大師在焉請子言勿亟還中秋余
將杖履西及共宿靈岩之勝余雖老倘不病尚能從子言拜少師

于功德之林也

雲嶺山人詩序

余聞弘秀某與李杜王孟諸人齊音並響而起忽顧拔之意更出李杜王孟諸大家之外風乎莫可尚已迨讀之久知其冥契沉思苦心斯道空門歲月較之世間為靜而必深專而必工非其事也及多覽內典諸大知識擅詩文之妙明教誨洪覺範大慧杲布水雲山慈山雲棲外無多人其餘不過贊銘倡頌主理道不以文字工緻為事范千載兼之為難今法慶天老和尚為詩人漢魏唐人三昧下嚮和尚丹下奚林晚菴素林水閣諸師皆有合作聲馳遠邇通以師子乳音作陵雲異想於園澄即公登報之舊地荆菴大師其一也荆菴與奚林晚菴素林水閣諸師為兄弟禪定之後把臂為句此唱彼和玉貫珠聯聯藝苑驕壇為出世人占盡信乎佛菩薩之有威神力也荆菴前有詩種余胥序之此為竿頭進步荆菴坐危石棲深林窮迴溪雲嵐出沒烟雨空濛佳山水益人神智於荆菴師見之既罕余序其首簡曰雲嶺山人詩別荆菴之在法慶時見今昔造詣淺深之不同也某月日序

送慧菴詩序

余拜偶老人座下共朝夕十有三年諸禪人殷勤流連語笑紛紜蓋劉遺民未得之於東林也乙巳別偶老人大潤今又二十二年其一時標元問字之人多淪為異物或散之四方即間有與之聚晤者皆髮白面皺意緒悲涼昔余喜禪人之老者壯者今則喜禪人之少者幼者如好老吾一人之性情前後異焉慧菴家於陵脫白稷下受其足戒於偶老人所蓋當年之禪人之少者幼者不淪為異物散而之四方留於二十年後與之聚晤者也今迺適於歷下相與追憶偶老人當時之事當時之人皆風流雲散火迸電逝梗斷萍分噫亦可以惘然而悲矣慧菴晚習意開而寡言當前可去後可思都況茲地余與十幹師酬倡之區室在人亡不更可深慨乎

蒼涼奚林師

千古慧業人皆具情種此文並信

感慨淒惋置之唐宋幾不能辨然下後生疏伯端謹識

文境如幽溪別墅之水咽激而錦唱
涉見庭楊甫

送岳大師含輝序

甚矣佐元之教至今而微也。道言長生釋以無生，鄙之道言不死，儒以必死，破之難川之舟，藥輔漢之符錄，既以為無當於太上之精微，而伯陽之泰同紫陽之暗真，人以周易亂之，而黃冠之徒愈無所輕重於人世間。余去歲丙走大小勞適歷諸宮觀，詢所謂修太上之道者，皆不可得，即修言控鸞鶴煉龍虎海外神仙恍惚忽上下可聞而不可見，以震耀人之耳目亦寒焉。焉甚矣佐元之教至今而微也。意者道無古今弘之者人，景金元之際重陽子居東牟遂有丘劉譚馬御王孫七大真人海內之羽流咸以支派比於釋之五宗，後輩益雲岩齊本守輩漸次而興，吾邑之張信真亦以明昌二年白晝冲舉洞天福地與梵宇營宮鼎峙，而三以當時之有其人而盛知今日之無其人而衰也。余憶二十年前岳大師在國常龍之區坐講吾家太上五千言以及南華冲虛目文始以下瓊笈之考真人之姓之旨，緇而衣者繼而掖者未嘗不嘆猶龍氏之有後而七真將將以復振也。既而太師游元嶽嵩洛勾漏羅浮句曲青城林屋王屋幔亭洪崖金興玉笥之區，晚而徘徊於登萊之間，三四載余再過之，複門見其神清而骨瑩，頽如渥丹目稜；有光寒兌寡言必其大有得於中，吾聞之理數盛而衰，而盛今微而

盛其在太師無疑也。大師容齋門家罕耳之漢，皆多仙人處，幸以其道自任。

贈張君仲五序

余如嘗眺臨崑山川憑弔嘗遺跡問今嘗之守牧之賢者嘗之人
愴然曰兵火後嘗非嘗矣賴崔公而嘗地震後嘗非嘗矣賴張公
而嘗崔公去嘗復來為郡太守與余交甚善張公以王事賢勞
歿於嘗之人至今慕也余未得而交焉然嘗與其子游處梅林
學者余人之友譜張君兄弟余識之久在梅林前伯言仲五叔諒
咸聲藉人而仲五更余所服膺者嘗語諸同人言讀古今書
為問學善著議不被服仁義為懷道德終謂之技而非道才人務
為輕薄庸人務為癡鈍其病等耳仲五兄弟朝省其朝夕省其夕
驥若去於閭閻若柱於車珮玉長裾若利於走趙所謂赤堂之玉
藏於穴元水之珠潛於淵其見於穴浮於淵嘗貌為玉為珠者也
余所取在此不在彼

王君鹿臯咏火十絕序

蒙陝於郡雖為遠小邑人才輩出公文介公問次某工部公浮來集
問世其後公君文侯子斌秦君師民歸愚王君米山陳君孝先李
君明水詹不韋稷門雪宮之下郡之人爭辟易曰此東蒙軍勳敵
也余嘗得定交焉後各散失多物故獨余其時年最少得晉為諸
君子殿也後得交王虞吉米山子能賦詩有父風余又聞王君鹿
臯隱疊山鹿水旁著書種一歲出入意表今自其邑來踵門求序
余覽其古今火中如淮陰囊沙古今稱為奇戰余屢至諸巴山之
麓見離水南北皆浮沙至此為石脊橫良水上多穴隙有鑿痕微
波入焉其說信為可據矣但其東北為城陰城相去僅十里龍其
七軍其地非一朝夕兩軍對壘且楚宿將豈無偵者視淮陰動靜
乃如迷矇醉夢人竟陷於其中而不之覺也果若是且一木偶人
人皆可禽寧必淮陰耶囊沙之戰非信之奇出人耳目之外乃且
之愚出人耳目之外也茅焦抗首危論解衣就烹戰國多奇士自
輕其死如虞贏田光景：不乏其事未可為焉有但後焦者如蒯
通之於韓信樂布之於彭越皆慷慨引義赴湯如歸與焦若出一
轍人不能不歎於太史公多好奇爾趙高自譖殺李斯後閉二世
望夷宮無所聞見寧待指鹿為馬與永安而始為專橫不道乎至

若木牛流馬與永安宮彌年鎮之八陣壁亦一時權宜之計不然
武侯之出祁山之餉非之輸餉之人也難耕渭濱人紛出矣去
五天原不數里尚何煩木牛流馬哉之數者余每疑之而不意
鹿鼻之同我也東蒙多異人具千百年眼不以成說為是非何時
一樽酒與君細論文是語也惟鹿鼻足以當之

徐將軍晉秩千兵公即遊洋序

徐將軍秦桓戌守秦最晉秩千兵其長公采芹學宮郡邑之眾往
賀焉徵余言為佈鵬之辭余素習將軍願為將軍屬筆將軍個貌
明勇善騎射員用世才素有請纓大志往乙卯丙辰間王師南
下奮代小醜將軍欲墮年鑑掌左佩刀右握弓矢擬飛黃而馳從
大帥結一隊充當路塞時將軍方給事觀察縣門迨滇南底定班
師振旅將軍始授官察其意未嘗不以不待從事行間為恨也將
軍成苑牆臨濟貝丘之區刀斗不擊樽鼓不鳴入其境如樂土化
國為苑牆自己大夫泊紳衿毗庶人宜將軍也成東鄆陽都東
莞之區亦如之最後成胸山古駢邑近郡而逼昔所稱大峴大弁
最要害地將軍蒞其任數年所未有以荏苒偷兒告者前此罕聞
也以戍守績成大將軍中參將軍入告閩廷中樞覆其奏晉秩千
兵將軍之部曲泊郡邑眾無不勇雖忻怵如將軍在苑牆東鄆胸
山時自此而佩鵠印擁虎符建牙登壇章不世之奇功庸非常之
崇爵皆將軍所自奮將軍所宜奮也余更有以重將軍者將軍雖
武人不知書然雅好鉛墨見文人君子必僂僂整折語意殷勤隆
礼而度事之下必急延名儒教其子弟佔畢伊吾日夜不輟日率
其部曲校射建塲論戰守机宜鎮壓遠邇穿札之技謀篇之能

將軍之家未一偏廢也今其長郎以秦藝當有司走喬門聽鐸鼓
矣余讀之宋狄武襄之在關西范文正公授之左氏春秋將定西
之在麓川王靖南授之素書陸符謂武有其文始為大將武襄定
西即能讀左氏春秋素書陸符未聞其子高標綬安絃鳴琴鼓篋
拜鼻比而進禮堂能制舉業如將軍長公今日者為賦詩曰起武
夫公侯干城起武夫公侯腹心曰著者義在彼中阿思皇多
士王國克生為將軍父子一舉觴何如眾曰可

贈王閣思序

蓋公堂地起然臺隳東武勝地漸為幽墟所賴以點綴者王君閣
思閣思廣額修眉豐頤潤目巨口鬚垂至胸日嗽酒數升席間
勢利庸瑣事輒為酒人語亂之而寔非酒人語也余數過諸閣思
亦數至與談皆今古快聲異時酒人語基於此而人弗知耳魯句
踐蓋鼎博而非博伯康次張歌而非歌閣思得其意而托於酒故
嘗為酒人語閣思為詩有極工者即不工亦撫背狂吟移酒人
語中於天道森人羣獨使閣思落拓至是亦造物者之過非
造物者之過蓋公堂地起然臺隳東武不可以無人

劉子羽刻詩序

余生六十四矣其髫髻文字交老而獲存者諸城劉君子羽家東南海上距余舍五百里非有司郡國試不得聚首論文故自丁丑訂交壬午別去至丙午始再見辛亥別去至今丁巳始再見無論其間鼎革患難兵火流離能文之士零落凋喪如子羽者不知凡几即自丙午來操觚屬簡聚廣同東武渠丘如嵩石耳石勿文遜卿諸君子皆修文地下而子羽冠鵬冠衣竊衣履賴椎昂首引吭而論詩自署曰鏡菴集各弟雷田偕友人刻之其草書楊輔峭筆藏之秘室附孟津臨邑之後有布至京師者子羽仍不足以

以余序徵之數四余謂余典子羽識四十八年所學微不合子羽善詩善書二者皆余所短余獨好為古文辭燦賦古歌子羽亦姑置不論子羽傷奇窮不偶每遇重羅山掩袂大哭至血喀、出余殊放視一切若野馬塵埃登栢寢堂望海外輟然自喜子羽慕屈原正則為人煦悻行吟無懷不苦故其詩紆鬱悶憤觸目悲涼余樂為交誼、落、沈佺自恣逍遙齊物馬蹄秋水塵凡求之南華老人吾師也故遲於序子羽詩雖然吾有以告子羽矣以余論子羽豈不天池頤頤哉天池賦奇才橫絕一世王李不能屈之壇坫而同里陶同望王季重若遺之若始之其著述之傳必待中即索之

煤灰敗篋中夜挑燈旁皇起髯聲淚交迸迨名海內傳後世而青
藤墓木已拱而成園矣今子羽家窮微臨蛟宮魚龍為伍人跡罕
至無永陵人主之知梅林閣府之遇諸文君子爭欲不朽之甚於
自傳其所著子羽正不得羨二鳥獻三賦皮丘琅邪携余拍歌所
學合矣余焉得不序于羽詩

秦漢文鈔序

馮君泰徵篤躬績學人也向從余遊余最重之工制藝謂旦暮當
捷去連不得志於有司乃汲古典籍閉門燕息俛首紙帷中較書
種二一日出其手錄秦漢文數十卷其評次咸出余意表昇余
序之余曰嘻世人之所謂秦文者多出於短長當其時王室雖微
猶曰共主七侯王雖擁地數千里戴中數十萬其勢十倍於周百
倍於周然大物未改仍周為正朔也迨至赧王納地六侯王滅亡
始望之時季斯韓非之所著方為秦爾書莫要於正名秦徵其鑒
於此乎泰徵曰有是哉曩學於先生而得其說豈竟忘之耶然其
以六國文歸秦亦歐陽修五代史以大統歸宋梁所以著宋梁之
罪而著宋梁之惡也其之於秦也亦然不然唐憲宗之高吳王恪
孫昇祖元宋後主帝制江南三世五十餘年與梁唐晉漢周相始
終終豈不知而為之與余曰秦徵有心哉苟待春秋善惡之
旨正用之反用之皆是也漢文醇魯爾祖原本六經人固知之然
秦火以後經籍消亡孔壁汲冢梁周博士之傳述河間女子之藏
貯尚書之秦誓爾雅之末幅禮周礼多出於西京人之手漢之周
勃莫辨且大史公之五十二篇言萬古為昭尚可以漢論哉要
求曰古今來惟漢有文爾秦徵茲編先秦漢而後及唐宋大家所

以正文統亦以救今之學者之失也已

盤齋集序

人之言曰齊魯無儒非無儒人：儒也漢以來梁丘韓固胡毋革危冠若箕深衣若履度闕闢諸儒弗敢設舉凡召生徒讀聖人之書俱借儒衣也故曰齊魯無儒而儒寔多近有陳河洪先生先生曰有清源雲先生先生名英桂字幼如今所稱盤齋其別號也在諸生有文章以經為行里黨無忤容無違言盤齋蓋儒而達者也為詩賦為古文辭為詩餘樸曲能通其所志能通其所行能通其所寄托提為之辭達詞至於能達而文無餘事矣非若唐宋來儒者於古文辭詩賦詩餘樸曲詆之曰辭章鄙之曰餘事斥之曰玩物喪志玩而違道盤齋曰吾夫子有易象春秋諸書龜山倚蘭臨河諸標下此而隆中之梁父吟洛陽之擊壤歌亦為之辭章餘事玩物喪志可乎予與人歌吾亦為之歌故曰盤齋儒而達者也藝文忠過海而息枕柳下酌乳泉而飲肯作棺次作墓示人死期盤齋抑得此意而然歟除內疾解外膠去來并：先生非有異術者

與張瑞恩序

三十年來余所交壽光兩張君一夢思一瑞恩性疎豁素諸生隱於醫意不在醫托焉而已其一瑞恩夢思伯弟也夢思曰吾非放而適世者吾弟孝友治先人田疇外接賓客故吾得去而不顧爾瑞恩生鴻臚公年五十餘矣瑞恩即能持門戶廣交遊重然諾歷鼎革滄桑兵火流離其故家大姓半就湮沒而即守公華亭公鴻臚公之名獨著於郡邑雖流風遺響足垂來模亦瑞恩有以繼之也瑞恩意氣與風明是非不安與人交色緩急瑞恩無不與迨其修却怨機械抵牾性：角戈矛獨有司文網至莫可收拾而瑞恩獨超然於評議之外而瑞恩又非屏城市區窮巷蕭然靜處者人皆異之余曰無異也瑞恩康不慕貨利居人之所泊避人之所營其性情于禹眾皆信焉即交盡郡邑無害也昔汝南諸君子號孝廉：潔乎已者也澄不清抗不濁人孰得而挽之哉瑞恩以上世藏書燼於火其家傳志未廣求之以不遺其孝思視即守公華亭公鴻臚公德彌于中譽傷於外不及祿與後瑞恩之所寄在臥度林宗間矣宜夢思之避世而不顧也瑞恩即守公曾孫華亭公孫鴻臚公于云

方叔衡詩草序

金鑿西江之名區理學則象山詩賦則櫟園其後王硯田諸人比
事獨辭出風入雅聲騰海內雲林白馬三十六峰繼助文人筆舌
無盡也今乃得之方叔衡叔衡少為諸生治舉子業有能名累不
售遂辭家之金陵之維陽轉之吾郡方叔衡同善相家相冢家好
履敗前人而卜地自炫其能利改作多得金即有技擅家金精楊
救貧弗恤也而叔衡獨不然過人堂兆曰是誠善是誠善無可易
者有弗善即為速國不計所酬貧下戶即解囊助其役以此士大
夫多折節與之交游膠東西密法方伯座上法方伯甚重之余來
渠過之適齋先生之房會堂見其葛衣草履意態蕭然燈下言其
即陳章羅艾四家泊陳典霸少游傳平叔諸君子文章交遊之盛
今壇社寂莫沈風莫續至於唏噓嘆息泣下沾襟舉生為之罷惟
詢其故叔衡即當日載酒問字之人也又言前年過稷門市見對
人孫君潛諸錄文一帙揮汗染指手無停息問所錄古文辭否曰
此今人古文也余聞之大駭顧安得若人耶將諸云樂安李織齋
先生至今憶其人適齋曰此即是也叔衡方起執弟子禮因出詩
一冊托適齋轉求序之余謂詩至今日門戶相持不相下昔尊北
地信陽父厭之尊東濟南父又厭之尊公安竟陵北地陽信濟

南要東公安竟陵雖若高冠大髻與時為高下然皆宗唐人今且
舍唐人而南北宋矣叔衡不同其為諸家為唐為宋身之所歷意
之所至與之所之託自為詩去家數千里客路旅思觸而成吟亦
其勢使然工不工無論矣適齋業已序叔衡詩矣余何敢後況叔
衡識余之於潛諸之家亦一天涯知交也更重以適齋先生之代
為請叔衡名先正

高孝子改姓序

諸孝子高君發三母歿廬於墓踰三年矣休：朝夕莫未歸也余寓諸乃因余友人鶴亭張君來告曰發三寔孟姓非高也居葉燕樂莊父避荒至諸之溝壑高公重其忠恪許之女崇禎末父死於兵失所在未得收骸骨以葬時發三甫三四歲今四十年矣外大父撫養讀業列於學宮母苦節數十年終於戊午之歲遂築室野處期置父木主春秋並祭焉獨是沒本姓而弗系是無父以及於祖先不孝孰甚欲復父姓外大父數十載鞠育之恩寔同罔極不思負請告之有司改姓孟高如古人復姓之例聞李繼齋先生學問人也為定其可否余聽其言而惘然曰甚矣孝子之於其親也當其父之歿於兵孝子在襁褓迨之成立其時已遠矣茫：曠土紛：人羣勝骨殘骸化為朽壤焉能於天陰月黑燐光古成中而辨其誰何氏也孝子既不能如朱壽昌之求母於生前又不能如冷日昇之覓父於死後冒高姓四十年受之不敢辭之不能至於婉轉躊躇惟懼萬狀孝子之於其親亦人世未有之運也今聞史古人合夏與族為夏候合諸葛為諸葛乃合姓非復姓也今孝子取其義余謂孝子更出古人外不掩其父母之族不掩葉燕諸城之地不掩父母生我外大父教我養我之恩勤孝子之學

問出曰天姓又誰得而議之耶余將為傳畧次其終始張君曰孝子不欲居其名請緩之可孝子諸諸生字德

祭萬徐翁壽序

余嘗讀短長卿忌引城北徐公之語以詆諫宣王今湍之北南陽却徐姓為大雅譜系無可考安知其非苗裔也徐之族多賢君子德業文章是邑中鼎鼎滄桑兵火流離後巍然獨存祭萬徐君也徐君自舊朝時以文名最諸生間有用世志適不偶遂不復謀進取稱隱人今三四十矣使徐君伏處里中秉下澤車歎駘馬油然與鄉人偕如馬少游亦可謂獨行其志光史冊傳後世矣徐君則昂首諸生中湍有利害緩急必躬身先之當其時湍之邑大夫鄉先生爭下徐君弗肯後于旌才：車騎紛：日盈其門置

酒危堂中非公正不於憤以故湍之人稱徐君家為義聲屋不來也今徐君年八十矣聰明如舊視聽明真入疑其得養生衛生術呼吸精和吐納導引與至人髣髴余以為徐君儒者不事別學孜孜德業文學不責償於天不求助於人不乞靈於陰陽奇偶之數是以年八十而八十化如榮榮期林類之徒能自為壽能自為壽造物亦與之以壽自徐君之為諸生邑大夫鄉先生折節與之交湍之丘火干戈凡幾易矣湍之災祥壽夭凡幾數矣而徐之族賢君子德業文學表：於七萬戶之表裏者皆報謝徐君如魯靈光相舍山石矗：立湍之人豈無享大年稱上壽然皆野外田畝於

湍利害緩急無所徐徐君為湍定掌故稽文獻謀利害緩急不負此八十年者詩不云乎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型典型猶可賴况徐君屹然老成人乎今湍之人未為徐君壽徐君必曰吾湍不有麦丘大人乎不有九：野人乎皆致壽於人未聞其自享其壽也湍之人必曰請自君始楚丘先生隱者未嘗却厄酒於族：鵠舞之時也祭萬必喜而舉湍人之觴

鵲亭詩冊序

余生平有大願滄桑後而愈殷願今世有避秦人之桃花源園有李
惠之盤谷有司空之王官谷即不得結廬而居但偃息其中清風
逸韵寤寐俯仰此生可以無恨不則如仲長之樂志論王右丞之
輞川詩陶南村之輟耕錄園居諸編芸窗淨几時以詠咏未始不
快意也丁巳冬余走諸之西郊亂離流至鵲亭見其林木蒼鬱禽
魚間適入朴亭見諸亭登半樓其樓異香滿案清磬時聞塵緣不
到石屋葛陂落九秋之風撫三代之瓦造物若有意割諸之西半
而與慢亭洪崖接者余大驚此避秦之桃花源亭惠之盤谷司空
之王官谷也樂而忘歸：則悵然如武陵人返棹時故歲一至或
再至今十年矣或曰子之願遂矣余謂當不啻過也忽西平王子
涼國公愬之兄也為節度失單士心落職家居計無復之所謂盤
谷蓋未一至其地也故昌黎作序以諷之司空表聖當唐之末季
處危亂陽失笏託病瘖啞告歸以老道遠亭而憂謫畏亂之猶存焉
避秦人樂父母妻孥鷄犬桑麻娛而忘世是矣而著書未見較
之張氏昆仲寧無補仙之訖即今亦非陶隱居譚景昇葛長
庚之侍矣或曰所謂仲長之樂志論王右丞之輞川詩陶南村之
輟耕錄園居諸編何在余乃舉冊而告曰此內有響和尚下及奚

林素林冰閣外更有吾友陳友龍孝廉王容菴王秋溟詩種：相
贈短幅寸帙如陸放翁洪覺範秀鐵面灰紫道人鉢底藏龍步脚
有猛虎人奈何舍近而求遠責耳而賤目也

送徐子乾生歸蓬萊序

儒者之於其昆弟也無不親焉無不愛焉常則賦性堯舜變則賦性桀
桀雖富貴榮顯千鈞萬鍾不得而奪也法慶之都寺樓大師家蓬
萊其兄乾生儒者補學宮斐然以文行顯吳生洲先生約之以從
遊者也樓大師初亡之長山納僧服乾生挽之歸三月樓大師
復出乾生流連不已樓大師受其足戒付大法慶乾生銀棠棟
八章相感動樓大師答之書琅玕數千言乾生雖服其說而繼終
顧戀終不自解儒者之道固如是而乾生又儒者之最杰出者今
年秋乾生託大比試過法慶樓大師病足不良於步把袂惻然相
對唏噓若在嬰兒時之季相俯仰追隨也者迨乾生西去
入試不竟其役而還亦入法慶余亦至見乾生住五六日欲留不
能欲去不忍度鵲鳴起依榻前求襖被往復省視語刺不休
盈：欲泪強言笑而去余於乾生大有感手足之戚樂發乎天性
而莫可遏也人謂乾生素讀書善制義其於大物若承烟島茫
然歸南海黃公士俊應萬曆中辰試至畿西聞其兄病輒回車曰
吾不以科第易天倫渡江淮涉險阻冒露露而歸天下之士識與
不識莫不敬而慕之迨其兄病瘳試丁未掄元大廷臚唱之頃眾
皆惟辟拜手曰是曩聞兄病中余而返者也聞之天子後官宗伯

入內閣眾所稱孝友黃狀元是已余最患脚痕兄浮玉先生罷濟
南之役守牀第閨月曰自先大夫歿後事孰有大於此者今乾生
其聞而興起者歟乾生歸而告生洲云樂安有李織齋謂自見乾
生後曰趙孝辭包之後無繼者吾豈信哉吾豈信哉生洲當慨然
而歎矣乾生名天成蓬萊諸生今年三十八皈依大和尚名成崇
字守約

王青來先生游草園詩序

吾鄉自舊朝來其卓然巍乎為一家言其前修以不朽替之不得志微而在下位者其一則乘之徐太拙一則諸之丁野鶴一則益却之王青來先生也少自負功名可立就歷落場屋僂蹙以老造物惜其才憐其遇大其所報之以詩使主組軒冕華轂朱輪不得而為之者乃為之以快其生平或曰惡是何言是何言方太拙野鶴青來之在諸生也睥睨凌厲視一切主司胥欲收之擅天下知人知文之名皇之乎恐不得獲之數中而置之額外何異於太拙野鶴青來且喜且處於得不得之間也究不得獲之數之中而置之額外而一時同試而居其下者皆援秋風耀春苑東觀西清石渠金馬驚雀紫泥極其姓字封禪郊祀藉其詞章而三君子者官崇成諭官都督幕最後青來以七十之年就一丞迢遙數千里去懷彌天之瘴瘴愁逆水之磯裴君斯立家開喜而官藍田較之青來先生家益都而官寧德道路孰為遠適年華孰為老壯諺數慢必曰丞至相警警昌黎猶以為言況今之於青來也曰造物憐其才憐其遇大有所報而報之以詩也不亦悖乎余曰非也尚書有之詩言志歌永言律和聲此經天緯地之聖人遂其志申其言齊其聲律而天下後世專以雕虫曲技當之則狎視詩矣迫

其後東觀西清金馬石渠誇耀於一時顧絕於他年筆墨無華金石欲墮先生之言其志申其言合其聲律審音協義格於神人行乎其當行止乎其當止今遊草園一編起先生於九泉而問之顧附之韓泉鄭昌圖乎顧附之太白少陵乎可以知造物之於先生矣

昭明文選序

古今來著書惟微而在下貧而無位者稱美稱苦富貴人無與也
富貴人多集衆為書而自署其姓名如呂不韋聚當世名士著八
覽號呂覽曹瞞詩管陳琳王粲應璩應瑒劉楨楊修阮瑀之徒所
作在呂不韋曹瞞所謂利以誘之勢而奪之在其諸幕下者所謂
以奉之媚以獻之鳴乎尚可以言文事哉從來權臣柄國多盜文
名人亦多珍其手筆若唐之李德裕宋之寇準明之張居正謂其
所自著與貧賤寒士不同乃皆其貧賤寒士為之德裕寇準居正
竊為已有耳至於昭明而尤有所感也昭明好讀書觀其所屬陶
淵明詩序賈：動人似不同於呂不韋曹瞞亦非德裕寇準居正
之可比及閱楊升庵新語昭明當日合十人劉孝威庾肩吾徐昉
江伯璩孔敬通惠悅徐陵王固孔熾鮑至謂之高齋十學士居
文選樓共揀選政唐六臣註之諸家鑒之定之或謂昭明心力同
力手力所成詎知坐而享其名與諸富貴人無異也由是觀之蘭
亭序之不入選必其十人中有一不善於右軍而云病於天朗氣清
之句皆後人穿鑿附會之說也予萬世八中至聖如吾夫子作春
秋獨為之游夏不能贊一詞文中至聖如太史公史記五十餘萬
言皆七年中自著不假手一人若漢書則班固劉歆八家三十年

始竣且同上資於父彪下助於其妹曾大家昭也至於王充之論
衡王符之潛夫宏康趙曄之吳越春秋越絕仲長統之昌言荀悅
東宏之前後漢記蔡邕琴瑟目為著撰無誘之奪之奉之獻之之
嫌噫為昭明豈不以太子累哉

十學士若揀選政則有之矣王謂諸
有就則此論亦多不為也即如武節李衡
以魁首以張太岳諸是何等人事謂外此
皆而以拾利寡人若探者即自如若書主

之人孰能無師友家徒之相為高枕選以
新加之亦多見其識矣文章者即如人特
神主筆之所見端李煥章之為言若是此真
福中淺陋之徒藉藉酒花之林而已
士子四月
楊甫

膠西集序

古今擅詩文之名唐之太白宋之東坡上自帝王卿相學士大夫文人墨客田畝市販童兒走卒以至婦人女子莫不慕悅其辭章樂道其姓字稱說其井里仕宦安居患難流離遷謫即其怨家仇人忌之恨之擗之排之欲其死者皆極口誇其著撰之妙非一人也王荊公與東坡有却質表忠親碑不膏而漢後章惇東鉤蔡京當國禁眉山之文擬於秦火不為不烈矣蓋畏其筆舌低昂為千百世之是非輕重諸國殃民之事恐為所暴揚乃過之不傳於後非誇其文之醜而不美拙而不工也孝宗朝開其禁衆爭獻之

無片言隻字之遺費後人搜索以其寰海內外珍而秘之寶而藏之者多也東坡少自蜀至京師貢舉館閣曰京師集仕鳳翔有岐山集通判杭州有杭州集謫黃州有黃州集在潁州有潁州集在翰林有翰林集在登州有登州集在惠州有惠州集在海南諸集北歸有北歸集住登州僅旬日禱廣惠王祠現海市孟海若欲以東坡詩文留登也其知吾郡密州在熙寧甲寅乙卯起然臺蓋公堂琅邪象刻雲泉諸記前後杞菊諸賦論雅量傷手寔諸書鐵溝障日諸詩齋堂岳山堂諸銘藥城湖州兩賦亦附以傳即明叔禹功傳道子瞻來游十字亦不悉舍異時追憶往事一語涉於密州者

固不辨焉名膠西集某曾一見久失所在數人諸遂取邑誌所刻東坡詩文若干首手錄之成帙仍名膠西集諸長老皆曰前之膠西集即此也嗚乎往山川名州郡鍾靈萃秀為生異人東坡之生由於眉山孰知超然之臺蓋公之堂土堞書署舍耳一經品題而必陵竹溪草堂不之過矣九仙自有奇秀不減雁宕之句始列圖經而廬山馬耳之名亦開於天下文人之筆下動河嶽上搖星雲子瞻又居其最盛者矣此公文甚有力所告氣機不疏此作順焉疏達能歸之趣暢甫

墨甲堂詩序

士子大田以其祖太平墨甲堂詩來可余序以傳三月始決筆志
 所慎所感也余與太平為世兄弟太平十歲長余詞壇酒社之間
 角執論文恒與事之若不敢伍者其尊大人太僕公與文公太青
 鍾公退菴卿公衣白俱出葵陵雷何思先生之門制菰為海內所
 指教叔父知迂公詩賦雄都邑所謂大匠之鑒不假下走顧余何
 敢序太平詩當已加之夏時太平稷門參從馬歸橋扶之有譏談
 天下事意氣迅登聞有探其美囊藉：稱之軼叱之去曰不得使
 文人目我其後太平竟用其前志崎嶇兵戈間以歿而詞壇酒社
 之間進思太平風流意緒者不可得而乃見於殘帙刺箋如今日
 大田所捧墨甲堂詩者嗟乎當太平榮壯時所交傾南北翰墨之
 徒以數至爭序其詩者何限究之入田徒荒村數垣之中短衣楚
 楚無言不疾而後死之責乃及於余太平盛衰榮悴之際此余所
 悲歎而流連故曰志所慎所感也太平詩人或病擬竟陵太過高
 列大誓短帽窄幅要之時為然太平詩亦享其時耳或曰太僕公
 與竟陵學合墨甲一編蓋過庭之旁及也讀太平詩想見其孝思
 所注矣

丁野鶴先生詩集序

前輩丁野鶴先生家魯諸之墟負絕慧向學典丘青門海石相砥
 勵郡人氏聞而慕之招入稷門社後著撰日多六郡人氏聞而慕
 之招入山左社當其時野鶴年方壯氣方盛東姓執盟書壇站上
 學者翕然從之於是二東有丁氏詞賦學就有司試希合其弟若
 侄皆舉賢書野鶴愈自憤然弗合乃著書曰天史持錫鍾尚書公
 尚書公大奇異之會中州寇急入王述撫萬軍幕中白衣客坐慨
 言軍用其策戰此有功也撫瑯琊臨回問京師陷所在盜起野鶴
 知也年披犀草執鞭而舞那國安丘浮沉行間國初北入大
 都尚書王公覺斯龔公芝麓侍郎薛公行臺翰林楊公犹龍咸折
 節與之交大水雪中求食扣扉諸公大呼曰野鶴來矣野鶴知矣
 飲酒惟恐諸公負海內盛名工晉魏齊梁三唐之音價臨池墨妙
 奔走天下野鶴一老布衣耐唱之簞卓絕今古久之野鶴不得志
 疎落自放與長安酒人游悲歌嘯嗷聲上諸貴人憐之以榮城詠
 一府下僕因野鶴至則拜忠隱祠下聲馬哀詩益工益疎落即執筆上瑞
 貴人憐之以惠安令用野鶴轡中遙遙西湖南湖牢騷著書以文
 字獲罪下司寇幽出易僧名諱嵩山伏牛無何自署木鷄道人學
 陶真白葛羅小學人不終歸里門省其老母遂自育不見物棲棲

橫海萬里。不。忍。入。耳。根。忽。然。樂。忽。然。悲。也。竟。殯。蛇。以。死。嗟。乎。昔。者。盧。生。次。梗。奇。窮。下。請。室。獄。吏。悍。急。極。其。生。死。天。下。後。世。爭。憐。之。刻。其。蟻。蜂。其。以。傳。以。今。視。之。次。梗。其。家。先。世。無。文。學。而。不。過。以。財。雄。一。邑。耳。所。著。諸。賦。影。響。乎。三。子。而。止。野。鶴。名。卿。火。公。子。家。度。異。書。交。多。其。道。遠。游。椒。丘。陸。船。江。干。婦。山。龍。山。諸。父。君。子。於。野。鶴。存。日。傳。而。誦。之。不。俟。登。大。任。之。難。吊。泰。陽。之。墓。搜。斷。簡。慰。才。鬼。而。已。然。矣。犹。憶。野。鶴。被。收。時。在。渠。丘。人。園。亭。銀。鑄。錯。起。縱。歌。載。列。野。鶴。草。詩。數。十。首。從。容。就。檻。車。而。去。奈。何。祿。青。衫。風。神。散。卿。獨。許。陸。平。系。兄。弟。卯。丙。午。冬。野。鶴。在。哀。絰。中。揖。余。滄。浪。國。謬。相。推。重。已。百。春。自。山。中。手。函。及。織。水。序。約。同。修。隱。史。時。余。有。江。南。游。迨。歸。而。野。鶴。已。告。終。矣。人。琴。之。痛。九。年。未。已。今。余。再。來。桐。君。顯。若。欲。刻。其。前。後。諸。集。託。余。友。劉。先。生。君。安。來。徵。序。越。三。日。削。鵲。梨。帛。投。墓。悲。而。不。哭。恐。驚。才。魄。余。於。野。鶴。文。字。緣。終。於。此。矣。悲。夫。

大甚悲壯抑而之遺

寫龍也得神理機信侯郭第於石可

清 壬子四月 楊甫附記

孫介人文抄序

曩在家之遊山堂得襟公先生之賴古堂選本介夫摘香樓記心善之後抵白門時襟翁詳介夫本末云其人居而來自豪游足半天下所至屏氣懾息不敢言戰介夫員絕技無所形以見其長反隱囊匿篋自同中士向卒遇之維揚搜稻香樓記刻之蓋隱囊匿篋之餘也何足以盡介夫余過對愚齋為余言今有客在村舍令敬事之日再過傳其古文辭邑中余謂誰也而名至是曰折東孫君介夫余振衣拂復質且而造其門介夫見余至亦頗怪之余通其姓字索其本讀之大駭轟然圍視迺走信襟翁所輯介夫者皆隱囊匿篋之餘上駟之下下駟之中也介夫時亦從愚齋處得余勝稿會其時某以其所為詩文並余文而質之介夫介夫瞪目叱曰是安可俾也亦象先足豪爾遂浙東招余盟焉其後介夫病且劇余數省介夫強病而論詩賦古文詞介夫病而婦於醫宜也乃強病而論詩賦古文辭不再過介夫矣未幾介夫又趨余至拉余曰昨過昆陵大友證在死法手注孟血緒：滿口縱橫談不置今文運板蕩風華銷歇前五子後七子之業微焉某與君俱為襟翁所識歲月奄忽騷雅莫續緣分坐失不責在君耶余壯其言而憂日甚未幾介夫死即舍是夕枕執所著集預躬留戀若有所托

或曰侯象先來也悲哉余自事襟翁十年來南昌陳石莊弘緒王于一畝定武進董文友以寧臨川陳少遊孝逸咸相繼歿今介天又且元旅舍一介孤號數千里見者悲為惻惋著書而不食其報力田而不遂其年甚矣介夫所遭也雖然復愚文冢原父筆藏向非昂古憐才之夫扶其幽篴秘函几何不與收豎樵童猿獼虫吟千秋而百世也造物之於文人始焉吝焉坎壈塞不永其施所從來矣矧介夫又居其最尤盛者歟天問哀耶難為解也余就其未刻集序之今大江以北盡知介夫不得於數十年之後則未死者之責也悲夫

白樂天詩鈔序

余幼時聞唐人詩有元輕白淺之論又目元白詩曰長慶體有志三唐者似薄而不足為迨余長且壯學為古文辭遂置而不為理而李杜亦束之高閣何論樂天也今忽三十年過七十古文辭頗索成帙遂有意於詩自李杜外好王孟王孟外好樂天一日暮燈良夜展琵琶行讀之四顧沈寥神寂意冷若顏成子侍南郭子蒼之坐聞天籟地籟人籟而喁焉若喪其偶不覺其心之動而情之移也詩至於令人心之動情之移即樂天之詩可以為王孟可以為李杜矣遂取長慶集以已意鈔之待若干首余序其本皆人曰元白蓋以其生同時仕同官情好密篤意氣相許故爾其寔元非白敵也即其詩亦少遜韓魏公慕樂天之為人蘇其堂曰醉白東坡為之記反覆於魏公樂天之所無後袁伯修名其齋曰白菰又反覆於東坡樂天之長短余考樂天生平本末似有出於魏公東坡之外者樂天與奇章中立為友而不肯借之以進與文疏有却文說亦不得而中傷且極稱其詩憲宗朝與李絳多所建明至會昌避權相奉身而退樂湖山築園囿以空門為友不若魏公於新法大行之日猶判相州諸郡奉青苗諸法以守藩臣之休而東坡終窮運未得一還其故里省先人之丘墓嶺表北來病歿於宜興

死葬於汝却雖曠達廓落未免有異域飄泊之感而樂天十畝之
宅五畝之園有池一區有竹千竿以醉吟先生自名故於其詩以
意為句矢口成吟令老嫗解之其胸次人之知之不然使樂天為
幽深要眇之音豈出李長吉盧仝之下哉

段柯古文敘序

段柯古名成式臨淄人廢國公志佺之五世孫宰相文昌子也生
有異才其所著不繁古人一字如仙都神山綺霞雲霄崩崖斷壁
望之生欣即之登之不能也少從其父江陵節度署中名大重於
楚後從其父平章僕射已而舉進士第官太常少卿詩甚多與劉
隨州韋蘄州相上下名大重於京師後往來章丘臨淄之間最後
著書善政里臨淄之西郊即其地也柯古筆出異竒有好奇言佛菩
薩鬼神事以故溺於儒者不喜而柯古終揚之不預也其金剛鵝
具酉陽雜俎京西蘭陵諸傳載之藝苑而莫才人記韋瑒傳論毀
諸篇世莫之多見也至其寺塔記此楊銜之洛陽伽藍記而靜潔
尤盛然柯古在元和長慶中其父榘平淮西碑以易韓愈之門
人李翱皇甫湜輩怒而斥之在會昌中李德裕為相阿諛逢君順
武宗汰僧尼毀梵剎而寺塔記正值其時德裕又怒而斥之柯古
終有唐之世名不甚顯雖然蘭之在谷馨越於隣珠之潛淵光且
於天象犀寶玉有目者皆見而珍之李翱皇甫湜李德裕能禁柯
古於當時而不能禁柯古於後日也如清河之房融弓高之張元成
皆大有文辭而溺于儒者以其好佛皆怒而斥之由斯觀之柯古
抗其章烏者也余抄其文二十一首柯古子安府孫公路皆仕宦

司空表聖詩序

士君子員才如不幸當亂亡之世鮮能避其害全其身如孔融之見忌於阿瞞李邕之見忌於林甫固足悲已建安中應劭徐楊孔璋仲宣輩咸辭賦籍之大有過人者皆辱於子建之幕下南皮譙之抑諺榮遇而稱盛舉迫至二陸托身非所之白裕見收痛心華亭之囑之和秋百世莫不悲而憐之甚矣之知文人和子之免於禍害之不之也司空表聖仕僖昭時任矢星大衆興播遷遂冠破京師僭帝號大播脅之於內強藩侵之於外白馬之禍人類幾絕而必欲致表聖于朝表聖託病佯狂困憊支離陽為墜笏始得脫於阨之棲王官谷築土塹號逍遙亭自為墓誌表聖之不降其志不朽其節較之古來諸隱者不啻非之也余慕其人去年秋寓鉅定湖西得其詩一本閱之心動今重過其地選秋之四十餘首時展而讀之謂陶靖節當劉宋時託不折腰督郵解彭澤表而歸所謂詩皆天然自得平淡形迹而幽憤尚見於荊軻一咏今觀表聖之詩任運隨緣料理歸根不一語及時事或其退隱後如東坡所謂脫兔投林掃迹滅影其神心曠即常不異陽雲之勿時合於和聖詩蓋論其世而表其志也之白馬之禍表聖蓋有先見而為詩飛之之思所謂名以累身身以傷之之楊甫

送學博王先生歸商河序

今四月之二十四日壽光學博王先生藍輿野服出邑之西門祖餞者紛：諸生數百人進道多泣下余弟茂先有贈句先生初服返商河祖道諸生啼淚多蓋寔語也其同官孔超宗先生向余曰織翁有言乎余曰有今日之別不宜悲而悲宜悲而不必悲先生之壽光八年矣以引年而去濟水之北有舊廬焉先生自云有有四子四女諸孫諸外孫數十女昆弟六人華髮兒甚更有長於先生者先生時巾車往過其舍話新道舊歲時省墳墓與故知結野老會飲酒賦詩以樂其天年先生之歸崇歸也易悲為然先生來壽光自邑令長諸瘡先生以下無不人：宜先生也體堂之訓諸文學之於先生家人父子之誼也人情聚則離則戚黎丘之墟三百里而送其語笑音響不時：聞也江文通賦黯然銷魂惟別而已又曰有別必怨有怨必盈斯不思怨然於先生之歸也雖然昔之人有婦而欲歸者笑有婦而幸其歸者笑有婦而悔其歸者笑歸去來兮田園將蕪胡不歸：而欲歸者也老去猶憐金甲在生還重見玉門開歸而幸其歸者也試問門前客今朝幾個來去凡天而斬蓬真再覲以無時歸而悔其歸者也仕官之去留展轉反復所從來也史漢疏廣受以年滿七十致政去錢送者載道爭

曰何不學而就科目隱君曰干祿之學吾不願兒輩為也隱君命作詩見志千百言立就康敏嘆曰陶南村一流也隱君曰邇來子弟富貴受官類多務為刻削潔已形人盜剛直之虛聲壞謹身之盛德乃拂衣入寢室蓋指康敏也毛文簡公極重其人為作傳願詳郡前後輯志馮海浮公鍾尚書賢者直筆無隱常不遺隱君或其邑來求之載故兩公無所據標或康敏康而刻直而矯好計人為已功名地御其伯父之弱惡其害已者亦未可知也史嚴子陵在齊國大澤中今遺址在朐之西或云在濰之南後隱富春爾鳴乎一子陵也桐江人奪之吾郡人又去之甚矣所遇之不偶矣言其賢至繪為圖畫史氏為記傳唐陽巨源亦以七十去官韓昌黎為之序以下及送為恨晉千百世後所羨而稱之者余考甄考廣受之去以弘恭石顯故巨源寔病於晉非引年者也先生忠信誠懇於世無所觸忌容貌粹然如四五十許人善飯齋翳翳吐音聲如洪鍾疊：談至夜分不倦先生之歸非歸而幸其歸非歸而悔其歸蓋圓之三徑門之五柳歸而欲其歸者也先生幸甚曰是矣是矣揭：軺車而去

青州隱逸志序

余聞郡隱逸志曰王端生至路文經七十人余次之另各為小傳作時本見各郡之不事王侯高其事業顯之節峻千古易云青齊梁功利之習重仕宦而薄章素也如壽光之劉孟節微荷孟過許益乎裕在宋元間辟徵聘却勢位引之人志是矣而遺一趙隱君余甚惜焉隱君為趙尚書康敏伯父績學不仕屏居胸深山中樂道著書臨朐令往訪之踰垣避入山樵牧豎中士大夫多造其門終弗得見也一日康敏去與高至其野拜床下隱君曰曷為至此適其幼子員新至釋盤辟其兄康敏庭上康敏觀其貌溫文曰何不學而就科目隱君曰子祿之學吾不願也祿為也隱君命作詩見志千百言立就康敏嘆曰陶南村一流也隱君曰邇來子弟富貴受官額多務為刻削潔已形人蓋剛直之虛聲壞謹身之盛德乃拂衣入寢室蓋指康敏也毛文簡公極重其人為作傳顯詳郡前後輯志馮海浮公鍾尚書賢者直筆無隱常不道隱君或其邑乘未之載故兩公無所據採或康敏廉而刻直而矯好評人為己功名地仰其伯父之節惡其害己者亦未可知也史嚴子陵在齊國大澤中今遺址在朐之西或云在蒲之南後隱富春爾鳴乎一子陵也桐江入魯之吾郡人久去之其矣所遇之不偶哉

明末余過大峴見老人策杖風雪中仰天笑曰吾奚不樂也余訊其故曰沐水沂水載圖經一處吾之山莊一處吾之後園問其姓氏曰吾杜姓當祖陽翟五郎預佑鴻漸輩皆富貴人吾不欲附其後也余援之入郡通志存其姓而不名如太上隱者之例又臨淄崔君冲鵬棄諸生耕於野足跡不入城市邑令楊公表其門曰稷門逸鶴終不報謝余前同鍾僉憲公入之郡志并次之以附于七十人之末

延陵寶墨序

前甲寅乙卯間余晤吳子木欣於滌口立談輒合甚相善也越數載辛酉木欣奉其尊大人中翰公寓郡北郭之彌陀僧舍余往過時中翰公病失音余聲甚昏以字畫相示木欣左右其像後長山人來寄云木欣念余數：噫何其殷勤而篤至也今畢君劍津以余門人於子正札至持高少司寇公延陵寶墨序乃木欣祖封公所著紫馬余為之序余竟讀不禁泣然而泣下也祖父遺子孫以田宅園林亭榭金玉玩好乃親：謂吾先人所晉一夫墜即為不肖故平泉一草一木不憚捐性命以殉之至於其所製詩賦詞章手跡宛然則棄之無復問其斷簡殘編為他人所珍賞而亦不之顧以詩賦辭章無聲色臭味之可尋不若田宅園林亭榭金玉玩好之將以席豐殖而誇閭里也余視於木欣祖封公德業文學為吾山左之最精制觀辛卯為孫公二如所賞拔與王太僕公愚谷並稱幾售竟弗果費其志以歿人無論識與不識皆深惜之迨中翰公既貴其著秘之笥篋欲授之梓中翰公亦物故木欣捧其函帙求高少司寇公序之以傳於四方善乎司寇公之言為人父者不可不達為人子孫者不可不教木欣倉皇奔走數千百里將遍謁海內之善操觚勒鴻篇巨幅以顯揚其祖考先請於高少司

寇而及於余木欣之為人子孫誠可謂能敬矣余甲申之歲兵火流離從尤來大隊中負先大夫廬墓京口渡江兩圖象以逸每歲時伏臘忌休：盤餐對兩圖象兀：無聲其性情音響悲愉喜愠嗜好反不若索之楮墨為真改輾轉寤寐踰道路八九載始得先大夫渾溪集十卷於進士趙君世伍家今三十年終以貧乏之故未得再謁之想來以視木欣寧不汗涸交逆凄其欲絕乎木欣寡過之學日夜自勵作戒語文以挽頹俗其所持行以姚若侯尚書為師將為名儒以光大其令緒又非余所幾矣

徐太拙遺詩序

隋貞子向余言太拙詩與吳梅村先生合刻貞子端諒士語自不妄余嘗歎濟南稱詩大家百餘年為楚人所詬厲空同大復亦不免南中人水火非一日矣曩者周櫟園先生刻余文賴古堂選中人謂櫟園雖分派西江白門而大梁寔其占籍地賴古堂選論其文工不工南北弗計也今太拙詩刻在南中與梅村合而空同大復濟南所不能得於今日者余過任翼皇塾舍見太拙遺詩八十四首名楚萍草遠勝前三素雪鴻諸稿貞子所見得無多取於此耶嗟乎士大夫當貴顯時其槩氣勢圖溫飽意不在詩賦古文詞無論間有三二謬好著紫才一操觚門人故舊幕員僚從爭諛美艷稱之謂非貧賤人所及刺之梨棗自以為不朽迨其末而聲華銷歇其所謀篇胥化為風烟猶為灰燼反不得與寒廡破屋窮困憔悴落拓無聊之徒爭鉛墨一日之長短噫亦可以愴然而悲矣數十年來詩之二者無如梅村梅村首南宮擢大廷官翰苑海內之士奔走於其門四十年是與虞山櫟園並號大家頡頏空同大復濟南踰宋元而追三唐者而與太拙合輯同編吾不知富貴好權與微而在下者共於千秋之業孰為得失輕重孰為幸不幸貧賤之士不宜矯語岩穴哉

送別奚大師序

今月之十四日法慶奚大師東裝就道余偕郭君仲錕孫君漪渚送之泮水上然良久郭孫兩君向余曰奚大師來吾郡二十年矣先生與之朝夕共也今大師飄然遠引長辭而去茫々雲水不知其棲止何所悵聚晤之無期傷年華之不待先生思聽其去而無一言也余曰余自順治乙未來法慶今三十有四年歷弘覺偶菴今和尚凡三世矣其三十四年之中與奚大師游處過半當其時楊君雲岫房君樞輔王君魯珍春濤諸文君子參大和尚之暇繙經史覽詩賦評騭古今為文者出入離合更覽書畫古玩於奚大師之山房如是者數年所後樞輔物故雲岫棄其先業遷於東武之西山魯珍適時不偶喪慈母殉內人童烏女孀之天一時並至遂如燕如趙如三晉兩河數歲不返春濤其父官闕之寧德丞迢遙萬里音問杳然繙經史覽詩賦評騭古今為文者之出入離合覽書畫古玩於法慶之山房惟奚大師與余兩人而已大師每謂余曰先生老矣余亦過中年當謀一靜室焚香晏坐消遣世慮覓雲岫魯珍春濤消息為之謀龍潭謀福山謀天齊洲之龍泉寺謀牟山之雲峰寺皆弗就今雲岫客死石屋魯珍感憤入龍水深山誓不再出春濤值其父厭世閑村舍中教童子不嘗至郡中

大師持軍持鞋芒鞋無卜居之方無歸來之日縱其卜居有方歸來有日亦不過信宿寧復仁王座前琉璃燈下共話秉曲如昔時乎嗟乎入世出世皆重知己自余之汲古為文入世之知余者襟圍周公友龍陳君出世者為奚大師得其所著而丹黃之錄錄之什襲藏之擊節嘆息謂當世別無作者鍾子期死伯牙終身不復鼓琴亦感其高山流水之知音爾豈奚大師之知余臨岐執手寧漠然忘之乎忘之非大也吾家公源之在洛師惠林寺園澤段老寺中不再與人交何獨至今日而異也諸君聽余言而悲離筵之曲慘不成闕奚大師亦涕泣去吾輩歸為之唏噓者累日

九月二十五日序

氣味極似柳州 按東

丘工部遺詩序

丘工部柯村自滇歸詩學日進所謂險危歷盡身心豁然其思愈精其意愈老也聞詩社涓水上紹隆前輩汲引後學詳其派系嚴其體例正其格調音響於是諸之有志於五七古近體有感於柯村之引導莫不人人能詩矣無何病病以死眾皆惜焉余以為無庸為柯知惜也柯知生縉紳家胎而貴承簡肅尚書公後以方伯公為之祖高要公為之父柯知之家門可謂高而上矣無庸為柯知惜也柯知員絕慧異質學問出於天性少小推兩榜理撫州令施秉晉工部柯村之仕宦可謂榮而顯矣無庸為柯知惜也迨其遭逢變亂首尾數年築一身進退維谷存亡未保崎嶇竄逐於干戈烽火之中音問阻絕家人至以環玦相寄業已望斷故原而盤山渡水晝夜行水畏鯨鯢陸悍虎兇萬虎一生踉蹌匍匐萬里歸來得展其先人丘壠堂構與宗族故人握手言笑往來於鐵圍楚却與其兄漢標弟霞標取袂朝夕詩歌酬唱嗟呼自兵燹以來有不得歸有歸而不得晤其骨肉知交者矣有風波之恐罪譴之懼憂深慮危如皮日休鄭虔丁審臣當何如柯知之於家可謂幸而全矣無庸為柯知惜也嗚乎人之惜柯知以官不及五品年不及六十李長吉年二十七王文安文考年二十三其於

於柯却得僅得其半不能得其半者蓋東野張文昌謝景山不丞
且尉乎無痛為柯却惜也柯却之詩一選於鄧孝威之詩視一選
於倪永清之詩最南北知名賢愚知名同已壽且貴矣又奚以金
紫莖毫論哉嗟乎世豈無登華臚享壽考鉛墨無開日汨沒於塵
俗膏粱醉生夢死者多矣何獨惜於柯却之死也余至鐵園其任
賓卿捧茲編曰先叔父有遺囑必乃於先生序之余遂泣而屬筆
焉

劉玉書幽憤篇序

陳居友龍致成君愚若書來云安丘劉子玉書名麟徵以歲試失
諸生作幽憤篇去年秋與之同歷下玉書向余曰此篇卒致之序
織菴先生為之序今閱其前後竟慨然而嘆曰傷哉玉書之遇也
人情失意則怨則憤其淳鬱悒悒不平之氣必發之聲歌然後
玉書有是遇為是篇固其宜也然余嘗聞之古之至人達者矣
如莊子之一生死渾貴賤等賢愚譽之不為喜沮之不為愠有所
言皆汪茫自樂無所為怨憤也以怨憤而見於著者曰屈原天下
後世讀其文而善之尊之曰離騷經今詳原之所作不僅悲其死
於令尹困於上官放逐江潭謂之疊臣而已原楚之宗人也其家
自前世來屈完屈蕩屈到屈子亦爵執主號上大夫專國政征伐盟會
聘問晏享之事無不與焉蓋所謂國存與存國亡與亡者原痛懷
王不道信讒嫉正熊繹之祀且暮斬焉此天問哀郢諸篇之所由
作也雖去也騷憂也尚有去憂之意至賈太傅懷沙鵬鳥之賦乃
自傷其所不運然哀而不怨而不憤千載下猶以其志大量小
而少之今玉書是篇蓋憫乎一己之得失者也昔虞仲翔有言天
下有一人知己可以無憾玉書自言試童子為愚山施公所首拔
三與大比之試見賞於少恭張西山公失諸生後又以月課試於

今督學任公皆優等施公以文章詩賦動至尊官翰林修前代史
海內學者翕然宗之此之昌黎廬陵而張公任公號專門名家其
知人之明擇文之精豈盡出於王書之下哉楚人魏大易善制藝
詩若賦駸江漢之間試不利作詩一帙號六等吟鍾退庵譚友
夏喜而刻之而大易文學之聲遂及於四方劉去華之不朽成於
湯宿玉書亦聞之驚矣王書既見褒於施公張公任公而友龍陳
君愚岩成君又吾鄉所共推為文君子皆于其篇亟稱之不置王
書何用是憤不忘情於一夫冬烘之目哉

卧象山房文集序

卧象山房文集二十首吾弟漁却贊善所著而刻於京師者也漁
却自少時好為詩與徐太拙丁野鶴趙超退宋蕪棠齊名後趙宋
官廉憲丁徐相繼物故漁却獨處離水決水之間與其諸門人論
詩至為詩千餘首於古文辭未之見也迨今上以博學名儒官漁
却待詔金馬且十年每日言館中二三兄弟惟蕭山毛大可與之
文最善日與之坐報國寺松影下學歐陽廬陵曾南豐及歸太僕
之為文初不與之合大可曰勿不合當求其合而後可與之合大
可曰勿合當求其不合而可句琢而字磨篇追而章練故數年來
僅得文二十首丙寅夏大可以病告歸里過青州用漁却之言勸
訪余於心寺值余他往不及惜大可告之寺僧一如漁村所云無
少異余心疑之廬陵南豐太僕之文大可初勸與之合既合矣又
勸與之不合則何說余忽憶廬陸集中記韓文舊本謂少時讀書
隨州城南李氏家從篋篋中得昌黎集心篤好而專讀之自謂生
平多得力於韓後諸大家皆曰歐出於韓者也既讀廬陵集無一
說似昌黎者蓋其不合而求其合合而求其不合始恍然於大可
之告漁却之為文也

尚菴詩序

丙寅冬余偕王君蘭思馬君吉人訪尚菴君鐵溝水上飲晚風亭
月明樂甚尚菴君向余曰余生平願為詩今四十年其登山臨水
行役家居聘問贈答識會錢別以至於國憤家感兵火流離鼎革
紛乘傷今弔古喜愉悲愴無一寓之於詩余之終身本末也
余將次其前後幸先生再來為我序之又曰余承蘭蕭阜城方伯
文學高要後得其家學稍有所聞見更與吾弟柯柳往來鐵溝水
上之舍孫聯挺聚分韵招題余雖未得與諸公卿先生佩玉鳴珂
連鏡逐轡揚於著作之庭而桑間十畝愈致聞不廢吟咏達
而在上隱而在野亦各言其適詩之工不工不在是也余曰唯
聞明年余探二勞之形迹即墨閣月芒目益公山歸擬再過而
尚菴逝矣弔其殯君之子若孫賓卿陶中捧其帙泣而告曰此先
君之屬先生以為序者也余竟其業見其格調音響抑揚起伏正
言寓言遠托近托一如古作者信乎尚菴之學於詩者力得於詩
者深也人有言庚戌鍾竟陵文三水錢虞山馬新野王隸里韓烏
程諸公詩文奕々振舊朝三百年之盛其後裔多文人如豫之馬
雲孫吳之錢尊王晉之張坦之諸君子及吾鄉王文玉太平史熙
嚴無墮輩皆大有詩更不若大青海石之於前尚菴柯柳之於後

也或曰尚菴詩南中已選刻入詩最無待再為序余謝曰余豈盡
能知尚菴君之詩哉亦踐其鐵溝水上之約爾

奇姓通序

余來鐵園宿小歲燭書院夜不寐取陶仲藏書譜視之數十百種
余未決目者止奇姓通書輯於江陰夏後卿氏索隱覓幽剔僻採
與自經史子集至外家雜著危語叢談靡不記載余慨然奇姓非
奇哉卿之著奇姓通始奇耳何者錫土姓自夏后氏有天下之初
以土為姓夏建萬國當萬其姓殷三千周千八百雖減於夏之數
而別其國別其姓頗多當於萬數至萬而盈浮於萬當不可勝
載矣至早也至常也何奇之有況乎國有變家有難身有危乃自
易其姓指松松其姓指栢栢其姓漢後官為姓如倉氏庫氏之類
又不在錫土姓之例第其國有盛衰家有興替如周千百國至春
秋時二百四十百二十至城為七人之有姓亦然姓繁夥若
駝西之李長安之王清河之張彭城之劉徧天下而湮沒不存者
更多此亦勢之不得不然者也茂卿羅網備聞采取逸乘出入耳
目之外更載其言行又非新都即陵瓊山奔州之所得而窺故余
謂奇姓非奇茂卿之為奇姓通始奇也雖然累余輯通志吾山左
奇姓尚有出於漢韻川太守聊氏萬姓譜宋嘉祐時雁門邵思千
姓編正嘉開楊用修希姓分韻類音外者而吾邑之生氏樹氏味
氏皆不載知茂卿之遺漏者多矣奇非奇見奇者奇爾

送錢伯衡學博序

有大忠臣之子曰錢伯衡東萊之掖縣人余輯通志知錢公守汝
州抗李自成城陷死甚烈為之出涕奠皎：大節不沒於千秋萬
世也屢訪其子若孫與之游處去冬余友人馬子子唯偕王子介
士領余法慶道其學博錢先生有學識意氣好結賓客每念織菴
先生不置託余輩為介紹焉細詢之即汝州公子也欲走博昌晤
之鄒秋湖亭未果今始遇之即城入其旅舍問汝州公殉難事某
郡志甚畧未詳其前後自成妻孥金帛玩好盡在實豐實汝屬
邑又金牛星家也汝州公請以兵損其巢諸鎮帥乘其還救夾攻
之或有濟當事者不能用而汝遂及於陷然後知汝州公有經畫
材不減張許非僅城存與存城亡與亡者凡也余乃肅衣拜與伯
衡持而咒次語膠州萬相國公死紹興平度何郡守公死保定即
墨王生死學宮次語振縣之趙文潛先生棄家避東山其所著建
文平譜忠愛之意溢於筆端其子山公海客隱居不出有段干木
泄柳之風木及語殷勤向慕酌杯酒而別會余病後數日為端干
節過於市值伯衡有事於督學之署詰朝伯衡行矣惘然者久之
秋與當再會於錦秋湖上

松林書院志序

郡城之西而隅為江沂公之矮松園公自作賦載之郡邑志後廢成化時浙李公昂來守郡即其地闢十三賢祠沂公與焉雖矮松不復見植松族：左右前後繞列以嗣矮松之響願松林書院後又廢入民家祠牙：松濯：矣擄其等賢而復之欲還舊觀憶先種松後葺祠遂錄其興廢本末泊十三賢治郡終始并集其記序碑銘贊誦詩歌成帙真刻之以告四方曰松林書院志昇回余序之余曰嗟余嘗閱歷諸郡邑所見開創隸宇而俎豆其人者有兩賢祠三賢祠四五賢祠七賢祠輒題巍巍鐸鼓時聞然考其生平賢未必如十三賢之表：史冊彰炳今昔蓋寔有功德於郡非僅僑寓往來以其郡為傳舍旅次也古之於前賢之釣遊水丘起居庭宇如裴晉公之午橋王晉公之槐堂韓魏公之醉白司馬之獨樂莫不釋其輪奐新其丹雘崇其垣墉樹卉木銘金石春秋合享虔而事之無異於生時茲區王沂公生長地幼而服習長而謙晏老而休沐恒婆娑於其下乃作賦而自娛郡之人至今能誦而美之即祠以專祀公亦足以彰盛舉而傳不朽况十三賢在宋太宗真仁英神哲之朝咸有安攘大功稱社稷臣國家倚以為安危前後百餘年非祇頌神明於鑿黃泥豈第於召社碑硯山而記中

冷者所彷彿而此擬十三賢同堂錯列觀瞻俯仰瞻望所至著秩秩之賓筵沂公以桑梓主人共向酬酢于其間求之天下諸郡邑寧有同此盛事者乎李公昂之創之於前擄某等思復之於後其休美均不可湮也若夫流連景物盤桓林壑如今日之西子湖虎丘石花村各有志比之此為何如也十三賢冠宋公準曾忠惠王偉李公迪龐莊公藉范文正公仲淹富文忠公弼吳公奎張忠定公方平歐陽文忠公修劉公摯程文簡公琳趙清猷公忞暨沂國王文正公曾

卧象山八詩集序

余數如諸城渭清弟餉以詩余序之工不工渭清必錄之錯諸古人文中余亦喜自負易至是蓋重所遇也癸卯歲余以古文辭為前侍郎周公所知延之真意厚其楚閩越東粵西蜀諸文君子各扶不羣至拙韵微近體余苦紛應北軍孤矣渭清同侍郎公大風雪中目琅邪來朴衣冠踞客座諸君子睨目過謂彼何為者侍郎公捧金巨羅飲渭清少酣出渭清本奮戰髯讀之且歌且泣諸文君子大嘖謂齊音雄大魯音修和茲兼之侍郎公曰吾方以此驅天下士余何齊魯音渭清諸君子益大駭爭欲序其詩渭清謝

曰序吾詩在各昆亭間不煩疆外之索余於是序永祀齋集後二年侍郎公南旋余館今相國馮公渭清寄九仙諸賦浮丘幽放青藤要眇家繪先鴻麗奇肆渭清變化離合之更疏：化：進文園金正響余於序雖蟬集又後二年渭清南去游雷塘過蕪城吊石頭睨睨本末亭上詩思橫發與江濤出沒侍郎公擊節賞之曰幸勿序必待象先余於是序過江集當其序成時余與渭清南衣袂超然臺以頽文忠為壇站主子羽諸友人錯：焉為左右盟選一卮酌白門謝侍郎公知已庶幾常山元：漢流注：為帶為礪共茲不朽則余之序渭清詩與渭清之求余序其詩顧不重與嗟乎

余自庚戌別渭清又八年矣渭清就六館比如大都望諸之墟擊筑而唱天下士屬而和之歸而聞九仙與區日與其子弟眺石屋俯澗水憑吊魯諸邑故其詩益多益老刪合前後諸藁題卧象山人集今問序當誰何氏渭清謂不敢遺侍郎公語余憶家繪先有言欲輯今古李姓詩為一書以少卿河梁為鼻祖太白頗賀商隱嘉祐為大小宋猶朝采北地前才滄溟中堅茶陵雲間編俾小隊渭清軍鋒之殿累藝苑隴西之裔慨：乎其無前矣渭清乃三薰而三拜之受其稿以退渭清今號霄田又別號卧象山人

含山縣志序

含山春秋時吳楚之東西界也其後屬歷陽郡今之 轄邑也西通廬舒北接滁板山川環結風氣完固亦一要害地余已酉自居巢北還經斗岩關昭關清河盡其境百餘里覽其城郭人民徘徊不能去今二十年每為人稱說不置也吾隣邑博昌孝廉趙君斐然自甲子令其邑治泰最乃取邑之掌故進邑之文學纂輯而次第之其文核其事寔嘉其懿好則其能德殷然有忠厚仁愛善長惡惡短之意可謂美矣不遠二千里托孝廉許君鎮南文學馬君子姓王君介士馬余為之序余竟其志前後慨然曰志列其疆域田賦戶口科目風俗嗜好畀縣官導其邑之盛衰淳淳接續版而知登耗撫賢書而知進退布在方冊垂為國憲委曲周詳雖昭代之所需其輕重利害亦繫乎一時耳終不若人物之或忠或孝或政事或文學或節義廉潔或師武臣力即下至一技一藝微才微能行之千百年為世道人心之勸也含山游酢定夫慕洙泗之教北學於中原與張輝尹惇謝良佐同游於伊川之門闡明道要翕然儒宗觀於當南渡之時奉命監諸軍韓世忠張俊劉錡楊沂中各修私却意不相屬紅儼然責以大義得奏厥功為國闡敵愾之計更慨語秦檜令其語塞可稱國而忘身不畏權奸者矣莘

高奮起草澤與俞廷玉父子兄弟器業淵結寨自固其後從洪武帝渡江而南僇力吳會百戰先登屢破李伯昇之兵拜爵封侯肖像而祠事之今雖未錄其全傳而其本末亦可見於世矣獨是微有未足者 本朝邑令朱公長泰家吾鄉之德乎其先憂後樂天下已任之懷已見於童少時及受命在邑月享俸金八兩他無所營史古今之良吏若茲未二三見更叩馬而語撫軍介冑之士疾過含山含山人若不知有兵警者比之段太尉之在涇州有以異乎無以異也志中寥寥僅載其撫軍之稱賞語於其所行事未之一載也含山人李公表縣令洵陽守荆門大有治聲其後二守衛輝時定爰書強項不為殺人媚人之事為獲門老人弟子猶之游酢之於伊川扶正良知力斥群說使陽明之學彰明于天下後世自有含山來能幾人宜立本傳而僅存一誌銘在藝文例似未當於東彝之好宜另為兩公傳入志更登之名宦鄉賢祠春秋祭之學宮前已交流魁犯滁和或有忠義筆不論在上在下盡表而出之於含人大有益而志方為全璧矣

素禪師詩序

李子曰佛而在佛門者無論已道而在佛門者還丹之業未忘也儒而在佛門者操觚之業未忘也說者曰佛家不以文字為事噫佛家不以文字為事豈以不文字為事乎佛家不以文字為事非佛之言學佛而禪者之言也佛家以文字為事非佛之言學佛而教者之言也佛家不以文字為事不以文字為事亦佛之言學佛而戒者之言也禪不以文字自初祖至今日語錄鍾、何物乎戒不以文字自俊波離至今日毘尼四分律何物乎衆生感佛、應衆生不得已而無言開口便喝啟齒便棒或掩口或塞耳經誦三千部曹溪一句亡無文字也衆生感佛、應衆生不得已而有言三藏十二部五十四十八卷龍宮所貯龍樹所記至不可思議皆文字也要不可執也執則以文字不以文字皆非也說者曰當務寔而去華譬之衣華也去華而裸可乎當務內以遺外譬之食外也遺外而餒可乎以故向上如明教嵩洪覺範中峯本大慧果奎峰密近日之覺浪山翁朝宗天岸愚者習今釋敬聖之慈山雲棲紫陌諸大和尚知文字之不可捐而分其力於辭章至千百萬言而不窮也素禪師世家子為諸生員能文盛名薦、不得志如劉勰之在定林寺李商隱之在元秘塔王壘於安國寺開內典至

孔老之教不敢違天如來之教諸天奉行語欲推駁而歸於空門能戒而教而禪而太史公終古而摯史俠諸家左丘明內外傳屈之離騷楊之太元貢誼董仲舒劉向班固韓柳歐蘇之文三百篇韓魏三唐李杜王孟岑高之詩賡于胸溢於口佛火琉璃經史載列筆墨錯陳新思日出舊理猶豪古歌樂府五七近體感時撫景觸物書懷自怡、人蓋所謂儒而佛門者操觚之業未忘也一日師忽語余先生序吾師詩吾將藏之山谷余謂師又中禪家之病不以文字為事乎師曰非也恐他日選詩者踵隨習以吾詩置隱逸之後女子之前則辱甚戒此丘尚薄大梵天帙為在上八位五禪人也屑此乎余噴、嘆師可振起宗風不僅詩也夫師字素林名成朴弘覺大老和尚之曾孫姓俞氏歷城人

慈大和尚夢遊全集序

余入空門法廢寺尤廢梁塞每語諸禪師曰非具大神通不為得法次則能著文字如來不思議威神力無論其傳法者飲光阿難陀鷄足留萬劫之身虛空有十八之變迨聖教東來一輩北渡隻履而歸種之異蹟莫能記已佛祖以文說法說文佛多開海結集大方廣諸部他若慈氏之演瑜伽龍樹之釋般若懌之乎浩劫之至文也隋唐宋朝清涼永明以及鍾津石門徑山其詩文按而辨與而古矯而從宕而奇可以掩李杜王孟昌黎柳州庾陵眉山言其所欲言議其所欲議張忠定公所謂儒門淡薄收拾不住而橫絕今昔籠罩天地不獨拈花之笑青龍之焚更有精悍矯健通勁離奇上掩星夜下薄河岳兼狀風元亭都水文園之所長使人捧其篋閱其函肅衣而拜不啻壁間之藏枕中之秘於揚眉瞬目極唱機鋒之外也不然摩肯羅之悲而數海龍王之半須彌何以懾服而稚魯不文之夫踞師子室余亦有可不凡況必無其事也余持此說數十年當余者惟慈大師慈大師在萬曆時隱山左不聞佛法欲於邪羅延窟立印海寺借七真之場為三寶之地而黃冠之尤南較與士大夫之不類者起而毀之致有嶺南之謫天啟乙丑示寂留肉身與曹溪并迄今六十年面目如異香繞坐具神爽

如此而所著余僅見十餘首夢游一集徒憶於夢寐之中得於傳聞之口而已余來安丘平等庵晤寒灰老人從架上出之集四帙四十卷寒灰喜動顏色謂余曰此向與君言未得購之以為恨者就燈下讀之竟夕弗倦乃惘然而嘆曰此錢宗伯公所為夢授之慈氏悟徹於清涼與永明潭津石門徑山中峰各擅其美者也雲窗在紫光院統紙紙善根衆生從文字入於阿僧祇而未艾矣嗚呼余于丙午遇劉鏡菴先生云拜身師內身面江已酉夏見師畫像於金瓶辛酉閱師手卷於劉秋水家余復得繕其文集於此多止結大有因緣序之師於常寂光中應為顏

錢伯衡先生詩四六編序

余屈指登萊七州邑賦之士其在於南者即墨之黃微巷在於北者振之錢伯衡先生無論膺主組飾軒冕者不能及即專意修詞鉛墨自矜輩一亦怯然遠處其後也余耳伯衡名十年始見其人見其人三年始見其著今年夏與伯衡晤表海亭下許入秋約余游錦秋湖以定生平著作之業余及期至之明日伯衡來枉顧延余客其署中燈下索其合作伯衡曰余制藝顯工不劣然先生已索諸生四十餘年薜蘿山中忽投以兔園之編恐非先生意散行文甚難吾鄉號文學之區繼韓柳而續歐蘇非先生不能雖三尺童子莫不曰纖齋健於古文辭者也余無文即有之區：下邳亦不能勉力馳驅也稍長於四六詩次之稿亦不多固一一出之余讀其四六驚而起忽：嘆蓋江鮑徐庾之外另為結構不揆藻不摘萃而萃藻無不見婉而多風旨而有體吾鄉昌陽宋荔裳庶憲外不再見焉其詩重莊麗弘整音調瀏亮伯衡抵掌曰七言律尚聲響杜老獨擅今古太白天分橫絕率意為文故工樂府五七古七絕句其七言律生平僅六首恐其有愧於杜老也今人詩不用故實不取莊重而竟陵京山猶托跡於晚唐今則公然宋矣吾任吾放步而已今其詩七言律為多皆工緻期不負其言論者余則

曰黃微巷之詩餘錢伯衡之四六踞繡襦登萊海上誰能與之抗者詩雖少遜四六亦合作今而後振即墨銳然一敵國吾不漠然置之矣

鶴隨居詩稿序

昌陽負東海上地數百里登萊借以爲重名曰邑寔郡也其間
人文輩出極力而時余見時侍先大夫側見先大夫執本而嘆曰
此萊陽高元圃即署時詩也余諸生日聞宋荔裳庶憲有制藝窮
詩四六衆皆好之年來有趙恒慶先生名噪山左而及于江淮
之南北含毫濡墨翹焉目雄一時鉛槧自娛銳意於有司之試者
莫不傾注於恒慶之制藝卒而己概元矣以有故不果天下之人
咸云恒慶擅不韋以俾睨於大士正希之間念心知其最善而漢
然置之蓋余喪亂來讀西臺痛哭之詩悲滄海遺民之錄遭家不
造戚然自阻譬之婦弗與簪珥遑問井臼元圃之業工不工與我
何哉而終不知恒慶之有詩也前年遇恒慶稷門之前一語聊合
今信宿其署舍蚤起踏案上書得鶴隨詩之意忽歎如先大
夫於元圃詩余昔於荔裳詩時不似異也昔袁石公於陶周望家
得田水月集旅衣狂走驚其家人不聞於今日夢寐似之爾所
恒慶開鑣莊薇章華莊薇章華人雅不好爲詩恒慶之標脈屬簡
此律宿聲知而好之而樂風正始之響竊香之音與左太冲段
柯古張通古遥相接於荒村斷壠野露蔓草之際是可傷也夫是
可傷也夫

許鎮南園墨序

往余同人馮君恭徵孫君仁甫爲余言善制藝者於各州邑仁甫
曰吾舊家蒲姑蒲姑有許君鎮南丁巳戊午間督學勞公案青郡
五邑並日試首拔鎮南勞公曰吾於燈下秋風沈寥森音凄切得
其卷讀之以歎以歎徘徊終夜弗寢曰是不但首蒲姑前五邑不
但前五邑青青郡十四邑矣余雖不好制藝然得仁甫言如此聲
函胡聽南音清越雖音不同而調異未嘗不善其技而造於精微
也久之鎮南亦不售仁甫每向余婉惜之且稱其人溫厚長者篇
意氣不欺然諾余心爲之動而寅秋余過市見一人誰坐書肆中
言論風旨甚蘊指頤有通者詢之則鎮南也當是時諸州邑人士
謂蒲姑人不售科目等於下邑即鎮南文最工胥皮相之書肆中
與鎮南疊謔不置者余一人而已丁卯放榜之日余適壽光大野
中見飛騎過云博興舊者一許姓鎮南售矣今年夏再遇鎮南肅
衣冠以其聞中墨來更訂錦秋湖之約至則與之汎彼中流鎮南
啟余篋得其聞中墨曰吳搢是吳搢是余謂余固愛之不忍置旁
有向余者曰是所謂比聲函胡聽南音清越音不同而調異未嘗
不善其技至於精微也

送章綱之先生序

友朋相聚豈不以其緣哉昔先大夫在貴陽交章副將軍公時有水西撫事先大夫與御史忤副將軍是先大夫先大夫後黔水歸道鎮遠拜疏劾御史副將軍甚壯之喪亂後余致諸生副將軍族孫戴菴公來知壽去洋水廬四十里以古文辭相質願得常後載菴在榮陽五友詩及丘有古文名家李君蓋指余也此來歷下晤綱之先生紐幃燈火日咄嗟諸子弟數日不相過數過不相晤也久者知先生長者博學識大體心敬慕之迨先生罷北闕來業消暇所居又凡屋始得懇勤握手言笑愈習先生余向讀古人書意所可否日喀：胸臆間思欲一吐或曰姑置之姑置之甚且曰彼揭寬博何為睥睨去諶語及之今一出諸先生輒解之余為大快後余為先大夫作年譜次水西事然後知先大夫所正：稱章副將軍即先生胞伯父也噫北海姚江數千里齊不相屬也當水西案時御史窮治獄快諸蠻意先大夫持不可蒲鼎大吏青兩端默然：再變矣副將軍猶毅然助之先大夫每憶愍事未嘗不時及副將軍也余五十年矣余又得交先祥柯夜郎之間際水鵲山之區聯劍為一堂結縞帶於奕世閱封疆之大計敦文字之惟盟此余所流連慨慕於先生也或曰章君既老而莫逢年李君

方少而即遊世其性情志氣似不相謀也者噫文人之遇不過難言已方先生之渡江而西也屢見疑於有司曰吾錫在腹不在世也安可令有司獨操其權而進退我哉必反之反之則始才之魁吾必斷其袪而後已也余則曰唐宗來古文辭布衣名不多見近日徐渭謝榛盧柟宋登春之流亦頗見重於世噫藏名山傳其人原不因軒冕而然也余辭諸生與先生異所業各有志以屈宋之辭歌卻枚之詞賦先生以為進步余以為退步余豈真與先生異轍而殊塗與各相勉以為別

送李美秀才序

吾邑之境南東北皆廣遠而陷於西地不及兩舍目一顧可盡自
舊朝洪武來張公清官右都御史然以薦辟邑志在人才例非以
文學授科目也故邑中科于甲者二十人科于乙者六十五人而
而不得一焉可慨也每念歐陽博士兒御史大夫墓皆在其地是
邑所自出也當必有人焉以振其後無何有吳君憲辟首諸生李
子允中首童子允中於秀才屬當推兄今秀才奮不事屬文試於
有司名在第二平方少邑之人所屬目李家愚谷太僕元天下愚
東太守元山左閣中墨令二百年海內人誦讀之不哀諸州郡暨
吾邑之甲於科乙於科者何限其舊焉之篇咸零落銷沉寂：無
聲而吾家之縱橫於壇坫者方將而未艾也秀才宜自奮於其地
則歐陽博士兒御史大夫於其姓則愚谷太僕愚東太守元天下
元山左以振吾邑之西鄙余雖老而老尚期以觀秀才之有成

黔遊詩序

魏朴菴黔省歸詩一帙自濟南抵單渡河八首自寧陵抵新野三
首自襄陽抵沅州二十八首自貴陽四武陵龍陽入湖至岳州武
昌麻城汝寧陳州歸德取泰安路旋里二十三首在貴陽二十一
首既名黔遊詩諸同人讀頗善之刻既成丐余言為序余思朴菴自
春徂冬往返八九千里山程水次都會郡邑聚落郵舍至不可悉
數其山川人物風土無一不愈於黔而朴菴則以黔名詩者謂遊
止於黔如眉山之寓黃渭南之入蜀然考兩公當時築雪堂葺東
屯或六七年或四五年其於黃於蜀名遊固宜今朴菴客黔才四
五月爾遊非黔而遊愈壯興非黔而興愈豪詩非黔而特愈工且
朴菴常客燕客晉客吳越梁楚皆有詩余每序之未聞以燕晉吳
越梁楚名遊也今以黔名遊得無隘朴菴曰吾不隘夫黔而人易
隘夫吾之以黔名遊也黔城為州介在荒徼聲名文物不侔於上
國然其崇巖迴溪良植異產亦有中原莫之能過者曩王陽明先
生曾辱居焉築何陋軒怡然樂之其象祠記詮旅文諸篇為今學
者所翫稱黔何負於人耶余聊為題識後之學士大夫遊客遷人
續：過黔者咸作為詩教黔或不終於隘余曰善哉朴菴之能言也
序之內以其語：諸同人

馬翼宸歷試草序

安丘馬君翼宸余聞其又在戊戌之仲秋後丙午春見其人今又十年所矣翼宸以才高為邑令任公可重延之師席習邑事默不答與之金穀然謝士人爭事之等於是而以故翼宸在諸生中聲錯：數百里皆曰安丘馬翼宸翼宸云後翼宸名愈重文愈工遇愈寒自余交翼宸已數強有司試與退而著西琅軒詩余序之凡為翼宸惜語憤語翼宸必謝請去之曰余性情無是也一時落拓不得志之徒皆為之一變其富厚而矜貧窶而躁故往往為之改趨焉翼宸愈困而愈有聞於世其積于有司而不錄者不惟不足

以動其宇嶠抑鬱之懷而論議之溫厚志氣之曠達更有甚於昔時故造物之於翼宸之遇也恒矜而自重一日翼宸之子竹船出翼宸歷試草求序余曰余于翼宸之得失離合而不得其解也翼宸家凡舉四進士一孝廉其所試讀傳于世至今不衰翼宸之役於有司者累工而累破破的之巧固無讓其家之先人幾得而失之幾合而離之九方皋日在側而瞬千里者局於盤車此必造物之神其顛倒屈伸之權翼宸於茫：理數之中使其問天而疑借一翼宸為前此之鼓瑟王門碎琴市上者解朝而乃以謝過翼宸窺其意而安焉余何以為翼宸致咏耶雖然創之芒也土蝕之金之

質也九注之終無解於世俗之讀翼宸文者

序陳星占制義

元微之登景幢、病中驚坐人情哉。至是即余年來締交論文、強半他方其故園笑語、弗寒文盟。惟我星占、爾當渠鐵羽、值余倦遊、每踏歌過訪風雨、拂、來入絕陶、遂永久可敬、十年不置也。夏五余適危疾、幾罹彌連、而意念忽、中三立良朋、恍惚左右、覺微之憶、白舍人江州非誕語、曼語也。少間、婦昭星占得聞其近所作制義、同凡、薛王氏諦視之、互稱善、乃知微之宛動祖、緝排、曰、願惡收、汲恐其死於悽其愁、怛悲惻之際、亦欲向渝浦口索琵琶行、爾今陰之星占、豈不然哉、豈不然哉、丁未將秋日、書於蟬聲下。

織水菴集自序

余自甲申來老於露簡、作為文、有好我者、謗亦隨之、噫、不求學不慕利、浮沉鄉里、敝帚自甘、毀譽憑人、好我者、無容謗我者、更多事矣。然或好或謗、亦見其人。余年來頗覺其好我者、若愈好謗我者、若愈謗而我、可傳也。姑為錄出、自丙午來、却憶乎存憶乎、則在知我之淺深者。

織齋集鈔八卷

山東巡撫
採進本

國朝李煥章撰煥章字象先號織齋山東樂安人前
明諸生後棄舉子業專肆力於詩古文詞所著有
龍灣集無學堂集老樹村集凡百餘萬言後合諸
集而刊削之定爲此本其文跌宕排募氣機頗壯
而汪洋縱放未免一瀉無餘至於明季忠烈諸臣
多爲立傳其表微闡幽亦可謂留意史學然所載
不能一一審核如周遇吉妻周夫人傳載李自成
攻寧武遇吉數大敗之追戰陷重圍馬蹶公拔佩
刀自殺夫人貫重鎧陷陣連斬賊驍將及聞遇吉
死亦自殺云云案明史遇吉巷戰被執爲賊叢射
而死實非自殺其妻劉氏素勇健率婦女數十人
據山巔公廨登屋而射賊賊不敢逼縱火焚之闔
家盡死亦與煥章所載陷陣及自殺事不合且佚
其姓但稱周夫人蓋草莽傳聞之詞隨筆記錄未
足據爲定論也



ZW 21101000574700